

叢書集成二編

新華書店上海分店發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三冊目錄

文學類



瑣談

高坡異纂三卷	明 楊儀著	說庫	〇七三	〇〇一
霞外塵談十卷	明 周應治撰	筆記續編	〇七三	〇一七
梅花草堂集十四卷	明 張大復撰	筆記續編	〇七三	〇三七
增廣智囊補二十八卷	明 馮夢龍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三	一五三
說聽二卷	明 陸粲撰	說庫	〇七三	三二五
舌華錄九卷	明 曹蕙之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三	三三九
寶積記一卷	明 不著撰人	說庫	〇七三	三七七
熙朝新語十六卷	清 徐錫麟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三	三八三
淞南夢影錄四卷	清 黃協垣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三	四四九
津門雜記三卷	清 張燾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三	四七一
貓苑二卷	清 黃漢輯	筆記小說	〇七三	五〇九
堅瓠集六十六卷(自一集卷一至四集卷四)	清 楮家軒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三	五三七



高坡異纂

高坡異纂

高坡異纂序

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竊厭之一見即棄去雖讀之亦多不能終其辭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必皆妄天地造化之妙有無相乘終始相循夢想聲色倏忽變幻皆至理流行時其中有暫而不能久變而不能常者人自不能精思而詳察之耳豈可盡謂誕妄哉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遍天下皆世之大賢君子也其所言神怪異常之事或本於父老之真傳或即其耳目之親記鑿鑿皆有依據時因休沐祥符高氏子業繁昌謝氏鳳儀日來問訊每舉所聞以解予病懷因以新舊所得去其鄙蕪凡陋荒昧難憑者十之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聊以著造物之難測証古人之不誣也高坡者京坻之里名異纂者瑣屑談談不足於立言云耳嘉靖壬辰仲秋六日

高坡異纂

序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是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異也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隱語授詞為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熱入水不凝上命以巨缸覆之束城炬五尺圍緣缸舉火盡不滅至一束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顛仙端坐凛然若在冰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畫地成圓目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蔣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顛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顛仙廣步來迎殊無饑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燕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顛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已而舉杖導帝馬前奮迅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固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諫說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帝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顛仙遺天池寺赤脚僧至

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從廬山竹林寺遠送藥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金盒中指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脚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俱有和篇書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天賦專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德是金華一神位四海居明君有道性冲廣等詞一皆如當周顛仙詩曰初見聖主應天福謝恩地代王誠得親帝大喜御製賜赤脚僧詩曰跣足懸懸事有秋空苦願際歎為傳慈銷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喜丹餌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顛仙人傳刻石巨履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單孤出家洪武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鶴金台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鉢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蜀查武當山時至襄都聞洪武二十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慈岷州指揮楊永吉

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初正一道士孫碧雲是宮武當侯之終不過天順三年詰時為道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武德或見有親父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後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帝至甘肅張指揮家遣一中袖及胡善慶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忠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烟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將統為總兵官守臣於暮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誤及三丰者因出胡善慶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慶大鑼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瑞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氣不露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若自况也

余書三丰事乃是懿州志中舊傳因其詞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遺張別是一人子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皇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維乃尚質之弟也自海南內徙當塗其人酷慕神仙亦云不能知故不敢入併遺遺張亦不復別出近讀玉堂漫筆載其說皆屬刑相皆文裕公宦遊之地所知必真續錄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懿志不合豈仲安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道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遺遺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逸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子言綠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太保劉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親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康元末兵亂叔康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杜城張叔康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殺者為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過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記嘗遣使齎香奉書過詣名山度積真仙道德崇高超手萬有體合自然

神妙莫測朕才所疎庸德行非諱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
謹致香華書虔請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
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固別有寄勅云又准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
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遠善以宗道識三丰廣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
鶴望奉香備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
冷謙字啓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
謙得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一贏金二錢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
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
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志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
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建謙將至城門謂建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
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遂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上
問之輒於瓶中奉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
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往與此相類事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錢張三丰嘗跋謙書遠
萊仙弄園有所謂畫滿之証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弄園者龍陽子湖湘冷

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
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眾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奏預
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雲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街王彌
遠府親唐李思訓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致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
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
丹出示平叔悟其之旨顯然而悟如已作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髮童顏如方
壯不感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術如神天朝維新君有
畫鶴之証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余作也吾
珍藏之吾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
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大師淇園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
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為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避老書
蔡啟字士弘別號毅翁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故好少遊常遇異人於歌
樓自稱王先生相與其善一夕來月步都市時夜禁其嚴遜字交錯於道無所詰問
啟心異之至東微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攜即君步

高城異集 卷上

三

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其極峻擁掖來之場使閉目
雖甚苦勿妄窺視啟如教耳邊但聞風濤聲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
去四十里有罡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閉目乃在一野寺前帳帳其威
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啟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勾容
縣十五里某寺也啟縱觀躍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
市而別瀉下方四尋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啟勉啟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
重而去啟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遂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衡州府道經丹陽因
至向容尋訪此寺則廟舊遊處也道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
仙既溢衛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啟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
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遍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
襲人使欲僵仆啟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若能除之乎道
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眾瞬息止閉門視階砌
如掃兵眾噴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士令斬道士亦大驚云
杖熟如火不能執後不復見啟後官止衡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高城異集 卷上

四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履
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其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朝廷
以其言妖妄感世繫至京將重典濟曰陛下幸且故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
期靖難師起遂救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濟
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
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遂曰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
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者之祭蓋獲之也
卓敬字惟恭溫州瑞安人卓本瑞安巨姓所居地因名卓與猶唐之稱杜曲也敬幼
警悟絕人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羣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
此兒清法非常後日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嘗香
山中常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遠從昏暝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
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內有讀書聲啟心稍自慰叩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
生知即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攜而入見
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故

曰歸者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
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即君且煇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
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遠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
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道遠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常居道遠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
中條山中後因避難開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探約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
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即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煇衣
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即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皆夜
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
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以此帽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
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
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
門乎即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遂籠籠中
諸物者是雜補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

高城異集

卷上

五

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思須臾已及門矣遂從牛背呼其家
家人已就寢驚起問牆應之曰夜已向闌即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
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
化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
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閣夏日
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
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閣字道遠大名入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王繼思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
第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避門下多避當道更趨白交通秦王
閣預有謀焉多避敗宅隨毀廢閣時方在講堂卷樂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
入多避鄰家曰萬無獲近之理所謂琴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間作詩曰不信
先生語爾來帝里避清宵無好髮白日有閑愁捕稍解服僧服乾癯五更持磬出
宜秋門驚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事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
縣令見之必滿道遠白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蒸理採諷秦帥曹

武惠上言太宗故其罪以四門助教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思賊籍其家其中賊題
往來詩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聞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
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思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間罪以為滁州參軍
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武進士除給事中達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滿宜徙
封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敬數其罪繫
獄將殺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諡忠貞

愚謂聞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虛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然始末大者
則頗近之豈實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聞事以發公求生
之謀乎然聞之生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
決謹備錄所聞如此

祥符縣人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
無行李僕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
校圍其居盡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空室內有呻吟聲視之見一人以舊白
布衣覆身卧於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似嵩嵩屋皆無一物乃舍
之而去既入暮嵩忽叩彥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俾未有以報就其家
求得鐵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大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一粒粟許投
之即啟闔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鑪為栢
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嵩戴笠持約囊來鑪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
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丘山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鑪嘗悟嵩願
色不哀欲追之已無及矣彥節者高司勳子業祖也子業有詩紀其事

高城異集

卷上

六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權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
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
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
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上亦未及違父命久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
傳名紙入報韓驚起急使張公健問之韓公備言劉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
令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急使問狀聞人言此人戴古冠青綳一童子扶之肩布
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躡步而前韓公道識之遠起迎候於是同僉悉下階揖

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
起避就堂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以不
可即起別去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携童子步行去俚友相視駭愕
令人踪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
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張廉字孟介湖州人以都御史鎮雲南日嘗宿軍中深夜偶攜燈出顧見一美婦人
在側遽以燈授之令前行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危坐讀之至五鼓婦人擲
燈而隱

黃鐘江陰未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為妖所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
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
妄用也女謹收之會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而起若夢覺然神至怒謂
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寗人少赴舉過淳化縣宿逆旅主人有女夙為妖所惑是夜
妖不至清曰發妖即復來女詰之答曰避耿秀才耳女以聞於父父追清告之清書
高坡異集 卷上 七

耿清在此四字令指於門妖遂滅文廟繼統清行刺不果而死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寒暑無間闔門不食豕肉自秘其
術不輕示人後以罪下制獄引鏡鑑面色灰敗驚曰吾定不免乃拱手默誦所奉
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喜曰吾今知免矣獄既具論決之日風雷大作承天門閃爍
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承簿者七事問上得免死誦以金盞時人疑為斗神也處士
沈周因問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公所環有人髮作一團求臂上適庭中有卧
火公取團置堂中指旋左大忽若有物扼其吭者履轉呼曰欲絕指旋右大即帖然
安卧竟莫知其何如也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數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對阮桃花水
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
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節義其罪至
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
血誓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塞生三月子規啼
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普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
如其師復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
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洛於故華清宮溫泉其
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輿帷外
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
言君一念所及幽冥相感不能忘情遂感之自是郵迹所履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
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居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毛孔域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親友中途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
越窗登樓者身坐紅被上心異之馳歸告其二子驗視無所見樓亦為輪如故其年
子東鐸領鄉薦名第十八明年登進士第

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有龍見於余邑西北自大豐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
礎確磨之類悉飛騰空中如燕雀凡林木雖聯抱性脆者中絕堅者株拔莫有免者
人徒步過之或數里而墮在舟中遇之併舟飄舉或數十百步而後墮烟雲縹緲天
地晦黑製雲中見一白龍自如雙炬玉光閃爍蟠豆無際前有二黑龍蹙蹙若導之

高坡異集 卷上 八
者然自後霖雨凡五晝夜不止江南災人有過之而隨者自言如在夢中初不自知
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而霖雨復作乃徒在水北壁落如故封繪宛然此
尤可怪也守臣雖當具奏而未盡其變怪之詳此亦特異甚耳

常州麻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慶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妖怪廣
厲聲叱之舉其死後數事誠戒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薦酒肴雖見屠飲食
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親我餘與生時無異
也自是日坐廳事處分家事畢即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醜莫亦自臨之一日謂
其子曰明日吾有小事詣武進縣有公差二人至汝可預備錢二百為贖慎勿多與
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二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益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厲謂曰吾
囑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奈何欺勿推多取索耶欲挽二卒還卒懼囊
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息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瓊舊
宮主其數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酒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子正德丁丑下第
與瓊同舟南還言之甚詳

幅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獨先大夫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為何等神怪。使汝為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為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于身。以湯澗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備發之。傘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誠意伯劉基。少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壁豁開。公棄手中書。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素惡不可入也。公不入。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遭皆刻雲龍神鬼之文。精妙可愛。復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持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鼓。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書四卷。甫出。壁合如故。歸請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公知其隱君子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授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至其半。道士嘆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人授受。因材而篤。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子房孔明。並得其六。子得其八。子今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精神知化。出有人無。此天地之玄機。造化之至理。天固不輕畀於人。人亦豈得而輕相授受哉。遂別去。復公位高皇帝定天下。聞語及道士。驛召至闕下。年八十餘矣。時方議建官闕。令道士為圖。以進。與誠意伯張鐵冠所進圖悉合。詔欲留備顧問。答曰。劉基天資過臣。臣學且老。傳基無庸留臣也。終不奉詔。還山。不知所終。或謂道士即九江黃楚望也。又公為高安丞。聞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師之。得異書甚多。銀河棹亦其一也。其中載天文最悉。今傳世者恨不全耳。

丘文莊公潛初與戚編修濶字文端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雁山橋。塔子嶺。前遂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謂之曰。君等為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為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所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編修。死為錢塘湖神。人敬祀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都陽。夜夢戚編修。且吉以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履之。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沒。猶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為詩。文遣官齎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贊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吳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慷慨難增負債盟。其序曰。文端先生。別我去也。二十餘年矣。夫人鬼殊。遂於

有一劍良持歸置榻下。夜有光洞照一室。乃以紙布裹數重。龜透其外。光如故。明日視之。布龜皆兩離。劍脫刀而出矣。良懷掘地埋之。嘗持示余。余時年甫十歲。不知其奇也。後莫知所在。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數十百過。今自誦即忘。然不能舉一辭。城陽君怒。日捷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文魯鈍。托以秋將大比。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圍陰蔽數十畝。蓋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寺中。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文旦暮焚香拜禮。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出坐樹西石床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其閒靜。文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肯。女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星旁。各有一小屋。文曲旁小屋即吾也。于即文曲星之精。住者歲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于故子蒙塵下。今蓋八載矣。凡貴星有請者。法當聘慧。大魁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少亦不下三四十。年。

高城異集

卷中

四

但子于下。滿時值牛女交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於天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文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報之矣。女子笑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滿。塵世將奈何哉。雖然。無庸報也。嗜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之。亦滿塵中。天孫滿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繼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被體。併滿牽牛。特賞靈。牛女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法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久。請於天帝。即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早。肅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雲。手捧雲雲。拽之成錦。悅長文。餘輝光燦爛。覆文身。視之目眩。忽女子上樹。抄文驚異。呼寺中人出。共觀之。已不見女子。惟見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聲。章備記其事。及為長歌刻石寺中。長歌石已不復存。及見其抄本。以下所得之。皆守日備。又後果大開悟。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錢氏死。明年再娶于清河張氏。少文七歲。問其生即見神女時也。心異之。又五年而登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從事構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民陵水合。舟不能進。乃舍

舟。陵道中見一童子。稱牛即願自繫。文遂攜之。以牝牛即事。文甚謹。文撫之。殊厚。若其子。其名曰壽安。久之。自言有家。禍請歸。省文曰。而縣尹武元。功吾同年友也。吾為若致書。與尹當有以處汝矣。遂發書。道歸。又夫人在昆陵。為文置一妾。名玉英。其慧麗。冰解。偕行至京。亦亦寵之。先是元功為尹政。令嚴肅。部中有胡氏子。名朝者。負官。結去親戚。皆連繫。事連其婦。兄成進。進曰。吾妹尚未有行。朝自甲申夏。寤。歷五年矣。奈何事。及我辨於縣。尹遂判。膠付進。許其妹。別嫁。朝歸。以書進。尹。初欲脫。朝罪。或說尹曰。朝妻公已判。別嫁。矣。若朝。朝必求。故妻於進。是公吐。權貴而食。權解也。有二夫。馬尹以為。然。遂正朝罪。流。陝州。文之再入朝也。又使山東。將行時。微聞其妻有夫。唱夫人。使訪其親戚。遂之。文行適。夫人。母死。弟幼。莫恃。以為。莽。遂攜妻。還河東。思。還。妾。計。無由。求。妾。親戚。欲得。南士人。嫁之時。朝既。流。關。內。聞。遊。河。東。唐公。僮。僕。中。無。識。朝者。朝亦。無由。見。夫人。獨。媒。氏。知。朝。與。妾。同。鄉。里。卒。嫁。與。之。歡。會。之。各。道。鄉。邑。父。母。姓。名。妾。即。進。妹。朝。前。所。聘。妻。未。行。者。也。相。向。悲。泣。明日。俱。至。夫。人。家。陳。謝。願。服。勤。至。死。文。歸。因。詰。壽。安。者。即。朝。其。生。以。乙。丑。牛。為。丑。神。故。小。字。牛。即。妻。又。果。先。牛。即。一。年。生。朝。之。初。甯。時。父。怒。其。以。斧。傷。石。眉。間。痕。固。在。焉。乃。私。嘆。天。人。之。際。

高城異集

卷中

五

雖若玄穆而兆命不渝。章故石記。悉有徵焉。文諱言其事。使山東時。自毀其石。故時罕傳焉。陽水負言水人。精易卜。成化末。其縣有商人。將貿易蜀中。求卜於允貞。允貞曰。是行也。遇不測之險。獲無窮之利。商人素熟西南。論夷寨中。有利劍以約。洋之佩。以自衛。所經蜀中。一山多豐。殿。猛獸。百二十餘里。無居民。行且半。見一巨象。伏大樹下。若有所畏者。遙窺之。樹上有巨蟒。張口吐舌。舌長數尺。將下吞象。商人巨甚。自度。遠。逃。無所。據。乃。挺。劍。直。走。樹。下。仰。斫。蟒。數。刀。急。趨。避。之。蟒。初。若。不。知。須。臾。聞。有。聲。若。山。摧。谷。應。林。木。皆。震。心。畏。力。殫。精。疲。倚。石。顛。盼。則。蟒。舍。象。來。逐。僅。隔。數。十。步。藥。發。而。斃。良久。又見象。象。漸。近。商人。計。莫。能。脫。遂。指。此。象。曰。汝。既。巨。蟒。吾。脫。汝。蟒。口。而。顧。困。我。即。象。進。伏。商人。前。雙。淚。並。落。若有。叩。謝。之。狀。商人。會。其。意。坐。象。背。上。象。即。走。山。谷。中。以。鼻。掘。地。有。蛇。牙。無。算。商人。盡。取。以。歸。遂。成。富。翁。成化中。濟甯城。東。古木。深。巷。破。屋。二。三。間。一。老。人。居。之。日。惟。喫。粟。數。枚。或。菜。數。莖。飲。水。而。已。人。見。之。已。數。十。年。白。髮。被。履。肌。膚。瑩。白。如。少。壯。初。不。知。何。人。也。濟甯。有。指。揮。王。宣。往。見。之。問。其。姓。名。履。履。自。言。我。王。士。能。也。本。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以。募。神

仙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求之。見一人披氍毹。卧山洞中。石床上。身三尺餘。僅如嬰兒。座側懸一囊。中有物如粉而色黑。時取吹之。或掬飲。瀾水士能以囊中物苦澀。不能入。拾山果食之。故復左右三年不憊。老人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遂授以攝生煉氣之要。學既成。辭出居。此忽復一周甲子矣。不久亦將往訪之。其堂大驚曰。吾固海州人也。聞吾祖言。世上有叔祖名士能。好道出家。得無是乎。又問家世之詳。言表與宣世譜。合由是居人信慕。往來使客。尊官貴人多就見之。事聞朝廷。命守臣具安車送入京師。召見便殿。賞資甚厚。遂歸不知所之。

正統戊辰。甯城縣民周本家馬生一角長二寸。本縱逸之。明年己巳八月八日。太陽將入地。猶有餘照。金星見於月中。月色淡而星光甚大。時車駕北征。未回。至十五日。遂有土木之變。景泰中。先大夫知安州。以事至甯城。聞生角馬何在。本言。虜騎至。驅之北去矣。

鎮蜀太監李文中。還京師。偶會呈雨子中。表汝溫。並汝功於途。三人皆楚之英俊。文中一見。極加禮遇。聯舟同行。至采石。有表生者。自稱蜀人。攜一婦二姪。詣三人舟中。求附。儀文後。推情辭。款曲三人皆自失。遂令攜行李入舟。其長曰。幼兒無知。誤犯鎮蜀。

蜀李監令李公。還京。櫂付舟中。將順途。良懇。莫全餘生。倘不見憫。一度長淮。風土失宜。父子兄弟。便無全理。前所附舟。至此已泊。訪之鄰舟人。知三君高義。雅為李公所重。或幸以此脫吾兒耳。言畢。潸然淚下。率弟姪羅拜。三人皆為之動容。憫之曰。李公雖粗相識。然亦未始知。賢郎事體。未審重輕。俟緩圖之時。倘重九天。猶未晚。因共步於江岸。見長林中有一亭。甚幽絕。欣然同造。命舟人具酒。有亭主人亦攜一友。至將行。酒進。看核表生起曰。堂上有老母。舟中有罪兒。我輩遠來。皆戒肉食。祈福若賜茶果。則可。若魚肉也。則請辭。恐重得罪。不敢不預告也。子中笑曰。孰謂敏達俊爽如四子。亦信奉夷鬼。教即歡飲之。月色在地。情與悠然。汝功請各賦詩紀勝。主人遽起曰。吾二人皆賤商。幸遇貴客。得廁坐隅。若酒有則請。傾囊奉獻。詩固不能也。家有故書。願搗韻。依成諸君新篇。耳。眾又大喜。命其僕持一冊書至。乃杜律也。主人起對客一舉。得送李八秘書七言。以首句青簾白。君家。益州來為韻。汝溫笑曰。主人出韻中事。固高才也。孰謂南豐不長韻語耶。表得青字。云月華映袍碧。江影度帆青。次子中得簾字。云夜色月。傾秋香風。一簾。次表生弟得白字。云藉子黃金杯。寒江吊李白。次汝溫得。按詩云。開尊集羣英。伐鼓打官船。次表氏長姪得益字。云宜謂萬里途。

追逢三益。次姪得州字。云迢迢出采石。鬱鬱見黃州。最後次汝功得來字。云船船三峽。來兩岸。猿聲長。使使未竟。四表生皆色動。起曰。咄咄逼人。乃爾。遂去。不復顧。諸客大驚。愕道留之。叫嘯入林。遠中。不知所在。乃詣李監船。問檻京師。罪人表氏。無所得。獨前舟有一猴子。在阱中。三人歸舟。發其行李。惟橡棗三篋而已。共詣李詳言其事。李監惻然。開阱縱之。

南京王指揮。敏初。無子。以運糧。把總。至京。過濟甯。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敬愛之。生一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安治家。教子。極有法度。既而子襲官。復為把總。却運北上。懇請其外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者。三十餘年。早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幃中。至老愈嚴。肅子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前。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頭人。坐帳中。持靺鞨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婢。倉皇舉靺鞨加頭。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馬腦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時以他事。偶至贛。聞土人陳某善以符水召將。言未事。其法符咒。畢。鎖筆硯於空室中。須臾。聞閣筆聲。開局視之。則紙上詩成矣。請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周趙二公。召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容置紙筆於東室。而封識於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善安。謔浪恣肆。略無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響。甚。庭燭盡滅。盃盃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投從西室。扉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啟東室視之。紙上但有周綸如何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憲如故。而修謹以伺。周公求得詩。落句云。千金難買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為士卒先。大戰於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於紅紙上。作字甚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杖付火。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烟起。登視之。惟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竟灼痕也。周既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詔節。旌其門。

嘉靖初年。靈壽縣民劉月家。雖生卵。縣令不肯信。縛雞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鴛鴦。積數日不消。置水中不沉。觀者日眾。縣尉不能禁。遂擊破之。其中皆水。更無他異。

高城異集

卷中

六

高城異集

卷中

七

或化開。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煮治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
疋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庭。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祿字國用。知開封府。
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雲自觀中起。勢甚猛烈。前有
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右政章繪宅內有樓。竄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
從空飛去。

正德三年夏旱。平邑大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日在末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
雲中有紫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之。不能見。人皆喧呼從之。雲中人回
顧良久。漸至廬山頂。滅。又王秋官惟賢。四川人。自言嘗見兩翁駕鶴而飛於雲表。東
西相過。各駐立下。鶴而揖。偶語良久乃去。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王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值微雨。其家前屋有廢屋。基忽雲中
二舟。各長丈餘。隨發。上。行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
王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起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掩書生口。一時口
鼻皆黑。不能語。返走。室中避之。從窗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尊官。結束如居
士。與一僧同起居。自推蓬左右。顧盼雲漸擁舟起。牆外里許。呂氏墓也。復墮其中。舟

既去。書生口鼻亦悉如故。方共駭異。王歸。聞之。持鎗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王以暴
疾死。

高坡異纂卷中終

高坡異纂卷下

明 常熱揚 儀夢洞著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知登州府。郡內有虎
患。遣卒持臘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
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瘐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家人悉以
為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實逃出。謂死許耳。門內人多方辨驗。無他。始
納之。後居家不自輜。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檣。或音樂供帳。無
人自具。以此為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關告之。命
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鐵索而已。劉竟坐欺罔死。子仁自號七十二
峰道人。父嘗為梓人。或以子仁為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理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暮曰。子餘
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甚。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
入。直抵子臥內。扶余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于者。既及。執
二校。二校即挺刀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
此。不獲乃。今得見於此。尚可少貸。以不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之大。財。令。死。忍
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即出。文。錄。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鑑。與。刃。其。慘。一。也。無
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子。鎖。江。頭。空。室。中。予。從。留。謂。二。人。曰。予。今
夕。固。決。死。為。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以。作。書。二。人
則。從。窗。隙。與。我。紙。筆。予。為。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為。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月
虛。天。子。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道
骨。蘇。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二。曰。甘。將。世。道。一。身。擔。綱。被。天。刑
萬。死。甘。腹。滿。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漸。清。流。神。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雷。鼓。音
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苦。終。辭。曰。皇。天。茫茫。降。殃。之。無。憑。兮。窅。莫。知。其
所。自。予。誠。何。絕。於。幽。明。兮。羌。無。門。而。生。訴。臣。得。罪。於。君。兮。無。所。逃。於。天。地。固。窅。人。之
為。此。兮。予。將。致。命。而。遂。志。委。身。而。事。主。兮。夫。焉。吾。之。可。有。狗。聲。色。以。求。容。兮。非。前。修
之所。守。吾。豈。不。知。直。道。之。頑。軀。兮。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朝。夕。兮。孰。願。泐。而。有。忘
上。穹。林。之。杳。杳。兮。下。深。谷。之。冥。冥。白。刀。異。其。相。向。兮。盼。予。視。若。靚。風。內。精。神。以。淵。靜
兮。神。氣。泊。而。冲。容。固。神。明。之。有。忘。兮。起。壯。士。於。蒙。茸。奮。前。持。以。相。格。兮。日。執。為。事。刀

高坡異纂 卷下

鑿池設機神異志如濟源客至輒引為戲忽有道士來遊池上因曰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獲許諾明日天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一龍從空中下其家言道士令我二人召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不服騰躍吼嘯勢將飛去童子夾鞭之張乃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有舟子宜自取之張每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中有其堆道士嘆曰子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頗有所得一日偶出游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洽金鎖如故且暮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乘之而行歸則挂簷下亦時作戲術妖人李陵君聞之召至闕下斥以妖術聚眾張頓首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出五色雲充滿殿庭空上悅上欲盡其術時方隆冬雲乾蓮子撒金水河水上頃刻冰解花葉滿河香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不復見河中固層水精寒燠風景迥異矣

迎檢常中孚得異術能煮銅為白金凡寶王之器有損者補之器完好如新後以術動宣廟陞授吏部郎中每用其術必引入便殿屏絕左右為之雖親嬖不得視也

高坡異集

卷下

四

駱用卿為南海今日有道士翁藏拙從武當來寄居白雪山中凡七日一食食必兼數人之物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為常用卿叩之天文地理修煉服餌之術無不精曉會啟大早結壇禱雨如期霑足贈以金帛悉不受用卿問以黃白之事為請道士即以足就地蹴泥滓置大中隨意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流出一日用卿方論道坐中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顧偶忘之道士即請收公文及用卿手書納懷中時新會令為徐乾默坐移時探懷中出乾報紙及印信公文俱在焉用卿始大駭異且喜慶拜請教道士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禁修煉則剝喪既多且必不能事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攜用卿登山指示龍脈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密不久用卿以朝覲至京道士亦去不復至后用卿遂以地理之術名天下嘗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藏拙者

之形骨俱銷始寃述白初漁人求醫舉網而得肉塊如人形而無手足蠕動可畏置之既而羶漁獲於水神慮數日始得之然爾惟山海經並稱三足龍為龍未嘗言食之能銷人形骨惟字書言蠶如蠶三足名短孤能以氣射殺人豈其是乎夫不知肉塊如人形者何物也東方朔所稱蕭蕭伏蓋近之若能者其古人雖知其名而未嘗食即抑太倉濱海備隨潮而入網者乎

韓神醫洪峒人初業醫不其精元末避兵入岳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約遂以醫名山西遂見人之顏色即知禍福生死時刻不爽其孫蕭蕭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驚更頃刻待盡神醫視之曰此子決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莫有信者遂定時日書壁間以俟蕭蕭不死但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期旦起飛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先具一銅盆煮少粥飲以伺之既而果至時腹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銳盡利又復絕至午時始甦餘獲安即忠定公父也壽七十一卒又神醫文嫁龐氏富為人送鞦路經神醫門神醫遙見之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令歸家其夜忽心痛而死

高坡異集

卷下

五

令童子吞之戒之曰勿語人也自是數日不復飢亦不思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伺於牧地曰若復見道士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至謂向童子曰吾憐而飢食而大義何為漏言不奉吾戒也以一手支其領一手擊其頂黑丸忽自口中躍出復收囊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趨至道士雙脚俱陷入地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併首亦不見地上亦無竅穴驚顧問道士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凌漢章湖州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其針於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之遂精研其術名動天下嘗至常熟偶寓東海湯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家哭甚哀往問之乃其子婦以產難死叔元以為不祥將昇出付大葬漢章急止之命其夫發棺揣胸前尚微溫出針下數穴良久子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庸醫誤折針膝中今杖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為從肩臂上針三四穴折針從患處突出棄杖再拜而去

吳縣感應壁家有二石獅置庭中其來已久嘉靖九年十月間吸茶於旁暫置臥獅腹下忽覺石獅身搖動呼而入家人悉出視之則已越廳事入中堂矣其聲碎之出視西庭石獅亦已離去舊處數尺遂併碎碎棄水中其家諱之甚密余家僕楊安

妻出成氏因得真且見馬抑之記武清縣民家礮碎與磨石相闕其鄰有生員以木格之兩石前却觸木盡碎火星迸裂四出人力無所施至暮乃自息其家以磨石置汚池中以礮碎沉井底明日復自出門□□□□乃止抑之且言親見生員道之嘉靖辛丑歲五月十二日北亭靈濟宮前石獅左眼上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一蕊之狀經數日脫落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時康陵朝以鄉薦入太學與龔司諫謹有場屋之舊屢欲以生才營上聞生曰人各有時若鍾處囊中須當自脫爾待授手他人乎倘果薦上元經惟有被髮入山耳司諫不能強生亦謝去攜琴遊齊魯聞攬結諸英俊或眺覽名山水往來兩都時人莫能窺其際也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嶺峰覺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其徽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遣一詩扇展誦未終忽曉鐘鳴驚悟而起其所夢經行道路第宅厯厯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旁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勝曉睡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月昏人定後階墻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製藏之行未幾遂見一女即從二女侍遊樹下適理將逝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即徐選

高坡異纂

卷下

六

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時立轉盼但覺帶袂飄舉環繞百步之外英香襲透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即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苗榴紅入那人家倚徒瀾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其鳥嬌花不念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珠璧至午聖人嗣統數載間文恬武熙天下無事思得賢士與之共典禮樂司諫時已歷通顯嘗因燕對奏上曰臣所知有木元經者才台春卿名收實董陛下必欲更定禮樂非其人不可上遂命收入選部時朝廷將大營建諸名工曹長師丹心善生每事暇輒邀生同遊嘗春牡丹盛放且所司有器四座約生明日會殿中同出土橋諸名園賞之生至期適且偶以他事後期殿中皆上供御器非主者至不得入生因勒馬以俟道旁有井馬渴絕銜奔水生恐下馬馬逸左右皆前逐馬生就立井旁民舍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至延生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似一中下民居再起一關則高堂深飾別一景象又西過曲徑越

小院其中樓臺閣榭金碧輝輝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矣幸暫留何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道遠慮覺畫壁翁從旁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十年前過武清所得遺扇也翁借觀遂持入內頂之出告生曰天下事神速連逢固有出於偶然者矣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因非誤也生初入其室慮皆若夢中故所經行者心固已異之矣及聞翁言愈疑之再引入一幽室帷帳鮮麗金玉爛然至其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先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危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與疾歸武清小女涓涓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備道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親物無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親粧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儼儼然秦觀峰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嗟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娟命來曰未亡人有二女其少先行矣娟最愛將賴以終未亡人身然此賢以神明協以人未亡人尚敢吝其愛女

高坡異纂

卷下

七

手請以弱女為君子侍生辭之翁中母命曰先將軍無遺骨弱息僅存使君子不以下體是遺家雖亡得婿公瑾亡人且無憾矣生乃請卜之得解之凡二卜者曰甲獲三狐姓者占辭事無不濟但三狐得夫恐不能水終身吉耳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事必假於夢卜夢生於心卜決於人今婚媾及事矣乃不內決於心而顧取決於人耶終不得辭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婚娟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大工室不至涸河生將督運南行勢不能留室內又少親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日聞即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裡贈王按頭是夕生適自涸還娟娟出迎生日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曰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形扶疎玉漏嚴秋滿芙蓉倚畫屏半粧斜映水晶簾生他日偶得卿人書獨坐深恩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燈前把酒沉家郎不須更憶人開世千樹桃花即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水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遂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姻而別明年春娟病轉劇道翁子錢即以詩寄生日楚天風雨遠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

合歡柳下長萼苦。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郎。已恨花殘月減光。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太匆忙。秦娥似比當時瘦。李衛慙多舊日狂。梅影橫斜啼鳥散。天黃葉落倚繩床。時多傳誦焉。

尹達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微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為僧。過吳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其定。逃匿盜。其驢刀傷其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奉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閩。人。尚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扣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嘗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靈竅穴。少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持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瑾。台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日無算。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瑾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台至入京。劉瑾時方病。權欲以成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眾。緝送法司。議死。時聞公珪為刑書。

高坡異錄

卷下

八

止令拾年九十。死。死於原籍。結東後。居鐵鶴館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跨鐵鶴背飛上殿。登對眾高揖而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吞領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有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遺符日。忽向人求繡襪。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奉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瑾收之。瑾死。用以殉葬。

富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親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自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毯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掌。拳曲不舒。人間之。不答。一日。有道士來。驅過之。赤肚遽起。遁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為死矣。乃尚在耶。議論過多。而別。偏胡。子。姓。許。善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答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握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後入終南山。求道。今人多在齊魯。運河中。見之。若王野極。憲廟封為太玄真人。今上御極初。前星未耀。或為之。台。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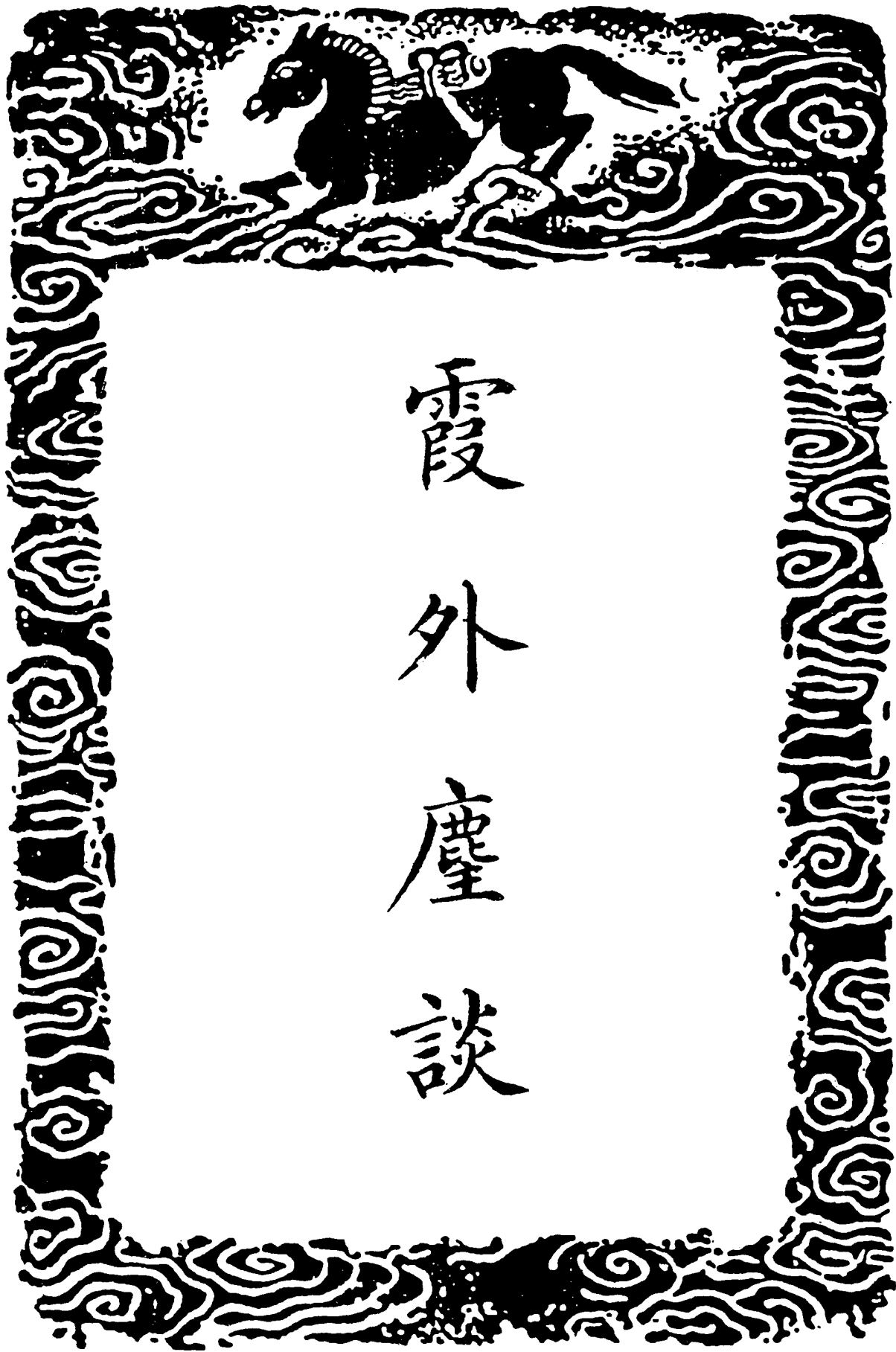
太監劉瑯。鎮守湖廣日。聚斂酷虐。尤好煉丹。有祖母綠。鑲環一事。原用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秦陵。朝降香武當山。瑯從行。私欲有所積。燒燬不舉。心疑之。問於道士。時道士中有挾邪術者。欲以術取其環。對曰：太監第自思。心有最愛。而難割者。奉之於神。則神欲而舉。根矣。瑯仰思良久曰：惟維環則竭一生之財。得之。庶幾是乎。因積誠。再啟壇設醮。度拜畢。就腰間解置火中。須臾。隨檄冉冉而上。漸出雲表。而滅。瑯嘆異。又出金施捨。而行後。數年。瑯守備南京。道士以維環柄。加拂拭。要變本形。賣與之。得價亦如初。謝子象以詩誦之曰：堆金積玉等邱山。猶自貪心學鍊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維環。

高坡異錄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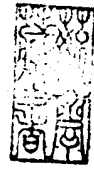
九

高坡異錄卷下終



霞外塵談

明周應治纂



霞外塵談

霞外塵談提要

明周應治撰凡十卷分遐想鴻冥恬尚瞻覽幽賞
清鑒達生博雅寓因感適十類俱隱逸高尚之事
讀之使人胸襟頓豁惟中有鮑生愛妾換馬宗慤
乘風破浪全與高隱無涉質然屏入殊失抉擇未
免白璧微瑕要其大旨固瑕一而瑜百也

霞外塵談目錄

卷一

霞想

卷二

鴻冥

卷三

恬尚

卷四

瞻覽

卷五

幽賞

卷六

清鑒

卷七

達生

卷八

博雅

卷九

寄園

卷十

感適

霞外塵談

目錄

霞想

仕宦大宅也。愛煙火宅。且索然。蓋此非有流然出塵之思。流於胃中。纏綿不已。轉生銷鑠。所以貴霞想也。夫雲霞變幻。過眼即空。能作如是觀。則有吾與然也之趣。不為冠纓束而薄。吾福臨事使應超然。

王叔明開濶。嘗欲雖王事繁。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吟遊。登山臨水。亦與談。然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山爾刺襄陽。每遊習家池上。置酒。賦詩。曰。高陽池。兒童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若子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曰。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袁粲領丹陽。獨步園林。詩酒自適。每乘林道。當其意。得似然。忘也。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繁華。兩步。任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

王石軍。雅好服食。養生。不樂在京師。初度浙江。聞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便有終焉之志。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陶弘景。為齊高帝。辟作諸王侍讀。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勅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一升。以供服餌。

戴安道。開遊。贊曰。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斯畢矣。

孫叔夜。澹情。仕宦。常與人書曰。閑道士遺言。阿木黃精。令人久壽。吾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史。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權哉。

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後買小。如跨之者。布。爛衫。入市。看盤。錢。偶。足。矣。

李嗣立。體令。貞。能。魚。汗。幽。巖。雖。聖。禪。願。而。細。淡。林。東。山。之。幽。有。別。業。焉。風。入。野。綠。烟。出。谷。石。潭。竹。岸。松。丹。葉。晚。虹。泉。電。樹。雲。木。虛。吟。沈。想。疑。夢。聞。關。忘。術。故。所。謂。丘。壑。養。龍。冠。家。菓。許。

丘壑養龍冠家菓許

邵說嘗行山中。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而忘去。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一吏之廡下。延入。聽事。吏烏帽紗巾。連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吏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官位。

白樂天語人曰。吾將解脫名利。鞭撻。開清高門戶。但送。籠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盧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樹清峻。方與。羣從。登眺。霽雪。微下。忽有一人。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童。安銅。靴。而。炊。小。僮。烹。茗。沂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蘇子瞻云。自夏。應秋。暑熱。七八十日。不衣。皂。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溽。風。做。雨。遂。御。袂。衣。願。念。嚴。嚴。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米。歲。不。此。言。真。可。暢然。

經。鈔。雜。志。云。開。居。勝。於。居。官。其。事。則。一。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飽。便。可。岸。中。杖。屨。帶。靴。從事。藤。床。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以。患。太。涼。杖。就。枕。困。來。熟。睡。

晚涼浴罷。杖屨。道。臨。池。觀。月。登。高。來。風。撲。遂。剝。炎。剝。瓜。雪。稱。白。醪。三。杯。取。醉。而。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願。士。適。自。郊。居。米。因。問。郊。居。涼。不。曰。涼。持。國。問。其。故。曰。野。人。無。修。廡。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從。自。中。無。他。今。雲。形。扶。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李惠對人云。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骨。園。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螳。菴。謝。事。居。其。間。菴。中。富。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為。汪。楫。供。職。

霞外塵談卷一終

鴻冥

嗟夫巢許遐風綺結清蹠千秋之下令人神往乃謂枯槁赴淵於世其裨抑又何也大都出處二途不相掩借故夫漸達儀吉則行食之藏康考樂頌遠則委蛇之致極天壤間政不可少此使人人可羅致何以曰鴻飛冥冥者何慕焉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洗耳於颯水清巢父牽犢欲飲見許由洗耳問得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巢掛樹上風吹應應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
晉君闕頤闕名使人以幣先馬闕守陋廬自餽牛使者曰此頤闕之家耶對此闕之家也使者致幣闕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則不復見已

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憤掛松頂有鶴銜去水瀉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固黨見閻仲叔飲水食菽道以生菽叔曰我欲省煇今更作煇而不食

四皓遊秦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遙遙暉暉紫芝可以療飢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後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山隱地肺山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過濟陽詔舉逸民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乘身王朝如北山之雲何

梁伯鸞娶孟光為妻椎髻布衣共入灞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娛後又客句吳居阜伯通廡下為人賃舂後人遂以其居所名梁松
韓伯休采藥名山實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字價不移女子起曰公是韓伯子耶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遊名今女子皆知有我有何用藥為乃遂入灞陵山中

張仲舒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秦夏甫徵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適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為戶自編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關妻子莫得而見

劉荆州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翫竟穴於深淵之中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

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莊元卿舍中三椽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挂屨迹名之士
管幼安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構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遂避竹中不與相見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田游嚴隱居嵩山唐高宗幸其門問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霞外塵談 卷二

二

周彦倫清貧欲寡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街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彦倫答曰亦米白鹽綠菜紫菜
蘇門山隱者止有竹實數斛并白而已阮籍造之問其姓名張目不答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仰視雲表翔鴻帆嘆曰此鳥安可籠哉
索律祖虛靖好學不慕榮利陰澄常造焉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門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心棲天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幾以過也遂益為玄居先生
阮嗣宗容貌環傑志氣弘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屋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

周道祖隱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遊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潯陽三隱
劉曼隱居東林寺之山北構一園名雜垢時人因稱為雜垢先生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遊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長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覩其面人遂呼為阮居士居士所居惟有一鹿床竹樹環繞

陸鴻漸隱居茗溪自稱桑苎翁常著茶經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
陽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地大餘杜生不出雞門凡三十年矣陽翟縣尉常往訪之問其不出戶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則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

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莊元卿舍中三椽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挂屨迹名之士
管幼安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構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遂避竹中不與相見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田游嚴隱居嵩山唐高宗幸其門問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莊元卿舍中三椽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挂屨迹名之士
管幼安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張鷹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構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遂避竹中不與相見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田游嚴隱居嵩山唐高宗幸其門問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亦曾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併其書亦不知所在

呂巖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棹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東閣中有
人分韻作詩巖之乘興賦二詩書託徑出問其姓字不答巖之趨不受必易之刺船
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所而返雪時往訪之惟草屋一間必米桶中有人乃
巖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問巖之所在答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
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飲而散明日再往則已
遁去矣

王維與弟縉皆為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緣得藍田別墅在輞口與道友裴迪浮舟
往和暉琴賦詩嘯吟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僅以蔬玄為本齋中無所有惟茶鐺
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東外塵談

卷二

三

東外塵談卷二終

東外塵談卷三

恬尚

明周應治君衡纂

天世味之驅人久矣溢艷華服則無杜軒轅驟蹄鐘鼎則圍戎冥升亦有借終南
之徑移北山之文者即身處巖穴安所稱恬若乃恬尚之士其清襟甚度如冰壺
秋月滿然映人惟淨泊夷曠之是導而一切塵情都絕也吾而人者吾願為之執
鞭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竟說為騰達常為室枝木為床著艾為席飲水食菽楚
王欲煩以守國妻投其昏而去老萊子亦隨而止於江南

陸通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王聘之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
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天負釜甄妻戴冠器游諸名山食桂蠶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
山

陳仲子隱居於陳楚王欲用以為相妻止之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亂世
多害恐不保其命於是謝楚使相與逃去灌園

東外塵談

卷三

一

披農公答延陵李子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

列禦寇居於鄭國妻子恒飢子陽遺之以粟不受

黔婁修身清節飢寒安如却齊王百金之聘著書四篇明道學之要死而無斂氣具
妻盡之以康

齊王欲相顏觸觸辭去曰願得歸晚食以富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
以自娛

晏期生實樂海邊秦始皇王東游詣與語三日三夜賜金摩值數千萬出單車鄉亭而
去留玉馬以為報

閔仲叔應司徒侯霸辟不合投檄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日買猪肝一斤食之今
闕初史字給馬聞而去之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

徐孺子家貧非力不食黃瓊嘗辟致不就及瓊卒自瓊墓三十里至江晨以生芻一
束弔瓊柩前弔畢不通姓名而去世稱為南州高士

袁安值大雪僵臥室中長安令發而出之安曰大雪不宜千人
江州刺史王弘遠湖明無私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

淵明於坐伸脚及履至者而不疑
韓康伯遺范宣絹百疋不受。裂二丈與之曰。可使婦無禱耶。乃笑受之。

江湛舉王晏玄為吏部郎。王與江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
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絕。非獨婚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
踏閭十餘年。棲遯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劉靈慶度辭傲辟。竟陵王致書通意。劉答曰。蚪四節。時營。滌。餘。情。於。山。洋。
託。著。景。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州。道。不。研。幾。入。玄。無。沐。泗。稷。館。之。辯。遠。不
疑。心。累。俗。非。家。閭。樹。下。之。郎。遠。澤。既。灑。仁。規。先。若。謹。收。熱。牧。之。嫌。敬。嘉。軾。憲。之。義。

阮居士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慶屬可。何以異夫。騏驎
庾幼簡志在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臨州餉麥百斛。幼簡謂僕人曰。民推採慶虎之
伍。終其解毛之衣。馳聘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遂辭不受。

豫章王辟宗敬傲為參軍。宗曰。測性同。麟。現。愛。止。丘。壑。春。應。松。雲。輕。送。人。路。縱。石。履
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今。鬢。已。衰。白。豈。容。謀。虛。貴。有。限。魚。鳥。養。哉。
魚。後。侯。為。江。州。厚。餉。道。宗。敬。傲。宗。曰。少。有。狂。疾。弄。山。永。樂。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

度形而衣。薛。離。淡。然。已。足。豈。當。此。橫。施。
孫。伯。翳。放。情。物。外。極。志。丘。壑。與。王。令。若。范。將軍。交。好。于。范。既。相。二。朝。欲。以。史。職。相。處。
孫。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復。與。若。此。此。嵇。康。所
不堪。子。亦。未。能。也。

何子有清。退。寡。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
子。有。時。住。南。湖。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虎
如。山。

何子指。插。道。不。出。發。章。王。命。駕。遠。之。子。指。即。從。後。門。進。去。
竺。法。深。在。蘭。丈。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劉。尹。度。少。懷。隱。緣。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度。度。掛。檣。於。樹。而。逃。

朱。桃。稚。滄。泊。無。為。隱。居。不。仕。實。就。為。益。州。關。而。召。之。遣。以。衣服。道。為。鄰。正。桃。稚。不。言
而。逃。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母。繼。亡。盛。置。之。於。路。
人。見。之。者。皆。言。朱。居士。極。也。為。帶。取。米。置。之。本。處。桃。稚。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种。明。遠。在。淳。化。中。有。詔。徵。之。其。母。志。曰。常。勤。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

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穿汝深入窮山。矣。故稱疾不起。母遂焚去茅。與。故。轉。居
窮。僻。人。遠。罕。至。

陸。龜。蒙。門。有。巨。石。遠。祖。積。為。鬱。林。守。罷。歸。無。裝。准。取。一。石。以。重。其。船。人。號。鬱。林。石。
宋。繼。有。遠。據。不。與。世。交。太守。馬。友。道。為。職。高。臺。重。閣。拒。不。可。見。亮。笑。曰。名。可。望。而。身
不。可。得。見。德。可。仰。而。形。不。可。得。睹。然。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千

丈。青。壁。萬。尋。奇。木。鬱。鬱。蔚。若。鄱。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通。人。遠。實。勞。我。心。
張。征。北。為。吳。興。請。沈。麟。士。入。郡。沈。聞。郡。復。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為。功。曹。
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泥。池
以。映。眉。冠。越。容。於。文。冕。走。雞。不。欲。請。附。高。節。有。踏。東。海。而。死。爾。

韓。晉。明。留。心。學。問。好。酒。縱。談。朝廷。欲。處。之。貴。吏。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
吏。披。反。故。紙。耶。
潘。師。正。居。嵩。山。道。遠。窮。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諸。雪。噉。黃。蹄。黃。冠。住。天。慶。觀。尤。平。章。恭。其。高。節。住。候。之。時。雪。歇。方。閉。戶。讀書。觀。主。扣
門。雪。歇。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已。拜。於。地。意。雪。歇。延。坐。其。室。雪。歇

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尤。執。禮。愈。恭。至。前。堂。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關。州。王。高。士。常。留。此
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為。業。金。章。宗。遊。春。水。過。馬。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
長。林。豐。草。金。鑲。玉。勒。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某。詩。為。外。臣。乎。上。益。奇。之。

蘇。養。真。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真。不。起。師。川。造。朝。時。使。道。過。養。真。留。飲。甚
懽。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真。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
一。著。

一。著。

一。著。

一。著。

曠覽

明周應治君衡纂

人情當其局趣神思不展此與升靈禪又何異嘗試游目於超曠右解之佳處而後快可知也夫臨足闕風之蘇齊州若登春山日觀之高峯雲氣走其下胸次為何如此為振衣千仞之想非坐馳也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觀三山使使人有凌雲意若秦吳之君必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存數日非惟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清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蒼龍其上若雲蒸

王于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憶

王于敬自會稽經吳中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王游歷既畢指揮好惡傍若無人

霞外塵談

卷四

一

道一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而會雪下未甚吳語道人間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園所不論乃先集其漆漆邨邑正自觀警林岫使已暗然

因游巖愛夷陵青巖止履其側

張志和謁顧真神於湖州願以其舟散滿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沒宅住未嘗嘗

條練賦天台山云赤城霞起以建標瀑水分流而界道

劉長阮肇入山採藥食盡見桃實食之身輕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傳漢蓬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至矣使迎歸日暮行夫婦之理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或歸甚切女曰羅根未滅使君等如此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出洞還鄉驗得七代傳傳上祖入山不出二公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夫二公所

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路遠近見桃花林夾岸草樹鮮美山有小口從口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其中男女怡然自樂見漁人驚問自云元世避秦時避秦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

漢母論魏晉辭去語人曰不足為外人道也

汜水南有層室劉景升嘗登於此呼野雉來

盧欽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異人有微曉一世之能欽曰夫子可與教為友矣其人嘆曰我方南遊于因民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吾與子汗澤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餐身入雲中欽仰視曰吾此夫子猶黃鶴之與壞燕也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接首問青天耳

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曠澄徹便欲仙去

鐵脚道人虬鬚玉貌嘗受赤脚走雲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雲燕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後採藥衡岳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盡吾心胸

韓愈好奇嘗與李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發狂慟哭為道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霞外塵談

卷四

二

王摩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大明滅林外深寒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眺忽若遺世

謝道慶者性嗜遊樂神仙中者探梅嶽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雞銅鑪鬼炊虎飲銀瓶無不備也隨於四明之南靈宮言嶽山之奇有峯最高四穴在峯上每天宇晴霽望之如幡戶相傳謂之石窗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從謂之過雲有屍亭有與樹有海漫洞木實有青桂子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有猴山家謂之鞠侯

陸鴻漸問張子同孰與往來子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張子偉得才素純解國結茅齋居焉吸菽飲水嘯傲於松竹之下一日聞湖相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沈彭龜絕洞庭南至衡山所過雖鬼遠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披極覽以盡其意

釋樂山嘗登山山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澗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

宗惠叔父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郭文舉父母服終徧遊名山思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與共擔入吳興餘杭山張功甫作駕實亭於四古松間懸鐵經空中而羈之松身月下與空谷登之飄搖雲衣有扶飛仙之意

慈湖陳逸民構一草亭瀑流出兩山間落於亭後如懸布崩雲如風中雲如摩鶴舞坐於高軒對修竹數百終日聞雷聲

東坡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上瀑布水三十仞雷輟雷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袁綯從東坡游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瀾洩月色如畫遂其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東坡在黃州嘗言所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晚夕自覺此本木始有也雖有若芝之憂亦不福於我而已

續外傳 卷四

三

霞外塵談卷四終

霞外塵談卷五

明周應治君儂纂

幽賞

幽人之趣欣然獨賞所寄深遠非惟世俗人不解即遠叩其人口所莫能告其衷亦不喻其所以然而然也夫不喻其所以然而然而趣足已深林之隨但聞其芳之襲人幽澗之水但聆其韻之盈耳世俗人值此有不怡然魂清神徹者乎

仲長統樂志論曰躊躇畦苑遊戲平林灌清水道涼風釣游鯉弋高隴風乎舞雲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閉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謀壽俯仰二儀鏗絳人柳揮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宗少文性好山水嘗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翫然林木自有濛濛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續外傳 卷五

一

昭明太子與諸賢泛舟玄圃池有感稱此中宜奉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謝靈運交揚門無雜賓有時獨酌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陶元亮曰見樹木交陰時鳥聲亦復喧然有喜當至五月六月北窗下卧過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元亮時聞田水聲倚杖入聽嘆曰林樾已秀翠色添人時到骨襟一洗荆楚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依史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味音調始道聞幽道有聲甚厲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使據胡床與諸人吟詠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這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阮步兵瀟湘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阮就之見其擁膝巖側問之此然不虛藉

阮步兵瀟湘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阮就之見其擁膝巖側問之此然不虛藉

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稍便嘯言盡遠半嶺許聞上哨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分傳響顧者乃向人嘯也

王敬私居舍宇山林澗環周備幽居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絕或司日忘歸嘗遊山過沙門三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遠及不告以姓

劉野客著皮巾被衲衣母遊山澤留連忘返神理開正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過者皆謂神人

陶隱居從東陽孫遊岳受行圖經法偏歷名山尋訪仙華母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量極不能已已

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水琢其精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邢和璞寓居終南晨夕賞觀山色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在曠年少亦隨高僧新給泉都是名士

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從樹以攀來日與一弟穿竹渡溪港則坐石上或藉以草為中草履吟詠而歸是以遺老而忘憂

陶侃歸人曰子門有吏者果何不廷之侃曰不能備禮耶人極頭送以酒酢僕遂成終日之禮

陸龜蒙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親索伏臘喪祭未嘗及時任無事時乘小舟常一朶書茶壺筆床釣具楫船而己小不倉倉徑還不留雜水禽去山鹿隨走之不若

再空翠濕人衣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淮魄於冰壺

梁高祖問陶弘景陶答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陰亮山行曰空翠與人肌膚氣流清人耳目

孟浩然聞道秘宮時秋月新露沾華髮聯詩次富浩法曰微雲淡河漢涼雨滴梧桐

舉座嗟其清絕

李龍眠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任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

果石草木不閉而知其名過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

韓退之窮居荒涼草樹密茂出無曠焉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楊縮至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疑塵滿席澹如也

元延祖曰每灌園樹薪以為有生之徒過此不思也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宇連歲常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漱於堂宇乃閉居研講希心理味度公諸人多往省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

彭淵材喜遊負一布囊曰吾富可敵國問囊乃建瓴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蓋而已

鄭少師於里第植小松七本號七松處士書曰吳代可對五柳先生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稚圭笑曰我以此富兩部

鼓吹

柳州嘗曰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房壽六月召客坐棘竹簾孤丈几編香履為楸劍椰子為杯搗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合風餅皆涼物也壽勸吳田以饒饒田懷其深曰但見龍門溪水濯麴菜腸耳

裴晉公坐午橋莊小兒戲見茂草盈畝使僕牽白羊戲於其上曰芳草多情賴此數點

裴晉公道語門人曰吾死無所懼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較碧池鱸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

富韓公歸洛與康節相近公曰可時相招為康節曰瘡久夏不出春秋間過親甚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

梅杞杞幸為執友

東坡與人書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時於此有小趣

東坡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寤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山公書山中岑寂王事清閒想亦隨緣坐觀書登臨風日黃雜白酒互有以樂之耳

秦觀在汝南卧疾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五城湖憩輞口壯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美更泚驕宮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坳航軟湖巖柳浪濕樂家灘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亭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弈若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抱繫於汝南也頃刻不覺空然

楊誠齋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各種一徑命曰三三徑詩曰三徑初開是薜蘿再開三徑是湖明誠齋每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沈懷錄云每登高即步還谷延留坐生見懸崖流瀑壽木垂蘿開道茶寂之處終日忘忘

經仙錄志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的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棋弄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別家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若暇之隨意讀周易因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嬉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灌足既歸竹宮下則山妻稚子作菹蕨供參飯飲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翁漁友問桑麻說穡耨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饒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可入目牛新留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東外塵話卷五終

東外塵話卷六

清整

明周應治君衡纂

舉必有試所以弘獎人學也聖門猶然不廢至江左而玄風大暢一經標目金石靡錫至今千百載之下誦其遺言宛宛若面嗟乎士何可不克自板濯也我不必嗟人則我鑒者至借無當於清整其若自處何

周子居嘗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郭林宗母憂徐稚弔之致生第一束而去林宗曰此必徐孺子也生第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

程普年長數倍周瑜瑜不較普後敬服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無柯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下今日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談說如勁松下風周侯嶽如斷山

王孝伯與王建武甚有情嘗行至京口射堂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孝伯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語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李胤平子遂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无琳瑯珠玉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善慍之色

顧愷之為謝鯤畫像坐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印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却壑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任泰佐廟中三閭瓦屋士龍任東頭士衡居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康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殿不及韓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復裁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崇雲極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栖冶城安道入闕門於茲而三馬夫却粒之士發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為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處兒女或使

公孫度日所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裴公自夏侯太初蕭肅如入廟廟之中不修故而人自敬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

裴公見鍾士子如觀武庫但觀不試見傳蘭頌如江層靡所不有見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支道林問孫綽君何如許綽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許將北面

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謝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海西時諸公每朝堂猶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劉琨至吳語人曰吾聞張思光與陸慧暉並坐中聞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命駕酌而飲之曰飲此則鄙吝之萌盡矣

齊太祖委奇愛張思光為太尉與思光接談常嘆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袁尹見江叔文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何點目王思遠常如暑月懷水亦有霸氣

崔司徒每與盧玄談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

劉歊與孫弟許並隱居求志族祖孝標稱之曰許超然越俗如半天未盡歎矯矯絕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概寒年之鐵線

應璩字休之場字德達後雅博極時號二健

謝超宗見齊高帝爾時風寒憐屢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李百藥賦帝京篇上嘆曰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鍾學為詩評以范雲兒轉清便如流風回雲丘遊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

唐太宗學隸書於虞世南每難於戈法書戲于召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徵徵曰戲字之法逼真實其鑿鑿

賀知章見李太白稱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郡都督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句句動人

元稹為承旨朝退行鍾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植有氣勃勃然自仰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文多博守成都見文與可奇之嘗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蘇子瞻與真老書云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說使人神傑

霞外塵談卷七

達生

古之沉冥得全於酒夫亦以醉鄉日月記此道遠庶幾乎齊物我一死生二耳雖

然人世旦暮醉生夢死惟其所適此惟達觀者能之如曰不以身之空察受物之

汙汶舉醉獨醒以此潔身可也非所以遊於世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耶

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使足了一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難驗便可稱名士

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閒靖少言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草

屨屢空晏如也

湖明九日無酒摘菊花盃把坐其側久之見白衣人送酒至

人造湖明者有酒輒飲若先醉使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湖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林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遠公結白蓮社以書招湖明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則往矣湖明曰佛法無方遂許之

湖明造焉

劉伯倫忠意敢言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何鍾隨之云死使埋我土

木形骸遊遊一世嘗者酒德頌

伯倫嘗渴甚求酒妻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視神誓斷矣可具

酒厄妻從之伶跪禮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引酒御肉陶然復醉

明周應治君衡纂

張元醉後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乃止

阮咸醉騎馬教傾人皆指而笑曰此老子騎馬似乘船行於波浪中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城之陽與同郡都散折艾為坐以竹薦肉飽勝感風言禁彌日

蓬廬華門琴書自娛

劉子驥虛誕寡欲極車騎請為長史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修舍僕者致命劉

曰僕君既狂駕先驅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遣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梯短榻與車騎言

話又使驛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使人代驛之對酌又辭曰若使從者使

非野人之意車騎傲然稱美同酌至暮乃返

韋放遠志尚夷簡游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談琴書蕭然自逸時有慕其閒

素者載酒從之放遠為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貽韋放遠說曰道遠公

長孫澄好客雖不飲而好觀人酣與常恐客歸別進異饌

劉松泉紹三伏晝夜酣飲以避暑故河朔有避暑飲

元粵山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為歲飲飽耐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

許詩送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微性設生使童僕各化鋪坐

下曰吾自有化網

陳暄云酒猶兵也兵可十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十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

徐遵為尚書郎時禁酒飲私飲沉醉趙道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這白太祖怒醉于朝

曰醉者謂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選儒醉言耳他日帝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選曰

臣不能自德時復一中之帝大笑

郭弘行飲曰得封酒泉郭者出望外帝笑封酒泉郡王

李太白嘗云舒州力士箠李白與爾同死

郭公慈妻宿佐選蓋取荷葉酒刺穿與桐通屈至如象鼻傳吸之名碧筒杯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庾冰為吳郡遊蘇岷之難賴一郡卒得渡湘江冰故報之卒曰出自廝下不顧名器

少若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適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得冰為置酒終其牙時謂

此卒非惟有智亦且達生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甚傲遂吟

嘯自若顧子敦適過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司空圖預為善藏故人來者引置廢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觀出顯一

致非止暫道其中公何不廣耶

范孝敏在武昌自造塚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宴飲

趙邵卿先自為壽賦圖李札子度晏晏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已僕居主位皆為辯

復與朋舊入其中歡宴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

以單被即日使下下訖便掩

神明逸至性嗜酒嘗種林自醜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颯颯瘦藤在手惟此白鬼得全於酒

皮日休性嗜酒居襄陽之洞湖自號酒民

俞濬生子不娶荆公與之遊一日云吾欲為浮屠公欣然為置祠部約日祝髮後乃

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矣

范荆公居許下所居長嘯堂前有琴檠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夜集盛時談各其下

約曰有飛仙墮酒中者為余嗜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

當時號為飛英會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難猜魚鱗逢著則喚生老病死時至則信

郭某嗜酒嘗曰死非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為上字為酒器實復我心矣

白傅居守洛川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長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

遇必為之先拂酒壺次開詩篋酒既酣乃自提琴操宮樂弄秋思一遍

楊誠齋每過馬啼花落放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樽尊酌白海鱸一禁花茂盡乞取

詩卷快讀一遍以饌之

蘇子美家故不羈好飲酒在外買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密

使覘之子美請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操筆曰惜子擊之不中遂滿引

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人操筆曰君臣相遇

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霞外塵談卷七終

博雅

結絕遠而簡冊垂洋洋九流百家人際倏而戶下氏要之用以資博洽宜必漁獲多聞古之尚門名世一字一義味讀深遠咀之有餘美焉乃知名教中國自有樂地業必他求學者多羞稱舊聞然而素業則何居矣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自云字中皆扶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八字值百金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古本間強

康允原篤志典墳謂學之於人甚於丹青鄭康成教授生徒晨夕講論不輟庭前草生如薤葉說書帶草沈約讀書一夜十卷母恐其勞常減油滅火則讀書之所讓習鑿齒辟四曹王藻桓溫曰三十看德書不如一詣習鑿齒

何晏自言不解易九事問之管輅九事皆明鄧融曰善易而語不及易何也輅曰善易者不論易也

皇甫謐就武帝借書送一車以與之王充家貧常於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能誦遂博通諸家劉實賣牛衣自給口誦書子約絕

王充者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到江東得之嘆為高文恒秘藏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說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王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號曰墨池王獻之與客談論詞理將及樓道輒送婢云汝為小郎解圍於是設重帷帳申前議客不能屈

謝朓見江革散髮草屨就學不倦乃脫所著被并手刺半種與之智永常有遺筆數石委之號筆塚

楊珍妻在學讓女在富園程玠頗遊其姦既而曰在氏書被人盜盡矣在遂令檢之玠州腹曰已賊之經罰矣

朱昂性篤學未達度號為卷昂號小為卷昂昂見奇書為二字曰知止曰幽極自號退叟

宋處宗置一長鳴鶴窗間後鶴作人語與處宗談極有致處宗因此玄功大造榮陽呂公日讀易一文默坐沉思隨事解擊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張茂先確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官室制度及建章十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黃地成圖左右屬目時人比之子產

阮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詩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語理精辨言不足而旨有餘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王無功以周易老莊置床頭他書罕讀

李北海少時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備嶠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北海固詰乃假直秘書省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屬隱隱了辨如響嶠笑曰子且名家

蕭穎士有一僕書之十餘年每加筆楚紙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進留者持愛具與博耳

陸公紀容貌壯偉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侯仲翔舊名德龍士元荆州令士年亦差幾皆與交善

李密蒲葦乘牛掛西漢書角上行且讀楊香奇之范史雲學通三經嘗自賃灌園

唐太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慮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答曰吾適得魚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魚即魚有竹疑致誤誤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錢若士好讀雜書手不暇搗忘去肉味半月如齋依西江書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筆既并包文亦浩漸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邊二友

黃魯直云每相與就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流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懶作文但俾得東坡讀外文時一做吟清風颯然頗同味者難得耳

宋次道家多書。劉道原就借觀。宋日具酒銀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宋也。悉撤去。開闢抄謄。旬日盡其書而去。

世外塵談卷九

明周應治君衡纂

寄園

有寄者有寄寄者。寄者動於覺也。寄者動於覺而欲符於覺也。欲符於覺則必有所以因之。因其耳目之所得而過焉。因其意慮之所得而過焉。始乎因。卒乎忘。其因焉而機融矣。而樂如如矣。夫是之為天游。

漢陰丈人為圃。抱甕而灌。子貢過而教以桔槔。丈人曰。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吾非不知差而不為也。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衣歌以賣名譽於天下者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范少伯以六畝地為池。池有九州。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壯鯉四頭。二月上旬日納之池。今無聲。凡魚達行則肥。池聚石作九島。魚繞之。日行十里。召平為秦故侯。秦亡。隱匿種瓜而美。世號東陵侯。

嚴君平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陶元亮嘗無絃琴。一欲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嘗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孫登無一絃琴。松夜夜詣之。登不與語。彈琴自若。松康手揮五絃。目送歸鴻。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徽之以葛蒲跌竹。因語人曰。蒲止以九節為貴。而此君面目儼然。葛蒲正當再拜。此君此君安得不受之耶。

陸士衡入洛。詣劉道真。無他言。惟問東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羊元所居。山峯奇秀。母據筠床。終日嘯傲。或能卧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

陶弘景特愛松風。所居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自得。司空圖在中條山。安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法潛隱剎山。或問勝友者誰。指松曰。此蒼髯史也。方鏡隱居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支公好鶴。住剎東嶺。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飛。乃反顧起。垂頭視之。如有悞。支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

米元章字通水。地按靈壁石甚真。一品品加以美石。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持楊
次公為容。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師。已行八。非待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那重。米徑
前於社中出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壑洞穴。皆具之。惟清潤。舉石兒。蟬反覆以示楊
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又出一石。其狀層巒。奇巧入勝。又納之。最後
出一石。盡天劃神鍊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勿曰。非留公愛。我亦愛也。
即就米子。搜得之。徑登舟去。

朱希真居嘉禾。朋儕指之。開筵舞自。烟波間起。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處也。頃之。棹小
舟而至。

趙子固常得五字不損。本蘭亭於雪川。喜甚。夜回。喜興。棹至昇山。大風覆舟。子固
立淺水中。手持蘭亭。帖示人曰。帖在此。餘不足介意。後跋其尾曰。性命可輕。至寶是
寶。

感通

明周應治君衡墓

人情當居恒易。三年。此中做有感慨之意。則隨觸隨興。况致連城。不能已已。嗟乎。
消息盈虛之理。如夜旦寒暑之必然。必無物。然後能盡物。必臨物。然後能破物。夫
夜旦寒暑之感。倘然去。未溺之者。鮮矣。則焉不以夜旦寒暑。視履情乎。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如生耳。
為子嫁娶。舉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復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蓋寬饒視屋嘆曰。如此傳舍。閱人多矣。
羊祜登峴山。謂從事周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賢達登此。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
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祜歎。人為之立碑。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可憐。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
誰能遣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
枝折條。泣然不勝。

王丞相茂弘。不年。略不復有事。正封符。語之。自嘆曰。人言我情懷。後人當思此情懷。
謝太傅與支道林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遽若一粟。以晤言銷之。

袁孝伯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惻。嘆曰。江山遼遠。居然有
萬里之勢。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
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經覆道人懷危懼。王每遇報險處。之矣。然雖家人。不見其憂。
喜之色。既至下郡。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富爾時。覺形神俱在。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送。而返。君自送。每讀至此。令人蕭索。有遺世之意。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外。問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

故抱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阮嗣宗曰厚氣之虛標中。逃乎深縫。臣子既智。自以為言也。行不敢離。隱然。炎丘

火流。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其內。何異。風之。處。禪乎。

梁啟叔自負其才。嘗登山遠望。慨嘆息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開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呂翁懷生枕曰。枕此可以適如。歸生。但記其身入枕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

十年。榮盛無比。忽欠。命。而寤。呂翁在傍。黃梁尚未熟。

鄭人新於野。遇賊。虎。之。恐。人。見。也。藏。諸。罾。中。覆。以。蓆。葉。俄。而。遺。失。遂。以。為。夢。

藍采和歌於市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龍流年。一擲。換。古。人。混。泥

去不返。今日紛紛。來。更。多。朝。騎。驚。鶴。到。碧。洛。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

氣。宮。闈。高。差。城。

張思先居常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親洎何歸。今可拔道潛形。稍思出處。遂

隱於太行百梯寺。

雷宣微顧涉道。音因請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樵。叟。開。道。杖。劍。討。叛。死

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載。身。萬。事。都。已。悲。天。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質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傍無人烟。盡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為築室原上。孟節書高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欄干。自咏詩曰。讀書誤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

蘇子瞻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野。聞所歌者皆峭絕也。值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

富貴。一場春夢矣。里人因呼此媪為春夢婆。

洞天清錄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虬居三之二。具聞得聞者十才

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又百之一。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殊不知每樂自

有樂地。明窗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蠅書。奇峰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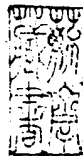
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唱佩玉。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安用清福。孰

有踰此者乎。



梅花草堂集

明張大復著



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提要

此為明季張元長撰簡首有陳眉公序序云爾雅似子瞻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見也傾倒如此亦可知此書之價值矣

梅花草堂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家自韓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頭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惚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則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游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於是收諸臣置館閣給賜筆札庶使使之編纂舊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我朝文皇孤行而楚史獨出惟楊用修王元美說部最為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我友張元長聞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友弟陳繼儒撰

梅花草堂集

序

傳啟

張元長先生一代宗工所著古文辭皆千秋必傳之業晚年成筆談一書尤清直萬
永如大蘇海外之文讀之恐其易盡嗣孫庭貽寶而滅之兵燹之後補書之家十失
八九而梅花草堂諸集歸然獨存獨筆談刊板散失約七十餘紙庭貽欲為補綴以
成全書而力未辦也為榜皇寢寐者數月而宋謀於余余曰君勿憂也昔大蘇得罪
權要玉局之後隻字點墨禁其流傳士子誦習其文者至不得以科目出身亦云厲
矣迄今眉山之文如日星彰而河嶽之流峙也文章一途宜水火盜賊之所能劫而
愛憎憐妬者之所能輕重哉今是書其在視其存者以思其毀者補其毀者以無致
憾於其僅存者海內不乏有心人君其俟諸無已以鄙言為前導則云此不第錫元
長先生文也亦與坡翁結海外緣可矣

駭歎散人錢繼章題

梅花草堂集

傳啟

張先生筆談題辭

表兄元長先生有集凡若干卷今所梓筆談十四卷其前才也事無分巨細人不問
親疎多借以發其誠感感慨之氣往往有才世風經濟語蓋先生少有萬十有志于
用世而不遂故不得已而有言如謀萬王二先生治潛學皆津津不絕口衡嘗讀
而悲之至讀獎孝介先生碑記云此老善善固長惡惡亦復不短此議論大有感於
世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若似以文字視則亦一談柄已耳非先生著述意也
或一日先生孫安淳來謁予乞贊一言以弁其首嗟乎人而不為玄晏先生者何以
序三都矧先生早已聞當世亦非俟後世子雲者我何序哉唯是先生之為筆談數
歲矣至庚午而刻始成此其遲速先後之間未為無說是不可以不序而衡亦重有
所感蓋予佐饒時先生嘗以二小刻見規當是時錢公祖龍門公為堂翁讀之而喜
謂先生運筆之妙別有機趣于是公留中常記得一元長及奉
命乘蘇松憲衡始往見公公即問先生起居曰張先生佳不而曰元長有誤應以為
張孝廉某者公否之應者有漸色及行部至昆城有式廬之設焉知筆談之刻未竟
也微以意屬之一署篆者領其人不好文久而不應既訖工公適以言去未半載而

梅花草堂集

題辭

先生長逝矣嗟嗟始予與公誦先生之文其時在二千里之外夫何知後日公與先
生為文字交而刻其集以公之造福我吳民能令豪強者相戒而不敢動此大早
之時而也吳民方幸以帖席乃未久而亟去之皆出於意之所不料況於西州之慟
涕淚轉深蓋書廢書而歎今所梓者唯天不棄我吳民一旦是非明白公來關府吳
中復問張先生梅花草堂無恙否撫兩世遺孤慰九京白骨斯不更成一佳話乎且
衡亦非固感憤正不忘好德之誠耳去年冬公自武夷歸有書示不佞問先生全集
公之不忘於先生如昨也俟全集梓完日衡將謁公而請序之

表弟高陽許伯衡頓首拜書

梅花草堂集目錄

卷一

品泉	李紹伯夜話
畫	麻姑仙壇
雨勢	樊父語
言志	古人不知
降仙	食笋
沈先生	謎
寃報	張燈
蘇齊紀興	王伯符
貫休羅漢	學安閣
欽李	獨坐
今日	白民
卍字	疑
眉公語	詆語
先君子夢	五十贈言
煎茶	病癘
智量	結伴
草玄	陸小拙
中節	上床法
摹古	田孫二監
詩句	夜
罷鎮	句法
夢	喜佛之辯
紀文	紀異
食橘	不幸
試酒	夢
顧道民	許先生

三姐

自警

自勵

唐子畏

顧而尹

卷二

釋米

三奇

醉骨

書

此坐

牡丹

張胡嘴

雲栖食

嘉善廉吏

效曠

梅庵東

夢

戲書

戒殺

樊侯

送春

鄭筆峯

謔言微中

夏龍衢

自述

北庭梅花

黃沅

第一不可說

前輩

癩

習

悶題

巢居

蘭蕙

醉捕

風箏

舉業

南庭

晉翁

陸仰山

應粹

讀酒經

東坡作墨

渡巴城河

許家即

陸翁承

墨窗二僧

嬰粟

文移

放生

交情

初二月

夜坐

上元

夢	徐公善說	燈下書	人面桃
王伯欽	雪夜	東坡石竹	
口業	牝馬之貞	王性海	
戲書	紀遺	三老	
范文穆公	寒食	吳因之語	
試茶	沈桐	林春	
許穀	張民表	函銘	
卷三	周友山	論文	
趙道人	心月		
度曲	仁麻		
顧惟訥	王伯欽		
論交	三境		
陸彥先	先輩		
見玄	安孫		
張伯華吹簫	月能移世界		
我輩怕老成	雲霧茶		
喜泉	我不如		
里節	別澄伯		
千葉綠梅	人日		
張先生	東坡賀誕		
容安館	水勢		
貓	適		
運水	船不妨		

燕壘	劉夫人
二仲	度荒
邵仲亨	顧明卿
服藥自存法	真
識字	自懺
姚孟長	夢
馬士龍	偏頭風
過海虞	吾力
青溪犬	洞山茶
王先生	盜有子
周先生	東華
病	世長初度
沈雨若	微心
鏡先生	
卷四	
王祖玉	沈參政
阿屏	高杏東先生
馬天閑	夢張伯起
夜壽	平淮西
奉養	衛叔寶言
劉管	朱夫人
爾彰痘	世長
故濟	破山長老
真澄	支和亭
王世周	二奇
顧靖父先生詩	金翁
嚴公調	俠邪
崑山上	元神

梅 夢王季和	柳文潔	梅 朱懷東	孟光祿	梅 并實李	三文	梅 陶寫	病暑	梅 王房仲故宅	玉桂塔	梅 金子魚	偶紀	梅 王公子	子柔	梅 秋暑	修梵	梅 聞蟋蟀	曹周翰	梅 姜顧	西瓜	卷五	梅 里社	雨洗	梅 姜亨之	經元坊	梅 討便宜人	杜醒陶	梅 李公嘉	梁伯龍	梅 水學	譚公亮書	梅 董鮮元西廂	袁陶	梅 燕	祈禳	梅 朱子魚	破戒	梅 無錫惟	祝侯書	梅 石巖花	壁箴	梅 姚孟長	夏德元	梅 王孺和詩餘	大母生忌	梅 偶句	病眼	梅 山神廟	龔張	梅 居息庵	性	梅 文墨	文章獨行
梅 花 草 堂 集 目 錄																																																				
五																																																				

梅 思二遺	此女	梅 女仲	擬古	梅 王子顯	恩宥	梅 勝場	海濱	梅 懼心怒心	趙御史	梅 城居之樂	息	梅 清和社	理官	卷六	梅 三念	八丈	梅 十損	龍	梅 父子兄弟	張氏	梅 孫道光	周霏霏	梅 葉錢	婁子柔	梅 蓮華巾	馮先生	梅 偃松	游松陵	梅 記徐公語	記朱白民語	梅 午睡	暑蒸	梅 善交人	談局	梅 易醉	憐才	梅 王鳴皋	請張	梅 將還	周自強	梅 杜小偉	醉生	梅 為子將喜	杜夫人	梅 改樂天詩	齊雲書石	梅 顧三娘	別元字語	梅 仁言	裁檣	梅 蘭	士風	梅 恤囚	鈞雪
梅 花 草 堂 集 目 錄																																																						
六																																																						

顧崇與	甲寅元日
臘臘	記元孚
陸自序	自在齋心
中表	夢
春雪	我三人
移喜泉	三適
玫瑰	頤影
處三	薔薇
奔如蘭	歌
雲水詩	夏東隱
嗟雲軒稿	庭梅
沈雨若	春蘭
顧九尾	夢女仲
改亭先生墓	齒脫
梅花草堂集	坐息庵
目錄	七
方長史墓	
海上	
卷七	
吾女	先
艮龍	飛霧
諠	西施乳
山谿泉	夜飲
三上人	朱伯還
蔡藍田	梅花下
楊扇	此君
西林	陳元
王子彥	歸季忠
顧民服	元昭書
出	耻

春光	霏
月華	王怡庵
薔薇	花木事
有耳	志幸
徐道士	白龍
綱雨	病甚
沈子誨	賣花
十姊妹	瀝丹
作解	苦瘥
酒政	故營
枇杷	塊地
天竹	王仲宣
庚戌紀	閨夫人
乙卯初度	六月五
此方	偶憶
俞娘	促興
夢因	紫笋茶
禪公亮	祖孫
今歲	問客
聽受	勸捕
卷八	
蟬	蚊
感暑	紀若夢
晴憶	二翁
于麟文	梁顧
許君寶	蘭
顧九尾	陳迹
螢	秋暑
目錄	八

鳴意	肺熱
早計	王孟夙
田者	志遺
好古	客飲
合釀	小閑
糞發	頓
此日情性	狗
夢管先生	中秋
秋葉	今昔
不作客	論脉
王奉常誠子	陶周望與弟書
王安	吾戒
許子洽	白陶
登尹山	古柏
梅北草堂集	目錄
老桂	靈會
二遺	小憩
王管	好菊
海盜	速化
人生	真衷
許曲陽	周先生詩
天忌	茶菊
武夷茶	九月雪
脾濕	李魁
張如	李超無
卷九	
懶城	陸懋仁
甲寅適囚	仁
怪	求自見

訪白民山居	訪公亮
分關	有年之象
白氏子	私試
張特可	扱月
月	貪
殺不辜	已殺
甲寅秋分	秋老
是母是子	率爾
朱子魚	智量
知命	金葛
掩骼	偽君子
夢王李	曹懋思
李韜仲	桂梅
夢霍道南	揚善
鮑馬	九月
包儀甫	相
前輩	小橫山
史	詩義
在貧	讀書
文	代殺
僕姬	雷震
卷十	
張元玉丈	顏仲先
桐夢	卜者
文	述夢
朱王	三秋
日記	天池茶
從門入	李紹伯
梅北草堂集	目錄
鮑馬	九月
包儀甫	相
前輩	小橫山
史	詩義
在貧	讀書
文	代殺
僕姬	雷震
卷十	
張元玉丈	顏仲先
桐夢	卜者
文	述夢
朱王	三秋
日記	天池茶
從門入	李紹伯

張媪	欽惠公
想因	孫道人
缺陷	陳鄂州
顧元昭	吾老
孤鴻	不可已
也可人	辛稼軒
貧人不樂	夢顧靖甫
沈李	孫氏學
張家即	鄒公履
兩處非逼	李樂
顧僧孺	飛霜
免孫	醉語
發念	夢世長
沈汀州	先賢遺像
有體	澁村吾友
張翁	今夕
宿維亭	金伯蘭
欽惠公	李茂初
顧氏	抵青溪
岳荆玉	舟行
經外墓	顧字清
井竭	朱玉
二無	
卷十一	
疊浪	穎
智評	梅
婁子柔即	問僧
作成	徐陽初

譚家文	趙必達
狝虎	吾衷
哀	哭世長
書	屠長卿
王子虛	放利
掃墓	問居士
風木軒	王季和
周新	孝介碑記
心術	耳目
望雲圖	王辰生
小立	志不樂
夢李公揚	癖疥
周與言	登土山
牡丹	破老
中庸	古瀾湖
白氏登太華	杜淡
感世事	徐有望
過惠山	忽香草
王商山先生	揆入
訪孟長	蟲口
過唐市	三花五子方
先合後離	周仲昭
伯衡夢世長	春
偶書	藤花
日者言	景物
戲書	優伶
恕	張環蟠桃園
西窗	才難

難見不鮮	得禍
報身	金小二
春秋	桐夢
頽人	楊忠愍
卷十二	
王於潛	潘叔獻
曹幼安	產正淵人
交情	衛元
去江城	五星亭
顧山	大河
長至	萬先生松
漕河	嵇先生錕
機	殺
畏寒	江陵
違賞	耳入
王世周	天竹
許姐	孟夫人
水壺	鄒文潔
許元情	未見此人
萬情	夢
清貧	倖名
徐文長	易地則慕
純常	時大彬
破疎	文人
野	情有餘
難易	戲書
續野橋	先輩矩矱

物色人	江右奇文
花朝	閩
邵家印	硯池水
李鶴仲	顧氏社
劉恩諧	繆仲淳
寃腔	淚零
樊伯慎	許文舉
劉中翰	權條
湘君	道伎
凡例	視履編
小青	新嘉驛
蘇漢	子美六絕
惡夢	病中
春秋	溝壑
優劣	不必
道別	不妨
卷十三	
醫王	馬春政
吞物	陳抱元
櫻桃	鯽魚
蝗	鼠
來	朱虞卿
于昭遠	拯溺
雪堂社	破山
月夜	數
善處時	金先生
徵文	神往
早甚	編才

二業	明媛
小家和	楊長倩
淳化帖	茶
紅碧	蓮水
得李常言	陳元石
梁生	飲甘露寺
來雲閣	周昌東
胡虎林	快雪堂
趙燈	楊文翼
凌月	張元玉
徐幸之	清映堂
練水	發君溪
臘八	宋刻
吾康	坐小閣
遇君淑	梁雪士
趙瞻雲	楚倉
文筆山房社	老梅
出迎曠門	觀故燈
講廟	勝林
三一義	許元情
西湖約	寒山僧
求志	物聚則散
竹梵	茶史
吳工部	山塘
至誠	胡康生
高文蘭	牌刀
草堂客	調膠
珠池	白蠟白堊

目錄

十五

孫靜玄扇	年儀
為是	秦昌初
還扇	蚤黃
蔣九叙	何上舍
王慶長	諸慧慶
過選佛場	張平甫
論孟解十二條	
卷十四	
水仙	臘梅
楊上林	夜雪
過奔山	孺子
金文甫	日者言
見利	夢
異士	檢故冊
綿州翁	周急
撫掌	除夕
過王氏	聲歌
人日	乞梅茶帖
葉翠竹	不可使知
借橋	志感
筵	孝若書
病	籤錄
備引	春寒
花朝	鶯鴻
陸文斌	求生錄
李衷一	周可順
茗中	顧叔來
夏文衡	茅鴉璋

目錄

十六

曾空道人

悒悒

周和仲

全少府

龔季弘

孫家印

曹宣

秋圃晨機圖

血脫

任心

濂溪

臙臙習氣

耿御史

柳生

梅花草堂集

闍人提學

王徽

登鹿城

胡道士

吾社

寄金

黃翰林

寫蘭

汪越

萬綠樓

堵先生

西寺二雲

衡橋

楊卷阿先生

秋葉

甲子

故侯

柳那王氏

西空例

楊梅

秦侯

韻雪

白民題壁

王孝先

堯封二僧

月季花

存卷

目錄

十七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筆談

品泉

料理息慮。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瑟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瓶局其開。而以瓶壺相遺。何來惠泉。乃服張生饒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實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亮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五月中。着履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水月當軒。殘雪在地。予與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聞無人聲。孤雁嘹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予謂紹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雷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雪中。水凝履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斷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為盡夜來聽窓外折竹聲。亦當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笑。其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卧。

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叫奇特。予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予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莫對。予曰。今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淡墨淋漓。橫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錘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溪壑。一全具于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處。具諸生韻。所謂死枯。體上活眼。再開者也。今日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幾又何怪哉。

章田鑄麻姑仙壇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游益邱。時華亭李應守建昌麻姑壇碑。極久為庫吏所跌。召田斬之。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佑我語。且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綠條小瓶。腰下田懸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皆然。既去。田問

明 吳郡張大復書

寓何所曰暫住從姑山斗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絕無老僧棲藥視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于玉牒和家療眼之說當不虛耶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噴不可止雷鳴水底碎碎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鏡電光閃閃如列炬如行來者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墜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有曳踵入坎大鳴如俄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聞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無明旋即昏晦如威怒狂走氣盡愈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與吾其風波之民幾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馳以鋪張美屬為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妓女樂工聲歌樓閣結東鮮麗然點骨亦有實緣為奸利者今歲迎春氣尹及廣文先生頗從史樊父父笑曰有與者聽之吾不禁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廟後之佳者連吸數盞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窗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通明時浮黃墨燒笋午食飽卷暫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談流鶯破夢野香亂飛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龍吟翻浪手指如水不妨傲著羅衫外敬問天公有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用故寬輒虛之佳否劉貢父乃下貢父曰好個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安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許曰又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語子瞻曰此老不知世間儘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大率如是世人笑何不食肉糜乃是痴語平其氣以觀之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咒能運仙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誇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歷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告人者余時方衣藍衣急急如世人狀以情叩此此判云急亦來乎急答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悚然以為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古文亦趨論秘論叔亟稱之曰誰以兄年未多

病為不幸哉脫幸不病必衣藍衣如翼者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病棄去藥子藥知兄故不當為藥子也余因憶降仙語書于蘇齋雨窗下

合宜

凍笋出土中味鮮而滯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字也入春未十日而笋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滿也出胎稚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過橋輒輒扶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予不敢信先生笑曰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鮮結解完結見性自分明又臂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著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來者做了脚不著者了脚不著

冤報

海上有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鄰家得之訟之官而不自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噬之蛇且斃盡其毒氣狗喘蛇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既而視之足指同死狗不意狗之養是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冤報也死僕化為蛇蛇不自噬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冤亦奇矣蓋聞之館于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麗麗士女闐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效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他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予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絲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十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杜谷塘金玉漸又斂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綠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蕭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聲塵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

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于此予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尚清素終是衰弊氣象雅雅博之大世當不勝眾皆愕然

蘇齋紀興

臥聽啼鳥忽疎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分機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窗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日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臥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汎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深雲修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符死矣一日之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乎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見有與王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祝語相訴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因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存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賈休羅漢

景德寺滄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賈休羅漢于闐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過前精麗凜凜有生意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予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我與君淑不見即是日戴孟予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尾默全定空無念

學安閒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者形散散如裂殘塵嗚嗚烟生古端向火則熱僅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遷變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奇傷經年獨卧望無雲門無過客客無無癩有寒床席有痼病後始知身是苦僕時多為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請龍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癡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敬亭

長街好外淚濕張登曰舍予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內慈鏡為伴曰舍予無能好張即者異奇兩人自擲子期之耳而耶人之質也而兩人者更相笑也此所謂吾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道者耶而世共知之而禱之此紫風捕影之流宜足語于道哉

讀空齋開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備之風何聲既盛之香何無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今日

太學三萬人嗷嗷吹生卒召靈錫之禍故易曰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元開擊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癸卯二月二十六日書

白民

萬歷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雲春初方食河豚白民言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匕屠膾眾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嘗煮魚羹以食仲天賦王元直秦少章皆與之謂此味起然有高齋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亦自喜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並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卮言

予聞技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子胸者獨特念沈生納少插皮口中頃刻製字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幼昭之快而不能舉其要因念沈生益甚然王生言諸少年治游不遺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予聞之蹶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障其門而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視已也奮其臂擊賊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言而盜費殺我也張子問之曰智矣哉是主僕之相益也聞者不省張子曰果然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味其口而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將婦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令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覺錄之眉公與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別後每覺意思偷遠一履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詠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窰內釀成碧綠膏黃搗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詠語意味自別

記先君子事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子謁山人懇欲妻雲霞許帖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瓦石紛委意枕峭壁先君子憫然久之曰此子夢中所見也因語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馬相向笑曰殆文忠所謂石馬驚相門者耶今日讀子難書黃牛廟詩後廢卷哭失聲辛丑距丙子已二十六年蓋先君子既歿之十四年雲霞死亦三年矣

五十贈言

始震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所畏下慚餘子而世周儒和士珠李思率吐珠玉投我穢旁漫錄其辭以彰美好世周詩云幽徑逢嵩嵩道遠縱墨眼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年座有忘憂物門多問字籃蓮花一卷在翻龍意越然士珠云仲蔚閑居日清風滿微塵故人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關史處貧合有書百年

編此草堂集

卷一

六

俱半履踪跡轉轉和云五十風塵鬢色殘為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秋健不盡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慙龍劍斲雄心欲耗唾壺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春孝思云量力守貧賤曲士固應誰能不羈才脫蹀躞華髮十年負病同趨履非君比歧路四茫茫頻波避靡靡燕雀惟幕間黃鶴舉千里擾擾號名徒視我元長子

煎茶

童子鼻軒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之嘆夢眼特短沫濃灰怒亦是煎茶踏踏舟中甚

病瘧

水國多瘧每遇得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亦如藥白面無生心知其不然嘗或用之輒亦不效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乎眼中讀不上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美乎固不若小夫婦人其誠實心有所造而取効速也昔中峰和尚嘗造麵以食大眾大行菩薩下之猿獅子座遠香積

而行中峯取麵搗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唾噉之餘乎中元日僧卧齋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大待詔好樊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老且倦即書亦不佳蓋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書者輒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賢安用我為人謂二公之名起于待詔然不謂待詔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稱奔州公以成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絕無一字然奔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相越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視否則惟默識有力中何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于晡時先從坐起春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坐默然雲栖曰此為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編此草堂集

卷一

七

草玄

吳興老儒之如小字瑞雲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予嘗以扇請之為書淡雲疎樹而置一草堂其下頗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去後寂寞子雲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之者思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殊文草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樞

嘗恨陸小樞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功泮成良劍利匕以俾後世而好製小刀纏文繩索輕若羽翹蓋陸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而憐焉世人拙于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豚子今日招而酒之而王世周偕僧海持一詩冊相訪會李李應沈衛安在坐吹簫度曲襟以語語海從呈一偶云暮居士而來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爭名師子容容傲笑無甚予亦充醜

中節

樊侯作推孝屬貽孺和懋辭之父云辭者君德推者吾位正不相妨孺和嚮主

行者默遣人攜以歸。予謂焉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攜以歸。此舉固恰中節。即人生字內宜獨惡。不可縱為。即善亦不可顯。為至子年老居。人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上林法

高峯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林別了禮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予年來頗學上林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有堪請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願視溝中。卧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林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古色。而殊寫筆。存其秀。皆徒竹紙為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人無有。予所見殆做是耶。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著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池。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縫。故曰簡板。亦云。亦曉書戲作二板。藏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孫和聞之。笑謂予曰。君做此甚善。但俟君家惠書。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予答云。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贈。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官者孫隆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是西湖大功德。孫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關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遞運六井以通水利。杭人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美。餘開渠潘河。為城中永無窮之利。竟為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瑛從西湖歸。為予言如此。士瑛又言。杭有監稅官者。某進集翠衣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尹。且感言此事不可開。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信特甚。世稱關尹之禍。如毒藥。狂靴。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田孫所立卓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彊張承業。欲田司禮名。其教免宰相。事尤偉。

詩句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蕭吹徹洞龍眠。此王丈成公

十歲時過金山詩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驟。不可捕縛之狀。丘丈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識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和雅。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

王摩詰云。北涉玄瀾。清月映帆。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寒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春太虛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天字閣。寒林間。明月可數毫髮。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廢舍。或燈火隱。草木深。流水止。微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游官。溟濛。真文中畫也。予少時喜夜游。務窮搜奇。勝老來怯風露。不復窺戶久矣。請二公語。黯然欲淚。

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勅奏府。靡非法事。氣焰橫橫可畏。世廟即位。春秋甫十六耳。是時永嘉縣相。君臣相得。微甚。每上殿。輒賜繡。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豈况其他乎。萬歷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吳實。為中使。極奏。檄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清明日。偶見科臣。黃秀狀。輒思先朝之威云。

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字為句。則文義自出。韓昌黎。策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舊以南八為句。不若南八男兒為句。乃有味也。夏白庵亦云。

夢

汝寧蘇商。嚴從其父。司訓公。謀居崑山五年。與子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音問時至。嘗寄予。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商。嚴來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絕。云。佛印枕猶待子瞻。子瞻猶伴晚雲眠。醒時吐酒。醉時唱。勸破人間。林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言。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

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文辨解虛談高議以為美容窮居靜處而詬時俗此其人者也王者謹勿寵雕巧素朴而素朴之偽至于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偽與真蓋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者以其說告同舍生將祈潤馬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秘之弗出其業以相詆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嗷呼以為若德遂運是卷為禮經冠後對公車著自若也一生見其姓名訝曰吾故誦其卷以為一時治高唐生學者莫踰之也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之遂登氣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言者之魁而害者又稽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宜偶也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憤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真人坐牀辨上將及子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忍安心悻悻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而僧性仁遣我准香兩處問所從來僧云近禮靈臺靈臺三元真人道場也知君脚痛私為祝之亟問以何日往答云人日聞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錫石因僧送至靈臺頂多病未果附紀其

梅花草堂集

卷一

十

食補

橘之品出衡福二地者上衡以味勝福以色香勝衡味與口相習所謂溫溫恭人親之忘倦者如福產甘露尊聖如遠方貴客結驪驂令人迎承不暇洞庭有張樵海春嘗賦子月柑四顆甘脆異靈然是一丘一壑之秀物外道遺者耳世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之書此

不幸

顧明仲叙云居常妄想恨不見騰起關兵育關刀龍施關幾張許關法倭般關巧秋杜關亦此數人者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以各盡其奇也不讀之驟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成其名于後世是未為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王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掉擲不自休連奔山中摧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碩石行百匝而無為於室則索綯如許數十丈寸寸指斷之力稍解嗟乎故有不

試酒

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下宜少王昌之徒歟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今夜許仲素出新船嘗容于愛其醇濃似不從喉間下者蓋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雖然滑故應騰而微少折與豈出厥之駒遂無翩翩翫步之性耶張時可以異美甚恐其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余能以舌為權衡者也故飲醋甚遂不成寐戲命相書之

夢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連順之態者與又有老人既死強馬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焚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刺一雙空手此語頗有感記之

顧道民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復過之見其入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間缺其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嘗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耶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俾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手書出懷中款款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數百器又能數日不食與人如一時莫詳其異云

梅花草堂集

卷一

十

許先生

子瞻在海外攜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一篇相脈便欣然竟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一日會風雨疾甚久乃呈檄先生賦詩冬來文史未應疎手掩寒茅試謀渠風雨滿堂燈火映真成今日是三餘一簷風雨鏡書鈎忽東呵毫意未降若個瑛貂溫室裏初來能不困寒窗又為代和二首兩獲寒窗點點曉風釀雪繼關梁書生耐識三冬味坐爇青檀丙夜餘膏火頻添續短鈎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窺人到半窗吟罷手和巨危飲三子曰今夕夢苦不覺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盪一斗有如此下酒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語慨嗚咽不勝

三姐

住寓長安開藥水巷有江岳者甚奇然莫知其事也今日過王祖玉第見眉公道江東其妾號三姐者尤異江岳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吳奴滿之率以為常主人旦晚使婦女進饌

出即掩其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嘗賀江妾具禮物甚陋而後主人之婦
女窺視其貌多金寶錦繡真奇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恥公
信乃爾江曰此妾故大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會驢高不可上借驢者與之而驢
者戲翼以上行至水側佯呼驢者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即奇恐無
踰其妾三姐矣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焚書戴康崑為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戴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
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
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殊矣乃獨見短于第一奇文奇事之下何歟
蓋唯第一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
上着真亦曰佛頭上不可有着着則是真耳

自誓

續齋詩記云陽羨書生寄鶴籠中籠亦不更腐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鳥并坐
驚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
人此又是如來心體未易輕觀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言亦非二乘淨名
經云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與隨墮何難入鶴籠中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
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頃喉間頸面亦時時發亦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前輩

有一人形俯捺辰行者居尚書里其主人刑部公自外歸群鶴亂噪于旁刑部問故
或云捺辰者取其難哉刑部召責之云汝捺辰而行故是往生業報奈何復取鶴難
汝並縱之去免汝捺辰者取難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若無艱苦能刑部
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為刑部脫有告許者云捺辰者上樹如飛
吾宣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究于吾者多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偶起東林靜
室勇氏省吾為余言如此

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儂臥床上如坐金甌中起則蚊蚋拾亂愈聞揪揪來噉人徐步
庭中見月共知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業無微君之瓶
新無怪魁之山庭無高安之椅日且且室人洗釜而待必索我枯魚之肆矣忽有念

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乎狂狂愁喜為用哉
書此自礪

症

子璋癩體血糝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病癩人誦此霍然者遂相傳告杜詩能已
癩此不然三年猶病癩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非杜陵詩耶由此觀
之老杜正自不免乎今歲病癩稍寒而壯熱如坐甌中狂歌蜀道難至飛滿流爭
喧喧碌碌石萬壑雷不覺癩痂有夾鮑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此苦只自知
勿憶秦少游云發于頸中起于毛端欠伸乃作其始也凄風轉雨洒然薄人如返空
陰塵單衣犯雪龜穹蟻窠奄奄欲絕寒威既甚熱復大來方舉煤毒回祿嗣此際外
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勃瀝酌以注嗟未足為快此老吏道得吾眼前事也
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為方以待病如病瘥而求愈于子璋癩體之句幾謂文
章無用矣

唐子畏

我觀古昔之英雄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已所以與人成大功吾觀今日
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而前斟酒酒未寒而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莊其
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為奇士又言天下無
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
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珠履中子畏此詩定是徐
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乃不知其滅家濠之席投金灘上竟以身免
輕覆人有此作用否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備漏戶而處
兩角中措大猶指之為狼為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儉和無性只有習習免墮地貧者浴水富者性風水非免之能風非貧之抵
蓋所居則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九怯風者羸弱易病醜毒胎于養
養藥石進于窮藥如是而曰貴賤殊異貧富異骨珠哉

頤而尹

松陵頤而尹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罷公事對意不自怡忽忽行吟見者如
之嘗謂予曰某于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擢予予不能降請故贖觀馬其罪言曰

怪而值首三年未嘗親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庸嗟乎各無路矣
子笑曰君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耶因大笑別去今復
三年矣仲春偶讀其行卷果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寬解其神衣

問題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安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恐己者其說有理小生作問
題便解開闢擒刺而老儒下筆格格然豈亦為題所攝耶題亦畏不懼己者乎李宏
父自言吐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端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得走若人而問
之

筆談

釋末

周茂仍性好開適幸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
之曰釋末殆是昔人觀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耶杜少陵云開門面場圃把酒
話桑麻此老不解事世間那得如許閒人知者不為為者不知境與人之不相值久
矣今日再過廟澄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想見上郎婆娑其下
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為相見時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也但入城時見故
人話時事不覺莞爾有喜此語真有味也

巢居

兩氣淫蒸浮粉几席之上古巢絕無復看手足處支頭懸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
居之民歟

三奇

果之椒櫬書之騷弁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儔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為
典花主而念不及蘭見騷經擬檢其卷但能嗽椒櫬畫一枕此舉又是強解事不如
無噉為真色耳偶在息庵下種蘭思之不覺失笑

蘭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少而蕙多也此不無家與少貴賤
之微與蘭氣醇遠不艷而蕙豔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耳必貴賤
人物于眾少之間則荀氏八龍當以多故減貴而李白蕭頭士僅然有子將亦曰少
者固不賤耶楚經云既藝蘭之几既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有此內美故不為貴
賤之證

醉香

偶拈棋侯小記於壁一少年醉毀之既醒來謝訛之則齊也予告之曰君若記憶中
有指東家齊字耶君其人也父如冰簾一時從事閉閣學畫久為人問佳話公等與
有榮焉即若苦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詐許前件者寧有榮
父時事否龐德公隱居躬耕人有負其立產業遺子孫每德公無謂之曰吾始之以

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人感動而去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然掩之無弗中也... 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市牛酒市具縱奪盜大噉盡解其縛盜亦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敗乃公棄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為盜者即咬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快悅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溫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巨測薛伴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舟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餘無能為也盜手顫命家人擊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虞願明卿為余言

書

真生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吾論也字漸玄妙方可草書而世人競草意為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忙不及草

編花草堂集

卷一

二

嘉嘗舉以戲草草者其人輒妄對云草草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顧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藉此者要得其踴躍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養下戲取粉板作草大數十字如壯士因縛愈法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蝌蚪當存之以俟識者

風箏

風箏一名紙鷂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如梁伯龍戲以彩綉作風箏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矣其新翻襟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為依遊少年所傳誦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此坐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若梳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鳴翠林外均即天成童子偷窺觸屏忽對忽止念既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舉筆

舉筆儘可寄興于定無所待當戲為之以蘇練川李于李于子曰君病危爾何有以儒生賦腐之徒肆其從來未刻之說不虞招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取果儒生肯拾

已落之唾耶李于笑曰若者任為之今日澄伯書來道某福多會心云之以去歸時且問之何語是會心處耶

牡丹

洛陽人呼牡丹曰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為智巧便位之物正抑其為時眼所逐耳今札于修竹之下蓋稍破爛而出窺接無餘而花猶悻悻然試其本色而不復自悔其力之盡也智巧使佞豈亦有時不幸耶柳堤閑步花氣迎人願請兒子一笑

南庭

雲情披靄石楚流滋春鳥嘯飛蝶翅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草下張口嗜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萬馬奔流驟雨墮瓦忽復鳴飛百道金蛇迅靈如裂氣散海成浮城亦飲燈火青燈南庭閑寂掉頭解袂我自悠哉

張韻嘴

韻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開九飲大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韻嘴陸仰山見凌醉樓嘗云

編花草堂集

卷二

三

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八歲其游如兄弟然先君既歿翁必迂過于墓嘗謂予曰如脫痛何今年十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蔽表短榻楚楚如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歎歎泣下翁性抗傲每飲輒醉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未益衰矣會重子來報練水姚適之在舍惆悵而別翁送及門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食

杭州人有其母溺江求尸不得計無復之矣忽婦人踵門告曰子夫某先年墮湖死予聞雲棲放食無不度也嘗以銀五分附薦事且數年昨夢子夫告我曰吾向與湖僧往來藉汝願力得為行潮者首再一得食當離此若圖之不得其使吾行潮能取諸弱者尸藏之則某人之母在馬汝往告之請以雲栖食相報可乎溺者子孫其言求之果得尸于江之流蓋聞之陳絕伯云

陸仰山

里中陸仰山好弄大書其辭駁不可從然作詩頗有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

寒生悲陰金微宵殘月上應照本磨心又云一室深涼沈半之空落人冷澹蕭瑟頭似有孟風骨許元情偶讀其詩燈下記之

嘉善原史

許鐵石石塘雲南人世廟時以進士公嘉善剛介廉多惠愛歲久鐵石不能竟肩與竟跨驢而去至即中社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後徵入為御史隨以年例食罷不久致仕偶談堪侯清操古今希有永硯山曰往見許公如此

應卒

取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竟山長至習儀有任生出班白事曰解舉某生員文不敬大臺頓足少頃徐曰如此大節乃爾拉膝大不敬即汝當之誰為不敬者付吏繫知後亦竟不問語云卒觀臺頓足將正復難

效驢

子遊姚花詩云戲將桃核覆紅泥石開散柳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綺倚天照海光無幾子當令童子裏核投之文筆盡浪間偶發一極高為難言亂拾以去顏恨之今日讀此語自幸種桃不成不作效驢也

梅花草堂集

請酒經

歐公嘗與姚娘飲笑過而使止几上移簾一和香氣遠透舉酒五酌顏氣亮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過并書中邦所作醉柳柳笑引于來吾觀書二寫生大都于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東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集雪聲隱隱起西北雷光如燄子時長號踏地奴子時一東至則先君之友周海庵先生東也其略云延陵季子之喪其殮也以時服則既有關于君子矣予每感其意自愧久不能令先君大痛之辰故得蘇蘇道德往事而僧有問周先生故若無恙者輒揮涕記之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龜火餘數成金殼滅遂行墨得佳墨大小五百凡入漆者幾百凡足以了一世者蓋仍以道所不知何人也餘和明一和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按年譜已卯先生年六十四在德州蓋元符二年也故之外傳云宣和初有潘衡者富里江西自言富為子窮造墨海上得其秘法並入乎趣之

或問其子過過大笑曰死人在世無聊衡過來則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慶翌日煤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為錠品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云此言可信不謀而坡公似與錢亞于藝嘉故云爾然衡自位可與九華永觀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當常能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哲長不嘗為醫者又嘗賣藥于市予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甚令死數年矣夜夢至道院堂有三額中曰紫微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萬皆金文大書金字鮮潔應祿者帽衣皆楚楚出遊散語如平主既覺侍應云予問故人吳文春家慈曰此徐應祿凡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湖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早丑深秘予歸自海慶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蒙冥幸下堅不可動者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流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今日風厲甚過湖坦然此甚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往時之膠阻為之緣影耳默然自照亦足以破流轉之妄矣勝之公亮以露與相逸欣然乘之過田間老婦稚子無弗竊笑

梅化草堂集

戲書

春道遇仲純相與精草而坐老淡出茶餅食子拉往馬涇庵遂留宿結旦求於子仲純為定兩方而別同游者即兵部道遠學仲純諱公亮公亮之子元龍

許家即

今夜酒得醉公履盡恨僕不宜病廢全其機尚須與騎香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凡感念吾自秋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長氣酒相適與王幼昭恣意歡談亦既輸矣會矣淫而佚矣燈前投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翰詹淫佚不足消吾之富道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復公履一笑

戒殺

許家即名士也十三能文章未及收秦時三題立就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竟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有烹魚而薦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為吾輩食業者之法傳孝去言鱸魚就烹時必以首尾抵蓋護其腹中之子念之心悻悻焉誰無父子之性而

謂水族如曉獨不寐耶宋神宗見二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美道御遂不御
美于當見光祿寺側有羣雞亂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腹已无腸矣侯王宰官福盡
每受業報豈世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蟹者危人心悅之乃置蟹孔釜蓋上火煨
之蟹燻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殼沃之沃數次而蟹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
子後病火症索蟹甚急輒昂其首如蟹狀其危者之死亦然如居士曰生前吃盡
味十瓶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以少德况寒報若此之賤豈可不成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麟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髮多癩瘡笑貌極苦積居所居處曰白魚隱老
屋木器庭中小華花竹雜書危坐意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貞外王道往賀之
微醉竟日先君詩云未叙寒暄愁于懶龍吟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每見于輒相
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臨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為桐鄉畜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其子孫奉管地不如
桐鄉氏既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邑三年葬入籍誠父老不
朽也

嬰窗二僧

得攀述有四人持紅紗燈偈與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堪受之唯唯竟不問其何人

嬰窗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來顧子嬰窗下時小雨南牖秋
氣漸滿相與談無生理甚決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如亦學於
雪浪談論豐麗而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無諸所無伴雲唯
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卧于德州之逆旅主淋濕蒸遂不成寐明晨跨馬將行命
侍者書一絕于壁其一云燈魂隨地死居人耐不禁中有傷春客披衣看啟明云
東方有啟明行人不成寐機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折得牡丹
着瓶中忽憶前語而燕于偶入于室若將營巢春又感賦二絕云萬卉為春忙春歸
亦亦老獨有雙雙燕春春拾春草吾聞燕燕不入愁人家何事偏逢燕知問落花

嬰窗

嬰窗之無香韻者也亦定侯種之盈萬茶烟然亦足自足我生問于此堪作

何比于言過虛濤稱一莊院僧隱螺百許頭縱食極下且色相錯如續始知昔人空
錦心始非虛矣今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成聖有聲於人佛像往往通顯多子神處得極當與子縱觀南
朝神像問誰最奇鄭指金乙總管曰此其最奇周太尉次之予曰何也鄭曰凡神像
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則神法所以最也曾左營陽子
羽化妻與所塑者相連于門先以將死之時眼珠先絕或曰以塑故多得錢神弗
佑之此不必然神焉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

今之文移古訓語也厚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信某知家皆從史之一併嘆曰不可
此人去彼中民受其害矣家莫策之有問復曰某三家村訟師也訟師告託王子紫
陷辨駁而巳矣念彼人利害于文移則不然必湏委曲宛轉而無弊而後即安故凡
唇之老于供者無足辨此眾皆嘆服表中即為吳縣其弟小修自楚來見案上招申
諦觀不覺中即問小修嘆曰常恨國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樞招擬尚物
處不減太史公周孟起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于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入大內供養指師言別師無言但云
上苑之無韻藻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感氣欲往不能為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
僧笑曰悔不用吾師之言高皇究得之極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曰偶誦大藏中偈
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之僧墓上苑見殺故不足遠彼師殘命蓋亦友友矣
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能以智先人曉曉成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
乎照子家之樹哉田成子之墓田子未言也何為乎代之奔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
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
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沽羽毛鱗介以萬萬計此王侯宰官令生作者之困也
吾鄉亦有放生會每湖望輒錢於橋至期買羽水二族放之亦是一事第流浪隨芳
之捷乘機捕逐甚有伺其釋故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厄可慮此等

人也正且放人觀逐之論者以為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文教必當
不如是僧本源故建放生堂于玉柱塔之側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闊
天空即不能禁民勿捕于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夏龍術

古欽王氏輝字惟華以傳神寓世長許當令寫先賢遺像可七十餘人方購王理
之先生鏡容題繪叔言鏡容藏其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術曾
善王先生借願梓喬周秋汀高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當私談之于
磨出跡余子跡宛然因與論私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
乃在二十年前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術善諧語而聲奇峭如鬼嘯猿號聞
者絕倒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以借書一帙手携以歸吟吟其所自為詩
有無奈塵網下傷情怕倚樓之語龍術死久矣其子疏青亦頗有父風

文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傳訃事先生者先生即為位中門外哭盡哀齋三日而
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嚴楚令人不能竟讀又七年不肖始克葬先生生曾有數語之
錄見其遺集
卷二
八
蘇休沐里第不肖以誌文請先生揮涕許之其明日來奠一牲一飯必令家人滌器
再三而親視其菜謂之謂自辰至和不欲嘗食曰吾所自通于亡友者此一食耳又
明年使書記陸發持誌文和而拜且泣發亦揮涕言曰自春政之為此文已起
仲紙和墨無鳴咽不勝其淚灑長江者不知幾何所矣丙申冬日記

自述

倚負山梅荒雀雲掩對境惘惘自念處堂之燕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忽復是酒
然誰不為燕之處堂者于是遊覽古初返無始不復知吾喪我也一日一從萬死
萬生凡夫哉凡夫哉夫誰與接漢而不以心關者乎衷中即有言學問須從逆字長
人不吾犯即須自述有味乎其言之矣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于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處如鈞者也戊戌中元二日月有耀里
父老皆見之于未之信也今歲三月七日五五月一日雲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
夜又無月初二晚思然聞窸萬里空碧頗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鈞斜掛時
有赤星射人久之乃落且日月之行亦與持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在亥鐘當見

己亥新曆閏五月己亥又判定閏四月或云是歲為果然奈何其弟之止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使監發得南朝徐庾體度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膽與賦不
顯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諱公亮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窗數節
白如擁雪恨脚痛不能坐卧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公今日奇香破窗而入而侍
者來報雨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快讀宋賦賦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隔窗
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閻淨院禪講甚肅心樂之遠童蓮宇源源輒讀而出然
默持不懈已遠雲馬謝曰少須吾完課也已然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
門子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耳雲居曰六祖不頓取乎曰此為宿
樞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源源一
人耳然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為拈案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遊者蓋赤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
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磯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
南境安得云東望耶此老胸際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致密便為千古不
朽計故是字雷聞討使宜人全先生汝礪自楚反嘗至黃州赤壁磯下有堂三楹祠
子瞻旁刻趙文敏手書前賦于後又嘗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澗三四室蓋所在
多有其一曰鐘鼓洞此地流平徑澗易為登眺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鐘聲
一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鄴道元石鐘山
註云下臨深潭微風激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坡老常與子瞻夜乘小舟至絕壁下
聽之謂鄴元之說信然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
石鐘山下則鏗鏘鏗鏘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過空洞之石與之相
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始是字雷聞一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鐘鼓洞觀之又
不可謂石鐘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出胡北音清越其
所見不逮鐘鼓洞遠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僧舍蕭然。無燈。大人意。坡乃作詩云。門前歌舞闌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開。佛始知無燈。亦無燈。此老胸次。洒落。機鋒。圓通。聊作此志。笑耳。在浪云。玉漏銅聲。且莫催。鐵闌金鎖。孰明。誰家。見月。能聞。坐何處。開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話。老肯。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囊。稍穿。城而。而。應。鬼。惱。人。裏。足。高。此。幼。女。提。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為。主。賓。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弟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先生是弟子。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其。弟。子。先。中。為。庚。子。其。師。亦。舉。于。鄉。出。兵。部。致。其。廉。門。下。其。廉。故。馮。翰。林。門。下。士。戴。仲。襄。侯。兵。部。于。京。師。楚。中。二。舉。子。來。為。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蜂碧天維。總堪極目。紫夫夫者。其正色耶。至人面桃。而變極。為。瑩。白。如。雪。光。豈。白。外。素。者。故。豔。不。整。於。此。方。之。梅。也。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諸。使。數。節。一。時。堪。作。梅。花。驛。夫。夫。者。雲。霞。似。可。也。

徐公善謔
傳海瑤狀。說。諸。書。多。遠。舉。晚。歲。首。為。博。士。徐。五。湖。與。人。書。云。適。陪。海。瑤。越。州。城。表。據。胡。狀。而。坐。儼。然。一。戎。王。也。乃。就。廣。文。選。意。意。太。取。損。矣。徐。公。善。謔。多。識。字。嘉。靖。年。西。吾。鄉。大。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吳。越。之。區。魚。龍。雜。處。今。雨。勢。如。此。天。意。殆。欲。復。古。耶。見。者。失。笑。

燈下書
歲已。朱。必。侯。從。子。萬。泰。樓。中。私。贈。公。懶。園。南。寔。主。之。樣。去。翁。舍。數。三。百。步。每。旦。必。蕭。衣。冠。禱。于。寒。暑。陰。晴。無。間。是。時。子。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為。溫。語。相。督。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辛。丑。十。月。十。九。日。與。叔。顯。送。公。之。墓。偶。記。于。此。

王伯欽
王伯欽。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幼。文。舉。於。鄉。伯。欽。罷。然。曰。何。有。進。陰。憤。先。進。野。冠。而。走。者。乎。乃。避。喧。樹。中。閣。政。窺。經。一。目。讀。就。即。呈。家。先。尊。偶。及。生。財。義。尊。曰。此。經。國。體。而。好。舉。子。手。下。見。得。乃。佳。以。吾。而。論。生。家。云。云。可。仿。州。里。四。叔。為。之。伯。欽。笑。曰。遲。我。十。年。當。能。令。無。及。矣。明。年。伯。欽。中。式。郵。卷。出。伯。欽。以。為。非。人。問。物。也。而。終。身。請。

先尊語為不可及云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兩。霰。紛。集。念。時。當。此。時。使。者。履。登。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炮。展。轉。久。之。乃。遂。酣。卧。連。鷄。亂。鳴。紙。窗。如。畫。啟。扉。詠。詠。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偶。和。伯。子。亦。倦。透。窗。外。玉。塵。無。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照。樹。之。蘆。中。黑。痕。未。盡。忽。忽。一。年。往。矣。頭。顛。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齒。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眾。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覺。敗。眉。猶。看。玉。環。珮。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徑。子。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登。座。偽。言。大。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予。聞。悚。然。年。幾。半。百。兀。俟。人。鞭。撻。然。後。知。戲。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數。所。恃。平。日。絕。無。譏。刺。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口。言。衡。于。口。恰。中。戲。解。即。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藏。悔。永。不。復。作。然。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此。以。自。悔。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視。材。萃。于。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子。故。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身。七。書。必。不。佳。正。恐。其。從。門。入。耳。自。寫。墨。竹。乃。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于。吳。郡。陳。雲。卿。簡。遠。蕭。疏。絕。類。坡。之。為。人。刻。本。後。又。畫。姚。江。錢。德。洪。題。頗。似。蘇。氏。之。學。難。于。甚。而。大。德。德。洪。宮。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竹。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此。竹。必。好。之。矣。子。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椒。櫻。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者。其。耳。目。口。鼻。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于。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地。家。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曰。衆。生。馬。則。否。予。家。成。中。

畜一祀者。故人吉他牛。羅等行淫無度。獨此馬。愛極絕。不與社相交。故知坤不取牛。非從順起義也。此必言馬。謂正知見也。吾少時從先府君受。亦嘗聞小過之飛鳥。廣覆之戒。及生府君曰。如此如此。聖人走真語者。皆語也。

范文穆公

范文穆公。鳳山人也。讀書之為嚴。十年不出。嘗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號此山居士。寺左有范公亭。老桂扶疎。相傳是文穆手植。晚又號石湖居士。有集一百三十卷。郡志稱公。吳縣人。始此亦稱。身背蓬萊。謝東山自稱東山。身向。而劉勰修唐志。便以白為山東人。曾子固據成都志。謂白生彭明縣之青蓮。稱白蜀人。范傳止志。亦白。謂白。父客西域。述居綿之。己而。而白生焉。亦稱蜀人。也。古今人物。名垂宇宙。爭欲得其人。而鄉之。斯無足怪。范文白得石刻于石湖。有文穆田家雜咏四十八首。語通中。應字亦。適。知為百三十卷中。初也。長白。遂就其地。為崇祠。龕碑四壁。此舉亦何。讓古人。獨肖其父。凡遺像于左右。使人快快。范氏世。文正後。何得不信古。而直行其意耶。

王性海

王性海。現身軍官。既奉雲。使修苦行。仍水斫柴。和眾作務。斯亦。性之最利者。知當作戒。殺文以勸。其言淺而易曉。而無礙。夫。維。不。了。知。其。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可。為。泰。遠。此。語。于。修。行。更。是。奇。實。雪。浪。師。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呼。盡。矣。

試茶

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平。實。人。不。易。致。茶。九。難。得。水。故。文。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曰。其。故。實。士。何。得。致。此。奇。既。其。人。諫。謝。冷。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曰。然。則。水。味。盡。矣。盍。泉。冽。性。純。非。高。以。金。銀。未。必。破。器。而。起。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觀。也。然。子。聞。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筒。釣。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為。力。矣。况。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著。矣。子。性。靈。拙。茶。與。水。皆。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沈道

水藥甲午。虎序。起。送。生。員。止。五。人。一。曹。一。戴。一。陳。一。王。一。夏。是。年。皆。

中選。而永和。皆為名。此亦一時之盛矣。也。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于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為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疫。死。遂。於。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日。說。鬼。話。乎。子。推。有。知。本。有。不。笑。倒。地。下。香。晉。文。公。封。于。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可。徵。矣。安。有。恨。子。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于。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仲。春。以。不。鐸。狗。火。禁。于。國。中。注。云。為。春。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三老

徐雲。號。懷。危。年。時。年。七。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鼓。長。指。爪。雪。鬚。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子。操。奔。魏。營。又。室。瑤。嬰。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柏。如。意。以。相。贈。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往。信。義。村。婦。問。其。夫。去。此。幾。何。夫。曰。二十。里。婦。更。熟。餅。饋。饋。于。道。之。母。令。翁。餞。也。吳。孫。瓊。心。因。其。父。歿。因。以。數。演。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其。佳。者。禱。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十三

豫亦善畫竹。酒然有龜狀。貌魁。如武人。介子軒。軒行市中。項出入頂上好。咬餅。餅。不。飲。酒。其。言。粗。爽。湖。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不。出。卒。時。年。八。十。二。黃。鹿。故。當。貌。之。真。得。性。情。者。也。伊。伯。陽。號。古。拳。長。而。少。縱。酒。及。色。絕。不。善。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四。八。十。時。陳。員。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馬。歸。則。更。之。而。行。明。目。不。復。御。矣。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使。而。以。杖。為。年。九。十。餘。始。絕。所。噉。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于。嘗。過。之。伯。陽。方。嘔。西。此。其。大。如。茶。融。笑。曰。安。期。之。棗。如。此。此。水。欲。盡。矣。

沈桐

杭州沈先生桐。妙解佛法。偶與友人五六輩詣山中。遇巨蛇當道。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學。故報乎。願解之。蛇昂首向沈。不知又問曰。汝嘗將母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又問曰。即吾非汝學。願吾莫知其因。吾恐。願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俯首去。沈歸就。夢一人持刀欲殺沈。沈覺已復。又夢持刀者斷其一指。甚痛。覺則一指為蛇咬矣。竟之。林即山中。所。過。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在。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遠聞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許叔

薛方山應詔。乙未北。謂天下才無于選者。荆川翁語之曰。凡居榜首何感焉。雖然。白下許石城其文溫潤典雅。元品也。凡謹慎之。薛訪得。乃大脫是。歲許第一。薛第二。語云。文章如金珠玉。是有定價。然惟作者知之。

林春

嘉靖壬辰。林會元春。其父故清卒。家貧。善養其老母。嘗日中不炊。林拾穗行。餓偷。然自得。後官。吏部。年于。案中僅餘四金。費不能飽。先是大學士張玉陽。評其卷。曰。布帛菽粟之文。此必篤行君子。

張民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汗流。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汗東門。且至竹林。見鞠母。遂托之以生。南洗滌。鞠

言曰

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慕勝地。來此。母大恠。將殺之。有神人破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根。故付此兒。若欲見。請攜以歸。遂雙手持兒出。汗東門。入尉氏北門。則林宗。一日矣。既。使人至汗訪之。鞠母曰。兒墜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證。陳古白之父。嘗為尉氏尉。聞之。林宗云。汝南王植。伯亦為子言。林宗風。擢甚。與自結。禱至。今。夫婦投。相。對。晨夕。禮佛。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與林宗。同。舉。于。鄉。其人。凝。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友。輩。罕。見。其。傳。

齒粉

韓退之云。髮禿齒露。不見知。故自此。老。上。書。時。語。耶。知。已。何。容。易。乎。予。嘗。有。言。蒙。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已。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讎。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覩。不。交。一。語。一。飯。彌。天。之。網。沿。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殺。日。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已。非。耶。今。日。食。櫻。桃。七。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開。隙。從。隙。處。入。也。因。憶。退。之。齒。粉。語。慢。及。知。已。用。解。其。無。聊。云。爾。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筆談

周友山

周友山思微。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友善。天臺件新鄭家。居侍郎。嘗為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遲遲不進。江陵謂侍郎曰。為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事。侍郎響感曰。天臺老矣。豈復能。妾。妾。郎。署。間。僕。僕。作。聲。折。態。乎。江陵目侍。郎良久。未。與。改。大。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郎。南。車。勅。奏。政。府。奪。情。非。法。政。府。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請。與。解。圍。遂。入。見。問。江。陵。何。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幾。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為。一。豎。子。伐。性。乎。不。虞。天。下。窺。善。怒。耶。江。陵。色。定。侍。郎。出。語。人。曰。已。解。圍。矣。詎。竟。免。死。

論文

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疎。寫題之情。運筆不滯。馮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律僧洞十。禁足玄秘閣。趙道人年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餅候。雖。禁。寒。不。懈。其。徒。從。外。歸。有。道。道。人。乘。粟。者。必。盥。手。藏。之。以。奉。洞。十。洞。十。益。不。自。安。謂。吾。何。德。行。徒。勤。苦。老。人。吾。寧。高。枕。卧。不。經。行。念。佛。矣。而。道。人。意。彌。虔。不。少。意。願。僧。孺。言。但。看。玄。秘。閣。僧。兩。頭。翁。翁。如。洞。十。師。則。道。人。之。虔。是。不。虛。耳。

心月

趙玉林之徒。孫心月。白晢。微。班。舉。止。恂。恂。所。夕。持。圓。覺。經。甚。誠。年。二。十。餘。病。死。將。寂。始。取。衣。置。榻。上。思。笑。曰。若。何。衣。某。初。墜。地。時。着。何。衣。來。耶。請。留。之。以。供。堂。眾。何。速。得。而。殉。死。人。乎。遂。如。法。毘。我。有。問。及。者。但。云。朝。海。去。矣。遂。瞑。

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若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貽度

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求今日納涼張時可北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李昭歌者也微言冷謔雅冠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連日有居先生東玉者年七十餘與生狎客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姿姿自喜之狀生或怒輒與解圍或又笑予君奈何左袒老人予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眾客皆大笑去今已二十餘年予忽五十沈生來自吳興孺子草堂坐客幾三十人無深識者孺和為歌一絕句云滿堂絃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使人餐之深三尺有血滿流出石端工乃止闍者驚相訝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切利天像亦出迦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子之辭曰脉魚吉辭者曰脉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之人覽之夫矣

顧惟詢

卷三

二

顧惟詢

故人顧惟詢好求遺書能識字上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區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詢且死妻往視之僅充管數百枚抄錄雜記可餘萬餘奇人也故嘗為立一小傳今日得備俸始末一卷載任公寄子二書辭旨悲壯附錄于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莫必一堂哉其二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同倚何風稍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望望莫草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憐憫爾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手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也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巴可與汝母言之不必多話

王伯欽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翁又號倚梧吟叟辛未釋褐即遺先君書云秋風漸蕭池上天谷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勸呼呼鳥鳥寧復念王大拘迫辱擊之苦乎又曰黃花白酒假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

康鹿野性終在長林豐草聞耳已令歷城遠臨安竟以懶罷時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華酌飲山阿吟咏不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嘗遊先君過西園坐卧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滄溟細竹鳥雀度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嗟兄弟遠如何酒未醒夢逐淡沾襟又嘗與先君書云暇則縱橫獵奇倦則擁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豐墨累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履高可三尺字畫過遠不減率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倚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寐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竹衣道遠開我襟朝朝白雲飛飛彼高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古與今

論文

四方兄弟歡劇累中紫翠互施宮羽迭變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食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齒齶者耶海內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席難備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危人袒腹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放且感意若夫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然適之食指自動難裂鼻析吻縮舌溢溢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膈滿壯一日損之則神氣消縮履急失之腰背麻痺吾鳥乎知所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設何容易管鮑之交過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莫逆于心傳其神

三境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蟬聲暗折脚錯邊敲石無火冰月在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思虛闊世界清淡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之士不得真空一動道場方斯適矣其一曰人縱窮陰殺節悲悲如亂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衝枚寂寂掃陰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指塵塵裂此一境界差足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華畫屋曲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徵歌一笑千金樽滿自萬名妓持筵玉

兒捧鉢淋滿揮灑冰月流虹我醉欲眠氣奔鳥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足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擁姬酣酌盡墨士與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陸彥先

彥先性靈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避去嘗行山中。有蟪集其樾。截路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兩童子候伺。毋令鬼觸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履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非鬼。彥童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為脫于鬼矣。而烏知為彥耶。

先輩

予自牛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復北向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予就位。少呼行。長呼坐。至予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峽。稍稍款曲。予心慙甚。以為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肯。與吾鄉名兄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載朝列之清。真

臨口之古潭。德安之坦亮。昔州之寂雅。甌寧之沉緬。孝廉之開齋。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他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且玄。心憐之。今夜予來。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卻立柏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否。玄掉頭不顧而去。予心知為玄也。五呼之玄大喜。遍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從柏影下。識予因跳躍不自伏。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齋澄。語其事。不覺懷然。昔龐安常病。求於者必相脈。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脈為耳。吾以手為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日。

安孫

龐德公釋耕龐上。不就官祿。劉表問之曰。何以道子孫。公笑曰。吾遺之以安。至我言也。吾指取食。曾無十金之業。而朝來桐復。舉十指。可呼其乳名曰安。蓋吾故有以遺之矣。若能渾其好醜之見。而免于黑白之榮。吾之所遺。較德公更為勝之。乙巳正月廿三日。書于息船中。

登惠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問之客云。有富者子。亂決上流。無害泉。脈久乃復之。味如故矣。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鏡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知脈在長安。吳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鄒公履。如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願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十二月。日印梁溪。風護。護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酌。頽然別去。

王先生召張伯華吹簫

大梁王松筠先生。治崑山。酌泉茹水。風流自賞。至今人猶思之。立祠江干。口碑載道。先生嘗聞部民張伯華。善吹簫。使人召之。誠不得辭。伯華嘗甚。着布帽。衣青衣。僕行而前。先生揖之入。命吏設酒。脯慰勞。談言歡謔。今奏新聲。伯華彈技。馳騁先生倚歌。和之。有白金純棉之賜。明日。伯華移家。匿吳門。聚徒授書。竟先生之任不歸。先生亦不復問。

月能移世界

邵茂齋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澗。梵剎園亭。塵廬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淺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鮮。憔悴之容。承之則奇。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遼若皇古。犬吠松濤。遠于巖谷。草生木長。閒如坐臥。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為我也。今夜嚴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旦視之。層疊紛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齋之語。時十月十六日。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也。同游者朱白民。邵茂齋。顧僧孺。茂齋之弟仲範。嚴叔向。沈雲。父子。子桐。姪楨。

我輩怕老成

丙午冬。虞山錢受之初試鹿鳴。予見之舟中。着潞衣。甚歡。心疑之。以語瞿元初。王季和。二公曰。不然。受之即年少。高捷肯着意耶。今日方有外祖母之戚。故爾。予笑曰。故疑之。非我輩人。得意怕不老成。我輩人。得意正怕老成耳。二公絕倒。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授。亟者惠水。於之。勃勃有且。花。而力。前。微。若。不。勝。

水者。故是天池之虎丘之仲耶。然世莫能知。蓋山深地遠。絕無好事者。嘗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谷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即不見。知何患乎。夫使有好事者。一日露其聲。若他山。山僧競起。雜之矣。是故實衰于知名。物微于長價。

喜泉

早起發思泉。將熱火烹之。味且貶。意殊悶悶。而壬辰生來告。朱子將所得近業。小有花木可觀。清泉湧然出屋下。甘冷異常。石甃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之。名曰喜泉。他日過子。將齋中當作一泉。銘以貽好事者。我之心。淨安住不得。歡喜。病居士記。

吾不如

歸季思地。吾輩無此清真之友矣。獨居修行。遠絕塵囂。吾決不如季思。托志蘭逸。固窮自勉。吾決不如王。搖和。兩歲之中。二人者。皆全其德。而吾以殘敗之面目。向人日受其顏色。而不得自休。悲夫。東坡有言。此處有甚。屢歎不得。要是談理不談事。取難然。夫事則何窮之有。吾言妄矣。

里節

予友許公。雅多情。徐叔行。翩翩自喜。皆一時快士也。亡何復先天。死而公。之婦注。撫遺腹子。孺。瞻未三十年。諸孫繞膝。叔行之婦。來。履冷自持。三孤。延有成。立。嗣趾。振。今年丁未。皆五十。善飯。無恙。操作如常。此亦里中一盛事也。嘗因是觀之。吾與賢里。不過數十百家之聚。志士才人。往往比肩。而女子之祥。如汪如來。如周汝慈之婦。孟如曹東。鐵之婦。來如周迥之婦。或倚嗣子。或撫稚女。皆白頭自保。永玉讓。清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免之時。比屋可封。于斯特盛矣。

別澄伯

澄伯從雪浪師。將歸白門。過予言別。予方患脚氣。受諸痛楚。不能發一言。澄請教。為書東坡遊廬山詩一首。貽之。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是處看山迥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却因身在此山中。雪浪庵閣于天下。他日澄歸。請問此行作麼看。

千葉綠梅

梅之品。學綠者最。然予故未見千葉綠梅也。昨歲正月二十九日。過于魏孝廉書舍。之。蘇子香。鮮綠。英。通。人。燃燈照之光。態浮瑩。時有吳生。擲彈。沈生吹簫。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飲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寒威且轉。梅華再敷。偶想見其處。以語廬山王。

維。然。執。寫。一。幅。見。投。命。兒。子。掛。息。舫。中。發。洞。山。吟。嘗。之。學。香。氣。飄。飄。從。壁。間。出。蓋。丁未之元日也。

人日

俗以人日陰晴。占一歲人物休咎。出田家雜志。然杜子美詩。一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晴。則。憂。惱。之。情。直。現。乎。詞。矣。朝。來。雲。物。澄。和。日。光。明。麗。借。子。將。子。琴。步。西。林。慧。默。全。僧。舍。因。語。願。于。亦。足。以。發。正。是。春。和。之。色。偶。得。句。云。天。機。於。子。會。心。之。條。翠。天。舉。止。忽。改。其。平。日。之。常。形。容。變。于。快。意。之。時。神。情。意。態。盡。更。其。步。趨。之。舊。天。謂。二。子。此。吾。人。日。氣。色。也。徐。步。抵。舍。月。印。澄。潭。覺。風。物。一。新。無。所。不。適。

張先生

黃門張先生伯任。面冷腸剛。投閑物外。可謂涉世之雄。其詩曰。大隱從教近市城。浮雲無迹與同清。只愁史氏搜遺逸。擬向深山謫姓名。又云。懶病須從習慣成。餘生無事可關情。興。起。欲。把。魚。竿。弄。猶。恐。人。疑。似。釣。名。千。杵。萬。錘。非。念。念。不。忘。天。下。不。作。此。語。也。昔。周。茂。叔。偕。費。令。遊。山。亦。有。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學。道。之。人。更。覺。斌。斌。

東坡賀誕

丁未臘月十九日。命相持。辦香過容安館。為東坡先生賀誕。僧。虛。澄。伯。朗。僧。仲。逸。各。誦。圓。覺。經。一。卷。相。與。禮。白。衣。大。士。慧。精。舍。久。之。過。澄。浴。室。洗。次。已。與。客。飲。數。盞。顏。然。竟。醉。因。思。坡。在。泗。州。浴。羅。照。塔。下。作。如。夢。令。二。闕。記。之。改。其。時。蓋。元。豐。七。年。十二。月。宜。亦。歲。俗。滌。除。之。意。雖。從。遊。者。陳。元。瑜。陳。純。伯。沈。雪。圃。朱。子。將。子。桐。佳。標。隸。而。從。者。石。氏。子。坤。

容安館

蘇子瞻取淵明語。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多患未果。予嘗以所得于瞻像。供奉鉢齋。不久齋像已寄于源僧舍。未久舍又廢。然則容膝之安。可易而談耶。公之存也。既不能酬斯語于流離轉徙之鄉。而後數百年後。又曾不得安一小像于僧俗方丈之地。此無與公事。而吾重有感矣。今日澄伯來。云有文室。迎子瞻。常任快哉。澄又言。公謫惠州。寄居佛寺。隨僧一飯。吾免一飯之供。而晨夕與公共享。容安之過。道人憐憫。具許吾。予嘉澄意。取世長所臨龍瓶。本併長洲文。起書容安館三字。付之。且與之約。凡凡辰水。夕願。熱。香。煮。茗。如。儀。否。則。貯。清。水。為。供。成。一。切。妄。庸。人。不。得。嬉。戲。新。懸。

且秀。何者吾悲。三庸人備時不自安耳。上可侍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兒。則子瞻故言之矣。

水勢

巨浸不十日。而中水大。羊肉不論。錢關者怪之。然莫知其故。未爾庵云。茅簷四壁。魚蝦雜處。而大羊雞鴨。與民競爭。寢息之處。用是不見。見者。其多宜矣。憶昔己卯歲。吳中大水。然猶有薄熟。游青二項。冬初。有老氓。輪租求免。曰。今某種秧時。無所得。某殺一貓。以死之。予時懷然。嗟乎。已卯之亂。民家猶存。猶以代養。而今僅僅數日之間。爭殺大羊雞鴨。以謀寢。較論水勢。今昔竟何如耶。

貓

萬曆庚辰。先君從濟上得一白貓。尾黑如漆。時奮五爪。聲如吶。氣輒從壁上墜。扼其吭。死輒棄之。先君愛之特甚。家人具食。必先飼貓。即坐有重器。勿間也。既八年。而先君歿。貓伏不見者三日。既殮。做敵然從舍間出。伏柩左。飼之。輒哀鳴。數聲。終不食。凡五日。死。嘗戲謂貓者。虎之流也。人力不能馴。虎必畜一貓。以存其武健。尚有典刑焉。自此。貓死。弗忍畜也。昨歲光甫弟貽一黃者。貌甚厲。然能騰空搏鼠。又能騰躍而下。追得其已遠者。亦力矣。戊申五月十九日夜書。

道

向苦頭風。未能除服。朝來謀之小婦。盡其囊實錢。亦足為先夫人禮儀。行除服禮。兒子相為我製葛冠野服。修見客之儀。吾事豈不小康也哉。蚤起沐髮。方憂髮甚落。童子訝焉。借郎歌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此三事亦吾今日之道也。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耶。明日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運。水耳。何運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癖特聞。拙者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十五日。榜人顧三。能為予買。置水得二十斛。喜甚。戲書所聞貽之。

船不坊

虞山北關外。曰李家橋。竹樹參差。河山明。其勝與西郭之湖田相伯仲。即兵部墟。連厥閣。閣置別業於兩地。造一舫。濟之。來往莫定。榜人請作坊。陰兵部不可。曰。吾以舫。舟。浮。踪。跡。至。則。掉。矣。何。用。坊。為。且。計。坊。之。費。不。下。十。金。吾。存。其。金。而。買。

田收莫慰歲歲新之何如洗吾囊而勝吾舟哉吾聞兵部負英雄之譽不可則止有船不坊殆是寓言也夫昔有倦遊而名其室曰空舟者此夢後思夢之侶較之兵部竟何如耶

燕堂

禮部丁長檉布席中堂誠家人輩即客至不得移席有雙燕欲登其上正營度時丁喜心念燕主我不與客等當從席設之然未言也明旦燕營東偏度其地剛避席耳感壹則動氣豈不信哉此閣之陳惟源云惟源性情愜善鼓琴嘗主禮部察見其如此後客死長矣

劉夫人

婁東張起潛先生以雄文素節表于世宗朝海內宗師之配劉夫人志性公勤允稱伉儷夫人在室時家壁立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貧故將許之夫人與兄相持對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然丹葩葉葉諦視愈真久之乃滅後配欽先生榮名福祿至今上甲辰考終予與袁在心為文祭之有云御龍鍾瑞光騰月內之輝其子蒼崖公與孫九服請之法然夫人兄名大倫有學行晚歲御貢通判嚴州

二仲

近有二張仲一華仲一聲仲華韶韻可喜見人敘容不發言更似有致嘗借予看月帳不識玉孺和予吉孺和如月色政復冷淡耳華喜孺和聞之作詩酬予其詩曰點點黃花貼地霜西風一雁下寒塘故人此夜思顏色落月應憐照屋梁碧天如洗月如霜遙憶相看共話長我欲將心寄明月清光落處到君傍孺和死風流頓絕而華仲亦流寓他方遂不復見年來聲仲時過予與人談備諸款曲而絕無違心之色脫娟好多詩料惜乎孺和不及見此郎也

度荒

每日但吃陳米粥六斷渴則煮菜豆湯飲之煮豆法俟一二沸後取粥器之淨者去其殼存實燕化少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水鄉多矣稚女日剖其實升許以佐年前後寂寞兒子命信錄香山絕句百餘章時一歌之吾意中事無所不能寫此亦夏秋間度荒之一適也

邵仲書

海虞邵仲書隱居竹村園史外無長物而急人貧患嘗有揮金不顧之略讀書破萬

卷意殆不可一世而後首灌隨風作務不以為苦神氣不能當風日而料頭萬竹坡下臨流清嘯竟日夕無倦色斯其人亦奇矣仲書之兄茂齋雅務經濟坎壈不備吾未嘗見其悶鬱之色弟叔文怡愉言若不吐諸友率狂游于酒人而不放何邵氏之多才辯或曰其家太丘先生實成之予嘗過茂齋西夷閣流水鳴琅風鳥雜和先生匡坐高歌隨水風聲下上爾時如遇君家康節於洛橋低徊不欲去

顧明卿

顧明卿長不滿五尺喜談謔信于吾谷看楓樹明卿驚喜曰何物滿庭芳竟爾于予笑曰君言于當是滿庭芳耶明卿亦大笑明卿名國賢作字瑞樞而面多不可之色雅通岐黃家言

服藥自在法

吾少時好事多服藥了不知勞苦年來畏事如避敵而飲藥之時不啻茹荼薑藥肌骨俱動此吾衰甚也華亭李思甫能以手按諸穴而知病之所在遂運數菴不藥自愈服之亦頗有驗嘗自笑衰野之甚不堪法縛人亦無有以法縛之者獨服藥一事如法而止願不自在李生之術可久又得服藥自在法矣

梅花草堂集 卷三

真

巖中翰道喜不務結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嗽哀梨喉吻欲仙始是真性多情表如其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癖而多酒過至中翰所脫帽岸隨其路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于山人饋遺勿絕予嘗與山人語溫溫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壘塊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真感真惟真言真亦信夫

識字

倩郎粗識字讀書嘗不能句問何故予曰只是不識字耳信曰能句者已識字耶其言有理書之

自儆

夜來與朱白氏自儆往業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即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愛用更一傳二傳倘帶夾雜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少損惡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戊申四月廿五日

姚孟長

姚孟長將有所之拉友人同行不得與命菩提子作伴吾悚然有動其言真正學問人常思無消受處三月十二日月下書

夢

邵茂齋既有子心念之夜宿巖中翰家夢其子跌驚馬而走歸于方與乳母戲無恙也茂齋喜置懷中繞行庭除間無何失手墜地茂齋大驚豈人生小小撲跌故不可免歟夫如是則茂齋不歸兒未跌耶雖然誠不免跌茂齋必歸萬曆丁未初夏日

馬士龍

潮州馬士龍石為業喜飲酒戊戌冬過予請錫先府君誌墓石端勁有法度孺和實之別十年矣昨日辛其子白眉來拄杖聲歷歷然訊之眼翳三光已過一歲醫經云錫刺蛇文一不治此殆是耶時方流火士龍衣麻衣短襟囊中惟印色數十兩且云受異人腦漏諸方方將以施病者士龍故信士其言當不妄也

偏頭風

偏頭風之苦病者莫能自言方亦多岐而罕効戊申予忽病此政悶鬱時周叔明以餅法見寄未服也五月五日顧民服貼二餅貼太陽上一夕良已法用南星半夏白芷三味等末爛搗生薑蔥頭為餅不服不吹不薰視諸方更簡徑也頭風與赤眼相表裏惡藥氣相觸而數味獨不觸朝來真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但右眼微赤耳民服語我留以濟人故記之

梅花草堂集 卷三

過海虞

今日過海虞舟從田間破浪而走水光接天廬舍半浮水上每聲聲漸濕涉涯如瀉舟人不辨南北但望虞山時忽不見蓋雲水掩映諦視乃隱隱得之然相訝以為迷失道者數矣午炊抵虞偕叔向過竹村訪郭仲書始聞桔槔聲相訝為祥

吾力

吾力無如之何矣不得不痛自儉削以存吾恥但親有喪事不敢不勉過此恐無所用吾情要之意到可也

青溪犬

有自青溪來者舟經古墓前有數十鐵犬傍徨其上見舟至競躍而入依依作乞憐狀蓋垣舍陸沉犬無所歸過此將攬人亦不復搖尾矣而我城中諸貴游日來多市犬食之以為肥而美此犬殆未及塚上而街者耶聞斯語想亦投箸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耳而四維上下。虛空色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倩郎問此茶何似。答曰。似時彬壺。予雖然。洗盞更酌飲之。

王先生

王先生長幹昂首。吐音清暢。與人談必固城壘。不能相下。不協便有忿忿之色。其人既去。但稱說所長。不替其不及。人以此思之。與老矣。益貧而板。服積無無慘悴之儀。許仲嘉嘗訪之。時已病甚。須杖乃起。然猶盛修杖。容俯而不頽。又嘗作書與予。曰。歲月逼人。亦復何怖。但恐杖頭之贈不及。益難負多情。言之哽咽。不三日。先生死。先生名廷璧。後更去非。

盜有子

張某者。販棧溪。聞婦病。索其金而馳。中道呼舟。有父子並櫂播者。渡之。張取囊納舡中。仰而坐舟。父問張所往。張頗以情對。父有欣躍之色。有頃至漫水。江多斷岸。寂無履聲。父奮櫂林樾。張中撲墜水。其子驚呼曰。父被驚耶。若者欲自子。且以遺兒子乎。並持其囊投岸上。指張曰。從此取道而北。不須舟。若問及者。亦勿言吾病。若此。梅苑集卷三

周先生

王孫和讀周先生傳。作詩歌之覽者。如見其嘯。萬鳥坐。奮肘爭言之狀。末乃云。元長有舌在不律。寫公神情得公癖。臨楮呼之驚欲出。嗚呼。呼之發不死。死亦保此始相好之語。先生不死。正由孫和之歌耳。每憶先生。屬纊時。予見之春和坊小樓下。喘喘盡矣。強執予手。曰。吾生平多酒。失。鄰無所恨。但氣不平。時。願亦開。羅於未必不善。春則吾死有愧耳。又曰。往從傳孝。症讀公信。言吾眼中未見此人。嘗欲倩之寫一通。今已矣。公其勉之。又以予所贈七十壽言。付侍者小三。竟。東。出海虞小東門五百步。得徑。如。則何。季穆之東。在馬。陳林。修竹。精宇。廣。遂。營。與。即。茂。齊。羅。元。初。壺。湖。孟。王。孫。和。錢。受。之。陸。孟。鳧。沉。雨。若。飲。其。下。款。甚。有。荷。一。飲。碧。葉。亭。時。一。花。初。出。水。上。日。耀。之。愈。覺。如。仙。妹。步。詣。人。間。羽。蓋。搖。揮。而。立。予。樂。之。天。謂。予。穉。昔。王。無。功。居。東。泉。與。仲。長。子。光。為。友。此。地。故。隸。於。今。君。負。濟。世。之。略。世。必。不。能。

東泉

相檢故不似三升美醞。主人諸人皆六天。今去此忽忽一年餘矣。昨日李君來。過與予談。覺不似。予正病。亦復不覺痛。謂李君曰。東泉主人好結客。非瘡則盲云。何李君復大笑而去。

病

木之有癭。石之有鵝。鵝。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而後命。不奇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舌不能言。與奮時者處。則唾與過癖者。則忘。至于歌。詠。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慎。復。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者。吾。不。能。與。為。友。將。從。其。少。者。觀。之。

世長初度

予一生善病而神全。病亦不及胸膈。以故旋作旋止。止即忘之。凡一切時俗占驗。都無關涉。世長力不及予。不免為諸儒所怖。病輒作。喘喘不能吐思之。殊令人骨戰也。今日是其初度。室物澄和。不覺酒然。豈從今不復病之驗。然同視往年。予所見不及。此何故。記之以問世。長。俾有省。發。為。戊。申。孟。夏。二。日。書。于。嚴。叔。向。齋。中。

沈雨若

沈雨若恂恂耳。而筆下乃有如許輪。濕。跳。佞。之。勢。迴。旋。往。復。而。不。肯。自。休。奇。哉。雨。若。好。畫。畫。無。寒。暑。晝。夜。時。唾。血。數。升。面。觚。如。土。頃。之。作。紫。青。色。觀。者。大。恐。則。雨。若。已。搥。思。作。文。矣。今。日。讀。其。稿。三。篇。語。語。嘔。心。始。是。青。紫。時。作。耶。

獵心

徐子王居恒齋。動止翩翩。可謂素心人。非獨一時佳公子也。嘗出其文相示。多不衫。不履。氣色讀之。喜。迴旋室中。石情。忽。磨。墨。汁。不肯。休。予。詰。之。曰。主。有。獵。心。頃。之。呼。子。琴。口。烏。琴。腕。下。時。不。給。卷。餘。得。二。題。亦。頗。有。致。然。不。得。其。似。也。琴。取。一。書。讀。云。王。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氣。勁。硬。不。置。枝。葉。疾。讀。一。過。覆。咏。一。過。予。默。不。敢。應。

錢先生

錢先生景心。古貌亦心。好談名理。聞之者。如從避秦人。話桃花。粉。中。事。心。形。俱。遠。煩。悴。都。消。管。下。帷。與。其。子。孝。廉。治。春。秋。家。言。吳。志。搜。討。忘。食。檢。括。每。雨。窗。閒。寂。以。所。得。題。決。賭。作。酒。脯。慰。勞。太。史。公。云。其。遊。如。父。子。然。蓋。親。先。生。而。後。見。父。子。之。遊。令。人。

新自欲死或曰先生處大事引經據傳議論鑿鑿雖貴育之勇弗能奪之矣

梅花草堂集

卷三

十四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王祖玉

蘇泗水初到某處。鶴價未定。祖玉為置佳石。伯十校語之曰。但為某作。果始翁然。某向蘇索烏絲紙。祖玉聞之。輒投三千幅。諸人偶集某。誦揮毫。

沈參政

參政沈全吾。歸德門下士。甚相知愛。參政雅自重。都無所請。其孫兩若幼。意憐之。令就童子試。貽書歸德。祈共獎成。答曰。公善人也。後必有與志。都無一字。而是歲兩若補博士弟子。參政愈益。誦歸德之相成。至老不替。馬某嘗從兩若游。參政喜為置酒。具樂歌。兩若不肯止。性又不飲。對客危坐。吹葉微笑而已。嘗夜能酒。天且雨。與客看殿而去。客強之。與不聽。曰。毋令後生輩笑老人德也。

阿聲

吾每思阿聲。半禪臨池。令人欲忘澆柳。嘗得句云。世間亦有傳神筆。誰識披襟解帶情。

卷四

情

高杏東先生

高杏東先生。子祖行也。豐頤長眉。清約為務。多質古之儀。一冠十年不換。為鼠所傷。補綴而冠之。或以他冠進。謝弗御也。嘗為子父講說經史。號稱淹博。習戴氏禮為遠近所推。舉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遺得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米黃識其秀。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詩。或括前意為一二語。或紀日。凡誠一時佳玩也。先生甚加秘惜。不欲示人。子特愛其繪像。請之。輒傳。情于稚小。故今書不知所在矣。

馬天閑

馬天閑。子藐。無所屈。心獨下子。嘗尊稱之于人。此天閑所以未至也。子何藐乎。天閑負靈秀之姿。意在淺出而未盡深入。此其未至也。今入矣。至矣。筆之所到。而境闊焉。若有使馬。我何以益天閑哉。昔者梁丘據問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甚異于人也。常為而不休。常行而不息而已矣。

夢張伯起

生平不識張伯起己丑之歲一邂逅李仲和舊居而已其弟幼子之亡其身也伯起誠不發喪子聞而正之客歲晤孟長于故王孝子宅與文起期久之乃至文起曰會與張伯起訣故逃因言伯起都所苦殊不失潔清之樂子又聞而喜之子與伯起如是焉已昨專款伯起別署各止都雅居然己丑所見謂予言五味之節可以養生其要在均調之時不偏其用斯保合太和山澤之民不食益醜終于羸德而無功又言物有土有人土和者上人和者次如養生于海水能傷人經菜俎則不傷推此類具言之其言駢聯而不可窮其儀楚楚自貴而遺物殆是伯起也耶

夜言

伍子胥如王僚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及其警而有切切之色讀書至此未嘗不憤懣而嗟吁也又夫其須臾成天下事竟不免向人喉下取氣哉偶有所撰贈令子琴誦之欣然自得也而門外隱隱呵導聲甚壯小婦曰有如蒙子進賢冠則必有就矣矣所得紙上快人事亦又曰有如此象意物足可無愁然不免難曰安能吾斯之未能信矣爾時深有愧其言

平淮西

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學之業業焉韓者程義也段者墨義也後生強解事往往左韓而右段非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武士不以取士乎韓子曰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又曰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由是觀之然則韓子既自知之又知其人何以取之矣而左右袒焉何哉

奉養

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進士也既登進士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無不可必之心然有一焉飽餐官守地遠賒隔而國家功令得予告終養皇祖以孝治天下恩孰大焉然制曰一子許終養有以其弟出為人後請之而得者吾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也制曰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歸養有以嫡子既歿庶長子請之而得者上虞虞憲鄭先生一麟也噫見奉養之路廣求忠之門其至矣哉而世又有借以行巧者朝廷亦往往知而不問也

衛叔賢言

言發于口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子與其逆子也寧逆人故卒吐之此東

坡養生之說也子每逆人而久之愈不能平逆子而頃就消落斯知東坡之澆斷乎不可及已夫既不及之而猶為其事豈不謬哉衛叔賢有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達吾將行之終身焉蓋年老境運苟勤于氣自知其不能堪故雖所尊信如東坡要亦不以其說為是也

劉管

劉遺民就舡作鱸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管幼安懷質遁世澆淳手忘始闢園意幼安秀幼安真

朱夫人

顧善州妻朱夫人女丈夫也性挾風霜尤攻文藻雖復流離顛沛之際朱黃不去其手慘悴不形其容方之近古楊用脩婦莫能過也有集未行世知者憾焉倘檢其送茂儉之楚一律漫錄之以俟壁合茂儉善州初字也

爾章痘

長亭柳色漸移陰一曲驢駒酒漫斟春夢每驚巫峽遠離情運共楚江深無魚藉旅休彈劍有鴈來賓好寄音別後試看清瀾月關山千里鎮同心

世長

先世長去年此日猶着新衣賜子草堂予謂之曰君宜自逸不須便作主人世長依久之而去步步回頭是日午餘綉仲醇自美求聞世長病來訪予甚甚借語西林看之冠帽儼然意亦甚善仲醇為好語慰藉而私予曰元長何得無染除赤身入山便能無念乃活乎予固強之仲醇曰此症釀久所致但患其發今發矣如之奈何既別予步不能前而世長迎予笑曰竊觀仲醇之色我已知倘猶事在我乎兄弟恐予歸草堂而座上三十二客觀相勞問予唯唯不能措一詞也蓋予之愛世長自知其病已切而雅信仲醇聊試以其言卜之耳自是以後亦屢見減予憂之甚自世長歿而後痛其相好神完不似便止于五十三歲人也悲夫甲寅六月二日記

故陣

里人七十。有請為祝詞者。率爾應之。不暇深思也。七十翁豈所謂許老明堂者耶。...

破山長老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與有氣。開士中了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

真澄

川僧真澄號海宇。募造稱檀佛像一座。請予疏焉。予昔與洞十師約。貧人念無可捨...

支和亭

昔與沈元澄戲。多流連。彌日。支和亭嘗與焉。內申而後。遂不復見。今日與仲開李淳...

揚其懷得之故。有遺矣。元澄道然。天放今之古人。昔之吾友。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

王世周

王世周先生。捫盃談詩。故自偷遠。而鷄骨支牀。俯首便睡。時有帶夢。散散之容。...

二奇

今日得二奇。士曰魏聲。曾曰支世。程皆然童之年。且魏揮灑自如。無不滿意。其博浪...

顧靖父先生詩

某作日記。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然終不能盡。今日偶閱顧靖甫先生詩。則又未恐...

憶昔千金

憶昔千金。頗將百寶裝。厥厥成夜。醉點點是春。先大樹煙迷席。雲屏月映裳。...

看今日

看今日。便單似舊時。虹玉光俱盡。驪珠影尚懸。一朝辭畫棟。何處照華筵。...

念爾居

念爾居。偏寂經旬。長綠苔。隔城看月。過出徑。問花開。扶病惟餘骨。題詩抱檀木門。...

入秋常

入秋常。容向晚。尚年傳。榻與雲同。夢。臺因雨。未登。寂喧。俱幻境。去住總離形。夜

半看明月。松蘿色滿庭。宿鏡烟上人房。

海色逢君思不禁。共攜履屐快登臨。客迷芳草春初半。人問桃花歲已深。坐久城霞微欲散。晚來山翠尚成陰。尊前惜別須沉醉。每負年華折寸心。珠齊之招飲桃花。

同游流落恨如何。轉惜年華逐逝波。青鏡龍窺遠壯志。綠樽頻御且狂歌。書從庭下披芸草。衣向山中懸辟塵。畫靜掩關無過客。祇堪跌坐學維摩。東坡仲立

仙郎標格玉壺清。綠鬢青袍馬帽輕。展卷已酬人子志。到京喜喜大官迎。山中不飲東芝酒。天上惟調芍藥羹。明日登高君已別。何緣笑語嗣春軍。五光祿

少年報國欲從戎。萬里長驅逐塞鴻。談被鏃金成積蹶。羞論射石建奇功。櫪前荒草無嘶馬。匣底寒霜有聳龍。聞道君王方拊髀。誰將魏尚起雲中。賦得齊將一首

傷心萬事獨淒涼。貧賤那堪別故鄉。名愧仲宣還寓楚。才非賈傅亦浮湘。雁書天外憑妻寄。魚鮓江頭憶母將。芳杜汀汀隨處綠。飛春夢到池塘。別家一首

春山西嶺幾登臨。坐倚長藤玩夕陰。客至可方招桂隱。興來何異撫松吟。纏綿心事灑新箋。俊仰風光隔舊林。縱道南枝懷越鳥。亦將無任卧禪心。山之西有蘇巖

春凡四宿其下感悟命篇
東郊已見三陽曆。北苑仍看五出花。應是隨風逐蝶舞。還疑照水傍梅斜。避寒祇許扁舟乘興無。須訪戴家綴有妍辭能作賦。渠園今不重才華。春雪詞

夜月驚鳥影寂寥。灑雲飛處下亭皋。草飄孤寺迷蒼徑。亂洒重河響碧瀾。客謝平原珠履散。兵殘殘帳飲衣凋。誰將薄命題詩句。流向春溝出御橋。詠落葉

江水風吹葉可憐。隨春飄泊向誰邊。飛成小蝶猶疑夢。散入羣鷗亦是緣。謝文才情疑夜雪。魏妃愁思亂朝烟。韶華未離人間劫。滅度無餘始悟禪。尼院楊花

人世流光總易過。芙蓉欲放又驚秋。山中到處攜履屐。湖上重來泛小舟。百里土風元自合。五陵豪興未全休。逢君妙曲當杯訴。忘却平原十日留。携沈生以秋景

扁舟桃葉倚吳歌。秋思如春可奈何。神女臺前弄雲雨。漁郎溪上狎風波。宜翠西子容顏在。苦寒東隣歲月多。自是鵲橋非易度。笑將澤國比銀河。無題

北印山頭啼破春。野田棠梨愁殺人。松枯石碎麒麟死。風乾草萎吹行塵。千年碧土埋香玉。有酒無魂向誰哭。垂楊衰草逗輕烟。下馬東城挽新綠。北印行

金翁

先從姑嫁金翁名汝礪。少與支有功。張伯任諸老稱爾汝。交賦詩飲酒。凝然有大家之氣。諸老既起家。為大官。翁獨浮沈諸生間。時時起不甚屑意。伯聞既知名當世。便謝去其諸生。披髮為卷中。邑人自推重之。嘗游楚黃。歸為某道其江山之勝。歷歷在目。今日讀翁大樹齋詩。如見古人。輒為紀之。伯聞能文章。定有紀錄。翁頰上加三毫。也從姑甚愛于王叔健。甫君擇婿得翁。齊眉舉案。至老勿衰。說者為有梁孟之風焉。

嚴公調

任在沈先生許。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數為方今之俊。而公虞孝然。遂相繼脫泥塗。雖未究局。可俟旦暮。公調獨翫諸生中。意思都盡。昔孟風讀嚴義。深相賞識。謂可當世一人。今日閱貽清堂諸篇。故當不負孟風。

狹邪

某年少時。頗好狹邪游。然未嘗不自貴重。所以往往誑其強有力者。而紀未嘗有辭色之傷。花風柳月。豈必召侮。嚴蓋要以求為當家。好行小慧。則不免侮辱。不然倩女歌兒。將成長物也。哉。李世民不衫不履。楊表揚揚。而至。遂令天下有心人。銷頭殆盡。

韓淮陰驅市人而用之。提百萬兵。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乎。虎有依。犬有餘。皆物之不自知者也。

崑山社

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十一人。其後皆去為大官。得誼者三。腰犀王者四。其規人受一目。目之難就者。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于顧元宰之東園。彬彬有其文者也。歸太僕。有南北二社。同日並舉。太僕卯午之南。未酉之北。飲酒談笑。寬然有餘于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如李廉甫方思。曾致自新。其最著矣。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今文而步古之脈。自吾鄉始也。穆宗章皇帝初元。有詔限字短調。字新。則陳晉卿許公。旦顧茂善。王其璽。王伯欽。顧晉甫。王幼文。踵其盛。二社人文。後先焜燿。逾年以來。多以廢闕為老成。狎王為迂妄。四方修文之序。聞數鹿城。豈指而過之矣。及其藻麗。豈白無人而合志者。家有美不著。王淑士。張宗曉。輩力振其衰。旗鼓相望。無出處後先。社友離合。暉映先哲。領袖後進。其在道清堂。諸君子耶。癸丑之冬。有介金伯蘭。俾予為序者。會先世長之變。不果。自今觀之。鐘鼓管簫。箏篋琵琶。叶唱齊出。而某欲操豚蹄。盡敬為諸君子一擊缶也。豈不誤哉。讀社序。

孟義之四浸題數行以謝不能作序之過非獨為先世長之變而輒止者也

元神

寒暑之變至於折騰流金而人能堪之者元神在也童子琢冰以為樂田畝實野赤日焦面飲嗽如常此豈有異術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天之生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謂吾性怯者久而彌甚者此諱老之談也降地之魄斯須則堅夏死之人不日而廢今吾喘喘之形所事不能尺寸矣危哉危哉

悖

少事伊葛苦心擬議戊寅在大樹齋每構一目輒為其尸有十易草不得者政營度時仗仲魯相詣聞呼厥然而驚悖悖若墜仲魯曰此悖也故嘗有之但食荔奴乃止然亦旋已不知奴之効也又一日侍先君子奕落子發之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未竟而巳已不竟服自是每有驚悸輒發不藥自止癸丑先世長之痛發漸數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于今發不可止矣若駒逝若椎擊若帶帶相視惘惘不知身何處所若有不得已之出總之無深楚而有久悶茫恍恍而巳或對客談笑或聽童子讀書或潛思小令小詩則差減久亦大劇不知何為也所藏方書既漫漶不可檢童子不

卷四

健于視字又不能句不知檢但憶經云心痛九種悖處其一又云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予所患殆熱厥乎予自二十歲後無月不病無病不劇所最苦一脚氣一怔忡脚氣類傷寒其楚無類春願守中云衝心則不治爾時多服楊梅仁及膝而止遂不復作今之為患其與生俱者乎死而已乎

鄧文潔

鄧文潔公為舉子時屏處山中獨與某某為友某某必出所構義相商爾遂命局其後但命局耳某某之公笑曰會元文難就更不易看某某未末在場中與王伯欽先生連舍王頗自負見鄧卷愕然出語人曰未見鄧時妄意場中無如子者既見鄧場中莫須盡如鄧者

夢王季和

夢訪王季和山中臨湖依谷頗極野宕之致季和微服亂頭教小學生數人聞某至微講而出已入畢議林上圖書紛披庭中小桂爛熳果委香浮過人鼻觀某為致南零水兩罇而去昔與季和別在癸丑正月之八日今歲正月十日詢愛之知季和山居耳如水之交夢寐無異豈曾孟嘉使還當有山中人消息耶南零之餉殊有異意

更見便刊告之

孟光祿景淳

某與孟光祿交幾四十年每見其門戶之接意外之喜多有非常光祿處之晏如絕不見其矜嚴之容未久輒定故是可用之才非贊即之匹也家仍素封世世所購而徵仕公當晏然之日厚施成廣為力願易于光祿斯亦彼此各一時矣由是觀之寧能免來差之舌乎藉使光祿為一介書生當在有志之列即不然當非指名亦必與于厚倫睦族之品欲以吾說作一祭光祿文病甚未果乃因巾而志之

朱懷東

舟行熱不可忍與杜醒陶小憩于魚郊園則朱明卿在焉晤言之際默然久之念懷東先生見某嗟賞將有邦公坦腹之觀雖未竟約終不忘北海偉器之待丰神談笑宛然在目而某一生坎壈使先生不名知人懸負何極既別去猶復卒卒自語

三文

昨公需稿三文見詠未嘗吐音發韻酬答之際虛室冷然或難其看月倚居歲夜之甚政不知籠舍婉慧故由樊縲中取勝耳

卷四

許寅季

昔許寅季訪某草堂甫入座便奏新聲兩闕笑詠而去某甚重之愧不能操阮千里琴與之相答響也當季上虎丘石歌吹寂然斯亦獨詣于此道者矣又有李奉康者貌古澤聲若老人之咳且謙而寅季自以為不及此意未深解也某嘗識李于鄒先生座上周旋竟日其意亦自云爾脛推崑山音稱無錫而許季皆吳中人政猶文在鄉魯而風必吳會也耶

病者

人有病者者不健也飯肌肉暗削乃至不能自言其所苦某則不然見家人具食微體都汗性好若海濛濛列水動以數十次第引喉重不暇炊至五六凡都不得盡一器烟生喉舌膈膈焦枯少嗽時差覺小潤膚汗額沁如荷繖綉拍蚊沾血竟夕無眠清蟬嘶露皮毛蜩起而體不加贏心惰殆盡此則某病者之候也加以額年害悖百感具興空谷自響如趨突至談笑喧嘩不異平日被髮朝吟俯首思躑涼風短夜或不就牀又辨聽官取黃口嗽數計米鹽朝支暮誦軍有好懷消此水也然而粉牀盈几無非蓋冊開徑延賓時來吳彥切丹盆花奇香韻鼻池鮮樹嫩足比草籬雖

云奇祝坤筠故自洋洋盈耳敢喘不足矣有遐思偶三伏之云俱聊支頤而紀日

陶寫

謝太傅疲暮之年賴絲竹陶寫王右軍觀田里所行故以為拊掌之流此二境其攝
養之妙自某佩王理自入春不請游吳間謀弱孫句讀既成讀亦自欣爾有喜今日
聽周小一歌覺謝理更優然終不欲以寒儉向人使陶寫之致未秀

王柱塔

經王柱塔下聞鐸聲鐘然從倚久之念建塔之議始于江右劉先生文正其說云
無百年之家難為大族建此則一變矣今季中交濟美矣聞此言其後二十年白之
觀察邢子應伺得贖銀八百金而侍御劉在田應龍為縣命性長者董其事十年而
成其始末中丞之力多焉長老故汝寧人饒血氣有為之功往往而就晚歲始蓄徒
持誦竟為僧戶長然非營私所致也徒晚匪人不免破碎或疑長老之果無招迂曲
因此不然長老端然坐化自因自果而比匪破碎則其徒之因果明矣某與長老為
世外交幾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房仲故宅

路逢九服使知在陳道安許亞詩之則房仲故宅也長廊樓閣穴鼠窺門所為房
仲嗣者則以不類歸宗矣潘嫂亦老病力支故業多買金為房仲收拾遺文可敬也
延道安謀其從子聊以道昕夕庭戶蕭然問遠李所居則闕無一人門施局銷獨三
頭在焉傷哉傷哉昔游房仲仲季間甚相欽重其後祖玉視子真有遺家肉骨之誼
間一候之必迎予曲巷中握手之情可掬每過子極歡乃龍但以一童自隨便令給
僕曰張先生家故第毋令奴輩從旁揶揄也一日與子顯借訪子默坐聽其兄弟自
相往復各數十交不倦真王謝家住子弟也祖玉已逝子顯病且久使人不欲以刺
字通此日我心何如哉

偶紀

有孝廉將對公車以素箋留別所私妓援筆書云我攜長劍赴神京君向秦樓理舊
箏已袖手久之未下一同游鱗之曰正是將軍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前程

金子魚

金子魚方強健去不詣公車居鄉務行其德不求道廣故是陳太丘以上人宅復有
園因竹樹于隣舍迺遺青葱來羨翁獨坐彌月時呼子柔叔道歡飲其間境與人

嘗相得矣予至見其二子止予宿不可子魚曰吾與若皆老矣地且隔安所接昕夕
而輒別焉予曰然故不欲冒暑相就作一番交際耳既別子亦依依久之因憶子魚
無子之時甚憂子柔獨否今兩家郎已見頭角子魚指其長頭謂乃出子頂上子
柔即見子今小坐聞同舍生談亟馳去前際後際寧有窮乎

子柔

子柔柳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柳也見所知何柳焉子柔曰不柳非例也取適而
已矣子來我不能為主然必有主者予在我必為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解柳矣已
而仲和主子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柔至于是眾客大喜江生援揚而歌其聲冷
泠然輕重疾徐無不均韻訊之則江文字之子雜歌新令者也度客凡六人叔達寔
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眺飛禽點點水際故不減武陵長夏夏秋
間龍吟湖底烟霧翔湧矣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
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長倩許我蓀絲子縷當來與訪之

王公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去歲五十年吏民幾無在者聞其郎至爭雨汗觀之咨嗟載道無
間所不知何人此可以占人心矣神明之後行李蕭然不知有大刀者將何以謀之
先生晚年得子三人而此中訛傳先生無子警相告語謂天之報施何如也季中丞
保慶東郊始識其次君一見宛然嘗語某舉體無弗肖者先生辱與先君善而某亦
以童子就試得當于先生僅能隨諸父老咨嗟嘆嘆而已可不哀哉二子名廷樞廷
棟天啟甲子鄉薦

修梵

訪祥符二玉因過晉長情許修梵出遊既獲不知涕之何從也先世長願物色修梵
謂可成名而梵與處三事世長危急之中周旋甚力勸止之際捨二士無當者世長
既歿二士哭之慟可謂方外情深今不知其近詣何如方啜咽時故不及詳也

秋暑

是月之五日至于今年來無此秋暑矣今日頗有風而無涼颼然樹杪時作淅瀝聲
藕花瓣亦稍凋筋秋後然為時幾許耶為之慨然

曹周翰

曹周翰憲風勢漸平復跡更非常。願端本云恐無瘥理予謂不然凡症慈相及周翰之非常固其常耳端本笑曰乃不畏盡耶。周翰蓋功名之士雙眼不可一世其才故足相當老而彌固而世人競以富人之奇禮貴周翰即非周翰之才性將不免踈猶憶乙巳歲周翰別某詣長安曰設有盡得吾產者奉我二頃村田三畝園圃數廬稍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間吾安肯衣藍衣冠幘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問耶某聞精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間吾安肯衣藍衣冠幘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問耶某聞

聞蟋蟀

候蟲時節所不知不過春秋晦朔之交所居不越灌莽庭戶之際然猶為天宣化應時而發雖復悠揚均節自詠其感若自喜之情而田夫閨婦為之感動奮起不忘其所有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獨老不復振如某者先夜聞蟋蟀於砌下搔首慨然但喜著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十二

西瓜

夏秋間多病肺熱沃以瓜液則頓然而消昨在練川問瓜于柵橋色味淡惡不及常品某怪之疑其非樓土人曰不然直是土變耳今其派在黃慶出練川之北城門五里曰黃慶也往購之亦不佳連吸數十座皆曰黃慶皆無故柵橋者既抵舍皆長倩見現數顆稍甘令奴子索之玄明村甘而脆矣吾鄉土故得不變耶有問邵平瓜當何所似某敢不徹又問曰如后妃焉如九吮蘭如東籬菊如天隨蟹如小龍團茶如質

晏頤

某好自放少嘗問射于頤生惟詢多所指發終不能身其事又嘗問數于姜老雲峰廣試射覆以為樂隨所觀變必布之以卦如郭璞王早隗始之能所言立驗雖久遠無借者自姜老歿而某所試射覆家無慮十數大都取廢而已矣言無當也丁亥之歲周仲昭求卦于先春館中得乾之亢其占曰龍亢而戰血玄以黃陰陽相搏五歲倍已爻此宅兆無首在堂不六年夫婦相相相殞歿更他主中祀一陣亡者今塑像在焉可異也庚寅秋姜老在某許有壁畫畫蓋策良揚揚而至此見老數改容曰

翁真仙人耶某問故楊曰三十年前翁疑如市子抱一兒往觀之翁笑曰此非若子若苦無金吾政憂若無子耳後十五年吾肆且東吾門可以羅雀而若黃金滿囊矣

吾隨免走當與若相見翁斯語常在心頭也今日再見翁真仙人耶第免走云何老曰吾行在卯君不知明年辛卯乎卒如其言楊亦終無子老好黃白之術為之輒賤不刺一錢某嘗戲之曰神仙恍惚不如粥數老曰吾數不可粥縱得金如山終不給殮嗟嗟翁豈自知其無成而故以黃白耗其日月哉要之亦數矣惟論射以心手眼若一為用養氣為體某嘗語惟詢昔人射牛一矢拂卷再天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豈心手眼到耶惟詢曰養之將自及吾愧未能也惟詢好其書又能曲其才亦得之乎目抄錄寒暑晝夜不輟意前後際人多不相逮昔者吾友已成古今矣傷哉夢裏音容歡然如故因摸筆紀其一二某嘗為惟詢作傳猶未盡而雲峰之奇不可殫數當若之何

夢

冷枕草牀未西而思多夢山石玲瓏與之曲折上下而絕無林木之觀意亦不怡若有所赴而求至者解者曰此勞力之象未與追逐之應也頃風流得意之事憑仗夢神政可得乎及其衰也山骨都來碍人欠伸而覺兩脇殊苦

梅花草堂集

卷四

十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終

筆談

里社

吾鄉之社始月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謂喧填三日一國之人若狂指此予自少不喜親社而好當其時蓋氣清和舟物條暢鼓吹近逸士女雲集亦歌風負俗者所不廢也亡何國丁其歲吏息其民素車駟馬以避溽濕鼓函胡而之響言念曩昔欲茲舊筭筆墨如新日記可述甲辰開卷註子女婚嫁之期乙巳空文垂海虞顧季之號丙午失恃于歲庭何知歲月丁未割書于雙鯉獨紀南昌戊申大雨如對魚蝦雜處之災為之兆也己酉好賦閒情有美舜花之詠樂忘死矣庚戌珠沈掌上誰能對景不傷心辛亥於闕同人喜聽柝聲遊夜月壬子之歡會合尊促坐者十二人寧知豆蔻花先埋塵土癸丑之索居冷醉聞吟者如平日不信同林鳥且欲離塵澆灑空花燈寂寂游魂昨夢漏沉沉紫豔離拋深雨洗來香獨鴈烏衣嘆嗒冷風吹起燕將離自喜門前息交人傳簾外紫會神面自新衣冠禮樂日增其舊民情漸減狂歌醉舞悲遇甲而猶裁

雨洗

雨洗碧落多作青錦幕致花鮮芬照日風流近遠如嗽陳家紫桂香不可定重羅楚楚指瑞時有水氣

美亨之

美亨之浮沈諸生間感佩耳一行診視裘馬增色儒家無小康方技多速效此定理也吳趨張五河元舉為諸生庭可嚴查及以贈其門如市先是張有弟元士號支峰眇一目善寫生為時人所物色張頗題之其後張顯而支峰之價稍益蓋技之上下不可誣云然舉用水顯士以花為著故不妨二難舉先世長所從受業者也

經元坊

方奉常曾建經元坊于興賢里曰念吾姊歸于張甚貧有婦而整豎柏舟之節里人倘以予之故莫侮子其後同仁公徙坊于北塘新第先君嗚咽不已顧謂予異日倘足于質必復之母忘奉常之誼而今已矣會有問經元坊下張家者報紀之

計便宜人

世間會計便宜人已是世間啾啾過者何也會計便宜的人靈利玄通其于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透脫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道之徒胸中靈塊無所不抹殺故無所不便宜此豈落地便便宜也哉僧孺曰故不如沒孔叢人饑食渴飲夏葛冬綿胡亂酣酣醉隨地昏睡為計便宜之尤者耶予曰誠如君言一切眉眉唇舌惡乎知之矣僧孺曰此非我所謂便宜也其必眉眉唇舌古之所以不及而終其身養養團團不知與虧便宜為何物者乎快論快論

杜醒陶

杜醒陶見訪輒揮流非今世人也醒陶言去年此日世長求診于顧昌肅顧自危即昌肅亦為世長危之矣獨予不知取經云諱疾一不治痛哉今世長早自寬無料理之勞莫須免醒陶曰誠不免必不肯自寬必且勞痛哉痛哉甲寅四月十七日

李公嘉

李公嘉生不失權量對人不能故曲殆與子同年未五十便能移家僻壤欲以農圃自老較予故為勝之公嘉云惜人情性莫如館客必免此然後眠食有味吾不能不記其言

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其美姿容身長八尺為一時詞家所宗豔歌清引傳播感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每傳柑櫻飲競及穿針落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為不祥人有輕十里來春而曲房眉黛亦足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瞻而已今日得刻稿于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識覽其品且多勝者名侶居然不俗中有甲寅二詩亦多傷感之致摘附于此

水學

晉世銅駝荆棘滿石家金谷水雲屯白頭空作江南賦青草誰招塞北魂此日燕歸空有樹當年鹿去已無臺憑高一望千山暮空落浮雲天際來

嘗與王先生夜談水學及會通要害先生曰汶接東平有戴村壩云蓋前為漕槐乃導百餘泉入汶築壩戴村橫亘五里過汶全流出於南旺四分南流達於淮四六分北流達於海衛而國家數百年芻蕘之利賴焉其計乃出白英白英者汶上老人也

水樂中。宋司空禮尋勝國會通古道。英乃獻策。水便國計。亦奇矣。至今分水廟中
有英木主而戴村又有英專祠。世給冠帶其子孫一人主祀。庶幾古鄉先生發祭于
社者哉。王先生故經世本好談治河事。語及之。津津欲吐矣。今日聞文志見禮戶部
芳遠序云。圖湖泉源流併恐漕渠利害不覺心動。因錄文志五則。以便查攷。先生又
言。過汶流使漕不便于汶。擇利莫如大。利大不得計。故木又錄漕瀆如左。

色之川為汶。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
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山之西。西流
至但休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鹽及善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
濟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水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于戴村。過汶全流出于南旺。
四分南流。達于濟甯。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諸水入海。然
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色俱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為席橋河。
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關諸泉。及浦灣。漕水為草橋河。又西南流為白馬河。聖泉
河。為鶴河。至南旺分流為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新家口。凡七十有二
里。夫水一也。其源之發則為泉。委之漕則為湖。導于陸而通馬則為溝。城于隄而
止馬則為窪。為洧。溢于堤堰而決馬則為口。

泊之關於漕者為蒲灣。距邑北三里。一名仲勾泊。一名五花池。蓋昔者自軍德
橋而下。遂為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漕。民田多沒焉。其水出相浪橋。逕周家河。入
汶。邑之東南為聖王石橋。泊拔劍泉。水匯焉。西南為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
魚營石樓二泊。秋夏水漲。木用不極。然米舟之入。常備餘田。是稱沃土矣。

按南旺會通河之春也。元人過汶。奉符以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馬自宋司空分
汶于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碑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滌也。故壩於戴村以
防其溢。而次河歲築沙壩。以聽漕之法焉。蓋以漕水汩濁。性復滲滲。勢惟分淺。則
力之所衝。始微。微之所扶。始弱。堤不歲濬。淺不歲填。民田亦不歲沒。厥利薄矣。萬
曆八子。聞歲旱。泉涸。疏濬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狹。上流
之勢。危欲四趨。石壩幸築。源始為善。春鋪之役。無歲不勤。夫額帑危漸。及里甲。崇
原平壩。變為沮。如結茅積絮。或隨浮。其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
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挾漕而西。觸于石壩。折以南。其勢猶怒。故患終不免耳。

或疑漕盡淺。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漕非盡西也。若今之記。則盡欲諸湖
及門門洩之。猶冀浸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顧司水衡者。濬泉防湖。監
臨湖。復于泗汶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源是常。侍
命于天。脫值元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為國家長計哉。按漕之湖。一曰坎河石壩。
之壩。二曰何家石壩。曰草橋土壩。其接隣境而關于邑之利害者。三曰坎河石壩。
曰戴村土壩。曰長溝石壩。按自沙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滌於
流。沃壤為浸。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以嗟。漕裏也。陸水部撤土
壩。害咸十二。乃汶猶挾漕。括沙底于分水。以為漕。機故大挑之役。歲為民病。而始
則築壩。繼則起水。終則挑漕。每用力于無益之地。曷若于上原築壩之處。建石壩。
一壩。欲行漕。掘板斷流。不用橋。草夫力之。曷又無曠日稽遲之苦。即不能如沙
壩時。淺不歲終。不猶力少而功多乎。

諱公亮書
譚氏。其嗣于草野之鄉。而公亮慕其父風。泉壘。願告誠于魚臺之下。皆以癸丑八月
十七日。公亮既。即為沈湛老言之。非已事而神之也。公亮面令頭方。常若不可一
世。世人競拾其遺。高華之好。以相。皆。有識者或和之。然而非也。大德不踰。今
日友輩中。吾信之公亮矣。頃得其書。云。父于恩。深音容。相召三十里外。如對面。談弟是
以拊心自誓。歷爛為期。決不敢為自全之計。乃不意抄家。斬嗣之禍。及出。某氏。夫挾
通神之資。運銷骨之古。其勢。屢。我。又何。解。但不為知己。羞。無憾。取。覺。之。欲。流。漫。紀。于。此。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西廂。吳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拓湖
得。完書于楊南峰。而三吳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為吳令。酷嗜之。稱
為凡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梁。索。周。氏。全。集。付。之。刑。剌。然。急。於。成。書。疎。於。攷
訂。未。為。善。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冊。字。畫。通。樞。圖。識。然。然。云。錄。之。馮。嗣
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既。出。繕。寫。不。難。惜。予。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子。髮。水。燥
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後。絃。以。數。十。人。合。坐。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
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天。雨。無。為。于。室。獨。與。李。李。鷹
梁。雪。士。誌。因。紀。其。事。

袁陶
袁陶

袁石公遊盤山記如春花美女婉媚多風陶周望台石路程絕有烟霞氣色

燕 燕夢相聞微音飄然未成聲也朝聽之婉兒語矣核而化甲而飛胎而走皆宇宙至奇之變而人以為常也

祈禳

祈禳之說吾所不然近見五行家按星辰飛流躔次之度為休祥之符往往而驗此又何也豈昔不然而今然耶氣盛時不然而衰則然耶將氣盛之時一切抹倒則我旺而神衰而今反是也耶母病瘦死生有憾憂患惕其中而神憑之也耶邊暮之人曆日所不載與俗妄順斯理之常每聞日者言焚香重掃正襟危坐此吾祈禳之去也必不免視力所能為行之久之病患亦良已吾欲推之人事輒紀於此昔有苦獅子吼者或告之力與之魚將母免周公馳先生笑曰俗言凶星過度側身修行以禳之漂不可犯此河東者吾凶星也敬之禳之不暇而角之也哉聞者絕倒然而此非戲論也

朱子魚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五

朱子一起頑可喜時有詼諷頤見之又以凝遠已讀其可憐草紫金政與及石相錯較是寶也勝不可滅也聞之趙九如子魚方治園亭竹林紛委匠石喧雜料理之下不廢研席斯真可人矣紫金尤相要從瓦石中洗出

破戒

里中多飲酒之會而吾家特貧而不主吾齒特長首而不二吾面目語言持不祥穢惡而不可近吾七筋不能自玉寄與人淋漓而不穩便念春秋六十一一切謝免而支季淳設席徐天倪館選之必赴曰不令君破戒而行吾意焉子亦欣然就之二鼓乃別已自惟吾舍近而就遠去故而即新解難豚之雅而詣聲歌羅綺之歡何論人非吾將母免耶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無錫恒

今歲三月廿六日無錫人忽恒擾不知所定守城半桿之跡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叔民家姜侯勅守者縱開城門民乃息然未午至西丹亂於河尸橫于道棄子女相枕藉死者不下二百餘人而北城門尤甚或曰蓋孟河鹽徒相搆訛傳至此江陰一帶皆然或曰鹽販殺人毒甚自潘壽始已按之絕無殺人之事亦絕無被劫

之家此殆不可曉也軍中夜驚子傳有之然是帶夢惘惘未有白晝若狂齋粉二百人者任歲辛卯七月某日吾鄉訛言冠至警擾踰時民多棄子女而遁然未嘗相踐此慘烈如此不知爾時士大夫作何解乎日月之食也陰陽厄也宋儒猶曰聖人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士大夫作何解乎陳按察榜掠城卒為倡亂者成難不然今日事勢故應爾金雅少言嚴中翰履缸無錫缸上人指其缸言曰是日曾渡一百五十餘人伏湖口缸相接如箔鱗汀危顧視大日一片凶陰陰風襲人恍惚矣

祝疾書

祝疾述之有所取士某貽書乞憐者疾答書曰慶之而不能去者貧也却之而惟恐其復來者俗也貧俗二字橫據胸中豈有清風颯至乎疾與人多次澤故既去而人望之如此錄其言為讀書自守者式焉

石巖花

吾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傳君植之數年每歲花開鮮豔奪目拿州先生歸其所售田數十畝取置小樓下用雲母石紙裝四壁花光浮翠都作映紅寶色此亦風流之極致也年來市花者頗多易得絕不聞有如此好事者人與花不相值耳花出溫台閩江陰人偏解南中花木意接植頗繁三四停輒售售輒萎而花故不進溫台或曰其地氣云偶與吾孟嘉談得種花訣訣曰種用黃泥細細揀夏日遮陰冬不管羊天浸水續續澆歲歲花開枝枝滿

壁戲

多情爽口是女之質易事輕怒是女之習汝乎老矣汝既不識何物靡靡會羅重棘

姚孟長

姚孟長為諸生時嘗草疏盟于佛曰某甲自知黑業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踴躍天地何敢爭衡皇路問徑雲遠但母氏幼弱涕淚未乾而今病軀多瘳淚眼欲枯松柏但多桑榆傍晚僅此生不資于世獨將捐糜何當於顯揚覽之令人淒咽孟長既舉於鄉而行益加修可謂孝子當節婦始娶時人謂節婦始於姚而女子文即少寡可幸無恙乃不知孟長以十月之孤幾困重後節婦始於姚而女子文即少寡公庭其當日情形何如哉孟長為諸生相南先生致少府歸而節婦始安其孤寡之常距其始十六年矣子嘗讀黃節婦旌門銘頌嘆姚氏門標代有婦節云金華宋文憲公銘曰寒暄蕭蕭青燈在壁月卷參橫猶聞夜織眉山蘇編修頌曰相風

其各月照臨閣閣機行形與影隨斯言不妄然立者無父無母之人也今天子仁聖顯貞慈表厥宅聖姚一門聖節宜願問耶

夏德元

夏德元久不過于談信字間多感奮之色而口不言所言皆後來英妙無貧感空具白菴先生子也試表清餽聞然而不耀當必有進焉

王瑞和詩餘

瑞和詩稿猶存什七矣丑以俟詩餘殆不復見予已歲曾閱其手錄一冊幾半悲青筆跡發號稱得體士子而後遂不多作士寅歲瑞陽且有照錄骨一闕雖復神情蕭散而感懷有餘不無張氏愛姬髮黃冠之意矣先世長唾不可止正在去年此日無聊檢閱復得此義我痛何如

大母生忌

晉大母生其後七十年設脫之辰都不相值先父母以賜進笑曰侍閨月始為之後六十當會三姑與未久先父母不敢言今上辛未為大母七十在淋禱四寒暑矣先是母四十病居輒劇至五十大劇不絕如絲然猶獲二十年至屬纏神氣甚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上

然不亂分絲析釧井井均適曰若為奩中物若為姑家物絕未嘗有絲縷錄兩之於先子泣曰母少孤貧更大病三十年非艱心倍人數等某輩安所得先世手澤而見之即棄者更若之不可縷狀亦絕不見母出此實錢也小子識之守成者不當如是耶先子言猶在耶而母亡三十一矣近死之孫母忘不能謁家廟命相代之因述其妻甲寅五月三日

偶句

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憐

病眼

癸巳子館周元裕家四月十六日夜里杜送神觀馬眼迷炬翌日於懷心患之而南昌鏡先生通行縣得失之念擾擾矣鏡至病微又二十日為五月初六始試覽山目已自然無恙也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哉時有同學生沈玉注名存孝者忘其試其是見鏡先生又有王司訓名體仁者為先生具言某平日狀貌頗悅悅色詞之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子性氣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顯關幽文之道也子道淺不必微顯但務關幽

之想矣其後十七年已酉不免為鐵鞋道人所給林頭金殆盡病者思起其信然乎然予故知道人非相結投盡無復之耶脫逃而去則真可笑既去先世長語予曰母見道人視眼其始漸有欣喜之色後額漸頹推首頓足不語知無能為矣

山神廟

慧聚寺四極有張僧繇畫龍陰雨將冥麟甲加潤詔僧繇畫龍鎖之此吾鄉異聞也嶺公方經營寺址山神役五丁助之一夕而就臺名鬼墨自縣官建崇功祠而所謂廣十七丈高一丈者不知何所矣其存者獨山神廟耳廟建於唐中和者于梁天監更額於宋秩祀于明燬而復新若持左券豈神功一夕之靈非幻不滅耶願元錫請作山神廟募疏檢志慨然大凡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也慧聚寺崑山一隅物耶如楊惠之天王李后主之書額張僧繇之畫龍嶺公之講堂竟何有哉

龔張

先甲富儀寇吳中前龔張仲起龔瑞周為寇所執今據張詹而龔不能及語多嗟嗟張指地曰此豈若死所耶龔恨恨然寇飲輒令之歌張取所憶詩歌之語言勸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今漁張以第置池中奮手擊水魚躍而上寇喜而張又脫旁舍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八

有釀方熟者取以米釀而飲之大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假差任路終祀縣令不能飲張經紀其事甚悉王奉常為作誌曾見之其從孫李弘家龔可謂孤憤人矣始教定州杭州守入簾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御後令祀抗御史宜古之強直自遂者耶張生曰龔先生不能忍寇孰可忍乎仲起名振之瑞周名起鳳

君自卷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局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當時人知之謂之蹈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籠中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菴不減項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儂行與小婦躊躇久之而出宜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憐家樹能分綠陰娛人春鳥滑滑如燕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奇景耶有沈姬者時賣絲子家多見予坐起庵中聞若無人嘗私于小婦曰即老矣猶賴閣中物予聞之唯唯否否

性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子性氣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顯關幽文之道也子道淺不必微顯但務關幽

文墨

南充王都御史廷作侍即王思賢傳頗詳密已讀于子鱗作如鳳暑臨流披襟解帶又如下脫冬衣微體輕利文章故有定價非世人之憎愛所能損益也金州為父叩聞寬沈痛至其情結鬱而文加條暢援引舊例平用其言其言曰查得先年尚書王

文章獨行

睡菴兩孫文序云時文者攬時之物取譽之高下眉之廣纖媚者之笑譽者之賈賤朝更夕易而不能以自足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取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豈惟舉業哉嗟乎夫子豈可謂獨行于文矣任歲求于書文不可得矣丑得之王元學以為非復人間世人也王駕部書云此中如郭爾光孫子書諸人雅相慕尚尊

稿至輒便持去

此何解歟豈亦不與於便秀易與者乎眼中識字以來靈異莫如孫郭皆出睡菴門下真最奇事周自淑嘗言高玄圃先生其人可方子喬惜不見其作義然亦湯先生門下士也先生評兩公卷數言耳今人無限洗發錄置几上為獨行者之助云

今人舉業從坊刻入

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子往往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模子孟義尤最百年來惟歸太僕先生差解此也于書韶年耶老宿耶才子耶學人耶總之其目中不曾留一畫留一人空空如也云爾吾是以驚就之爾光

思二遺

女若有乳母子甫三歲母棄之為乳母東舍與其兄依怙居而怙故縣避辛守城每夜輒依他媪無常處予視之具洋梗線線不知棲泊何所矣嗟稚不知念母皇皇途服食耳子母見其顛躑離披之狀心憐之未嘗不思吾江南二遺也大遺養於弱母就外傳光祿言其讀書時能以意旁晚他皆小者豈若如其母絕不肯向人索粟粟繼亦慈撫之然而眉眼之間吾不忍轉吾念矣

此女

汝志烈女傳有此女蓋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獲一女欲污之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悔以衣澣血書此女可旌四字於壁王入新先生志特表出之且云漆室慶園得名以地義姑退兵得名以節而此女絕無姓氏可憑里井可據持系之烈女之未噫亦良史矣先生雅志維風聞幽為發錄白英于人物存此女子貞和諸家志乘未數數也吾鄉有房氏者嫁于顧爾結縵而夫客外境隣家失火延燒里中氏居小樓夜倉皇起亡中衣將出忽自訟曰吾婦也且愧德時而奈何以覓見舅姑且不令外人曉耶五入樓焚死明且出其屍瓦石間燒過半矣面目儼然上衣如故亦烈矣哉

女仲

女仲乙酉生其明年丙戌秋孟光祿將問名仲詰朝行矣于時讀書大樹齋本源之僧舍卜之夢仲四歲死意乃大忌念欲罷約而有成言且期適不可遂許之常欲自忘其夢甲辰仲嫁孟氏夢無驗矣而于心終不忘庚戌春李仲卒其子爾章方四歲豈不異哉今日讀歸先生所為母夫人志自言見家人哭某亦哭然以為母懷也

又曰家人召畫工畫出跡某某曰鼻以上畫某某鼻以下畫大姊以其肖也吾爾時大

恸幾欲絕憶庚戌之日聞仲計檢篋中不得一錢解衣質之亦不滿半兩許而風狂雨隘不可渡呼舟無應者其明日始往哭仲姆抱二遺於側問之亦云母寢無恙也子既不能贈仲舍與子婦淚眼相對留婦視舍而予亟馳歸光祿送之予再叩首而別意欲以無俟後人悔祈光祿且知光祿之德吾女且愛其孫不令其既長而遺之憾也其地即今孟王薄攘奪之處子性絕憐愛兒女而仲特慧又絕愛之然于仲死絕無所自盡于仲念二遺特甚而家貧又竟無所致撫時感事泚然流涕嘗謂吾父子之情惟枕知之即同卧者莫能知也仲死五歲絕不忍聞仲死時所言于婦云仲方無恙抱爾章問曰兒將何以報母兒長益為母持三歲齋仲死而予婦齋至今不肯罷豈念爾章幼不如約乎予亦不忍問也當年風雨蒼皇惘惘而出惘惘而歸其他一切皆成涕淚而不能召畫工留以跡二遺若歸先生以上畫某某以下畫某某則予更添一斛淚矣偶與相語書而藏之今爾章異日者得以觀焉

擬古

擬古之作常思其類徐昌穀五言詩學漢魏而不類所以為高故常欲另寫一稿雖

漢魏歌之北地信陽多類之矣或言教昌無近體故亦宜然

王子顯

王子顯絕無少年傷生之事而一病幾危殊恐朋友是何故于顯措意周護于事都
不能忘其重慶或未必爾昨又遣人致書于某覽其書試其使其為霍然無疑而予
不能不嗚呼于拜賜之時人既去而猶為之躊躇如顧也于顯于四方合志之究何
所不遑寧獨某即某之無似或必不能忘念于于顯今何時乎甫脫萬有一起之危
庸情所好為之書書運來周急以時則豈非不能忘之性歟使還某無所致于顯但
附語袁夫人無令而即不自逸一切後其身圖也甲寅五月十二日

恩宥

恩宥天之施也然不能及民何也及民於法無抵也于租無通也昔人慎無故立
無見罪近詔徒流以下量加寬恤猶以為恩之未曠也此非君子之言也

勝場

古又大家各有最勝如昌黎之志柳州之記香山之絕端明之表更無一篇可參因
知孔子博學無所成者則全體無可參訂耳然勝場之中又有最勝如昌黎殿中馬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少監志是也字獻吉順為諸王志墓亦無所不佳其志信順王云王好夜宴鐘鼓管
籥闐喧徹宵雞鳴月露香粉銷為履雜糅而其興愈酣或勸馬王帝之從也竟以
此玷殆非高華公子游間少年酒色之事斯亦化工之筆矣

海濱

海濱必由淮躡青萊多山少境舟遊之則益遠有內地經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
之二而忘慮殺有故址可泐江陵初山東漕河開海虞徐少司寇棧與其長劉公應
節上疏具言每運事劉公來人也徐公倚之為信遠東憲職往用軍興法不能亡所
謂發人以為操爭言之兩憲臺其後劉公秉戎政詔往勸處鄉人押公噪而從之江
陵亦不能決議遂從徐公先謝政雖暮年猶扼腕談天下事每及海運輒曰天乎以
一時苦而非百世利固難與應始哉予嘗聞江陵在政府集諸門下談治河刑曹商
公為正獨無言公問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為得遠遠御史臺出按山東
江陵身天下之重而敏于用人類如此當時故江陵者為欲立功自固對端爭言
治河便不效又紛紛爭言海運矣嗟夫警之操舵于江河風浪無巨能刻程而趨
即方行之而有一便顧不快哉而况乎海運與皇祖之法斷斷乎不可易者耶

懼心恕心

子守不極聲遠與祥治過之問所疾苦祥治曰大抵靈利人多作悔無及事而又曰
某政不免故知之而又曰韓某有言吾老之禍莫大于偶然試之而不覺其言之反
常也此猩猩之醉也其始有戒心焉何知其醉也張靖孝先生曰欲心起當以懼心
制之又曰常要認得他人本無許我意思恕心自生此兩言者易曉取其孰能知之
雖知之臨事忽焉失之矣

趙御史

江山趙御史方泉先生鏗以嘉靖士于督學兩畿受命迫期三閱月而事竣閱卷不
下萬有餘矣明年歲試先君饒于廉御史杖大但得機毫不責聲句或彈削竟牒
而名第乃獨冠或次少後而獨于眾中抽揚之聞者不測後乃大服先君卷蓋彈削
而亟賞之者也嘗聞之大父云先君領牘時始無不削者竊訝之經義未始有批議
及韓非作說難一論則硃鉛互覆賞識殆盡矣又大署其尾云此傑才也豈斐該博
有傾山倒峽之勢古先君者何公天衢陳公王道周公毅馬公致遠陳公允升先君
御史第六人也其後某浮沉警校落落無所向偶一合于德清房御史囊口用第六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人增廣右子者欲程程張振德沈述用陳夢龍徐紹伊先是辛巳歲于就郡試祈年
蘇州祠廟學校胡守朴者語于子所德半尊人子心莫善也自今觀之先君授錄而
予增廣先君膠庠者二十七年予十四年不半歲夢學稼語者先君既貢入太學而
予濡首警官病廢也

城居之樂

周茂仍嘗誇於村居之樂莫敢于不聞戶外事但苦索居乃不知城居更有樂焉莫
最于索居不聞戶外事也須其來語之

息

寢之養息也息則生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記曰難初鳴成盪澗聖人垂世之書
後世養生之節也王龍溪先生有言今人全靠夜來一覺酣酣睡足補一日之用所
謂後天安樂法也今履而不睡睡又不能起息乎睡夢擾擾若勞極欲不知身何
處所息乎意煩肢楚唇燥而口不潤息未凝輒起息乎醫經云順之微生逆之微
死天既息矣而若是順乎逆乎生乎死乎莊子曰其後不覺息也孔子終夜不寢不
知老之將至息則生也有問邵老方者答曰但眠食恰好處睡後天而奉天時中庸

不可能也或利而行之其無乎。

清和社

先君晚歲每逢花開賞嘯登吟霞集乃至寒食重九坊燈里社為歡如不及惟恐後時既往而然然自失也予既病于事多不相關清和之夕獨喜聞穿街響響履入屋輒思與陳更生王瑞和顧元宰輩取問道燈燈火豈可得哉前月有令民家不得賽神而今夕亦寂無繼者蓋藉口於上之令以藏其貧乎為之慨然

理官

陳鄂州理官予嘗怪不能送為書谷絲為寄之六經之言于今世未必可試亦不盡其斷然可試而立致者惟好生一念耶死生之門宜屬老矣而此官必盡仕者為之庶幾寡過不在此念耶任歲與王又新先生夜論極稱王文恪公充類至教之盡為而方為孟河予問故先生曰文恪王開孟河入之豈義也哉予笑曰理官之言也先生亦大笑

張馬談

偶聞馬君常瀟寧居刪而更然自失也擊之避秦人聽漁父說漢晉事不覺欣爾有

梅花草堂集

卷五

十三

喜作食慰糴米與之沐而驚避之也技至此耶康成以前果哉末之難矣君嘗言甯為缺陷毋為圓滿夫未有缺陷者不圓滿而效也張治生曰效則效矣何與十八房亭祇費一掃墓耶快論哉雖然二兄故武陵漢上人何得相悖晉代衣冠事

梅花草堂卷之五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筆談

明 吳郡張大復著

三念

嘗欲作一文弔王瑞和如有物梗塞喉間不能吐亦不出弔歸李思則廢卷而屢歎如臨流傷逝不若無言弔顧朗仲如觀玉碎驚魂動魄而故置其憫悼之狀不忍示人此三念殆未晚何故也蓋如素發願作而復却者數矣魏孟長曰方今友道衰薄但作一篇祭文便結一重公案吾深有感乎其言

八文

諱公亮有歌兒八文皆極一時之選後來如馬如鸞更自道樂或云物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此不盡然聚而不能盡其才即盡其才不免淫馬以驕雖得之必失之公亮故有家法諸伶歌舞連日退則整衣肅立無容倚之容舉止恂恂絕無諠語詠考訂音律展玩書法濟如也八文見于至輒大喜多博伎以待今日偶與文筆語筆出其主所為歲寒篇相晤口誦無遺且曰主人倦于筆硯聊試一曲爾客至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一

乃具樂否則竟月習字耶友輩如公亮亦樂矣彈力微歌乃不忘買金急近年來才料俱老厚自檢掣故是天壤間有心人非有情癡也其歲寒篇篇首云世多脆薄之人而又值尋常之會甚然聽命于造物者有由然矣每誦斯語不覺眉蹙

十損

有從不佞談者其損凡五面目發破對之不祥一損也語言率直無益於教二損也世之所是我之所非三損也向人翰寫了無避匿四損也衰老無心過即忘之五損也不佞與人談其損亦五未見顏色動悞深衷一損也多言損氣屑越神明二損也談言無味余影懷慚三損也吐之逆人如之逆予四損也老人唯嗟旁兒柳榆五損也具此十損而來者不亦難乎即書此自警

龍

驅駕風雲騰騰萬狀而物不傷此應龍之所以為神也發屋拔和驚怖有情而席捲之委諸莽蕩之野人物遂死則蛟虬之事龍無與焉易曰神武不測蓋神龍之謂歟然使觀則累久養之物今從事風雲之勞其勢必不得故夫天下之可養者非龍也

父子兄弟之樂

王淑士有二弟兩兒皆擅人倫之德。其母早亡。時年有穉者。近日休沐里第讀書。不報如諸生。多研丹砂。為子弟批閱。竟日達夜。耳目應接不暇。其年固未四十也。快說父子兄弟之樂。古來多有。文章相與。其如眉山蘇氏。東坡自言。子由之文。實勝僕。又云。幼子過。每出一篇見。候。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此殆近之。然叔實文妙時。坡年且暮矣。

張氏

屠者沈養。負其妻張氏。年二十一。抱二歲孤。嗚嗚而泣。淚盡流血。面垂纒。見者悽愴。既三年。孤已斷乳。其舅姑為着禮。憐憫不知所。強抱孤。復乳之。孤不啼。張泣曰。兒今夕以安。所得汝母乳。而不吃。耶。抱以貽其姑。而入。既入。復出。復抱乳之。嗚咽不成聲。其姑未之察也。俄畢呼張。寂不應。問。縊死。服喪執紼。悻悻如喪事。在。養。己。仰前後。間。邑。中。頗。有。知。其。事。者。而。善。死。責。事。不。可。向。更。有。人。持。之。遂。疑。張。與。子。同。里。嘗。召。其。奴。李。載。者。問。之。道。如。此。今。麓。澤。門。外。有。市。房。面。門。而。時。着。張。死。節。處。也。乙。已。稅。為。晉。侯。沈。先。生。言。之。然。欲。敘。其。事。付。傳。中。以。便。查。照。會。遷。去。不。果。或。曰。其。孤。六。歲。亦。死。嗟。乎。使。張。幸。不。為。屠。家。婦。即。歸。於。屠。家。而。夫。不。死。責。或。其。子。有。成。立。則。名。不。沒。即。無。子。而。當。時。有。大。力。者。不。畏。強。禦。力。任。之。則。名。亦。不。沒。然。而。沒。不。沒。于。張。故。無。與。也。三。年。茹。荼。流血。自。矢。以。乳。別。子。以。哀。見。夫。風。霜。不。寒。芒。及。不。利。張。亦。烈。矣。哉。

孫道光
同學生孫道光與子同年。生居同里。既長。從居滄濱村。不復相見。一日見道光被髮行市。中子拱揖。光不顧而去。或云癩。或曰佯狂。不顧也。子念道光故渾渾。無佯狂性。趙綸叔亦居滄濱村。近語予曰。道光可謂孝子。子驚喜問。曰。光亦貧。隆冬衣。交足無履。而時時買餅以奉母。其母或窮愁不欲食。必多方勸慰。盡餅乃止。每入門呼母。柔聲下。聞者多感動之。色異哉。予亟訪之。則道光死一月矣。

周霏
張舜如別我游吳興。且曰。遞園情客來。當往虎林看畫。西湖落。乃逸快。園情故。是少年場一法。而舜如樂此不倦。殆是一癖也。朱白民云。樵李有周霏者。名文。作詩多佳句。近游十八湖。詩云。烟深鳥不語。路正漫。漫。格。力。道。上。絕。無。兒。女。子。可。憐。之。幽。又。好。讀書。見燈。不。欲。寐。時。時。達。旦。此。真。可。人。矣。舜。如。自。恨。不。識。子。霏。願。隨。念。

佳生作蠶魚萬卷中。使一時文人不能做之。以其所不知。樵李現有嘉賓。慎毋交臂失之。

業錢

海虞邵茂齋。慶元初。以除夕運米六十斛。來曰。為子三月慶。飲之。窮夫使盡室不慶。午炊不繼。三月間亦安用許多。粟。取。窮。陰。殺。節。營。鬼。紛。然。粟。至。應。手。而。盡。乃。得。暮。刻。清。曠。自。發。從。今。三。月。楊。腹。愈。於。眾。口。憐。嗚。者。多。矣。成。申。之。地。黃。州。崇。李。常。使。兩。奴。間。闖。數。千。里。膏。二。十。斛。相。餉。子。命。家。人。春。而。藏。之。取。供。山。僧。野。老。游。女。韻。士。不。充。他。用。較。是。去。歲。之。情。聞。于。今。日。今。年。之。素。貧。於。成。申。也。語。云。不。使。人。間。作。業。錢。無。事。而。能。其。為。業。也。又。多。乎。哉。奈何。

妻子柔

妻子柔。既齋素不飲酒。晨夕嗽糜飯。不過六器。稍餽用錫糕少許。不食餅餌。子柔曰。餅餌雖化糕猶有滓也。吾欲取糯米之良者。炒熟置瓶中。仍淨炒胡麻。伴之。置無風處。以備午前。後米春之用。蓋風則動不可食。其說有理。然于子養生二宗。故本之及也。子柔與子同庚。先子一月。出。其。言。若。此。而。子。方。從。聲。酒。闖。跳。浪。度。日。以。舒。其。憤。懣。牢。騷。不。平。之。氣。人。之。智。量。相。越。故。爾。珠。玉。在。旁。覺。我。形。穢。聊。用。識。之。

蓮葉巾

朱白民著蓮葉巾。多風韻可喜。要當用荷衣芒屨。行若耶溪上。韻乃全也。白民于世都無所染。而食物服用。多好行其意。不便于人。而人亦不見其相礙。蓋其所須者。簡而于物無必。人故樂而忘之。昨勸子。當事自便。以安晚節。其言甚有味。白民不能忘世。自丙午罷試。不復談舉子業。將買山築室。寫竹自給。省事自便。此其得力處耶。世呼白民仙人。而白民亦自謂散人。仙耶。散耶。竹耶。蓮葉耶。蘇子云。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矣。

彷彿會真語

張舜如能琴。能歌。能圖。能騎。能博。而恥言其長。語及之。輒不應。但不能識字。而能解文義。喜聽人說書。又不能發言。而能辯答。款款微。可以解。不能見俗下人。而能容順。予曰。此老不時可與語。微者不能容。僕之小疵。務逆子所從出。而夾擊之。空若不勝。而世所警子者。解以為佳。亦奇矣。故嘗欲寫數行。紀其概。臨文輒止。今日讀會真。大略。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詞則敏。而寡于酬對。張之意甚厚。

未嘗以詞寄之庶幾彷彿其人亦彷彿吾意中語

馮先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觀其事人或問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舞鼎如古法書名畫宜宜落他人手聞者嘆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

僂松

外舅顧亭和歲得東坡先生僂松圖根窮單中其枝僂根左都無枝葉一新枝怒發根上針葉蕭蕭欲欲挺茂而力不可段作蒼鱗翠鱗其諸生意亦有一二欲發處此真化工手也予于他畫無所好而此圖獨往來胸中去今四十餘年矣畫亦不知所在

游松陵

連日飲陳孝時來雲閣風和氣朗果鮮茶懶頗極友朋觴咏之樂夜來周季侯使其侍官者周臣權歌新令臣時苦骨謝不任強之歌一闕冷鸞鶴聲也眾客樂甚舉

卷六

四

酒相屬臣亦竟忘其會而彈技焉予謂季侯歌若此不乃混鷓鴣作若耶季侯笑曰有之願受一卮沈知樂曰松陵俗以賽會張水戲有歌者趙無瑕在兄豈有意乎趙伯邑曰識得請計安期亦從虎林歸矣季將料既狂哇如是如是毋欺乃公意予心念願蔡與約不果留既抵舟漏五鼓矣遂不成寐書以寄周安期有便羽到分湖併寄葉仲韶一笑也

記徐公語

南昌王先生問訪于談言甚決同事者訝之粟水公徐某曰世棄元長子未病之先而止縱獨收之既病之後夫又何疑蓋予聞之受之云爾時不覺內自慙奈何以某故汗諸公齒頰乎今日汶上王先生忽然見顧命為館客且曰聞之釋氏稱孔子為儒童菩薩請提此例于君何如爾時更不知愧自內生矣吾何長軌瀕海內異人耶

記朱白民語

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時與孺和輩常詣于時孺方年少多在某所矣馬駟逐解音善擬白民嘖嘖賞不置今日復會某座訝曰君面多不可之色豈復吳下家耶然而吾殆老矣昔歐陽永叔謂石曼卿子乃見君盛氣某聞之慨然而孺心竊喜謂白

民知我也世人棄僧捨儒亦厭而去之子事都無所涉年來其得閑居之適益好讀書不入城市必于呼之一命廢而已

午睡

睡魔惱人最是當午不可止稍置思便結為塊時混時清悲喜遽順其狀多端今日館人吉濼強承之放著而軒矣夜就寢軒聲頗怪且驚輒省不復睡臥聽街鼓繁聲徹明湛然梳櫛後昏昏如也或云氣濁多睡或云血氣少睡云何當午血不氣暮夜氣乃得不瀟眼神懶境淺今而後故不知所止矣壬子四月噓雲軒中記

暑熱

暑氣蒸濕礎汗交流枕席衣被間如帶膠黏饒癢癢至使人以手承之眉眼口鼻俱覺悒悒無歡境與情之不相安甚矣何物老龍鞭駕雷靈今在必行而風伯雨師承而行之轟騰澎湃了無吹生滋長之形須臾氣快雲物清明神情舒曠豈不妙哉世無無忌憚之君子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而下多有忌憚之小人舉前史後首鼠兩端欲使天下人情釋此孰難斯亦難矣

王先生善交人

卷六

五

汶上祝時齋瑞王觀塘登對皆一時異人王先生莫逆友也先生善交人不守一行兩公者善就先生談雨必命廢宵必張燈退而各自得也祝性周謹讀書外泊然無所嗜好願獨好石其癖乃不減米南宮而家山故有異石雨後輒露光土人按而求之紅黃青白五色燦然視裏種時往購工者就石大小製為環玦簪導乃至鎮墜之屬窮工盡態斬佩之以行其聲鏘鏘然自謂衣褐懷寶莫如子者友人問奪以去亦不復念所製方圓硯尤奇子息庵中藏得烏石圓硯動然如漆蓋得之王先生其一也觀博有兼人之形不拘小節好諧謔失口縱心周與世命即世人競欲殺之弗為動嘗以書抵元季今具載僕之性情狀貌語言動止以來予笑曰昔曹孟德云豈有四目兩口其言甚大若僕者即兩目不能有此外更何有乎先生又言周自淑鄙人曹惶惶焉張人其人決定無疑當從先生求之

設局

設文則讓設局則多世人之情也吾每見國手推枰默然無語而文章大家惟所讚頌頌之而已矣乃知價定者忘言拔萃者多暇

易辭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微體都醉音由左臂作楚神氣不足以堪之耶吾寓清暑中
多仰飲飲常五合陶陶而已今何為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我飲宜削耳
借語我風日甚新因移 庭間昏然便睡聞鶯啼聲以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
衰乎吾衰乎壬子十月記

憐才

夜來語次偶及後來之俊愈出愈奇受之因誦其所識周君名迪文不下數題爰厲
顧盼真一時雄才也然而受之之儔亦不少舉見矣念香視草之客翩翩年必舉復
念絕費謂浮沉顛境未列青衿之士而口誦其辭惟恐一日不聞於世乎近日王又
新先生行縣還喜甚蓋得一莫生云生名汝璣且謂子曰此生文有首尾都不作秦
以後調度而世未有知者將使就龍城會講心念生方淺落應童子科而今婆娑諸
多士間恐損其氣遂止此老婆心更是真切願謂相識之且歸告吾鄉朱子魚海虞
馮已倉晉陵將九叙弘獎之路于斯方為君等不落莫如前矣

王鳴皋

雲陽姜清源與弟長源偕王鳴皋詣子王故武將鏡臂力夙聞名理三人徐商文史
稍及品目王委德之嘗以其引歸依回狀如美人不勝盈酌鼓動促別雖復不能
少留覺中懷自吐都無所恨

詣張

閨初詣張治生庭除閑寂一童子候門不滿五尺云主人且起久之張出遂止于云
劉元美嘗來已元美至予識治生元美始此已為君常與弟君蘭及程公琛至遂命
酌供食鮮芬盃巡雲瀉張都不作主予亦復不知為客撒嘆久之予告去君蘭曰
主為吐嗟之具而客無信宿之歡予情不勝予欣然聽之及腹分手猶復步步惜別

將選

歲暮將選元字選有之醜為杯酌之際各叙所懷元字擊故殊異有之深情獨撫于
謂今世大夫皆從個裏出然須有先天在可無疑于二君元字曰某于此道中有志
未信他日必為師門弟子則所自許至于表裏皆盡不能不推有之有之退然色若
不足予歎謂元字如君言政復真于是沈盃更酌嗟咨良久惜乎凌雲既乘不聞斯
語吾近與凌雲愛舞雪一片石定屬元字志行不飽請以有之凌雲自礪也暮年形
影何妨岑寂難復飲酒撒嘆之談豈虛也哉并記于此以貽相見滴三下矣時壬子

職初六日

周自強

鄒縣周自強貽書王先生倒書名諱用筆鈎轉先生笑曰此事吾未嘗作予觀自強
書簡淡凝遠靈氣襲人當是見影而馳者耶倒鈎書誤正從清淨流出故可喜耳自
強名願孔與兄自淑齊名

杜小章

杜小章不能膏沐舉止恂恂殆非風塵中物所居面錦峰石骨玲瓏細膩類鳥房山
畫所謂伊人知其所止者也有至也孝事其母會其冠蓋相望於道小章躡踵如禮
送者肅然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微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憚偕元龍於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
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
呼與語予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醒則慚耳蓋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
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啟扉出微言冷擊不數語輒遁去旦起亦
絕無影響使人傾之思善人不更事者也生平當不能怨于此事頗自覺其有過然
而氣衰矣壬子十一月望日記

為子將喜

今日聞朱子晉舉心竊喜蓋為子將喜也子將悼亡時嘗詣子形懶神燥如鉅鈎
之魚情浮水面上子謂君無婦有母且糊口四方將奈何子將曰故舊之天不欲
今某有室不二年奪之敢與抗耶近累數金將為弟聘婦但有一婦事母情不大
傷某可無家念矣予曰甚好君家事體合如此但恐聚沙成塔力正不易今日塔就
矣

杜夫人

蘇才翁官尚書郎夫人劉封仁壽縣太君卒年八十一孫曾男女五十七人才翁與
弟子美聖鈞既名其子孫多即官大夫可謂盛矣吾鄉李中丞維村之配杜也以
公翁詣封夫人死時年九十子孫曾玄幾五十人女孫二十餘人皆次林列理行
相向蓋亦一時之盛歟今日偶讀劉太君墓誌信筆書之杜夫人少歸中丞日夜織
紉雖貴顯不輟然無重帟所居處竟日不聞聲教聲聲皆有不見其笑語者又不

知當時太君能知否劉志云薄于養身而厚於施人嚴于教子而寬于御下蓋古今命婦享其福祿榮名者大都非偶矣

東坡改樂天詩

烏啼鵲噪昏香未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豐臺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如此東坡改白樂天詩使郭生歌之者也而祝和父便謂郭生改樂天詩誤矣坡嘗言寒食重九不可性過今觀其感時傷悼悲歌泣然真能盡四時之樂者

齊雲書石

齊雲巖奇瑰失秀天門石罅尤勝絕但碑碣填塞不遺卷石袁中郎極厭之謂當與盜山伐鑛同科然聞石壁上有二句云道人控卧龍巖背寒露滿身披月華雖無勝情却是勝語此等當從未滅

顧三娘

春雨過春城春度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吐春榮此李丞相顧三娘詩也顧蔚有才華尤聞女則母皇甫淑人絕情愛之所遺詩裝奇服不下數十金而李多外壁不軌

梅花草堂集

卷六

于物數年揮斥殆盡顧視之泊如也兄憇仁靖高並擅菁華每加欽重晚歲高被絳襪荆飾髮髻與嫂朱夫人讀書不輟絕未嘗有自憐之容

別元字語

元字東矣所欲與元字言者無窮得不能盡念之有一二欲吐者雖腐不能默也天與元字如許才情如許志局政以唐確之具厚元字耳自謂吾性固然惟其意之所至不則則割

嘗怪世人讀書汲汲以及程限為意凡書隨意繙閱當無不可要須必有所入速則易終而無味

吾鄉徐尚書素奇其子謂是必得之技尚書既貴見其子羅列圖史肅整玩好訝曰失之矣凡讀書如為官東南西北惟上所使心在長安者得馬吾入子之室而如八股文字中無汝心也其後言竟驗元字在家未必作文但所見無非舉業乃得之耳門第清峻鬼神且將矚之□□之耳目哉元字仰大陰政復難耳循理無過故是甚高論雖復飲酒談笑間易為世眼所物色雖然若者非元字事也吾過矣

奴子東裝且行復書此紙有之凌雲相訪可今一見

仁言

魯東劉喬黠士也以讐証告原生談大韶盜掘祖塋論死時傳爰者亦莫辨死骨之為男女而徒以點取脚人頗受之然莫能決累年未白也詔既繫獄子某為諸生從惡免孫某聘某氏亦以家難故不竟約吾崑李晴原先生分守某處當按獄讀天書問然乃溫語劉喬曰汝即與談有際今已殘其兩世矣而所發之塚不辨男女事不可結汝故有口豈能無心試自證之得毋有默然不容自欺者乎汝爭地理吾與汝言天濤汝心謂何喬曰喙不發詞徒叩頭請罪曰劉喬從此不敢置對矣先生旋以其言白觀察某觀察召喬詰之喬叩頭請如對先生語談事遂白時學道某聞之從先生問狀先生語之故某曰烏有大韶非首惡而子乃以從免耶子誤矣遂撤縣復其子廉儀如初其孫婚事亦如約嗟乎一黠者能殘人三世而先生以數語全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栽樹

先壙檜極為大風所折先君偶有櫛樹以松不數年挺而凌先君大喜已焦然枯色如稿始不曉何故通客野曰杉性高不宜水壤然須水而發宜其不數年挺凌不數年焦枯也其說有理今年春予受豫章王先生之惠召山人顧璣栽檜柏如初而又以其餘建風木軒左松右藤玉峰在望魁者傲甚亡何巨浸稽天舟人破涯而渡樓泊軒下洶洶不知所為予素且盡工亦停止

蘭

與蘭僕化故有是言然而非也今日倚蘭而坐游香氣隨風遠近時有爽致這人鼻攏間急起從之則不知所如矣無人自芳久而愈奇者蘭耶

士風

一少年初與科試予聞之喜問第幾幾答曰苟不至落格耳已按之則高等也爾時不覺嘔吐至今羞見此人新嘉之馬須有翩翩試步之興異日者可望絕塵甫出廳使作昂首悲鳴態豈言事之祥乎是故士風之亂莫獻于詐老成人貌之薄莫大于妄言不得意

恤囚

濱州杜公欽恤河南沈先生為裕州往見公問裕州慮因有平反否先生曰如郭某者合反公問何也先生具顛末以對曰安有殺人無驗而辟者乎公欣然取冊示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先生則已刪抹如先生旨矣。辛亥夏先生將恤山東為予述其事且曰：此事大難除是一寸心可無誤焉。予曰：昔歐陽崇公夜治書屢廢而嘆郭太夫人問故公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其夫人問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則求之而有得耶？先生欣然曰：吾意也。

釣雪

趙凡夫倩人製茶壺式類時形，雖毀之或云求勝形壺非也。時形壺不可壞，凡夫恨其未極壺之變，故爾爾。爾有釣雪藏錢受之家，傳純如云：狀似帶笠而釣者，然無辜合意亦奇矣。特請觀之。

韻琴與

韻琴與飲酒不下數升，時或潦倒一言勸，往往便能減劑。自言近來懶得少飲之，適與人奕不能對手，求讓數子卒不可勝。四十日間便能勝之，今反鏡二，誦習香山詩百奇，手自抄錄字畫清潤，居然不俗。此予別後之快也。今日過草堂，強之使醜，亦復欣然。

甲寅元日

年來不復知賀節之禮，獨世長早詣卧所起居，眠食便馳去。各閉閣謝客，今日目斷窗際，那得履聲如爾時耶？且恨當爾時笑我相對，神多不怡，何知白首兄弟對景述懷之樂乎？日滿南窗，雲物依舊，不覺無言之涕自零，一往之痛欲絕。

臘醜

臘醜醜醜，誠家人不得浪飲，留候梅花朝來取三升。今三僧澆庭中，升木然不能盡笑。曰：袁石公詩：花無百枝亦藏鳥，茶到三鍾也醉人。却為某作。

問元早

樂天寄書微之作詩云：五聲宮漏初鳴，夜一點窗燈欲滅時。此善道相思，况在吾久欲致書，沈上公若無羽使，既得泗水力矣。臨書却不能下，下則不能止，齋蠟漏沈展轉無寐，何故？記以問元早。

陸士彥

小步城西觀摩，少年躍馬青紫，紅黃爛然。已謂武穆王像，深潔如生，徘徊久之，與客相攜而逸路逢故人。陸士彥自言：去鄉二十三年，今已歸故里，且將訪予，予甚喜，復念二十三年間，彼此况味亦何所不有，為之慨然。

自在賞心

崑山一卷石，不至其顛者三年。今日與僧攜葷飯，誌鼓勢而往，怯風而歸，備城坐者再。倚堞者再，收歸過限，左右為隱隱作楚，通時喘息，請佩世長臨逝之語。兄且老，春花秋月，但宜自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活。

中表

中表兄李紹伯善談，皆一時開爽士，予少無俗，獨與中表游，或密其後，各居守，落不落，不復如曩時，每相見，慨然太息而已。昨除夕，紹伯語予：見叔而自為不免，墮淚後，數日，叔亦念伯病，爾爾往候，依依不能置，善談，然忽聞紹伯一病，輒見城郭宮室，市橋田舍，老幼子女，襍然更換，此氣衰之徵也。善談，其子聚徒村舍，亦復嗚咽不勝。醫經云：先富後貧，病自內生，甚為二兄憂之。

夢

予不識藏古法，安識其子夜夢與一人，飽面色微蒼，美鬚鬢，善談，年可四十許，人云是古渚之子，孟廸甚促，談笑以時，遠望路傍一帶，皆杜鵑花，方開，鮮麗可愛，又有似榆葉錢而白如雪者，芳馨襲人，藏云：此滇中銀錢花，與江南不類，展玩間一小舫，載波而至，顧見覆元初陸孟急招予，趨馳之遂覺。

春雪

春雪不盈咫，光着軒幔，亦便似明月，窺人童子持米汁候帳前，曰：風厲甚，飲此可以釀和，飲枕一吸，盡五合許，暗想當年，僅卧人劇有慚色。

我三人

予柔子魚，衡寒來訪，予意欲小飲不可，輒辭去，期以春和日再渡，要水予柔與予同年，生子魚，後三歲，其生為丁巳，然皆老矣，吾年來對客不復問後期，如我三人，乃可期耳。

移喜泉

朱方點定有喜泉，每齋中惠泉竭，輒取之，其味故在，幸孟開而炊者不知，悉以供盥，濯者耳，踐曰：古今智惠一也。

三通

荆溪史貽林家藏蘇子瞻自寫三通圖，梳洗摩按，皆有法外之通，世長得之以眇予，相與嘆賞，不置，神逸品也。朝來編已而摩過矣，客至竟微洗三者，故不可得兼耶。

玫瑰

玫瑰花之最濃豔者而好朕壞得壞則香韻尤絕人多笑之此不然若耶溪上浣紗如三三兩兩曾有幾幾光否凌寒耐瘦古今之品獨梅花耳水仙花雖凌寒已不耐瘦今日乞玫瑰于紹伯書此

顧影

友生招飲雅不欲以服為解而攝衣顧影則不知涕之何從矣七助間那堪他人作相耶伯玄聞之吁嗟而去

處三

處三學染于世長服勤如禮而皆發于情世長德之不減修梵今日相對惘然亦由人事多端匪獨死生動念

薔薇

薔薇花最古美而豔三十年來種類競異至于今麗極矣其叢生路旁花四出而香特媚者曰野薔薇近亦有千葉紅量者香差減樂天裁薔薇詩云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寂花開將爾當夫人疑是前品蓋東離黃菊故未

與手茸幢之觀想當然矣

卷六

十二

薔如蘭

張薔如寫蘭相贈世長稱之曰如此風調會須振起但恐未脫羈絆不免向人作應酬文字耳薔如點然其明日世長病漸劇蓋癸丑十月十三日也展扇悽絕聊復記之

歌

予于歌無所入但微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不恪聽西廂拜月則按節了然豈初感風初之說乎湯先生自言此景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有當行米當行之解此真可笑也諸君會歌于元越西第酒醒後耳中猶自作響

雲水詩

寂上人惠示雲水放言多羈旅窮愁感憤楮屑之致而自恨不開于滌則未免有作詩之意也夫篇名雲水于世宜若泊然無所起而卒不能自匿其真詩以道情性庶幾近之

夏東隱

夏東隱立愈脩信三盞便能飲酒數升快哉吾日來政患此食冷則痛喉熱亦痛試問東隱我何如修信本不祈飲修信愈故不當獨後耳

嘔雲軒稿

王坦老微嘔雲軒稿甚為質明且幽其板而歸之念家中無藏本此中友人有請之至再而未如約者將奈何聞之大質云小菜方更事禁彙不識就否

庭梅

庭中梅花為陰雨所勒半粧輒止朝來霽色可喜花亦爛開如雪陣陣游蜂作深夜空後戲取昨歲贈語今倩巫樵歌之命酒再酌僧孺誇吾山頭萬樹何如此三尺地一番香雪也詩句歌如左十卷不憑雙眼攤寸心長吐萬珠寒王世周鴻鵠翔遙海不飲華池飲麒麟躡崑崙不服千里祖薛君叔半生皂帽堪圖畫一顧紅綃借品題陳眉公羨挹仙掌露和以玉井搗搗歸當遠餉蘇齋佐一釀宋白民蒼茫日凡滿酒動江湖倒屣憐才子調寄押酒徒貧緣金易散健以藥能扶靜藉時聞阮疏陰欲據梅夏士致松濤洗耳清吹溢芙蓉徐元果草堂日落飛香雪蓬鬢春深映鐵龍鬢季弘酒結孔融貨後客興乘王子雪中舟何必有錢稱俠骨肯因無事廢蓬

梅花草堂集

卷六

十三

凌草堂今夜春風滿幾樹梅花發舊柯沈雨若別有文心供汗漫任將俠骨付支離王開美清時見丘史白屋隱田文顧民服瓊擊出花奴手白苧繖來倩女裙蘭仲從靜聽松風常對容慣移漁艇作浮家張叔維玉峯一卷秀興賢五世塵張伯安夜雪挑燈聞縱履春風開戶促飛觴僧朗僧源口共談春世事城居聊看晉衣冠王爾瞻香清塵尾僧題句花落檐頭客送鴛鴦公短髮未愁暮長吟以不朽曹叟仲海內豪駿望顏色門外饑寒乞恩溫張夷令病裏烟雲居士觀醉中風雨論仙亦西山

沈雨若

沈雨若病後索居不通賓客入春一月便了二十七題見予口誦其九皆辭爽可喜顧盼偉如也問何以益我雨若不聞乎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歛得

春蘭

春蘭出陽羨山一名興蘭土人叢移者久而芬茂枝植者不再歲盡氣聚而根不復

春蘭

散而失其此身。南郭有傳家蘭可藏十許年。花葉競肥。里人趙氏嘗為其法。亦頗驗。云妙在若子若葉間。不用之。雖知非九畹中人。也哉。蘭不說書此一美。

顧九庵

張慎其傳。所建九庵。文終重之年。即風義若此。芝蘭蓋有種耶。所建故將家。子氣橫才。飛然知天下事。無可為者。去縱情山水。文集間。嘗與夜語。多瑰異可喜。當世偉男子也。汗血之駒。三日超其母。即之謂也。

夢女仲

女孝仲。補張滿舊地。既五年。杳然未有夢也。辛亥秋。一見夢於廬山十五松下。嘗有紀。昨夢仲復甦。貌甚麗。氣不甚舒。既覺。欲言未忍。且方子。聞其族之黠者。既已據仲之宅。又謀所以移仲殯而盡有之矣。仲靈在天。馬可誣哉。今日詣光祿請之。許以事。白乃寤。穿馬勢故如此。然聞者將縱火。仲之禍。天知所稅。駕矣。生則孝。端任。周于三黨。毀不能死。其一身。仲乎。仲乎。命耶。人耶。

謂方改亭先生墓

洪家父。抵南新。遺墨。因便拜改亭先生墓。仰視松樾。悲涕橫集。某少讀二方先生與先半開手劄。弟兄姊妹間。悲喜優快。無不相關。四傳耳。週甲之孫。乃始識先生墓道。耶先生有知。應念當年張德。村高祖。字有孫。而傷若此。悲夫。悲夫。

齒脫

已酉清明日。臥蘇齋中。無端脫一齒。對客惘惘。竟日不治。未久更生。及半輒止。人皆見其之。已脫齒也。今歲上元。患齒痛。至今既勝。嚼嚼內。運其半。吾方自覺。而人不知。亦使安然。六十人脫齒不足言。而欣戚易情。故以知吾意之減耳。

謁方長史墓

垂髫時。父祖課某。下文。必稱方師。曾先生。一代。傳人也。九氣未屬。知侍御公。取白簡。今試破。先生以意為之。盡簡而破。不休。名。絡繹。侍御公。嘉。戲。稱。作者。肅。皇。帝。庚子。魁。南。服。意。殊。不。屑。獨。好。神。仙。中。舉。之。事。坐。卧。百。尺。樓。上。往。往。竟。月。不。窺。庭。戶。與。同里。歸。南。季。子。升。為。莫。逆。交。該。達。強。識。號。三。傑。云。死。時。年。四。十。至。今。人。猶。思。之。今日。拜。古。巖。長。史。墓。聊。識。其。榮。古。巖。先生。尊。也。

坐息卷

舟行兩日。百事。博。深。夜。坐。息。卷。下。榻。堤。風。小。掃。為。置。筍。梨。檳。而。倚。之。以。讀。盡。圖。

書所前後。花影。凌亂。香魂。夜。發。予。亦。飄。然而。喜。燭。既。燼。而。不。能。寐。也。昔。年。端。叔。一。生。坎。河。晚。景。更。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蘇。子。瞻。聞。之。曰。此。豈。細。事。不。關。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海上

嚴。漢。瀟。泰。補。陀。遺。同。飲。徐。氏。拂。石。軒。中。具。言。海。上。諸。庵。勝。概。如。白。花。之。精。念。梅。福。之。丹。辰。修。竹。之。蒼。翠。幽。寤。令。人。心。目。開。爽。清。又。言。世。長。所。畫。龍。樹。蒼。竹。觀。音。大。士。像。與。千。層。詭。頗。為。武。弁。竊。瑞。山。人。香。客。所。購。僧。意。苦。之。將。奈。何。世。長。既。死。一。片。石。猶。復。苦。人。海。外。耶。雖然。像。果。流。通。僧。必。不。以。為。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明 吳郡張大復者

筆談

吾女

沈聲連門工甫畢。復為隣火延燒。其家老少子女。爭保遺棄。而吾孝伯獨移二雅避。大竹林下。動止如常。斯亦不愧吾家女也。八言會業重。乃不知以感愛惠。故獨輕之。卯元日。

先

歸幸思得氣之先。落墨成趣。可冠春闈。惜乎其年不至。自後為來潘吉。為戴仲豪。為周伯繩。為顧元照。為萬方鏞。皆字內先。所謂出處良駒。見鞭影而行者也。徐稚始先而不至。竟死於年。馮開之先生言。此道但虛心養性。人人可學。然學者多不至。惟聰明人至之。則某一人焉。是已。張宗曉願九疇。殆其人耶。綺思層疊。俱從筆尖上拈出。意盡而詞不傷。

良龍

白止祥等其母夫人更生。問何得此。母曰。以英良龍。故生。時推衡方謀相。地待其客。謝明字至。或云謝已物。故推衡慶之。而是日。謝以書來。即病不故也。謝廬州舒城人。孫子泰。嘗稱其術。可以壓倒名下。良龍之夢。莫須待謝。然後得地耶。推衡揚其七歲。無母之。子共容。夜話。乃不知某寸腸。欲繞魂飛。江南張浦上矣。白家即與兄。戲不勝。訴之。父情詞岸然。而吾爾章。見人輒低。唯女輩復作。然有視人。顯面之情。箇裡誰能放下傳。

飛燕

飛燕如飛。或云兩也。故山旁午。又作。亦時聞。滴溜聲。竟日。飛燕。但露土。成浮耳。王與。遊嘗言。數月以來。多十日。一雨。不破塊。可稱。皇古。從此。漸縮。而微。乃至。如露。草極矣。安所得。月。離。華。施。滂。沱。耶。

雜

詩曰。善戲謔。合不為虐。虐者。詞不雅馴之謂。太史公。談言微中。雖虐。不害矣。晉人。胡。都。以一言。索之。史。翻。一。索。則。不。復。作。令人。可。思。而。不。可。究。故。足。述。耳。活。刺。生。居。盡。意。詼。詼。此。何。難。乎。善。耶。虐。耶。然。有。才。情。深。深。聯。聯。絡。絡。轉。卷。不。可。無。一。以。供。噴。飯。渣。

甚無觀者。想聊紀連枝秀。羨疏一篇。或云華亭陸宅之居仁作。

京師第一節。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籤。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鷲。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繞。離。了。百。戲。棚。中。園。子。卸。籠。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閑。人。赤。紫。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盡。盡。悲。歡。離。合。打。破。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庚。燒。空。慾。海。修。持。滿。離。離。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鹿。頭。銜。合。歡。帶。生。紉。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蓮。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裏。單。履。麻。衣。舊。是。條。鎖。金。帳。冷。落。風。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其。從。前。摩。盡。虛。花。一。朝。刻。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每。幾。個。烟。霞。外。逍。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消。茶。淡。話。透。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撥。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半。著。眼。看。鳥。飛。兔。走。急。回。頭。怕。鴛。鴦。樣。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指。首。相。迎。大。都。來。幾。個。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字。道。行。雲。紙。帳。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水。子。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椰子瓢長醉。

梅花草堂集

卷之七

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結。心。繡。口。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彈。不。離。機。絲。探。香。梅。才。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雙。星。月。下。橫。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醜。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西。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甜。鐘。百。鍊。不。回。萬。夫。難。敵。暗。苦。微。通。一。笑。白。面。即。爭。與。煙。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接。手。既。不。作。人。夢。朝。雲。暮。雨。也。須。撒。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二。大。便。可。到。蓬。壺。中。境。界。首。是。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水。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使。玉。盤。金。鏡。晨。昏。報。德。

西施乳

東越有西施。乳狀類舌而長。瑩白。頰。然。一。物。耳。但。能。捲。舒。戲。則。舒。有。數。十。小。盤。香。行。食。飽。則。聚。古。鏡。乃。捲。蓋。此。物。之。能。飽。食。於。他。物。飽。食。或。敗。蓋。數。盤。不。令。復。聚。則。死。不。復。捲。往。周。伯。姬。從。新。會。歸。為。子。說。如。此。今。日。與。即。僧。言。一。人。食。時。衆。人。飽。否。云。云。

故有泉食而一物獨飽者乎。為撫掌一笑。

山銘

山銘橋有新泉。木極冷。融日可濡百十戶。聞之僧瑞云。雨霽且訪之。

夜飲

夜與子顯子器子彦若。飲子月請與孝若對壺。各任復數交。談言清。子器把盃。胡盧而已。某既易醉。子顯但飲少許。樂酒輒止。袖手以觀之。默想當年。識子顯。政在韶。不啻劉玄德見孫仲謀也。一經病患。居然老成。石火幾何。隱几三歎。

三上人

古松晉蒲州人。年九十餘。貌似河羅漢。貌雖常。少室受具戒。戒師命取庫錢。使知人。松伏地不敢仰。淚蘇蘇占其戒師。憐而受之。持如律。既九十。有侍松浴室者。傾之。故重身也。松參訪通五嶽。多結廬其間。著為某言天柱峯之議。且曰。吾歟。後猶當遊。此人自言。傳題壁云。飛泉數點。而非雨。空翠幾重。而山入。

洞十楚當陽人。為縣諸生。性流逸。然知自懼。棄之出家。乃至持戒律如儀。猶自言。疎心不減。嘗掩關海潮。某訪之。揮扇與語。十游目。聞能舉扇。扇十絕。而分其好。地。就相語。又然。揮扇自。也。某承。甚惡。無所。然。于。數。年。方。外。獨。心。推。十。十。奉。戒。不。肯。以。手。捉。錢。有。持。錢。金。固。請。者。倩。人。捉。之。呼。渡。輒。校。金。沒。者。此。事。于。律。甚。重。而。一。有。勿。能。為。某。故。獨。心。推。十。也。

童曰。雙八。嘗。休。夏。守。源。僧。舍。見。人。將。與。語。深。遠。人。莫。能。近。某。以。此。故。異。之。每。持。鉢。乞。食。食。已。輒。休。樹。下。晚。乃。就。源。舍。宿。質。明。旋。去。某。與。五。風。常。飲。食。之。甚。久。不。問。主。名。人。有。異。其。鉢。者。詰。某。某。至。堂。求。食。既。畢。語。果。甚。面。善。也。嘗。訪。洞。十。問。次。故。為。其。語。而。觀。之。十。不。能。堪。呵。彼。少。年。戚。儀。安。在。白。低。頭。作。禮。而。出。知。十。之。未。忘。境。也。白。與。古。松。復。充。祇。院。一。時。學。人。謂。之。老。松。少。白。病。居。士。曰。某。喜。交。方。外。人。顧。自。幸。識。此。三。上。人。看。酒。謂。其。獲。未。艾。也。今。日。與。登。伯。塔。才。羅。不。其。然。乎。

朱伯選

朱伯選。拔。其。相。訪。數。語。別。去。何。似。不。停。梳。來。夜。發。子。孫。丹。淺。沈。風。寒。甚。厲。乃。力。辭。知。已。斗。酒。之。歡。于。伯。選。自。為。計。大。抵。便。深。墟。境。坐。中。懷。耿。耿。

蔡益田

建。昌。公。嘗。為。子。子。蔡。益。田。老。而。篤。學。拘。中。多。奇。字。夜。來。同。宿。慧。字。體。乃。端。然。危。坐。坐。微。

明而去。斯真得力於學問者矣。奔州洞庭記。有蔡丈人。年踰九十。能登縹緲峰。為衆先導。益田丈人。孫也。王氏子弟。周恤之至今。

梅花下

盡日梅花下。白氏寫竹不下數十。某據石頽頽而已。世間通與事。一有程限。儘可作懶。不免沾沾。語云。日長似歲。問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豈易哉。方欠伸岸側。而肯後。有相呼者。促視之。則姚孟長偕王鳴皋。從郡城迂道而至。挑燈縱談。不覺午夜。

楊府

澗湖西曰楊府。以楊氏名。方語也。或云地名。冷灣。環湖而處。水堅時多得不凍。或曰地曠。故此不熟。左右皆湖。長風破之。不成冰耳。土人言三十年前夕。大風夜開。摧巖裂石。人有若版築而碎者。或改確。則之。若漫天大雲。多紅燈。燭其上。且視之。則水山也。萬五丈。許。峯觀古木。狀宛然。中多徑。大才錯互。儘人攀涉。此其事也。楊太。權又言。萬曆壬午七月十三。大風。兩湖水東。北壁立如城。垣湖西。頓。居人亂走。其上。所得古器。古錢甚多。亦有得金寶飾者。久之風止。湖水汨汨而下。無倒瀉狀。或云。河奔海。立政可不作形容語。

此君

朱白氏。稱此君。相遇。寒齋。四壁。都作青翠。色。風。颯。颯。然。當。得。數。日。簪。書。之。游。也。

西林

晚食。訖。偕。雪。士。子。琴。三。倩。步。至。西。林。龕。燈。無。火。臺。殿。寂。然。雪。士。作。多。聲。教。閣。樓。鶴。答。響。而。已。俗。以。此。夜。占。月。影。隔。岸。可。望。而。不。甚。辨。斯。為。大。有。年。庶。幾。近。之。更。餘。月。出。更。復。宜。人。

陳元

崖。隄。陳。元。者。飢。餓。所。迫。自。縊。羅。漢。松。下。此。松。是。先。人。手。植。也。有。勸。某。伐。松。者。某。謂。不。必。然。元。即。餓。死。不。肯。為。非。義。松。又。何。患。乎。但。恨。某。力。不。能。調。之。於。平。日。又。不。能。盡。理。其。送。死。事。耳。已。告。先。靈。去。其。所。縊。一。枝。然。未。免。有。俗。之。見。矣。是。夕。五。更。時。夏。卿。夢。有。乞。者。踰。人。墓。門。肩。一。樹。枝。而。去。亦。奇。矣。萬。曆。乙。卯。正。月。二。十。六。日。

王子彦

王子彦。筆。陣。玲。瓏。關。揆。敏。便。故。云。天。縱。紳。有。家。風。再。檢。四。壽。堂。慶。近。人。

歸奉恩

歸李惠一見姚孟長覺胸中悶塞頗有開省而孟長之念李思猶久益敦可稱存發之論非出李思贈詩三首購文休書之某錄其詩於此白民見文休作亦極稱其有法於竹則石人各愛其鼎故是爾爾然白民之竹殆未易相比也

道同不用結氣同不用求神在未有先彼此潛相投感君吟嘯志高廣無匹嗚慨慨澄前言美止情網縈男子忠無志良難酬懷居易適俗安樂生煩憂可憐早春色風雨維揚舟不知何所牽行止不自由殷勤孟秋約期屆無淹留

顧民服

顧民服約飲孟長王爾瞻攜兩生侍酒吹簫度曲甚歡未幾沉醉辭去而李生歡益酣惜所憶杜女還魂傳不什孟長云自有此傳遂令古今學步不免蹣跚某笑曰言及此已是賦編

元昭書

得元昭書多自悔一悔不知養生故病一悔不知治生故貧一悔不知讀書故無成如受此達窮之苦某謂資性如元昭但恐不知悔耳誠悔事政可為何患焉元云太尊念某深至恨反使不借來大直沈汀州也此海外符過每十倉呈之語不爾乃不

知某精已銷亡惟茂林松柏耶

出

每出輒悔本不忤物物亦無加於我而然者今非應出時即是可悔事今後自知故不以相觸不相觸為斷也幾番起念畢竟不可罷是何故蘇子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雨後清露輒思野步書此

春光

佳福不可處處而無志終慚兒女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或問雲樓師何功課答云但一句彌陀常生慚愧

春光

九十日春光半消風雨中人皆惜之不知風雨中春光政自佳但笑世人不能領取耳某無寵辱憂歡之事而屢起急忽不知所為至與白民周旋風木軒亦僅了友朋談款之具故是真負春光人夜別長情與安期元玉子魚同飲數盃舟泊信義村官紅伐鼓聲徹曉不絕我何為於此

春光

朝來露色可喜庭間卉物茁然豈所謂怒生者耶陰寒所勒得雨而滋見日則長物之道也作詩云間看草木生如怒戲播湯茗味政斯從此韶光知幾許風雨雨莫愁人

月華

風雨如晦終日坐息庵中無佳思既就寢而小婦言月下五色雲爛爛如綺其初白雲飛耳者月則爛而色各殊周環如輪蓋月華也月者水之精其華應在雨後秋冬間多春亦爾耶豈久旱而雨水氣映發固亦宜乎乙卯二月十六日

王怡卷

王怡卷教人度曲問字不須作腔開字作腔則看主混而曲不清又言諧聲發調雖復餘韻悠揚必歸本字此字宙間不易之極非獨一家事也王在長安善遊營妓間戲演張敏員外識者絕倒諸部聞之競相延致至馬足不得前斯言無校而然耶然諸部政不知此劇其一班耳擅場事故在崔徽傳予嘗叩之兩願翁翁自執棋談阮笑誰不自喜周旋竟日絕不及牡丹傳予問故曰政復難然難處最佳又問難處這巡久之曰疊下數十餘問字着一二正字作麼度予笑曰難難政復佳

善教

三日前將八郡架上有善教數枝媽然欲笑心甚憐之比歸則羞紅寂寞向雨隨風盡矣勝地名園滿幕如錦故不如空庭娟娟若兒女嬌和婉機未免有自我之情也

花木事

花木事當家人以消遣心為之動得其理不更事人以急就心為之必乖其能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未嘗經歷體驗而能為是言者真聖人也每見僧儒裁蘭菊而不修其植玫瑰則不如某母其消遣之興故不勝急就之心耶如某者即幸有棧亦所謂肉茶報子者耳蘇氏父子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純是消遣此謂當家易曰不耕穫不菑畚則利有攸往蓋計功謀利之極而自然生焉孟子勿助勿忘不覺

有耳

有耳不得無聞當試按之凡吾耳之所有都為心之所無故當忿盈不可出至竟日過行屋壁間格格如在者代生之事非一惟怒為善當得洗耳恭聆之野清淨日快昔人云請君堅塞兩耳勿聽言者是或一通塞塞已怒矣簡出以當貴抑其次乎

有耳

有耳不得無聞當試按之凡吾耳之所有都為心之所無故當忿盈不可出至竟日過行屋壁間格格如在者代生之事非一惟怒為善當得洗耳恭聆之野清淨日快昔人云請君堅塞兩耳勿聽言者是或一通塞塞已怒矣簡出以當貴抑其次乎

有耳

志幸

女仰矣。取材於千墩沈氏。僅周布衣亦周身而心。權所居石廬。無銘無幃。無報。未一月。所居房又為五王。薄見。余及于之。藝菜不得。舉每年。某一省其所。揮淚三。幾。種。而。出。傷。心。慘。也。公。不。欲。高。香。山。所。謂。年。年。寒。食。一。閉。門。不。意。身。之。然。自。念。寒。儉。之。窮。子。女。無。命。其。境。應。視。了。無。所。恨。今。日。再。往。聞。婦。有。效。殯。墓。傍。之。意。從。今。其。世。嗚。咽。亦。可。得。失。聲。野。外。矣。豈。不。痛。哉。共。五。年。來。都。不。欲。言。而。今。云。云。者。首。志。幸。耳。夜。歸。書。息。卷。下。爾。章。長。亦。今。見。之。

徐道士

真君殿故有徐道士守之。道士號樂淵。而瘦而一眼白。某嘗實錢為亡兒贖。道士與其徒周敬山者。飄蓬安其間。去今幾四十年矣。頃遇之。有道士捧茶而出。自言乃敬山子。問存歿。則敬山亦已物故久矣。白香山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

白龍

有白龍見西方。疑說食許時。則僧時倚觀之。頭角隱隱。冉冉而上。兩絲霏霏。風光滂。或云龍見不即雨。必且滂沱。果然。此野人所願也。但二夢之。又在月八。雲上于。天。真。頂。不。出。此。三。日。間。雨。耶。

網雨

微明網雨。不沒馬足。簷聲亦愁而不揚。如悠悠。華人竟夕相語。了無滿志之事。易所謂。其膏施木。先者耶。雖至治之世。而不破塊。願久。早非治象也。田者有穫。羨而未折。驟則有決溢之患。此可喜耳。

病甚

病甚。然不能自言。所苦。腦中。呈。呈。浮。動。眼。光。亂。無。定。色。步。不。知。所。如。往。每。過。限。碑。子。得。訪。注。視。予。故。自。知。曾。曾。然。行。也。念。他。日。落。暗。界。亦。當。如。是。但。須。省。得。如。覺。禪。子。注。視。時。未。省。得。須。如。東。坡。老。人。所。謂。第。一。五。更。起。可。以。勾。當。自。家。將。得。去。者。

沈子論

沈公路以其即子論來訪。故是濯濯之器。非屋宇下物也。公路久病。倦不堪。與人作。樂。聽。其。辭。去。然。公。路。病。後。可。豈。不。似。九。服。而。若。子。顯。纏。縛。而。不。可。見。也。

賣花

賣花古之遺事。然未有無所不賣。如今日。若少游白下。聞賣花聲。心樂之。吾鄉故未。

有也。然止茉莉一品。玫瑰時一二。而其人皆有。聊試高華之色。無得失。想年來老婦稚子。做戲于蓮。與花取錢。市曹無異。揮串謀。極非意所。及至有豪右之族。閨房之。轉相效。與倚門兒女。爭半錢之息。拔葵去婦之。風。為。迂。浪。久。矣。行。華。而。甘。儻。世。貧。而。情。富。烏。子。知。其。所。終。也。哉。

十姊妹

十姊妹花之小品。而貌特媿。媽紅古白。娟娟欲笑。如雙環。選。過。嬌。如。離。落。間。故。是。蕃。波。別。極。伯。宗。云。折。取。柔。枝。插。梅。雨。巾。一。歲。便。可。數。花。故。知。其。性。流。豔。不。必。及。水。時。發。也。

淫丹

淫丹俗名石榴。紅色似安南。且相先後。政當照眼前鋒耳。先君植之初。下種。猶不絕。今歲一莖。數花。特肥。艷。看。兩。脂。透。欲。欲。欲。置。几。案。間。可。取。醉。五。日。石。積。曰。金。谷。園。中。中。乙。者。多。把。玩。者。少。不。乃。非。其。倖。子。

作解

女仲魯。怕看兒女。婉戀之情。世長背捐。無復友朋。燕喜之適。非獨。觸。素。生。情。兼。之。解。人。不。再。自。分。今。生。已。矣。轉。思。前。境。茫。然。若。云。死。後。有。知。可。信。重。違。不。遠。則。膝。下。樽。龍。較。是。現。在。少。而。將。來。多。何。如。戀。生。離。而。忍。死。別。依。此。作。解。似。落。便。宜。

苦症

窶人之子。畏起。謀。負。者。多。也。位。生。之。家。懼。老。作。敵。者。眾。也。吾。三。日。苦。疾。其。始。琴。琴。馬。已。若。有。慶。者。洵。洵。欲。窮。屋。矣。賴。有。人。馬。堅。壁。而。守。之。任。其。拔。木。揚。沙。四。面。受。敵。而。不。敢。小。開。隙。穴。以。延。之。入。也。久。之。而。條。條。而。刀。乃。集。慮。視。之。逆。旅。之。館。靡。然。然。視。其。棟。比。而。不。支。其。礎。腐。而。垣。敗。矣。客。曰。子。何。尊。致。危。子。唯。唯。且。忘。之。客。笑。曰。彼。惡。得。忘。然。則。奈。何。客。曰。豈。壁。其。人。何。在。請。與。謀。之。

酒政

梅雨既時。心情舒暢。偶閱中郎酒政。大都依做。宜。尼。無。量。不。及。亂。之。旨。溫。克。為。務。者。厭。然。不。知。政。有。方。而。飲。無。方。譬。之。秘。技。玩。嘯。各。盡。所。長。斯。為。聖。耶。如。中。郎。言。始。是。遊。方。之。內。矣。至。其。評。列。諸。人。亦。何。嘗。不。自。適。其。適。哉。政。何。用。焉。雖。然。大。雅。不。作。瓦。釜。誰。鳴。則。願。請。中。郎。為。政。評。附。後。

劉元定

劉元定如兩後。鳴。泉。一。往。可。繼。苦。其。易。竟。

陶孝若如依履獲免製得有時

方子公如遊魚押浪鳴咽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喘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

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感時

劉元質如蜀後主思卿非其本情

袁平子如武陵年少說劍未入戰場

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

袁小修如狄青破寇倉闈以少服眾

敬瑩

隋煬帝聚螢火數斛登山放之光照林谷誠實心戲事頗難為捕耳然不聞羣臣呼

枇杷

文選盧橘夏熟注云盧橘枇杷也色正黃味甘而差小一核曰金丸數作鵝黃色青

冷白液多味蜜曰白沙二種為異吳閩市上多白沙而少金丸吾鄉王氏清夢軒

有金丸一核以數客多懷其核而去然不聞有他本豈亦貴重之微歟或云秋萼冬

花春果夏熟備四時之氣東坡枇杷多核以為恨至與文字雅俗並稱蓋貴之也昨

食枇杷而醜客有進者置之都不復作甘想今日啖可三十許枚歟如飽核亦棄

然笑拈若曰此雅俗間文字政未俗下耳

境地

少年悲憤總屬多情老去多情轉生悵感磨之落紅春沼增其點綴速砌寒花助其

天竹

秣陵勳衛家多植天竹或云能辟火不知何據寒窗素壁雪壓丹丸腥紅映牖良可

愛賞先府君嘗植之聞雁齋中一時特艷後落他人手輒萎歎至今恨之籬間數

植可四五年悴悴耳昨歲始發今歲數榮可與也己卯庚辰間嘗遊若梧留舍見枝

上珊瑚葉葉如斗大驚詢年月政與某甲齊生復數載同孟幼嘉再訪之則為墟矣

身與物形氣相值偶同年歲不無化偽之感今此數枝亦復莠於甲寅之年心獨喜

擬紀其概生平不解南中花木事辟火之說尚更攷之

聞夫人

許元倩之嫂聞夫人畢竟不復起傷哉或言夫人信正其疾不可治某謂殆將不

庚戌紀

偶曝亂曉得庚戌紀遊一冊載是歲九月十二日別郭茂齊于嚴道晉舟中是日訪

薄味玄外策自今思之某與二兄此後皆不復見蓋永別也一日之間別兩知己生

死之隔此豈細故哉冊紀云夜泊南關將詣鄰念茂齊久病飲噉不甚異曩時而面

驚黑時有采歌然自謂病已去不煩人念可慮也味玄神氣索然音亦稍變動止聞

多強勉之色戴酒微歌故是情勝然恐止此是病矣昨歲八月五日復於神情間重

憂思公竟于不起動乎四體或速或近可不懼哉頃飲徐伯衡第伯衡覺某神不治

退語僧儒曰吾輩為富豈亦有先告之者耶但此日我心自知其不甚洽差足自解云

稱夜夢不佳又覽斯冊不覺惘惘然自念生平無一事當不罹世網如夢如夢定

是生死關彼也鷄豬魚蒜邊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即行且守之

王仲宣

金沙王仲宣見所秋洗近社一時翩翩才也今世佳作多高華於善之色不務遠出

題籬間有入者必另整戶牖無關本日表伯修曰子不見繪者之貌人乎豐幹王立

風標秀舉頗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觀者爭啜其弟工諸君子真肖之矣神情肖態

間尚少如生在仲宣語我將訪草堂書之以俟其至社者四人冀李當銘鄭爾建之

乙卯初度

某以癸巳四十方病日甚聞家人故洗澳召客以相娛悅草堂初度之會自此始也

是日偶問先世長蘆敬亭家盆中山桃何以年年如雪世長援筆作山桃圖以送外

龍眾客大噱又十年癸卯時年五十飲者不下三十人世長為作怪松圖真有龍蟠

虎踞壯士囚縛之致癸丑六十世長病且甚猶欲為某鼓擊作圖而喘喘僅畫硯矣

當年會飲之客亡者幾半。世長外如芝孫文園孺和幼時季思行可沈文卿之徒更堪揮淚也。

六月五

乙酉夏。未美甫在顧叔來許。擲彈清曠。各暢所懷。弄夫人在馬夜半與出關。雨甚。火燎明滅。雜燒銅花以佐。予人與而尾。馬視其健。然後歸。去今七年。曾復有斯致否。今日會飲。叔來而如前。履復解履。行澤泥中。而時特甚。燈燐如鬼火。自笑境惡。匪徒意減。乙卯六月初五日也。

俞娘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婉婉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顛。十三痘苦左。臍。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知媼之容。愈不可通。概年十七。夫當俞娘之在牀。特也。好觀文史。父悔而授之。且讀且誦。多父所未解。一日投還魂傳。賦詩良久。情色黯黯。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作矣。飽研升破。容因旁往。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註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者。鞭耶。如斯俊。給。縛。連。篇。顧。視。其。手。蹟。道。

卷七

婿可妻。富家人也。某書受冊。其地請秘為。草堂珍玩。母不許。曰。為君家玩。孰與其女寶之。為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錄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姚落風塵。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母私於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錄。刻本。將上湯先生。謝耳。伯願為。不果。上先生。嘗以書。某。蘭太倉公。酷愛牡丹。木必至此。得教語。入梅花草堂。併刻。故。幸甚。又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廂公案。卷倒。洞。開。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某。無。以。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斯。無。足。怪。不。朽。之。業。亦。須。塵。尾。後。出。耶。挑。燈。三。點。不。能。無。滅。於。耳。伯。焉。

促與

富勢之家。偶沾一疾。百計醫。惟恐無他。謀巧以苟活。且。此。亦。天。理。所。安。而。東。街。老。嫗。無。端。仰。藥。命。如。腐。鼠。不。幸。過。之。故。知。其。猶。在。呼。吸。間。促。與。忙。進。而。已。何。也。吾。力。無。如。之。何。也。客。冬。聞。寡。婦。夜。哭。低。回。無。奈。發。意。不。復。問。遂。兩。月。病。瘵。衰。帽。強。出。又。有。不。忍。聞。問。之。事。此。土。缺。治。不。淨。何。處。安。身。

此方

浸衣法。冷。雨。氣。混。濛。故。似。小。滿。以。飛。涼。風。蕭。蕭。天。亦。迴。旋。又。似。秋。分。以。後。城。社。之。鼓。

喧聞岐黃之舌。同與斯乃天之遺。不可得而盡。吾欲黃。掃以當折。壽。節。喜。以。養。天。和。柳。正。法。平。東。弱。不。喜。睡。每。夜。放。燭。火。柱。蘭。艾。赤。坐。帳。中。左。右。撲。簪。湯。泉。百。十。次。少。汗。乃。亦。時。觸。床。臥。不。及。鼾。覺。乃。神。血。清。穩。夢。亦。無。異。故。書。為。家。人。布。告。此。亦。聊。復。紀。之。東。坡。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吾。意。一。切。如。此。

偶憶

古壇蜀人。其學止靜。為。每。七。日。與。人。一。交。語。或。自。吐。所。欲。未。期。即。青。誓。人。問。之。莫。對。也。嘗。參。訪。聽。受。後。亦。弗。往。時。應。坐。期。輒。跏。跏。百。日。而。去。蘇。揮。南。麓。人。住。虎。踞。關。側。種。竹。及。韭。各。數。畝。以。給。往。來。瓶。錫。衣。履。垢。敝。不。更。為。問。佛。法。弗。應。坦。直。而。已。時。人。呼。為。懶。懶。

竹。聖。住。天。界。寺。荒。廢。閣。畔。年。三。十。參。牛。山。為。惡。黨。所。怖。輒。禁。足。日。念。豆。兒。佛。數。拜。或。訪。之。輒。以。相。與。為。客。供。而。客。之。施。豆。者。亦。源。源。不。絕。不。出。山。者。四。十。年。矣。不。知。在。否。月。山。住。早。屏。門。內。結。屋。數。間。以。安。行。脚。一。麻。一。豆。無。不。平。等。則。忍。飢。常。至。數。日。居。人。信。之。施。捨。絡。繹。不。絕。未。嘗。求。募。

艾。納。住。天。界。寺。唐。宜。之。好。與。游。處。內。性。敏。慧。故。攻。力。學。澄。伯。言。後。生。可。畏。吾。於。白。下。必。以。納。為。首。

卷七

印。海。住。石。門。樓。學。敏。絕。人。聽。受。喜。劇。可。兼。十。八。之。悟。而。法。侶。未。有。振。之。使。竟。學。者。利。根。人。應。須。自。至。

止。非。或。曰。指。非。金。沙。人。工。行。草。嘗。衣。垢。敝。衣。自。免。而。尤。愈。盛。識。者。曰。梨花。浴。足。不。足。當。其。覺。也。

覺。月。玄。秘。閣。傳。溫。克。之。性。兒。兒。可。也。故。嘗。欲。書。酒。歸。月。下。以。名。之。幻。初。存。嚴。僧。嘗。目。秘。精。舍。中。勿。令。看。鏡。時。有。蓮。生。者。相。伯。仲。謂。之。幻。遠。

夢因

夢。生。於。因。故。多。見。生。親。亡。友。而。談。笑。舉。止。則。自。成。境。不。必。相。襲。蓋。借。因。為。端。而。游。魂。變。焉。或。曰。勞。心。過。多。見。嗜。善。故。氣。血。華。灑。履。屐。步。履。可。推。也。先。君。常。與。爾。惟。詢。處。張。華。陽。至。必。命。風。其。交。先。子。行。藏。不。數。矣。然。張。沈。之。情。特。晚。出。處。必。能。昔。昔。之。華。陽。為。主。子。行。為。空。惟。詢。雁。行。先。君。秉。禮。甚。恭。各。不。相。期。也。卒。然。相。遇。於。林。麓。之。間。華。陽。拉。先。君。任。惟。詢。從。之。子。行。側。身。詳。視。拱。揖。於。蓮。葉。當。年。未。有。此。境。而。兒。然。四。公。之。神。情。道。反。旋。折。各。肖。其。度。既。覺。今。人。依。依。猶。在。目。前。也。則。豈。非。因。之。徵。耶。然。而。吾。

衰甚矣

紫筍茶

長與有紫筍茶。土人取金沙泉造之乃勝。而泉不常有。樽之然後出。事已輒。其性嗜茶。而不能通其說。詢往來。曾茶人。絕未有知泉所在者。亦不聞茶有紫筍之見。大都於橋廟後洞山。激沙止矣。宋有紫筍玉。豈是耶。東坡呼小龍團。便知山谷諸人為客。其貴重如此。自今思之。政堪與調和。鹽醃伴作耳。然莫須另有風味。在古人當不浪說也。爐無炭。茶與水各不見長。書此為雪士一笑。

譚公亮

譚公亮一片熱腸。今盡無色。皎皎八文。亦復作羊叔子之鶴毛羽。種種而已。丈夫不與阿堵作緣。大無活計。相視慨然久之。顧見若坊者。土即石耶。世長在耶。長窺萬事。舉公亮曰。此兄應復笑人。命備書之。風木軒中。此地夜別。孟長不復至。忽忽不知夏之往矣。

祖孫

朝來先世長得一孫。槽鳴咽不能仰。梳子亦且慈且喜。錫之乳名曰祖孫。往歲壬子。...

槽生次女。世長過草堂。語次甚憂。予心疑之。未老望有孫。何急急乃爾。明年世長年故。兄皇皇促促者。非壽者相也。往時予無子不憂。後舉安轉二孫。亦不加喜。頑鈍之...

也。予自視於人世所有。無一有者。每父子兄弟夫婦之過。他人所或無。無一無者。倘更有望焉。天且殛之矣。

今歲

今歲二麥如雲。新可給饗。雨早。楓雨。枯楸在懸。瓜茄蔬蕪之屬。蔓生駢實。斥圃无畦。而物力大減。斗米百錢。里多蕭條之色。人無自固之謀。倘亦氣運所驅。一二年不。足償其銷燹耶。往歲辛酉大水。先夫人時坐某北軒下。蒸麥散之。共相娛樂。乙卯又。水日。今某輩食豆粥一器。略知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戊子先君歿。歲比不登。疾疫相繼。某初為政。未踏情形。戊申之劇。可謂涉歷無餘。然未有若苦合辛。親歷其境。如今日者也。始謂一家之事。與替何常。總觀四境。年非饑饉。民實沾危。豈所謂脈病之人。美好長大。秦越人望之。而卻走者歟。

問客

往過閩閩。問客料娘何似。而譽之甚。客曰。與談家具。則神旺。餘無所與。人問有劉壽春者。昔為松陵小吏。既入郎。價重千金。其人則真若。曰。常過舍主人。而雨。食已不肯別。謂主人且具與。如是如是。某笑曰。壯哉。首郎故有家具。娘子乘軒小官。客大噱而去。

聽受

勉指城南。住還不二里。支林輒睡。喘喘作甚。態家人具食。石倩以所錄文字進。且嗽且受。不覺過多。膨膨作脹。夜半洞洩矣。來日苦短。每有千里之別。都不問後期。所御服食。常生慚愧。恐謝其分。獨聽受一事。孜孜不及。或復作數。非想老不戒。得有如是耶。

勦捕

王鳴皋聲如裂。力可伸。鐵僅其才分。足敵萬人。而落落皮弁。長為百夫長。所如不合。甚且有楚辱之者。近把截海口。統兵三百。無非沙尸。僅如橫不可禦。小有差違。輒以主家作務對。不至也。又上官每聞海盜。輒言勦捕。鳴皋曰。勦捕易耳。但所勦者無非護勢之徒。勦之者無非同盜之伴。雖有韓彭。將若之何。鳴皋好讀書。識道理。與人談義。聲不自休。某以此尤難之。今日過草堂。往復數交。慷慨自壯。安得有大力者。養其生。吞活剝之氣。不至感威作識。時務語哉。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終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昔人咏蟬之作。絕無聯翩。無能具紀。余獨喜虞恭公垂緇飲清露。淡誓出疎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宛有俯視塵寰之致。予友許元儀。擬作蟬賦。以及曹謝諸人之作。謂是附炎鼓噪。意亦有激而云。正不知不幸處炎矣。之世。居高飲露。斯何品格。豈淮南子曰。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斯亦神通變化。不可得而編。淫者。雖予家園。蘭之中。苦無美蔭。隔墻疎柳。間有蟬。皆。若為。永畫破寂者。因書蟬味林。通靜于壁。且以見不必借之意焉。

蚊

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聞人聲近遠。若吸若噓。謂且旦。久之無。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多無衛蚊之具。故忍毒以就。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惟而宵。性情甘甚。則必有。施肩吾詩云。任君綠。亂。十幅。輕。補。夜。玉。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一

故是得。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為有年之兆。連宵。徒。真所謂。江頭。夜。起。如。雲。矣。午。饑。時。盤。區。寂。然。因。家。占。不。喜。又。是。一。喜。也。

避暑

許仲嘉。避。莫。胡。仍。倭。雖。或。暑。不。能。不。往。數。武。八。拜。遂。有。昏。倚。之。容。汗。如。雨。自。頂。達。于。襟。連。服。香。花。散。數。既。不。能。止。也。往。見。老。人。偃。而。講。自。言。叟。種。如。千。鈞。腰。臂。與。足。了。不。相。用。心。竊。憫。之。念。人。生。至。是。使。當。脫。巾。疊。跣。勿。令。筋。骨。楚。人。忽。忽。不。意。今。者。親。之。矣。

消暑

昨。晤。夏。士。瑛。將。詣。江。上。求。誠。自。言。他。少。年。或。可。不。往。吾。所。處。勢。不。爾。否。者。何。以。慰。老。親。朝。夕。頃。入。暗。管。孟。嘉。亦。以。求。誠。故。還。自。語。信。宿。便。行。某。對。之。喘。息。而。已。二。公。翻。翻。筆。遂。終。能。自。奮。於。功。名。不。沒。馮。子。獨。異。其。胃。暑。馳。驅。了。不。以。為。病。也。深。山。松。柏。凌。冬。愈。茂。汀。蒲。岸。柳。未。秋。而。零。志。與。天。與。人。豈。可。強。哉。

紀若夢

某。少。時。苦。腸。用。醫。師。言。食。鱸。魚。不。覺。遂。多。後。夢。厚。魚。延。頸。若。相。留。者。因。不。食。至。今。

蓋。投。身。命。以。祈。瘼。不。仁。之。念。應。值。此。義。而。沉。縱。口。腹。之。欲。忘。刀。几。之。苦。則。主。人。幾。女。孝。若。數。食。絕。少。于。味。泊。無。所。嗜。亦。夢。一。夜。漸。渴。意。欲。操。及。覺。之。覺。而。大。恐。遂。斷。豕。肉。或。言。兒。女。鮮。集。當。有。善。報。故。以。夢。相。恐。某。曰。不。然。多。生。以。前。鼻。惡。乎。知。之。但。堅。持。此。念。充。類。其。餘。庶。幾。夢。中。之。惡。水。不。復。作。耳。昔。與。沈。先。生。同。食。蘭。厨。下。切。肉。登。續。增。項。之。以。肉。圓。進。先。生。投。筋。曰。不。知。何。果。乃。至。於。斯。嗟。夫。此。仁。者。之。心。也。乙。卯。七。月。一。日。

賭博

鄭。姓。全。內。使。體。情。輔。美。流。盼。而。藏。所。歷。多。類。秀。之。侶。久。而。彌。速。客。有。稱。其。柔。膩。香。法。不。宜。微。納。竊。竊。自。憐。嘗。謂。之。非。具。好。即。久。與。處。勿。善。也。後。稍。牢。落。絕。色。死。藏。一。良。家。女。姓。不。喜。寒。寂。居。閣。中。軒。窗。微。漏。日。周。游。不。定。既。嫁。夫。縱。而。安。之。光。態。驟。溢。若。豈。若。浮。又。詰。曉。房。中。之。事。曲。情。取。憐。無。不。婉。至。稍。會。意。而。目。精。爛。爛。着。人。靡。矣。久。之。為。梁。溪。人。婦。見。者。都。不。得。前。臧。疑。賭。賭。多。一。住。之。色。

項。少。少。有。殊。色。初。寄。居。竹。林。下。不。知。者。以。為。彩。雲。間。飛。仙。也。嘗。扶。醉。踏。月。亂。頭。踏。步。無。不。人。人。欲。狂。性。豪。麗。悉。以。所。贈。遺。為。旁。緩。者。飾。又。多。召。倚。門。媵。大。醉。之。以。為。樂。晚。不。得。忍。冠。女。冠。為。危。行。遊。不。定。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二

徐。飛。履。騰。網。網。網。特。全。有。女。美。豔。而。大。淑。乃。敵。服。自。晦。光。態。彌。出。徐。燕。行。四。識。者。恨。不。見。潘。淑。如。疑。莫。上。也。善。鼓。琴。撫。絃。動。操。別。有。愁。思。妮。妮。兒。語。閉。閣。無。異。客。謂。燕。燕。豔。豔。中。之。豔。豔。外。之。間。久。乃。聞。知。意。其。得。也。有。俗。子。菲。禮。之。軌。逐。如。

病。居。士。曰。以。予。所。睹。憶。如。此。蓋。不。無。贊。文。之。代。矣。香。山。有。言。若。學。多。情。弄。任。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有。味。哉。具。言。之。也。

二翁

結。伯。己。酒。生。猶。能。負。汗。疾。馳。入。城。遍。歷。親。知。致。所。欲。語。又。負。汗。而。返。計。其。辰。酒。往。來。日。可。二。十。餘。里。不。喘。不。頓。神。明。湛。然。望。七。人。于。吾。黨。木。一。二。也。善。技。後。伯。一。歲。生。齒。無。毀。頰。不。改。玄。視。伯。更。為。勝。之。而。步。履。之。際。無。不。還。回。較。其。老。德。正。相。伯。仲。耳。昔。吾。中。和。飾。劍。聯。騎。華。豔。一。時。又。天。性。孝。謹。不。期。忤。物。至。於。交。敬。貧。友。以。奉。太。僕。先。生。好。客。之。志。雖。日。費。數。金。勿。問。方。以。為。樂。于。時。又。不。能。盡。取。之。宮。中。晴。晴。雨。雨。今。人。故。

難其比

于麟文

世稱于麟五七言律。而文章不其至。不得與元美子相諸人等。以予所見于麟之作。故當伯仲。馮蘭之所課深入無垠。一筆透出。疑為于麟言之。即徐子與文章者。自知于麟無補。故不知于麟之自言之也。今日讀王侍郎凌節歸諸屬。令人反覆。不能已。

梁願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為設廣林大宴。西向坐而序列之。兩三。遂傳。一龍之。就等如約。爾時驛雅大振。往往歷倒。當其後。則願。甫。微。約。東。長。峻。每。雙。環。發。韻。命。酒。滿。盃。而。不。敢。動。伯。龍。已。矣。頃。前。豈。可。多。得。其。書。士。將。詣。白。門。來。別。軌。與。郭。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許君寔

許君寔。寔。丁卯生。信。無。器。度。談。笑。有。適。嘗。與。予。為。氣。類。交。嗜。酒。結。客。負。志。至。以。右。寔。為。號。君。寔。亦。仍。具。父。兄。之。故。無。所。別。稱。獨。不。肯。無。禮。於。其。客。尊。尊。客。眾。坦。如。也。據。梅。花。堂。集。

卷八

三

和故主其家。相得歡甚。嘗夜詣之。為設廣林大宴。間于下。且起有寒色。寔獨露頂袒腹。揚揚而至。眾大笑。月之為神。血人亡。何。寔。子。病。死。去。今。十。六。年。矣。君。寔。與。婦。願。同。年。生。今。亦。死。予。往。唁。之。入。門。視。寔。意。是。故。友。地。詞。宋。輔。卿。則。予。友。王。伯。片。舊。定。也。三。易。姓。矣。人。生。六。十。年。人。世。運。接。之。感。何。處。不。爾。耶。悲。夫。

蘭

蘭之味。非可遠而取也。蓋在有無。遠遠。遠。遠。之。蘭。就。以。情。韻。勝。氣。無。所。故。稱。瑞。耳。體。兼。深。淡。而。不。極。于。色。令人。覽。之。有。餘。而。名。之。不。可。即。善。者。以。意。取。似。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稱。不。可。得。而。味。老。耶。徐。伯。術。採。蘭。見。臨。微。風。通。至。歌。曰。薰。風。南。水。虛。室。生。白。游。游。幽。人。親。此。大。國。親。此。大。國。吾。愛。吾。處。級。則。佩。斯。實。故。枯。魚。

顧九庵

顧小侯。即。九。庵。字。東。長。文。筆。深。淡。有。飛。鴻。灑。洒。之。致。其。故。本。欲。具。人。間。具。文。具。謂。足。擬。遠。之。器。道。民。云。具。人。長。身。玉。立。而。神。耐。溫。茂。稱。其。家。號。曰。真。路。道。民。起。居。小。侯。及。農。耨。則。病。且。坐。若。顏。卷。若。昔。年。道。民。去。小。侯。求。婚。于。某。受。之。從。史。之。某。以。熱。衛。故。

不敢評。更不知。嶺遠者。不免折耶。文不足以知年。天其祐德。且無論。農長官。不令小侯。一子。亂。秋。秋。抄。邊。陲。再。就。治。生。詢。之。倘。或。霍。然。起。耶。治。生。農。長。今。歲。師。也。道。民。湖。海。之。性。久。別。無。異。又。攜。歌。童。自。隨。且。欲。裁。其。婦。他。年。歸。天。之。靈。令。縱。覽。西。湖。沾。沾。自。快。如。道。民。亦。奇。矣。

陳述

見原周氏子。出家積慶。少時重聽。對人輒笑。和。厥。作。務。常。為。諸。行。者。先。意。所。不。恤。脫。如。也。或。謂。原。耳。不。能。聽。是。非。者。了。多少。聞。是非。原。欣。欣。如。是。如。是。一。明。徐。氏。子。出。家。棲。雲。房。性。便。與。笑。語。劃。然。去。無。所。怙。于。懷。晚。更。靜。重。見。人。道。故。時。有。歎。服。之。色。年。五。十。自。憫。無。禪。於。佛。法。悲。涕。不。勝。未。久。卒。患。心。方。氏。子。出。家。樹。中。閻。嘗。畫。雅。宜。山。人。之。筆。摹。觀。首。多。取。名。下。文。錄。之。毋。令。吾。書。也。秀。目。有。神。膚。水。雪。可。念。然。厚。自。持。不。肯。以。言。狗。物。久。之。遇。諸。達。聞。其。聲。暗。矣。二。何。死。

病居士曰。往在大樹齋。每一明披襟而至。問所往來。見聞。未嘗不動色相語也。惠心如玉人。膝池自喜。猶能。其。循。牆。聞。往。之。處。見。原。非。公。事。不。出。語。不。及。之。則。依。回。週。之。矣。予。嘗。以。憶。月。下。得。原。而。原。真。以。子。見。也。喜。欲。狂。然。斯。稍。後。矣。伏。仰。之。間。已。為。陳。迹。豈。浮。屠。人。善。幻。而。人。者。懸。懸。耶。悲。夫。

董

陣陣流雲。雲。雲。暗。度。使。令。小。簾。生。涼。春。統。欲。去。杜。子。美。忽。驚。屋。裏。製。書。卷。真。有。味。其。言。之。也。一。並。爾。草。偏。吐。寒。火。向。人。除。煩。解。熱。亦。復。掩。屋。芒。驛。殘。月。斯。亦。爾。之。至。奇。也。而。世。以。所。化。微。之。夫。誰。非。膚。化。者。耶。暴。暴。明。空。飛。不。愈。于。梳。織。走。矣。馳。驚。不。止。乎。莊。生。夢。胡。蝶。蓋。猶。有。輕。華。之。思。焉。吾。取。流。螢。時。一。見。哉。向。人。生。冷。可。矣。梁。簡。文。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傾。騰。空。類。星。隱。拂。樹。若。花。生。屏。疑。神。火。將。簾。似。夜。珠。明。送。君。拾。光。彩。不。怯。此。身。輕。覽。此。有。餘。輝。矣。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雲。旋。風。遂。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榴。火。煙。霧。散。之。作。愁。歎。也。蟬。聲。急。直。而。不。收。有。以。文。字。責。候。報。者。據。某。如。附。爐。燼。席。如。沉。醉。人。酣。卧。具。上。湯。湯。為。而。代。之。也。喘。喘。鷓。鴒。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窗。風。暫。至。自。謂。最。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雲。旋。風。遂。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榴。火。煙。霧。散。之。作。愁。歎。也。蟬。聲。急。直。而。不。收。有。以。文。字。責。候。報。者。據。某。如。附。爐。燼。席。如。沉。醉。人。酣。卧。具。上。湯。湯。為。而。代。之。也。喘。喘。鷓。鴒。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窗。風。暫。至。自。謂。最。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鳴驚

有鬼車乳乳雲間。居人譁而向之。方言曰。懼以狗乃得不下。此未必然。傳曰。前有塵埃。則其鳴驚。注云。鴉也。彼乳者。鴉也。以其聲之高。下微風之狂。極其說。特驗。特苦。然。棄室而處。有少女。嗒然起于窮巷之間。自謂。度人之難也。比就寢。雖可發屋。車之聲。且以長。不亦微乎。

肺熱

十年肺熱。每感夏。如煙火之將。烟將。殆也。自脛達于咽。達達上指矣。腦滿。涕皆空。無所積。足如交。虛焉。微。微而不赴者。猶在我也。然如稿葉之旋風。三却而反矣。其始蓋日月至。馬之日。至之時。如湯沃之去者。什五。青什七。西瓜水什九。張子曰。吾蓋仰視。吾塵而傷之。吾始見。極丹。渥。而望如黛。如雪也。非必有。蟲。蟲。之。日。月。化。木。理。筋。立。垣。色。若。枯。樞。失。其。居。矣。故。夫。左。關。而。右。關。者。破。敗。也。首。進。而。步。退。者。火。上。也。人。無。關。世。之。能。百。憂。煎。心。勞。之。以。寒。暑。雖。有。各。彭。安。往。而。不。得。賴。地。哉。是。故。無。措。讓。而。聲。抗。無。怒。臂。而。刺。提。其。言。嘆。息。其。步。蹣。跚。近。死。之。聲。譬。如。寒。蟄。登。木。啞。咽。咽。而。不。張。

早計

風雨如晦。虛堂致有爽。顏不知煩暑何之矣。未方。方。謂。且。冷。執。思。看。新。脫。故。此。太。早。計。見。卯。而。求。艾。耶。相。視。一。笑。乃。別。入。卧。閣。于。下。紙。窗。晃。然。風。來。疎。櫺。間。甚。力。雨。綠。灑。灑。掃。盡。雲。空。居。蓋。兩。手。裝。之。執。扇。云。或。附。骨。而。穿。其。中。猶。疑。直。也。則。相。與。支。貴。抵。亦。何。不。至。焉。張。子。笑。曰。吾。已。知。招。不。承。度。不。去。風。乎。雖。然。其。事。也。大。塊。噫。燕。但。秋。則。柳。木。葉。將。脫。感。之。以。兵。異。女。戒。並。告。予。靡。寧。予。何。迂。朱。子。之。早。計。其。有。感。于。白。香。落。之。將。零。也。耶。

王孟夙

涼颯驚秋。甚有類孟夙其人。也。街泥踏水。竟而漢。如。街。揚。鎖。鎖。糾。紛。線。線。美。想。燕。燕。聞。人。矣。朝。未。及。名。時。髮。松。陰。澀。澀。水。披。聲。長。嘯。與。山。川。相。映。發。宜。何。如。其。魂。夢。哉。矣。且。夏。先。世。長。卧。病。僧。舍。孟。夙。訪。之。勸。食。人。乳。以。滋。華。術。而。世。長。願。見。孟。夙。面。目。有。老。毛。眉。眉。多。作。紅。玉。色。笑。曰。相。君。之。直。始。是。耶。孟。夙。不。答。退。又。謂。予。諄。諄。言。之。自。悔。其。晚。也。孟。夙。解。頰。時。語。人。云。一。官。乾。癯。髓。竭。神。疲。入。山。之。日。便。不。欲。茹。芝。養。相。聊。試。藥。基。焉。此。語。雖。然。可。信。世。長。之。所。見。于。孟。夙。不。謬。矣。

田者

甫早執兩。既。乃。止。田。者。大。澗。不。二。日。猶。有。微。焉。曰。其。誰。灼。我。以。火。而。噓。之。又。眾。之。以。奮。我。何。不。為。西。北。之。民。予。為。解。之。曰。今。爾。為。西。北。之。民。其。將。留。爾。以。燭。不。日。而。滅。汝。無。苦。熱。又。將。澆。汝。以。冰。使。汝。膚。裂。矣。故。曰。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得。願。望。人。之。患。也。故。曰。君。子。委。運。而。不。策。得。少。既。足。是。為。適。天。之。刑。

志遠

志遠一卷。亦了却心頭幾許事也。吾家素業。無論今日。此僕僕作勞者。總苦海男。女。錄。而。存。之。毋。使。泯。滅。安。知。其。後。不。適。種。起。乎。卷。首。數。言。實。出。肝。膽。子。孫。不。信。鬼。神。信。之。嗟。乎。嗟。乎。昔。昔。夢。為。僕。役。昔。昔。夢。為。國。君。其。夢。一。耳。夢。中。之。事。易。生。顛。倒。君。乎。牧。乎。哭。乎。笑。乎。斯。亦。感。之。甚。也。已。

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香壇之席。執廣氏之器。策鄧禹之杖。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者授之。李。不願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始以王戎李。故希納。謂是漢以下物也。

害飲

有嗜飲者。夜夢。夢。夢。驚。驚。其。妻。燥。之。失。聲。而。覺。自。語。曰。冷。飲。之。何。不。往。自。是。不。復。呼。燥。酒。矣。以。為。呼。之。害。飲。也。

合飲

甲請合飲。謂乙曰。我水若糝。乙愕曰。然則何如。取之。甲曰。亦水者。取水。糝者。取糝耳。猶是水與糝也。水入糝而糝亡。糝出水而水盡。此未易得其解也。一人曰。吾備其糝而飲其醜。今甲乙不失貴矣。釀可合也。

小開

黃仍以開指予。知予久疾也。自言初夏病小開。法宜食極而醫者持之。凡五日。悶。悶。殆。思。飲。而。盡。猶。如。常。飲。方。如。常。不。多。于。用。桂。乎。幾。經。云。血。虛。則。氣。不。升。不。升。則。開。則。水。不。降。而。醫。者。莫。能。及。也。嗟。乎。學。醫。人。廢。乎。學。豈。有。是。哉。黃。仍。以。飲。導。溺。開。如。常。矣。乃。至。今。不。得。見。必。久。開。之。遺。利。于。決。川。夫。其。父。之。人。不。能。勝。之。職。

囊螢

書生以囊螢聞于里人。高其義。裏詣之。謝他。里人曰。何有囊螢讀而裏他佳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注。捕。且。歸。契。今。天。下。之。所。高。必。其。囊。螢。也。今。書。生。白。日。下。帷。執。

語之哉

頭

兩無為子室索漿飲之不知其過也。頗為始以過其飯。頗也。且日未嘗飲。頗如期。此有頗習矣。頗者形容之大遠也。一蹴聞之。莫覺于此。其將老子頗而遊焉。即之數。胎之。與持之唱之。不足名其劇也。故頗而覺者。形神之大覺也。

此日性情

不與僧孺語。甚久。願管集念以候交。既見。失之。但出此冊。聊為一笑。而僧孺以予之真有樂于。是夫子則何樂焉。要以如意而云。大言浮語。都非所屬。今覽者知此日之情性面目。不假于人。故以為撫掌之資。嗚呼。草蟲不自意。遂傾人耳。

狗

乞者投股月中而卧。狗故之。叱曰。畜。故是汝家狗。何不待也。不知有侍之而非其物者。狗多也。以為不如今之紙之也。

管先生

管先生號虎泉。故李中丞婿也。先子弱冠時。嘗稱莫逆云。先子之喪。管先生來弔。哭甚哀。且曰。將詣太僕長安。當為子計。子泣謝之。是夜夢太僕與先生同在。於茶蘭祠下。遣遺先子。泣而省。私自念。此何祥也。元夫人曰。汝家大考。嫁汝先姑。而娶吾為孀。中丞亦嫁女子。管而娶汝姑。皆同時日。往來之誼。自此始也。三人者。既情好。又苦次之語。豈有同焉。何或乎。管先生既抵長安。因訪故人。居庸死焉。而太僕亦以是歲十月没于京師矣。偶憶往事。用識於此。

梅花草堂集

卷八

七

八

中秋
山柱感開明月如畫。天香飄忽。花影凌龍。與元初。董小飲山房。呼雪崖。崖步野。野步。仄徑。有小犬伏葦中。作豹聲。民廬佛火。聚散村。鳩。念初秋。吾各雪後。破山。畢竟一了此願也。歸附小舟。旋風忽起。而月色愈淡。愈驚。兩中秋如此。豈求年。燈夕之占乎。

中秋

秋葉
秋葉純黃者。班衣次之。水紅又次之。丹之品。百無麗於此。乃其憔悴之神。多在爛熳之際。其紅鮮以特微。其綠膩而紫暗。其黃特韻。然無餘。蕭瑟之致。殆盡。而韶華不存。豈相家所謂色嫩者耶。老猶履霜。不安寧也。夏初乞之。謂僧。其草不堪。且覺今感數葉。致足撫掌。持發。相浮之。酣十餘。豈願同哉。

秋葉

雲安君露香于庭。修中秋事。兒童皆有欣肅之容。緬想先夫人。整衣連日。誠待兒更卧起。然無庸者。今昔心情。即兒童亦稍異矣。念此遂不成寐。寤坐息。船中。冷螢穿戶。捉得半林秋水。

今昔

不作客
病眩三月。有折來相招者。隨擊一極刺。謝之。故有既謝而聞者矣。以此頗知不作客之適。饜。客至。落落。有略。不作王之儉。獨耳根甚。未必日知所無。居間快。快。然有一法。溫故而知之可也。

論脈

夜來與李弘論脈。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切于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逾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病。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脈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乎。莫能自名其所以也。夫與園穿之。養何擇哉。

論脈

王奉常誠子
陶周望與弟書
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註後。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不作奇平論也。凡是胸膈中。閻寫。出者。是奇。是平。為好。從外割。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為。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登。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此。古。今。跌。撲。不。破。之。語。其。意。非。造。於。陶。至。陶。始。暢。莫。令。人。讀。之。可。盡。而。味。無。窮。也。末。又。云。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又。一。味。妙。悟。惟。周。望。能。為。之。惟。君。夙。能。聽。之。以。語。中。下。根。人。則。不。可。王。文。肅。公。常。言。做。人。做。到。閱。老。乃。妥。作。文。到。閱。老。乃。佳。如。是。方。為。識。瘡。痛。之。語。周。望。猶。未。免。資。費。用。事。也。良。工。苦。心。此。事。難。說。

王奉常誠子

陶周望與弟書

卷八

八

良工苦心。此事難說。

良工苦心。此事難說。

王安

安元世先生以內報歸。圖計便行。屬下更有不及。不若此子。事理宜然。而世莫能為。告別上宮。動以司月。康敏之用。豈有異術哉。衰儉不欲。溺人。又庭無滯。一身如葉。矣。昔在癸丑。王坦老以十月初七日。閣內計。十二日行衣。裝書。皆留署中。至明年五月。始從萬通府送去。此亦近來未有之奇也。

吾戒

吾境甚開。心獨攝。吾念尚強。神獨賤。則滋垢。寒儉。皆以為情之常。既則迂遠。衰容習懶。皆以為老之症。蓋有生平。小自振。而暮年不遠。庸人者。吾見其人矣。戒之戒之。

許子洽

許太公治生之暇。讀書不輟。其持論以長厚無親為本。子洽凡弟。恂恂。明經涉史。多所纂述。亦人倫之至。快。比聞其魚軒賢德。為能順適子洽之意。令人慕嘆無已。故不知其通曉文義。為子洽左右。掌故也。物生不齊。福不可備。而子洽處之。真有謙謹不足之概。天之厚于洽。何如哉。

白陶

傳李玄好取景于盆盎之間。有白迎春。不盈尺。甚可愛。與淵明集並列。頤且齋曰。白陶。李玄自謂。即嗜陶。不勝其嗜。白迎春也。嘗卧病舟中。冬初微熱。而病體又怯。風甚。火窗夜不。曰。恐温吾白。及繪圖而歌之。使某為。把某政不得具。雖未下也。孝立方病。腸癰有漬。决之苦。而李記甚。急。患難寂寞之交。有如是哉。吾知所以記白陶矣。

登山

過吳野。抵松陰。嘗往來尹山間。時多早暮。今日蓋一至焉。林樹。從破壁。讀高皇帝。即製落。讀詩。又讀姚少思。塔銘。真可並垂不朽。而管大夫為和。御詩。四章。多感慨。透悟之語。令人愜然。有僧如山者。疊。繩。納履。起。謁。問。尹。丘。所在。則云。已。寄。死。南。里。寶。勝。寺。低。回。久。之。而。出。

古栢

自。震。澤。西。有。普。濟。寺。寺。有。古。栢。一。株。大。可。數。圍。而。屈。偃。山。門。之。上。若。中。斷。而。倚。者。枝。葉。扶。疎。蒼。翠。蟠。久。乃。與。屋。相。得。條。皆。上。指。若。游。龍。蟠。蟠。欲。竄。欲。哭。其。勢。可。望。而。盡。

其。樣。穿。穿。不可。名。狀。四。寺。旁。有。三。賢。祠。亦。不。審。為。何。人。壬。子。歲。曾。經。其。下。颯。風。不。欲。停。止。今日。又。風。利。不可。泊。夜。宿。東。此。稍。聞。尚。沈。十。秋。土。人。云。卧。病。如。昨。風。流。蕭。散。人。那。堪。五。年。藥。爐。煙。也。

老桂

昔。漢。施。水。庵。有。老。桂。本。可。合。抱。枝。覆。養。之。其。高。十。餘。周。廣。三。十。丈。許。每。秋。感。花。香。雨。繡。紛。黃。金。滿。界。庵。僧。編。帚。望。香。忙。忙。作。掃。花。使。數。日。乃。已。顧。莫。知。其。勝。也。而。漢。上。人。亦。絕。無。賞。之。者。酒。盃。茶。檮。皆。未。所。當。何。論。題。詠。然。此。樹。竟。以。是。得。全。其。天。年。而。僧。亦。無。害。即。不。韻。何。患。焉。然。則。若。漢。俗。賢。于。他。方。遠。矣。未。遠。又。有。圓。諦。寺。丹。桂。合。圓。秋。風。紅。雨。狼。藉。不。收。較。之。施。水。即。不。以。香。自。儉。未。免。勞。人。

靈誓

瘦。居士。刻。密。誓。一。卷。皆。摩。仙。附。孔。之。作。絕。刃。絕。奇。然。非。真。有。仙。人。為。之。也。居士。負。道。往。不。屑。之。氣。釀。酒。如。河。揮。金。如。土。不。足。快。其。致。去。窮。盡。萬。卷。務。廣。博。物。志。以。抗。張。茂。先。而。又。不。足。乃。溢。為。離。奇。天。矯。不。可。究。詰。之。事。如。居士。香。檮。筆。為。詩。人。運。孔。為。仙。為。開。元。皇。帝。為。陳。王。子。建。為。李。俱。奉。杜。工。部。諸。人。乃。至。為。徐。掌。為。獨。角。山。鬼。王。斯。真。異。人也。雖然。當。其。時。即。居士。亦。必。有。不。得。而。自。主。之。者。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仙。人。乎。仙。人。乎。即。此。而。是。即。居士。而。是。焉。可。矣。舟。中。無。事。漫。摘。其。句。之。最。者。于。此。

擊楫中流

擊。楫。中。流。靜。雲。光。繚。蒼。茫。采。菱。陳。王。子。建。廣。陵。一。曲。淚。八。月。涕。江。花。無。盡。結。叔。夜。月。出。燕。山。冷。風。飄。雁。影。愁。秋。酒。曲。輕。衣。依。葉。舞。疎。影。淡。波。光。白。蓮。花。風。吹。蟬。語。數。聲。秋。古。木。陰。森。隔。酒。樓。欲。住。涼。風。吹。不。去。午。鐘。隱。隱。促。行。舟。即。景。倒。開。明。月。水。千。里。浦。口。漁。舟。不。掛。燈。無。題。李。俱。奉。

孤燈織就機中雪

杜工部

流雲澹如烟

長天遠秋

多鳥

李新卿

烟飛光若水

漢漢澄林

南莊秋夜

王古丞

石臺拂露花如草

溪樹生烟白

乍青

秋夜即事

新。泥。掃。地。梨。花。舞。白。蕪。野。成。悲。荒。草。黃。雲。帶。曉。晴。滿。下。華。城。雲。迷。祇。樹。冷。雨。散。落。花。香。何。山。雁。寺。月。落。桂。詠。僧。入。定。梅。花。欲。舞。松。稍。雪。澗。石。時。鳴。雨。後。琴。歸。雲。處。春。風。如。入。遠。陽。郎。應。倚。任。人。臥。鐵。衣。征。鴻。似。得。邊。城。意。夜。夜。空。庭。帶。雪。飛。用。杜。劉。州。

使氣千秋貫白虹。丹心六月飛紅雪。陽府君 三尺飛虹開綠玉。雲枝大燭石

根。從天目山寒山樹小。谷中百歲花初老。庭下天日然 李詩律

何處扁舟還棹歌。深楊樹杪落魚簑。回首荒村不相識。蓬人錯問洞庭波。戊申北

事 升庵

忽然睥睨天地空。鶯歌雁唳落春風。少年行 青華仙

五侯結客能和客。俠士論恩不論讎。故人寧似飛輕鷲。隱躍微茫看不見。戰

士無聲走白沙。中軍奪色迷青電。吳鉤悲夜月。易水擊寒聲。報恩心未死。使骨

氣蓬生千載道。編猶欲恨令人空。腹憶荆卿。請劍仗博千金買。笑不盡。歡百金擲

地頻呼酒。願盼只餘今日意。紛紛終是路傍情。平陽夜樹樹飛香。不見把紛紛

落葉。逐歸路。看香 杜秋堂主人山雲黯淡天欲低 草哀石冷空迷離 短歌

獨角山 王

二道 怙恃之子畏而驕。即畏亦驕也。失恃之子頑而愚。無教故頑。非其母之顏色不時及

之。故畏。吾傲之舟人之子矣。寒廳乍起。吾江南二道不必寒于家之兒女也。母在而

寒。雖寒何病。吾念二道。政念其何恩。顏色默默依頭就之。可痛也。可念也。

小憩 風日明麗。黃雲覆欲信步。鹿城遂依巖岫。小憩王氏墓傍。逢故人問存沒。非獨人事

多端。幾欲陵谷遠變。六十七甲子。信亦人間世之一局乎。悲夫。

玉管 管席之王國重。皆真乙樓。而國重卷尤為范東昌所識。嘗諱不得解。遂以落格。可惜

也。士患不遇知已。既已知之矣。又不免品序之既。然文章故自有定價。而通塞疾速

之數。人力何與焉。圖重鏡廳。九多磊落。愈不妨耐久。

好菊 王文肅公喜菊。多蓄異種。杜醒陶造之。卒見白剪。賦不覺身入花叢。問都不交一字。

文肅曰。君與故不減。吾乃贈與之。常夏六月。文肅科既據地。手授菊。鄭史意花丁

也。頻呼不應。直入賦之。文肅曰。史愛菊耶。亦贈與之。此二事可稱佳話。如文肅可以

言好矣。吾鄉魏孝廉善價訪菊。既得。多羅置倉中。不向時客。有求看者。無出之袖中

曰。此甲此乙。其好更不可解也。

海盜

海上有巨盜孫繼宗。榜掠數年。不能獲。而王鳴臯亦手縛之。身被四創。受杖幾百。愈力不捨。鳴臯曰。吾但見其手腿便利。故揣意官逼。脫知其為繼宗。則不可得矣。然就擒之後。吾處此甚難。海上三百健卒。誰非繼宗耳目。嚮導耶。某問如何以成。孫曰。彼真盜賊之雄。寔無心腹。可依吾所難處。或在內地爭功之輩耳。鳴臯雖好讀書。識道理。故其言如此。又曰。太湖總練楊國柱者。與某同起家。其武健。故不在某下。速化

人生

嬰兒離母而悲。見母而喜。蒙養而啼。得養而笑。嬰兒之智已此矣。歲月逼此矣。書動。嗚息。暑露寒。晨。醒治。醉亂。人生之智已此矣。而歲月逼此矣。豈不大可哀哉。

真哀

遺真義送顧夫人之。因謂丹谷先生。墓敗。秋。黃茅。割。面。墟。墓。之。哀。無。慘。于。此。而在。傍。更。穿。一。小。穴。當。是。魏。氏。之。子。孫。掘。故。兵。部。督。塚。受。產。主。祀。者。也。荒。涼。野。草。黃。有所。歸。而。穿。穴。其。旁。猶。曰。魏。氏。守。之。矣。既。死。之。蹟。總。眉。輕。塵。不。祀。之。藏。尤。堪。酸。骨。吾爾時虛願難期。真哀自滿。

許曲陽

許杞懷為曲陽。寄跡恩輪。冊覽之。使人生敬。中冷先生。半度詳雅。居心寬濶。應有此兒。曲陽故有殊俗之性。可無名實。一行作吏。乃爾清勤。觀諸薦到所云。不愧廉直。自遂矣。曲陽嘗自語。與丘。寒。金。泉。令。子。孫。多。過。孰。與。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氏。也。斯亦無言不酬。卓然有念者。歟。親在梓。檄。親沒。寶。輪。此。豈。人。子。細。事。瓶。中。冷。夫。婦。兩。劫。備。寫。至。痛。雅。非。草。草。完。局。者。所。能。徵。矣。風。之。下。也。揚。名。一。念。亦。所。時。存。不。能。不。王。致。嘆。焉。

周先生詩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曾聆其作。蓋今日始讀其所為。視李亮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寬。信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半糊塗。或亂乾坤。騰氣。聽。老。得。世。人。

爭欲旋眉毛狼藉在園風。又曰。天下間名李卓吾。死餘白背墨皇。行人莫向街頭想。向日由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

天忌

張眉王且熱。從細誦新義。大有遊暮之感。更復自疑筆底。頗索其意。殊可念也。某謂天生才具。除自免外。決無于休之理。賓王墨楮。間品晶寶色。豈終埋沒李矣。一日。於丑間榜後。夢別長安。安居自老。然日光四射。持論疊疊不休。恐須一戰。幸惠公內外。屢阻。故不詳其遷往之氣。范經一。定自虛席。人言袁小修。篤疾。實王云。此妄傳耳。丁未之役。當事者。親覓小修。至取簿。踰戲書。表時卷已落吾手。務相拾貽。今復十年于此矣。天與之。天忌之。此真不可解也。

茶前

甘菊單瓣。味香甜。性宜分種。斯久則辦漸稠。香亦漸減。寒菊差小。而滿中。小鈴。張湊成。核俗謂之金鈴。前子所意。東籬故種。不遇如此。願未聞有茶前也。黃介子自顧山來。貽茶前一本。花似馬蘭。中滿不鈴。而香韻清遠。殊有金鈴之氣。絕不類前。名茶當不誣耳。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起。

武夷茶

武夷諸峰。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笋峰上。大黃次之。幔亭又次之。而掛屏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凡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燥壤下者。生黃土。大爛石已上矣。况且峯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峰下。削上。踰中。周廣盤鬱。諸峰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溪。接笋。巖。兀直上。絕不受涼。水石相蒸。而茶生。屬宜其清遠高潔。稱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說。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南生福州。詔州。泉州。註云。福州生閩方山。建甌。象水。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宜方山。即今武夷山耶。世之推茗社者。必首象字。翁豈敢我哉。

九月雪

秋冬間。風氣如暮春。知必乍冷。頗藏家人為寒具。但吾力不能具者。且止。夜昨故絮中。覆肘。漏足。暖風。其透入。會即冷。當不遂如歲寒。乃不知兩雪。罪罪。幾封條也。九月雪。江南絕少。或言今已初冬。即初冬。江南豈遂雪耶。寒暑速變。人事參差。恐冬春之交。不免痼癩。則如之何。

時濕

醫經云。秋傷于濕。冬生欬嗽。又云。因傷肺氣。動于濕。則為欬嗽。吾每至六七月。相生喉舌。覺肺氣脹滿。夫安得清。每秋飲茶。髮不暇梳。輒索茗。少可三十碗。肺氣不清。而動于濕。其欬嗽宜矣。昨晚食後。欬不亟。輒唾。唯復不可止。而嗽食。殊不能少。所吐痰涎。亦甚相宜。倘從此日甚。終為肺傷。脾濕之症。即內閣七情。此二事故。其根脚矣。聞時書。此以待忙。用。可不至大錯也。

李魁

有百歲老人李魁。飲於鄉。其二子以竹輿昇之。而行。龍者塞路。將適老令。詣果林。滿不可出。乃就輿。執手與語。神明湛然。手微顫。或云。尚未着絮也。老人不知書。亦不識城市。自言其少時。以賑貸。曾一至縣者。有長女年八十。先老人死矣。吾令人熟觀老人。貌殊不鄙野。但瘦甚。多斑。長不滿六尺。序反周之。從。因勸租。至其里物色。歸以告。傷。遂延至省。飲。一時盛事也。國朝魏侯守。周壽。誼為上客。年百十歲。自後毛尚書。亦年百十。皆吾鄉人。今復見此老。豈易哉。

張如

月下遇張如。光迅於際。所著青衫。政與壁肌相發。敬使之性。都從閨閣中出。

李起無

李起無。負異人之姿。而有無賴之性。酒發狂易。為世眼所物。亦浪得慶忌。荆軻之名。卒以貴福。豈不究哉。起無聰明。小孺子。雖復顧。要為禮義。所可遷化。視之太奇。疾之太甚。宜其及矣。所遺詩。若文。儘輕。脫可喜。受之云。今後世。請具義。謂詩人。故嘗作。賦。雅亦不俗。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終

筆談

懶城

形神不執讀書無所感發俯首頓首豈昏默之守乎將齒骨既朽不復浸灌雖昔人擁書萬卷不假南面百城吾且解百城之玉退老睡卿矣王子曰八挺之內蓋有懶城云邊孝先猶叔夜嘗至其境其後脩文之士惡之遂與懶城絕嗜嗜安所起斯人於九原而問津焉

陸懋仁

家先尊與陸懋仁先生善甲寅之寇先生為賊所執今據戰鬪而走僕僕然先尊遙望見呼之而走益疾既脫語先尊曰吾爾時謂不免虎口矣其後見某輒嘗言之某猶憶先生村居好藝花果每冬月輒懷橙橘相餉猶衣白紗衣風度撲撲與先尊奕必竟日而去去則步步惜別也今日再見其子純卿問其舍則為墟矣然純卿客游二十三年能自立得返吾里二子皆束髮授經苦心哉

甲寅遺囚

將詣海虞長年臘缸相待與約曰黎明當出關明久之關不發使人偵焉曰方大索遺囚誠守者三日不啟關矣蓋有酒擊者獄卒皆大醉囚乃縛之而去者十三人隨獲七人旁午從民舍單問獲一人皆折其足未獲者五人故曰三日不發關言必獲乃發也昔彭侯為縣外府火候率僚吏救之囚黃緣為亂多脫走市人搏之取市者乃砍搏者中面得不死事在壬戌去今五十二年猶憶家姪負某東望火光曠天委巷中尋憂有金華聲意色大恐然無弗獲者或言囚何以知不免獲而故遁為乃不知政猶知不免而故盜也此所謂行險以微一倖者也天下無倖民則天下可無事矣

仁

每思仁以為己任令人茫然此非有大力者不能長樂老所謂佛也救不保惟皇帝欲得可念也腸熱手冷人何益此世界毛孔事耶

怪

雖有富人不能金屑其目言外之無與也每煩著為虛須冰片少許服得不脂乏內

藉外果有此理乎冰片政與黃金同價與屑何擇焉吾終日視而未嘗執脂則猶人用則過人非怪何哉

求自見

從來此道中人大都求自見卑何論稽談阮嘯各用所長即元之輕白之俗卯之寒島之瘦孝之鬼皆務自見而作病處故是佳處也又有俗筆決不佳無俗腸亦決不佳故嘗欲子居更求之徐聲遠云文字須一目一機局引而伸之乃至如鹿角之與豈蒲花其類甚幻然非聲遠之言也東坡曰一身不成二佛一佛能遍恒河沙諸國是在道中人矣

訪白民山房

或告某朱白民淹留公亮許以俟公或曰計行矣某謂不然白民即淹留侯某當不在公亮且不行亟訪元初山房白民聞予至隔牆笑舞某亦笑舞於外空若谷響其語之缺白民笑曰何以知不公亮而元初某曰故知不城而山中耳已相視默然淫淫交於頤痛某之失世長也元初與雪崖倒屣而前四人相顧都失其所欲語已何非鳴至既飯詢白民索紙為作一竿相賦而元初之侍者爭就几席舍者揚者俱有求贈之色某笑曰漢川脩竹殿如蓬於君何如白民掀髯酬之無費賤老幼各得所欲而去

梅花草堂集

訪公亮

某與朱子將訪公亮東城之寓地頗寬雅更不宜暑而公亮處之晏如知公亮之道乎忍也然其侍者形貌甚削蓋不能以其所忍達之所不能忍矣受之偵某任公亮借其猶子仲侯醫許子洽徐叔美相就望之如玉有不衫不履之概者仲侯也公亮命酒使諸文雜歌新令侑之某方病眼為畫三蕉葉而能涼風亦旋旋起仍宿舟中

分關

頃為高陽氏作分關嗟實累日何有蕭山公成進士幾三十年敵不及千死又三十年其家賢子弟更更辦事不自與度無間言至繕部音願孝廉卿薦久之始議均折折又讓所美而就所下欣然自喻通志如其家今日者或曰夫如是則關可無作是不然吾頃者故言之矣其家兄弟叔侄無背面異同何煩口煩長此空言然而事係分拆理合謹始不爾故恐知和而和以禮節之則張氏之忍徒釀乖離故不如分判刑枯存刑刑哉曉然知脩讓之道也子康每見其尊讓朕居居意色都怙焉

馮氏方與更在斯人矣。陽氣宿於大夏，故其成萬物也。有力。夫豈虛語哉。就中更有
一義。今仲所授。產季氏物也。季翁以重婿。故不欲取。於蕭山。故當翁既歿。其子亞
夫。稱自命。折券完。璧斯亦古人之高誼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焉者。借
人乘之。今無已夫。

有年之象

對雨崇朝。幾尺有咫。而風不大。真有年之象也。七八月之間。早。雅非田家所堪。然
不知水潦風狂。將生蟲蠹。其害政與大旱等。五行占驗。要在中秋前三日。過此以往
即時時破塊無憂矣。大其福人。杞憂何補。政如在境之婦。見花之童。常欲其順不書
耳。

白氏子

白起宗文有來。跡才情之家。故所絕少。其即子。祥。妙有凌厲之姿。收以真穴。為甲為
鱗。為雲為雨。復何疑哉。吾輩婆心正切。欲令其句字皆調於適。不至拔木發屋。揚沙
也。紀其一二為將來之券云。

私試

梅花草堂集

卷九

三

戊寅。某讀書大樹。始與開。允揚為文字交。而允揚方授經。童子。晝日未邊。但卜其
後。難鳴而至。平旦而畢。要以一目為。陵方初秋時。風燭淋漓。瀟瀟。鷓鴣。更相。已相
舉也。未匝月。而大母。昔。人。感風疾。蓋中秋前之四日也。倉皇就舍。侍先君子。迎醫
檢方。未嘗解帶。重九後。復修其事。願視明日而樂之。彼一時。妄謂人生不得意。未有
甚於此特者矣。今夕何夕。較視前念。更何如哉。

張時可

張時可。揮全自善。意有所。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為同寺。參事。未久。懶。亦游
戲。胡。中。矣。年來。種。林。釀。酒。不。樂。城。市。其。卿。之。人。喜。就。黑。頭。即。飲。而。齒。乃。大。露。今日
詣。某。語。其。款。頗。用。自。甚。某。曰。剛。強。者。死。之。徒。若。何。用。馬。時。可。笑。曰。公。乃。自。善。古。存。耶。
命。酒。更。酌。刺。紅。戴。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

投月

標。指。見。月。畢。竟。當。明。眼。人。盲。者。無。與。也。吾。每。喜。雙。眼。不。拒。三。光。自。先。世。長。之。歟。餘。明
殆。盡。萬。里。孤。懸。之。魄。不。復。了。然。於。目。矣。小。補。忽。有。寒。暑。之。患。夜。中。不。免。一。起。彼。紫。發
在。地。者。絮。耶。乃。不。知。故。人。相。視。窗。際。也。以。手。捉。之。啞。然。大。笑。無。眼。人。帶。笑。猶。復。拾。得。

這些

月

月明如畫。殆是女中丈夫之云也。故有丈夫所不能至。而女子至之者矣。何疑月乎。
何也。日之光不韻。而月韻也。日之明了。而月不可了了也。不可了了者。其韻何如。
貧。

八月十五雲遮。月。準備來年雨。打燈。故有是占。然未必驗也。又况方。而。雲。既。更。而
月。乎。人生。幾。中。秋。幾。燈。夕。奈何。以。片。時。之。雲。失。兩。清。夜。料。為。道。物。者。所。不。忍。矣。人。年
三十。如下。弦。月。然。則。六。十。而。歲。暮。將。猶。載。生。魂。耶。人。言。貧。吾。見。月。始。欲。貧。

殺不辜

劉真長言。小人不可與作緣。雖然。更不可與作敵。作緣之禍。如引蔓草。如近婦人。作
敵之禍。如犯猛獸。如服毒藥。諸君以嬉游之故。不自重。而與之敵。雖至於殺不辜。猶
未知所稅駕也。

乙殺

連師棒下。多度人。而世有用其術於家庭父子之間者。吾見其對。不見其度也。卓老
紙上多罵人。而世有借其口為。意。氣。肝。膽。之。用。者。吾。見。其。狂。不。見。其。意。氣。肝。膽。也。大
治。鑄。金。金。踴。躍。曰。吾。且。必。為。鏤。銀。大。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
人。耳。夫。道。物。者。以。為。不。祥。之。人。嗟。乎。人。耳。人。耳。猶。不。祥。况。肝。膽。意。氣。哉。而。非。其。有。乎。
不。祥。之。電。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其。上。人。殺。其。下。己。殺。悲。哉。悲。哉。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四

甲寅秋分
昨秋以八日。分。今以朔。生日。較。遲。十日也。日者言。每分至。多不利病人。昔嘗為先世
長。憂。之。而。此。日。獨。不。然。未。冠。冠。帽。儼。然。而。至。侍。予。草。堂。言。笑。之。間。為。加。心。於。吾。爾。時
真。覺。日。月。清。朗。神。情。開。豁。也。時。移。物。故。我。愴。何。如。加以暑毒未消。西風相苦。謀買良
藥。未。遑。其。夜。紙。窗。竹。屋。新。火。悽。悽。方。欲。補。此。四。壁。銀。錢。修。補。窗。隙。而。楊。長。情。誇。我。湖
上。樓。記。便。覺。境。往。心。開。不。知。今。夕。何。所。

秋老

錢仲侯報。拔山中桂。始知秋老。吾窗前一片月。俱在屋外。展中亦有木樨。二株。幹
不。暇。換。葉。如。卷。耳。向。人。愁。懶。了。無。吐。粟。意。年。來。貧。病。相。習。未。嘗。作。厭。離。之。想。入。秋。已
還。神。脚。偃。臥。輒。思。其。境。得。之。欣。然。憐。難。破。夢。憶。憶。不。樂。

是母是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之二子。偶來省祠。寓西林僧舍。有結髮者。持百錢跪以進。二子訝之。問故其人曰。小人有母。荷侯之德。不果失身於強宗。後舉吾等二人。臨終誠吾等。汝曹料無能報侯。請儲辦香。告之。大山長谷。侯之靈必在焉。且訴且泣。二子亦泣謝而遣之。其人必得請。乃去。嗟乎。此母以不失身之故。德侯而結髮者。不忍忘其所以。有此身以白母志。斯兩賢矣。若夫侯之德在民間。如此者可勝道哉。吾鄉十萬戶。五十年來。誰非休養生息於侯之子。孫之孫。應若而人。使盡如是母是子。則亦非王侯父子之意矣。侯居官。不肯以手捉錢。而五十年後。能以百錢遺其子。亦榮矣哉。

率爾

空翠莽庵。秋至。四壁。容膝之塵。頓爾虛閒。白日沉秋。雲情閑淡。忽憶香山舊房詩云。遠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暗步徐吟。黯然欲淚。而龔李弘通來相詣。張燈小坐。為設枯魚乾。數酌而罷。覺一飽之味無餘。率爾之歡易盡。

朱子魚

朱子魚。文不盡才。功不及志。而疏宕通明。綽有千里之致。多情少至。亦不失快士氣色。倘有諸佞之物。相逼。終益其過。決然捨去。下幃謝客。縱復賴躄。自致。故可令人刮目。

智量

朱白民游黃山。取資於竹。用不盡。輒以飯僧周急。某持十指。乃不能給一身。與家人分。控針餅之利。而索文者日盈其門。人之智量。相越焉。可誣哉。

知命

昔嘗無風自落葉之時。秋天不雨。常陰某之境。道境易時。不祥莫大焉。湯先生有言。公道知命。知之而已矣。命之而已矣。僕年耳順。耳之而已矣。順之而已矣。

金島

張子松言。孟文已死。不覺懷然。孟文與子交。甫弱冠耳。其文滿而有功。僅可命中。已好為難。孟之語。心不然而。既子病廢。亦不復見孟文。作義矣。先是有金仲瞻者。其制舉業。略與孟文等。而入處過之。旋亦天殞。惜哉。仲瞻多情人也。凡文不滿者。不發。氣索者不專。子於二君子失之。

掩骼

徐獻生以冰清命。來請作掩骼疏。其言曰。州故有漏澤園。而人諱其在貧。無葬者。多不欲往。乃至裂棺蕭寺。暴骨原野。烏為蟻之患。慘目傷心。夏五六月。穢黃天地。較諸釋氏茶毘之法。真清淨大海矣。可勝痛語。語有之。骨肉復歸於土。儒者之道也。吾儕頂立天地。時何補。請置高岸地。作義阡。掩之。然不敢專也。將白當道。子豈有意耶。嗟乎。此仁者之心也。仁者之言也。人生世上。何當何筭。即裂棺暴骨。總歸於盡。但以誘馬皆生之人。目擊其痛。而不為之所。不尤甚於烏為蟻。蟻無知之。嗜嘍水吾聞。吳興有朱叔紀氏。精誠堅固。行之數年矣。合請具收埋錄。觀既乃焚香。紀具數款。於空期以來月之朔。為諸君子疏之。嗟乎。某既貧且病。動不敢為。福先。歡喜讚歎。倘亦無所礙於世也。

一時節。凡埋屍隨時昇。昇即埋為妙。至於大收合葬。必於十二月三時之臘。人肯効。及且腸中百無禁忌耳。

一報官。凡屍棺之經官。驗吞俱封。記南義塚。決不誤葬。然恐地方刁橫者。出須具呈道府。委之縣捕。責成各坊總甲。開報。並令具結狀方可。

一屍骨。凡屍有四種。一者棺。二者骸。三者枯骨。四者煨燼餘骨。棺不堪昇。易以新棺。不則駕以堅板。覆之以薪。仍以兩新具。夾埋。無棺之骸。捲以草薦。亦以新棺。夾埋之。骨雖零散。不可使錯。須布綿。肆中。舊蒲包。盛之一。柔軟無觸。二潔淨不板。三價廉易得也。所慮土工。貪多。常有一人之骨。析包為二。則當以頭顱為記。無頭顱者。須滿包。量與之值。可也。煨燼餘骨。已置瓶中。誤損者。斷不與值。總之。身親為政。不容輕托人者也。

一埋法。凡埋屍者。尤當惜地。其法從地之儘北處。開一大溝。從東至西。盡地則止。其闊八九尺。其深三尺。然後以棺。鱗次中。藏空處。以包若瓶。貫之。南去丈餘。復開一溝。即以新開之土。先掩初溝。至第二溝。亦理。於兩溝之中。復開一溝。即以其土。增掩兩溝。以漸而南。法皆例此。不揚本地。不惜客土。法無便於此者。

一酬工。土人開壘掩埋者。計一屍棺銀二分。一包銀五釐。一瓶銀一釐。七毫。土工。舡載殯。則一棺銀三分。一包銀一分五釐。一瓶銀七釐。五毫。用力有難。見故也。

一施食。凡餓鬼無地。不有。何況積屍之處。雨呻夜哭。見形門。掩畢之後。須齋。

戒禮請僧就其地建立道場為懺罪。夜則嚴淨供具多備鮮食。延一大德登壇。庶使無主孤魂不沉九地有冤怨鬼且昇三界。其功德豈可思議者哉。

已酉以十二月二十二日動工。至正月二十二日止計棺之埋者為數八百七十

七具。枯骨七百四十一。已焚餘九百六十一具。枯骨四百

庚戌以季冬朔日動工。至二十三日。計棺之埋者為四百五十一具。枯骨四百

二。已焚餘一千一百八十二瓶。

辛亥數日。半於庚戌原錄云。不具論。

壬子十二月初五日始事。二十八日訖。計屍棺之埋者四百八十有五。枯骨三

百十九。焚餘九十。

偽君子
有詛覓者。頌其先之得意而詛其子孫。觀者曰。此昨是而今非。信乎不然也。此其先

蓋不誠之極。說以堂目前。而微俸於其人之終不較者也。其頌也。詛也。不詛其死

而詛生。死復何詛。詛然則不較其後。而嫁禍子孫耶。夫世安有行其意為子孫。詛而

不嫁之禍者。故父兄偽君子。不若其父兄真小人。蓋真小人之惡。偽君子之惡。陰

且得長厚譽焉。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夢王季
年來多夢故人。嘗而思之。輒潸然泣下。昨夢季亞夫。衣麻衣。危冠而殊製。設言。嘗

皆其平生好具之情。王孺和僕頭僕服。欽手相語。恂恂如昨。其言皆所未嘗。吾久無

好懷。不知日月去人。昨與張南孟。始聞桂花香。有魏乾。是者而後。知其落為笑也。

暗首。漢無所與。語者秋葉數升。吸之。踴躍便臥。不謂故人來思。共此歡劇。既覺。得

此。思當有僕。應門。能以鍾佐。德思飲食。無所自顧。戊申。春子。意。是。應。門。事。不。草

堂。數。比。依。回。不。忍。去。予。意。其。且。病。甚。憐。之。不。一。月。死。

李縉仲
李縉仲自欲可稱編年。亦稱實錄。其百義可稱。几上之書。述而不作。予亦多未嘗疑

或亦長蘅。其才不盡。如縉仲所謂。能盡其才者。非耶。縉仲每脫稿。必政之。長蘅。惟

長蘅之去。取是信。可謂得師矣。妻子亦意不欲。縉仲之文。數。纒。而。或。亦。子。曰。吾

家千里。駒風氣日上。而家長蘅信之。不知所裁。恐其決溢。而遂於世也。嗟乎。此皆愛

縉仲之甚。而過焉者也。縉仲之才。如川之方至。豈惟日變。抑且時化。而不見黃河之

決乎。怒濤拍天。崩沙陷壑。而後稍稍為奔流。為洪。為渠。久之。復為河。迺諸君子。毋

憂。縉仲將自及。然子以為几上之書。其惟百義乎。其惟百義乎。縉仲自謂丙午。義世

人目之。平。早。無。此。縉。仲。欺。人。語。由。百。義。觀。之。即。縉。仲。亦。自。平。之。矣。

桂梅
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醜。梅開一萼。則清而芬。一樹則更清。蓋桂近而梅遠。桂觸而

梅聞也。雖然。向寒而臨。非桂不能。凌寒發天地之秀者。梅也。桂為骨。梅為肉。

金梅為玉
夢霍道南
某少與廣德王景南學。長某十年。而近師事周先生。雅相親。王嘗言。其卿夏。官明買

金。藏。書。狀。甚。惡。又有霍道南者。亦游學於龜。嘗見之。李紹伯。慶。父。臂。之。歡。即。霍。俊。於

壬午。亦相。相。動。止。馳。騁。多。自。喜。之。能。業。視。之。意。其。年。長。非。儕。輩。人。也。庚。子。而。後。不。復

聞。問。而。行。卷。中。嘗。一。見。霍。道。南。名。姓。覽。之。慨。然。迄。今。四。十。餘。年。不。甚。措。念。而。夢。中。見

霍。舉。止。如。平。生。意。為。先。府。君。客。來。裝。將。行。某。禮。送。之。甚。謹。而。時。及。其。往。時。嬉。戲。之。事

必復見其夢。而見者。亦衰之自耶。

揚善
昔歐陽天忠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負之者。輒曰。是罪在我。非其過。夫然。可謂真

好士矣。某平生。了無寸長。惟揚善一念。每過其。當。注。注。為。親。知。所。呵。而。賤。事。忍。焉。忘

之。庶。幾。自。附。於。孔。子。具。有。所。試。之。義。豈。否。改。過。哉。夫。何。人。之。難。知。也。受。某。揚。善。居。之

不疑見某揚人者。嘗某多譽。其者望某之揚。已不至。而疑人之揚於某者。必有說。造誣騰謔。漸且以某為非人。清夜思之。求所謂在我之罪。不可得。然而使其人如此者。殆是某之罪耶。昔有相歐公者曰。耳白過面。朝野聞名。又曰。唇不沾齒。無事得謔。蘇學士每見公。恨不請其唇齒之謔。嗟乎。某無歐公之耳。豈亦有其唇齒。書此為將來一戒。

鮑馬

鮑我生少負飛揚之志。稍有詆毀。願為一時所物色。而浮沉黷校間。莫能自見。嘗與談藝多落落之態。然而感慨係之矣。某於慧業無所踰。妄擬羣比。初得我生。既得天開。便謂將來且未艾。而往其年華。驅馳南北。如兩人者。政復絕少。然則頹如元。沉如有之。秀如交雲。豈可復得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天闕不釋於俗。謂功名可立。就某故抑之。而不以為懲。故知天闕畢竟可喜人也。

九月

小兩膏和。不及破塊。祀花承潤。半吐。止。嚶嚶之。欲欲。樓畝之。雲。損。草。煙。近。遠。迷。離。桂。子。黃。金。銷。落。九。月。投。衣。愁。看。鬢。絲。如。雪。重。陽。在。望。誰。家。遍。插。茱。萸。香。山。詩。曰。九

卷九

九

開盡切切夜綿綿。况是秋陰欲雨天。猶恐居人暫得睡。聲聲移近臥牀前。

包儀甫

包儀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如不出諸其口。然人有稱其作義者。隨所擬議。笑而承之。無謙甚矣。儀甫之自知也。從來文章之勝。信在儀甫。馮先生曰。此事須結聖胎。而儀甫結也。吳無障曰。要須有春和之色。而儀甫春和也。韓止修醇腴多。賢光周玉。繩匹之。加豔焉。其感矣乎。然此數公者。皆得之。則人皆知之。儀甫獨否。故曰。世人知儀甫不盡。不如儀甫自知。

相

相家必有奇中。故能鳴於時。李鬼眼一見申文定。便與人決贖。此必壬戌鼎甲。後雖憂。匪不二其說。卒以是年魁天下。陳新安為布衣。郁侯潮許為五品京朝官。新安稱笑之。時會憲方四歲。適在庭中。戲。郁愕曰。公所以貴者。殆是此。即取。後用子貴。其如兵部。即官周參政。灑山方詣府。郁曰。此必本兵。擁而觀之。聞與太守語。訝曰。惜哉。兩司。且此三事。某少所嘗聞。庚子。猶及見李於閣。府君令子提。李却立久之。徐曰。耳白過面。名滿州縣。然吾老。不及見此。即成名矣。因指其地角。謂先府君曰。還憶某十

五年前語耶。吾於法當餓死。今嗟矣。先府君好相人。多稱郁某云何。李某云何。然而府君之物色人。多不減李郁。一時如揚夢洲。俞海山之徒。皆不及也。戊辰。馬參政卜居某里。府君笑謂座客曰。甲子之歲。方載道歌鹿鳴。而還。鐘鼓懸吾石。此即當作黑頭。公右。脇鼓動矣。馬果以庚子解。其後園居未五十也。陳會憲既貴。問吾官何等。府君曰。子必師。然不免。其後視學三楚。服御甚都。庚庚相望。而府君私於某曰。此老如斯馬。已法宜貧而驟富。且有德色。馬雖然。官則不至。獨安所免。貧乎。試楚返。竟謝政。多聲伎之樂。而常有慶釜之憂。李中丞為諸生。辰起詣府君。必卜其夜。或問何語之多。府君曰。其人政可與語。即母少具貧。取秩二品。皆十萬。其刺事。且必有相繼為元魁者。其眼鳳眼。其唇堂丹。其指筭而玉。其神藏而厚。故知之。府君奇中人。未可悉數。然而非獨法也。蓋多參之人。事而觀其文。馬戊子。始識。願元昭。去府君之大病。不十日矣。問某此何即。予以元昭對。府君頓足曰。咄哉。龍巖。今年又中。一即耶。乃元昭以貧就廣文。選似未償府君之相。不知竟若何。

前輩

舟州翁見人售古玩。惟恐其不真。不能長價。王世周觀戲。法恐人言其非信。多欲容杖香。而後觀之。此皆前輩至誠惻憫。非獨好事者之性也。人有脫翁翁之藏者。曰奇而慶。翁笑曰。人慕翁翁而來。安有翁翁也。而不聽真贗之數。翁翁豈不知之。其人愧謝而退。

梅花草堂集

卷九

十

小橫山

吳中土木之工。半居南宮。觀其人便巧而少冒破。其地有小橫山。袁中郎嘗以勸火一至。小有紀錄。而不能知其桃花之盛。不減蟠螭。去橫山不五里。又有法華山。每歲梨花盛開。一帶浮綠。中燦如積雪。此亦吳中佳麗之區也。里有善民者。曰徐東。年九十。餘能馳馬。截。望百考。今其子守耕。亦年九十。里稱善人。如其父。神明步履不異。感壯人。每獨行山中。遇其鄉之工於四方者。輒問山川土俗。與其所報。皆字塔。願有會意。則欣然。而喜。或其人所得。值稍贏。更大喜。小橫山綿亘二十里。多稱徐氏。徐氏云。今日偶見工者。王某。問守耕。知之特詳。則其祖若父。世相往來者也。王某父。鶴。與其兒。鳳。皆忠實人。能竟其業。訊之。皆老壽考。及矣。

史

錢御史纂兩晉南北史。其家太史公為之序。大要言世界棋局也。史者棋之譜也。史

漢為正局。故可究房玄齡諸臣之昔書。李延壽之南北史。為變局。故不可究。御史好其變者。而感年謝事。不無局外旁觀之感。故有是纂云。以某觀之。人心之變。不可究詰。而史家之言。實關又遷。某自少見老儒先生。好讀司馬子長書。惟恐不及。取材積書。乃至割編。又詞。往往而是。其後句。極字。比。忽出於班氏之書。然而不能盡讀者多矣。再變而予。又變而佛。牛鬼蛇神。爭出為政。於是日班馬為窮狗。讀書史為無奇。學之雲樓。又久之。而漸綺也。則李延壽南北之作。稱豔史矣。某少讀馬班之心。好弄供殺鬼。又久之。而漸綺也。則李延壽南北之作。稱豔史矣。某少讀馬班之心。好弄

諸史皆一統一代。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未分崩離析。而一統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二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十七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得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導晉故耳。宋之繼晉。與齊梁陳之相繼。統宜屬南。而南北史中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李維楨款

北史中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李維楨款
始為晉書者。蓋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宋風徐廣。子寶。鄧粲。檀道鸾。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之。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為本。而益附諸家傳記。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馬是時玄齡為司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眾人之長。要亦無難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即不能無雜采。然提綱列縷。命藻吐詞。并井有條。既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行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人誠北為案。虜北地指南為島。夷。故其史往往。嘗失傳。略於他方。而詳於本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於是延壽追終之。以彼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子長下矣。錢受之教

詩義

周子居將詣白超宗。請觀詩社。超宗詩學淵源於唐中丞。而海虞諸人。皆自說文。始嫡派。國朝絕經之業。宜萃於此矣。其嘗以沈雨若。若義。王又新。又新大喜。堅索其書。義觀之。又新莫喜也。又新雅以詩自負。屈指當家。不及白義。某問之。曰。白義不減易之有大僕。又新言如是。將不令島習齊稱李杜耶。

在貧之日長。老去之年促。吾母不堪其憂。未信不改其樂。

讀書

先府君教。文選熟。考才足。故嘗熟讀文選。至於今。盡卷可憶。又手錄唐文粹。八大家集。讀之皆可成誦。至於司馬子長。班孟堅。蘇子瞻。之書。則如飢渴之於飲食。其他泛覽而已。或謂某多讀內典。正不知某於此道。如學佛沙彌。俱從耳入。乙未之歲。館。借得華嚴善本。誦玩各一遍。又僧慈濟。持示馮先生。倡刻楞嚴圓覺維摩經。亦各誦。玩數遍。予無目見者。如大慧中峰語錄。或其他律論。皆授之學人。兒桐居。如晚好聽。香山集。則半出於石倩之口。不服數過矣。然猶不能盡舉其詞。人言讀書豈晚哉事。

文

黃負人白門九義。羅玄甫一言。蔽之曰。竟不曾做。然斯難言之矣。昔有禪客欲指示人門。版牆壁。到處書一。心字。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還他門字。又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不必還他門字。不還門字。恰是見得。然必有。心字。斯有門字。斯有不還門字。此未易徑造也。某讀負人父靈鷲山房刻。便有不還門字之意。至於今。乃得竟不曾做。豈易而談耶。孫子喬。初請負人義。疑是成。弘。問物。負人之為成。弘。何必子喬後知之。然謂文必成。弘。必嘉隆。此言非也。某嘗見嘉隆初學人士。猶庶幾推當。無妬心。浮則嘉隆。感矣。而子喬。何必減嘉隆。每讀成。弘。問文字。古。渾。簡。練。成。弘。或矣。如負人輩。又何必減成。弘。哉。夫。人之不成。弘。不嘉隆。則必有為成。弘。嘉隆。者。夫。文。亦若此矣。其不然者。聽其自趨。自至。而斐然成。章。馬。可也。

代殺

宋王欽若。請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功德無量。而蘇子瞻。黃魯直。諄諄戒殺。尤極惡。至子瞻。會。蘇。詩。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讀之自令人心動。五雲閣

山主戒人妄殺多引孔重鈞。孟遠危。而馮開之居。其請先。又借西教以警發人心。其開因放而起捕心。因戒而開。實殺之路者。故亦有之。然而所全者。不為不多矣。友人黃經。父將還京。見豚飲食。代殺。其讀之。而心憚。悸動。也。經父通明。儒術。現身單官。乃能搜取草木之實。詮其清芬。揚其潔淨。而動引古之騷人。達士。詩。曾。語。言。以。示。必。可。用。而。有。味。其。心。良。苦。矣。有。富。者。子。藏。白。銀。而。患。其。耗。之。無。用。也。為。說。耗。入。附。牘。不。煩。兩。牌。運。化。耗。為。立。盡。周。公。馳。笑。曰。此。巧。為。方。便。以。賣。耗。者。然。而。耗。之。易。化。誠。有。此。理。富。者。之。言。豈。欺。我。哉。世。人。但。不。能。善。草。木。之。用。見。為。相。苦。有。經。父。之。論。在。不。知。何。苦。食。雞。豚。人。人。之。矣。經。父。以。書。抵。予。謂。服。官。之。始。如。初。入。暗。地。但。持。代。殺。心。夜。光。明。月。當。權。於。此。耶。

僕姬

戊申張智死。僕無違事先王父者。今年金婚。死。無事先王母夫人者。傷哉。金婚。夫曰金婚。蒼面蓬首。有兼人之形。性嗜酒。雅不失事。然嘗為里甲。賦于民。多結繩而解。亦不廢。醉後。貧。死。姬。無。恒。德。又。不。能。其。婦。某。心。憐。之。嘗。召。姬。使。就。某。飲。食。久。之。輒。請。去。蓋。其。分。定。人。莫。移。之。如。此。脫。歲。重。聽。而。暫。於。視。某。所。出。入。必。傳。紡。注。視。伺。某。適。限。而。後。紡。如。故。某。嘗。舉。以。詔。復。來。給。事。者。終。莫。如。姬。矣。其。死。矣。傷。哉。

雷震

沙村有婦姑相得。而其子不孝。父死。母再醮。而婦姑之愛不絕也。歲時伏臘。相貽甚歡。其子恨。恨。只。如。昨。今。年。七。月。十。三。日。婦。薦。癩。使。其。夫。遠。黜。母。飲。食。既。抵。中。途。乃。墮。其。母。水。中。蘆。葦。叢。之。莫。覺。也。扶。服。歸。伴。其。妻。曰。吾。固。知。其。少。顏。色。當。不。來。何。遂。之。為。妻。莫。疑。之。十。七。日。雷。雨。大。作。其。人。懼。甚。語。其。妻。必。伏。我。盪。下。妻。不。聽。乃。柔。身。而。走。覆。其。盪。盪。久。之。雨。霽。妻。往。出。之。則。不。知。所。在。矣。於。是。里。人。共。其。妻。踪。跡。之。至。蘆。葦。間。其。人。跪。離。母。前。而。口。就。母。乳。若。吮。者。震。死。矣。天。眼。如。雷。彼。且。謂。覆。其。盪。盪。可。自。蓋。乎。故。顧。重。甫。曰。此。聞。之。非。幻。云。非。幻。者。西。林。僧。是。日。作。佛。事。沙。村。詳。知。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筆談

張元玉文

松陵張元玉。稱某文。或堪。或堪。絕。倒。此。自。昔。傳。神。之。手。有。之。吾。文。豈。能。如。元。玉。言。已。觀。元。玉。哥。示。六。義。如。蔡。少。霞。入。異。境。人。俗。潔。清。丹。物。鮮。茂。又。如。武。陵。年。少。裘。馬。翩翩。要。自。有。揮。金。不。顧。之。榮。如。元。玉。文。政。堪。絕。倒。耳。

顏仲先

石門顏仲先。以書抵予。得盡觀其所為。玉樹山房刻。及甲寅。十。義。蓋。苦。心。此。道。而。斬。近。自。然。者。周。安。期。嘗。言。石。門。三。顏。當。不。虛。耳。仲。先。云。自。幼。聞。人。說。某。姓。名。疑。為。松。阮。陶。謝。之。流。聲。施。千。古。太。過。又。云。已。讀。某。文。疑。為。得。志。于。時。者。知。夫。得。志。於。時。者。則。安。肯。為。某。所。為。故。要。不。願。仲。先。有。如。此。癖。好。也。末。云。昔。人。言。太。虛。為。廢。日。月。為。燭。吾。與。諸。君。日。相。往。來。甚。善。蓋。某。所。欽。四。方。兄。弟。相。聞。而。不。相。見。者。多。矣。嘗。語。人。吾。面。如。須。菩。提。僅。存。枯。骨。耳。見。所。見。何。如。聞。所。聞。耶。仲。先。聞。之。應。為。撫。掌。

桐夢

桐夢世長。誠家人。况操。意。若。有。待。者。已。而。獎。季。常。至。已。王。又。新。先。生。至。遂。具。樂。沸。然。而。醒。時。已。得。黃。州。信。矣。桐。告。予。莫。果。有。東。方。客。來。耶。未。轉。盼。而。童。子。持。兩。函。至。則。又。新。與。湯。先。生。之。書。若。序。也。先。生。之。序。吾。七。世。之。神。血。在。焉。安。得。無。夢。世。長。正。性。在。天。意。亦。喜。其。得。先。生。之。作。歟。客。歲。寄。書。臨。川。世。長。猶。堪。與。元。字。飲。但。不。能。終。席。耳。幽。明。之。感。日。惻。我。懷。故。未。能。少。狀。其。屋。器。送。請。不。朽。于。先。生。則。予。不。免。滋。懼。也。夫。

卜者

卜者言。某。自。今。至。來。月。之。五。應。有。非。意。相。干。法。宜。居。外。政。不。知。老。人。宜。居。外。為。耳。遂。嘈。雜。故。貧。人。宜。居。內。為。貧。各。無。懷。故。請。齊。心。而。盟。于。佛。一。切。作。非。意。觀。則。許。之。乎。雖。然。世。間。之。人。世。間。之。事。知。為。非。意。也。者。謝。之。知。為。非。非。意。也。者。了。之。可。也。雖。然。難。言。矣。為。是。了。心。耶。心。則。不。須。了。為。了。事。耶。事。則。何。可。了。

文

蘇子瞻燈下。願。自。見。其。致。使。叔。黨。就。壁。摸。之。不。施。眉。目。觀。者。皆。失。笑。知。其。為。子。瞻。也。此。叔。黨。之。妙。也。以。燈。取。影。而。神。出。焉。使。他。人。為。之。未。有。能。肖。者。也。文章之業。自王房

仲黃貞父妙為蘭蓮之作。蕭疎自喜。未嘗有法。不可謂之無法矣。而世之小生。輒欲以一兩筆。傳聖賢之心。曰吾得其意。止耳。譬之俗工。不施眉目。求肖于瞻者耶。

述夢

王世周與後復。嚙口閉目。意思都入。夏詐。聞于迷。意二葉相離。離者手足。矜路。眉睫多有欣躍之色。惟無世味。乃爾心動。殆是期二難。急了。本已放開。千秋手。復也。世周已死。明年解省時。那得如此人。從旁跳躍耶。

朱王

未靖之往年。文務犯滿。盤賸有餘。實利不足。秋初。見投三義。讀之。不知其為靖之也。故知凝靜之友。但須行滿。自然脫化。王平仲。操必得之。掩而快意之。遺亦疑之。謂天不可與期。讀至于欲無言。痛疾徐再過。臥又思之。此當定是平仲作也。

三秋

三秋風物。某所欣賞。自世長。黃去。但知秋景堪悲。小步閒吟。意都。不忍。七夕。淹留。練水。殘暑。黃人。中秋。還自。虞山。開門。謝月。重九。雅無。風雨。但有。雀。紐。暗。蛩。切。切。寒。漏。綿綿。豈徒。好。茶。虛。閒。抑。且。連。牀。病。臥。盃。盃。浪。浪。之。性。無。餘。如。絲。之。髮。豈。點。檢。秋。事。種種。難。堪。

日紀

然而三月之閒。所接新黃。齊魯。江石。虎林。攜李。石門。之間。不下數十家。所見新故。交知。奇麗之觀。不下十餘輩。而臨川一序。可並日月。較是所得。浮其所。若某何。惡焉。

天也茶

駕部王淑士。問某閒居。何所自遣。某以日紀對。駕部曰。政疑世間文字。却不必作。只此自真性。所流。便是世間真文字。孫子。善。好。閑。草。堂。筆。談。意。亦。爾。乃。不。知。某。之。真。性。自。朝。抵。暮。半。為。米。鹽。所。驅。香。不。覺。落。在。何。語。上。牀。計。過。後。乃。課。程。限。隨。意。投。寫。一。二。則。儘。有。草。草。匆。匆。處。無。不。欣。然。箇。裏。幾。希。全。靠。這。些。從。得。

從門入

夏初。天池。茶。都。不。能。三。四。碗。寒。夜。發。之。學。有。新。興。豈。厭。常。之。習。某。所。不。免。服。將。吟。之。不。足。覺。池。之。有。餘。乎。或。笑。某。子。有。芥。爾。當。不。然。癖。者。豈。有。二。者。歟。某。曰。如。君。言。則。曾。西。以。羊。棗。作。膾。壓。到。取。芝。而。飲。之。也。汲。山。處。士。妻。梅。子。鷄。可。謂。有。矣。道。經。武。陵。溪。酌。桃花。水。一。笑。何。偏。乎。

顧升伯看俗下文字則其謾益出其相會可謂時覺張伯英公孫大娘請人獨走從門入

顧升伯看俗下文字。則其謾益出其相會。可謂時覺張伯英公孫大娘請人獨走從門入。

李紹伯

李紹伯所藏。帶下小兒。諸方。無不奇驗。蓋修製之法。必與方合。故驗奇也。家貧不能多蓄成藥。而性好施。與不肯取。其謂紹伯。兄有濟貧之具。而不務廣其活人之心。嘗戲目之為。愚。真有激發。紹伯弗為動也。孝伯有女。曰止春。殆發于母。不可止。以脈紹伯。伯取十餅。投之。未半而瘳。又孝若之乳母。棄其子。乳他姓。其子骨立矣。又不任見日。紹伯曰。渴乳傷食。亟治之。必服羊肝散一具。活矣。某謂紹伯。某即不知醫。是兒子望閣二法。俱無生理。紹伯曰。面也。吾藥能生肉。突腹。凹頂。骨開。者。此症未見。何得弗活乎。

張媪

張媪者。小婦之母。為人。修潔。好揚善。而掩其所不及。齊素四十一年。持念甚虔。作務不懈。年七十。又七。而終。媪嘗病。必有人。以果。味之。輒愈。頃病。弗肯。其。人甚。喜。解去。後病。甚。亦稍。稍。悔之。已。又。自。知。其。非。正。念。也。曰。豈。吾。既。耶。何。為。至。此。媪。聞。佛。法。吉祥。而。遊。心。好。之。誠。其。子。必。吉祥。遊。我。既。絕。頂。與。踵。俱。作。吉祥。狀。而。力。弱。不。任。者。斯。亦。持。念。之。致。効。矣。小。婦。病。久。不。堪。視。念。某。為。代。稱。佛。號。送。之。自。于。達。訊。都。不。得。一。言。端。

欽愚公

然。昨。昨。昨。昨。見。世。長。一。心。不。亂。復。獲。獲。裂。時。若。無。所。恨。今。年。又。送。張。媪。亦。如。此。自。願。瞿。然。甲。寅。十。月。四。日。

歲乙巳冬十一月十六日夜。某與白氏孟長。深爐煖坐。愚公偕諸君子。忽來草堂。傾囊大醉。月落乃罷。後七日。復會草堂。諸君子畢至。丙午五月十三日。愚公為文祭先夫人。多肉骨兄弟之念。是歲十月十三日。往謝愚公。止于不果。誤丁未重九。愚公訪某海虞嚴叔。向館後三日。同飲瞿元初第。是夜某歸鹿城。別于虞南門水次。戊申。再晤愚公于郡。是為正月二十七日。其歲二月二十六日。飲愚公草堂。同座者十三人。己酉上元之次。愚公奉其仲興來訪。某命相侍。飲時。月色如畫。金鼓喧闐。相攜出西關。乃別。庚戌九月。愚公奉其尊竹鳩之西。某後期往。月望。後會。郡中。又。一。月。初。十。愚公奉其長妻來謝。小飲別去。辛亥十月十日。愚公過草堂。十一月。再至。十二月。朔。又。至。遂。往。某。某。其。明。日。又。至。留。飲。座。客。十。四。人。壬子。臘。月。二十。一。日。訪。愚。公。不。值。癸丑八月朔。飲愚公第。甲寅三月二十三日。某過蘭蘭。意愚公已往。某未相。造。五。長。促。于。往。訪。之。神。情。不。慚。倉。皇。別。去。八。月。五。日。再。過。愚。公。之。乃。出。某。聞。聲。而。許。之。

曰病乎思公曰政苦咯血其心大恚然豈謂堂中數語遂成永隔耶痛乎痛乎長
馬關心悻悻不可止備檢舊曆所識與愚公飲酒談笑十年附大率止此已而已而
上雖不可強然其來也或在孟風或在淑土或在某所某之佳也或在慶生或在元
遊或在孟長或在愚公許更不下數十會要似甲午至乙巳情致淋漓無不酣暢丙
午而後時有默然不自得處至癸丑臘月一晝頗若孤憤甲寅兩面意殆不能吐痛
乎愚公孰知其先我朝露也耶愚公文章如如肝膽如雷故是我輩緩急有用人可
人韻人而今止此耶家貧母老子未成立不知屬續時若何痛乎痛乎

想因

蘇子卿吞鴆露齒背出血猶不免為胡婦生子子婿曰此事不易消除誠然某年
來于此事但作不淨觀亦無不消除之理而寤寐之間時聞因想年少情形恍恍如
昨思之雅不得其故昔樂天晚居草堂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而夢中
游思慮形篇什其詩曰應被旁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逐又曰十五年來明月夜
何曾一夜不孤眠又曰平生生意消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又曰還有少年春氣
時時暫到睡中來如此之佳往而在此又何也蓋嘗思之夜之有夢猶如五更風

龜花草堂集

卷十

四

雨誰不起念風止雨息而感念之懷當不知其所如矣樂天有筆如揮隨手寫出腹
為一氣而某不能喻之于懷故當脈脈久之八識田中已成故物含藏傳送不亦宜
乎

孫道人

孫道人一去五年而瘦弱履履之狀淋漓如欲神亦不礙此無賴中有色力人也道
人頗曉房中之術能動諸年少諸年少追逐之所得錢輒付酒家壺而一時游食之
輩爭領出道人門下道人亦感服揚揚從者常數十人或一夫賣之倒囊提篋而去
輒道首徒跳都不待衣履散行市中人或怪之道人曰方情如此吾處之素矣意
都不快道人能牽羊於柱出魚子脯走掌大石可石詐而飛砂如霧迷離一室孫子
喬錢山民之屬競効之故不知其巧便也今年七十四老矣

缺陷

明月驅人步不可止因訪龔季弘不相值且歸過之途小憩月橋水月下上風瑟瑟
行之作平遠細細離離可念二物適相違故未許相無也人言尋常一樣窗前凡此
三家村話不知月之逝者月無水竹無風酒無客山無僧畢竟缺陷

陳鄂州

陳鄂州一為任宦所羈日往來台宕間不知山水何若且言晨必帶墨首必見燭
知如此何不于秀才時打徹此道必不為榆枋之飛矣其言良是乃不知榆枋凡萬
總是帶墨見燭人如曹孟德橫槊賦詩白樂天蘇子瞻官事湖中了夫非盡人之子
歟某嘗讀陶望台台絕意未肯信且將問之鄂州今未可也

顧元昭

友輩中真率簡澹無如顧元昭某與之交三十年不相見者時或一二載然追論平
生親故必思元昭之多慧而有味也元昭于此道真如千里之足可不須鞭影竟
不免以好弄損業且取貧為勉就廣文選得汀之連城冷矣又以長料員缺不即佩
符旅食長安者幾一年而不遊旁皇未有行色天之困人毋乃甚耶元昭與其嫂朱
夫人可稱梁孟但與同出不同歸此其形影之相弔又何如哉其謂天與元昭之
慧與其為人而故厄之必自有說然恐簡澹之性于世味終泊然無所起也汀守故
冰霜吏更雅憐才必能復發其念乎

吾老

吾老于日月之下數年來未見日之新麗月之冷徹經一旬不變如八日至今夕者
吾朝而望日萬里一碧青錦羅都作寶淨色令人欲拜昔人云就之如日正不知其
有味若此夕而望月如積水空明可數毫髮一片玉壺冰殆疑融盡吾軒能來月故
板扉臥成眉向人爾時不覺身之在庭除矣年來傷逝不復看月儘有閉戶不窺時
故人誼重忽復相逢其情彌悲矣今夜登城頭西南角望馬鞍浮圓佛久隱見呼龔
季弘小憩鹿城步仄徑有一線天作跨驢想正擬議時有騎馬者過之鈴鐺鈞然笑
語季弘此謂想因相與大笑想小橋望屈氏墓雙松秀出天際如三丈夫徘徊月下
便欲乘風歸去昔屈可菴先生投墨竹于夏太常不能獨拈竟以為松名天下今夕
何如彼設說者盡耶其下問而不舉惜無涼涼聲相答響

孤鴻

縹緲孤鴻影來遲隱隱閉戶從之明月入懷花枝交影則吟楓落吳江之句令人悽絕
不可已

李卓老行年七十五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雖自笑何為爾誠為卓老亦何得不爾耶
蘇長公在學士院一日但書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涼新百十餘將退衙盡給詩與皂

龜花草堂集

卷十

五

此意欲何為哉但是不可已耳

也可人

先府君在閩雁齋喜吟日滿南窗也可人之句憶有刻本粘于壁故不知何人誦自今思之始見其佳某性愛日早衰不可強循吾言而坐覺髮膚壯健充然若葉凡上寒化小舟亦欣欣有向榮意故嘗欲乞書于柔以也可人頌之

辛稼軒

昔時見閣本辛稼軒集用真行篆隸書之鐫刻道瀾類名手新落墨者或云稼軒自為之凡二本而詩餘待半中有奇詞賀新郎詠水仙花二闕予愛其婉麗吟咏案日今十有七年矣夜檢合璧事類再吟數過併錄于此

雲臥衣裳冷看蕭瑟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塵生交波步滿沐烟波萬頃愛一燕嬌紅成畫不記相逢曾解佩甚多情為我香成陣待和淚搗殘粉靈均千古淡沙依恨當時念念把此花題品烟雨凄迷倦倦拋翠被遙送誰蓋沒寫入瑤琴幽憤強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磔銀釵潤愁滯酒又還醒

貧人不樂

梅花草堂集

卷十

六

看來貧人不樂只是不能行其念如乍見孺子入井之類開眼見得側耳聽得畢竟無能下手付之無可奈何也得樂人不得樂則必感慨於所處之地縱不怨天亦須自怨故曰貧而無怨難貧人不能行其念而自謂于己無怨者吾兄亦罕矣聖人念頭繁當下行得一尺決不更留一寸所以樂所以無怨又何疑哉年來空囊羞澀常無半錢及至利害切身處亦常有百千萬錢之用如是則亦可以盡行其念而有不然者得毋念頭不緊之故歟曹孟德言二十五六時為頓立令至今思之所為都無悔于心此與聖賢念頭何遠吾欲性一離母之子起念二十日而不遂雖曰貧故究竟未有切身之念也今亡矣悔何及乎

發願靖父

夜夢願靖父先生神秀慈情更真至欣奇文而共賞快簫史以彌連宛然當年飲舞委安之致而某竟無想于畫無因于先忽然過之不自覺其漉然若有得也五更殘月冷枕空牀意念悽悽莫能自遠某年來獨處眠時思其幾幾幾意有所適故人相慕雅復傷陶等之庭席公散德愈于已

沈李

今日園謝朱子魚之約不可遂往觸味之際言無寒襟沈衛安吹長簫作水調歌頭李季鷹和之其聲冷冷然若鶯鶯穿雲而瘦蛟舞幽壑也某謂衛安君等但及時為之過是即欲流連日月為所欲為而沈然不怡不能自言所苦矣某鷄骨作楚僅支湘復與君等開口而笑亦大有事暗思之不共此席者一年矣侯河之流人壽幾何既別為檢香山老病詩一再歌之其詞曰直聽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即花前今年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一十年

孫氏學

程式以下無文壬午以後無程漢以後無書此孫先生家學也子魯既貴猶復不看試錄蓋奉其尊之教如此先生樓居子魯與弟讀書樓下既成誦必登樓為先生誦之不錯一字乃止子魯之仲弟曰寶碩湛思結志與子魯同子魯十九舉于鄉兩試不第寶碩疑之遂縉閣時義始盡然其文皆獨造子魯曰吾故不閱一義亦佳寶碩改步亦不佳然而寶碩之海章即子魯自謂弗及之矣湯暉菴曰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不具然乎吾每觀載籍所記獨行之士何止文統終不奄沒急急者何為耶雖然必以不窺時執為獨行斯則孫氏之學非通行之路也

張家即

張季修之即紀甫十六耳筆下滔滔便有屈注天潢之想上流人也某老矣見此不甚驚怖願欲以安瀾語之飛滿怒浪何如海晏河清可灌可灌而不可使溺也

邵公履

歲餘不與邵公履聞問而氣類彌親如公履政可不聞問也兒子出其義一編當是壬子春作意欲力祛飛揚之性執于塗轡積墨翁翁欲動真異才也兩歲之別當復融香山詩有酒薰羅綺煖五字試問公履是俗是奕世人應不解惟公履解得

兩恩非通

姚孟長言且不須為愚公計身後但今次公典日親吾黨不便作落落故人子弟相看愚公庶幾不肥某嘗信友輩中惟孟長多力政為此等處有得見然一時未有承當者何故語云兩恩非通難言哉難言哉

李興

文起傳張嘉玉先生具載件連瑾始未因及李漸卿事漸卿好任使有肯自其次多買異書讀之晝夜無間南歌鹿鳴世服以貴婿註誤物議謂是日不識丁者後登第

為上繞與鑰使抗削籍世人始信之脫不然吳城一男子幾為婦翁沒矣其于陳公
憲幾次一見新柳訝然曰乃今日識面耶聽其言侃侃如也後有封禁錄傳於世宏
詞直氣焉可誼哉昔樊玄之先生為商城有中貴人以開採至先生鳴騶列仗往謁
之令與人上堂中使氣儀執先生手曰好手先生笑曰此手幸不捉鏡中使默不應
卒備賓主禮而去當是時先生豈微倖于彼黃頭者不至如逆瑾哉文起所謂大者
死小者斥胸中政已預辦之矣

顧僧孺

年來家居未有與僧孺一月別者今歲忽忽多有之頃就日庭中為設茶羹乾饑意
各欣然僧孺約某稍和且過顧伯宗郊居致有野趣某謂野適固佳不如屋簷深穩
下日色可人適尋生活念不到向夜僕僕歸也

飛霜

露結為霜而霜化擁簇處絨片無異有毫穎可摘昔人云飛霜當不虛耳

危孫

母舅家侍兒曰危孫父來慶謹事外王父三十餘年卒而危孫代顰笑舉止皆不類
梅北草堂集 卷十 八

俗下人事主更艱苦有俗下人所必不能堪者母舅流離轉徙幾二十年而危孫周
旋其間無害又多自食其力又嘗以其餘奉主人或問之歡如也雅無戚容而衣履
亦楚楚不鵝結異人也戊申疫死

醉語

李卓老妙稱飲食之交故是不免傲人然而非也飲食所以養生惟精惟潔雖鑿不
善所若在微逐耳病瘍以乘頗思肉味而朱子魚適呼飲欣然納履從之踏月而返
吾無陶公叩門之拙而有香山醉勝之心

香山詩時到警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發念

小憩迎仙橋望雙松而迤迤連聞有嫗哭其夫甚哀若初喪不能驗者俟久之念
齋中無隔日備御寒之外都不得質一錢可償匠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從此發念
雖好風涼夜不復行遊庶幾不生耳目之感無益徒傷神也學道人儘有隨念往生
者果然其念甚堅亦無所戀今之世也

夢世長

隔簾聞世長聲某嗚咽不可止漸近連稱謝謝者再遂去亟追之不得大慟乃覺六
親夢裡相逢亦何知昨夢今夢也昔孝仲死既祥一見夢十五松下深巷曲舍細語
悲憤願視露箔上繭纒紫如寶珠却作黃金色至今思之猶疑非夢某之夢世長數
矣亦無有如今日五更時者稱謝豈三日前曾為世長作紀畧取再取讀之某李弘
曰世長在馬呼之或出

沈汀州

甲辰除日某與兒輩晚食且訖而汀州公至甚倉皇問所從來公曰歲暮慈恩知必
驢驘每聯故來相視耳某笑曰過去勿思公曰思之更是一適辛亥公恤山泉使道
過草堂執某手喜曰人言君瘦之甚今見已安其如一家瘦何某曰吾分也豈至于
今而猶思之公笑曰吾兩人脫駭富不祥莫大焉昔與汀州快語極多此二事嘗識
于心今日奇書連城更及之

先賢遺像

新安王民暉為某寫先賢遺像一册事在萬曆癸巳甲午間積以歲月頗煩搜討而
民暉之筆又多得之清風朗日人跡罕到之時往往往神來具諸生韻得五十餘幅難
梅北草堂集 卷十 九

隱顯殊途各就所立而吾鄉之操行文章大畧可觀矣故嘗裝潢成冊瞻拜以時間
與後來之奕奕香展玩追述前美蓋草堂中勝事也亡何竟失所在但使得者知重
不供酒家之覆壁上之觀某亦何悔當民暉染素時嘗覓王理之像于夏氏夏氏子
云昔吾先君龍衢公夢葉文社顧文康諸大老與理之同堂列坐心異之故嘗識之
于曆此豈今日之徵耶取示宛然共相嗟異甚愧僕流落他邦當必有傳賢之者
先賢在天之靈肯容凡夫褻視也哉偶與李弘談進錄畫像姓氏以俟豐城兩龍庶
幾合焉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

歐陽文忠公

蘇文忠公

雍國虞忠肅公

殿中侍御史龔先生

明兗州知州盧先生

侍御史王先生

光

修

賦

允文

猗

熊

遜

君實

永叔

子瞻

彬甫

過仙

公武

謙伯

泰政林先生	鍾	仲鏞
中書舍人朱先生	吉	季寧
建文忠臣龔安節先生	誦	大章
兵部侍郎虞先生	祥	仲禎
中書舍人夏先生	禹	孟陽
太常卿夏先生	采	仲昭
侍御史王先生	復	從道
山東左布政龔清惠公	理	彥文
提學副使張先生	和	節之
進士鄭先生	文康	時人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	盛	與中
刑部主事孫先生	瓊	蘊章
侍御史夏先生	璣	德乾
禮部主事吳先生	凱	相虞
贈大學士顧先生	恂	惟誠
四川參議虞先生	臣	元凱
德興訓導周先生	瑞	應祥
上杭知縣高先生	以政	養民
山人王先生	綸	理之
山人周先生	恭	寅之
侍御史朱先生	松	良用
雲南布政使王先生	秩	循伯
侍御史顧先生	潛	孔昭
刑部尚書周康僖公	倫	伯明
贈禮部主事方先生	麟	節庵
太常卿方先生	鳴	時舉
侍御史方先生	鳳	時鳴
刑部侍郎周先生	廣	充之

大醫院判盧先生	志	丹谷
大學士顧文康公	鼎臣	九和
禮部侍郎魏恭簡公	校	子才
山人屈先生	初	處誠
通政司參議張先生	衆	允濤
南昌通判顧先生	邦石	孔安
工部員外晉先生	憲	其章
國子司業王先生	同祖	繩武
翰林諸先生	邦憲	貞伯
寧津知縣諸先生	邦正	秀甫
孝廉吳先生	中英	濟叔
金憲周先生	美	孺亨
孝廉周先生	士淹	孺允
明經周先生	士洵	士
太僕寺丞歸先生	有光	照甫
明經淨靖顧先生	葵川	
孝廉陳先生	時	
有體		
劉侍御為崑山有言某甚頹不利地方者侍御笑曰姑待之將自至聞者服其有體		
溢村吾友		
陳起田讀書守禮動有繩墨未嘗以言忤人范桂臺力修舉業吐詞古澗幾不知世有詭譎之情越純所攷訂六書至老不倦諳聲切韻出內鑿然皆一時忠實人溢讀		
村中老友也今日過之都無在者但過松三谿於薛君叔座上啜啖如常面有邑澤		
與之語亦多笑而不答矣		
張翁		
立冬日雲安君母死久未至而其父張翁又歿某無一錢可資送皆雲安君自為之不令某知及某聞知都非意中所欲盡於雲安君者而君故自得也張媼老壽考終		
說者以為清黎之報翁既疾思食魚其既為其子言之矣忽又作媼語曰此何時		

復起殺機但一心念佛故已後矣從此不復言越一日服端然與媪無異嗟乎媪既以念佛自度而又度若翁待念之效焉可誣哉吳俗火葬佛家謂之茶毘于法為正某心不然之然不能不借此自文矣

今夕

寒燈夜雨雖復意象蕭瑟故屬佳境今夕疎雨振瓦頗與初藝始電相當礎潤侵衣令人有脫故着新之想甲寅十一月二十八日

宿維亭

夜宿維亭自陸慶庚午始先君曾假沐于徐先生館舍雨霽月新若低眉窺戶先君顧而樂之徐先生接席相語甚歡越告主人為客具咄嗟具饌將命酒而臨寧公顧茂善適至夜闌乃罷轉盼四十五年矣今夕與僧孺同泊此因話其事

金伯蘭

金伯蘭居喪哀毀都不得一聲聞者淚落

欽恩公

某子欽恩公殮不及視含裹不及執紼哭不及憑棺望壙四拜長號數聲使結二十年兄弟之局豈不痛哉每訪恩公開右扉延某入笑語沸然聲出戶外已揖而出項形握手步步惜別馬策叩門之勤故當悲之今乃信其不堪耶朱白民云恩公死覺閻關不熱行客無味

李茂初

李茂初低頭忽忽見人都無一言想其心際殊不可堪傳孝玄誦其除夕詩云莫言此夜非佳節猶喜明朝未索通聽之直堪愁絕茂初昆季競爽一時雅非不遇于世如湯先生所謂數冬不遇一春恒夜不經一旦杳坎壞如此殆是數之所定耶雖然有子公朴可以不貧無論長術繼仲方聯翩而上也往年與七賢作會無不奇窮然必以謙和為首某與白民政在李孟之間雖然白民潔

顧氏

顧氏科甲三世蟬聯後來愈出愈秀其人皆澄清自立都足不朽仲從方年少便以詩若文並駕宮箴至元熙中隔輩絡繹聯翩五世矣語云樹德務滋于顧氏尤信

抵清溪

發小虞浦掛帆走松江渡吳橋涉磧數折而風愈正勢愈熱然不能運盪水淺舟

膠盡帆多礙政得風力之半耳夜抵青溪將訪陳伯玉路過開令遂逐

岳荆玉

岳元駿之專荆玉年未五十廢視三年聞某至憫憫相覓有不能自吐之意某謂公患猶淺庶幾可治然頗聞過服大黃脾土作難此其所過庸醫某故未之有也而念亦不能遂捨經生業某甚為此公憂之二十年來某故未嘗廢此道要以為適不以屑意矣往過徐州有李九山者與某同病相視低徊却顧大畧與荆玉同病人思起罪人思赦始如是耶

舟行

聞風如咆雷片如掌一葉欵行汗漬中軒繞而挽之岸合若山不數武輒膠老子所謂蓬累而行于斯特甚矣王季和又刻檢日記與之語不應賴鵬鵬政晚不妨竟日昏昏也

經外墓

將訪顧伯宗郊居度虹橋經外家先墓入揖愴然頓垣養葬真成墟墓傍有老屋三楹壁立童土間一人揖予而入則從表弟某也週視空屋不覺淚下每春祭掃輒從

顧宇清

諸長老享餘於此今無在者獨王岑為兄文山為弟然皆六七十餘矣墓故德壽翁主之先外祖五山先生附殯四十年連葬白魚隄予乃不復至已過伯宗少憩來綠軒寒花盈几日滿南窗伯宗偕沈姬隱耕于此自言偶感風疾不復入城市往與伯史諸兄弟作遠伯宗年最少乃亦為退老計耶徘徊久之不知日暮

井竭

井竭多作淡滋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盪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惠必實云云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罌給炊意頗矜秘某亦欣然吸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故人點茶觀耳

來五

故入點茶觀耳

某嘗因藤于階地作風木軒工未半而藤倏心惡之止不復作先世長規某意不潔
會其隣地仍其舊額既建風木軒矣某將撤去故軒規造傍舍而藤忽生世長軒右
殆是藤之苗裔也今日與桐行堂其地度用萬錢可就精舍奈何毀已成之工琢而
小之耶此念若就故當以宋玉名

二無

每除久吾家無所不無今人無二龍無香炊無水東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玉纖者
不得以為乘早若此即雨乘其得而食諸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壺浪

摩石一名壺浪取類不同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與僧提竹爐小憩於此摩動既
覺此身出沒洶湧波濤間自說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摩石皆從
初以為斧細視之裂自上下諸不受斧處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
耶山中人言之幾自去冬臘月二十六日攷其時雷雨驟作俗謂之臘逆噫嘻終
臘而雷鼓非其令至於逆石氣復何餘化之并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頤

茅順之有頤癖每言吾頤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予嘗癡之年來果得狂疾藥不可
遣王道彰以頤謁愚公為作頤表蘇州人謂之頤教言非彰稱則文亦不能佳故是
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聞道彰死舟中惟無疾就死人有知者當有記
白玉樓者聞之帝耶何死之速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順之亦癡發而世方竊
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乎

智評

楚黃英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常季常曾以別本相付且云願元城有紫粟之約心
常念之此書不可無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選既有此言於
季常矣李云先生述錄庫書時意就一時所記憶書之尚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
有一二與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墨於意云何予以疑以傳疑政古者閱
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已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為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令倩
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於此而氣淋漓殘燈點點多致先生書凡七品一神品神
品者機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睹光怪公慶望之而走即如神之智何讓焉一妙
品妙品者機已萌而福且發運其智九轉移其巧致宵人恒以躬機羣豪踴躍而敏
靈功什百於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福已成運策出奇旋
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即斃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為一雅品雅品者以割
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械中倫中慮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為端人
而安非畫地拘方以冀禍變諸務者也一請品請品者踪跡詭秘不任地環按之正

人端士多有不為而於事亦或有藉。僕堪稱囊中儲。既一具品。其者備也。可備為有事之用。其者器也。可通於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窘。無之未必決。雖有之亦足破結。大之未必濟時。小之亦足解頤。聊存以資用。且耳。一盜品。一作織品。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械橫心。穿窬對面。壁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其之教中。良可長歎。

梅

庭梅所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琴正繁。予不恐。或云宜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朕水中。花爛開。而圓澤於本根。春毛嬌。西子之入後宮也。曜朝日。煥浮雲。致老於江。舉獨存標格耳。嗟夫。

晏子柔郎

晏子柔有郎而聖。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易之如成人。嘗語人曰。為吾家。絕不得。不如此。蓋年老子幼。誰無此心。予聞其語久矣。及晏子柔攜其郎來。談豐頤秀目。顧盼其偉。語言嘖笑。問子柔多似詞。正色務逆。聞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於眉宇。殆不可擬議。此何為者。乃知八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為境。可懼也哉。

問僧

問僧 作戒 汀州便道歸者。思一往。御忽念東坡云。無益徒煩報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

徐陽初

處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於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余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處書也。徐陽初杜門。唯與不求諸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為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禁花浴夜月。又如王夷甫。捉玉麈。與手都無異。文筆如楚峴。數聲香韻。無非大國。又如道韞。設玄米亦成海。文昭如羊天。朱霞。陳梅掩映。又如子太叔。美秀而文。文蕭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俗歲之良。莫年之鐵編。

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鰲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狐虎

田派。食於楊村。皂虎。脫視於涇口。啟梅開。靈靈自內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思。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疲暮之年。誰復堪此。

吾哀

丙子。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容。庚戌之痛。多忍哀對客。而至於今。直借客遺哀。與自證本心。其寔等哀。卑而情若此。此亦知吾哀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違。故凡平居。忍悲。俯首多睡。若夢若醒。以至隨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也。一往而深。盡哀而出。猶愈於道乎。

哭世長

爾章既勝。拜跪。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覺有悲喜不勝之意。淚亦自止。不似哭世長。傷魂動魄。一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節搆時。未便有支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發異竄。隨使示人。但知入手。光耀不覺。宴態無餘。蘇子曰。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韓子曰。微其華。而咀其英。汎其流。而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夏禮。

屠長卿

屠長卿。眉睫。繞交。髮。便不能張。至眼先落地。死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闢。直。敬。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官。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予與王子虛。既定。交。對。人。計。算。輒。不。自。休。或。疑。其。膽。膽。予。嘗。私。於。諸。和。曰。是。始。不。知。作家。春。瑞。和。問。子。何。以。知。之。予。曰。知。者。不。言。故。知。之。久。之。又。嘗。私。於。僧。瑞。曰。子。虛。將。不。免。貧。僧。瑞。問。於。子。曰。子。虛。好。親。予。宜。富。者。相。與。春。來。予。方。理。故。收。子。虛。意。請。行。之。四方。其。貧。始。不。症。矣。

放利

孔子曰放子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服中未嘗見不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之人矣何怨之有願處今之世但恨眼界不寬不怪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以為必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意滋多不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霰雨而今歲驟甚其狂風驟起而十日不止朝采先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設奠至享餘雲物澄凝禮畢而陰說享而雨此人輩之偶然亦人心之一伎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節行之自光有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焉書此志警甲寅二月三十日記

問居士

蘇東坡新勢機場手足竭地屋此貧之至也也以問居士居士謝曰皆有之佳水在空奇香野蝶異卉折盡此貧之至通也有諸居士笑曰則其體而微

風水軒

先世長建風水軒於墓者傾囊倒屣薄有野說世長說病人或私曰悻乎予知其非也吾向者因靡于博墓嘗作此軒案流而止世長亦偶見數弓之地有蕪蕪焉即欲為之以彼一天卑貧家無易事則必傾囊到處心且安之何怪之有吾兩人故是天壤間長物何論作室此一割皮膏總之泰與而與盡而返者也

王季和

王季和因參五雲遂攜家山中怡然自適錢受之曰季和故有巖棲之趣不無禪榻之歡及至禪榻如季和斯其旁矣未審只此便是否昔方山子隱居巖穴環堵蕭然其室皆自得之色山中人莫有識者東坡過之訝曰此吾故人陳隨亭常也自是方山子之姓名可得而稱云予料諸武林季和在甚善然既已知之使少執手熟視一段佳話矣

周折

嬰兒初之侍者周折雖身端主便體而多思無一切焉加之色人言元初能自放類有此耶

讀李介元王碑記

持辭香謁李介先生再請其所製重建卜廟及騰生祠記情文深至真不朽之作也先生好獎善至以有須盡隨之汪惠諄諄稱之且云神效一日之靈令竭三旬之瘴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哉今予解組馳還視此土求如惠之數稼留左民聞善而亦不可得嗟予不及惠其稱之也至矣昔者羊叔子一言可令邪淫不極惠何幸耶然致先生之作亦是有激而云前不言平屬有他懷偏一登山徘徊乃不覺陰然有感此老善善故長惡惡亦復不短

心術

我其所欲聞雖甚拂愈嘻笑而承之此佳矣之淺夫也然而心術關焉犯其所最忌難甚實心反脣而詆之此修節之躐人也然而愚直存焉由後之詭徒為識者詎由前之詭不處為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端也雖顯然修節可也

耳目

礙世之狡惟耳與目知道者一之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鶴亦不驚者是入世者混之肩肩語笑順口接尾者是二境人我願學焉而未之達也則矣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為故侯呂渭陽寫望雲圖意頗自慙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問未暇也今日與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潸然昔王子敬既死子敬負病來弄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遂泐絕人生當爾時安得背疾都不成一聲即潰裂耶

王辰生

孺和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今日辰生道人來告且曰予心適之然不可罷辰生如孺和之母死而予不知予何為者頃過之林無憐舍無見周身無衣哭無胤女內外子孫之從總之子無家無室之辰生嗚呼孤苦極矣伯憶孺和之歿家四壁立而母哭其子子女哭其父婿哭其舅妹哭其兄男女哭其主十年之間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借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滅綠陰紅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至閒者便是主人要須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為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反自適也富非適己之富禮非貧人之

素長御關之曰益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購王母而平屈于力之不暇不及其情
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久客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游亦古人常事要須此身尋累車公揚多郎而
不檢于則女長未嫁此豈久客之境耶昨夢與公揚論將取道松江乃抵家北海南
嶽又非將還氣象也

癖疥

語云癖疥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此者今夫據批拭目芒刺在背
雖木鷄之義誰能頃刻安此者乎夫疾至于通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大減則必
傷腹心益呼鷄逐犬之好而天下之大盜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
穢而不可近治之者未去沉痾先取羶惠即得其術而兼服傷神之害登出矣王祥
治為子言吾方能已之且不穢將請試焉

大風子四行 水銀二 杏仁研 椒紅一 飛燕一 生肌散五分

黃柏五錢 用胡桃肉拌研為丸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六

周與言

前軍王大僕既老以一子婿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
幼母異析產紛紜丁為其婿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始意耶總之為其子樹
人耳不聞婿周使隙于丁婿丁使隙于周也丁大感德惟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
之益先君聞之曰與言可謂條暢

登山

循土山而西步仄徑上塙則為鹿城其地有古垣喬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
幽邃仰睇碧落政見雲光常感語同人此山中一錢天也宜從小奚奴跨驢于此否
者暮夜月明或孤影長嘯或二三靜默風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
偶思其處呼季弘肥食而狂有衣冠四輩先子徘徊都一髮不語何成無月何地無
竹柏但少閒行如吾兩人此夜未許予適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桃花
熾而酥膩過之真人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明來已食其鮮

矣偶得句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趁曉春

破老

水許傳何所不存却無破老一事非關缺陷恰是酒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
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買魚放生者或告之曰君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主
者大志語云不養不殺是謂善墜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古鶴澗

癸卯張犯馬任廣陵予與友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鶴澗而雨甚不可上人負以
行夜宿僧空僧舍其天明日戴星科跣頰略秋晚之勝遂解維而西迄今十二年矣
死馬之弟行可既化為烏有而世長亦稱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瞻明月
都黯黯無幾

白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榔可喜命三倩再讀于解游太華記回憶白民自華遠語予曰世人讀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七

此語多異同初亦不然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裁谷人左右受不
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又曰鑿中穿如峽中峽中之鑿垂鉤中之
鑿皆自決也又曰足已茲則蓄膝也足已也足以趾任身也吾昨者從雨若雲舟
中覆按之覺腰背間始隱隱楚矣張生曰天所謂痛定思痛者乎然予覽白民游華
絕初以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夫亦善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攪入猪嘶狗咬中此非戲論也魯廬民富其
心頭大方燉喉下痰未消誰不為悍婦者而笑人猪嘶狗咬也哉軒軒作相可謂亦
心為國其歎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使眼大根器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
之據腔無敵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感世事

寬張其者使酒恣橫嘗以睚眦殺人莫敢忤視有背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人
不及於張甚道其奴曰為我取若頭來兒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間憫憫莫和所
措者屢出迎客屢見之使使問狀其僕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若

行矣亟命與諸張謂曰若何如耶吾頭故自任毋今而使落膽何張亦微然置酒盡
醉乃別王祥冷曰此處世之事也今何望乎白而郎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入里中使
食婦女自快諸君者陰整之汗直指網因矣況夫未家却解之俄非感遭時惡能行
其意而愉快焉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放許伯清冷醉閒吟不改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鮮
君故云今日偶候無恙于有望之在元修道其梗概如君淑言而有望今年七十又
六老矣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遠望聽松亦復強作一詩飲酒五合語此來絕無心憤致
亦不能一合頽然新矣語亦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卑

雙香草

稷田之草曰息香稻田之草曰雙精蓋精氣之所傳會而生稻之實于五穀其不流
宿可親矣忠穆王之後數傳為穎士尤肖而班姬蔡琰之徒文采表于後世微乎微

王商山先生

乎夜泊伍投適于田野看數人或曰此息香草也記之

願升伯當語予

願升伯當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王商山先生心識之時未甚了夜飲若常得中
修甫言先生蓋有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漢天地間要做獨是男兒由自觀
之豈非獨行斯修甫又言先生有度叔三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
其任而力善之歲有歲會絕無挪移出入累數千金還叔而叔多愕謂邪之好先
生思所以感德之萬端莫得書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火候道左竊鳴嗟嗟叔從博
位與先生謹身感德拱揖曰叔母勞耶其叔莫悟也平生有所盡未嘗從親戚飲飲
一時北面先生盡戶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捉之乘君親之外獨是男兒終終身不易
其言者與馬福虛曰予游金城久知先生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單嘆古今
獨行之士見于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說如先生之忠誠乃可貴耳先生家
故中上多僕僕適必如剛卒時年七十八未嘗使人浴論曰此非人子耶而令以手
捧碗委史稱公不似生卒竟先生之念可成幾焉

說人

貴者不好訣此非人情一縹紳云惟我不備其訣者曰如公言談紳大喜乃不知訣
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惠公未語若溪任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交確如故如其度幾不免虎口
今已改選將抵舍公鳴掌教在學地僻而民冒于厚絕與此兄相宜時某部郭元
璣歸甫婿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罕有儷者又起居竹塢白民謂黃山凡夫
俱仰山中貧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利不能賤康儉此
兄才高眼濶不審其近茲如何

瘞口

望齊門北有慈山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
蹈海此何取微哉予往年客蠡口紅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虞山取道于
此因載元美之說以信世之借古人為觀美者多妄也

三花五子方

予目初眇有故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寧益于用予遂出揚州張斗嶽謂予
汪僧某者久眇暫然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耶而修合之法稍異則致
不効應焉比歸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無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
劍術其言多不妄

過唐市

長枕大礎兄弟之懼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畫僧天
泣者出迎小憩廟中洗沐訖乃卧兄弟之懼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悽惻覺風
風雨雨都來惱人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妹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二十七年之間骨肉殆盡而毛
髮爪齒隨腦顏色無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為一世此不足怪顧念其間有何佳味
而德德于陳眉公云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
合而哭預變合而白齒才合而落手足初離合而奉編乃至歸地歸土歸風歸大豈
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再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其也仲昭純志而多情見于軀有婉婉之色望樓迎窺隔岸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即夢神巧于造境乃至者明親切爾爾將朝來因見陳仲若而思其兄長茂所居以思其即婿子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抑別有微耶三歲相識五更一夢冷風聞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橫相語其辭甚悲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履寐相接之矣當世能幾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子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暑殆盡凡再再而不聚者淺也澹然光恍者香色含也巽狂震志坎蹙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盛也寒峭日中暝者晚也憫然充盈卉盡悲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子之所領春也而今有大抵一忘矣然猶憶白公詩云悲思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籬花下漸黃昏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蟬居善慶其狀為攫為擊為窺為僞為為因高為墜過俯為此此蔓野驕羅所在多有而予所見明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陵劉村有雪坡蔓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結陰廣故託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存望藤羅拜而白雪坡之裔孫所建語子每春曼花香聞十里而李袁一又引太史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也之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等耶往歲曾訪藤子廬嚴寺左顧森莊觀者絡繹而至昨使吉甫偵之葉而不必寂無履聲矣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達已矣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達海乃免且有適焉嗟乎子惠不游若則通耳其如類索之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監子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堅塞兩耳勿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事物

蘇子由曰子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起此寔洛讀書語也予為兒時願沈馬書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否者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作佳山水間與無念和尚開戶參學表伯修問之曰近來泰得何如蓋諷之也今日讀歌華天池台岩諸篇覽袁公知陶不盡

戲書

凡有形骸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剖批終譽于靈公吮疽非殺於其起是以明智承恩務殺其德仁人用愛必顧其安冷熱性也吹冷為熱非性畢彰好尚情也非好之尚虛情已著是以危短鵠長斯為同仁之化俗首穿弊總屠後天之刑

王喬飛鳥豈伏謁之危趨莊子尊生羞越組之庖代不求字義巧竊書詞往牒俱受剝膚今文所以充棟喜則相靡兒握之交自然蹄啞進若加威幸情之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懷必有

梅花草堂集

卷十二

知人

知人之語投子之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人有言其與人也易其去之必速何如老白缸中羞把琵琶半遮面乎似蘇家堤上試為長老戲參禪香山社偷得些閒春夢還生顛倒

齊才善意短公之口無所施其法張李術知微君集之馬不得信其馳驟斯蓋神之看形非關我之相物是以淵魚之氣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行所無事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為老友但窺半偈轉思前境真空

逆來順受甘為罪己之勵釋怨存慈不作書門之習蓋人性宜必無偏我心不容有悔直須洗却意塵方稱人運但欲自乾臍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成罪過風流白首常如英妙此今日最愜之習也耻躬不逮以思無益

非里巷間物政須自見其不賤非受憎中人宜宜望人所不賤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使有小丈夫倖倖之意必如孔明之給中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槊賦詩乃秀嗟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優伶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命散處于野。比視之旋行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而終不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不類優伶優伶舍其故技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修邊幅於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怒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倩作一書游揚他處或從中居間者輒逡巡累日不得已然後為之及投人或不應則咨嗟不已蓋予之為人常踈自為常吝如此而奈何猴以所不欲濁人不得則快快我己懶人安得獨勤已癖人安得獨逸已不欲向人安得為人忘己予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環瑞桃圖

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週甲子有會蟠苑園為善者曰張環筆力道細有宋元人風概而世不多傳其品故在妙能間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江瑞餘千令闕時望素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在上抗令高歸田以政樂府教讀王真愚 下則貧憲周鶴村 孝廉吳純肅中英皆當時知名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十一

土園藏先九德家萬曆庚戌光甫第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家藏殆盡得此如還珠合璧悲喜不勝孟付裝潢家表而新之久而初晴將命桐樓書畫復紀其某屈指春秋蓋九十四年于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雨窗

焚香吸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窗却不可少

才難

晚刻與元瑜平甫時可飲進先世長言笑風調無不絕倒而所作書畫戚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因知手足之痛隱隱悻悻至于今日白晝多清淚非獨哭吾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解

往歲與諸賢作會錄承推熱心知其無當如要以一念之信則有證不負中外年病痲便有一二層眼之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敗矣邇來氣衰神憊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奈何以此僕僕向人陸大夫有言數見不解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為靈運乃安此藉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士與王檢試侍才放恣上書請鑿江山水使往來奇誕彌甚報禍猶速不亦宜乎

報身

賦性迂懶不喜作遠耳目所及多冠服語言之垢泚然欲嘔張幼于一生標榜搢妓荷鉅自言責色於市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禍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世晚膺腰臂之疾僵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人出棺中屍立耳何觀乎寧惟不足於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耳目耶

金小二

金淑真女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謔多以意甄叙人物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開一時空羣物也於丑游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為小二飾會里社扮孫夫人凍凜有捉刀氣觀者豔之為之語曰就中一騎粧偏好昨日竟山縣裡來未半歲死張或曰張蓋其所甄叙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合在人間十二三箇簡之後最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十一

先朝露者二耶雖然二月春霜殺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莞然無倚又多驚危之擲予每出而郭望東偏綠楊樹色歌彩雲易散懷然久之

祝燕

雙燕惠然至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云何海母將飛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為境告予以先微耶神於戲耶抑夢授者祥耶毋如日者占感騰蛇耶將子有不祥微耶且起盥沈馨醴再拜而祝神許之耶祝曰毋憂吾襟毋汗吾琴載飛載舞共語春添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鏡覆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各清故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淺故使汝不機然未嘗限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為無理可深味也又語桐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聽則諄諄命之矣記以示櫛櫛梅

蘭香

周舍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舍章昵之遂護其身總內外之務周旋如常先請作務垂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王夫人益動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牀後聽夫人指攝無不吐嗟而具婉婉之性如嬰兒如處女姿色

有言金生砂礪珠出蚌泥嘆茲窮產於卑維斯人當之矣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憤不情驚鷗啼鴉鳴總不知楊忠愍題扇語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聽步步本

穎人

穎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求為穎客且云當不減古語為語焉以子瞻名後也令子瞻生是時或未必與澄心紙廷廷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泉後無慮數十家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僅兼多筆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為瑞彰之繼子技必不俗屢起試之果然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十四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終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筆談

王於潛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幾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奇之發見頭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於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世德肯終沒沒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曰今日錢秋榜新耶座上無金伯蘭意殊不恒頃退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名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回輒止遂刻義約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己見謂此道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崇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衷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奇觀矣三十年前故嘗年吾之力為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棲雲僧舍之東軒願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恨意必有物妬之不意名中乃有叔獻然則吾輩者故懷藏為叔獻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遜幼安雅不欲先人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要於款會無不了了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見其面瘦且容嚴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引便使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履之甚不應以此言念也

產正園人

張治生卜居千秋卷庵之三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治生序之曰興會所到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聲吹竅慮無不並茂苑之鑣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治生居尚城里曰雙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長治生曰吾故在吳楚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農部馬仲良為某小立座歲且入佃者數以逃不無快供吾始知座甚園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君則割之不遺錙而數椽曾室如於天先人之產與田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哉

明 吳郡張大復著

文情

周自淑嘗惺惺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生理常州何所不足曰政欲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效大江以南無此文情在嗟知

術元

歌者術元名冠都羅有主求歡不可乃因謀於姬得之而姬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媪以遺請贈寶王中韻云三千猶是空翠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寶王形體頗癖好恨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為羨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岐路問遠有巨船當洲伏於不動遂依古岬而宿枯葦拂拂時與孤雁相聞暗想仲舒當年故有古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之恐濁醉數酌亦自頹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況甚惡念江上諸賢願更夜行晚起之機十年足乃頓可無餘馬頭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詎於足也昔介子云相傳花陰七極樓許則賤賤必爭盡乃旁擬小輪漸或如板距其始三易輪矣今之花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劫也山多花下好栽牡丹芍藥石岩杜鵑而芍藥之奇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多奇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縹緲林際若續若斷吾谷舟楫都作沉紺色蕭蕭散空而下寒江蒼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云日與諸君往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運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長至夜比入城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限最時追遠之歡流落何許朝來坐草堂二椽擁膝而立楚楚如常自晨抵暮絕

無履登相語嗟乎聖人則曰序之節以休民吾猶及長至之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蕭卿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期開發諸有鑄販官勿勿問錢期流通雖轉易無禁屯田期於開種運帥兵商惟力開鑿永不報料淺識之夫所謀毫毛所見肩膊少屬遺漏單言不利不知捨之以為取而失之以為得何者鑛開則母無窮錢通則子無窮屯田行則還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守無煩保擊此視淵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鄒文潔見而稱之謂為石書嗟乎何論萬先生潛大之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乎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重子科華亭莫之己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政府言曰萬君術士固當何如術吏遂自驗封權即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師弟志者登之世廟然不測輟華亭力投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禩過龍江府部迎之大墻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地墻默然倭寇留都倉皇開諸門男女數萬人號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吾民卷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汶上志願留心漕事卓有定算而所言不出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善總在截村壩其嘗按志求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日請萬司馬治河答疏蓋抵室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洗并山東諸泉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開漕利河水溢往往開支河殺之萬曰支肥則幹瘠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邳延袤三百七十里布夫守之於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開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極湖脹則開口縱之饑則開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開湖大脹則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縷河勢甚然其云開漕資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兌今漕船無與河怨值此又以時運河斷斷不可易矣

慈先生鑑

慶符令慈先生編清強有守初試如舉以監使者標製鹽儀真故事擊者至燕飲月
餘運肥乃去則籍手報使卷先生往運繞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譽之心御之矣遂
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節吾母以縫紉衣衣我挾策詣塾綏漢斯故屬也後
婚當親迎念所者履故故他鮮履者之吾父兄諷曰若恥履故吾恥恥履者遠
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為今抗御史者自遠其
性為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耶松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
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詔引平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令威厥所事
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調劑以威我故威吾所感者五達之京三尸之校心評口譽其
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今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易敢不感予請其言凜凜矣再補
慶符行請京舟幾獲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泉今君耶以其徒拜橋下曰德公無
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顧其用在遠緩則勝信陽高鉄漢先生嘗判鎮遠洞長
有相仇者守使判轄之不服判乘夜從居地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佳卧榻已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一
乃從容東帶出帳前謀和事是規而神之盡版嘉靖間景藩由豫會之國大瑞索
靴夫不如對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先生宗沐曰是賊可給走耳乃陽吸以夫
陰令衛師扼王舟從舟不得緩遠巡去有司省費十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恐少
七人殺越人于篋而一人逸至京為緝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
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聞耳先生
攝印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親衣敵絮而伏據左趨召六人據右伏屬聲曰已
復復何龍六人見據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此其機發於心湊於
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稍稍滄器人未有不洩之者何也機之用活緩則
死故曰緩則勝

設

王敬所先生善語鄧文潔子謂口不可殺耶文潔未及對王瞠目搔首曰口可殺也
我畏彼彼亦畏我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卓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卻
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望庭掃穴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
郎閱視宣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換守戰三者提後向而三鎮形勢異

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主此非明於
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彼亦畏我猶是從旁說砭矣或云聞邊之運大
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煮煨手稍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
湯然即隆冬不用火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勝必使人
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管之熱應是水下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
而不勝上下不交胡夕不信生理滅人道自矣吾每正襟危坐不知其俯有時而睡
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東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
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士之勇怯
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嘗之曰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
曰伏乞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警端宜防巡幸宜謹蓋隱然與正府扼
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使國家輔臣與科
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傷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違背

違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撻凡為功人亦不得與推堅陷陣比江陵
在政府遠左大捷擬票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首叙總兵恩齊獨厚雖
總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有差此真宰相之難不易之論也武夫力
而獲諸原書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大捷告廟自引冲平
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臣等何知乃敢
會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聞臣以違功受賞亦自近時有之非吾祖宗成德事妙哉
謹言難與日月爭光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焦團栗坐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摩
羅義住見三際亦爾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未嘗錯一
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晚波畫人或問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實好之故是巧持門戶人王開美各若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既於牧而盡雖葉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某植之土焉屢沃不從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斬茂星丸繁葉光瑩鮮碩不受氣澤嗟乎既折不害又辭朕而就痛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尚瓦稜含疏考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集云隸竹謹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或明之象也於方為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媼

許媼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酷待給酷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衣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秦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培佳幼培周秦叔也往讀秦叔試義謂有槍刺都不自愛

梅花草堂集

卷二

六

門入雖復落將必售秦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為五言七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朗可誦夫人所居皮湖多異樹嘗注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夫人喜祝曰為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粒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待兒勿洩女仲歸寧為某說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恸對二遺軀嗚咽不勝今日聞夫人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詣趙端齋端齋為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摩周望頂曰小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為覆被者不致口口口悽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口即鄭母畫秋之事將口有闕焉

水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懷直欲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水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世并殺而欲逃之自謂楚越肝膈矣猶然我也已在告則

甘不能而置之托迹僧房亦固習禪定若起若卧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端倪而未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倩仲嘉僧孺語意頗忽忽不復能另闢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昔香山居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佳佳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女兒不須多能又金鑿子猶是懷抱問物既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淚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詳詳言之深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能容眾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與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紀無有學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得入畫則肖非度人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股萬情合而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召其醜也庸庸十指許

梅花草堂集

卷二

七

大氣乃欲翻缺陷之案強執全人其孰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濤浮豈如水淪漣如雉子斑斑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丈許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青潑三星綴之如夜明洗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如梨花春半溶溶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說吾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在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否不如住境雖然猶恐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鼓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而則貴則人貴之矣惡乎富夫夫非富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處出位之思必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揆其善者食其利未有揆之而不利者也其是故造化新名未嘗斯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巷里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插地一趨而到門自屋畔度左抵街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張母獨憐之至則以粗粒餵之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遂垢則為穢冰絞為針紉紉不憚細瑣而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架引弓相與擊極馬不憚而馳且射術堪道中趨臺級至墮跌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惱亦不其禁語兩兒子意若期以闊適不屑屑事兒女箱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妙甚命情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昔州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宋夫人將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慕僧也雖然今之執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體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做四體無陰陽之惠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平孤表紹帽以為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鑿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為而已矣時大彬為人壘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免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恨塞已甚壘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壘出火得八九壘今不能二三蓋壘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傳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約之望也壘陽死之夫先與壘猶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樂而聞者以為可笑也蘇子瞻舟淺江灘作書不輟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為淺為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滔滔汨汨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後世

復有楊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野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為險句累詞者其為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濟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為昔人所嘗為今之人何鑿鑿也意始盡思一世之人高閣濟南准吾所悉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一覽縮舌去之曰某家嘗云爾此夫以耳食者所謂一解不如一解馳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石于史如黃河決溢雖至於不可窮詰而終為天下之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達之人輒欲嘔見野老則忘夫非吾未能達而自忘其野哉雖然作達政可嘔故有野老而作達者矣政復可忘

情有餘

黎善而穢必有餘譽即口而規不免煩言故是吾情之有餘終為入理之不足

難易

遠之有望易近之不厭難貧賤不移易富貴不淫難

戲書

花之光浮墨水之色蕩漾雲之影捷出香之韻乍來有無之際殆不可得而傳備讀梁鴻傳鴻既死為莽妻離塚傍曰可令相近念忽至此輒書之某亦不解何所起也

繡野橋

舟抵繡野橋望西城門不覺占袖憶昨歲與王季和從朱伯還夜飲歸膠舟於此俯仰之間伯還已成陳跡豈不痛哉自邵茂齋死欽為公繼履覺桃花澗水嗚咽吳閨蕭管無聲寧堪華亭鶴復爾寂寂耶披襟解帶之致而今而後政不可得

先輩矩矱

陳顯達言蠅拂塵尾是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其言甚善願使子弟捉得塵尾亦一快事也惜乎未見其人耳先輩多矩矱博奕飲酒雅非閨門之懼獨王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後笑未嘗發聲先君歸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善辨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日見舜如即未盡者都佳夫知

不美之為美如仲畫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偕孟長遊丘毛伯遊青丘掠于且止受之當會座已列騰千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顧頤曰良苦往與大士閉門作義獨影自憐耶某問毛伯王叔士言專為文至多可一日數目毛伯笑曰有之昔仲與自開門戶幾欲嘔心顧荊州向郝索稿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通耶毛伯大笑泰昌元年冬留源漢丘陳行卷暨又于子羅又止費無學諸稿為一帙題曰江右奇文書此

花朝

風連竹間輒成大和予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早聞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哉占何啟戶視之則雲物澄鮮冷風琴瑟從東北來耳陶望將發天即夜宿雙清莊溪流觸石作聲微曉來枕上周望憂之曰雨甚不成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漢聲何怪而予乃不便風之鼓竹真可發一笑也

開

夜無穿街之鼓則開村無驚夢之虎則富吾於今日見其象矣往時踏凡見酒薰綺煖之處多發殺機即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啟扉寂然緩步里許自道虹光點點穿窗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復逢其開

邵家郎

頃見茂齊既拱揖如成人心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各家孟爾彰舉止嚙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魚惘惘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輸耶邵家郎生三日病瘳茂齊憂形於色懼不免泡幻戰戰皇皇汗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關氣湧水漲千里噴沸而瀆湖一措大硯池中亦應其類陡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乃爾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後廚顧及朔蜀洛靈戰雲觸於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若是焉而已矣

李縉仲

茂初書齋石尚先生列益景處也縉仲出百義質於此某與縉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古翻空傲氣無非泰福之文昔安元旭見其刻語王又新曰今

日又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今有茲刻恨不搗細仲義跡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七發也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為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堂中時合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感矣憶昔庚午先君器仙居沂水於陳橋庚辰奇元城於豐歲丁亥識今進士於草堂謂氣骨深穩神宇和粹應受福德其明年戊子春是連城驚喜必今秋搏風之誦未數日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宰善病元亮開居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曆丙辰春三月潤州古樸堂記

劉思諧

中翰劉思諧貌如數彘多奇偉之識而必依於厚貲連中未見此人其郎子約有俊氣未便了然于心事需之將自及思諧與汀州翁善因是館于予自知非其任也為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往思諧于此道最口有及即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逃也少與華珏徐大用並繼兄弟親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縉仲浮

憶與仲浮交自士貢馬經庵始癸卯于病血日夕卧公亮南軒仲浮為製方與之癸丑仲浮在王子顯許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于手言曰元長豈可無此河某待請視之視之而有憂色于曰頃以足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浮悅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度城為識其語今吾後甚無忘仲浮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小泉李敬坡蘇梅川包即之屬事師事之惟尚而良輔自謂不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宿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文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頗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字浣紗諸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棋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諸傳藩邸成院金紫燭燭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借越賸雲雷數民與其叔小泉籠踏月邦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為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問常為門下

客解說其意茂仁有陳元瑜請甫有謝含之為一時登壇之序李李膺則受之思立號梅媼

淚零

往與陶遠則周旋北山下彌連數日時湘夫人初到城為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敏筆就實之思友輩中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既歌鹿鳴稍似華豔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真山致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遊影白石軒中度日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寂無言淚零

樊伯慎

樊伯慎言名臣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舉蓋田籍字是竟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章批允諸儀部魏孝廉之請甚善終是竟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慎有妹婿杜子堅名鈺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彝實色瑩然獨居山中逆精六壬之用伯慎不輕許人為子誦子堅不去其口

許文學

許文學料待臨誦公過存朋友成默僮僕然後行里人噴噴嘆美之士大夫不倣此障障倒牆壁張可菴先生有言首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步步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士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惜乎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漆其嗣甚偉行甫既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既長則稽而還之叔熙有子夢祖翼祖贊甚前中翰為籍所入割所出十年而不怠學古有文自可脫穎宗速以尚書之佩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慰矣獨夢祖忝列青衿翼祖有雋竄濟於延陵不知學就否中翰有即泉殊可成進朱方黯曰子約氣直上駸駸欲度騷騷前矣

檀條

檀條金山禪堂者佳麗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逮大功坊青八百氣稍曠使人有居宗各意

相君

相君自諷孫孫偶處不詣整相君自教之既一月見者訝其孫幼止有武多雅步一所親詣相君許庭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道伎

道人為之澄故陳州諸弟子願情學遠自言我於諸行稍習便詣入獨持鉢一事母旦發憤為之至則振作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念庵分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為優劣既會羅鉢常盛唐或克日無施者因此自定其標昔謝尚能鸚鵡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帽而舞坐客撫掌擊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或諷之無責賤長幼皆為彈終日連夜都不知向人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康其困頓時乃肯下否即善儂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容客不許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凡例約五文下一字取嚴納之為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其墓曰已足遂不復作昔裴晉公詐皇甫持正作福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緡更減不得裴笑而足之張子曰吾欲處皇馮之間半則不半滿則須滿

視履編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章名篇紀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頗不便縮閱何如裁為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即語人而先生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掛劍矣夢回兩聯合留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誼教管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於九原此夢何容泯滅又晚年訪舊意思偏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相對每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唇刻某愧不能為主竟談而退猶復步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幽明永隔人世會合豈可以忽乎哉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小青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首冠一傳却是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菱菱居士評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爾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新嘉驛

一鏡指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紅衫子半家塵，一盞孤燈作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各館得四句，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即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後題銀紅衫子古度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其為李秀作無疑。江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郎善夫索和秀韻，竟日不得一字，非開才少，正患情多。

蘇漢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消息，當出書屢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紀異，亦紀老夫傾倒于蘇至矣。按唐藝文志：洪少喜刺，善用白芻。已蜀商人苦之，稱白芻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權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是反，伏誅。據此，真與靜者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于美譽漢太過，亦何知言與人迥無交涉。洪在廣州嘗作變律詩十九首，其一曰：蒼鷺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遺。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五門。

于美六絕

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遠，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攔，宛轉述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人作，心厭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提其事，避忌宜宜。令人欲嘔欲割，無地自容。幾欲焚燒，誓不復作。勢未能也。春永無此念，願自寬。夢神相告，便發狂大吐，隨難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之，亦是一過。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過也。世路惘惘，正苦不覺，即誠覺亦為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為馬堅歌，結云：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獨是真語。却有屠歌兒，舞夜樂。天病中詩云：病來城裡諸親故，厚薄親疏心總知。惟有檢章於我分，深於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便俗。

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王，而安福邵汝光執語人此事。但對胡傳看外論自公，蓋自謂勝之也。然稍闢長王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邵，理或然。然然而弘偉精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超乘于天曰：正欲以此事相煥，文舉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孺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太尋常。但少人跡不到處，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為古耳。今日請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著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善傳。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姓隱德，弗權大都如駱虞潛深山，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神廟乙亥冬院談，聞而賞之，是夜破扉荆溪，故周御史玄瞻，合標從生，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不死。天理常存，引滿更酌，刺刺不能自休。眾客色動，皆有滿志之意。學較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觀優，競開媒進之路，比周允為兼懷肥素之謀，陰陽鬼醜，莫可端倪。天漏地震，屋宇盡晦，不可謂仇仇胃子，無關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樓那得雙鶴，業以屋分，圓顯何用談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好必極，誰非聚塵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微，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但恐多積不歡，不妨入眼難合，但恐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每於刺心，不歡之積，莫於聚機。

梅花草堂卷十二終

明 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蟹王

酒有何繼飛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編老少婦女無餘。湖海無停。蟹無停。蟹手無停。地口無停。答。殆駁駁在世。蟹王山中宰相。突繼充。診人不活。淡蘇蘇自落。

馬參政

偶經鴉過園西見馬參政着半臂獨往。未秋葉間眉宇有管攝之。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參政黑頭謝事。風有根。蟬與人。齊都不欲競一子。倅遇國于無所。已以湖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突作詩。淡深不自休。日可數十。納內外子孫。歲時雜拜。常百十。諸人世間黑頭公如參政。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和今日雨。淫幾不能迎。主于願。雨濛雨稍間。既華禮。登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遠潔奉以入。仍奉。桃王潔。為仰視。樓。額。請。桐。吾家。世。奉。當。於。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一

卷五

二

此任再一百四十年。嶺南楚楚。幸不置。祀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從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立不。大幸。我。未。方。點。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不。使。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吾。母。笑。人。此。是。我。物。聞。方。數。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終金京口。依麓倚湖。輒曰。白首。割炙。分甘。歡。爾。休。暢。吾。亦。為。兄。嘗。有。弟。嘯。鳴。一。樹。是。何。年。

櫻桃

池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夫。下。有。線。紋。如。桃。作。水。紅。實。色。工。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遊。觀。謂。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鮑。光。明。詩。豈。今。人。不。忍。下。咽。

鱗魚

漁子。採。丹。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潑。潑。耀。水。上。一。鱗。傷。損。即。沒。去。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負。其。金。翠。不。便。流。落。人。間。鱗。魚。受。罾。當。猶。孔。雀。愛。羽。耶。

蝗

飛蝗。散。空。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識。倪。其。高。厚。不。知。幾。大。許。也。縣。官。責。捕。具。

劉中翰一戶。捕可百八十餘石。或云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椽。蔽江而下。鼠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亦崩頽。此江南怪事也。張養默。從白門。心以二鼠見。短尾方。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羣鼠。銜尾而流。然不滿。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動。以。萬。萬。計。於。事。應。將。何。如。

來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耳。客問何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開關。朝。來。不。得。已。一。至。焉。而。勢。迫。之。真。其。借。職。諛。進。虹。霓。與。瀑。倒。優。伶。之。肩。輿。遮。在。嚙。膝。相。望。于。途。可。令。飛。黃。圍。玉。之。御。此。然。無。色。吾。豈。有。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實。實。割。副。冠。帶。儼。然。遂。置。酒。飲。樂。與。客。勸。酬。七。日。齊。絕。而。死。又有。某。者。絡。帽。賊。將。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與。中。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莫。息。優。伶。之。徒。揚。揚。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懼。哉。

朱虞卿

梅花草堂集

卷五

二

諸廷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其心太切。徒義太速。聽言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廷之負人。每傷直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而發亦而口。譏諍者。數矣。廷之咤然。而笑際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廷之苦貧行。壽常不能給。輒夜起。傍徨虞卿知之。傾囊勿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日益。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其之弟。東漢翁如教。立。辦。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漢。翁。矣。諸氏兄弟。蓋不愧其外。皇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爾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貽遠笑人。

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與化舒氏。卒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兄弟告中翰不踰日。便提出具長者。屍全無。其小者。烏有矣。中翰問然。問何所。傷其僕云。憶有楚繁。麻。結。帶。下。人。緣。溪。釣。心。劉。漫。唯。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已。得。屍。是。印。記。於。取。輪。合。之。究。然。舒。氏。于。不。去。矣。魚。腹。于。其。子。之。子。孫。之。

孫豈細哉近有詐溺以祈賞老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母令有不然之辨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知曰文休曰開美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寫竹石翠樽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慘悴甚淚痕盈堂然觸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記曰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下之人也蓮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願長老曰會道為十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坐顯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慧眼辨古盛有血氣能言其父為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着故具眼然負子輒多後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予指授方藥則靈堂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真有風因耶伊君我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歡歡盡陶陶然顧茲與呼之疾出開步水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煙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葉草堂既暮矣匆別去自怪不能為主而周安期致元玉適至乃又許鉢朱子魚遂偕往為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開法甫昏而槐二兄必欲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昔早偏欲水浮不須陸走豈吾輩多愛幻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不嘗藏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如仇讐其為癡否大矣昔與世

周會王叔士座有時容作違者世周倪首梳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既供其嗽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且和人豈有嫉之者哉故夫善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吟多佳句亦時有謔語傳聞間里人呵之先生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揭之觀者笑隣之婿為某登壇話先生甚屬先生怡如也子兩武選體不勝於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俱壯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鄆陽王公為譜孔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曾孟嘉作十傑先被幼甥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譚聲則編修公附耳分疏之願翁翁附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大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早甚

早甚思沈銘金適以疏盆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頰熱縱水揮洗甚快夜不寐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如金云土人掘地得煙去土不盈尺傳云金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緼才

甄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為子取緼季弘之貧故不減儀其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演家為二卷緼才足可無憂矣季弘儵然有餘於世多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然有度又如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於先必有述於後也

二業

歲士成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讀書沈聲遠許母諫屬義誼語予悔不習詩林幾多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遠自武林為予言黃貞人之善易也

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秦民得自言且可分匡衡解雖其言不確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夢夢無與語語難勉丹砂刺都臣亮率愚公經義授守而以太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絕絕之妙人思一嚮乃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括搥稍有累著授不能竟以自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恐似以蚊負山而奔測海也書此自勗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林頭不之從刀人故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暹談空融米成汁遊周所謂匪醫珥之瓊株故藝澆之火氣良非虛語國朝楊用修婦蘭建旗數難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火其被遺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若作田家婦無此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荊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惜其福不盡傳於世今十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感也

小相家

水到渠成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為渠以待水縱小相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眺飛禽點立水際故不減武林曼曼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翻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沈沈矣予每想至其處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長倩許我算絲千縷當來與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參之尊夢澤公嘗感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閱雁雁把玩書數月後請質未會州遂不知所存或云大參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過庭畫李濟美先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奉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絕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榻嘗借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題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殘榻留齋中先君命婦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榻甚多獨晉唐小楷諸河南夫子廟碑麻姑德遠記讀者稱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果之也偶閱紙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榻記器追憶前事紀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韻清撲人鼻孔齒頰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透凡字內道地之產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韻流連吸而醒言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樓讀眉皆碧王長公龍杜鵑樓下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遺說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日後當還乃頓瓶乞水之便無甚于此而某不知寄鐘缸上少可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也朝來索飯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暇粥想喘思茶耳而不念及泉此何故幾僧孺曰為懶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願以性

得李常書

甲辰別李常丙午李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冬職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愚公之客毛克甫以李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間一面一

陳元石

客三使五書而李常之念愈至某亦無異李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為悲者論川先生之訃也幸介之詞曰維鼎大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刊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備奉祀之青衿子弟樊家坂之克慕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東婁王緝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登曹諸公智評之刻嫁女漢陽信李應福為諸生名士太夫人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為子母觀吾黨小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開械而議若有得焉進使者叩故若有得焉仰觀日月之清朗若有得焉寤寐若有得焉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十三年幸與侯之弟李常為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梁生

郴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道天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許可喜偶及晚事批掌指畫無勞駁求更自言吾親涉其世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談說竟一日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其草堂不知必踐否萬曆丁巳初見寓湖州劉氏記

譚孟尚德廉蓋國廳事必登乃安殿破巨腐棟之斷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
賤故自號曰梁生馮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殊絕吾但欲識其人如斯人不
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錢雲綠潘無隱趙石生楊子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南晴修簪能空翠滿人襟神涼
風颯颯從東北來與歌音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闕不覺大醉羞燈得蕪顛
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相斗酒且更候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
一二別耶然今日且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點點委蛇高下覺步步
惜別

周昌東

周昌東宅閣閣之間老屋闌然童子如門見人有退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仁于
今殆東昌屬矣昌東曰長洲縣諸生

梅北草堂集 卷十一

詣虎林

算詣虎林周李侯適寧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我元長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
到李侯戴酒徵歌歸予湖上雖復絲管啾啾雅無酒氣綺煖之意某與子將襟問五
雲去後事李侯唯唯然之時有伶人李九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寒淡月
相適某為傾其李侯笑曰吐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去酒歸月下遇張子
羽鴻舉如浴港一樹梨花月落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龔滿先生之像紅顏修鬚結跣坐顧道民云死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
不見先生古梅萬葉俱暈微酣色一花破夢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暘印持子將
無敢違我舟中與子玄孟三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故珠玲瓏寶光四射大略仿建燈而加黠焉
今年戊午爾專為置一架于草堂像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質正等相
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孟尊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穠李落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覆船即鼓柁而至至孟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撤換
盡一室如世人推遜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深慕既就擒知是與王文
成指授兵法其鼓柁者徐曰仁愛文成休塔也郭生繼武見時文襄遺像十三聘童
子科乃至出將入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流其裔孫楊九華家遠文刺板刺落殆
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微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繁促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偕元玉訪予得讀其所為應觀風賦卷鏘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
侍元玉飲都不減沈公容恨家無美酒又斗筲不堪作敵耶約歲暮過汾湖從仲詔
索酒十斛便請對壺當從雙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
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溫克自持令海內侯遊之士如歸
其家而座不及中上東所入僅價所出而已又樊拔孤篋往往昌遠老友王天池才
令也歸洗其素而主人左右之寒煖饑渴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
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具先輩子不能詳如徐尚書之博夫殿員外之秀美使人
讀其書疑為千載上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作既老該
達稱五經庫唐叔達童子亦繼之頡頏一時王翰林辰玉將死囑其子誌我必厚與
妻故亦重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明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囊魚萬卷其人更長每
可重季長術滾滾千言倚馬立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駁駁眉山襄陽之亞
矣鄭閣孟龔仲和汪無際益能奄有千古不欲苟同生活于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
稱淹博乃亦卜居練水嚶鳴相召豈非字內之希覯者哉偶念季繼仲侯後瞻光東

道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固以朴茂相節乃不知其人又獨盛也萬曆甲寅秋仲

發序漢

乘夜發自滎縣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果念歸安廉吏安所得精飼過客遂往質明泊菱湖有老氓輸官租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嘗得某呼石倩小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倩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啖兩碗侍兒皆飽而去嘗何家肉穢人

宋刻

有傳跡宋刻者其大鈎畫如繡手接之若蓬蓬然胡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惠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

吾廉

徐娟親手拂簪顧影生安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飽却全私其綠桃玉燕愈覺愈好捋腕情多不堪滅燭張美昂藏偷遶意常獨步如紗線孤鴻飛不定鶯花寂寞願有斯人

杜小章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濟衣襟布直令絢綺無色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花零落便有深閨自憐意上卷卷二周徐小雅作侍兒春愁是周徐小雅作

褚溫卿苔雲閣人欲視清辨多出屢之想所居不事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不染緇衣雜綺坐而觀守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頓不矜時人目之温友又曰不交褚仲不盡友朋之致

衷情梁漢人眉目如燕舉止閑適意及之凝眸一往無所關說其婉態天性也嘗居郭南草堂披籍梅花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王周灼如花光豔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作梨花舞使身孫掄令人有觀博問想居恒以翰潔口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數子語蓋低回不能去云豈非以其神哉語曰惟色損廉子故自信

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李弘相訪因約僧攜過上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濤濤相續平無如錦舞綠搖金偕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子頃拉蓮草堂方晚食岸端作滴溜聲僧攜不欲久留既而婦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驚漸老益至暗思僧攜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廷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敬敬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淑步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接長鏡向人此可恨耶晚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某朗秀可喜大有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瘳為人辨韻不免取憎故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子坐城南角歌春歸一闋再喘再喘竟作廣陵散藤花村石欲名西州門矣

趙瞻雲

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昨催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老布衣也至今文肅公自題畫像必引瞻雲之言為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魁蒼

魁蒼面目癡秀不肯開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今居蓮佛院中與市屢僅隔薄板認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清仲文于潯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具即玄度三兄弟之文皆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應應為錄可喜然恨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棧而玄度與其姪元修登潘仲夏元禮索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太常之後家乘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月

老梅

老梅憔悴欲盡爾尊移玉蝶一株將易之予低回不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蝶于北剛一步許意雖明不悴也今忽成陰數鵲如雪入枝布葉中作綠龜夏雨瀟瀟

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颺風送濕乃去。

出迎董門

出迎董門而南。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處。茶房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既出。登迎春橋。勾明始青。如滌筆。遂折而西。野梅岸立。晚人垂垂欲笑。與李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先生祠。拱揖而退。講堂上遺詩。乃行。忽踏籬。雪。浮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巷。問樵花所在。陶去亮云。橋斷不可渡。李弘曰。僧蓋斷橋。以絕遊者。偵之果然。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葆喬。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云結伴徑山。木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蔡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李弘方黠。骨行晚食。詔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駕竹葉為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浮行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霖後。遂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倦。久之入關。小憩景德寺。一片空明。龍燈無火。為蒲蘇子。膽不把琉璃。照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頗然孤往。二鼓乃別。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三

十一

謁廟

將省解香謁廟。參大士。巽華亭。遂上西峰。拜武安王。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女淳候。同四鼓。遂行。過半山橋。初聞雞鳴。聲道上行。履特。特廟火。焚燈一燈。點點制亦弘。麗整不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戴石壁如削。成然。遂運入山。有童子。馳担候門。呼予。且坐于得。籠石甚安。久之。啓鑪。禮大士。遂歷翠微。陟雲。燈。問武安守宮人。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鐘聲隱隱。聲聲。聲相。禱。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漁。徒。脇。望。城。外。茅。舍。者。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浮。今。夕。故。佳。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廟。祝。延。予。坐。度。不。可。臥。遂。還。

勝林

勝林長老。查。近。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慈。師。草。庵。也。泉。韻。幽。潔。不。類。往。時。林。云。故。有。泉。甚。苦。吾。度。殿。之。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分。而。甘。關。內。椽。數。株。植。口。二。年。今。盛。數。葉。予。嘗。索。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凡。數。歲。三。賜。紫。衣。度。願。謁。慈。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證。人。也。眉。宇。閑。澀。酬。對。更。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情

許夫人老善老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情。四歲。問。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玄。者。良。苦。突。友。輩。如。元。情。可。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與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唯發。遂。忘。湖。上。耶。石。生。能。忍。壽。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微。而。永。不。能。酬。其。興。非。異。所。謂。杜。子。美。云。知。君。不。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至。遂。之。夜。風。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捷。而。臥。夜。半。捷。發。有。聲。僧。三。爾。恐。我。耶。爾。為。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得。之。主。爾。無。命。矣。爾。第。入。質。明。相。違。其。人。伏。地。請。死。將。且。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小。不。失。為。人。否。老。亦。

梅花草堂集

卷十三

十二

聽者。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屢見其人。聞其。事。袁。石。公。善。聞。書。畫。于。寒。山。僧。舍。說。謂。力。不。如。者。此。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想為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待。爾。影。稍。知。文。句。指。之。何。往。今。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誑。誤。觸。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不。開。睡。毗。之。隙。者。也。同。里。人。諱。然。免。之。當。事。者。廉。具。祇。付。所。司。按。治。時。漢。陰。王。新。宇。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拔。實。俗。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兼。得。情。性。云。云。之。郡。李。母。元。旭。公。覆。按。始。白。然。歸。視。其。案。沈。矣。物。聚。則。散。故。不。必。具。入。者。之。悖。跡。又。况。乎。丁。必。散。之。速。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我。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於先世。長致有筆氣。顧不謂其便解竹妙也。予雅不知理。觀其作。覺。運。腕。使。筆。都。成。三。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考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於龍團鳳餅紫芽碧芽等類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說茶人皆具口鼻顯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蘇勉取道妻東持來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部還家頗完向子平事殊可喜然入不免在原之痛粹母悒悒耶此老以汶上翁知果又申之以孟長其眷顧固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磨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閑澹真不負二十年來作觀相方約詣陳古白驟而如謝將吏日而郭仲奎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勝魂飛湯火間矣然念孟風在焉處此日不一後復何期乃行而行雨益甚孟風驚喜出逐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飲水五內清涼

至誠

生子無刺心之毒沉古之寃自恨未經煨煉忽盡憤之難復肯戰事信知至誠莫破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處必自處不統之地觀雲過之宛幸丈長見某二談怪不及胡虞生正不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穠珠玉耶然虞生視某如親漢宮老嫗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翰

高文翰吐音圖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說使隨眾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窟其在雙城獨劉中翰一人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細馬石氏至景德王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紅前相照刀名于小拙陸氏至存藏之沈氏朱氏絕無斧脊亡刃之用沒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至于陸已絕藏難為繼也

草堂客

前筆文王唐說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未盡靈變石工章圖再輒為據涉其韵愈揚原嘗謂章林石田敏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因為人質納無妄言布袍楚楚有道德者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領之低頭微笑而已嘗客召豐閣更數寒暑為人鶴志據石而腕時又有陳雲卿亦及侍文待詔口南碑版無間頽刺破塚豐碑小碑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語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墮成以背抵之不踰時年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時買金鑄字金石鑿然氣衰人逸草堂政自秘疑

調謀

庚申二月念三日夜余聞謀者狀于陳金滿下四鼓矣帶夢扣扉錄古本孟韻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謀者決存孫氏情詞挺挺殊有丈夫之氣爾時賊風殘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煞地霜飛齊臺風襲故知迫窮之狀必具自心之信不欺

珠池

廣南珠池六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廣請除之遂為令家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父平山至于汀泥下矣朝廷設選年數百人艘三十守六池舟既不得行選者即會緣為盜然無多賊獨斯會鄉山人駕巨舟來秋久則盜取之而珠始盡出人間矣每盜置一草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必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能到

白釀白麴

王岑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為之名鳳州酒一時服釀為之罷瓶王文肅為人書扇問是張芝山白麴否張家篋幾滿天下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教劉玉堂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日檀持一篋美而淨展閱如意令人不忍去予云得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歲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申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

小民持錢入市。抵暮無所得。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荆新。市中空。無所得。難
猪鷄鴨造物者。頓挫斯民。母已甚耶。住時傷稼。其贖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
息。而朽腹者。相踵于途。至取半沙之草。充膏脯之膳。自記良民。不能從眾。不亦悲天
憫吳閩龍肆。比屋絕糧。不識將來。又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踏。踏。無。餘。閣。中。橫。廣。十。丈。高。可。三。尺。殘。玉。斷。線。紛。披
狼藉。使人見之。出涕。孫氏既罹奇厄。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器。往往在諱氏。嘗見
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周列三屋。其後流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囊寶珠於屋梁。梁
高三丈。自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燭繁絕。珠燼而屋不賤。此四恨者。十古所不能
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害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惶。得禍之烈。豈
為是。煥光宗元年記。

秦昌初

秦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微。關。洪。并。舞。詠。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
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歡。掩。涕。如。喪。考。妣
梅。花。年。堂。集。卷。三。十。五

還扇

樊孝介將行。及士球璋作二詩。書扇頭為贈。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關。扇
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苟扶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遺金。事
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是委曲。

垂黃

垂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凡物之出類者。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
月東樓下畫。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投。擬古惟肖。士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
御史杜府君。已卯。領鄉薦。丁巳。借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已
未。讀。野。書。社。草。致。有。格。加。秦。昌。庚。申。年。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府。市。門。賓。仲。使。者。知。之。予
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天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黃文莊尚已。其後為顧侍御。孔昭周。孝廉。孫允。兄弟能蓄能識。為一時
大雅之冠。周子。多買法書名畫。構。構。香。香。雲。台。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
棟。華。監。督。時。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減。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專。藏
書。每一刻。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蓄。完。好。十。倍。而。上。舍
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
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紀。其。聚。蓋。何。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
秦昌元年庚申元日。

王慶長

王慶長。爽氣淋漓。故不之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眼孔
如。黃。豆。人。莫。動。齒。頰。

詰慧慶

顧僧孺。拉詰慧慶。小與孟風。語。而。更。然。失。也。孟。風。以。此。月。過。華。山。驢。一。兩。說。法。除。夕
當。在。五。雲。殿。威。儀。攝。行。者。拙。成。入。石。五。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十。里。僧。孺
躍。然。曰。即。耕。必。一。往。僧。孺。故。上。樓。人。夾。帶。稍。艱。秦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頹。頹。俱。礙。憶。往。年。清。俊。先。君。嘗
至此。臺。遷。移。時。而。去。風景。不。殊。山。河。遠。邈。其。時。倦。遊。後。念。都。不。及。二。十。年。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齊。素。低。頭。默。不。欲。見。一。人。偃。臥。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
宜。如。此。一。生。強。酒。即。沉。酒。不。肯。言。醉。望。五。而。瘳。酒。瘳。也。傷。義。秦昌元年十二月九日。
風。氣。如。春。鷄。鳴。後。疎。雨。墜。瓦。獵。獵。忽。聞。其。婦。哭。聲。遂。不。成。癡。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執謂。鄙。人。之。子。知。禮。亦。或。曰。此。東。家。丘。也。責。遠。而。賤。近。世。能。從。來。如
此。註。則。近。者。可。知。非。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二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子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天子之選忠恕而已矣却是剝肉成瘡高峯祖師有言為法歸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透八剝字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粹也雖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戲無味亦無自嘆自證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具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焉用牛刀

割雞焉用牛刀乃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曰前言戲之耶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地是又某起股之法又因賢者不肯者翻出經始昌使二節以定証虛頑挂瓔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曾子

曾子云瓜避棗藜藿不穉何來頑頑必有酒肉在家左右或鄰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鉉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面多亦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蹤聖人象做父母愛之亦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做弟。程子曰觀書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高稷順子

高稷順子

高稷順子

禹稷當平世願子當亂世二語存龍捉脈便成鐵索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違何消問易地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攝龍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省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捧腹也我每想其孫毓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明吳郡張大復著

筆談

水仙

阿昌云：備北郭經淮雲寺，路徑平，土人結高為籬，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粉貴之色。備北一二里，花丁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柳為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暖日曛，晚來爛開三百許莖。

臘梅

臘梅爛開，清香直入樓際。小坐綺疏下，暗想海潮庵尺許黃玉，忽爾盈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條暢。雖復數歲受凍，不能勝根本之寧息，切項在東，東移植水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既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久，遂信今世故有死生患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令阿昌讀東坡乳泉賦，并後題云：賦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聞簷溜滴，星鉞刺人。盆梅點雪白，几番作驚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倉山

過倉山，抄王錫之，備牆而睨，且仆矣。賴擔夫免與歸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升許。爾時面孝若覺，五內都裂，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孺子

徐玄提琴入，縱戴子餐，墨行馳，輔倚石而嘯。李季鷹曰：子載後徒，令孺子成名。徐姓名子相，李鷹名文卿。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佳時在，獨聞人救，撲擊脊梁上，竟一日有九。

日者言

一日有九。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某今歲庚申夏不利，於臘月非獨旦晝紛紛，亦且夢魂顛倒。由今觀之，若付左券。夜夢柱下史降于草堂，端然持蒲緹綬，紛委其傍，豈米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綬未便棄，人間從赤松子遊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性情，語言舉止，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儼然，路逢顧甌，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蹣跚，笑容可掬，雞鳴夢覺，猶有傑揚之氣。戊午己未，歲山孫錫時，第進。

異士

萬曆戊子間，有謀塾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閑允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難為泰，延子坐上，自懺其倉卒誤許之狀，至於流涕。子心藏之，事頗聞戚友，聞陳與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此良友，恨垂老逢窮，無能為復也。當奈何，陳雖浮沉里閭，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撫狀樓雲之遺孤，豈非

檢故冊

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無悔焉。

緜州翁

訪錢汝洽其家，緜州翁考終，傷哉翁志，故有為肯任事。服官緜州，半暑他縣，事如郭灌，盜陽汶川，綿竹皆有興革，患晚退老於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洽，周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舉然如故。公實與有力焉。某里中故有朱老名，僕才力不及翁，周旋世故，足可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翁，佛漸露頭角，故為勝之。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徽字仲養，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董周急，故所時有，然多及其貧時，爾汝之交，與所周旋，器重之。太史李集虛獨

捐數十金佐學租外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陔聞此事不覺碩碩大喜為盡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比念諸友當饒時景色為之慨然

擬掌

戴那陽仲豪神情閑爽多慈愍故舊之思某謂仲豪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仗天飛若吐氣仲豪領手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莫逆者十人無何伯符病沒孟文早逝二狄相繼淪亡元情亦志長舉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故人獨仲豪與叔駟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秦符貴笑徵泉石孟千仲安猶復僕僕耕硯端自給然口鼻眉睫依然如故某獨何為此捲簾長嘯寒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供撫掌

除夕

籟兒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猙獰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節物盡任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性不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難燃未免有情不覺潸然流涕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捉捉自信殊有丈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婿葉蒼衡夫妻相賓也心獨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婚大學王伯圭女也伯圭婦曰張媼生女而愛妻君與予豐其粧而與之而君與子好俠遊輒貽不一歲洗其舊粉又多為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母居義弗可見予而有吞吐之色手羹子淚蘇蘇沾其兩頰時心獨憤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由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死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辱苦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啟元年二月二日世長子袖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王氏矣王氏有美行鏡女德將為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滄海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啟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歷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聞雨雪逢場咏嘯耳謙稍鈍登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喧戶以候演者酒作食無怪於懷問其年亦

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不得

人日

泰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適奉子瞻像於大樹蔭將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適此僧寮閑寂齋廚索然跣行者為煮白糜相餉食之盡二盃菜一器念此老講居海外隨僧一餐於此味何如阿昌曰將毋勝之食已雪甚為歌李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而去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十三日某從樓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喚臘梅花意甚切誠移之高禪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凡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適勁不類病時作人生奄忽如此何以堪之性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時之相憶云爾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位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而知其解其願盼疾也不與作緣而知其妥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纔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於心亦便了然於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輿圖都不關心夫亦知其不可使知者耶

榧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純性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廣不濛廓不圓穩而味特佳西安人都脫蘇州所在亦時有橘吾鄉市上無此何故上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脫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脆採者利易脆而售者無厚價吾鄉人不好事故弗貴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其大如盂瓢闊厚多洩香甘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寒甚獨不飽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
又足下必一佳爾時方有向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語今日得李惠
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某曠世逸才且欲盡見其所為舉子輩愚公問從何知
之答曰口之賀對揚許某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柏間物海濤欲盡奈何
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刻且告兩先生
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初日

夏

古園扇可堪懷不施書畫班婕妤好所稱白園扇是也紙扇以從蒲葵扇不可堪王右
軍為題書蒲葵六角扇是也今之扇是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若尚蘇州
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藝厚無窪隆揮之也然見外翼顧承家有陳白陽手
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軟者見伏十州為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
器皿畜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尺庭中母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礙庭廣其致圓根
疎骨闊闊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於徐慶生汪園中喜誦善酒好縱博

梅花草堂集

卷十四

五

手削竹如風聚竹杆之輕重政等不差秒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
合之則藏不勞脫刀如蜀府扇也顧我法莫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必
然劉之先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於整潔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畫
願自於私今觀女家所藏即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疎宕又待詔書特弘放
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也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
字正月二十五日

病

首倪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衰老之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於病
者無愁常不怡慙空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即見故所與濟或其他荒癯不堪之處此
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也孝若為我下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
中不窺門雨離席而伴焉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
主之而崇者亦病也或曰不如勿下即勿下當心爾然則當是良老之故然也耶

錄錄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書曰恆舞於宮酣歌於
室卿大夫有一於身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生死之籤錄也故曰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吾其笑世之祈籤而索錄者

備引

佳聞翁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寫細小不掩其實吏部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
肖此太史公之胸懷本趣也某不揣傳崑山人物自謂不欺且起拈一題必豐手焚
香念某官某處士之靈實式臨之然後敢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於志至生平
交遊所及瞻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摠發閨房之秀以備形
史力願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
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備援引考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日不奈雪飛難甚積雲綠飛殆
盡土不成膏爾尊念某在病贈以貂帽狐裘某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用之矣而
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我我良矣噫昔庚寅之冬可謂祁寒飛霜沾樹水凌憂憂
然語云甘露時某待試義興前川阻絕肩輿輿躡行日不敷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
傍有白鳥踞若鴉若鴉者論視之則蹴水而啄膠矣命與者整水出之以為一笑歸
語尤君草堂先君語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此夜與弦公話其事雜紀之蓋倪
仰之間四十五年於茲矣

梅花草堂集

卷十四

六

花朝
於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特峭與王元乎垂簾坐啜雲軒
下談說甚歡坦老既放衙酌北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燒此未嘗
旨其味者如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家辦此坦老兵部婿也故常得之乃知北
地故有麥燒耶夜微寒飲市沽三盞不異煮水書此元乎今已矣故人風味自在
昨歲錄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京將築室而老焉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
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琴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絕信

知此娃無所不先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斌

陸文斌氣疏韻放是飲中勝伴。周放竟曰。愈覺真素。即甚醜。無薄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巖局。

求生錄

許約疎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參。士昌為之序。載此。是除夕。縱因事。殊可人。儻即官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於世無疑耳。約疎十三秋。試。文名籍籍。使有光宗。溥邸。始通朝籍之夢。世之皇皇者。欲何為乎。約疎名復。萬歷丙辰進士。

李衷一

聞衷一已倦遊自老。其即事有譽於天下。殊可喜。衷一名滿天下。已落其實矣。縱後得倦。亦便不能盡酬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為慶嘉社作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社卷頗似當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望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語聲辨象。無所不覽。遂遊奔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苦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憤。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眾口以吸噪之矣。晚歲。布衣履。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歎。然涕也。年深物化。迄於今。治喪者。猶稱周禮云。其子曰免。塗為唐尹壻。以錫刻名。四不說者。謂不減章簡。前梨棗之。後獨推唐氏。今觀免塗之作。駸駸肯尚於藍矣。

若中

若中董退周。如通序。桃燦無非。奇外之觀。覺珊瑚火。齊為下。茅止生。如復寸。墨寶光芒不可脫。視。

顧叔來

暇茗戴。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而不淫。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衡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衡名禹功。次雲。權名錫。次文。衡名長公。和而流。次公。

飯而則。李公嚴而不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斷非今世人所及。竟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而意。獨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落諸生間。雅好吟咏。純以談語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旋。李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為。壽先夫人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却不俗。為再錄而存之。或曰。李公死。葬殮不具。其妹婿任汝權。稍經理之。任亦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究。意甚快。快而若中茅瑞璋。適至。殊可喜。且備聞董純。常安貧養。不就秋。說太守。張石林。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備遠之。幾十年前。直以一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某。心好瑞璋。稱有穎。一若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紅。旗。下走耳。焉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談。又惜王。令則之。試。而不過於時。臺。不。休。穎。豈。有。斯。人。也。哉。純。常。名。考。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絕愛之。攜入徑山。嘗自言。吾於世無所不。舍。獨此石。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山張雨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遂論墨。及此。昭速云。訪孟夙山中。已見。脫某笑曰。咄。咄。五。夙。合。至。是。耶。歸。臥。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梧。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倩。藏。之。又。二。年。僧。以。疾。告。歸。常。熱。懷。其。遺。也。今。日。得。之。筭。中。缺。一。角。恍。然。再。記。其。事。天。啟。元。年。秋。九。月。

寫蘭

奉昌元初。過膏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晚數莖。既不值。則與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某笑曰。古白在山。何得。焉。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儀。仗。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已。又。自。詠。弗。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南。窗。檢。得。邵。茂。齋。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先。仲。所。藏。周。公。瓊。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邑邑

往在甌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有奇趣。志不忘功名。所夕依依。真有相觀之意。予每愧之。某散。

何常再更秋試不隸令人悒悒

汪趙

新安汪令聞書為某鎮世累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其甚悉累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畫頰雲柳所計直嘗不給雲視揮刀不輟更大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力此殆不可晚也

周和仲

周和仲鼎脩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詣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說遂衝門寂然南陽陶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勿往見倪首隨諸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稱以故人念諷之仲弗應蓋其為人挺挺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執語人人何得不寬如元長政可無憾

萬緯樓

君叔既移居萬緯樓予往訪之願得軒楹踈豁之觀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夜村左故里人感度作背谷枕流溥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四姓舍宇

編北草堂集

卷十四

九

蘇氏無存者懷然久之徐幸之曰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蓋復寂寂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與孝介通少府在事禮以行之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孝介氣類之嘉少府食不過一菽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跨馬入署中竟半歲始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給人名庭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恂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知可謂長者君章如淡絕致致有勝氣可作大俠與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齋方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使行卒成大器可謂不負典文今日之役遭延弗欲進于問故季弘曰但如向者提一羊囊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東德寺不諳方脈但修合瘡藥身之所到城亦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

計輒市酒肉持齋過人即呼與飲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筆登殿角刻削苔蘚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剃落自婁東來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饑飽都付酒家取飲之適及同舍無所恡惜天啟壬戌初夏忽持瓣香肅迎章獻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襄時行者呼雲晚食取帶下錢索飲未醒又更起為謀已襍被而寢質明視之吉祥逝矣大乘經教無非為臨命終時二雲所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縉長齋備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讀者輒失笑索解人正不可得

孫家郎

孫家郎十八病且死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于耶吾子也玄錫泣領之及期生子培又一年而玄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妾王氏撫為孫而婦周如王氏撫培有恩學長育教訓無所不及提攜周氏女斬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敬之告父周之生子王之存孤皆天也何也敬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向父發其所私務存不絕之緣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人堅忍強自衛事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為孫氏小家相若或曰蓋孫之先

編北草堂集

卷十四

十

東莊公與玄錫父南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富好行其德嘗為吾鄉代通賦金萬雅為邑侯王應璧所嗟與經歷既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誠其家人輒曰其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二事不足以述天休能使敬且死必言之而王夫人必存之子天啟癸亥長至日子見培於南城里舉止有則如成人一姬一蒼頭屏息候候于雅重之是夜為海上願繩所殺與培心曠江都蕭敬心言其義共相嗟嘆請孫家郎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橋將為培聘名家女會鄰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繼春遂鬱死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孫狀幾古賢母矣提兩歲孤脫劍易綬以長以教又能卒葬玄錫夫婦及庶祖姑凡五樹楚楚如樓家眾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於王夫人存孤藏棺王又不及培之成立而如此其際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沒迄於公家老夢多實與有力焉

衛楠

衛楠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澆盡矣乃不知正以香脆為佳吾每試衛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沾滯切切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尺錦煙沫瀟射如霧

着人指掌間。多作方子。魯青麟髓。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橋通不佳。備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為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回。症已速。合相對剖。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跌襟。手持酒鏡。揚揚而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也。亟就之。不復可踪跡矣。予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微瘦相示。予往。履肖物。都不減閭李。近聞其追覓。周萊洲。甚奇。自說暗中摸索。可不失人。稚甫名宦。

楊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春時卷阿先生。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語之。故曰。即公明事。理達於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為者。得毋為敵人開情。情巨測乎。不知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家象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噴噴稱先生法吏。法吏曰。乃不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署。善善政。有深德於民。予不能悉。德。昔亡兒桐。以童子科。應該先生拔真第一。為博士。某抑兩名。先生終不然。後以註誤。連秩王府。瀕行。語人曰。吾故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迨然終不知桐之為元長。郎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齋號卷阿。

秋園晨機圖

錫山張儀為澄江徐弘祖之振。作秋園晨機圖。以奉母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奇骨。聽遊五嶽。盡歲。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乃遷多秋。藤縷機。杆磨。札。札。連四壁。母慰勞。振之。輒呼振之子。卯君。請所謀。章句。相視。愉愉。如也。今年春。振之持浚石圖。見師。子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願吾念之。昔司馬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麟。薛仲胎。之徒。其遊亦何所不及。然皆截其自主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衆之無上。而君攜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王夫人八十。振之不復請行。母獨心憐。振之。治軟輿。率振之。盡遊善卷。銅棺。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今稱慈子孝者多矣。勤繡。謀孫。為其子。理向平之。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戴籍。而有母子如夫人。能幾予。正賴振之。語吾。槐書以問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政必不佳。何則。矜名者不旨其味。費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馮先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着人手。辨則辨矣。先生嘗自為之。不免白水之謔。何居。今日試堵先生所貽秋葉。色香與水相藉。而味不全。民窮財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曆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子佳。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予偕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至解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着禪機。問。啞。啞。有聲。元朗使人來報。丹陽王。礪。返。適至。君無恐。頃之。礪。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母。一。兩。令。細。研。為。末。分作十劑。真盆中立。之。酒。少。許。咽。下。三。飯。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飯。之。息。矣。後。七。日。納。涼。容。安。軒。下。忽。散。散。如。癩。其。明。日。寒。熱。怒。發。九。日。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契。伯。慎。語。竟。日。及。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腮。刺。痛。不。可。堪。凡。五。日。乃

甲子

清。意。思。輒。脫。有。賽。社。者。既。觀。之。據。林。欲。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有。此。而。又。避。左。腰。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罇。敷。而。既。十。日。楚。甚。不。可。痛。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履。有。聲。汨。汨。然。達。於。腹。及。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曰。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於。此。驟。跌。必。驚。其。神。子。皆。領。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汨。汨。聲。稱。上。乃。達。於。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而。發。何。有。傷。逆。行。達。於。背。者。耶。醫。云。一。句。可。了。火。是。已。就玄。坂。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減。端。陽。次。日。與。桐。言。其。狀。始。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漸。愧。病。來。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非。關。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不。能。言。勿。輕。用。劑。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又甲子。嘉靖四十四年又甲子。至天啟四年。凡五甲子。吾鄉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乙丑。開科榜進士。次項。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士。陳奕。朱。是。凡。四。人。次。魏。板。乙丑。進士。張申甫。正德。戊辰。進士。周。惠。戊辰。進士。秦。富。呂。繪。陸。表。徐。申。徐。樊。徐。永。年。李。維。橫。王。傑。

凡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士。前後鄉薦。共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十七人之子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遊之八世孫。榮一人。入泮。年二百四十年之間。家落殆盡。而祭以形孤。依寡。母願氏。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於人世之外。嗟乎。以其人則賢矣。以其時考之。則世家矣。感時撫事。為之三嘆。

住心

王孟夙識性高。遠不樂塵鞅。敢履一官。決然捨去。斯亦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孤孫。尤是安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兩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至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羣。而其子。蘇。率稱衡之性。犯米顛之癡。從青蓮。流花。朝川。襄陽之口。陽豔。輒。猶如。衡。斯亦難為五夙矣。孤孫。祭。八歲喪父。便能狀述。先墓。累積。連篇。王氏青。應在此子。就使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衿。已登前路。孟夙可以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關。致於唇舌。某不解禪。尚從孟夙商之。

故倭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由童子科擢第。自長州丞。辟軍。崑山見

紀名宦。麻署。利字。至今多載。公名。姓。而考之。邑。乘。但云。以文學。飾。更。事。為。政。廉。敏。留

意。學校。嘗。修。玉。峰。志。官。至。中。奉。大。夫。願。意。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

永嘉。訪。其。墳。墓。子。孫。絕。久。之。偶。閱。漢。陽。李。惠。公。東。風。條。議。錄。內。一。款。看。得。永。嘉。先

賢。項。壽。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參。如。古。合。今。經。文。緯。武。標。風。猷。於。中。外。垂。型。範。於。晉

魏。七。典。藩。封。丕。著。茂。烈。戒。書。鏡。楚。王。之。危。禍。日。指。霜。嚴。方。畧。創。岷。嶺。之。逆。謀。神。出。電

入。且。明。德。遠。播。而。達。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任。項。吳。先。朝。褒。循。良。之

德。景。行。道。業。潘。接。淵。源。者。作。昭。垂。名。流。規。誦。風。徽。不。泯。實。紀。具。陳。萬。曆。二。十。六。年。前

任。學。道。伍。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登。今。典。久。缺。查。得。董。生。項。君。璣。委。係。項

裔。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兼。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

安。郭。盡。書。其。說。兼。題。書。惠。公。能。令。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如。此。舉。動。即。五。年。理。應。僅

受。一。博。士。銜。以。去。何。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源漢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移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洪合於湓江。自號源漢。蓋取營道所居。故有源漢云。許參如言。嘗見公源於太倉周氏溫茂華。可以想見。

其為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小像。冠其首。故不知於周氏所藏何如。然雍雍氣象。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源漢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三里。為元公墓。今湖州亦有源漢祠。在城南鶴林寺之西。或曰公嘗從其舅晉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午。於未聞。汶上龐公時雍。今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為分寧主簿。楊用修。丹鉛錄載。公與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即此二語。是不可不問。而知其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華粹矣。曰與費令游。山。豈其薄分。寧時作耶。用修云。由來之語。有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務國時。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遷為崑山州學政。是為奔州族。始祖姪安真。亦自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始祖復幾傳。兩族各贅太倉趙辛一家。姪長而叔次。長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容。趙姬住視之。走死。向容。趙氏族與長婿。關。次者亦從史其間。因之為利。兩婿大閱。久之。各別族於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公布政江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古之人。雖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偉。潛山名秋。京兆名執禮。

臆習氣

劉思誥好服人參。乃不減。顧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人參。畧與練幕臺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算。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於子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於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當厚貧。置之臆。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乎。皆時者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黜自蓮子峰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峰頭當啞茶。病居士聞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歌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棟。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於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屢疑周所為。私贊之矣。適廖行學。詰吏。遇周於尊經閣下。白廖。轉之。周不屈。廖乘醉。擲無數。竟一夕。痛絕。崑庠。張允中。李春芳等。竟訴當道。時歌御。

史荆牘云州自有人故應理直於崑則為鄉鄰之闕何須被髮摩以城旦去而奪族
季兩人諸生取後總南臺張始得復而季不違矣說者謂鄉鄰之喻於法甚確蓋前
輩之惡要決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取名定向世稱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噉南方之果罕儂之者去歲六月一日若致楊梅其園羨乎噉不下
二十許校自誇齒健恐向後遂不為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噉都不減曩時予自四月
朔濯大痛甚用大搗物莫能着都含胡下咽而於楊梅不熟豈性之獨嗜哉豈牙固不
得作主乎季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婿王內翰家食詔則必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
給事為增值取之不稱旨乃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儉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歐陽
永叔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嘗得於有力之強蘇子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
是也可是撫掌一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噉恐亦不得如居東臺
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製其最園美者望如王內翰家走即朝來汗出如漿無為
於室聊書此當渴時說極也

柳生

詣天使觀柳生作投供頓清餼折旋妮便可稱一時之冠至其演龐氏及水令人涕
落昔袁太史自命鐵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儂時可幸無眼却有耳矣
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就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平之陽諸部先後擯場然自新安汪姐上江蔡姐而後寥寥矣柳生多一往之情而
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忽
作此言索解人正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礙人而
一時講張者昂之卑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敝屣當時論者謂侯不必爾由今觀之
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侯掛冠日忽過草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
一似相視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也他年詩文之業尚拭目觀之

閩人捉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口江有鸞兒者故船中流縱兔江上手持一册行誦不輟
金住問之曰是何脫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語雜問之無所忘失

更時有擬謝金自謂弗如叔手鄭重而別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
閩人先生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齊朱也等且金義精澗傲入恐其亂序語
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籍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賦綱目時耶若義頗
潤從以造次之會暑讓梗概然若且老休與金保朕久之謝云其諸生金一子號
咸漢以小兒醫特聞於世

韻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窗絕壁摩雲插天故云此所謂貪天工為已私也為
語我軒有僧字韻雪雪加韻猶之子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究就律討義此則詩
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窗間壁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械一篋一集相贈則修微所著問草與手書托病詩也修微名滿
江左秀出仙班乃知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知者耶讀畫侍郎鄭憲使眉公及
夏今則諸序志令人嚙口不復措一詞獨聞西安公造修微以集修微嘆雅道既
興驗宗未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死詩甚多夫死何為春而

白民題壁

榜如山石佛亦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卧白石
軒下遂不成寐因憶東坡云此處有甚處敢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人蓋豪傑
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分拖帶顧前瞻後者皆歌不得者也然快
活受用如白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即楚楚兩孫子不及
朱子收理偈云立春日放生石湖水正新龜魚波浪瀾安度有觀音偈來供放生者
三峯繼空玄燭白與成堂恆西小孫子收也為天啟丁卯春一日西空未嘗識時年
七十有四崇禎元年十月初六日元長誌

登鹿城

由山山西拆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無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
夜多與擊率弘方類游行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故嘗以一
綫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前稻蟹草煙蓬蓬逼人依回恍然殊有林谷之
氣

王孝先

子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血損明喘喘且死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瘵之予性不能食參湯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惠三瘵執軌一月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矣必兼用參附乃可小減予懼縮舌不敢應孝先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瘵粗損六七明年已已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怪溫室好服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願其用之者如何耶孝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善張宗曉曰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請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落而更不能得之談玄者私心快悒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粘不燥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天衣鶴食糧曾不肯持短疏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玉泉一院之需吾及其人十年矣喜怒不形其顏倉猝不損其操其徒有

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玄理朝徽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識其鑿

免封僧文惠正念予族弟也己巳春日尋周旭初小閣飲免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遺自免封惠以見餉且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參港公龍洞時方結圓覺社願旬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為序近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徒飽飲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為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遂否

吾社

月季花

讀廣仲台行約陟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春生次第此吾社之兩奇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海虞與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繡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雪鮮麗奪目舟中奇觀也

密於秋冬輒有蟲蝕之幾半故所得花與秋冬等予不諳花木事意此品必謀蓄秘并月為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豔雅婦人老於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現其根株不甚蟠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隱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去人漸遠自為一蘿落獨與生生之氣相舒灌者乎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猶然欲滴書此

寄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餽粥己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生所積俸羨可萬金願佐公帑之不給更告幣金不備亦無公事須助官乃請令穴廢院而寄之題石版云遺之造物既百年寄如故萬曆辛酉奢酋扇亂劫掠公私物殆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炭火不守有知其事者白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我直費千古無論即其時宜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聞願相國寄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感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而不然而因之以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也心術未壞也昔聞魏東漢德事左荒塚歸然令造之問何不葬東漢曰券自可吾觀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拱手曰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知東漢宅至於今斯塚尚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侍郎之墓賴陳千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遺今昌化今盜葬侍郎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儼吾不能忍憤憤之性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予肝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燈草一記後不果刻已見此及就塚規松蘭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子南門孫別駕宅有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為家人之發也懼之以神通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至於其子不能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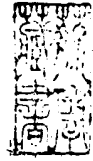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堂記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屬不得泊兩年滿載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惆悵倍從曩時其述東園黃翰林通周襄使人神筆玉堂金馬之容自閱巖岫讀書味適不復與世相關

猶是男子行徑。獨其魚軒沉痾。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洩漏春尤矣。奇哉。振之語我。倘肯借君家庭。貽兄弟。應誠便。暫過澄江。當為君盡航海遊榆林裏。姑俟之。



增廣智囊補

明馮夢龍編



增廣智囊補

智囊補提要

是書為明馮夢龍所編采輯經史百家稗官
野史中名人事實分為上智明智察智膽智
等十類大而遠猶碩大而狡計陰謀搜羅
殆盡熟讀此書燭奸有鏡無雲應物之疎記
事扣珠可佐臨文之用若視作小說而為酒
後茶餘之消遣猶淺之乎測此矣

目錄

憶丙寅歲余坐時氏三徑齋小樓近兩月辨成智卷二十七卷以請教於海內之明哲往往
滋蒙嘉許而嗜加者遂莫余有續刻余以益中老儒爾日未睹西山之秘藉耳未聞海內之
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續之顧數年以來聞見所獨前於智未嘗不存諸胸臆以此補前
編所未備庶幾其可雖然岳忠武有言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長可以逃死不
善用之則馬服之書無以救敗故以羊悟馬前刻已厭其繁執方療疾再補尚虞其寡第余
更有說焉唐太宗喜右軍筆意命書家分臨蘭亭本各因其習勿泥形模而民間片紙隻字
乃至摺括無遺佛法上來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後增添至五十四卷而猶未已故致用
雖貴乎神明往蹟何妨乎多識茲補或亦海內明哲之所不棄不止塞嗜加者之請而已也
書成值余將赴閩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康諸書益嗜
加之尤者因述是語為敘而再之

吳門馮夢龍題於松陵之舟中

增補智叢編

目錄

增廣智叢編目

古吳馮夢龍猶龍重輯

金沙張明弼公亮

長洲沈幾去疑同閱
張我城德仲

上智部 卷一之四

見大

遠猶

通簡

迎刃

明智部 卷五之八

知微

億中

剖疑

標務

察智部 卷九之十

得情

結好

胆智部 卷十一之十二

威克

識斷

術智部 卷十三之十五

委地

謀數

權奇

增補智叢編

總目

捷智部 卷十六之十八

靈變

應卒

敏悟

語智部 卷十九之二十

辯才

善言

兵智部 卷二十一之二十四

不戰

制器

說道

閨智部 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賢哲

雄略

雜智部 卷二十七之二十八

秋點

小慧

每部前有總敘每部前有引語

增廣智囊補目錄

上智部總敘

馮子曰：智無常局，以恰肖其局者為上。故愚夫或現其一，而曉人反失，論于慮何則？上智無心而合，非千慮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視近，我視遠，人動而愈紛，我靜而自正。人束手無策，我游刃有餘。夫是故難事遇之而皆易，難事遇之而皆細，其於人於無難真之微，而其舉動出人意思之外。或先許而後合，或似逆而實順，方其間，聞索然所疑，逆乎斷，聖人不易。嗚呼！智若此，豈非上哉！上智不可學，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語云：下人有上智，庶幾有觸而現焉。余條列其賢，稍分四則，曰：見大曰達，曰：通，曰：道，曰：迎，曰：而絕名之曰上智。

上智部見大卷一

太公 孔子 諸葛亮 光武帝 使馬圖 運押伴使 胡世寧 韓浚 錢鏐
燕昭王 丙吉 郭進 假書 楚莊王 袁盎 王猛 魏元忠 柳玘 廉希憲
范文正 徐存齋 屠祥石 李孝壽 宋元獻 胡靈桂 尹源 張耳 狄武
夏 邵雍 福士奇 嚴震 蕭何 任氏 董公 蘭相如 寇尙 張飛 曹彬

增補智囊補目錄

目錄

曹儀 魯宗道 呂夷簡 古弼 張永業 後唐明宗 唐高祖 劉溫叟 衛
青 程信 李愬 馮煥 王旦 胡濙 孫覺 趙清獻 賈彪 柳公綽 李本

上智部通猶卷二

訓備仁孝 王叔文 白起桐 蘇頌 嚴叛 宋徽祖 郭欽 處權 連母 徐
達 元旦日食 貢廡 契丹立君 地圖 貢道 陳恕 李沆 韓琦 劉大夏
二 薛道器 解密揭 辭例外賜 范仲淹 趙忠簡 文彥博 王旦 王守仁
主始用璽 陳仲微 陳實 姚崇 孔子 宓子 程琳 高明 王錡 孫伴
純 張詠 李允則 論元祐事 陳璘 謝林立山 周宗 韓雍 喻樞 楊崇
趙鳳 楊王司節 程伯溫 薛季和 徐誼 李賢 劉晏 李晟 呂文靖 掌
覆內侍 裴寬 李祐 王文正 公孫儀 孫叔敖 范蜀公 汪公 華歆 下
嚴院主僧 東海錢翁 辭鏡 屏娘侍 唐肅 阿豺

上智部通猶卷三

唐太宗 宋太宗 宋真宗 曹參 李及 成更革 柳史 臺老 韓 漢光武 薛
簡肅 張詠 諸葛孔明 高拱 倪文毅公 吳忠 龔遂 徐敬業 朱博

韓衷 潘宗孟 黃正肅公 萬觀 王敬則 程明道 王子醇 竊鎖 馮人
甲仗庫火 草場火 驛舍火 文彥博 張選 薛長禧 霍王元軌 呂公孺
原希憲 林興祖 李封 耿楚侗 向敏中 王旦 喬白巖 韓愈 裴晉公
郭子儀 王陽明 王璋 羅通 吳履 黃南巖 鞠真卿 趙豫 楷圖祥 程
卓 張大誠公 張永 子產

上智部通卷四

范希陽 牛宏 明錡 田叔仁 王父 儀 裴光庭 崔祐甫 王旦 王履 陳平 宋太
祖 曹彬 担高 麗僧 張方平 秦檜 吳時來 陳希亮 等 蘇子容 馮子諫
李賢 王瓊 劉大夏 張居正 劉坦 張忠獻 劉志淑 王益 賈耽 處工字
羅等 王欽若 令狐綯 李德裕 呂夷簡 王守仁 朱勝非 侍胡峒 供 補
儒士 雙士官 蔣萊靖 汪應珍 沈登 范禮 張翰 韓琦 趙令郎

明智部總序

馮子曰：自有宇宙以來，只乎明暗二字而已。沈沈暗而闇，明明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則腐，鏡不明則銅，人不明則墮於雲霧。夫燭腹腹照，不過半壁，朱熹

增補智囊補目錄

目錄

曹洞徹八海 文况夫以夜為晝，盲人瞎馬，危途深溪，不費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夢景，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雖是可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斷人之所不能斷，皆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用為知微為德中，為則疑為疑務呼，明至於能經務也，斯無愚於智矣。

明智部知微卷五

箕子 殷長者 周公太公 幸有 何曾 管仲 侯衡 侯營 蘇子 南文
子 智過 施庇 諸葛亮 梅衡湘 魏先生 夏翁 允翁 陳世綸 邱成子
胤仲達 張安道 陳璜 王禹偁 何心隱 潘海 卓敬 朱仙鎮 曹生 沈
諸保 孫堅 皇甫鼎 曹璋 齊神武 任文公 東院主者 第五倫 魏相
馬援 中屠屠 張翰等 穆生 劉樂冠 韓平原 館客 唐六如 萬二 嚴辛
陳良漢 東海錢公 郝超 張忠定

明智部德中卷六

子貢 希卑 范蠡 范雎 姚崇 王鹿 陳同甫 李泌 苗忠 虞卿 傅以
策陳城 策魏博 料土著 王晉漢 曹孝寬 劉悛 楊廷和 卜僱 士執

班超 岑洪 曹操 四條部嘉 虞翻 黃權 羅隱 夏侯霸 傅
陸道 孫登 盛文肅 邵康節 二條 邵伯溫 范忠宣 常安民 潘壽朋
曹武惠王

明智部副卷七

漢昭帝 張說 李泌 寇準 爲不疑 孔季彥 張晉 杜采 蔡宗 曹克明
大水 西門豹 宋均 肥水 佛牙 活佛 蘇仙姑 程珣 石佛育 妬女
祠 張昌 伍孔道輔 戚賢 黃震 席帽妖 白頭老翁 錢元懿 華虎 張田
清郭將 賀齊 蕭瑀 陸貞山 魏元忠 故故 李忠公

明智部經卷八上

劉晏 柳平 羅 社會 預備 周忱 洪瑩 陳壽 嚴平 朱伯倫 徐流民 徐耕牛
善魁 李鄴侯 鳳集 劉大夏 董搏霄 劉本道 蘇軾 張需 李若谷 趙
昌言 七收 張全義 植泰除罪 銘鐵錢 錢引 益泉 陶侃 蘇州堤 丁
晉公 鄭端簡公 徐采 賀盛瑞 魏陳德仁 葉石林 虞允文

明智部總卷八下

植槐 置鼓 分冊 徐階 徐習射 習騎 曹璋 虞翻 致夷 蔡安 蔡尚 平軍民
雙 三受降城 釣魚山 孟珙 中興十策 李綱 沈晦 汪立信 文天祥

察智部總序

馮子曰：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屬於至聖。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足以知察之爲用。神矣廣矣，善於相人者，猶能以察觀辨之。察人之富貴福壽貧賤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則人之忠佞賢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諳好，即以此爲察人之鏡而已。

察智部傳情卷九

唐御史 張玘 金 崔思統 邊郎中 解思安 歐陽暉 君見心 王佐 殷
雲 周府 高子業 程載 張舉 陳騏 范橫 楊評事 楊浚清 郭洛書
許襄毅公 儲金 甘肅寺 常住金 織錢 李若谷 呂陶 裴子雲 趙和
何武 張詠 秦使者 張齊賢 王罕 韓德 于文傳 張三翁 黃霸 李
崇 宣彦昭 范師 安重榮 韓彥貞 孫寶 杜羊皮 杜清園 傅瑗 孫主
亮 樂福 李南公 韓紹宗

察智部諸奸卷十

趙廣漢 周文襄 陳震 嚴 張敬 虞翻 王世貞 王璣 王陽明 蘇漢 范
積 總轄察盜 董行成 羅亭 張小舍 蘇無名 千里急 京師指揮 耿叔臺
張龍 李復亨 向敏中 錢藻 吉安老吏 周新 吳政 吳復 彭城王 汲
高潛 楊津 柳慶 劉宰 陳翼 胡波 仲 楊武 劉春 竊如 盜牛吉 盜石榴
盜櫻 子產 嚴遵 元澤 張昇 陸雲 蔣臣 楊運春 馬光祖 符融 王
明 范純仁 劉宗龜 郡從事 徽商 徽 臨海令 王安禮 母松子 僧寺求
子 魯永清 張駱 慕容彥超 韓魏公 江點

瞻智部總序

馮子曰：凡任天下事，皆瞻也。其濟則智也。如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陷不犯，非無瞻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憚而不入耶。智藏於心，心君而瞻臣，君令則臣隨，令而不往，與夫不令而橫逆者，其君弱故瞻不足，則以智鍊之，瞻有餘，則以智裁之，智能生瞻，瞻不能生智，剛之克也。勇之斷也，智也。越思，瞻當言人，瞻至於剛勇無敵，每殺人，輒取酒吞其膽，夫欲取他人之膽，益己之膽，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瞻益壯，則古人之以成克，以斷者，若而人，吾補乎。

瞻智部克卷十一

侯生 班超 耿純 溫造 哥舒翰 李光弼 柴克宏 楊素 安祿山 呂公
弼 張詠 黃蓋 况鍾 宗成 楊守禮 蘇不韋 蘇惡僕 二條 寶蓮 陳
星卿 李福 薛元賞 羅點

瞻智部論斷卷十二

齊桓公 衛嗣君 高洋 周瑜 等 蔡大 龜 清測城 韓浩 寇詢 劉翼
唐佩 段秀實 孔鑄 姜綰 文彥博 陸莊簡公 陸文裕 韓魏公 二條 呂
端 辛金 李 王安石 毛滂 祝知府

術智部總序

馮子曰：智者術所以生，而術者智所以轉也。不智而言術，如傀儡百變，徒費其力而無益於事。無術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信就學，如組運棹，如風塵隔關津者，在其其。一過羊腸，太行，危巖巖，就束手而時天，其不至顯且覆者，幾希矣。堯之德也，堯之伏也，堯之決勝，堯之示劍也，術也。術智且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高人探圖而解衣，孔尼獵獸，故宜生行。

賈仲雅斷髮文身。以為飾。不知者曰。聖人之智。有時而環。智者曰。聖賢之術。無時而空。雖而不遂。謂之委蛇。匿而不章。謂之謀。說而不失。謂之權。不謀者。物將格之。不匿者。物將傾之。不說者。物將危之。嗚呼。術神矣。智止矣。

術智部卷之十三
宋子 孔融 程子威 魏劭 叔孫通 王守仁 王曾 周忱 唐順之 楊一清 許武 廉范 周新 陳瓊 王曾等修 阮嗣宗 郭德成 郭宗翰 宋主

術智部卷之十四
宋祖 武王 徽毅 蘇毅 范仲淹 服紫 服綠 禁殺等 東方朔 留侯 梁文康 傅珪 洪武中老骨 王振 賀儒珍 二條 潘龍 郭元振 梅衡湘 寧越 慎子 顏真卿 李九則 何承矩 蘇恭 王尼 王隨 王忠嗣 謝安 李邵 段秀實 馮瑋 僕散忠義 晏嬰 王守仁 鳩美子皮 嚴養齋 周玄 亦 唐太宗 狄青 王安石

術智部卷之十五
目錄 五

風子 淮南相 王敬則 宋太祖 宋太宗 高皇帝 吳官童 鄭公孫申 胡松 狄青 王瓊 楊雲才 神世衡 堆山智僧 李抱貞 劉允位 陝西鐵錢 出見錢 今孤楚 侯馬 徐道覆 泰王積等 楊通 韓雅 王享 程嬰 太史慈 陳子昂 姜種等 王東亭 吳質 司馬懿等 柳社 曹沖 楊保清 喬白嵐 宗威 張易 張猛 王老平 司馬相如 附智部二條

術智部總序
馮子曰。成大事者。爭百年。不爭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變之會。如火如風。惡者犯焉。稍覺則去。而遺之。實不害斯已矣。今有遺於此。能返風而滅火。則雖拔木填原。適足以試其伎。而不覺嘗試學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爭路則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則其為刻。獨多矣。又況乎智之道。疾相去不啻千萬里者乎。軍志有之。兵聞拙速。未聞巧之。夫速而無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復尺之機。置諸通衢。先至者得。繼至者得。當復至則乾唇而返矣。當棄而摘之。窮日不能見一樹。秋風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其捷也。其靈焉。變而不窮。不應卒。此惟敏悟者。庶幾焉。嗚呼。事變之不能停而候我也。審矣。天下亦烏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術智部卷之十六

鮑叔 管夷吾 延安老軍校 吳漢 漢高帝 晉明帝 爾朱敬 韋孝寬 宗 典等 王羲之 吳郡華 伯顏 徐敬業 陳平 劉備 崔巨倫 倉卒治盜 張佳胤 羅巡撫 沈括 河清卒 呂頤浩 段秀實 黃震 趙葵 周金 徐 文貞 王守仁 操字 漆字 胡興 張汝 徐達 顏真卿 李探 琛 李迪 叛卒 叛將 曹克明 太史慈 派人楊四 李文遠 周文襄 韓 襄毅 駱司馬 御史失家 王安 朴恒

術智部卷之十七
張良 敢積深火 直百錢 知難買飯 造紅棗 債天 周沈 張愷 成毅 陶魯 邊老平 蘇恭林 永破 豬脂渡江 塞城寶 治境 密石 蔡垣 曹 操 孫權 書城壁 韓琦 榆木川 邵溥 盛文肅

術智部卷之十八
司馬道 李德裕 洪鍾 高定 杜錫 文彥博 司馬光 王戎 曹沖 張譽 嚴顯 楊佐 尹見心 懷丙 功德碑 修龍船腹 虞世基 周之屏 杜瓊

術智部卷之十九
諷周 梁武帝 蘇火 柏人 牛口 曹翰 鄭欽訖 楊德祖 劉顯 東 方朔 開元寺沙彌 今孤狗 丁晉公 相國寺詩 李彪 劉瓛 木馬說 折 字謝石等 蘇黃連 子犯 劉伯溫 董伽羅 河水乾 王晏哲等 能先道場 曹良史 占狀元 二條 刺發 舌生毛 李毅 郭春卿 李仙藥 二條 楊 廷式 索統 周宣 顧琮 符堅 張猷 衛中行 王成 曹進 掛冰 筮疾 占兄弟 占子

術智部總敘
馮子曰。智非語也。語非智也。喋喋者必窮。期期者有厲。夫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其 焉。舌相戰。理者必伸。兩理相資。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師。仲達以之高。莊生以之權。連 行以之富。端木以之列於四科。孟氏以之承三聖。故一言而或重於九鼎。單說而或強 於十萬師。片紙書而或賢於十部從事。口舌之權。顧不重與。設言微中。足以解紛。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智深於內。言溢於外。詩曰。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此之謂也。

術智部才卷十九

子貢魯仲連 虞卿 蘇代 陳軫 左師 觸龍 龐涓 狄仁傑 陸費等二條
厨養年 楊善 富弼 王守仁 張嘉言 王維 秦宓
語智部善言卷二十

凌陽臺 說秦王 晏子修馬園 中牟令 鄭涉 李忠臣 武帝乳母 簡雍
解陵 吳瑾 香草板 賈淵 解維 史丹 谷那律 裴度 李綱 蘇子由
施仁望 李廣 折契丹修韓德 馮當世 邵康節 謝莊 裴楷等四條 楊廷和
顧鼎臣 宋汝霖 潘京 布政司吏 朱文山 吳山 附奇談二條

兵智部總敘
馮子曰：岳忠武論兵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愚以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
信知勇知嚴也。為將者愚不知耳。誠知差之毫釐，不如此之問孤。楚之抗降，不如晉之釋
原。僮之違廷，不如營之新聲。李之負載，不如孟之焚舟。雖欲不仁不信不嚴不勇，而不可
得矣。又況夫泓水之覆敗於仁，鄆陵之共敗於信，閼中之覆敗於嚴，鄆河之覆敗於勇。越
公委千人以當敵，馬服須後念以濟功，李廣罷刁斗之警，淮陰忍跨下之羞，以仁信勇嚴
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勇不嚴而若此。其故何哉？智與不智之異耳。智過不智，智勝不智。

尤智尤智勝，故或不戰而勝，或百戰百勝，或正勝或論勝，或出新意而勝，或仿古兵法而
勝。天異時，地異利，敵異情，我亦異務。用務者因之以取勝焉。往志之論兵者，備矣。其成敗
列在簡編，的可據焉。至於其成而無敗者，擇者於萬首不戰，次制勝於萬道，次武案岳忠
武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則運用之跡也。備者之言兵，然備者政不可與言兵。備者
之言兵，惡詐者之言兵，故恐不能詐。夫誰能詐者能戰，能戰者所能為不戰者乎。

兵智部不戰卷二十一
荀彧 伍員 高昭玄 周德威 諸葛恪 楊保 高仁厚 岳飛 李愬 三條
充國 析公 王德用 韓世忠 程昱 陸遜 高仁厚 李光弼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二
孫臏 三條 趙奢 李牧 周亞夫 二條 周訪 陸遜 陸抗 鄧艾 唐太宗 三條 李
靖 朱雋 狄余 韋叔 三條 馬延 三條 鄭子元 李晟 劉琦 韓世忠 曹瑛
狄武襄 戚寧伯 爾朱榮 劉江 二條 馬隆 陶魯 韓雍 二條 李繼隆 吳成器

兵智部說道卷二十三
王陽明 楊悅 沈希儀 趙匡 王式

鄧公子突 夫蔡王 關伯此 姜費 田單 江東橋 張子房 李廣 王越
呂蒙 馬隆 孫臏 虞翻 祖逖等三條 臧宮等三條 賀若弼 用問三條 內應
劉那 二條 止道者 二條 侯淵 韓信 三條 張宏範 二條 趙句踐 崇紹 朱鳥 周亞
夫 宇文泰 韓世忠 馮異 王陵 達奚武 尉人 漢等三條 狄青 朱景 傅
水 張齊賢 善人 三條 認敵將 二條 裴行儉 賀若敦 李光弼 盧翹 程昱
度尚 孔端

兵智部武書卷二十四
項梁 司馬師 李綱 戰車 吳玠 吳玠 九軍陣法 撒星陣 營寨陣 郭
忠武 輪圍 凱口圍 太子晃 冰城 張魏公 桓崇祖 恭潭 宗澤 淳梁
松守老寬 羊侃 楊智積 張巡 王崇守城 孟宗政 劉龍 盛觀 許遠
王濬 王彥章 韓世忠 船置草 破鐵 恭斷險道 鐵烟 二條 李勣 楊子馬
鎮浮圍 錢俶 楊政 竹筒 假獸 四條 師馬 師蟻 無底船 鐵菱角
史老鴉 分兵 合兵 范錯 范離 策春 王卦 策周 任環等 習馬 鍊刀法

兵智部總敘
馮子曰：語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婦人無才便是德。其然其然乎。夫才難得，德不能捕
鼠文鳳，雖文不能搜免，世有中李己之行，才竟何居焉。或問聖者，首推也。孔子稱其
才與九臣，不聞以才敗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則情無才，而可以為情，則天下之
情婦人，毋盡皆德類也。聖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先而月借，所以齊也。日沒而月
代，婦所以輔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隆隆，一而已。何必二。余
是以有取於智也。賢者以別於愚也，雄略者以別於雌也。古武之智，橫而不可訓也。
靈若之屬，智于技，上官之屬，智於文，織而不足術也。非橫也，非織也，謂之才也。謂之德
亦可也。若夫去盡節烈，形管傳傳，則亦問問中之屬，祥風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兵智部賢哲卷二十五
高皇后 趙威后 劉媪 李邦彥母 肅宗朝公主 房景伯母 柳氏婢
崔敬女 嫗秀 然羊子妻 三條 孫太學妓 吳生妓 陶侃母 李奮母 王孫貴
母 趙括母 蔡克宏母 嬰母 陵母 叔向母 嚴延年母 伯宗妻 李新榮
婁妃 董氏 王章妻 陳仲子妻 黃霸妻 屈原妙 傅負蕪妻 漆母 何
無忌母 王珪母 潘炎妻 辛憲英 二條 許九婦 李衛妻 庾玉雲婦 李文姬

王佐妻 王真公孫女 袁院妻 李夫人 張說女 唐潮州妓
閔智部雜略卷二十六

君王后 齊妻 張后 蔡祖妙 劉太妃 二休 符堅妻 劉志遠夫人 李景讓母
楊敬妻 苜婦 孟果妻 鄧曼 沈氏 二休 白瑾妻 夫人城 娘子軍 李保
妻 晏恭人 寶女 王翠翹 孫湖妻 申屠希光 鄒僕妻 謝小娥 呂母
李誕女 杜拂 沈小霞妾 邑宰妻 崔蘭妻 藍姐 新婦處盜 連陽婦 李
成梁夫人 木蘭等 三休 陳覺妻

雜智部總敘

馮子曰智何以名難也以其難而致慧而小也。正智無取於技而正智或反為技者因大
智無取於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技則正者勝矣。其小則大者又勝矣。况技而
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於大未始不大乎。一歸也智以嫉走路以脂戶。是故技可
正而正可復也。不龜手也或以戰勝封或不免於泝游况是。故大可小而小可大也。雜
智具而天下無餘智矣。難之者曰。大智若愚。莫不有餘智乎。吾應之曰。正惟無餘智。乃可
以有餘智。太山而却據上。河海而擇清流。則亦不虞其為太山河海矣。難鳴狗盜。辛克孟

增補智部

目錄

九

當為薛上客。顧用之何如耳。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謂正且大者。不反為不善用智者之賊
乎。是故以雜智終其篇焉。得其智。化其難也。略其辭。揀其智也。

雜智部技略卷二十七

呂不韋 陳乞 徐溫 苗伯玉 高歡 潘崇 曹操 田嬰 劉瑾 趙高 李
林甫 石顯 藍道行 展嵩 吉溫 陽虎 偽孝 丁謂 曹翰 春槍 李道
吉 鄒老人 嗑耳 抄師 土蒙 鐵生光 永嘉舟子 乾紅狗 鐵牛 京邸
中貴 一錢 駝百金 老嫗 騙局 乘驢 卜者 茶生 黃鐵脚 竊卷 偽跛 偽
躄 雙盜 京都道人 丹卷 二條 講僧 白銀 劉龍子 馬太守 大安國寺
奸民 南京道者 文科 修習 吏 術 術 術 連真 盈盈
雜智小慧卷二十八
周主 南太守 韓昭侯 子之 慕母 煥 蘇代 薛公 江西日者 江彪 孫
興公 科試 卸錢 唐類函 孟陀 寶公 寶義 石子 點童子 結鑿子 節
日門狀 智勝力 定遠弓手 神氏 取虎 術制 羅母 制始婦 教上舍 金運
酒債 下馬常例 吞舍利 陳五 易術 誘出戶 謝生

上智部見大卷一
一操一概度。越意表。尋常所繫。愛保所了。集見大

太公 孔子

太公望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美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
之。周公曰。此人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諸侯而友之乎。望
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誅之。以為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諸與為
君子。

齊所以無情民。所以終不為弱國。韓非五蠹之論本此。

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為大司寇。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
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
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

小人無過人之才。則不足以亂國。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駕馭。則又未嘗無濟於
國。而君子亦不必崇擯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門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與同朝
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為一時辨言亂政。蓋為後世以學術殺人者立防。華士虛
名而無用。少正卯似大有用。而實不可用。士人僉士。凡明主能誅之。聞人高士。非大聖人
不知其當誅也。唐肅宗好奉佛。太宗今出家。世宗開元六年。河南泰軍鄒銳。陽奉郭仙舟
投匿。獻詩。教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教。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為道士。此等
作用。亦與聖人暗合。如使佞佛者盡令出家。詔道者即為道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
矣。

增補智部

卷一 上智部 見大

一

諸葛亮

有言諸葛丞相。情狀亮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教。先帝亦言。吾
周旋陳元方。鄭康成。聞每見。故告治亂之道。亮亮曾不及教也。若劉景升父子。嚴嚴嚴。何
益於治乎。及費禪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視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於是鄰國多盜。太叔悔之。仲
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刑。刑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以濟猛。是以
和商君刑及秦。及過於猛者也。梁武見死刑。執涕泣而縱之。過於寬者也。論語教小過。春

秋機肆大青舍之得政之和矣。

光武帝

劉秀為大司馬時。舍中犯法。軍百令格殺之。秀怒。命取邊。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
嚴軍整齊。遵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乃以為利。兵將軍謂諸將曰。當遵法。遵
法中犯法。尚殺之。必不私捨也。

使馬園

孔子行遊。馬逐食。野人逐擊其馬。子貢往說之。果謂而不信。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
說人。擊以牛羊。野人以九器樂。飛鳥也。乃使馬園往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子不遊西
海也。吾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馬而予之。自是聖理

人各以類相通。述詩書於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誤國也。馬園之說誠善。假使出子貢
之口。野人仍不從。何則。文質既殊。其神固已離矣。然則孔子為不即遊馬園。而德子貢之
往耶。先遊馬園。則子貢之心不服。既屈子貢。而馬園之神始至。聖人達人之情。故能盡人
之用。後世以文法束人。以資格限人。文以束長望人。天下事豈有濟乎。

漢神伴使

王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中朝而騎省鉉尤最。會江左使鉉來。徐例差官神伴。朝至皆
以詞不及為憾。宰相亦親其送。請於蔡祖。蔡祖曰。始退。朕自擇之。有頃。左瑤傳宮殿前司
具殿侍中不諱字者十人。以名入。蔡筆點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復請。使使行
視侍者。莫知所以。帝獲已。竟往渡江。始鉉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鉉不則
獲胎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酬復。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當陶書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其驕詞。庸不若鉉。蔡祖正以大園之體。不當
如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孔子之使馬園。以愚應也。蔡祖之遣殿侍者。以
愚困智也。以智困愚。愚者不解。以智困智。智者不暇。

白沙陳公甫。訪定山莊。孔為。在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清。精律。數。甚為。定山
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時。若不聞其。及其既去。若不。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蔡祖屈
徐鉉之術。

胡世寧
少保胡世寧。人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常察執政。請禁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

接其。魏。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今日正。若屏絕士夫。徒按考。則毀譽失真。
而求。揚之。難。矣。上是其言。不。

韓說 錄

韓說制三兵。所。其才。器。用之。悉。當。有。故。人。子。授。之。更。無。他。長。當。君。之。與。塞。軍。席
端。坐。不。與。比。坐。文。言。公。著。以。隨。軍。今。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更。卒。無。故。溢。出。入。者
吳。越。王。常。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圍。蘇。州。使。仁。章。通。言。入。城。果。得
報。而。還。錄。以。謝。孫。言。之。

用人如韓說錢鏐

天下無棄才。無廢書兵。
按。史。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守。將。孫。瑛。置。輪。於。竿。首。垂。鉅。投。推。以。搗。之。攻。者。盡。盡。破。
至。則。張。綱。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遣。兵。來。救。蘇。州。有。水。道。城。中。淮。南。張。綱。縱。鈴。繫。水
中。魚。鼈。過。皆。知。之。都。虞。侯。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綱。敵。聞。鈴。聲。網。福。因。得。過。兄
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故。以。為。神。地。即。一。事。姓。名。必。有。一。換

燕昭王

燕昭王問為國。郭隗曰。帝者之臣師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賓也。危國之臣帥也。唯王
所擇。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請為天下士開路。於是燕王為隗改
築宮。北面事之。不三年。蘇子自周往。解行自齊往。樂毅自趙往。屈景自楚歸。
郭隗明于致士之術。便有休休大臣。氣象不愧為人主師。○漢高封雍。而功臣息。先
主權許靖。而蜀士歸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實。

丙吉 郭進

吉為相。有駁吏。嗜酒。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士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去。使
此人。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首。耳。此。駁。吏。邊。鄙。人。習。知。邊。塞。發。奔。命。樂。備
事。嘗。出。道。見。驛。驛。持。亦。白。費。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駁。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入。雲。中
代。郡。邊。驛。見。吉。白。狀。曰。恐。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察。視。吉。善。其
言。召。東。曹。曹。邊。郡。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遂
不能。詳。知。以。得。提。讓。而。吉。見。謂。憂。思。職。駁。吏。力。也。郭。道。任。山。西。巡。檢。有。軍。校。請。論。道。者
上。召。訊。知。其。拉。即。送。道。令。殺。之。會。弁。寇。入。道。謂。其人。曰。汝。能。為。我。信。有。胆。氣。今。故。汝。罪。能

掩殺弁者即為汝於朝如敢即自投河毋活我則也其人踊躍赴闕竟大投進即為權之
容小過者以一長酬釋大仇者以死力報唯酬報之情迫中故其兵願之而必試其力激
之而必竭彼者通尋尋者豈非大恩

假書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為揚州守守覺其偽檄原書管押其回檄見之即假其官資或問
其故曰有隱敢假檄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求之則北夫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時有張季二生欲獻策于韓范二公取於自謀乃刻詩于壁使人曳之而過韓
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名張元季美到處期許元吳聞而怪之既人招致與語大
悅奉為謀主大為邊惠奸檄此舉却勝韓范遠矣所謂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贖作韓公書請韓君謀難疑之然士頗豪與之三子因回書連四兵送之并
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謀手段小恐未足丁公事夏大射在長安可
往見之即為發書子弟疑謂色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謀其才器
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又東坡元祐間出師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檢押到區稅人南
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適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訊其卷中何物味

增補智囊

卷一 上智部 見六

道惡感而前曰味道今秋秋私買鄉薦鄉人集錢為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以待二百
萬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器計當今角天下重名而交裝士
類惟內翰與侍郎耳概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城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
邦罪案難逃公然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至京京竹竿卷并手書子曰
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眾謝二事俱長人智量奇

楚莊王 夜燕

楚莊王宴羣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袖其冠纒越火視之王
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曰今日與眾飲不絕德者不歡厚臣臣絕德而火極歡
而罷及圍鄭之役有一臣當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立得勝請之則夜絕德者也

益先嘗為英相時益有從史私益侍兒益知之弗世有人以言怨從史從史亡益記追之反
之竟以侍兒賜過之如談景帝時益既入為太常復使吳王時謀反欲殺益以五百人圍
之益未覺也會從史過為益技射司馬乃置二百石解嚴書或五百人解圍夜召益赴
曰君可去兵且曰王且斬君益曰公何為者司馬曰故從史益君侍兒者也于其益脫去
梁之高周宋之种世術皆用此術克敵討叛若從說身禍可謂轉圍之術元亦不殺小卒

之妻亦陰美中之然者也○葛周嘗與所寵某姬同飲有侍卒目視姬不報父怒周問
既自覺懼罪周並不言後與唐師戰失利周時此卒奮勇破敵竟以美姬妻之○蘇恩恩
部落最強科世術嘗夜與飲出侍姬後酒既而世術走入內蘇恩恩與姬戲世術遽出掩
之蘇恩恩謝罪世術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欲者使蘇恩恩討之無不克○
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欲其之法此生呼曰相公豈無緩急用人時耶何惜一婢說可
其言遂以賜而遺之後香不聞及遺姚崇之攝禍且不測此生夜至謂以夜明康獻允公
主為言於玄宗得解○金元亦愛一小卒之妻殺卒而奪之寵以專房一日書罷覺忽見
此婦持利刃欲向驚起問之曰欲為夫報仇耳求嘿然寔使者即日大享將士召此婦出
謂曰殺汝則無罪留汝則不可任汝于諸將中自擇所投婦指一人求即賜之

王猛

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也涪州猛追與相掩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
反猛怒欲斬成鄧美謂曰賊眾我寡詰朝將戰其宜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充固請
曰成美部將也雖違期應斬充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充怒遂營嚴鼓動兵將以猛
猛謂充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令赦之矣成既獲免充自來謝猛執充手而笑曰吾
增補智囊 卷一 上智部 見六

增補智囊

卷一 上智部 見六

試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
違法請宥私也嚴法勸兵悍也且人將攻我我因而救之不損威其乎然充竟與成大破
燕兵以還報主帥與其伸一將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責于軍法又孰加于奮勇殺敵者乎
故曰國若用智唯唯智之所以靈妙而無窮也

魏元忠

唐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令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
詔即閱視亦縣獄得盜一人神求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
以詰盜其人笑而許之比反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柳玭

因材任能盜皆作使俗儒以難叱詢盜之雄矣田文不知爾時金雞鳴狗盜都用不羞也
唐柳大夫以論投涪州郡守渝州有年唐秀不即都校年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故所業為見
柳玭錦其子弟以為大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柳衡之子獨能好文若不請進其即退志
以吾稱其必榮之由此減三三員州賊不亦善乎

廉希憲

元廉公布憲禮賢下士常如不及方如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謁公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極禮冠衣神詩請見公坐延入坐與語指經抽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既罷弟希齊問曰劉整賢官而兄簡薄之若生寒士而兄優禮之有說乎公曰非爾所知也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然有國叛主而來者若宋諸生何罪而為囚之今國家崛起朔漢我子斯文不加厚則術術錄此哀息矣

范文正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簡籍未嘗復入教殿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同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徐存

徐存齊魯翰林學士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類若孔之卓徐勸之枕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者故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出楊子法言實非生自杜撰也徐

屠粹石

屠粹石先生為浙中賢學持法嚴按湖時屠小望風趨生過失一生宿娼家僕甲昧與兩擒批署門無敢解者門閉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保保不見聞屠理文者自如保甲膝行漸前兩拳頓連屠踰門後判其臂曰汝才去門後曾其意曾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婦刺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被鬼諸生感嘆之而感先生動全一酒色士也自是刁風頓息而此士年自

起立曰本通侯侍太平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屠粹石先生為浙中賢學持法嚴按湖時屠小望風趨生過失一生宿娼家僕甲昧與兩擒批署門無敢解者門閉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保保不見聞屠理文者自如保甲膝行漸前兩拳頓連屠踰門後判其臂曰汝才去門後曾其意曾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婦刺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被鬼諸生感嘆之而感先生動全一酒色士也自是刁風頓息而此士年自

微由奇為教官李西平揭城都故行為節使張延賞遠卒成仇隙趙清獻李清城而卒故以歸胡餘淨海生還而德黎德紅顏婦人皆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人者少矣宋神宗時方重累官尚書左丞每見諸路有秦拾官更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侍所分任者大刑望為公卿火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個人於盛世乎屠公頗得此意

李孝壽

李孝壽為開封尹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取謀致孝壽花書判云不勘察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僕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延至備言本末孝壽端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宋元獻公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攜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胡適桂

胡適桂開慶人為鉛山主簿時私陳之甚甚屢有婦訴其姑私贖者適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贖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尹源

尹源尹洙之兄也舉進士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漢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漢為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為賊漢斬之不為過以此謂漢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漢遂獲免

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許之風不可長致尹書判及失稅私贖專斬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婦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帥捨其細而全其大非宏智不能

張耳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滅魏懸金購兩人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其當以過管陳餘餘欲起張耳誦之使受笞更去耳乃引餘之棄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若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狄武襄

狄青起行伍十餘年既貴顯而沒循存曰留以勸眾中

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遂附梁公

邵雍

熙寧中新法方行州縣騷然邵康節聞居林下門生故舊任官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能寬二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李端端子常方人不必待任官有職事能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反物即功業也運池大師勸人作善事或辭以無力大師指撥曰假如此權欲斜破路吾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覺賤難投劾者亦是實山空回○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願豈能強之東坡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仕途當以為法

楊士奇

廣東布政使徐奇入朝戴嶺南錄事將以饋廷臣適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京師皆作持文贈行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眾名雖具變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聞

增補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 見太

八

此草一焚而運者喪氣皆指紳中許多禍且使人主無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無智名實大智也宜唯厚道○宋真宗時有上書言宮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欲付御史問狀王旦有取嘗所占問之書進請并付獄上意浸解公遂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上悔復取之公對已焚訖乃止此事與文貞相類都是舍身取物

嚴震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過活震召于公等問之公曰此患風耳大人不必慮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百千的非凡也左與右準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天下無窮不自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實從捨得錢而後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之子順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西吳黃尚書海陽公介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書生公嗣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貧雖日以金幣為權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精神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時尚書曰老者公不諱也故願自處分慮民望處一集千人遂至破產人

始服尚書先見○弘治間昭慶寺欲建穿堂察使訪得富戶三人召之諭以共建長興呂山吳某與馬某曰此不甚費小人當獨任之察使大喜吳歸語其父曰兒子有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見與海陽公同

蕭何任氏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先奪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既蹙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晉道舍吏秦之賤也蒙保爭取金玉任氏獨嘗舍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蒙保金玉盡歸任氏

二人之智無大小易地則皆然也又賈卓氏其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卓氏之賈夫妻推釐行諸遠處少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釐頭唯卓氏曰此地決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鹽鹵也至死不饑民工作布易賣乃遠求遠致之臨邛即飲山鼓鑄運其貨富至敵國其識亦有過人者

董公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王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天下

增補智囊補

卷一 上智部 見太

九

共立義帝項羽殺之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兵皆編素告諸侯曰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洋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

董公此說乃劉項曲直分判處隨何招九江鄉生下全齊其陳說皆本此許廣濟謂沛公激發天下大機括子房號為帝師亦未有此大計

龐相如寇恂

趙王歸自滎池以龐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自修戰攻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其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食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也而相如此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見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頗孰與寡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重臣相如難言獨畏廉將軍數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內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費復部 殺人於滎川太守寇恂捕賊之復以為賊過滎川請左右曰見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謀不殺一見恂子谷崇請帶劍伺側以備非常恂曰不然昔前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

願者為國家乃敢為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儀倘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將士皆醉遂過去倘遠人以狀聞帝微尚使與復結反而去

汾陽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策公養羊之送寇尚之術也安思明帥朔方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而不相能同盤飲食常語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明

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厄同甘一免共子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遣非公不能來僕豈德私於時耶就其手相持而拜相與合謀破賊丁謂賈崖州道出雷州

欲見道單拒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機機俟謂行遠乃罷

張飛

先主一見馬超以為平西將軍封都亭侯超見先主待之厚也酒略無上禮與先主言常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拔刀直立超入顧坐席不見羽飛塵見其直也乃大驚自復乃軍事先主

釋嚴顏論馬超都是細心作用後世目飛為粗人大枉

曹彬 曹彬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嘗奉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之及太祖即位語臣曰世宗更不欺其王者獨曹彬耳由是每以腹心

太祖下澶州世宗命曹彬為其督軍至數日太祖命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可得復太祖屢稱僅有守欲以為相

晉宗道字實人

宋晉宗道為翰林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飲歸中使先入與約曰上若怪公來還當托何事以對宗道曰飲酒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哉君臣之大罪中使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對曰臣家貧無器以酒肆具備適有鄉親遠來遂遂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至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真寶可大用

呂夷簡 二條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使殿急召二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許公速行公履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上以為得輔臣體

增補 曹彬

卷一 上智部 見大

十

慶曆中石介作唐聖德頌頗獲甚峻於夏竦尤極詆斥未幾竦起介得罷歸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竦遂謂介不忠孔走胡矣竦始管介之子於江淮出使與京東刺史發介指以驗實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定而介果此夫雖擊斃不為酷厲萬一介真死朝廷無故剖人塚墓非所以示復也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夷簡曰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撤至初問皆無異說即皆令具單分狀以保結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悔諫之諫每有旨故介妻子還鄉

念國體真宰相之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簡即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臣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後宮以色進出不可勝數不並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古弼 張承業

魏太武嘗校獵西河詔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弱者上大怒曰汝頭奴敢數量我還臺先

斬此故時弼屬意懼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盤遊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胡狡焉欲聽是吾憂也吾遂肥馬以備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于罪自裁卿等無咎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頭失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後唐莊宗嘗須錢滿博賞賜伶人而張承業主鐵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茂為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幣幣馬為贈莊宗指錢語承業謝曰和哥承業字之錢可與錢一積安用帶馬承業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使承業起曰臣老教使非為子孫但受先王顧命誓雪國恥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因持莊宗衣而泣乃止

後唐明宗

秦王從榮性輕佻喜儒學多招致後生浮薄之徒賦詩飲酒一日明宗問之曰爾軍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論儒賦詩飲酒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亦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所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於經義雖未曉然尚喜聞之餘不足學也從榮卒

唐高祖 子淵

增補 曹彬

卷一 上智部 見大

十一

慶曆中石介作唐聖德頌頗獲甚峻於夏竦尤極詆斥未幾竦起介得罷歸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竦遂謂介不忠孔走胡矣竦始管介之子於江淮出使與京東刺史發介指以驗實時呂夷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定而介果此夫雖擊斃不為酷厲萬一介真死朝廷無故剖人塚墓非所以示復也中使曰然則何以應中旨夷簡曰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撤至初問皆無異說即皆令具單分狀以保結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悔諫之諫每有旨故介妻子還鄉

念國體真宰相之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簡即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臣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後宮以色進出不可勝數不並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古弼 張承業

魏太武嘗校獵西河詔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弱者上大怒曰汝頭奴敢數量我還臺先

斬此故時弼屬意懼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盤遊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胡狡焉欲聽是吾憂也吾遂肥馬以備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于罪自裁卿等無咎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頭失帝嘗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後唐莊宗嘗須錢滿博賞賜伶人而張承業主鐵錢不可得莊宗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茂為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幣幣馬為贈莊宗指錢語承業謝曰和哥承業字之錢可與錢一積安用帶馬承業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使承業起曰臣老教使非為子孫但受先王顧命誓雪國恥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因持莊宗衣而泣乃止

後唐明宗

秦王從榮性輕佻喜儒學多招致後生浮薄之徒賦詩飲酒一日明宗問之曰爾軍政之餘所習何事對曰暇則讀書與論儒賦詩飲酒明宗曰吾每見先帝好作歌詩亦無謂汝將家子文章非所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於經義雖未曉然尚喜聞之餘不足學也從榮卒

唐高祖 子淵

李淵克霍邑行賞時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功之際何有等差宜從本勳後引見霍邑吏民勞苦於西河運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注授五品散官還戶或謀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古惜勳賞致失人心奈何致之且收眾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劉溫叟

開寶三年劉溫叟為御史中丞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今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必希聖思賢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衛青 程信

大將軍青有兵出定襄蘇建趙信升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兵且盡信降單于建獨身歸青謂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新得幾今建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長史安曰不然建以數千軍當胡數萬力戰一日士皆不敢有貳心自歸而斬之是亦從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得以肺腸待罪行聞不患無成而霸說我以明威甚矣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嚴而不致專謀於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者不敢專權不亦可

增補智叢編 卷一 上智部 見大

十二

乎遂因建請行在天子果赦不殺

衛青提兵戰罷罷任無比而上不疑下不忌惟能避權遠嫌故不然雖以狄拒使之功名猶不充令終可不戒與○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頗驕暴姑惜士卒每得衣糧皆曰此狄家餘餉所賜朝廷惡之時文潞公嘗圖建言以兩鎮節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鎮節無罪而外出潞仁宗亦以為然向潞公述此極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心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猶未知到中華自辨潞公直視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却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輒驚疑終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謀也

林罕程公信為南司馬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辭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聞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權耶論者以為古名臣之言

李愬

節度使李愬既平蔡賊吳元海送京師也兵鞠場以待招討使愬度度入城愬具弓親出迎拜於路度將避愬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

馮煥

馮煥

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收者馮煥署曰能於是約率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藏有者煥至時召諸民當償者悉來配券煥今以責賜諸民悉焚其券民稱萬歲長驅至齊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煥曰君云視吾家所藏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膏外賂美人充下陳君家所藏有者悉耳竊以為君市孟嘗君曰市美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增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焚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美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疑孟嘗君就國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攜幼爭趨迎於道孟嘗君謂煥曰先生所為文市美者乃今日見之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旦

王欽若為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王旦至則見欽若語讎不已為則涕泣

增補智叢編 卷一 上智部 見大

十三

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欽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頃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旦退召欽若等切責皆呈權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旦曰臣晚夕思之欽若等當職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乎無禮曰陛下聖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乎無禮之罪恐夫人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對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後數月欽若等皆罷

胡濙

王統中宗伯胡濙一日早朝亦衣冠起帶解落地從容捨簪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鳴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隱几而寤竟失朝制僅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狀元彭鳴不到合著錦衣衛拿上吳之不然一新狀元逆被拘執如凶人斯文不雅觀老成舉措自得大體

孫覺

孫覺老覺知福州時民有久市易錢者覺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覺佛殿請於華老華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華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空者就若以錢

為獄囚備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因圖遂

趙清獻

趙清獻公。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殊深波及。更為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淫蒸。冬有瘡疹。凍死。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道就死亡。獄卒囚。常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布。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無敢妄繫一人者。即免夫。每稱道其系。

賈彪

賈彪。與劉齊名。舉孝廉。為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利害人。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據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繫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稱自首。數年。開養子者。數千。會曰。賈父所知。生男名曰賈。生女名曰賈女。手段已能辨賊。直欲以奇致之。

柳公綽

柳公綽。節度山東。行部至鄆。更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聞公綽素持法。必殺會。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焉更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天倫王法。兩者持世之大端。彪舍賊寇而養殺子。公綽置賊吏而誅舞文。此種議論。於以感化。賊盜。職吏有餘矣。若而吉不問道。害死人。而聞牛喘。未免失之過腐。

李本

李本。初任為建寧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惟吾兩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還。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上寇生發。巨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俾播遠。速將以為。不知所重。賜笑多矣。推遲。按院之命。與議。國家事。守深。服其言。竟不往。科場。美事。人。方事。而傳之。誰肯。含甘。就苦。運事。義難。賄。此。當愧。汗矣。

上智部速獲卷二

謀之不遠。用大簡。我送居。吉山。環。轉。老成。借。善。深。源。母。淺。集。遠。碩。訓。備。二。條。

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人。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備歷。農。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洪武。未。遊。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長。孫。周。行。村。落。歷。觀。農桑。之。事。論。教。者。宜。以。為。法。

張昭。先。述。事。唐。明。宗。崇。崇。皇。子。魏。修。汝。昭。疏。訓。儲。之法。略。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今。折節。師。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則。每。月。終。令。師。傳。共。錄。奏。聞。俟。皇。子。上。萬。陛。下。既。而。備。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之。理。明。宗。不。能。用。此。可。為。萬。世。訓。備。之。法。勝。如。講。經。說。書。作。秀才。學。問。也。

李泌

肅宗。子。建。寧。王。俊。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冤。北。行。兵。眾。寡。弱。屢。逢。寇。盜。俊。自。選。騎。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遇。時。米。食。便。悲。泣。不。自。勝。軍。中。皆。為。目。向。之。上。欲。以。俊。為。天。下。兵。馬。元。帥。俊。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元。帥。才。然。廣。平。元。也。若。建。寧。功。成。宜。使。廣。平。為。吳。越。伯。李。上。曰。廣。平。家。朝。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難。難。於。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

王叔文

王叔文。以。奉。侍。太。子。嘗。論。政。至。宮。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諫。之。某。嘗。稱。贊。叔。文。獨。無。言。既。退。獨。留。叔。文。問。其。故。對。曰。太。子。雖。當。倚。倚。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注。曰。非。先。生。何。以。知。此。遂。大。愛。幸。

白起祠

貞。元。中。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今。奏。云。請。為。國。家。擇。祭。四。隄。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敗。去。德。宗。以。為。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起。為。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無。聽。于。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復。賞。白。起。臣。恐。邊。將。解。體。矣。且。立。廟。京。城。為。禱。祝。流。傳。四。方。將。召。巫。風。臣。聞。杜。郵。有。舊。祠。請。教。府。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上。從。之。

蘇頌

蘇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唯。頌。奏。宣。仁。禮。必。再。事。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殿。元。祐。故。官。御史。周。秩。升。劾。頌。哲。宗。曰。頌。知。君

臣之義無輕謀此志

烈教二條

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卷拒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坐風吹鈴及即位斬封邱吏而官陳橋者以殺其志

至正開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于行省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塔自守固之久而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于錢十於是成歎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為害成漸謝欲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餚駕諸輪車上成懼謂將烹己真乃縛奴於上使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視于眾曰四境有故得主者視此人服其賞罰有章願表老歸心焉高祖戮丁公而封項伯賞罰為不均矣光武封荅頭子密為不義侯尤不可訓當以何真為正

宋藝祖三條

初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今唯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詔未畢上曰卿勿言我已喻矣項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增補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 遠極

二

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若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當責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泣曰臣等恐不及此唯陛下有命生之路也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欲當責者不過多得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之耳汝曹何不擇去兵權擇使將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樂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

武謂宋之弱由削百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故宋之終末世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議則寇

準李綱趙鼎諸人用之有餘安在為弱乎

顯寧中作境以門卷委我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眾工作苦持兵奮門欲出為亂一老卒聞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豕者問何所用者曰自太祖來當令畜豕自後至大則殺之更豎種者豕朝不敗亦不知何用神宗命羊之月餘忽獲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澆之舍卒不得

方活祖宗遠慮

郭欽

漢魏以來先中鮮年降者多履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請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輩漸從內郡報于邊地四方出入之防明先王宗祧之軌此竟世長策也不魏卒有五臣之亂

只有開國餘威可藉失此則無能為矣宋初不能立成契丹卒使金元之禍相尋終始我太祖北逐金元東行沙漠文皇定鼎燕都三犁來庭豈非為世久安之計乎

虞繼遠母

手繼遠母西鄙係安軍秦種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准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適相慕呂端謂準曰上戒子勿言于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人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顧分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遠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遠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益堅其叛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遠即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數語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遠

增補智囊補 卷二 上智部 遠極

三

死子竟納款

具是依則為俗答之款具是違則為戎羌之叛

徐道

大將軍道之慶元帝於開平也闢其園一角使遂去常聞手怒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一秋然實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手抑遂甘心也既嘗不可則縱之固使開平且未及及歸報上亦不罪

省却了太祖許多計數然大將軍所以敢於縱之者逆知聖德之宏故也何以知之于遂封順帝故陳理為師命僕而不誅知之

元旦日食

元旦日食當弔諸靈案像樂言與簡不從弔曰萬一與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有自與丹還者言于足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首獻

值華夷爭勝之日古以異丹為言其實理合罷宴不係丹之行不行也

交趾貢異獸謂之麒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式願厚賜

而選之

方知秦皇漢武之意

契丹立君

邊帥道仲朴入奏得謀害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議能忠者誰信可任爾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統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流請統領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僕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勢俟其定而撫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

地圖 貢道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去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權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州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微其規制併之及圖至都取而焚之具以事聞

宋初遼多遣使奉國主遣使丹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備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急令傳寫送之於是遼得其十九州之形勢无成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舉蓋德前事云

咸化十六年朝鮮請改貢道因建州女官有朝鮮人為之地成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獨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魏鶴閣出遼陽經廣寧遼東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

增補新史稿

卷二 上四部 遼摺

四

宗徵意若自也據江抵前也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事卒不許

陳恕

陳晉公為三司使其宗命其中外錢數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

李吉甫為相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數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在此數欲以感洽朝廷大臣憂國深心類如此

李沆

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野食旦數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樂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曰外寧必有內憂寧人有疾當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遠與人相親一朝離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言收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曰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當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構禍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

日之憂也六段後真宗以吳丹鳳和而西夏約款遂封為詞分本營官親是務是庶有暇也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謀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過之厚乃知流是時之過款司事文靖真聖人也

左傳晉楚過於郟陵楚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為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為釋楚以為外懼子屬公不聽戰楚勝之歸益驕任學臣晉晉故殺三卻遂車於於區楚士靖語本此

轉語

太宗仁宗嘗獵于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嘗昌朝時刻於石韓琦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瑛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琦意韓繼求遂送之琦聞之數曰昔且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美事不當更進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賢於琦琦指數事其一太祖賦一言觀視朝是言臣有言太祖德何其爾殺之琦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漏之乃惡其漏而殺彼何罪使其復有學將不務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諫

劉大夏二條

卷二 上四部 遼摺

五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書官德中嘗道不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寶乃命申寶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郎項尚書公忠今都吏簡故贖劉先簡得臣之都吏簡不得復令他吏簡項詰都吏曰署中贖馬得失劉微笑曰昔下西洋曾錄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贖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取項數款再拜而謝指其位曰公道國體此不久廢矣

又安南黎澗使古城池西略諸戰士賊于老樞中有人注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牒大夏運幣于尚書為檄更至再大夏密告曰檄一開而南三廢廟矣尚書愕乃已此一事天下陰受忠宣公之賜而不知

辭連署 辭受揭

憲宗為在漢直合學士自奉奉事必改尊連署然後進之有曰翰林兼數官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附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自而進焉遂不奉詔

上御大華殿召劉大夏論政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公後有言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遣大臣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致君可為罷飛上曰卿論國事宜改舊帖私害物若比宋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事亦前代科封事

救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取共之外。付之府部。內皆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為後世法。臣不敢效順。王稱善久之。

老成遠慮。大率如此。由中無寸私。不介權勢故也。

辦例外賜

嘗鄭公為樞密使。值英宗即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求朝進小黃門。論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

范仲淹

趙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范仲淹度不能禦。發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欲誅仲淹。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法在必誅。今高郵無兵與械。且小民之情。賊出財物。而免于殺戮。非法意也。仁宗乃釋之。獨溫曰。方王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眾。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蓋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不可保。溫不謂然。及二人出。按邊獨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待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遂狀曰。范六丈聖人也。

卷二 上智部 遠德

趙忠簡

劉像揭榜山東。妄言御華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逸語。知四州劉綱奏之。張浚請與益以擇諱。趙鼎權奏曰。益事誠駁。疑似間。有聞國體。然朝廷不加刑。外部必謂陛下。當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始與外司。以釋眾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異曰。自去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搆。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厚聞恐人君手滑。必以平以薄其罪。不若誦而遠之。既不傷上意。彼見誅輕。必不致力營求。又去其位。必以次竄道。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折之。此輩側目吾人。其當愈固而不破矣。浚始歎服。

文彥博

嘗獨用朝士李仲昌策。自瀘州而湖南。河穿于漢。渠人橫隴。故遠北。京留守曹昌朝素惡。陰約內侍武維隆。令司天官二人。候執政。既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維隆上言。謂皇后同聽政。史志聽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輩所當言也。何得執預國家大事耶。汝輩當族。二人入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一人退。乃出狀以視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

博曰。斬之則事彰。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深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恣治前罪。更言六深在東北。非正北也。

王旦

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或聞請見。且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白事而退。懷政以事欺。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瞞目。且故不可。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皆不過留後。

王守仁

陽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誣公。公絕不為意。初。謁見彬輩。皆設席于傍。公坐。公作為不知。竟坐上席。而轉傳席于下。彬輩遂出惡語。公以常行。交際事體。平氣論之。復有為公解者。乃止。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後而不可為矣。

主婚用璽

鄭貴妃有寵于神廟。喜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於中。貴王安曰。主婚者。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穆妃長。盡以恭妃主之。曰。奈無

卷二 上智部 遠德

陳仲微

仲微初為莆田尉。署縣事。有請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及違其故。是人有怨言。仲微遂其牘。緘封如故。是人漸。陳寔

陳寔

寔字仲舉。以名德為世所宗。桓帝時。嘗事起。逮捕者眾。人多逃。寔曰。吾不執。眾無所。竟詣獄。請囚會。故得釋。寔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吊焉。後復讓家人。讓以寔故。頗多全活。即善。薩捨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為周。楊摩羅什之事。符。晉。是心也。

姚崇

姚崇為武成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北所還。遂奉命。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連上陽宮中。崇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崇獨流涕。崇之等曰。今豈流涕時耶。崇曰。公稱此。始崇曰。此與討逆不足為功。然事未久。遠舊主而泣。人巨。然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武后遣五公相慶崇獨流漢重誅百姓歌舞獨樂歡事同而禍福相反者武后而早
臣崇公而遣私也然其數者平日感德之真心流涕者一時免禍之權術崇進知三思猶
在後將噴麟而無如五王之不敵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孔子

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而讓其金子
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魯國
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獲贖人矣子路投溺者其人拜之以
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
哀丁凡曰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似優於子路之受牛孔子則取由而賜乃知人
之為善不論現行論流弊不論一時論永久不論一身論天下

宓子

齊人攻魯出軍父軍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
不許俄而齊寇速于來季孫怒使人讓之宓子戚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
是使民樂有寇夫軍父一歲之麥其得失於魯不加強弱若使民有休取之心其利必數世
不思季孫聞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於放世似過於維世甚遠

程琳

程琳字天球為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大率皆稱知恐吏為奸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琳曰今為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唯唯然嘗
時猶未知其言之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高明

黃河南徙民耕於地有收者欲徵收坐視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乎陸忽
復巨浸常稅備極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每見沿江之邑以灘田田賦獲致因蓋沙漲或因有司喜以升科見功而不知異日減科
之難也川中之鹽井亦然陳子陸意見云有井方有課因復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
百姓受累之極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法凡廢井課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日
免課三年後方徵收則民困可避而利亦興矣若山課多一時不能盡銷宜查出另為一
籍有思典先及之或後征或對支徐查新舊田即漸補扣數年之後其庶幾乎○查洪武

二十八年戶部節奉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
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各邊屯田之法

王鐸

王鐸為京兆丞時李綱判度支每年以江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斗計七百京國米價斗四十
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斗納錢七錢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糧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
自淮至京國無濟無限貧民也糧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救阻其議者都下米宗大賈未經
自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也識者嘗服鐸之察事以此大用
國初中鹽之法輸粟實邊支鹽內地商人運粟報苦於是農民就邊報荒以便輸納而邊
地俱成熟矣此鹽屯相須之最善法也自葉侂却漢向辦人之請改銀輸部而邊地日漸
拋荒粟運賜費并鹽法亦大做壞矣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言真可畏哉

孫仲純

孫仲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浚要板浦急澤三鹽場據以為非便發運使親行詳決
欲為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道難自言置監場為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商鹽
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售在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惠在三十年後至孫龍罷卒置三場
其後連海關刑獄盜賊差役比舊浸繁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山積運責不行虧失欠負動輒
破人產業民始患之又朝廷調軍器有弩槍箭鏃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鑿膠
充折孫謂之曰弩槍箭鏃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被科無
之時也

張謙

張謙定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
為若其後權茶他縣民皆棄茶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焉為謂萬萬區民思公之惠立廟報之
又温州林官永嘉時其地產其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今民納以充貢公曰梨利民幾何
使成爲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樹中官怒而譴之會屠牛其得免近年虎丘茶亦為僧所
害僧亦伐樹以絕之嗚呼害不足遠為人牧而至使民伐樹以避害此情可不念與林
注之○東南雜志云某地出甘蔗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嘗仰給
於浙直海販蔗土者嘗設法禁之擬似不情慮後甚遠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歲極高田水力不及一畝之養養允則一日出今日將

朱并納粟米拜湖民購之襄州每一斗一承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說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陳瓊

陳瓊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後進前復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瓊謂幸屬謝聖澤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人則其時是非難判有官何以自明因奏察京上疏請減割擊等家族乃妄言撰創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聖澤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實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錄有此迹不可泯也

論元祐事二條

神宗升道會程頤以權至府舉元祐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曰司馬君實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謀賊故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昏驗

建中初年江公望為左司諫上言神考與元祐初諸臣非有新社射鈞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融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神聖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

賞復立矣

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畢仲游于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財者無不用蓋欲盡其財而後已也而欲興作也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後禁其欲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將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置置者可復蠲去者可復存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衆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說不得陳于前而後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約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難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焉在其禁之可為也若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蠲鹽將復興况市易乎市易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聞其父子兄弟再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此得書錄然竟如其處

鄒浩運朝帝首及謀立后事數再三謝諫草安在對曰故之矣退告陳瓊瓊曰禍其始此平其時奸人妄出一機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慈太子茂昭懷亂氏為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曰是得立然獲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攝政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皇太子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子報宗詔義其事遂再摘衡州別駕尋貶昭州果如瓊言

二事一局也

謝從之而免擢鄒遠之而構誣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允信徽宗初欲革昭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取議以環華復位司馬光等敘官為所當先陳瓊時在諫為獨以為幽廢母后追故相復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詛聞昭聖非革謀者逆意之人然後發詔以禮行之庶無後患不宜欲速貶昭聖以公論久嘗遂欲取快人情遂罷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遠識

陳公在通州致無垢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集彙益將施行所論而錄局中用公也公料其無成書已繕密未發州郡復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檢申政典局乞于御前開拆式謂公嘗復甲局中何必遺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御覽豈可復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

若自私人將懷殺生忌惡專至而彼已動搖也遂其逆猶恐不免况以書耶已而悉如公言張既罷融公亦有台州之命青詞猶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敵人服公遠識

林立山

武廟實錄將成時首賴楊廷和以忤旨罷歸中貴張永坐罪廢翰林林立山奏記副總裁中峰曰史者為世是非之權衡昨聞立一事或曰錄中或云內閣謀賊林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疑信之間茫茫無定據今上方總要名實考進二事必有登一覽恐將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決矣董公以白總裁費葉湖乃據實書慈壽太后遠內侍取法內閣天子雖是傾心宰輔官守之權始輕

周宗 韓雍

烈祖鎮建業日義社幾于廣放致意將有奔長之計康王以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當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以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怨違而詞宗袖中出筆復為左右取袖得若紙帖乞手札康王不復已而札曰幸就東府康王多望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為念也明年烈祖朝說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劄以上

不以臨處為意。設讓百端其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視頽而已。
韓公龐自宜江右時。忽報軍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留遣人馳召三司。且索白木几
公前自拜。王入具言。公狀公辭病。願其職。請書王案。縱左右并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
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檢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言。使還朝廷。望韓離間。王罪械以徂韓
上木几親書。方探。

喻考

張浚與趙鼎同志。精治務。在憲律門。相近。相得甚歡。人知其將相。史館校勘。喻樞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
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得。成矣。

曹可以繼蕭。曹重可以繼蕭。此君子所以自行其氣。取也。若乃不責李敏。以遺李和。不
責張齊賢。以遺真廟。是入主自以私息為市。非帝王之公矣。

楊傑

王振揚揚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後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
營畫報國。死而後已。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
恩耳。振喜。翌日即為曹鼎甫。陳高毅等。選次第。擢用。士奇以崇當日發言之屬。崇曰。彼
嚴吾輩矣。吾輩縱自三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
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趙鳳

楊王司帝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詣。趙鳳曰。玄豹言已驗。若置之
京師。則短途狂險之人。必稱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乃就除光祿卿。致仕
楊王沂中。聞居郊行。過一相押字者。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為。微
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相者曰。上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婚錢五百萬。仍用
常所押字。命相者其日詣司。司持卷款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偽押。來賺物。吾當執
汝詣有司。問相者具言本末。至是。唐主驚動。王魏王之司。與司。打合五千。與之相者
大悔。病為司。而去。其日。乘間白楊。楊怪問其故。對曰。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

則王之誇厚矣。且恩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走。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即以予相者。數百
萬。發之。

程伯浩

程頤為趙州。余判。蔡下。為帥。待公甚厚。初下。當為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
遣之。至言孔子。諒少正卯。彼嘗謂以為太早。漢祖成。羣相持。彼屢登樓觀。戰不知其歲。殆
非世間人也。公每獨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指下。留少俟。公不見。止曰。子不悟。法
力鬼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招合。下民從風。而廳使真有道
者。固不顧此。不然。不識之末。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奉
求。無進而止。非公。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張懷素所業也。而太師獨不難一。張懷素。所奉也。而伯浩獨不難一。見明哲保身。宜
有定局。具二公之議。並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矣。不能自歸。以預免。童
卓之。辟。遠。既。稱。疾。不。就。猶。可。也。乃。因。卓。之。一。起。懼。禍。而。從。受。其。寵。異。死。猶。歎。息。初。心。謂
何。介。而。不。果。溲。而。道。公。論。自。遠。猶。望。以。備。史。存。免。不。意。乎。視。太。師。愧。死。矣。容。齊。筆。記
云。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居。觀。之。東。麻。栽。花。釀。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偉。款。門
求。見。善。談。論。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數。日。方。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謀。亂。即。前。日。道。人。也
何。亦。坐。繫。獄。良。久。得。釋。自。是。要。客。如。虎。杜。門。謝。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風。儀。多。技。術。西。廊。道
士。張。若。水。介。之。來。議。何。大。怒。罵。關。扉。拒。之。此。道。乃。水。嘉。林。靈。靈。得。上。去。貴。震。一。時。賜。名
靈。素。平。日。一。飯。之。思。無。不。厚。報。若。水。來。驛。赴。關。官。至。蘇。球。殿。校。籍。父。母。俱。榮。封。而。老。何。以
常。罵。故。朝。夕。憂。懼。若。水。以。書。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鑿。也。

薛季昶

徐誼

張柬之等既誅二張。連武后。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拒。彥。範
曰。三思。機。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及。三。思。亂。政。乾。甚。悔。之。
趙。汝。愚。先。稱。韓。倪。胃。力。通。宮。掖。立。宰。宰。事。成。徐。誼。曰。倪。胃。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速。之。
昔。通。亦。謂。汝。愚。曰。倪。胃。所。望。不。過。節。節。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倪。胃。勿。令。預。政。汝
愚。謂。甚。易。割。皆。不。聽。止。加。倪。胃。防。禦。使。倪。胃。大。怨。望。遂。攝。汝。愚。之。魄。
武。三。思。雖。使。胃。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討。而。除。之。倪。胃。有。功。故。宜。賞。而。速。之。除。三。思
宜。及。速。武。氏。之。時。速。倪。胃。宜。及。未。得。志。之。日。過。此。皆。不。可。為。矣。五。王。汝。愚。皆。自。持。其。位。望
才。力。可。以。凌。駕。而。有。餘。而。不。知。凶。人。手段。更。勝。於。家。保。何。者。此。謀。而。彼。密。此。寬。而。彼。狠。也。

忠謀不從自貶伊戚悲夫

李賢

李賢嘗因軍官有增無減。直言謂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者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錄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民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議論關係甚大

劉晏

劉晏於揚州置場造船。檢拾千餘。武官所用。實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稅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著。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累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美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

李晟

李晟之元渭橋也。受感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學家退國家之利。遂用兵者。昌成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楫盈縮不常。威懼復守歲。則吾軍不。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呂文靖

仁宗時。大內災。宮室暴露。比曉。朝者盡至。中。晏宮門不啟。不得闕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議。百官並拜樓下。呂文靖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君臣願一望天顏。上為舉簾俯視之。乃拜。

李頤內侍

趙汝愚與韓侂胄。既定策。欲立寧宗。寧宗為太上皇汝愚諭殿帥郭某。以軍五百。至祥符殿前。祈請御寶。果入。索于職掌內侍。羊嗣劉慶祖二人。私語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墮入其手。或以他授。豈不利於吾輩。於是封諸空函。授與。兩瑞取。慶祖聞。道諸德善宮。細之。意即及汝愚。聞。遂奉。之。聖旨。自出。與之。

吾何等物。而欲以恩威。比。終。係。諸。問。之。意。同。功。名。之。主。未。聞。道。也。絕。人。題。目。而。好。破。題。反。破。閣。做。去。惜。夫。

裴寬 李祐

裴寬嘗為潤州刺史。時。李。查。就。女。擇。婿。未。得。會。休。日。登。樓。見。有。所。瘞。于。後。園。者。語。其。人。曰。此。裴。軍。也。裴。不。以。道。直。行。家。適。有。人。餽。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裴。之。耳。說。裴。其。遂。其。以。女。婚。曰。說。情。其。女。使。觀。之。寬。者。而。長。時。夜。與。裴。人。皆。笑。呼。為。裴。裴。曰。裴。其。女。必。以。為。賢。公。後。妻。可。就。求。人。手。實。復。歷。禮。部。尚。書。有。聲。

王文正

王文正公之婿。公例當遠任。公私以語其女曰。此小事勿憂。一日謂女曰。韓郎知洋州矣。女大驚。公曰。爾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韓郎婦。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韓郎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復韓然。後二府。

古人自愛愛人

古人自愛愛人。不爭目。賤類如此。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爭買魚。儀之公孫儀。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則嗜魚。其誰給之。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情人。不如自恃也。

孫叔敖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王。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寇。賊。若。地。不。利。而。名。其。惡。楚。人。鬼。而。越。人。禮。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葬。野。

汪公

國朝劉忠宣公有云。任途勿廣。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嗚呼。真老成練達之語。

王雲鳳出為改而提學。言公謂之曰：君出據風說，但五分內事，勿與相替。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待氣名高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極祠一極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感服。此文衝山說，恨法公失其之。

華歆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幸尚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必急相棄耶。遂攜送如故。

下巖院主僧

已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將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簡。懷中取碗。擲于中流。弟子驚惶。師曰：吾死。汝輩能護錫自守乎。衆之不欲使汝增罪也。世英家奴人。

東海錢翁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其房者。其已價價七百金。將售矣。並欲圖之。翁因房。竟以千金成交。子弟曰：此房業有成。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還眾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眾口。且夫欲未餒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為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債虧求貼。或轉購乃往。成訟。惟錢氏貼狀。

解飽

劉忠宣公。其母氏。其諸司。僕逆。母故館舍者。三學生徒。給舍之。有奈將甚。遂使致餽。數其便不受。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吾受之。僕猶之。不將復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嘗來為僕。而逃。人服公先誠云。

所贈衣服其德

密各題。臨去。謂諸君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愛。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壁為罪。乃還所贈衣服。其德。宜蓋本此。

弄假侍

郭令公。每見家。後侍滿前。及聞虛托。悉屏去。諸子不解。公曰：托假。而婦女兒之。未必不笑。

他日記得志我屬無唯類矣

齊頃以婦人笑。客至亡國。公防微之慮遠矣。○王勉夫云。寧成傳。未。我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十石列。未嘗敢均。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黯長。與大將軍元。禮長。揮。丞相而折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周蓋無賴小人。其右二十石列。肆方。驕暴。凌。同。若無人焉。汲黯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勝。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發。玉。石。俱。碎。可。勝。數。恨。士。大夫。不幸。而。與。此。輩。同。官。避。而。避。之。不失為厚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

唐肅

唐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河。語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自。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阿射

吐谷渾阿射。疾育子二十人。召母弟。累。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義。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義。利。延。不。能。折。阿。射。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散。者。難。摧。殺。力。同。心。然。後。社。稷。可。圖。

上智部通簡卷三

周大封。同。姓。枝。葉。扶。疎。相。依。至。久。六。朝。猜。忌。皮。馬。奔。奔。覆。亡。相。繼。不。謂。北。狄。中。乃。有。如。此。晚。人。

唐玄宗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風。皇。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候。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物。今。去。又。當。觀。開。難。後。人。稱。款。大好。難。上。曰。難。既。好。便。賜。汝。

宋太宗

孔守正。拜。殿。前。都。儀。儀。一。日。侍。宴。北。園。守。正。大。醉。與。王。宗。論。邊。功。為。亂。徐。手。失。儀。侍。臣。請。以。扇。遮。上。帝。許。明。日。俱。請。嚴。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以。狂。樂。飲。人。而。責。其。勿。亂。難。矣。托。之。同。醉。而。朝。廷。之。體。不。失。且。彼。亦。未。嘗。不。知。警。也。

宋真宗

宋真宗嘗有兵士作過于法合死特貸命法者杖二十改其兵士高聲叫喚乞劍不服
決杖從人把投不得遂奏取進止傳言云須決杖後別取進止處斬奏決取旨真宗云此
只是怕喫杖既決了便送配所某問

曹參 李及

曹參被召將行屬其後相以齊獄市為奇後相曰治無大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
擾之奸人何所容乎參既入相一遵何約束唯日夜飲酒無所事事賓客來者皆欲有言
至則參既飲以醇酒聞有言又飲之醉而後已終莫能隨說帝怪參不治事囑其子中大
夫竈私以叩之竈以休致歸詠參參怒答之二曰帝讓參曰與何治乎乃者吾使諫君耳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視臣能孰與蕭何帝曰君
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而勿失
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不是覆短通以見長

吏解郡相國園慶吏日歡呼飲酒聲達於外左右幸相國遊園中聞而治之參聞乃布席取
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言

極繪太平之景陰消近習之議
曹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曰誰可代璋者曰薦李及上從之取紙及雖謹厚有行
檢非守遠才韓德以告曰曰不谷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也戌禁軍白晝擊婦人銀
釵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命斬之復觀
書如故將吏皆服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德聞之復見曰真道其事且稱且知人之明曰笑
曰戊卒為道主將斬之此常事何足為異且及之用及非為此也夫以曹璋知秦州七年羌人
龜服璋處邊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於其聰明多所變置璋之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
及重厚必能謹守璋之規模而已備益數服公之謙度

張乘自成都召還朝議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問王曰對曰非中正不能守守
之規也任至蜀詔諭以為政之法詔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勿徇己見任守
其言卒以治蜀後生負才類彼小前人制度視此可以知戒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一大叢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

靖曰流居相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備公國家防備慮具
備苟輕於所陳一行之所傷實多於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耶陸象山云任時尤負救局
浮食是漸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議更置多下看詳其載書生實遊不語民事輕
於獻計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受其害每與同官密議朝廷清明得罷編摩之事
措考之如何足當大官之職庶幾僅此可以借萬一耳

羅景綸曰

古云利不什不鑿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疑若異則將坐視天下之
弊而不之救救不如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宜法之生弊
哉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
失靡可觀矣

御史堂老練

宋御史堂有老練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其提臺中以擬為廢否之驗范蠡一日
召客親諭危人以進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顧老練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
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始不如法自有常刑何自喋喋使中坐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
謹甚愧服

增補智東編

卷三 上智部 通簡

二

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練淹之緣數老人僅知甲子猶動難宜之憤如此老練而不獲薦
刺資格來人國家安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賢無方則蕭穎士之僕穎士御僕甚虛或謂僕
耳才可為吏部郎甄琛之奴琛好去通官今狀特得則加規故曰非不欲去愛
之韓魏公之老奴公家老奴一輩公命老奴收已而悔之呼老奴為老奴公問曰法
公收悔日語相可為師傳祭酒其他一才一伎又不可救藥矣

漢光武

光武許王朗收文書傳夫人與郎交關語數者數千章光武不為會諸將境之曰今反側子
自矣

宋桂陽王休

宋桂陽王休範擊兵海陽老道成擊斬之而成賊不知高破臺壘而進宮中傳言休範已
在新亭士庶望望皆投名者已千數及至守道成也道成隨得規規之登城謂曰劉休
範父子已歿死尸在園閣下我輩輩平南法名名管已焚燒勿懼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薛蘭肅公帥蜀

薛蘭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台公公命即於擒
獲處斬決民聞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擊引日月間不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後反側之心也

稍有意欲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甚捷痛決矣

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者以爲計皆肉肉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之器不取視民乃止

梅少司馬國棟制三鎮胡人或言於沙中得傳國寶以黃銅印其文項之於高詣韓門獻之公題詩曰傳未知真假俟取來共閱之當揣汝胡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爲聖朝而此非常之瑞若奏聞上獻宜有封賞所望非獨也公笑曰寶源局自有國寶此寶即真無所用之吾亦不敢輕寶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犒并黃銅還之胡大失望號哭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一言在德不在鼎况胡人視爲奇貨若輕於上聞胡益授以爲重萬一聖旨催而重不時至將真以封賞購之乎人服其卓識此即薛簡滿誠印之意○天順初年汗字來近邊求食傳聞寶源局在冥處石字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以聞李賢賢曰李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加兵必不可且寶源局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是之梅公之見與此正合

張詠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謀取民財者詠是賊手願歸或謂詠王權恩爲詠增補智囊梅

特切其人聞知疑城夜逃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去擒得則澤交撲入井中作迷走投井中來是時群輩誦詠自投井故無他詠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按忠定不以耳目專委於人而探訪民間事悉得其實李旼問其言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常詢之又詢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猶曰張公當是絕世聰明漢

諸葛孔明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舊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日復叛宜乘其未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政教十年之內擗首可化爲編氓此上計也公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彼新傷破父兄死喪立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更置有廢報之罪自謙謙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運糧而網紀相定使夷漢相安足矣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晉史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一百七十歲溫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史對曰亦未有過人處溫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使自誇爲公以後使未見有安當如公者溫乃漸服凡事只難得安當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高拱

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勅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新撫阮文忠將行請高拱相拱批語曰安國亨本爲群奸播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兒安智懷恨報復其交惡互讐總出仇讐播置偏信智報國亨殺安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大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民俗自相讐殺於朝廷何與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捕其民肯束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匪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其言之以爲邊功張本然則遂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庸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任者每好于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道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聞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播置人犯一照民俗令陪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忌軍門請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勦而上疏辨寃阮臣于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禍成乃授會於兵部

增補智囊梅

卷三 上智部 通商

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曾三近往勸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勸喜曰吾係總勦八軍門必不敢殺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出庫好而赴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三萬五千兩自贖安智猶不從阮治其用事播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隨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

國家于上司以戎索羈縻之厚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故思叛理必不然昔當事者或改削或侵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高中女力爲主持勢必用兵即使幸而獲投而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讐殺之民人甚無謂也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今日安得不思中女乎

倪文毅公

孝宗朝雲南思恩樓化守臣議勦司馬公疏今中外疲困災異疊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諭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如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且使思恩聞而輕我乎遂朝官諭之固善若諭之不從則策審兵不如始遣藩臣有成望者以往彼當自服僕不服議勦未晚也乃簡參議郭公緒及按察曹副使王以往自餘撤金黃恭將盧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道人持檄往諭皆被拘盧運軍至千崖適公語其故且戒勿違公曰吾受國恩報稱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事非向奴比

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公曰蘇君以黑髮去白髮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公正色不
答是日曹引疾公軍騎從數人行自日至南自路險不可騎乃執利徒步繩挽以行又旬日
至一大溪發都土官以象與來公乘之上露下沙時涉迷蹟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
金沙江僅一舍公遣官持檄過江諭以朝廷招來之意土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亦至此乎即
發騎兵乘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長檄勸君環之數重有諱者注報曰賊刻日且焚殺矣
公叱曰爾敢為爾耶乃投劍指曰來日渡江敢復言者斬恩登既見檄論福福明喜又聞公
為決即遣酋長數輩來受命及饋土物公悉却去遂恩登面諭先敘其勞次伸其寬然後責
其賊聞者皆俯仰泣下請歸使地公許之皆指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公因詰虛恭將先所遣
人出以歸公慮得公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
才如郭結不負使公任使然足復紀錄止晉一陸而緬功罪防功權殺無辜孰得封侯鳴
時事至季世不惟立功者難雖善勳功者亦難矣

吳惠

吳惠為桂林府知府道義家洞壘結湘苗為亂賊司方謀征逆捕於朝惠並白曰義家各屬
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有與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
置足獵人則跌跌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啟子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治無
他難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意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賊羊分境上
惠曰善為之無道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
罪長空洞王為帥監司或罪惠惠曰郡王撫監司主征蠻苗反覆吾任其各復還人至惠家
惠家森從山頂呼得惠使其具武岡之冤監司大慚武岡盜固不振教學人德惠如父母迄
惠在桂林無敢有騷擾境上者

裴遂

裴遂時渤海左右郡歲餘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遣能治者丞相御史舉裴遂可用上以為
渤海太守時年七十歲召見形貌短小不副所聞上必難之問惠盜何來遂對曰海濱遠
遠不盡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流于潢池中耳今欲使
巨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改容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選用賢良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
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數屬縣悉罷捕盜賊遂持鉤鈎田器者皆為良
民吏毋得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騎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其不聽者而持鉤鈎

漢制太守督郡制一郡生殺權在手而龔遺猶云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大法况後世十
羊九牧欲冀異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斷于為朝廷安
民而已今則不然無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為罪事定反以為功人心皆
背惡亂誰之過歟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彼州發兵郭迎敬業蓋公選軍騎至
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皆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乃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
一二位至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敬業直入
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余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曰後去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
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胆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
此兒也

朱博二條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進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博出就車見自
言者使從事明勸告吏民欲言縣吏尉者刺史不察黃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
者使者行部遺詣治所其民為吏所究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道四
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處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
殺此吏
博為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者其頗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
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類博尉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
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飲酒卿能自飲不禁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赦禁毋得
泄語有便宜親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推禁
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禁札使自訟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隱匿
欺誣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且自誅盜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
拔刀使削所遺出就職功曹後當戰懷不敢踐跌博遂成就之

韓良

周文帝時文時韓良為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至密訪之茲州中豪右也襄陽不知泣加禮
遇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集壯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

盜發不獲即以故縱論于是諸被署者皆惶怖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其列姓名夜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門曰凡盜可悉來首當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于是旬日間盜悉出首夜取簿實對不取注原其罪許自新錄是實其詳也

滄宗孟

賊依梁山深隸官有用長梯窺藩者潘恭敏知鄆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濠中賊既絕會遂散去

吳正肅公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保伍而簡其法民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捕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賊不敢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子召之即可致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鞠實者以誣得罪

萬觀

萬觀知廣州七里瀧渡舟數百艘晝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

錄是無復有盜

能宵行緝甲之法何處不可

王敬則

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其親屬于前鞭之數十使之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前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乃以清屏及親屬親屬亦不能容偷矣准偷知偷舉偷自代賂用緝捕人多多矣

程明道

廣潯蔡河出縣境潯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舟取舟人錢物為事嚴必焚舟十數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復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稅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境無焚舟之患

王子鵬

王子鵬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適者得之索其衣線中獲一書乃是書記熙河人馬前糧之數官屬守欲支解以報子鵬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賊決乾放歸六

字嚴之是時適有戎兵馬騎甚眾竊亦富將入得謀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竊賊顯人

元豐間對密卿知州州有夜竊其闔戶去吏密以對密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而已後數日他謀送盜者弁以鎖至密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分弁盜還之謀大漸沮盜反無罪

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李允則不治但與傷者錢一千適月幽州以其事來請答曰無有也蓋他請願以顯人為質驗既無有乃殺請

甲仗庫火

李允則嘗嘗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報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蘇州以若龍運器甲不決自軍器定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初不救火救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儲大甚處方密而焚必奸人所為若舍軍器火事當不測

祥符末內中災變常慶慶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書悉抑之徐曰瑣微之需固應自至奈何彭因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駟集受常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則若龍運甲亦此意

草場火 驛舍火

杜絳知興州嘗有揭揭城隅者故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備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謂大索城中絳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隱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遂誅之

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頃不動而止

大產博

文潞公知成都嘗於大雪會客夜久不能從卒有許語共折并亭燒以禦寒軍校白之度客股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明日乃究問先折者杖而遣之

氣猶火也批之則發去其新則自熄可以弭敵可以息爭

蘇軾通判密州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俘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兇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等聞至殺人罪發軾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殺之過事須有此鎮定力量軾識不到則力不足

張遼

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吳不
一營盡反。必有逆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逆者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
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殺之。

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有警。亞夫臥不起。頃之自定。吳漢為大司馬。嘗有寇。夜攻
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漢乃遣精兵夜擊。大破之。此皆以
靜制動之術。然非紀律素嚴。雖欲不動。不可得也。

薛長孺 王融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戊午。開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
敢出。長孺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于是不
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鈐
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謂蕭公之姪也。

王忠穆公融。知益州。會戊午。有夜焚營。督軍校為亂者。融潛遣兵。環其營下。今日不亂者。融
手出門。無所聞。於是嚴告也。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四。人皆不知也。其為政大體
增補 卷三 上智部 通簡 九

喬王元軌

喬王元軌。為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之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
軌曰。寇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捕。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遣制
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呂公獪

呂公獪。知永興軍。從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嘗奔鐘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
洶。謂將請出兵。公獪曰。此皆亡命之徒。且生即乘馬來。去道牙將數人。迎過之。曰。汝
輩誠若苦。豈得擅還之。橋則罪不赦矣。公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公立以俟。公獪
索倡首者。一人。餘復還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復還者。斬而後報。公怙然。

廉希憲

廉希憲為京兆四川官。撫使。除澤州海反。西川將叛。與官將舉兵。應之。家古八春。獲之。
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請條佐曰。澤州海不能乘勢。舉
來。保無他慮。今眾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若見其將被執。因或別生心。為害不細。可因其懼。死

並皆實據。就發此軍。餘丁往。錄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鼓譟。亂四出。及知諸
校覆金。細觀。與官將。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八春得。積千。將與俱西。
所以錄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縱虎遺患也。八春能死之。希憲能生之。異感
交集。不意不為我用矣。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及文為之魁。遂至
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及文奸黠。悍。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悉少四五十人。為吏于有司。伺有
欲告之者。輒先事成。前後殺人甚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
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倘有告者。至伴
以不實斥去。又以告。獲偽造二人。并贖者。乃鞠之。欵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與祖命。弁執
之。須臾。不許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悉置之法。民賴以安。
始以獲而致之。終以急而覺之。除先惡。須得此深心辣手。

李封

唐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短
增補 卷三 上智部 通簡 十
日滿。乃釋。若此。服出入者。以為大恥。皆相勸。無敢犯。賦稅嘗先諸縣。竟去官。不挂一人。

耿楚侗

耿楚侗。官南都。有士人為惡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遁。公意第送。遂不令復條。
籍本寺。士人心不釋。必欲捕而枷之。公曉之曰。良知何廣大。奈何着一破額。和尚往來。其
中。士人退。語人曰。懲治惡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胸
中蓋三轉矣。其一。謀惡者。即應花不較。送不難。不然。送辦人白矣。此名。強心也。又謂法司
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如此。則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先惡。慮有意外之虞。故不肯為
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爾。姜宗伯。所辱善者。處之少平。大勝物。又
承恩。寺有僧。為禮部。加之致。竟。擢大。公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心不更妙耶。
凡治小人。不可為已甚。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
方成君子。

向敏中 王旦

真宗幸澤州。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許使宣行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大。德有告
禁卒。欲依。為。敏中密。兵被甲。伏。下。幕中。明日。盡召。僉。兵。官。置酒。縱。命。僱。入

先馳聘于中門外後召至階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刀即席斬焉就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堂飲

巨從幸澶淵帝聞羅王過燕疾命巨馳還東京權留守事巨馳至燕城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巨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騎打聲回視乃巨也皆大驚

西都東京兩人如券時寇軍在澶淵擲飲酒射羅仁宗恃之以安內外得人故不為害當有事之日須得如此特鎮

春白版

家宰為公守正德已卯奉理留部兵務時逆漢言南下兵已至安慶而公且領一老儒與一

即捕情鎮物亦自難得胸中若無經緯如何捕得求方處漢及報至魯公今盡拘城內江西人訊之果得漢所遺謀卒數十人上駐軍南都公首傳獻之即此已見公一斑矣

韓愈

韓愈為吏部侍郎有令史權勢最重嘗常關鎖道人不見愈破之聽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之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增補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 通商

十一

主人明不必關鎖主人暗關鎖何益

裴晉公

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後廷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晉裴晉公書幕後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不是矯情鎮物真是透頂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

郭子儀二條

汾陽王宅在觀仁里大啟其第任人出入不問度下將吏出鎮來觀王夫人及愛女方臨被令持悅汲水投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謀不獲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責賤皆遊臥內某等以為雖伊尹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近無所往遠無所據尚使紫垣高戶不通內外一怒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盡粉骨碎身遺棄溝壑無門洞開雖獲寶欲與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謀人犯禁金吾將軍張諷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

地乎諷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望重上祈即位必謂當附若敢故我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諷者可謂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陽贊王翦蕭何家數使

小廷補

魚朝恩陰使人發郭氏墓盜木椁千儀自涇陽來朝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殲人之墓今人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忠也朝恩又嘗修具選公或言將下利公其下履裏甲以從子儀不許但家僮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惶恐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

王陽明

寧藩既獲聖駕急復還遊群奸意巨測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省陽明發燕於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書簡一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陽明之然免子福多得一中貴從中維護之力脫此時陽明以相制則仇隙深而福未已矣

增補智囊補

卷三 上智部 通商

十二

王璋 羅道

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各周府將為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迹討之無名上曰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上曰若用眾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敕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敕即日啟行黎明直造至王府周王驚惶莫知所為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躍璋曰朝廷已命兵大帥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論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覆術為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吳履 葉南巖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僱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僱車馬王氣沮落鼻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試然公等試思之語旦復來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貴屋左轟故至元皇帝廟中對今復還之耳至元皇帝宗室宗室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斂

國初吳履謙為南康民王瓊輝仇里蒙羅玉成執其家人皆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悲憤少年十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瓊輝揮道至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書與羅俱免羅念獄中嘗連十餘人皆不使乃召瓊輝語之曰爾羅氏圍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十餘人可乎且汝怒難犯倘不願死書投爾家羅盡捕伏法亦何益于爾瓊輝頓首唯命乃捕羅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罪拜之書遂解

此等和事老樣做以所全者大也
葉公南農荆滿時有群匪者於州一人流血被而極重創胸裂致命且其公見之問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身至藥解安一謹厚厚子及葉官曰宜喜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伏家子獄而釋其餘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可即殺死矣此人死即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于發連條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得一聞罪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敢傷者乎而訟遂息

累加調停遂保全數千人數千家豈非大德

鞠真卿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毆者小人斯財兼以不憤輸錢於敵入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金壇王石屏都其任建寧往謁府謂曰縣多騷難治好為之三唯之然不知騷夫何物試之即吳下打行天豈之類大家必當數人訟無曲直挺鬪為勝若小民直氣凌之矣王出亦嚴禁凡訟有相鬪必怒毆打者而加責打人者民間以打人為戒騷夫無所用之期月此風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趙豫

趙豫為松江府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天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語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想宿氣乎或眾為擊或因而急者多矣比之鈞鉅致人而自為名者其所存何嘗堪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勤和則既開命矣幾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自忙裏錯的明日來一語不但自不錯并欲救人之錯接是時周侍郎以為巡撫凡有輕重必與趙豫謀之意亦取其詳審乎○陸子靜九淵知刑門軍曹夜與徐屬坐更白

老若許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史狀之謂其子為辱卒所陸判翌日至條屬陸之陸曰子安知不在頃辰追究其子蓋無恙也此亦能殺之效然惟能殺而後能蘇不然則廢事耳

褚國祥

武進進士褚國祥為湖州添設守寬平簡易清守不濶北柵姚姓者真以久病亡其父告姚說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午命駕北柵復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驗也驗無蹤死一呼告者薄而擇之不費一錢而訟已了矣

程卓

休寧程從元卓守嘉興時或偽為伴匪印紙與奸民為市以充其券之用流布既廣可因事覺視為奇貨謂無真偽當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偽造者罪耳若一驗之編民並獲吾以安民為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購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

張文懿公

宋初今諸路州軍創天慶觀別號聖祖殿張文懿公時為廣東路都憲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照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為天慶寺院改額為之不待因而生事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無常孔道使客厨傳日不暇給民生困憊章聖梓宮南柵所過都邑設衙欲帳殿供器治金為之入問官屬索賄運一不當意輒辱官司莫敢誰何永于浙江佛寺置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酒金以代治首飾不贊而調度有方卒無誰吹於境上者

子產

鄭良霄既歸國人相驚或舉伯有與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駟帶及公孫段果如期卒國人益大懼子產立公孫段改子孔及辰止辰止子產以撫之乃止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何為子產曰說也

不但通于人鬼之故

尤妙在立波一着鬼道而人之真能務民義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危難前既洪波後沸人皆棘手我獨掉臂動於萬金出於不意海刃有餘危丁之技集迎

范希陽

范希陽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教以來拜俱在階下澤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于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頷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眾官作禮為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忍辱居士曰使希陽于殿門將見時與眾謀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隨而前希陽之前而已不覺也又使希陽于出門後慶此禮之得復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嫌其手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陽行之于卒然而後人又循之為舊例也嗟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人為濫殺有識者也

牛宏

高堂公牛宏有弟弼好酒而酷嗜射設宏駕車牛宏遠宏其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語掃却婦人將來多少唇舌談倫者當以為法

明錫

明錫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遠任多執矜子第錫乃取尤不識者杖之獲軟者皆自解去遠奏擇習書者守深若軍行婦孺多從之錫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徐事婦孺者更故以白錫曰彼來軍中何罪縱去不治婦聞皆走散

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取眾豈獨可施於君子

田叔二條

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袁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燒獄獄吏手遺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帝安在叔曰叔之矣上怒叔從容道曰上無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叔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則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賢之以為丞相叔為丞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車一十人各笞二十餘各縛二十怒之曰

王非汝主耶何敢言當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又三奸獵相嘗從王親休相出就館舍相出當晨坐待王范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怒我獨何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德往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由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諸公居間都不德今子李權解解奈何從也邑賢士大夫權解夜去居曰侯我令洛陽豪居間事與田叔發中府錢類王祥事繼母至孝母私其子覽而酷待祥覽謀不德每有所慮覽輒與祥俱飲食必共母慮動均愛焉事與田叔暴坐待三類

主父偃

漢惡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漸自分新弱小云

張光庭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遣召兵部郎中張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復其大臣從封泰山後必欣然奉命矣突厥來則戎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危從東巡

崔祐甫

德宗即位潘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端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調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潘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之恩潘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漸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禁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曰志貞已入軍中矣

王旦三條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遣兵下今太峻兵權謀高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更則自今帥臣何以為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是以權密今若權用使制兵柄反側者當自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借一轉以存帥臣之體而徐議其去留原非私一見也

梁丹素請給外別假錢數真宗以示王旦公曰東封甚迫軍需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可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論次年額內除之其丹得之大衛次年復下有司與丹
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不借則違其意從借又無其名借而不除則無以塞倭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明中國
之大如是處分方矣

西夏趙德明求權屬王旦請初有司具表言屬于宗師而認德明來取乃德明大怒曰朝
廷有人乃止

嚴求
烈祖輔吳四方多盜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有枝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捨棧巨魚上欲糾
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勸泰興海鹽諸
縣罷採鹽可不合而止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枝無復海墜落者

陳平
燕王盧縮及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紫
吾死也則陳平計召降侯周勃受詔狀下曰平氣馳傳報初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
增補智囊編 卷四 上智部 迎刃 三

人既受詔行私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高帝以忿怒故欲斬
之即恐後悔因而上令上自誅之未至君為壇以節召樊噲噲笑謂節即反接載極平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怒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
平與須妻于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奉事呂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
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今日傳教帝是後呂嬃乃不得行

薄禍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謀則為陳平度遠之足以消其忌則又為劉琦宜近而遠宜
遠而近皆遠禍之途也劉表愛少子琮琦懼禍謀于諸葛亮亮不應一日相與登樓去
樣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聞申生在內為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悟自請出守江夏

宋太祖 曹彬
唐主長太祖威名周于周主遣使遠太祖書以白金三千太祖怒輸之內冠履乃不行
周遣阿門使曹彬以兵賜吳越書或返不受饋通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
曰吾欲不受是猶名也蓋藉其數師而獻之復奉世宗命始許受蓋以敏于說識無留者
不受不見中朝之大臣受非臣子之公受而獻之最為得體

拒高麗僧 艾西夏書

高麗僧善介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賣金塔稅者宋坡見狀密奏云高麗僧無禮若朝廷受
而不報或報之輕則高麗猶得以為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禮答其無禮之饋也臣已一
面八管勾職員還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權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云本國
違來獻去公茲不奉歸國得罪不輕臣欲于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請旨本國又無來文
難議投進狀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願似穩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悻悻仲淹具奏其狀其書不以上聞奏
謂宋厚等曰人臣無外交介文何敢如此宋度意美簡誠深罪范公遂言仲淹可斬仲淹奏
曰臣始聞吳梅過故以書誘論之會任福敗吳勢益振故復書悻悻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
不能討則厚在朝廷故對官屬禁之使若朝廷初不聞者則厚專在臣矣杜衍時為樞密副
使爭甚力元昊罷厚知揚州而仲淹不聞

放方平
元昊既臣而與與丹有隙來請絕其封知諫院放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
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難除則封冊暮于西北為兩得矣時用其謀

秦檜
建炎初遣使議和云使來必須自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為意遣部省吏人迎
之朝見使人必要攝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此人無辭
而退

吳時來
嘉靖時倭寇發難上諸路兵援至吳總臣計搗通時來大謀及至松江撫臣屠推官吳時
來除倭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種林外立營今土官以兵至者合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
次受賜惠均而實不冗諸營怡然客兵素獮悍剽掠即不異寇時來用警者言為好語結
其寇長時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

按時來在松江禦倭有奇績寇無過焉士女趨保于城者屬計或議阻拒之時來悉縱
人擇開曠地舍之天城隘民眾遂汚養而為放時來乃四放水關使輪薪薪者因其歸舟
載撤帶以出明年四月寇驟至攻城兩基城巔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其
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樓臣以為危時來曰渾渾渾彼安能登果無恙時內從之民薄城而
居類以苦為時來慮為火前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運卒運之城外以為

木柵修城者卒皆服東不前時又首款一轉出南門款皆從之平明柵集三日而城克復以為柵材遠為民屋則固向所議也賊知有備此大時來廷議決實澤水斷於陵道賊至平望阻水不得進我兵尾而擊之斬首三千餘元無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備載之

陳希亮等四條

于闐使者入朝通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稱其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燬其使入市掠飲食民戶皆盡劫而亮聞之曰吾嘗立其丹使得其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縱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使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今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廡飲食之遺出其境無一人謠者

高麗入有使者後州郡押押使臣皆本路克庫乘勢驕橫至與鈔格充禮時蘇執通判杭州使人謂之曰遠方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改當奉之抑耕者懼為之小殺使者發幣于官吏書稱甲子公邦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一國朝北方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貢上命唐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查倫言可汗乃我狄極真之號今以號增補智東編

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為之懈念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大同猶兒莊本化州入貢正路成化初年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禮書姚文敏公奏奏請宴款一切殺禮虜使不悅姚諭之云故事遠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朝廷有大禮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遠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臣虜使不復有言群臣謂四公皆稱駁眾之體

蘇子容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時過冬至本朝歷先北朝一日北朝問公孰是公曰曆案算術小異遠近不同如亥時猶是今夕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皆從本朝之曆可也諸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京上喜曰此對極中事理

馬默

宋制沙門島罪人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溢額則糧不贖且地狹難容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慶一任至殺七百餘人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島法理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

宗深然之即詔可者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無子夢東使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門島罪人事特賜男女各一從業生男女二人既活人命又勸人免作惡善薩心願聖賢作用

于謙

永樂間降卒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番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皆將來機變動我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爾惡疾遠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李賢

法司奏石亨等既誅其嘗冒功陞官者數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言免罪事方安于是冒功者四十餘人盡皆改正

王瓊

武宗南巡還當備留之際楊石齋擬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人為彬爪牙者皆勳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王晉漢晉漢曰當錄其尾從南巡之功今至通州增補智東編

王瓊于是遣兵盡出彬遂成擒

劉大夏

張居正 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舍有欲子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于之敬地者劉尚書大夏獨曰彼虐不善用其眾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疏獎其先世之忠而聽其就國麟卒快病死

路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還朝議皆難之謂朝弼網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遠還恐激諸人變居正權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償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

劉旦

坦為長沙太守行湘州事適王僧舉謀反湘部諸縣蜂起應之而前鎮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將起旦起坦偵知之佯為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玄紹不敢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意玄紹尚在坐收兵還且得其文書本固出以質紹始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

張忠獻

叛將范瑗據兵據上流召之不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洵洵張志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瑗俊及劉世諸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瑗事變遣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覆瑗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瑗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獄中以俊兵衛送獄俊世出撫其獄且曰所謀止瑗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取官投刀曰甚感德隸他軍項刻而范瑗伏誅

劉志淑

中官畢真逆意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劉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十餘家淑恐其因取為亂閉門不出且傳報諸衙門毋敢火餘數日真與漢通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監司以常禮見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既至堂上執真手與語嘗自白之數眾共語遣所不措之人以釋眾疑真倉卒不得已將其眾出則民兵盡散而置之獄偽與真入視府中見所報諸兵語詰曰此將何為也真不能答乃為留之奏聞伏誅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變書於一郡皆駭益不為動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舉獄當夜劫之眾乃服

賈耽

賈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洪深奏事行在澤既反命方大宴有急雁至以澤代耽耽內懼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即命堂吏詣深才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制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處工字羅等

為曆年間女直字羅阿卜等一百七員進貢到京內工字羅小斯哈額真太三名為首在通州驛遇權肆索州司以聞時沈演在權部請客司本東表表恭順有年若一概謀革恐孤遠人向化之心宜仍將各向年例正額賞賜行令內府各衙門問出給散以彰天朝賙濟之恩正將工字羅等三名革其額賞行文遠東巡撫執付在道官長諭以驛後之故治以國法俟本人認罪輸服方准補給

沈何山演云容司古典屬國都人睡于國不能望鈔東然以制其命初工字羅等見告諭以罰服第受也與賞以安眾革三人賞以行法三人頭目能使其眾者且積補也

然雖亦不能誅遂甘罰服此亦處驛後之一法

王欽若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事會天久雨倉司以米溼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深以為苦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溼米太宗大喜因識其名由是大用紹興間中丞府樞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詢議欲以去歲舊粟支軍食之半群卒惡其陳履橫挺于庭出不遜語命判王明清後至聞變立令車前一卒傳諭云命判通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命盡支新米群卒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也必如欽若方是出脫惡米之法

今孤翰 李德裕

宣宗銜甘肅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今孤公公欲盡誅之而慮其寬乃密奏云但有罪莫掩有聞莫填自然無類矣今京衛軍虛糧糜餉無一可用驟裁之又恐激變若依此法不數十年可以清位省其費以別著又可化無用為有用

增補智囊補

先是諸鎮官有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監使恣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則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李贊皇乃與樞密使楊鈞劉行深議約殺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自此將帥得展謀略所向有功

呂夷簡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其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一監軍他監軍故在也自我罷之其日有失事後據為口實不若使自請罷之為使文穆稱其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無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智方之古大臣也李迪與夷簡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嘗覺其腹或告曰李于東之慮事過于其父夷簡下語迪曰公子東之才大用即兼除兩浙提刑迪父子皆善迪既失東事多遺志因免去為李所貴

王守仁

陽明既擒逆源因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源遠江西侯聖賢親征擒獲差二中貴至浙省諭以旨陽明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寤

楊繼宗知嘉興日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燬取庫金送與太監賈布綱因索印券附卷歸案以便他日虐劫內臣昨吉不敢受事亦賴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謂守仁始與源同謀已聞大兵下征乃擒源自脫欲奔守仁自為功守仁與張永計將順天言儘可挽回第一苟進而抗之徒激源小之怒乃以邊付永再上言歸功德營軍門以上江西之行而稱病請養永歸極稱守仁之忠及讓功避禍之意上悟乃免

陽明於寧藩一事至今猶有疑者因宸濠密書至京欲用其私人為巡撫書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語不知此語有故因陽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嘗顯與源性源且慕陽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猶其招而用之與陽明何與焉當陽明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而大司馬王晉漢獲奏給與旗牌大小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勸陽明又取道于豐城蓋此將逆源反形已具二公皆為之計廟堂方略已預定矣源既反地方上變告尤不敢斥言止稱軍府備

陽明疏聞稱宸濠即此便見陽明心事

余路非

苗劉之亂勅王兵向關朱忠靖臨非從中調護六龍及正有詔以一山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今將部曲之任時朝廷幸其速如其黨張達為畫計使具錢券既朝辭遂遣堂袖劉以懸志靖賊更取筆判奉行給賜今所屬給詳故事如法製造一凶大喜明日將朝內官傳宿扣滿院白急事遂命延入宿曰昨停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顧執政東燭問問愈顧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送

妙在不難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激成小人之怒然而懼即破例奉之不辭矣

傳胡容供

唐因河龍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表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馮驩禮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算李泌知胡容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聚貨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容有田宅者得四千餘人容停

其給胡容等語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遣道于回紇或自海道送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樣為唐臣人生當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于是胡容無一人願歸者泌命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教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為卒其破益壯馮驩所給胡容錢十餘人貳百度支錢五十萬

補儒士 襲土官

錢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為將補授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費宏為吏部尚書于食糧二名外預取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從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

蔣承靖

蔣承靖正德時守維揚大駕南巡六師俱發所須夫役計賢應高郵站程凡六每站萬人議者欲悉集于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不缺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等挾勢乘公不為動會上出觀魚得臣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舟守使值甚急公即脫夫人稱珥及綵縵服以進曰臣府庫絕無餘錢不能多具上曰為醜儒弗較也一日中貴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因以所無冀獲厚賂時撫臣選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上作實出于疎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奪即詔罷之

汪應珍

汪應珍嘗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終至首勸之稅出督金賣桑于湖南教之藝桑桑始若千人教之藝桑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傍僅行橋為具民至塞戶逃匿珍獨毅然弗動或詢其故珍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即駕果至吾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黨集而

駕不乘至則奈何他邑用說炸夫役以千計向候備月有凍餓死者命維維柳柳間以一夫掌十地比駕夜居境垣在整頓反過他所時中使慈輝道路恣索無厭計中人陰懷可憐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外錯愕不知所為於度後人速車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復有至者方欲載不敢私而公復禮遇之于是皆各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銜珍而足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教旨乃拘所募姦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監事實于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沈佺

世宗皇帝嘗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費官金錢不具而上每至獲罪尚書周用疑以問工部主事沈佺佺曰召商需材于龍江關急歸領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辨夫舟而歸直于舟不舟而歸材于商不難也上果從陸得不用水費錢矣中貴人請修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於乘間謂佺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佺色憤言于中貴人而止

范積

景藩役與王舟涉淮從彭城達于寶應供頓千里船糧萬餘艘兵衛夾送錦禮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慮輒撤之指傍慮其敵紅樓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老以安時諸郡括丁夫侯役呼召甚棘積略不為備待漕撫大憂之召為治積曰明公在何慮耶漕撫拂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積曰今王艇方出糧船必不敢入聞比次坐候曰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艇而用其十人為夫彼利得償值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風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後復畢必道淮而反若難歸遠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積道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開閘漕船若建鑄安用眾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劉沿遠郡縣其玉錫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積袖大明會典爭於樞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雜餉葵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辨此縣州縣何像應奉乎操操然之高皆糧部部更奉命第其餉王類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積遣人持錢金遊于塗道王左右曰水牌雜餉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僅真而一夕五萬矣

多少難題目到此公子便是一篇絕好文字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明當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履詔禮踏踏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海會饑附能應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詣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奇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三千石顧春秋之義以主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其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問師使者驚曰何速也此問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守文武才

韓琦

英宗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劄與韓魏公論及上與高后不奉事有為婦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修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履乞晚臨後上殿獨對諸官家不得敬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莫池上今日皆慈壽力思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但加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洩則謹聞乘之矣上唯唯自後兩宮相歡人莫窺其跡

增補智叢編

卷四 上智部 迎刃

十二

宋盛時賢相得以盡力者皆以動得面對故夫面對則畏忌消而情誼洽此肺腑所以得養而雖宮闈微密之嫌亦可以潛用其調度也此豈章奏之可收功者耶雖然面對全在因事納忠若徒唯唯諾諾一番不免辜負盛典此果聖王不能審感而虛受耶抑亦實未有奇謀碩畫足以餐九重之棘乎請思之

趙令解

崇寧初分置政宗院於三宮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專行治之者願以為難令解初除南京政宗院登對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于臣者以國法治之物于子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遺之鄰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擾亂宗邑頗有賴焉

聖無危地賢無敗局

聖無危地賢無敗局履福於淵避祥於獨彼皆是遠伏機自簡集知微

紉初立始而象著算于數曰彼為象者必不盛以上蓋將作屏王之杯玉杯象者必不盛者覆衣短褐而一茶牙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木幾造鹿臺為瓊室玉門狗馬奇物充滿其中酒

池內林宮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設長者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設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我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太公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族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遠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乎易近民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尚親太公曰後世將有

二公能斷齊魯之疑于數百年之後而不能預為之維非不欲維也治道可為者止此耳

雖帝王之法同未有久而不廢者也撤則更之亦俟乎後之人而已故孔子有變齊變魯之說陸榮日曰使夫子之志行則姬旦之言不驗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過變今之齊魯為昔之齊魯未必有加於二公也二公之孫子尚能日儆懼於二公之言又豈俟孔子

增補智見編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出而始議變乎

幸有

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及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連陸渾之戎於伊川

猶秉周禮仲孫卜東魯之興基其禮先亡幸有料伊川之戎禍

何曾

何曾字穎者常侍帝宴退語諸子曰主上創業垂統而吾每宴乃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後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及于亂及檄被誅于東海王姬嘗與曰吾祖其大聖子

管仲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常之

衛公子放方公曰易牙豎刁以謙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厄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疾失

管仲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常之

衛公子放方公曰易牙豎刁以謙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

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厄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疾失

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放方事寡人十五

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遂之食不甘宮不治等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亦不過乎于是皆

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役中出曰公將以其日養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蓋宮

門築高牆不通人公求飲不得衛公子放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聞亂慨然歎涕出曰嗟乎

聖人所見豈不遠哉

昔吳起殺妻求將魯人語之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夫能為

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測也天順中郝指揮馬良有寵良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

不出上問及左右以新駁對上嗚歎曰此廚夫婦之道尚薄而能事我取杖而釋之宣德

中舍衛指揮傅廣自宮請效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為自職希進下法司問

罪嗜此亦聖人之遠見也

伐衛 伐莒

齊桓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

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增補智見編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讓之管仲曰君之擇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漸色臣是以知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公怪之以問管仲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

嗚呼之役者有執柏柎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馬東郭垂至管仲曰此

必是也乃令備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故曰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日者

臣望君之在上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呼而不吟所言者莒也若果擊而指所當者

莒也臣竊意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舉一動小臣婦女皆能窺之殆天下之法人與是故管子亦以洩輔之

穢孫子

齊攻宋宋使穢孫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天悅許救之善戰穢孫子憂而其御曰索救而穢

子有愛色何也穢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惠于大齊此人之所以愛也而荆王悅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必以駭我也我堅而齊敵利之利也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穢孫子歸

南文子

智伯欲伐衛衛君野馬四百里一衛君大悅君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交惟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不察也野馬四百里一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若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數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過

智過

張孟說因朝智伯而出過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說于轅門之外其志務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越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者晉陽三年矣且募當拔而奪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若與二君約破越則封二子者各為家之縣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不變而若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越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為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不可智過見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三

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說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過智過于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說見輔氏之君夜期親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散水而亂輔氏軍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軍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身死國亡地分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按綱目智過更姓在智宣子立瑤為後之時瑤多才而不仁必滅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修康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射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跡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極水可以灌平陽也魏桓子曰魏桓子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魏桓而攻趙趙難必及魏魏桓必約趙趙而三分其地魏桓有日而二子無恙志有憂色其非反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境臣欲為趙氏游說使趙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不期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結魏入曰王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魏臣端而疾趙知臣得其情故也

諸葛亮

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博諸葛亮入客遂起如廁備對亮於客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懷恍惚

而盼數奸形外滿邪心內藏必嘗以刺客也急追之已越牆遁矣

梅衡湘

少司馬梅衡湘湖南人總督三鎮土人忽以銀數鎰來獻曰此沙漠新產也公意必無此事故去我他銀禁耳乃懸而遣之即以其銀鑄一劍銘云某年月某王贈劍因據告諸邊郡中已產鐵矣不必市其地後缺查來言舊例曰汝國既有鐵可自治也來使詳言無有公乃出劍示之眾使叩頭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稱雲中值郡王欽憲以靜鎮之過華入盜財物者寡之法常人于賞額外求增一絲一粒亦不符也公一日大出獵張旗幟令諸將蓋甲而從杖射大漠縣令以非時妨穡心怪之而不救言後數日獲聞諸云未欲入犯聞有備中止令乃歎服公之心計非人所及

魏先生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居梁宋陶樞玄感戰敗謀王李密亡命雁門魏先生授先生往來先生因感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今方捕薄山竄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子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四

因桂陳帝王將帥魏先生所以與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聖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陳廢降唐復救竟以救矣

魏先生高人更勝于陵一倍

夏翁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攜黃傾入其舟激及翁衣其人甚識也僅某志欲賊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肯相托因好語遣之及歸聞偷竊此人乃負三千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為之折卷

長洲尤翁開錢典歲歲開外聞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將衣買錢今空手來取反出量錢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避翁徐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為過新年計耳此小事何爭為命檢原質得衣惟四五事翁指袋衣曰此袋裏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月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愀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貧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顧則移於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思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山亦有鄉人醉而書之公我僕者勿與較道乎
其人犯刑入獄公始悔之曰使帝所稍與計較送公家資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但欲
存厚不謂養成其惡傷人于有過之地也識者以為仁人之言或疑此事與夏元二翁相
反子猶曰不然識者者謂理之所有故可創之使就若理外之事亦當以理外容之皆
如活水豈可拘一轡乎

陳斯彌

陳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陽南望陳子家之樹蔭之田成子亦不言陳
子歸使人伐之斧斲數創陳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陳子曰諺云知湖中之魚者不
樣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不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木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
矣乃不伐也

又其陳斯彌一種知微處

邱成子

邱成子為魯聘于晉適衛右宰穀臣上而觴之陳樂而不飲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及過而弗
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懼侯侯滿過而弗辭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
增補智叢編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五

龐仲達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常有奇節隱居數稅仲達先刻候之常不交言但以雞一大本
水一盃置戶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怪仲達曰彼欲曉太守耳水者欲吾清
拔大本雖若欲吾擊強盜抱兒當戶欲吾訓門恤孤也取惠而還自是抑強扶弱果以惠政
得民

張安道

富鄭公自老移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得非三
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有舉或薦安石有文舉宜以考較始從之安石既來一
院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即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有愧色
曲道之幸天下始于一周荆公之紛天下兆于一院各觀人者必于其微○每事不識丁
謂而王巨識之富弼曾公亮不識安石而張方平雖謂弼于仇李師中識之人各有所明

暗也○洵作奸奸論謂安石不近人情仇則以治激師中則以服多白三人決法不同而
皆歎

或薦宋某公兄弟神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則廷臣無一人是者已而某公
果相景文竟殺于翰長若非昭陵之早識景文得志何減荆公

陳理

陳忠肅公因和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辭每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專職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儘私運欲無若自肆矣及居謀有遂攻其惡評京與辭命在惡
未彰京成謂公言已甚京亦因所親以自解公誦杜詩云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攻之愈
力後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王禹偁

丁謂諂有天門九重開然當掉臂入王禹偁諫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
此人必不忠後如其言

何心隱

何心隱隱居嘉興大俠也而以講學為名善御史耿定向遊京師與處道翰林張居正來訪何
增補智叢編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六

望見使走匿張聞何在耿所請見之何辭以疾張少坐不及深語而去耿聞不見江陵之故
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為也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耿不謂然何又曰分宜欲滅道學
而不能善李汝與道學而不能能與滅者此子也子識之此人當殺我後江陵當國以其聚
徒亂政卒捕殺之

心隱一見江陵便知其必能操柄又知其當殺我可謂智矣卒以放浪不檢自陷吾獲何
哉王余州朝野其間戴心隱者道吳興與劉其家為不軌父其友呂元年多遊警中以兵
法教其酋長然則心隱之死非枉也而李卓吾猶以不能容心隱為江陵罪正論乎

李臨川先生見聞雜記云陵公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為大宗伯不數月引疾歸沈太史一
嘗嘗晚携報國寺訪之許公略無病意問其並歸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聞
中具飯甚盛意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槍振劍雙鬚益再更換所穿衣服數四此等舉動
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存是以不久留也噫陸公可謂見幾而作矣

海濤

武陵郡英仙曾諫表作亂州皆請以萬人討之權召問潘濤潘曰易與耳五千人是矣權
曰卿何輕之去也潘曰仙雖弄唇吻而無實才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

餘自起此亦係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矣即遠濠以五千人斬他

皇敬

建文初燕王來朝戶部尚書卓敬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願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燕南昌以他禍本夫萌而未動者教也事時而為者教也勢非至勤莫能斷教非至明莫能察建文時奏大驚翌日語教曰燕邸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揚廣隋文非父子耶

齊王諸公無此高議使此議果行靖難之師亦何名而起

朱仙鎮書生

朱仙鎮之戰兀朮欲奮汗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克况成功乎兀朮悔遂留以此書生而為兀朮用亦賊擒賊之也

沈諸梁

楚太子建廢殺于耶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

增補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七

子曰然子高曰將馬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聞之勝也詐而亂彼其父為戮于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志舊德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將龍速其怨也若其龍之食而無厭思舊德以修其心苟國有驚必不居矣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者能者盡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皆也為之關翁猶恐其至也吳之謂日揚若君而近之死無日矣弟從君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復敗吳師請以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孫堅 皇甫卿

孫堅嘗參張溫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及久乃至而相對顯傲堅前耳語溫曰卓負大罪而敢臨張大言其中不測宜以召不時至按軍法斬之溫不從卓後果橫不能制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詔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從嵩從子鄭在軍中嵩嘗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惟大人耳今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是送命也又以求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出度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顧忠義下除兇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謀亦有責不如顯奉其事使朝送自裁子是上書以明帝讓卓卓愈恣意嵩及卓來嵩驚不兌

觀此兩條方知專制輪流張權專光河斬崔東是夫手段大見識事見

曹瑋

河西首領趙文美及上聞曹瑋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王瑋謂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王言出城見之被謂公儀曰被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此術士也被曰非也昔時為三司監獄劉德疏法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調官初起為定帥被至定治事瑋瑋瑋曰公事已畢自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被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飯其前徐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能也然不十年必繼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備邊備免閑人材不然無以應卒被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子中興趙其意微欲殺之莫可謀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餘歲極球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足失計公更以資殺趙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書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異物也此子必為邊患計其時即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被是時亦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增補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八

李溫陵曰對王敏談兵如對假道學談學也對耳不相聞况能用之于掌兵柄之後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蘇神武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友及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執領軍張燕定朝庭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有澄清天下之心

莽殺子滅后家而三綱絕宋不治宿衛羽林之亂而五刑臻近則為梅福之挂冠洋海道則為神武之數財結客

任文公

王莽居攝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亂將作乃謀家人負物百斤環舍疾走日數十迴人莫知其故後四方兵起進士解脫者唯文公大小負糧投充悉得免

張嘗教蘇家兒學走本此

東院主者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作粉為土擊附而墜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推絕民所寄藏者子民所棄皆餓死王法果為廢毀木為薪以免隴右有

富人預為夾壁視食之可獲者乾之貯壁間亦免

第五倫 魏相

諸馬既得罪實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為其父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憲叔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關驕佚所自生也誠者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沈沈之猶解解當以酒也願陛下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憲果以驕傲

永元初和帝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奪沁水公主田園及殺都陽侯暢之後致危已著未若倫疏之先見也

魏相因平思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漢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世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權機忌弟誦塔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陽出入驕奢放縱恐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固萬世之基并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封封領尚書者先發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相復因許伯白去封封以防聖蔽皇帝善之詔相恰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聞乃罷其三侯今就第親屬皆得補吏

皮波徐福由突從新之謀魏相已用之早矣○偽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增補智囊補 卷五 明智部 知微 九

固辭不肯當父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園霍光皆欲以女歸一公而二公不受當災年災之際乃能避逐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

馬援二條

建武中諸王皆在京師號修名譽招遊士馬援謂呂仲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抵起兵卿曹慎戒之後果有告諸王賓客生亂帝詔捕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數千種亦與禍數曰馬將軍神人也 援又嘗謂孫松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豈自持免恩辭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數不免

申屠蟠

申屠蟠生于漢末時遊士法南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致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互為操算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遊于梁碭山之間因樹為屋自備人居二年滂等果值

索綯或兒或利唯蟠超然免于評論

物貴極微賤極貴凡事皆然至于極重而不可復加則其勢必反趨于輕居局內者當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之善術也

張翰等

齊王同專政顧榮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養老其妻曰人生貴適志耳當貴何為目引去榮故辭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後為中書侍郎顧川處士更哀問周明年不朝歎曰當室軍兵禍亂將興神妻子往林慮山中

穆生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當設後志設馬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錯我于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已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微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志道之人胡可與久處吾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辭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報私奸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謀不聽遂廢之衣赭衣羸于市

列禦寇

子列子窮敝有言之子于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母乃不好于子于陽今官道之眾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逆饗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而弗受也豈非命哉子列子笑而位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食也夫以人言而棄我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受人之食而不死其難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

魏相公叔痤病且危謂惠王曰公孫鞅年少有奇不願王舉國而聽之即不聽必殺之勿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存孫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鞅語正堪與列子語對照

韓平原館客

韓平原館客為南海尉廷一士人作館客甚賤既別亦不通問平原嘗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則已改名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聞酒罷平原屏左右從後問曰某嘗當國東外問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平原慚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平章則皇子怨矣嗚呼人君子

自來壽彭龜年越汝愚而下斥逐殺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 唐六如

洪武初嘉定安本為二元之遺民也當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其所見聞其人曰... 萬一

帝近日有竹曰百條未起朕先起百條已睡朕未睡不知江南富足額日高文五猶被二... 嚴辛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提率州劉巨塘令宜春入觀時隨眾往祝後嚴相使其子世... 嚴氏父子

陳道士良投湖之安吉州人居某村正德二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是村賴堰水大... 州官

爾公捨族人曰吾村嘗有奇禍問何也答曰無福消受耳... 東海張公

東海張公世居阜陽既任官其家以城中為便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其悔之曰吾子孫必... 郝超

郝司空備時在北府桓宣武溫忌其握兵郝遣賂詣極子嘉賓起出行... 張忠定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卒執職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 鏡物之情

鏡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禍先驗不理贖藏鈎射獲其子能引其信也... 子貢

祀養或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也。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瞻也。單備替也。竊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布卑

秦攻趙。趙使廉之。聞於北堂。布卑曰。夫秦之及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衛者耳。王欲知其入。且日費群臣而訪之。先言橫橫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范蠡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獲。朱公曰。殺人而殉。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罪。乃治千金。裝將遺其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行。不聽。以公不遺長子。而遺少者。是吾不肖。欲自裁。其母強為言。公不得已。遺長子。為善遺。故所善莊生。因語長子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行。如父言。莊生曰。疾去。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陽去。不過莊生。而私留。莊生所善。故貧人所莊生。故貧。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師事之。朱公道金。朱有意愛也。欲事成。復復歸之。以為信耳。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為殊無短長。莊生以剛入見。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獨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錢之府。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放。每放必封三錢之府。長男以為故。弟固嘗出千金。虛奉。乃復見莊生。坐

增補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驚曰。若不去。取長男曰。固也。弟今且自出。故辭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莊生羞為長男所賣。乃入見楚王。王欲以修德。權星乃道路喧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獲。其家多持金。錢路王左右。故王裁非能。惟楚國之眾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捕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今於是。朱公之長男。竟持弟受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弟。願少與我。俱見若為生。難故重。財。至如少者。生而見耳。宜乘堅。肥。豈知財所從來。豈吾遠少子。獨為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怪者。吾日復固。以望其受之來也。朱公既有月。不宜移於婦言。所以改達者。惟殺長子故也。縱其所為。勿與爭事。已明明。道破長子。自不奉教。耳。莊生縱橫之才。不下朱公。生人。在其鼓掌。然寧負好友。而必欲伸氣於子。何德字之不寬也。嗚呼。其斯以為縱橫之才也與。

范曄

王僧辨馳去。私我范曄。至湖。聞見車騎。西來。曰。秦相讓侯。東行。魏也。雖曰。吾聞讓侯。秦權惡。納諸侯。客恐。每我。且匿車中。有項讓侯。至。第五。權因立車。語曰。聞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獨君傳。無與。諸侯。客于。俱來。手。無益。後亂人。國耳。王。指曰。不。敢。即。別。去。范。雖。出。讓。侯。智士也。其見事。遠。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必。悔。之。矣。是。雖。下。車。大。行。數。里。果。使。騎。還。索。無。容。

乃已。雖遂與。入。成。陽。

姚崇二條

位。古。起。諸。吏。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遺。書。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恩。願。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於。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徵。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為。之。引。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崇。遠。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被。降。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錄。臣。遂。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矣。非。所。以。禪。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姚崇與張說同為相。而相銜頗深。崇病。張說子曰。張來相。與吾不協。然其人豪俊。尤好服玩。吾身沒後。當來市。汝具陳。吾生平服玩寶帶。重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曹無賴矣。若顧此。便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即時錄道。先礮石以待。至便錫刻。道御張丞相見事。知才之不及。

王恩

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其子應在側。勸舍投彬。舍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嘗人。強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講所及。賄。震。危。必。與。意。然。州。舒。守。文。堂。能。兼。外。行。事。耶。舍。不。從。徑。投。舒。果。沈。舍。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為。置。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為。恨。

好陵弱者必附強能抑強者必扶弱

好陵弱者必附強能抑強者必扶弱。應嗣逆教。本非佳兒。但此論深澈世情。差強老婦耳。教每呼兒舍為老婦。晉中行文子出。過縣邑。從者曰。此魯夫公之故人。莫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道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道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聞相如為官者。雖賢。舍人。賂。嘗。有。罪。猶。猶。

計欲亡走燕相如問曰君何以知燕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強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忘趙走燕燕與趙其勢必不致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內担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秦觀二事足盡人情之隱

陳同甫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一日陳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都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後步而行幼安通倚樓而見之大驚異即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數十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升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升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蟹餓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鄭重奉言因酒謀殺若醒而後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復書其意為假十萬緡以濟之幼安如數與焉

李泌

議者言魏開來與在外聚兵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以問李泌對曰魏公忠清儉自車

增補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駕在外說言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說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說見中原板蕩請陛下將有水嘉之行為迎危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為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說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謫廢願陛下察之臣故保其無他上曰他謀洵洵章奏如麻卿不問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章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說之用臣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服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眾恐非為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口保說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說親實豈得不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願說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早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庫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服之感而論韓皇使之歸說今說感激無自疑之心遂運糧餉豈非為朝廷耶上曰朕深喻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皇歸說而賜緡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之擾與卿父宜速置之皇至湖州說感涕泣即日自臨水口發米十萬斛韓皇留九日即還朝皇別其母啼聲聞於外說起召出授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說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說乃能使陳少遊亦貢米乎對曰豈惟少遊諸道爭

入貢矣

荀息

晉獻公謀於荀息曰我欲攻虞而執救之攻魏則虞救之如之何荀息曰虞公貪而好寶請以屈處之與與無絲之廢假道於虞以伐魏公曰宮之奇存焉必謀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儒文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聰儒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復惟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晉使至虞宮之奇果諫曰晉亡則虞亡虞亡則魏之相敵非相為賜晉今日取魏則明日虞從而亡矣虞公不聽卒假晉道晉既滅魏近戈向虞虞公抱壁牽馬而至

虞卿

秦王欲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難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戰國策士嘗以虞卿為第一

增補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傅岐

侯景叛魏歸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說和時梁朝皆請從之傅岐為如新今適在朝獨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則必圖禍亂若許之正隨其計耳帝感朱兵言竟許和景聞未信乃偽作鄭人書求以負陽侯景帝答書有負陽巨至侯景夕返語景遂反

策說城 策魏博

德宗時陝魏都知兵馬使連美鮑暉屢殺節度使致勸代總軍務遂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進美小校為援上以泌為陝魏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魏城之人不敢逆命此特鮑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足矣三面懸絕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朕方用卿當必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探連使使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今上以陝魏餽故不檢必節而領運使欲令晉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近難若鮑暉可用當使將有功則賜旌節矣說者馳以告鮑暉稍用自安泌具以上乃曰使兵士卒思鮑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出潼關宿曲沃將往晉來迎去城十五里鮑暉亦

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
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
治糧備明日馳驅至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謀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
故汝汝汝汝汝法為我會嚴嚴嚴節使慎毋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行也
指改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汝之泌既遠視日中宣慰使至泌奉已遠視視餘不足
聞上復遣中使指汝必使汝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洽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汝請汝
天德軍而配汝汝汝汝汝命。

傳稱郭侯好大言欲才如郭侯方許大言。古來大言者二人東方朔李郭侯是也漢武好
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肅帝郭侯頗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將連跡他人而
其志不行矣是皆巧於授主者也荆公巧於授神宗而拙於酬相任所謂言有大而考者
耶。郭侯中數語不放出一大言亦正與先主局相配若衛鞅之與秦王先說以帝道
上道而後及富強此借所必不入以堅其信則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薛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諷弱李吉甫請與兵討之諷以為魏博不必用兵
當自歸朝廷吉甫感陳不可不用兵之狀將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政危者皆分兵以隸諸
將不使專任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昔將帥均力敵其能相制欲廣相連結
則人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難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敗危者皆以此以為長策然臣竊
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諷乳臭不能自
識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欲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
之階也曰氏不為屠肆則怨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換兵養威嚴勸諸道之士馬
以須復效使賊眾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願陛下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
不受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度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懷恐懼為恭慎矣此
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懷諷幼弱軍政皆法於家傳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眾
皆憤怨田懷諷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而拜請為留後與誓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眾
曰汝等聽吾言乎勿犯劉太使守朝廷法令中版籍位官更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將士卒
等十餘人遣懷諷於外太子薛平監軍以狀聞上亟詔宰相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懷諷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
推心撫綏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後持將士表來為請節制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
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上乃以懷諷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懷諷流涕士眾無不

增補智囊錄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五

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
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
治糧備明日馳驅至完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謀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
故汝汝汝汝汝法為我會嚴嚴嚴節使慎毋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行也
指改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汝之泌既遠視日中宣慰使至泌奉已遠視視餘不足
聞上復遣中使指汝必使汝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洽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汝請汝
天德軍而配汝汝汝汝汝命。

效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沾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東歸劉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
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賜以賜
之左右宦官以為太多絳曰田與不食其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
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藉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
百五十萬緡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財正為平定四方不期徒時之府庫何
為即遣知語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皆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感德兗郭使者數望見之相顧失色曰德果何益乎。

料吐番

唐德宗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欲得渾瑊為會盟使詔曰渾瑊中信用於異域必使主盟瑊
發長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建賞言於上曰晟不放盟好之國故戒瑊以
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緣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誠待一勿為猜疑已而瑊
乘吐蕃決以辛未盟結贊集百官以瑊表示之廣私注曰吾生長西陲備諸事所以論奏
但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瑊等皆不知入幕易權服人伎鼓

增補智囊錄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六

三登大譟而至瑊自巖後出偽得他馬乘之唐將卒皆來走因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
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瑊曰戎狄對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
臣竊愛之李晟曰誠如渾瑊言上變色曰柳渾瑊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伏地頓首
謝因罷朝是日有胡盟信至上大驚明日謂渾瑊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之審耶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為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室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
和欲執渾瑊以脅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城而止尚結贊又歸瑊之兄子奔
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渡則我無種矣賴公許和謹釋奔以報帝聞之春燈
兵權將之請智亦人中之僅見者。

王晉漢

嘉靖初年非舒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邏諸兵果應事下九卿會議本兵主慮以為必
當發否恐失事不敢異王璠時為家宰獨不肯曰我自自有疏即奏花馬池是臣在邊時
所區畫防守頗嚴兵必不能入敵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防禦不久自退若遣京軍遠涉
邊境道途疲勞未必有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兵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為
不發兵使然兵諸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彭德未渡河已報寇出

出境矣。

按晉漢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一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美銀二千餘持以白晉漢晉漢曰此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法能盡心于此一事此項預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復此行犯邊即遣一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其一竟死於敵晉漢等遠智略如此又晉漢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城中火亦費百金亦嘗折乾到度皆要供具燒羊十數頭凡物稱是晉漢不數幾盡撤去故於從官雖下吏亦皆皆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當時法網疎濶故豪傑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使即時論罷矣梅衡湘揚州監軍行時請帑金數三千備滿賞之密事定所費僅四百金登報報部無分毫妄用雖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時為之也

韋孝寬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志是生番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於齊孝寬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復後十萬甲七百人遣閻州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難去寬曰計成此城十月即畢復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魏境始知設今晉州後兵二日方集謀論之間自指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為難矣乃今築之又今汾

增補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七

劉俊

水以南傍介山假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回版築克許卒如孝寬所料漢王手發驍漢不恤國事相溫帥師伐之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險遠溫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俊以為必克或問其故俊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必不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按俊每奇溫才而如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勢之地昱不從及溫既克蜀昱慕其威名乃引殷浩以抗之給是漢成疑或至浩北伐無功而溫遂不可制矣

楊廷和

彭澤將西討漢賊蘇本怒等入關討廷和廷和曰以君討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復破賊本怒等乘班師而餘黨復起不可制澤既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不及也

張英國三定交州而竟不能者則以英國之去也假使如黔國政事俾英國世為交守雖至今郡縣可安故平賊者屬之易格之難所戒於早班師者必有一番安戢鎮撫作用非僅僅仗兵威以脅之也

卜僂

魏公歎我於秦曰晉卜僂曰魏必亡矣天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輪後五年晉滅魏

士缺

晉士缺奔秦秦伯問於士缺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汝乎對曰欒氏欒氏已甚猶可以免其在魯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雖魯之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氏死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魯之德實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

楚為賈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蔭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蔭終日而畢殺三人賈一人耳國者皆賈子文為賈高功後至不賈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賈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賈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適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賈何後之有及城濮之戰晉文公適楚三舍子玉從之兵敗自殺

增補智囊補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八

班超

班超久於西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以成已校尉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城三十餘年而小人獲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也而蠻人懷慕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屢急水清無魚政察不稱下和宜滿仗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留數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蘇謀

蘇謀字道明廣帝時石季龍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太平指日可俟謀獨不然謀所說曰胡滅魏大虞於將貽王室之憂或問何故謀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者若非上哲必錄養靈應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任器不稱財殫力竭智者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弊也末幾果有殷浩之復

曹操計四條

何進與袁紹謀謀官官何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兵脅太后曹操聞而笑之曰聞賢之官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嘗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昭其罪當誅元惡一獄更足矣何必紛紛

乃外將乎欲盡謀之事必當慮其見其敗也豈未至而進見哉

或尚表其奔遠東尚有數千騎初遠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新送尚所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新尚

服傳其首詣將聞其故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曹公之東征也誠者懼軍出袁紹製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公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劉備新起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卒東擊備田豐果說紹曰虎

方捕鹿能據其穴而吸其子虎進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備空國而去將軍長戰百萬胡騎千羣直指許都操其巢穴百萬之師自天而下若果炎火以焦飛蓬覆滄海而沃

深炭有不消滅者哉其機變在斯須軍情捷於持鼓操聞必含備還許我操其內備改其外逆操之頭必懸度下矣夫此不圖操得歸國休兵息民積穀養士方今漢道凌遲綱紀絕

而操以烏桓之資乘破危之勢恣虎狼之德成篡逆之謀雖百道攻擊不可圖也紹解以子疾不許曹舉杖擊地曰夫遭此難過之機而以嬰兒之故失其會惜哉

操明於前備而漢中之後志急得龍縱備得不用司馬懿對陣之計何也或者有天意焉操既克張魯司馬懿曰劉備以非力勇到許都人未附公破漢中益州實劉備之功而操之

不龍去也操問曰可擊否曰今日不能去也操曰夫操通遠者有漢也操曰夫操通遠者有漢也

操定與羌人密通太守母邱與將之官公戒之曰羌人欲與中國通會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且欺人吾有所請因以自利不從便為失其俗意從之則無益與伴語去

及抵郡轉道校尉范陵至先陵果殺先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笑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郭嘉虞翻
孫策既盡有江東轄關千里則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將孤軍擊之皆懼郭嘉獨曰策

新升江東所設皆英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眾無異子獨行中原若

刺容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虞翻曰仲亦以策好馳騁游獵謀曰明

初劉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黃權怒而言曰屠火積薪其勢必焚及漏卮船悔將無及左將軍

有號召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

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閉關以待河清從事王翼自倒懸於州門而諫曰兩高不可重

兩大不可容兩者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客變同必爭其功皆帝後從事鄒度好奇計從容

說曰左將軍將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校是實軍無輜重其計若若盡驅已西梓潼

民由涪水以西其餘野散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

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成擒耳先主聞而惡之謂法正曰度計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然

不能用無可憂也卒如正料璋請其麾下曰我聞驅敵以安民未聞驅民以避敵也於是黜

度不用其計先主入成都召度謂曰向用卿計孤之首懸於蜀門矣引為賓客曰此吾廣武

君也

羅隱
浙帥錢鏐時官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在幕下屢諫以為敵國

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墻樓櫓甚盛浙帥揚察客觀之隱指城敵防不疏曰

殺此何用浙帥曰吾豈不知備敵耶隱曰若是何不向裏投之蓋指官卒也後指揮使徐

陸遜 孫登
陸遜多沈慮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
今氣陵其上意陵於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然見殺

陸遜從孫登遜三年陸遜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誠火乎生而有光而不
用其光果然枉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雖子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呂安之
難

盛文商

盛文商度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投鄴州推官過
揚州盛公舉稱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為一詩謝別公先得詩不發使人運之謝不見
夏殊不意往見通判才解其言所以釋疑將命者有忤語公問故公曰無他也吾始見其氣
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園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若但觀之必止於此官
志已滿矣明年除館閣校勘坐事罷登改差園子監主簿仍帶原官未幾卒於官

鄧康節二條

增補都史稿 卷六 明智部 德中 十一
王安石為相呂志卿奏知政事當節公見康節有憂色康節曰宜以忠卿山巖過安石耶曰
然康節曰無憂安石忠卿本以義利相合今義利相離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果
叛安石

按刑公行新法任用新進溫公貽以書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阻難可懼後必得其
力諷諫之人於公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責公以自售者蓋指呂志卿也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禮科院一日約鄧康節同吳處厚王正甫食飯
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問康節辭會之故康節曰處厚好議論每欲刺執政新法正甫者
介甫之弟雖不甚主其兄若人而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也茂直嘆曰先生料事之
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正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
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

鄧伯溫

初蘇轍之相也神宗崩神宗立邪惡自襄州移河陰謀謀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誦誦
起召康誦河陰鄧康節謂康曰公休除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
恐傾巧或以事要公外若彼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往志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為他日全身

保家計康起同年登科起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起言起蓋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功
世必見信既而梁善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起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范忠宣

元祐嫉惡太甚呂公深况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
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明堂范清久上疏以為張厥深難留從治范忠宣太
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
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常安民

王忠野客嘗談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為己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余觀北使神龜之歸
張仲瑞銜剛選格排抑使人不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橫挾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羽林
武有幾千人至尚書省詬罵直達仲瑞之第屠滅其家庫小忠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
識惟以醫中小斂為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為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
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這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

喬壽朋

呂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御史常安民慮其復留遂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
皆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謂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
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旋而去

喬壽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敗尾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一時文臣無可使遂用武國武夫也
特換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
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劉琦王燾咸聞諸人亦為之宜必盡文臣也至於
大臣任遣事固有反以觀家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忠宣是也今若就加本分之官
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外非其據邊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
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史不配從國至山陽儼然自大
受全度全軍忿因而殺之自此遂散

曹武惠王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後主復遣還內治行潘美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言吾受降
見其臨瀛猶顧左右故而後過必不然也且故有烈心自當君國盡必不生降既降又肯
死乎

或勸太祖降王否則變生後復笑曰守千里之國戰十萬之師而為我擒孤身遠客能為變乎可謂君臣同智矣

荆智部尉卷七

或曰如波俗腸如錮觸目迷津彌天毒霧不有明眼孰為先路太陽當空妖魘匿步其計

漢昭帝

昭帝初立燕王且怨望謀反而上官禁志實先因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書言先出都肄郎羽林觀道入稱驛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先出沐日辰之帝不肯下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禁曰以燕王強其罪不敢入詔召先入先克冠頓首謝上曰將軍朕知是事詐也將軍無罪先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蒙而上書者果亡

張說

說有材難能斷大議聖憲初帝謂侍臣曰衛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議人謀動米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謀破張語塞矣帝如其言謀遂息

增補智囊錄

卷七 明智部 訓說

李泌

德宗貞元中張延實在西川其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幕舍值察而道險滑滑衛士多亡歸宋此故明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與相與誓解為盟聖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軍府過甚厚張延實知昇出入帥國大長公主弟宗女適解馬都尉宗升女為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都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張東宮者誰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泌曰必延實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頗典禁兵延實無心中傷而都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王注亂且厭禱上天怒也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舍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舒王為姪姪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今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遺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為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允臣云吾任汝為相不力詠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

年不足備若免殺臣子以姪為嗣臣未得故其祀也因為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四夷皆戴之如父蓋謂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者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謀上曰建寧叔實者宗性急語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辭官歸老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為陛下相又親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不不故言建寧之免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欲自建寧元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請黃臺瓜辭以防攝攝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被廢國祚附者嚴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弟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免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免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期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謂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不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違目射養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負

增補智囊錄

卷七 明智部 訓說

李泌

元以來嘗居少陽院在殿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何自有異謀乎彼得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旨恐懷裏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表母有罪為累乎幸願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并殺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連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密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後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說卿意聞日上聞延英殿獨召泌涕淚滿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乞骸骨

郭僕保全廣平及勸德宗和親曰能皆顯回天之功獨鄰國一事杜忠於微宛轉激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萬世納忠之法

增補智囊錄

卷七 明智部 訓說

寇準

雙王元佐太宗長子也因仲敬廷美不獲遂成心疾習為殘忍左右微過輒擊射之帝屢誨不改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預中夜發憤遂請殺殿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卿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禁尉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行禮其左右侍從

皆保保全廣平及勸德宗和親曰能皆顯回天之功獨鄰國一事杜忠於微宛轉激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萬世納忠之法

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倘還而去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剽劫摘吉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搜其宮中。如無不法之事。東宮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無覓耳。江充李林甫豈可共商此事。

傷不疑

漢昭帝五年。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公卿以下視之。皆莫敢發言。京兆尹萬不殺。復至。叱從吏收縛。曰。衛太子出奔。衛執拒而不納。遂殺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蓋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後廷尉驗治。坐誣罔腰斬。

國無二君。此際欲一人。心絕浮議。只合如此斷決。其說春秋雖不是。然時方推重經術。不斷章取義。亦不足取信。公羊以衛執拒父為尊祖。想當時儒者亦主此論。

孔孝彥

梁人有孝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孝彥曰。昔文姜與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之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增補智度補

當以逆論。人以為允

張晉

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子以為盜也。闖其入。撲殺之。取贖視尸。則父也。更殺子殺父不宜。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久不能決。晉督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杜果

六安縣人有鬻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妻無分法。杜果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然。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繫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蔡京

蔡京在滬。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顯達。爭迎養其母。成訟。就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何難。常問母所欲歸。一言而定。

曹元明

元明有智。真宗朝。累功官。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曹元明曰。嘗試以人。取箭刺其股。而傳以藥。醫立死。羣臣慚懼而去。

大水

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殿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戾。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求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秦。宋。至。必說言耳。不足慮。已而果然。

嘉靖間。東南倭亂。蘇城戒嚴。忽傳寇從西來。已過游野。太守率眾登城。急令閉門。鄉民避寇者。為數。騰踴門外。號呼震天。任同知環憤然曰。未見寇。而先棄良民。謂收守何有事。環請當之。乃分運糧餉。洞開六門。納百姓。而自負劍。帥兵坐接官亭。以通西路。鄉民入。民

久而後始至。所全活甚眾。民至今尸祝之。又為屠戊午。聞無錫某鄉。據事作戲。婦神有關於臺者。優人不脫衣。倉皇避觀劇者。亦兩散。口中戲云。係子至矣。此語須更傳過。且云。親見錦衣侯。賊鏢是城門。書聞城外。人填溝。踐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雖近狀。亦有不嫌事之過也。大抵兵火之際。但當遠其偵探。雖寇果臨城。猶當靜以鎮之。使人心不亂。而後可以議戰守。若說言。又當直以理却之矣。

開元初。民間說言。上求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說言乃息。語曰。止謗莫如自修。此又善於止說者。天啟初。吳中說言。中宮來求婦女。民間若狂。一時始嫁。始盡。此皆怨少無妻者之所為。有司不加禁緝。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西門豹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約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據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視巫共。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于河上。設絳帳。席。居女其中。卜日。行。行數十里。乃渡。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家。多持女。遠竄於城中。一空。約。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約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

昔數千人其太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八從其後約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願謂三老巫祝父
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媼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
有頃曰媼何久也弟子趨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一頃曰弟何久也復使一人趨之凡投
三弟子約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約誓誓誓折河三待良久
傍觀者皆驚恐約曰巫媼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掾與長者一人入趨之呼叩頭
流血色如死及約曰且侯須父須哭約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媼也鄭吏民大驚恐自是不
敢復言河伯娶媼

娶媼以免禍題目甚大愚民相安於茲也久矣而斥其妄人必不信惟身自往會稽晉華
卷折使取著于河伯之無靈而向之行詐者計窮於是死難驅之娶媼猶不為也然後縣
可永絕

宋均

光武時宋均為九江太守所屬凌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諸巫初聚民家男女以為公
媼後沿為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媼均至乃下教自後凡為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復
良民未幾祠絕

聖水

齊歷中兗州去出聖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往汲獲利十萬人轉相
販李德裕在浙西命於大布集人置釜取其水用猪肉五斤煮之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須臾
肉爛自此人稍定妖亦尋絕

佛才

後唐明宗時有僧遊西域得佛才以獻明宗以示大臣學士趙文道曰世傳佛才水火不能
傷請驗其真偽則奉碎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願碎而止
正德時張鏡鏡案等以佛事惑眾聖聰嘉靖十五年故夏言議毀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
千百斤夫才骨之多至此使盡出佛身佛亦不足貴矣詎妄輩竟貪於此真佛教之罪
人也

活佛

滇俗崇釋信鬼靈立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入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司寇後
憲劉雲南因按鶴慶會焚之父老爭言犯之者能致雷損獲命積薪舉火果雷即止火發
無他逆焚之傳金數百兩悉輸之官代民償道

五斗米白蓮教之禍皆以燒香聚眾為端有地方之責者不得不防其漸非徒觀惡投俗
而已夫佛以清淨為宗寂滅為教萬無治理且言犯者致害此山鬼使倘佛者有靈當受
人誅乎即果能致電亦必異物感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勝正異物必不能致電乎火舉
而雷不至大教亦何說之辭哉至金惑輸官佛亦諒其無私矣近世有佛而刮金致惡愈
熾面以死夫此輩更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雖舍身隨可也

蔡仙姑

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洗面而入有廖縣尉一日率
其部曲約洗一日及入以洗面視之實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面視之大竹篋中一老媼
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擡之

程珣

程珣嘗知巽州有傳區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為祠南海道出巽珣詰之答曰比過海海守
不信搜祠具江中乃遂流上守懼更致禮珣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去遂息珣明道伊川
之父

石佛首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故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穎
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語曰然哉曰倘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
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姑女祠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公奉使修供頗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姑女祠俗
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閉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洗道
可姑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

張島三條

咸化中鉛山有取婦及門而揭幕止空與者姻家謂媼欺已訴媼媼家又以牋其女互訟媼
從婦人皆云女實升與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法為媼張進士吳斯任偶以勸田均稅出郊
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陰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黍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為
此樹乃神所棲百姓捐失瞻敬使至死為不可忽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鄰合懼
禍不從父老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公
獨見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此百有年幸公委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

命夫運斤樹有血出或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數不放遂創三百方斷其樹樹頭有巨集葉
中有三婦人隨地哭然欲絕命夫而懼之以湯良久始起問何以在此答曰昔年為暴風吹
至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味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
往來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葉也公悉訪其家遠之中一人正與中攝去者公始解公
以其不修公廟數處而所落地復為良田

田居一記 桂陽太守張遜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以數畝地播不生穀
遺客伐之血出客驚怖歸白遜遜大怒曰老樹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
使砍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遜遜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
怖伏地而遠恬如也徐執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充州刺史事與
此相類

縣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長橋每侵禮之其法書人年甲於木橋取生羊向道一擊
羊仆人死罵如之不發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巫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汝
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就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為釋其縛謂之曰汝
能咒杖死復咒之生吾即有汝試之不驗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崩焉知巫
增補知縣編 卷七 明智部 訓疑

所為起立衣冠焚香肅坐及旦取巫至庭眾皆以巫神人咸請釋之易不許屠聲叱巫巫悚
懼墜珠一顆光燭燭庭又隨法書一紙如掌大焉會僚屬焚其書碎其珠問曰今欲何如
巫不答即仆而死眾請昇出之曰未也躬往送於獄中歷以巨石時暑月越二三日發視
腐矣巫遂息

巫之術亦乘人禍福利害之念而靈焉然無礙畏故邪術自不能入
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法入婦女公擒至痛報之了無所苦已而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徑
馳詣其居縛歸用印子背然後報之乃隨聲呼竟死杖下

孔道輔 知寧州道士孫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上聞公
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祭笏擊殺之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天
下

成賢 成賢初授歸安縣縣有蕭德管此淫祠也豪右欲毀有司既先賽廟廟壯楚特老一日過之
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曰久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吾不備廟且置罪不赦也

界木偶道橋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
蕭德管來蕭德管來笑曰是未之技也命擊之顧岸傍有社祠別道歸身易入祠殿之
曰伺水中人此誠以米已而果然蓋業誇賽者心且賄沒人為之也

黃裳 震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極枯自拷掠而以徵福于神者實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即今
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故而遂之此風遂絕
吾郡揚正太尉廟在東城極靈專主人間善禱事香火不絕而六月廿四日太尉生辰尤
盛萬曆辛丑壬寅間閩門思靈寺有老僧摩一神人自稱周宣靈王今寓齊門微商某處
乞募建一殿相安當佑法既覺靈為妄置之三日後夢神大怒杖其一足明日足痛不能
步乃遣某從往齊門訪之神像在焉此像在微郡某寺最著靈驗有女子夜與人私而孕
度必敗許言半夜有神人來偏其神衣冠甚偉父信然因嗚曰神再至必視察其足為信
女以告所歡而以草履繫周宣靈王木偶足下父物色之大怒乃投像于穢漬之中商見
之沐以淨水救之冥中未卜所屠是夜夢神來別既微僧夢乃集同侶拾材構宇於思靈
寺寺僧足專食於是揚山太尉香火盡運於周殿遂近奔走如費太守周公欲止巫風於

增補知縣編 卷七 明智部 訓疑

太尉生辰日封鎖其門不許禮拜而升封周宣靈王殿逾月始開則周廟絕無影響而太
尉之香火如故矣夫宣靈之靈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報于女子之父能見夢于微
商而不能達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驅奪一時之香火而終不能中分久後之人心豈神
之盛衰亦有數邪抑靈鬼惑之不勝陽官而去乎因附此為隨俗媚神者之戒

席帽城 白頭老翁 真宗時西京故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父變為大孩狀能傷人民聞恐懼每夕重閉深
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故言帽狀至連巨叫噪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
夜聞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張詠知成都民聞詠言有白頭老翁食男女如欲召其屬使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信立
證解來明日得一人命繫于市即日帖然詠曰詠言之與謠象象之妖則有形詠則有聲止
為之術在乎明決不在厭勝也

隆嘉中吳中以孩積相賊怪幻不一亦多病孺居民鳴鑼守夜偶見一猫一鳥無不狂叫
有道人自稱能收孩積得縣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即以法法剪紙為孩積者
覺諸杖下而故頰止此即祖王曾放詠之聲

錢元鑑

錢元鑑收新定。一日里閭間觀戲起火。居民頭憂恐有。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疑之。元鑑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于市。自此火遂息。

蘇虎

蘇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嗔公方驚怖。一紫袍者冠以神降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簡曰。昨夜不驚。長否。公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汝背吾。豈不知汝夜來術邪。道士駭懼而走。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州舊無外邪。田始築東城。賦功五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遂知其偽。召遺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遇之。往往索所攜物。驅而走。督捕者疑其偽。密遣健卒詐為行人。捉衣囊夜行。果復出。持之。乃遺者索其皮。着於手。乘夜恐嚇人。以取財也。近自蘇郡城外。夜有羣火出林間。或水而聚。散不常。謂傳鬼兵至。羣民鳴金往。

增補智囊編

卷七 明神宗 訓說

九

逐之。亦有中利者。且視之。素人也。所過米一。空成。謂是鬼。捕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傳說其事。勸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為賊。遂說者。度鬼火來。處伏人。伺而論之。果獲船水手。所為也。搜得油。燭。即水而物。密置。捕鬼。

隋郎將

隋妖賊宋子賢。將謀作亂。將為無。遺佈會。因舉火。擊擊。乘乘。事泄。虜。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遂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故。忘。耳。乃。遂。復。無。火。矣。遂。擒。斬之。

賀齊

賀齊為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擊。射矢皆還。自向。賀曰。吾聞金有刀者可禁。豈不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無刀之器。乃多作助木。白棹。遺。從。卒。五千人。為先。發。賊。怖。甚。禁。不。設。備。官。軍。奮。持。禁。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萬。計。

蕭瑒

唐蕭瑒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咒人。上。試。之。有。驗。蕭。瑒。曰。僧。若。有。靈。宜。令。咒。臣。僧。奉。勅。咒。瑒。瑒。無。恙。而。僧。念。介。

陸貞山

陸貞山。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下。者。謂。五。聖。為。祟。家人。請。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為。正。神。爵。稱。侯。王。而。卑。母。妻。就。人。家。飲。食。乎。且。騙。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魅。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補。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令。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子云。知者不惑。其答問。智。又。曰。敬。鬼。神。而。遠。之。然。則。易。惑。人。者。無。如。鬼。神。此。是。家。所。以。欺。人。而。獲。其。志。也。今。夫。人。鬼。共。此。世。間。鬼。不。見。人。猶。人。不。見。鬼。陰。陽。異。道。各。不。相。涉。方。其。狂。也。兩。不。能。傷。及。其。氣。衰。亦。互。為。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狂。故。人。不。靈。而。鬼。靈。耳。西。門。約。以。下。可。謂。偉。丈。夫。矣。近。世。巫。風。盛。行。庶。神。儀。從。修。于。飲。差。白。蓮。名。牒。繁。于。學。箱。將。求。未。知。所。終。也。噫。者。何。以。稅。之。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未。達。時。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於。廚。下。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恐。我。無。人。為。我。救。善。善。又。嘗。呼。蒼。頭。木。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嘗。獨。坐。有。羣。猿。拱。手。立。其。前。又。曰。鼠。蟻。就。我。求。食。乃。今。食。之。夜。中。能。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能。鳴。手。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而。走。也。北。史。胡。將。何。所。之。其。後。怪。遂。絕。無。

鼓妖

范仲淹。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數。鼓。為。妖。坐。未。幾。鼓。自。滾。至。庭。盤。旋。不。已。見。者。皆。股。慄。仲。淹。徐。謂。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撫。耳。今。純。仁。剛。提。以。擊。之。其。鼓。立。碎。

李忠公

李忠公。之。為。相。也。此。事。嘗。有。會。食。之。樂。又。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連。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說。也。遂。撤。而。焚。之。其。下。積。去。積。壞。十四。倉。議。者。傳。焉。

增廣智囊編卷七終

增廣智囊編卷七終

劉宴曰

中流一壘千金爭望為鈔刀毋為椿葉錯節置根利器斯別歲時務者呼為俊傑集經
唐劉宴為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備辦於宴宴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
以厚直善善走者置遠相望規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
宴以王者受人在賜與管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敘之荒則蠲救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瑞則計官取贏允令蠲某物貨某戶民未及因而奏報
已行矣議者或譏宴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德善救
災者不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多則闕國用闕則復重徵矣又賑給多
使俸吏摩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銘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之報耳他
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支多出救災資之糶
運散入村闕下戶力農不能活市轉相沿運自免阻礙以為二勝

先是運關東錢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宴以為江汴
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又州縣初取富人督漕轉
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批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者人不堪命皆去為盜宴始以官主船漕而
更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民困以蘇戶口繁息
宴常言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可謂知本之論其去桑孔遠矣
王荆公但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亦自附養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為劉宴而
下且不逮桑孔

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檢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販鹽戶所者之鹽
但繫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
鹽資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復其利而民不困窮
常平鹽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價主於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與商爭鬻矣
平糶

李愷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
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
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餘中饑則發中熟之所
餘大饑則發大熟之所餘而糶故雖遭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
之魏國國以富強
此為常平義倉之秘後世腐儒乃以盡地力罪愷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無怪乎諱當
強而實亦不能富強也
社會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聽民之便則為社會法強民之從即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國故也 今有司積
穀之法亦社會遺制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為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碍錢糧之用一遇
荒歉輒仰屋竊歎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為愈矣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慮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管令
各府縣盡數糶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
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
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用借貸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
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於此

河東路才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漲歲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當使富家預備定其價
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糶則
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
用富民而不擾是大經濟亦歸廉惠實心素受於民故不寒令未行而勢已騰矣
周忱

乾道四年民艱食喜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糶其息
之半大飢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會不復收息故
雖遇歉民不食詔下蠶社會法於諸路
陸象山曰社會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財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
有散而無收歲歲缺時缺本乃無以賑之莫如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
之患缺時糶之以推富民封廉賤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歲歲代社會之虞
實為長便也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時。蘇州通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田賦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圍局收糧。公令蘇立便民倉。水陸每鄉圍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本鄉圍里夏秋兩稅。加耗不過十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楫利轉。費填出。銷入支。撥其餘。各存積。縣倉。餘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准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鹽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解。倉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濬治。一切取給。餘米。

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于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通員日多。夫餘米備用。本以實濟。若歸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無所恃矣。試思今日兩稅耗果止十一乎。徵收尺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徵而有餘。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戶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增補智囊錄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三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村老農。則携之與俱。則於榻下。資以地方之事。民情士俗。無不周知。按定為論。糧加耗之制。而後金花銀租。細布輕賣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願文傳諸循之。則治奈之。則亂非虛語也。自歐石岡一變。為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意哉。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復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盡百出。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敵。百計侵盜。眾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盡復舊章。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糴。糴轉還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文。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稅輸米。又幸有寬。民懼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團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稅。長輸布而。其齋持私貨。以賸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

法於他州俾悉遵之

陳憲嚴

陳憲嚴知開州事。萬曆己巳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公倡義。極資穀一石。次百五斗。務沾實惠。故賑時。編號放。魚。而進。雖萬人。無敢誹者。公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檄。再賑。極貧者。書更。出示。示。公曰。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巡。開。喚。領。賑。時。不。肯。粒。點。見。真。能。故也。

陳憲嚴在開州。己巳之冬。倉穀。幾。盡。無。台。命。各。州。舉。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糶。穀。此。時。穀。價。騰。踴。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糶。給。價。五。錢。一。石。每。石。倍。已。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何。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公。堅。意。不。行。竟。以。此。被。參。以。災。年。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障。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餘。方。申。撫。舉。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糶。報。價。三。錢。即。如。數。給。之。自。復。時。價。益。減。之。二。錢。五。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益。增。穀。勿。減。銀。也。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則。盡。以。給。糶。賑。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更。請。復。鄉。夫。公。不。許。曾。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滿。荒。報。思。還。鄉。井。因。逼。出。示。招。撫。云。與。歸。種。麥。官。當。賑。爾。乃。因。前。大。戶。所。糶。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子。各。門。一。里。外。令。各。將。威。威。裝。上。到。城。上。填。填。塌。處。總。甲。於。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每。賑。而。城。已。修。完。

增補智囊錄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四

北方州縣。唯審均徭為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為九則。賦役皆准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唯據此三等。三等。人因得招權。要賄。公。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故。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晚。事。且。朴。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警。當。何。戶。新。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熟。有。一。百。餘。人。即。閉。之。復。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光。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即。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之。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株。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下。堂。公。自。臨。視。擇。其。中。一。二。萬。貫。人。作。為。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因。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

定。日審四五里。住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早米價二條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飢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今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大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撫州飢黃震奉命往救。但期會富民言。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八字。擲于市。米價遂平。

撫流民三條

富鄭公知青州。河湖水。民流就食。粥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室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更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養。請受。嘗五日。道人持酒肉飯糶。樹藉。出於至誠。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來取。死者為大塚埋之。目曰藁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糶。歸。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皆聚民城郭中。若粥食之。蒸為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實殺之。竊立法簡盡。天下傳以為式。

增補諸案編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五

能於極貧弱中。做出富強來。真經國大手。

祿元發如鄆州。歲方飢。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夕而成。流民至。以次受地。并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糶。婦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暴布。蕭然如營陣。石火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萬人云。

祁爾光曰。勝遠道之處。流民大聚。富散而不據。勝廉而能整。皆可為法。

成化初。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曠三千餘里。所至流連。藏聚為梗。創斤因之作亂。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數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諫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備置滋縣。於荆州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備置南雍州。於襄陽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荆州。南雍遂併於襄陽。迄今千載。豈謫如故。此。前代處置得宜之效。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李賢深然其說。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復集如前。賢乃援洪說。上之。命副都原傑往。治其事。傑乃編里諸郡。縣。深山

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令詳。

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開墾。以供賦役。建設州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陽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升西安之商縣為商州。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栢柏南台伊陽三縣。使流屬土著。參錯而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為保障之計。因妙選賢能。為守令。流民遂安。今日招撫流移。皆虛文也。即有地無室廬。即有田無生種。民何以歸。無怪乎其化為流賊矣。倘以討賊之費。半擇一實心任事者。專管招撫。經理生計。民其慶更生矣。何樂於為賊耶。

耕牛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住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渚知灤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耕。價騰踴十倍。渚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故河北一路。唯灤州民不失所。

義船

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白三郡民船。防定海。成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為姦。民甚苦之。吳潛至。立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郡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舉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皆俸。以備米。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著為成式。其船專留江浙。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戶。各欲保獲。船井。航出大舟。以聽調。且日于三江。台兵民船。聞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統以偏枝。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內蔽京師。又五烽燈。分為三路。皆發報於招寶山。一連大洋。壁下山。一連向頭山。一連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報帳。而沿路沿海。號火疾馳。扼者快揚。海上如此。聯絡布置。使鯨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來。

李都侯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則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使道能之行者。近不逾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武備漸弛。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驍騎。

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者，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德宗與宰相議，欲復舊制，必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成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萬斛。國家比遭飢饉，經費不充，未暇復府兵也。上曰：與成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戍成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不及矣。今以蕃人居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帑錢，悉為錢縑，因以縑以布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鐵器，悉以縑賜緣邊軍，募成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多熟，倍償其種，其餘縑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則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成卒獲利耕者，邊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為增縑，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成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成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歸，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賞給長牒，饋食而遣之。據舊應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戍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卒皆上善，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

屯田之議始於趙充國，漢平遠罷屯田，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則善後之策未盡也。
增補智囊編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七

都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復府兵，其言鑿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虞集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諳言京師侍東南海運而賞竭力民，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佳菑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齊魯，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苗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驅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於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廢。

遷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正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統。
何去春，餘冬序錄云：國朝崇文社公賦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望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或修復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公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大僕者不啻之。堡尚謀修築，德德歲月，恐將來之虞，禍難及也。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晃錯之兵事，江統之徒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野，平江伯之漕運，李綱之海運，合此八水，舉而兼之，則北京海運，無患矣。百里川、塘、港、河、汊、湖、海、運、通、利、便、矣。自漢、唐、宋、明，而後，漕運之利，皆由是而興。其利之至畫也，李元則之募國，起澤，慶寧，即范正文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今出如流水矣。

劉大夏
宏治十年，帝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怨公，素不與先軍，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彼圖之既而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日揭榜通衢云：某食缺，報若干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難中貴子弟亦不禁，不兩月倉場充積。益往時糧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運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傳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糶，無處可得。公有餘積，家有餘財。
中官法誠善，然使不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如何得知如此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濟，皆庸人自壘中坐席為擬林，謂一坐此林，驕倨如綠，今上官公坐皆擬林矣。民間利病，何緣上聞。
董博學

董博學
董博學，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議於朝曰：海濱一境，不通舟楫，軍糧唯可陸運。瀕海之人，屢遭寇亂，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八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八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里即封識，人不急為，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過三十八里，輒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按大長陵北征時，命侍郎送督餉，送以道險，車重，民疲，糧多，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

置站堡每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劉本道

先是漕運官糧。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費而增耗不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用之。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于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被運至京。每二十石。給費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教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優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上賜二品服。以旌之。

按本道常州江陰人。由樸吏受知於晴遠伯玉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多用其策。正統中。從金尚書濂征閩賊。活賊從者萬餘。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糧。侵盜事繁。轉展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積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賜五雲綵段。天順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本道固以才進。而先輩引賢。不拘資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當法也。

蘇軾

蘇軾知杭州時。歲適大旱。飢疫并作。軾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哲部 經務

九

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為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河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漸渾濁多淤。河行閉塞。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稱獲其利矣。軾聞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實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遠。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麥。春熟。麥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麥。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浸塞。乃取葑之餘。得錢糧以萬石數者。乃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隄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

華亭宋彦云。西湖蓄水。專以資運。河湖濱多水田。春夏間苦旱。秋間又苦潦。若專設一司。精究水利。湖宜開廣。濬深。諸山水溢。則能受諸田。若旱則能澆。開司又俟淺深。以啟閉。則運無阻滯。而三輔內膏腴。可相望矣。按此宋人為都城濬計其實。今日亦宜行之。邇來

西湖漸淤。有力者喜于占業地方。任事者不可不慮其然也。

張需

張需長於治民。先佐鄆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濬。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眾。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為神助。還鄆州。守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食糧。桑桑桑桑之具。難豚之數。備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

李若谷 趙昌言

安豐岳陽縣。設教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甫水溢。則溢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湖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溢決者。雲雒軍家。芻豢豎野。時因奸人。穴官隄為弊。咸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聞。一旦隄潰。吏告急。昌言命急取家所積。給用塞隄。自是好息。

近日東南漕務孔亟。每冬作壩開河。勞費無算。而丹陽一路尤甚。訪其跡。則居人歲收夫脚盤割之值。利于阻塞。當起壩時。先用賄存其。接種過後。輒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讓疏濬。若依李超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勞費。添加開濬。曉示居民。復有壅決。即責成彼處自行撈掘。庶常鎮之間。或可息肩乎。或言每歲開塞。不獨夫脚利之。即言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收知也。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哲部 經務

十

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瘴病。祖制以蜀茶易番馬。久而寢弛。茶多闕出。為奸人利。而番馬不時至。楊文襄乃請重行太僕。絕馬之官。而嚴私通禁。盡龍茶利于官。以報致諸番。番馬大集。而此牧之政修。

屯牧

其撫陝西。則創城於紅古二地。以為固原。樞梁垣。瀕河以捍靖口。其討安化。則授張永。聚以誅逆。璫。出將入相。謀無不酬。當時日公。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虛也。

張全義

東都舊經寇亂。其民不滿百戶。張全義為河南尹。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招懷流散。勸之樹穀。其租稅。唯殺人者死。餘俱答杖而已。由是民歸如市。數年之後。漸復舊規。全義每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僮僕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穡麥甚收者。或親至其家。

志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妓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却是民說耕蠶遂成富厚

全義起于羣盜乃其為政雖良吏不及彼吏而盜者不愧死耶 全義一笑而民勸今則百然而民不感何也

植桑除罪

范忠宣公如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慳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及按其所植桑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

愚于今日軍使之罪亦有說焉夫軍藉以戰徒藉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伴死或借差或借代里甲有會解之擾衛所有口糧之費而罪人之翔翔自如見者不得而問焉即所謂徒者視軍政苦故諺有活軍死徒之說然而富者買官貧者行兵即驛中奉挽之事所資幾何又安用此徒為哉然則宜如何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議開墾未有成效誠酌軍衛之遠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處開荒若干畝俟成熟升科即與准罪釋放其或願留即為世業行之數年將墾土漸變為熟土且奸民俱化為良民其利顧不大與若夫安插有法焉歷有法稽核有法勸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盡也

鉛銅錢

楚王馬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湖南地多鉛鐵軍都判官高龍請鑄為錢商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國用富饒湖南民不事蠶桑即令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錢引

官府無私即鉛鐵尚可行况銅乎夫錢法所以墜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惡錢出而以良錢入出價厚而入價廉民誰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則政自行矣

趙開疏通錢引以為便一日有司獲偽引三十萬道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官撫使印其上即為真矣其使從治罪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利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汝稱喜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真大經濟手段三十萬錢又其小矣

益眾 備依劉表嘗憂兵寡不足以待曹兵諸葛亮進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今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其眾遂強

增補智囊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十一

陶侃性儉勤於事作荆州時勅船官悉錄船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植積雪始晴曉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履之都無所妨官用竹背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桓宣武即超兩階用之

蘇州堤

蘇州至昆山縣凡七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堤而澤國難於取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為葦為牆截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蘆葦蔭中候乾則以水車沃去兩牆間之舊水牆間六尺皆土留其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為水利

丁番公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謂主營復宮室遠取土遠公乃命鑿通備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牌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壑中入至公門事畢却以折葉瓦磚反壞實於壑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鄭端簡公三條

嘉禧丁巳四月三殿三樓十五門俱災文武大臣會議修葺海鹽鄭公曉時協理戎政率軍營三萬人打掃火焦鄭公白黃司禮磚瓦木石不必盡數發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團圍就便堆積白石石燒成石反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為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裏欲修補燒柱塌缺又於護身殿後乾清宮前隆宗景運二門中砌高牆一連欄斷內外內監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必一時起小車五千輛民間輿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積舊磚石并石反無數可盡與工部修端門外戶房其在戶門以內者可與內監修理柱空并砌清乾宮前牆黃善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輛一時不得集况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用車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動作兩關門外多空地可吃黃土用却命軍糧集上填上用黃土益三尺豈不兩便黃曰善喜公曰午門以裏善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遠今厚載門修砌到岸若命軍搬出石順門由啟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割岸填堵不須減工部估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又曰善喜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密二廠住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長大不

此公確有心計但非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增補智囊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十二

不惟皇城諸門難出外面房柵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後各門內小房非燬即折壞必須修葺方可容身若將舊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甬道善善二門前後并改明長庚兩長街殿各內臣學取舊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內物修皇城內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又曰善

錦衣趙千戶持陸錦衣帖來言軍士搬出火焦俱置長安兩門外大街兩旁西夷朝貢人往來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夷道有深坑可將火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以詔天下如何說不雅誰敢將朝廷龍文碑石填罪廢太平侯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來人可並行官可照管若從小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生活豈有營軍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定要取火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杆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三尺許方可在上行大車羊船滾石不致街道腐道皆壞矣見今午門外東西脇下數萬擔火焦積堆若搬出正應不久又要搬入耳趙復論公復出

會議于門臺基及奉天門殿樓等臺基塔級石柱碌花板石面紛紛不決公欲言恐眾不肯信特遣大臣徐景請教果雖匠藝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門臺基眾議將

增補智囊錄 卷八 明智部 規務

十三

前三面折去一丈從新築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固初堅固萬一樓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費鉅萬矣若止將臺下繩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爐條約深二尺五寸節做新石補入內土今堅仍用大杉板障之法不地壞而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板門兩旁須彌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如前鑿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上出舊石空齊用鐵劍肩進亦易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門階沿石一塊三級殿上柱碌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住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災木石諸料不能進折去承天門冬墻方進得今料比九廟又進三重門尤難為力莫若起開佳土將舊階沿碌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轉尚有堅厚可用舊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三級臺基并樓門臺基俱如戶門它補皆可公能力主此議者夫力萬萬銀糧何至數百萬

徐景

嘉靖間上勤於事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未幾萬壽宮災閣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閣工部尚書曾穆其工重建禮以匠師徐景有智而委穆穆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三殿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碌石稍新改用並

不於各處派辦其夫力則以敬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催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齊其飢是以中外不擾軍民踴躍而功易成後歷歷禮禮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

賀盛瑞九條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塔石長三丈濶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早船渡運派府縣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洗早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萬歷中鼎建兩宮大石御史亦有食用五城人夫之議工部郎中賀盛瑞用主事郭知易鐵造十六輪大車用驢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致京費不足七千兩又造四輪官車百輛召募殷實戶領之拽運木石每日計縣給直其車備每輛百金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為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慈寧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公所內監謹然言舊公曰石安得言舊一鑿就新有事我自當之不爾眾也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礮礮山水暴發礮不能禦也年修年圯徒耗金錢督工主事賀盛瑞欲用石而中貴戚利冒被主於仍舊礮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岸何以能久對曰宜用黑礮礮而灌以灰礮公曰黑礮礮多甚內官何不折三二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取公曰第言

增補智囊錄 卷八 明智部 規務

卷八 明智部 規務

十四

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內監中官懷疑未解公意然動其心遂折二萬久之不言一日同至溝岸畫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礮礮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發礮不可禦礮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險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於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山矣原估礮二十萬既用石費不過五萬

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料起公念取夫于京道且五十餘里用止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為公不給價難為私乃於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三文費示千餘錢而石已合筒矣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惡乃每片價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堅每片價止三釐諸閣陰耗食於官安久矣民瓦莫利也咸公督事乃躬至監謂諸閣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餘年公曰三十餘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惡故耶曰然公乃陰運官民瓦各一千記以字而參廉之於是選監工木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眾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賤何苦而用官瓦監者曰此祖宗舊制誰敢違之公曰祖制用官瓦為官勝於民也豈謂官破錢糧不堪至此余欲具疏借監官為證耳遂去

監者隨至屬下氣謂曰此端之開官密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請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於他監工者於是用民瓦二十萬省費全二千餘金剛墻實上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豈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拾上一筐加錢二文以木屑為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畢

錦衣衛題修函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毀壞者俱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實題中疏語耳不然駕閣庫未闕失而銅帶胡繡而舊宜廬胡直斷如切內臣如言以詰諸弁且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譴用未及千而由薄已湮然矣永靈長公主樂躋例搭藩廟慶房等約三百餘間內使臨行時俱拆去公令擇隙地搭蓋以楸棍橫穿於杉木簾下埋之簾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殞訖內宮果來取木木根牢固復連合既以力斷繩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謂曰山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殿折外餘小房留與女輩作宿食何如眾曰便公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七釐抵工價折棚日簾聽爾等將去斷蔗作蔗筋用木作回料何如眾又曰便都城重城根脚下為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喘將及城名曰浪窰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土填築去京城二十里而遙估銀萬一千餘兩公建議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則浪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十五

高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濬之深銀者功倍計無便此比完工止費九百有奇按兩宮之役實公為政事例既開凡通狀到日即給帖銀完次日即給咨事無留宿吏難勤惰赴者雲集得銀百萬兩公每事核實裁去浮費竟以七十萬竣役所省九十萬有奇工甫完反以不繼論去竟裁余覽公之子仲軾所輯冬官紀事如仰木商清案稅往往必行其意不辭主忠宜乎權貴之側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世其才以求容於世國家亦何利焉吁可歎已

蘇州木商王天俊等十八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割付買木十六萬根實念此差一出勿論皮帶私木即此十六萬根木逃脫三萬二千餘根虧國課五六萬兩方極力杜絕而特旨下矣一時奸商揚揚得意賀乃呼至謂曰爾欲割我但知奉以旨割爾劉中事爾能禁我不行開載耶於是列其指稱皇木之弊一不許希免關稅蓋買木官給平價即是交易自應照常抽分二不許虛糧官民船隻如運照常賠補三不許輕擾州縣派夫搜篋四不許攬越過關五不給預支俟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題給價於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則割付直一空紙領之何用遂皆不願領割向東廠倒贖矣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左晉通濟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撥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官俸軍糧歲

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七八十兩少五六兩尚不及費質公感瑞欲具題裁革左堂沈敬字止之公宣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空厰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泳等處稅礦磚瓦近日至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如木商王資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已編查密稅而中貴王明為樞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即出示通衢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會放者許諸人詳告即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寤三十餘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兵諸勢要聞風輸稅即一季所取銀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動戚祭葬取用外該局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五月取給焉

陳應仁

陳應仁云泉州庫貯鐵甚夥皆先後所收不堪軍器也余嘗監收目擊可用乃兵丁飾虛利在培餉不論堪否故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營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與之於軍器銀內銀七器三點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法併散雨濕火藥而加硝提之計省二千餘金即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不年征額即軍資以紓民力計無便此乃當事者沒視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十六

葉石林葉石林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浮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今重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蓄曰患既長或求識認葉聞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方法即給內外相界係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為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虞允文

先是浙民歲輸丁錢編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菽場利甚溥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得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明智部經務卷八下

植槐

章字實為雅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輒毀孝寬臨州勒部內當墩處但植槐樹說免修復又便行旅字文泰後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侯皆計里種樹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充舊多劫盜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

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傾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於是盜無不獲。哀了。凡曰宋薛季宣。武昌。擢置一樓。盜發。伐鼓。擊。時息。過百里。事與季宣合。亂世。得盜之法。莫長於此。猶求向子。詔知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令每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詔。不可。曰。爭聞自此始矣。是亦一見也。大抵相機設法。顧其人方畧。何如。惟明刑薄賦。裕民為得盜之本。

分將

仲淹知延州。先是。總官領邊兵萬人。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出。則官卑者先出禦。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次第。敗道也。乃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賊多寡。更番出禦。

梅少司馬客生疏。云古之詔爵也。以功。今之徵功也。以爵。二語極切時弊。夫臨陣則卑者居先。徵功又卑者居後。是以性命婦人耳。宜志士之棄足而不出也。分將迭出之護國。當否。謂論功。尤當尊敘汗馬。而毋輕冒。惟懼則豪傑之氣平。而功名之士知奮矣。

徐階二條

世廟時。倭蹂東南。倭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而倭已去。誰任其咎。尚書感之。相階持不可。則以贏卒三千。陪爭之曰。江南腹心地。稍以共賊。久矣。部臣於千里外。何以遽度賊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也。夫發兵者。但計當與不當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虛文。豈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以餽賊。而尚書權乃發精兵六千。俾偏將軍許國。多達時將馬國。已老。達時敢深入。而疎擊。擊。勝之前。過。休。濟。當事者。以發兵為階。階復疏云。法當責守。令將士戰。而守令守。今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僅然自如。及城潰。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僅左降。此何以勤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為民者百。奈何以戰守并責將士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

漢法之善

漢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將。故郡國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猶有井田之遺法。自張說變為號騎。而兵農始分。流為藩鎮。有將士而無守令矣。迄宋以來。無事則專責守令。而將士不講。戰鈴之術。有事則專責將士。而守令不參。唯懼之。是戰與守。兩俱虛也。徐文貞此語。深究李世場。元之。

階又念夫移庭牧豎。大興民。雖居士卒不得耕種。米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

七錢米。故日不繼。時畿內二麥。每石止值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止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日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乃上疏行之。

習射

種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城。境守備單弱。窮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商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兵或爭。後復輕重。亦令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由是人皆射。富乃甲於延州。

楊叔本。書生。初從戎。習騎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馬。躍。初不過二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孟珙常用其法。稱為小子房。

按宋史。拔實。人萬。遊。漢。間。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來。此。何。為。輒。奪。去。已。在。軍中。費。官。錢。數。萬。實。似。道。核。其。數。孟。珙。以。白。金。六。百。與。償。拔。又。費。之。終。日。而。飲。似。道。欲。殺。之。拔。曰。漢。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如。公。瑣。瑣。何。以。甲。豪。傑。似。道。姑。置。之。蓋。奇。士也。其。家。杜。果。軍。幕。能。出。奇。計。解。安。豐。之。圍。惜。乎。不。盡。其。用。耳。

曹瑋

曹瑋在秦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以。後。有。犯。者。還。其。家。內。地。所。募。子。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種。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圍。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整。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皆。出。錢。市。馬。後。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整。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復。皆。以。為。法。

慶州

永初四年。羌人反。亂。殘。破。井。涼。大。將。軍。鄧。錡。以。軍。後。方。費。事。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擊。如。衣。敗。用。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保。議。者。咸。以。為。然。謝。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林。草。木。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徒。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貴。有。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然。則。計。將。安。出。謝。曰。今。涼。土。

發動人情不安... 皆除為冗官... 辟西川蒙傑為樞密... 謀於李傅之公忠... 自快其私以貽後世... 宜董而刺州通三公... 女子而必爭千里... 鄭曉奏倭寇類多... 乞命各巡撫官... 石令其無事則... 有將材出於其... 盧循孫恩黃巢...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十九
僉答孫巴漢... 書王總督... 索要正恐彼... 野以待之使... 可奉聞天朝... 將而挑之以... 乘之多行間... 固不必以斬... 牛紙情之似... 之何用但欲... 今那吉衣其... 我然後重與... 款必青分將... 兩相交易則...

於封爵貢市... 和之誠與不... 利遠鄙不修... 世之利也諸... 境叛人先入... 哥木道那吉... 留得此人將... 先獻所虜獲... 范宗儒以嫡... 送大同左衛... 方達時試表... 中軍打兒漢... 及長書表文... 眾之議計目...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 經務 二十一
和示弱馬市... 以為倒懸寇... 至於昔年真... 掠故先帝禁... 開原事倒耳... 而有加損也... 策自今如是... 加於此者乎... 以為不惟不... 三王故事陳... 貢名馬三十... 板升諸道既... 功又費一番... 之來歸歸亦...

汝獻功矣然對來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種穀有犯法生反心任汝役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重輕之意。

安黎高

顧盼海樓餘錄云僂耳七坊黎高山水險惡其俗開弓好戰高商中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於徵求土官備蛇者恃勇為寇屢敗官軍後蟒蛇中箭死餘黨招撫焉嘉靖初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擊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感顯道其故余曰可徐撫也未幾崇仁文龍弟相繼率部來見勞遣之徐知二人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龍何不親至眾咸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答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眾欣然感謝郡士民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即魚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聞獄縱繫囚三百人州人咸賞我寬大之度黎庶見之盡圍首祝天曰我輩寬善當散兵余隨查該商糧俱無追納因黎眾告乞保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者先保各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眾曰諾前此上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欲收其心先由達上司將該商黎糧品搭見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籍其名氏編置十甲辨糧除批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其有百餘人則掌兵頭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 經略 二十一

自各有所事樂於自惠不顧其主矣日久浸向有司余密察識其情却將諸首悉五十餘多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繼牢死大患漸消后落窳高黎聞風向化亦告編版籍糧差訖州倉積存聽征糧斛作本州官軍糧糧數散地方平安

平軍民變

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分為九營歲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其餉頗厚萬曆十年閩吳中丞善言奉新例減餉三之一又半給新錢錢法不行訴之不聽遂為亂其魁馬文英楊文用實信之擁吳公至營所奪辱備至迫書賂前狀以庫金二千為酒資始縱之明日二魁陽自縛詣吳及兩臺言我實首事請受法他無與也眾皆圍以俟諸公憤給禍姑好言慰道而具其事上聞少司馬張肖甫奉使宣撫浙代吳未至而民變復作初杭城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抵應役者自募游手无之前二歲始嚴其法必親受役俾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謀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僑居素無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忿忿且謂官無如亂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諸大猾實任卿坐他法荷板諸大猾遂鼓眾劫之響應至千人於是焚劫諸臺有力家以快賊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悉竄匿張公孤嘉禾聞變門候人曰兵情海者發即白發矣所留二營無恙耶曰然公

曰連驅之尚可離而二也從者皆恐公謀笑自如既放臺治事而摩不逞嘯聚益眾揭竿立幟執白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毀垣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兵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何不告我眾以司夜役不公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眾始散然其氣益張復掠他巨室火光燭天公乘燭羊樓論以禍福質明張之道儻眾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戡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為合可也命游擊徐景星以二營兵入召伍長撫之曰前幕府設法用女死力而不女飽女當無快快樂唯唯則又曰布無賴子亂成矣彼無他勞非女曹創能為我盡力計捕之我且令女曹以功飽也然無多殺多殺不女功求踴躍聽命傷名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向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魁謝死罪公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無名女為我帥眾捕亂詎論贖且賞兵即不幸死甯死義乎二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號勇為中軍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約束乃逐前薄亂民連敗之縛百五十餘人而士卿與馬公記得其德謀拔及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焉之魏門餘悉釋去於其奉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猶未伏法急之或生變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則非法因階二魁功予之冠帶榜於營復其餉如初咸帖然當二魁自縛時眾曰吾以一死敵若等姑予我

增補智囊補 卷八 明智部 經略 二十二

棺殮給妻子費眾為欲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囊眾頗恨又各營倡亂者數十公俱廉保之屈明年春汛七營當復發公於暮時密令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數其首亂罪斬之已後捕馬楊二魁至曰女固自請死今晚矣且女既倡亂又欺眾而攘其資我即欲貸女如眾怒何又斬之凡九首陳校門外而使使馳報諸營曰天子不忍盡慘女女自縊台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圍也眾盡感泣

兵之變未有不因股前激成者民之變未有不因勢乘激成者至於兵民一時並變危哉乎浙也幸摩不逞倉卒為本無大志而二魁特好言之體道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為一於此便有个題目可做強公此舉大有機樞大有次第尤妙在於不多殺若貪功之臣我不知當如何矣

三受降城 釣魚山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戰戰恣眾西擊突騎施總管孫仁恩請乘虛奪取漢南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為中城距東城各四百里餘里皆城主要於平頭朝陽山北置降城十八百餘自是突厥不敢度山賊收至今皆為荒墟矣世說

余介帥屬察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帥所時揚州舟楫丹楳兄弟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珩素聞其名與之分庭均禮居數月無所言珩乃為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年數璉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開館以處之因使人覲之但見兄弟終日對牖以空書地為山川城池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請珩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禮遇今日想有以少報其在從合州城乎珩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介志也但未得其所以耳曰蜀中形勝之地莫如釣魚山請從諸君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珩大喜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蔡青居大獲釣魚山頂天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寨布星分於是臂指聯絡蜀始可守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堠始遠矣珩築釣魚山十餘城而蜀之形勝始壯皆所謂一勞而永逸一費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鎮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懸幾百里戍卒憚勞不願往必也與屯田其廣舍使民見可趨之利而又置訓練之將嚴互獲之條使武備飭而有恃無恐民雖不欣然而趨之乃不察機宜而徒用峻法以驅民於死地所任賈鑑者又不能體國奉公以犯眾怒遂致殺身辱國顧蔡天祐相機撫定僅而無恙

欲建功任事者先在體悉人情哉

孟珙

統祐中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曩田者今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渡無所限隔敵一鳴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復內隘十有一而別作十隘於外沮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則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壘蓄泄三百里間渺然臣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編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招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刪冊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省以省財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學即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優獎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

漢唐漕運江淮道遠置使以饋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其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宰相汪黃輩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後宋附會賊檜推為臺郎兩宮宴樂專應制為歌詞名節掃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未或過也可以入廢言乎

李綱三策

綱疏經略兩河大要云河北河東國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滑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戴宋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撫慰而援其危臣恐糧盡力疲危迫無告憤怨必生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如張所傳亮者為之使官諭天子不為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即如唐藩鎮之制使自為守如此則不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最今日先務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約記凡二十餘人各言姓名皆斬之並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納秋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疋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即以狗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沈晦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事耶紹興四年用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而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十餘里若今鎮江建康太平池鄆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倭則五郡尾而擊之敵安能遠去時不能用

王立信 文天祥

襄陽圍急將破立信遣使道書云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而內郡見兵尚可七十餘萬宜盡出之江千以資外禦沈其老弱可得精銳五十萬於七千里中距百里為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江淮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互援聯絡不斷以成牽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與我使敵得以為辭莫若禮而歸之請

輸藏幣以護目前之急俟邊惠稍休徐圖戰守此中策也復伯顏入建康聞其氣嘆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僑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意少乞斬師孟慶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德五季之亂則藩鎮連邑郡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燮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陷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皆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關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關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關於善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關於揚州善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善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憂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

靖康有李綱不用而用黃潛善汪伯彥咸富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費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陳宜中然則宋不衰於金自衰也不亡於元自亡也

蔡智部得情卷九 口愛滯素權移馬唐山鬼畫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獄惟張與子吾是私淑集得情

增補智囊補 卷九 蔡智部 得情

唐御史

李靖為成州刺史或告其謀及高祖命一御史秦之御史和其誣固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原狀懼異當鞭撻行與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張楚金

湖州佐使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為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歎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勸之仍如前狀楚金憂鬱仰臥西窗日光字遂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草而成因喚州官俱集索一覆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崔思鏡

崔思鏡則天朝或告其謀及高祖謀反付御史張行友按之告者先請臧宣王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屍洛水行友按妻無狀則天怒令重按妻如初則天怒曰崔宣若實曾殺妾反狀自明矣不獲妾如何自當行發覆逼思鏡訪妻思鏡及於中橋南北多置錢銀妻聞是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妻則告者執知之思鏡揣家中同謀者乃伴謂宣妻

曰須臾二百足催判客故告者而便良伏於堂前宣家有館客姓舒莒州人為宣家服役宣妻之同於子弟頃與見其人至嘉驛關人以通於告者告者遂稱崔家殺刺我思鏡要籍客於天津橋罵曰無賴檢在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露自當汝幸能出崔家矣我適汝五百錢歸卿足成百年之業不亦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至告者之家搜獲其妻宣乃得免一個館客於後食客三千者可如說雖無雞鳴狗盜因時功用則有之皆非甘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康和為重

邊郎中

開封屠子胡婦素行不潔夫及舅姑日加笞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屍在臂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指全非也婦父素恨胡乃掩屍哭曰此吾女也夫家於舅姑是必建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時天暑經二三日屍已潰有司權瘞城下下胡獄不勝掠治遂誣服宋法處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某一視成案即知冤濫曰是婦必不死宜撫使安文王執不肯改乃令人遮閣城門所捕諸人捕亡文字中有實胡逃婢一人其物色與屍同所寓正臂井處也實胡已他適矣於是使人監故瘞屍者今起原屍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家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邊曰埋時盛

增補智囊補 卷九 蔡智部 得情

解思安獄

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渴乘屍水中矣男子以青鬚懸髮必江淮新子無疑訊之果然官心知其冤猶以未獲逃婦不肯釋曾開封故吏除洛州一僕於逃妓中得胡氏婦問之乃出沒時逐奔於人轉娼家其事乃白

解思安獄

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憤後復追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環葬顯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意慶賓又証疑同軍兵蘇顯甫李益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証服獄將決李崇疑而停之空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往北州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若見不及稱有兄慶賓往揚州相國城內姓徐君脫於為往告報見仲女向家兄聞此必相重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脫是故相造君欲見親幾何當故令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恨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引服因問蓋等乃云自証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轉送崇召女巫視之報答一百

歐陽暉

歐陽濬治鄂州。民有單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悉帶而還之。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曰。吾觀舍者皆以右子持之。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囚泣涕服罪。

尹見心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弟與妻相惡。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刀入室。斬婦首。並取拉殺者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方於二十里外。迎上官。聞報時夜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皮肉上纏一。首不。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尋。俟旦鞠之。別發一。遂取某女來。女至則攜入衙。以某食之。好言細問。得其情。父子服罪。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第一元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鄒安國酒。佐問之。鄒曰。非不知。司刑憲老母飲樂。必酒之無反者。佐憐其老。故去。復問酒。藏林脚及中。告者何以知之。豈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人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與民奸狀。皆杖奪。還。聞者稱快。

殷雲霄

正德中。殷雲霄字近夫。知清江縣。民朱鍾死於文廟西。無中。莫知殺之者。得匿名書曰。殺鍾者某也。某係素仇。眾謂不誣。雲霄曰。此嫁賊以緩治也。門左右與鍾狎者。誰對曰。齊姚雲霄。乃其妻。奇于室曰。吾欲以寫書。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類匿名書。詰之。前何殺鍾。明大驚曰。鍾將販於蘇。獨各候之。利其貨。故殺之耳。

周紆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樣悍。嚴明。欲損其威。使晨取死人。斷手足。立亭門。軒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芒。入。密。問守門人口。夕。推。戴。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廷。樣。耳。乃。收。廷。樣。拷。問。具。服。後。人。莫。敢。敗。者。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樓。與。隣。人。爭。宅。址。將。開。陰。刀。族。人。江。改。集。陰。二。尸。圖。殺。隣。人。鄰。人。知。不。敢。開。全。界。以。宅。埋。尸。室。中。數。年。樓。元。十。戶。樓。柱。殺。其。妻。樓。家。訟。樓。并。誣。樓。故。致。事。樓。拷。死。無。後。與。弟。葉。重。襲。樓。繼。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鞠。葉。問。樓。以。改。等。尸。所。在。樓。對。曰。樓。殺。改。埋。尸。具。室。不。知。所。在。曰。樓。何。事。致。樓。拷。對。曰。為。樓。弟。宅。址。曰。簡。與。同。宅。居。子。對。曰。其。居。曰。為。簡。弟。宅。址。殺。人。埋。尸。己。室。有。斯。理。子。問。吏。曰。搜。尸。樓。室。對。曰。未。也。乃。命。

搜。樓。室。掘。地。得。二。屍。於。樓。居。所。跡。免。其。樓。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雪。州。柔。吳。士。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好。盜。擄。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次。不。死。于。業。度。做。牆。問。曰。盜。賊。有。幾。一。數。數。世。江。有。田。若。屬。當。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銀。色。即。呼。奸。婦。問。之。曰。盜。奸。若。何。對。曰。奸。也。何。時。曰。夜。曰。夜。奸。何。得。賊。賊。呼。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服。誣。殺。人。罪。

程載

程載知定州。民有積仇者。一日諸子請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得更請。以母死報仇。乃殺其母。置仇人之門。而報於官。仇者不能自明。疑之。僚屬皆言無足疑。載曰。殺人而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自劾治。俱得本謀。

張舉

張舉為司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祭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驗之。妻乃服罪。

陳驥

陳驥為江西僉憲。初至。一虎帶三天。登其母。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厚生女富。而夫富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有周。彪亦不。聞其女美。欲求婚。而無。復。資。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請。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於。官。問。者。按。女。有。奸。謀。殺。夫。驥。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驥。妻。驗。其。女。又。處。女。乃。謂。其。父。曰。汝。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驥。因。思。曰。虎。帶。三。天。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事。為。是。矣。越。數。日。偽。移。檄。言。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驥。以。飲。之。酒。半。獨。召。彪。於。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汝。殺。貧。士。而。娶。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驥。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舉。郡。驚。以為。神。

范權

范權為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訴府。權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為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父之莫決。一。又。乘。燭。坐。有。清。衣。者。臂。繫。雙。便。而。趨。默。認。曰。是。柏。也。而。驚。覺。死。早。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首。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龜。泡。起。如。滿。復。於。下。獲。馬。召。其。父。視。之。柏。也。然。莫。知。誰。殺。權。念。柏。有。力。人。殺。柏。當。勒。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便。者。為。快。手。選。免。視。一。人。反。視。脫。而。觀。之。

血清焉。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沉耳，解其裏血漬，當機曰：倭在夏秋，宜須禱，故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其童子執執童子，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為神讖。

楊氏事

湖州趙三與周生友善，約同往南都貿易，趙妻孫不欲夫行，已期數日矣。及期黎明，趙先登舟，因大早假寐舟中。舟子張潮利其金，潛移舟解所，沉趙而復詐為熱，騰周生至謂趙未來。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趙門，呼三娘子，因問三官何久不來，孫氏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潮復周生，竟與孫分路偏尋。三日無踪，周懼，因具牘呈縣，縣尹疑孫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楊評事者，聞其牘曰：叩門使呼三娘子，定知房內無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楊茂清

楊茂清陞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如織，民好買說，茂清因俗為治，且遇事明決。時漢縣有王贊者，通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訊者以鑑富為嫌，莫敢為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聞其獄詞曰：見知何，不指里隣，而以五十里外麻客子贊即被毆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為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背寬又增補智囊補。

卷九 察智部 得情

五

何能敵及胸胸死乎？已乃訊證人，稍稍吐實，詰至至屍所，益審居民，財門有漆，漆布標為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詭塞，而鑑得免。石球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奸，翁遂之，僕復潛至家，翁不直斥為奸，而比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為親，故嘉僕家，謂標實殺之，而翁則詐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翁屢以詐清，要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僅於平反，清承檄，則連青陽與標飲酒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皆標，後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於道，且攜一小兒告曰：此標出崇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新矣。

又銅陵胡宏緒，太宰試冠諸生，有一家奴，其妻于而北宏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于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為證，御史按部，訊之，輒以下清，清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會試，且迫風夜，以獄牒上，胡生遂得不坐。年登賢，憲公之辨，究釋滯多類也。

鄭洛書

鄭洛書知上海縣，嘗於履端，謁郡歸泊海口，有沉尸，壓以石，屢見之，款曰：此必客死，故莫

余告也。道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社，執來相認，合一，訊即服。果江西曹卜人，歲長，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

許某殺公三條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異，勉翁故曰：婦意也。陳於官，不勝羞，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某殺公時，官山東曰：豈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因備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獨毒殺入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為之者哉？遂詢其所備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飯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於中，試之，狗無不死者。婦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蘇人出商於外，其妻蓄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殺雞食之。夫即死，憐人疑有外好，首之太守，姚公勤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因過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難老不食，又夏不食雞。

張御史臆字仲明，慈鄉人，成化中以進士知鉛山縣，有曹新者，性嗜賭，一日自市歸，饑甚，其妻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隣保謂其妻夫，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欲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聞其牘，疑中解，毒名漁者，捕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面烹焉，而出死，因與食甕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冤遂白。

藏金

卷九 察智部 得情

六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囊踏金一覽，送於縣宰，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於私室，信宿視之，皆土塊也。覽金出土之際，細社巷來觀，驗遂有變，莫不駭異，以聞於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証服，雖詞款且存，莫窮應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是案，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表相國，法在幕中，俯首無所答。汧公詰之，長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英探情偽，表曰：謹俾移獄府中，閱覽，問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浴瀉，與塊相等，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乃二農夫，以竹擔昇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所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為土矣。于是詳情大訟，宰獲清雪。

甘露寺常住金

李德裕鎮浙右，甘露寺僧，訴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集，皆有憑，遞相交領，文籍分明，眾詞指以新得替人，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詢成其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揭之，僧乃訴，竟曰：積年以來，空文分兩，交書其數，無金矣。眾乃以孤立，欲來此，揭之，公曰：此不難知也。乃

名兒于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遺入兒子中門皆向壁不令相見命取膏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前數輩皆伏罪

藏錢

程類為劫縣主簿民有借其兒宅以居者地中藏錢元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類曰此易辨爾湖兒之子曰汝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汝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使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過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私叔不認其為侄者欲償其財系期不實李令民選家殿具叔叔果訟侄感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呂陶

呂陶為銅梁令邑民龐氏者姊妹三人共德幼弟田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為人傭如陶到一訊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為報陶曉之曰二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為汝主不幾為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姊弟泣拜聽命分遺而姊弟之好不德可謂善於教睦若出自官斷便不切矣

茶子云

新柳縣人王敬成邊留特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故自戊所遺索牛進云兩頭已死以送四頭老牛餘不肯還敬乃之投縣陳牒縣令裝子雲令送敬付獄斗道盜牛賊李進進懼怖至縣斥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牆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在外甥特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遂去布衫進見曰此外甥也雲曰若果是即還他牛但念五年養牛辛苦今以數頭謝之一縣稱快

卷九

咸道初楚州淮陰縣東隣之民以莊養質於西隣借得千縑約來年加子錢縑取及期先納八百縑約明日償足取券兩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謂必無他因不徵約縑之積明日齋餘銀至西隣諱不認訴於縣縣以無證不直之復訴於州亦然東隣不勝其憤聞天水趙和令江陰片言折獄乃赴江而南訴焉趙察以縣官卑且非境內因却之東隣稱冤不吐趙曰且止吾含息之經宿曰得之矣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齋縣至淮陰以言復得我江大盜供稱有同惡某請械送來唐法惟刀裁江濟州不得死某擒西隣人至某自恃農家實無他跡應對頗不懼趙賜以嚴刑囚始泣叩不已趙乃曰所盜金多金實鑄鍊非農家物汝且藉舍中所有辨之囚悉稱解且不虛東隣之越訟遂詳開錢金帛之數并疏所自來而東隣賤契八百縑在焉趙聞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謂諱東隣八百縑遂出訴簿面質於是慚懼服

罪押回本土今十只而後罰之

何武

漢沛郡有富翁家資二十餘萬子純年三歲夫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因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劄云兒年十五以付還之其後又不與刺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武女及年省其子書願歸家更曰此人因女性強強婚復會都畏殘富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復故主與女實守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還其劍當歸州縣得兒申轉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悲奪財與兒曰敬女惡婦溫飽十年亦已辛矣論者大服

秦使者

有富氏張老為妻生一女無子貧某甲於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有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婦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與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汝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各婦外人不得爭奪婦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

張齊賢

咸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台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資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王平

罕知澶州州有婦病狂數詣守許書出語無章却之則特驚前守慮也遂罕至獨引令前妻曲問之良久語漸有次第蓋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妻有子遂逐而據其家以虛訴不得直憤患發狂也罕為治是而反其婦婦尋命罕王廷季文

韓德

韓德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妻於鄉里死誣其子為他姓略里媪之貌類者使認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財嫂控訴於州積十餘年竟未有白且竟者公至又出訴公數前後案情視之皆未嘗引乳鷄為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鷄視之眾皆服罪子母復

歸如初。

子文傳

子文傳述馬程路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妻於外生子未時王誘妾以兒來存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兒餘骨王虐賂妻之父母買離家兒為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實乃呼婦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張三翁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於縣祖顯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賴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黃翁 李崇

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娠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獄三年州郡不能決遂相背霸令走年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因而放兒而心甚懷恨謂曰此弟子音問乃服。

陳祥斷惠州事

卷九 察智部 得情

兩妙之妾通同時產女說言產子復燒妹房舍乘亂竊其兒以歸妹覺之往索勿與訟於府無據祥自語必殺此兒事即了畢乃置水堂下引二婦出曰吾為汝溺此兒以解此紛密諭一卒護視兒而叱右詐為投兒狀迎逐二婦使其妹失聲爭投不可得顯仆堂下其妙竟去不顧祥即斷兒歸妹而杖妙妾一即稱服。

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過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泰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差證郡縣不能決李崇令二父與兒分禁三處故久不問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兒非不幸過病暴元荀泰聞即號跳悲不自勝泰伯亦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諸事伯詐收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宣彥昭 范邨

宣彥昭仕元為平陽州判官天大雨民與軍爭糞各認己物彥昭裂而為二並騙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認不已民曰汝自失糞於我何與彥昭以聞彥昭杖民令軍發糞軍。

范邨為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其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捕喜者。

李惠斷無業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無業有無業事案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解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大譴屬吏曰此留者自

計為果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安重榮 韓彥古

安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為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投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旁詬夫奪劍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為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韓彥古字子師世居安人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詎其夫前妻之子者以衣冠扶掖而來乃其嫡子也彥古曰事體頗重當懲戒之母曰業已論訴願明公據法加罪彥古曰若然必送獄而後明汝年老必不能理對姑留扶掖之子就獄與證徐議所決母良久云乞文狀歸家俟其不悛即可告理由是不敢復至。

孫實

孫實為京兆尹有貴儻者今之餽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氏相遇妻落皆碎村氏認賠五十枚實者堅稱三百枚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押碎者細析分兩實者乃服。

杖羊皮 杖蒲團

魏李惠為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池樹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服罪江淮省遊平章顯公為政

增補智囊補

卷九 察智部 得情

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於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言不置游行馬至問其故嘆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番之可也乃杖得銀星遂罪其隣。

傅球

傅球仕齊為山陰令有賣鐵糖二老媪共爭團絲詣球取兵絲鞭之空視有鐵屑乃賣賣糖者又云野父爭雞球各問何以食雞一云乘一云且乃破雞得雞罪言且者南史云世傳諸傅有理縣諸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球子嗣當代劉立明為山陰令立明亦風稱能吏政為天下第一則請教立明曰吾有奇術卿家諸所不載問何術答曰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義也則子岐為如新今世為備史。

孫主亮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史曰黃門從汝求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且令破鼠矢亮燻亮曰若久在室中當深燻令其燻之黃門所為於是黃門有服。

樂鏡

樂時長沙宣武王將赴東府忽于庫失油燈欲推王者御史中丞樂為曰吾嘗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燈萬尺必然今庫若有火非罪也說而檢之果有積灰時時其傳物於燈

李南公

李南公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開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門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其罪罪蓋度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物之效也

韓紹宗

樊舉人者善學侯門下客也侯貴震天下樊負勢結貴戚權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為空無事寔為怨家所發事下刑部部中韓紹宗知其貧乃攝樊舉人持樊書至侯所其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覓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問樊何以自為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蓋生則必死自當死者左計也韓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發配

增補智囊

卷九 察智部 律情

十一

察智部諸卷十

王軌不端司寇溺職吏偷俗弊就作淫惡我思老農有復或職捕伏發奸即成即德集詰

趙廣漢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惡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恚又斗吏為鉅簡及得投書刑其主名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漢宗大族家仇怨安重散為風俗大改

廣漢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鉤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麥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周文襄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有一冊歷日記日行草體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所對參錄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始知公之自記非漫書也

增補智囊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一

蔣穎叔為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立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為令諸漕綱長程亦各記風之便逆每運至取而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陳書巖

陳書巖為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卷書巖先將照詳照驗分為兩處公風聞先巖云前道有收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到時賄屬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收提該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巖細查戒勿草率書巖解受節選以無弊對公備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革後照驗文書吏不敢欺

張敬 虞訓

長安市多偷盜百貫之張敬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總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贖聞里以為長者敬召見責問因實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令一旦且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暑敬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請污其衣福吏坐間聞出見汗指觀收縛十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

朝歌賊軍李季等數十人攻殺長史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謂為朝歌始始到謂河內太

守馬橋頗假德氣勿令有所拘聞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檢吏而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倫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翻為樂會進實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資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綠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便執擒之賊跡是服散

王世貞三條

王世貞備兵青州郡民嘗以捕盜橫糶濶海道宋購之急而適以傷世貞世貞得其處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捕尉者還報又適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日而王尉擒得他盜世貞知其為勳力也忍屏左右召王尉詰之若奈何世貞曰往立塔下聞捕盜者非汝耶王驚謝願以飛騎取賊自贖世貞曰汝當死然汝能執所善者甚盜朱汝生矣而令王尉與俱果得盜世貞遂言於宋而寬之

王徽 王陽明

官校捕七盜逸其十盜首妄言逃者姓名縶縛十人至縣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躡縶履盜數復窺之世貞密呼一獄家縛者首使隸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即指縶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即釋縛者

王徽 王陽明

貞觀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詮前妻于忠其後母遂私匿之詭致進入內行康不知乃進狀問康致推語至息其後母詐以領申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康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懼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徽引就房內推問不允徽先令十人於梯下伏聽令十人走報長使喚破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匿之語徽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蘇漢

蘇漢知衡州時未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漢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執漢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為妄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范權

范權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鄆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前門卒報有貴客入做潘氏園家擊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伺之報曰從者來矣而更出入心疑為盜陰遣健卒數十易衣暗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中挑與關相執葉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及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聞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徵備而更令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即往捕賊賊首已逸所留李城也於是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覺十七人於獄全賊潰散

總轄察盜

臨安有人家士庫中被盜者踪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網絲者試往賜之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其伏乃令網絲從天窗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彌頭茶坊內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清淨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

董行成

此盜魁也遂欲湯以兩手捧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偽者以易之耳比韓王府申忍失銀器數件字號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通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刀自傷謀構有賊而此僕意恐有異於眾是以得之

維字張小舍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一見呵之曰爾賊往即下驢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避却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已蹤至矣

相傳維字張小舍

相傳維字張小舍善察盜備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過荷草者持取數莖因如廁候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趨之盜也又嘗于暑月游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席地軒膝係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為盜而擒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廁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寒賸夜而晝後劈西瓜以辟蠅也時為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怕維字張小舍

舍英時後過驛弓子途疑而逆之見其跨溝而過擒焉果盜魁其替則偽也請以重賂免期

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過諸途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履耳張猶不信曰以何為盜盜即述是復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刀使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願誦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緡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為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非死長史懼謂二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微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微懼許無所出借中過湖州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之至蘇尉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對玉階乃言之于是天后問曰卿何計得賊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為陛下取之亦不且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以吏卒縲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吳人與黨十餘皆衣縲經相隨出赴北門者可獲之而報更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更卒盡報諸胡而焚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千里急

陳懋仁京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寔為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祇飽當事督責司捕辦甚厲余意棍毆處本有不致命且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心實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邑者爾果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今取馮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為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好狀自是警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京師指揮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雜落葉細而厚味甘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瘡蠱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效蛇犬咬不入泉藥此草可染膚黑如風仙花可染指紅也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且視之蓋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談事或聚博徒始云云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世捕至皆跣地少年也良以為是各父母請諸兒索不遠亦願自疑及至少欲博諸事悉索蓋盜每值而藉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証服訊前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登之危獲諸少相顧駭愕云云亡我遂結案同六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沈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賊職奉馬耳何得每訊新微視侍側引囚數四察與必至他則否呼而問之聲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其髮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賊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贖我百金乃知所發賊皆得報百金之也聲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耿叔臺

成化中南郊事竣微器失金瓶一有厄人執事瓶所捕之繁微不勝拷掠竟証服詰其賊誘云在壇前某地如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繫于市人疑之聞於官遂到則衛士也招云既竊餅無可逃遂逐於壇前只獲取繫索耳發地果得之比厄人誘言之處相去方數寸使前發者稍廣尺則厄人死不白矣定必奪馬繫在側乃可疑哉訊盜之難如此

張鷟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寶新直指至入穴而賊匿焉成都守耿叔臺按察尋隸俱吏番獨仍一嬰人亟捕之直指悉曰太守外不能詰盜乃向吾卧榻搜治耶固以請比至詰之曰吾視血痕內出非爾而誰即咋舌伏辜

李復亨

張鷟為河隸射日有一客驢躡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者鷟推動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處覓其家得鞍於草積下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獲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查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囊中藏佩刀謂之曰刀端馬血火燬之則刀者其人欽伏果有仇以提利為逆南和令溫劉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過道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太常博士李處厚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縣有殺人死者處厚往驗悉釋載灰湯之法不得傷跡老書吏獻計以新赤油燬日中履之以水沃履其必見如其言傷跡宛然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反賊明日必執我因亡去...

錢藻

錢藻備兵雲雲有二京軍劫入於通州獲之不暇州以白藻二賊特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危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復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婦人侮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耳...

周新具政

周新按察浙江時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逐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布布屨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記者布布主即叔布高賊也...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

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綱構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寬而身不免冤死天道可疑矣

吳復

梁水人陳德娶婦林歲餘家貧備於臨清林積麻自活久之為左薩奴奴所誘意甚相懼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離家向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寶為累乃藏金於水心樁...

彭城王淑

北齊高淑為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淑乃詐為上符若甚急市牛屠倍酬價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數被偷淑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

高潛 楊津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乘馬行人換具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始曰有乘馬于路被賊剗奪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

楊津為政州刺史有武功人爾緒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白靴無何賊聞不異而並失之郡縣謂主人所竊有証服慶疑之問賈人置鑰何處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亦曰無與同...

名書。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信混雜。恐世露。今欲首伏。懼不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殺施兒。罪之。屠一日。屠成王。欣家。奴面。自告。陛下。自此盡獲。餘實。

劉軍

軍為泰興。今。民有亡金。釵。卷。唯。二。僕。婦。在。試。之。莫。肯。承。命。令。持。一。簾。去。曰。不。盜。首。明。曰。簾。自。若。果。盜。則。且。則。心。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簾。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陳某

夏。捕。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摩。挲。夏。曰。果。爾。鐘。能。辨。盜。化。音。們。之。賊。有。聲。否。則。殺。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諸。鐘。所。發。得。而。陰。盜。以。唯。命。產。盜。往。們。少。馬。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胡汲仲

按。夏。信。道。海。濱。與。陳。烈。周。布。孟。鄭。穆。為。友。疏。四。九。生。云。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妻。極。裝。佛。塔。誦。經。一。極。失。其。衣。通。汲。仲。出。行。汲。仲。前。汲。仲。以。在。冬。寒。群。婦。掌。中。令。合。字。號。佛。誦。經。如。故。汲。仲。胡。目。端。坐。且。曰。吾。令。神。智。之。盜。交。者。行。數。周。察。當。亦。中。一。極。屢。開。視。其。字。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增補智囊補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八

楊武

余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妙。丈也。為。潘。川。令。善。用。奇。有。盜。市。人。糧。米。卷。米。之。不。得。公。攝。其。隱。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遣。理。他。事。不。問。已。急。為。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為。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竊。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復。其。上。而。曰。合。具。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竊。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十。錢。人。盜。去。公。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笑。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鬼。魂。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能。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劉參

王。僅。為。平。原。令。有。茶。商。復。經。村。寺。被。劫。陳。樸。於。縣。愷。故。置。其。事。陰。令。販。主。者。和。少。熟。置。其。中。夜。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置。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羣。盜。屏。跡。

竊胎

李亨為鄆令。民有素園者。始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折於縣。亨命領其胎於庭。笑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為汝胎。肯於初熟時。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盜牛舌

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此人盜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為伏。

盜石榴

秦檜為相。都堂左。檜前有石榴一株。每有宴。檜默數焉。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寔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有獻新櫻於秦容。秦趨俄而為給役人盜食。王者白之。秦呼給役人偽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耶。蓋主者誤執爾。勿懷憂懼。各贈以酒。潛令左右入秦廬。散飯立首。嘔吐新櫻在焉。于是伏罪。

子產嚴遵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閭道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而不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元絳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九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讎。甲歸。復為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詰而甲已死。絳勸其妻曰。歸治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護信吏。亦其機。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條廡下。詰其奸狀。即吐寔。人間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禱血污。是以知之。

張昇

張昇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皆以井深不可。請出屍。驗之。公曰。眾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奸人殺其夫。而婦人與謀者。

陸雲 陸雲為後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計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遂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懸。故遠相伺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蔣恒

貞觀中。衡州板橋店主張地。妻歸家。有銜三楊真等。三人復宿。五更早。於夜有人取銜三刀。殺張地。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知之。至天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皆言。遂自誣服。上疑之。差御史恒。推恒命。總店人十五。已上畢。至為一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獄典審視之。曰。渠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其面貌。果有人問。婆使君作何推助。如此三日。並是此人。恒令擒來。鞠之。與地妻奸殺。有案。上奏。勅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張松壽為長安令。治昆明池。側刺殺事。亦用此法。

楊逢春

兩京刑部典史王宗。聞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被殺於館舍。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

河南司究問。欲罪宗。宗云。聞報而歸。象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歡。何為殺之。官不能決。既數月。都察院令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後鞠王宗。獄如期。猝命。隸云。門外有視者。執朱某。獲兩人。甲云。彼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第乙云。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為其妾。所竊。殺之以滅口。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問。則觀者眾矣。何由蹤跡其人。非切已事。肯深復來。看耶。由是稱為神明。

馬光祖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將生瓜切作蓋。剝其腹。置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問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聞有人知否。曰。唯妻和公。疑妻與人通。逮妻鞠之。果然。蓋人欲陷夫。而奪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誣門卒。以故捕得。公遂置奸淫者於法。

行融 秦符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五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所殺。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賊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適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復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

水下。馬左白而黑。右黑而燥。竊而心悸。竊以為不祥。問之。筮者云。曼獄訟。連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後投置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而寤。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為水。馬為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在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家。馬左而黑。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伏曰。本與具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王明

西川費孝先。善軌。羊世皆知名。有客王。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則活。遇暗則死。再三戒之。令諱此足矣。爻爻乃行。途中值大雨。東趨。想一屋下。是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傾。履受。獨免。是之妻與鄰之子。有私。詳以終身。候夫歸。殺之。是既至。妻約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洗。浴。是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肯浴。婦怒。乃自浴。壁隙中。鑿出。被室。是驚駭。問。測。明日。隣人首。是言。妻。郡守。酷刑。是泣言曰。死則死矣。寬不必言。但孝先所言。無驗。耳。守叩其言。沈思久之。呼。是曰。問汝。隣。比。有。康。七。否。曰。有。之。曰。殺。汝。妻。者。必。是。人。也。捕。至。果。服。罪。因。語。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范純仁

朱軍宋倍。年暴死。范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妻與小吏姪。因會。置。毒。蟹。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在。第。中。毒。而。尚。能。終。席。者。其。再。訊。之。則。僮。年。素。不。食。蟹。其。曰。毒。蟹。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殺。故。本。以。逃。死。僮。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劉宗施

劉宗施。鎮海南。有富商于少年。泊舟江岸。見高門一妙。娘。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昔。嘗。當。訪。宅。矣。娘。微。哂。是。夕。果。放。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娘。不。知。就。之。盜。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上。云。夜。有。某。客。船。徑。檢。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其。寢。吐。之。唯。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宗。施。下。令。曰。某。日。漁。武。大。蝦。軍。士。合。境。危。丁。某。巷。場。以。候。某。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豈。日。至。乃。各。留。刀。陰。以。殺。人。刀。雜。其。中。換。下。一。口。明日。各。來。請。刀。唯。一。屠。者。後。至。不。肯。持。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則。已。斃。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斃。於。市。眾。者。和。囚。已。斃。不。一。二。夕。果。歸。遂。擒。伏。法。商。子。擬。以。毒。罪。杖。背。而。已。

部從事

有人因他道回見其妻被殺於家但夫其首奔告真族真族以婦殺女訟於郡主刑按既展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窮之且為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為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已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為更讞使君許之從事乃遣此繫於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過助在城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又狀既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遠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與一大家舉事其言殺却一切子於牆上昇過山器中甚以無物見在某塚發之果得一婦人首令許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舉家鞠之舉家歎服乃是與婦私奸殺一切子函首而葬之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善於私室其獄遂白

徽商獄

徽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饋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而後可卜反為其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膳商來稍進入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定不知其由夫以為商也訟於郡商曰相悅有之即不從尚可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呼復僅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舉人家傳所在案於傳即讀之乃以一人者婦衣店林中候僧過作婦音呼曰

增補智叢編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十二

和尚送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舖架上眾出傳僧僧知語洩向何其夜門欲欲入盜見婦臥床側欲淫不可得殺而擄其頭出掛在三家舖架上拘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掛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日即埋埋園中遣吏往掘果得一頭乃有髮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頭何從來乃十年前斬其仇頭於是二人皆抵死

臨海令

臨海縣迎新秀才通靈宮有女窺見一生貌美悅之一貴婆在傍曰此吾隣家子也為小娘子執伐成佳偶矣貴婆以女意誘生坐不從貴婆有子無賴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具家舍客夫妻因移女而以女榻履之夜有人斷其雙首以去明發以聞於縣令以為其家殺之而索裝無損毀之何為乃問榻向履誰氏曰是其女令知之矣立遣其女作威慮之曰汝奸夫是誰曰某秀不遠生坐曰貴婆誘有之何當至其家又問女秀才身有何記曰臂有痣視之無有令沈思曰貴婆有子子遂其子視臂有痣曰殺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輸服蓋其夜捫得研首以為女有他奸殺之生由是得釋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府選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人帝付安禮令治之安禮驗所指是問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知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耶曰有侍養求售者拒之秋秋去其意似相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其首於市不遺一人京師謂為神明

母松子二條

李傑為河南有妻婦松子不孝傑物色非是語婦曰若子法當死得毋悔子答曰子無狀不悔也傑乃命婦出市棺為斃屍地而陰令使踪跡之婦出乃與一道士極傾之棺至傑捕道士按之故與婦私而碎於其子不得逞者傑即殺道士納之棺包依知是寘有母松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懷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懷慈母媼與僧過慈其子讓而坐以不孝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勿難跬步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出旋納僧籠中以歸慨廉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適旬更報籠中臭悞乃命沉諸江語其子曰吾為若除此害矣

僧寺求子二條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僧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意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一宿屢往西淨室屢屢無效而夫男居戶外故入皆信鬼聞人注旦初羅漢疑其裏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米墨汁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眾寺外而親往一視眾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僧則紅頭蓋頂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更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如乃縱去不問而召兵眾入眾僧懼不敢動一就縛究其故則地中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汚婦女不知幾何矣既置獄獄為之盈住持名佛顯謂弟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故自必死能私釋我等曾歸服來以半相贈液許三僧從顯往而自從之既至寺則堂中黃白紫黑悉其所取僧陽東卧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新門而出汪方東燭搗申詳稿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眾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僧好醜區別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鞠分別之器械既出於是名僧每十人一鞠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完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實而志等則已死

增補智叢編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十三

於兵矣

萬曆乙未歲西吳許子遠巡撫八閩斷某寺姪衣其人從大殿清園下出事畧同

黃城封丘人為四川泰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與前公曰即有免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 起率更民急抵寺盡繫諸僧中有一僧少而壯甚厚慈語之無祀購即塗醮望額上曬洗之... 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有巨塔便殺投宿人沈塘中... 共分其資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之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

魯永清

成都有好獄一曰和好二曰強奸果長不能決以屬成都守魯公公令隸有力者去婦衣諸... 衣皆去獨理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好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 耶

魯公新水人決獄如流門外築屋數椽錫籠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 有魯不解據之語

張略

增補知府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十四

石岳魏州冠氏縣華林僧院有鐵佛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云鐵佛能語徒眾稱讚聞於鄉... 騎士來雲集視利填委時高宗鎮鄴命衙將尚讓督香設齋且檢其事有三傳強路請與僧... 行踏與縣鎮計達院僧盡赴道場駱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謀立於佛前... 由穴入佛空心中厲聲具說僧過即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慕容丹起

慕容丹起為奉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 丹起法教主吏夜穴庫場盜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丹起即榜市使民自言所質以償於... 是民畢來言遂得質偽銀者起不罪置之深窰使數十人為之皆鐵為之質而包以銀號... 鐵胎銀

鐵胎銀

得質偽銀者巧兵數十人為之是自為奸也復周兵圍城起出庫中銀券軍士辭曰... 此鐵胎耳感不為用起遂自殺此可為小智亡身之戒

鐵魏公

中書舊例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於欲與即檢行之所不欲... 或置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瑣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牒

謹掌每兩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查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

例之一字庸人所利而豪傑所悲用例已非况由吏操縱并例亦非公道乎寇萊公作相... 時堂聖詔兩府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擬議門吏有以文籍進者問之曰例簿也... 公叱曰朝廷欲用一才官尚須簡例又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此耳今且事事皆例為... 萊公不能矣能為魏公其無乎

江點

江點子德與宗安人以特恩補官調鄂州錄參時郡常平庫失銀方緝捕有劉福者因貿易... 得銀一筒上有田家祇當四字一銀工發其事劉不能直籍其家約萬餘緡法當死點疑其... 枉又見欺憤不圓除所發者餘皆非正點點及覆詰問劉苦於煩治不願平反點立言於守... 別委推問得實與點同然未獲正賊劉終難釋未幾經總軍省兩庫皆被盜失全以萬計點... 料必前盜也州司有使臣李善者館一校用度甚後點疑之未敢輕發會制司行下買管田... 耕牛點田而陰遣人襲其家得全一束遂白於府即簡使臣行李中皆三庫所失之物劉方... 得釋人皆服點之明見

膽智部威克卷十一

增補知府 卷十 察智部 詰姦 十五

履虎不噬能得珠豈曰溟洋破有奇謀集威克

侯生

夷門監者侯贏年七十餘好奇計秦伐趙急魏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戒勿戰平原君以書責信... 陵君信陵君欲約客赴秦軍與趙俱肥謀之侯生乃屏人語曰贏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 如姬最幸力能竊之昔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 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奔晉鄙君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 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 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 聽大喜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 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至鄴... 矯魏王令伐晉鄙兵晉鄙合符果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公子遂將晉... 鄙兵進大破秦軍

信陵即鄴之勝

信陵即鄴之勝決於雅音韻項羽無鹿之勝決於斯亦美夫大將且以擁兵反道視謀... 三軍有不服眾願死者乎不待戰而力已破矣儒者猶以擅殺議刑是為知扼要之策

子

班超

班超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多斬首級而還固以為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都善郭善王廣奉起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請其屬曰寧
 寬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方使來狐疑未有所從也明者睹未萌先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
 曰匈奴使來救日今安在胡待使然其具狀也乃閉相恂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
 酒酣因激怒之曰卿等與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此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即
 廢如今郭善收吾屬送匈奴奴視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從
 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固夜以火攻之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可珍也誠此惡則郭善破賊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言山決於今日從
 事又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會天大風
 起今十人持鼓藏於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
 火前後鼓噪則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邑劫超知其意舉手曰權難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
 增補智策補 卷十一 瞻智部 威克

悅超於是召郭善王廣以此使首示之一國震而超規告無慰遂納子為質遂奏於實固國
 大喜且上超功効并求更遣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遣乎今
 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
 慮多益為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而先
 至于闐廣德禮意甚厚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敢向漢漢使有驕馬急取求以祠我廣
 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狀報許之而今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都善誅滅其使大惶恐即攻殺身奴使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
 因鎮撫焉

必如班定遠方是滿腹皆兵渾身是膽越子龍姜伯約不足道也○遼東管家長老男子
 不在金建州賊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為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
 謀入于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復以新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
 驚懼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擊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莊云
 此壯者膽勇一時何成班定遠使室家無恙或傭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圖矣人急計生信
 夫

耿純

東漢真定王楊賜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得舍楊賜疾
 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侯王收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謀從兄純
 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
 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

溫造

憲宗時成陽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起將師人作叛遂其師圍集拒命
 歲餘憲宗深以為患京兆尹溫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
 侯宣召款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慈場中設樂
 三軍并赴于長廊下就食生庭前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于面前索上掛
 其刀劍而食酒至鼓樂一聲兩頭齊力秤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統
 其眾然後關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叛

哥舒翰 李光弼

唐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兵馬使張權上都奏事道不遠納賄交結楊國忠翰通入
 增補智策補 卷十一 瞻智部 威克

朝權權求尚忠除權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召翰命部下碎于庭數其
 罪杖殺之然後奏請帝下詔於仍賜親履更令斡決屍一百

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元孫交兵於河東承業承業或震甲持鎗突入承業
 廳事坑誑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兵於光弼求以麾下承業或震甲持鎗突入承業
 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承業御史中丞懷其執問眾所在光
 弼曰眾有罪繫之兵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已斬侍御史若宜制命即斬中丞若拜軍
 相亦斬軍相使懼遂逐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因兵至於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具親屬而
 之

或問權與眾誠有罪然已除西川節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蓋軍事尚違當用
 兵之際而逼還不返權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當緣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
 者故二將得伸其權而無人議其後耳然在今日莫可問矣

柴克宏

後唐柴克宏有將兵奉命救常州也樞密李穀古志之給以贏卒數千人鍾休俱巧盡者
 將至常州穀古復以朱匡業代之使呂克宏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我召奸人也命斬

之使者曰李樞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家船以幕處甲士其中擊破吳越

奸臣在內若受代而還安知不又以無功為罪案乎破敵完城即忘口亦無所施矣

楊素

楊素攻陳時使軍士三百人守營軍士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一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又對陣時尤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退亦如之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戰無不克

素用法似過峻然以御積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氣夫使法嚴於上而士知必死雖置之散地猶背水矣

安祿山

安祿山將反前兩三日于宅集宴大將十餘人錫齋絕厚滿廳施大圍圍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若如其畫

此亦然有過人處用兵者可以為法

增補智東補

卷十一 贈智部 威克

三

呂公弼

公弼夷簡子其治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道有管卒犯法當杖杆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為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張詠三條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旁下有一錢詠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白仗劍下階斬其首詠有自効崇陽人至今傳之

詠知益州時嘗有小吏忤詠詠極其頸更意曰柳即易脫即難詠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更僕悚懼

若無此等膽決強橫小人何所不至

賊有殺耕牛逃亡者公許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再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案

袁了凡曰宋世以守令之寬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故不肯者或縱其惡而家傑亦往往得藉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權漸削苟苦十至杖百僅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

報往返詳駁經旬累月於是文案益繁而陞升之淹滯者亦多矣子猶曰自離盡取士資格困人原未嘗冤家傑而汰不肖安得不輕其權乎吾於是益思漢治之善也

黃蓋 况鍾

黃蓋嘗為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為置兩榜分主諸事教曰今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况危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爾檢其為檢捕諸曹糾彈謀議若有姦欺者終不報朴相加教下初皆悚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蓋微省之得兩榜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榜出數事指問之兩榜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初終不以報朴相加不敢欺也竟殺之諸榜自是股栗一縣肅清

况鍾字伯律南昌人始隸小吏擢為郎以三榜特薦為蘇州守官廟賜書假便宜初至郡提控揭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視其無能益滋弊竇通判趙忱百方凌侮公惟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俸屬以下畢集公言有勅未宣今日可宣之內有僥屬不法運自擊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公升堂自府中屏聲言某日一事爾欺我為爾若予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予奉督駭服公曰吾不耐多煩命祿之俸祿有力者四人昇一青櫛室中立斃六人陳屍於市上下服栗錄人革面

增補智東補

卷十一 贈智部 威克

四

蓋武人鍾小吏而其作用如此可愧以口哈之文人於莊之大吏矣 王晉溪云司權者要識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於貢而甲於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其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儀以舉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隸而登布政使惟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所以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當况守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燬遺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礮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並自草奏一乃歸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夫上罪止罰係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無怨使以今人處此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過乎公之品於是不可及矣

宗威愆

金寇犯閩鑿與南幸賊遂以宗公汝霖尹開封初至而物備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都人病之公謂宋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飲食為先當治其所先緩者不憂於平也密使人問米米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厄人取麩令作市肆餅大小為之及

取糯米一斛令監軍使臣如市酌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杖六錢酒每瓶七十及出勒市價
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試之曰自我為餅子時米宗師今三十五錢餅
杖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米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宗起落初無定價因
至此米不能運來備減使穀市也公即出兵府所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
一等而稅以目下而直會計新穀工值之費枚止六錢若是八錢則有二錢之息今為餅出
今止作八錢汝糧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乃
舊亦無敢明者次日呼官話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米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
恐僕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能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運至
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稅之值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汝盡禁私運汝減百錢亦
有利入乎任叩額曰若錢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然視久之曰且汝頭
頭上出半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八錢足不患乎私釀之獲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
酒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槽破甌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於餅市既並復舊
其他物價不令而次第日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神明之政特杜充守
北京號南宗北社云

卷十一 賄智部 威克

借餅師頭雖似似然禁私釀平物價所以今出推行全不費力者皆在於此亦所謂權以
濟難者乎當湖為汝嶺枯山雜記云田畝山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迫負者十之九
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進竹板重七斤者榜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進竹板者
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米賑濟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
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趙負者隨之逐逐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懼不知所措
與上輩輩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排闥勢益猖獗問欲何為行乞者曰求
賑濟趙負者曰求免徵稅及蘇備五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擲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
輩出則號呼愈急哭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牆宵遁自是民頌趙縱無忌又二月太守
郭平川應登推為首者數人於法即惕然相戒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
不正法何縣得免履履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楊守禮

嘉靖間直隸安州值地震大異州人米亂搶殺目無官法上司胡風畏避莫知所出楊少保
南湖公守家已二十餘年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法律起二日亂如故公乃升牛皮履

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等斬首亂四人懸其頭於西門城上亂遂定
李彥和果云公雖抱雄鷹倘死生利害之念一萌於中則不在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
之氣不索然於此家傑大作用難與拘儒道也

蘇不韋

東漢蘇不韋父據當為司隸校尉李焉扶私忿論殺不韋時年十八載受歸鄉廬而不差仰
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受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選高子諸陵間不
久之當遠大司農時右校尉會亭北坦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會中夜則鑿地置則伏
匿如是者經月遂達寢室出其床下會焉如廁殺其妻及小兒留書而去高火驚自是布
練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韋知具有備即日夜馳至魏郡掘其父塚取阜頭以祭父
又標之市曰空善父頭當心痛不敢言憤志嘔血死不韋於是行喪改葬父

郭林父論

郭林父論曰子嘗猶見用強吳過閭閻之威而蘇子刀止匹夫功隆千乘比子骨光過云
子猶曰李焉私忿不韋辱及妻骨妻子為獨身亦隨之為天下冤可謂大忠然能以私忿
殺其父而竟不能以官法治其子何也將俠士善處以始皇之威猶不行子博浪况他人
乎顧子房事秘無可物色而茲留書標其行意豈得而誰何之不獨過子房且過子

卷十一 賄智部 威克

不韋東漢高節或憐其智節而庇護之未可知要之一夫舍痛不報不休死生非所急
也不韋真傑士哉

楚悼王薨齊威王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
葬肅王即位使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竟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之不
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請齊王曰臣即死與蘇秦爭寵使人刺之不
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
身死而能以術自報其仇智更足多矣

誅惡僕二條

張詠少學劍術於陳希夷希夷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為
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為妻詠明日至其門場假僕往探一親僕連強強之而去導馬出城
至林麓中即疏其罪僕憤憤間詠以袖揮揮之僕遂而歸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遂歸女類
後當謹於事也

柳仲遠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哭聲乃臨漢令之女今在任會妻一僕主款約及代送
為僕所持遠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謁令假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菜反問呼僕

此間即奮七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衙肉飲散吏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曰
適共食者是也

亦智亦快絕似水滸傳中奇事 張詠未第時嘗遊滄陰縣令饒與東郭萬錢詠即負之
而歸或謂此去過極坡澤深與人烟疎濶可俟俟伴偕行詠曰秋暮矣親老未授衣但碎
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唯一翁宿一子夜始分其子曰雖曰鳴秀才可去矣
詠不答即推戶詠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即排闥詠急退立其子閃
身入詠擁其首覺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後設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既碎復斷其首
老幼數人并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將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事
亦奇因附之

名 夏主嘗建德時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獲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
德曰可投繩下繫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繫使盜曳出投刀躍起獲數盜盜疑是盜知
以誅盜為戲

陳星卿 嘉定青浦之閩有村焉陳星卿者年少高才自不遇到家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
間田有百畝有子方在抱姪欺之陰獻其產于舅家子得地頭遁去舅家子擇吉往閩新庄
而先期使幹僕持告示往遂寡婦寡婦不知所從來抱兒泣於門鄉人俱憤憤而愛莫能助
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謂鄰人曰從吾計保無恙鄰人許之今寡婦避他處明日舅家子
御遊船門客數輩蕭鼓旌從天而下既登岸指揮灑掃懸扁召諭諸佃租畢往田間布席
野飲星卿率柳之強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槍掃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趨舟舟既
沉矣遙望新庄所懸扁已碎於街泉洶洶室門乃懼而氣方召主文謀訟之而懸標已下蓋
嘉定新令韓公願以扶柳為己任星卿率其隊即日往控呈詞既美情復慘激使捕衙往視
則扁及舟在焉舅家子使人居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寡婦之任於法寡婦驚其產而他
適星卿遂名重郡邑間

郡中得星卿數輩舅家子不復橫矣 係小民亦所以保大家也 雖然星卿之敢於奮臂者
乘新令扶柳之始用其且耳耳星卿亦可謂智矣 李福

唐李福尚書鎮高梁境內多朝士在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肯者相效為非前牧弗敢禁止
聞卷若之福嚴明有斷命饒茂龍若干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諸第在朝姻親乃曰即君籍如
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徵賢親眷聞之必快連命盛以竹籠沉於漢
江錄是其情惕息各務戢歛

薛元賞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嘗謁石於私第故事百僚將至相府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
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訴說者元賞問焉曰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
子所委任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如此夫綱紀廢矣薛相公整頓豈有出自相公者耶
即疾趨而去顧左右可使擒來時仇士良用事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
尉春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何為擅殺
軍中大將元賞言其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無禮於此亦可無
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待罪矣士良以其理直顧左右
取酒飲之而罷

羅點 羅點春伯為浙西倉攝于江府忽有催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已服而僕點枝反欲污其
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訪之非實於是令僕自供好狀因判云僕既負主錢又污
言主嫌事之有無雖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從奸罪宜斷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詞日根
究聞者莫不快之

齊桓公 齊桓公與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入問之果
軍威衝人飯牛車下扣角而歌齊桓公異之將任以政羣臣曰衛去齊不遠可使入問之果
賢用未晚也公曰問之患其有小過以小棄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舉火而薦之上卿
韓范已知張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無膽耳孔明深和魏延之才而又知其
才之必不為人下故未免慮之於深防之太過持之太嚴寧使其餘才而不欲盡其用其
不聽于午谷之計者聽為掩掩也嗚呼瞻蓋難言之矣

虎計不用 任登為中軍令鷹士於襄王曰瞻登已莫王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室諫曰君
虎計不用

其耳而未之日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晏子曰。我取登既耳而日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日之。是耳目終無已也。此亦齊桓公之智也。

衛嗣君

衛有骨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地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骨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謀。不必難。有十五氏無益也。法立謀必。雖失十五氏無害也。

高洋

高洋內明而外晦。莫知也。獨嚴異之曰。此兒穢虐過甚。時款欲觀諸子意。使各治亂終。洋獨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周瑜等三條

曹操既得荊州。順流東下。遣孫權書。言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張昭等曰。長江之險。已與敵共。且眾寡不敵。不如迎之。曹肅獨不然。勸權召周瑜。瑜至。請權曰。操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到荊江東。兵精糧足。當為漢家除殘去穢。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現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

增補智囊錄 卷十二 略智部 漢新

街又今風寒。馬無草。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險。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孤與老賊誓不兩立。固拔刀欲案曰。諸將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竟敢操兵於赤壁。

吳丹寇漢州。遣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危準不登。飲笑自如。真宗聞之。召準問計。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賀。幸漢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遂行。乃召羣臣議之。王欽若臨江人。請行金陵。陳亮。吳州人。請幸成都。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敢當自遣。奈何親棄社稷。遠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東幸漢州。準曰。陛下若入宮。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毋遠內。駕遂發。六軍有司追而及之。臨河。

未渡。是夕內人相泣。上遣人問準。方欲酒。軒曉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謀者。上意動。準固請。河。說數日。不決。準出。見高烈。武王。纓謂之曰。子為上將。視國危。一言耶。復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嘿然。上欲南下。準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準曰。是棄河北也。上搖首曰。傷者不知。兵準因請召諸將。環至曰。蜀遠。欽若之謀是也。上與復宮御樓。船浮汴而。

下。數日。可至。眾皆以為。然準大驚。色脫。徐又進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史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

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準又喜。過望曰。境知此。何不為上買。準乃大呼。進子。準披上以升。遂渡河。幸漢州之北門。遠近望見。黃蓋諸將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吳丹氣奪。來薄城。射殺其帥。順國王。權。駭懼。遂請和。

按是後。準先奏請。來吳丹兵。未過鎮。先起定州軍馬三萬。向來鎮州。又令河東兵出上門路會合。漸至邢洛。使大名有恃。然後聖駕順動。又遣將向東。傍城寨。帝惶。又募強壯人入界。據其鄉村。俾虜有內顧之憂。又撤今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殺不從者。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兵。難。深入。而。無。礙。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因。若。無。許。多。經。墨。則。渡。河。真。孤。注。矣。

金主亮南侵。王權師濟州。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勅。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放。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欲。主。勢。孤。矣。帝。意。始。整。康。伯。力。勸。帝。親。征。

建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準也。延宋之帝者。一陳康伯也。

築大蟲堡

增補智囊錄 卷十二 略智部 漢新

初。原州。神。堡。建。築。大。蟲。堡。堡。使。王。素。德。之。後。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借。寇。來。歸。死。王。素。曰。若。罪。僧。乃。是。虛。敵。計。查。僧。使。率。力。自。劫。總。管。狄。青。曰。僧。往。益。敗。不。可。違。素。曰。僧。往。則。總。管。行。總。管。收。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僧。卒。城。而。還。

清湖城

神。世。衛。既。城。寬。州。若。無。泉。築。地。百。五。十。尺。見。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兵。世。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肩。而。出。之。凡。一。番。備。爾。一。金。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與。朝。廷。因。署。為。清。湖。城。

韓浩

夏。後。倭。守。濮。陽。呂。布。遣。將。偽。降。從。劫。質。韓。浩。取。資。資。諸。將。皆。乘。子。韓。浩。獨。勒。兵。屯。營。門。外。劫。諸。將。案。甲。毋。動。諸。將。皆。定。遂。入。詣。韓。浩。此。劫。質。者。曰。若。等。允。願。故。劫。取。大。將。軍。乃。復。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故。賊。若。因。弟。泣。請。韓。浩。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劫。質。者。劫。質。者。望。遠。叩。頭。乞。贖。物。浩。竟。掉。出。斬。之。倭。得。免。曹。公。聞。而。善。之。因。署。今。自。有。劫。質。者。必。并。勢。勿。顧。質。由。是。劫。質。者。絕。

寇恂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書往降之恂至城第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解禮不屈恂怒請誅之請皆憐恂不聽遂斬之遺其副歸告曰軍師無權已殺之矣欲降即降不則固守城恐即日開城門降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恂不忌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腹是以降耳唐僖宗幸蜀懼南蠻為梗許以婚姻實王命宰相趙德用楊奇範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驛自淮南飛章云南蠻心背惟此數人請止而擒之遂僖宗還京南方無虞此亦寇恂之餘智也

劉雲 唐侃

岳晴中成院郭的怙寵率遣人市南物通協總領使各般分載入都以牟利運事因德緣此故都督劉公靈時為漕總乃預置一棺於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植奸狼給言若能犯吾舟吾放汝即自殺於棺中以明若輩之言吾軍也吾不能納若貨以困吾軍諸幹懼而退然終亦不能言公

權奸營私漕事凌矣不如此發遣一撥與何時已也從前依阿曠者只是漕總怕眾狼給耳眾狼給豈敢與漕總為難哉生兒說按劉雲字國信居官清苦號劉窮又號劉青菜

增補智囊錄 卷十一 脫智部 說新

御史相府判中曹及此語及推總漕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亦可具奏則植奸之終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公晚年祿入凌辱自奉稍豐有親代其職者嘆言官幼罷之疏云昔為青萊劉今為黃金曹人稱其冤固記陳尚書泰初為給諫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或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因與劉圍信三嘆

章聖祥嘗昇天遼山東德州上官農民間財甚鉅以給行猶恐不稱武定知州唐侃以從奮然曰以半往足矣至則昇一空棺旁舍中諸內臣牌卒奴叱諸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帳不潔者死欲以恐嚇錢同事者至逃去侃獨留及事急乃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不可得也於是羣小愕然相視莫能對事畢諸逆者皆被罷而侃獨受旌

人到是非繁要處依何拘人只為懲惡一官故若劉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毋論所持者正即其氣已吞摩小而有餘矣蕭之澠池樊之鴻門皆是以氣勝之

段秀實 孔鑄

段秀實以白孝德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婦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

使也郭州郭之惡少賊名伍中白晝橫行市上有不潔輒擊傷人甚之擅富孕婦老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因自請為都虞候老德即檄署府軍械而婦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環護諸秀實列卒取之斬首置梨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解去佩刀送老

雙一人控馬進道門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

怡俄而歸出秀實責之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志平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乎罪

且及副元帥矣今郭惡子弟賊名籍中殺宮人籍籍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

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婦乃再拜曰公幸救婦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為

我設具食已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婦大駭戒候卒擊折衛之明日婦與俱至

孝德所陳謝郭賴以安

孝宗時以孔鑄為田州知府在任三日即兵盡服調發而桐樓倉卒犯城眾議閉門守鑄

曰孤城空虛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眾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也鑄

曰然則束手受斃耶眾曰即爾誰當往鑄曰此吾城吾當獨行眾猶阻鑄即命鑄令閉門

去眾請以士兵從鑄却之賊望見門改以為出戰視之一官人乘馬出二夫控棹而已門隨

閉賊退馬聞故鑄曰我新太守也爾等我至當有所言賊聞鑄言以行遂入林蒼間頗從

夫已逸其亡既逃賊地一亦逃矣賊控馬入山林火路入株骨子樹者眾眾呼鑄鑄問人

乃厚生赴郡為賊遊去不從賊將殺之鑄不顧還入洩賊露刃出鑄下馬立具履中願賊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坐來爾等來吞我見賊取榻置中鑄坐呼眾眾不覺相顧而進渠首

問鑄為誰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鑄曰然賊皆羅拜鑄曰我國知若賊本良民迫

於凍餒家此苟圖救死前官不諒我以兵加欲割絕汝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

孫何忍殺害若信能從我當有汝罪可送我還府我以養爾春汝勿復出掠若不從可殺我

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眾錯愕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終公任不復擾犯鑄曰我

一語已定何必多疑眾復拜鑄曰我殺矣可具食眾殺牛馬為食飯以進鑄飽嘆之賊皆驚

全不犯凶鋒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

姜紹

姜紹以御史請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 時四境之內皆賊窟... 賊者舟由柳江... 者假以情見... 右翼統軍... 決意江行... 試必無幸矣

文房傳

潞公為御史時... 奴使附己... 御史來代之... 無與也德和... 增補智囊編

陸莊簡公

平湖陸太宰光祖... 富不富... 不湖曰... 見教... 良久曰... 為陸公... 曰計... 此是... 為平人... 為之注... 陸文裕

陸文裕

陸文裕公... 到任即行... 自學宮... 韓魏公... 呂端

英宗初... 復生乃... 內都知... 難之修... 韓魏公... 呂端

韓魏公... 呂端... 韓魏公... 呂端

子以長... 宗既立... 不糊... 平企李

平企李... 事謁人... 企李病... 曰但扶... 王安石

荆公... 祖宗... 荆公... 毛澄

荆公... 祖宗... 荆公... 毛澄

荆公... 祖宗... 荆公... 毛澄

荆公... 祖宗... 荆公... 毛澄

荆公... 祖宗... 荆公... 毛澄

憲公左順門問盧麟曰：衛十戶，是衛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正漢？此事禮部不敢據書，汝自為之。衆議遂息。

祝知府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憲府有獄，為民犬吠，府卒訟之云：鷄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鷄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于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心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術智部委地卷十三

道園委地大成若缺，如運在泥，入垢出潔，先號後笑，吉生凶滅，集委地。

箕子

紂為長夜之飲而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共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具危矣，解以醉而不知。

孔融

凡無道之世，名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獨醒？觀箕子之智，便覺屈原之愚。

增補智叟編

卷十三 術智部 委地

荆州牧劉表不供職，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行乘輿，詔書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為

郭靖

凡僭叛不道之事，驟見則駭，習聞則安，力未及剪除，而彰其惡，以習見之耳目，且使民之大逆之通，誅朝廷何處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聲楚，而僅責楚，負取其易於結局，度勢不得不爾，孔明使人質吳，稱帝，非其欲也，勢也，儒家雖欲猶榮之說，誤人不淺。

程子底

清河胡常與汝南程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而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向常大都投時，胡常道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推己意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方進。

魏勃

勃少時嘗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嘗獨早及，婦齊相舍人門，相舍怪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勃欲以求見耳，於是舍人見勃於參。

曹相國最坦易，不為崖岸者，魏勃猶難於一見如此，况其他乎？

孫叔通

叔通初以儒服見漢王，惜之，通即變服，短衣楚製，王喜，時從弟子百許，通無所言，獨言諸故，聲盜社士進，諸儒皆怨，通聞之曰：諸生家無間乎？且待我母遂。

王守仁

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與飲，一會不能也，陽明却日命門弟子六博，投壺，呼飲酒，久之，置遣一弟子，調龍溪，隨至酒肆，家索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大驚，求見陽明，一賭眉宇，使稱弟子。

才如龍溪，陽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陽明亦何能得龍溪乎？使過今之講學者，且以酒肆博場，獲罪矣，朕楚倘發收李卓吾而不能，遂為劫敵，方知陽明之妙用。

王曾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奉事，惟王文正一切妥順，未嘗忤其意，一日文正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為後，欲面求恩澤，又不欲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對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獨妥順丁，謂而卒以出謂蔡京，京首奉行司馬光，而竟以叛光，一則君子之苦心，一則小人之狡態。

增補智叟編

卷十三 術智部 委地

周忱

周文襄巡撫江南，巨富王振當權，慮其挽己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需，聞使松江，剪紙也，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頌焉。

秦檜構格天閣，有某官任江蘇，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紙毯以進，鋪之恰合，檜謂其同己內事，大怒，因尋事斥之所獻，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謂忠任意，殊彼蒼者陰使各食其報，此恐未熟，大抵振振而驗，其機深，振樂不招君子以沽名。

檜嚴於防小人，以慮禍，此所以異與。

世之營文襄者，不過以媚王振乃出，果千石，其門又為子納馬，得官一事，皆非高明之舉，愚謂此二事，亦有深意，時四方災傷，海盜司卷忠，而公復奏免江南苛稅，若千萬惟是勸人，援納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門之為榮，而納官之不為，欲以風勵百姓，此亦卜式助邊之遺意，未可輕議也。

倭禍姑蘇，我輩先為廢居，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分宜傳客也，公挺身往，謁與陳機，甚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乃首為起職，方即中，視師浙

直因胡宗憲亦厚德故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徐倭患

焦弱侯曰應德之晚年為分宜所薦至今以為詭病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為大人吉且包不辭潔一身而委大計於漢漢固志天下者所不忌也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慈謹慎此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官人耳嗚呼世多應情愴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正德時逆瑾禍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獨留益務沉澁時時調劑其間縉紳之禍往往得以獲免人皆責東陽不去為非不思李宗大漸時劉謝李同在榻前承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薦二人而去則國事將至於不可言不負先帝之托耶則李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談及此輒痛哭不能已嗚呼大臣心事不見諒於拘儒者多矣豈獨應得哉

楊一清

楊文襄曾與內臣張永同提兵討安化王楊在軍中語及道瑾事因以危言動永即於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賊害一言內變事張永曰公班師入境見上先進軍夏疏上必就公問公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瑞瑞萬一不信公公可預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勸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

增補智囊補 卷十三 術智部 委地

奴姪狗又頓首泣泣上必大怒瑾瑾謀公大用盡竭其所為呂強張承業與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勿緩頃刻永勃然作曰若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見如公策事果濟瑾初時傳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蓋體上憐之令與披衣自伴永懼謀之內閣今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何瑾諸臣永持疏至左順門請諸官言曰瑾用事時我輩亦不敢言况爾兩瑾官今非止瑾一人勿搖動人情也可領疏去急易疏進此疏入瑾遂正法連及文臣張練一人武臣楊五等六人而已

除瑾除形多藉張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斷不濟事水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諫見非楊文襄智出水上永亦不為之用乎此文襄所以稱智囊也

許武

陽美入許武嘗舉孝廉仕通顯而二弟晏普水達武欲令成名一日謂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請與弟析資可乎於是括財產三分之一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而推其薄劣者與弟時卿人盡歸二弟年長而武愈益普竟用是名顯並選舉久之武乃會宗親告之曰吾兄不肖盜聲為位二弟年長未沾榮祿所以向求分則自取大讓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共悉均前度遂出所藏盡推二弟

讓財尤易讓名更難

廉范

廉范字叔度平初龍西太守卸職辟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廉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平未幾融果獄下獄范逃得衛侍左右盡心愛視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范河之曰君因肉眼亂耳後融釋禁出病困范適養視及死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終不言姓名一碎之獄誠身求濟士之於知己甚矣哉

周新

周新為浙江按察使嘗巡屬縣微服謁縣官取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往遂乃自獄出縣官漸懼解脫而去由是諸郡縣聞風投機莫不勤職

陳瓊

陳瓊嘗為別試所主蔡下曰聞陳瓊欲盡取史學不點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操刑公之學也下既積怒謀因此害瓊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侯瓊所取士求說立說而行之瓊固矜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說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前五名之下

增補智囊補 卷十三 術智部 委地

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瓊嘗曰當時若無瑞瑞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瓊時所以敗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王剪等三條

秦伐楚使王剪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剪行請美田宅園地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剪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懼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剪既至關使使遺請善田者五萬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剪曰不然大秦王但中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亦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漢高帝任蕭何關中事漢二年與項羽相距宗索關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

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信已聞誅信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今卒五百人益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賢陳平獨吊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子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

封君置衛非以寵君也。以今者淮陰新及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恐以家財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蘇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軍。如陳翰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十餘年矣。尚復辱尊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請不多買田。地賤。賈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還。百姓。遂。訴相國。上乃大說。

漢史又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贊。無為。勢家所奪。與前所云。強買民田宅。以屬兩。不知。前乃免禍之權。後乃保家之策。其智。政不相妨也。宋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飲。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韓世忠。既罷。杜門。絕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吳童。縱酒。西湖。以。自樂。嘗。議。買。新。淞。縣。官。田。高宗。聞之。甚喜。賜御札。號其莊曰。莊忠。二公之買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膽。以與家。係其主。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污。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風。蕩如矣。然降而今日。大臣不論有功無功。無不多買田宅。自污者。彼又持何說耶。陳平當呂氏。吳讓之際。自飲醇酒。弄婦人。裴厚當匡官。曹豹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問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國初。御史長凱。以忤旨。引風疾。歸。太祖使人。覘之。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猪。大。矢。還。

報乃免。蓋凱。遂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麩。攪。沙。糞。從。竹。筒。出。之。沿。布。籬。下。耳。凱。亦。智。矣。哉。

王戎。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恐之。每。候。戎。輒。托。疾。不。見。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戎。弟。行。將。不。詐。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有。風。怨。者。皆。被。誅。而。戎。行。並。獲。濟。焉。

抗嗣宗。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飲。絕不與世事。司馬昭。初欲。為。子。炎。求。昏。於。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亮。以。酣。醉。不。答。獲。免。

郭德成。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境。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弟。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靴。伴。解。靴。脫。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閩。屢。索。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問。安。知。上。不。以。相。試。眾。乃。服。

郭宗鑑。宋主。郭宗鑑。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宗。鑑。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

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聚。舊。將。皆。主。上。新。法。射。鈎。之人。若。一。切。拒。之。能。無。疑。駭。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宗。鑑。恐。獻。所。藏。以。佐。賞。給。

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希。測。及。從。善。南。唐。主。曰。宋。朝。當。賜。外。密。券。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宋。主。之。檢。度。

賂。遺。無。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辭。而。終。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委。看。他。既。受。後。作。用。如。何。使。見。英。雄。權。畧。三。代。以。下。特。相。大。抵。皆。權。畧。之。雄。耳。

增補智囊錄 卷十三 行智部 妻地 六

似石而玉以錘為刀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隱集謀數

宋祖

宋祖開唐王酷嗜佛法乃遣少年僧有口辯者南渡見唐王論性命之說唐王信重請之一佛出世田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宋王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戍之業者不行民舉所最廢棄以避重泉之戍而國殺二十位

假設成君欲人保後而統收粟倘亦權宜之術而或謂聖王不應為術以惠民固矣至若諱非子謂湯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議其會也讓於務光又虞其受使人謂光曰湯欲其若而欲以惡名于子光因自投於河文王責責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以亂其心此則孟氏所謂好事者為之非其例也

敬殺 藏殺

桓公曰大夫多升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欲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給餘林齊種鼓吹笙鹿而國機兄弟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于子母復見寡人減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民皆與得財國無飢民此之謂謀數

既奪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羅賤桓公恐五穀之歸于諸侯欲為百姓藏之問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魯過市有新成園京者二家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從之民爭為園京以藏穀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歸心勾踐式怒而三軍鼓氣燕昭市駿骨而多士嚮應桓公聘園京而四境歸誠誠或殊其以小致大感應之理則一也

范仲淹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范濬好為佛事仲淹乃從民說濬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今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倉廩史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抗

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轉徙溝壑耳是歲惟杭飢而不害

服紫

周禮荒政十二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但他人不能舉行而文王行之耳凡出遊者必其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願遊以活者不知幾十人矣萬歷時吾蘇大荒當事者以歲餘茶遊遊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為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通時務者類如此

服練

桓公好服紫一國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訪於管子明日公朝謂衣紫者曰吾甚惡紫與子母近寡人於是國無服紫者矣

服練

王丞相善於國事初渡江皆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踴躍乃令主者賈之每端至一金

禁殺擊

齊人甚好殺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殺擊者不祥臣具祭祀不順居此不敬予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

東方朔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藥東方朔乃進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藥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對曰臣能上天上天知其謬詐欲極其惡即使朔上天取藥朔既解去出殿門復還曰今日上天似謬詐者願得一人為信上即遣方士與俱

留侯

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過諸侯傳飲期且盡無上天意方士屢趨之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於是方士畫履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具以聞上以為面欺詔下朔欲朔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下方人何臣胡曰衣冠最何若臣胡曰最者髮類馬色邪胡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為謬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最名靈天功乃喜臣今陛下以臣為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笑曰善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罷諸方士不用

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從。呂侯使呂澤劫留侯。留侯曰。此難以口舌藥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提傳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誠能不受金帛。令辨士持太子書。畢詞固諫。宜來。求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侯如其言。漢十二年。上疾甚。欲易太子。叔孫太傅稱說古今。以死爭。上伴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丹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避此。我何今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殺士善罵。臣等善罵。不愛身。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難搖動矣。

左執瑤中。右執規。方。正以格稱說古今之輩。夫英明莫過於高皇。何待稱說古今。而後知太子之不可易。謂稱說古今。必曰某聖而治。某昏而亂。夫治亂未見。而使人主去聖而居昏。誰能甘之。此叔孫太傅所以著於儒術也。四老人為太子來。天下莫不為太子死。而治亂之機。已揭。傷於高皇之心矣。為天下者。不顧家。尚能令趙王母子乎。王余州猶疑此。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論坐子房。以啟君之罪。而高皇之司。亦太晚矣。夫唯義能

不為高皇臣者。義必能不解太子之招。別傳稱子房辟穀後。從四皓於商山。仙去。則四皓與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漢則四皓中。亦必有願者。固非臆拙山林。絕落樵可方也。太子定而後漢之宗社固。而後子房報漢之局。終而後商山仙隱之志。可遂。則四皓不獨為太子來。亦且為子房來矣。嗚呼。千古高人。豈書生可循規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正德中。春藩請益封陝之邊地。朱寧江形。集皆定。賂許之上。促太學士。革制。楊廷和。蔣冕。利念革制。恐為後廢。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儲承命。革之曰。昔皇太祖著令曰。此土不再。藩封非全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養士馬。必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界地。與王得地。無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危社稷。是時雖欲報親。不可得已。上慎之勿忽。上覽制。願曰。若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廢。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而求始不可明以利害。此與子房。招四皓。同一機軸。

傳廷
廣陵好佛。自攝大慶法王。外廷開之。無微以諫。俄內批禮部。番僧請。使田十。欲為大慶法王。

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傳尚書。廷保不知。執奏。執為大慶法王者。數甚至尊。聖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洪武中。老骨
洪武中。對馬都尉歐陽。吳儒。被四妓。飲酒。當發。官逮。妓多。必死。欲毀其貌。以觀萬一之免。一老骨。聞之。往謂之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爾死矣。妓立予五百金。骨曰。上位神聖。豈不知若輩平日之僕。慎不可欺。當如常。親哀鳴。或家天。有耳。妓曰。何如。骨曰。若須沐浴。極潔。仍以此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潔而肌理。好艷之極。首飾衣服。須以金寶。錦繡。羅私。衣服。視不可以寸。素問之。務盡天下之麗。能奪自。為志。則可。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叱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擲起。殺了。差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贈米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焚束。不減。而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這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殺了。那腐可知。遂叱放之。

王振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極工。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常。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殿。皆則太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宇。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令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許之。命書舍人。寫金字。藏。置東。西。房。自是。王太后。以佛。經。在。不可就。廢。不復出。幸。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為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為君子。

賀儒珍
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門二之費。戶兵二部。房。題。協濟。銀。各三十萬。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鎮。與。株。木。并。奏。部。久。不。覆。一。日。文。書。房。口。傳。詰。問。工。部。不。覆。之。故。立。等。回。話。部。查。無。此。疏。跡。跡。久。之。方。知。傳。聞。於。戶。部。也。戶。部。倉。皇。具。咨。稿。工。堂。猶。恐。見。異。即。中。賀。儒。珍。曰。易。耳。首。叙。其。月。日。准。戶。部。咨。云。咨。到。日。即。具。覆。曰。復。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扈。即。一。根。一。角。純。用。香。楠。杉。木。不。足。盡。臣。等。奉。奉。之。意。潛。違。不。過。油。松。雜。木。工。無。所。用。相。應。傳。播。

按此事。關。邊。防。西。河。特。借。大。工。為。名。早。爾。時。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從。具。疏。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事。遂。寢。
工部一日得旨。買金六十兩。鋪戶極言一時難辦。必候賠不惜也。且言戶部有編定全行具便。公思戶部安。安。代。工。部。買。金。耶。惟。有。協。濟。一。項。今。已。不。需。戶。部。內。未。知。也。時。司。徒。楊。不。履。

胞弟疏處正在衛司公使過之謂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其題何如疏庵入言於兄出告曰
吾兄深若此事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工買金六十則前銀可無煩設處疏庵復
入言本庵亟許公歸遂收工商資金之要字稿力學不可公比之出又具題字稿復言戶必
不肯公曰第上之既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再有資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
裂其割字稿者竟不知所以也

滿寵 郭元振

太尉楊彪與袁術結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允滿寵按之時作大臣孔融
與荀彧獨寵曰但受詞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此人
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公夫民望為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初與與張闓寵者
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郭元振遷左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以烏質勒部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却其牙帳
與之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陳列為質勒已老數拜復不勝寒凍會罷却元具子
姿為以元振計殺其父而勒兵來襲則使解琬勸元振沒道元振不從堅卧營中明日素服
往吊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遂著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純二百牛羊十餘
萬

增補智囊錄

卷十四 術智部 謀數

五

考探也而反以活之立語也而乃以殺之其情隱矣然我者雖而喜我知其情故也欲整
我者轉而感悅我不知其情故也雖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龍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
知元振乎

梅衡香

梅少司馬衡香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壽仲現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
操豚蹄餉公乞為徵負公為弄踏設飲使召負者前詞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
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杖下兵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債
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無如何也豈當而子與而喜持錢來雖然吾為汝父母何忍使汝寄
肉糠雜姑汝一日復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泣中貴亦泣解不顧微
為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者皆從寬焉

寧越

齊攻厲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戶三萬以為二
空寧越謂孔青曰惜失不如歸戶以內攻之使車甲盡于戰府虛盡於葬孔青曰齊不延戶

如何寧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戶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
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武以力勝文以德
勝

慎子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解子齊王而歸齊王臨之謂予我東地五百里
乃歸子不予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遠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
死父不為臣故曰獻之魏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
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
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及主墳墓復廢臣歸社稷也以東
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璧許強萬乘之
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
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大地為萬乘
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萬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與也昭常請
守之昭常出景釀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釀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
能獨守王身出玉璧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
於秦秦雖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許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
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
寡人難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嘗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
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
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釀五十乘而西索救於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齊齊
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懸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敬甲純
兵願承下屢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令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
出仁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被甲則可不然則願侍養齊王恐為乃請子良南道
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增補智囊錄

卷十四 術智部 謀數

六

顏真卿

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逆節頗著真卿托以霖雨休城沒濠陰科丁壯實儲慶保命文王飲
酒賦詩祿山密聞之以為書生不足虞未幾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尚備

小寇以餐驅之大寇以實備之或無備而下之有備者杜其謀也或有備而示之無備者消其志也必有深沈之思然後有通變之略微乎微乎豈易言哉

李允則

徐州北門外居民極多舊有豐城舊刺史李允則欲大展北城而以逸人通好嫌於生事門外有東嶽祠允則出白金為大香燭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為盜所竊乃大山墓寶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發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與版築以獲神守不踰旬而就逮人亦不怪之今徐州北門城是也既浚濼起月堤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樓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陸隴築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巷裡榆父之榆滿塞下願請休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按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此洞知人情子猶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於慢為威嚴以剛愎為任斷千金在握而不能捐一謀臣百萬在帑而不能得一死士無事而猴冠有事則鼠竄從自及矣尚何言乎

何承矩

瓦橋關北與遼為鄰素無關河之阻何承矩守瀘州始議因敗澤之地澗水為塞欲自相度恐其謀泄乃築愛景臺植葵花日會僚佐汎舟置酒作葵花吟數篇令座客屬和蓋以為圖刻石傳至京師人謂何愛葵花不知其經始塘泊也屢歷熙寧中相繼開濬於是自保州西北況遠東盡滄洲泥沽海口幾八百里悉為潞漶倚為藩籬

蘇秦

蘇秦張儀嘗同學俱事鬼谷先生蘇秦既以合縱顯於諸侯然恐秦之攻諸侯也其約合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散張儀之錫蘇秦以求通儀於是之趙求見蘇秦蘇秦門下人不可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才能乃自為通

柄故感德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後使曰嗟乎此吾在街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我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能奉能乎自是終蘇秦之世不敢謀趙

紹興中楊和王為殿帥有代北人衛校尉某在行伍中與楊結義首往投楊一見甚歡事以禮禮且今夫人出拜款曲殷勤兩日後忽疏之來則見於外室衛以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過半年疑為人所譖乃告解又不得通或使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不與語但判云就常州於本府某庄內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然無可奈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而不知楊庄所在正得復離離過一客自云程副將使道往常潤陪君往取之既得錢相從某日情好無間客語之曰吾嘗欲邀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衛欣然許之迨至代郡衛買田我欲作一屋于此衛為經營得膏腴千畝居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蓋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舍鄉里當今兵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隨為辨生計志取券相檢約值萬緡雖然而別此與蘇秦事相類○按蘇從張儀原無定局蘇初說秦王不用轉而至趙計不得不出於從張既事秦不言衛不為功其勢然也或謂蘇既知張才何不貴顯之於六國作自己一幫手而

王尼

議之入秦校以翻局之資非失算乎不知依之狡諂十倍於蘇其志必不屑居蘇下則其說必不肯聽蘇套厚嫁之於秦猶可食其數年之報而與時於六國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審矣若楊和王還故人於代北為之謀生或秦之以待萬一之用也英雄作事豈泛泛哉○楊和王有所親愛史卒平居賜子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史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楊曰無事莫來見我史悟其意歸以厚贖俾其子入臺中為史慮無何御史欲論楊乾沒軍中養後十餘萬其子聞之告其人入拜告楊即具劄奏言軍中有黃錢若干楊管某處唯朝廷所用不數日御史疏上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坐安言被點而楊善日陰其還故人於代北亦或此意

尼字孝孫本家子為護軍府軍士然有高名州母補之與王澄傳暢等諸名士送歸河南功曹及洛陽令請解之不許補之等一日齋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大喜方欲出送時尼正養馬諸公直入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劇飲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傲
徐珍序錄載楊文意社在閣下時其塔末云塔久之當崩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贖千

萬寶錄是婿賂至數千。為其求。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獄矣。楊不得已。於該道問理。日遣一吏持金食至院。云閣下楊與某知府送飯。御史大驚。即命釋其刑。且候發。尋一切總令分。雲遂得還。此與王尼事同。但所釋者名士墨。既殊。而釋人者。是名又與此權勢亦異。文自賢相。果有此未見白璧之瑕矣。

王隨

王章公。德。舉進士時。甚貧。道。夏。城。進。人。被。執。入。縣。石。務。均。之。人。為。縣。吏。為。償。錢。人。皆。給。於。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敗。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縣。運。使。務。均。懼。而。罷。及。文。潞。公。為。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其。務。均。之。人。事。遂。得。解。

王忠嗣

王忠嗣。唐。名。將。也。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為。亂。請。忠。嗣。助。後。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

謝安 李邵

桓。溫。病。篤。賊。朝。走。加。己。九。錫。謝。安。使。使。宏。其。室。安。見。之。執。使。宏。改。由。是。歷。旬。不。就。溫。竟。命。謝。安。為。東。晉。太。守。

送統

按。長。宏。成。以。示。王。冠。之。危。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頌。改。有。以。也。

梁。軍。實。內。長。即。國。侯。往。晉。漢。中。太。守。亦。欲。遣。使。戶。曹。李。邵。讓。曰。晉。氏。志。橫。危。一。可。立。侯。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違。邵。乃。請。自。行。故。所。在。連。留。以。觀。其。變。行。之。扶。風。而。憲。已。誅。諸。文。道。者。皆。連。坐。唯。太。守。以。不。預。得。免。

李。邵。字。孟。節。即。和。二。使。呈。來。益。部。者。其。決。實。氏。之。敗。或。亦。天。文。有。徵。然。至。理。亦。不。過。是。段。秀。齊。馮。贖。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且。警。嚴。而。發。前。不。有。告。之。者。段。秀。齊。陽。召。童。漏。者。童。之。以。其。失。節。令。母。更。來。向。就。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曠。童。之。不。果。殺。

呂。錡。據。嘉。州。給。專。輪。奪。其。城。賊。約。三。鼓。復。來。攻。錡。知。密。戒。司。更。使。緩。向。長。德。二。鼓。賊。眾。不。集。而。資。因。而。破。之。

馮。贖。知。梓。州。賊。數。日。會。偽。蜀。軍。將。上。官。邈。嘯。聚。亡。命。三。千。餘。眾。劫。村。民。夜。攻。州。城。環。曰。賊。乘。夜。掩。至。此。烏。合。之。眾。以。董。捷。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日。自。濟。矣。城。中。上。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閉。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等。未。及。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

孫。贖。滅。寇。虞。翔。增。之。段。秀。齊。延。吏。為。贖。促。之。事。反。功。同。用。之。不。窮。

僕敬忠義

僕。敬。忠。義。為。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悔。因。徒。謀。反。獄。倉。卒。聞。將。士。皆。皇。駭。夫。措。忠。義。從。容。但。使。子。吏。更。擣。鼓。鳴。為。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

公孫接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無。禮。委。子。請。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請。公。使。人。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街。左。駭。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孫。駭。危。右。擊。龜。頭。躍。而。出。津。人。相。驚。以。為。河。伯。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速。取。桃。不。讓。是。會。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擊。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貳。人。以。言。而。夸。其。能。不。義。恨。乎。所。

王守仁

王。守。仁。張。忠。未。奏。誘。上。親。征。而。守。仁。擒。濠。報。至。羣。奸。大。失。望。肆。為。飛。語。中。公。又。令。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以。起。釁。公。一。不。為。動。務。待。以。禮。預。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歲。應。門。始。欲。徇。賞。北。軍。奉。等。預。禁。之。令。勿。食。守。仁。乃。傳。諭。百。姓。北。軍。難。家。若。慈。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過。北。軍。長。必。停。車。問。故。厚。與。之。餼。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及。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船。天。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

鳩夷子皮

鳩。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鳩。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色。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從。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衛。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子。來。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因。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飲。酒。肉。

嚴養齋

海虞嚴相公訥嘗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椽。錯入未得方圓。其人嘗酒。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厚償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皆取此家。且先資其直。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服給。又募人為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於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勢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費。而人反誦德遊於其術而不知也。妙矣哉。

周玄素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封曰臣未嘗過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潤色之。帝即操筆。條成大勢。今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少動。帝笑而唯之。

唐太宗

舉筆一不稱旨。事且不測。玄素可謂巧於避禍矣。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

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蓋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授與賄所。佩刀帝佯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遠召同載。而還。重之。愈於舊。

省却多少調和力氣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遠。喜談兵。韓魏公厚遇之。秋青每宴。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即斗。怒無禮。邊地無之。秋青求于內。後每集。終日惟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

王安石

王舒王越國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乘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跪而登床。僅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增廣智囊補十四卷終

術智部權奇卷十五
身趨高步。父傅師導。三人言虎。斷垣叫。亦念其儀。虞其我。疑信。遊君。正奇事。效。啞。彼迂儒。漢云立教。集權奇。

孔子

孔子居陳。去適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謂之曰。苟無通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歆。

大信不信

淮南相

孝宗三年。七國反。安俊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且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淮南王以故得安。

王敬則

王敬則常任南沙縣。時方兵荒。縣有劫賊。聚山中。為民惡。官捕之不得。敬則遣人。殺劫帥。曰。若能自出。首當為中。有請盟之。廟神定無負。蓋縣有廟。神甚醜。鄉民多信之。故云。敬則許之。即設宴。廟中致帥。帥至。即席收之。曰。吾業敬神矣。若負誓。當還神于生。遂殺十牛。奉神。而竟斬帥。賊遂散。

宋太祖

誓。祇以杯酒釋諸將兵權。又慮其。不資每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以百萬金。嘗賜安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杖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婚。其諸節度使。釀。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各子弟各以婚。書對。釀。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進。如數。

宋太宗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弓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罵不休。來人環視。靡不忿之。忽人囊中一軍。射。頭。出。刺。弓。死。而。去。勢。猛。行。遂。莫。敢。開。者。街。卒。聞。其。言。具。於。有。司。以。刀。為。徵。有。司。坐。富。民。人。罪。既。讞。獄。太宗。問。其。服。罪。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於。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寄。我。殺。之。奈何。何。人。始。知。斃。管。之。下。何。罪。不。承。誰。錯。錯。不。必。過。也。乃。罰。失。人。者。而。釋。富。翁。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此事見宋小史

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死。上。酌。白。能。勸。香。王。晉。王。面。辭。上。復。勸。晉。王。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炮。太祖。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齒。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宋太祖

宋太祖即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弓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罵不休。來人環視。靡不忿之。忽人囊中一軍。射。頭。出。刺。弓。死。而。去。勢。猛。行。遂。莫。敢。開。者。街。卒。聞。其。言。具。於。有。司。以。刀。為。徵。有。司。坐。富。民。人。罪。既。讞。獄。太宗。問。其。服。罪。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於。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寄。我。殺。之。奈何。何。人。始。知。斃。管。之。下。何。罪。不。承。誰。錯。錯。不。必。過。也。乃。罰。失。人。者。而。釋。富。翁。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此事見宋小史

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死。上。酌。白。能。勸。香。王。晉。王。面。辭。上。復。勸。晉。王。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炮。太祖。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齒。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宋太祖

宋太祖即位。初年。京師某街。富民某。有弓者。登門乞錢。意未滿。遂罵不休。來人環視。靡不忿之。忽人囊中一軍。射。頭。出。刺。弓。死。而。去。勢。猛。行。遂。莫。敢。開。者。街。卒。聞。其。言。具。於。有。司。以。刀。為。徵。有。司。坐。富。民。人。罪。既。讞。獄。太宗。問。其。服。罪。曰。服。矣。索。刀。閱。之。遂。納。於。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寄。我。殺。之。奈何。何。人。始。知。斃。管。之。下。何。罪。不。承。誰。錯。錯。不。必。過。也。乃。罰。失。人。者。而。釋。富。翁。自。今。訊。獄。宜。加。慎。毋。濫。

此事見宋小史

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死。上。酌。白。能。勸。香。王。晉。王。面。辭。上。復。勸。晉。王。顧。庭。中。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晉。王。引。弓。射。殺。之。炮。太祖。泣。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遂。飲。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晉。王。未。必。齒。莽。乃。爾。此。事。恐。未。然。也。

高皇帝

滁陽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暮。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洩。及二子來。遂上。即與倍任。無雜色。二子喜。其謀計至半途。上遂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勅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此多人。二子問。故上曰。適上天相告。爾設毒。毒我。我不任矣。二子大駭。下馬。奉立。連稱。豈敢。自是。息謀害之意。

吳官童

英廟在宮中。也。先以車。載其妹。請配焉。上以問吳官童。官童曰。正統十三年。對曰。馬有天子而為人。婿者。後史何以載。然。杯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俟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美女數人。薦寢。復都之曰。留侯。他日為爾妹。從。當并以為。媼。先益加敬焉。

天子不當為人婿中國。又可給他入乎。如反正而有人。效女。雖納之可也。殿後英廟復辟。其使至。官童叩以不來。取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邊。為石穿。而納。女。上命。隱其事。而亨。禍。實基于此。

鄭公孫也

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晉樂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而歸鄭伯。

子魚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衛成。還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孫申始也。國朝土木之變也。先扶上皇為名。選求臣。則于肅。應謝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已有君矣。木計。竟歸奉。上皇。識者以為得公孫申之謀。

王旦從真宗幸澶州。雜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慰。臣有所陳。遂至。旦曰。十日之內。無捷報。當如何。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康廟與趙王約故事。大臣謀國。遠慮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懷社稷之愛。而無猜忌故也。

項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子分我一杯羹。陳眉公謂太公以此歸漢。亦瓦注之意也。

胡松

靖漢胡大司空松。號承庵。元為嘉興推官。善印平湖。有惠政。適倭寇猖獗。郡城。公夜入。第。府曰。民難與處。始。請。轉。某。居。軍。前。樂。侯。百。姓。受。某。恩。必。相。多。乃。可。舉。事。從。之。民。大。慶。各。任。

版築不聞月城

效青

南俗尚鬼。秋武。襄。征。懷。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取。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偏。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眾。方。登。樓。已。而。揮。手。一。擲。百。錢。皆。面。于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願。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馬。曰。候。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釘。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

王瓊

王晉漢在本兵時。通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御史以聞。事下兵部。晉漢呼。齊。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數。十。火。夫。縛。之。何。足。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巡。按。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晉。本。人。回。傳。流。此。語。皆。以。本。兵。為。戲。寇。相。聚。憂。之。敵。知。朝。不。發。兵。遂。恣。劫。掠。不。復。備。先。是。戶。部。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先。在。浙。晉。漢。即。請。密。知。許。公。討。之。授。以。方。畧。許。令。彭。愈。副。提。民。兵。數。千。出。具。不。意。乘。夜。往。觀。賊。方。據。控。回。相。聚。耐。

楊雲才

欽。兵。適。至。即。時。擒。賊。遂。平。之。爾。時。若。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弄。小。成。大。此。舉。不。煩。一。旅。不。費。一。財。而。地。方。晏。如。香。溪。之。才。信。有。大。過。人。者。雖。人。品。未。詳。何。可。廢。也。

種世衡

種世衡知池州。縣旁山有願世衡。善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剪。髮。如。手。縛。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眾。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種世衡

種世衡知池州。縣旁山有願世衡。善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剪。髮。如。手。縛。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眾。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近於敢矣。衰似難救。恐烽火從此不靈也。必也真教手縛為兩得。

雄山智僧

雄山在西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庵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偽為備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為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李抱貞

劉元佐

李抱貞鎮洛州。軍資匱乏。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運運。候火作。即領以相出。僧喜從之。遂布狀聲言。抱貞命子鞠場。積薪於地。道運運。候火作。頃雜作。抱貞亦引僧視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眾說法。抱貞率監軍侍衛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駭填。捨財億計。計滿七日。遂聚新發炮。擊鐘念佛。抱貞恣已遣人填塞地道。候頃僧新並盡。藉所得貨財。即日悉募入軍。資厚。別求所謂舍利者。造塔胎焉。

汀州相國寺

增補者

汀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遂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開。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贖軍資。

不仗佛力

軍資安出

不仗佛力。軍資安出。王者並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也歟。

陝西鑄錢

起居舍人毋凝。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鑄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錢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條屬請禁之。文秀博曰。如此是愈甚。投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錄帛數百匹。使賣之。日納其直。盡以鑄錢。分以銅錢也。於是眾知錢錢不廢。市肆復安。

出見錢

京下忽聞見錢。市間頗皇。忽一日。春相檜呼一鐵工。搗數以五十當二錢。搗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鐵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見錢。頗出。又都下。皆慶之。見錢。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惠院官。未至。使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道得旨。欲廢錢法。可鑄錢。一錢進呈。廢錢不用。約翌日午畢事。縣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之。盡出府。銀市金粟。物價大昂。錢溢於市。既而。錢上。有。安無聞矣。

賊槍亦儘有應變之才。可喜。然小人無才。亦不能為小人矣。

令狐楚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早儉。未備甚高。運使至。公首問。未備幾何。州有數倉。倉有積石。屈指。獨語曰。舊備若干。詰倉出未若干。定備出幾。則可賑救。左右竊所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債。頗平。

使馬

使馬以高三尺八寸。齒少而形肥者為合式。各州縣無孳生駒。必從馬販買。解州府各縣之中。馬販自外來。先被各縣欄截買完。然後放過。州官比解。嚴追馬頭。柱受鞭笞。馬價騰踊。求逐反還。陳慶慶為知州。洞知之。故縱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到堂。面問之云。各縣使馬已到。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審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彼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有高至四尺者。令置不用。曰。高低相形。豈依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眾察再遲三日。至監渡會。上買易得。公許之不責一人。而出各馬販氣索然。爭願賤賣。兩日而斷。在他縣爭市高馬。刻期早解。以求保薦。騰價至四五十金。在本州無過二十餘金者。

增補者

卷十五

徐道覆

徐道覆。廬山林夫也。始與徐密謀舉事。欲治舟船。使人伐材。南康山。偽云。將下都督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都督。償發賣。居人會。取市。各儲之家。如是數四。故船板大積。及道覆舉兵。接青表。而取無敢隱者。乃併力裝船。自日而斷。道覆雖草莽。其才畧有過人者。徐道覆能於用其計。何必為水仙。其臨死。數曰。吾為徐循所誤。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嗚呼。奇才策士。皆不得志。而根藉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覽駭。賈王。枚數曰。使此人沉於下。發。宰相之過也。知言哉。

秦王

秦王預為南嶽州刺史。大胡山。鑿時出抄。預計召新。蔡襄。使觀。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而以一囚。易服。其間。預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斬。相視。服。又預令左右。取死囚四十人。皆著。以候。預臨。生。會有。風。動。輒。舉。目。瞻。天。願。望。雲。白。風。氣。大。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許。人。當。在。西。角。五。十。里。即。令。馳。騎。捕。捕。十。人。至。預。告。諸。當。曰。此。爾。鄉。里。耶。作。賊。合。死。不。即。斬。之。登。帽。服。不。知。其。為。死。囚。也。自。是。境。無。暴。

據。

回乾運國恃功恣睢所逼皆割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省介無敢往焉燈
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物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者得殺之燈又取死囚給復左右小違
令輒殺死囚大獲至出境無異詞

真宗幸澶州下詔知鄆州兼齊魯等州去樞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逸利
不怠濟謂取死罪因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執旗檣擊
刀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預借之以威靈燈借之以威虜謂借之以威兵其大者為攝李之
克敵而置下供御因亦假之以代無辜之命政如聖藥王虛垢上木皆入藥料

楊雄

楊雄投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博守令置舟中得賂者釋將至丹徒進蓮善泗水者二
人令著者衣冠先往以迎中使怒曰今安在汝敢來攝我耶令從者逐之二人即躍入江
中潛遁去雄徐至始曰爾若通人溺死江中乃今聖明之世法今森嚴如人命何中使禮
謝而去雖惡他所亦不敢放逐云

增補智囊補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六

韓雍

雍鎮兩廣所處甚屢心腹一二人外絕不許登岸亦多用權術威鎮之一日與鄉人宴於堂
後蹴鞠為戲既散潛使人置石於有觀者因指示曰此公道所蹴戲也眾吐舌咸以公為能
力所張蓋內暗藏磁石以鐵屑塗毛髮間每出生蓋下預髮翁張不已既既起遂復觀其
驚為神明焉

王章

王章威望素著一旦舉兵內向家威危懼適教辰疾王母使率子弟發哀眾聞諸教死或有
奮志

程嬰

屠岸賈攻永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匿
公宮趙朔客白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
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允譽及索兒竟無聲既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
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辱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衣襪匿山中
程嬰出謀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我告趙氏孤處諸將軍皆喜許
之發師隨程嬰往公孫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
兒今又責我我不能立而忍責之子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諸活之猶殺杵臼
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存程
嬰幸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夫董之使不遠方為祟景公問於厥厥知趙孤
在乃以趙氏對景公問趙尚有後一孫乎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
而納之宮中諸將入問厥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賜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
皆委罪於屠岸賈于是武嬰徧拜諸將相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同邑如故及武既冠
成人嬰曰吾將下報公孫杵臼遂自殺

趙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歟而復起亦有晉國後世紳紳門下不以利復即以勢合一
旦有事孰為嬰杵○魯武公與其二子括與戲朝周宣王受戲立為魯世子武公薨戲立
是為懿公時公子稱量少其保母戕害婦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死其子伯御與魯
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殺之滅閻之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處伯御

增補智囊補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七

殺之滅逐托稱以出遠與稱舅同進之十一年魯大夫知稱在于是請于周而設伯御立
稱是謂孝公時時藏為孝義保事在嬰杵前嬰杵蓋嬰其智也然嬰之首孤杵之責嬰假
裝器似不惟仇人不疑舉國亦莫知其術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太史慈

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數使人饋問其母後融為黃巾賊所圍慈適還聞之即從
間道入圍見融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極其難出慈乃帶健弩弓將兩騎自
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盡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
然如是者再圍千人或起或卧乃至無復起者慈遂嚴行屠食飽馬直突其圍叱賊覺則馳
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陳子昂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妻責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釐千錢
市之眾驚聞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陽里如期偕往則酒餽畢具置
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士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觀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工
之役宜宜留心舉而碎之以文軸倘爾會者一日之內齊集滄都下

唐人重才，雖一能相與，傳讀數陳子昂，借胡琴之價，出奇以市名，而石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軸無用矣，雖一聽胡琴者，亦不可得，僅哉。

裴種等三條

裴種等引大體，陳子昂者，趙拔以數奇，常言益益，益之，之子種為常侍，請益曰：君家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于是上朝東宮，趙拔駭，裴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英雄，今漢雖之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鉞之餘，共我子，是上策，下趙拔泣下車。

王敦用溫嶠為丹陽尹，置酒為別，嶠懼，飲風有後言，因行酒至，風未及飲，嶠偽醉以手板擊之，墮情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大真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敢以為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惡之，敢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使相，讓哉，由是嶠得還都，盡以教誨諸帝。

時宋北因六鎮屢反，謀之不止，問計於高歡，歡謂宜遣王心腹私將統之，有犯則罪其帥，此曰善，誰可行，賈悅尤時在坐，勸請用歡，歡季歐尤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尤敢誣下，問上如此，此以歡為誠，遂委本兵以北，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官書，委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軍士素樂歡，莫不皆至，歡去遂提冀州。

增補智囊補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王東亭 王緒素號殷荊州子，王國寶殷甚惡之，求術于王東亭曰：卿且數詣王緒，國寶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難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子已有豫情，好日疎，說言用息。

此曹陽間，轉遂馬超之故智，張濟報平陽，教守，亦用此術，平陽，張濟，張大，王河之，大，祝。

吳質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曹丕惡之，以車載廢履，納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言也，明日復以履載，入修復白之，植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登壇，操固疑之，疑植則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驗，而即止耶，其殺修也，亦以孤植而坐，丕而說者，謂履，顧取忌，難助，誤亦淺之乎，論操矣。

司馬懿等四條

曹爽擅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懿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

今屈并州，并州近日好為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為託，勝曰：當奉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奉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遂告吏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復慮，于是爽遂不設備，再誅矣。

安仁義，未延壽，皆吳王揚行，審病也，延壽又朱夫人之弟，淮陰已定，二人頗駭，志且謀叛，行審惡除之，乃陽為目疾，每延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嘗成而表明，此天廢我也，諸兒皆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朱夫人喜，即召延壽，延壽至，行審迎之，殿門，刺殺之，止朱夫人而斬新仁義。

孫堅出兵，誅董卓，至南陽，家數萬人，撤南陽太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隔二十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吾方舉兵，而遂見阻，何以威後，遂許稱急，疾舉兵，震懼，迎呼，巫醫，補祝山川，而還所親人，說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之，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王簪入白，前形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太守咨，猶停義兵，使賊不能討，請收軍法，咨大懼，欲去，兵陣四圍，不得出，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懼，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稟，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能用法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增補智囊補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正德五年，安化王貢錫反，遂考伏，鐵陷賊中，京師說言，鐵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勳為之外應，李之正曰：鐵必不從賊，加以賊烟家，遂疑不用，則諸賊與通者，皆懼不復歸正矣，乃舉勳為本將，鐵為副，或責以討賊，勳感激，自奮，鐵病臥，隆約遊兵壯士，候勳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保得勳信，即燬人，請賊黨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而留賊周昂守城，鐵又稱病，昂在問病，鐵尤堅臥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釋起，推鐵昂，昂首鐵，起披甲，仗劍，路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將士，皆集，遂奪城門，擒鐵。

杜畿

高幹舉并州，及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檄衛固，范先以請邑為名，與幹通謀，曹林拜杜畿為河東太守，固辭以兵絕，津，津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自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驚，車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其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備，必為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康之足矣，遂說道從，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何益，徒有殺人之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

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據以固為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十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善，雖陽事，無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惡之，說

國曰夫彼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首善兵固以為其從之謂
發數十日乃定計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國等曰人情猶家諸將保克可分日休息
急緩名之不難固爭惡逆眾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險為已擾惑人分眾各道其家則眾立
矣會高幹入漢上案諸縣縣長史弘農郡守固等案調兵未至發知諸縣附已固出軍將
數十時赴張郡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義者比數十日得四十餘人固等與高幹共攻不
累請無所得會大兵至於張郡固等伏其館舍與高幹之

曹冲

曹冲有馬踏在庫為鼠所傷庫吏懼欲自縊請死冲謂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單衣若鼠
嚼者人見謂為越狀公問之對曰俗言鼠啣衣不吉今兒衣見嚼是以憂公曰妄言耳無苦
俄而庫吏以啣鼠白公笑曰兒衣在側且鼠啣鼠無怪乎竟不問

楊佺

天順閣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有表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璽功達惡其過令進辛
德其陰私殺致于死時有蠻人楊澄一作者善倭漆畫器繪人物之貌楊佺漆情甚巧
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且極其桎梏入上令達逃問暗至神色不變佺若無所與者達惡
增補智囊錄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十

增補智囊錄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十

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暗賊工不識書字且與君無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暗以書告因
告曰此內閣李賢授職使暗投進暗實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曾與官廷詰我必對眾言
之李當無辭達聞喜甚勞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詣大臣會問於午門外方引暗至
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暗已吐矣賢正驚計暗即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
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鑿此實達教我指也固剖析所奏二十餘條答無餘語達氣沮
謂閣上由是誅達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載驛召還職後達坐怨望誅成廣西以死

此與張說出張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軸然說故多權智又得宋璋諸人再三勉勵而後
收達器之益楊佺一介小人未嘗讀書通古而能出一時之奇抗天威而墓奸吻不惟全
表彬并全李賢不惟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惡智既十倍于說即其功亦十倍于說也
一時精神之流依何事達者不少觀此事有不止古閣此事有不悅汗者乎豈非衣冠事
于富貴之累而匹夫迫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時上嘗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誅之馬太后是
日若素上問故后曰閣今日誅宋先生安不能救濂為持齋以資冥福耳上悟即馳驛使
人赦之濂之清既既王振詔請詣市殺之振有老僕是日大哭街下振問何笑僕對曰
閣今日誅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怒解道王侍中救遂得免夫老僕之一笑其功幾於聖

母斯其亦奇矣諾曰是非之心智也智豈以人而限哉

土木之變時侍喜軍本種也從太子于宮中數導之入寇以敗和談上患之素彬言于
太上遣宣慰命于宣府來將楊俊素春衣因使軍士高想與俱彬刻木藏書密習解開以
示俊俾因其來救之後既得書與軍效城下懸抱軍大呼俊從兵遂得解京處以極刑
于足乃尖鄉導假兵遂許返踵

喬白巖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兵備岸多力喬白巖命于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
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相期至教場中比武南人極捷跳越如飛北人奮空方欲交手或
撞其胸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江氣大沮喪而所蓄異謀亦已潛折一二矣

增補智囊錄

時應天府丞冠天鈞山西人署尹第每日帶小帽穿一撒衣坐堂自應供朝廷外毫不妄
用江彬有所慮索每使至存為不見直至堂中方起立呼為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既貧
庶竭錢糧無可指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擊問耳每次如此彬無可奈何而止
此亦白巖一時好幫手也又是時邊軍每于市橫行強買物寇公亦選姓精悍之人
增補智囊錄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十

增補智囊錄 卷十五 術智部 權奇

十

每早晚祇候行宮必以自隨若過此輩即與相持違軍大為所挫遂致亦與白巖共
議而為之者

宗威怒

宗汝霖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榮上書曰姑蘇編置某州道經文登感寒
疾不能前進牙校齊行甚屬難路使暫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宗宗即具供帳
於行館及命餐於候至調理安完而已不知牙校所在宗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
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促之乃始
同進

探知嗜酒貪色便有箇題目可做只用數胥吏而行人之厄已陰解矣頭學先生道理全
用不着此公可與談兵

張易

張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業使酒凌人果于謀殺無赦記者易赴其寢先放飲醉就寢酒甫
行易其少失逸斃杯推案撲決大呼詭言蜂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性不可當
也易竟啜啜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誦事亦賴以

事雖瑣，願得先發制人之術，在譽家為以毒攻毒法，在兵家為以兵攻兵法。

張循王老卒

張循王俊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戲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喘對曰：無事可做，只索眠耳。王曰：汝會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索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即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莫不兼備，其華麗若書司各將者，十數輩，卒從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駁馬，獲利數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所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為王，饒以綾錦奇玩，為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送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饒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遂賞賜于優，陸闊能再往，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退老園中如故。

羅景倫云

一撤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度量恢宏足使人從。

容展布以盡其能矣，以四封內外分授種蠹，高帝捐黃金四十萬斤于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老卒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司馬相如

卓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不分一錢，相如與文君謀，乃復如臨邛，盡買其車騎，置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垆，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王孫聞而恥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乃復還成都為富人。

卓王孫始非能客相如也，但看臨邛令面耳，終非能婿相如也，但恐辱富家門面耳，文君為之女，真可謂聲生鮮角矣，王君始則重客相如，及其持節前賈，又為之負官前驅，而當滌滌器時，不聞下車慰勞，如信陵之於毛公薛公也，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

附智醫二條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頭疼不痊，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燒杯中護家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蘇吐瀉，即以鹽盪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蠅，蠅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如是語，語也，奴僕從其言，此病永除。

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趨，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肝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止祀，一頓齋，齋更無他味，餅亦未出，迨久促不至，少年飢甚，聞齋者不覺，屢嘆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歎齋趨，卿乃出，少年懇謝，卿曰：郎君先因與齋太多，飲齋不快，又有魚鱗于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齋餅，只欲即老因飢以嚼之，今果愈矣，齋餅之會，乃權詐耳，請退謀朝餐。

捷智部靈卷十六

一日百戰，成敗如絲，中年造車，覆於臨時，去山即吉，匪夷所思，集靈堂。

鮑叔

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管仲射公子小白，中鮑叔，公子小白僅管仲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僅也，其智若餘矣也。

王守仁以疏救鮑叔，廷杖龍場驛守仁，微服疾驅過江，作吊屈原文，見志，身為投江絕命詞，伴若已死者，詞傳至京師，時逆理然猶未息，擬遣客問道，往殺之，聞已死，乃止，智與

鮑叔同

卷十六 捷智部 靈卷

管夷吾

齊桓公聞鮑叔之薦，使人請管仲於魯，鮑伯曰：是固將用之也，夷吾用於齊，則魯危矣，不如殺而以屍投之，魯君欲殺管仲，使人曰：寡君欲親以為戮，如得屍，猶未得也，乃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管子恐魯之追而殺之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是速。

呂不韋曰：役人得其所殺，管子亦得其所殺，陳明卿曰：使桓公亦得其所殺。

延安老軍較

齊元元年，竟頭圍延安七日，郵於死者數矣，范仲雍為鮑，愛形於色，有老軍數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過於今日者，究人不善攻，卒不能拔，公曰：萬萬無慮，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願斬首，竟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畢，此較大家實接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言，萬一不驗，須伏法較矣，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誰暇殺我耶，聊欲安眾心耳。

吳漢

吳漢亡命漢陽關光武長者欲歸乃說太守彭寵使合二郡精銳附劉公舉郡龍龍以為
慈官屬皆附王郎龍不能奪漢乃解出止於亭念所以滿眾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
似儒生者使人召之為其食問以所聞生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縛郡縣舉尊號者實非劉氏
漢大是即詐為先武蓋移檄漢陽使生齊以詐龍今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龍遂決計焉
漢高祖

楚漢久相持未決項羽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我兩人願與王排戰決雄雌毋徒罷天下
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軍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乃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
罪十項王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射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起行勞
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固馳入成軍
小白不備而傷漢王傷而不傷一時之計俱造百世之業

晉明帝
王敦將舉兵內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賈駁馬微行至於湖陰登敦營壘而出有軍人疑明
帝非常人又敦正畫寢夢曰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狀類外氏黃髮人帝於
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俄而
追者至問媪媪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報稽留良久帝遂免

齊神武轉陵之德盡誅爾朱氏禁族子故好遊獵少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嘗而老至
大街見群兒戲解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過追騎尋至便執綺衣兒此兒固非是會
日暮遂得免

尉遲迴先為相州總管詔章李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郡李寬
續進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蘭弼齎書候李寬李寬留弼與語以答之疑其有變遂稱疾
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弼弼密以伺之即到湯陰逢長文命還弼密知其狀乃馳還弼經
橋道皆令變轡驅馬逐弼以自隨又勸弼將曰蜀公將至可以備餽酒及筭果以待之迴果
還儀同梁子康弼數百騎追李寬弼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留留由是不及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錡為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濟去奔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示與後
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集貴人而女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得釋

宇文泰與侯景泰馬中流矢驚逸秦陸地東魏兵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秦兵
罵之曰龍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是貴人因捨而過穆以馬授秦與之俱
王康之敗沙門書水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襪自隱津邊款之書承可華曰奴子何不速行
之數十由是得免

王右軍幼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逆節事都忘
右軍在帳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汚頭面被褥伴戰戰敦論事手方悟右軍
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數取由是得全

蘇峻船請度非散度冰時為吳郡軍身奔亡吏民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以
遂除覆之時峻實善冰廣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流因飲酒醉遺錢向船曰何處覓
度吳郡此中便是水大驚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
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問其所願卒曰正自廁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恒慮不
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然其身時
為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伯頽
有告乃頽反者詔伯頽親視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擬以與驛人既至乃頽為設宴謀執之
伯頽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使馬遂得脫

徐敬業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亦吾族當因禍令敬業入林寬數因乘風
縱火竟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出英公大奇之
凡子弟負所託之奇者恃才不檢往往為家門之禍如敬業被殺之兆見於童年英公明
知其為族黨而竟不能除之豈終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勸立武氏殺唐子孫殆盡天故以
敬業酬之也諸葛恪有異才其父瑾嘆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將亦吾族其後果以逆謀隋
楊智積也事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看客或問答曰多讀書廣文法才由是
益有才亦能產禍人服其私定間胡世寧何人將黑樓察江西時江西盜起方議

教軍官來謁適世寧他出乃見其幼子繼繼曰兵素不習豈能見我父哉軍官跪請教繼

乃指示進退離合之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嘗歸開兵。大異之。顧軍官不辨此誰教者。以資對。繼初不善讀書。父以愚害之。至是嘆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擊賊。必從維方。世嘗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也。世嘗上疏。乞以禮法裁制。王權既曰。既入必重禍。不聽。果下獄。繼因念父病死。世嘗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此母亦大有見識。

陳平

陳平問行。伐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數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平事漢。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離間亞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解裝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游雲夢。緝信。五也。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遠關氏。說之解白登之圍。六也。六計中。惟躡足封信。最妙。若偽游雲夢。大錯。夫雲夢可游。何必曰偽。且謂信必迎。因而檢之。既度其必迎。而猶謂之反乎。察之可。遂檢之。則不可。檢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繼離。斯首滅。族乎之。貽禍烈矣。○有大舟行出。鑄石盃飲酒。舟人疑為真金。願購之。此人乃就水洗盃。故墜之水中。舟人駭。惜。因曉之曰。此鑄石盃。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瓊嘗過丹陽。有附舟者。屢窺所。現心知其盜也。俾落船。舟底而盡。出其衣飾。鋪陳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明日其人去。未幾。執殺于城中。被縛。語人曰。吾幾殺我丘公。此二事。與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劉備

曹公素忌先主。嘗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適雷震。因謂公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實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相傳曹公以酒後畏雷。剛時。灌園。輕先主。卒免於難。然則先主好結羣。焉知非灌園故智。

崔巨倫

北魏崔巨倫。字季。嘗在殷州別州。州為賊陷。諸將聞其才名。欲用之。巨倫規自脫。適五月五日。會集百僚。命巨倫賦詩。巨倫詩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呼欲死。牛腹吐出舌。聞者聞然發噤。以此自喻。腹免已。酒結死士數人。乘夜南走。遇邏騎。眾危之。巨倫曰。軍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遂給賊曰。吾受勅行。賊方執火。觀初。巨倫賊拔劍斬賊。除眾驚走。因得脫還。

嘉靖中。倭亂江南。崑山夏生為倭所獲。自稱能詩。倭將以竹輿乘之。令從行。日與唱和。竟

免禍。久之。夏乞歸。歸而返。此又以不自晦。獲全者也。夏稱倭將亦能詩。其咏丈菊詩云。五尺蘭子。遠不盡。還留一半與人看。

倉卒治盜二條

吳門二布商。舟行。有北僧來附舟。欲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各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要惡。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人。欲得汝財耳。遂躍入湖中。庶可全。二子泣下曰。師容我飽。餐就死。無恨。笑曰。容汝作一飽鬼。舟子為煮肉。多沃以汁。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烹肉汁。蓋其頂。其甚。僧方兩手推鉢。二子即拔几上刀。斬之。擲屍於湖。遂舟而行。

吳有書生。假借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房。其曲。折几上有小石。盤坐。戲擊之。旁小門。忽啟。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元僧通。擊酒一盃。自外入。見門未鎖。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斲刀。擬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斲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後。公斷。吾頭。庶。然。無。覺。也。僧許之。生。伴。裝。盜。告。曰。危。中。盤。菜。乞。一。籃。僧。乃。持。刀。入。風。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許。斤。潛。立。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聞。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索。而。還。之。

張佳胤

張佳胤。令。濟。有。巨。盜。任。故。高。堂。僑。稱。錦。衣。使。來。謁。直。入。堂。階。北。向。立。公。心。恠。之。判。茶。如。故。故。屬。聲。曰。此。何。時。大。尹。猶。僂。見。使。巨。公。稍。動。容。避。席。避。之。故。曰。身。未。旨。不。得。措。也。公。曰。旨。遠。我。乎。命。設。香。案。設。附。耳。曰。非。速。公。欲。沒。取。主。事。家。耳。時。有。滑。人。取。隨。朝。任。戶。曹。生。草。場。火。警。獄。公。意。頗。疑。遂。送。入。後。堂。故。扣。公。左。手。章。袖。背。同。入。室。坐。坑。上。故。披。髮。笑。曰。公。不。知。我。取。我。鬚。上。來。聞。公。有。萬。金。願。以。相。借。遂。與。章。共。出。几。首。置。公。頸。公。不。為。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我。仇。也。我。即。懸。柙。何。以。財。改。輕。吾。生。即。不。七。首。吾。偷。生。屢。夫。能。存。爾。何。且。爾。既。稱。朝。使。奈何。自。盡。本。相。使。人。覓。之。非。爾。利。也。賊。以。為。然。遂。袖。七。首。公。曰。滑。少。利。安。得。多。金。故。出。創。記。如。數。公。不。復。疑。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吾。反。覆。開。論。久。之。曰。吾。黨。五。人。當。子。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之。囊。中。能。裝。此。耶。神。何。策。出。此。官。舍。也。賊。曰。公。慮。良。是。當。為。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招。逮。故。事。不。許。一。人。從。從。即。先。刺。公。候。吾。黨。躍。馬。去。乃。釋。公。耳。公。曰。速。我。盡。行。乞。人。必。困。爾。即。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使。二。賊。相。顧。稱。善。公。又。曰。幣。金。易。辦。議。亦。非。爾。利。邑。中。多。富。屬。願。如。數。貧。之。既。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屬。章。傳。語。名。吏。剗。相。來。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謀。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速。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大。有。氣。力。能。免。我。心。

善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為善。相吐舌曰。安得辨此。公踊相足曰。每見此邑中富而好義者。必為貧。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九人素善捕盜者。公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感服。謁見勿以貨故。作某狀。相會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欲吹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信之。酒半。某所招九人各解衣為富客。以紙裏鐵器。牙抹之。陸續門外。故云。貨金已至。但貧不能如數。作某新狀。二賊聞金至。且親來者。某狀不復致疑。公呼天平來。又嫌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婢亦至。公與故隔几為賓主。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肯代官。長較視。輕重耶。章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賊起。摸公不及。自劉樹下。生縛章。執訊。又得王保等三賊。主名五。問之。已亡命入京矣。為上狀。視帥陸炳。盡捕之。

羅巡撫

羅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邊。川中有一處男女俱浴於河。而嬉笑升遊。羅遣人禁之。男女鼓噪大罵。人多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許之。縣稍觀數人。既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增。補者。羅某。卷十六。捷智部。靈變。

羅公心計之。是日又泊舟舊處。大言之曰。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番。今乃大變矣。嗟嘆良久。川民前稱遂解。不但釋其精。且可誘之於善。妙哉。

沈括

沈括知延州時。種諤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能繼。賊偵劉歸仁。率東南奔。士卒三萬人皆背河入塞。民居怖駭。括出東郊。饋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十。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出未旬日。涇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兵符。因新以倘。

括在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屠市良家子弟。計角。勝有起。薛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歡。敬如弓。傳笑。皆恐不得。越或得。微札。起者。十餘。皆補中軍。義。德。雄。他。府。其。有。用之才也。

河清卒

河清卒于法。不他。使時中人。程所為。外部水丞。怡勢。感。視。州。縣。欲。盡。取。諸。舖。兵。治。三。服。河。程類。以。法。拒。之。防。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時。其。虛。求。逃。而。歸。州。官。展。集。城。門。吏。

報河清兵潰。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既。欲。弗。納。顯。言。勿。納。必。為。節。防。又。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關。門。樞。納。顯。歸。休。三。日。復。役。來。懼。呼。而。入。具。以。事。上。關。不。復。遣。後。時。奉。事。過。州。見。顯。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于。衆。曰。涇。卒。之。潰。乃。程。中。允。先。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顯。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呂頤浩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辦。縱能撫。清。卒。必與。防。詰。於。朝。安。能。令。之。心。慚。而。不。敢。為。仇。耶。建炎之役。及水瀆。而衛士。懷。叛。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諭。解。且。休。以。利。曰。先。及。舟。者。違。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皆。倒。用。印。詭。事。平。悉。別。而。誅。責。之。六。台。之。戰。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偏。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悉。斬。之。由。是。部。民。莫。不。盡。死。此。與。呂。相。事。異。而。智。同。

段秀實

段秀實為司農卿。會朱此反。時源休救此。追逼天子。遣將韓吳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此係危逼之時。遣人論大吏。以靈岳岳。竊取。她。今。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至。至。浴。谷。獲。得。行。而。還。

增補者 鹿捕

卷十六 捷智部 靈變

七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還。今。人。追。捕。逃。亡。文。書。但。倒。用。印。賊。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黃震

宋曾給兩川軍士。結。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黃。震。自。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趙葵

趙方。監。宗。時。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軍。放。為。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青。卷。軍。心。一。言。而。定。

周金

周襄敏公。始。給。子。樞。宣。府。總。督。滿。侍。郎。以。苛。刻。失。眾。心。會。諸。軍。諸。侍。郎。請。種。不。從。且。欲。難。之。眾。遂。情。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請。旨。奪。職。泣。告。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刺。劑。之。過。不。救。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破。痛。鞭。之。軍。士。屢。以。此。獲。捷。

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請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乃總制者周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為陳利害，眾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徐文貞

留都鎮武軍，遂嘗報帖詞甚不遜。來夏之，徐文貞面諭江都御史，出居龍圖閣，整理江標之兵，第一有事，即據京城，調江兵，杜其入李陵之路。且曰：事不須急，正欲其聞吾意，戒令各自為計，變遂寢。

王守仁

王公守仁，至蒼梧時，諸蠻聞公先聲，皆服。崇禎命而公，顧益勤，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受陽諾，而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觀，公遣門客龍先往，諭意。眾驚，乃如雲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先生胡床，引蠻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狼聲，慮意，閉眼，光貌清古。眾多疑，顧類王公，受故書物，色公貌，疑公潛來，成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然猶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公所愛指揮王佐門客，伯高，雅知公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可命。蘇受大悔，言督府，誤我日倉卒，安得萬金，有反而已。公有侍兒年十四，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公公大驚，遂旦不寐，使人告增補智囊編。

卷十六 捷智部 靈變

八

蘇受母信，說我必不殺爾等。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公許之。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見。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公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諸蠻咸悅。

按龍先字冲虛，吉水人，以縣丞致仕。王公督軍度南日，辟為參謀。辰河之變，公易舟南趨吉安，先嘗督之一切籌畫，多出自先。後九年田州之役，公復檄先以從，卒定諸蠻，亦吳人也。陳眉公惜其功，賞廢園，為之立傳。

換字 添字

顧玠為僑耳郡守，文島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聖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沈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發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異避相率欲飄海，主其事者莫之為謀，玠適抵郡，咸來問計。玠隨請原文讀之，料鸚鵡船作覆來船，改申遂止。

益民為養，小費豐大，辟歐恭簡公定為守，多所平反。有男子婦死，而論死者，皆曰：婦苦夫，數處，取之，則曰：子僕為數事所生耳。遂獲筆，續二字于牘，而投筆出之。蓋婦苦姑，婢律故，應死也。

只換一字，便有許多事。只添兩字，便活一性命。是故有一字之貧，亦有一字之訥。

胡興

祁門胡進士興，今三河。文皇對趙王，擇輔以為長史。漢唐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奉事？萬一事泄，是趙之叛，一日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遂獲衛兵，宜廟聞，斬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

張洙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于平江。為後鎮時，湯東野舟馳，道為守將，一日聞有劫，令當至，心疑之。先白張公，公曰：坐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遂言，發視乃偽詔也。度不能宣，而事已彰，約卒徒急於望，賜權有變，復謀之。張公曰：今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偽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勅書，置輿中，迎登，請門請而張之，師去，其隨禁，無敢叛者，而散給金帛，如郊養時子，具人情，畧定乃決大計。

張詠

張非產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間，始出家，遂尋高者三，乘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而行，眾不敢譁。

增補智囊編

卷十六 捷智部 靈變

九

上嘗召徐中山王飲，逆夜強之，醉甚，命內侍送舊內宿馬，營內上為吳王時所居也。中夜王酒醒，問宿何地，內侍曰：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而再拜，三叩頭，乃出。上聞之大說。

李換

乘崖三叩頭，而王信益堅，倉卒間，乃有許大王張，非特恪謹而已。

李換

安祿山及破東都，遣段于夫，傳李愬，盧奕，將清首以徇河北。真卿語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于夫，而藏三首。

李換

李尚書換，素為盧祀所惡，用為入者，會盟使，換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憫然，祀曰：和成當擇殊朝事者，非換不可。換行則年少於換者，後無所避矣。換不敢辭，按至，卷者長曰：圍唐有第一人李換，公是也。按畏留，因始之曰：彼李換，安肯來耶。

李迪

宋文帝遣劉彥之，慰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帝宴會南席，北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說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不知多少。帝既發，問廷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真宗不豫，李迪為宰相，以祈禱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間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置藥水，王所需也，遂取藥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持去。

報卒

曹武穆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一日方名諸將飲會，有報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報已盡殺之，統制解瑋、裨將呂社、報騎劉保、張魏公方享，皆在報至，滿座失色，公毛不震，樂飲至夜乃為賊害，遣死士持遺囑，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報得書，疑瑋分隸其眾，困苦之，遂賴以安。

曹克明

此即馮睢殺官他之智，而則官他七斤之東，則蓋以謂情輸之西，則君大志，而睢曰臣殺也，與宗時克明官獻桂等，十州都巡檢，既至，曹克明獻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嘗試以人，即取箭刺一服，而傳以藥，藥立死，群蠻漸懼而去。

太史慈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篋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則州吏才至，方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曰：然，章安在？題者得無誤耶？因假章者，使報敗之，吏大呼持慈，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因此而得敗，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若然，俱去，因與道，郡竟得直。

涿人楊四

天順中，承天門災，閣臣岳正以草詔得罪，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郡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去，德正至是，候選者以私事中，逮繫獄，拷掠備至，滿歲，肅州鎮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牙，括急，氣奪，斃死，涿人楊四者，素聞正名，為之初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酒酒，伺其熟，睡請正曰：楷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酒噴封，就火之，紙得燥，自然得起，楊乃如其言，去釘，脫楷，刺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焚可如何？今來銀數十兩，焉，不如納之，正以此得至成所。

李文達

天順初，德秀等王皆當出關，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讀友，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人。

員辦林越去，半矣，乃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言正當，學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遂為定例。

周文襄

己巳之難也，先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胡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固，懼於我也，時周文襄公悅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為一空。

一云己巳之難，議者請燒通州之倉，以絕其望，于肅愷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俾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鄰生以楚拔榮陽，不堅守，為失策，勸沛公急取，救倉，又李漢據秦陽，倉開倉，恐民就食，決引得兵三十餘萬，徐洪客獻策，謂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難以成功，宜乘銳進，取密不從而敗，劉子羽守仙人關，預徒梁洋，公私之積，金人深入，餽餉不繼，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為本者，要在敵未至而預圍耳，若搬運不及，則災亦亦是一策，古名將亦往往有之，決不可廢，蓋種也。

韓襄毅

韓襄毅為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諫，欲其封權，以咨飛，難請其中。

太史慈

官而身為解之明日，偽為封職，而藏符於懷，俟會間使郵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放之，稍讀一二，抵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遂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難起謝罪，復欲與郵卒杖，中官以為誠，反為放，解職而罷。

此即王詔欺郭遠之計，做得更無痕迹，郭遠為西帥，王詔初以措置西事至，遠遂知其必生邊患，因備邊財賦，連及商賈，形骸取問，詰詰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遠奉其事，上以問詔，詔以原牒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詔計不直，遂言，自是凡違言，詔皆不報，而詔遂得志矣。

韓襄毅在滬中，有一郡守，泊酒具，進用盒，納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問金，故奉酒具，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

取司馬

此必郡守放假，以此窺公耳，公不拂其意，而處之若無事，然此豈死諫道理人所知，取司馬公，知成都府，益俗不長，而冠素，亟禁之，道兩臺，撥捕埋公，屍未發，道三臺，初皆豪子弟也，數之曰：法不法，責能，控埋白雪乎？其人聲頓，變暮人，掠之，埋盡，民無獲者，本欲控埋，備素冠以濟一舉，兩得，靈心妙用，可以類推。

御史失考

有御史罪其縣令... 心疑縣令所為... 諭教御史夜半于廚中發火...

王安

神廟雖定儲而... 安力為多... 非太子之道也... 之乃謂妃曰...

朴恒

嘗有覓親屍于戰場... 似者輒收瘞... 元祐間有大臣某... 樞枯骨無狀...

捷智部

西江有水寇不及... 高帝已封大功... 中偶語以問...

殊良

溫公曰諸將所言... 愛行說費... 雍齒遊說使帝...

良為忠謀由後言... 良為忠謀由後言... 良為忠謀由後言...

危其勢必反帝... 非奇謀也... 救積澤火

救積澤火

魯人燒積澤... 問仲尼仲尼曰... 事急不及以... 之罪逐獸者...

直百錢

劉備攻劉璋... 取寶物軍用... 月間府庫充實... 無官市則直百錢...

知縣買飯

嘉熙間峒丁反... 空腹奈何炳曰... 家晨炊方熟... 守臨川

造紅卓

趙從善尹京... 肆取卓相類者... 三千從善命... 於白

高宗南渡駐蹕... 士以錢錠分... 士以錢錠分... 士以錢錠分...

嗟而辭卒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之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辦惟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每家以錢百償瓦二十片限兩日以反收錢于是不瓦不可勝用

周悅二條

正統中綏德宮殿計用牛膠漆餘戶遠官物江南上供甚急時巡撫周悅以議事赴京過諸遂初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候鑄市皮還庫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索造盔甲刀數百萬其盛俱要水磨公取所積餘米依數造成且計水磨明益非歲不可曾令擺錫旬日而辦

張愷

張愷鄧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為江陵令時值交趾大軍過愷督日晡立取大爐及屎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卓錫半脚鑿其中以鉄錫膏之已又取馬槽千餘即釘工各戶婦人以按布縫成槽槽口縱以繩用木格張其四角銅馬食過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為法

增補智囊補

卷十七 捷智部 應年

二

張毅

張毅為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雕鴈羽為之其價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第一有寬下官任之一日之劑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陶魯

陶魯字自立靈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死募錢補廣東新會縣丞都御史龔公胤下今案捕軍牛一百頭限二日具公今出如山群條皆不敢應魯命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奇其委魯曰不以桐葉乃榜城門云一牛訓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取百頭肥健者予償與之曰此朝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魯遂降下任以兵政其破廢城多補其力業進至方伯

本商缺徒木立信之術東趙清徽增備平糶之智

邊老年

丁大用征嶺南京軍之食掠得冠帽以刀益為符卷是部老卒笑其拙教於高卓擇淨地坎之如曰然惟等飲之令坐軍中乃置稻其中伐木為杆以卷甚便

葉恭輝

葉丹任洪州值毛觀叛倉卒無禦敵之器丹乃造葉葉棒一千具至于棒頭以鉄釘釘之如增毛車夫及防護官健各持一具其棒葉成易辨亦與刀劍不殊

水碓

宋真宗時李九則知澧州寇圍城中無礮石乃鑿水為礮石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礮礮城亦終不可下

猪脬渡淮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毫之糧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着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濟

塞城費

稍常道曰某年河水圍澤州城費失戒夜發聲如雷須臾巷水沒射士有服衣袖之法其要取綿絮胎轉作團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捫漏便塞之水勢即涸泉工隨興城堞無虞

治堤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堤於田汴水暴至堤防頓壞人亦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蒞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立瀾使人極治堤後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驟息可塞眾皆伏其機

增補智囊補

卷十七 捷智部 應年

三

塞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為縣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稅石入穴塞之水患遂息

築垣

陸光祖初授海縣令廣成有闖入寨大司馬趙錦謀復三輔民築垣以禦陸持不可司馬怒以兵軍與劫之陸屹不動已復言于直指謂必使本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僱役法直指上其謀竟得請三輔乃安

曹操

魏武帝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徐權

漢順之戰徐權與曹操相持月餘權嘗乘大船來觀公軍公軍弓弩亂發著者船幸而偏重

權乃令迎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書城壁

金主亮性多忌劉錡在揚州命盡城外居屋用石及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亮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眾不可容以是生變

韓琦

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極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知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眾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廢之若無事然

榆木州二條

榆木州之變楊崇金幼攻入御帳密謀以六師在外離京尚遠乃秘不發表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召匠人銷製為桿斂而錮之戒匠以滅口命先移官進膳如常儀號令加肅北人竟敢無覺者

梓宮至開平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往迎瀕行啟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時行急不及製侍從楊士奇請以代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權付大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復請士奇增補智囊補

卷十七 捷智部 應昂

曰汝言雖出權宜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在洋謀以勝吾今就以付之游謹何辭興也

邵溥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據于是立命取牒須史持至南薰門字子會北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官物數人在馬戶部邵溥澤民亦其一也遂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擊取一板投火爐中嘆曰力不能過及也是籍中被執者十二依頃北使至更舉籍投之遂按籍以取又京城宗室之死者皆澤民之力

首張琦為文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張叔宗室諸陰授之全活者數十百人乃知隨地而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國家視死抄忠者舊本于者不知孰愈

或文肅

或文肅在翰林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九早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函子上從之連傳旨下有司而平函子至則詔已成矣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又文肅屬文思過乞平函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捷智部徵信卷十八

剪錄城花青陽菜之人工則勞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慮匪思集徵信

司馬適

晉惠帝太子適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帝帝衣入暗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適纔五歲耳帝大奇之嘗從帝觀豕言于帝曰豕其肥何不殺以奉土而今坐費五穀帝極其肯曰是兒當與吾家後竟以貴后寵廢死諶隱懷可真可惡可懷也

此大智識人何以不殺噫斯人而祿也司馬氏必息而天道借兵通諶隱懷而繼連世老一懷一怒馬逐羊而為牛天之巧于示應乎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誇之武相元衡名謂曰吾子在家所讀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歸噴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婿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何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富是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

洪鐘

增補智囊補

卷十八 捷智部 敏悟

崇仁洪鐘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客奕鐘在旁諦觀久之悟其形勢導父翼勝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崇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遂設肆帶字京師異為神童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連書數字又命書聖壽無疆四字鐘握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必有不識者字鐘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為此字不敢于地上書之耳上嘉其言即命內侍昇几復以踞椅立其上書之一揮而就上喜命翰林給厚讀書其父隱園子助教以使其子

按鐘宏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象校中書不幸嬰疾未三十而歿豈釋氏所謂修慧未修福者耶

高定

高定年七歲誦尚書至湯誓問父曰臣何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表齊帝之千年高定法之一語彼持鹿松槐之封徒齒牙得利不足道矣 曹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貴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亦如徐問之徐曰槐樹長孫曰不能復答對耶曰木倚加鬼何煩答對王雲數歲時客有以一犛一鹿同器以獻荆公者問客何者是鹿何

者是豫嘗者未辨乃熟視曰豫邊者是鹿是者是豫嘗大奇之

杜錫

杜錫侍郎元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證者元疑其法未能泐形於顏面錫尚幼聞知其故曰僧道與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元甚奇之

文奕博 司馬光

奕博幼時與群兒戲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司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誤墮大水觀中已沒群兒驚走公取石破甃兒遂得免

二公應變之不濟人之術已盡一斑孰謂小時了了者大是不佳耶

王戎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路見道傍李樹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唯戎不動人問之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此必苦李試之果然

曹冲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其道有梨樹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亂此無主矣衡曰禁無主吾心猶無主子合二事觀戎為智衡為義皆神童也

增補智叢編

卷十八 捷智部 敬悟

二

曹冲幼時自幼聰慧後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群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利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張紫

張紫知處州曉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紫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矣

戴顯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也迎顯於仲視之顯曰非面瘦乃脚肥耳為成竹脚遂不瘦

楊佐

用侈便費財應言會便費民食將侈便費強聚編善及所通者大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垂繩而下方能得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唯天雨則氣通以下稍能施工時則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水盤貯水穴隙灑之如雨滴然謂之水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尹見心

尹見心為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有年矣屢屢壞人舟見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其固不得去見心遂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若為一杉木大槓較木稍長空

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繩盡潤其水使人入而鋸之木遂斷

懷丙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樞衛狀如狗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燕以聞賜之紫衣

功德碑

成祖勅高皇帝功德碑於鍾山碑既鉅麗非常而龜狀太郭無策致之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欲鑿此碑當令龜不見人人不見龜既寐思而得之遂令人築土與龜背平而置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勞力而畢

修龍船頭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脫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地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入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洗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室水無暴露之患

增補智叢編

卷十八 捷智部 敬悟

三

蘇郡若門外有流渡橋相傳水勢湍急工屢不就有人獻策度地於田中築基建之既成濟為河途水由橋下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減渡此橋鉅麗堅久至今傳觀或云魯班現身也事與修船相似

虞世基

清鳩幸廣陵既開渠而舟至廣陵界每阻水淺以問虞世基答曰請為斲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位即是淺處帝依其言驗之自雁丘至淮口得一百二十九處

周之屏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行文臺有司以獲種田不可問比入親藩某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文周怡其愈攝而出眾尚囁囁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眾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文耶申論當在吾輩東方路然

杜瓊

漢末杜瓊字伯書言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來官盡言曹史言屬曹辛言侍曹此殆天意乎瓊固曰曹帝名二子曰史侯曹侯後即帝皆免為侯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他人也又言曹者家也魏者大也眾而大

天下其書會也。具而殺其無後。及蜀亡。魏神其孫周。由杜若之詞。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咸熙二年。周書板曰。典午忽兮。月而沒兮。典午謂司馬。月而也。至八月而晉文帝崩。梁武帝妻。城陷。武帝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數百日而亡。

熊火 紹興已酉。有熊至。水加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範。允範手字。為龍。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吳燒官民舍。十七。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為言。未幾。禮部火。又未幾。乾清宮燬。

柏人 牛口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己而聞貫高之謀。趙王趙高。書有說之。柏人 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己而聞貫高之謀。趙王趙高。書有說之。

後漢李彭。伐蜀。至彭。七。遇刺客。而死。唐馬燧。討李元。引兵下。營。問其地。曰埋光。林喜曰。增補。柏人。牛口。卷十八。說部。敬怡。

衛誠必矣。果然。遼主德光。寇晉。同。至。殺光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故金。塚。弘治。中。廣西。馬。來。謙。璘。與。都。司。馬。某。征。徭。至。倒。馬。關。皆。為。賊。所。殺。王。反。兵。敗。于。安。慶。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地。何。名。左右。以。對。江西。人。曰。黃。如。王。音。漢。數。曰。我。固。應。失。機。于。此。無。何。就。擒。其。可。意。也。文。皇。兵。至。悚。來。城。毀。五。虎。橋。而。進。又。如。狼。山。土。墓。猪。高。等。城。俱。不。駐。營。恐。其。名。也。弘。治。乙。丑。莫。山。顏。鼎。臣。為。狀。元。尹。蘭。老。值。家。居。謂。人。曰。此。名。未。善。蓋。臣。與。成。替。相。似。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驗。人。謂。尹。之。言。亦。有。本。也。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浩。時。人。云。桓。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還。居。南。宮。固。哥。退。之。識。

曹翰 曹翰從征幽州。攻城。卒。掘。土。得。寶。以。獻。翰。曰。寶。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像。况。望。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於。術。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時。于。鐘。山。墻。中。得。銘。曰。龜。言。上。著。言。水。旬。服。背。鐘。起。靈。址。在。三。上。鹿。墮。七。中。已。六。千。三。百。次。辰。交。二。九。重。三。四。百。把。防。偏。扇。之。莫。能。辨。固。遺。戒。子。孫。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無。恨。

此。下。宅。者。搜。葬。之。歲。月。而。先。藏。墓。地。日。辰。也。旬。服。五。百。也。黃。鐘。十。二。也。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比。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決。辰。十。二。也。漢。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辰。辰。交。二。九。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地。升。之。大。驚。服。其。起。後。

楊德祖四條

楊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棟。桷。魏。武。自。出。看。題。門。中。活。字。使。去。楊。修。急。令。壞。之。曰。門。中。活。字。王。正。嫌。門。大。也。人餉魏武一杯醪。魏武歡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破之曰。公教人做一口也。後何翫。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眉。幼。婦。外。孫。登。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候。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判。記。所。知。依。曰。黃。眉。色。絲。于。字。為。幼。婦。少。女。于。字。為。妙。外。孫。女。之。子。也。于。字。為。好。婦。曰。受。五。年。之。益。于。字。為。解。所。增。補。曹。翰。卷。十八。說。部。敬。怡。

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數。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漢。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難。助。外。曹。奕。能。曉。楊。修。曰。夫。雞。豚。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私。語。營。中。咸。裝。候。操。果。班。師。德。祖。聽。額。外。驚。為。操。所。忌。其。能。免。乎。晉。宋。人。主。多。與。臣。下。爭。勝。詩。云。然。則。昭。多。累。句。僧。虔。用。拙。筆。皆。以。避。禍。也。

劉顯

梁時。有。沙。門。曰。田。武。帝。大。若。曰。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黃。字。文。為。與。上。人。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廣。嘉。帝。以。杖。擊。未。與。前。殿。曰。此。此。先生。東。來。頭。至。曰。上。林。獻。壽。四。十。九。枚。半。病。見。上。以。杖。擊。樞。兩。木。為。林。上。林。也。未。東。來。也。叱。叱。四。十。九。也。關元寺沙彌

關元寺沙彌

乾符。末。有。客。屬。廢。關。元。寺。不。為。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故。文。今。不。存。碑。石。入。流。波。僧。象。皆。不。解。有。沙。彌。知。為。誰。語。是。合。寺。前。辛。四。字。

合狐欄

今。狐。欄。鎮。淮。海。日。嘗。造。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室。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僅。二。人。

相連不久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看莫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見知是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

丁晉公

廣州押衙崔慶成賊星華驥夜見美人蓋鬼也謝書云川中狗百姓既馬撲狗御厨鏡慶成不解述于丁晉公丁解云川中狗實犬也百姓既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眼孤館四字

相國寺詩

荆公相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魚食女戴笠落松栢阿德去家宜洛道驚心寇盜來攻刺人皆以為大出婦憂亂荒也及荆公能相于謫名選諸公飲蘇亭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魚食也水僧去為法字女帶笠為安字松栢木為石字阿德乃吳言合之為誤字云家京洛為國字寇盜攻刺為賊民蓋隱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李彭

後晉李文書異群臣聚危言曰三三構兩兩縱誰能辨之觀金鐘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

劉城

辛未會試江陰表薛臣作詩於燈上云六經滋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香花頭上一枝機忌洩天機莫露口一點靈燿大如斗掩却半林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諸人不辨惟劉城一見知之乃辛未狀元四字賦天人也

木馬迷

秦少游為遊難坡公云我有一間房半間租與轉輪玉有時射出一線光天下邪魔不敢當坡公應聲曰我有一張琴瑟絃藏在腹滿君馬上彈彈盡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隻鷓鴣一人搖櫂一人牽去時重請如來時搖櫂迷三說皆指木馬而後二說更勝

拆字謝石等四條

謝石潤表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難析而言無不奇也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命中人持杖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難之為十日十月字非

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一人當誰書也一座盡覽中奇駭辰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意錫爵其厚福祿倍勝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間如京有朝士其室煥煥遇月手書一也字今其夫持問是日座客某處石詳視謂朝士曰此園內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故知是公內助所書問年三十一吞曰是也也字上為三十三下為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運數可得否曰正以為此捷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蓮則無如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閻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也也以字着人則為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閻其家物產亦當盡念也以字着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石已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賊室李德娘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畫為十三也而執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故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地字今尊閻所始始地地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為地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華下數之無苦也朝士大畏其說固請至家以華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換何術

後石折春字

後石折春字謂春頭太重壓日無光杆相槍死於地

建炎間術者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重質至杭州時虜騎實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札字示之周曰覆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九不旬日果傳兀東南當趙秦廟設不輒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遊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家趙書遊字人去日遊來書人客空附日下字在左等下連而人字在筆斜貫之踪跡固矣欲逃伴耳既而皆駭往年有叩故事者書字術者曰不特鄉間得傳南宮亦應高提蓋以串寫二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今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庸與更富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蘇黃遺蹟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字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諱寘州以當字下有田字也等音直讀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詩讀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于瞻其尚能北歸乎當字而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父字宜字有益稻之義魯直其不遜于後于瞻歸至思陵而卒子由老子願十餘年而終魯直竟渡于宜

相傳文皇

相傳文皇在燕時嘗微行詣一相字者寓字今看其人即跪拜稱死罪 王翬問故對曰皇頭帝脚必非常人也後有人亦書帝字其人曰是為白中君必遭喪

子祀

城濮之役晉文公夢與楚子禱楚子伏已不豎其腦冠以懼子祀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劉伯溫

高祖方欲刑人劉伯溫適入亞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不祥欲以應之公曰頭上血衆字也傳以土得泉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為傳三日而待之而海盜降

董如羅

邊海節度使反恩平為楊氏所忌逃之割野核桃有文曰昔恩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當以是日舉義遂借兵東充及河欲渡恩平夜夢人斬其首又夢王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以問董如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子兆也王瓶去耳為玉鏡中有影如人相鏡破影滅無對矣恩平乃決遂逐楊氏而有其國敬業曰大理

小說載秦王夢日落山崩海乾花謝群臣莫能解者甘羅年十二進曰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獻寶花謝子收成事雖不經亦云善對

河水乾

宋王有疾夜夢河水乾變形於色以為若者龍也河無水龍失其居不祥值宰相問候以此詢之或曰河無水乃可字陛下之疾當可矣帝欣然未幾疾愈

王聖哲等三條

北齊文宣將受禪夢人以筆點額王聖哲賀曰王上加點乃王字位當進矣

隋文帝未嘗時嘗夜泊江中夢無左手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與建此庵為吉祥寺

唐太宗與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唐床下見通身為蟲蛆所食甚惡之詢于安樂寺智滿禪師師曰公得天下矣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八活耳高祖嘉其言

先進場

昔一士子將赴試夢先進場覺而語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博魯語先進第十一字後果名在十一

曹良史

河東裴元龍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窗出挽弓射之其箭透掌以為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字尾也

占狀元二條

孫龍先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龍先踐履往後既而請一李處士圍之處士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意已居眾材之上

郭俊 郭俊

郭俊應舉時夢見一老僧著履於卧榻上蹣跚而行既寤甚惡之占者曰老僧上坐也若履於卧榻上行履高也君其獲我矣及見榜乃狀元也

舌生毛

宋李迪美髯貌御試日夢剃削俱盡占者曰剃者替也解元是劉滿今替滿矣果狀元及第曹確判廣文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善占為確召而語之此士曰前曾侍師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杜為相矣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確大理

馬亮如江陵府任滿當代錢舌上生毛僧占曰舌上生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李報

王濬夢懸三刀于梁上須臾又益一刃李報曰三刀為州又益者明府其臨益州果東遷益州刺史

郭喬卿

後漢蔡茂家居夢取得一束禾又復失之郭喬卿曰禾失為秋君必膺祿秩矣旬日內徵為司徒

李仙藥二條

給事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二月養發仙藥占曰十二月養發仙藥也君必送東而數日果送吏部

楊廷武

饒陽李履夢其官番滿逸夜夢一母結極大李仙藥占曰母結花生也君必得此主數日果如其言

楊廷武

德吳元貞輔業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衣日既解服猶執以隨侍御史楊廷武楊曰此夢至

大非若所能當若以君言當得赤鳩場官也果如其言

索統

善索充夢覺脫去上衣索統占曰男子去其衣乃男子也當生男又張遊常奉使夢狼咬一
脚索統曰脚內被咬為却字子必不行後二占俱驗又宋捕夢內有人着赤衣捕把兩杖極
打之統曰內有人肉字宋衣赤色乃乾肉也兩杖像麻極打之必能食亦驗

周宣

魏周宣善占幾有人夢狗謂之宣曰當得肉食已驗矣其人往復謀曰吾夜來復夢狗
宣曰宜防傾覆未幾因墮車損足其人怪之復謀云夜來又夢狗宣曰慎防失火俄而家
中火起乃詣宣問曰吾夢狗三占不同而皆驗何也宣曰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物
則車壞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壞必且入獄豈故廢失火其人曰吾前夢覺後二次妄
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真夢同是以上之皆驗

顧琮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環語不祥之甚愈
懼形于顏色時有善解者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
增補智囊補 卷十八 史記部 故信

明日門下侍郎薛稷蓋刑失人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符聖

符聖前徵高仙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偏其占曰菜多難為羅東南偏江左不得乎也

張敬

左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暹坐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荆州遇一夜夢樓座下聽法而照鏡占夢
張敬謂盧左丞曰崔公乃大慈夢坐下聽法從上來也鏡字全字竟也其竟於今日乎
得勅令退自盡

衛中行

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衛欣然許之駁將將其人忍夢乘驢
渡水渡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送人與秘書郎鄭衆有舊坊之譚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送
事不待矣張夢衛相生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

王成

王成多有人以七枚楮子與之若衣襟中既覺傳之占曰楮子自後大小男女凡七歲
夢楮化表明用甚雅

曾進

江西曾進當大比之秋夢抱一小兒忽見此兒右邊又生一耳少頃見此兒無兩手以為不
祥語其兄曰又添一耳耳與父乃取字小兒子也子無兩手乃了字爾已取了已而果
然

掛水

韓某素與妻不睦一日夢為歲樓上挂水因自解曰水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某來代
我乎意甚惡之果東移鎮浙右

筮疾

有人父官刺史得書云有疾是人語趙輔和館別托相知者筮過泰筮者云甚吉是人出後
輔和語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已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山問至顧士群母病筮得歸妹之
筮或以為男女有家之卦必無恙郭璞曰歸妹女之終也兄主秋至立秋日終矣果然

占兄弟

成化甲午江南會試揭曉之期和尹公直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表其內離外
坤三爻五爻爻二爻皆兄弟占者以書云兄弟當同難上榜嗚呼不數數公曰三為白虎五
增補智囊補 卷十八 史記部 故信

為青龍龍虎榜數有中之地兄弟發者以兄問弟弟當動而來矣不數日喜報果至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當頭克子孫凶矣而子孫又不上卦占者斷其必死父泣而歸
遂遇一友問得其故友曰父母當頭克子孫使子孫上卦則受克矣今之生機全不在上卦
學如父持大杖欲擊子不相值則已耳師君必無恙未幾果愈

語智部辯才第十九

備童有解鄰國相馬聊城一矢名高魯邈排難解紛稱我懷德自爾君子母易難言其難
才

子貢二條

吳微會於諸侯衛侯後至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眾其眾
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侯是陸堂而崇仇
也語說乃舍衛君

田常欲作亂

田常欲作亂于齊憚高國寵吳故移其兵故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路請行孔子許許子路許許子路許許子路許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濶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

偶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地高以原城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難而人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君欲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而交日疎于玉是若上驕主心下志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臣驕則事難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若上無強臣之敵下無人民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故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地斷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鈹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十乘之魯與吳爭強為王危之且夫故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扶泗上諸侯謀氣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晉固強齊晉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接之會稽越王苦身奮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今存越而請以仁救魯伐齊成加魯國諸侯必相率

增補智策編 卷十九 語智部 辯才

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命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驚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魯美之國大夫何以惠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意欲之而畏越也傳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况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也三者兼事之大患勾踐頭首再拜曰孤嘗不料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晝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因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狂暴群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夫幸而用事順君之德以安其私其破國之治也今王欲發士卒左之以激其意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魯臣請北面告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而王南其德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遂于黃金百鎰一良才二青不要遂行報吳王曰臣教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覺叛罪於吳重敗身辱于會稽國為虛空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敵忘何謀之故廢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頻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復自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堂閣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謀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越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越

臣種奉先入賊器甲二十領殺盧之矛步先之劍以益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卷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策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吳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目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兵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吳與齊將戰彼戰而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戰於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奪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直是縱橫之祖全不是聖賢門風

魯仲連

秦圍趙邯鄲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入邯鄲欲與趙尊秦為帝魯仲連適在趙聞之見平原君勝為介紹而見之辛垣衍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平原君者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秦帝稱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街使其民彼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親秦稱帝之害故也使親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往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到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幸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八人而從一人者強力不勝皆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梁之比于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嗚亦大甚矣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以入之于紂紂以為惡醜鬼侯紂侯紂之疾并補郭侯文王聞而歡怒拘于羑里之庫百日而令之死當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醢醢之地也齊聞王將之魯美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美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約完

增補智策編 卷十九 語智部 辯才

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宰待子之君美維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約完

攝袍凡視勝于堂下。天子之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香。不果納。將之謀。假途于齊。當是時。郭君死。開王放入。夷維子謂之。孤曰。天子。主人必將殯。極說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也。郭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致入於郭。郭之臣。生則不能事。死則不得飢。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郭。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諸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未如郭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讓妾為諸侯之媼。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卒垣衍起。再拜謝曰。吾乃今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蘇軾曰。仲連辯通儀。秦氣凌危。行非難解。解功成而逃。實戰國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連性帝秦之說。而秦將為之却軍。此淮南之所謂廟戰也。

秦攻趙于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于趙。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于魯。是人不能令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于姑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王以其力尚能逸愛王而不攻。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不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失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破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與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諱。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乎。今樓緩又

增補智囊編 卷十九 治智部 謀才

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高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秦前背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人。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秦。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二。未知其二三也。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訖何也。曰。我將困強而乘弱。今趙困于秦。天下之賢戰勝者。則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也。到地求和。以疑天下。秦秦心不熱。天下將困秦之極。乘趙之微。而分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國。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夫趙兵困于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其不亦大矣。天下弱于趙。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辨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于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蘇代二條

從來讓割地之失。未有痛切暢快於此者。 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與甲與東于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讓。蘇代往見韓相。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于兵。倉庫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國難。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東於周。是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韓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東于周。亦以愈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于韓。秦聞之。必大怒。而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散高都以定周也。公曰。善。不徵甲與東于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韓氏而去。 曰。焉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執者。代曰。然則相執以誰而君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誰為君北見秦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

增補智囊編 卷十九 治智部 謀才

增補智囊編 卷十九 治智部 謀才

曰若其為梁王代請說君貽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求貽魚其是代曰君何惡曰田需死
吾恐張儀公厚首有一人相親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親必右
秦而左魏公相親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親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
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太子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
魏而欲丞相之壘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
先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
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事對
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
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一說其長者長者言其少者少
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其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言汝少
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吾人也今楚王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
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是寡人
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存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儀之
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者已覺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者僅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也出婦嫁于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軫為忠
忠且見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左師觸龍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
強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曰戰戰兢兢少不肖而臣
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夫亦愛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
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
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乎孫相繼為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王之孫孫為侯者其體有在者乎曰無有曰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任尊而無功受厚而無勞而扶重

器多也今僅尊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令今有功子越一旦山陵崩
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哉太后曰諾然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
乃出秦師退

庸芮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
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
生所愛葬于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
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狄仁傑

武承嗣三惡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
歲後配食太廟若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乃悟

議論到十分醒快處雖欲不從而不可得廢陵反正難因鸚鵡折翼及翼陸不勝之夢實
姑姪子母之說有以動之凡德生前未有不計死後者○時王方慶居相位以其子為眉
州司士參軍天后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安

陸賈等二條

敢相近此亦可謂善諷矣然慈主可以情動明主當以聖格則天明而不慈故梁公厚昌
宗而不怒進張東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平原君朱建為人剛正而有口辟陽侯得幸呂太后欲知建不可見及建母死會未有以
發喪方假貨陸賈善建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
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
其災危今君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若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物列侯貴人以辟陽侯始
行賄凡五百金欠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怒不可言大臣多言辟
陽侯侯侯欲逐之辟陽侯侯侯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閻儒
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皆言君說欲赦之今日辟陽侯說
且曰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
幸君之富貴益倍矣于是其閻儒大恣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始以建為背已大
怒及其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侯于諸呂至深而卒免於誅皆陸生平原
君之計畫也

不但陸賈宋定智輝陽侯亦智

梁孝王既歿袁盎嘗懼誅乃齋鄒陽千金令編求方善以解陽者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求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深恐越欲施必行之誅誰能解也子且安之陽曰鄒魯守禮義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節晉將屠圍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選過我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為謀者乃選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見王長君臣陽無辭去不選過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乘間說曰臣願有請也臣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跡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窮竟袁盎事即梁王恐誅太后拂怒無所發怒必切齒側目于貴臣而長君免矣長君覆然曰奈何陽曰弟能為王言得無竟梁事則太后必德長君金城之固也長君如其計梁事遂廢

宋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不惟王先生智鄒陽亦智

厥春卒

趙王武臣遣韓廣至燕燕人同立廣為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各地至燕界趙王問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耳乃歸王使者十輩任張耳陳餘燕將之有斷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王裁歸舍中守知養卒走燕廣燕將曰知巨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若知張耳陳餘何如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蓋下趙數十城此亦名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夫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願其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賦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貴親王之罪滅燕必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楊善

土木之變上皇在外歲餘乃屢責奉迎未知誠偽欲遣使探問而難其人左都御史楊善慨然請往之將行先密遣一人點其者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曰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變南兵何以不戰而潰善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止危從隨駕初無疏令對敵被爾家徒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爾家得者而爾未見為福今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令人散入中國者只過好馬扒山過廟越關而東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做傾板子上留一空安其頭錐子但使人萬所過山崩過下雞板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今大銅鏡止用一個石礮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

增補智叢編

卷十九 語智部 辨才

七

增補智叢編

卷十九 語智部 辨才

八

斗打去逆開散丈關人馬餓之即死亦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皆已毒藥最快若傳鬪頭一著皮肉人馬立斃又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遂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實將罪人試驗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鋒若做大林兩頭鎗裝藥彈子數個繫上毒藥排子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嘗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所謀練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矣回人曰如何無用善曰若兩家謀和了何用回人聞言潛往報知次日善至營見也先問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者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匹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關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十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有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此先次官人家書一封着使臣王善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談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懼乃結權臣因說這番進馬不候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

楊善之選止是探問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誌被善一席好話說得也先又明白又歡喜即

時遣人隨善讓送上皇米歸奇武晉之懷愆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微欲求之而不得者也康蕪趙之廉養卒乎柴機有可乘者三其餘皆欲歸王一也雖使者十輩之後也分爭之際易以利害動三也曰狂于晉宋之故事方以為奇貨可居而中朝諸臣一則恐受彼之欺二則恐掃榻立者之意相顧推讓而莫敢任善美激於心慨然請往不費尺帛半錙單騎先驅此豈斷春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時誤陷與晉宋之積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劉女真殘暴無忌之比其勢亦遠不逮所以楊善之言易入使在晉宋往時雖百楊善無所置喙矣然爾時印費費綬若若而慨然請往獨一都御史也即無善之口舌猶無善之心肝乎

富弼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遣使來言閩南之地地是石者所賦後富弼奉使往見契丹主曰兩朝嗜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遣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弼曰請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富弼之役首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莫利而臣下無所視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善用兵者皆為員謀耳今中國提封萬

增補富弼傳 卷十九 語智部 辯才

里精兵百並北朝欲用兵能任必勝乎就使幸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遺物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昔以虛龍賂契丹周世宗曰取閩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還劉六行曰吾主取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足多彼兩朝赤子故臣地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取盟假此為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恭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元弟之國豈可使一辱成穢哉六行曰吾主問公崇厚之意其感德今惟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出使齎送不過十萬緡豈為歲幣無窮之利哉弼還報帝許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幣弼曰弼曰南朝為元豈有兄弟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原幣還我足懼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撤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備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備兵突厥當時增幣或稱款納其後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

契丹主知不可奪自遣人求議常用要殊謀范以納字與之富弼公與契丹主復再四句句占上风而語氣又和婉使人可聽此可與李鄴侯來看說辭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問一妾卒再問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紙交之曰使亂人意有此一片精誠自然不辱君命

王守仁

土官安貴崇業世職寒以從征者嶺山如貴州在政司參政猶快快薄之乃奉乞減龍場請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設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請龍場驛丞貴崇業敬禮之守仁貽書貴崇業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致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龍場驛十年矣當守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亂所以長久居此者以能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卷取而郡縣之權云不可失守亦不可增也守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始其有憲使君其未之思耶耶云奏功隆職意亦如此夫刻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令錄舉以

增補王守仁傳 卷十九 語智部 辯才

要實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道不已無底極也眾必不堪夫官應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在東南西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闕或罰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若捧檄從秦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之不逮又可求進乎後賢竟不減

張嘉言

此書土官宜寫一通置座右張嘉言言理廣州時邊海設有總兵參游等官各守一防兵每日工食三分參游兵每歲添送出境而總兵官所轄之兵皆籍口坐鎮不遠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參游部下兵止給每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不出汛也亦減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打為修船之用獨總兵官部下兵毫無所減當修船時參游處于民間積習已久彼此皆視為固然忽延道由詳軍門欲將總兵官所轄兵以後稍減其工食留備修船之用軍門通與總兵官徐九行各兵聞而譁知張公為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張公意色晏然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階述其故眾兵俱相而前即叱下堂曰八言對眾殊不便聽眾兵乃下時天雨甚兵衣盡濕張公

鄭涉

劉玄佐鎮汝南以護越欲殺軍將程行若無政與者玄佐亦能語隱見玄佐曰聞程行若
抵刑願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昔聞程死八面有異一生未盡故得看耳玄佐悟乃免

李忠臣

李京兆以私杖毆部曲有司奏京兆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兆當死久矣上問其故
忠臣曰京兆請父兄弟俱戰死獲京兆至今日志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聞然乃左遷京

武帝乳母

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甲憲乳母求東方朔謂曰此非唐古所常而必空濟者將去時
但當履顧竟慎勿言此或可為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之曰汝履耳帝令已乳豈
復顧汝乳哺活耶帝倏然即免罪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更子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罪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遊謂先主曰彼
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昭陵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 語智部 善言

文德皇后既薨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執視曰臣既曾不能見帝指
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且以為陛下望昭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之哀

吳瑾

石亨於功時門侍能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輝煌顧問恭順侯吳瑾瑾置伯朱永
曰此何人居承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妄如此
上不應始疑焉

香草根

楊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深于親自其父以明威重乃故指
中草謂曰此根大有藥于遠觀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至諸侯解脫酒掃除
路以表至敬今身中無穢謂是留香草耳深于乃悟曰是如罪過刀按所佩刀親台艾草說
部貴人爭故之自榆林東達前長三十里廣百步皆開御道

曹誦

曹誦曹操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嘗欲廢不立植一日屏左右問誦誦嘿不語植曰吳

解結二條

言不答何也對曰屬有所思縲曰何思縲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至位定
衛瓌此座可惜一語不下于訓吾或悟而不從以致于敗

史丹

漢元帝不喜太子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哀王薨帝之少與太子同學相長太上望見
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觀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
左傳史丹免冠謂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戚屬無涉
函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此與上官無意不在馬之對同而忠任自公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裴度為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聽度從容言國家遠別者本備巡幸但苦艱難以
來宮闕著此百目之盛荒祀弗治必做歲月完漸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
辭且諫朕不及如此卿言誠有未便安用任職尚止不行

李仙

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事相黃善綱頗難之一日過潛善數語曰今當難之秋負天
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司張一紙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
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宜第今日勢迫不可不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處地則不可使之
借官為招撫置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善者欣然許之

蘇子由

元城先生語蘇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宮上書致之谷附南宮進府官不歡
受乃令其子怒至登聞鼓投匭怒恨個不致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
舌色動人間其故東坡不怒後子由見之曰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加僕曰何謂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 語智部 善言

也子由曰獨不見鄧昌之救蓋寬饒乎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耳且寬饒何罪至以犯許史革得禍今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今東坡亦無非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實天下之奇才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爾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嘗故士大夫今乃是陛下開闢後世子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此條正堪與李綱薦張所于黃潛善語參看

施仁望

南唐周崇為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禁帥劉彥有隙劉彥昇元中金陵告災彥方潛使人家醉不能起有關於主者主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請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床仁望既任使召彥家語之彥大悔衣女子脫奔見仁望仁望留之及大恩復命至使殿門會劉彥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彥不能赦彥又懼與彥謀計出倉卒遂排劉彥次見王曰大不為災彥誠如聖旨王曰朕之半仁望曰彥父本方臨賊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主撫凡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彥乃全怨

李晟

增補智囊編

卷二十 語智部 善言

四

李懷光密與朱此通謀事迹頗露李晟憂其有變為所候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羊心收其力用秦宓不下懷光欲縱賊期且激怒諸軍言請軍糧賜漢神策軍厚厚厚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耐用方若若糧賜皆此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欲變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奉議其重懷光意欲發自乞減攝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關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數顧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成將一軍受指縱而已至于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

折契丹二條

契丹遣使與中國書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其議頗多言不從將生陸梁莊肅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士契丹亦北朝國號無故而自去非佳北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宋如故

韓億

皇祐初契丹請觀太湖梁人帝以周宰相對曰恐非享地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洙曰嘗以禮折之云廟壁之作皆本朝所以歌承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德泰使契丹時副使者為章獻外甥安傳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于孫之意德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德曰皇太后知有旨太史何不言德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每以此或約非欲違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是時副使方失詞而德反用以為德時推其善辭

馮當世

王定國嘗為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笑曰主筆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輩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遂出

邵康節

司馬公一日見康節曰明日僧顯修開堂說法當公呂晦極欲倚往聽之晦叔念佛已不可勸當公果往於理未便其後進不敢言先生易止之康節唯唯明日康節往見當公曰聞上欲用裝魯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人或言上命公公不起僧開堂公即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

謝莊

莊字希逸孝武嘗賜之寶劍莊以與魯爽後爽叛帝偏問及劍所在答曰昔與魯爽別當借為陛下杜邪之說矣

裴楷等四條

晉武始登殿探囊得一王者世數視此多少帝既不說群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天下貞帝詔群臣數服

梁武帝問王侍中朕為有耶為無耶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良由垂綸者清故不復貪餌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惛惛崔光名子幼勳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小心兒名傍皆有刀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王弼州曰諸人雖取捷供奉然語不妨雅致若桓桓聖位初登御林而為殷仲文曰將臨聖德深慮地不能載梁武帝問吳謂群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故容此此所謂先天而天

弟遠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無敢對者王瑩曰昔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磨鍊御圖虎象來格縱極瞻瞻不雀不令人嘔穢

楊廷和 顧鼎臣

辛巳蕭廟入繼大統方任冲年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上視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

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聖情甚悅。嘉靖初。講官顧鼎。諫于成。上蒙章。至。放。煎。阻。落。落。自。皆。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世宗多忌諱。是時科場出題。務擇佳語。如論諸無為而治節。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二句題。王司督觀。疑。無。為。非。有。為。我。非。堯。舜。四。字。是。請。語。也。又。命。內。侍。請。錄。錄。題。是。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上。忽。問。下。文。云。何。內。侍。對。曰。下。文。是。與。于。詩。云。云。此。內。侍。亦。有。智。

宋汝霖

宋汝霖。字政和。知萊州掖縣。時戶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刑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州縣百姓競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飲錢。以賂吏胥。祈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言牛邊歲疫。則多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雞境牛皆充臍。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歡戴。

潘京

潘京。字長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耶。各。已。今。為。忠。且。不。得。為。孝。字。

增補智叢編

卷二十 語智部 善言

六

布政司吏

相傳某布政。請按臺酒。生問。布政以多子為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喜。吏在傍。和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好不慈多。二公大稱賞。共汲引之。

朱文公

朱文公。字子瞻。宋文公高第也。少時。與。諸。大。魁。聞。者。素。利。出。諸。視。其。題。字。云。官。表。部。成。某。送。覽。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穿。履。思。前。弊。感。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沉。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其。上。物。曰。人。與。器。不。同。如。筆。止。能。寫。字。不。能。為。碑。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不。然。有。朝。為。焉。暮。為。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矣。今。子。赴。官。但。當。力。行。好。事。前。步。不。足。亦。當。慶。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節。

吳山

丹徒新文儀者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有。司。為。之。奏。請。禮。典。事。下。禮。部。而。儀。部。即。與。新。有。姻。隸。因。力。為。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尺。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禮。典。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先。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斯。夫。人。既。生。受。殊。封。奉。何。與。匹。夫。爭。寵。重。

手。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陪。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國。老。夫。人。再。顯。耶。階。語。塞。而。止。

今日節義。順。諸。禮。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聞。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選。而。自。慙。所。以。求。禮。異。其。親。者。反。以。違。待。其。親。反。于。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波。及。卑。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宦。解。縉。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解。縉。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是。等。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詞。為。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編。今。封。公。無。不。大。賓。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履。誼。而。已。此。皆。吳。宗。伯。所。笑。也。

附奇談二條

東漢宋均。常。言。吏。能。宏。厚。雖。貪。污。放。縱。猶。無。所。害。唯。苛。察。之。心。身。雖。廉。而。巧。黠。刻。毒。加。百。姓。職。者。以。為。難。敵。

唐盧瑒。字。保。衡。始。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平。召。瑒。諭。曰。某。巨。室。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家。之。垣。曰。凡。居。官。廉。雖。大。巨。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刺。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增。補。智。叢。編。卷。二十。語。智。部。善。言。七

增補智叢編

卷二十 語智部 善言

七

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也。黃裳驚異其言。只說得飽食二字。但讓病痛快便覺開天。

兵部不戰卷二十一。形。避。擊。策。杜。為。勝。于。廟。堂。不。於。疆。場。勝。于。疆。場。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無。敵。集。不。戰。

首領 伍員

魯襄時。晉。楚。爭。鄭。襄。公。九。年。晉。悼。公。帥。諸。侯。之。師。圍。鄭。鄭。人。恐。乃。行。成。首。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羞。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宋。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遠。不。可。以。爭。大。勞。未。艾。若。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城。後。三。駕。而。楚。卒。道。敵。不。能。專。者。皆。終。得。難。

吳。圍。閭。既。闕。子。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令。之。功。也。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而。不。與。連。任。志。者。為。三。帥。以。肆。焉。一。帥。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蒞。亞。肆。以。罷。之。多。方。以。誑。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總。之。必。大。克。之。蒞。閭。從。之。楚。子。是。乎。始。病。

昔吳欲楚。若出一轍。然吳能破楚。而晉不能者。終少相舉之一戰也。宋儒乃以城濮志戰。

答者文非王者之師。意有此議論所以養成而求為不戰之天下。而竟危危以亡。甚矣
按兵制金亦用此術。房性惡。何堅久。今臨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於是。遂。獲。形。便。
出。銳。卒。更。迭。捷。之。與。之。高。無。意。使。不。得。休。以。派。其。堅。忍。之。毅。侯。其。少。急。出。奇。勝。之。

高略全

開皇初。帝嘗問高。以取陳之策。高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重彼收。獲
之際。徵使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便可。乘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遂。解。甲。再三。若。此。賊
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忽。濟。師。出其。不。意。破。城。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以。儲。積。皆。非。地。宜。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備。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令。彼。財。力
俱。困。帝。用。其。策。卒。以。破。陳。

周德威

晉王存義。大敗梁兵。梁兵亦逃。周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接兵以待。彼衰。王曰。吾孤
軍遠和。救人之急。三鎮為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
短于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廢。城。重。門。騎。無。所。展。其。能。且。眾。寡。不
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輟。勝
而。輕。敵。不。重。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尺。所。限。者。一。水。耳。從。若。造。橋。以。濟。我。我。亦。立。盡。矣。不。若
退。軍。高。邑。誘。我。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週。斷。月。破。之。必。矣。承。業。入
幕。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破。然。而。與。曰。子。方。忠。之
時。梁。王。剛。豐。不。出。有。止。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

諸葛恪

諸葛恪有才名。吳主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重。錢。糧。文。書。繁。複。非。其。好。也。武侯。聞。之。遣。陸
遜。書。陸。公。以。白。吳。主。即。擢。恪。領。兵。攻。吳。主。曰。丹。陽。山。險。民。多。有。果。勁。難。前。發。兵。徒。得。外。縣。平
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檢。查。恪。請。往。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朝。議。皆。以。為。丹。陽。地。勢。險
阻。周。旋。數。千。里。山。谷。重。疊。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遠。自。首。于。林。莽。道。二。宿。瘴
成。共。逃。竄。嶺。山。為。甲。兵。俗。好。武。習。戰。高。氣。力。其。并。山。赴。險。抵。突。黃。龍。若。魚。之。走。淵。獲。狼。之
騰。木。也。時。觀。閣。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振。威。則。盡。至。敗。則。為。窟。自。前。世。以。來。不。能
取。而。夷。也。恪。固。言。其。必。振。吳。主。拜。恪。丹。陽。太。守。恪。至。乃。遣。書。四。郡。屬。城。長。吏。各。保。其。疆。界。
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之。屋。乃。分。內。諸。將。羅。兵。圍。阻。但。繕。簿。籍。不。與。交。鋒。俟。其。鼓。鼓。輒
引。兵。突。刺。使。無。遺。種。舊。錢。新。田。不。收。半。民。之。足。卷。無。所。得。于是。山。民。儀。儀。漸。出。降。恪。

乃復救下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懸。徒。出。外。懸。不得。嫌疑。有所。執。拘。長。吏。胡。悅。獲。降。民。周
道。道。若。惡。民。因。逃。暫。出。內。圍。叛。逃。抗。執。送。於。恪。恪。以。悅。違。教。遂。斬。以。徇。民。聞。悅。坐。幾。知。官。唯
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

楊悅

魏。雍。州。刺史。蕭。寶。實。攻。馮。州。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左。丞。楊。悅。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
超。據。潼。關。相。拒。巨。寇。之。不。非。魏。武。敵。敵。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關。已。固。不
如。北。取。蒲。城。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而。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
之。計。則。善。矣。然。令。韓。遂。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振。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
行。陣。一。失。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城。西。逼。河。港。封。難。多。在。都。東。倚。義。驅
率。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倘。聞。官。軍。守。有。內。顧。之。心。勢。必。空。風。自。潰。矣
稚。乃。使。其。子。考。與。佩。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維。僻。僻。營。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
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托。候。臺。舉。三。塔。即。舉。塔。相。應。其。無。應。塔。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
以。所。獲。實。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許。舉。塔。二。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
城。者。不。測。各。自。散。歸。修。義。亦。逃。與。鳳。賢。俱。請。降。稚。允。遣。關。送。入。河。東。寶。實。出。矣。

高仁厚

卅州牙將。阮。能。叛。侵。擾。蜀。境。都。招。討。高。仁。厚。原。帥。兵。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鸞。起。者。到。營。中。遣。者
發。執。而。訊。之。果。阮。能。之。謀。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能。因。其。父。母。妻。子。于。獄。而。汝
詢。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令。汝。歸
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阮。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
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恩。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滿。汝。曹。尚。書
來。汝。曹。各。殺。兵。迎。降。當。書。尚。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逆。汝。道。復。舊。所。欲。謀。者。阮。能。羅。澤
學。白。胡。僧。羅。夫。子。轉。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故
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之。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整。柵。怒
曰。阮。能。後。其。眾。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雙。柵。重。覆。牢。密。如。此。宜。其。可。以
安。眠。飽。食。春。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乃。免。命。志。平。整。柵。格。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
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阮。能。圍。仁。厚。將。至。遣。軍。擊。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
橋。寨。以。邀。官。軍。仁。厚。詞。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詢。如。昨。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某。曹。奉。甲
來。降。仁。厚。固。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發。眾。爭。出。彈。擊。狼。頭。謝。堂。走。其。眾。執。以

諸仁厚。仁厚械送府。卷命焚五塞。及其甲兵。雖留旗幟。明且仁厚請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塞百姓。未知吾心。藉汝曾為我前件。過穿口。新津寨下。亦以背字告諭之。北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潭等旗倒繫之。每五十為隊。授以一旗。使前揚程疾呼曰。羅澤等已生擒送。使府。大軍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過之。眾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眾五千。人皆降。明且又焚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寨。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壑。死將士欲焚。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夜不絕。明日仁厚候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降者執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其眾前夕望新津火。已待降不暇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所能。明日羅夫子所能。謀悉眾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有降者至。所能走馬巡。羅欲。此兵眾皆不應。明日大軍將近。呼噪爭出。執旗能羅夫子。泣拜馬首。出軍八六日。五賊皆平。只用彼謀一人。而賊已爭降矣。只用降卒數隊。而二十四寨已望風迎款矣。必欲停。為功者何哉。

岳飛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 不戰
三

楊公為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使使統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接其部。指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故復還至湖中。以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指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執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來政席。蓋與浚議。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使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蓋漸而山。黃佐整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使黃等會台。浚遂防。飛初小圖示。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改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益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雖其願心之。詭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俾諸流。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揚。欲來降。飛喜曰。楊欽。賊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投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還歸湖中。兩日。欽說。全孫劉銳等。降。飛說。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賊營降。其眾數萬。公負固不服。方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檣竿。官舟迎之。賊碎。飛若山木。為巨。後塞諸港。港以。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則草壘積。舟輪。碎不行。飛亞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車。以飛矢石。塞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中。牛車。撞斷。飛入賊壘。餘眾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皆撫慰之。

縱老弱歸。少壯為軍。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使神算也。按楊公據洞庭。陸耕水。戰船十餘。大官軍。徒仰視。不得。岳飛謀。亦欲造大舟。湖南運。判。岳曰。若是非。歲月。不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今天旱。河水。浴。若重。購首。勿與。戰。遂絕。斷。江路。其。上。流。使。彼。之。長。坐。處。而。精。騎。直。插。其。壘。則。彼。壘。在。目。前。矣。岳。從。之。遂。平。公。人。知。岳。使。神。算。乎。公。于。八。日。之。間。而。不。知。計。出。每。獨。從。來。名。將。名。相。未。有。不。資。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于。南。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于。桂。嶺。其。戰。元。元。于。穎。昌。則。以。八。百。皆。鬼。于。朱。仰。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游。邊。敵。不。動。敵。人。為。之。語。曰。越。山。越。岳。家。軍。難。其。軍。軍。展。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身。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齒。掠。卒。有。疾。則。親。為。調。藥。諸。將。遠。戍。則。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如。有。頑。實。分。給。軍。吏。救。不。私。每。有。功。必。歸。之。將。士。呼。比。則。其。制。勝。之。本。也。近日將官。事事與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李愬三條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 不戰
四

憲宗討吳元海。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表。滋。代。將。復。無。功。李。愬。來。自。誠。遂。為。唐。節。節。愬。以。軍。初。傷。勇。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表。公。之。節。我。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於。軍。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我。事。也。齊。人。以。愬。名。輕。果。易。之。愬。沉。鬱。能。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使。或。父。母。與。孤。未。差。者。給。粟。帛。遠。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量。親。賊。眾。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皆。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於。是。繕。繕。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柵。材。山。以。取。鍾。冶。城。平。青。陵。城。擒。驛。將。士。良。異。其。才。不。被。著。捉。生。將。士。良。策。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元。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眾。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支。曰。往。亡。日。法。當。遊。愬。曰。彼。謂。我。不。來。此。可。擊。也。果。決。死。戰。賊。乃。走。或。勸。送。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軍。擊。柵。柵。下。與。諸。親。將。將。者。以。為。將。秀。琳。為。寇。軍。已。必。破。賊。非。李。祐。無。以。成。功。者。祐。賊。使。將。也。守。吳。柵。柵。其。賊。常。易。官。軍。愬。候。候。獲。于。野。遣。吏。用。誠。以。壯。士。三。百。伏。其。旁。見。賊。卒。若。將。燭。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謀。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將。問。名。祐。及。李。忠。妻。屏。人。語。至。夜。文。忠。妻。亦。賊。將。軍。中。多。諷。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為。突。將。自。教。之。會。而。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雖。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克。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取。則。械。而。送。之。朝。

表言必親祐無與其謀者詔釋以還選乃令佩劍出入帳下著六院兵馬使祐亦親
咀諸將乃不敢言於是始定奪之謀矣

不城送祐則誘者不怒此與可馬蓋山因請張奉祐而止同一機軸密成言先度其
必不送而後行之者也李思行節節而買師老李祐還幕而吳冠平雖將之善者亦與焉

岳侯子楊李想克廣濟無一不才於祐亦由成信素手操縱在手故也後人漫然學
之鮮不墮敬之聞矣李彭費得亡其身人則其曹福符望亡其師李祐以反賊賊水之

李想之將變也舊今致含謀者故應刊其令一切無之故謀者反致以情選益志賊虛實
能用謀不妨含謀然必先知謀方能用謀必能使民不隱謀方能知謀必思慮有以服民

方能使民不隱謀也難言矣○近有邑宰意欲緝盜謂諸盜往往往復自法家必設法出
境乃清盜賊夫故家如果嚴正宜留之以為捕獲耳目之愷若數之境外與數之境內

庸念僅令盜賊民和亦將盡民而敵之乎不深慮捕獲之費而求盜無數斯無策之甚者
也

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率統師屯曲以抗光顏知其謀可乘乃夜起師祐以突將三千
增補智囊

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想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今日引而東六十里止裝
張柴履具成校士少休益治鞍轡發刃殺矢會大雨雪天晦凍風僵旗裂膚馬皆縮息士抱

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崇之乘彼澤但與果未嘗陷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史請所向想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想入人不敢自為計想分輕兵斷

橋道以絕回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孤城雪甚城旁皆懸池想令擊
之以亂軍聲賊吳房朗山城晏然無知者祐等攻城先登眾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

自如黎明雪止想入駐元濟外宅卷史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回曲子弟來索諸衣
耳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進兵薄之想計元

濟且望救于董重寶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寶重寶以單騎白衣降進城火南
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權送京師

趙光國

先寒罕升皆西羌種各有數相攻擊成仇如連合請為使解仇作約光國料其到秋變
必起直遣使行邊預為備於是兩府白道漢漢安國河視諸邊分別善惡安國至台先寒請

家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諸降羌悉驅攻城邑殺長吏上問誰可將

者光國對曰無逾于老臣者矣元國時年上問將軍度羌宜何如當用幾人光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預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光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方渡河恐為羌所遮

即夜遣三戰術收先渡報警及明以次盡渡羌數十百騎來出入軍營元國意此驍騎
難制且恐為誘戒軍急擊曰吾士馬新後不可馳逐擊羌以分減為期小利不足貪也遣騎

四望陝中地七旬夜引兵至洛都謂諸戰司馬曰吾知羌無能為矣使發數千人守陝
中吾豈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餐軍士士皆欲為用元國批靴充國堅守初

軍并蒙唐當先使弟唐摩來告都尉曰先寒將死後數日果反離唐種人頗在先寒中都尉
即留唐摩為質元國以為亡罪唐摩使告種豪大兵謀有非母取并滅能相捕斬者除罪斬

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少千錢又以所
捕妻子財物與之欲以威信招降軍并及劫畧者解散無謀酒泉太守辛武賢上言今元朝

夕為羗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拔酒泉合
擊軍并天子下其議元國以為自三十日之糧又有衣裳兵器難以追逐羌據前險守後

死以絕糧運必有傷危之慮且先寒首為叛逆宜捐軍開暗之過先謀先寒以震動之朝
議謂先寒兵盛而首軍并之取不先破軍并則先寒未可圖天子遂赦元國進兵元國上書

謝罪因使利害曰臣聞兵法取不足者守有餘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即軍羌為寇宜簡練
以俟其至以逸待勞必勝之道也今釋取羌之術而從為并所致之過愚以為不使先寒

欲為背叛故與軍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亦恐漢兵至而軍并背之其計常欲先赴軍并之
急以擊其約也軍并先寒必謂之令元馬肥食足擊之未見利道使先寒得施德于軍并

以堅其約當擊擊所獲多臣恐國家之憂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謀先寒則軍并
不煩兵而服如其不服須正月擊之未晚上從元國議元國引兵至先寒居久之聚解他望

見大軍車重欲渡澗水道既絕元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宜由元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
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請殺皆曰善羌赴水溺死數日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早

地令軍毋燔聚落毋收田中軍先寒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漢志未自請元國賜飲食遣
還輸糧心時先寒者為餘人元國度羌必壞請罷兵留萬人屯田以待其叛

析公

晉楚通于境角樂武子言不欲戰析公曰楚師輕而易舉也若多鼓鈞養以夜軍之楚師
必遁晉人從之楚師潰

王德用

王德用為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現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令之吾正欲其以實遠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賜下令其糧糧聽吾聲鼓所向視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求議和

韓世忠

廣西賊曹成推餘眾在郴郡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謠處信僅主豫棄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戰士八萬

程昱

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人操閭表始在登陽將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昱曰程昱之膽過於黃雀

陸遜

嘉禾五年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廣齋來表報遜遣敵于沔中鎗羅得扁理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其知水涸決且水乾宜當即去遜未為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 不戰

八

方催人種封丘與諸將共謀射賊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也遂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已動且當自定以安之遂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慶必敗之勢乃遂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能進若兵馬以向襄陽賊眾惶遽遂遣其城瑾便行奔出遂從整部伍張拓督勢走超船賊不敢于全軍而退

高仁厚

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夜二鼓賊黨若君離等出劫兵掩擊城北副使襄陽茂言不能禦帥眾番寨先其某見則走亦走賊直趨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率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遂去仁厚發伏擊之賊大敗仁厚令諸番寨者所當謀殺甚眾乃各召孔日官張詡諭之曰爾等逆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等逆步探子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逆歸來且牙叅如常勿愛也詔番寨者果信之至四鼓皆逆寨唯楊茂言走至張把刀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初喜曰逆歸矣詔諸將牙集以為仁厚城不知也坐久謂楊茂言曰昨夜間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開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乘馬隨賊而審其虛乃復還耳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

仁厚若先走副使當此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表關令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在左右扶下斬之請將服眾仁厚乃名昨夜所殺俘數百十人釋縛縱歸若君離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復出賊遂歸

孫武戮龐姬以殉陣據蓋斬幸臣以立法法行則將軍則士致死上有必死之氣則敵有必敗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遺張詡一事不盡殺之威勝于盡殺更難而用之不患逃卒不盡為死士也○孫武子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未既布乃設鉞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斷愛姬大駭趨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 不戰

八

跪起皆中規絕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矣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齊景公時既敗于燕晉晏嬰薦司馬穰苴公以為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願得若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直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則忘其親挾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何相送乎台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使人馳報景公求救未及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公道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令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賈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馱以徇三軍乃闔士卒大會井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程養士卒而有自比其贏弱者三日而後勒兵於是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大敗晉師

李光弼

史思明之兵于河清欲絕光弼徑進北河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

雍希額守其柵曰賊將高廷輝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戰降則俱來請將矣論其意皆
竊笑之既而思明果指日越曰李光弼長于德威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實濟為我取之不得
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否希額曰夜去矣日越曰夫光弼而得希額
吾必死矣遂請降希額具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廷輝聞之亦降日越光弼
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可必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
庭輝才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辱之矣
傳云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然通威亦復情事又思明是也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一 兵智部 不戰

九

增廣智囊補二十一卷終

兵智部制勝卷二十二

危事無恒方隨病設或勝寒靜或勝熱動于九天入于九淵風雨在手百戰無前集制

孫臏二條

孫子同齊使之齊空田忌所忌素與齊諸公子逐逐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
乃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于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
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
再勝卒得五千金

馬之法

唐太宗嘗言自經畧四夷頗知用兵之要每出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
當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
子之術也○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駢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以刑餘辭乃將田忌而孫子為師居縞車中坐
為計謀田忌欲引兵救趙孫子曰大解紛者不控捲故關者不撐掖批兀掩虛形格勢禁則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二 兵智部 制勝

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輒兵銳必盡于外老弱罷于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衝其方虛
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敵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
大破梁軍

趙奢

秦伐韓軍于闕趙王問廉頗韓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乘和頗言及問趙奢
奢對曰道遠險狹擊之兩處關于九中將勇者勝乃遣奢將而往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鼓噪勒兵秦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
斬之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入奢喜食而遣之聞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
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聞乃卷甲而趨之一夜至
令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應請以軍事諫奢曰內
之許應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其陣以待之不然而必敗奢許諾許應
請就誅奢曰得彼令至邯鄲應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
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邯鄲之圍

孫子曰及問者因敵問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為半地關於之捷是也許應督

士不聞復以戰功顯何哉於漢屬武君亦然

李牧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平糶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收保不敢捕人者斬如此數歲匈奴以為怯難趨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牧如故趙王怒乃使之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乃復請李牧牧固稱疾趙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命王許之李牧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然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管燭一戰於走乃具軍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不敢近邊厚其遇故其報重蓄其氣故其終極故名將用死士兵之力往往一試而不再亦一試而不再也今之所謂兵者除一二家丁外率而甲而盾而立有者耳嗚呼危也再也又多少哉

周亞夫二條

增補晉書

卷二十二 兵部 制勝

吳楚反帝拜周亞夫太尉擊之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吳士懷韓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八千散砲院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表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捕趙涉伏兵

太尉會兵禁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急謀請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安吳不肯往梁王上書自言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絕吳楚後吳兵求戰不得俄而走太尉出精兵擊破之

吳王之初發也其大將田祿伯曰兵走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若藉人兵亦且反王於是吳王不許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咸陽武庫食府倉廩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人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老將皆言此少年推鋒可耳安知大慮吳王于是亦不許假令二計得行亞夫未嘗忘也亞夫之攻涉與吳王分半而後世第功亞夫竟無理田桓二將軍之言者悲六〇李牧周亞夫皆不萬全

不戰者故一戰而功成趙括括以輕戰而敗夫去以累戰而敗君知不可戰而禁之于王之敗是也將知不可戰而迫使之楊無敵之敗是也

周訪

賊杜當屢敗官兵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沔陽當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洪鎮豫曾果畏訪先改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子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戰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嗣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嗣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嗣號哭復戰自日至甲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敵不得妄動聞鼓擊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十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健勇善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冠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出不意又擊破之復曾

陸抗

增補晉書

卷二十一 兵部 制勝

昭烈率眾伐吳自巫峽至夷陵連營七百餘里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平地立營以挑戰吳諸將皆欲擊之陸遜不許曰此必有識堅壁良久昭烈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從谷中出凡八千人遜謂諸將曰所以不聽擊者正為此也今而後吾知所以破之矣乃勅于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間一營輒放一營同時火舉首尾不能相救於是四十餘營一戰俱破魏文帝聞昭烈樹柵連營狀觸謂羣臣曰備不知兵必破矣宜有七百里連營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險阻以營軍者必為敵擒此兵息也後七日而孫權投書至以昭烈之在于行而不及曹孟何也豈所謂老將至而老及之乎

昭烈之伐吳付擊之危魯音兩國之兵也然昭烈之謀狡故宜靜以待之待擊之氣驕故宜急以挫之狡謀窮則敵困驕氣挫則敵衰所以雖眾無所用之也城固而糧足其德修備豫其皆抗所親規攻之急未能克而致且至救至而無備衣裹諸將咸諫曰及兵之銳宜急攻關比晉救至關必救矣何事于圍而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糧足其德修備豫其皆抗所親規攻之急未能克而致且至救至而無備衣裹受敵何以禦之諸將猶不謂然抗飲服眾乃聽令一攻果不利於是備圍始力未幾營皆燬

帥兵來攻時我軍都督俞贊忽亡指麾抗曰贊軍中舊吏也知吾虛實吾當慮此兵素
不管理若敵來攻必先此處是夜易夷民而悉以傳將統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
擊之天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鳴鼓發喊若將攻者肇大滑引去遂西復陸誅
關

陸遜陸抗是父子

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艾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
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去
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吾不得動維必自東襲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
六十里艾夜即督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唐太宗三條

唐兵圍洛陽夏主建德率眾來援諸將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
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問而動破之必矣記至武牢收曰世充府
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盡其精銳若縱之至此

增補智囊錄 卷二十一 兵智部 制勝

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軍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
戰大王觀帥馳銳先據武牢以逸待勞皆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而主就縛
矣世民從之於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世是時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從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
行入上黨徇汾晉薄澤臨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亦
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孫子善策婦人猶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敗死何哉

謀告夏主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齊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
河者以疑之建德果聚眾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故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
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擊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
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
爭飲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曰可擊矣帥輕
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方戰世民又率史大柰等卷旗而入出于陣後陳軍皆懼夏兵
見之皆驚

秦王世民至高懸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

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我軍宜閉壁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
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
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
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師旋馳臨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執
叩馬苦說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精兵萬人
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連合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民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
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
果無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挫虛弱仁果破胆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
皆悅服

李靖

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同河間王孝恭安輯閩兵夏州時秋潦湍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設
備諸將亦謂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遠為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來水傳壘是震雷不及
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十餘艘東下搜其荆門宜都二鎮
進至夷陵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縲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卒徵兵皆在江嶺之外

增補智囊錄 卷二十一 兵智部 制勝

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非素出勢
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一分勢弱我乘其懈而
擊之彼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我兵懼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
師出戰果賊走趨南岸銑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
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歸其用奈
何索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拔兵四集吾表
裏受敵進退不復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蕭舟艦使塞江而下按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
敢輕進往來窺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按兵見舟艦果疑不進

朱雋

黃巾賊黨韓忠以十萬人據宛詔朱雋以八千人討之雋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
攻其西南賊率眾赴西南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懼乞降
時司馬張超等議賊之為烏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者
今海內一統獨黃巾造逆納降徒長逆萌非長計急攻之不克乃登土山望之願謂張超
曰吾知之矣賊外圍固乞降不愛欲出不保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

必自出則意微易破之道也既解圍也果出因擊大破之

耿弇

張步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而諸郡合萬人守臨淄相距四十里耿弇進軍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臨淄雖大實易取乃下令後五日攻西安藍聞日夜警備至期夜半奔勃諸將皆晨食及旦徑趨臨淄半日拔其城藍棄城走諸將曰勃攻西安而乃先臨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固吾攻必嚴守具臨淄出不意而至必自驚擾攻之必立拔按臨淄則西安孤此擊一而得三也若先攻西安頓兵堅城死傷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後之轉輸旬月間必自困也諸將皆服

章叡三條

梁天監四年王師北伐命章叡督軍攻小岷城既至城中忽出數百人陣于門外叡曰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完而無故出入于外此必其驍勁者也先挫其驍城一鼓可拔諸將疑不前叡指其節曰朝是投此非以為飾法不可紀大隋進城戰賊散進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聞之汾水可灌牛陽絳水可灌安邑乃為之堰肥水堰城而魏援兵大至諸將懼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而請兵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初戰不利諸將謀退巢湖

增補智囊編 卷二十一 兵智部 制勝

六

又議走保三又叙怒曰將軍死後有前無却妄動者斬乃取鐵扇屢幢樹提下示無動意而更築壘于堤以自固久之堰水滿魏救兵無所用城竟潰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萬眾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子鍾離帝遣曹景宗將大兵往救勅叡帥所部往會之叡自合肥徑進時魏兵聲勢甚盛諸將懼請緩行叡曰鍾離望救甚急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可緩乎魏兵深入已墜吾腹中勿憂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字營前二十里一夜掘長堦樹鹿角成州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以為神英先于邵陽州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乃裝大艦來淮水暴漲發以臨其壘而令小船載糞糞之膏油乘風縱火煙燄障天快忽之間橋柵盡壞我軍乘勢奮勇叫聲動天地無一當百魏兵大潰元英僅以身免昌義之得報不暇語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馬延

時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章虎章即即呂僧虔蕭者臨川王宏也

馬延既敗田悅會救至悅復振悅壁垣水滯青軍其左垣真軍其右延進屯魏請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壁以扼軍路延于下流以鐵鎖維軍數百絕河載土壘道水而源悅知延食之堅壁不戰魏令士齋十日糧進營營口與

悅夾垣而軍造三橋逾垣日挑戰不出墜伏萬人欲以掩延延令諸軍夜半食鵝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垣趨魏州下今日須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匿橋旁待悅眾盡沒乃焚橋燧行十餘里悅果率眾踰橋乘風縱火鼓噪而前延令兵士無動除橋焚橋廣百步勇士千人先為陣以待悅比悅至火止氣稍衰延將兵奮擊大敗之悅還走而三橋已焚矣悅眾赴水死者不可勝計

鄭子元 李叢

桓王怒鄭不朝以諸侯伐之王為中軍統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其有亂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交固將先奔既而卒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蔡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士乘彌戰于繡葛命二拒曰權之機動而敵蔡衛陳皆奔王卒前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叱着尚結贊兵踰龍坂李嚴選兵三千使王必伏沂陽旁誠之曰若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賊中軍力全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達奇功似如嚴節度選中軍即出奮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贊故給贊僅而免

增補智囊編 卷二十一 兵智部 制勝

七

犯王不祥而三國非鄭敵故先動其左右以搖之高結贊動而狡小捷未可得志故專力於中軍出不意以突之若鄭陵之戰苗貢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于中軍二族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以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此又因晉楚力敵而然故曰知彼知已兵法何常之有

劉錡

劉錡字信赴官東京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無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詢知城中有米萬斛乃議欲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謂金不可敵請以精銳老嫗順流還江南錡曰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故言去者斬置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和即焚吾家乃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諜于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較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相擊而金兵已至城下兵初錡傳城寨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者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即以步兵邀擊溺河水死者無算金兵移營二十里錡遣間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

辨髮者輒藏之金兵復還十五里騎復暮百人以性命折竹為器如市井兜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疏直犯金營電一閃則奮奮奪常止則匿不敵敵眾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全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兀末在汴河之即索執上馬帥十萬眾來接將謂官來方勝之勢具舟全軍而歸騎曰敵營甚遠而兀末又來吾軍一動彼礮其後則全功俱廢矣騎遂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開事捷重賞第如吾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歸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僕馬為敵所傳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師子善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國遠禁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末大喜即置擄軍砲具不用翌日騎登城望見二人來繼而上之乃敵械成等來歸以文書一卷繫于城上騎懼惡軍立焚之兀末至城下謹責諸將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城自見適騎遣取訓請戰兀末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通明騎果為五浮橋于河上敵用以濟騎遣人毒槓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難溺死毋飲于河飲者喪其族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騎軍奮休更食羊馬垣下而敵人馬餓渴飲食水草者輒斃方晨氣清涼騎接兵不動連未申聞敵氣已索忍道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末遂拔營北去

是役也錡兵不盈一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僅西北五十五里每暮鼓餐震山谷言中諠譁終夜有聲而我城中肅然不聞雞犬唯能以逸待勞終以大勝

朱晦菴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晒之日下時令人以手摸其熱如火不可着手乃換隊軍至令啜肉飲酒以定與暑熱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換一隊出南門如此數隊分門迭出迭入戰遂大敗緣金眾多其立無繼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各直入人叢掘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縛到即壓數騎殺傷甚眾金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

韓世忠

世忠駐鎮江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幸札命世忠飭守備團進取解首惡切世忠自鎮江渡師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道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馬令軍中皆視告報所向于是引軍至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人聞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再先字蓋聞世忠退甚喜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字也引十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度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

進退皆應軍各持長命上搭人胸下斫馬足敵披重甲臨流渡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驚遂擒撻字也等

曹瑋

曹瑋知渭州時年十九嘗出戰小捷敵引去瑋偵相去已遠乃縱驅所掠牛馬糧重而還敵聞瑋逐利行遂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瑋使諭之曰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來人之意請休德士馬少選決戰敵力甚疲皆欣然解嚴敵良久瑋又使諭之敵定可相馳矣於是敵軍而進大破之因謂其下曰吾知敵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瑋在軍得人死力平居甚暇乃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敵首已擲庭下矣曹周造瑋欲接邊遠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

只看城中肅然不聞雞犬便知劉錡必能勝敵只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便知敵必不能犯曹瑋

秋武襄

秋武襄在涇原常以寡當眾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我緩遇敵未接遠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眾大笑曰秋謂伏天使勇鉦聲止思前突之軍兵大亂相蹂多死追奔數里前臨深澗敵勿墮過山陽有連鳴鉦而止遂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者曰奔命之際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貪也懷智高反邕州詔以青為宣撫使擊之或言賊標牌不可當青曰標牌步兵也區騎兵必不能施願得西邊蕃落民自從或又言南方非騎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艱苦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及行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以徇于是軍肅然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昆侖關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大風雨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歷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晷倉關矣青既渡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連戰千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平居前遣騎兵於後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沔不科死將士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山執五色旗度騎兵為左右翼出

其後斷軍為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右者復右賊不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立如木我軍又縱馬上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謀官韓維言青武人不足專任請以侍從大臣為之綱時龐籍獨為相對曰昔者王師屢敗皆由大將輕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號令復不得行青皆在廊下居臣麾下況勇有智若專以智高事委之必能辦賊於是詔龐南用兵皆受節制青臨行上言古之傳檄秦凱劉耳鼻則有不聞以復首者秦漢以來復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故軍士爭首級以我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子從不經戰之人願一切罷之二條皆名言可為命將成功之法○又青行時有國貴近求從行者青謂之曰君欲從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當有厚賞不然軍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于是無復敢言求從行者即此一節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欲積尸內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當亟奏青曰安知非詐軍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觀二事不惟不敢使人冒功即已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增補智高傳

卷二十一 兵智部 制勝

十

威靈伯

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雷方坐地鎮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銅威遠即召入與談其事甚析大言曰果知千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陸琵琶而備酒即并金危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娉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入帳將至風暴起塵翳自來卷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之不覺歸而卒遇一人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

平蔡乘寶齊光關乘兩破大同又乘風而皆以夜所謂出其不意也威遠恩結千戶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陰北面左車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畧又出韓襄毅楊文襄上矣百陳越何敢望之而阿且以兩賊為威靈伯同像非公論也

爾朱榮

爾朱榮兵向京師眾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孫閉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備道兼行東出滏口萬榮列陣數十里翼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搥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塵騰騰遂不聽新賊使以棒搥之而已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臨

陣出千賊後衣囊合擊大破之擒萬餘餘眾率降崇以賊從既眾若即分輕悉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于是羣情喜悅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使安置咸得其宜復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劉江二條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于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督眾固守上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宿衛問策江慷慨請行遂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為號一次砲響則法圍二次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聞鼓至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後為賊者敢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為大軍繼至平安必駭散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之

永樂十七年江為左都督鎮守遼東巡視諸島相度地形以金州衛金縣島西北之望海瀾地高可望諸島寇所必歸矣實海濱襟喉之地請築城營壘瞭望三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壘上小堡備之今稿師林馬累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也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斬翌日倭賊二千餘人乘海船直逼壘下登岸魚貫而行如入無人之境江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大敗橫屍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中官兵環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勸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俾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十餘級有遁入壘者悉為降所縛無一人得免師還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安閑及臨陣披鎧而戰追賊入壘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絕待飢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賊始魚貫而來成長蛇陣故作真武陣以鎮服之賊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師攻之豈無傷乎故縱之出路而後掩擊即圍城必決之意耳此皆有兵法諸君未察乎

馬隆

晉太始中涼州刺史楊欣失先戒之和馬隆策其必敗俄而欣戰敗河西斷絕帝再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賊通涼州者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卒之鼓行而西黑陁下威德醜類不足滅也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會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聽隆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使并給三年軍資隆隨西渡溫水敵眾萬計乘險逼隆或設伏以絕隆後隆依八陣圍作偏拍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

增補智高傳

卷二十一 兵智部 制勝

十一

天所及應彼而倒奇謀開發出敵不意轉戰十里河西遂通

陶書

天順初韓某假公征廣東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而歸適新會承國豈且膳在側公願之問曰丞搗我何意書曰得非謀賊耶雅曰然丞能為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耳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十人熟視無可當吾奇者若妄言令吾當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攻其賊者也公特未悉我龍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擇善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于武者纔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書乃為別將曰操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為死軍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已無與者賊聞陶軍軍至不遁即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況三百人乎今塞下徵兵動數十萬其中宜無三百人哉誰為督者即有督誰為用督者噫○王奔州曰魯機以內運而神觀不足縣事多不治或從今討列見上官時時昏睡雖督榜不恤也韓公威嚴擬王者三司長史見長跪白事惴惴失操督事之若不為意誠異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罷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韓雅二條

卷二十二 兵部部 制勝

十二

天順初兩廣亂韓公雅性討師次大藤峽道極秀水田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得為良民願先三軍錢公邊叱曰是皆賊也為我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杖中刺刀出乃悉斬頭截手足到腸胃分掛菁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遁公嘗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遁失事二吏即發火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令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賊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李繼隆

淳化中李繼隆為定難軍節度使除與弟繼進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及入絳州欲襲夏州或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若不若先破石堡以觀賊勢繼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家軍若先破石堡軍一蹙豈能復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隆循木甍遂攻夏州繼隆恨出擒之以歸

吳成器

休寧吳成器錄吏員為餘姚主簿時胡梅林用兵之際聞倭至紹興欲擇能事者往探縣令

已達丞丞不欲行吳大言曰探一信便長縮况交鋒耶丞以告令令壯其言為屬於院胡公召見問吳簿能探賊乎曰能公曰若果能往當以某部二十人昇汝聽汝指揮吳曰不須如許但容某自選擇乃可從之吳于教場立標選擇五百人帥以往其所過山村俱束裝謀逆吳諭之無畏大兵隨後至矣但爾曹須從我戒唯聽命吳指山間草積謂曰爾若過此皆非汝有今與汝約以砲聲為號為我舉火焚之我為爾殺賊賊許諾夜半行至陶家塚探知船十三隻泊河下羣倭擄掠既飽聚飲村中樓婦人而臥乃分遣五百人織其守船奉使其舟連舉大砲山民如約皆舉火倭于夢中聞砲聲驚起則火先燭天疑大兵至爭竄至河下已失舟方傍復尋吳率眾呼噪而至斬獲數百級倭自此絕不敢犯紹興胡公上其功隨陞紹興府判後世念事

王陽明

王陽明以勸事過豐城聞逆濠之變兵力未具亟欲迴流趨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封公畏不敢發公拔劍截其耳逆行薄暮度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廬下一人服已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偽者知公去遠乃罷公至中途恐濠遠出乃為間謀假奉明廷密旨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及南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時代要密地方以候軍府兵至擊賊復取殺人數輩各將公文置於衣絮中將殺賊又捕捉偽太師家屬至舟尾令其親知公即伴怒濠之上岸取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殺濠復優果于臺帝搜得公文遂進疑不穩公至吉安調度兵糧糧備始傳檄徵兵暴濠罪惡濠知為公所責憤然欲出公謂急犯其鋒非計也宜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傾其巢彼聞必回兵來撲我則出兵逐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萬餘守省城而自引兵東下公聞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會于豐城時濠兵已圍安慶眾議宜急往救公謂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精糧萬餘食貨重穡我若按安慶賊必回軍元關安慶之兵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夾攻賊今南昌兵絕我糧道九江南康合勢撲搥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勢必下此孫子救趙趨魏之計也偵者言新舊賊伏兵萬餘以備騎虎公遣兵從間道擊破之潰卒入城中知王師兩集皆大駭逆一鼓之下濠聞我兵至豐城即欲回舟李士會謀以為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聽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為歸援計公聞濠兵且至召眾議之眾云宜斂兵入城堅壁待援公曰不然彼聞巢破胆已喪矣先出銳卒安其惰歸一挫其銳

韓雅二條

卷二十二 兵部部 制勝

十三

韓公威嚴擬王者三司長史見長跪白事惴惴失操督事之若不為意誠異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罷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將不戰而潰所謂先聲奪人之氣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畧先以遊兵誘之復伴北以致之俟其爭趨利然後四面合擊伏兵並起又慮城中守軍或內應為變親統騎之出結告示凡助從皆不問雖當受賊官職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及其羗于是羗力並舉逆首就擒

按陳眉公見聞錄謂慶遠之賊雖結于江西而實流于安慶雖收功于王陽明而實得力于李梧山李諱光嗣四川內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撫南畿聞慶遠請增設衛欽曰虎而翼禍將作矣逆力陳反狀廷議難之公乃旦夕設方畧飭武備以禦賊為念謂安慶設衛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當請將慶遠子象中擢指揮使楊銳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負我十五年賊兵陷九江公自將萬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飛檄皖城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相機應敵發無不捷即督閩謀火牌云為擊急軍情事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統領邊軍十萬餘一半將到南京一半運趨安慶并調兩廣狼兵湖廣土兵即日水陸並進俱赴安慶會集刻期進攻江西叛賊今將大將飛報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預備糧草聽候應用等因慶遠舟至李陽河遇火牌覽之驚駭是散亡居半雖又檢水卒千人賊其標幟乘飛艦百餘艘鼓譟而進聲為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統即開門

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時慶遠營于黃石磯聞賊將進公自將兵逐北底源奔入鄱陽湖適遇巡撫王公陽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後論功不及公胡御史潔自擊其事特為論列不報故今人咸稱陽明而不及梧山亦有不幸歟又按慶遠兵起聲言直取南京道經安慶太守張文錦與守備楊銳等合謀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激怒逆使頓兵挫銳于堅城之下而陽明得成其功雖天奪其魄而張楊諸公之智亦足述矣

楊銳守備九江安慶諸縣既復江賊監司甚公曰江賊何足憂所慮者豫章耳意指慶遠也又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持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即可達乃繪圖呈南部及各臺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城中治兵倉多設邦關濠濠濠作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北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鉤距所礙寇攻城後敗去濠泊船南岸聞不克大起率眾分攻五門各首舉木為賊甚急公裂帛布慶遠軍火藥千數散投所敵木上大獲盡棄走火光周固不絕寇無所憑冠復于北濠結木為棧與城接扶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兵乃說以大將軍火銃寶石被網金鼓迎置城

上寇兵望見軍糧未盡皆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寇解結且海暑力德夜對睡去公善善泊者數人于船中聞軒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砲城上應之東勝捕殺聲震數里濠遂敗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沈布儀初為右江泰將右江城外五里即賊巢賊謂者耳目偏官府即監關中稍動色賊在溪洞數百里外輒知布儀玉顧令執孫恣出入始遊城中而求得與孫通商販者數士人厚撫之使為詞于是賊動靜聲息願往往為我所先得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日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實行問旗頭旗頭官不知頃之則官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且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在難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奪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布儀何自得之也所勦必其劇巢總管絕為記無妄殺得婦女牛畜果鄰巢者悉逐之唯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奈何陰助賊戰或刀替而門瞞者曰若十五若奈何刀替瞞我師于賊驚無敢陰助賊及門瞞者常欲勦一巢乃伴臥病所部入問病不見明日入問布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

若輩能從我獵先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點帽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悲風淒雨天色冥冥夜暮諸賊所止宿散遣人篝火若砲衣義帽與草色同潛巢賊中夜砲擊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望妻子逃上山頂兜啼女唯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謂之則寂無人已相聞愈益陰詞之則老沈固在谷府不出也自此賊胆落或易面為惡猶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詞者矣後熟狂既聞公威信即調他巢雖懼不敵不佳甚而大雨徐懼失期泊溪水以應論者以為自廣西為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強不為賊希儀則使強人攻賊前此未有也

趙臣本璋者歸順州士官也多智喜善養士田州岑猛其婿也猛不法督撫上反狀詔諸上官能擒賊猛者賜秩一級昇平地黨助者并誅都御史姚鏞將舉兵而應璋合謀咨于都指揮沈布儀沈知部下千戶趙臣與璋善君臣間計曰微聞璋友失龍璋頗恨猛各欲毀璋破猛如何臣對曰璋多智而持疑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進難以力促也沈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世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逃臣前

故而端倪可動也沈如計遣臣臣柱道詣璋所坐而歎璋之不吉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軍門皆過我耶璋受侮隣將建勳耶臣曰否否璋會疑乃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潛然淚下璋亦泣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若何忍私厄我臣曰與君異口同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命征田州謂君以婦翁掌機將撤鎮安兵襲君我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賊機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息曰今日非趙君我族矣遂強臣稱疾留節舍而遣人馳軍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自效沈許之遂以白銀鑲始專意攻猛猛子邦秀守王免猛璋揚遣千人助之使為內應皆以寸帛綴裾為識而潛以告沈時田州兵死守益眾其敢前沈獨注戰三合沈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隘側旗幟閃閃歸順兵呼曰天兵從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沈乘之斬首數千邦秀死猛聞敗欲自經璋誘之使走歸順奉以別館而別將胡允元等嫉沈功欲以萬人擣璋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醢迎軍三十里謂允元曰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遂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為為幸緩五日當復致允元許之璋復持牙合千間一夕而勳諸軍安之無進志璋還讓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陳奏不白猛曰然願安得屬草吞璋即令人為猛具草促猛出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賀猛鼓棹棹棹作酒璋持酒飲曰天

增補智囊錄

卷二十二 兵智部 制勝

十六

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嗟老奸矣遂飲藥死璋斬其首并印從間道馳詣軍門而斬他山貴猛尼詣謝諸軍諸軍為之擊鼓十餘人感馳軍門則猛首已暴一日矣諸將大恚遂浸淫毀璋而布政某等復陰害錢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愈遂劾錄落職而布儀等以俱不知璋快逆黃冠等逆見四時賦
田汝成曰谷猛之伏誅也卒璋行之趙巨啟之沈布儀王之功皆不錄其何以勸後兩廣咸今浸不行于上官類此書生無遠慮瑣瑣感感與挽來嫉愛惜軍國重輕哉○王翕州一代史才其叙本猛事亦謂猛實不死是惡于石御史之言耶孝福達之徽朝是甚非這無確見不知異日又何以見真偽也
王式
浙東賊裴雨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平之諸將請于式曰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錢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且諸將無守兵賊至則倉儲足資之耳不置錢何也式曰燔燔所以趨救兵也今兵盡行徒使士馬耳使懦卒為侯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運賊則不量力而開關死則賊至不知兵皆拜曰非所及也
兵智部說道第二十三

道取其平兵不厭戰實實虛虛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無窮莫知所以集詭

鄭公子突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我也公子突曰彼勇而無剛者害冠而連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會而無勳勝不相讓敢不相救先者見復必務進進而遇德必違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復者奪祝明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蓋猛戎師大奔
茅元儀曰千古禦戎不出數語今則反是戎安得不逞

夫樂王

吳敗楚師于柏舉追及清發將擊之闔閭之弟夫樂王曰困獸猶聞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聞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大敗楚人五戰及罪

關伯比

楚武王侵隨使來成馬而軍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聞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圖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難楚之利也少師罷請嚴師以張之少師歸請追楚師李梁請曰楚之贏其誘我也乃止
當時做車梁梁請楚師楚子反有言圖者杜馬而林之使肥者應家故凡示弱皆皆誘也

漢兵乘勝追匈奴

漢兵乘勝追匈奴高帝聞冒頓居上谷使人視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幼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靡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恐以為匈奴不可擊上不聽眾圍于白登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因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將至乃令守者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待國家兵到即將耳一日引出諸囚與之錫慰曰吾等之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縱汝歸若何眾皆拜伏乞命乃縱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臺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于道側仁節等率步卒將馬先入賊設伏橫截軍將生擒仁節等全軍皆沒二軍皆類此

為賈

楚大穢庸人率羣蠻叛楚人帥百濮聚于遷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敵楚人孫徙于

俱同之

李廣 王越

廣與百餘騎獨出望句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句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句奴必以為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乃令諸騎前向句奴陳二里許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彼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多以我為大軍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了其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獲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其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則會暮眾兵終怖之不取擊夜半破漢伏軍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廣乃歸大軍

威震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十人逃還兵併至王軍不當水欲走越止之為陣列自固仍疑未敢動薄暮令騎官下馬釘板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馳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竟不覺明日乃謂水曰我一動敵踏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又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彼不覺也

呂蒙 馬隆

呂蒙就領漢昌太守與關羽分上接境知羽有并兼心且據上流乃外倍修好後羽討樊留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三 兵智部 說道

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當有病乞分士東還運糞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微備兵盡至襄陽晝夜馳上蒙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選陰與圖計蒙以陸遜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乃薦遜自代遜遺書與羽極其推讓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孫陽盡伏其精兵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直抵南郡博士仁廉方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無疑有取民家一益以度官錢者其人徐愛鄉里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悚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者老問所不足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履府庫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選在道路數使人與家相問蒙執厚過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訪問或手書示信使遠私相來信咸知家門無恙見侍通于平時故吏士無關心羽遂成擒

孫臏 虞詡

太康初南郡成美母為邊憲西平太守馬隆帥軍討之虜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漸眾稍急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敵為寇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制利者激上將五十里而制利者索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軍明日為五萬軍又明日為三萬軍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二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兼程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敗龐涓自刎

李溫 龐參

李溫陵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三日之內滅至二萬而猶不知其計者乎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三 兵智部 說道

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處差不知其數吏相恐動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交路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祖逖等三條

祖逖將韓嵩後趙將姚弋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潰澗又使數人擔木息于澗旁兵遂之即棄而走約兵久饑以為逖士眾豐飽大懼宵遁宋檀道濟伐魏累勝至燕城魏以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道濟軍食盡引遠有卒亡降魏俱告之魏人追之眾洶懼將潰道濟夜唱軍沙以所餘少米棹其上及旦魏兵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然而斬之道濟全軍而歸

招令可行矣

孫臏強而示之弱虞詡弱而示之強祖逖糧道濟機而示之飽岳忠武飽而示之機

臧官等三條

建武十一年臧官將兵至中廢毛駱越時公孫述將甲戌任滿與岑彭相距于荆川彭戰數不利越人謀呼臧官兵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官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帥乃奉牛酒勞軍官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聽是遂安

周訪擊斬張彥于豫章訪亦中流矢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自知力不敵乃密遣人如然採者而出于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今軍中多有布人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難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遷掩襲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賀若弼

賀若弼謀攻京口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敵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視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管帳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

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戒嚴又緣江時操人馬喧譁及是齊江陳人遂不知覺
按賀若弼攻京口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勿令彼信得通給巨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之人與臣書相知悉今聞臣法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此良策也陳主不從以至干亡

用間三條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恆煽誘邊民章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復道恆書諭令喜學書者習之因偽作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燒燒迹若道恆下書者道恆謀人送琛琛得書果疑道恆不用其謀遂相繼被擒

齊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寬令參軍曲巖作誑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斛樹不扶自斃令謀人廣傳于郡下時坦孝徵正與明月隙既聞復潤色奏之明月竟坐誅孝寬真款于用間者

兵飛知劉據結粘罕而元木是劉據可以問而動會軍中得元木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

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疑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莫殺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據同謀誅元木事因謂謀曰吾今實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劉據納書成勿泄謀歸以書示元木元木大驚馳白其主遂廢據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三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最為毒害世衡謀欲去之野利嘗令浪理賞乞婚恨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吳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世衡出入騎從甚寵有紫山寺僧法藏世衡察其堅朴可用遂致門下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于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解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法藏酒博無所不為世衡待之愈厚法藏感恩一日世衡怒謂法藏曰我待汝如子而陰與賊通何相負也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法藏終不怨曰松又久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負為解縛沐浴送入卧內厚撫謝之曰汝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為間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松泣允之世衡乃草遣野利書謂致納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漢死不得世若世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書遺一幅東一部遺野利野利見

巢龜度必有書索之松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松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松堅執無書至華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松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松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各員將軍各員將軍其人急追問之松于是號納衣取書進入移刻命松就館而陰遣使將假為野利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令官居曰即館舍旁陽間及與州左右則謀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兵數人世衡令于陳中密覘之生兵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返松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壇上書祭文于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敗其祭文雖紙幣中有兵至急黎之以歸版字不可據滅乃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松復姓為王嵩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

沈存中補筆談亦載此事云世衡厚遺松以軍機密事數條與之曰可以此藉手臨行解所服紫袍贈之曰北地苦寒以此為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過乞柳野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松如所教問開求通遇北人覺而疑之執于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松初不知領中書士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士人因疑過乞假之遺松于北境亡歸事稍異據筆談則領中書并松不知松胆繞壯似史奇

世衛又嘗以罪一審將杖其背條屬為諸官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元吳其親信之威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衛能周也

內應三條

李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有錢工三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積之以木至期遣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咸皆屬目俄而營中地忽陷死者十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董理郭郭李希烈陰使勇士應募劫度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布列遠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執役者應于內縛元平馳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入寇圍興化府都督劉顯奉勅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迫留不進久之懼罪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擊賊賊復五卒投之用其職銜偽為顯文約某日夜某時率兵潛入應機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充劉卒肅入城中信之至期賊曰劉兵入城遂陷之夫中國所以能制夷狄者智也今智反在狄下可不為寒心哉

劉鄩二條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三 兵智部 詭道

劉鄩安邱人初事青州王師範唐昭宗幸鳳翔朱溫率師迎于岐下師範欲乘虛據兗州鄩先遣人詐為常油在城內虛聲及出入視視城下一水窰可引眾而入遂誑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窰街杖而入一夕而定軍城安民無擾

朱溫遣大將葛從周來攻城良久外援俱絕鄩計簡城中凡不足當敵者悉出之于外與將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彥溫諭城守陣者從之不可止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少將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于眾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擡去者族之外軍果疑彥溫即飛于城下于是守軍遂圍鄩使從師

止追者二條

劉鄩敗王于河曲欲乘勝追走太原應為晉軍逸乃始為為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備禦而行數日晉人方覺

畢再遇嘗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像縛生羊置其前一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侯備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长若總

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賊淵潛伏以來其皆大破之並五十人皆還其馬仗使入城左右皆諷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奇計以聞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帥騎夜進進且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擒之

韓信三條

漢王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兵浦阪墨臨魯信乃益為疑兵陳兵欲渡臨魯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罽度軍擊安邑遂虜魏王約定河東

信既破魏代逆與張耳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敢成安君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乘勝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糧後雙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軍不得方馳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千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旗成安君不聽信使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逐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檄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軍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按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見大漢平旦信連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三 兵智部 詭道

九

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伴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趙軍空壁爭法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于是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幟大驚以為漢軍已得趙王將矣遂亂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敢諸將功首廣華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漢今反以背水陣取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法不曰臨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備士大夫也所謂政府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即不生地皆走軍高得而用之乎諸將乃服

秦姚守渭橋以拒晉師王鎮惡沂渭而上乘家衛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戰進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眾勝勇進大破秦軍李復亂宣撫使檄韓則忠追擊所部不滿千人乃分為四隊布旗裝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者命後隊勸殺于是其敵反顧皆死戰大敗之斬獲皆水陣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韓信雙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伴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必敗之勢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策設使餘少結于信信豈得不

敵此所謂知已彼重敵為計後之人不重敵勢信之跡決敗無疑又曰楚漢決勝于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實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實將軍縱兵來追信復來之大敗信時感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跡則破兵此皆信之奇策班固為漢書乃前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

信已襲破齊臨淄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弱戰其鋒不可當齊自居其地戰兵易散不如深壁使齊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在楚又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十里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輕信信為易與遂與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壘盛沙壘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伴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濰水信使人決壘壘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使左車之謀信必不能得志于趙使或人之說龍且不能得志於龍且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元張洪範二條

張洪範詳討李璵于濟南其父未戒之曰汝圍城勿過險地汝無忌心則兵必致死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攻殺可因以立功勉之宏範營城西理出軍突諸將皆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璵乃不弱子我必以奇兵來襲汝謀長策內伏甲士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凌濠蓋深濠理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路濠而上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匡山或請先用砲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今日聞吾樂作乃樂遣令者斬先虜北一軍來朝而戰不克李璵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為且寬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敵繼之豫濠戰樓子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今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如雨如蟻伏盾者不動舟將鳴金撤障擊石穴石穴作頃刻共破七舟宋師大潰少帝赴水死

越勾踐 柴紹

吳闔閭伐越越子勾踐禦之味子福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鳥不動使罪人三行

屬劍子頭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謀鼓不敵于君之行前其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刎也吳師屬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恠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其陣後擊之虜眾大潰罪人勝如死士女子勝如勁卒是皆劍奇設諺得未曾有

朱萬 周亞夫

黃巾賊十萬人據宛朱萬圍之起上山以臨城內鳴鼓攻其西南賊率眾赴西南萬自將精兵五千掩東北遂乘城而入

宇文泰

高歡督諸軍伐魏道司徒高昂起上洛賈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將各三面浮橋以示威比欲綴吾軍使賈泰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

韓世忠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時韓世忠駐鎮江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觀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今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指于足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字軍聞世忠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副將捷字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虎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皆見軍各持長命上捲人胸下砍馬足敵披甲陷泥潭世忠麾勁騎蹂躪之入馬俱斃遂擒捷字也

馮異 王嚴

馮異與亦眉戰使壯士愛服與亦眉同伏于道側且亦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

志眾攻異其乃縱兵大戰日暮賊無意伏兵平起服色相亂亦眉不復識別眾遂驚焉異追擊大破之

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安北大都護王殷率部二千與臨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衣服夜襲敵營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兵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連營武

宇文泰遣達奚武規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散將士衣服目暮去營數百步下馬皆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應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厨人濮寺四條

華代叛宋公討之華登以吳師救華代敗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擒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向曰揚徽者公使也眾從之華代北復即之厨人濮以愛華而向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厨人濮一奮而眾皆揚徽王孫賈一呼而市皆左袒忠義在人心不泯也難其倡之者耳桓玄既敗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滄口澹之空設羽儀旗幟于一舟而身寄他舟時何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者將曰澹之不在此舟難得無益無忌曰固也彼既不在此守衛必弱我

增補 卷二十三 兵智部 紀道

十二

以隱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則彼且以為天軍至而我徒揚言已得賊帥則我氣盛而彼必懼懼而薄之迎刃之勢也果一鼓而舟復遂鼓噪唱曰斬何澹之兵賊惑以為竟竟瓦解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傳一人就類密者縛而置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謀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為嚴密軍亂遂潰

王文成與王戰而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斬取先却者頭和府伍又定策立于統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復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濠葦之中晨凌大聲叫渡漁舟棹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速每如此

伏青

伏青為延州指揮使黨項犯塞時朝養為勝軍未嘗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將將為勝旗號付虎軍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軍所破

朱景傳水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置兵守將朱景浮衣于水徒置深淵及梁兵敗遂視表而涉洧死大木森將魯康柱使魏齊魏夾淮而陣魏長史傳水曰南人好夜研管必于淮中置

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于營外又以輜貯火密使人于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亦燃之是夜康柱等果引兵研管水伏兵夾擊之康柱等走趨淮大既覆起不辨淺深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

張齊賢

齊賢知代州契丹入寇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為距州西南三十里列成燃燭契丹兵遂見火光中有旗幟言謂并師至駭而小走齊賢先伏卒二千于土燈塔掩擊大破之

葉人三條

今瓜州圍隴陽城中矢盡張巡縛葉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朔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朔營焚葉幕追奔十餘里

開禧中華再遇被圍于六合軍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櫓如蟻復矢二十餘萬又敵常以水櫃敵我再遇復縛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戒行時葉鳴鼓敵入驚視急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意甚且急出師攻之

增補 卷二十三 兵智部 紀道

十三

敢逐大賊

沅州蠻叛荆湖制置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血濡縷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東葉人羅列規程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

認賊將二條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子奇將勁兵凡十餘萬來攻巡屬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于奇而不識因刺高為矢中者謂巡天盡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目子奇乃退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號悍最為邊患神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并力擒來二日悉自負鼓而出遂為世衡所擒

裝行儉

調護元年大德管裝行儉討突厥先是魏魏數為虜行儉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刀動弩以藏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賊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故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賀若敦

後周時陳將侯瑱等圍襄州賀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羅之間初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及龍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船至競來取敦伏甲盡擄殺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軍敦則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並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船馬詐投附以招陳軍陳軍就來奔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又盡殺之以復軍有饋及亡奔瑱者並戒不受

李光弼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滑州之橋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此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之火船欲燒橋光弼先射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繩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火之船不能進須臾自焚盡

虞翻

呂蒙既有慶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名諸將高會作樂翻曰今區區一區者廢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翻曰未也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教曰方得開關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依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畫接珠之家乃入

程昱

有此謀伏翼南郡自足死守未虧而下者真奴才也總是至德不定都荆州之誤

度高

桓帝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反交趾守臣望風避走帝詔度高為荆州刺史高至設方畧擊破之窮追入南海軍去大獲珍寶然賊帥卜陽滿滿通入山谷聚黨猶城高嶽巖嶽之而士卒驍奮其有願志高乃宣言為鴻作賊十年習于戰守我兵甚實未易輕進當須諸郡悉至并力攻之軍中且志驍射獵兵士大喜皆空營出獵為樂而乃密遣所親潛於諸營珍寶一時累盡賊者還無不涕泣高乃親出慰勞深自引咎因曰陽滿等財賄山積諸郡但并力一戰利當十倍此正何足介也眾且憤且躍高遂勸林馬犀食明旦出不意赴賊賊不及拒一

鼓靈藏之

孔繡

阿漢者貴州清平衛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奮力絕倫破甲三襲連三丈矛躍地而起報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部落苗之弱者歲分畜產倍謀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訪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漢請計漢則要我重賄而捕苗之不可用者誣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咸懼而投之以為寨主監軍總帥幸有歲餘苗無忌時江官苗以收鵝蚌之利宏治間都御史孔公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漢解公知不可與共軍乃自往清平訪苗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扣以時事通感德答獨不及漢公曰聞此中事惟阿漢為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扣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不則公且損威而吾族亦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為阿漢通路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知此兩人方可公曰諾翌日將佐庭秀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春眾既出公私語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辨不已公曰阿漢成賂上官汝為居間辨而不報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為我取阿漢乎曾因陳漢判罪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自舉乃

增補智囊錄

卷二十三 兵智部 說通

曰無如陳瑞也公曰可以借吳少選瑞入公訊之如訊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等事公已志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謀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而出苗俗喜關牛瑞乃買好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牛傍冀薄聞乃入寨見漢漢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無暇漢問都堂何如曰瑞夫無能為也漢曰聞渠在廣東時故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漢曰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即舍重寶漢遂酌瑞縱談關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比公家牛若何漢曰宜有是我富貴之瑞曰販牛者以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漢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關之便方可法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漢以難卜不言又言大綱披身中恐不利瑞曰營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騎馳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漢笑曰老王何幸得此榮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漢利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為不利漢刺去刀見曾曾勸聲詰漢利曰上司按部何不掃解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漢利以謂戲謔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漢利猶笑曾大呼伏兵起圍頭擒漢利刺于博場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碎于市一境始寧

學醫廢人學將廢兵匪學無獲學之膏格蓋復舊車積其前極青山綠水畫本分明其武

項梁 司馬師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警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難及喪梁嘗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者蓋子弟以知其能後果舉事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委傑為校尉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日某使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眾乃皆服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味爽時一朝而集竟吳如其所自

李綱

李綱云古者自五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為師又積而為二千五百人為軍其將帥正長皆素具故平居思慮足以相服行陣制節足以相使若身連臂臂使指無不可者所以能禦敵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閑習有政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思感

增補智策編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策

亦有以相服又賞實功凡士卒有功即時推賞後有不覺其所保將帥其敗將逃卒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帥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恤之又納級計功之法有可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動弓射賊千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類宜令將帥保明全軍推賞

其法本於管子但彼寄軍令于內政猶是并田遺意此則訓練長征尤今日治兵第一要務

戰車

李綱請造戰車曰凡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乎多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來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敵車製者甚眾獨總制官張行申春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羊雙輪推羊則輪轉兩羊之間以橫木亮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繩以捍矢石綸神獸之家弩矢發於口中而擊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楯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刀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聯屬以為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

車之兩旁重行五人凡遇敵則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開發以射之既遠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十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猶短于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使行則聯次以為陣止則鈎聯以為營不必開溝築壘營最為簡便而完固

先臣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宜府地方地多曠衍車戰為宜器械乾糧不煩馬駛運有用之策策不飼之馬因敵國本及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運重難行卒歸於廢故有鴟鵂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乎昔而不便于今治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審之耳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為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洋易地趨充國屯田亦萬世為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築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萬全

增補智策編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策

故也法昌哉嗚呼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盡聖祖神宗之法制皆題之曰鴟鵂可矣

吳玠

吳玠每戰選勁弓強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注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不能當吳玠仿車戰餘意立營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號騎為兩翼敵于前陣成而騎進謂之疊陣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辨者兵法二篇大畧謂全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及我之短制彼之長門長四騎兵曰堅恐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魚收而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奮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射近強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翼以馬軍為左右肋而拒馬布兩肋之間

九軍陣法出補筆談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者之為善願下諸帥府副職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為一營陣行則為陣以駐隊統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

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邱阜溝澗林木之碍者九軍共以一駐
隊為難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摩軍也子再加詳定謂
九軍當使別自為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繞縱越溝澗林木不妨
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為一大陣則中分四衛如井
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為首上以為然親舉手曰摩如此五指若
共為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為令

撤軍陣

張威自行伍充備其軍行必若街校故不聞聲每戰必先金人陣之刺郭多乎野利騎不
利步或曰彼鐵騎一衝則吾投窮矣乃以意創撤軍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每騎
兵至則營金一軍輒分數十族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
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鴛鴦陣

威繼先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狽各跟隨牌每牌用長鎗二枝夾之短兵居後
增補有食補 卷二十四 兵部部 武案 三

遇戰伍長低頭執旗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進留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前進交鋒
羌以救牌長鎗救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郭忠武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備一年百戰未嘗挫衄以已意投為攪地龍飛天網深擊復土木人
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今其法想尚存何不試之

輪圍

致和中。晏州東面下瀉及為據輪圍其山掘起數百仞林菁深密疊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
穿坑窰。仆巨析布渠登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道為招討使環按兵旁有崖壁峭絕處
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藤乃遣壯丁捕採數千頭束麻作炬准以膏燭縛之藤背于是身
率正兵攻其前且夕戰羸靡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絕處負梯衝板引梯上既及賊柵出火然
炬俟狂跳賊窟舍皆茅竹揉其土上輒焚火賊擁一各樓樓轟轟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
遙望見火直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下瀉圍圍走追獲之
鄧文自陰平襲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文以

種自畏推轉而下將士皆舉木緣崖直貫而進其功甚奇而其軍甚微大計程七百非一
日之行也鑿山構閣非一日之功也即平日不知做備而臨時豈無風聞豈能等家敵庸
禪怡堂如所謂置羽書于堂下者不然必無幸矣超遠之用梯出于劍奇亦絲賊不
設備而然故曰憑險者固恃險者亡○李光弼軍令嚴整雖險所不至擊退不少解賊不
能入如是則必無陰平輪圍之失矣

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治鐵鑄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祖進師距關百里不
能前召北入兜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
衛救以出終夕可至元祖乃令北人見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明越南
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此驚起已莫能支關門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
遷下夫以極險之地迫於至近而金不知備此又非陰平之可比矣

凱口圍

嘉靖十六年阿向與土官王仲武單田搆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為龍圍圍十餘里
高四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山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歸都
史陳克定督都督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官慰使安萬銓素騎抗不法遊軍乃行提共萬
增補有食補 卷二十四 兵部部 武案 四

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地二
十丈餘萬銓令軍中曰能為猿猴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傳手足為
指八人腰四微一劍約至木想足即去微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微而起候兩巖夜昏黑不辨
咫尺曉曉而上微聞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微下垂始知一
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微攀樹問壯士應命者復歸木間從微而上至圍頂適為賊巡檢
者鳴鐘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鐘代為巡檢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微下引樹
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驚覺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
賊眾驚起營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而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十人黎明水西軍遂
附圍克定令軍中曰賊非斷格而擄殺及黎明後殿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
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留三百官共戍圍
凱口之功奇矣願都御史幕下其之二壯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上官之情功論志氣相
尋而不止也至于阿向之局未結而邊兩班師使漢成孤懸全無犄角善後萬全之策果
如是乎其後月餘阿向復糾黨集圍盡殺戍卒向以中敵今還自中復思按察使事由汝
成之飛輕兵住劄自取控劄昔日奇功付之煨燼吁書生之不足與談兵也久矣宜獨一

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書談利害中發今畧附于左○汝成聞克宅復勒兵勤國獻書曰
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料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住一二為號其居穴草為奸者皆
內儲糧補外翼軍羽包藏十有餘年通敵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愛在溝
壑冒為死一生之計誰呼而起非有旁導渠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
地踞伏其中無異雙雀升斗之糧踞尺五之直棟非而登無異哺穀非素有紅粟朽貫
積之倉廩廣者大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躡鳩腹張空拳睥目
而前以膺銳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謀其十
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逾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提運偷輸將說以給其
中者乎不然何所持以生為也夫蠻陬荒落之地事與中原學之密冠于洞房秦卷之中
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抗險四蓋以困之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廢
食屠靡惟是據其要壘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動其間覬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
無所乘退無所逸連不過一月而敵度之屍棄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無孤食竭
道窮必至奔突則清園之戰不可不察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震
昏情卧斗失馮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固奸謀益甚必甘解網款以可獲息
增補智囊編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業

目前雖可安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虜見肯人奴于說過欲出不意以
微一獲彼既鑒于前事我復整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固之策不可不距也至
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云云

太子晃

魏主以輕騎襲秦然分兵為四寇魏主至鹿澤谷還救連可注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碎至
宜掩其不備連道聲之高書劉潔曰賊營屢敗其眾必多不如須大軍至擊之晃曰屢敗者
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屢平魏主疑之不急擊秦然適道之不及獲其候騎曰秦然不
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水城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秦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台失墜算秦楚之曰必此賊遣奸人入營現
伺劉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秦然至水堅滑不可攻
乃散走

張魏公

紹興中口趨京所逼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冰積水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
大名聞之先施凍魚之禁人爭出取魚水不得合口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桓崇祖

魏師二十萬攻豫州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眾恐勞而無益且眾寡不敵崇
祖曰若塞外城魏必據之外情播檄內築長圍則生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
城周為深塹使數士人守之曰魏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臨水衝
之皆為流屍矣魏果攻小城崇祖自著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數遂退走

柴潭

孟珙攻秦州人恃柴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成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
龍人不敵近將士疑畏供台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及遠而不可
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可立待遣人鑿其兩翼潭果決實以新軍逐濟師攻城克之

宗澤

宗澤以討賊却金人念敵眾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志具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
乃卷使其軍金人夜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悍漢不敢犯

浮梁二條

晉劉總管李存進造浮梁于德勝營制浮梁須竹足鐵牛石因存進以筆定維巨艦繫于王
山巨木踰月而成浮梁之簡便自存進始
唐池州人吳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魚釣于米石江上乘小舟載繫繩維南岸岸梓
抵北岸以度江之廣儀因詣關上書請造浮梁以濟議者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
帝不聽權若水右贊善大夫道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十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絕自
荆渚而下先試于石碛口移置米石三日而成不差尺也

韋孝寬

魏韋孝寬鎮玉璧高歡領山東之眾來攻連營數十里直至玉壁城下城南起上山欲乘之
以入城城上先有兩樓直對上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歡逐于城南擊地進于城北
起土山攻之晝夜不息孝寬據長懸簡戰士屯營每至懸戰士輒擡殺之又于城外積柴
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檣亦莫能抗孝寬令絳布為幔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境城外又
縛松于竿灌油如欲以燒布焚檣孝寬使作長鉤利刃火車一來以鉤刃逆割之城外又

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
寬隨其崩處墜木柵以捍之敵終不得入散智勇俱困因積疾遁去遂死

羊仇 楊智積

倭景之圍臺城也初為六頂木驢來攻矢石不能制仇作椎尾炬施鐵灌以油擲臺上焚
之立盡俄又東西兩面起土山臨城中驚駭仇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
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仇曰車高擊處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先勞設備兵車動果
倒賊既頻攻不克乃集長圍朱具等謀出擊之仇曰不可賊久攻不克其立長圍欲引城中
降人耳今擊之兵少不足破賊若多萬一失利門隘橋小自相踐踏必大挫衄此自弱也異
不從一戰賊退車橋赴水死者大半後大雨城內土崩賊棄之垂入仇令多擲火把為穴城
以斷其路而徐于內築城賊卒不能進未幾仇道疾卒城遂陷

張巡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應機守備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三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
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木鑄鐵鉤鉤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
增補新史補 卷二十四 兵部部 武業 七

大木銜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鑄鐵鉤鉤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閣巡以大
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鑿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
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服其智不敢復入

王粟守城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搗
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備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
者大於斗樓檣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粟先設虛機下又置標布於在樓檣上雖為所壞
即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鋸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緩上又以
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濠先用
大板斫次以薦草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粟每見填即先穿壁為竅致火礮在內俟其
新築即便放燈于水中其燈下水舟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譟其烟巨天至今不能
填濠其機車亦如檣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百人推行以上城樓王粟于城中
亦設跳檣亦如檣形使人在內迎敵檣車至令人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
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粟隨檣應變終不能攻

孟宗政

孟宗政權軍陽軍金完顏宗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襟咸沙以覆樓棚列翼儲水以限火券
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為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舉鑿銀礮石工
日夜臨城運茅草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樑深坑防地道板戰棚防城隙穿穿線
透即施毒烟烈火鼓譟以煙之金人室以遷遷折路以剝土城獨樓宗政撤樓蓋新架火
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臨所五葉偃月城表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
培切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劉祺

劉祺為揚州刺史高為城壘多升木石編作草蓐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
安十三年孫權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于是以蓐覆之夜然脂照城
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破走

盛昶

盛昶為監察御史以直諫調羅江縣令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鼎嘯集稱叛
昶行檄諭散其黨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嘗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獲險殺注都司勢
增補新史補 卷二十四 兵部部 武業 八

巨剽羅江故先城昶令引水繞負縣田畫附四門市中各開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
奇兵山隈陽示弱道迎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聞砲聲兵突出各樓賊不相救山隈
伏兵應聲夾攻殊死賊敗北斬復不記數俘復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
向微盛公吾屬俱俱獲歸矣

許道

許道河南固始人令樂安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遂預築城浚陰富均役逾月而成
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竅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竅內其餘人
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港中洞開城門木幾賊果至火先
所施兵先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王濟 王秀章

愚謂近城要地皆當做此立濬可使寇不臨城矣
吳人于江濱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鎖長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落作大筏
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鎖雖輒者筏而去又作大炬貫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
尖鋒液斷絕舟行無礙

口王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梁河南北為兩城號來屬王序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會
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薪炭乘流而下序章會飲酒半伴
醉起更衣引精兵于沿河以趨德勝舟兵甚火鎗鐵因以巨斧斬斷浮橋而序章引兵急擊
南城遂破之

韓世忠

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用鐵鏈貫大鈞投曉使查明旦敵舟謀
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退出其背每艘一艦則拽一舟沈之兀朮窮蹙

嘉靖間倭寇猖獗吳郡亦有黃天蕩之提時賊掠民舟揚帆過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
甚欲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潑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躡草履用長脚鐵能
及遠倭潰弱者甚眾

船置草

楊素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衝而渡

破鐵鎗

馬隆討樹機能其兵勁皆負鐵鎗于夾道築磁石賊行不得前而隆卒悉破犀甲無所留

增補智策編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案

礮遂大破之

柴斷險道

周瑜使甘鳳前據夷陵曹仁分眾圍圍困急請救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
得具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險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屢
之獲馬三百匹

縱烟二條

隋兵與陳師戰退走數四賀若弼縱烟以自障○哥舒翰追賊入隘道賊乘高下木石擊
殺甚眾翰以糧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會東風驟急賊將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糧車
之前縱火焚之煙所蔽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

李勣

薛延陀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援馬以追奔夫
子應操罪至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勣令去馬
步戰率長稍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其眾潰散薛萬徹率數十騎收其執馬者求夫馬莫知
所從遂大敗

拐子馬 鐵浮圖

兀朮有助兵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名拐子馬又號長勝軍每于戰酣時用以攻堅官
軍不能當懼城之役以萬五千騎乘岳飛飛兵軍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但所馬足拐子馬
相連一馬化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敗之

慕容紹宗引兵十萬擊侯景景甲楯且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破甲執短刀入東魏
陣但依楯斫人脛馬足飛不學古法宜暗合乎

兀朮有牙兵皆重鎧甲戴鐵兜年周臣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號鐵浮圖順昌之仗方
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三千人來劉錡今壯士以槍標去其兜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錢俶

吳越王錢道其子俶擊吳吳人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來風而進俶引舟避之既過自後
隨之吳回船與俶俶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又船艙相接俶俶使散沙于已船而散
至于吳船且為戰血所澆吳人踐之皆僵俶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楊城

楊城為零陵太守時登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城力弱更憂恐城乃特制馬車數
千乘以排囊盛石炭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車車後繫弓弩短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
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前發鉦鼓鳴震塵益駭散
遂逐傷斬無數乘其渠帥即境以清

增補智策編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案

竹筒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葉竹筒很藉其豆于下其馬創
關豆吞飲頭食之又多為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驚

假獸四條

晉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郟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遷乃自郟門竊出
眾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

魏王

魏王為南陽太守房伯玉所敗乃引兵襲宛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王過
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橋下大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檀和之等攻林邑王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隙索怒曰吾聞外國有獅子服履百戰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

朱泚圍深州李惟岳以田悅援兵至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泚營為梭視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因擊破

師馬 師乘

無底船

襄陽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中置旗幟各立軍士于兩舷以誘之敵皆就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鐵菱角 火老鴉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案

十一

流賊犯江陰縣人以鐵菱角布城外淖土中敵進奮其間賊軍掠不悉者菱角不能起擣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

又為製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吸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沈試用之已破一艘賊駭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捨舟登山遂為守兵所廢

分兵 合兵

越伐吳軍于江南吳王軍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交戰及夜乃令左軍衝敵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衝敵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衝敵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遂圍吳

桓溫伐漢議者欲分為兩軍吳道俱進以分敵勢表備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乃全軍而進奮去金鼓持三日糧以示必死遂敗漢兵直逼成都也分兵用其計合兵用其銳有分而勝者鍾會姜維于劍閣而鄧艾別緣陰平道襲蜀是也

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敗必皆走布不聽而敗是也有合而敗者元木順昌之戰兵集城下大衆不能轉動是也

量錯

匈奴數苦邊塞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力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于敵也若不擇將以其國于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人攻蠻是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流及遠長短相雜遊擊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銳天道的則匈奴之卒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邊蠻義渠渠來歸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也錯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見行如往秦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廬具田器以便為城壁五色羣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于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羊子之如是則色里相救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等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案

十二

萬世制虜之策無能出其範圍

范雎策秦

范雎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走韓盧而搏寒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極侯為秦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跪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樞而天下之樞也王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必皆附楚趙附齊必懼矣如是則韓魏固可虜也王曰善

王朴策周

周世宗時拾遺王朴獻平邊策畧云攻取之道易從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三江可扼之地二十里從少備處先扼之備東則扼其西備西則扼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

問我可窺其虛... 南亦不難下也... 之寇必須強兵力收然不足為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卒如其策

任環等

李淵兵發晉陽入臨汾... 將馳騎數萬... 城吾捨之而去... 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 救根世民曰今未敢被野何憂之極老生輕賊一戰可擒李密願悉倉粟未遑遠發武周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案

十三

敬業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潤常為霸基... 善矣而敬業本謀實不為勤玉奈何從之李士實亦勸逆濠直揚南都勿攻安慶亦李魏之故程濠不聽而敗大隋煬帝則天基統一李舉兵猶曰有名彼逆濠何為者哉夫不佑叛賊即直揚南都亦未見其必勝也

習馬鍊刀法

北方馬生駒數日則繫驛馬于山半駒在下盤旋母子哀鳴相應力伸而上乃得乳漸移繫高處駒亦漸登故能跋峻如礪今養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使其法為自可用又倭國每生光親朋欲鐵相賀即投于井中故取鐵鍊一度至長成刃利不可當今熱衝之家世武為業而家無銳刃愚意亦宜倣此其長弓治不足為笑也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四 兵智部 武案

十四

匪賢則愚唯哲斯貴嗟彼迷陽假途闖教集賢哲

高皇后

高皇后初造寶鈔屢不成夢人告曰欲鈔成須取秀才心肝為之覺而思曰豈欲我殺士耶馬皇后啟曰以妾觀之秀才們所作文章即心肝也上悅即于本監取進呈文字用之鈔遂成

趙威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威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威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其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鍾離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鯨寡郵孤獨賑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于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且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卷二十五 國朝賢哲

劉娥

劉聰妻劉氏名娥甚有寵于聰既冊后詔起駕儀殿以居娥廷尉承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私勸左右停刑于疏上畧曰廷尉之言關國大政忠臣豈為身哉陛下不唯不納而又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怒咎皆歸妾拒諫戮忠唯妾之故自古取亡之報未有不因于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忿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視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過聰覽妾謂妾下曰朕允達矣因手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娥朕復何憂

李邦秀

李邦秀李邦秀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誚邦秀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伏武襄不肯相公我聖祖不肯相又公皆此義

肅宗朝公主

肅宗于宮中女優弄戲戲有練衣東顧為參軍者天寶乘香將阿布思仗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練樂工遂今為參軍之戲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寬懷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誕之具哉至雖至思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歸是威重公主主即柳威母也

房景伯母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各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木曰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此即張翼德亦馬孟起以禮之智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郢城有婢失意于成都萬之刺史孟巨源西川大將軍典文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尊至巨源當其技巧他日巨源窺通衢有紫綵羅者召之就宅于東練內選擇邊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時柳婢侍左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去都無言語但令遠

卷二十五 國朝賢哲

女僧家望日而原語其所苦者不曰某雖賤人曾為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貴綵羅牙即乎蜀都聞之皆嗟歎
此婢胸中志氣殆不可測愧殺王濬沖一輩人

崔敬女 絡秀

唐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項取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臉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卒然至門敬妻鄰氏切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低不曾有吉耶女堅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為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
周顯母李氏字絡秀少在室頭父沒時為安東將軍因出微遇雨止秀家會秀父兄出乃獨與一婢為其數十人饌甚精膳寂不聞人聲凌怯視之見秀甚美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罕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妾生顯及高讓已三子並貴顯秀謂曰我屈節為女門妾計門戶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顯等敬諾自是李氏遂振

樂羊子妻

絕無一毫中國氣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詩正堪為二女誄耳

樂羊子嘗于行路拾遺金一餅還以語妻曰志士不飲盜泉廉士不食嗟米况拾遺金乎

羊子大慚即捐之野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故羊子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

累寸而累丈又而累疋今若斷機則前功盡捐矣學廢半途何以異是羊子感其言遂
卒業七年不返

孫太學妓

嘉靖間妻有孫太學者與妓甚善相嫁娶為之傾貲無何孫娶嬖家益負落親友因咬
使訟妓聞之以計致孫飲食之與申前納以身委焉孫故不善治度妓所携得珥不久復
費盡妓日夜勤辟糠以奉之體粥而已如是十餘年孫後老成悔過遲期已及自傷無算中
夜泣妓審其誠于日坐辟繡使孫穴地得千金皆妓所理也孫以此得還歸尉遂按察
司經歷官索稍潤妓遂勸孫乞休歸享小康終其身

既成就孫而身亦得所歸可謂兩利所難者十餘年堅忍耳

吳生妓

真定吳生有聲於洋性不羈悅其妓而室中實無餘錢妓憐其才因詢所長曰喜博蒲技乃
館生他室中所遇凡愛博蒲者輒令生變姓名與之角生多勝因以供生燈火費妓暇則就
生宿生暇則讀書後生成進士欲娶妓而妓適死因為前服執喪葬之以禮每向人言必流
涕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按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
已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封鮓遺母湛遺鮓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
唯不能監我乃以增我愛矣鮓陽范滂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時米雪相侃侃至如懸釜而
塗僕馬甚多湛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實停數斛米所諸
屋柱悉割半為薪對臥為以為馬草遂具精饌從者俱給送聞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至
陽大為述譽侃遂通顯

李奮母

監察御史李奮母清素貞潔奮請飲米送至宅母道室之腰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

罪諸御史皆有斬也

王孫貴母

齊潘王失國王孫貴從王夫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
則吾倚門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貴乃入市呼曰從我者左袒從者三百人相
與攻殺潘王王孫貴之卒復齊國

不殺潘王則樂毅之勢不孤而與復難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已也張伯起作灌園記傳
奇止諸私散而於王孫母子忠義不錄大失輕重余已為改正矣

趙括母

秦趙相距長平趙王信秦及聞欲以趙奢之子括為將而代廉頗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
為然及是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
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受命之日不
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
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志願王勿道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
稱妾得無坐王許諾括既將恣愛廉頗約東兵敗身死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括母不備知人其論將處亦高

後唐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吟好施不事家產雖與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
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及吳越圍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
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誓戮克宏用為左武衛將軍便教常州大破敵兵

嬰母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知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
世所指名也嬰乃推項梁

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嬰母和麻勝子陳涉胡屠田橫英布陳希諸人陵母知與勝子亞人劇通實高諸人○美
叙討賊其母連之連後如幅幅起能故故母起而死明大義也乃莫項事衛雄未

定而陵母預識天下必屬長者而惟恐陵失之且伏劍以絕其念死生之際能斷決如此
女子中偉大夫哉徐庶之不終于昭烈也其母存也陵母不仗劍陵亦庶也

叔向母

初叔向母大厭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兄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懼舅氏矣其
母曰子靈之妻也頃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德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
昔有仍氏生女黧黑而美先可以鑑名曰巫妻樂正后愛取之生伯封實有夙心貪財無厭
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并滅之豈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物也汝何以
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
始生叔向之母視之及室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養羊古氏矣遂
弗視

嚴延年母

嚴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殺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通見報因大驚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
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南除墓地
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伯宗妻

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猶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陽氏對曰
楊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欲諸大夫而與之語爾試
聽之曰諾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孟並索士愁死
州其焉伯宗得華陽後諸大夫皆伯宗事陽陽送州其于刑初伯宗母朝其妻必戒之曰
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李新聲

李新聲者邯鄲李若女太和中張谷納為家姪長而有寵劉從諫襲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
新聲謂谷曰前日天子使從諫節鉞非有拔城野戰之功特以先父挈齋還我夫就聞未能
奪其嗣耳自劉氏奄有全越更改歲時未嘗以一履一蹄為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鎮傾覆彼
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權自兜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
公不幸為其屬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
肉腥健免衣食言畢悲泣不已谷不決竟從逆死

婁妃

竇藩將及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擢車北上吳監押官言往事既痛哭且曰昔紂用婦
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讎賊朝官則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
勢不可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遣若可敬而遠之敏稍納而退俊臣怒出為涪州武隆令敏欲
棄官歸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絃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
曰修名不子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愛問無已董氏曰但任莫求去停五十日志州賊破武
隆殺舊縣令掠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誅遂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

王章妻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
朝廷貴人誰論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澆昂乃反澆何鄙也後章歷位至京兆欲奏封
事妻又止之曰人富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止果下廷尉獄
妻子皆因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當至九今八而止我若素剛

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吳長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雖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陳子仲妻 黃霸妻

楚王聘陳子仲為相仲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矣妻曰結駟連騎所安
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
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為人灌園

黃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為楚相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各去久卧不起
妻怪問之伯曰向見令狐子容甚光楚相自適而我竟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容而有慙色
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風志
而慙兒女子窮決起而笑曰有矣遂與終身隱避

孟光與梁桓少君相宜侍同心為匹能剛華就素遂夫之高而子仲黃霸之妻乃能廣
其夫志使火心頓冷優游無患丈夫豈不達矣

屈原婦

屈原既放逐其婦聞之亦來歸責原婦世喻令自寬故其地名歸婦雖驢曰女須之婢娥

分申其苦余婦以謂

梁公妾蛇其姊諷之以方正任係佳後盧姚為表弟首盧曰庶平方正其姊進之以去蛇各具卓識而姊之作用大矣

借負竊妻

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聞其將歸使浴而親之曹大夫僂負其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蓋早自貳焉乃饋盤餐饗曹公于受餐及壁及重耳入曹今無入僂負竊之官僂負竊始不能效衛故產之諫而私歡晉客及晉之報曹又不能夫妻肉袒為曹君謝罪蓋庸人耳獨其妻能識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沒者

漂母

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實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嘗就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甚惡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覺其意竟絕去信釣于城下諸母漂布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既貴酬以千金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五 閩智部 賢哲

七

劉李陳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長之妻足惟如母厚德未數數也獨惟楚漢宮家傑無一人知信者雖高祖亦不知僅一蕭相國亦以與語故奇之而母獨識拔下避匿懼悍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惟陰漂母祠有對云世間不少奇男子千古從無此婦人亦佳惜祠太隘陋不能為母生色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假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為吏部郎嫗兒時為小令史道真起用之不知其故問母母言之此母亦何塊漂母而道真胸必勝進陰數倍矣

何無忌母

何無忌夜于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年之姊也登樓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愛問所與謀者曰劉俗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事必成以下之

王珪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言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獨見大驚勸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公輔才爾貴不疑吾斷一說珪妻翁髮供客

窺壁上數公皆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詩紀其事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閣者三百嫌夫入知之謂潘曰為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嫌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于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才而在承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命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官爾傳也不足愛矣問未座煠綠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判必是有名卿相

平憲英

晉羊耽妻平憲英魏侍中兕女有才鑿初曹丕得位為世子指兕頂謂曰知吾喜不兕歸語之憲英歎曰世子代君王國者也代君不可不厭主國不可不懼宜威宜懼而反喜親其不昌乎弟故為曹爽恣軍宣帝謀謀或呼敵同赴爽敵難之憲英曰爽與太傅同受顧命而獨專恣于王室不忠此舉度不過誅爽耳敵曰然則敵無出乎憲英曰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難則親臨之任也女從眾而已故遂出宣帝果誅爽敵歎曰吾不謀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五 閩智部 賢哲

諸妙幾不復于表

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祐曰鍾士李何故西出祐曰將伐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瑒為泰軍不憲英及他日吾為國憂今難至吾家矣瑒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瑒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唯仁恕可以濟會至蜀果反瑒守其誠竟全歸

許允婦

魏許允為吏部選郡守多刑其鄉里明帝遣虎賁收之婦阮氏跳出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農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較為權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較皆得人乃釋允及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婦曰吾其免乎婦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與及侯玄李學事未終而以他事見收竟如婦言允之收也門生奔告其婦婦坐轎上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事乃移居塞所大將軍鍾會視之曰及父便收兒以語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幸胸懷與會語便是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數問朝事允從之大將軍最猜忌二子卒免於禍者母之謀也

李衡妻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使郡郡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郡郡即位衡憂思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養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固諷表列前夫失明求受罪如此當愈見優饒非止活也衡從之吳王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任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庚玉臺婦

庚友婦桓宜武溫弟路女也桓誅更布將及友桓女從洗求進閨禁不納女厲聲曰是何小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庚玉臺女小脚短三寸常因人富復能作賦否宣武笑曰婿固自急遂原庚友一門

李文姬

李因敗軍能知不免禍乃遣二子歸鄉里時年十三姊又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李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據城守禦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回三子二兄受害又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妾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雙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于市名為吳居陰相往來從從受學增補智囊錄 卷二十五 閩智部 賢哲 九

酒家異之甚非常人以女妻受妻幸精經學十餘年問津冀既誅為首辱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國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查厚遺之皆不受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變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親其罪處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宜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

王佐妾

都指揮使王佐率歸衣家而陸松佐之松子炳未二十佐器其才就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焉佐卒炳代父職有寵旋當家益張而佐有孽子不肯縱飲燭有別墅三炳已計得其二最後一暨至雄麗炳燭圖之不得乃臨以狎邪中罪捕其黨與其不才奴一二使成位子罪而後捕之死杖下者數人矣佐子寤甚而會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方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而脅之其子初亦固抗母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詳其子志呼母曰死頃刻死忍助罪耶母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又生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而生汝不肯生子夫道也復美言炳頓發赤偽夢願汗下越

遺此事遂交

王真公孫女

陳恭公執中當國曰曾魯公由起居注除時制恭公弟婦王真公孫女曾氏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甚王固未嘗歸外家報曰三勇甚何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勇曰女三人及弟必是全廢學亦相謝家備知之故除侍制也恭公嘿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于查致女子之榮敏如此

袁院妻

袁院妻馬融女也守儉有才辯家世豐稟資甚盛初成禮院問之曰婦奉其帶而巳何故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院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德雖之事矣院又曰弟先元舉世以為美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蕩苟然而巳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真矣擅詞宗而所在動以賄聞何也對曰孔子大聖蒙毀武叔子路大賢見憚伯魯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院默然不能屈

李夫人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托李曰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屬托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增補智囊錄 卷二十五 閩智部 賢哲 十

見君父妾不敢以無媚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子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必欲見之夫人遂轉向獻獻而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托兄弟耶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毀壞必畏惡吐棄我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張說女

張說女嫁盧氏女當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拈林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唐書矣

唐湖州妓

湖州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袖歸曰禁中未嘗有宜進于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料者立白守曰謂即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傲其說以此物芳脆初因進觀手搯必損何能入獻會送使者還云果漬爛棄之矣守因台送厚養之

諺云智婦勝男即不勝亦無不及吾于趙威后諸人得見大馬于崔敬女絡奕諸人得見猶焉于柳氏得通簡焉于侯敏許九牛患其婢得游刃焉于叔向母伯宗妻得和徹焉

于李新聲潘炎妻守侍德中馬于王凌趙括范宏諸母停識斯馬于屈原姊婁江姨得
委蛇馬于王佐妾得終數馬于李文姬得權奇馬于陶侃母得靈臺馬于張說女得敏怡
馬所以經國壯家相夫勳子其效亦可睹矣

閩智部雄略卷二十六
士或中個女或弁冕行不渝闕謀能致遠諸彼英英斬余謂其雄略

君王后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于君王后曰齊人智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推擊碎之謝
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識法章于傭奴之中可謂具眼其推碎連環不受秦人欺侮分明女中蘭相如也
漢惠時匈奴為書以諱呂后恥其大馬而乃過自矜損為好語以答之平勃皆在無一君
王后之智也何哉

齊姜 張后
晉公子重耳出亡至齊齊桓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來公于安之留齊五歲無去心趙衰咎犯
輩乃于桑下謀行齊妻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起行公子曰人生安樂孰
增補智勇編 卷二十六 閩智部 雄略

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猶
為子羞之且不之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

五伯桓文為盛即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張氏司馬懿后也有智累初辭魏武命托病風痺不起一日晒喜忽暴兩至整不覺自起
收之家唯一婢見后即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轡

蔡祖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喧言軍中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洵洵如此將若之何
太祖姊方在厨引袖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不可當自決于懷乃來家問恐怖婦女
何為耶太祖默而出

分明勸駕
劉太妃二條

太妃劉氏晉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黃巢軍過洛水溫陽為散宴陰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
歸即讓擊溫劉諫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奉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
致事遂鎮自新于朝然後可登罪也克用悟從之天下于是不直溫

按克用困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劉神色不動立斬之因召諸將約束
謀保軍以還此其智勇宜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為張茂之妻設猶幸
未死必能為邵續之女雖然為茂之妻邵續之女易為劉太妃難何也其勇可及其智
不可及也○張茂為吳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陸氏率茂部曲為先登討充充敗遂為陸所
殺邵續女嫁劉進退為石季倫所困女將數騎披圍出避于萬人之中

太原被圍克用屢敗愛宕不知所為時大將李存信勸且亡入北邊以圖後舉克用以語劉
劉罵曰存信伐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窮路之
耶昔公亡走離難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一失宋誰復
從公者北邊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符堅妻
堅妻張氏明辨有才識堅將寇晉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聖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
而老之湯武滅夏商因民故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
乎術士有言鷄夜鳴者不利行師大羣噪者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
犬吠雞鳴又聞厩馬驚逸武庫兵器無故作聲即天道索遠非妾所知攝斯人事未見其可
增補智勇編 卷二十六 閩智部 雄略

願陛下熟思之堅曰軍旅之事且婦人所知逆與兵張氏請從堅既氏即自縊

劉智遠夫人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恩澤及民而
先奪其生實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
遠從之中外大悅

李景讓母
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撻楚其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
逆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
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善怒之資而妄殺無罪萬一致一方不寧豈唯上負朝廷使垂老之
母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燒其衣將槌其背將佐皆為之請良久乃釋軍中
遂安

按鄭氏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稍隘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
也天若矜我貧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掩而築之蓋婦人中有大見識者景讓
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此事可矣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

有公道。宜有故人求關節。其斬于義方深矣。

楊敵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敵。敵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更衣。敵夫人遂從東廂謂敵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若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據無決。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此何等事。而婦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敵不如。即大將軍亦不如。

莒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妾婦。及老。托于紀郭坊。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子占使師夜趨。而登者六七人。絕絕帥鼓。城上之人亦譁。莒子懼。啟西門而走。莒婦之為妾且老矣。血恨積中。卒以滅國人。亦何可輕視也。君猶不能得之一妾婦。一妾婦猶能報之。其君况他乎。

孟景妻

孟采妻周氏。采親妻。及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初。桓宣嘗推重采。而劉邁之。采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采定謀。欲盡散財物。以充軍報。其妻非常。可語大事。乃謂曰。劉邁殺我子。桓公便是一生。論論。夫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謀事之不成。當于官中奉養。大家無歸志也。采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采坐。云。觀君舉。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所生女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領資給之。而托以他用。及將舉事。周氏謂采云。吾昨夢殊惡。門內宜流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當悉取作七日藏。藏。親。委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皆自別。綿以絳。與。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周氏非常婦。其夫猶知之未盡

周氏非常婦。其夫猶知之未盡。其後。周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鄧文

楚屈瑕伐羅。聞伯比之。遂謂其御曰。莫敖屈瑕。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人告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求之謂。若謂若無小民。以信訓。請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于蒲。之。使。是。職。將自用也。必小羅。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若。謂。訓。而。好。鎮。撫。之。名。請。司。而。訓。之。以。今。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來。不。設。備。師。敗。而。殞。

沈氏二條

高涼沈氏。世為蠻長。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善略。羅州刺史馮融。聘以為子寶婦。融雖世為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沈氏約東本宗。使從民。德。法。詞。訟。犯者雖親不赦。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達。遣使召寶。寶欲往。沈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時。融。成。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勿。往。以。觀。其。變。數。日。達。任。果。及。達。主。帥。杜。平。一。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沈。氏。謂。寶。曰。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任。在。州。無。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聞。宜。遣。使。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十。餘。人。步。擔。雜。物。昌。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達。任。果。不。設。備。沈。氏。擊。擊。破。走。之。與。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及。寶。卒。領。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萬。數。州。晏。然。共。奉。夫。人。為。聖。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將

隋文帝時。蘇州總管趙詢。貪虐。諸。理。得。多。叛。夫。人。道。長。史。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置。訥。于。法。勅。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恩。十。餘。州。宣。達。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諡。誠。敬。夫。人。

白瑾妻

白瑾妻山陰萬氏女也。瑾素弱。為。善。為。說。師。使。讀。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令。與。俱。從。其。明年。瑾。病。踰。時。而。卒。所。貯。折。銀。尚。數。十。兩。鄰。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縣。固。無。城。郭。冠。卒。至。諸。簿。丞。家。走。匿。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達。白。公。于。他。室。埋。其。銀。汚。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苦。蓋。出。其。所。私。藏。銀。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讓與此婦穿戴

夫人城。朱序鎮襄陽。符堅遣王將符丕率眾圍之。先是序母韓氏親登城奮誓。西北角當先受敵。乃率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頭預料築城二十餘丈。其後賊攻城西北角果潰。新築處固守得完。襄陽人遂號其築為夫人城。

娘子軍

唐平陽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王。居。女。安。紹。曰。尊。公。將。以。共。濟。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為。計。紹。說。道。走。并。州。王。奔。鄴。發。家。資。招。南。山。亡。命。

得敵百人以應帝遣家奴馬三哥諭降名賊何潘仁因畧地至盤屋武功紀律嚴明遠近咸
附勒兵七萬威震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從南山來王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滑北紹及
王對舉秦府京師號娘子軍

李流婦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許流為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
若重者暴死士可守也流乃名吏民告之曰今誠若王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
誓首在且相與竭力死守眾皆泣乃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得
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自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賊徒失
和無益也會流中流矢走還妻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千外不猶愈于牀乎流乃登城賊
引去縣卒完

晏秦人

晏氏宣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寇大舉晏依山為岩召田丁諭曰女
曾衣舍吾家可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藏囊悉散與之田丁莫不感奮晏自提
鼓令諸婢鳴金賊退散鄉人挈家歸者甚眾晏以家祿助不給者拓岩為伍互相援應賊
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數萬計事聞封秦人賜冠佩補其子承信郎

漢天子

漢天子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愛匈奴哉雖然何必顧牧誠得李侃婦晏秦人以
守紹續女佳宜安以戰劉太妃為上將平陽昭公主副之鄧曼氏為秦軍荀慈女為遊
奕使雖方行天下可也○大曆中楊子琳襲成都據之佳宜歷戰力屈宜安任代魁偉果
幹出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救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潰荀
慈小女佳有奇節守東城為杜當所圍力餉食盡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贊計無從
出暹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且走卒獲免自詣賢
乞師又為松書與南中即將周訪請援賊聞救至遂散走

寶女

李希烈入汴時強取秦軍寶良之女女願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聞希烈將陳仙奇忠
勇因勸希烈任之又聞其妻亦寶姓于希烈願與通家往來以結其心及希烈有疾寶女
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醫人使毒殺之希烈已死
子不肯發喪欲悉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寶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服因得帛貫如桃
狀而藏書信于中仙奇妻到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斬希烈子并希烈一門共

王翠翹

王翠翹臨海人也初曰馬翹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所假而從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
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以翹明絕愛幸之尊為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指使乃翹亦陽
睡之實陰幸其賊事莫一拂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招海降海婦婦老人將殺之翹諫
曰降不降在君何與宋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老人若海上人翹故識之而老
人亦私親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
有外心可請以謀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指海說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日
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
府大整兵俾稱逆降迫海寨海信翹意不為備兵官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旋
督府設大饗于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為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翹戲及深席
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調水順兵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遇我厚
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人更屬一人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馬蓋弓

馬蓋弓城紅顏薄命翠翹兼之始疑西子沈江真有是事胡梅林脫畧違幅其亂而悔悔
而使翹不得志以死此舉殊不脫酸腐氣吾謂翠翹有功於朝廷之可也若伎骨相契
者難納之猶可也不則開籠放雪衣亦庶幾不負其歸老之初意乎梅林之功而復罪或
者其天道與

孫翹妻

孫翹為丹陽守婦覽時為都督督兵戰員為部丞與左右親近遵法奉教苦翹會翹送客
洪從後斫殺翹走入山翹妻徐氏購募追捕洪殺之時遂入軍府悉取翹孀妻及左右
侍御欲復取徐徐恐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著使人語翹舊將
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誓合謀至晦日徐氏設祭訖乃除服著浴更于他室安
施帷帳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出戶拜覽即大
呼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就外殺覽徐乃還縗經覽覽首以祭翹舉兵震駭

中屠布光

中屠布長樂人慕孟光之為人自名布光有詩才既通倭官秀才董昌絕不復食貪作苦
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聞布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間
得輕比獨言報殺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布光知其謀然許之密寄其孤

于昌之友人乃求利比首快以住好言謝六一因請葬夫而後成禮六一大喜使人以禮葬
昌布光則偽為色喜豔極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喉中六一立死因復殺其侍者二
人至夜中詐謂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則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至昌
葬所祭之明日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將從大地下逐縊而死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已族知以一文弱婦人奮其白刃全家為戮義憤所激鬼神
助之有志竟成豈必鬚眉丈夫哉

郭僕妻

梁末襄州都軍楊周景溫移職于徐亦管都軍之務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聚賭而行至
芒碭澤間大聲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
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博而仆之抽短刀以斫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破無懼賊但
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以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謂無神明哉
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并一驢驅以南進近五六十里至定之北界逢孤莊南而息焉莊
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味食不疑乃泣拜其
總首且言其夫遺屬之狀總首皆名其徒一時執縛唯一盜得逃械送定城咸豐市端返襄

陽為尼終焉

徐氏中屠氏郭僕之妻密能為大報仇于身後者也徐前人之婦而又宿將合謀于外諸
婢協力于內以制一粗疎不備之嬌覽如擊病氣耳由屠氏則難矣然仇逆不露猶可從
容而圖之郭僕妻則又難矣變起倉卒親見犀山橫刃于其夫即奉舞陽旁觀不能不動
色而意中遂作復仇之算甘言誑賊不踰日而以計擒賊可不謂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
賤何曾讀書知禮義而臨變不亂處分綽如世之自命讀書知禮義者吾不知有此手段
乎否也

謝小娥

謝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應陽段氏故二姓堂同舟貿易江河間小娥年十
四始及笄父與夫皆為劫盜所殺一姓之完殲焉小娥亦傷腦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
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初小娥父死時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
猿門東草又數日後夢其夫謂曰殺我者車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書此語廣求智者
辨之歷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龍江西從事泊舟建業登官舟聞僧齊物為尋迷之
李也極書空發思慮忽然了悟令李童疾召小娥謂之曰殺汝父者中前故汝夫者由春

也其曰車中猿者車字之中乃中字申非屬猴也草下有門申中有東蘭字也又木中走是
穿田過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一畫下一畫下是春字其為申蘭中春可明矣小娥慟哭
再拜密書四字于衣誓訪二賊以復其冤更為男子服備保江湖間成賊至蒲陽郡見賊榜
于名備者賊名問其主果申蘭也賊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積二歲餘甚光親覓金帛出入
之數無不妻之每親謝之衣物器具未嘗不暗送蘭與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獨樹浦
往來密洽一日春攜大鯉兼酒詣蘭室又奪賊果至酣飲暨諸先既去春沈醉卧于內室蘭
亦露履于庭小娥潛鎖春于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隣人並至春擒于內蘭死于外獲贖
貨至數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人暗記其名悉擒就戮時溧陽太守張公嘉其李節免死賊
竟削髮為尼以終

呂母

王莽時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軍殺之呂母怨思報軍母家故也乃益釀
醪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輒奪與之衣赦者輒假衣不問其數年而財盡少年欲相與
償之母立曰所為厚請君非求利也徒以懸竿枉殺吾子故諸君肯哀之乎少年壯之皆許
諾遂招合亡命數十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軍數其罪諸吏叩首請軍母曰吾子
不當死為軍枉殺殺人者死又何請乎遂斬軍以頭祭于塚因以眾屠劉子

李談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隄中有大地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郡尉及
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禱或與人夢或喻巫覡欲得噉重女年十二三者都
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地穴口地報夜出吞齒之
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縣李談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奇
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奇曰父母無相留今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從養濟父母
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費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喜耶
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奇乃行詣好劍及咋地犬至八月朝懷劍將大詣廟中生先
作數石米密窺以置穴口地夜復出頭大如圍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食食之寄便放
犬犬就啣寄從後所地因踴出至庭而死寄入穴得其九女鬻之舉出吃言曰汝曹
怯弱為地所食甚可哀也于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為后拜其父為將軍令母及

妙皆有賞賜是自東治無復妖相

劉李所殺蛇遂作帝李奇所殺蛇遂作后天下未嘗無對

紅拂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踏牀而見靖衣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僅見舊客素欲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珠色獨目靖靖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史曰問去者處士第幾往何處靖具以對妓謂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啟視則紫衣紗帽人杖一黃問之曰楊家紅拂也送入脫衣去帽蓬然向靖拜靖驚谷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聞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處居餘無不足言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眾矣彼亦不甚追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人也靖不自意復之愈喜愈懼為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設馬忽有一客中形赤髯如虬果寒暄而來投草囊于牀前取枕欲臥看張梳頭張甚欲發張熟視客一手映身指示靖令勿起梳畢欲往前問其姓名客卧而

增補智囊

卷二十六 閩智部 雜考

九

答之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遂拜之問弟幾曰行三亦問妹弟幾曰最長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遂呼李即且來見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問煮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請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復索酒飲于其間李妻取酒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復之又曰觀李郎貧士何以得致異人靖不致隱其言其由曰然故知非君所致也今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吾將訪之靖因言州將子李世民客與靖期會于汾陽橋遂乘驢疾去及期候之相見大喜靖言客喜相因友人劉文靖得見世民真天子矣雖然而返遂避靖大婦至家令其妻出見世民因傾家財付靖又薄匙鎖共二十林曰贈李即佐真主立功業也與其妻戎服躍馬一奴從之數步遂不復見靖克佐命封衛公

沈小霞妾

錦衣衛總憲沈鍊以攻嚴相得罪謫田保安時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皆舊客父世番指若除吾場大者侯小者卿順因與楷合乘捕諸白蓮教通教者實錄名籍中論斬籍其家順以功

陰一子錦衣千戶指候選五品御史順猶快曰相君若我實猶有不足乎取鍊一子杖殺之而楊檄越連公長子諸生裏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檄被執奉旨建治而裏得未試問成累之始末也止一愛妾從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嚴氏將使人要而殺之裏慎欲嚴而願妾不能到妾曰君之身沈沈宗祧所係弟去勿去我裏遂給押卷城中有年家裏負吾家金錢往索可得押者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按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去而不返必汝妻受嚴氏指殘殺吾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于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妾弄食尼卷而立限責押者跡裏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于妾言裏實自黨母枉我因以聞亡命去久之高敗裏始出訟冤捕順檄抵罪妾復相從裏號小兒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嚴氏將要裏殺之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裏此去實大便宜大乾淨得此妾一番檄檄即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裏始安然亡命無恙矣順檄單死肉不足餒狗而此妾與沈氏父子並傳忠智幸于一門感矣哉

邑宰妾

萬曆中政務繁緩刑部囚人多老死者其鄉科北人為邑宰坐事入詔獄久之不得雪且老矣已必死而自傷無子乃盡其產營一室于近處置所安妾亦厚賂典獄者出入馬有控顧不自稍竊其資入博博中為運者所疑窮詰之因盡吐且云家有一青驢子故行必乘之無事則出賃請以駮為驗運者伺數日果如其言宰方與妾對食中室聲響至驚失者妾遂起迎曰翁胆薄母相迫爾曹與翁有隙耶曰無之曰若然不過欲多得金耳金屬我室弟隨我行當以飽汝運者顧婦人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視宰而羣尾妾入房妾指所卧床曰金在其櫃攜小梯而登床自下旋之殊不怒笑聲達于外須臾捧一匣下發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捧一巨箱下大經實萬貫搜金聲愈聞守者貪分金不能忍心不覺前宰以聞者逸眾懷金既屢出現失宰懼欲走妾擇弱者一人力持之大呼搜金賊在眾奮拳齊毆出甲俱集妾且死終不釋聲愈厲動外人外入眾窺獲其一并妾所持者兩人送巡城番御史委訴羣光淫會狀裏具所失實產銀數此兩人不能講盡供其黨姓名頃之悉擒至銀猶在懷也而以犯官逸出為解御史使視詔獄則軍在焉眾詰塞乃妾罪子不自姪御史收姪盡覽之妻下取故金歸轉數報軍病數日乃死

增補智囊

卷二十六 閩智部 雜考

十

獄中因私出入非法也治獄甚苦方辱逼押至不以軍為奇貨或言胆薄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讓以堅之空案以解之息守者而逸案固已在吾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

竊案強假令身斃老奉之下。罪人其免乎。至摩兒先告死而目可睜也。婦之智不必言。獨其碎不亂死不休。從容就功。有丈夫之智。所不遠者。惜傳者遺其名。雖然。千秋而下。知有一邑宰委在沈沙。女銳司徒。妻車中女子之儔。斯不為無友也。已。

崔蘭妻

唐滕王極淫。諸宮美妻無得白者。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與崔蘭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被王之辱。鄭曰無害。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隻履擊王頭。破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蘭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坐。蘭向前謝。王慙。乃出諸官之妻。曾被喚入者。莫不羞之。

唯不自全。又能全人。此婦有胆有識。

藍姐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塗之漆泥寺。嘗燕客中夕。主人醉卧。俄而盜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即應曰。有母焉。主人付匙鑰。東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白衣。安吏燭時。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六 閩智部 雜畧 十一

新婦處盜

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矣。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隣人。倉皇間。俱反。緝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于內。并至賊家門首。刺喉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盜來之物。欣然收納。數日。夫不還。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因密瘞之。而遁。

遼陽婦

遼陽東山賊。割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賊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于繩。自窗縋而射之。數矢後。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號呼曰。取箭來。自縋上以麻搭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射也。遂退去。

李成梁夫人

相傳李帥成梁夫人。乃遼陽民家女也。遼民時苦寇掠。性極深。竄以藏貨財。此家以避寇去。獨留女伏守。甯中有二寇入其室。甯中有一人懸絙而下。女甚喜。呼索先登。女上。虎

復臨視。欲下。女自後。遂推墮。即以物壓蓋之。得擊馬于門。跨而走。數日。冠退。父母俱還。察女言。其故相與。斃二寇。取首。還甯。李帥時在伍。聞女智。累求為婦。後為一品夫人。

木蘭等三條

奉發卒成邊。女子木蘭。慨入年老之行。在邊十二年。始歸。人無知者。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為貞女。黃善聰。應天懷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賤。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丁裝飾。攜之旅遊。廬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說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法。同輩有李英。亦版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洩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年二十矣。巾帽。性見其姊。乃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恠。且誓之曰。男女亂。莫玷辱我家。善安。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遂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活。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隣即穩婆居。妙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拋擲。手為易去。男裝。越日。英來。候約。同法。則善聰出。見忽為女子。英大驚。駭問。知其故。快怏而歸。如有所失。

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六 閩智部 雜畧 十二

蓋恨其佳事之悲也

乃告其母。母亦嗟歎不已。時英尤未室。母賢。即為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父親。許里來。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東口喧傳。以為奇事。嚴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

木蘭十二年

木蘭十二年。最久。韓貞女七年。善聰踰年耳。至于善藏其用。以權濟變。其智一也。若南齊之東陽。妻逐五代之臨。郭黃崇。無故而詐為丈夫。竄入仕宦。是豈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貞元之孟姬。年二十六。而從夫。夫死而偽為夫之弟。以事郭汾陽。郭死。寓居一十五年。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包恩。楚獨復嫁人。時年已七十二。又生二子。壽百餘歲。而卒。治人妖與。又不可以常理論矣。

練氏

章邵公得家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曾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報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攜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為識。吾戒士卒。勿犯夫人。及其金帛。曰。君幸思舊德。願全合城性命。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不願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先二將。必預知其為有用之才而惜之。或先請于太僕。不從。故以計釋去耳。不然軍法後期者死。夫人有曲法以布恩乎。至于後之食報。何其巧也。夫人免二將之死。而二將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為夫人出。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違言者甚眾。皆出八房陰德之報。豈誣也哉。

陳覺

陳覺微時為宋齊二之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七轡。不置妾媵。齊丘選安首之。三入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男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今公何敢。居慢三婢。既不日安求還宋第。宋美而許之。

近有一甲科。喪偶。春一土妓。及繼娶。每托言宿于外館。深夜詣諸妓家。辨色即歸。繼夫人察知之。絕不滿意。伺其再往。于五鼓集重僕。輪傘往彼。迎接。傳夫人之命。甲科大慚。遂止。亦善于用妬者也。

雜智部 狡黠 卷二十七

英雄欺人。蓋亦有道。智日以深。毒日以老。食物為備。禹鼎在茲。惡幾不若。若或達之。集狡點。

呂不韋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其人質於越。秦數伐越。趙不禮之。因不得意。揚僅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立。不韋請以十金為子西游。立于為嗣。其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資。西見夫人。而以獻於夫人。因得入。賢孝。日夜立思太子。及夫人。不韋因使其婦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技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于秦矣。夫人以為然。遂與太子約。以為嗣。使不韋。遂報異人。不韋愛服。逃歸。史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伴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是為始皇。

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益張。合五國百萬之眾。攻之不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不韋非大賈。乃大盜也。

陳乞

齊陳乞將立公子陽生。而難高國。乃偽事之。每朝必勝。來為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矣。將來子之命。其言曰。高國得君。必傷我。盍去諸國。將諸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

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我見在子之側。殺我無日。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十時得君。而欲謀二子。曰。國之多難。實寵之。餘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蓋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聞之。與高張乘如公戰。敗。奔魯。初。景公愛少子荼。謀于陳乞。欲立之。陳乞曰。所樂半為君者。廢與。故也。君欲立荼。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于蓋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十乘之主。廢正而立不正。以殺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置於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龜。殺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偕之。陳乞之。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逐。巡北。向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荼。

徐溫

自陳氏厚施。已有伐齊之勢矣。所難者高國耳。高國既除。諸大夫共如陳氏何哉。故荼立。陽生旋。陽生立王。此皆權國中。間過文也。六朝之際。此伎倆最熟。陳乞其作俑者乎。

增補 狡黠 卷二十七 雜智部 狡黠

初。徐溫與徐溫謀。其節度使楊溥。溫曰。家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願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願從之。後。窮治。溫皆左牙兵。錄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

荀伯玉

或言蕭道成有異相。宋王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無計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宋主聞而懼。乃使道成復本任。

高歡

歡詐圖爾朱兆。陰收眾心。乃詐為兆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求恣怒。又偽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而故令孫騰射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酒。弟執別。於是眾皆號哭。聲于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夫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今直同西。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胡人。又當死。奈何。求曰。惟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王。眾願奉歡。歡曰。爾等皆鄉里。難制。雖百萬眾。無法。終成。今須與爾。不得欺。漢光不得犯軍。今否者。吾不能取笑天下。眾皆頓首。生。死。惟命。於是明日。遂推牛享。士。攻。鄴。破之。

潘崇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繫注羊。賊王。而勿放也。商臣從其策。江羊果怒。曰。呼。殺夫。宜。若王之欲廢女而立

臆也商臣曰信矣

陽山君相衛聞衛君之疑已也乃為諂其所受修整以知之術同此

曹操四條

魏武嘗行軍慮敵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足之曹公曰善後軍中言曹公欺眾公謂主者曰惜汝一物以厭眾心乃斬之取首懸狗曰行小斛盜官殺軍心遂定曹公嘗云我眼中不可無近近使所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一日伴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欲殺後既覺問誰殺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近魏武嘗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就汝使行刑汝但勿言保無他故當厚相報親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操少時嘗與袁紹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言虛中人皆出視操乃入袖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墮楓林中紹不能得動操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遂迫自擲出遂以俱免世說又載袁紹嘗遣人夜以劍擲操少下不著操度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果高此

田嬰劉瑾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蓋以數日之間自聽之不然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即進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坤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龍食後復坐不復食食矣田嬰復請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息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坤券升石之計王終不能聽於是盡以委嬰

劉瑾欲專權乃構雜藝於武廟前候其說弄則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法王曰吾用爾何為而一一頓朕耶宜亟去如此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查裁決不復奏

趙高 李林甫

趙高既勸二世深居而已事決李斯病之高乃見斯曰關東軍甚多而上益發發給治阿房宮臣欲謀為位卑此真危候之事君何不謀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門高曰請候上問語君於是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奉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言誣相怨望欲反下斯與夷三族

李林甫請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靈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而疎適之適龍政事嚴提之從絳州刺史大賈初帝顧林甫曰嚴提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適之博博戲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解得見上且大用因結提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提之春秋高有疾幸開官侍養帝恨吃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詔歸東郡提之鬱鬱成疾帝嘗大陳樂動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察絕道去帝愛其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文展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絢於是廢

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為所坑弄而不知信真人之雄矣然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提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絢不憚文展之道則林甫雖狡亦安所售其計哉愚謂此三人之惡非林甫之智也

石顯

石顯自知權權恐天子一旦入問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欲發先白上曰恐漏盡官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日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寡下嫉妒欲陷臣上以為然愈寵信之

藍道行 世廟時方士藍道行以訛得幸上故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以所灸之不能答則答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投道行使自焚道行乃為偽封付火而置其真跡所答具如前上以為神益信之

藍詐矣然廷臣卒賴其力假神仙以去嚴嵩則詐亦有用途也

嚴嵩

伊庶人為王時以殘暴惡見糾于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錢及嵩敗家居則道軍卒十輩造嵩家積金高置酒款之而好語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復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

吉溫

李適之為兵部尚書李林甫惡之使人投兵部詔書森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尹使

去曹吉溫約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法問或杖或壓旋呼之徐所不忍聞其部吏素聞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而囚無榜掠適之遂得免

陽虎

陽虎之敗魯人開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及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子死而死而反傷我既魯君聞失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破罪而傷者獨家厚罰

偽孝二條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檢有實雜表門閭復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數數如此鳥聞哭聲莫不競湊非有是也

田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撒餅亦實冥福稱本可矣

河東孝子王城家猶犬互乳其子言之州縣遂家姪衣訊之乃是猶犬同時產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飲其乳順遂以為常

即此非偽與孝何干

丁謂 曹翰

丁謂既罷崖州其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準祈轉付家戒使者曰向使會食眾時呈進樽俎甚盛遂不敢隱即以聞帝欲視則語多自刻責叙國厚恩戒家人無怨望帝感惻遂徙崖州

曹翰敗汝州有使來翰泣曰家口貧不能活以故封故衣一色質十千付家使回奏之太宗開懷乃一畫障題曰江南圖惻然憐之因召還

秦檜

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而次及官家一日王夫人常出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明日進檜肯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子魚果然又程厚子山與檜善為中舍時一日遂至府第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絲線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為記賦尾有學士類貢進士秦檜呈大米糶程元生神機反復成詞惟酒飯問勞香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不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此命題賦題填遂首選

李道古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有棋博遊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

而嗜利者悉與之仰

郭老人

郭老人吳之涪使也嘗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九家幸乙而事露有司捕置於獄以重賄求老人老人索百金保之走南都納交于判曹徐公徐公往來新密時留宿密中夜出金銀徐公以內親王甲枉獄徐公曰吾不吝為說然其越事險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難惟公捕得盜盜二十餘人內兩人吳產也公弟勅二盜認李乙為其夜殺則此不加罪而破得再生矣徐許之老人又密訪二盜妻子許以養育二盜亦許之及期刑曹問若吳人曾殺人否二盜即招其月日殺李乙於家掠其財老人抱案道吳令王甲之子鳴於官竟得釋

啞耳訟師

浙中有子歲七十歲久而其齒者久取函訟諸官子懼甚一訟師問許以百金師推首曰大難事子益金固請許第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謂曰得之矣師人當耳語若子傾耳相就師語語之斷其半輪血汚衣子大驚師曰勿呼是乃所以脫子也然子須善藏俟期乃出既廷噴遂以父齒耳隱為辨官謂耳不可以自啞老人齒不固啞而實是也竟免訟入而以計免訟師之類則王章可畏哉然其策亦大奇矣

土豪張

北京城外某街有張姓者土豪也能以財致人死力凡京中無賴皆歸之怨惡已兒一種未收乃于隙地築土室招羣丐以居時其緩急而周之羣丐感其恩思一報而無地久之尤用以徵債債家畏丐無不立償者已而有人有營餘之事輒往拜白請居間或不從則密喻羣丐賜之復陰使人為之書稟謂非張某不解及張至頃目一呼羣丐駭散人服其才因情營幹任意龍給錢不肯復以小嫌怒一微人其人開質庫者張遣人偽以龍袍數事質銀意似取還囑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索為我始留外架晚即來取也別使人首之法司指為違禁袍尚存架而指無質銀者姓名遂不能立加而死逾年張坐他事舉獄獄人子訟父冤盡發其奸狀且大出金錢為贖張亦聞立枷而所取即上年所用以殺微人者封職姓名尚存人或異之張竟死

丐廢人也

丐廢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擁如林而指臂不相運掉者何哉張之險夜不足逸乃其才亦有過人者若虛誦設三科券士堪作一隊長矣

敬生光

萬應開敬生光以妖書事論元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性性以術制人為利有縉紳婦一樓

貴求玉杯為壽。傳詢之生。尤不三日。生先持杯一雙來。售云。出自中官家。價可百金。止索五十金。縉紳欣然。驚之。謂數日。忽有厥較。束縛二人。乘而來。其急。視之。則生先與中官也。生先覺。縉紳前。杯本大。內物。中官竊出。今事覺。不能。惟有還還原物。彼此可保。無言。縉紳大驚。杯已饋去。無可償。及求計於生。尤有難色。久之。乃為料理。納賄。中官若于。某衙門若干。庶萬一可以彌縫。縉紳不得已。之。費幾及千金。後雖知生狡詐。無如何矣。

永嘉舟子

湖州小客。皆善於水。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僕生。怒。卷其背。仆尸。限死。生扶救。良久。復甦。以酒食謝。過。適之。足。纏。連。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此。乃。道。所。以。且。曰。幾。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屍。舟子。因。生。心。從。食。其。編。并。弓。均。盛。各。既。去。即。揮。屍。近。生。居。脫。衫。袴。衣。之。急。走。叩。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過。渡。云。為。君。家。捶。擊。垂。死。免。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願。與。君。為。證。今。已。絕。矣。生。舉。家。懼。且。泣。以。二。百。金。贖。舟子。求。瘞。屍。深。林。中。後。為。駭。僕。要。脅。聞。于。官。生。因。從。居。忘。故。瘞。屍。瘞。病。死。而。明。年。暮。春。具。土。儀。來。訪。言。買。絹。之。故。其。家。執。僕。斬。寬。官。并。捕。舟子。斃。死。

乾紅貓

卷二十七 雜智部 狡黠

臨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狗。都。城。並。無。此。種。其。令。外。人。聞。見。或。被。竊。去。絕。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中。言。不。已。鄉。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見。一。見。不。可。得。一。自。忽。搜。索。出。到。門。急。抱。回。其。貓。乾。紅。色。尾。足。毛。極。豔。然。見。者。無。不。駭。羨。孫。三。歸。妻。妻。漫。戲。善。言。笑。主。已。而。浸。淫。于。內。侍。之。其。即。道。人。啖。以。厚。直。孫。三。拒。不。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二。百。十。取。去。孫。流。淚。復。其。妻。竟。日。嗟。長。內。侍。侍。佛。香。極。欲。調。馴。然。後。道。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從。居。矣。益。用。孫。氏。法。稽。日。為。偽。前。之。告。戒。蓋。孫。三。狡。計。也。

鐵牛

紹興。閩。淮。境。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海。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與。庫。乞。錢。主人。問。鐵。牛。何。用。曰。龍。真。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償。一。宿。令。置。靈。室。來。早。開。視。果。真。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再。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自。色。兒。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真。金。如。前。未。幾。遂。止。視。牛。屋。後。有。一。窠。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賸。去。後。有。人。云。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後。真。金。皆。此。婦。人。所。為。急。尋。之。已。適。矣。出。越。雜。聞。

若能真金高須乞錢耶。其德甚明而竟為貪心所蔽。判令智官信哉。

京師中貧

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師。有。官。矣。然。久。客。索。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謀。數。日。報。命。曰。某。中。貴。九。兩。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貧。者。例。以。厚。奉。先。內。相。性。喜。說。得。其。歡。即。請。益。非。難。也。士。人。拮。据。奉。官。器。幣。約。值。百。金。為。期。入。謁。及。門。空。軒。麗。巨。卷。頭。塵。兜。自。中。綺。綺。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狀。狀。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權。微。笑。許。貸。八。百。塵。兜。曰。已。晚。須。明。日。主人。可。之。士。人。既。出。善。不。自。勝。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侯。于。此。及。明。往。界。然。空。室。堂。下。煤。土。兩。堆。空。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亦。滅。迹。方。悟。其。詐。

一錢驅百金

怯。蓋。惟。京。師。最。酷。有。盜。能。以。一。錢。驅。百。金。者。作。賞。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胡。林。者。與。一。錢。戒。曰。吾。即。乘。馬。爾。以。胡。林。侍。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試。可。乃。論。價。馬。主。謹。奉。為。的。其。入。設。胡。林。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初。意。設。胡。林。者。其。僕。也。已。知。其。非。乃。追。之。盜。遁。扣。官。店。維。馬。於。門。云。吾。某。大。監。家。下。欲。段。足。若。千。以。馬。為。質。用。則。奉。價。店。觀。良。馬。不。之。疑。如。數。拜。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踪。跡。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為。平。分。其。馬。償。云。

卷二十七 雜智部 狡黠

老嫗騙局

萬曆。戊。子。杭。郡。北。門。外。有。居。民。年。望。六。而。喪。妻。二。子。婦。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于。門。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詢。其。故。婦。曰。吾。子。忤。逆。將。訴。之。官。期。姐。子。同。往。久。候。不。來。腹。且。枵。矣。子。婦。憐。而。飯。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工。尤。精。子。婦。惟。恐。其。去。也。謂。嫗。無。夫。而。子。不。孝。竟。焚。無。歸。力。勸。翁。妻。之。翁。乃。與。合。又。旬。餘。嫗。之。子。與。姐。子。始。尋。覓。而。來。前。跪。告。罪。嫗。猶。厲。雲。不。已。勸。解。之。乃。留。飲。其。人。即。拜。翁。為。繼。父。喜。母。有。所。託。也。彼此。往。來。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婦。來。何。容。易。吾。與。翁。及。兩。郎。若。來。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舉。姻。必。求。二。婦。同。陪。子。婦。允。其。請。且。多。資。衣。飾。盛。裝。而。往。子。婦。出。迎。面。黃。如。病。者。日。將。曉。子。請。二。婦。迎。觀。且。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嫗。伴。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煩。二。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何。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住。嫗。乃。許。之。於是。嫗。與。病。婦。及。二。子。婦。俱。下。船。去。更。餘。不。返。嫗。子。假。出。覓。孫。又。繼。之。皆。去。矣。及。天。明。覓。無。踪。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住。不。知。其。故。翁。子。子。悵。悵。而。歸。親。友。來。取。不。飾。傾。囊。倍。之。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悵。悵。因。自。盡。

來驢婦

有三婦人，催驢而行。一男子執鞭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因情男子依之，下即與調說，若相悅者，已來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緩，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怒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卜者朱生

昔自未化，凡居吳江善卜。就卜者如市，家道還康，一日曠時，忽有宵衣二人，傳主命欲延朱子舟中問卜。其主人貴公子也，朱辭以明晨宵衣不可，主人性急，且所占事不得緩，固請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履久至一舟，似僻地，而人甚夥，坐定且飲食之，謂朱曰：『吾齊探者，實非求卜，今宵擬探一大姓，惜汝為魁，朱大恐，自言無人無用，答曰：『無他，但已安坐堂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實來，而已得則當分惠，汝不然者，所汝數段，投波中矣。朱懼而從之，夜半如前，其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叫，摩蓋所藏而去，朱猶拍叫不已，主人妻切疑賊尚在，未敢出，久之竊視止一人，而其聲頗似習聞者，因前舉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劫即化凡家驚問其故，方知奪賊之巧。

香鐵脚

香鐵脚，家貧之雄也，博有酒肆，黃性賞，詳吞與黃戲曰：『必竊若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翠空置卧榻前，銷戶甚固，逐安眠，比曉失空視，猶如故，極從他肆物，色香果在，問所傳，曰：『黃某主，請黃問故，黃自言用一小羊，殺其中，俾通氣，以循溺囊繫羊端，從窗引羊，納囊於空，乃氣虛，脈囊塞而升之，故得也。』

竊磨

鄉一老嫗，向誦經，有古銅磨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嫗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磨，將磨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負磨反向門內，曰：『欲買磨乎？』曰：『家自有，賊曰：『磨復負而出，內外皆不覺。』

偽破偽雙

閩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中服甚偉，跛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捷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塗於瘡次，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銘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即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雙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眾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袋於路下，復盤旋而去，後夫米始知之，蓋其腹纏塞而成，而雙亦偽也。

雙盜

有雙盜者，一足雙，其家嘗嘗夜從一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入人之櫃。

命二盜繫上，已浸下其懸入，資上之，如是者三矣，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云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資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雙盜稱善偷，乃為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小數甚，不知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雙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從櫃中大聲曰：『盜劫我，二盜惶訝，遁去，雙盜願乃得金資贖，何大復作雙盜焉。』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賁賁威威，華泰之輪，皆求用，橫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家，飲吸方酣，聞者報曰：『即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也。』坐客或曰：『賢即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響聲移時，乃曰：『但今入來，俄見一老吏，鬚髮如銀，皆老，偃偃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騷，不肯服食丹砂，以此未及百歲，遂枯槁如斯乎。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語近者，親知乃云：『偃偃者，即其父也。』

丹客二條

客有煙丹術者，與從甚盛，攜美妾日飲於西湖，所羅列器皿，望之燦然，皆黃白，一富翁見而豔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待長物耳，富翁遂送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為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十餘日，密約一長，發突至，始曰：『家罹內難，求坐返，客大慟，謂主人曰：』事出無奈，煩主君同舍，婢守爐，余不月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婦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網羅數層，而客至，啟爐視之，大驚曰：『敗矣，似有觸之者，因言主人無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諱，復出厚緡謝罪，客作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道為幸，而不知銀器皆偽物，妾則與妓為騙局也，翁中於貪淫，此亦亦歸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甚，欲廣游以冀一遇，忽一日直於吳之閩門，丹士不俟啟齒，即邀飲肆中，殷勤謝過，既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侯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價於彼，易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今剪髮為頭陀，事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洽，而以丹事委其徒，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日復攜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其髮種種，皆訛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完，輪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博師父一聲，尤無謂也。○近年崑山有

一家為丹客所欺，去千金，念甚，乃懸重賞物色之，踰數日，或報丹客在東門外酒肆中聚

飲覘之信然。索實而去。主人入肆。丹客數然起。主人欲言。客遂止之曰。勿揚吾極原物。在且飲三杯。當復還耳。主人喜。正劇飲間。丹客起小便。伺間逸去。問同席者。皆云。偶此輩飲。初不相識。方知報信者。亦其輩來騙賞銀耳。

誦僧

有僧異敏。能絕粒。軟納之外。絲粟俱無。坐微商木筏。旬日不食。不飢而試之。故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奉。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佈。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名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如藍。恍惚似僧。懷中有簿。即前誠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洩。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始知塑像時。因僧異敏。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膏大數珠。數十顆。暗啖之。皆奸僧所爲。問鄰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盪已首。俾牛結之。久遂開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後身。父以勞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結僧口。主遂以牛與僧。僧謝故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關不食。欺人。馬後有五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詳。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崧胡也。堆一銅佛像於第谷中柏樹之下。俟單過生。直言佛光現。乃集數百人。設齋以出聖佛。伴從他所斷之。不得。謂是虛誠。未至不佈施耳。蓋施者百餘萬。即斷埋。獲後。見聖佛者。日益衆。乃以紺紫排黃綾。爲袈裟。重感像觀者。去其一重。一回佈施。數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亂。自稱光王軍師。程務提討斬之。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貞。劉元佐。不善用之。則白鐵余矣。於智何尤哉。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者。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愈。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官罔云病愈。地捨無數。後以謀逆被誅。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乃令人出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立愈。乃令辦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雙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禮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勸請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聞前來人。輒告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

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

大安國寺奸民

唐懿宗。屢徵行游。觀奸民。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哥英。綾千疋。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重襲。引二。三小僕。潛入哥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二人。至。假服者。道之而去。遂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語。即問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哥綾千疋。唯命之聽。於是敲櫃。壓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朝于朝門。相見。可奏引入內。所酬不輕。假服者遂踰牆而去。僧自是。經月。訪于內門。皆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究。

南京道者

萬曆丙午。聞南京有山西賈人。紫瑛。貨于三山街。忽一日。有客僧。一道者。至。單開。紫瑛。約百餘金。體制俱異。先留定銀。一大錠。俟貨足。兌絕。自是以。催貨。爲名。頻頻到店。則兩人耳語。指天畫地。若甚秘密。賈人疑而問之。不言。再問。客乃屏人語曰。吾道兄。喜望氣。春春。皇謂江南有天子氣。因埋金千萬。以厭之。故曰金陵。從來莫知其處。夜來。道兄。見寶氣。騰空。知藏金。久當出世。未卜具處。今詳察。寶氣。所騰之處。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誠。清祠。而發之。當可增福。智。靈。福。

卷二十七 雜智部 狡黠

十二

蔽國。賈人。貪信之。乃曰。第三重。乃吾內室也。發之。當如何。客曰。此事。須問。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觀乎。賈人曰。既審。視曰。矣。自此。至彼。凡三丈餘。皆金穴也。此金。數千年。而氣上騰。的是。天數。足下。若非。莫大之福。亦不能。遇吾。至也。今。惟擇。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樓。鋪。數十。簣。於人。神後。齊工。發掘。至五尺餘。便可知。矣。賈人。信其言。與之。訂期。至日。午後。各。與道者。偕來。祭。真極。誠。道者。復披髮。仗劍。作法。事。良久。使。衆皆。飽食。俟。深夜。復。鑿。鋪。並。舉。發。至五尺餘。並無。所見。天已。大明。忽聞。門外。呵殿之聲。則。督府。某。以。通家。紅帖。來拜。賈人。方驚。說。而。某。不。花。補。登。堂。因。請。相。見。賈子。強。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聞。泰。皇。埋金。爲足下。所發。其。富。敵。國。某。特。奉。音。方。今。連。榜。告。置。誠。以。致。萬。伍。國。家。之。急。萬。戶。侯。不。足。道。也。某。當。爲。足下。奏。聞。賈人。戰。戰。無。言。某。直。入。內。室。見。戶。外。杯。盤。狼。藉。地下。開。鑿。從。橫。而。客。與。道。士。俯。伏。前。請。言。理。金。實。有。之。但。不。甚。多。賈人。不能。自。懼。禍。不得已。餽。三千金。未。免。并。還。發。貨。之。銀。歸。是。耗。業。遂。廢。

太平廣記。載。薛氏。二子。野居。伊。闕。有道士。叩。關。求。漿。薛氏。飲。其。道氣。接。談。甚。洽。道士。因。誇。所居。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蛇。虺。在。境。內。否。曰。是。某。良。田。也。道。人。遂。屏。人。語。此。下有。黃金。百。萬。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異。門。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施。德。其。龍。來自。佩。

當位極人臣，某亦知其一功所處之術。二子惑之道士，擇日趕上，索及銀三百尺，五色絲線，其又用祭壇中，度器俱用中，金約費數十，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今有靈童，字太微，欲暫寄，須臾令人負靈而至，封鎖甚固，重不可舉。至某夜，與其徒設法於五松閣，戒勿妄動。法事畢，雷相召，及曉，香然。二子往視之，但見輪蹄之跡，所陳設為之一空矣。事頗相類。

文科二條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柔巧，好以術困人，而取其資。有房一所，實於徽人業，經改造久矣。科執原直取贖，不可。乃售計于奴，使其夫婦，往投徽人為僕，人不疑也。兩月餘，此僕夫婦，皆還家。科即使他奴，數輩，謂徽人曰：吾家有逃奴，其聞非汝家，今安在？徽人曰：某果投實有之，初不知為貴僕，昨已逸去矣。奴輩曰：吾家昨始緝之，在宅，豈有逸去之事？必汝家匿之耳。吾當搜之。徽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縱諸奴入視。諸奴搜至酒房，見有土鬆處，伴疑取物，發之，得死人一屍。乃問曰：汝謀害吾家人矣，不然，此屍從何而來？當執此訟官耳。徽人懼，乃情人居間。科曰：還吾坐，當寢其事耳。徽人不得已，與之期，而遷去。向酒房之人，服則前投棗之奴所理也。

增補智叢編 卷二十七 雜智部 狡點

十三

科嘗為人居間公事，其人約於公所，封物正較，重次有一波，可右持，故左攜竹籃，籃內有破衣，握人乞食。科拈零星與之，可謙少。科伴怒，取元寶一錠，擲籃中。叱曰：汝欲此耶？可悚懼曰：財主不添，則已何必怒？雙手捧寶置几上而去。後事不諧，其人欲封，則元寶乃偽物，為向丐者易去矣。可者即科索所假也。

蘇城四方輻輳之地，騙局甚多。曾記萬曆末年，有徽人叔姪爭墳事，結訟數年矣。其姪先有人通郡司理，欲於撫臺准一詞，發之。忽有某公子富闊門外，云是撫公年姪，衣冠甚偉，僕從亦都，徵住往拜。因邀之飲，偶談及此事。公子一力承當，遂封物為質。及期，公子公服取訟詞，納袖中，徑入撫事之門。徵姪從外伺之，忽公事已畢，而門閉矣。撫公留公子餐也。詢門從，莫知及晚，街公子從人叢中，酒容而出，意氣揚揚。云撫公相待頗厚，所請已諧。徵姪寫出官封袖中，印識宛然。徵姪大喜，復飲食之。公子索酬如議而去。明日，徵姪以文書付驛卒。此公子私從驛卒，索文書自投。驛卒不覺，公子言是偽封，不可投。驛卒大驚，還責徵姪。急訪公子故在寓也，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出首。徽人懼，復出數十金，賂之始免。後訪知此棍，憤假官假公子為騙局，時有春元謁見撫院，彼來關混入，潛匿於土地堂中。眾不及察，遂掩門，渠預藏酒，糕食之，酒糕之晚，復來關出封筒印識，皆預

帶藏於袖中者，小人行險僥倖至此，亦可謂神棍矣。

猾吏二條

包薦蕭尹京日，有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賈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因問，果付吏賈狀。因如吏教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揮吏於庭杖之七十。特竟囚罪，以抑吏勢，不知為所賣也。

包藏面尚爾，況他人乎。

有縣令監視用印，暗數已多一顆，檢不得。嚴訊吏亦不承，令乃好謂曰：我明知汝盜印，今不汝罪矣。第為我言，藏處此，令素不食言者。於是吏叩頭謝罪曰：實有之。即折置印匣內，俟後開印時，方取出耳。又聞某按院疑一吏書，途中交賄，親自隨查，無跡而止。蓋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事鈴與馬鞍大帽，明置案前，賄即在內。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

袁術諸婦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為諸婦。故以將軍貴人，重志願，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此必加重焉。女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術之子，願言其哀，恐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

增補智叢編 卷二十七 雜智部 狡點

十四

達美盈盈 達美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冠絕一時。會同官之子，為十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住何處，其父言貴人病，當往候之。詔立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十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十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弟不可言在此。如上問何住，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帳帷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終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就國夫人入內，上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婦人之智可畏

雜智部小慧第二十八

增補陳允分子全權，發火難，慶之亦照，我懷海若，取喻行海。集小慧。

周主

周主七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我知吏之，不事事也。於是吏皆惴懼以為神明。

商太宰

商太宰使小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于市？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母敢告人。吾所問于汝，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車？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懷懼其所也。

韓昭侯 子之

韓昭侯瓜而伴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助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子之相燕，坐而伴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秦母恢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第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其母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傳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攻賊也。

蘇代

蘇代自燕之齊，見於張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懷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秦勿稱之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主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

王因勿稱

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薛公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江西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尊位不覺，皆仰視目者，因指所視者為國君。

江彪

諸葛令女庚氏，既笄，誓云：不復出。此女性甚正強，無有登車理。既許江思，女彪始乃移家近之。初，江思云：宜從。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罷，已不復得出。江即暮來，女哭。言猶甚，指日漸歇。江頓入宿，恒在對床上，從觀其意。轉帖江，乃詐驚，良久不寤，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即覺。江于是躍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魔何與卿事？而煩見喚，既爾相關，那得不共語。女嘿然而慚，情意遂篤。

以情相感，雖鐵石心腸亦為之移。况夫婦乎。

孫興公

王文度弟阿智，字子惡，乃不規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亦有女阿恒，亦得錯無復嫁。娶理孫，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伴言此定可。殊不知阿恒，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藍田曰：云云，公欲婚吾家阿智，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始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阿恒得夫阿智得妻

科試卸錢

科試故事，邑侯有卸錢酒，酌其眾，詳席上。張幼子令勿喧，係為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為喜。侯不知其異也，既飲，不覺擯眉怒，怒更易以醒。

唐類函

吳中錢書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美章刻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劫去。乞官為捕之，因出賞格，若盜書賊由是類函盛行，無虞敢者。

孟陀

張謀在桓帝時，權傾中外，謀有監奴，主家扶風富人孟陀，頗與結好。奴德之，問陀何欲，欲為戚就，陀曰：望汝善為我一拜耳。時公卿求謀者，車無擲門。陀一日詣謀，謀不得前，藍奴望見為率，諸香頭迎拜於路，共迎入。時賓客大驚，謂謀厚陀，遂爭賂陀，旬日積資巨萬。

賞公

無故而我結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賈，較呂不韋術更捷。

唐宗賢公

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開相隣，開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賢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價。開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兩獲戎絨，題開為致書，凡獲三千緡，自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停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媪將養餅，盤就波，誘兜童，拋磚瓦中，一指標得一餅，兜童奔走，獲地十頃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復一餅。

寶義

扶風寶義年十五，諸姑累朝國戚，其伯工部尚書。于嘉令坊有廟院，張敬立仕安州，歸安州士出絲履，敬立齋十數輛，敬諸甥姪，咸就取之。義獨不取，俄而所刺之一輛，又稍大，義再拜而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斤，密貯之。替于鍛爐冶二枝，小錦利其刃。五月初，長安威飛榆突。

善掃聚得斛餘遂請伯所借廟院習業伯人從之義及則普寄獲義寺法安上人院止畫則住廟中以二鍾開地廣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夾於其中尋過夏雨盡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十萬餘株矣及明年已長三尺餘義伐其併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備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約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于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幣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約十餘萬之得三四萬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遂買麻布僱人作小袋于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輛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光及金吾家小兜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文付與袋于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馬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令小光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復十餘車然後當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雇日傭人于宗賢西門水澗洗其破麻鞋曬乾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積棄碎瓦子令工人於澗洗其兒潭車載積于廟中然後置石背確五具對確三具西市買油絞數石僱人執鑿廣召日傭人令到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球布篩之合槐子油餅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搗從白中熟出命二人併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圍徑三寸得萬餘餘號為法燻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無車輪義乃取此法燻索之每條百丈將燃燻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科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替汚之地曰為小海池為旗亭之內眾汚所聚義遂求買之其主不測義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池設六七舖製造煎餅及糰子召小光擲五鑿擊其標標中者以煎餅糰子噉不逾月兩街小光競往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書日收利數十店今存焉號為寶家店

附補智囊編 卷二十八 雜智部 小慧 三

石子

吳中有石子號類胡因呼為石胡子善謔多智嘗因倦步至一卽舍欲少憩有一小樓頗潔先為僧所據矣石登樓視之僧方掩窗畫簾窗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窗刺繡石乃驚借衣帽微啟窗向婦而戲婦怒以告其夫夫因與僧鬧僧往就莫辨而石安處焉

點童子
一童子隨主人宦遊從縣中索騎彼所值甚昂下望後來人得鞍馬馳而來手搥繩繩伴立於馬上僕來問曰何泣也曰吾馬奔逸絕塵深懼其乏駕而傷我也後來以為推弱可信意此馬更佳乃下地與之易童子既得馬乘而去僕來人乘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點童子

西博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算墻下置菓穢其中點童子呼類筋奪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須俯首於其曹曰來此有在李其一人復墮方發口點童子遂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墮二子相與詬語點童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墮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或傳此為唐伯虎事恐未真

節日門狀

劉貢父為館職節日同舍道人以書簡盛門狀偏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偏以酒餽因取書筒視之凡與已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已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偏走巷陌實為劉投利而主人之利遂亡

智勝力

王下於軍中曹襄一角抵夫甚魁岸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敢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略展魁岸者輒倒下以為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驚豫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許驚彼見輒倒耳

附補智囊編 卷二十八 雜智部 小慧 四

定遠弓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飲與決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道在市飲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關攔者如堵久之各未能進弓手忽謂偷曰射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射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關方按刃寇先含水滿口忽嗅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搭背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其水之專覆復用之反為所刺

神氏殺虎

折代神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來場較擊聞轉展取快槍時而去宜徐性也或請以一天斃之一子弟在後笑曰我不煩此當以膠竊取之如黏飛雀之易眾責其誇口請酬錢五十具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眾許之翌晨集在庄戶置膠竊斗餘盡登場聞麥桿上并繫羊為餌而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虎采至過麥羊而食之意若飽適即顧麥場轉針其體數轉之後膠膠貫其身穿不可脫富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叫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此立不動久之眾合喟前視已死矣

術制婦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人官京師。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至門。母震興而心悔。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食內。母整食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媪問之。公懷金賂媪。許言王狀元前室。負母虐其遺。聖今許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食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致。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自是母性驟改。

制婦婿

藝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繩。士與巫媪謀。因婦眼。士以繩繫羊絛。羊絛走。婦驚。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即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把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祈祝。士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草不美。時作腹痛。婦愈惡。後復妬。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秋上舍

韓仇青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救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投筆飲。未一二行。壁已。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八 雜智部 小慧 五

奔走矣。故知必為韓所廉。息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道捕皆問。故上舍在否。對曰。方醉飲。更亡命。走閱韓敗乃登第一。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為浮屠。苦無錢買祠部藤耳。荆公欣然。為具借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借亦不易。祠部藤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皆出錢與買。借藤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語。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實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數百十。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為汚。已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眾封緘。真子履。治戒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驚懼。諱息俱備。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願權。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齎至。俾與權於舟。載之而去。不矯不貪。人已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官已也。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越之。日無虛焉。

有貧士子。無賴。因詣僧請觀舍利子。僧出瓶。授與。遂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乃服。已巨瀉。下。僧歡然。灌而收之。

陳五

京師聞闖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膏。李於聽。始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巫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數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伴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視。五乃從容吐膏。年視之。掉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說神道以困之者。無奸不破。無偽不窮。信哉。

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旁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遂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若相易。幸甚。賣藥人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各到絕不。增補智囊補 卷二十八 雜智部 小慧 六

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誘出戶

朱古氏文學。善誑。冬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智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戶外。我則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信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誘我入戶。朱拍手笑曰。我今已誘汝出戶矣。

謝生

長洲謝生嗜酒。嘗游張幼子先生之門。幼子喜宴會。而家貧不能辭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謝生苦不足。因出席。小童封土。挑招童子密授之。喝曰。我因臘病。發不能飲。今以數文錢。勞汝求汝。汝對吾酒也。終封得塊。恨甚。故滿斟之。謝是日獨得信飲。

增廣智囊補二十八卷終



說
聽



明陞 梁撰

予已 武宗晏駕 今上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使視不

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大悅 是歲元旦五更有大星如月自東南流於西北白氣如練已而凝然化形中潤兩頭

尖如人目食頃而滅又望後二日白氣二道東南巨天 壬子七月廿五日自浙江三吳西至金陵揚州大風發屋拔木入子夜方止江海皆

溢死者不可具算先是吳中東鄉多巨魚見風變後頓絕封門一點長丈餘食人亦

為鄉民所得蓋俱水妖也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至放勳祖落等語侍臣皆默顧徐云

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解也徐繕講論語曾子有疾章

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 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

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 上之英明特達如此 太監谷大用迎 駕承天時所至累橫官員接見多遭撻辱雖方面亦有不免者然

欲得捷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略不為意云到我必不受身

及大用過其地某人見大用仍囑問云云某答言公公知縣紗帽在十五府前三

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竟無所加也某出人問之曰中官性屬陰一笑

更不能作威矣是令智謀之士也記之俟訪其姓名 東洞庭山黃訓為諸生時渡湖度舟水中若有人云死却罷又若有應者曰一月兩

日如何死得至湖濱獲獲後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三十二日而卒卒

後若干年其姻家有事召仙忽降筆云吾乃山鬼安知某親家之事謙讓二兄當自

知之訓二兄名諱名讓乃知為訓也 甯波王文士午歲館於無錫華氏文病踵不良於行時八月某夜文已就寢忽聞兵

甲聲又若有促之起者文起見火光燭天有紅袍大官自空而降入坐中堂從者百

鄉人郭鍾素很傲不信神佛嘗七月月中浴罷抱琵琶行舉首見屋頭雲際現真武形
披髮披膝騰龍蛇左右二神人執旗捧劍若世間畫像鐘急索衣冠呼家人焚香設
拜久之雲氣一湧乃不見自是闔門不食葷物日誦真武經一卷其子亦如之
陝西洋縣人王奴奴妻李氏永樂十六年六月十六日生三男縣令王翻再奏遣使
給賞
嘉靖二年東廠一本為生異常產京京城民朱鑑妻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日生
一子十三日生一子奉 聖旨照例恩養
湖廣襄陽縣主簿坎某真定人也一日命匠人修馬槽匠至晚還家其子問何晏也
匠語之故曰得非真定坎三耶父驚問何以知云兒是彼隣王三也坎選官時借我
銀三十兩彼處關王廟鼓亦我出錢造者家有祖母母親及二子猶憶穿藍紗衣乘
馬何乃在此餘皆可置獨念阿母耳匠任報坎坎云王三者死數年矣借銀造鼓事
果有之即召此子至首問母安否坎答以無恙與坎道其前生問身後家事甚悉時
各鄉朱紳為縣令親見此子年五六歲矣
涿州史四素無行在別墅悉其隣人女長兄聞而撻之百餘遂歸死於途家人不知
也見其疾趨入門妻在室將產亦云即已回頃忽不見隨生一男面骨皆半青方疑
駭而史凶計至矣昇屍來家其面骨半青與子無異乃知即父託生也
湖廣辰州街王千戶妻楊氏自中常見有二雞相鬪意甚憂惶託其兄楊六往告燒
真人真人批狀云仰十六代弟子辰溪張朝陽治之楊六至辰溪問土人云果有是
人得一劍每乘之上下空中縣令駭其事取劍藏諸庫令為巫達訪之致真人指朝
陽乃來設壇升坐使王延羽流有道行者四人環誦金光明呪楊跪伏壇下朝陽閉
口目鼻垂肉柱漸長至數寸若死人矣忽跳起云我溫元帥也楊氏前身乃貴燒餅
王狗兒謀殺十四歲童子投之枯井取其金八兩今雷部將髮汝特先示其兆耳楊
哭拜不已云爾肯捨財結佛緣庶可免不煞死無日矣楊如言施金若干為修梵宇
帝而鬪雞不復見矣後竟得善終云
正統間都吏張一者領上官檄如松江經常熟避雨一農舍其主知其吏也延坐烹
肥割鮮甚殷勤遂宿其家陰雨連綿留三日乃去臨別依依不忍分手吏初感之
及還思其家充裕起惡念曰是可以術餌也教獄中強盜誣指之而復使人往報
曰可來豫計也其人恐遂求救於吏吏索金百兩曰我為汝營脫其人欣然與金乃

驚其盜而解之其家甚德史初不知謀也愈益觀之未幾又死其人夢史夜冠入門覺語妻曰張投控何為而來乎是日母牛產一犍史之子夢其父告曰吾向者詐取某人財今被冥司降罰為其家牛汝可贖還毋泄恐為人笑也其子違僕持厚價託言吾主棄業農使我市牛其人謝無有則謂之曰公家積可用乎其人不可乃還其子又夢父曰彼必不售當以情懇子如其言遂得牛飼之若父數年死

金壇縣建昌園有鄧成十六者正德中長鄉賦其鄉小民貸其資鄧重利取之至破其家已而鄧死期年見夢於子曰吾以刻剝某甲事為陰司所譴令作畜生於其家初為家見殺今復為牛數月矣昨得償若子并母賣與鄉人明晨來當牽至某橋下汝其倍償贖還庶免於苦也其子汗洽而覺白其母母亦如之大驚亟持銀待於橋下果有人牽二牛至問之正買諸其家者價亦如數遂增價買歸置之室中飼以杭飯夏則紗帷障之事如生時其積始至即游行園嘗問若巡視者東作時至田所為一佃僕痛鞭曰汝死作畜生猶復管吾輩耶是夕又夢於子曰某人無狀噴我大被鞭笞汝為我懲治其子遂告其僕而逐之壬午年先君往茅山問輿夫言此顧欽者南京人由鄉舉知福建福寧州一日生視事有烏鴉子餘集牆宇鳴嗚願使人麾之不去俄有數鴉頭墜庭中顧忽頭痛即死

江西安仁縣解有妖魅縣令抵任必殺狗祭之否則病嘔血死正德末婺源汪公濟民來知縣事吏民首以是請公怒不許甫數月果遠斯疾而政聲則藉藉也吾鄉顧淄川榮甫其同年也調樂安適其地進訪之百姓競扳輿而言曰吾儕小人賴有仁君奈何惜犬以輕生耶公好為相勸顧見汪道百姓語汪曰吾惡其事涉誕妄耳何愛一犬哉主簿將其崇明人也後因顧之子德育至謂曰吾當設祭於林欲在公一拜且是為斯民活父母也吾言而莫受顧子繼之德育入具以告汪曰子積勞成疾宜有他耶修短命也怪物安能死生之卒弗從未幾汪公逝矣教然持止之死不回君子哉

吳縣民葉相業商弘治十五年五月間賣舟之松江宿澱山湖舟人卜全與弟各利其貨殺之併及其僕葉驥棄屍湖中相見夢於母言死狀及屍所母驚覺則相妻子與家人夢悉同相向而哭遂詣其處果得二屍以歸一夕其子又夢相曰吾昔賣舟時慮有他虞將卜家兩人年甲姓名寫船頭壁上今渠以我錢埋劇中銀住松江易卷載船板橋牙家本府陳通判泊船寒山寺前明速往告可擒也子醒寤馳視

溫州府蘭人費其母寡居忽有娠及期產四犬子母亦隨死弘治間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群猴就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故事不敢犯日採山果為糧或益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為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日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首之乘羣猴出遂携子逃回夫家吳民婦邵氏乳史太守兒後隨至洛親見阿周母子

事也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黑黑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涂寬家母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奉行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
十八年冬吳中地大震產白毛又雨粉墨
南京太僕寺舊例寺丞與印馬御史同出巡御史官船寺丞民船文溫州為丞時嘗

之錄父手書奉問陳通判船果泊寺前因具訴其說陳遣人依言踪跡一先獲之置於法

夢被雷震死故投病在告代之者某一日當出巡御史侯之久不就道問之云昨宵夢雷震動空中云打民船的是以還留御史曰夢何足德公既疑慮請易舟以行御史遂乘民船時天氣清朗至中途忽有黑雲起布頃雷雨大作寺丞竟斃死於官船矣數不可逃若此文公之夢乃應於代者不亦巧乎

文公長子奎從官涪州時與一客遊客多異術能令鬼報事即俗所呼樟柳神者奎欲受其術客教令斷髮四旬乃設食於野外以夜同往客作法召鬼享以食鬼來無慮萬數如風雨怪聲其聲幾幾喚客呼鬼名一問之曰願從公子遊乎鬼言不願即去次至一鬼云願從客出小木偶人書鬼姓名及生年月日於其上以授文縫者衣領間晨起次盥濯地而文不知也鬼奔訴客客語文令拾之蓋浴於池方褻衣又墮置間圍人削草入其中投馬食槽鬼復往訴云今必被馬嚼死矣且言文君脫如此我不願從也客來請讓令檢得之就奪去他日奎遊郊外其僕書僮者墮馬氣絕振歸召客視之曰此魂出耳當為召之索一雞持至向地作法收其魂附雞雞便昏仆携還及公署門則鼓翼呼喚不肯入曰是有故也重攝魂於空中問之答云甘欲進去奈門神不肯放何於是設祭於門乃以雞入帖帖不動以置僮身喘少頃

四

四

四

即法

弘治間有黃城封侯者。許飲禁中。既過三爵。幾有大陽同物之意。伶人為一猴。裏高
跳弄指之曰。者。猴子扒得高。跌得重。當于論意。為改容者久之。即救罷。其文選
郎中黃寶。頗清白。而積勤黃金。不謹。京師有語云。黃寶不愛寶。黃金却受金。都御史
倡鍾巡撫江南。初無善。巡按蘇松御史何某。失書。百姓為之諺曰。信都堂不信
都堂。何御史是何御史。

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為齋。以名者造物所忌也。怪其子。主敬好名。母嗤之云。
別人著書。別人開我。家都著。著書自開。偶乘輿。一梅。尋梅曰。有一能當彼一能何。
乃自表。曝耶。湖哉。若人。治潛世之士哉。

吳趨屠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之者。中禍。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
以自娛。故為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
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
歌。多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內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
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裡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

又題子青。朝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
寶刀。其胸中感慨可想見已。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幸山東淄川人魏父老。為華邑民出
數十緡。以獻。竟賦詩却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沈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
近來剝龍不收錢。

蘇州府通判夏景。江西南城人。精於天文之學。弘治甲子。署吳山事。云。夜觀乾象明
年狀。元當出此。其語聞於人。貢士十餘輩往問。夏云。狀元只在城中。第未知為誰。顧
未齊。以家於城。欣然自任曰。乙丑狀元屬我矣。已而果然。

寬山魏翁。金。夜夢與顧翁。向。爭狀元。因田數畝。於官。竟為顧所得。意甚
忿。翁覺而方知為夢也。後莊渠與未齊同舉進士。廷試日。閣臣初擬定魏公第一。因
其策中有云。閣陛下一日之間。在坤甯宮之時多。在乾清宮之時少。不可言議。抑置
二甲第九。而未齊遂得首擢。記其夢時。二公俱未生也。

乾州唐文選。好為大言。鄉人號曰唐大。富有孤擾民家。徵索酒食。少錢。立致污穢。文
遂偶經其門。大言云。城無狀。必不敢近吾。及歸。孤已在舍。呼文選云。若言吾畏汝。

今欲相擾矣。自是留其家。為患益甚。文選無如之何。州城下故多狐窟。有倭城居者。
夜見兩人立文牆間。長可二尺。着褐衣。蒲履布襪。相與携手語曰。世爾唐文選。自
自求食。何關彼事。而敢妄言。今必挽亂其家。令其至死。乃已。及旦。其人以告文選。文
選即具牒投之城隍廟。言神為一州主。乞為民除害。已而家中魅言稍舍。城下人
又見前兩人云。吾於彼無大仇。乃訴於城隍。則去吾舌。今痛不可忍。奈何。因復以告
文選。文選仍牒請行。以絕妖患。明日有二狐死城下。其家遂安。

弘治初。洋城張羅兒家。此。其家。此。歲朝。具果饌。供祖。越兩日。漸少。張疑之。夜伏几
下。窺伺。至二更。有白狐來。盜食。張急起。迎狐。狐忽變為白髮老人。張即以父呼之。食
飲甚設。狐喜云。吾兒孝順。為之盡醉。遂留不去。凡有所須。必為致之。甫三歲。實益數
萬。乃構廣廈。長子納官。典。次子為儀賓。富。既久。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必
耗吾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窗隙。及物空中。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
也。乃誘狐入。詭閉。置湯鑊內。益薪。然之。狐呼曰。吾有德於若。反見殺耶。人而不仁。天
必殃之。乃公聞。歲三百。今為釜中魚。悲乎。狐死之日。其家失火。所蓄湯。踏。年次
子。醜。酒。殺人。斃於獄。又明年。閨門。疫。死。人。以為害狐之報云。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小三兒。通。弘治間。出。棲。沐。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
前知。善。善。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即聽之。掃一室。中
掛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響。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求。醫。者。跪於前。
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時其參政之妻。患血崩。眾醫。皆能
療。病危矣。參政不得已。使問之。狐送符。我往東。徵。查。其。壽。數。去。少。遂。復。嚙。王。曰。命未
絕。出。藥。一。九。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果。然。又。服。二。九。疾。已。全。愈。參。政。乃。來。稱。謝。
以。察。之。狐。空中。與。參。政。劇。談。求。元。事。至。唐。末。五。代。則。腰。腕。矣。參。政。嘆。服。聽。民。起。神。堂。
吾。蘇。李。元。壁。客。於。汴。病。喉。今。欲。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治。之。以。黃金。一。兩。為。藥。旨。請。倍
益。與。之。乃。得。藥。一。九。服。之。即。瘥。其。神。效。之。迹。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東。太。監。之。弟。驢
召。富。樂。索。子。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驢。怒。下。之。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鐘。鬻。鬻。者。乾。州。人。隱。於。終。南。山。有。道。法。都。御史。張。泰。聞。其。名。召。見。欲。受。其。術。不。從。乃
遣。還。時。大雨。左右。欲。以。蓋。送。之。張。公。笑。曰。不。須。也。鐘。徑。衝。雨。而。出。條。忽。不。見。使人。往
覓。以。果。核。室。門。尚。高。而。鐘。已。在。內。衣。囊。了。無。沾。濡。出。携。果。核。入。房。身。忽。又。在。外。莫。能
測。也。時。與。諸。生。共。行。至。乾。溪。諸。生。戲。曰。先生。有。奇。術。試。之。乎。謝。無。有。因。怪。之。據。土

一塊遂不見諸生至城門則見鐘臥其下曰君輩來何遲也吾履二覺矣其幻化若

鳳翔有牛師者莫知其年歲鄉里老人云兒時見其狀若是至今猶不改觀顯如嬰
兒父母不換續士子數輩欲困之大雷中俟其過要與立語時雷聲深尺諸生皆不
堪而師略無寒態當其立處文許雷不礙極平生健飲味每入城城中數十家爭延
致之一時食遍不云飽也居城外故壘中一旦臥疾謂其弟子曰吾病思成肉所膏
黃犬其烹以飼我勿去其皮弟子如命熟大以獻師食之都盡曰吾病似愈矣可為
我具浴坐浴盤中弟子益新而去湯沸而師不起爛其半體弟子至亟扶出語之曰
吾不覺也漬而成瘡莫不可近弟子厭苦相問候者亦不敢入門因數曰吾乃為
人所惡若此耶起易新衣去床褥積污曰可扶我坐坐須臾而逝止德某年四月
十五日也及是月二十七日有人持書至云十五日見師於某地今達此書於弟子
啟之真手書也後眾自他郡還者皆曰見師牽一黃犬在前信為化去不死矣
濟神廟有池凡假貨財物賄者隨券所書浮出水面吾蘇陸君美商汴城往觀之
且登草席數千求售途中遇雨席竟無買者陸入廟祝曰能使席售去當為神易

卷上

袍兩旬餘不止進香者初買織造俱買席蔽體而行僧俗於常既還乃往掛維袍
以謝神助時值秦王府進繳於神五彩金絨線結成價值百兩拋於池中移時弗沈
忽忽然有聲出一珠纖精光奪目儀賓及官者悟曰王言絨織雖龍宮無有故神現
此以示不足誇也遂叩首請神宥而內之二繼繞池三匝而下觀者歎異其靈迹久
著周測所以國初金箔張乃謂伏機所為歸倣其制亦然殆設辭以抑之耳張有仙
術自化伴神奇豈造作所能者哉

湖廣蘇伯修如雲南將還有一僧來附舟蘇初難之僧言君姑容我將有所助蘇
不得已許之中途登陸摩蓋二十單追至蘇惶惶無計僧云勿畏命主僕及貨聚一
處畫一團圍於外指指黑吼以袈裟鋪地軒轅俄而盜至呼僧云適見一商挾重貨
與汝同行今安在僧曰吾不知也盜遍覓其闕然不能見而過之蘇始感僧厚謝僧
不受便去

胡春者澤陽人一目重瞳少時常油魯中有全真道人日買其油不受直道人感
之授以異術遂能撲擊瓦飛數十步履帕升騰空中此類甚眾嘗商於陝西夜宿山
中孤塔家塔言此地多盜不可宿墨春謝曰止則死於盜賊去則死於虎狼犯等耳

不如坐以俟之因索水益十隻步量誦訣飲水斛許有頃盜二十餘人至呼之曰何
不啟門獻貨景春腹中水嘆之二十餘盜僅如被縛者哀祈云知是胡師聊相
試耳景春乃釋之盜慶謝而去家居時其子詐為盜賊景春春謂真盜也行術
制之子大呼心痛而絕始知其子也呪解則已無及矣正德間流賊劉六等倡亂有
司募求智勇之士鄉人舉景春應命有司以其老罷歸年八十餘卒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紳士往招降否即與約戰開封府學生蘇某請
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呼曰白大王者與之談古今蘇警應無窮曰故
服或云白即某處諱御史以罪罷入賊為謀主云賊取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
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
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於官曰往時弟却者為老婦計今既生還而受此是以貨
行非忠王事也彭公歎賞關於朝送國子監讀書惜逸其名

揚州鹽商張某陝西人挈少子居放郵某暫遷鄉丁甯老僕善調護而郎君既經時
僕見其貌殊瘦詢其隨身童子云每夜深有美女從窗而入未明即去僕謂童子蓋
取伊物件為驗童侯女就寢編一紫羅履鞋與僕僕遍訪無所遇而張生病後因
縫人某甲至示之以鞋甲愕然曰若從何得此僕語之故而問焉云去年在巨族某
氏為其次女作嫁時服一日忽有女子立屏間招我度量身材便觀其鞋已而主
翁怪衣寬短狹減工儂謂余誕其女出聞闈莫能辨也今據此究之即引僕詣其家
傳鞋於內託言為樣求售翁見而驚曰此欲吾長女之具必盜竊得之欲執兩人聞
官始吐實翁未信往叩張生生道其妾各服色真翁亡女也遂發墓見棺之前和有
巨數若有物出入者啟視則面色如生一足無鞋矣翁怒而焚之張生從此病愈
吾蘇術人王宗本行實於汴抵夜則有美女入室與狎詢其居止名氏終不言久而
成疾疑為妖也伺采時以墨油塗其面女泣去曰日歷觀神祠至城隍廟延壽司捧
香合女像面有黑油以語廟祝毀之中有血水流

卷上

王某洛陽人寓祥符以販木為業與妓者唐玉誓父押唐善歌舞雜劇事某曲盡殷
勤為之迷感歲遺白金百兩周府郡王其封號人稱鼓樓東殿下者名推好
音樂聞玉誓名召見試其技而悅之以厚價界其妓遂留之某思慮成疾賂府中出
入之姬傳語妓云僅得一面便死無恨蓋亦求之妓來問為言殿下首肯且戲云頂
淨了身進來姬亦告某某即割勢幾絕越三月始痊上謁殿下令解衣視之天曰世

問有此風漢既淨身就服事我某拜哈遂使玉簪立門內見之相向嗚咽而已殿下與貫千金成收其息焉是事無足書以發一笑耳

洞庭舊草商於大梁春一妓馮蝶翠為其質迫寒為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苦通在街頭曬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為生計葉戀戀不舍隨登其金仍備於磨家歲餘避逅如初馮謂葉汝宜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城換棧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焉彼哉以勢利交者誠如超市哀如舊履謝斯妓之行能無愧乎白女者媼也與英人袁前情好甚焉誓不以身他人近其姓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遂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憐姓不敢任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哀耶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極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嗚其是哀耶夫至也即促節至撫棺曰哀耶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為異哀為延僧誦經焉之如悲伉儷焉

說

卷上

九

南溪金德宣正德初販豆於樞橋河下一晚入酒館忽有客來長身偉貌美鬚鬚金點異之揖客共飲散若平生竟與同歸越宿客謂金曰吾舟泊許野須遣价引之金從之客俟舟至昇岸出銀二千并一薄授金曰荷愛長者敢煩汝此於機戶金稅之織龍鳳衣數也駭問何為曰身是奉府儀賓也奉殿下命辦此時已秋杪庄指計云往探姻親官閣者初春到吳幸預為督成及期云織完再之客喜謝去金後販布之湖廣江中遇盜金暨同伴俱就縛劫貨將盡矣有舸揚六帆如飛而至中生衣龍袍者惟言撤却大船米金偶舉頭龍袍者見之大呼曰是吾故人超解縛一行入盡得釋招金過船相見即鄉織龍鳳衣客也慰問良久設席款之奏女樂見其妻妾四人酒闌召諭廉盜曰吾自登舟有輩故人物毫毛不許動舉遣之奉語金云乘舸過海未嘗公江昨得一妹趁便風游行不覺至此始天假良晤也臨別又贈紫羅黃金一錠眾詢知其故皆曰某等數千金劫去因君復來德君何已願各分半以謝金收却之曰若然則予亦盜也眾乃止金從此不復為商矣甲戌歲以解戶如南京遇諸途盜聞其寓所云明當祭候是日盜與某都督飲博巡江察院潛訪擒去金惶懼累日聞杖死始安

阮章字襲之湖廣麻城人舉弘治己未進士授行人有一子曰朝陽少穎敏能文年十六領辛酉鄉薦益務博覽竟以好學成疾僅二十五死京師襲之右目先青至是哭之慟左亦失明遂尋官歸時以朝陽妾劉氏改嫁京商王政劉懷姓五月矣襲之弗知也惟懼絕後轉於天齋戒三年積誦三官經一藏至癸酉春襲之從子朝東夜夢朝陽謂曰汝今年中舉北上可將吾劉氏子歸宗其秋朝東果登解赴京覓之弗得戊寅元夕襲之夢三位官人坐堂上呼其名曰汝時漸享將重見天日矣引入堂東一室出竹筒中藥水點其目令交曉少頃開而復明見凡上有小蚌團覺來弗效以為妄想所致也既數日幼女在懷嬉笑誤以手批目撥轉雙睛昏悶七日遂昏然復故其明日又夢塵婦引童子來云主阮祀者此兒也公何憂越歲己卯因鄰人張栢自京回始知劉生子果朝陽遺體也乃令幹僕偕張往叩劉夫婦云兒自嫁後四月餘生二歲少乳轉育市人楊富妻矣遂將厚贖之及來春到家年十有二且貌肖朝陽恍若夢中所見也襲之喜不自勝以析嗣有應命名曰應析先伯祖郎中公與阮同年知其事概子說之許者襄陽戴蓋山所傳也

正德初徐州李百戶以酷為業一日有人負兒來市飲食年可六七歲矣李疑為盜兒者問兒從何來其人曰此吾主翁子也自任所回覆舟死惟即與某得生流離至此視其貌秀美曰子無子肯嗣我乎其人幸甚遂界之銀二兩去留是子從師讀書又買一童隨侍久之有桂大士像擊鼓求施者見兒抱哭願謂李曰子陝西人失兒兩載餘矣自止而南物色不可得乃假募緣到處引童子出觀莫或相值今何幸得之公家李語之故亟更衣登拜曰公收育吾子非常恩也啟囊出白金二百兩說李曰周流日久止餘此耳未足為謝將兒去後遣僕夫馳贈五百兩又為買邊功授錦衣百戶蓋其家資百萬僅有此兒故報之若是李之任數月即移疾歸其妻富貴終其身噫語所謂倘來之物非耶斯亦奇矣

說

卷上

十

正德壬申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間澄徹可鑿凡五日焉
戊寅秋七月初四日吳中大雨雨中有淡紅水如血
無錫士子李芳春己卯病疫死踰日忽蘇自言死時被一人引至地府與數十人跪庭中主者呼姓名一審錄筆出就刑吾前有八人皆已縛去次及吾吾大呼稱冤忽階下一人若舊相知者見吾驚曰君何為至此吾對以素不曾奉接何緣垂問其人曰予姓魏與君同鄉嘗忝中舉以死無子識君君不予識也止卒輩曰勿勿行魏

侍吾入言之度其人似為此曹參錄之類入去願久復出喜謂吾云予已得請君免矣便令解縛放出行半道見鼓樂騎從塞途問之答言送新舉人芳春屬目見彩旗上書舉子姓名獨記中一行云朱節吳縣附學生至數十騎見已姓名亦在焉使有人扶掖升騎而行行數百步不覺便活是年果中秋試而朱節者是同薦云

張連者京師人為鎮江府通判一旦坐廳事有三鵲飛集其間噉啄不已麾之不去殊怪之無幾以事忤巡按御史郭被逐繫獄之鎮撫司獄一晚遠見三男子跪庭下皆持狀稱冤問之則云為錢殺事也遠以蘇非所治拒之三人訴不已遠曰吾知若曹不過望我轉達於父母官耳明當與言今為若理因俾各道姓名納其狀而遣之及明廉僚詣遠述其故出狀示之乃無一字但隱隱有墨痕而已推校姓名皆郡民長鄉賊以通負度死者於是大覺疑其狀俄而遠得釋復有三鵲集肩上如初遷任數日病死庚辰六月間事也

周中立以祿命之說知名都下劉尚書總為都御史時為逆瑾所中下制獄事已白猶未復官造問休咎先以亡兒微命試之中立曰此命大佳然厄於三十三能過此則善矣微沒之年正如所云劉公心服之乃示以己命中立喑喑曰此大貴人目下

卷上

十一

雖有憂厄然已出險就夷異時官至八座福履甚盛未可量也時鄉人陸坦為禮部主事以公事被繫當坐重辟會有內援得解命未下公方遣吏為詞其妻因以坦庚甲視之中立云此亦貴人也但此日方有官事其憂甚大然亦解矣猶可食祿數年問何時曰不出今日中當有佳報適所遣吏跪白曰已有旨陸止降外任公殊駭視日正中矣坦尋出為知縣稍遷郡倅以卒刑部吳主事嘗從問命中立為寫一通投之吳以視囚入獄二子尚幼戲水渚失足俱溺死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誣遂自經吳出獄方知往咎中立曰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中立曰吾固言之矣第歸視吾書豈檢其書中有兩語云伊爾燕子入池塘紅粉佳入上畫堂乃驚服

江西星士熊屏游陝西都御史某公諱為恭政屏推尊云某月中當復舊任公不信曰如吾言不驗賈四十驗則賈以匹帛公笑而許之至期果復官先外祖值卷盛公時為左轄屏謂公曰七月當推西川都御史公笑曰陞擢則有之至於地方非爾所知也屏言不驗請如某公約公亦未信曰金星旺知在西方及七月三十日謂熊妄言必矣自察院歸道有人報公陞四川巡撫公大異之復命屏究言九天新雨雲雨省舊黎民有官無祿者半歲追謂吾舅氏云相公於庚辰年不利至庚辰公丁內艱

自蜀奔喪抵家而新制以邊方重任必俟交代公知之復自入蜀竟治事半歲而不食祿其驗如此

長洲劉縣丞不信妖邪其子病妻乘其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兩指談語適巫歸見之怒使執杖坐將杖之詰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說曰小人是金元七

鄉有小民夏某初為巫范舉人汝與戲謂曰汝初降神宜有靈異以示眾明日吾握糖餌令汝商之汝言而中則人信服矣坐幸甚及明降神聚觀者其眾范握狗矢謂之曰汝能知我掌中物乎巫笑曰糖餌范舒拳伴拜曰果神明也即以狗矢逼令吞之巫恐事泄忍穢唾盡范裏其堂欺眾哄然而散

說

卷上

十二

說聽卷上終

李宗萬幾之暇垂覽墳典間亦好琴書諫時以為言上笑謂左右彈琴何損於事等此輩云云然終不以為忤也吾鄉有金某者得古琴曰霹靂携入都介所識巨璫以獻上試其音清越甚喜出內帑金十兩以賜璫私其半以半資金自 上臨御罕有饋賞若此亦奇遇也又喜觀畫一日嘗畫工吳偉筆綠幃數匹命曰急侍去無使觀子知道夫古先哲王多寓意琴畫者言等於玩物乎上猶含恤人言可以仰聞聖度矣

安福張簡肅公為舉子時夢乘軒至一處人云陝西也登壇與中官武升同坐閱武介曹滿前末一人奉盤進其中餅也取其一啖之甚美遂覺而香猶在口殊訝之後公以進士起家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孝宗勵精詔大臣簡閱武事公與鎮守太監總兵共坐將臺全似夢中境界及總兵設宴一卒奉盤餅而進公啖其一味即如夢中者始追憶其異為子姓歸言之其孫蒼山請曰公夢既驗矣何不多啖其餅乎公曰餅甚佳若多食則後必以此來餽却之不可就之非義故一嘗而止也聞者趨之

宛山毛文簡公幼時其父昇欲為聘燕氏女夜夢一老翁云是女夫壽小非二品夫人豈汝子舍耶覺而語妻妻夢亦然明旦冰人來云彼嫌嫁女弗居長如三子故云婚姻事多半差矣父亦以夢故已之既而同邑陳郎中愷奇公聰敏許妻以徐氏甥女後弘治癸丑公狀元及第累官至禮部尚書徐氏兩膺封誥先公沒贈夫人燕氏適一士子官終禮部封宜人故知人生伉儷皆前定非偶合者

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答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走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道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南京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詞甚喜延接士大夫獨戶部尚書王公鴻儒未嘗及其門還朝日九卿祖道都門外公仍不往或以為言某云談笑有他往來無他眾稱善語謂其借古語嘲公也然在當時豈無重風節惡便佞者乎

外戚張氏在弘治間恩寵隆異勢傾中外金夫人有疾聞醫士劉彬文贊名遠蒼頭

迎之劉叱之曰皇親難貴亦人子也為母病欲生致醫耶劉文贊非侯門聽召者汝去矣母溷我奴意甚愠告其隣王指揮王答以劉言良是盍問而主人翁奴遂歸報為翁兄弟即日登門拜謝劉乃往視疾焉嗟夫士能持志不屈使責強幹降心可以為難矣詎非感世事哉

蘇南野棠年十二時病瘵父類欲請張至和治之恐其難致使傭人負棠詣其所且命之為稱西倉傅氏張診脈問雜家郎傭對如主人旨曰此藥金帶貴人然其疾非多藥不瘵類忽其言不復求治也經半載病劇乃迎張到家徹索帳中張一按指即云異哉與傅家兒脉無二何耶類驚以實告張曰爾不應欺我遂索金百兩為謝類請損止三十張諭以飲藥百帖如言而疾已後棠舉弘治乙丑進士官終按察使洞庭葉翁冬月連疾幾殆羸醫咸以痰火治之王時勉後至獨云中暑也眾皆掩口時勉曰諸君莫嘆定是初寒服夏藏晒衣偶觸其熱氣耳問翁果然投以香膏飲而愈

張冲虛者吳人善醫多奇效有道人就篋吹火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延張治之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盃中令服之良久問曰痛少定未曰似定矣索生油與唾下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而為一也人服其得警意云

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卷後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及桌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得莫畢復設祭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送守之人夜皆驚去神怪巨測若此吾鄉程公遵為州守歸言其事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鹹場稱度數日茫無緒次方難其事有老翁來見曰欲獻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并字法言訖趨出追之已去沈思逾夕始悟因畫地作并字令堆鹹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鹹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往來如姻後餅家被仇咳盜攀染下獄顧集眾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十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約息為公箕帚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復却還後餅家益窘第女於商又數年顧者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楹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

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我亦願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貴餅兒也頗慕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臺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蓋揚之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余少聞將氏姑言蘇城有少婦張氏歸甯使青衣單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既行始覺返則有馬者守之即以投遞曰命窮至此奈何又據無故之財乎婢大喜以一銀為謝馬笑度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銀耶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毋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望大德乎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焉君曰爾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控之則知君來矣如言住婢出食之久而家察皆知聞於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之召馬畜於家後以婢配馬美哉乞丐飢寒迫身而為士君子之行不尤難乎吾故錄之以為好義者勸惜逸其姓名耳

常熱之直塊矧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爾有貯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買爾錢販布如何夫幸甚即以貨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接居貨以待夫歸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事為發其事夫忌恥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巷潮落不能去復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為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鞠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兀早奈通判民憚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今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效服少時大雨如注聞縣歡呼以為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居歲餘有劫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飯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為我認殺商人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其款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辨太守靳春曹公胤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為警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要津為內接竟以盜詞為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士都門少甜是日天色

晴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傳以為奇事由此觀之天道甚遠可謂茫茫

金華猶人家畜之三年後母於終宵踽踽屋上仰口對月吸其精久而作怪入深山幽谷或佛殿文廟中為穴朝伏匿暮出魅人逢女則變美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於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者來時如夢日漸成疾家人夜以香衣覆被上還明視之若有毛必潛約獵從彘數犬至家擒捕剥皮炙肉以食病者方愈若男病而獲雄女病而獲雌則不可治矣人多為是運疑至死者府學教習官有女年十八殊色也為怪所侵髮落後擒雄貓始瘳香蘇王訓導王父子傳任亦罹此禍病數年還鄉得生令其地不敢畜黃貓以成精者多是類也王之孫祖福嘗道其事

角直徐翁子婦汪氏美而黠夜有少年來與押家人知為怪而議祛之或言當召將或言枕周易忽見度上豎一白牌書云枕易名將皆不愚汪有妾色偏愛他字甚適美倏忽滅迹是後翁為具名召酒問何為不樂翁以實告有笑者曰彼但運於私室敢人前作怪耶語未竟墜一巨石震撼棟宇合坐驚散翁無可奈何仗婦歸前他日聞生若見物有尾者從身旁跳躍而弗及諦視為何物也翁不久死怪亦竟絕盧秀才化成家對門其姻尹某嘗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數人長僅尺許謂尹曰汝

欲看西廂記乎即搬演與優人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日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本乃尹素所嗜者且觀且歌忘以為枕日久紙盡油矣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遂時時火起旋熄盧有侍婢夜見空房中燈火榮榮畫見鬼狀地首像木偶而身如線一月間驟若年十六七者母於窗隙窺婢一晚竟撲入房曰我仙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鵝油飽三日弗餐眾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墻倒下有一蛇意其為妖也從是妖怪皆出乃遷去

下塘蘇三某日出外有秃首白衣人倚門立對蘇長揖後每出入見之雖竊疑異竟弗問為誰也蘇食飯其兄完一旦受人欺侮忿忿歸家欲歸斯人即隨入抱之上梁又豎浴柱令其踏足柱散跌悶於地妻子奔救獲甦始言其故而斯人不復見矣或云是討替鬼也

崔府使九京山侯元之弟也初登第時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修謁王之鄉一前輩其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附馬弟也乃兄附馬此為附驥崔答曰即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為侍狗聞者絕倒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夔州老同年也。每投語必言早晚生。先君時為庶吉士。同館唐公應坡謂先君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鶴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早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譏笑之。是後則不以異為矣。

劉傳者。陝西朝邑人。為御史。陞克州太守。卒。且若干。僕矣。忽往來於山西。首城人呼為劉御史。或為其飲食。即咳之。夜莫測其宿何所。已而藩臬諸公皆知之。劉同邑韓尚書邦奇。時為參議。語藩臬使。大祐曰。劉公吾父也。吾少常見之。死久矣。今何以尚在。欲訪之。而無由。蔡曰。當遣人覓之。一承差在旁曰。非劉御史乎。某識之矣。遂令往。劉聞名。即至。二公先侍於布政司。劉戴斗笠野服而入。諸公延之上坐。謂韓云。與君契濶多年。韓與言其身後家事。對曰。凡子所言。吾皆知之。至於吾所知者。則子不知也。令弟三哥。擢襄官於此。因其易言。故不欲見。君慎言者。吾將有以告。因推韓手與密語者。久之。曰。願無泄也。還坐。眾問之曰。公一向山中。有何所得。曰。但能相耳。蔡曰。然則視諸同儕。誰先。曰。子問誰先。曰。子先矣。時張會事某。忽發問曰。公既死。安得更生。曰。我却不死。汝到要死。遂散無幾。蔡陞都憲。後病死。後有道士至劉家。曰。老師父今傳語。這番真个死矣。從是不復見於山西云。韓秘其語。不肯告人。此

針挑法。漢言者。博。劉異。此為實錄。

山東東平州有張某者。年八十餘。不知所之。大司馬王公憲幼時聞其名。後公總督三邊。一日張投刺請見。公喜。迎入。視其狀貌非常人也。問從何處來。曰。故鄉某。自言鄉里近事。留飲甚歡。叩其長生之術。不答。止之宿。云坐而假寐久矣。公乃設坐於別室。居之中夜。聞震雷驟雨。不以為意。早旦入室。祇見髮膚委地。几上大書九轉方成四字。公驚異。取其髮膚瘞焉。

朱養衣者。形類。幼觀。長洲人。平生敬呂純陽。朝夕翫像以拜。朱一日病。死到一處。壯麗如王者。居闕門左右。大書兩語云。日月閣離府。冰霜業鏡臺。院中庭見。堂上冠冕。趨袍者。坐閱簿書許久。謂朱云。汝陽數未絕。亟去。既出。不識所向。遇道者。儀容鬚髮。呂公像指一路。曰。由此可歸。慎毋顧後。歸當負我櫻桃。從其言。得玉時已仲夏。夏櫻桃不得。乃以密浸者供焉。朱又活數年。死。其子乾為子言之。

吳城東有回道院。中塑回道人像。高牆畫。一。日有道裝者。至。食數盞。趨入道院。願謂主人曰。來償汝錢。隨使童子索之。眾道士云。今日無人外出。亦無外來者。安得有此。童子不信。忽仰見塑像。指曰。即賒錢道人。何嘿嘿耶。眾視其唇有麩。為之駭。

其神仙游戲域中。其變化不測如此。嘉靖間。荆王夜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祐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聞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聽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為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長洲陸世明。俊才。藻思。聲稱。其舉於鄉。赴省試。下第。歸。過臨清。鈞閣錯認。為商令。納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戲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向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急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三尺冰絃。夜深彈破。青天數意。中人奮。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嫦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室中春。賦。即援筆書云。半窗花影。人初起。一曲桐音。月正中。妓讀。誦不已。徐言中子。恐不如高子。世明欣然易之。

先君幼善屬對。錢漕湖先生秋日過家。指庭中樹曰。秋聲在樹。鳴金鐵。先君即對云。山色當窗。畫圖。謝樂全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眼上。先君應聲云。錦繡羅於胸中。時年甫六七歲耳。稍長。同陸象孫看雨。客對奕。飲酒。象孫謂各曰。圍棋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應。先君云。何不對坐。漏觀書。五更五經。他若臣作。朕股耳目。對子。教心腹。腎臟。五事。貌言。視聽。思對。七音。宮商角徵羽。此類甚多。不能悉記。是時有蔣某者。年十一。為府學生。遇。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某御史見二鶴飛集三清殿。命之屬對。云。三清殿上棲雙鶴。善隨應。以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嘆曰。他日必人中龍也。後素竟大蛇惜哉。

歐陽中承重。江西廬陵人。巡撫雲南。不給軍糧。為眾奏聞。奪職歸。過公館驛。還中。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注籍書。有無名子書二絕於其書後云。忽解隨處滿。垣飛閣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大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落名。就充老。世間安有。四旬翁。此詩。過。見。求知也。然中承之稱。此。文宗。誠可。嘉靖己丑。七月二十八日。吳江十一都。油車巷徐沉家。庭中忽陷一穴。內明如燈。風

卷下

五

卷下

六

兩頰作穴中飛出一龍自南去潘屋無損。

甯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鎮之乃坐臥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銜香豕至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姓惟曰老賊作怪矣操槍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即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隣也莫作惡虎聞之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雨山中響死一虎眾視之即人手之虎也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掘食水中螃蟹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為虎啟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為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為所抱持以爪破胸飲血人呼為變孽歲庚寅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云

張漢卿四川人精於紫微數游京師推人休咎輒奇中夏閣老尤重之時禮部侍郎缺吏部推翰林徐姚謝三公石首張公慶夏閣二公誰有對曰皆有對五日後旨下當自見夏公笑曰焉有是事果如期得旨謝禮部侍郎張禮太常卿仍兼

學士各轉一官若皆有點云遂席公看以禮待轉少宰漢卿謂人曰不出兩司席必去位既而與汪家宰銘有隙為其劾奏免歸繞十八日也費鉛山赴名復登首揆李任正位其次從張叩之云三月閣老宜久慶公者耶費一夕暴卒計入閣至死九十有一日耳夏每問微蘭之期漢卿依違而已私語人曰身且不保奚言無兒後果遭殺

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點調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如常矣都下語曰今日南京真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工部居六曹後仕進者固冷局視之矣嘉靖間興大工添設部官數倍曩時營繕司尤感郎中多至十餘員得驟進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色者人始慕之而為語云馬前雙馬後方馬督工部

六部著郎中員外任司與郎中員外同生見堂上官亦並立惟服色食俸猶六品曹司為之語曰有得有立無得穿無得喫

刑部吳尚書山崧陵人少時其父尚書公洪使祈夢於九仙以下其終身得一語云三山備到福星堂莫知云何明舉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驛謂夢語兆於此

矣及為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藩臬為公祝壽結一綵樓扁書福星集慶四大字公見之悵然曰吾止於此矣尋擢中丞巡撫河南生事降浙江參議十年間累遷至尚書以為夢不足憑也後歐劾歸獄上怒其愆期免官去將抵彭城病卒於利國監驛

昇尸到石山驛兵備副使屠大山為之斂於驛堂其扁正名福星夢語始驗奇哉汀州劉太守烟蘇之長洲人為南京刑部郎中時夜夢渡危橋失足墜深淵中有

一門榜曰積善之門有金甲人引之入其境界非人間世也劉公伏階下冕服者坐殿上謂曰汝大有福人壽至七十五何為求此劉公言其故乃命侍衛者以金爪擊其背遂覺汗流被體心竊怪之翌日散衙回偃息於牀忽有泥塑其面意氣跳梁起視無有如是者再遂不復頃項之棟折牆倒正壓其牀始驚夢之神也後公自汀州罷官歸優游康甯享子孫孝養者二十餘年果七十五而終仲子璧舉進士授浙江

東陽知縣在任得疾且革遂投檄歸到錢塘忽瞑目半日始蘇語其子曰適至一所樓下人引我見樓上官人官人手一簿云此前數也當使知後數命吏又以一簿示我善至於此矣官人復云汝只該鄉舉因中進士減汝十年抵家汝可死時年四十六公之鄉什頃述公夢神謂其壽數寔七十五非虛言也八十故定之士版記

帶城橋錢氏媪夜夢黑衣人叩首曰阿母救我命只須十八文錢當增母壽一紀既覺弗解晨起見人持一籠過門問欲售錢幾何云十八文媪悟如數買之隱放於河是歲遺疾瘳治後果十二年而亡

陳湖王木正德間自京師歸與浙商陳某者同舟相與甚厚現其囊有金遂萌惡念乘其中夜起溺橋之於水得金三百餘兩用致鏡益至嘉靖某歲已踰廿年矣木忽遇陳於城隍廟前頓首言死罪無可說歸家日惘惘自嘆云此事罷不得終須還他半載後忽自責瓦礫於兩袖及視中沈水而死

俞翔者中書族叔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月至常州貿易經書羊家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昨買羊者倘再來稍增價可與之翔果聞其夫之亡也以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絕死夫痛其妻亦絕焉至七月間翔被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翔屍上遠近快異其事大彰明威以警人若此

南京刑部典史王宗福建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妻為人殺死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云聞報而歸眾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

宗曉何為殺之考掠累日終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會審審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
楊示約某役二更時後鞠王宗獄如期鞠之俸命隸云門外有硯視者執以乘果獲
兩人甲云彼學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
為其妾所殺殺之以滅口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眾矣何由踪跡其
人非切己事肯深夜來賊乎由是舉稱神明一時聲振都下

北門橋末某妻顧氏每夜有巨人來共寢日漸羸瘦家人語婦云取其佩戴之物斯
知何怪矣婦俟與交時拔其頭上一件藏於席下明視之乃紗帽展翅也末驗之土
地祠中判官正失此翅具報兵馬司轉申刑部問判官杖罪一百成招搜像至中衢
杖碎之中有血水流顧氏得無恙若一事已交半婦兒
長洲易外郎己亥年家中怪作所藏穀核嘗移置他所整之但聞空中云我食某人
矣時有大磚擲下然終不傷人也姻家曹某至戲曰若能取我帽乎言未既帽忽去
頂空中曰汝信乎曰信矣與之索帽云在灰堆上可任取之果然易末如之何聞杭
州某道士有異術致之求治道士曰是鬼物也憑陰人為祟君能責之否易曰妻女
之外一如法旨道士曰定是君家奴輩遂書符化之有婢在廚下直飛墜其身曰即

此人也嗚呼之斯無患矣易呼婢問之云有一人夜夜來與兒同睡且飛曰吾與若
好也倘汝於人將不利汝兒恐故弗敢言易即責婢與某甲而怪隨獲其室乃以婢
歸其母家後不知如何

錢某陸某至戶也負官銀遁走南京或言不可居遂下舟陽欲通無錫依故人某有
老人求附舟遂載之與共寢餓老人道錢禍福已往皆驗乃告以避難之故曰無錫
正爾息肩處也不得故人力自有好相識經久難必打矣翌日抵無錫西門老人云
感君雅意當奉厄酒為壽要入酒家別飲而別錢追問其姓名曰問何處也拋離火
宅三千里屏去門兵十萬家錢未嘗叩之不答但云會晤尚有日請期曰七十二又

云主器將傾他何足問錢投故人故人兩目俱瞠家徒四壁立弗能留遂到某
神祠祠近馮舍事妻劉某馮過道士與錢相值談及內養其素好也因錢和棧機意
殊喜問其來由以定對曰此間良可避難吾願為東道主遂館之別業殷勤甚厚錢
母見馮來則瞻拜一畫像甚虔乃謂馮彼何人斯公敬之若是曰此邊上相劉海蟾
也後為列仙其自詠云拋離火宅三千里屏去門兵十萬家錢始悟婦老人乃海蟾
也誠善還家巨事甫了而長子死矣至嘉靖甲辰其年七十有二春日在止寺前放

也誠善還家巨事甫了而長子死矣至嘉靖甲辰其年七十有二春日在止寺前放

鶴一翁奉其背曰汝在斯耶顧視之已遠數步忽不見追想即此老人也居無何病
亡

陸襄陳玄齡幼習舉業年十六嘗學使者將按部至吳欲赴縣投牒入齊女門疾走
如飛從者追之不及莫測其所往也數月後始歸手持藥一瓶意甚珍重且云仙人
予我南游武林山中惠服此丹必登仙矣家人謂之癡弗以為異至二十歲娶不常
內寢妻亦弗樂近或云有媒甫及三載忽一日發狂大呼升屋跳牆父母弗能
止乃繫其手足閉之空室中潛自解去遂為乞丐時仰天自笑遇人輒歌詠拾微靡
宗貴負之日蒙然行市中夜宿於齊門下塘土地祠然不與羣丐共臥每詣其舅夷
亭姚氏與之食飲不辭贈之衣即控同伴終不易其故服也甲午十月若有病者謂
摩馬曰上帝召我望日當往眾晒之及期焚扉灰分道常周己之人曰用潑垢衣最
潔遂北面祠神而立逝焉堂灰者共買棺斂之如言潑衣咸得碎銀於灰中多寡不
符適以報其惠之厚薄也陳里人自福建歸言在彼見之正玄齡死日始知其尸解
云

裴慶者素貧賤其妻與某甲有姦遂番妻與甲而行乙馬夜則宿於懸橋巷某氏櫥
下藏身布納不泚如新日在吳市中而人有見之於武當山者談人禍福多奇驗或
問之曰汝必有所授則云陳三癡謂玄齡也張真人問其名召居龍虎山巡撫高都
憲公韶住問休咎不答但歌歸去來辭數句而已高後果被論罷官夏間老家居
往訪之裴偕坐一椀弗起但云汝自去做汝官問以子息則曰且管自家結果遂併
枕仆於地夏公怪而趨出不久召用竟以河套事死西市甲寅春忽謂真人曰六
月二十日吾去矣真人以為他往至期無疾而逝

浙江開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從幹上墮腫處剖出不由枝生也取其芳幹接
他本仍實於枝上入自此為胎生銀杏誠異種云

湖廣保靖宣尉司彭九雷之母有玉戒指中嵌一蟻閃動足厖厖可觀錢塘金編修
家有一金相描眼銀凡正午時眼如線過而復圓兩物乃天下奇寶也

蘇州章指揮袁英壬寅正月廿四日往吳江見巡按舒御史江運至寶善橋天晚陰
雨濛濛一人絨帽藍衣足穿雲履立水瀆求載許之既登舟即披上坐言論聚聚可
聽時舒公嘗密遣人訪袁意英意此箇中人也深畏之要至家留飲其人使袁僅奴
播鼓飲五十樽不醉酒道英父子陰事甚為之驚快適其體有異香到五更曉和

播鼓飲五十樽不醉酒道英父子陰事甚為之驚快適其體有異香到五更曉和

衣就寢旦起解去英命一卒潛尾其後至太平橋掉回首吐云若燻我何為遂入
責練沈家卒歸報英正發狂持刀欲殺人復往問沈云未見有人進門也廿六日英
謂妻子曰我將死及吾生時祀我遂坐索飲食召其押友王季二生共享之曰與君
輩永訣矣眾以為為善語翌日忽走出家人追之不及竟縊死於門鋪中莫知遇何物
鬼怪也

是歲北虜犯太原殺甚慘吾蘇唐同知顧太原陽曲人其家一僕遇虜被及而喉
未斷捧頭奔回綻以油線得不死但能仰而不能俯唐為文衡山言

山東會事黃繼漸之鄆縣人有女年及笄患瘵疾死時以久病髮腫不授櫛草草
頭欲黃亦不及詳視也葬之祖墓旁母陰兩人望見其女遂首而足曳曳尺許坐於
冢前一日坟丁妻遇之驚走女呼之曰來可語吾父吾爾親生女不為梳頭纏足使
我形狀如此何以見人他日其夫亦見而言如初曰吾嘗苦汝妻何惜一開口乎今
汝當亟言之其夫往告黃公公天不信後改葬啟棺果然遂為整其頭足重葬之

從祖兄次孫家閣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僦其旁室居焉其女美而如畫解詞曲雅好
樛居倚閣吟眺甚適也既而徙上塘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死後五年次孫延崑山

盧秀才廷昇教子館於此樓一旦戲謂盧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香猶在也今君
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盧正年少聞之心動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
蕩相與綢繆自是無夕不至後雖白晝常見其在旁久而病瘵日甚其父亦授徒他
處亟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孫嘗我父驚悅具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
而坐卧相隨妻難同狀弗能問未幾竟死竟乙酉三月某日也

翟永齡滑稽多端天池李父嘗記之矣近聞無錫郭氏有字光大者連年生女俱召
翟燕飲翟作詩戲之云去歲相招云弄足今年弄足又相招寄詩上覆郭光大令正
原來是瓦空

蔣思賢登子某以畫像名吳下暇日父子相畫其貌皆不肖里人作詩謂之云父
傳子神傳不傳子為父真寫不真至親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府學生全用元氣才敏善詠每嘲人詩歌及俳語頃刻立成人爭傳以為笑若充
指賦其最著者也一日在文衡山內翰坐浪聽訓業師潘老潘溫曰吾有一語爾能
對甘受爾侮全問之云王大夫昆李蔡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應聲云潘先生父子
沐髮翻水灌雨牛之頭坐中為之大噱

街山說其尊人溫州公少日夢到一僧寺應堂宇數重有屋三間屋後一塔其間貌
坐一人見公不為起公頗不樂問之云宋歐陽文忠公也後為南京太僕丞公
署在滁州游故六一祠鄉也暇日游一寺境界似夢中而塔院塑文忠像亦儼若夢
所親焉街山又自說往年常夢入道院中有道士請作青詞辭不獲勉為作十數語
道士持誦於神前私問旁人此道人為何曰虞伯生也俟其言畢揮之相與談論請
曰許左丞有壬先生故人也其文集何以不傳虞公曰左丞素尼於火是以湮沒耳
語訖而寤甚訝之他日至相城沈啟南家閱書畫展一軸正虞伯生畫像乃道裝也
適有送許公集者許序文言集嘗被焚擬拾成此追憶前事為之惺然

先君平生多奇夢嘗欲自記之而未果也辛亥秋寢疾至臘月廿三日疾革矣請不
肖曰子嗜昔之夜夢至一所殿宇如文華規制王支格公由東序趨出見子意色甚
喜遂携手上階云子餘今來吾不落莫矣且問高學究竟何如子未及對公即朗吟
云從來我破多聞悞却恐多聞又悞君模樣云云吾殆將死矣語未更端忽有錦雞
飛集閣下先君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乃今驗之也越三日而沒

右說聽二卷勇成骨屏先生所撰先生為外王父太常公家子太常平生著書滿
家庚已編則其少作也鬼奇括異海內同好者爭傳之先生雅喜撰官家言每有
奇文輒隨筆識焉久而成帙帙成而毀於火于時太常歿且五稔矣先生作而嘆
曰嘻斯可不成吾初業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記者編為是編萬聲請登諸
梓傳而伏讀之微獨鬼奇括異足備庚己之遺即一談一詠而先輩風流才人逸
致具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亡而裨掌故之闕雖中壘說苑方駕可也
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舉無他好今冬兵燹猶旦暮子一編不
置他所論甚多此特其一爾云萬曆辛卯秋月甥王禹聲百拜謹題

街山說其尊人溫州公少日夢到一僧寺應堂宇數重有屋三間屋後一塔其間貌
坐一人見公不為起公頗不樂問之云宋歐陽文忠公也後為南京太僕丞公
署在滁州游故六一祠鄉也暇日游一寺境界似夢中而塔院塑文忠像亦儼若夢
所親焉街山又自說往年常夢入道院中有道士請作青詞辭不獲勉為作十數語
道士持誦於神前私問旁人此道人為何曰虞伯生也俟其言畢揮之相與談論請
曰許左丞有壬先生故人也其文集何以不傳虞公曰左丞素尼於火是以湮沒耳
語訖而寤甚訝之他日至相城沈啟南家閱書畫展一軸正虞伯生畫像乃道裝也
適有送許公集者許序文言集嘗被焚擬拾成此追憶前事為之惺然

先君平生多奇夢嘗欲自記之而未果也辛亥秋寢疾至臘月廿三日疾革矣請不
肖曰子嗜昔之夜夢至一所殿宇如文華規制王支格公由東序趨出見子意色甚
喜遂携手上階云子餘今來吾不落莫矣且問高學究竟何如子未及對公即朗吟
云從來我破多聞悞却恐多聞又悞君模樣云云吾殆將死矣語未更端忽有錦雞
飛集閣下先君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乃今驗之也越三日而沒

右說聽二卷勇成骨屏先生所撰先生為外王父太常公家子太常平生著書滿
家庚已編則其少作也鬼奇括異海內同好者爭傳之先生雅喜撰官家言每有
奇文輒隨筆識焉久而成帙帙成而毀於火于時太常歿且五稔矣先生作而嘆
曰嘻斯可不成吾初業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記者編為是編萬聲請登諸
梓傳而伏讀之微獨鬼奇括異足備庚己之遺即一談一詠而先輩風流才人逸
致具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亡而裨掌故之闕雖中壘說苑方駕可也
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舉無他好今冬兵燹猶旦暮子一編不
置他所論甚多此特其一爾云萬曆辛卯秋月甥王禹聲百拜謹題

街山說其尊人溫州公少日夢到一僧寺應堂宇數重有屋三間屋後一塔其間貌
坐一人見公不為起公頗不樂問之云宋歐陽文忠公也後為南京太僕丞公
署在滁州游故六一祠鄉也暇日游一寺境界似夢中而塔院塑文忠像亦儼若夢
所親焉街山又自說往年常夢入道院中有道士請作青詞辭不獲勉為作十數語
道士持誦於神前私問旁人此道人為何曰虞伯生也俟其言畢揮之相與談論請
曰許左丞有壬先生故人也其文集何以不傳虞公曰左丞素尼於火是以湮沒耳
語訖而寤甚訝之他日至相城沈啟南家閱書畫展一軸正虞伯生畫像乃道裝也
適有送許公集者許序文言集嘗被焚擬拾成此追憶前事為之惺然

先君平生多奇夢嘗欲自記之而未果也辛亥秋寢疾至臘月廿三日疾革矣請不
肖曰子嗜昔之夜夢至一所殿宇如文華規制王支格公由東序趨出見子意色甚
喜遂携手上階云子餘今來吾不落莫矣且問高學究竟何如子未及對公即朗吟
云從來我破多聞悞却恐多聞又悞君模樣云云吾殆將死矣語未更端忽有錦雞
飛集閣下先君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乃今驗之也越三日而沒

右說聽二卷勇成骨屏先生所撰先生為外王父太常公家子太常平生著書滿
家庚已編則其少作也鬼奇括異海內同好者爭傳之先生雅喜撰官家言每有
奇文輒隨筆識焉久而成帙帙成而毀於火于時太常歿且五稔矣先生作而嘆
曰嘻斯可不成吾初業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記者編為是編萬聲請登諸
梓傳而伏讀之微獨鬼奇括異足備庚己之遺即一談一詠而先輩風流才人逸
致具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亡而裨掌故之闕雖中壘說苑方駕可也
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舉無他好今冬兵燹猶旦暮子一編不
置他所論甚多此特其一爾云萬曆辛卯秋月甥王禹聲百拜謹題

街山說其尊人溫州公少日夢到一僧寺應堂宇數重有屋三間屋後一塔其間貌
坐一人見公不為起公頗不樂問之云宋歐陽文忠公也後為南京太僕丞公
署在滁州游故六一祠鄉也暇日游一寺境界似夢中而塔院塑文忠像亦儼若夢
所親焉街山又自說往年常夢入道院中有道士請作青詞辭不獲勉為作十數語
道士持誦於神前私問旁人此道人為何曰虞伯生也俟其言畢揮之相與談論請
曰許左丞有壬先生故人也其文集何以不傳虞公曰左丞素尼於火是以湮沒耳
語訖而寤甚訝之他日至相城沈啟南家閱書畫展一軸正虞伯生畫像乃道裝也
適有送許公集者許序文言集嘗被焚擬拾成此追憶前事為之惺然

先君平生多奇夢嘗欲自記之而未果也辛亥秋寢疾至臘月廿三日疾革矣請不
肖曰子嗜昔之夜夢至一所殿宇如文華規制王支格公由東序趨出見子意色甚
喜遂携手上階云子餘今來吾不落莫矣且問高學究竟何如子未及對公即朗吟
云從來我破多聞悞却恐多聞又悞君模樣云云吾殆將死矣語未更端忽有錦雞
飛集閣下先君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乃今驗之也越三日而沒

右說聽二卷勇成骨屏先生所撰先生為外王父太常公家子太常平生著書滿
家庚已編則其少作也鬼奇括異海內同好者爭傳之先生雅喜撰官家言每有
奇文輒隨筆識焉久而成帙帙成而毀於火于時太常歿且五稔矣先生作而嘆
曰嘻斯可不成吾初業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記者編為是編萬聲請登諸
梓傳而伏讀之微獨鬼奇括異足備庚己之遺即一談一詠而先輩風流才人逸
致具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亡而裨掌故之闕雖中壘說苑方駕可也
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舉無他好今冬兵燹猶旦暮子一編不
置他所論甚多此特其一爾云萬曆辛卯秋月甥王禹聲百拜謹題

街山說其尊人溫州公少日夢到一僧寺應堂宇數重有屋三間屋後一塔其間貌
坐一人見公不為起公頗不樂問之云宋歐陽文忠公也後為南京太僕丞公
署在滁州游故六一祠鄉也暇日游一寺境界似夢中而塔院塑文忠像亦儼若夢
所親焉街山又自說往年常夢入道院中有道士請作青詞辭不獲勉為作十數語
道士持誦於神前私問旁人此道人為何曰虞伯生也俟其言畢揮之相與談論請
曰許左丞有壬先生故人也其文集何以不傳虞公曰左丞素尼於火是以湮沒耳
語訖而寤甚訝之他日至相城沈啟南家閱書畫展一軸正虞伯生畫像乃道裝也
適有送許公集者許序文言集嘗被焚擬拾成此追憶前事為之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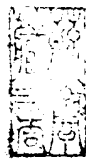


古

華

錄

明曹蓋之著



舌華錄

舌華錄提要

此從經史諸子百家取語不取事分
慧名狂豪傲冷諧謔清韻俊諷譏憤辯
穎澆悽十八類妙語紛披俯拾即是試
誦一過何患不舌本生蓮也

序

晉人尚清言其立論則以無舌通心識超
言外故有言不若無言之含章多言不若
寡言之微中佛現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
世無數寶樹同時發光然後還攝舌相一
時馨歎俱共彈指此藥王藥上以知草木
味為世良醫憐梵鉢提以口業異舌遠離
三有富樓那以辨才無礙助佛轉輪作獅
子吼如所稱甘露沁于牙後天華墜于塵
尾醍醐出于乳下世尊嘿然則為許可慧

力所及至言不煩吾取茲錄或有會于斯
友人曹蓋之視舌于妻慮將不掉防逸在
駟效翕于箕謀苦而得之意伐衛而動于
色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遠矣談者以
瓦間青蓮為聽法華舌本白強何闕道德
余每為橋而不能下咋而不自堅矣釋海
運從而笑曰子尚執塵見未能清淨六根
請斷子舌能復出此敏不
萬曆乙卯朱明朔日 里社潘之恒撰

古華錄凡例

一 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即語涉鄙俚不甚注者亦棄去此古華本義
 一 所取在倉卒口談不取往來親筆以其乃華筆非古華即有佳者不錄
 一 吳鹿氏亦定後經袁小修詳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袁已筆端指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
 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氏前意
 一 採古人書不取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然可不甚
 一 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濫聽之者常誤以滋復詳其中不無一二差
 移讀之者或可見有
 一 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蚋以此小帙遂名古華足以蠡指海耳蓋所取在一索之書
 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古華錄 凡例

古華錄所採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民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硯箋	朝野僉載
婆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楮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郡叢
六語	嚴應三孔
坡仙集	羯鼓錄
南齊記	唐會要
談藪	耳談
李氏雙書	韓子
晏子	左傳
嘉話錄	蘇米談史
陸樹聲叢	伽藍記
初潭集	開元天寶遺事
東軒筆錄	閒窗括異
青箱雜記	山谷集
酉陽雜俎	長者言
書斷	大唐新語
笑林	顏氏家訓
太函集	東坡外叢
柳史臺	續笑林
啟顏錄	唐雜記
商芸小說	閩川多士傳

古華錄 書目

清宮舊事	清波雜誌	容齋隨筆	松窗括異	開天傳信記	盧氏雜說	小名銘	獨異志	塞漢友誼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王承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東坡志林	澠水燕談	父子	冷齋夜話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窗雜錄	玉堂閒話	妖亂志	三國志	古 華 錄	甲秀園叢 自得語	貧士錄	侍兒錄	五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舌華錄目錄	卷之一	慧語第一	名語第二	卷之二	豪語第三	狂語第四	傲語第五	卷之三	冷語第六	諧語第七	卷之四	詼語第八	卷之五	清語第九	韻語第十	卷之六	俊語第十一	詼語第十二	卷之七	機語第十三	憤語第十四	卷之八	辯語第十五	穎語第十六	卷之九	流語第十七	捷語第十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新都曹 臣董之策著 勾吳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慧語第一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為了慧慧之義不大亦慧之在古機也有狂智之別馬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而列之則金粟如來氏矣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刹那可以攝萬劫其中倒指順舉無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明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燈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鹿何者是鹿元澤言未識良久封曰鹿是鹿鹿是鹿鹿是鹿客大奇之

蘇東坡一日退朝會龍門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節而頰悟人與之言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為口爾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數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知以古

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楊德祖為主簿時據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覆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檄騰操果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問善寺僧曰金剛何為勢且善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勢目所以降伏眾魔善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聖臣朕為有為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日月燈光明佛燈尤宜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書月豈乎燈

光呈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以為然

黃龍寺晦堂老僧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山谷答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陰晦堂因問曰問木樨香山谷曰問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淡少即辯慧建和中嘗曰食京師不見子球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未知所說子球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數如月初

薛西源性好稱言脫離襪施貧者或曰安得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指耳

熊登華曰嘗以昨日為前身可以今夕為來世

兒去曰益長官異可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秀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弟季方難為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嬉人語之曰若今月中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障子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一兒故琢釘戲了無遜容融謂使君曰異罪止於一兒二兒可得全不從徐違曰大人豈見屠業之下復有元卯乎徐亦收至

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宋病君子所以為瘧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庾法暢從庾太尉嘗屢屢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貧者不與故得在且晉武帝每狗山海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軍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簡文廟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曉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謝太傅問諸子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軍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若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表弟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鏡振於塵網清流潭於惠風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眾僧疑之或欲作舍有小沙彌在坐未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眾眾從其義

江夏馮詵知鄂州謂王平甫曰拜州歌舞妙戲閉目不聽日以談禪為上王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問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樂豈是思耶樂云因也宋嘗乘車入鼠穴搗磬破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樂愛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地正自然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榮裕將得財而夢夫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穢財本臭也所以將得而榮穢時以為名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謝子其言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楚王張警弱之子載忘歸之矢以射蚊兒於雲雲之澤而喪其子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道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者道李樹多子折指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谷曰樹在道邊而多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者道李樹多子折指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谷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必苦學取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英雄虎爭推而理之非君子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英雄。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問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遠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日與日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年數歲家醜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髮斗謂康伯曰且看襦奪復作襦兒曰已不須作襦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對斗中而柄熱。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聞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空室命酌酒四壁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復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酸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家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道之求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海浮圖耶坡曰有幾奈何曰若無幾容得世間蝶蝶。

郭公瑛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龍謂子瑋曰汝祖象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如水壘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瑋對曰苟非關刀何患重積。

鄭翰卿曰世未有偏才而不好色者好色偏才總歸一致。

管輅年七歲與隔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鶴尚知天時况人乎。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衢停車下馬接訪詢情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表至使驕何常之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如玄平答以無長人間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真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遠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遠笑曰足下食鹽醋後又何堪。

陶侃疾風都無厭替之言朝士以為恨謝仁祖聞之曰時無無習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以為德音。

福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常服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巨被服質素有人貨玉帶者弟以稱佳至旦旦命繫之問曰連見佳弟情急還之季中給無子但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也非以羅羅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傳三教絕矣。

孫子荆欲云枕石漱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破其齒。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閑太閒反生惡業人生莫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書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苦自解帝曰要解故不書。

王詔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就卷不絕家人請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常有奇節隱居授教仲達到郡先候之索不交言但以雞一大鉢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王簿白以為僂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當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鉢雞者欲吾擊強索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

祁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警極嘗謂人曰讀書思之便是一通。

蔣性中為給事歸其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湖濤舟不得進二僕牽挽將自刺船大為他舟驚蔣性中曰此事將給事無橫也蔣不飲人知笑謂曰渠豈為伊哄耶。

唐憲宗上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人魏魏武一杯酪魏武嘆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慮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丘長孺嘗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授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爾爾求雅人我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為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

唐六如畫精極尤任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青山畫不使人間作業錢麋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處實來。

屠長卿曰捷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就大周曰不講便成就。

吳因之曰建請者甚忙受請者甚閒。

李峴作詩一向不工即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後勃果為援

楊奇為侍中漢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帶粉一悲使人噴淚一喜使人解頰此輩本假世人或真

李卓吾謂狀中丞曰世人曰畫蘇語公以寐中作白畫語可謂常理怪矣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羣龍眼所作贊已圖博奕博捕之傳成列馬博者六

七人方據一局投進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乃縷縷

度曲盡其妙相與歡悅以為卓絕迨東坡從外來觀之曰手籠眼天下士顧放閣人語耶家賢

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閣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

呼者乃張口也龍眼閉之亦笑而服

蔡仲舉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蔡仲培反殺之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己人

盡夫也

桓宣武嘗謂孟萬年聽姦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鹿惟飲酒挾妓雖如五辛諸菜人或風之曰既奉鹿何得又食五辛吳答曰未聞鷄毛

與雞舌同聲

趙母嫁女臨嫁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女可為惡女母曰好尚不可為惡乎

鍾士李麗有才理先不識程康鍾要於時賢後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戲何子期為佐鼓

康揚挺不輟停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去

顧長康嗜甘酪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且無有過孔子者公問

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信門法海收

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原草料與農出土牛以戒農寒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趨成毀須臾之

間誰為善惡史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怨者傍一史云不妨此是喚醒也

陳眉公曰開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頗見坐中物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伊川備

有怨怒明道笑曰昨日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日本無心上却有

馮具區同潘景升遊白梅潘指壁上惡畫憎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一

行者問曰山苦耶公告曰吾苦耳

陳孝廉臨別登於邑北之景景地或遠陳覽曰自中日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不

不樂

我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漢北之

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再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夫知士漸而

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嘗為答蓋其弟輩皆風之曰吾兄如此陰是銀山哉得相制其弟推恭笑

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道洽第方成族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廷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得

與諸工而道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淫淫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能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遊注公忽染疾不擇謂各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曰佳

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逃歸耳

徐月英居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

猶帶淚

名語第二

吳地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世非含仁噉義之口不能遠然垂世之法且經不

宜權此可以勵當送不可以龍上智是世間一種攻補至機第於慧小差六名語第一

蘇瓊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答曰欲官求人非人求官之異其對者為恭

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楊柳

韋處子璠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出問至家人相對悲慟而璠神色自安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

常事亦何足悲

龐公隱居峴山之南不嘗入城市荆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欽詠而不肯官緣後世

何以道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心問之答曰丹朱不惡之教爾越不聞被

吳鹿長與諸友閒談天下名士某某等。吳曰：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其遠甚。陸劉少白以道藏藝，其藝甚。天下名士，不難於知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少宛在，以慧藏人，人愛其慧，君愛其痴，是亦一道也。吳亦肯服。

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發議。

張湛舍室修齋，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善，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聖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泰末大亂，東陽人欲奉聖為王，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日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古人之解事。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見一佳吏，乃經年。桓公過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司馬公與子瞻論茶，置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陳眉公曰：欲得俗人心，方可為丈夫。欲得丈夫心，方可為仙佛。故得仙佛心下，方名為得道。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劉錫曰：李龍探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良馬須逐鞭，然後能負重致遠。大童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

吳范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虎狂之士非不惡，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矯，真而不露，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

范志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為翰林，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復於群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

李元靖公沉為相，沉正厚重，無所更易。嘗曰：吾為相無他，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練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嘆當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狠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當貴不歸故鄉，如着錦衣夜行耳。

唐李益為左拾遺，儀而御史中丞李琮奏，後宮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於斷。則天初不應，益在陛下，應曰：據言事關社稷，陛下下可其奏，則天色解脫。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官，拘將不測。益曰：不顧不狂，其名不張。

虞緯真曰：荆扉繞社，使逢客過掃門，飯糲一空。既有人求，數莫應，事從來是命，一毫未由由人。

高廷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室，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蓋覽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耕田中，告人曰：習勤忘逸，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思之困之。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為好人，不願爾輩為好官。

康諫為大理卿，獄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震為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開度，震不肯曰：使後世稱我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王謙薦神萬於河南尹田歆，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逸，近洛陽吏耶？謙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為樂？對曰：為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通衡贈陳作人日詩云：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嘆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德思發在花前，乃善曰：名下固無虛士。

閻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方於講學，為度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為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衛玠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遠，可以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達。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齊王晞為孝昭侍，遇甚厚，而晞每自疏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數人，才會稽孔，聞有文章，未為時人所知，孔推主常令草讀，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諸稚主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其樂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晚為晉熙王長史，察佐送，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舉廉，廉思道以廉詢祖，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遠勢冲天者，剪其翅。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許子將常到穎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遠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則少過，故不造也。

齊太祖奇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谷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胡居仁家貧其鷄不食高不繼或為之慮胡曰身已閒義屋已開書大處定矣不必項求

鄧文莊云寧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為蹈海乘興畫一梅亭梅曰有一能即敵一能

梁王趙玉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緡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

乞物行乞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文遠定不得力落酸推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要傑看其小處不添漏

羅遠遊曰大家器用心思處難知怨處易指項項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勢去則飽鷹騰漢使德濁世古宮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憊之剛

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焚舟沉敵

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陽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跪迎惟工後令范理不為極公異之慮為德安子或勸

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太守為朝廷擇命一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吳無孺曰積眉之士在世爭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訥叔雖輕諾少信於友道寄書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若非聖人安得以

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視此自愧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舌華錄卷之二

明 新都曹 臣孟之墓著

勾吳吳 范鹿長 孫元 公安袁中道小序批評

英語第三

吳施曰聖人盡而索士出聖人具德索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本有不索者五百六

府留奇英之所灌漑每喘一息吐一語雙寒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割之者亦有三二故

聖人既隱之後不如此輩之強且給也況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其壯哉嗚呼波

流字面豈能少此輩乎乃次英語第三

荀中即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木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房之危必當震雲滿足

桓溫請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則願湖像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室何必去人有問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

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雙膽語人

胡總制宗憲請漢書至終軍請經起叫曰男兒便足當從此處挿入其他皆狼藉耳

趙孟子柔京兆人為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為能雌伏遂棄官去

蘇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貧無幾性豪後嗜酒每日宴客請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

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宜為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巳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

給曰吾學書豈為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鱗鱗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

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蘇祖將北征京師噫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

舉匙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不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耶

楊翼每云丈夫當寬何必故卿以妻子輕懷宜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問怪想曰君志何若若對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石崇每宴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

詣崇丞相意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第四姬奉

酒形色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洶驟然自得忽雲盡山出翠巖呼曰宇宙已自居人又何用彼山挽

此萬里長波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文餘顏色真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

稽熱視良久乃吹滅燈曰取與魃魅爭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旬曄更有生靈謝給與亦同事矣曰唐事在西

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雄乃操履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鳳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攜謝眺驚人語來捧首問青天耳

湯子羽磨千金文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按劍新蛟蛟

死波休乃提壁於河
梁殊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辭舉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當當封侯

死富廟食不然閉居可以發志讀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私意無好服玩王廣諸公共就祖祖見衣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

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前濟負人每謂人曰會橋上磨墨作微文

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驥
乘獲兒幼卑聲讀書至擊鼓其室踴躍用兵紫雲豹飾孔武有力按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

圍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鶴鳴呼平澤中逐麋數肋

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覺其復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
行開車樓小人無言不可聞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贊曰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日乃敢兒女嘗咤嗥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簾伐西燕曰吾比老叩靈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軍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彝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啻尺土而有天

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為陳積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

祖建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此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薛宗臨新劉守光守先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烈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

死即伸頸就戮
鄧文富當賈後打金蓮花杯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富賈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漢陽觀秦始塋嗟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為褚彦回曰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園勳

陳春嘗處一室屋宇無楹柱父薛勤求候之謂番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番曰大丈夫當掃

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土所能貯合當以天

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嘗為官備書以供養其母父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當當致博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華碩開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

馬援將軍遠將士多遊學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質據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及

同眾人耶方今白奴烏桓尚據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當當富死於遠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

能臥林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闕關與軍將軍問以此何為史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夫

夫西遊終不復傳還當歸而去
楊子雲曰離羣利類壯夫不為也

毛澄七歲喜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贈以金錢受歸即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如安事此鄙通庶

廢時人奇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父梁怒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

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欲以兵法
項王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趨持盾入初入營衛止噲直撞入立帳

下項王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怒來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

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後以吾兩人耳願與王一戰決雌雄毋使天下

父子為也

狂語第四
吳越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語聖人擇焉聖人尚取之而況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己虛若滿視

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當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

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次狂語第四
哀擬詩平耳多自謂能當曰我詩有生氣項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即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無胡兜

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

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童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何見舍人質明堂禮成本天下

奇子固一無所解但復問曰比班固與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譽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

君能見不。

袁中郎同陶石簪遊鑑湖袁謂詢曰爾狂不如其飲酒不如手與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

李與識讀仙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直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逸劉曰卿仲者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

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術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

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為第一流人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爭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直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逸爾耶劉曰極逸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後

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時去都下人因附百許疋蓋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共

橋安作置書陸

梁公曾廣一士於孝公于誠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長生術不惜為公橋曰吾名在天地間

恐感着不了安用長士者慙而止

郝公凌好吟每得一妙句輒躍起大呼謂人曰書言文武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孟

軻詩道亦批曹劉五百歲而有李杜李杜五百歲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問曰我非李老

君能自退藏以讓尼父德名也

張伯王過姑熟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復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

公曰太白不以此題將留以待我也

徐文長為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瘵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於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

胡今將士多瘵取筆書詩一首付之曰君可憐百鬼不敢來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時鏡自照曰王支問那生如餐兒

梁伯嘗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呼伯嘗及然釜炊伯嘗曰童子為不因人執者也

王寬既歸越常言天下將帥海內無事或斥寬為妄寬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嘗以己與古人相視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

明王澄目不色李復曰有子老君也

文帝問相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政得空業洲得臣又嘉傳臣義躍得臣何尚之謂之曰誰得

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朓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殷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

以唇笑西子

習鑿齒嘗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真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為

腐杖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畫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

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

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辭也然天下有過丘不與易也

郝公瑛為高語放言謂人曰吾一恣特則則讀書畫之詩可以消之次則則表小修再次則則詩耳

下此反增其德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座師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剛烈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滿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在

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避中郎曰不能殺我劉安得免寒士褚笑對曰以扇障道成

謝胡兒語度孝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擊城嗚呼曰若文度來我以編師待之原伯來濟河焚舟

溫度博為吏部侍郎有道人裝被後乃自贊於序博稱解曰胡兒博即今胡應前蕭竹暗曰竹

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壯皮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今胡屏攝時曰馬下八九尺

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遊覽路序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故公狀何止傷博博漸而

與臣

李于鱗少厭薄訓誨學古文詞氣不脫行語咸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談行至長澤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放爾無顧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刺擊拉隣船食之曰

薛先生不解天機且為敬諸隣里

王寬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白玉峰前度仙客合無陪人

在民僕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而傳之我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物填此吾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

異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瑛之枯骨蓋之之麓此天之東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鳥

靈聖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貨而遊遊則必盡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貨見之於江

淮間謂曰君固遊非一也何自若如是劉曰卿有此則則靈聖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谷卿筆數百人

郝公瑛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博才者無有即忘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曲老病楊阿慶在郝

頭願已久作車除塵耳吳笑曰若使我與君同過當從君算一著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曄曄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言商中聲曄每

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詩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溫習振曰宜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
張思先為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思先善事謙太祖嘗謂曰卿殊有骨
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宋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宗萬古徽
宗潛立於屏後聞之不覺步出觀
會稽徐潤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
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消真長者哉

吳氏博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站船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
傲語第五

吳氏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
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恥苟不能充的而取之寧傲不寧權則傲之為偏德
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驛騎將軍按章王巖請為參軍答曰何得誤傷海危橫斤山木
孔拯侍郎為道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簾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極向其家覓求
兩具雙答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宜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汲汲俗間得自肆過山水佳處盤礴其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
榻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棲真壑水殿理若語答去留蕭然不以為意

司從霸與嚴光素舊欲在霸所語霸使西曹屬侯子追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
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期今為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道卿來何言子道
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見况人臣乎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
答曰松柏之志猶存

孫子刺為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微甚嘗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
我揖我身死彼愛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死終身絕之

僧賈休裝州蘭縣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切霜寒十四州
之句鏐論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開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過去而入
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
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岸郡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柱頰望鶴龍山嘆曰
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及玄被枉時毓為廷尉會因復狎之玄
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問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為王侯
伶人

下士爵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爵積不能容脫情投地曰我
所以屈卿者正為此憤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為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相為示使人曰此鳥安可能哉
王孟珣後沒舟聞蕭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其帶以乞配幅
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逆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嘗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意極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廬山人樞初因潘獄滑令張宵甫時問答及出狂控銀鑰柱格猶然拘學也山人指潘廳事稽
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廬坐置側廬謂張曰以因當小增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
李谷坪請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不敢居倏
遂拂衣去

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
遂解印逃去

中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牛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賤則微如是相見
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敬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屢度舉印袖之間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
踏耳

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及玄被枉時毓為廷尉會因復狎之玄
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問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為王侯
伶人

下士爵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爵積不能容脫情投地曰我
所以屈卿者正為此憤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為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相為示使人曰此鳥安可能哉
王孟珣後沒舟聞蕭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其帶以乞配幅
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逆求

孫太初寓居武林嘗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意極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廬山人樞初因潘獄滑令張宵甫時問答及出狂控銀鑰柱格猶然拘學也山人指潘廳事稽
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廬坐置側廬謂張曰以因當小增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
李谷坪請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不敢居倏
遂拂衣去

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
遂解印逃去

中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牛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賤則微如是相見
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敬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屢度舉印袖之間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
踏耳

明 新都曹 臣董之幕者

勾吳 范鹿長牙定
公安京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范曰冷者理之反春風至為暖故則色為他故香為他自有鼻香莫不親不嗅也冷則為善為惡色香雖即非道目明香了不能辨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水冷則結雲冷則凝一結一凝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揚子言投閣為史臣之長制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誦蘇曰賦亦從一其刑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張知子有野史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史知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司是野史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大儒出鎮奇字為都城以禦黃巢構姬妾赴鎮而長姑志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鐸答請曰不如洛貴巢

宰相王與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意云榮扣石丞相王維門權曰犬作家在那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塔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焉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此人

古 華 錄 卷 三

孔君魚為姑城長清僧道下有機之者答曰嘗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惠一二年輒發動復答詩林詩忽復忘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穿楊山水陰清

冷湖下槐應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嘆曰賴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前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

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峰謝事微自朝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

也胡寬知錢穆心蘇東坡對貢父顧子致皆在堂出家數十餘人中誰有新寵也生春舞能為遊跡所發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扇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寫極細浪魚吹引手弄黃花

京遠和不觉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真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斷頓尾

蘇公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念曰相公此論最為驚斷溫公不解曰豈安能斷耶坡曰是之謂驚斷也

蘇子時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魁為善各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魁不敢出招遊仙涼下臨絕壁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涼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端之上下神色不動以索繫筆大書石壁曰章厚蘇東坡遊子瞻附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

曰何也子瞻曰能自將命者能殺人也

章相楊再思展入朝值一重車將車出西門道滑牛不前奴者罵曰一重車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今我國行如此幸甚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強不得喚他宰相

范忠宣謫水州夫人不知意輒罵責博舟過橋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岸衣民舍公頗曰豈亦章惇所加耶

謝康樂小時便大深黠祖車時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不瑛那得不生靈運
真宗時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要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休猖狂愛作詩今日從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驚即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道

赴詔徵妻子見賦出門皆哭賦無以語之但頷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賦長子不覺大笑

東坡自海還惠州州牧故出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東坡舟行涕泣而去此回與內翰相別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意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遠客語晚看
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看梨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莫不早和卿子曰余

意正在懷涼
汪南明上才最數萬卷吞此晚久之謂曰公能遠攝耶公曰漢高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宋世祖至殷賞祀墓謂羊子曰卿等笑貴七若悲當加厚賞羊即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

那得此則急淚羊曰我自哭亡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網家緯過王介甫改闢為開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曰恐

是怕他
黃庭堅作楚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張守節年無子傳於家廟曰平何空榻至身先人傍一妾云妾我輩即陰傷耳
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闈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即起

於大人乘轎之年
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趨錦皆在堂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

李謂陸曰公病愈乎
一進士戲坐原吉公轎或告公曰有志者進

洪武京城既定上謂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除是吳子耳
王厚末年暮不復有妻正封錄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情憤彼人當思此情憤

松江張進士美姿姿過英門訪范雲意范奇之二人同步闈門市中小兒無不道貌張謂范曰為

松

我者也。范笑曰：還是看我。

會稽張狀元諸孫四五輩，皆不飲酒。每至席所，羞下如林，必一盞乃止。沈長曰：張氏兄弟，賦性奇，過節不論其意，只是喫酒，過酒不論其意，只是不喫。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子敬曰：外人得得知，殷勤病，問着人政見，半面，厥州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觀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觀答曰：我病自當差。

王子敬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者？答曰：不知何者。時見奉馬米，以是馬也。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汝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遠密學，知成都僧文鑿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檢書，方脫巾中，睨脫文鑿，其首，文鑿大怒，訴於張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覆，取下，下頭無處，願見此師頭，問權頻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菜，此清福耶。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得。

王寅少喜子房，梁故字曰仲庵，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妨為予一免。張蒼嗜酒，微物武造之，張方生且翻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家所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海我。

司馬德操嚴沽，其妻笑曰：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無言佳，其婦諷曰：人質所疑，若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叔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因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數無儲蓄者，此時吾然。沈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耶。曰：想汝多苦勞也。

謝公夫人，博諸婢使，在前作板，使太傅暫見，使下傳，太傅索更問夫人云：恐傷盛德。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于懷，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播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定僕射，初勿飲。

張士簡嗜酒，踈馳在新安，運家僅載米三千斛，還吳，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嘆曰：社哉雀鼠。

溫公喜漫語，下令禮法自居，二人當至庚公許，大相制，溫發口，却續庚公徐曰：太真終日無語。

宋相祁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請周以開其弟學士，相點花燈，雜戲，醉飲，連日，周以論所說，今謂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與

養魚飯，時不學士笑曰：相公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魚飯，是為甚的。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已，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勝元發為起居，諱侍立殿，殿殿歸，廣淵來問元發，早未司馬君，上殿，聞已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曰：我只聽

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梁同翰在禁城，大年木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梁同翰，梁同翰曰：一曰：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得留以與君也。來於後，亟極手曰：不要與。

嚴子陵，隱居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米乎。

東帝知無為軍，見州縣立石，甚奇，命取稅勿拜之。呼曰：石之言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問曰：該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拜之耳。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實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歸。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融，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融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懸梯為梯，首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吳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德，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林為精舍，竹樹環逸，任時，每見履之，故造而不脫，望而歎曰：其室則過其人則過。

陸與初有胡訪者，大言誇詡，富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宮殿，是言吾曹，頭顱豈可不畏，聞人伯卿在坐，未趨前云：有買脫空，胡數。

馮公具區，醫晚出而早入，人問曰：公算幾年變白，公捋鬚良久曰：未記與累周旋。馮道和毅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觀新，價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褻急，遂曰：願小吏云：吾能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詰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蔽之，明日置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故此不得相逐，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遂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達友，每負達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達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朱忠治，過五柳，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以何乃不備。趙宗儒為太常卿，替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求論其精，隨有常侍，年益修，謂曰：趙乃僕，為求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鉞作南祭酒，罷職，賈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羅汝鵬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弟家，司長者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屬，羅對曰：今日之髮，不得如此。

王太尉不與庚子萬庚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前庚曰卿自君我我自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服洪橋曰皇子誕前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根頤厚食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數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謂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流王不能復答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史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鄂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裴子雨為下印令裴靖為錄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論事移時史相謂曰錄官甚不和長官稱而管府道暗然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墨無刻節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子又子曰鞋履是其核也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賈楮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史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楮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難入布袋了曰汝之仕宦何異點點上竹竿

父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古事宜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醒門人密袖蔬脯置噉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父子視視而笑曰唐三藏高活世今况四藏乎

杜卻登食洪博既飽即睡人諫非養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觀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及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伶官最斯虐以謔得罪非宗社大怨也射之新唐書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嘗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殺斯虐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誦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謂柳老遂大嫉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為與何齊名恥居其下

馮祭酒與孫德遠西湖於定香梅此有香青於士擁蔽公不堪令移舟青於輩大為喧嘩舟屬祭酒曰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長香將未耶公命使者報祭曰致上香不能若德遠起來老矣已過學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廟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者已單衣平上膝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鬼鬼報而述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山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

曰當鼻下長一亦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十

五代馮道王遜門客攝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說說非常不說說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錄餘為巡官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蟲老鹿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郡麻和延平延平素產繡襦親友皆先從麻索之彼被任補絕少惟四時多芳過者以筆鏡之語曰吾任猶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輪歌艷舞之山袁笑曰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益文恰也

葉月潭讀蘇初白或告之曰尊前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於袖中取繡襦之曰報信者一錢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資甚為報拔者索重賞至因大覺憤恚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且為何不和中郎曰加則思法鼻紅長孺笑曰此則思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可冠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真司道是大德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恒先與平康妓鍾象樓復舍之復與董素卿舍之素卿亦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為一正而一偏李笑曰善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樓發欲約約我始欲然公已印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吏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至為酒庫諸驛畢其外蓋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名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租庫諸如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蔡伯喈入見上曰却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心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宰其子德化初進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空尊承教

道學者曰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詒曰怪得真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

東坡有歌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搗粉塵俱欲出來粉塵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兒人間露兒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奇異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搗一曰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初夏四月復會於曹

張融嘗乞假還常所居。答曰。臣居居非屋。舟居非水。未解。問。依。近。東。山。未。有。居。止。權。草。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意。

陳使聘齊。見朔廷有赤龍者。願謂使侍常侍李詢曰。亦也。何如。詢曰。未嘗立於朔。不使與齊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年律為答。為黃餅。復謂諸臣曰。汝等為我作一選。或為汝射之。石勳復云。年律為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黃餅也。高祖曰。汝始作之。何因更作。勳曰。飛大。家熱鑄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黃幡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辨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飲。宰王夫口噴飯。直及龍腹。上曰。宰王何以錯。黃幡曰。非錯。是噴。齊高祖嘗令人請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請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勳驚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勳。勳即云。若不。臣甘死。乃揚聲曰。郭璞遊仙詩。青鬃十餘。中有一道。七。臣作云。青鬃二十。中有兩道。七。高祖大笑。乃止。

石勳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者。勳曰。已著冠者三十八人。未著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趙國公楊素。並為言。路傍有槐樹。願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通人。能令此樹活。不。曰。素云。何。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何。故。死。素笑。幾。幾。幾。

關。中。有。人。姓。出。名。六。斤。使。承。楊。素。番。名。依。至。省。門。適。侯。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先。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食。羊。無。稱。可。稱。的。也。只。應。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眾。曰。罰。酒。作。詠。必。不。得。幽。隱。難。及。從。論。希。身。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鹿。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猪。子。滿。坐。譁。然。

隋。河。湖。郡。劉。焯。之。從。姪。炫。址。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焯。史。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知。者。焯。曰。日。知。中。坐。而。不。見。焯。曰。亦。終。日。負。焯。坐。而。不。見。焯。

杜。正。倫。讓。任。環。伯。長。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安。時。如。苦。羞。且。人。不。怕。苦。羞。恐。生。吉。如。鬼。子。母。且。人。不。怕。鬼。子。母。年。老。而。敢。如。婦。婆。豈。有。人。不。怕。婦。婆。耶。

王玄同任刑時。出主社事。獨有大火遠。玄同自奉博學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為自奉博學之玄同。曰。尚利社稷事之亦可。

唐史部侍郎楊思立。侍外戚之貴。侍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道人夏侯胤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思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史之狀也。或問之。宗曰。一龍一狼共著一羊。不欺何待。

李程為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更兩三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任。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賣腐。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昭緯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廣采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菹。論非生韭菹。或謂之曰。誰謂廣即貧。食雖常有二十七種。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各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為御史。實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十餘年前。實生適。今復爾也。禮侍郎葉盛。轉文侍郎。禮尚書。姚安。設宴。即。因。曰。敬。卿。親。友。干。獨。者。深。煩。公。垂。念。葉。唯。嗚。亡。何。姚。道。太。實。葉。攜。酒。佳。質。故。杯。飲。於。姚。曰。今日。送。卿。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構伴兒。刺。確。所。至。鐘。聲。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十。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即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高之。東面而征。西面而。而征。北狄。怨。眾。未。解。公。笑。曰。是。侍。湯。耳。字。備。太。監。某。故。實。誇。詞。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使。為。儒。不。佳。或。以。為。言。王。曰。佳。來。雖。無。我。設。笑。却。有。飲。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漢陽。臺遠。烟。雨。不。見。笑。曰。道。養。時。晦。宜。其。濛。濛。也。熊。故。外。與。館。選。改。兵。親。左。邊。通。判。住。蘇。張。江。慶。相。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集。相。關。此。行。宜。著。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法。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如。半。語。願。長。康。拜。極。宣。武。武。詩。云。山。崩。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為。重。極。乃。願。災。之。狀。其。可。見。乎。願。曰。真。如。廣。漢。長。風。眼。如。懸。河。決。瀆。

安。海。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幕。中。話。之。曰。路。天。何。因。無。淚。復。成。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新。明。日。以。巾。納。無。淚。置。於。額。大。扣。其。額。而。慟。慟。其。妻。又。呼。入。復。之。驚。曰。淚。何。從。額。滿。對。曰。水。出。高。原。閩。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眾。必。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遠。遊。曰。人。窮。皆。有。飲。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知。豈。有。底。若。羅。曰。窮。客。日。知。豈。有。窮。底。羅。曰。道。道。常。在。窮。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陰。思。道。曰。樹。則。無。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吳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吳師德園。今日袁德師樓。
王元景仗染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流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開千耳。

吾華錄卷之四

明 新部曹 臣董之纂著

勾吳吳 苑廣長來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摺語第八

吳苑曰。故婦戲。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字輩。尚不能辨。况我耶。
吾請以蓋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不及。處為婦。及處為龍。龍字從處。於此可以小分。乃
次諸語第八

王平甫。解解。而眉字秀。明。感。入。館中。方下馬。流汗。衣。劉。故。見。而。笑。之。曰。君。真。所。謂。汗
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
器。和。之。有。一。老。儒。獨。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五。惟。金。星。水。星。亦。不。止
得。力。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論。李勣之曰。吾所倚者何樹。
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河。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聲問曰。吾所倚者
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論對耶。嘉隱曰。何須論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
檢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曰。胡而尚為宰相。檢面何成。聰明動狀。說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仰。倫。諸。公。觀。率。有。標。目。殆。過。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其。論。免
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巾。巾。巾。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美。利。之。使。姜。厚。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于。瞻。曰。君。無。名。也。于。瞻。曰。子。瞻。曰。
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眾。謂。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利。之。眾。皆。絕。倒。
姜。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此。能。謂。東。坡。曰。祥。正。此。詩。幾
分。城。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詩。三。分。來。是。詩。郭。不。信。

無錫孫南公。解。幹。微。小。却。公。破。瓶。抱。之。孫。曰。當。日。張。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却。曰。汝。非。孫。子
耶。

宋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莫。為。驚。懼。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浣。即。坐。於。頂。蓋。所。被。遂。被。去。衣。
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是。以。道。道。大。笑。下。輪。握。手。問。是。四。你。道。以。甚。感。是。云。我。道。你。似。虎
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累。首。領。鬼。章。權。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薛京兆。杜。公。晚。衛。尉。臺。柳。子。也。嘗。遠。陽。珍。過。宅。酒。酣。因。而。嘲。戲。公。暗。謂。兒。兒。姓。陽。陽。陽。皆。皆。皆。孔
子。斯。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脫。西。牛。子。充。當。謂。陽。珍。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廚。珍。曰。君。牛。既。充。正。可。宜。又。兒。給。食。亦
強。曰。君。身。名。珍。何。得。復。咬。疥。珍。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兼。在。雲。龍。門。與。陽。珍。議。理。語。謂。珍。曰。卿。本。無。德。重。忽。共。叔。賢。同。名。珍。於。聲。曰。爾。此。非。英

雄哉與伯符建業

太子洗馬顧夔，俊有才幹，嘗謂陽介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介曰：故耀光於崇山，江南是勝地。

宋王羲之字子敬，年五六歲，嘗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都鄙字大哉，因戲之曰：可改耶，即乎文致，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則男子。

漢武帝時，郡舍人與東方朔校射，復不勝，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胡笑曰：出口無毛，琴瑟聲，底益急，舍人意曰：胡擅取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對曰：臣非敢說也，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實也，琴瑟者，鳥喙也，底益高者，鸛悅也。

孫權嘗與士賈禪，遂被羣臣伏食勿起，禪至，權為難食，而羣臣不起，禪三歲，鳳來翔，麒麟吐哺，螺蠃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快，語稱父為晉文王，戲之曰：父為是幾，艾對曰：風兮風兮，故是一風。

寺祭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才於以，德米賢俊於巖穴，吳楚之亡，亡國之餘，有何異光而應斯舉，答曰：復元之珠不必出於孟津，盤據之壘不必來於昆侖，大高生於東夷，大王生於西夷，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建國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齒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偏滿安，陸便起，安仁曰：清風動亂物，起陸應曰：眾鳥集。

王導妻魏氏，有泉妾在別館，長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惠半返，手捉塵尾，以柄助打牛，陸機曰：此後，後指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髮，車長柄塵尾耳。

諸葛亮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蠶馬，蠶安能勝馬也。

晉張天錫從帝中，即歸，奉表並送盟，天錫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才謂博曰：卿是韓盧，博曰：卿是韓盧，博曰：溫笑曰：乃若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乃，卿得是韓盧，博曰：明公未之恩，短尾者則為孔，聞坐烘然。

秦符堅兄襄陽，獲晉書，得道安時，襄陽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復士一人有半耳。

王戎幼時，詣阮籍，時到公案在，阮謂王曰：獨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案者無預焉，二人交，酒酣，公案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阮答曰：勝公案者，不得與飲，酒不如公案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案不可不與飲。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禪高坐，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齋寺，日夕各遊二堂，而不相往來，奉詞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曰：檀越起事，前何不至，高座。

梁安城王蕭悅，以文詞擅名，所敵難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悅年時，為吏部尚書，客候之，見其座一足，此道稱曰：獨步來，獨步來，眾哄大笑。

梁陸晏子，得魏道李時，時勞，造朝，敬誠，晏子曰：殿之餘人，正應在此，時曰：水高南海，盡在江外，梁汝南周穆，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從，偷石香，穆答曰：禮越既能，實道。

何而不執論

齊王元季為尚書，性雅，而每事與故，有一叔名典，嘗言且起，今索食，謂之解囊，典曰：公不作，何故當云，解囊，元笑曰：汝作字典，何處有囊可典。

北齊李庶無幾，時人呼曰：天龍，崔暹謂之曰：教弟種，法以難，雖過，則作，拘法以馬，庶曰：持此，遂施，實，庶善，有終，其後，樹，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暉，字叔明，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登酒，盧思道撰，飲，暉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鳥見，留，暉時有中使召，暉馳馬而去，明且思，道問，暉，昨被召，以未，暉得無以，鳥為，致，暉曰：昨，暉，然，願以酒，敬，暉，卿等亦是，留，暉之一物，何，獨，暉，鳥而已。

范陽盧叔度，有子十人，大者字高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高生，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微，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師，公，又為，汝，公，在三之，為，頃，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獲，調，僕，射，魏，收，收，無，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真，具，唐，李，慶，本，兩，年，前，卷，朝，士，多，呼之，為，卷，身，有，女，道，入，為，她，長，安，公，松，善，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如，她，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善，乃，自，撰，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秋，仁，傑，戲，同，官，即，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盧，獻，曰：中，時，明，公，乃，成，二，犬，傑，曰：汝，字，大，傍，大，也，獻，曰：父，道，有，火，乃，是，索，狗。

張昌齡，謂，味，道，曰：菜，詩，所以，不及，公者，為，無，鐘，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送，有，金，銅，釘，品，於，有，今，同，丁，今，成，之，句。

賈，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傳，身，長，壽，益，彥，傳，身，實，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傳，曰：此，復，短，向，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當，應，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晚，人，問，其，故，彥，曰：樂，公，小，來，長，壽，又，問，長，壽，之，意，彥，云：身，長，如，許，口，齒，香，豈，不，是，長，壽，家，大，矣。

裴，魯，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瘻，一，枝，欲，割，為，枕，時，即，中，慶，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度，捧，說，良，又，白：此，槐，瘻，是，鳴，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即，中，甲，子，多，少，慶，曰：業，與，今，公，同，是，甲，辰，公，笑，曰：即，中，便是，鳴，甲，辰。

白居易與，張，祐，相，見，謂，曰：久，欽，君，名，記，得，致，頭，持，祐，得，然，曰：舍，人，何，所，謂，曰：白，驚，驚，知，吾，地，何，處，孔，雀，難，形，屬，何，非，致，頭，持，何，耶，張，笑，而，答，曰：祐，亦，記，得，舍，人，自，速，慶，曰：白，何，也，曰：上，窮，恩，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日，道，定，何，耶。

晉，張，猛，好，於，齊，前，種，松，桓，宣，山，松，出，過，好，今，左，右，枕，款，時，人，謂，張，屋，下，陳，康，道，上，送，張，陸，士，龍，尚，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先，令，接，張，以，並，有，大，亮，可，勿，常，陸，陸，抗，聲，曰：雲，間，陸，士，龍，尚，曰：日，下，尚，鳴，鶴，陸，曰：此，聞，青，天，觀，白，雉，何，不，張，滿，弓，布，滿，矢，箭，曰：本，謂，雲，龍，蟠，驪，乃，是，山，鹿，野，鹿，豈，微，皆，強，是以，發，遂，張，無，辜，大，矣。

晉，劉，道，真，道，亂，於，河，側，與，人，乘，船，見，一，老，嫗，操，棹，道，真，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杵，因，甚，傍，河，操。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室自定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和季元規天曰此登瀛詩也

王丈穆夫人得地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園中作室名三畏揚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東丈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老杜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雖欲交割與君龜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文代祇是權攝已耳

顧臨子數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禁使或為之不難當出其子瞻笑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輝少年輕儇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須去之一日輝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半衫須其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滿堂一公今日公然一妾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慎勿化我當出法詩示人

曹公送禰衡於劉表表成祖之且相成曰禰衡初處無禮今因其俊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驚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家臥者為屍屍家之間能悲乎

陳眉公好書每謂客曰古今二純漢袁安閉門子敲返棹明是避塵作詩題曰

我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下酷似神農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之糧士卒多以草根木皮為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求僧今日何乾約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與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虎公答曰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風子也

北枝張遠其甚甚何雪漁與之密因疏撫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蓬張曰非也是夜舒高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收一半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滿謂坡曰此牛發且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復舉似童子厚云我自備居僕便作老農史無樂事豈知老農猶能操黑牡丹也子厚曰我史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

清語第九 明 新都曹 臣孟之象著 勾吳吳 苑鹿長春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吳允曰吾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興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顯別則清之義不得不隘矣陶之法之則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語

戴仲若顯春日偶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顯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鐵鉉詩腸鼓吹

潘師正居嵩山通遠名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之

田游囉頭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具門游囉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佳佳不游囉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王石軍既去宮與東土人士營山水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廬榻單室間是何感慨而甘柄避陳古向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閒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慮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

有客來相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安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醞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巖山下曰一樹蒼日韻噴其中偶有事變至市裾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事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遂具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無幃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蓑簞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帳曹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

梅嶺驛嶺登看如彈珠千佛神骨俱現遊此復又小虞人騎始得雙魚能除華度之心目與嶺美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香閣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爾其林木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目來觀人

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積糶為懷。昔明帝問謝靈運。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便有官整。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王子獻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賢住何煩。爾。王曰。唯味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劉野亭歸。有權責來。詔。曾不。或風之。答曰。才與猿虎隔。何忍與雞犬相別。蘇郡隱士王賓。道跡西山中。姚少師廣者。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傑華過水。郭南岸。樂其幽。常忘歸。每歸。請所親。曰。一入郭。里水石。冷。使使人有原勵之想。及與人指水石。又遊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素。登。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概。書。為。卷。何。暇。南。面。百。城。淵。明。嘗。問。田。開。水。聲。倚。杖。聽。之。嘆。曰。林。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鄒。說。數。月。山。行。喜。聞。棋。語。收。鳴。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巖。臨。水。久。之。乃。去。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梳。九。華。半。臂。日。云。今。吾。身。常。自。在。雲。泉。之。內。劉。尹。云。清。風。朗。月。觀。思。五。度。

南安。前。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衰。衣。草。屨。而。舉。止。對。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大。籍。散。數。陳。和。之。曰。翁。訓。子。讀。書。子。可。愛。主。翁。雖。衰。衣。草。屨。而。舉。止。對。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大。籍。散。數。陳。和。之。曰。翁。訓。子。讀。書。子。可。愛。

古。韻。語。第。一。卷。五。日。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開。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天。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巢。遺。獲。也。

王。司。州。至。吳。興。印。清。中。有。嘆。曰。非。為。使。人。情。開。游。亦。覺。日。月。清。朗。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沃。右。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幽。窈。而。幽。深。塞。山。童。顏。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崖。深。壑。河。北。之。山。掃。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嶺。巖。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房。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縷。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聞。婦。索。纈。更有。新。鶯。呼。重。索。茶。餅。臨。好。客。死。生。此。時。情。無。何。如。吳。苑。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上。碗。效。康。即。半。醜。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蓋。謝。幼。與。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屠。肆。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烏。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蕭。亦。謂。潘。元。帝。曰。下。官。應。觀。時。人。多。不。好。懶。方。仰。眠。床。上。看。塵。梁。而。著。書。千。秋。為。風。流。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亦。謂。潘。元。帝。曰。下。官。應。觀。時。人。多。不。好。懶。方。仰。眠。床。上。看。塵。梁。而。著。書。千。秋。為。風。流。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亦。謂。潘。元。帝。曰。下。官。應。觀。時。人。多。不。好。懶。方。仰。眠。床。上。看。塵。梁。而。著。書。千。秋。為。風。流。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亦。謂。潘。元。帝。曰。下。官。應。觀。時。人。多。不。好。懶。方。仰。眠。床。上。看。塵。梁。而。著。書。千。秋。為。風。流。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亦。謂。潘。元。帝。曰。下。官。應。觀。時。人。多。不。好。懶。方。仰。眠。床。上。看。塵。梁。而。著。書。千。秋。為。風。流。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童。使。奉。釣。收。輪。盧。中。鼓。柝。樵。青。使。錄。蘭。新。桂。東。京。茶。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賦。為。卷。書。以。異。錦。黃。以。異。香。茅。屋。簷。簾。紙。窗。之。壁。而。終。身。布。衣。嚼。味。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陳。眉。公。曰。笑。香。侍。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卧。隱。使。覺。髮。坏。任。山。為。煩。倪。文。節。公。曰。松。聲。瀟。瀟。山。禽。聲。野。鹿。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清。聞。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遊。著。洞。洞。八。遠。几。輩。皆。綠。窗。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解。傳。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衰。索。每。經。且。戶。輒。嘆。曰。經。且。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具。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嗜。真。曰。年。微。僧。至。納。不。全。桑。松。雲。半。室。殘。經。石。磨。半。沉。蕉。雨。陸。羽。問。依。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來。屠。禪。真。曰。離。邊。杖。履。送。僧。花。指。背。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襖。黃。玄。龍。家。黃。龍。山。麓。有。梨。數。千。枝。每。花。開。時。日。樂。禪。具。聞。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苦。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夜。五。更。啼。起。五。更。謂。之。報。曉。蓋。山。間。真。半。漏。聲。也。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肯。奇。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稅。田。產。不。關。夫。流。不。關。曲。古。韻。語。第。一。卷。五。

真。不。似。文。通。不。談。任。籍。反。此。者。是。僧。牛。店。販。馬。驛。也。韻。語。第。一。吳。元。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骨。美。處。即。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病。之。者。為。美。指。之。者。為。病。吾。輩。正。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恬。作。已。病。乎。是。必。以。謂。為。美。矣。乃。次。韻。語。第。七。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看。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袁。中。即。作。兵。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扶。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越。便。覺。烏。紗。礙。人。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選。吳。虎。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孔。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律。也。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王。太。尉。曰。兒。某。令。公。精。明。朗。然。龍。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王。子。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特。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獻。曰。本。若。長。卿。慢。世。庚。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史。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過。聞。道。中。有。成。聲。甚。厲。處。是。庚。公。俄。而。卒。五。石。十。許。人。步。和。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

漢因使據胡狀與諸人詠誌。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非齋沐不致登堂。東坡扶杖。過之。大通慙形於色。坡乃作高柯子一首。令妓齋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奉破老禪矣。其詞云。誰唱誰家曲。宗風何難。借君拍板。與門。誰我也逢場作戲。與相。疑漢女。方偷眼。山僧莫。疑眉。却愁。備勸。下生。逢。不見。老。妻。三五。少年時。

芥子之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蕭蕭。有正。棋。此句。可。盡。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公。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呆。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翁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議。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懷。各。隨。其。人。高。下。談。論。放蕩。不。復。為。畦。吟。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應。或。辭。無。有。刑。曰。汝。妄。言。之。吾。安。聽。之。

吳道世。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和。狀若慈。纒。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凌馬。姬。行。二。善。飲。眾。各。頌。廢。神。寂。李。太。史。本。寓。寓。日。美。曰。吾。母。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揮。揮。道。放。故。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木。嘗。張。帳。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舌。華。卷。五。

花。綸。袁。尹。疎。放。好。酒。當。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謂。門。來。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備。聊。相。違。耳。

王無功待招門下。有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招何樂耶。無功答曰。良。堪。可。與。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開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伍。聖。觀。跡。月。當。眉。際。涼。楚。道。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昔。修。正。局。其。人。不。得。以。使。腸。怨。性。復。玩。將。晚。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界。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費。事。先。迎。謁。將。有。請。虛。公。曰。老夫。扶。來。者。廣。廣。漢。五。湖。環。花。酒。息。耳。無。作。跨。鶴。人。稍。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偶不奉而多。彈。意。勺。不。滑。而。多。酒。意。石。不。晚。而。多。畫。意。淡。空。故。也。

玄菟山。有。巨。松。甚。鬱。與。家。富。門。不。利。劫。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度。之。不。忍。檢。檢。謂。僧。曰。木。在。門。成。閉。字。不。愛。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却公球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自作。空。每。舉。張。卿。子。神。之。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王。子。散。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可。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

點。綴。太。傅。因。戲。曰。卿。居。心。不。善。乃。復。強。欲。穿。線。太。清。耶。劉。公。崇。與。人。飲。酒。雜。雜。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務。公。崇。卷。不。可。不。與。飲。不。如。公。崇。卷。亦。不。可。不。與。飲。吳。公。崇。輩。者。天。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沈。籍。神。常。置。家。指。見。其。列。或。譏。之。籍。曰。禮。豆。為。我。章。法。耶。沈。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嘗。言。南。阮。凡。七。日。北。阮。風。曬。和。有。妙。羅。錦。仲。容。以。竿。挂。大。布。覆。羅。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本。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兒。以。淺。草。盤。盃。裝。香。公。母。便。驅。犀。手。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願。此。點。綴。皇。甫。高。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盡。醉。其。先。也。醉。雪。宜。空。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且。其。私。也。醉。持。離。宜。擊。鼓。壯。其。神。也。醉。丈。人。宜。護。節。奏。畏。其。侮。也。醉。後。人。宜。益。氣。益。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飲。泛。其。爽。也。此。皆。審。具。宜。致。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飲。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繼。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盤。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潘。景。升。嘗。謂。小。妓。眼。中。生。火。當。境。者。怨。之。亦。和。也。臨。關。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人。識。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雜。極。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干。里。一。屈。舌。華。卷。五。

唐。蘇。昌。碩。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精。備。勸。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王。悅。見。王。恭。六。人。輩。謂。有。餘。菜。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羞。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袁。豐。居。宅。道。有。六。株。梅。樹。曰。堪。安。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挿。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飛。燕。進。金。籠。帝。大。悅。以。輔。庸。體。無。所。不。備。謂。為。溫。柔。媚。曰。吾。老。是。卿。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卿。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成。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育。妃。示。左。右。曰。多。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能。多。不。能。飽。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詣。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解。一。日。病。酒。

謝。伯。自。宋。獻。獨。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怡。持。宋。語。之。曰。打。過。龍。治。即。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焚。寄。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母。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瑯。琊。王。肅。任。南。朝。好。若。飲。善。美。及。蓬。北。地。又。好。羊。肉。餽。人。或。問。之。若。何。如。醜。肅。曰。若。不。堪。與。為。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曾溫恭政在中書欲廣意於朝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未政軍臣也元鼎大士也經論朝政致君澤則元鼎不及矣政朝風弄月惜王清香則未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郭基為縣令清慎無所營言曰任官之所本執亦不須作沈重於此乎惟願令人寫書與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痴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吟奈何謝公問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當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物笑曰瑯琊王伯與當為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解頰殘粧亂髮不

能再拜上皇笑曰是宜妃子醉其海棠睡未足耳

滿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謂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難行他無所忘惟當飽色耳傳正悅思良久曰若則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州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李舟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州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省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信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俱令人開杖

合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鏡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

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積其理者足以大得聖極

北齊高洋克襄賈嬖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朱希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希擇之曰既拂矣又去處其婿也以女妻之

唐玄宗性俊逸酷不好琴曾聽羅正弄未及畢此內官曰此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頰

梁高祖重陳謝詩常曰不請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轎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十石皆嘗蓋竟後至許伯曰曰蓋君後至嘗說

曰無多酌我我過酒狂丞相親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高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狀創者其婦左馮翊朱傳用為守府問禁曰是何等事禁自知情得叩

頭服罪傳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酒量求酒於妻妻賦酒乘醉諷曰非養生之道宜節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

酒肉妻從之伶詭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

酒啣肉塊然復醉

馬拔破賊後封新侯命邑三千戶後乃擊牛瀝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衣

吾恍惚多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馬為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

人斯可矣至未盈餘但是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滄上露毒氣重處仰視飛

鳥點點隨水臥念少游平生時話何可得也

荆之聖曰者北步男子當作女人其北步女人當作男子

江之初為僧頗稱苦行過苦立龍於石頂山房別後苦髮復過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苦先

生志耶我乃其也稍及寒溫江遮曰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蓋已三月未愈也

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閉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船八九千者飽食而跨之若死

布襪入市者銜盤僂備足矣後致仕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南公曰在吾計中

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泰山密雲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

顧曰王先生爾宜知百歲後有依廷采無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模帖乘舟夜泛而歸村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襍被皆湮溺無餘

子固方披濕而立淺水中手持模帖語人以問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私通不好服食母語人曰雞豬魚蔬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死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者月臨池以荷為初滿酌酒密繫持近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

既散有人言昨飲大飲也李曰今日之飲明昨日之不飲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高廉酣睡釵釵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知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吳其之生明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盈視嘆曰為點愁人咄咄不也却公瑛語臣曰吳之可憐惟

淚不啻花心

王元實富而無學識嘗會客次日親及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實曰但費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早婢及居母長姑當違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

進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關元中賜遺和製自官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看絲今生已過了重結

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問明皇問之有一官人自言為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瓊我家舊物可持置之

明 新部曹 臣蓋之纂者 勾吳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為俊則以為為駭俊則以為駭人俊則遂睛語俊則聳耳人自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受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宜雲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李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源博採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有書如顯處視見南人學問如胸中鏡日

唐華相識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親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李至親請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時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既字皆聚處茲科制甚左右莫敢對誠曰洋家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殿李大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廣宗重之遂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頤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廬空則從孤竹之末於首陽山知

孫寶著侯文為東部督入殿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茲惡以成歲霜之誅楊部宜有其人手文曰其人不敢受賜賈曰誰也文曰霸陵杜季奉賈曰其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謝靈運好戲曲柄竝孔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意何不能遺曲蓋之婉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漢送吳門候二日不至忽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果亦敬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漢有芥嚴稱敬

東即商鑑名子為外臣外任為廷尉評鑑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為外臣何為今其入仕鑑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臣臣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送周顛顛曰君何所悅而忽脫度曰君何憂慮而廢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津祕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咸問所來肇曰某貧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鱖魚也

蘇味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神逸詞章絕倫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略答曰蘇九月得霜雁王十月被凍龜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故授同官者曰裴廷裕如下水船

偽蜀羅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羅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蜀士李台取曰韓八座之藝如折梅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通逸深宮帝嘗指其著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湯匙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難稱滿眼

劉孝標曰劉虬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處劉士元瑞瑞出處如雲中白鶴皆儉戚之梁履寒年之蜀先主啣依裕不避寒忿其滿言下獄將誅之諸將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若爾當門不得不

謝太傅飽重褚公常曰諸李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明 新部曹 臣蓋之纂者 勾吳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為俊則以為為駭俊則以為駭人俊則遂睛語俊則聳耳人自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受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宜雲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李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源博採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有書如顯處視見南人學問如胸中鏡日

唐華相識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親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李至親請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時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既字皆聚處茲科制甚左右莫敢對誠曰洋家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殿李大悅遂客之

賈逵通經授廣宗重之遂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頤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廬空則從孤竹之末於首陽山知

孫寶著侯文為東部督入殿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茲惡以成歲霜之誅楊部宜有其人手文曰其人不敢受賜賈曰誰也文曰霸陵杜季奉賈曰其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謝靈運好戲曲柄竝孔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意何不能遺曲蓋之婉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漢送吳門候二日不至忽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果亦敬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漢有芥嚴稱敬

東即商鑑名子為外臣外任為廷尉評鑑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為外臣何為今其入仕鑑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臣臣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送周顛顛曰君何所悅而忽脫度曰君何憂慮而廢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津祕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咸問所來肇曰某貧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鱖魚也

蘇味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神逸詞章絕倫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略答曰蘇九月得霜雁王十月被凍龜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故授同官者曰裴廷裕如下水船

偽蜀羅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羅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蜀士李台取曰韓八座之藝如折梅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通逸深宮帝嘗指其著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湯匙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難稱滿眼

劉孝標曰劉虬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處劉士元瑞瑞出處如雲中白鶴皆儉戚之梁履寒年之蜀先主啣依裕不避寒忿其滿言下獄將誅之諸將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若爾當門不得不

謝太傅飽重褚公常曰諸李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哉！英雄何為潘曰：彼士填溝壑，餘波未及人。

齊高帝有故吏金景秀，嘗以過齋，高帝語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住之，備加青謁，景秀若許，某自斲，則名刀割腸，飲以沈酒，帝善其言，乃釋之。

魏植積年沈廢，遷楊惜於道，微自陳，惜曰：祭諸授官，咸由中旨，植應曰：雖復雲雨，自天終待雲興，四散。

庾太后夜登南樓，殷王諸賢在焉，後王逸少下，王丞相謂曰：元規爾時風，不得不小，顏右軍曰：惟丘壘獨存。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帶野，白水草，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嘗有虎賁士，號龍鬚，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簡文在殿上行，左右軍與孫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賊名密，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孫公後王元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生謝言及此事，因祝孝伯曰：王丞豈似不銜玉，曰：不銜亦輸。

王又度在西川，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母小，孫與公曰：法師今日如着，韓在荆林中，觸地挂蘭。

謝車騎道謝公遊，後無乃高唱，但恭坐，徐真，顧使自有，履處，山澤閑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答曰：權禁楊柳，各有其美。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蘇峻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象坐戲，語今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懼，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終非無文彩，酷之翦裁。

桓公見謝安石作蘭文，語議者，竟柳與坐，上請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親過江諸人，經緯江左，孰有能與卿比者，張曰：何如中原，張曰：研求無遺，自王何以過，因時修制，苗樂之，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張所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毛兔，毫剎成象，豈足多識。

諷語第十二
吳允曰：識者識之微也，以言從何，義尚曰：單上之風，必復，以有形之草，從無朕之風，非微而何，故曰：識者識之微也，乃以諷語第十二。

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玄宗召於樓中，下青氍毹於膝上，為粉粉，與之中，柳王宗謨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晉裴友客，竇之株，於桓溫，雖以才學，溫之而謂其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生飲，別友亦被命，至允，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自出門於中，途見鬼，柳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乃慚，溫強解，不覺成，溫笑而內愧焉。

神降為南宮泰，三月三日作詩曰：如陽躍青池，桓溫問何，答曰：望名魚為，桓曰：何為作，詩曰：千里投公，始得靈府，泰軍，那得不作，靈語。

宋太祖嘗面許飲，融為司徒長史，融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長史。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最老，后笑曰：是將正卿。

唐散樂高在苑，太宗命給使，掠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使，王無道，乃沉，淵水，汝逢聖王，何為來。

唐玄宗好擊毬，內殿所射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語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於馬，經者，幡辭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馬，上曰：吾與三丞相相語，故事外，悉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卜於沙，境上，日見丞相，乘良馬。

始皇謀欲大苑，東至函谷，西至陳倉，使旗曰：善多，駝禽，數於其中，賦從東方來，令唐虞，觸之足矣。

後魏侍姑，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移足，時天寒，兩兵，武士被橋，立庭中，優稱欲救之，戲曰：被橋，即汝，雖夜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從於廡下。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臨，知但願，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宜念汝，乳哺，耶，帝愴，與赦之。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大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者，令與造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路中行，問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何異，先主大笑，他禁。

唐玄宗聞黃幡，是何兒，得憤，對曰：自家兒，得人憐，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為五官將軍，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語于賈，謝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謝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蘇高宗從一子，姓顧，家，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請王思遠，以王護，肅故也。

湘東王暕，入臺城，將軍武，滄留不進，中記室，泰軍，蕭有以，不垂下，心甚非之，嘗與，暕，食于，未即下，欲子言曰：陛下，都無下意。

彌衡被魏武，捕為上吏，正月半，試，衡揚，袍為漁，揚，參，拋，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孔融曰：

何故曰：識者識之微也，乃以諷語第十二。

禍衝罪向有靡不能發明王之義。魏武慚而赦之。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武后嘗問卿在相。何子之遠。方慶答曰。盧陵是陛下度。

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何。不滿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因此不復出獵。

張真人秀。廩府第。清腸更。送諫。黃臣曰。藥已與。酒成。火成。瘡。煩。想之。酒。故。有。此。是。陛下。賜。

造。適。當。賜。酒。由。是。止。

程永。堅。不信。佛。其。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作。呼。之。母。應。嗔。人。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

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子。不。怒。耶。母。稍。止。

晉武。既。不。惜。太子。之。德。有。傳。後。意。諸。名。臣。皆。多。厭。直。言。帝。常。在。後。堂。坐。衛。瑾。在。側。欲。露。其。德。因。

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婦。郭。泰。有。才。拙。而。性。剛。聚。飲。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

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彈。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

郭。氏。小。為。之。損。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寫。着。某。柱。間。地。祝。曰。當。今。王。才。爾。為。柱。石。之。用。其。倘。人。

棟。梁。玩。笑。曰。戲。卿。良。談。

顏。融。漢。帝。時。為。郎。至。武。帝。嘗。過。郎。署。見。融。龐。眉。眉。眉。在。問。曰。更。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

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過。郎。權。為。

會。稽。郡。尉。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以。寬。仁。愛。物。為。務。嘗。以。地。狹。賦。為。下。令。權。池。因。禁。城。門。

無。納。取。新。者。以。其。可。為。矩。也。有。侵。者。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黃。州。黃。解。元。麻。州。張。狀。元。茂。情。相。聚。劇。門。黃。年。少。有。貌。而。張。乃。權。相。之。子。相。正。總。朝。柄。黃。戲。張。

曰。思。公。子。今。未。敢。知。張。應。聲。曰。僕。佳。人。今。不。能。忘。

鄒。元。標。論。劫。張。江。陰。欲。置。之。死。律。即。周。思。敬。早。朝。會。張。朝。門。外。朝。靴。未。鳴。二。象。鉤。鼻。相。拒。周。謂。

張。曰。一。番。拒。公。胡。不。風。上。殺。之。也。張。曰。彼。為。朝。廷。安。可。殺。周。曰。前。日。鄒。元。標。劫。公。不。知。為。

誰。強。強。強。強。強。元。標。死。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文。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官。北。道。之。節。因。得。美。玉。琢。成。兩。環。進。高。廟。

日。尚。御。冕。備。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

勝。環。且。在。腦。後。

姚。崇。對。使。賊。伴。賊。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與。吳。戰。即。走。四。十。步。忽。道。其。腹。取。之。左。石。曰。楚。雖。貧。而。無。一。廉。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

不。得。與。其。俱。進。也。於是。楚。兵。無。相。棄。道。者。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鄙。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道。私。家。者。道。

逢。桑。婦。而。悅。與。之。言。然。顧。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文。解。之。語。曰。敢。諫。者。謀。安。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其。佩。景。公。

曰。自。古。聖。主。明。王。文。解。人。從。何。而。始。崇。公。遠。捨。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楚。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賈。乃。卒。謀。王。子。立。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音。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安。子。入。見。公。

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安。子。曰。幸。

矣。章。適。君。也。今。章。適。君。者。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宣。和。間。樂。部。集。德。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紫。苑。花。

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矣。

常州。蘇。振。仕。至。監。司。家。富。甚。每。置。產。不。與。其。所。爭。一。文。必。至。變。色。後。因。置。別。墅。與。舊。者。反。復。

其。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費。之。亦。可。得。善。價。也。振。愕。然。即。爾。乃。復。少。改。

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刑。罰。商。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趨。桓。式。平。九。從。外。來。云。句。

從。閣。下。過。見。今。史。受。杖。上。捐。雲。梯。下。拂。地。足。

浙。帥。錢。鏐。時。州。叛。卒。五。千。餘。人。送。錢。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

帥。不。聽。杭州。浙。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攜。容。威。觀。之。遠。指。却。敵。伴。不。晚。曰。設。此。何。用。浙。帥。曰。

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曰。君。如。是。何。不。向。裡。設。之。浙。帥。大笑。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

隱。所。地。正。當。設。於。內。具。

明 新都曹 臣蓋之墓者 勾吳吳 苑鹿長春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賦語第十三

吳克曰諷刺之語莫盛於詩人詩人之刺隱聖人不刺君子不刺而蓋之墓之不佞次之何也蓋風之可以偃草木不可以頑石鈍金入頑石鈍金者則在洪墟利

謂之曰活劉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缺御史等至有車蓋斗

量之諺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適實在此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欲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一人云光祖兵渡浚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黃污朝和家人小過東坡云半儒猶父子犯事大言

王東亭與張將軍蓋主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耶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武子然後復之嶠曰武子傷我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

大司馬諷劉尹卧不起桓曾彈彈劉枕丸送研沐解問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夢地事可關

周仲智飲酒醉目還直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燧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圍出下策耳 王珣那起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振珣為王護起為記室春軍起為人多貽珣狀珣小於時荆

陸經多為碑銘頗得濡潤心問于履近日所寫幾何答云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唱道行裏 程量職王會試日曾以關節事被劾後出壘察來設宴使人扮書一啼聽者呼云我有一隻鴉賣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秋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彼鶴實有孫何余馬能戰 王翬中朝名士有私黨楊道者曾至翬外見楊翬為蒲山水心甚愛之設不答口遂常出入翬門

盧從原為吏部侍郎杜道自益州奏軍調集補鄭縣尉後道為戶部尚書從原自益州長史入朝 暹立在盧上謂之曰暹入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善鐵道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灑口無應

唐鄭楷為吏部侍郎掌選賦流張引給有選人擊百錢於靴上楷問其故答曰非錢不行楷默 孔稚圭宅中草沒人前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如鼓造之聞者蛙鳴要曰此蛙聒人耶

答曰：謝公此語，實過此。

孫一元隱居西湖，情不慕，故林逋以梅鶴為妻子。後改度徒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道與之，謂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一人，寄語謝君，君不得無孫，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已，其人曰：梅令春，鶴令耳，孫無地。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空，謂之寶器，何也？各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德，所以為寶耳。

謝幼與謝周侯曰：卿賴社樹，遠望之，咸謂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腐，所託下聚，酒而曰：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覆於亂其下，不以為深，聚酒之機，卿之所保，何足自擬。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朝遂成，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光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命，高靈時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慈船某縣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謂諸下曰：汝聞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應曰：問者士子多，讀書，惟聞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乃然哉。

馬援為隴西太守，嘗游使於公孫述，復命援書洛陽，世祖迎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曰：昔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能擇臣，臣亦能擇君。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復屢命屢違，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其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范玄平在蘭文館，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散，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老，天陰聲不悅，貴人怪之曰：豈茲慢耶？對曰：狂也不慢。

王世貞謂相黨，其子世蕃，蕭客曰：家君傷風，不得出也。王曰：希居相位，怎說傷風。

衛江州在滬陽，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其蘭之曰：家第刺進，乃復驅使草木。

梁何昌為吏部尚書，有姓聞來官者，皆問聞君是誰，答曰：子養德，昌萬按口笑曰：送送華貴，宋頌之，何值值路中，遂呼曰：願公，延之以其輕脫，各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若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僮而而去。

唐太宗以李績為民部尚書，會有人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績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績好相無他語。

王荆公為丞相，知政事，時閩安元獻公小詞笑曰：為宰相而作豔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耶聲况自為之乎？平父曰：放耶聲，不若送佞人，呂大以為戲，遂不為。

唐湖州參軍陸蒙，善詩，如畫，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蒙將使婢奉酒，如畫云：受戒不飲，將隔簾問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踏何處，踏何人，是何誰家，觀此風調，停不欲知，畫漸而進。

王知訓帥宣州，入鮑暉，伶倫戲作，織衣人，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鮑，和地皮，來固得至此。

文廟繼陳，陳迪責不虛，與子舟山鳳山，同碑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腥臣嘗其美，人聞其香，陛下豈不聞乎。

武帝幸豫章，王巖公奉集，請至，獨不召，巖曰：風景殊美，今日甚德，武陵帝因召使，使屢發命，帝怪之，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日可謂仰格天威。

許祿好避山水，而體便登陔，時人云：許非有勝性，實有濟勝之具。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人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判投，度遂卧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腐美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此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履。

靈陵張家，爭與大理卿陳某，插一直指，時陳以兩次奉例，造陸，委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曰：公何時賜玉，陳踞踏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耶。

李白開元中，搦筆相對一板，上題云：海上釣蒼龍。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鯢，以何物為釣，張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線，以明月為鈎，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劉又持諸金數斤，去曰：此謀，墓中人得耶，不若與劉君為壽，金不能止。

唐聖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聖老哀鳴，端初探便設，語曰：子嗜共如是，故奸人也，因因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關，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使，聖老以即官出代，既見端初，頗省其面，猶不能記，謂事，因曰：郎中若有者，豈常遲遲，朝堂，即風采堂，豈非曩日，答曰：風采堂，故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嗜不夫不，端初悟而報然。

劉穆之少，日往見兄江氏，乞食，多見為，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會求，檮柳，江謂之曰：檮柳消食，君何煩此。

唐在流陰，涿州刺史，當替李逸，清往解戶部侍郎，李與穆，留坐，與語，指謂所替，李逸曰：清都不知，李逸，渾不解，再再三言之，異曰：李異，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耳。

齊妻嬰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側，乃延，子嬰不入，曰：使狗，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

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為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為天，今處，始未適，先行可乎，答曰：要

神高行殊遠未遺良匹不似鄧通苟然而已次陽然不能

孫權問益州太守張裔曰蜀皇寡如亡奔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爾對曰愚以為卓氏魯女猶賢於貴臣之妻

張融與謝實積俱為太祖融於御前放誕實積起謝曰臣兄傷件寒廢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實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實積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禦上大笑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遜已有所逃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加積真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裝送之賸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相如積真

梁徐陵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聘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製禮樂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嘗有選人被放許云差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津關路去曰不見見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識

梁太祖受禪姚暉為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暉曰頃歲左遷今聞投寄上曰頗聞其人才思敏捷對曰尚在翰林號為下水船上曰卿便是上水船

婁子與楚王坐憐憐一人來王問何為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憐曰齊人善盜乎對曰憐聞稱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椇相以其味不同水土異也

鄭康成在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冀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聞

北朝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應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疑然任彥升在齊好意於佛者極盡免用為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三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巷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若郡人耶何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君侯問官王笑而止

齊武帝時諸葛無常於御坐曲盡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排帝笑曰汗粘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總管陞詣劉儀了不相接高甚銜之儀美代情為儀儀乃迎贈甚厚儀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各人問其故爽曰彼自餉晉陵今耶何爾來事

支道林因入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笑曰未聞樂由買山而隱

盧詢祖甚有口癖好詬詈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港森然與槐柳齊列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歡策曰渠山泊決而潤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頷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

之曰別穿一渠山泊則足以貯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秋仁傑為相有盧氏宦族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盧氏適兒弟挾狐矢鴉雄雞歸味進於堂上顯權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願慮力從其請娥曰吾止有一不不欲令事女主人傑漸而止

郭景祥中說假登進士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輪激故久不調後復何普望慶自陳普笑謂曰今日榮華得巢由拜於馬下

張文潛常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著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令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王元美預相舊麻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即中桑落酒此酒聲唐耶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說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樓解以胡不由科曰指榜上謂胡曰此黃榜丈夫也胡笑曰彼亦有侯侍得之者

盧慶開成中就江西解奉送啟謝曰巨鱗負負首冠遠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措排深懸名第奉先馬得首冠之誦聲曰碩石處上巨鱗戴之豈非首冠耶

劉公幹以失故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預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矚目不疎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家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蓮戶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冠林情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今樂許選視與當無此言

孫綽送秘孫至吹川自言見止足之外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覆治之高世遠時亦隱居孫曰松樹子非不禁焚可慎但永無棟樑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張文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善陽俱脫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解已者於坐間張北方向物可貴張曰奈棋甘香鴨鴉羊響法醃養性人無嫌心

慎語第十四 吳元曰凡物之性必鬱結而後起如風怒則騰泉怒則決虎怒不擇爪人怒不擇言是皆情之至也蓋情不易識惟養傑能之若世間瑣瑣未令之恥即命填溝壑不過如魚鱉之就砧而已耶安見其憤哉大抵天地如彈丸而名物有盡生才不已以有盡生不已求不憤得乎刀火慎語第十四

武帝拜王父儀為郎中儀中四達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瞻遺累千金或說之為大樞儀曰結髮遊學四十年不得進退不以為子昆弟不悅賓客棄我尼日久矣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罪吾日斃故倒行而逆施之耶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若輩有餘恨不十年讀書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任不遂嘗嘆曰古或謂一說而致卿相立設項而降白璧書藉安
屠長卿下第歸酒酣慨呼曰吾手可捫日月而一第厄人東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言錢謙益耕牛大罵曰爾無文章尚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跌倒
絕無雄義無邊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醉後忽灑水眼見影大恸曰丈夫三十歲尚如此
頭顱耶

吳王賜子牙死將死言曰爾吾墓上以梓今可為器括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趙嘉任直不得志有重傷於身七年自慮奄奄乃教兄子曰大丈夫生世無所任無伊呂
如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石於吾墓前銘曰夫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蘇峻遺廢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及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和州士人杜默舉不成名因過為江入詣項王廟時正被酒露臥才炷香拜詎復升滿堂搥神
頭拊其首而泣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
得當好虧我語畢而淚如逆泉願祝杜杜下視神目淚亦湧出

阮光祿聞何次道為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諮議意似二三司馬所廢前有一老櫬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共
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河衛朝馳忽作東陽太守蓄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
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後果以反誅

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梅侍讀晚年疎於祿位而病足常無其足而嘗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桓公卦語曰作此役將為文豎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莫
歲天子

郭恕先時與後天小民市肆飲會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丘車騎初領賊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遠東極顧崇峻江南地數千聖士子風流皆出其中
顧忽引諸僮渡防我輩塗轍

虞仲翔致書南方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之者足以不恨
王彥深不為屠從所禮常懷怨欲以將領自奮每換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蕭而郎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
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賴夜直中書省嘆曰作此使節為笑人
毛伯成既負其才常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數艾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更嘗一往春到周去不於終日
相對庾從食周出蔬菜庾雖強飯意思極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任至二千石
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畜一嘆遂休官而死
羅逸平生多讀書不能自潤每嘆曰男兒在世場場皆當感過吾恩賞而未慮感感時而未慮
虞卿擬宦豈男兒久為耶當勇東街一灑以完結此心耳
王維嘗過曹相驛嘆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爵死何用此為

古
華
錄
卷七
八

明 新都曹 臣蓋之茶者

勾吳吳 苑鹿長夫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辨語第十五

吳苑曰辨者無辭不摧無堅不入彼以直來我以橫往彼以順加我以逆受此涕唾之戰場也故戰國稱為辨士辨之有似於爭君子無所爭而取之可乎曰不審問之明期之語聖人已垂令教蓋不辨無以明格斯辨亦近道矣強詞曰其辨也君子奚嘗馬乃次辨語第十五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係馬河堤水踏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常說日月也劉不能答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穎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巴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且周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恃德乎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周會賞於祖不用命殺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

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修為君平修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東晉光祿祖約少孤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問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為

肥人有戲之者如僕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齊劉繪為南康郡人郵類所居名權墨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墨答曰未審仲尼有何穢而居闕里

王渾平吳之曰登建業宮醜酒既醜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崩分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滅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有題色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剛法之曰有此可易道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世而亡言清言致患耶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邊文禮見友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亮瞻許由而無作色先生何為顏則衣案文禮答曰明府初臨亮德夫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耶

漢東陳大丘寇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大丘捨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過時不來則無信對子罵父則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武帝召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德婦翁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夫帝大笑

倪文叔岳五歲侍父文信父曰天上更有天對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對曰卯白豈止一面

余肅敏公為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合是故座公曰未聞有姓張者訟張家事

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嬈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劉愨年四歲頗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愨應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弟乎

淮海周輝與人論吳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周曰藥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緒為大將令軍中無得自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結責之曰軍中有法未有無法之軍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乃釋之

王聖美為縣令未知名諷一遠官值其方與客設孟子不願聖美久之忽願聖美曰嘗讀孟子不

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遠官深訝之曰

此有何與我聖美曰既不見諸侯何見梁惠王

李勉為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為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為

也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刀殺穢妻箱豐滋汝之不調無思悔學向何

如及先主鎮金陵彬妻文往謁錫爵歸以所賜金帛陳於庭前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

優勝婦曰男子之妻非女子所能知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洽大夫禮亦前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焉得自彈劾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先白誰耶

稽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履量小狹趨云尺表能審瑛術之屬寸管能測往後之氣何必在天

諸葛亮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羅母族黨所讒。極之為狂。遂將送
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權車與別。亮問朝延何以徙我。王曰。卿狂逆。亮曰。逆則應殺。狂何以
徙。
都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都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魏林不。都倉謂嘉賓曰。今日拜子
歌。言語不通。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善作語。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後復何所。
鴻臚孔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復視布日月。磨爛。胤曰。不爾不見。糟
肉乃更堪。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武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和。既至
帝。置問之。允對曰。舉南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許允婦是阮銜。如奇醜。初婚時。允既見。即欲出。婦料其出。必無入。理使捉。得之。許因謂曰。婦
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許曰。夫百行。以德為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許玄度隱在永興山幽谷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遠。或謂許曰。當聞其山人。似不爾。許曰。僅匪。豈
故當輕於天下之賢耶。
殷州州聞達。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達公笑而不
答。
阮宣子以三語為王太尉。阮宣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天下人。亦無可無。言而
辟。復何假。
類語第十六
吳說曰。舌之有類。如習之有根。天下之物也。類之於語。無類不存。惟指語。類之類。居。然
四語。已有都領。即四語中。有其類者。而類部無與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指。謹。謙。之
語。斯成類語矣。乃次類語第十六。
諸葛亮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何為。所。對曰。在家思孝。事君忠。朋友信。如斯
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及廣州。食泉。因問之。曰。卿。復有此水。百年答曰。梁州惟
有文川武。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益。其有對者。王儉曰。臣目。果。之。對。果。之。曰。陛下。喜。比。南。山。與。日。月
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輕。所。度。量。
王儉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求官。曰。齊。桓。滅。諱。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季。孫。所以。有。僕。
梁武帝嘗以東。湖。蘭。陵。諸。球。仍。取。乘。謝。帝。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明。深。應。聲。曰。
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
蕭道成嘗於御坐飲酒。屬酒。北使。外常侍。李道。臣。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定。失。心。恐

無以酬。瑒。曰。詩所謂。我公。因。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後復。在。并。州。太。宗。嘗。就。春。秋。復。因。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復。對。曰。
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其。贊。一。人。即。為。萬。乘。王。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天。宗。大。悅。
崔。正。張。詣。郡。都。郡。將。姓。陳。問。正。張。君。去。崔。行。異。世。答。曰。臣。去。崔。托。如。明。府。之。去。陳。也。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藍。紫。碧。等。地。檢。而。街。諸。寺。見。銀
佛。一。尺。以下。者。多。劫。之。而。歸。人。謂。之。蘇。藍。或。問。溫。庭。何。將。何。對。溫。庭。聲。對。曰。無。以。過。密。陀。佛。
鍾。錘。鍾。錘。少。有。令。舉。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錄。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救。免。跪。面。有。汗。帝。聞。曰。
卿。面。何。以。汗。鍾。錘。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鍾。錘。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
晉。武帝。始。登。降。殿。策。策。得。一。王。者。世。數。擊。此。多。少。帝。說。不。愧。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
臣。聞。天。得一。以。流。地。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德。羣。臣。莫。能。言。者。侍。中。裴。楷。進。曰。
鍾。錘。書。亮。二。子。賊。會。共。偷。服。散。酒。蘇。時。覺。宜。假。寐。以。觀。之。賊。拜。而。從。飲。會。飲。而不。拜。既。聞。之。錘。曰。酒
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康。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曰。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
曰。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庚。公。大
喜。
晉。先。主。以。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送。折。其。辭。籍。過。入。拜。權。曰。晉。事。無。道。
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答。吳。王。大。怒。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敢。此。陸。曰。有。千。里。羊。羹。未。下。盤。故。耳。
孔。融。與。祢。衡。交。厚。跌。落。狂。放。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願。同。復。生。
唐。辛。那。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適。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曰。舊
太。公。八。十。始。過。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過。陛下。過。之。速。矣。
李。今。伯。常。聘。吳。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爭。為。人。義。今。伯。曰。願。為。人。兄。吳。王。問。何。願。為。兄。今。伯
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蔡。質。劍。謝。以。與。魯。英。送。別。復。魯。作。述。世。祖。嘗。因。宴。蔡。胡。劍。所。在。謝。曰。昔。日。魯。英。
奕。別。稱。為。陛下。柱。陸。之。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椅。床。應。示。之。歸。告。其。夫。曰。男。得。官。事。矣。
歐。九。嗜。遠。遊。逢。有。廉。嘗。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旁。九。嗜。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應。曰。尚。不。及。使。君
之。清。也。
解。學。士。嘗。置。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把。樽。置。椅。上。婦。翁。曰。父。子。坐。樽。乎。解。應。聲。曰。政。叔。叔。攜。樽。也。
王。武。子。孫。子。別。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異。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羅
觀。以。嵯。峨。其。水。渾。渾。而。揚。浚。其。人。磊。砢。而。英。多。
周。僕。射。伯。仁。難。谷。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僮。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噴。曰。王。公。曰。卿。欲。希

叢書集成三篇第七十三冊

24 B

稽阮明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道希稽阮

孫威為成亮記室參軍從微將其二兒俱行便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時年七八歲慶謂曰君亦復來耶二子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遊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上殿奏對孝宗曰晚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袁相國履泰六七歲時與屏兒戲自稱小相公路溪彭公見之戲曰願為小相袁應聲曰切比老

楊大年德方與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實誼賦向石曰止於坐隅就其閑暇石

遠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履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

不拜過去佛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難卿豈得無念父母乎

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各上派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

祖曰坐無仲尼馬別顏回
袁彥伯宏以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太守謝安嘗宏撰逸乃祖之於野亭時嘗言集安故卒追試之

古 錄 卷八 五
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即曰報當奉揚仁風德彼黎庶

周盤龍為敬騎武帝戲曰卿若若龍何如說盤龍曰此龍猶從兜率中出耳
崔邪利雁模入魏邪利子遠妻疏布如居長樓樓子雖居虛空即不廢婚在元孫使魏魏人問

二家子任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驢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逸忠孝並弘
宋劉瑀位本在何遜前考武初為使部尚書瑀園寺中不得與遜同從郊祀儀乘車在前瑀策

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驕馬及之謂遜曰君嘗何疾乎牛駟駟積所以疾耶曰君馬何處曰駟

驢灌於羈練所以居後遜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就自造青雲何至與駟馬爭路
吳使張溫聘蜀問奉安曰天有頭乎安曰有溫曰在何方安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

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耳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安曰詩云天步艱

難無足何以步也溫曰天有姓乎安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戴安道既屬梅東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逸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

堪具慶家弟不改其樂
盧志於坐眾間陸士衡陸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盧盧盧

陳元方年十一時侯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

者故之以德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焉為鄭令正行此事不知卿

家法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稱周旋幼穉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

周公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五經問左右虎賁中郎若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若當時殊許奇問何以無

知答曰潘岳秋興賦曰余兼虎賁中郎將當五散騎之省至若嗟極善
陸遊聞車溪今名請與相勉謂曰武陵蠻夷乃有此奇人也遂以吳太伯瑞委之化以改被髮文

身之儀今上提聖王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

古 錄 卷八 六

明 新都曹 臣蓋之墓者 句吳共 范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流語第十七

吳范以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狂不輕薄乎故輕薄乃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獄計輕薄之罪足沙天子不肯暫一假借詭人雖然此亦自天之微我耶可無問也乃次流語第十七

宋會稽太守孟頫事佛精微謝靈運輕之謂頫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先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聽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投索者亦可識梁到浚本漢園人後得何謂劉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擊其斃置其牀下以苦之洽恨孝綽嘗言之

盈川令楊炯見朝官目之曰麒麟格人問其故楊曰今鋪樂假弄麒麟刺畫頭氣修飾皮毛覆之驢上驢非檢而何

杜審言初舉進士時才靈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奏選試判復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間其故曰見吾判即當差死矣

陳通方年二十五舉進士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指其背曰王老王老春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貯之

薛能鎮許昌幕史成集因令其子壽濤茶諸幕客幕客為怪能曰俾渠消災

魏嚴傑素輕虛聲或一日與學會於江亭盧請目前以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聲令曰遠望漁舟不測尺八端傑遂飲酒一壺完欄嘔須臾即席還令曰完欄一吐已覺空喉

依吏部與何敬答意趣不協故谷居推執客歸路有復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答客

柳季雲好彈琴飲酒每出遊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倪雲林善山水為一代名匠獨不為人物太祖高皇帝問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補正平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使之漢滅而無所逃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補曰卿欲使我從者法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補曰大兄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補正平正平生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下兒輩之耶將使

張子布也子

人問補正平曰今君處冠冠皆足蓋當世乎補答曰文若可借前弟幾長可使監厨請和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由阿後胡中流風勢猛迅船欲傾覆褚公曰此船人皆無可以招天

鍾者惟孫公多慶漢正當以嚴天欲耳使欲投擲水中孫遂無語惟大喘曰幸野脚念此

王兵初拜僕射劉祥與兵子融同歲劉謂祥下驢曰汝努力汝軍已為令僕矣

徐常侍凌薛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達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賦性

履信至北惟安溫子昇寒山寺後遂南人問北方向知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詳道術

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鳴犬吠聒耳而已

劉畫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意文又惠於六合君四體又善於文

畫大矣以示補正平才曰君此賦正似駱駝駝伏而無城城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世莫遺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根基其江冷願見其餘信

明欣然多出家篇世莫未飲篇曰所見不及所聞遂引丹去

嚴武以世舊侍杜甫甚善甫性偏燥傲讒嘗解登武林檢視曰嚴提之乃有此死

謝玄暉題輕江板詔當指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中左右取訖而後停右問其故謝曰定復不

錢端學問尚流時名侯侯之乃實所為詩焉始稱佳既後屢讀乃謝曰吾始敬君耳似不得無罪

楊君諱季以文示人曰佳即海卷問曰何處佳其人不能指楊袖文曰是微園山送去

蔡子木酒微自歌其楚州諸詠甫發蔡其國倫軒軒聲與歌相侔昂歌愈新亦止人諫之吳

曰武以南柯極贊楚州腔有何不可

陳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在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料相所能解

鄭光崇有一巨皮箱凡提贊有可嗤笑者即收其中曰此苦海耳

東平王錡老負甚安節口腹之奉以市理則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各請出示竟無一字可

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第

謝耳伯結放生社於五明寺以作文為社課謝偈曰如文不成罰實放生沈勇長聞曰謝已有功

德何必放生人問其故沈曰人聞此語勝於放生

下度是宗然同在穢館是困遠緣以啟謝了乃戲答曰啟事更不奉答當以費整一車為報是

流飲曰毋汚吾牛口

謝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謀逆。以親有時望。通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族去。昌胤曰。不就朝。雖懼天下私欲也。敦曰。君能保無雙乎。對曰。雖近入魏。主上側席。過官者。務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敦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大學生丘遲。奏表名。召令親所為。文給曰。其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不祛。穢子。戴良才高。自備。每見黃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問其若。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吳虎長性。坦率。不事矯飾。每遇風雅。先刺之。雖皆婦人。謂曰。君不得盡。盡。蘇爾。答曰。予以由。蘇遇風雅。便以風雅。遇。蘇胡。為。蓋爾。

湖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蘇。湖。蘇。又。一。初。塔。城。底。事。半。分。無。都。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人。誦。之。以。示。王。恩。洲。王。曰。極。似。陳。白。沙。老。來。悟。句。

錢塘。郭。步。操。與。所。嬌。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姿。郭。每。顧。之。略。不。與。所。嬌。者。接。其。人。起。曰。汝。愛。伊。耶。郭。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岸。花。醉。曰。春。風。入。林。豈。為。松。栢。王。勃。揚。州。虛。照。臨。賈。王。皆。以。文。章。聲。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常。曰。吾。愧。屬。前。居。王。俊。

殷浩才名冠世。度。冀。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使。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復。家。家。富。復。不。蒸。食。不。

支道林入剡見王子猷。兄弟。選。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頭。鳥。但。聞。啾。啾。啾。啾。聲。符。宏。振。來。歸。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老。道。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視。視。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王謂林公說。林公道。王云。看。賦。願。給。布。單。衣。披。左。傳。遂。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虛。語。也。

王右軍少時。喜。潔。淨。在。桓。大。將。軍。許。王。度。二。公。後。和。右。軍。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深公云。人。謂。度。元。規。名。士。胸。中。若。林。三。斗。許。魏。長。齊。雅。有。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宣。當。出。虞。存。朔。之。曰。與。卿。約。法。三。章。故。者。死。文。筆。者。刑。商。略。狀。罪。魏。笑。而。不。結。

王子猷詣謝安。林公先在坐。囑。囑。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待。商。相。復。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鬚。

王對每不重。答。二。人。嘗。指。蒼。苔。良。久。乃。問。答。曰。公。自。言。何。如。美。甫。答。曰。身。不。如。美。甫。王。別。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美。甫。無。君。室。客。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風。著。之。尾。承。相。以。腹。射。彈。棋。局。曰。何。乃。洩。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美。惟。聞。作。美。語。耳。

陸士衡初入洛。谷。公。所。宜。指。劉。道。真。是。其。一。性。既。佳。劉。尚。在。京。新。京。性。嗜。酒。禮。舉。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虛。地。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也。

王凝之謝夫人。說。性。王。氏。太。薄。之。就。道。謝。家。者。大。不。悅。太。傅。慰。之。曰。王。即。逆。少。子。八。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還。來。不。意。天。壤。之。也。乃。有。王。耶。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危。物。莫。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嘔。唯。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者。皆。笑。孫。舉。頭。曰。使。君。生。存。今。此。人。死。

庾道季云。庾。頗。簡。相。如。雞。千。載。上。死。人。懷。慄。恒。如。有。生。氣。曹。蜂。李。志。雖。見。在。麻。麻。如。九。泉。下。人。皆。如。此。使。可。結。繩。而。治。但。恐。孤。狸。猶。搗。搗。盡。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如。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受。而。不。恨。郵。司。空。方。回。家。有。儉。奴。知。及。文。章。事。有。意。王。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夷甫常屬。人。輩。輕。時。未。行。適。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尊。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使。舉。棧。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盪。洗。畢。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孫公作。庾。公。亮。誄。文。多。奇。詁。之。辭。既。成。示。庾。道。憲。庾。見。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恭。王。手。常。不。如。兩。道。詩。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爾。

陸。葛。叔。大。女。適。太。尉。庾。亮。亮。次。女。適。徐。州。刺。史。羊。悅。亮。子。破。蘇。交。宗。改。適。江。蘇。族。兒。娶。郭。氏。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故。乃。云。羊。郭。是。世。婚。江。家。我。願。伊。願。我。不。能。復。與。謝。真。兒。婚。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兵。人。請。塔。陸。太。尉。對。曰。塔。讓。無。松。柏。黃。蕭。不。同。器。玩。雖。不。亦。不。為。氣。倫。之。始。

社。相。拜。鎮。南。將。軍。朝。士。志。至。皆。在。連。榻。坐。時。羊。稱。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空。不。生。使。去。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基。本。與。女。在。本。母。前。宴。餞。本。弟。翼。行。遂。入。至。堂。曰。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朝。

劉。真。長。與。歐。洲。源。談。理。如。小。兒。戲。曰。惡。卿。不。作。將。善。當。佛。仰。攻。支。道。林。造。即。色。論。論。示。王。中。郎。中。郎。即。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誰。能。見。實。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驢。驢。看。文。書。不。願。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操。縱。常。務。應。對。玄。玄。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傳。語。第。十。八。吳。亮。曰。懷。者。西。也。於。時。為。秋。秋。之。為。時。也。刁。焉。城。城。高。稍。具。情。者。獨。聞。之。聞。無。不。墜。淚。其。我。

可知矣。又而方為萬物皆終之處。故次接語第十八。

李斯始斬威陽。當出獄。與其中子俱。其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嘗黃元。俱出上蔡東門。遂殺。豈可得乎。

景公道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清澤去此而死者。

陳宮與呂布俱為曹操所執。公謂宮曰。奈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公又曰。奈何。宮曰。官闕霸王之至。不絕人之禍。固請就刑。遂出不顧。

衛大夫見王義之。小時甚。使有老成之氣。流涕曰。此子必為吾名。

漢高征韓布。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依酒酣。乃歌大風之歌。帝自起舞。慨傷懷。立數行。下。謂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難都關中。為歲之役。吾魂魄猶思家沛。

狄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乃嘆曰。吾親舍其下。

孔北海被恤時。男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寄在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妻。甚有寵。常著齊履。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積地。膚色玉。不為動。徐徐結髮。飯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拋乃是本意。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恻然增伉儷之靈。

曹公既殺楊德祖。復與太尉。送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三安期去。東渡江。道經視。人懷危懼。王每過。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碇。金山北望。嘆曰。人言於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龔勝死。楚父老。來為其哀。說而嘆曰。實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談。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曰。願請從事中郎。郎湛曰。自有宇宙。使有此山。由來。豈勝士。全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言訖。淚無。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猶應在此。

孝武山陵。名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棺槨。惟新。使自有春。難之感。

雷宣。厥。顧。涉。道。墓。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鈞。餌。橫。戈。開。邊。校。討。刑。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數身。萬事。都。已。悲。夫。

依思。覺。亡。後。弟。融。嘗。酒。於。靈。前。酌。酒。恸。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魏。雍。陞。江。西。巡。撫。經。泰。和。念。陳。芳。洲。為。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吾。將。安。死。斯。江。陵。陳。元。植。與。章。華。有。張。相。期。及。善。陳。元。植。所。以。問。東。坡。集。刻。之。以。傳。其。意。每。至。別。所。出。謂。人。曰。予。聞。敬。字。聲。使。人。半。日。心。腸。不。返。



寶憤記

明人撰闕名

春皇者。卽厄攝氏別號也。所都之國。有華真之淵。神女游於其上。有虹霓之久。而方滅。卽有孕。歷十二年。生厄攝。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有白鬚。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審地勢。以定山川。始嫁娶。以修人道。以攝推。民服其聖。故曰厄攝。亦名伏義。時有磷斑之王。號曰夜明。投水則浮。又有丹雀。卽九德木。墜地。帝植於田。食者後天而老。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己日生。故以土德王。考歷紀。造書契。履冕垂衣。有象龍頰。吹玉律。正璇衡。東風至。真人集。乃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昆臺者。鼎湖之峻處也。立館於下。帝乘雲龍。遊鄉絕域。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人蒸沉榆香。香雜寶為屑。以沉榆膠和之如泥。以分別尊卑華戎之位。

常使風后伯常荷書劍。曰恆沙。而夕陰滿。行萬里而一息。水恆流如沙塵。其深難測。有大風吹沙如霧。中有神龍。魚龍能飛。有石青石堅。而甚輕。從風塵靡。亦於波上。有草一莖。千葉千年一花。又名沙海甯封。昔倉飛魚而死。百年更生。甯封仙人是也。

少昊以金王。母曰星娥。處於璇宮。而夜織。或來停而晝遊。至窮桑滄洪之浦。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精也。降水滄與星娥。戲奏便嬭之榮。而忘歸。窮桑者。西海濱也。有孤負之樹。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不死。

帝子星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蘆茅爲旆。刻玉爲鳩。於表端。言鳩如四時之候。今之相風之遺像也。帝與星娥。並坐撫桐。擗琴而歌。天清野曠。苦茫茫。萬象四泐。死無方。乘桴控棹。著白傍。當其何至。窮桑術詩云。期我乎桑中。謂此也。白帝亦歌云。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

星娥生少昊曰窮桑氏。又曰皋丘氏。六國時。皋丘子者。陰陽書。卽餘禽也。少昊以主方。一號金天氏。又曰金寶氏。又有五風隨方色。集於帝庭。因云鳳鳥氏。金鳴山。銀滿地。如龍蛇之類。似人鬼之形。有山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風水之目。因以爲姓。未代爲龍丘氏。

顛頊高陽氏。黃帝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過異龍。負叶王國。時有老叟。謂昌意曰。女叶水德。而王。十年。顛頊王子。有文龍。自玉圖之家。辱王。執王以禮。百辟各有班序。

丈德者。錫以鐘。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卷。以羽毛拂之。則音振百里。浮於水。如萍蓬之流。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其劍飛起。指其方而克伐。米用時。於匣中。如龍虎之吟。

海濱北有勒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行日無影。乃千歲食黑河。飲陰山。桂。憑風而翔。至中國。

雷河之北。紫桂成林。其葉羣仙餅之。帝之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童尤之凶。遠其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地。鄒屠氏常不踐地。常履而飛。龜游伊洛。帝乃期焉。納爲妃。夢吞日。則生子。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神。亦云。八星。又云。八英。又云。八力。言神力英明也。

時有丹丘。日。道瑪瑤。以威甘露。充於厨也。又其國有夜叉。駒踐之鬼。以赤瑪瑤作瓶。五。及樂器。皆輕妙。魅魅不能達。稱。又云。瑪瑤。是血凝成。黃帝陰童尤。并四方妖媚。填川。滿谷。積血如湖。年久血凝如石。丹丘之野。多鬼血化丹。則瑪瑤也。不彫削。可以鑄器。至免時。豐猶存。露在其中。及舜。遠寶於衡山上。故衡山有寶露之壇。下有日館。以望日月。後始皇時。零陵人掘得赤木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在舜廟前。

之前。後人不知年月。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頌曰。寶甕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之山如盈尺。視之鴻如容帶。八鴻。八方也。

幽府墟羽山之北。有禽善鳴。人面鳥喙。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鵠。其聲如鐘。鳴則太平。音中律呂。及禹平水土。棲於川岳之上。又有巨查。浮海其上。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矣。十二年周天。而更始。名曰貫月查。又桂林羽衣。栖息其上。

堯在位七年。有祇支國。遣重明鳥。又云。重精。寶精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無翅。亦飛。能逐妖。使妖惡不能爲害。飲以瓊膏。或一數歲來。或數歲不至。時人每掃酒門戶。以待其至。或未至。則人或刻木爲之。狀於門。魃魅皆退。伏今人元日。刻畫雞於門戶。此類也。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及造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舜昇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實能御土。成墳丘。兼能近形。變色。登木則成鳥。行地則爲獸。銜青沙如珠。積成壘。早風吹如塵。後蒼梧之野。人採藥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則身輕。

冀州西北三萬里有孝讓之國。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年。山一滄海。一竭。魚蛟陸

居。有亦鳥如龍。以翼覆蛟魚。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南尋國有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異魚。毛龍同穴。時時蛟骨於澤中。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越朝陽之岳。自明及

晦。窮萬里之表。有書記其數。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以載其書。三十六年。王東巡

大嶽之谷。起重霄之宮。集諸方士。問久世之術。時西王母乘翠鳳。駕而至。前道以

文虎文豹。後列雕鷹。紫磨君滿之席。黃龍之席。與王高會。存琬琰清醴。又進洞淵

紅龍。嶺山甜雪。昆流春蓮。一房百子。凌冬而成。

扶桑東五萬里。磳磳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

將陽山有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時。國人獻之。又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

聞數十里。

瀛州上有青石。可作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魯襄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白鳥繞烟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

燒。晉人嘉之。起一臺曰思烟臺。種仁壽木。以柏而枝葉長花可食。其鳥又云仁鳥

慈鳥。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也。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下來。附微在之

房。因夢生夫子。有二神女。擊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太常。下奏鈞天樂。列於顏氏

之房。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有五老列於庭。乃吾星也。夫于生時。有

麟吐玉書。云水精之子。像周衰而素王。徵在賢明。知其異。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

去。相者云。夫子像殷湯水德也。

魯定公二十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由存。夫子知命之終。乃抱

麟而泣。涕泗滂沱。及手解紱。垂二百歲。

三十二年。起昆照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陰生之樹千尋。其文盤錯。以此樹而素園

足。大體作棋。小枝作樞。具龍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為泥。臺高百尺。升之以望雲。色

時長。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見雲氣蒼然。忽有人乘雲而至。青髮黃骨。非僮之類。

駕青螭。其衣皆縞羽毛。時天大旱。地裂木然。其人能唱引霜雪。氣一噴而雲起。雪

飛。坐者皆嘆。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有人能使即席為炎。以指彈席。而風入室。奏

梅金爐。臺階下。時有容成子質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淫采異術。使變夏改寒。

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不取。王乃疎甚。弘而受其諫。

有韓房者。自滎陽國來。進玉龍。蛇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為鏡。廣三尺。以門

中視。雖夜如晝。尚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文垂髮於膝。人見如神明。吳能以

丹沙畫左右。作日月盈缺之勢。如真馬。照百餘步。內又噴氣作雷雨。

二十六年。王處昆照臺。侍目甚弘。辯巧如流。人以甚弘。細媚。遂殺之。流血成石。又云

成。魯不見其尸。

師曠者。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妙辨音律。著書為篇。人莫知源。爾至晉平公。以陰陽

之術。顯於當世。乃重自作替者。以絕秦眾。慮考鐘呂。以定四時。時無差毫釐。

老聃在周。未居返景山。與世人絕迹。惟有童髮。老叟五人。乘鴻鵠。或衣羽毛。隨方色

耳。出於頂。童子方面。玉澤。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教。聃退。迹為柱下史

求。天下服道。懷奇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有浮提國。連神通善畫。二人作老作

少。隱形。則出影。顯聲。則藏形。肘間有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墨

汁。若浮漆。洒衣。多成文。畫石成篆。科斗字。說造化人倫之治。有老子撰道經十萬

言。皆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壺汁盡。二人割心滴

血。以代之。或鑽骨取髓。作膏。採其懷。有玉壺。中有丹藥之屑。蓬身則如故。及經歲

二人不知所往。

師涓者。出衛靈之世。能寫歷代之樂。善造新曲。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萌生之

歌。夏有明晨。集泉。未華。流金之調。秋有商。曉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

沉。雲之操。此四氣之聲。奏於靈公。公情細心。感念於政事。遂伯玉。趨階。諫曰。此雖

發揚。氣律。實為沉。感。公乃去。新聲。而親政事。師涓悔其非。於雅頌。乃退。而隱。迹。伯

玉。樂。其。寶。器。恐。後。世。傳。之。歌。泯。滅。世。代。遠。矣。惟。紀。篇。意。而。已。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唐。樓。望。氣。設。以。珠。食。施。以。寶。衣。食。有

渠。蒼。之。鳥。以。桂。髓。塗。之。覆。以。蘭。蘇。每。食。異。香。至。於。臺。上。忽。有。野。人。披。草。蓑。衣。而。叩

關。問。國。君。好。陰。陽。五。術。之。秘。公。乃。延。於。崇。堂。詰。則。及。未。宋。之。兆。叩。以。經。往。之。事。萬

不。夫。一。夜。則。觀。星。望。氣。畫。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公。謝。曰。國。之。衰。亂。非

君。何。以。補。之。於。是。賜。姓。子。氏。名。章。春。秋。因。主。以。賜。姓。緣。事。以。顯。族。乃。號。星。氏。至。六

國。未。著。陰。陽。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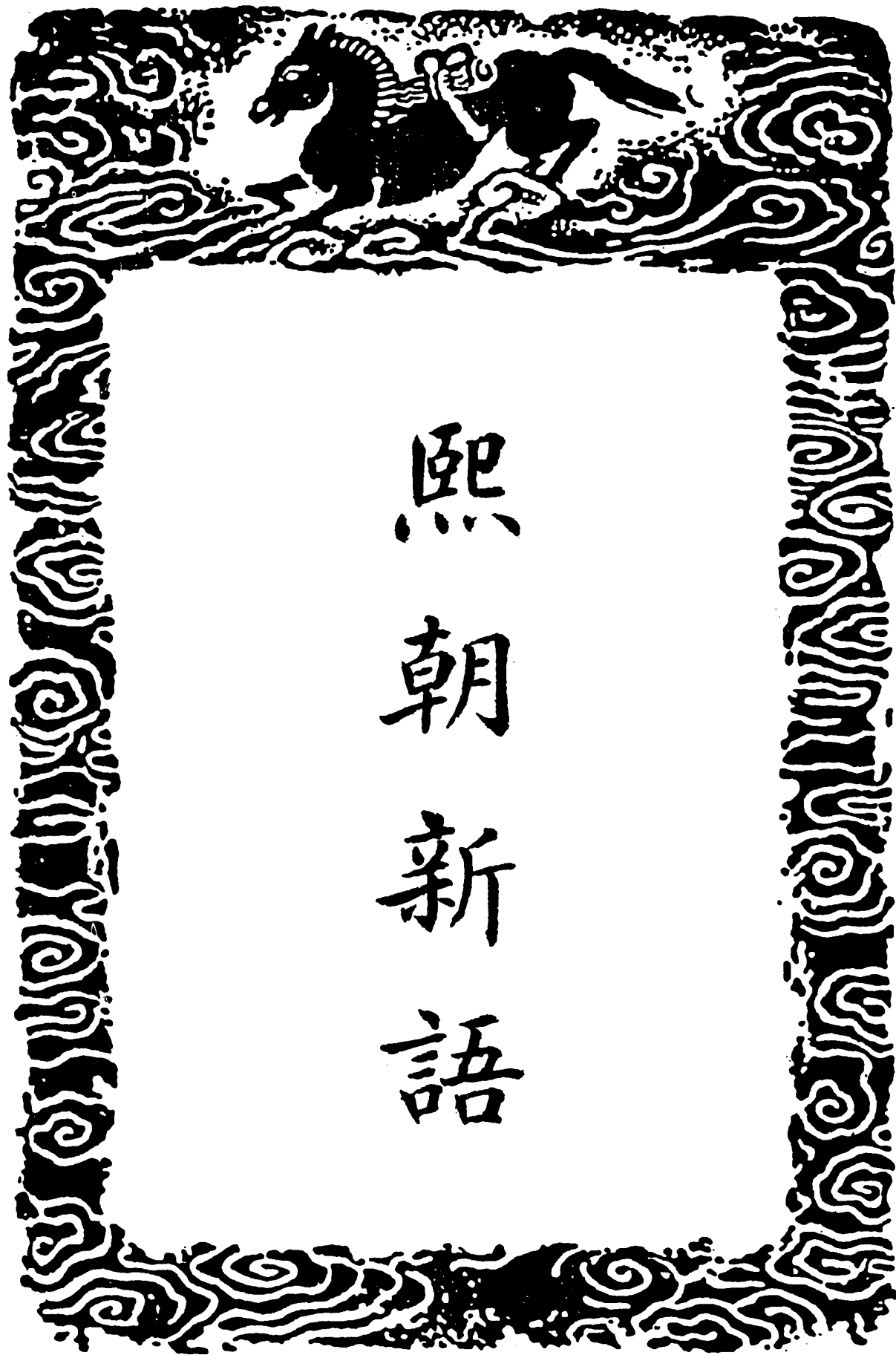
輸。吳。為。備。保。又有二姜女。一名夷光。一名備明。以貞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為

廉朝下殿日。夕掩侍月。二人觀粧於廉幌之內。窺者無不動其心魂。皆謂神人。目
若雙禽在輕霧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感。怠於政事。越兵入。乃抱二人以巡。吳
苑。越見二人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

司情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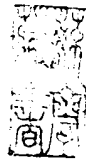
五

實情記終



熙朝新語

清徐錫麟著



熙朝新語

熙朝新語提要

清吳門徐錫麟撰凡十六卷自朝章掌故以及雅
詠歌謠靡不悉載據樸華溪居士錢泳序謂泳與
錫麟同輯署名金余者取兩家姓氏偏旁實無是
公也嗣以錫麟捐館泳本挂劍之意獨署其名俾
錫麟畢生辛勤不至溘然以湮九京可作亦足稍
慰迺翁履莊序又謂歛余德水輯抑又何也

序

余自少至老以衣食奔走嘗七上京師側聞名公卿緒論仰見
國家聲明文物之盛上自

朝章掌故下逮嘉頌謠揚屬無前新奇可喜日有所聞難以悉數每擬筆之於書
往往記憶不真歲乙亥自滇南歸里道出武昌於市肆中得歛余德水所輯

熙朝新語一書展卷讀之與余曩昔傳聞異辭俱足互相印證其書多采諸前人著
述中無一臆撰訛傳之語且又旁蒐軼事發潛幽凡登臨耳目所經巷街談所

及自國初至今二百年來有關於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靡不具載亟令生徒鈔
錄成帙畧加編次釐為十二卷付諸梓以公同好書名撰人俱從其舊示不敢掠美

也我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自今億萬斯年詞林佳話藝苑名言日積月累不可
殫述續編之作以俟將來

嘉慶戊寅春三月吳郡守瓶老人翁子敬履莊氏書
熙朝新語十六卷吳門徐厚卿明經與予同輯凡屬朝章國典聲名文物以及嘉頌
雅謠有關於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固不該羅託名余金者蓋取兩家姓氏偏旁實

無是公也此書一出翻本盛行蘇揚坊家已有兩刻而原板反為所掩嗣厚卿至任
河南卒於逆旅家徒四壁圖籍散亡可慨也已惟念厚卿學識有餘著述甚少因檢

原本仍著其名以志挂劍之意云道光十二年三月樸華溪居士錢泳書時年七十
有四

盛京長白山為我朝發祥之地。高二百餘里。綿綿五千餘里。上有澤曰闊門。周八十里。鴨綠混同愛輝三江出焉。明中葉。有聖氣者。言其地將生聖人。統一諸國。山之東有布庫里山。山下有池。曰布爾湖。相傳有天女名佛庫倫。浴於池。浴竟有神鵲銜朱粟置衣上。女吞之。遂有身。孕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之。且命之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以定新聲。羅為姓。語畢。母去。空去。子乘小舸。順流至河。步登岸。折柳及野蕪為生具。端跌其上。適其地有三姓。構兵不睦。有取水者。奇其貌。歸告眾。走問所來。具以實告。眾驚曰。天生聖人也。昇歸奉為君。居長白山。東俄漢患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十數傳至。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滅哈達輝發烏喇葉赫諸國。開拓疆土。建元天命。再傳至。世祖章皇帝。拯民水火。統一天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肇基於此。考諸往古。元鳥降祥。姜嫄履武。復先同揆。信有徵也。

范文肅公文程為本朝開國元勳。文臣第一人。天命二年。文程兄太祖高皇帝於撫順。傳其貌詢知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天聰三年。從征有功。時官文館。熙朝新語 卷一

尚未有大學士職銜。而文肅所領皆樞密事。崇德元年。改六館為內三院。授秘書院大學士。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八年。撥諫正黃旗。是歲。世祖章皇帝即位。明年為順治元年。四月。開闢闕明北京。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乞師。遂召文肅於湯泉。決策進兵。時抱病力疾趨。朝。建議曰。自闕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賊虜。若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澤。揆其敗道有三。道頌其主。天怒。刑辱。縲紲。拷割財貨。士忿矣。掠民財。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以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者。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區。非又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疾病隨征。中嚴紀律。安殺者有罪。二十二日。敗流賊兵二十萬於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為草檄。宣諭言。我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闕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燕京。文肅建議。首先為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文肅親紀其事。

國初有內三院。一國史院。一秘書院。一宏文院。各設大學士一員。學士一員。順治十

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為殿閣。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華殿。四武英殿。五文淵閣。六內閣。十六年。初。以覺羅巴納哈為中和殿大學士。額色赫為保和殿大學士。蔚赫德為文華殿大學士。洪承疇為武英殿大學士。文淵內閣未補人。裁三院學士官。另設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員。以折庫納為之。十八年七月。復改殿閣為內三院。康熙九年。復改內三院為殿閣。復設翰林院。

天聰八年四月。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取中滿洲官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官漢書者。察不書恩。國泰。漢人官滿書者。宜成格。漢人官漢書者。齊國儒。未燦。羅維。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米。用。蒙古官察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蘇。魯。木。共十六人。俱賜為舉人。并賜衣一襲。免四丁。晏於禮部。崇德三年八月。賜新中式舉人羅碩。常。羅。胡。阿。齊。格。畢。禮。克。圖。王。文。奎。蘇。宏。祖。楊。方。典。曹。京。張。大。任。于。變。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授。半。箇。牛。菜。章。京。品。級。免。四。丁。六年七月。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爾赫德。蒙古杜當。漢人崔光。前下三元。章于天子為鳳。緞。朝。衣。各。一。領。是。時。取。士。之。額。雖。少。名。臣。多。出。其。中。

太宗文皇帝用范文程議。特選士於盛京。沈文登。第一。名。字清遠。浙江會稽人。世居曹娥村。客遊遵化。大兵破城。舉之行。愛知登第。充秘書院纂修官。順治元年。扈從入關。累官至兵部尚書。人皆知本朝開科進士第一人為傅以漸。不知實自沈文登始也。

順治三年丙戌科。狀元傅以漸。山東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學士。榜眼呂潛。直隸滄州人。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探花李興。順天大興人。授編修。官至侍郎。是科會試。首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次題。見而民莫不說。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三題。王道之始也。會元即李興。案三。蔡。澤。穆。蔚。其。開。國。氣。象。二。甲。七。十。七。人。三。甲。二。百。九。十。三。人。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大。學。士。四。人。傅。以。漸。李。興。魏。裔。爾。高。書。八。人。沙。濟。高。景。傅。維。德。翼。如。錫。求。之。弼。元。元。微。魏。象。桓。劉。棟。曹。振。三。人。袁。懋。功。未。之。錫。材。起。龍。左。都。御。史。一。人。劉。鴻。儒。侍。郎。十。五。人。李。興。業。石。闕。張。爾。素。陳。協。王。天。春。胡。兆。龍。梁。清。寬。梁。清。遠。田。六。善。楊。時。薦。于。嗣。登。朱。裴。李。崇。說。楊。運。昌。王。度。左。副。都。御。史。一。人。董。篤。行。右。副。都。御。史。一。人。張。濟。通。政。使。二。人。晉。淑。載。劉。士。蘭。大理。卿。一。人。王。景。祥。內。院。學。士。一。人。員。數。九。

宛平王文靖公。順治四年進士。時年甫二十。改庶吉士。習滿書。拔前列。世祖召

見宏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尋陞國子監司業累官至大學士
先時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世祖臨軒策士命不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
策稱旨親定一甲一名與榜眼龍伯龍齊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
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傳士林榮之

山陰五月心永光工寫真明季海遠遼東後歸本朝以畫祇候內廷為世祖
所知命內侍張篤行受其筆法

合肥饒高書鼎歸本朝後頗與涿州相國龔鼎當時兩非之後顧黃公昂尚書
有云天壽遠茂龍輻箕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
當年瀟灑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為人文過如此

順治己丑探花張次修天植由編修至太常轉通政端午世祖召入龍舟賜宴八
稱異數

順治七年織造龍衣機上有異光三日不止欽天監占以為一統天下政治文明之
瑞

順治壬辰會試分滿漢為二榜蒙古八滿州榜漢軍八漢人榜是科滿榜中式五十
三

殿試一甲一名麻勒吉二名折庫納三名巴海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殿試一甲
一名幽爾宸二名賈勤三名索泰自此兩科以後仍停滿榜與蒙古漢榜合而為一

無錫鄒忠倚字子度幼遊錢塘祈夢于忠肅祠見忠肅倚其身授以瓜子一握數之
得五十四粒因名忠倚後開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
十四名殿試果一甲一名與夢俱合

順治乙未冬召日講五人進講王熙講尚書堯典稱旨並命嗣後講官不必
立講遂侍坐其後講官因得侍坐自王熙始

徐元象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廷試時為文敏擬上顧見起草奇之及召對
便殿例舉少年習清書者中選元象列最後上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二上曰

不欺翰林居清要須用不欺之臣遂用為庶吉士

陳澤州相國初名敬殿試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上命加廷字以別之官學士時奉
命進所作詩上覽其詠石榴子云風霜歷後金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
再官至大學士仍兼經筵故事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桐城澤州二相蓋曠
典也

涿州馮文敏公銓歸本朝官中和殿大學士順治十年銓母范太夫人壽八十有
七世祖特命畫史繪銓母像加寶璽以寵之馮文敏公次子源濟年十九成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尋事降東城兵馬司指揮遷淮安府山
清同知丁憂起復授翰林院侍講官至國子監祭酒官運亦奇

無錫秦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
不迎人之句上大加稱賞以為有品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時世祖初親政象
樞上言宜慎起居蓋欲汰責備時宰人皆危之上深嘉納在諫垣時疏凡三十餘
上尋因事牽涉左遷康熙初召授貴州道御史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胡
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帑不當內陞數年間官至左都御史劾最貪知州曹廷俞薦
舉清廉知縣陸胤其又舉學道公明者二人去貪墨者二人吏治肅然遷刑部尚書

上言臣忝司風紀職多未盡致獲漢臣汲黯自請為郎故事乞辭新命而領現職
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為施仁自刑官寬之則
為執法以病乞歸御書寒松堂額賜之以寵其行

順治己亥會元朱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編修先是同邑潘尚書有家人朱錦其子
遊序入謝潘潘曰汝子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再論主僕也因還其券朱
感泣夫報潘曰我富且貴安賴汝報朱顯請不已乃曰現今文廟祀壞汝能修葺賢
於報我速矣朱欣然營繕棟宇一新此百餘年前事至康熙壬子會元公歿同日文
廟正梁朽壞下折刻有建造人姓名與會元同始知即其後身也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康熙庚戌探花徐乾學徐且探花徐東義同胞三及第前明
三百年來所未有

馬章民世性朴素釋褐時貧不能具軒策蹇驢老蒼頭攜宮袍隨之傳為士林佳
話

張文貞公王書文春谷典雅風流乎盛世之音其托諾仙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尤為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江南事紀滅闖獻二賦事紀三路進師
下雲南事皆端緒詳明足以彰開國之鴻烈紀順治開樂章及錢糧戶口三篇皆實字

故紀陝西殉難官事一篇足與史傳相參他若遊王泉山記遊化育溝記後苑記遊
喀喇河記後苑記遊熱河後苑記皆足掄揚太平懷樂之象其餘碑誌亦多國初

將相事述可備考。

益都馮相國序。二十一歲。鄉舉報到。酣眠不醒。夫人大驚。以水噴面。乃張目。已夢登泰山。雲氣擁身而行。至一殿。上碧霞元君迎之。置錦綉。飲酒未終。見海日如車輪。大驚而醒。醒時猶帶酒氣。

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大風。山東恩縣村波中。冰阜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踏空迴環。一確委蛇相連。觀者雲集。造物之巧。有不可思議如此者。

即皇監見者。順治丙戌進士。官翰林。性廉介。不異儒素。故事直隸。江南皆以臺員視學。世祖持簡詞臣。以潤為安徽學使。盡別積弊。上謂廷臣曰。居官如藍潤。可法也。會真者。監司多不稱。上以翰林官習法度。以潤品行端方。出為福建參政。此詞臣為監司之始。

嘉善曹子顧爾堪。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召試瀛臺南院。上震願顧問久之。嘗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持被褒獎。儒林以為佳話。

順治十四年二月。給事中張文先言。魯哀公誅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聖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尊為宣聖尼父。明

皇開元二十一年。始建諡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酒李若琳。不加改訂。請易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仍元武宗舊諡。而不稱王耳。臣謂大成文宣四字。豈足以盡孔子。請仍改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上從之。

徐立齋元文。為諸生時。赴試金陵。船家一啞子見之。忽迎笑曰。狀元來矣。後果如其言。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立齋官修撰時。嘗從幸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庫納執鞍。乃元文館師也。遂謝不敢。乃改命侍衛。又嘗晚對使殿。夜分。賜銀

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饑乎。命侍衛與之食。嘗被命進手齋說。齋子齋世祖請書所也。上賜覽稱善。為刊行之。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水祺。士長榜眼。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第八名能伯龍。己丑榜眼。同榜三榜眼亦奇。

鎮國公敬一主人。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性淡泊。如枯禪。老病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以康熙九年七月薨。著有恭壽堂詩。

法黃石若真。母夢應真入室而生。故名若真。學問淹博。順治乙酉。以五經中式。丙戌

成進之。由編修再遷秘書院侍讀。與時相不合。外用浙江道。調福建。崇禎寇有功。遂

浙江按察使。平反王式誣告案。浙人詭為神明。

新城傅麗農。修能偉貌。眉如戟。博學強記。嘗過一友家。其女為狐祟。聞傳至。曰。傅公正人。將來必貴。吾去矣。果不復來。傅中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江西道御史。

國初時。山東有李神仙者。遊行京師。庚子北闈。鄉試前。有兩生密詢試題。曰。公等皆道德仁譽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辛丑會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次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乃易其田疇二節。果五後字四可字。

吳縣黃端本。向堅。父孔昭。作軍漢中。姚江。道梗不得歸。向堅於順治八年十二月。徒步出門。涉歷艱險。周徧於播種之地。跣足雙面。至白鹽井。始遇二親。以十年六月歸。里承徵二十年。父母歿。負土營葬。不再期。得疾以殉。世稱完孝。好事者為請三溪記傳。至今世多演之。

趙恒夫。吉士。讀書靈隱。偶憩冷泉亭。見文宗屏去。竊從。攜一小童入寺。良久步行去。寺僧告趙云。黃公以尊名問僧。與文宗云。寺中有一士。予未識其面。後遇于書聲

不輟。當培植之。文宗唯唯而去。僧未報喜也。趙詢之。方知所處居之。竟有黃中丞。鳴復者。係文宗房師。避靜寺中。絕無人知。前輩之欲速。籍光而不憚。提獎後。遂如此。向容道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異之。訪其人。與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拆卷到筭。官欲易之。道士已聞。唱直書官

呵曰。爾知宣字如何。宣道士曰。竹下加旦字。官曰。數也。

國初時。浙江用兵。諸暨陳氏女。年十六。被地匪所掠。道之不從。杭人郭宗臣。未瞻生。高御公者。方初義。釀金贖難民。聞女之與。亟贖之。方至家。忽友人贖一童子。至問之。即其夫也。且曰。贖兩。即其母與姑也。正驚喜。訊問。有兩翁。踉蹌至。竟其妻。蓋即女之父母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人皆以為負即所感。三人為之治酒肴。具衣帽。合卷而歸之。高義亦足多也。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於曲陽。自漢皇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實在澤源州。相傳舜望於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即今曲陽陽。石長不滿丈。濶僅四尺餘。嶺陽蘇侍郎。疑石昏後。無雲。臨宋。遂祀於地。狀史漢唐書之。文甚明。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云。此岳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為岳。岳祠舊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在山西。石晉之後。稍遠近內。祠乃在曲陽。蘇說本此也。明宏治中。馬端肅公曾請改祠於山。事下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奉命祀曲陽。禱於神。神指旁侍一人與之生。公因名岳。以是因執不肯改祀。順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給事中粘奉盛之請。罷曲陽廟祀。改祀潭源。十年因循之說。至是始登正焉。順治甲午。四明金良於鄉試前夢見天榜。解元乃金良也。籍而喜甚。及揭曉。解元乃鍾朗。夢中僅見其羊耳。又己亥八月再行會試。朱若臣士絞夢看榜。會元朱姓。單名金字偏傍。左邊不甚了了。因具呈禮部。更名鏡榜。發會元則朱錦也。二事相類。豈神或戲之與。不然。何其巧也。

賽園字麟閣。滿洲科目。解元幼貧。嘗熟馬通讀書。尤好為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賽公始。而滿洲文字。則創於達海公。故諡曰文成。

金壇將虎臣趙順治丁亥探花。以編修督學順天。事竣即告歸。不過里門。亦已映至峨眉。萬伏虎寺。至癸丑正月。端坐說偈而逝。初生時。其祖母夢峨眉老僧至其家。故幼不茹葷。至是果驗。

劉克猷子壯。少穎慧。讀書一日數行。屬文奇肆。中崇禎庚午舉人。領薦後。夢神告之。曰。爾須未之。爾作房考。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包經其門。一童持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朱之弼也。大驚。隨至其家。見其父乃開菜販者。贈筆硯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寇之亂。屢次不赴春官。及本朝順治己丑會試。之弼已為分校。得首卷。即劉也。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京朝官惟閣臣尚書總憲得賜諡。侍郎以下不得與。如葉文敏方藝。沈文恪。皆以久在侍從。宋端憲文達。以廉介受知。加太子太保。皆予諡。蓋異數也。

順治乙未進士。李贊元。原名立。由翰林遷御史。奉命按湖北。收漢陽大猾段世昌。杖斃之。世昌謂家人曰。少時遇道士。叩以終身。言他日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

長洲宋維新。懋順治癸巳補博士。弟子孫秋闈。報罷即絕意進取。多智略。三過暴客。俱以計脫。晚耽禪悅。受戒退翁和尚。常作八梅警言曰。幼不習學。老時悔。富不惜福。貧時悔。酒不節飲。醒時悔。賭不戒貪。輸時悔。健不養生。卧病悔。忿不顧身。傾家悔。善事因循。臨回悔。惡念纏綿。墮落悔。真見道之言也。

鬼山王聖開。字華氏。名若。字若。歙縣人。國初時。著父勦流賊陣亡。尸為賊所得。眾議請兵復仇。者謂請兵則曠日。賊如備。即於是夜。率精銳八賊。賊方飲酒。驚聞者。手刃其渠。眾潰。以兵追之。多自相踐踏。死者與父尸還。葬金陵。于歸後。裙布釵荆。無往時義勇氣矣。其詩集序中有云。梨花槍萬人無敵。鐵胎弓五石能開。又云。八軍營而殺賊。虎穴深探。奪父尸以還山。龍潭安葬。又云。室中推髻。何殊孺子之真。龍上攝銀。堪效龐公之耦。其自紀殺賊奪尸事。有云。相期智勇士。慨為賊同仇。賊一。時。遂萬年固全。忠孝義勇。兼而有之。可謂奇女子矣。

清 吳郡徐錫齡序

康熙初孫芭瞻在豐為侍講學士時嘗言 聖祖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
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
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直追歐顏見章春有德過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
王豈朕所能過戒聲臣以後不許如此陸清獻公龐其嘗謹述其事
靜海宮崇仁初名宏宗久困場屋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春以一冊予之春字子仁
因更名夢仁康熙庚戌果中會元

崑山徐司寇乾學為禮部侍郎時朝鮮使者鄭載當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乾學
上疏劾其不敬 上喜曰此文有關國體遂陞左都御史已而王果上表請罪
吳人依姓以星卜游公卿間嘗許終念齋形狀元康熙丁未果第一人及弟吳中驚
以為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美時教授酒卷託友代問
張廉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廬陵張貞生少入塾受經即有志聖賢之學嘗侍講學士時言事教切 命下考功

議革職 上愛其才止錮二級出都時王阮亭司寇等賦詩餞行張留別詩云秋風
送客復來船江遠帆孤一夢懸楚草燈前期報 國披肝殿上願回天 聖明豈是
誠難格臣慙遠想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勸勉臨歧申贈繞朝鞭歸二年 詔以原官
起用至京卒嘗書至危是人禽之界與繁在義利之關二語於座右以自警
湖州沈閣學涵於康熙辛未闈端干 御試紫葉未標出上欄詩 上閱至末句云
結根幸荷滋培久 妾抱丹心對紫微嘉歎久之曰沈涵故自不凡

康熙四年十二月兩江總督卽廷佐奏報溧陽縣民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 命貯寶庫寶璽人願起龍等各銀五十兩
山東邱縣孝子王祥昌刻肝療父父病立起奉 持旨給旌後不為例
本朝高文良公其傳詩為勲業所掩實一代作手也嘗賦 恩賞花翎黃馬褂詩云
冠佩孔翠天風細 衣染鵝黃御氣濃 莊雅獨絕

馮文正公既官參謀康熙己未舉鴻博 召試授侍講 命錄平日詩文進覽首篇
係觀耕藉田頌 上肅然改容曰此 世祖章皇帝時事又聞詩至末首有年老才
將衰憂多道轉親之句 上佇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

在憂患也常隨事體認於道轉覺親切詩解朴拙不勝惶恐 天顏和霽從容顧問
甚詳一時感歎優禮儒臣為 國家盛事

范忠貞公承謀大學士文程子初充侍衛復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
官至浙閩總督死取逆之難有畫壁詩傳於世稿享重漢業高書份元孫博簡宏賢
忠貞特薦以科道用旋被臺參放歸忠貞殉難後浙人建祠於孤山童往謁詩云淡
麗西臺夢欲迷怒濤風急拍長堤天涯渺渺無知己理劍金庭伴鶴棲 檣機密啟意
躊躇 蓋有塗符返五湖却悔囊猶未識女牆望見夜啼鳥

康熙庚戌一甲一名德清舉官督啟傳二名德清孫司空在豐三名長洲徐司寇乾
學即於是年十二月召對宏德殿賦詩即日被 命同直南書房又同主順天鄉試
為鼎甲盛事
徐司空在豐充講官時色 駕南苑園內有聲突出 上以 御用弓矢授在豐射
得之 上大喜顧大臣曰孫在豐文武材也
升授人楊廉幼失怙母子焚焚相室茅屋一椽僅蔽風雨鼎力耕養母暇則釣於溪
得魚以為母日用言笑起居不敢有違偶與人爭母呼之立解雖曲直勿論也年近
三十卒其悲痛日為之昏所居荒林中心多怖一夕夢鼎語曰母勿怖兒為母伴
驚覺足底有物震起視之則大蛇蟠屈其上母駭甚恍悟夢中語曰得非兒所化耶
果爾當首肯蛇首若領之者母寐以大竹為之竹節皆通可藏物蛇自林下入竹
中夕則復來鄰里聞之歎為奇事後數年母去依舅氏臨行視竹中蛇已不知所
往

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純題為星占之理可憑設音之來伊邇請 敕令軍士應期
征剿以奏為平事臣竊惟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
妄談但事關軍國大計不敢不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臣謹按五星之占論往往不
爽惟榮惑一星其應尤速此司馬遷所謂天子必視榮惑所在也天文志曰榮惑行
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敗各以其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民所居國受
殃大官書曰榮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雖大富小久而至當小反
大今年十一月十五大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自十二月十八大星退
鬼金之宿二十二大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
十五度而留至正月十七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

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謂其時則自十一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論其地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克火。火故不能為屬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為屬也。至於火退鬼金。則火能鏖金。火退井木。則火遠木而愈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所必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請 敕軍士速應星象。以圖翦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是年吳三桂病死。次年。世璠伏誅。雲南平。

歸安嚴侍郎我斯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誄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云。松山。忽悟曹西鞋於階。視之。尚未燥。尋藉數日。口占偈云。談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松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山西衛既齊。宜檢詩。以言事件。 旨。調霸州州判。翰林建言。既齊其一也。歷官至順

卷二

三

天府尹。御史陸清獻公隴其亦以言事當謫。既齊而奏。陸為縣令時。深得民心。公嘗恐其遠謫。遂得避。衛與陸初不相識。自後亦不相往來。正如邪莫不見叔向之事。人兩賢之。

丹徒張九裁。字禮存。九歲通五經。壬午未冠。領鄉薦。丁未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陸養請養者數日。此長沙痛哭書也。既奏。推一甲二名。授編修。

平原董誥。字莖重。康熙丁未探花。由編修歷官至江南總督。以閩河事錮。級補侍讀。學士。民為立生祠。次年。上南巡。民數千執香祠前。求仍放。誥為江南官。上迴鑾。名誥至舟前。曰。汝做官好。江南人為汝蓋一小廟。因大笑。旋陞漕運總督。

德清蔡石公啟傳。領順治甲午鄉薦。時。未舉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至。垂淚。蔡怪而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傭。故至此。蔡乃夜往其家。語之。曰。吾為爾消釋此事。然我不可歸。歸則心跡不明。即被其家。天明。台營卒至。謂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即繳券付金。卒亦感動。不取息。命轎舁婦遠去。蔡後歸。夫人踰年即舉子。是科公車北上。有妓從。蔡賦羅江怨詞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無番攪。操心難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欲欲。欲待要附鳳攀龍。

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盡。能兩事。都成。逆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婿城。兵竟去。不復顧。康熙庚戌。果以第一人及第。

德清蔡籍。築室洛成。舉人授以四紅箋。各書大一字。後孫奕琛官至一品。曾孫啟傑。庚戌狀元。元孫升元。壬戌狀元。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子之。地。翁壽至百八歲。

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而老。欲即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却。賊將好者。羊。絳。袍。軍。馬。入陣。戰。賊。輒。袒。露。半。袖。號。勇。絕。倫。軍。中。號。曰。半。邊。紅。鎮。帥。忘。之。証。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中。以。詩。曰。漢。將。一。身。當。敵。騎。楚。歌。千。古。怨。蘭。藪。何。事。茅。盾。諸。故。老。負。墮。聞。說。半。邊。紅。

平湖陸蘭學。九歲時。值鼎革。其父為馬將軍所獲。某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即赦汝。某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纒。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惠王。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為己子。某哭別其父而去。已而將軍物故。得脫歸。康熙己未。舉鴻博。入詞林。

聖祖愛其才。一日。七選官至內閣學士。打箭爐。故。旋。牛。微。外。地。也。雅。州。西。去。大。渡。河。五。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

漢永平中。白狼。樂。木。唐。敏。等。百。餘。國。舉。踵。奉。貢。越。山。坂。負。襁。而。至。皆。此。種。類。野。漢。時。武侯征五。獲。於。此。造。箭。因。名。打。箭。爐。唐。韋。皋。拒。吐。蕃。子。德。裕。拒。南。詔。皆。批。大。渡。河。為。險。要。宋。建。隆。三。年。王。金。斌。平。蜀。議。欲。因。兵。威。復。越。為。終。祖。以。玉。斧。畫。所。繪。圖。曰。外。此。吾。不。有。也。於。是。為。黎。雅。之。極。邊。某。時。河。道。平。廣。可。通。漕。舟。自。玉。斧。畫。河。之。後。河。之。中。流。忽。陷。五。六。十。丈。河。流。至。此。彭。湃。如。瀑。從。空。而。落。春。撞。旋。怒。船。後。不。通。名。曰。壘。口。殆。天。設。險。以。隔。羌。蠻。也。元。明。時。番。人。俱。於。此。地。互。易。茶。馬。自。明。未。流。寇。之。變。商。民。避。兵。過。河。攜。茶。貿易。而。烏。斯。藏。亦。適。有。喇。嘛。到。爐。彼此交易。漢。番。雜。處。於。是。有。生。爐。之。管。官。管。束。往。來。貿易。諸。番。我。朝。定。鼎。德。威。所。被。直。通。西。域。打。箭。爐。一。區。盡。入。幅。員。矣。

聖祖御乾清宮。講官張玉書進講畢。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對曰。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自依此辨論。言行不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所言背。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昭合。此即真理學也。大哉。聖人之言。偽學聞之。汗流襟矣。

康熙癸丑春。天子御講筵。從容謂學士。欲得文學之良。朝夕置左右。惟職經史。講讀。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詳謹。通達者。以聞。時。學。編。修。桐。城。張。英。名。入。

卷二

四

對 上心謙。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遂有 內廷供奉之命。賜館舍於瀛臺之西。衣而入。終戎而返。

上舊所御讀書處。曰 南書房。在 乾清宮之西南隅。命處其中。飲膳給於大官。執書使中涓。紙筆之屬。出自 御府。珍果之屬。極自 御饌。春日數至焉。上御乾清門聽政後。則 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講史。率以為常。此南書房供奉之始。

高文端公之父。都統高瞻。贈弟斌。詩云。與君一世為兄弟。今日相逢第二場。想見勳威大臣。國爾忘家之義。

顧八代字文起。鑲黃旗人。以軍功授戶部筆帖式。擢吏部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聖祖御試旗員。權八代第一。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自他職改入翰林。官賈自八代始。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啟奏。書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為美談。今於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

康熙新語

卷二

五

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師舍。以見朕一體兼通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特諭仰見 聖朝喜起明良。一心一德之盛。桐城張相國英。長子廷璿。康熙己未進士。由編修兩歲中。遷至侍講學士。乙亥六月。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賜宴賜扇。英父子皆與焉。

長洲彭定求。康熙丙辰會狀。弟寧求。康熙壬戌探花。孫啟豐。雍正丁未會狀。弟兄燕甲。并祖孫會狀。為吳中盛事。

康熙己未狀元。常熟歸允肅。授修撰。兼日講官。進講周易七詩。舉止端詳。敷奏明暢。湯文正公誠數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賴矣。

康熙十七年。治舉博學鴻詞。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戶部議酌給俸廉。并采炭銀兩。具贖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薦舉人員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上御太和殿。鴻臚唱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命赴禮仁閣下。大學士捧題出題二道。瓊瑤玉衡賦。省耕詩。俱坐地作文。已刻大學士傳旨賜宴。凡會試殿試館試狀元庶吉士。俱不 賜宴。此乃 皇上十分隆重之意。宣

訖。命赴禮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筵高擺。賜茶二過。時果四色。後用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盃。又賜茶訖。後就試。陪宴者大學士掌院學士滿漢各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餘官皆不與。欽取彭孫通等二十人為一等。李永泰等三十八人為二等。已任者照品級授講讀官坊編修等官。未任者概授檢討。總充明史館纂修。長洲吳廷楨字山樞。少試有司二十三次。皆第一。顧不得中。嘗夢泥金報至。已名第八。丙子入陝西。獲雉。又以冒籍黜。己卯 召試第一。欽賜舉人。登末殿試二甲五名。合一甲數之。適符夢兆。

高文良公。改庶吉士後。即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然後就職。前業之虛心好學如此。徐州李端。為舉子時。嘗夢神人衣冠甚偉。手一楮付之。中有黃金絲糾結成狀元二字。果以康熙丁丑第一入及第。

姜西溟。宸英。工古文。布衣時。聖祖即知其名。屢試不售。為入史館。纂修明史。分撰一統志。月給俸錢。衣儒生衣。雖坐公卿之次。丁卯順天鄉試。已擬第二。因第二場有私竄免典弊。與一語。為監場御史所貼。後以丁丑會試中式。殿試進士。卷在二甲第四。

康熙新語

卷二

六

上問有浙江姜宸英。內閣學士。諱友對。宸英在史館。識其字蹟。第七卷當是。上曰。老名士也。積學能文。至老猶可。拔置一甲三名。為天下讀書人勸。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縣任暄。猷明末團練鄉勇。以禦流寇。後歸南京。為後軍都督。王師下江南。投誠隸旗下。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進士。一部陽吳芳。崇禎己卯舉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誠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五河錢世嘉。鼎革後。棄官為浮屠。久之還俗。應試為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矣。

葉文敏公。方濬。官翰林學士時。修四書講義。至美表元冠。不以平。為 聖諱。尚於同儕。俱不能對。翰林典簿穆維乾對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聖。小註改元字。以避諱。方

露問何所本。維乾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註改謹字。方濬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為避諱也。深加敬禮。人服其虛中。王司寇士正。謁武侯祠詩云。武興城郭亂山青。肅肅丹青古殿深。三代僅存魚水契。千年猶聽臥龍吟。世家瞻尚成忠孝。祖德高光式鑒臨。禮樂可興身未死。中原人識老臣心。全集不載。想係初稿。後刪之也。

康熙四十年。聖駕駐蹕郭哈密園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必俟十月乃成。非過。聖朝未易呈瑞。

鄭縣著純甫粹忠。聖時讀書。書中董氏大書。戊戌成名。四字於壁間。後果中順。戊戌進士。累官至兵部尚書。先是。聖祖以粹忠老年。雙鐮。御書修殿堂扁額。賜之。入。賜御題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為儒。實以聽元戎報五更。乃大司馬之預兆也。

宜興任葵。尊宏嘉。官御史。上疏請定服色。三品以上。始許衣貂裘。給御獵。王阮亭先生。口占戲贈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奪貂裘給御獵。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

康熙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江南武進莊令典。浙江桐鄉俞長策。初以五經違例貼出。仍具題請旨。賜為舉人。一體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聽。

合肥李相國天鏡。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過顯。置酒新第。史侍請。變即席賦詩。有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之句。時人比諸唐人。驚掖。經庭之盛。陸清獻公令嘉定時。被參。魏果敏公象樞。上疏力爭。其略曰。陸隴其清操飲水。愛民

如子。賢聲播於都下。臣心稱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學若此人。也。今被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不敢問。但有此清介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與德為難。身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置以長養。百姓云云。有旨報聞。一時傳誦。後累官至順天巡撫。卒百歲入窆。上賞予甚厚。並賜詩。有邪圻王化始。鎮鎮重臣膺之句。尋權兩江總督。如陸公之遺際。聖君可謂不負所守矣。

宣城孫榜眼卓之父勳。故給事中。也。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焚指問之曰。願得一茅庵。足供大士像。旁可坐外。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辨此者。故焚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延至其家。為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聞。庵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痕宛然。

劉吏部體仁。客居陽。一日同人蘇茂遊。過龍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別蘇歸。師中夢劉來。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刺喉聲。則劉僕至云。已坐脫矣。

熙朝新語卷二終

熙朝新語卷三

本朝大典。例由翰林編按。以上撰。文。壬寅冬。掌院靜海勳文恭公。詢於青陽吳文簡公曰。記得庶常中。有一人善四六文者。為誰。吳曰。華亭黃之雋。文恭立授數題。令作。奏上多稱。旨。庶吉士撰。自此始。

康熙庚辰。溧陽史文靖公。始真。年十九。釋褐。後請假歸。娶於揚州許氏。贈玉堂歸。題評甚夥。郭元釘一絕云。米鍾十道。錢香輪。花滿游。縷踏路塵。似有行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朝。

洪洞李檢討。因篤。康熙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起。既被教。促入都。召試入翰林。即上疏乞養。情詞懇切。昔人比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紐玉。燕以為國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舉明史。不允其請。奉旨。特准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海內為之。其疏云。臣某妻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泣血陳情。願思歸養。事。臣稿惟幼學。而壯行。友。人臣之。或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李。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教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

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臣某等。奏。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為。姓名。聯。屢。為。騰。獲。奉。命。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十。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覺。榮。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扶。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偽。言。親。老。豈。容。僞。借。臣。雖。極。愚。不。肯。詭。忍。藉。口。所。生。指。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闥。風。病。增。劇。晝。夜。呻。吟。七。七。久。困。扶。牀。華。路。三。千。難。適。醫。指。一。旦。轉。北。辰。而。已。遠。回。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喻。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研。鑿。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自。能。推。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任。路。蓋。聞。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亦。冀。與。臣。同。春。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心。

熙朝新語

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請感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固之孰矣。如臣獵名遠母。則其始進已非。不惟濟數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備。該員及踪進。貽誤則於為臣。亦為有親高目。去歲查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歲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隨雲霧。低頭轉輒。輒見臣母在前。飲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孝至仁。以克齊之道治天下。效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選。情願上聞。於三月初一日。供病考試家。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會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積。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於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求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覲門無以次入。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相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通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求名有日。益圖力酌。如遇務使涓埃。知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陳情事。理字都逾格。貼黃難盡。統祈鑒宥施行。

聖訓

卷三

三

秀水徐嘉炎。既舉詞科。後從益都相國。修稷於萬柳堂。會者十六人。酒半。相國問已。咸注浴乎沂。是被濯。抑是漂洗。宣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漂洗矣。嘉炎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穢時。有邵敬問職。入申池浴。池與沂水不同。且是穢者之事。非士大夫所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嘉炎入水。恐無是理。眾以為然。康熙辛酉。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仿鏡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凡二十四章。因事立名。與終製章。昭何承天輩相表裏。已元夕。上於南海子大放燈。使臣民縱觀。都盧昇極。魚龍曼行之屬。畢進羣臣從觀者。皆有詩。獨嘉炎作紅門花大記。文筆奇麗。稱於一時。

聖祖南巡。江南民王來燕。獻鍊金養身秘書一冊。上曰。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聖訓煌煌。足破漢唐宋明諸主輕信方士之謬。

康熙三十二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

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蕃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蕃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

江都汪舟次。由贛輸蘇。訓導廣舉。授檢討。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上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閩人。朝人多倪。首畏縮。獨鶴立班中。大臣遂以構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至琉球。國王誠摯。手自彈琴。以悅賓。樽故善音樂。縱談琴理。王大悅。乞構書殿榜。縱筆為壁窠畫。王大驚。以為神。累官至布政使。疾歸。上南巡。構強起迎謁。伏道左。上熟視曰。汝老耶。狀幾不識矣。賜御書以榮之。

朱竹垞與尊。年五十。由布衣薦舉鴻博。名試一等。授檢討。旋充日講起居注官。出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即不見容。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無所獲。惟載書兩麓而已。盜劫其居。得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已廢廢不發矣。後以史議當落職。上特祖廉得其情。將本擲還。

金壇王虛舟。謝精金石考訂之學。錢香樹先生。見於京邸。左圖右史。積帖充棟。斯夕丹鉛。辨析不少。戲曰。子欲為張仲楊柯丹邱其人耶。謝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疲。如嘗道經秦郵。泛舟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數百枝。杖葉皆具。下有雲片若怪石。儼然圖畫。因作竹雲題跋。

嘉定孫松林。致獨工詩。康熙初。上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獨膺薦。賜一品服。策遣奉使。詩有甘茂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之句。後登成。成進士。官至侍讀學士。以布衣先假一品服。而後登第。服官事亦奇矣。

嘉興馬維翰。貌僅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熙辛丑進士。內大臣驗看。諸人皆跪。馬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訶之。馬竟然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乃爾。馬曰。區區一說。未足見維翰風骨也。

聖訓

卷三

三

湯文正公誠順治己丑進士。歷官至工部尚書。以理學自任。撫吳時。以上方山五通廟。感民士。女燒香祭賽。大為風俗。上疏請廢其廟。得旨允行。於是海內五通廟悉行撤毀。神像投之水火。一時快之。公由江蘇巡撫內陞尚書。至京。陸地。上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謹者不多見。爾前陞時。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起擢。爾其勉之。仰見聖主知人之明。而公之簡在。帝心。從可想見矣。

長洲馮勉曾。由布衣薦舉鴻博。召試一等十三名。授檢討。性至孝。父嘗館閩中。已與祖及母家居。歲山之食。為村塾師。得升斗奉養。與妻來行。以食後父谷。阻兵弗獲歸。徒步入京。游公卿間。膺薦得官。乞假歸。入闈。母父親不得。伏地哀慟。有老人指視其處。遂扶以歸。人謂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華亭黃之雋。康熙辛丑進士。在翰林。聚同卷八人。為八仙會。以杜少陵飲中姓氏為八仙。人取其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洞賓輩分著之。為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呼。故為參錯。不得呼姓字。稱謂錯者。謂飲時號酒仙者。香肩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為古今體詩。九百三十餘首。對偏工整。渾若天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長洲尤西堂。洞明學諸生。我朝以選拔授永平府推官。以事免。少時有聲庠序。所作駢儷各種。膾炙人口。嘗以西廂詞句題作文。流聞禁中。世祖知為徐立齋元文師。因取觀之。歎曰。真才子。及召試官翰林。借諸儒進平蜀詩文。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西堂以此六字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語。右曰。今上玉音。極文人之榮。

施愚山。閩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卧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世所希有。

蔡文勤公。世遠。康熙己丑進士。仕安溪。李文貞公之門。是時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公故習宋儒書。既見文貞。毅然以聖賢自勵。願其所居室曰。二希。言學問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真希元。事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可見其志矣。

王樓村武。少知名。年六十。始領康熙壬午鄉薦。奏未捷。會狀當御試時。已定解矣。及得吳楚琦卷。改王為第六。其實吳遠不逮王。如三元亦前定數也。

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璉。康熙癸未。應吉士。胞弟嗣璣。官編修。族姪昇。官諱德。時稱三查。上賜鮮魚。慎行紀。恩詩云。笠簷黃秋平生夢。巨本煙波一釣徒。願稱。旨。

日。忽奉內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蓋以別二查也。慎行又有煙簷雨笠尋常事。慚愧猶家。記憶中之句。一時以為佳話。

康熙癸未。會試十八名進士。官懋言之祖。名偉。係崇禎癸未中式十八名。且俱係詩。四房房考。俱翰林李姓。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復覺而喜。曰。此繩祖武之兆也。

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康熙癸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少時工寫生。名與惲南田埒。及貴。都中極重。大抵以逸筆寫生。而風神生動。非識超膽大。筆有仙韻者。莫能為之。性愛士。一藝可觀者。皆羅致門下。指授之。故其蒼澤馬所作。皆能亂真。而文肅真本。不可多得。

高郵費國維。以工書侍。內廷食俸。聖祖常以內翰林呼之。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劾。蒙恩。賜復會試。落第。又特賜進士。一體殿試。遂以第三八及第。異數也。

松江錢少司。冠。艱於嗣。偕夫人祈于天童。大師為集眾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眾未應。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司冠果生子。初名鼎瑞。易名芳。標中丙子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一日。與客坐齋中。有僧持一紙至門。云自天童來。舍人折

視。殊不驗。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遊處。擲筆而逝。

武進趙太史熊詒。恭毅公申喬長子也。生前一夕。祖夢神授一軸。雲彩繡結。能詔二字。因名之。果中康熙己丑狀元。

熊相國賜履。官侍郎時。上萬言疏。有名臣風度。其略曰。臣荆楚鄙儂。猥蒙先帝簡拔。授以清班。雖荷皇上殊恩。累違今職。聖恩高厚。中夜汗流。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恭遇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弊。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至今。臣之罪也。茲者伏遇

皇上格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詢。採及封菲。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謹仰遵明詔。彈竭愚衷。庶幾高深之一助。惟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朕削民生。或因法制未備。致失民業。嗚呼。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自遭欠定。近而畿甸。遠而

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自遭欠定。近而畿甸。遠而

直省流離頹危之狀所在皆是惟官吏之版削僅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聖
諭所云者蓋小民終歲勤勞耕織僅能自給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責絲粒計十室
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雖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剝削磨
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塗道之下閭閻之膏液有盡而
猶史之貪囊無底惡蒙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就使年豐歲稔尚難保須
史不絕之命一旦水旱其不至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與獨征則史收
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
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廉
而上官實教之以貪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謀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
令誠有難言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
不貪表直影端源汚流濁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為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
心為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遠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付畀有
察吏安民之權與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為不隆而任之不為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
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感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

卷三

六

除也夫概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憑舉劾卒采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
小民之戴為父母而身若神君者乎其所勸為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
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為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為政而不問其撫綏以
實錄之巧拙為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為殿最而不論其品誼
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蟻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欲其激濁揚清興利祛弊
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放少而望成飯耶所以比年來旱澇頻聞死亡載道而此
輩竟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不知其為國歛怨已不可解在
廷諸臣皆為暗狗粉粉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跡以告皇上問有一二指名糾
參者亦不過微示其意曾未嘗真舉其污穢殘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
其竅因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稱威權貪德祿位分守此以為壟斷之長計而無
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可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也伏乞皇上將現任督撫
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污不肖者立即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
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

令之貪廉為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
其人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言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蓋任之非其人
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為厲民禍世之具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
舉此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若外臣之表
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若外臣之表
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
轉移感動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
擇其至大者言之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
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為之斟酌損益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
之子孫幸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廢置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
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
返事之極嚴而難行亦類無不承訖襲隨且因仍固不聞略加整頓去其所為太甚
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輩入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使其私
而就中莫大之費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朝舉夕
罷餘地餘力王言屢敷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
乞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為詳慎會議何者當
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衣挈領綱舉目張勒
為會典者為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業
在此矣奏上 上深嘉納飭部議行之

卷三

七

康熙三年以八比多劉龍卿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海寧沈昭于珩以二場擬上
太祖 太宗尊號表最工中會元
錢塘高澹人士奇以詩受知於 聖祖不由科甲 欽賜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
應從不離左右 恩寵無比異數也
無錫杜雲川詔以諸生迎 聖祖駕於惠山進迎 鑾詞及梁溪望 幸詞蒙 召
見 御舟 賜綾書詩一幅已而被 召至京一日 特召侍 詔者八人 南
書房 命寫 御製金蓮花賦各賦一詩 恩詩一首又獨進一詞蒙 恩拔置第一 旋
命纂修歷代詩餘又 命修詞譜辛卯舉京兆試壬辰會試 欽賜進士改庶吉
士為諸生時每鄉試前輒夢試題是子之燕居一節卒不驗及辛卯領薦主司為趙

公由香乃悟前夢之巧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浙江巡撫金鉞疏稱海寧縣民陳雲生母林氏年一百八歲尚勤紡織請 旨旌表 敕部給銀建坊 賜名貞壽

康熙康氏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鳥二 總督麻勒吉表進於 朝

聊城丁姓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母欲議婚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兒不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為議婚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閨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中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名遣聘焉先一日貞女召其從凡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吾將許之兄及姊姪輩漫應之弗信也詰旦黃氏寔修至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至是乃易吉服既許字卜并其母然後于歸年五十餘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侍之皆有恩禮東昌人至今稱之

餘姚勞麟書史世為農躬耕養母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學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禮終身弗懈引進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學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店不忍貨偽物窮兒牧童戲為增徽機弄者聞麟書講學悉毀之年五十九無疾卒門人秦伊佐調元為刻餘山遺書行於世

吳江全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入閣後藉山替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大笑已而摩孺子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家乃服

文登賽從儉卜并其親有鄰里與之爭地神示夢云是空為賽氏兆當世科第第兩不能葬此也乃罷爭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見賽塋前有二炬遠行是秋後從曾孫王紘舉鄉試明年登第已百元旦復然王紘子璋亦於是科聯捷以後每發一科甲輒見火炬率以為常然則風水之說未盡于虛妄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若有卧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完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中輟中有此等八亦奇事也

熙朝新語卷三終

熙朝新語卷四

清 吳郡徐錫齡厚柳輯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皇太后六秩聖壽 上恭進佛三尊 御製萬壽無疆賦圓屏一架 御製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 御製龍龜遊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壽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百枝洋鏡一架東珠珊瑚金珀禦風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呢一九呢噠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雲香一九通天犀珍珠漢玉瑪瑙雕漆宮室等古玩九九宋元明書冊卷九九摺香九九大號手帖九九小號手帖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綵九九九運鞍馬六疋并合膳房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有餘等物進獻四十九年 皇太后七旬大慶先期 諭禮部蟬式舞者乃滿洲筵宴大禮至隆重歡慶之盛典向未嘗請王大臣行之今朕欲親舞稱觴壬午進宴 上近前起舞進爵 聖天子大孝尊親誠曠古未有也

聖祖論大學士等曰書冊所載有不可盡信者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風不鳴條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借雪朕曾取百枚感

以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亦有似乎荒誕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鄂羅斯來朝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誤又從前有書史三人偏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談重罪具奏朕從寬免死今其往覓是獸後將軍那里德來自軍前奏云果有是獸且在乳僕口在胸後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蒙古名其獸曰鄂布又有飛者名曰積板蒙古名忽人為鄂布春積板是即山海經所謂刑天無首以乳為目以胸為口也故將發遣書史致選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鼎因重千斤名為龍泉地而行見日月光即知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窟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驚其骨類象耳土人以製梳篦梳篦狀龍見其器方信為象又古人以天帝垣為中國分界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四度在數兩立頁小滿三節歲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峙始知古人分界之說確有所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康熙五十四年 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立小旗占候并令直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東是日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

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破
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從前盧溝橋。天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
之地。冰結十丈。春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則。嶺南。有重至萬劫者。今亦
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牙。但稍黃耳。此皆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上。應天。中
國。山脈。皆由崑崙而來。彼地四面有江。土人呼崑崙為枯臘。推并天象。中國與海
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
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合者也。 聖學淵源。非管窺蠡測者所能擬議矣。

杭州。崇南屏。講作中書時。恭和 聖祖御製冬至詩。有雪花欲共梅花落。春意還同
臘意舒之句。上嘉嘗謂有翰苑才。尋陞御史。
杜雲川。送友之官。天長。度馬已飛。口占一絕。贈行。云。招尋有約。竟何嘗。判袂匆匆。語
未遑。半响。花前。嫌日短。至第四句。屬思未就。少頃。疾書曰。一帆江上到天長。真巧對
也。

明季士大夫。立門戶。互相傾軋。不特賢奸如水火之不相入。即賢與賢。奸與奸。又
復。斷斷。不。已。東林黨之禍。相持。數十年。至明社已墟。根株。猶在。誠可。歎也。 本朝

定鼎後。歷奉 諭旨。痛改。明季陋習。此風。漸息。郭瑞。瑞珩。瑞珩。為。御史。參。明珠。余。國
柱。等。可。謂。不。避。權。勢。錚。錚。有。聲。者。矣。然。如。新。文。襄。公。輔。治。河。功。業。昭。然。言。官。多。有。指
摘。郭。亦。不。免。受。議。康熙。二十七年。 聖祖。諭。大學士曰。近來。議論。新。輔。者。甚。多。新。輔
為。總。河。有。年。挑。河。築。堤。漕。運。並。未。遲。誤。謂。之。毫無。効。力。不。可。但。也。四。下。河。之。事。亦。難
逃。罪。即。欲。寬。之。重。典。亦。須。留。七。八。年。朕。曾。閱。河。防。一。覽。於。治。河。洞。悉。凡。事。皆。慮。永。久
等。論。於是。浮。議。始。息。仰。見 聖。明。在。上。幹。濟。之。臣。得。以。保。全。祿。位。長。享。榮。名。不。可。謂
非。厚。幸。也。

新文襄公。過明鄧。見壁有題詩云。昔嘗華五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
落拓。即。道。道。與。先生。借。枕。頭。空。跡。未。始。蹤。跡。其人。乃。秀。水。陳。天。奇。也。一。見。遂。為。知
己。天。奇。名。漢。明。鈞。戈。之。法。復。精。奇。門。步。算。凡。河。防。得。失。變。態。並。有。先。見。一。時。治。河。諸
員。以。師。事。之。康熙。二十三年。五月。 上。南。巡。問。新。日。尚。必。有。道。今。博。古。之。人。輔。屬。新
以。陳。廣。對。師。蒙 召。見。特。賜。參。議。銜。以。幕。友。友。恩。遂。磨。四。品。冠。履。可。謂。奇。人。有
奇。遇。也。

仁和姚少宰。三辰之祖。喜。嘗。採。樂。入。山。迷。徑。失。足。墮。溪。中。以。手。摸。石。有。蛟。蟠。而

動。負。而。上。意。是。巨。蛇。回。視。兩。目。如。雙。眼。見。角。安。地。地。上。騰。空。而。去。始。知。為。龍。四
兩。手。滿。涎。香。數。月。不散。以。手。撮。藥。病。頓。愈。愈。後。不。受。人。謝。由。是。皆。呼。之。為。摸。龍。阿
大。及其。孫。素。人。謂。陰。德。之。報。

康熙。庚辰。狀元。秀。水。沈。原。衡。是。年。二十。時。父。仲。霖。於 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是
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是。文。官。修。撰。為。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有。孝
子。身。經。百。險。聖。親。止。於。鯨。波。種。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傍。徨。於。電。閃。沙。鷺。之。候。之
句。都。下。感。傳。

聖祖。南。巡。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并。生。鹿。侍。衛。傳。旨。不。用。海。物。又。不。食。特。將。鹿
發。還。將。陳。錫。恭。紀。詩。云。鹿。脯。何。曾。減。鳳。麟。須。知。特。殺。不。沾。唇。諸。花。作。膳。逾。珍。饈。麋。首
天。厨。近。玉。宸 聖。祖。駐。蹕。德州。有。不。用。煙。酒。之 諭。將。陳。錫。恭。紀。詩。云。碧。梳。冰。漿。滋
豔。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寂。不。許。人。間。煙。火。來。

康熙。四十八年。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紙。上。陳。言。萬。歷。以。後
所。用。內。監。帝。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與。作。亦。廣。其。宮。中。胎
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磚

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宮。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備。及。日。有。餓
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以。數。千。萬。鈔。計。俱
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馬。口。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雜。黑。兩。端
刻。兩。口。故。謂。之。馬。口。柴。

李。西。池。華。國。康熙。初。武。探。花。及。第。後。即。引。疾。歸。工。山水。名。於。時。殆。所。謂。將。筆。不。好。武
者。耶。

耿。逆。叛。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舉。春。之。任。途。遇。寇。掠。夫
人。走。避。相。失。比。晚。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路。訪。至。西。安。仍。杳。然。乃
鬻。指。血。題。絕。命。詩。於。標。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遂。之。邑。宰。詢。悉。願。末。嘉。其。節。欲。留。內
署。為。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公。適。來。投。刺。見。宰。延。入。詳。詢。歷。難。拋。獨。不。以
夫。人。告。而。使。夫。人。親。治。饌。以。進。酒。半。王。泣。下。宰。故。詢。之。曰。此。味。絕。類。亡。刑。所。治。且。斷
葱。亦。以。寸。為。度。見。之。不。覺。感。觸。豆。宰。伴。為。歎。息。既。而。請。以。妹。妻。之。王。不。允。強。而。後。可。
乃。別。設。館。舍。治。食。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僕。婢。輩。勿。洩。王。猶。不。樂。交。拜。入。掩。面。泣。目
不。一。及。夫。人。固。知。之。至。是。則。悲。喜。交。集。不。及。待。即。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

視之乃真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知軍之感德而詭詞以合之也時王公文憑已失軍為洋酋補給得之官自是兩家誼同至戚使問不絕卒卒以行取權御史入謂

錢唐朱泉亭雜稗年九十六猶工畫山水秀水王聲德侃年九十餘猶能畫大幅雲龍皆 熙朝人瑞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陸清猷公隴其述雲間王慶孫之言崇明有吳老人年九十有九婦九十有七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翁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五間借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醢舖季開南北雜貨舖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餐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為率如早餐伯則午餐叔則晚餐叔則晚餐伯則午餐而復始遂五六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室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

卷四

四

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及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任市中作童子嬉櫥中錢缺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所知家携四子輒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其家并囑伴輸於老人老人騰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率以為常數十年無異老人夫婦至今無恙長子年七十有七餘子皆班白孫曾二十餘人崇明劉總鎮北表其門曰百齡夫婦承肩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清獻公為作崇明老人說

吳樾香沈康熙壬戌進士由編修歷官祭酒故事凡國子生初謁者有藝見禮廣滿

上元胡狀元任興康熙辛酉解元嘗夢登高山手摘香檉二顆神贈以詩有手弄雙

任宗伯蘭校未過時偶經田野聞見一人口銜一刀手執兩刀趨起不遑尋遠越而

過遂望半里許入賣者之家計之以告人知者以為然神卜其必發後果然

徐太史用錫未過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從身有眼知為太歲因記書載太歲者蟬

禍為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傷身眼愈加閃爍果獲鎮虎重獲己丑進士官至侍講

長洲文與也點衡山喬孫明李葉孳子業依蓋四以居肆力於詩古文辭兼善書畫嘗舍於城中僧寺書畫盡自給人或以多金迫促之則不可得也巡撫湯文正公屏驕從入寺訪治吳之要所論皆探行而未嘗有私清湯公益重之後族人引見

者 聖祖問曰文與是你何人則知點之名早達 九重矣

任侍唐辰且康熙丁未進士官上海縣令有布客親而買布市中失索金三百兩訟於官待庵素善畫至是獄不能定乃禱於城隍廟夢有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襖也寤而思之曰夫賜衣而得裙襖則非衣也豈有裝茲其人耶以問捕捕曰似也問左有裝愛者素無賴不事家人產其人僦居旅舍傍與布客居相近或見財起意耶侍庵曰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為裝愛無可疑者遂收裝之得實獄具邑中稱神明焉

海寧張仲英原康熙進士出桐城張文端公之門師生同一姓名當時以為奇及戊午分校北闈又端公于廷選復出仲英門文奇

陳如履維幾少有文名數年四十餘尚困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

卷四

五

久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嗤以為妄宣城梅杓司贈詩云朝來日

者橋邊見說功名似馬周後果以薦舉鴻博授檢討

吳防思昇問詩法於施愚山問章施曰余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五城

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則學作室者鏡質木石一一俱就平地築起決曰此確宗

預新集也

仁和沈開平詩上海錢越江金甫同膺薦廷試授檢討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

改原吉士兩人翰林儒者崇之沈尤敦內行嘗割股肉和藥以療父病既而母病亦如之甚至性如此不徒以文學傳也

睢州徐幹妻孫氏侍姑疾脫管須求醫不解醫不交睫旬旬於床榻之間者近三旬

姑病且殆孫氏倉皇織裙不應不得已潛入其室拒戶左持刀置右臂於熾欲割之

手弱刀屢下始斷一筋血濡縷而已其夫自外至見之驚仆孫氏投刀掖之起戒勿

出聲然後脫衣裹創至為憂以進姑既愈病良已家人初無知者田香山蘭芳之如

孫氏姊也然其美語之不背言久而得其詳以白父香山歎曰此可以愧天下之為

人婦而深視其弟姑者

錢學士金甫其貧故袁馬處之泰然足不履權貴門時與鄉黨故人為文酒之會
坐有語及官資遺權者輒怒之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其崖岸高峻如此能言
人之憂有師卒於官竭奉錢為治喪俄而鄉人不戒於火延及師舍亟率力士負棺
出火燎其須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出關為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妻物哭
而返客有暴卒於都亭外時已亦有疾強起至盧溝橋經紀其喪或陷於獄禍不測
力援之得解其篤於師友如是故其為詩獲綿排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道考水朱竹
垞為論而序之

仁和凌紹憲康熙庚辰進士對策用清書漢書兩體違例不得與上第請卷官奏
請 上裁置二甲之末改原吉士

土魯番於順治十三年入貢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達優遣其臣兀魯和
隆等獻馬其表畧云上魯番國果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 皇帝陛下恭惟
皇上統攸同何其古之占什特恩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刺汗法紀軍威比隆
於楷黑靈聰明格物境美乎伊思謙達爾 皇上容知天錫如日升之無不照
皇上撥亂為治如月恒之無不照旌旗閃爍越乎黑鳥威爾 皇恩浩蕩等出於

康熙二十一年

卷四

六

度量寬仁 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 洪福靡際而 皇國應運後稱一十八十三
年二月十八日

康熙二十一年 土魯番上言伏以我 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金甌北穆
西特之君源盤五行亦若化日專臨率土 景星光照萬靈擁護哈他穆之君廣施恩
惠安思他穆之君勇力絕倫譽之不鋒之銳龍爪之威芒敷正而視茲者恭候聖
安切照前經遣發高盧火者曾奉 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誤比也查前
原因臣國遣使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
合當照舊例地音阿克刺豐進貢舊例但 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
照舊進貢衣請裁奪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為請 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恐
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毒幸我 皇上不憚身心之勞收
收國治仰見 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世祖皇帝 復

上 皇太后徽號 恩詔大赦天下 爰加 賜賞率土俱歡於上我 皇帝尊
號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 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
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大安生民樂業今道途雖已蕩平
治化尚未字洽前請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藩王等所請亦不必行該部
知道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至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部職荷蘭國王羅漢連氏甘勃氏
遣陪臣賓先吧吧復表進貢其畧云外邦之凡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勾
水踏崇原屬 天家清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
四塊大珍珠城十五疋中珍珠城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
新機嘩嘩緞八疋中嘩嘩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十九疋
文采細織布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白鴨鏡一座大琉璃燈一
圓聚輝燭臺一懸琉璃蓋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觔甜肉豆
蔻四窠廂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香散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
象牙五支廂金鳥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個廂

康熙二十三年

卷四

七

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個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
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劍十把雙利闊劍十把
起花金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康熙二十三年 進遞國進表云啟奏 大清國 帝皇陛下伏以 聖明垂統繼天
立極無為而治德教字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魏莫則蕩蕩難名皇國
世荷皇恩久沾 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道方莫能仰瞻 天顏幸遇貢期敢効
輪敷額遠正貢使臣坤字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行三貢使臣坤司各塔
瓦哈正通事坤思各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哈新機嘩嘩棉航渡海備捧金葉表文方
物譯文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款代伸拜舞之誠恰盡臣子之職恭祝
皇圖鞏固 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 天仰 聖不勝屏
營之至

康熙二十三年 冊封琉球 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煊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
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路嚮學有心 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
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 勅下禮部議處

委蒙 恩准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選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楨、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濤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八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緞布五十疋。我朝聞國以來。文德武功。遐荒普被。海隅出日。周不率俾。其梯山航海。重譯來庭者。括不勝屈。集隘不能備載。從錄數則。以見聲教四訖之盛云。

仁和吳託園任臣。學問淹通。兼精音律。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曰此大呂鐘也。滌視款識果然。有人書鄭殿二字。問之。吳曰。鄭同詩。本說又長。蓋殿同也。本秦權古文。閱者歎服。

上虞徐仲山。咸清。明兵部尚書人龍子。母俞夫人。自以識字稍精。發願惜字。每見棄紙輒檢閱。有字則留之。并券人收貯。聚而焚之。久則沈其灰於江。仲山生一歲。即能識字。五歲通一經。甫束髮。即有文名。嘗博取訓纂說文。玉篇。為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帖。凡有繫於說文者。悉搜採以正字義。名曰資治文字。凡一百卷。己未。召試拆卷時。上卷中斥去一卷。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蓋都相國以仲山薦。上問有著作乎。曰有。

取履繩孫卷補之

資治文字若干卷。第一學士曰。書小學也。遂置不問。諸臣各有所薦。上不允。特取履繩孫卷補之。

惠覲谿周揚。康熙辛未進士。由翰林改官知縣。嘗送友出門詩云。饑寒逼腐儒。顛倒作奇想。二語不言出門。而神理已到。可謂體會入微。

硯溪之子士奇。亦成進士。入翰林。督學粵東。每封門後。危坐大堂。溫理史漢等書。朗誦一遍。即起。繞座循環背誦。一字不遺。諸生大驚曰。吾輩非人矣。一淬於學。粵東人至今以為師法。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八閩後。亦然。故事。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轡。惟家宰則落半轡。附生師長相。遇則彼此落轡。候師長先行。故往往相避而行。

德州趙進士。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都。如來鸞。一人持宮扇。衛之。遠逝。八月而沒。仙非邪報。不可得而知矣。

趙恭毅公申泰。為浙江巡撫時。因錢唐江岸日地。請易土為石。費以鐵。事聞於朝。報可。將施工。齊成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為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浪搏人若芻蕘。大

觀者奔騰。公朝服屹立。不少動。距祭所百丈餘。潮凌止。公跪。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工竣。誠之所格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聖祖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額。恩奉。旨交禮部議。部臣議。駁奏。上奉。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裔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擬官職。發給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至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為氏。上曰。周公廟何在。對曰。在曲阜城東北二里。上悅。隨

御製祭文。命奉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御前侍衛。保鴻臚寺卿穆成格。閩典邦。太常寺寺丞張量。鑿。山東提學副使唐履亮陪祭。此東野氏世襲博士之始。總河梅麓朱公之錫。有遺婢帖。見池北偶談。其卷云。此女原無大過。只是姓子魚。好言款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遂其父母。初時原是持年五六日後。便有還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語猶然處子也。可將此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之。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云云。真感德事也。相傳朱公。為河神宜哉。

為河神宜哉

于清端公成龍。用兵如神。尤善治盜。官兩江總督時。江寧有巨盜曰魚亮。山悍莫敢近。公洵任時。單車入署。一切供張俱屏。不覺屬吏不知所出。或從容向公言之。請以一餐為公壽。公曰。以飲食壽我。不如以魚亮壽我。屬吏喻公意。乃以千金募名捕雷翠亭往。雷偵知魚亮才。會羣盜。假伴為乞者。伺左右。魚亮望見。疑之。以及骨肉。飼雷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亮覺然曰。好男子。非乃也。為子青天。朱禽我耳。遂俯首就縛。雷擁之赴獄。是夕。公秉燭治官書。梁上有物墜。燭之。男子持七首。叱問何人。則魚亮也。云本欲來問刺公。如有物擊而墜地。公神人也。公命有司。執付市曹。自是境內肅然。

熙朝新語卷四終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萬壽節 直隸各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士庶年九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於 暢春園 六十一年正月宴滿漢文武大臣及斥退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於 乾清宮前 御製七言律詩一首 命與宴者各作詩紀盛名曰千聖宴詩 宴畢各 頌養有差

聖祖天縱聰明 留心格物 諭廷臣曰如雷擊木必於畧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如擊馬已到耳鼻之馬亦不擊再書冊所載雷谷雷樓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卑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折而蒙古謂之查達爾書冊則曰查達也

康熙三十一年 上御乾清門取性理展閱請諸臣曰律呂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圓三之法朕觀此法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圓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并錯可勝言耶因取諸國指示諸臣曰所言徑一圓三止可算六角之數若圓則必有奇矣理甚明顯朕觀八線表中外

徑句股之法極其精微凡圓者可以方算開方法即從此出至隔八相生之說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隔八此一定之理隨命樂人取笛和瑟次第審音至八聲仍還本音人曰算數精密則河道開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開口闊狹計一抄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計矣

康熙四十三年 諭大學士等戶部呈林之斛斗升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勻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勻算積數得見方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也他理大全嘉慶第廿二內每斛積一百六十一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

斗為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樣升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斗升一斗五斗一斛其量不壹因出新樣斗升付部以鐵照式為之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大學士等以鄂羅斯習易來使爾至原文繕譯進呈上閱之曰此乃喇提諾託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

三十字五十字母音朕文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上去聲而尚有一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繁豈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院四聲無不知者對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知之特不全耳

聖祖諭廷臣曰中國與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度內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自俄國南行八十度至大根山始復北行八度東界六閱月在海中不見一山又自西洋至中國有陸路可通因鄂羅斯諸國行人不仇故皆從水路而行鄂羅斯距京師約萬二千里西洋及土兒虎特地方皆與鄂羅斯接壤鄂羅斯倚土兒虎特馬匹土兒虎特用鄂羅斯皮張住年鄂羅斯與雪西洋戰土兒

虎特助之大敗雪西洋又回子溫都斯坦布海兒兒根等處產綿裝甲四十層可敵浙江綿八十層曾以鳥鎗試驗知之又過哈密六百里有吐魯番去雪山百餘里其人晝伏至夜始出耕種其地甚熱而多石若日出時耕種輒然死又哈薩克即古陽關地其人心好鬪常結隊以殺擄為事人心亦齊若婦女被人擄去其婦女必乘間手刃其人而回此地亦熟草極肥或馬皆汗血所產葡萄葡萄製等物皆大而美

又西北四子種類極多皆元太祖後裔又有一支在小西洋約十萬人皆住帳房惟北極下為最寒往時有人築室而居明年人往視之其人已無復存者但見林間雪深數丈而已昔人云北海有積冰數百丈向以為荒誕以此觀之信不誣也總之西北地方極大其風土亦各不相同朕嘗詳悉訪聞是以一一周知耳

康熙五十八年 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閣倉諸水發源之地皆日擊詳悉載入輿圖大概中國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諾莫澤馬巴西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泉泉漢流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教郭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

華謂之星宿海是為河源滙為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喇哈納者名岷雅克操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高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之乃

嶺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高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至新津縣復合而為一東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高厄尼烏蘇末流出高厄尼烏蘇末中華謂之

乳牛山其水名移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街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慶州府入湖廣界由荆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水出陝西寧州北鳴家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諸漢水西大幹之內源發於西卷入於中國也閩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穆標嶺山名雜格河一源於濟魯肯地拉名教母神河二水會木察木多朔之南名拉克格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合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喀喇烏蘇即高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喀拉爾克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入怒魯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又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為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為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諸水澤為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達木喀巴卜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為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地過日喀云噶兒城旁合噶爾語母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落地

新編新語

卷五

三

入雲南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那卜喀布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皮木達賴又流入耶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奈南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借格喀巴卜譯言獅子口也有泉行出西行亦至奈南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焉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可克國為岡噶母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魏書言四大水出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時稱岡底斯者猶云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處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為善才第二十八參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上伯特今著名而塔拉山也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為據也馬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試考其竟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東南

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士伯特即唐之交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嫁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者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歸時以半駕由漢運之遺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時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

王阮亭司寇云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俱有一定儀注不可那提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閣老印卷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長科道稱道長是也自丙子祭告回京見閣頗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

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郭瑞瑞瑞先官御史及為學士過翰林官六行北禮

宋牧仲嘗稱吳時為唐六如修葺韓文懿公題云在昔唐虞常物天祇今宋玉與招魂眼前語信手拈來便成絕對

洪昉思昇為玉貞女作金環曲云王家有女字秀如少小時約蘭蕙芳項即名孩學

新編新語

卷五

四

詩禮金銀為聘結婚姻廿餘年朱人事變富兒那必歸貧賤一朝別字豪音三日悲啼淚如霖手搗金銀自吞食料死未死救不得苦腸九曲斷還腸卧地祇存微氣息詎料國工賜靈藥吐出金銀定魂魄至性由來動彼靈一夜銀河駕鳥鵲嗟哉此女貞且賢項郎對之悲復愴朝來笑倚鏡臺立代繫金環雲鬢此種詩足以維持風化何必藉長生殿以傳耶

曹練亭尚衣每出扇中必攜書一本觀之不置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我必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陳太守鴨年不相中及陳復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

李文貞公先地以書碩特備 顧問營承 旨纂修朱子全書周易折中 性理精義 律呂韻學諸書自言晚年學問始進得力於 聖訓居多

朱竹垞遊揚州康山有約江春到之句後六十餘年康山主人江穎長春修其地恭送 翠華臨幸極一時之感其姓名恰與竹垞詩句合亦奇

任邱龐雪崖學士福建寧南到任浦城令以嚴苛激怒邑人乘夜焚冊為校冊書瑣聞信馳往傳學無語員集紳士於明倫堂數令罪而論士民毋生亂查倉庫及

册品收未楚餘賦愛遂定特制所錄民俗刁悍欲重懲之而浦合與紳士為仇有羅
繼之或書於九仙山壁云應公判罪昨日當空慈心彌勒白面公公

王阮亭選十子詩尚邱宋慶師賜王又曰安邱曹貞吉黃岡葉封江都汪懋麟曲阜
顏光敏晉江丁燆德州田雯謝重輝江陰曹禾也

高阮懷詠少時夢行市上見大帽子鋪滿街心不敢踐尋側徑迤邐入不覺輕舉凌
雲去至一所樓閣杜麗輪人門扉面尊者目光如電猶是素自內出避之神睇

而顧問素年有所言者再乃去遂及門問左是而執笏者甚眾心知為天庭竊訝何
緣至此俄有導者引至右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坐三黃綢畫桌比私念何可據三

官坐遂出復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竊壬子貢入成均應廷
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為兆應矣及召試授檢討入史館復夢前境心

惡之遂引疾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元不言其故果以次年二月二十
八日卒其生有自來而終反其位耶不可得而知矣

仁和王桂山桐槐少工駢體晚乃卓為大家之文二體並傳於世已未唐舉不中授
中書舍人戊辰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恭進 孝德唐蓮頌 上南巡奏於靈隱

寺後登臣送 聖駕至河干 特召桐槐 諭以所進文字已看過 天顏溫霽尚
有數語以 御舟北發聽未其觀者莫不榮之

王覽原和康與庚戌進士 聖祖知其善畫 命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畫盡充
其畫館總裁嘗在內書房被 命畫山水 聖祖過凡而觀不覺移晷并 賜以詩

其隆重如此人乞其畫者踵相搗然應 詔不違 天祇賓客弟子輩代筆者什之七
八其真跡不可多得也

康熙壬辰有三原吉士一為長洲顧使君嗣立散館後即告歸居秀野草堂有元詩
選初二三四集注韓昌黎溫飛卿兩家詩一為無錫杜雲川詔以養親歸與道士葉

連僧天鈞結三遠社選唐詩叩彈集一為江都程伍喬夢星不就職歸注李義山詩
三人者可謂不慕爵祿超然榮利之外矣

王阮亭在京師與同人為韻反會以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情為題一時名作如林
鹿雪崖堦云閒倚蒼松置短杖南風蕭蕭透衣袂人間第一清涼物休把千金比紫

方吟嗚嗚蠅毒無新松枝蛟龍午風勻此間好似清涼國莫鋪金肯售人龍雷崖

變云岸噴披襟卷炎憑誰索債且為懸東坡只欲時人罵剛道清風玉萬錢滿袖
攜歸且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如京風乎似涼州此債惟須問去俗

常熟王玉輪選庚辰丁丑會試第三本與殿試庚辰以一甲一名及第後為翰林
馬山口占詩有歸計詎謀千項後浮生只擬十年官之句乙酉年奉 命校金庫詩

於揚州事竣而卒計自通籍至其時僅九年耳前詩已為之識矣
順治間徽州汪曰衡夢見天榜會元汪士鏞因改名應之竟不第至康熙丁丑汪士

鏞中會元相馬四十餘年日衡已物故其孫記乃祖之而以告人相與嗤笑物
弄人亦覺無謂此事與朱士鏞改名朱鏞相似而事更奇

錢唐顧侍御約文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妄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亮言之不當
雖 天子不以為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也言哉斯言可為鑒法

于清端公成龍總督兩江其族弟襄勤公亦名成龍和江寧府同姓同名同時同官
一城且同以清節著聞位又同至一品古所未有

人家科第在積德種德風水之說不足道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全椒吳榜眼禹之
曾祖為卜吉壤延閣人簡堯坡擇兆三年不得解歸吳翁固留之一日同住梅花

山中遇大雪同飲陳家酒樓簡倚檻遙眺久之罷酒起曰吳我吾遠近求之三年不
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喜曰天賜也然非後

君之子未即登孫乃大發發必兄弟同之兩面文奉秀絕發必龍也然稍偏未必
得元或第二三人未可知亦不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中崇禎癸未

進士國鼎中順治己丑進士國對國龍學生國對中探花國龍成進士至高兄弟亦
先後成進士而為則中榜眼簡之術亦神矣哉

辛未名臣如陳恪勤公鵬年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詩更瀟灑有句云隔簾幽韻上
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卷記年時春雨後海棠初試卜重籠

關中李天生因篤仁和吳志伊任臣俱寓益都相國邸中一日會飲李聞學天頓家
天寒天生衣短絛表而來毛色粗惡李曰是當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拂然曰是反衣

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內毛者反裘也李曰然則
羊裘如何曰羊裘賤服恐負薪者所衣即此但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從內向

者時毛大可奇齡在座李以問之大可曰毛已不內向極是但羊裘用純毛論語
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惟黑毛向外當

用白絲五條。使之黑。白分明。以為飾。此非外向也。至狐羊青賤不可者。然禮記載。表聖者。大裘非古。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表純黑羊。表謂之。大裘。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即謂之非古。是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李以問。志伊曰。觀黼表聖者。狐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賤。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增詩曰。羔裘潔白。雖皆可為朝服。然狐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羊青賤之一驗也。天生乃笑曰。田文以一狐白脫秦。而五羊之皮。則秦人薄之。國策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貴何賤也。志伊曰。羊之價。馬得如狐。然鹿觀李書。似乎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反賤也。坐客皆是其言。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球疏請。釐正祀典。其畧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祀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於西海。遠遯。猶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天宋都於下。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益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公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感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滋遠。皇上登教四祀。幅員之大。從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鳴。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祈下詔。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云。古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可也。奉旨准行。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召父老慰問。賜金。有荃荃桂者。自陳縣學生。家貧無以為養。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輔如毛。猶有倫句。稱旨。賜白金五兩。金盃。鑲寶石六枚。諭曰。倘奮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陳鐵山。常夏。家貧力學。嘗為人傭。書順治辛丑。會元。授米脂令。孫子承。幼孤。貧。其家為伴。請代主人子作文。師厚知之。以告主人。遂加禮焉。後中康熙乙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人願可不自立耶。

尤西堂嘗戲作浴乎沂。風乎舞雩。二句題詩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山左。少詹。呈祥。謫。塞外。有人以此二語贈之。及到遼東。解官。為高。姓名。士潔者。抵成所。即有王侍郎。名舜。踵至。原。名。雄。一語。適與相符。亦奇。

孫子承。嘗於其師。徐。華。隱。生。中。見一貧客。乃徐年家子也。仰體師意。招致家中。遇之甚厚。一日。忽謂孫曰。受恩未報。明年當生公家。未幾卒。孫生一女。六歲時。戲抱之。語家人曰。此華隱師客也。云來報恩。乃是女兒。安所望報耶。女勃然曰。爺憎我。女賤。當再生為男。逾十日。以痘殤。明年果舉一子。頂有痘痕。名于。蓋。字。莊。夫。後中雍正乙卯舉人。

淮縣善雲。一國。少。有。至。性。父。游。京。師。適。疾。雲。一。往。省。則。已。歿。貧。不。能。市。棺。乞。於。市。以。斂。之。復。以。其。喪。乞。食。而。還。夜。宿。橋。之。為。曠。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搯。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時。雲。一。年。五。十。矣。昌。樂。閭。懷。度。循。龍。與。之。善。問。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也。嘗。自。述。生。平。學。力。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擾。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動。其。心。懷。庭。為。作。善。先。生。言。行。記。

施恩山。閩。寧。官。湖。西。道。時。新。塗。有。虎。患。恩。山。為。文。禱。於。山。神。翼。日。有。虎。曳。尾。入。村。中。一。婦。人。以。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絕。

維。縣。劉。行。泗。繼。聖。山。教。職。陞。湖。南。慈。利。縣。時。滇。寇。甫。平。人。民。彫。斃。劉。以。寬。為。政。不。忍。輕。用。刑。杖。與。民。語。常。呼。為。兒。有。人。被。罪。法。當。答。劉。使。感。然。曰。兒。何。苦。忍。痛。耶。慈。利。人。感。之。尋。引。疾。去。民。額。留。不。得。羣。金。送。之。劉。不。受。民。因。請。始。人。受。一。錢。凡。數。萬。時。謂。今。之。劉。寵。云。

諸。城。劉。從。子。榮。文。正。公。之。父。也。年。十。一。補。諸。生。庚。辰。乙。丑。登。進。士。第。出。知。長。沙。縣。三。十七。年。遷。寧。州。州。民。歲。關。中。大。饑。劉。請。於。監。司。假。賑。倉。粟。以。活。州。民。等。民。故。實。多。通。稅。遂。賑。民。使。密。粟。於。倉。悉。充。稅。而。自。資。家。中。曰。代。之。輸。下。車。之。日。城。中。居。民。僅。七。家。期。年。而。歸。漆。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樹。樹。上。盤。龍。乃。祭。里。中。善。醫。者。數。種。種。數。當。至。教。民。醫。術。成。後。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綱。

吳。江。計。甫。輩。順。治。丁。酉。舉。人。少。負。奇。氣。過。順。德。府。知。歸。來。州。先。生。官。位。是。郡。不。厭。記。二。篇。訪。求。道。碑。不。傳。入。若。旁。廢。園。中。辨。香。再。拜。又。嘗。至。吳。中。知。黃。向。聖。之。孝。授。判。梅。門。生。鳥。真。奇。人。奇。事。也。

長洲諸翁書第學問洽博天爵自亨文懿公以父執敬禮之康熙乙巳 聖祖南巡 召見於 行在所 命書殿二幅 御書海鶴風姿四字 賜之時年已九十 六矣人瑞也。

康熙四十年七月 聖祖駕幸索倫哈爾有刺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奏云 王於穹谷山中 鷄能擒虎蝶能捕鳥 上賜以金而進之

長洲惠現溪周暢子士奇孫棟三世以經學傳家二百年來東南第一家也著作甚多 欽定四庫全書中多有采入者

康熙十七年 命一等侍衛狼曠 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 吳人孫致彌為副奉 命采東國詩歸奏 致彌撰朝鮮採風錄詩甚多不及備載錄其送詔使還京詩序云 皇上紀元之十七年 戊午 上御武備二大人 頌 大行皇后諡於下國 時則不

任諤膺塞君僕命之託馳逐龍馭因護其行 抵王京二大人傳宣 帝命以寡君有疾 亭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 小邦君臣且感且悽 惟是飲冰之行 莫肯虛徐請 少留而不可得 時值大赦公私未立 殆不能備供億之禮 二大人加盡傷一革浮 費 所索惟詩文與書法而已 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 素中所冀 蕭然若寒士 前

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 兩朝宸翰 示不佞 暨都監諸官 其書曰 正大光明者 即 先皇帝筆 今皇帝手書 跋尾者 如其曰 清慎勤者 今皇帝筆也 生龍法蛟之 蜿蜒 銀鉤鐵畫之勁 真可以參造化驚風雨 跋語珠光玉潔 自有不可掩之美 益 公世懋酬庸 錫子蕃庶 最以此珍玩 不以出疆而舍之云 海外鯢生 非索 天使眷 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 自臨境至回旆 首尾四十有二日 不佞又伴至 鴨綠江上 大人徵詩若序 要作他日不忘之資 願不佞素短於章句 重以筮仕數十 載 勞擾簿書 拋棄翰墨 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 如辭之益固 命之益懇 因畧 具檄 兼呈篇什以供一氣 云 備詩五言十韻 其首句云 紙上風雷隱 毫端造化城 路風程擊 滄江鼓角悲 不暑伴送使 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 兼成均館大司成 廣州後人 歸巖李元楨

康熙丁未夏 荷蘭國甲里吧王 油煩嗎 檳榔 遣陪臣 卓獨 琴 阿 閣 等 八 人 內 有 刀 劍 八 枚 其 系 統 指 檳 榔 樹 四 株 各 長 二 丈 許 西 洋 小 白 牛 四 高 一 尺 七 寸 長 二 尺 有 奇 白 質 斑 斑 項 有 因 峰 荷 蘭 馬 四 頭 卓 耳 形 態 殊 異 又 玻 璃 箱 牡 丁 香 哆 囉 尼 絨 之 屬 是 歲 暹 羅 國 王 森 烈 拍 臘 照 古 龍 拍 臘 馬 啤 陸 坤 遣 貢 使 提 坤 司 答 喇 耶 邁 低 禮

貢六足龜孔雀馴象等物回國貢牛三角三目

南昌滕王閣。毀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尚書士英。開甯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賦詩甚多。惟海監。黃美門孫。遠詩為最。其詩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康熙己酉。科。謝士有。祈夢於子忠廟。祠者。神告之曰。爾功名在署中。醒而不解。所謂是科領薦。首題乃知之者。一節。始悟。署為四者字。中者。中式也。神固已明示之矣。周司空清原。拜業太學。時。詩名籍甚。有詩曰。香月明。有水皆為影。風靜無塵。別遞香。一時傳誦。上徹。宸聰。比官翰林。召見時。猶誦其詩句。與之。潘次耕。未由布衣應舉。召試。授翰林院檢討。幼時。聰穎異常。過目成誦。試以。憲書與之。讀一過。即能背誦。首尾不遺一字。凡。檉。章。有。史。才。願。承。受。其。學。又。從。顧。亭。林。徐。昭。法。戴。耘。楚。遊。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歷。算。悉。有。神。會。昭。法。歿。後。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託。潘。恤。之。終。其。身。其。古。誼。有。如。此。者。查。不。僅。以。博。雅。稱。也。

米紫米。漢。王。王。貢。公。崇。簡。之。婿。也。性。放。浪。不。羈。常。以。翰。林。典。雲。南。鄉。試。故。事。試。差。復。命。不。得。過。年。米。以。六。月。朔。赴。雲。南。事。竣。浪。跡。江。楚。至。十。二。月。猶。未。還。婦。凡。王。瞿。庵。道。人。與。迎。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為。相。公。押。解。米。京。都。人。士。笑。之。

卷六

斯。文。義。公。治。河。功。績。彪。炳。人。家。其。河。防。奏。議。至。今。行。水。者。奉。為。圭。臬。而。其。他。建。白。尚。多。知。者。益。鮮。茲。錄。其。請。派。專。差。疏。以。為。管。輿。一。覽。其。詞。曰。臣。惟。皇。上。因。在。外。諾。臣。於。民。生。疾。苦。不。以。上。聞。朝。廷。詔。旨。不。行。下。遠。廢。弛。驛。站。侵。冒。錢。糧。民。隱。莫。申。民。免。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天。使。之。重。慶。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蒼。黔。黎。未。免。嗟。咨。於。草。野。在。奉。差。之。巨。未。嘗。不。以。皇。上。之。心。為。心。未。嘗。不。有。示。威。勸。捐。之。事。亦。未。嘗。盡。繼。家。人。服。役。等。需。當。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蓋。酒。粒。粟。片。肉。隻。雞。事。皆。小。民。膏。血。況。地。方。官。皆。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欽。差。將。至。惟。恐。有。所。駭。語。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與。否。姑。置。弗。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爾。無。科。民。有。司。亦。隨。答。之。曰。斷。不。妄。派。究。無。神。輸。之。術。也。更。值。不。肖。官。員。藉。端。多。端。則。又。不。堪。言。矣。此。等。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實。然。按。之。情。勢。在。所。不。免。臣。愚。以。為。除。軍。機。重。秘。必。須。口。授。廟。謨。於。兵。主。確。的。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會。官。污。吏。督。撫。不。行。題。款。被。科。道。糾。參。或。旁。人。告。發。并。督。撫。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選。送。部。院。能。負。秉。公。疏。審。者。無。庸。置。議。外。他。如。假。驛。驛。站。料。理。軍。需。宣。勘。海。

種。恤。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為。封。疆。大。吏。皇。上。將。數。千。里。地。之。數。千。萬。百。姓。之。綏。懷。撫。治。乃。不。夙。夜。馳。驅。力。報。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闕。置。貽。誤。甚。至。擅。冒。侵。漁。致。煩。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立。置。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須。差。員。之。事。自。當。照。舊。遠。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誤。生。弊。等。情。即。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為。大。吏。漸。職。之。戒。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擾。民。矣。

康。熙。辛。丑。科。得。人。最。盛。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書。者。一。嘉。興。錢。陳。羣。官。侍。郎。者。二。靜。海。勵。宗。萬。鄞。縣。邵。基。官。總。督。者。三。上。蔡。陳。元。章。平。越。王。士。俊。官。巡。撫。者。四。新。喻。晏。斯。威。滋。陽。喬。世。臣。安。庄。王。恕。漢。軍。孫。國。璽。名。儒。則。德。州。盧。見。曾。考。感。夏。力。恕。曾。楷。官。曾。煥。宜。興。儲。大。文。歸。安。陸。奎。勳。金。銘。馮。詠。閻。鼎。謙。謝。道。承。皆。是。科。庶。吉。士。也。海。鹽。彭。美。門。孫。通。順。治。乙。亥。進。士。康。熙。中。官。至。吏。部。侍。郎。兼。充。講。官。上。特。命。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音。吐。宏。亮。極。加。稱。獎。時。明。史。久。纂。未。成。命。為。總。纂。賜。專。執。異。數。也。

卷六

松江濱海。日兩潮。歷久不為。康熙戊戌。重九日。華高王相國。頭。拜入閣。命。是日潮忽三至。咸以為異。朱竹垞以檢討被。命。纂修明史。有上總裁七書。最為詳贍。茲錄其一曰。真。尊。奉。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恍。恍。惺。惺。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裁。之。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願。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奉。言。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制。因。之。有。異。班。固。書。世。家。而。有。后。瓜。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曄。射。宗。書。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考。明。宋。之。真。宗。皆。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記。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罕。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遊。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史。有。家。人。表。兜。伶。官。宋。史。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喜。之。則。附。於。帝。紀。卑。之。則。冠。於。臣。傳。公。王。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

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墳。皆後之奪門。宜何以書。臨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漢者。前又弟。載塞利。害而。明則必東。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麻。詔。獄。徒。奴。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采。領。之。三。衛。皆。入。版。圖。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差。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恭。順。者。有。功。之。舉。反。側。者。與。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之。官。志。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於。成。英。臨。淮。諸。國。行。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若。若。置。不。錄。難。免。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又。承。闕。下。委。撰。明。文。皇。帝。紀。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誤。屏。誣。善。之。疑。擬。纂。三。卷。已。上。之。史。館。矣。昨。晤。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與。王。來。朝。一。事。合。之。郵。書。法。相。違。匪。敢。揚。之。之。長。暴。人。之。短。但。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道。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王。孤。泣。安。勒。令。歸。國。斯。太。祖。實。錄。

卷六

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定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捕廢為庶人。東宮王。樽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逆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曹鳳韶。戶部侍郎卓敬。劾王大不敬。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警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入於陷阱之中。縛之一。二。撤。夫。力。耳。雖至。恐者弗為。而謂智慮過人之燕王為之子。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讓實遣之。姜清秘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暉。語。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檢。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猶。之。實。錄。請。雜。師。駐。龍。潭。帝。願。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江。即。見。吾。親。比。為。毒。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耳。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闕。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之。禮。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

為耳。沈孝陵既葬。文皇遣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之禮葬建文哉。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皇帝塔。此尤無據。當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窟。不可數計。統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金元舊制。則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為之。立石為志。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義。稱太祖預貯紅蓮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鎮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為帝祝。既拔帝出。眾皆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殿。不足信四也。致身錄。載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敲之。而此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命分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敲。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方。孝。孺。哀。狀。哭。闕。下。語。天。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願。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如。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等。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族。其。實。本。宗。一。族。耳。迨。秦。漢。誅。及。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處。舍。母。妻。之。族。而。遽。誅。及。於。弟。

卷六

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如。家。仲。珩。王。孟。溫。仲。緒。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夫。叔。端。仲。緒。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緒。早。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賴。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載。文。皇。入。都。即。收。齊。奏。黃。子。澄。至。闕。同。陳。奏。所。勝。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棄。職。遠。避。宋。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寺。少。卿。胡。閣。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遺。成。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弟。大。方。妻。死。亡。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應。初。以。建。文。帝。所。遣。三。誠。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之。向。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鉞。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附。會。不。足。信。九。也。河。西。隴。川。中。稱。錫。匪。東。湖。樓。夫。雪。卷。樓。深。其。身。隱。其。名。姓。據。傳。以。畫。卷。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噓。餘。冊。一。實。之。不。足。信。十。也。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傳。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卒。於。澤。州。公。廡。切。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矣。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澳。

有吞金之義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揚行詳而移之楊應熊因史仲彬之名而造
為致身錄久而附益之不足信十二也論者以革除諸難之事諸實錄者皆曲筆
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
定至通國諸書往往以蔡邱之魁駭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
矣閣下宜辨去其惑然開諭同館毋相才角作文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
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垂鑒焉

建德宋白山維藩所善方尚節者善卜易以白山為東道玉或經感不歸方春始祀
白山必令占一卦以卜歲祥戊午春占卦果忽呼奇語白山曰今歲必有入自
天子所來召君者謹識之白山笑曰所以煩君卜者姑以問安否何如耳窮閣閣巷
於外間隔或為翰音登於天春而有命自天乎方曰書言之固然謂余不信請徐俟
之可也及開制科辟書至乃信方之行神也

朱秋屋克生云寶應西北七十里曰張公舖屬天長康熙四年二月二日張公舖
人見平地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儀衛森然所過之
地迅如鳥跡草不皆靡竟不知是何祥也

益郡冷孝子名昇邑諸生父植元好逸遊宗禎已迎頌表鼎革後其父阻絕三十
年孝子發憤依摩度道趨避進美往瑞州冀使訪訪一日有喬某者亦山東人往
西魯孝子跪請訪求聞歲餘遂從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湖州而上
厓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經連陸思明行五十里一那利人蔡鄭二嬰詢
知匪其父舊為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禮姓者遇竟得父柩於龍州北門
交帝輪輿負骸骨歸孝子自叙其苦為龍州扶柩記夫以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
覓遺骸於萬里之外雖欲不謂之孝其可得乎亟書之以愧世之喪親其親者

康熙間泰安知州某行秦山下忽見片雲自山額下雲帶一人端坐初以為仙及墜
地乃一童子也驚問之曰曲阜孔姓方十歲母病極極秦山府君願殮身續母命母
病身愈私來捨身廢欲踐風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驚異命與戴之以歸
曹丙霞朕榻願治平且進士由原帝累官湖北督糧道戊辰夏包子之亂從容拜疏
公服自剄死奉旨 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已 聖祖南巡其子華敷迎駕 駕上
諭禮部等衙門當是省兵諱之際葉朕福壽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
亞卿兼予隆卹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仗道旁頓首瞻仰之臣應特 誌

以彰異數備等會議具奏欽此部議上奉 旨賜諡忠節 聖朝褒忠曠典迨出令
甲之外葉公死不朽矣
米侍講漢雲令建昌時有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
隨役一日見家僕輩兩素舫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
妻徐容所作年才二十三
睢州湯文正公族人家有傭工夫婦每聞主人與容談詩文輒竊聽如是者數年一
旦扇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此事與文三郎
相類而蹤跡尤奇
孫文定公廷銓為童子時嘗入塾道過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睨可畏直前欲
搏之公方錯愕間頓覺其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半里許其物忽不見又書餘
常有狐為祟公讀書其中久之無所睹邪不勝正從茲可想
餘姚黃梨洲宗義明御史忠純公尊素子少補仁和諸生忠純公死親聞之難當預
初梨洲年十九割血結疏袖長錘入京訟冤至國門而忠賢仗諫歸其已下刑部鞫
關黨許顯純等召梨洲對簿即出錐錐許血被體又臨崔應元拔其鬚歸而祭忠純

神主前已又擊鼓獄卒頌答葉仲天蓋顯純為大理時假錄忠純公罪而絕命於二
獄卒手梨洲冒死報仇時以忠義孤兒窮之後以攻許阮大誠被逮值大兵南下事
得解康熙戊午己未學士葉子吉都御史徐立齋先後薦於 朝以光病解後 聖
祖復以海內遺獻問徐司寇就學仍舉以對其言其老乃止
藍屋季中孝客父信為死流寇之難谷母子相依雖貧不受人餽遺母年三年後徒
步之冀城求父骨不得知縣張允中聞之為立信吞祠且違家於古戰場以慰其心
乃取其塚土歸告於母莫更持服如初喪累薦不就 聖祖西巡故見之沃督傳
旨容驚泣以廢疾廢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閩中有鬼孝子者七歲喪父家赤貧孝子雖幼即能以力養母數年孝子死鄰人將
奪母志孝子為宗於其家以止之且托夢於母曰兒雖死能能以力養母母泣曰兒
已鬼矣安所用力為曰母第通而語負擔者令加重焉兒陰佐之力使能勝則其備
可倍獲母取其贏以給贖也母如其言果預以存法守節至老宋射陵嘗為作鬼孝
子傳見虞初新志世之生而忘親者愧此鬼
康熙甲申四月 命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初四自京起程五月十三至上海十四

康熙甲申四月 命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初四自京起程五月十三至上海十四

至呼畢布拉克六月初七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二百餘里鄂陵至有澤名
扎薩周二百餘里二澤相隔二十里初九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金山視星
宿海之流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庫爾喀山巔也南有山名古爾
班吐爾哈西南有山名布爾珠爾西有山名巴爾布哈北有山名阿克塔因七奇
東北有山名烏爾柱石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訪泉西澤名為鳴爾馬騰巴爾布哈
山下訪泉名為鳴爾馬騰阿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訪泉名為鳴爾馬騰巴爾布哈
泉流出三文河古爾班吐爾喀三河東流入扎陵湖西流入鄂陵湖
自鄂陵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為小河者不可勝數蓋歸黃
河東下使者自星宿海於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東
流至呼畢托羅海山又南流繞撒隆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次日
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雲霧蔽之蒙古言此山長三百餘里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
見冰消終日雲霧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此日此行十六日至居拉庫
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僧庫里高嶺行百餘里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托羅海山
向東北流於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爾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至星宿海共七
千六百餘里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勢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瑞息
靖遠侯張勇字飛熊國初定鼎即仗劍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兵
三桂將反命于雲翼間道入都首發其姦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
傳其封公夢夏侯博而生侯費俊萃增地得夏侯碑碣亦奇事也
金會公德嘉順治庚子舉人就安陸府教授不赴會試日夢有人投刺來拜視之
乃門弟劉子壯字奇之因北上康熙壬戌會試總裁學院學士朱之綱乃劉子壯
會試房師也果中第一夢兆之異如此
張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進士歷官至江蘇巡撫素以清節理學者名四十八年大
計盡除吏之貪婪不職者萬民鼓舞而總督噶禮會稽恬勢素與齟齬辛卯科場事
發上命刑部尚書張鵬翻往鞫亦畏其勢伯行抗疏上言噶禮營私壞法有曰仰
祈皇上大奮乾綱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萬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
人皆傳誦噶禮亦認伯行不肯出洋數事上命並解任命工部尚書張廷樞來
鞫並擬革職上責諸臣顛倒是非革噶禮職留伯行巡撫任諭諸大臣曰伯行
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禮辦事應練操守朕未能信若非張伯行在彼江南地方受其

皇朝新語 卷六

侵削一半中外無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
海寧查嗣經以五經鄉薦不第明京任西華嚴劉廷璣宅之無儀軀政書身素節劉
勳賦之曰吾非不知曾夢神贈書有五色雲中第二人句是以德德冀其一驗耳至
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
孫松坪致彌康熙戊辰進士官編修督學即以詩供奉禁中四十餘年有歸舟口號
云有波何曾灑路窮小船散側逆流中料頭白眼傾尊酒飽有人家使順風其襟懷
磊落可想
餘姚汪憲少任使及從勞麟書遜研心朱子之學粹然儒者矣其父歿雲南擊扶柩
歸至漢江遇大風舟將覆鑿也棺槨哭誓以身殉風忽止得泊沙岸以免人咸謂孝
思所感

皇朝新語 卷六

皇朝新語卷六終

正白旗漢軍陳慶球康熙甲戌進士未與館選上特召試聖人之本論一篇稱
高安宋文端公賦少好學用志不給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與歸命餉以酒
置度間若無親也每於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軌筆記之康熙癸酉領鄉薦第一甲
成進士改庶吉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有可亭十三種行於世

康熙甲戌丹徒裴之仙偕數人入都會試有善扶乩者同往問中在判判一貫字眾
不解後裴中會元裴故眇一目始悟向所判貫字乃中一目人也
吳文簡公襄之父與一僧甚後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忽見僧自外至徑趨入內跡
之則夫人方坐奉誠一子即文簡公也由父已翰林庶官禮部尚書康熙壬寅二月
恭與千叟宴紀 恩詩云六旬今列千官宴兩榜原登萬壽科

宋牧仲榮先撫湖北後撫江蘇拔名流授學後進士林德之性嗜古精鑒賞名人
書畫一見即別真贗嘗寫空堂閣竹小帳湯西崖題詩云竹箭美必操澤蘭香宜綉

公乎鎮東南空谷無幽人偶集托里妙寫此半生心忘嗟魏公僕小筆乃爾神借圖
頌德洵非諛語

康熙間梁溪陸生者忘其名少好學翁冠遊屏家小康以好施故中落妻父故富翁
也頗輕薄之翁婿往還蹤跡日稀後值鄉試陸以無力納卷且妻已有姪八月餘慮
無人周顧意不欲往同人因強之捐資以助陸不能解陸人聞於妻父母莫免內
顧慶而翁夫婦若不聞也者陸為同伴所逐快快而去倉卒終場歸則妻患痢甚劇
醫決不起陸傍徨無措夜半妻渴甚求飲欲溫之苦無新足下有破板將取以煖以
板甫揭見白蟻蠕動撥視之下有巨蟻咸白蟻焉喜欲苦甚開扣扉急急欲關未及
詢察推而入乃報科卷方錯愕間又聞妻大聲作喘視之已生一子呱呱在床矣
一息之間三喜畢信所謂因極而亨者耶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軍務臣張鵬
翻河工告成疏曰河工一事每履 睿慮 親臨閱視洞悉原委 宸衷獨斷區畫
精詳折擱黃埔以通海口築挑水壩開陶社引河以導河北行塔高堰築六壩以東
淮敵黃挑張福口張家場張家莊等引河以暢淮源修歸仁堤以節宣隄水塞時家

馬頭以杜黃水旁溢開王家營減水壩挑鹽河以洩黃淮漲水蓋底字係諸引河
灣取直以分水勢杜即伯更樓諸口修運河兩岸排格潘深運河改修中河以利漕
運疏入字芒稻河涇澗諸河以洩運河漲水挑海溝蠟鬚等河以洩下河積水建高
郵南關車運諸水壩以資蓄泄工程次第完畢今歲伏汛黃淮並漲逾月不消水
勢大過三十五年而堤防保固海口通暢運道深遠民獲耕種苗童白叟感戴 聖
恩歡聲如雷洋溢原野此皆我 皇上神謨睿慮上與天通燭照於事前行驗於事
後用能錄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鴻休偉績等語有 旨明歲閱視河工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三月以淮黃告成 頒詔天下

賴塔拉巴圖魯從征凱旋一日浴於溪覺水底有物樣材如古木因縛以繩引出之
乃一龍首鬚鬣宛然所縛者乃其角也見者驚走賴神色不變徐解其縛少頃雷雨
晦冥龍騰空而上自是人呼賴為縛龍巴圖魯

錢香樹陳君為翰林時并行失足入水家人救以高得免謂人曰吾聞陸水者必有
鬼物憑之倘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次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
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遊

海鹽徐介臣容鄉試前祈夢于忠肅祠神告之曰歸語汝祖以吳三桂一事報汝也
容心忌之既而榜發竟入教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歸語其祖年已及耄亦注其
不知久之乃曰是矣三十餘年前有僕吳姓無婢女名三桂者有私汝曾祖母治
之吾力謀得免即以三桂配吳不謂為神明所鑒貽福於汝汝其勉之

武進周清原祈夢于忠肅祠忠肅迎揖之有童子立戶側吟一片冰心在五壺白讀
壺為齋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階握手言曰余事在爾爾事在余覺後不
解所謂入都謁侍講重公訥公一見如故留館其家先是重公夢忠肅拜訪若有所
嚙未及語而齋明周至故異而優禮之己未應試滿博博賦題璿璣玉樹沈悟前夢
文思沛然一如夙構遂取一等第九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周適分得于忠肅傳同官
有以易儲事議之者周立辨其誣論始定初周赴試後有平韓卿者精於數董公使
為周占之當得登第董云太尊曰否則助我及 命下謝 恩章服未具假之平原
張長茂官助教者始信平言有驗也

西藏達卜喇版前有前朝紀功碑漫漶僅存十六字云雲山為劍風樹為旗用
彰我武永靖邊夷不知建於何時

西藏達卜喇版前有前朝紀功碑漫漶僅存十六字云雲山為劍風樹為旗用
彰我武永靖邊夷不知建於何時

本朝康熙六十年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以西藏平定請於彼地
建碑紀績奉旨准行以御製碑文頒發沓仰仰見皇風廣播聲教遐敷千古
為昭矣

康熙年且狀元聊城柳梅庵鍾岳工書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係於門諸弟不
敢夜出鄉黨重之

李天襄公之弟由順治丁亥進士官生天華殿大學士剛正沈毅總督浙江時平定
歌謠不動聲色以身繫天下之重使數千里危而後安其社稷臣也

黃版王宗伯澤宏末第時自黃岡赴京道廬山宿蓮花宮未晚而睡夢生大殿見眾
僧誦經取案上果數枚啖之遂醒口中尚有餘味正訝問忽見眾僧掌燈列席問之
是日乃此卷至淨月上人忘辰眾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所供案頂上微缺如少數
枚者乃悟前身即淨月也

士未遇時道人白眼得志後猶憶及之甚或見諸語言文字間要非感德事也策亦
有足快人意者德清蔡狀元啟鴻赴公車時有同年為山陽令投刺往謁令批其判
令關人查明回德蔡佛然而去及弟後令以厚幣謝過卻之寄詩云一肩行李上長

女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共查明須向榜頭看

孫侍即在墨官侍講時上命講性相近也對曰性本聖焉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
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上曰義理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義理即在氣質之中
二者一也上嘉賞之

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上御乾清門宴內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等官官翰
林院學士講讀日講編檢等事坊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員教諸臣散折賜飲笑
話無禁宴畢復命近御座前觀燈更賜卮酒管解者令內官扶掖而行明日
御製昇平嘉謠詩序首唱慶日和風被萬方向群臣基太和殿下做柏梁體以足賦
詩九十三韻宣上德而通下情雖卿雲亂縷之醴不是過也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未遠時祈夢於神贈以一聯云當貴無心想功名總不成覺而
惡之後中康熙庚戌科進士官至相國方知成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是相
字

蔡宗伯丹元紀恩集載其傳臚詩云入對躬廷秉萬言句臚高唱帝臨軒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一時傳誦以為科名盛事

范忠貞公承謙浙時杭之西溪有虎獲人遣役往捕不得公患之一日自詣水月
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莫惹公不悟未幾還聞督狗
逆藩之難乃悟門內大蟲聞字也事由前定信然

易州范良薰女許字未婚而夫死女聞之自縊庭前海棠一株方花甚穠豔烈女死
花忽盡變為白一時文士歌詠甚多

江南先生將赴鄉試而苦無資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
往取之如言而往無所見再夢再往亦如之橋側有銀工甚怪其數早行遺詢之以
實告且致鬼神之弄人也至晚又夢且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數銀工規得之
又還而問焉對以故且示之金銀工曰謬矣吾昨聞君述夢以為痴聊鑄鉛錫以戲
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徇其神先告君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即舉以相贈是料
尤領薦乃倍酬銀工

順天萬維嶽高順治丁酉解元康熙庚戌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
餽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即頗淵淵明年世祖御試題克己
復禮為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題無頗字語意頗不悞及榜發中

武房師乃曲阜顏王事光敏也

宣城自本朝來科甲最茂康熙己未施愚山閣章高沈懷詠孫子立卓以辟薦邪
楚晚薦著以鼎甲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恰應四人所居方似咸
以為異繪圖題詠焉

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羅色一
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奉 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發祥之地今乃無確
知之人備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
行禮敕此欽遵於五月初四日起行八月二十一日回京復命疏稱臣等於五月
十四日至威京十六日由威京起行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於將軍等
隨查兀喇蒙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地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會云曾遠望
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輝希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退閑自稱我輩原在額
蘇納陰地方居住我輩不曾踏長白山之巔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脚下獲
鹿角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蘇納陰地方不其遠
遂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聞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蘇納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

25 B

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各據管獵戶喇大額里等口稱如來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喇者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矣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云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我輩糧蓋以便於彼處應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喇大額里約我輩乘此馬匹壯健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那爾薩河瀉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喇大額里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尾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

遠望山形長湖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前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漾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奉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周圍寬潤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巖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峰若傾頹頹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阿里兀利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呈禮拜下山之際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開散章京畢楊武畢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之食此殆山靈所賜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見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視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家龍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碩到 敕旨臣等不勝歡欣捧讀 敕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圍白里險處噶爾津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望古塔等處地方於十二日至寧古塔備看會寧府等處地方於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回京臣等奉 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 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謹疏奏聞 奉 旨長白山 祀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議奏禮部議處將長白山封為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 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祠字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

侯官陳解卷學慶康既已酉舉人臥送之變抗節橋園洲三年不受偽職尋丁父憂應是例任司寇克海首薦略曰昔長安會賦洛陽之紙瑣賈今全節駕賊賊陽之古猶存時服未期郡縣追之赴京願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家陽分助利除與臣錢公珙疏薦陞兵部

未竹院檢討研經博學。一歲。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即一二緒餘亦有
顯異獨絕者。幼時就師蒙主。瓜使屬對。即應聲以。後視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
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酒令。得大白。小。青。無。答。莫。愁。覆。天。漢。母
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白。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刀。既。按。二。語。又
除夕。集。唐。作。對。聯。云。且。將。醪。酌。酬。佳。節。未。有。消。埃。各。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事
物。餘。事。作。詩。人。

湯文正公為庶子時。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起之。湯驚覺。至山頭。有室
懸。麻。姑。仙。壇。記。此。覺。不。知。所。謂。矣。冬。閣。學。缺。出。特。用。左。春。坊。王。鴻。緒。甲。子。閣。學。又
出。缺。湯。遂。繼。補。是。年。六。月。特。簡。江。蘇。巡。撫。益。琳。始。置。在。撫。州。而。蔡。經。家。在。吳。縣。洞
庭。山。也。事。之。前。定。如。此。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五色慶雲見。時方克復雅克薩城。命薩布素等撤兵鄂
羅斯。遣使乞和。

康熙二十五年。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
充祕府。益以廣見聞。而資字。故基感事也。朕留心藝文。夙夕披覽。雖內府書籍。尚目
粗陳。而遺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石山。宜無善本。今宜廣為訪購。凡
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外。具有藏書。祕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歸兩部院
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周軌。以副朕稽古宗文之至意。閏四月。禮部等遵旨。議
覆。購求遺書。應令直隸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
詳。官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實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催卷。結。寫。交。翰。林
院。進。呈。有。願。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錄。得。旨。自。在。經。史。書。籍。所。重。於。明。心。性。裨。益
政治。必。稍。詳。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
諸。子。百家。泛。濫。奇。說。有。乖。經。術。令。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
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端。神。說。概。不。准。收。錄。該。部。院。即。遵。諭。行。

汪咨文疏。以馮詞科。改翰林院編修。八史館。僅六十。凡撰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遂以
疾請歸。終不復出。甲子冬。聖祖南巡。至蘇州。在籍諸臣。恭迎。聖駕。於河上。
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
賜御書一軸。以榮之。

凡翰林。賜宴。湯定在書。每赴。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梅。高楓。處下。宮牆。綠岸。

間安步徐行。孤蒲四面。水禽啾啾。與江內水。無異。暨渡板橋。則荷香襲。而蒲流。浦
耳。宛在夢中。聽。筆。筑。聲。後。後。從。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
面。橋。夾。朱。欄。欄。外。維。列。魚。鱗。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管。提。魚。得。即。攜。歸。於是。逸。適。通
瀛。臺。內。惟。賜。宴。時。則。詔。從。插。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如。鏡
舍。排。列。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芝。荷。十。畝。望。如。畫。錦。北。面。望。金。色
搖。曳。則。別。一。境。地。矣。李。石。臺。來。奉。應。制。詩。云。紅。橋。循。蟻。渡。綠。樹。貫。魚。鱗。豈。紀。實。也
台州。洪。虞。鄰。若。吳。敬。事。呂。祖。順。治。戊。子。領。鄉。薦。壬。辰。會。試。前。與。鄭。生。何。陳。二。姓。同。榜
於。呂。祖。閣。南。官。提。香。拜。起。見。燈。灰。書。中。阿。二。字。是。科。僅。中。陳。何。始。悟。析。二。姓。之。半。而
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前。洪。夢。神。贈。以。詩。云。大。國。崔。魏。正。展。旗。春。光。迅。發。速。為。期。君。家
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棧。是。科。果。捷。

萬柳堂為益都馮相國海別業。每逢上巳。輒與朝士修禊其中。飲酒賦詩。壬戌上巳
益都將有致政之意。首倡詩第六句云。水萍風約故沿留。徐健菴春坊和云。盡日行
吟步屐留。施尚白侍講和云。回溪時有斷雲留。陸義山編修和云。落花有情蝶鬚留。
方渭仁編修和云。煙宿含山翠欲留。徐華隱檢討和云。小雨泥看履印留。高阮懷檢
計和云。羽觴泛泛去還留。汪蛟門主事和云。輕陰時為落花留。林玉巖中書和云。橫
拂垂楊叫栗留。驕妍角勝佳句如雲。相國歎賞不絕。而意似未屬。後至潘稼堂檢討
和云。東山身為草堂留。相國拍案而起。稱為第一。

米紫來漢雲。順治辛丑。進士。授長葛令。到任後。清靜無事。民皆安之。米故善度曲。時
有剃頭待詔羅漢者。業既根而貌又甚。極人咸侮之。一日。方為米刺髮。家童有吹笛
者。羅漢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笛。曰。必胡琴和之。乃可。翌日。自製胡琴。和
而吹之。果異凡調。羅漢中曲師。不能過也。米由是異之。常與究極音律。屢與於此。米
在長葛。見郡報中會試題。其五子題。乃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適羅漢在側。為圖
發傳。註名理。羅漢又曰。此章與宗門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如。翻水米蓋
奇之。叩其所學。願記唐人詩。數百首。兼曉家。米以資禮館之一日。忽辭去。自言有
母在河北。當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與後竟不來。

吳江徐雷發。幼穎敏。年十三。賦詩。即有驚人句。由翰林外用乞歸。著書自娛。有
莊樂庵。早行於世。朝辭。黃。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有。詩。云。中。朝。獨。得。菊。枝。詞。讀
罷。煙。霞。散。海。浦。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其。為。迷。人。所。慕。如。此。

山陽張毅文鴻鵠康熙己未薦舉授檢討二十二年十月黃河漲溢淮水下注山陽
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濬淮揚下河以拯七
邑之民恭值 聖祖南巡相度地勢發帑救民遣官督理張上疏言淮揚水患關係
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
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沐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今 皇上在臺臣李時謙條議
疏濬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 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命大臣
查勘復經會議發帑經理大哉 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臣等
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祇知七邑民田昔受
決口之水今受淤壩之水而不知八邑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請
淮安何忍不為八邑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伏乞 皇上命總河確勘其題
到日再議 上從之

京城觀象臺上舊有元郭守敬所製渾天儀簡儀銅臺天尺諸器 本朝康熙二
年以舊儀年久多不可用 御製新儀尺六日天體儀曰赤道儀曰黃道儀曰地平
經儀曰地平緯儀曰紀限儀陳於臺上至今遵用其舊儀移藏臺下

熙朝新語

卷七

九

龍中久復作瓊華亭傳命成行於時一日置酒招王阮亭兼觀之阮亭酒酣賦詩有
自拾瓊痕親顧曲江東誰似河龍起之句靜靜山仁錫和云玉崑崙碎為檀越阮亭
歎絕
宋漫堂中丞進江左十五子詩厥後其中大魁一人官大宗伯者一人大學士者一
人其餘往官坊入翰林者指不勝屈高郵李百樂必恆獨以諸生終然其詩格之高
才力之大實為十五人之冠

熙朝新語卷七終

熙朝新語卷八

清 吳郡徐錫齡序御輯

康熙二十二年 駕幸金陵 上親謁明太祖孝陵由甬道旁行 諭庶從諸臣皆
於門外下馬 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門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 賞食
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 諭茶樵樵 命地方官嚴加巡察父老從觀者數萬
人皆感泣總督王新命刻石紀事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入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賴子偶與公驕年閱乘醉
隨公與後每言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醉第言不止久之公道問曰君可已乎無賴
子歸酒醒或告以昨辱相公倉皇謝罪公慰遣之予一室令改行生理無賴子
感泣而去年為吾人此真休休有容之度凡為士大夫者當以此為法

大倉主相國技未入閣前大病幾危或為方士李姓權之獨閉一室禮拜七日啟戶
曰尚書無恙昨斗府已送扁署云康熙元老康熙某年月日為王技立未幾病癒後
果如期宣麻至雍正初罷相始悟康熙朝二字之驗

熙朝新語

卷八

一

館作太極圖說 命將平日所學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 上召至宏德殿講大
學畢 上問平日所作必高多時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尚有二十三篇以題目
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二篇即鄉試墨卷 上悉留覽其以時文受
主知如此前代所未有也

明隆慶中長洲韓侍即世能居陸家故貧祖水梅喜放生每早持帚掃河灘螺螄
盡放水中久而不絕侍即鄉試時夢神告之曰汝祖放生功德大當令累代貴顯後
官至少宗伯使朝鮮 賜一品服文懿公即其後人也

南宮張太史光憲康熙戊午赴鄉試時父病不欲強強之行至旅店舉一人以白帽
與之帽而蓋甚欲歸而父書至病良已遂終場歸家未幾報至則光中解元矣質
客處至內有一客云邑中自前明大司馬白圭領解後久無繼者君能繼之殊足賀
矣光多始恍然

太原傅青主山母學孝比邱而生生復不啼一替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
歲食黃精不樂飲食強之乃食謂十二經諸子史如荷通者崇禎中袁詒深繼成被
誣遠聞傅室鑿左右伏閣上書白其冤焉若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袁詒深即此輩

後隱於黃冠。已未。舉鴻博。因辭不可。持旨充武。故歸。中書舍人以寵之。

邪。山林相國。作侍衛時。評懷詩云。看木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若不料後此之出。將入相考。及為七省總略。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煙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大。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與木得志時氣象迥異。

康熙壬寅。京口。徽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一。妙筆大。眾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瑞綠菴中。孔太守與訓。渡鄱陽湖。見有物甚長。置質黃文。自空飛入湖。掉尾行數里。風恬浪靜。竟不知何物也。

錢塘沈石舟。用濟為紅蘭主人客。其配朱道珠。繪故鄉山水園。題詩其上。以寄方舟主人。人為作詩云。應憐大塔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方舟感動。未幾言旋。當時傳為佳話。

江陰王錄。起景琦。以名節自負。康熙中。學使者某。以母憂祈禱於古寺。寺僧懸孔子拜釋迦像。韓起見之。怒。卷畫歸。學使知之。拘韓起。訊之。韓起曰。生惡累公。得罪名。故故奉聖像歸。即學使前。引去佛像。拜而焚之。學使者。誅於理。婉言謝之而已。

長洲繆洗馬。日。十歲時。能作學軍大字。閣門內。揮字扁額。是其手筆。今寺宇屢變。更舊。仍就舊額。鈎勒新之。無有能更書者。

潘利山北。為浙閩總督。滿保。嘉友。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奸民朱一貴滋事。事聞省。城時。方一鼓。潘滿公曰。兵貴神速。須盡此夜了之。即燈下書牋。頃刻數十言。未二鼓。而部署定。黎明發兵。兩日至廈門。五日至鹿耳門。賊大怖。以為神兵自天而下。駭散無敢關者。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請。恩。與潘固辭不受。奇人也。

陳洛勃公。被逮入都時。遣人市米。洛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所。曰。是相導陳公耶。曰。然。曰。康史也。不受。真。饒米十石。且遺以書云。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書未。不署姓名。問。潘米夫。曰。主人姓。潘。跡之。已閉戶。他出。不知所之。殆慶也。

納蘭容若。性德。大學士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少聰敏。過目成誦。年十七。為諸子。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權書數萬卷。蕭蕭若寒素。彈琴歌。詩。書。畫。以自娛。人不知為宰相子也。

副都統朱法。喬倫。倫。康熙壬辰。武進士。年四歲時。以謀逆。獲。百人。鬼鳥獸狀。見者驚。

說。一日。舉煤車。取煤。登堡。石手中。指。治。則此指甲獨厚。而銳。有微凹。能容墨。遂以指代筆。聖祖嘗書其所畫。廟。場。高。鹿。國王。王復請於。朝。具。幣。已。畫。一時。傳為美談。

長白。留。少。年。保。幼。年。氣。敏。善。志。太。夫。人。雲。成。之。及。長。使。於。四。友。跪。太。夫。人。前。乞。一。杖。授。老。僕。曰。爾。後。見。我。怒。即。以。杖。示。我。毋。怒。必。悚。然。曰。母。在。怒。報。平。其。統。駕。如。此。康熙五十年五月。園。理。探。奉。使。上。爾。危。特。由。喀。爾。喀。俄。羅。斯。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還。京。述。其。道。路。所。經。為。異。域。錄。一。卷。進。呈。御。覽。旨。以。與。圖。次。為。行。記。以。所。歷。之。地。為。綱。而。按。日。紀。載。以。為。目。乾隆。間。奉。旨。採。入。四。庫。全。書。

康熙。間。內。城。貢。獅。子。二。形。如。圖。畫。後。口。外。打。圍。遇。兩。罷。八。不。能。勝。召。獅。子。博。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繼。亦。速。去。其。羣。度。實。之。以。草。置。雍。和。宮。殿。庭。懸。牌。於。腰。間。一。重。一。十。三。百。餘。觔。一。重。八。百。餘。觔。

那。芝。龍。初。據。臺。灣。時。廈。門。人。有。掘。地。得。石。者。文。曰。生。女。滅。難。十。億。相。倚。尺。初。不。解。康熙二十二年。會。稽。姚。照。止。啟。聖。為。福。建。總。督。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如。女。姚。也。那。字。百。旁。難。也。滅。難。滅。那。也。那。運。籌。據。四。十。餘。年。而。其。識。已。先。定。蓋。天。早。厭。之。矣。

德。清。徐。方。虎。傳。康熙。癸。丑。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歸。田。十。餘。年。恭。遇。聖。祖。南。巡。進。呈。全。唐。詩。錄。百。卷。持。加。禮。部。侍。郎。銜。年。登。大。臺。子。列。六。卿。真。盛。世。偉。人也。高。州。十一。齡。童子。朱。姓。打。虎。救。父。州。牧。史。君。廷。桂。獎。以。果。帛。蕭。山。毛。大。可。奇。於。作。打。虎。兒。行。

秀。水。周。肯。士。實。嗜。學。上。詩。吟。誦。不。輟。有。郡。丞。行。署。與。同。為。鄰。聞。其。聲。達。旦。不。寐。其。遺。文。句。披。將。加。扑。撲。鄉。先。生。聞。之。因。請。始。得。免。肉。食。之。鄙。一。至於。此。真。堪。絕。倒。歎。人。某。妻。掃。甫。一。月。即。行。實。婦。刺。繡。易。食。以。其。餘。積。成。買。一。珠。以。珠。絲。繫。繫。之。比。夫。歸。婦。歿。已。三。載。啟。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注。千。鼎。洪。度。為。作。紀。歲。珠。詩。珠。費。費。天。涯。歸。未。歸。蚊。白。香。山。商人。重。利。輕。離。別。之。句。尤。覺。婉。約。可。悲。

康熙。戊。申。年。京。師。正。陽。門。外。批。審。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禮。部。出。榜。訪。問。並。印。原。印。於。後。數。日。無。辨。之。者。少。年。孫。北。海。家。居。間。之。曰。此。九。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時。數。為。博。物。

雍正。初。年。江。南。山。東。所。產。參。較。皆。兩。歧。頭。德。壽。泰。一。餘。四。德。內。池。蓮。房。同。室。分。蒂。諸。

瑞慶王大學士等上言此皆 皇上威德之所感各請宣付文館。

雍正癸卯 狀元金壇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鍾祥楊炳 以上皆極首科 恩疏格外俱著在南書房行走 曠典也

聖祖時鄉會試二場以孝經為論題後改用太極圖說通書內銘正蒙雍正元年 上以宋儒雖足羽翼經傳不若聖言之廣大悉備仍改用孝經

湖南向無貢院士子俱赴湖北鄉試雍正元年七月奉 上諭湖南赴湖北必由洞庭湖六月間風浪尤險聞有覆溺之患者分湖南湖北兩闈即於明年預備場屋從此湖南多士永無秋風涉險之感頃 皇仁於無說矣

向例殿試進士在 太和殿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時天寒視凍 上命移至殿內兩儀並令太監多置大爐俾殿內和暖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世宗之優郵士子如此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新科進士於引見前朕欲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仍照殿試預備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此進士朝考之始

雍正二年 禮部遵 旨議從祀孔廟宜復者六人林汝遠張泰再顏何鄭康成范滂商宜增祀者二十人縣置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且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鶴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再雅再伯牛子張有若

雍正二年 上諭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恐有荒疎年久不能衡文者著將應差翰林進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派差此考差之始

安州陳狀元惠華少時讀書靜室有東鄰之女竊窺正色拒之幸與明朝曹鼎相似每於座右書曹鼎不可四字雍正甲辰果以第一人及第

鄧陽張大有為博通經義奉言寫字千韻請奏摺代書 上諭云忙時令人代書亦可若密摺仍須親寫即字畫粗大略帶行筆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故不在此仁和孫士幾為兩廣總督時亦有是 旨朕 朝侍大臣之寬容脫略如此

雍正癸卯江西鄉試題學而優則仕一節有周學使者名士也文思幽奧考卷張不能句讀於而批抹之歸後忽囁語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靦然作考者

平家人以為中風急呼各房考視之見所抹卷曰試篇之何如時正主考任宗伯蘭極閱之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假寐几上伺其醒告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號德曰不必聞元竟定壓卷可也任問故曰我寢方酣忽見神賀我曰汝第二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豈非驗乎榜定後眾問張房考嗟語故茫然不知若或使之也

雍正五年 浙江巡撫李衛進瑞慶王奏臣上言 皇上至德光昭太和相洽是以宇內偏產嘉禾浙江又呈瑞慶奉 旨此非朕德德所能致想浙省境滿之甘必然不變是以感召上蒼如此瑞慶朕深為浙省臣民慶幸 命晚諭浙江通省先是因查詞庭悖逆停浙江人鄉會試故也

雍正六年三月安徽巡撫魏廷珍言鄉民違例演戲應嚴禁奉 旨州縣即從之開借演戲為名斂錢耗費招呼朋類開設賭場種種不法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應歡慶之會歌詠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而未分晰原由則是凡屬演戲皆為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立法皆準情理至當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奉行之不善也

河南孟津縣居民翟世有拾獲陝西人秦春寶花銀一百七十兩尋主給還並不受謝大吏入去奉 旨給與七品頂戴仍賞銀一百兩又商邱貧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全數付主力解酬謝奉 旨嘉獎給九品頂戴賞銀五十兩又元州軍兵李中倫拾銀一封歸還原主奉 旨賞銀六十兩仰見我 國家久道化成民敦古風而 聖王之德賞殊恩與人為善亦曠古罕有也

鄉試房考向例選州縣中科甲出身者只許入闈一次雍正元年五月奉 上諭考官以整拔為主不論曾否入闈臨場時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為內廉房考荒疎者俱外場拔事

雍正癸卯九月會試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 上定一百八十名仍令總裁朱軾張廷玉此外不拘自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

康熙時編檢多至二百人庶吉士五六十人雍正元年 上諭內閣大學士會同學院學士秉公擇其學優工書善編譯者留館辦事修書外其或才具疎達可當科道吏部之選或長於吏治編檢可為府道庶吉士可為州縣者一一分別具奏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房考有張鼎者科分最久自居前輩每晚焚香拜祝神佑如有

積德之士。求時中。指下各房笑其癡。咸擲榆之。伺其燈下。閱卷時。以一細字穿牖入。執其冠。張驚以為神。拜祝如前。眾同其生。恐入批之。張遂捧卷上堂。王考已疑。張叩門告以神明指示之。王考聞之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眾皆不敢言。及榜發。此卷已中式。各詳然告張曰。我輩壽君。早張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此論甚正。

雍正六年。上命諸臣各保舉一人。衛永那道汪樹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雲。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出於至誠。奉旨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此可見聖世用人。勿疑之者。而汪樹保亦可謂內舉不避親者矣。

徐公士林。巡撫江蘇。凡獄獄。先摘定案大略。牌示於外。而後發給文冊。所以杜胥吏之擅騙也。世宗嘗謂曰。爾風格。疑實當為名臣。

武陵楊太史緒。權奇。個儻。抱負不凡。雍正間。苗民蠢動。王師征之。太史學。鄒生單身入洞。說之。羣酋羅拜。已降。亦奇事也。

建昌李司空鳳者。康熙丁丑翰林。雍正七年五月。奏賀瑞之本內。自稱。逢華。應。備。慶。雲。本。入。稱。擲。地。才。疏。敢。含。毫。而。賦。五。色。上諭。李。鳳。者。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身。入。洞。說。之。羣。酋。羅。拜。已。降。亦。奇。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六

章。自。思。加。意。慎。重。不。當。作。弄。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盡。虛。語。文。若。實。曾。作。賦。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而。作。浮。詞。奏。成。諛。語。陳。於。君。父。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鳳。者。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似。此。輕。慢。疎。忽。尚。得。謂。之。儒。者。乎。此。可。為。陳。奏。不。明。體。制。者。戒。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為桐城張文和公廷玉。雍正四年。進所著性理全書。上諭。此書發明聖賢之義。繼為後學之津梁。有益於身心。有關於品誼。凡屬士大夫。皆當身體力行。服膺弗失。又奉。教。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積。十。有。五。年。而。成。義。例。為。唐。宋。以。來。諸。史。所。不。及。一。為。深。陽。史。文。靖。公。貽。直。官。侍。郎。時。奉。命。赴。閩。審。案。上。命。教。導。督。臣。高。其。倬。撫。臣。劉。世。明。貽。直。道。旨。至。閩。宣。述。聖。意。其。語。有。大。凡。八。人。臣。事。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甚。合。上。意。殊。此。云。高。其。倬。劉。世。明。能。從。與。否。尚。須。觀。其。後。效。朕。先。慶。得。一。堪。為。股。肱。之。史。貽。直。矣。

徐文敏公曾鈞。總督河道時。中。年。將。幕。帳。考。有。兜。羊。而。短。情。者。直。入。一。揖。遂。上。坐。曰。某。僕。須。築。某。所。才。保。無。虞。公。領。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權。衡。何。遂。公。然。

抗禮。意頗不懌。次日赴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吸茶。見神像。宛然夢中所見。乃親侍於神。一如所指。

錢塘沈蘭齋近思。幼孤貧。依靈隱寺。誦經。和尚。延師。課讀。遂成通儒。有項姓者。識其非常。以女妻之。後登庚辰進士。由知縣。行取。為。吏。曹。官。至。侍。郎。以。清。介。稱。項。姓。之。為。女。相。做。物。色。寒。酸。猶。是。恒。情。若。蒲。禪。之。獨。具。慧。眼。可。謂。大。善。知。識。矣。

松江顧小佳。成。天。康熙丁酉舉人。公。車。至。京。寓。宗。人。府。必。登。高。宅。中。雍正七年閏七月。高。樓。事。遠。問。筆。錄。其。交。得。顧。詩。畫。有。聖。祖。親。詞。一。章。辭。意。悲。切。上。覽。之。凄。然。墮。淚。謂。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感。恩。戴。德。之。誠。若。此。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命。江。南。曾。撫。送。郭。引。見。八。年。至。京。時。庚。戌。科。會。試。已。過。欽。賜。為。編。修。列。名。入。於。是。科。庶。吉。士。之。列。人。皆。以。為。奇。遇。後。官。至。侍。議。

將天格公溥。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少時讀書。平。臺。每。喚。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渡。窗。外。月。不。甚。明。呼。所。隨。僕。但。應。而。不。入。故。戶。見。一。人。方。枕。牆。門。而。臥。其。頭。向。內。而。應。初。以。為。家。僮。訶。之。如。故。諦。視。之。人。長。三。尺。方。巾。皂。服。白。鬚。如。世。所。望。上。地。復。然。唱。之。再。再。入。地。而。沒。人。以。為。土。地。伺。班。後。必。大。喜。已。而。果。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七

雍正七年三月初七日。滇粵一省。同時慶雲。見自午至酉。八年正月。景陵寶成山上。慶雲之二本。命宣付史館。

雍正癸丑殿試。大學士尹秦等。將策十卷進呈。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有云。傑米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非無慮。必識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此則純臣之居心。庶不負千載一時之遺。遂覺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為懇摯。頗有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二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文和公廷玉之子若愚。上意深悅。因遣人往諭廷玉。廷玉再三懇辭。云。天下人材眾多。豈不想望。庶甲。臣家。思。現。居。政府。而。子。若。愚。登。一。甲。二。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倘。蒙。皇。上。天。恩。名。列。二。甲。已。為。榮。幸。之。極。上。云。汝。家。忠。實。樸。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遽。讓。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思。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為。將。來。上。進。之。階。更。為。美。事。上。乃。從。其。請。以。張。若。愚。改。為。二。甲。一。名。即。將。原。擬。一。甲。一。名。沈。文。錫。改。為。一。甲。三。名。文。錫。崇。明。人。涿。州。謝。梅。莊。濟。世。為。御。史。時。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朝。廷。疑。有。指。使。違。問。命。刑。部。

嚴凱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問何謂指使曰讀孔孟書使當盡忠直言上憐其
直諫軍前效力時雍正丙午十一月也有一次東坡獄中寄子由韻二首奇其從弟云
嚴霜初墮反回春留得衡衡雪當身 綸綸乍傳軍似善親朋相愛更無人敢忘刀
劍越成幕已免銀鑄禮獄神早晚扶歸君莫慟樂舞劫軍亦前因高方借劍心何壯
贈有書詞氣漸低已分黃泉理若血忽聞 丹闕放金雞看花 上元期吾弟護樹
高堂仗老妻且脫南冠北辰去大宛東畔質蘭西 高宗登極政歸外外用授湖南
糧道長沙人士至今稱之

方恪敏公觀承本名家子祖父皆以詩文名於時以族人累徙居蘇外公弱冠歸金
陵家無一椽借居青涼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為非常人厚遇之公與兄觀承往來南
北營塞外菽水之資重跡徒步升日而食怡然安之雍正壬子平郡王為定邊將軍
征準噶爾夙知公才奏為記室 世宗命以布衣 召見 賜中書銜借住凱旋以
軍功實授內閣中書累官至直隸總督年六十有一以八月十四日生子公賦詩云
與翁同甲子添汝作中秋 高宗聞之喜甚地至 御前解所佩金線荷囊 賜之
雍正癸卯殿試二甲一名張廷珩奉 旨即授檢討並 命同三鼎甲在南省書房行

走傳膳榜下授職前此未有也

諸城劉文正公統勳雍正二年進士以檢討入直 內廷官左都御史時人多憚其
剛直時桐城張姚二姓官最多又正上疏曰大學士張廷玉與伊戚姚文然本係巨
族科第漸多任官實盛至今名登仕籍者有張廷璠姚孔鈞等數十員臣聞 聖祖
仁皇帝時嘗 命廷臣中因陞遷太速 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
景曾亦在其內臣以為宜仿此意將張姚兩姓部冊有名者親房近支累世家戚現
在之員開列奏聞三年以內除奉 旨特陞外其餘一概停陞奏上 飭交部議吏
部覆稱臣部官冊所載張姚兩姓出任各員與所奏詳加核對張姓出任者十三員
姚姓出任者十員雖姚孔鈞係大學士張廷玉之甥姚孔鈞係張廷玉之婿臣等核
其陞轉在京侍郎在外司道知府多由 特旨簡用亦有督撫保題陞用之員或因
大學士張廷玉為 皇上簡用大臣該管上司或存瞻顧之情亦未可知臣等酌議
將張姚現任之員開列名單行文在京各部院在外各該督撫令其察看嗣後除臣
部論保仍應照例陞轉外如有不才優長應行保題者應於摺內將該員係大學士
張廷玉親戚之處聲明與臣等確查該員應保深淺是否合例之處覆覆具奏如不

能稱職亦即據實糾參務期一秉至公不得稍存瞻徇庶舉措咸得其平矣奉 旨
依議一時朝議翕然夫以張姚世謀之家曾纓相望備資陞轉原無偏私而文正之
不避嫌怨奏請正朝亦從可想見矣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於廣海橋蓋造官房今赴京應試舉子無
盤查行李之據並令崇文門查統官員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至今者
為功今 聖朝作養人和體卹周至古未有也

熙朝新語 卷八

熙朝新語卷八終

帶雜穢之間。世宗之誠如此。

博野尹會一元字。雍正甲辰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文章經濟。兼而有之。嘗有欲陳未
議疏。修奏豫省農桑事宜。言之親切有味。其詞曰。臣竊惟衣食為生民之至計。農桑
實裕本之良圖。我皇上矜念民依。重農責舉。特頒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命
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 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
設立老農。與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
畫。懇請官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
以不違為貴。而力田以早種為立。蓋早種則先得上。根株深固。發生又速。收成必
倍。今豫省百姓。同知節候。任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若春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
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台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
種高粱。當臨清明。種早穀。當臨穀雨。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
月。刈麥之後。在空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
寒暄各異之處。安必按時下種。不可違候。應令地方官刊列告示。示編戶曉諭。并責令
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 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成。親往各鄉。查勘。如逾時

卷九

三

而未種者。即詢明緣由。而加訓誨。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
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成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
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而勤而
北惰。南天而北瘠也。蓋南方地。人稠。大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
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
等。宜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莫土不能厚。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偏。及而人
事疏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當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
令地方官。勸諭佃戶。多招佃戶。重刀投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
須去早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度為率。真則以加倍為準。鋤則以四次為常。棉花
又不厭多鋤。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
之人。則遊民亦少。仍勸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強抑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
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高。其餘如桑梨桃杏。柳楊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
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固難以墾種。大半荒蕪。不知鹹鹼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
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其地。而即是善墾。雖遠處荒地。頗多。雖不可墾種五

穀。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為勸諭。就所宜之本。隨處
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桃等樹一千株
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扁獎劄。則地無曠土。
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豫省之利。固屬無窮。而布帛之需。為用尤廣。
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
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僅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
餘。今棉花。度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費女工。故也。臣愚以為。寸
絲之直。可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
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行者。百不得一。應令地
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實於織布之戶。量取貨負。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
支打道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升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
織布者。即令同甲。仿效行之。久而比戶連綿。無不各勤紡織。似不推廣。特桑之一道
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 皇上重農務本。當民足食之至意。編就豫省地方。重率官
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

卷九

四

雍正十二年。元日立春。禮選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雲繡紛。竟日盈尺。考
之占書。最為祥瑞。諸臣上表稱賀。上印之。
世宗登極。恩科。有因迴避考官。未曾應試者。欽派大臣。擬題奏請。欽定於內
閣考試。尋取四卷。入 命大學士王項齡。尚書勵廷儀。吏部侍郎史貽直。戶部侍郎
張伯行。年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各卷。取前一
名。俱 賜為舉人。特恩也。
華亭黃石牧之。為 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 聖祖文。稱 旨。次日。召見奏
心。殿時之。尚在庶常。特蒙 賜貂。授職編修。他日。上命檢查檔案。凡撰文稱。很
好。編好者。列名給賞。時陳編修萬策。鄧修撰鍾岳。陸庶常奎。錢庶常陳奎。皆 賜
內府緞一匹。之。為得二匹。 聖祖附主太廟。乾清宮早朝。兩大禮。侍班躬親。其感
入。感其遺德云。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隸總督顧琮。奏永定一河。全賴下口深遠。慮上流暢注。入決乃
陶河以南。漸積填淤。正議批。著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天賜引河。開創二十餘里。
有四十餘丈之遠。不勞民力。悉出天工。云云。奉 旨。展祀以答神贖。

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議總任檢討童元已終壽。應准所請。俟親終。來京候補。云云。奉旨。為人子無不敬。父母常在。今云親終。候補。人子之。何以為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閱。著刑去矣。聖王李治天下之意。如此。

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任。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高懸同職一幃。長五尺八寸。寬一尺三寸。自然成就。不由人工。王大臣上表稱慶。上諭朕每遇休徵。必加勉勵。倘蒙上天錫福。朕庶幾食免。乃朕心所謂祥瑞也。

雍正十一年。大學士管掌院事張廷玉。旨議奏新科庶吉士。恩給廩餼。每月給銀四兩五錢。器用什物。工部支取。並撥給官房一所。為教習館。令肄業其中。桐城張寶臣廷瑞。康熙成榜眼。文瑞公之。子也。曾學河南。陸夫馬車給地方。其妻父東脩。家口養贍。俱無所出。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資對。上命撫臣田文鏡酌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三千兩。每歲銀六千六百兩。三年共需銀一萬兩。河南學臣查康之。倭自此始。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雍正十八年八月。賜湖北巡撫王士俊花也緞。為其謝。恩。樹有云。縫衣有。

雍正十一年四月。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滿。或十年。朕當再加考驗。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此。諭翰林大考之始。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奉旨。給與驛遞夫馬。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並文武官員迎候。悉照上年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致遺有缺。適江寧曾原鍾。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大小省。俱有庶吉士。至九年。庚申。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上諭部議准行。今各省皆有館選。自鍾疏奏始。

景州魏君璧。長珍。以手文員公薦。由舉人入直。內廷。同王蘭生梅煥成。在館充校對官。編樂應淵源諸書。嘗被命與文員參酌樂律韻學。士林以為榮。後中康熙癸巳探花。世宗時。官至工部尚書。

慎郡王。世宗憲皇帝庶弟也。工詩。善畫山水。筆致超逸。有山靜日長小景。高宗純皇帝御題云。即景繪為圖。筆法特高老。一筆插天青。波面池亭小。峯腰瀑布飛。亭畔清流繞。更無別處點。寫意殊了了。我聞詩裏畫。妙而古。來此摩詰真蹟無。元鎮清風渺。吾叔乃升堂。况值青年早。從知天授奇。不憑人力巧。卷讀一過。想見王之畫。世所罕及也。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鉉。疏稱營林所屬之富民鄉。藤慶。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二千餘畝。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繼叔龍。龍。為蒲令。已處萬山中。高峻陵坂。非雨澤不能育。秋乃刊區田。圖。勸民為之。區田者。始於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楙。農推本記。勝之法。以為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人。每行占地一八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且可疏風。不致熟壞。而以餘上壟。種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恐成熱。雲而也。與區上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卷。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勤多則。勤至八遍。每畝一。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鉉。疏稱營林所屬之富民鄉。藤慶。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二千餘畝。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桂林朱繼叔龍。龍。為蒲令。已處萬山中。高峻陵坂。非雨澤不能育。秋乃刊區田。圖。勸民為之。區田者。始於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楙。農推本記。勝之法。以為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人。每行占地一八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且可疏風。不致熟壞。而以餘上壟。種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恐成熱。雲而也。與區上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卷。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勤多則。勤至八遍。每畝一。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鉉。疏稱營林所屬之富民鄉。藤慶。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二千餘畝。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雍正十一年六月。廣西巡撫金鉉。疏稱營林所屬之富民鄉。藤慶。忽涌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田二千餘畝。奉旨。建祠奉祀泉神。

斗得米八升。如兩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早則充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結實時。鋤四旁上。深壟其根。不致被風吹折。其為區當於開時。旋旋掘下。各種大麥。死。豆。夏種。粟。米。豆。高粱。糜。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火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澗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惟用耨。鋤。壟。更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足為謀。若莫治。得去。灌。溉。以時。雖遇旱。不能損。後。衛。州。倉。又。埃。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為。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入。柳。城。鄧。鍾。音。亦。種。正。末。亦。嘗。行。之。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勸農治生者。當考鏡焉。

漳浦。監。任。履。鼎。心。少。孤。力。學。讀書。山中。貧。不能。具。蠟。月。搗。白。蠟。一。罐。點。以。備。餐。同。學咸。挪。斯。之。監。怡。然。作。白。蠟。賦。以。自。勸。種。正。切。以。恩。貢。入。成。均。校。書。內。廷。分。修大清一統志。殷。有。海。平。定。雅。三。篇。臨。雅。頌。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河。清。海。晏。各。一。篇。一時。聲。譽。都。下。高。文。朱。相。國。為。舉。以。廣。東。各。字。縣。引。見。時。上。願。廷。臣。曰。此。人。用。做道府。亦。錄。有。餘。之。官。三。載。與。視。察。使。不。合。幼。免。總。督。鄂。專。摺。奏。優。奉。特。旨。赴。京。十一年。三月。引。見。奏。對。良。久。命。署。廣。州。府。賜。御。書。詔。及。等。物。遣。除。聖。明。具。具。數。也。

聖朝新語卷九終

聖朝新語卷十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 上諭國家聲教最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材彬彬乎成矣惟博學宏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庸者作之任備顧問之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宏詞名儒試授職一時名儒碩彥多與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館閣詞林儲才雖廣而宏通博雅者實古今者未嘗廣為搜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大雅之材况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感涵濡教澤溥海做風朕延賢維殷闢門額後端崇實學諭旨屢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才優贍枕經昨史輝見合聞足稱博學宏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現在翰詹官員無庸再薦應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者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在外者皆無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遠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覓拔真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典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會議具奏欽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 上諭朕今為舉博學宏詞以廣育才之典為督撫者自應秉公揀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惜人才之至意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浙兩省人材最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才之不足應選乃皆無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夫凡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先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跡似乎慎重周詳其實現公事如牒外也凡督撫學臣之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之所及據伏處臆臆學問淹雅素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求售於有司以俾達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務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右文之治如李衛吳應泰合舉二人吳應泰又獨舉二人就中則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各省內地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泰乃實心為國家留意人材者若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首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難逃朕之鑒察若果有才華出眾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之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併曉諭知之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 上諭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 皇考樂育人材 特降諭旨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宏詞以備著作之選乃直省奉 詔已

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原。既。思。天下之大。人材之眾。豈無足貴者。是舉者。一則各懷慎重觀望之心。一則鑿術之明。視乎在己之學問。或已曾空疏。難以物之流。此所以遂回而不能決也。然際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為申諭。凡在內大臣。及各首領。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於一年之內。齊集京師。候旨廷試。倘有中會。無可舉。亦即具本。願。欽。此。

本朝自康熙己未。至乾隆丙辰。兩開制科。得人之盛。曠古罕聞。伏讀 兩朝諭旨。可想見 聖主思賢若渴之至意焉。

乾隆元年九月。召試為舉。濟學鴻詞二百十人於 保和殿後。欽命武題策問二道。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山雖舞鏡。七言排律。黃鍾為萬。書根本論。上臨軒親試。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六年補試臨場。未到。並續薦二十六人。欽命武題策問二道。指按草賦。良玉比君子。七言排律。復見天心論。欽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是科較康熙己未。取數較隘。然榜有劉文定公綸。起家詞賦。游歷政樞。明良契合。十載一時。實與王文恭公先後媲美云。

嘉定張南華鵬。性穎異。讀書如風。習詩書無不敏。雍正丁未。入翰林館。課雁字。嘉定張南華鵬。性穎異。讀書如風。習詩書無不敏。雍正丁未。入翰林館。課雁字。

詩曰。日未。成。七律。三十章。眾皆服。乾隆二年。御試眾詞臣。日未。午。有。文。卷。如。曾。曰。必。南。華。也。果。受。知。於。高。宗。擢。高。等。官。至。正。詹。

張天賦公。同南華入。胡。直。春。雪。初。霽。南。華。見。午。門。外。簷。下。水。柱。賦。七。律。一。章。文。敏。致。為。南。華。清。面。賦。文。敏。出。所。佩。小。玉。羊。為。題。南。華。應。聲。云。兒。彌。成。形。質。居。然。或。履。說。方。欲。續。下。有。旨。命。和。湯。圖。詩。南。華。立。成。二。十。四。韻。以。進。其。學。司。云。甘。白。俱。能。交。升。沉。總。不。驚。天。賦。致。服。曰。不。料。倉。卒。間。猶。能。自。見。身。分。也。

錢文端公。陳。慶。早。歲。詩。名。與。沈。宗。伯。德。相。埒。天下。稱。詩。名。以。一。公。為。宗。高。宗。南。巡。御。製。詩。俱。寄。沈。與。錢。慶。和。相。傳。為。二。臣。遺。際。之。異。數。也。

高宗純皇帝。大。縱。多。能。文。不。加。點。詞。臣。中。罕。能。廣。和。卷。錢。文。端。公。嘗。侍。上。於。乾。清。宮。元。宵。聯。句。高。宗。滿。笑。言。珠。玉。文。端。得。一。聯。云。風。團。謝。家。霜。點。洞。庭。燈。一。時。王。公。大。臣。推。為。五。字。長。城。

岳大將軍。鍾。璣。狀。貌。奇。偉。食。飲。兼。人。而。工。於。吟。詩。遇。敵。後。種。菜。於。四。川。之。百。花。洲。既。而。有。詔。起。用。曾。師。任。金。川。適。邛。邛。題。雙。云。因。未。了。塵。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乾隆。丙。辰。張。文。和。公。夢。見。其。父。文。端。公。文。和。請。問。今。科。狀。元。文。端。書。狂。字。示。之。問。何。

德字偏多。合注告之。豈不可思。德字偏多。合注告之。豈不可思。

涪州周大司馬。其。祖。嶺。山。樵。也。年。九。十。八。不。娶。一。日。夢。於。溪。中。得。金。銀。若干。與。所。善。貧。人。吳。翁。謀。遷。居。城。中。且。廣。為。樓。殿。以。萬。金。為。贖。但。非。處。子。不。可。吳。笑。諾。之。歸。告。壻。謂。九。十。九。老。翁。誰。肯。為。婚。者。時。吳。女。年。十。九。忽。脫。而。請。曰。父。母。貧。且。老。生。女。不。主。男。何。待。今。周。叟。高。年。張。獲。多。金。天。將。福。之。未。必。遠。終。於。此。女。願。嫁。之。父。母。得。萬。金。之。贖。可以。娛。老。矣。人。各。有。命。女。如。奔。相。嫁。年。少。者。未。必。不。媾。也。吳。大。婦。奇。其。言。以。告。叟。喜。甚。即。日。委。金。成。婚。後。年。餘。生。一。子。時。叟。年。百。歲。矣。及。見。其。子。遊。序。會。鏡。抱。孫。復。乃。卒。壽。一。百。四。十。歲。矣。女。先。一。歲。卒。已。五。十。九。矣。信。人。瑞。也。

無錫顧余。酒。棟。高。康。熙。辛。丑。進。士。以。中。書。謝。職。歸。田。乾隆。辛。未。以。經。學。徵。召。見。之。日。上。問。以。治。道。對。曰。以。儉。德。示。天。下。賜。官。國。子。監。司。業。丁。丑。迎。鑾。嘗。祭。酒。街。著。有。春。秋。大。事。表。辛。公。穀。之。微。言。正。杜。孔。之。義。疏。宋。元。以。後。諸。儒。鮮。及。其。精。確。也。曹。谷。理。辭。書。晚。年。受。知。高。宗。官。至。侍。讀。學。士。上。書。房。行。處。予。告。歸。里。自。述。生平。曾。入。黃。山。逸。老。人。傳。通。人。間。納。交。曾。於。子。夏。子。從。子。張。和。曰。朝。廷。之。上。從。子。具。鄉。黨。之。間。從。子。張。

張南華宮詹。侍。直。乾。清。門。有。旨。召。呂。而。南。華。已。歸。上。以。詩。育。之。巧。傳。言。學。士。為。吟。詩。助。政。臨。軒。未。退。時。試。問。美。手。三。首。內。可。曾。此。際。許。矣。蛇。命。依。韻。和。呈。聊。當。自。訟。南。華。導。旨。和。道。上。喜。賜。以。克。食。南。華。又。進。謝。恩。詩。有。溫。語。更。欣。天。一。笑。翻。教。賜。汝。得。便。宜。之。句。

古。宋。君。臣。唱。和。如。虞。廷。廢。歌。周。室。卷。阿。尚。已。二。代。後。如。漢。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廢。禮。之。議。然。皆。君。唱。臣。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乾隆。七。年。庶。子。張。南。華。鵬。神。奏。進。經。史。蒙。召。對。賜。御。書。鵬。神。以。所。畫。春。林。天。露。圖。進。呈。題。六。詩。於。上。未。用。頭。字。韻。云。珍。秘。函。持。許。求。他。年。獻。結。賜。書。樣。天。公。定。遣。雲。霞。覆。長。有。龍。光。在。上。頭。上。用。韻。賜。和。六。首。以。君。而。俯。和。臣。詩。從。古。帝。王。未。有。此。中。然。若。谷。者。也。是。日。賜。松。花。石。硯。上。有。御。製。銘。以。靜。為。用。是。以。永。年。八。字。上。天。縱。多。能。鵬。神。詩。才。敏。捷。每。日。宣。召。至。再。至。三。詞。館。諸。臣。盡。稱。奇。遇。一。日。又。以。所。畫。日。長。山。靜。便。面。進。呈。上。題。云。仿。佛。前。生。是。富。三。畫。橫。滿。灑。檀。江。南。大。嶽。更。擅。坡。仙。筆。動。敢。工。山。兩。不。斷。蓋。以。東。坡。許。之。其。龍。真。如。此。

乾隆十九年。琉球國中王尚穆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謀等。上表請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上遣侍讀全魁中允周煜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舟泊姑米山候風。忽颶風大作。經二晝夜。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使者以詔敕在舟。不從。二十四日。風愈暴。四股校索十餘。一齊皆斷。枕走龍背。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東大雷雨。帆葉樹棚。吹落殆盡。倏見神火飛向桅木。焚招風旗而墜。又海面一燈浮來。若烟霧籠罩。狀如星。是眾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沉。因解杉板小舟下水。捧詔歸陸。續登岸。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皆云。皇上洪福所庇。舟到姑米港。謁廟行香。獻願大能成。四子編額具對聯云。神為德具威乎。呼吸迴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誠若水證平生。以答神恩。至是其奏。請加封謝祭。上命部議。部查天后亦稱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為孚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二十年。福建提督萬正色。以天后著靈真奏。詔封妙靈昭應仁德天后。五十九年。檢討海實冊封。奏請春秋致祭。乾隆二年。閩督秦福。請備陳元美。在洋遇颶。禱天后獲安奉。旨加封福佑羣生四子。今

應如所奏。奉旨加誠感威護四子。並書明封號。即於怡山院天后宮舉行祭事。

乾隆丙辰。為高宗宣極首科。館選多至六十七人名。臣如蔡相國新曹尚書秀先。春尚書惠田。金總憲德瑛。仲總憲永權。鶴總督曾。皆出其中。可謂盛矣。

會稽傅玉。司玉露。康熙乙未翰林。歸田四十年。以著述自娛。年逾八旬。尚能揮翰。乾隆初年。上春汪舊臣。恩加宮。允儒林榮之。

江甯燕子磯宏濟寺僧默默。於乾隆辛未年。於迎聖駕。上問其年。奏云一百一歲。上笑曰。和尚還有二十年壽。隨賜紫衣。默默謝恩而出。乾隆二十年乙亥。

青園張氏。方信。天語之成識。

謝侍郎道承。嘗引疾乞休。以養母。人問何不奏終養而奉病耶。曰。為人子。奉可也。聞終字便傷心耳。其德母詩云。兒來前。自兒經今。凡幾年。兒可記。自兒經今。凡幾年。兒時應對稍遲。巡母慈變色。旋唱嘔。陳德遠志。學人責。稽古胡不如。婦人吁。嗟母言在耳。兒願猶此。安得我母常。頃兒常此。於今勤學無間矣。讀此詩而不勸於孝。勵於學。者。非人情矣。

陳向山兆倫。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初薦入翰林。官至順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

有寸美。愛不去口。有以詩文請贊者。備極恭借。故人樂觀之。書法蘭亭。取索簡。遺梁侍講同書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天蘭公元龍及向山先生兩人而已。齊次風召南。雍正己酉副。乾隆初薦入翰林。官至禮部侍郎。少謙。讀書十行俱下。目光炯炯。能讀一二十里。嘗登杭州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皆應聲可辨。應微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借觀竟夕。天明還之。王人訝其閱之速。詢之。則一或誦矣。為閣學時。高宗得古鏡於華古塔。未詳款。問朝臣。莫有對者。齊引證書史。羅列具奏。天顏大悅。謂左右曰。良不愧博學鴻詞矣。沈文憲公德潛。嘗因奏言天石梁之奇。高宗詢及齊對曰。此山確。不足以勞聖賢。人訝其平易。然可見其伉直也。後因上書虜退直隸。馬驚墜地。破膽。目睛眩。神魂飛越。蒙古醫生。以牛腦膏之。即用生牛皮管首。使其氣聚而不洩。且偏體推。使十二經脈。復其本初。二百六十五骨節。各還即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飢。不三月而能起立。然生平所讀書。不能記憶。復字。前後如兩人云。

回文詩。諱家以為小道。罕有為之者。如張月後漢秋。及一有云。煙深卧閣草。疑。冷。夢驚回。鐵樹扶。懸望四山雲。上下。隔。一水。月。浮。翻。影。客。飛。鳴。雁。故。故。先。寒。靜。

斗牛。前路客歸。點點。邊城夜久。似星流。字字。巧合自然。豈復庸手所能。研

仁和錢相人。琦。應丁巳會試。公車將發。友人吳某。治酒餞行。至則不見。酒肴而主人有愧色。怪而詰之。曰。某家素有狐仙。今日已治具。忽被攝去。奈何。錢戲曰。主人惜。而託故於狐耶。吳君。遂往。下。驗之。螢火。木。燒。毛。血。之。向。存。而。看。板。全。失。錢大呼曰。我有一言奉聞。此去若能登第。狐仙還我酒肴。否則竟請全啖之。我亦無願相。據矣。言畢。出。未久。吳笑而至。曰。恭喜。今科中。酒肴已還在。幸矣。憤飲而罷。是科錢果成進士。

陳學士大齡。初入學時。年十九。偏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主大師。握其手曰。汝昔我

到人間。蓋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瓊林一杯酒。滿臺一碗羹。喫了再來。未遊。在其指曰。此別。又須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瘳。已未。成進士。

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三十六歲。秋。病。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又謂家人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一日早起。其香沐浴。索朝服。冠者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如跌而逝。

新建袁文達。公曰。修為編修時。兩與江南鄉試。兩與浙江鄉試。一與湖北鄉試。故奉

命視巴里坤軍機。賜御用冠服以寵其作歸。朝奏封樞。旨遂。命在軍機處行走。存歷六卿。兼司樞密。所作文以歐陽文忠公為宗。常遊徐州。得文忠公家藏上題之文。遂書仿張即之。上以內藏即之書。華嚴經殘本。命補書。人莫能辨。嘗奉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運河。長。當是時。河南水溢。數郡。所被災州。縣甚多。天達疏水之達。於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民得水遠寧。所治克副。聖慮。而直隸和永定大通等處。孰宜。便。孰宜疏濬。以達諸海。凡上指授方略。悉以廣之。無不允協。嘗言。某水時。有田夫突至。與前。如欲有言者。左右呵止之。文達呼與語。言得地勢高下之宜。久而無患。其虛衷博採。類如此。年六十二。前一日。語家人曰。我本江寧無子。磯河神。今將復位。汝等扶觀。還江西。必過處。可求籤於關帝廟。如係上上第三籤。則知我乃為水神。否則或有違謫。不能復位矣。家人聞之。疑信參半。有牙僕竊信之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夜夢祀笏者來曰。與汝佳兒。逾年生。公後以公之喪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於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立木主於旁。兩江總督尹文端公繼善。為立石作詩紀其事。

尹文端公。愛才如命。總督兩江時。有王主簿發桂。派令管理省城。行署。上有句云。魏我衙官無一事。宮門侍者掃閒花。公大器重之。又解秀才中發。謁見。純雅堂在座。適十四公子慶雲至。前純問年幾。何曰。十四歲。純戲出對云。十四世九年十四。解應聲曰。二十弟子路三千。公即聘解為西席。

長洲沈宗伯德潛。以名諸生。入因場。乾隆元年。薦舉鴻博。召試。不售。歸。戊午。己未。辭旋入詞垣。年已六十餘矣。壬戌。散館。試殿上。日未映。黃門捲簾。上出賜諸臣。問誰是沈德潛。沈跪奏。臣是也。上曰。文成乎。對曰。未也。上曰。汝江南老名士。而亦遠遊耶。翌日。授編修。六月。引見。奏對畢。上曰。沈德潛係老名士。命和消夏十詠。餘願和者亦和。於內閣。分給筆札。賜飲。及餅餌瓜果。自午至未。成詩六章。有旨嘉獎。賜文妙。越歲。旋陞中允。少詹事。典湖北鄉試。歸。召入。上書。房。再進禮部侍郎。已假省墓。詔贈其先人如其官。并贈詩。復之。云。青朝舊名士。天下老詩翁。向每誦新句。猶然見古風。同官皆謹依。此二十字為韻。仿賀知章。還四明。例贈行。假滿還京。與成。成會試。次年。請告歸。里。上命恭敘。御製詩集。畢。乃行。上賦詩以賜。復命加尚書銜。在籍食俸。時。嘉慶。錢司冠陳羣。亦予告在籍。食俸。上稱兩詩翁。文忠之榮。無出其右。

熙朝新語 卷十

六

錢天瑞公。典庚午江西鄉試。寫榜吏陳巨儒。積賢如雲。求公手書以為榮。自陳年七十。子寫文武三十二榜矣。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史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為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號。一。筆。置於地。中丞書。極。索。彭方伯家。屏。贈。詩。時。將。若。生。士。銓。在。幕。府。代。作。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七。十。年。來。賢。若。總。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

熙朝新語 卷十

七

熙朝新語卷十終

清 吳郡徐錫齡厚輯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 聖駕臨幸送兩堂院大學士八景
御書扁額三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 賜宴賦詩以唐張說鹿正書院詩東壁圖書
書府五律四十字為韻 御製東字音字韻 杖諸臣各分一字是日與宴者一百
六十餘人燕次中和清樂奏王若廷英之曲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問昆明賦詩
故事更仿柏梁體聯句 召至 御前 賜酒者大學士而下十三人 上諭大學
士掌院諸大臣曰致治當崇實政為學當務躬行 尊尚文詞我君臣所宜共勉燕
畢復拜 御集文綺綵箋之 賜並 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是日 上御
清秘堂小憩復得七律一章亦 宣示諸臣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周覽號舍珍
勞士子辛勤 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
根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暇每試詩賦頗致力於文章而求
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閫奧者不少概見宜篤志正學者鮮抑有其人而
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數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為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
心有若故侍即察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術可嘉近者侍即沈德潛
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為通儒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猶祭為工繡線為麗春迥不
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窮年兀兀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
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索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
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選訪務擇充成敦厚純樸淹通之
士以應精選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 諭大學士九卿再行秉公覈實確
舉以聞如果眾所共信即不必考試於是公同會核得陳祖範吳鼎鼎錫麟顧棟高
等四人 上諭既衆論會同其平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觀學
在京送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取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致勤費廉賤之弊於是
吳鼎鼎象數其說一部著說附錄一部易問一部春秋傳選義一部易堂問日一部
考律體言部染錫麟進易經按一一部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俱以國子監司業用
各 賞紗一疋 召對勤政殿 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
窮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專將進士陳祖範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
根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暇每試詩賦頗致力於文章而求
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閫奧者不少概見宜篤志正學者鮮抑有其人而
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數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為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
心有若故侍即察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術可嘉近者侍即沈德潛
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為通儒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猶祭為工繡線為麗春迥不
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窮年兀兀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
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索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
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選訪務擇充成敦厚純樸淹通之
士以應精選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 諭大學士九卿再行秉公覈實確
舉以聞如果眾所共信即不必考試於是公同會核得陳祖範吳鼎鼎錫麟顧棟高
等四人 上諭既衆論會同其平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觀學
在京送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取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致勤費廉賤之弊於是
吳鼎鼎象數其說一部著說附錄一部易問一部春秋傳選義一部易堂問日一部
考律體言部染錫麟進易經按一一部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俱以國子監司業用
各 賞紗一疋 召對勤政殿 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
窮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專將進士陳祖範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

鶴山梁兆棟乾隆庚午年未聯捷場前夢神人告曰汝三甲二十八名也及殿試榜
發竟得三甲第八名上以二甲人數過多 命將二十卷分置三甲於是仍為三甲
二十八名始信數由前定也

秦潤泉大士乾隆申狀元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廟帝廟有靜承常把此心捫之
句籤已有隱應而神傲之云然時自訟終不解也及試 欽定賦題松柏有心以題
為韻第四段忘却心字本韻閱卷大臣俱未檢及 上指出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
主司無有眼之人始悟神已先示之矣

盧學士文昭有張遠碑拓手甚工潤泉愛而乞之盧不與一日乘虛外出入其書舍
攫取而去盧歸知之追至其室仍奪還未半月秦暴亡盧往其墓袖中出此碑哭曰
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吞耶今耿耿於心特來補過政帖向靈前焚之頗
有延陵挂劍之風

乾隆己未新進士 朝考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蘭齋枚有句云聲發朱禁苑人似
隔天河諸總裁以語涉不雅將摘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首用心思必年少有才
者特為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倘進呈時 上有取問我當獨
奏於是羣議始息簡齋館選後乞假歸里朝士贈詩甚多呂陵程文恭公書伊一絕
云金燈花下涕空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進織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之
也

費雲軒元龍乾隆丙辰進士知四川綿州時有惡棍為地方害費廉得其罪狀杖斃
之聞三日復活後毆其母母持一鐔索控曰此逆子賊魂鍾也先將生魂煉藏此鐔
內官用刑乃血肉之軀以久煉魂治新傷體三日即平復如故求先設其體散其魂
庶逆子可除如其言果斃杖下傳言晉殺秦謀七日而蘇此種事自古有之然邪不
勝正况又逆倫天壤間豈容異類混雜哉

我方死去。押送將我送至城隍廟。路過一役曰：舊城隍去，新城隍到任。汝且暫候。問新城隍何人，即曰：南也。我驚醒，不意膽南恰坐我床上。故勒令回家。汝等可往探之。如其言，視則已沐浴朝服而遊矣。

史文靖公館深堂，出春日即事題。管水初一詩中有一聯云：兩三點雨送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清歡寂寞，第一時人以管杏花呼之。

杭州有負販者，目不識丁，而酷好度曲，與人言，往往五七言連屬，若歌謠然。笑之而已。其母死，哭曰：一聲哭，一聲哭，兒的聲音，恨不聽，一子一淚，出於至誠。真天籟也。

儲宗丞麟趾庚辰奉命祭告，歡濶宿郵亭。一夕燈花散，恍惚忽變境，噴煙高二三尺，有風霧回，呼家人聚觀，共相詫異。戒勿動，比寢夢仙人五六輩，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為雲虎，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散瑞光，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詠吟罷，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曰：此雲虎遺凌河句也，奈何竊之，相與一窺，忽燈花如爆竹聲，儲驚醒，亦無他異。

蘇州新語

卷十一

三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時，年才三十，人呼為小尹。海軍楊次也，守知履歷，庚辰進士，以道員候補，南河年七十矣。文端知為老名士，所以難惹之者，甚原楊善，自指其善曰：蒙公感意，惜字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文端應聲曰：不然，豈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清新若此。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自盛京還，道入榆關，登登海樓，望海，雲霧千峰，波明萬頃。天容海色，向屬奇觀。時張文敏公照梁文莊公詩，正侍從，因奉命聯句。凡字畫涉水，羽者概不用，仿陸陽咏雪禁體也。十九年秋，上自吉林至盛京，茶湯三陵，禮成旋蹕，以十月二日入關，再登登海樓，距癸亥前遊一周，一紀矣。星霜也。風景猶新，美譽成例。命注由教劉給用禁體，前韻既暢，登臨並誌歲月，洵早平佳話也。

莊澹園有恭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官浙江巡撫。時乾隆二十七年，聖駕三次南巡，過嘉興，侍上遊嘉興湖，登煙雨樓，樓中舊有錢陳羣書，題孟頫耕織圖詩屏，並敬書一首，製錦連特卷二銘於壁。上指陳羣所書以問，有恭奏言：臣目近視，實不能見。上大驚，隨召有恭，尋用石鼎體，自來上聯句，召有恭從諸臣，未有獨命大史者，真異數也。

羅江李右亭化楠，乾隆壬戌進士，為浙江餘姚令。民有犯竊者，汛初汛，即謂然曰：此良民也，為飢寒所迫，坐無業，故蹈此罪，捐俸錢，構屋三十楹，令居其中。嘉城中枝能之，師假官錢為資本，授以所業，業成，其師具保狀，領出，習其業，以謝口。終身不再犯。化楠為良之法，莫妙於此。人性本善，諒哉。

錢稼軒維城，乾隆己丑四月，夢見天榜狀元，為金鎔李建中，己為探花，及榜發，錢竟為狀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謂夢為無據，則何以姓名巧合，謂夢為有真耶，不應。前後顛倒，豈臨期亦有更換耶。

王司農際華，年十七，入錢唐學，偶遊湖鳴寺，夢影堂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汝乃我弟子也。官刑名，後當來歸。後中乾隆己丑探花，由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兼署刑部，壽五十四而終。

長洲蔣時庵，元益雍正己酉科鄉試，入頭場之日，其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黃紙一卷，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真人也。太夫人篤信二氏，並拜之。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真人不答，展手中黃紙示之，乃第一名蔣元益六字。及榜發，報至，乃中九十五名，方許名次之不符所夢。至乾隆己丑竟中會元，始知前所夢見者，會試榜也。相去十六年，早經註定，耶與稼軒事又適相反矣。

李尚書宏，總督南河，嘗有句云：道爾應知因博致，微索須及未陰時。二語蓋括治河要指也。從事河工者，當有味斯言。

蘇州新語

卷十一

四

上優崇故舊，御書盛世壽英四字，以賜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耋，已而果驗。

乾隆九年，舒少司馬赫德，上發科目疏，其畧云：科舉憑文而取，素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精華已深，俛俛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過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盛行，蠅轉抄襲，廣辭說，莫行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體，母選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舉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各業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感，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鄂文端

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鄂文端

公為首相持議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魏晉
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
時文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其既也莫
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閱閱相高劉毅所云下
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
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
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
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
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立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
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為空言勸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
過耳天凡宜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為然且夫時文取士自
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
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弊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皆毀也蓋時文所
論皆孔孟之精餘精微之具言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今後見世之腐

無朝新語

卷十一

五

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荃唐順之覆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
名人皆能食經書冥搜幽討彈智畢精殆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冶貫通然後
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純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擬為文雖曰小技
而文武鈴濟英偉特選之不未嘗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過情之士本於性成
雖不工文亦不能勉末可以為時藝答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
末流之失而轉答作法之源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宜易副經
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專心肆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
數月為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匪淺表判策論皆
加數等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求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有論古之
識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凡此諸科內可
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
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賦詩於
是軍旅謀於是又將前不卒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盡母乃徒為粉飾而不可行又
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與李則必有割股履屐以冀名者矣與廉則必有

惡衣菲食弊車贏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
乎莅官之後盡及所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且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
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
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背誦
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學天文等或駁雜無
倫或偏長曲說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備名之失求實學之效由
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為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銜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俾見數年之後士皆東身詩禮之
中潛心體用之學入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
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成衰初不由此無俟更
張定制為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奉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文端之力也
亦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嘗銷夏萬松山中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繫於毫釐
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成書畫形後積聚漸多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起長歌
紀之一時名流咸屬和焉

無朝新語

卷十一

六

乾隆甲戌科首題磨練之華至末之思也場中文有用賜一日而九迴句者上以
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命方苞選錄四書文頌行至是命再領禮部
順天府外庫存貯俾試官知衡文正觀並嚴重磨勘以下科為始磨勘試卷俱於卷
面填寫銜名以向來磨勘俱視為具文是以特派大臣詳加校閱除試帖初卷可
稍寬至副卷既經入彀不應復有疵謬也二十四年奉司寇憲回道呈磨勘順天等
省試卷上閱順天第四名邊喬禧文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上云據其命意不
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無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宜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括
棄亦何至濫罰前卷者舒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議邊喬禧命意試五科主考
官奪條並論嗣後定議敘議處例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經原勘大臣指出
者交部嚴議有原勘出一二經大臣嚴勘尚多挂漏者亦交部議有能悉心檢閱兼
公舉出復勘無遺者交部議叙於是乎磨勘始嚴而場屋之瓦斤斤絕矣
將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役夢一偉丈夫來助兜年成服又手不攝自批其頸曰吾
頭豈白所者將驚醒知有冤抑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於揚州者
新志並無其人亟為載入忠義傳中

南康謝溫山做此知揚州府時修齊明史閣部祠墓事夢閣部來見因問為公修墓祠
墓公知之否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要非俗吏所能為問已官閣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問將來有子否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因問公祠中尚少
一聯應作何語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倚江山謝為善丹砂石今存祠內
嘉定泰寧園大成乾隆己卯舉於鄉斷續續婚夕新婚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
鄰村李氏子父母嫌貧體改嫁為妾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痛哭秦聞之悚然
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敬
廬合卺所有金幣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於未會
試秦中第三名殿試前夢至文昌宮遇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其對忽見
一婦人跪帝前云其為我夫夫死後其凌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安
可大魁為期已近誰可易者命吏查後科狀元何人吏捧冊呈閱文昌曰秦大成本
以孝行該中丙戌狀元查伊又有遺妻一室權早三年亦為允城帝曰然秦遂廢是
科竟大魁天下

歷代帝后圖像向貯內庫乾隆十四年命工重加裝滿移藏於南華殿自太暉

伏義氏而下為軸者六十有八為冊者七為卷者三先聖先賢圖冊五詳定位置次
第甲乙歲以歲夏履而度之為輪惟謹又明諸帝王冊向貯工部外庫今附藏殿之
西室仰見我國家優禮先朝隨在盡其誠敬如此

乾隆癸酉科江西分宜縣知縣天門陳大經分校鄉闈八簾前一夕夢聞天鼓鼓樂
甚盛送一匾額至其家書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七人內三人為樂平胡羽亮
魁元大慶戴國第元南昌彭芸楠元瓊後皆登進士第所謂三元及第也胡官至
光祿寺卿戴官至太僕寺卿彭官至協辦大學士

乾隆壬申會試榜發後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當塗徐位山文晴
年逾九十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山河兩戒政高貢會要皇極經世考管城碩記
又嘗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子冠首為七言長句十章奇才勝思為前人所未有其
仲子應樞博求故實遂句為訓亦佳士也

向例禮部會試榜發後呈進會試登科錄內俱有恭進 皇太后及 皇后各一本
等語乾隆二十八年奉上諭此係沿襲其文非事關典禮者可比況我朝宮闈肅
穆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即尋常細事亦無絲毫干預似此相沿舊套徒費抄寫

自應停止以後著為令
梁階平國治父官刑部司獄向詣獄者司獄官無有所索梁獨屏不受督獄卒潔
惟謹一切可以方便者多方調護之二十年如一日權刑部主事卒後階平大魁天
下官至大學士人謂陰德所致

熙朝新語
卷十一
八

熙朝新語卷十一終

清 吳郡徐錫齡厚脚輯

康熙間。特恩開千叟宴。自王大臣以及士庶年六十以上者皆預乾隆間。高宗復舉行曠典。與宴人數視昔加倍。年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前侍食。天顏和煦。恩眷優隆。丁時杖朝而出感頌。皇仁。歡騰閭巷。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寧宗室於乾清宮。自王貝勒至四品頂戴者一千三百八人。有事不與宴者五百六十九人。各賜如意朝珠文玩綺羅銀兩有差。國家養老親親至意。實為曠古所未有。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開四庫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督撫採訪彙集上於。朝。仍命翰林注明月。俟呈覽。辨後。乃給還。本家領回。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等官。辦理書成。欽定為四庫全書。此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於時在朝諸臣。及各省紳士。紛紛奏進。惟鮑士恭。馬裕。范懋柱。汪啟淑。四家最多。至六七百種。上嘉之。賜內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朝臣黃叔賢。勵守謙。紀昀。紳士周厚堉。許曾。龔。王。孫。仰。曾。汪。汝。瑛。等。各進呈一百種以上。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

昌樂閻懷度。循視少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一以程朱為宗。而孝行尤為。少而孤。及長。每水漿。晨暮。日。其父母。慕。卑。蓬。值。靈。雨。泉。水。交。匯。每。夏。秋。之交。天。將。雨。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疾。後。行。營。乞。假。卜。吉。北。而。還。烏。後。登。乾隆。己。丑。進。士。官。吏。部。主。事。

滋陽牛真谷。運。雅。正。於。丑。進。士。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廷。試。未。取。後。官。陝。西。秦。安。平。番。等。縣。有。政。聲。嘗。與。人。書。云。僕。為。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為。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賊。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元。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諺。儀。仗。可。減。則。減。之。繁。臆。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將。吾。同。奸。吏。將。吾。欺。入。一。錢。乞。諸。簡。將。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後。年。五。十。三。無。疾。而。歿。歿。之前。數。日。屢。夢。遊。金。碧。樓。臺。醒。語。家人。曰。吾。將。尋。吾。好。夢。設。不。醒。慎。勿。驚。栗。睡。去。豈。非。業。文。人。赴。玉。樓。之。召。耶。抑。醉。儒。儒。免。役。而。為。神。耶。未。可。知。也。

今憑大寄書之句。蓋不知陸機黃耳干歲寄書白犬故事也。但犬寄詩則古所未有。可為廉融添一詩奴。

金匱梅里黃氏女。年十九歸同里吳希言。三年生一子。甫三月。希言與其子相繼歿。姑以哭子及孫亦歿。翁名德星。故疎曠。不善治生。黃哭慰之。盡賣珠時衣。以俱甘旨。且買妾進。馬。翁憐其誠。許之。妾入門五月。甫有身。而翁又歿。黃仰天呼曰。吳氏之祀。新矣。天若閔予志。奪予算。兩界吳氏以男也可。既而妾果舉子。三月。妾復去。惟黃自抱翁子於懷。哺以康。啼則以乳。就之時。黃已喪兒兩載。乳絕。渾矣。無何。乳忽至。遂終乳之人。謂黃氏一女子。於翁為忠。為孝。於夫為節。於翁子為慈。其行卓有可傳者。觀於飽乳復生。不可謂非誠之所感也。

崑山曹孝子起。厥父子文貴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遇蜀客。云其父已死。然弗知死所。孝子大慟。將往求父骨。骨不能行。長洲潘君為縵。贈以百金。遂就道。陸行由豫入秦。至蜀。南抵真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途人輒哭訴所由。久之。無知者。金盡。及成都。乞於鄉人之為客者。合助之。又得數十金。孝子大哭曰。此行不得父骨。金無由再致。吾亦不復生還矣。乃禱於諸葛武侯祠。神示令東向。行失道。七日。無人蹤。及西陽。積雪盈尺。足跡不能前。路土穴中。兩日。有土人項生。許生。過之。羶。鴉。遠穴而鳴。異之。見僅尸氣。微。履視背。牒。說曰。孝子。孝子。我救以歸。灌之。歸。問故。止宿。進酒肉。孝子弗食。曰。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至。撫掌大笑。語曰。月遂去。其中。度。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誌。之。遂。解。去。兩。人。留。之。不。可。借。送。之。行。數。里。不。忍。別。忽。經。荒。原。如。夢。所。見。曰。楊。下。有。棺。豈。然。孝。子。心。執。泣。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徵。人。胡。姓。者。居。此。日。久。相。距。不。遠。盍。往。詢。之。從。之。見。胡。生。良。人。曰。噫。信。願。記。十。年。前。鄉。人。曹。姓。客。死。殯。於。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治。是。年。然。非。白。諸。官。莫。驗。也。遂。引。訴。之。閩。陽。巡。檢。曰。州。牧。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獨。無。啟。棺。見。骨。孝。子。清。血。臉。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舊。原。孝。子。曰。是。矣。月。遂。去。胡。也。蕉。下。鹿。牌。也。何。疑。乎。遂。撫。棺。大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為。設。祭。祭。畢。以。餘。肉。食。孝。子。曰。向。子。之。不。食。肉。者。以。未。見。父。棺。耳。今。則。既。見。矣。德。與。子。遇。土。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又。值。壬。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人。交。腕。之。禮。遂。負。骨。歸。過。洞。度。湖。風。作。雨。日。不。得。渡。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風。立。止。既。歸。葬。其。父。廬。墓。以。終。乾隆。四。十。九。年。卒。壽。七。十。二。長。洲。莊。太。守。學。和。作。曹。孝。子。紀。略。

李眉山能正黃旗漢軍人官筆帖式少司寇輝祖之子相國索額圖之婿也家世貴顯而性耽清寂借其配隱居盤山鳴青峯下號居青山人又號佳明子喜行無人徑嘗歷給谷中他雨雲遇蛇虎不顧也或一至都郡留一二日輒歸人罕見其面時謂有靜庵詩文古奧峭削自闕門徑視世之以萬花為國妝以紅粟為法物者超然遠矣

丙辰詞科之微有祖父以己未鴻博起家而其後人復膺薦辟者三人秀水朱竹垞檢討孫榕樵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宣城施惠山侍讀孫念曾兩世俱應大科之召亦盛事也

西人則算之法本於周禮自中土失其傳西人改易名目以行其術世遂奉為絕學餘姚邵子政昂嘗通中西之術推測布算細析家法手製儀象西人見者咸服其精巧者有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專論天文算數之術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道巴之說頗為精密

歸安沈東甫炳震世居竹墩為東南望族東甫少時即涉屬於學為諸生有聲塵囿場屋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青詞博學而新舊唐書合鈔

二百六十卷尤生平主力積十數年而成丙辰應召試不遇臨發錢香樹司寇以唐書合鈔奏閱奉旨付詞館采取禁刻頒布天下時東甫已死可謂窮於生前榮於身後者矣

蘇州李雨邨調元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至丙戌春同年崇慶何希顏明禮許偕入都抵寓甫一日即夢見李端坐堂上然燭繡畫香中所載隱約皆官爵姓氏煌煌大書旁若有神護持之者意此中祕書非人間有也己而李散館改吏部主事始悟何夢中所見乃銓部官冊耳

儀徵張李女巧姑父曰天相病痺不能起立兩兄備他所孝女獨與父居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比鄰不戒於火火延及門李女狂號負父出未及門而仆與父俱死年甫十四明日出其屍灰爐中猶存承父屍援父手弟擇邑人建石幢書李女死父狀誌其處謹錄之以俟采風者

長清曹李女行給宗聖齋也父尚增以庶吉士出為知縣累遷知州州行給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瘵不能起行給侍湯藥凡四載不少休行給備一夕母謂行給嘗

假寐命老嫗爇燭侍候側火然及曉老嫗突出呼救行給突火入抱母歸父自外聞之趨至亟呼救者扶行給出行給啣其手至堂後者為釋手行給大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已復突火入而煙霧騰放者不得入遂與母俱燬既滅火行給身度母孽結不可解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巡撫聞於朝得准如制柳人為祠祀焉

乾隆二十九年蘇州樂檢有李氏者每晨鬻菜於道得錢以養母且拾道金一封歸而遺其母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駭而卻之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豈敢責死矣保持至其所遺金者適至語以故還之其人得金立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詰之令分金酬謝者其人不肯

詭曰千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金又何酬焉市人大譁有司過而訊之伴怒責其者數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以授責業者曰汝妄得吾金以是情汝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駭矣保持去市稱快

宣城湯鵬千偉康熙二十九年領鄉薦至乾隆初始得進江寧教諭年已七旬天真爛漫若童子然及月葛衣指扇與兒嬉或上樹撲蝶童子環嘆之湯曰蓋留苦敗者備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時學舍穿海每大雨湯輒持蠶坐水窗下白髮淋漓客駭問之則感然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禁故即安予紳士聞之肅然未幾相營構宮橋煥然

乾隆四十三年夏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早朝至東華門在肩輿中端坐而遊鼻垂玉箸長尺餘戶部尚書領福公陸安奏聞高宗震悼輟朝即日聖駕親至東直門賜御膳其時文正子塘官江西按察使未歸上撫其孫慰之諸大臣勸上迴蹕上哭至乾清門流涕謂軍機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可想見聖

主賢臣明良契合之盛乾隆三十一年吳縣張西峯書勳以舉人就挑得知縣行檄撤出都免及會榜發獲傳廷對竟得大魁以知縣中狀元奇遇也相傳是年西峯公車未發時資斧無措高於至成其翁會故感德然力無以應吳中有所謂七賢會者每人各出金若干以六亦置登中覆而三極之彩勝者先收金而後稱息以備數月一舉偶七人而止

翁有會已兩舉尚未得彩是月值會期私念若得之可百金足以濟張用知然得失未能逆料也屆期因偽為疾而約同會五人飲於其家酒半將卜彩今老嫗傳語曰

主人畏風臥幃中。可足客至。卧榻前。看彩子。客曰。得傳等至。翁名。遂呼持益入幃中。客靜聽。三響畢。持益出幃外。揭視之。六子皆亦大笑曰。得彩得彩。勿無有喜。客既散。翁然曰。余生平不作欺人。事。今為張孝廉計。不得已出此。可愧耳。翁翁預置瑣具與益各兩。先列上彩色。樣。易以示客。計在必得也。已而笑謂所卜之彩。究竟何色。揭蓋試視。亦六子皆亦。是年張捷南宮。人謂文星所照。神或助之。若某翁之不懂。自污以濟人急。其高誼不可及也。或曰此條某探花事。後考。

錢唐王文莊公際。乾隆乙丑一甲第三。及第。通籍三十一年。蒙恩賞福字二十四幅。乙未冬。重加裝滿懸。賜第之東。顏曰二十四福堂。太常寺中。有蝴蝶。黃色。大如茶盤。文人欲見之。呼曰老逸。則飛至掌中。有欲嘗之心。則飛去。相傳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乾隆戊申冬。高宗齋宿。鄧璠詢太常寺卿。乃以盒盛進。有御製太常仙蝶詩。命仍送歸寺內。米萬鍾。得吳石於大房。東性。戲書以告。爾東薛因見之。復代石報米書。一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此石棄置。良鄉蘇多年。乾隆間。命運至昆明湖之樂壽堂。賜名青芝岫。有御製詩。當日委諸椿萱。一旦託足蓬瀛。士之願致青雲者。觀此可以興矣。

卷十二

五

籍州鄧慕源元。為諸生。有登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遂屏棄舉子業。一以理學為歸。慕源有長兄。替而頑。大小事必。而後行。後母性。刻。每。慕源必長跪請罪。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慕源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源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換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之。慕源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扶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東穗者。招之曰。米。女。毋。近。吾。吾。秋。書。能。背。誦。者。量。穀。與。汝。奪。兒。爭。脫。就。之。慕。源。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聲。兒。踴。躍。爭。脫。既。平。權。奪。兒。呼。曰。復。矣。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權。重。兒。就。學。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師。先生。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人。見。慕。源。過。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長洲沈立方。執中。邑諸生。屢試不售。年五十餘。舉子業。備。備。先。傳。註。李。通。內。典。久之。有。名。題。其。室。曰。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百。以。恬。淡。虛。無。分。屬。其。一。曰。國。太。平。境。無。虎。豕。太。平。人。空。塚。身。太。平。揚。蹈。舞。心。太。平。去。城。府。說。現。因。逃。稅。戶。抱。道。經。哇。塵。隄。山。水。緣。月。三。五。蝴蝶。夢。日。卓。午。四。海。大。齊。樂。土。三。萬。場。舉。吏。胡。子。孫。魚。馬。斯。話。天。

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國。太。平。煙。無。埃。豕。太。平。蔬。滿。園。身。大。平。隨。左。右。心。太。平。浪。聲。息。一。瓢。飲。且。富。五。柳。風。八。寶。袖。繁。華。豕。牛。馬。走。錦。繡。林。嚴。霜。醉。山。水。不。在。酒。淡。蕩。友。對。清。香。疏。松。奏。長。眉。畫。石。可。漱。居。何。陋。其。三。曰。國。太。平。聖。神。代。家。太。平。高。曾。在。身。太。平。退。藏。會。心。太。平。絕。瑕。類。一。柱。香。無。異。晦。半。輪。月。空。室。燐。幾。點。煙。渺。泰。公。想。非。非。夢。環。珮。耳。到。順。通。天。戴。原。出。此。放。字。內。雲。可。裁。鏡。相。對。紛。華。繪。休。浮。穢。其。四。曰。國。太。平。魏。蕩。天。家。太。平。寧。溢。邊。身。太。平。無。事。仙。心。太。平。不。二。禪。仰。碧。落。識。太。元。何。混。忘。忘。與。浮。雲。去。何。處。春。青。歲。米。日。在。眠。給。餐。手。不。在。川。忘。言。詩。不。著。篇。子。漁。幻。月。輪。圓。看。轉。識。幾。先。頗。有。康。濟。行。當。伊。川。擊。壤。之。樂。

吳縣周景。曾。聖。母。以。畫。倫。為。窮。理。之。言。嘗。榜。其。室。曰。學。樂。軒。尋。快。活。長。洲。何。遜。山。紅。邑。諸。生。常。佩。一。囊。一。笑。途。中。見。字。紙。粒。必。拾。取。之。不。為。深。徒。自。給。而。性。好。放。生。有。餘。輒。濟。親。友。人。以。窮。孟。嘗。目。之。晚。就。極。悅。八。旬。外。猶。健。飯。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時。高。宗。詔。錫。老。榜。官。滙。山。年。例。應。得。檢。討。人。勸。之。試。曰。吾。福。相。道。際。邀。恩。賜。恐。生。災。患。耳。嘉。慶。初。奉。詔。舉。孝。廉。方。正。當。道。將。以。滙。山。名。應。徵。辭。曰。捫。心。自。問。字。字。負。何。敢。冒。為。且。不。就。老。科。而。就。制。科。更。折。福。矣。年。九。十。有。七。無。疾。而。終。

卷十二

六

長洲余仲林。蕭。名。與。汪。竹。香。元。亮。周。定。生。琳。以。道。義。文。章。相。切。劘。所。著。五。經。鈞。沉。到。大。司。馬。采。以。進。呈。奉。旨。八。四。庫。全。書。儒。林。重。寶。崑。山。張。港。文。子。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到。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終。身。為。孝。弟。弟。性。好。施。出。私。財。為。族。人。親。戚。營。葬。不。計。數。漆。工。和。天。章。者。年。四。十。貧。不。能。養。張。與。金。勸。令。駭。相。諾。受。金。去。明。日。過。視。祭。其。容。甚。戚。語。之。不。肯。告。詢。其。詳。曰。是以。金。歸。而。道。遠。張。反。真。金。如。前。在。語。之。曰。爾。有。道。乎。曰。否。如。是。者。三。張。曰。爾。欺。我。出。金。袖。中。曰。此。非。爾。語。乎。初。大喜。以為。誠。然。張。又。嘗。遺。賣。藥。備。失。百。錢。於。欲。死。張。呼。至。家。今。家。人。平。茶。而。陰。納。錢。袋。甲。中。錢。墜。地。張。佯。驚。曰。爾。錢。乃。在。是。家。中。張。而。不。哀。人。呼。之。曰。張。善。人。江。州。在。進。士。念。陵。常。次。京。師。聘。某。性。女。醫。嫗。為。妾。在。故。貧。士。歸。家。省。親。不。能。供。養。寄。戀。於。其。母。家。母。強。售。之。於。千。戶。某。欲。求。死。不。得。八。門。展。拜。即。呼。千。戶。為。父。而。訴。以。故。千。戶。義。不。奪。其。志。仍。以。歸。在。人。頌。千。戶。之。高。義。而。嫗。之。急。智。亦。不。可。及。也。請。道。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詩。才。清。絕。張。侯。家。財。數。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盡。逝。後。其。子。讓。讓。職。曾。不。能。支。門。戶。夫。夫。人。亦。以。誠。信。處。所。發。之。得。三。十。萬。賴。以。

資用甚優在時太夫人已逆料之而預為地也其識力有過於丈夫者豈復尋常閨閣中所能知

六安夏秀才嘗傳少任俠出雅而盧公之門盧請成僅僕無肯從者夏嘗然往居三年盧榮賜錢始與俱歸厚贈以報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年過八十致賜舉人

杭州吳修撰鴻視學湖南壬午科典試者為嘉定錢行汀大昕韓城王偉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詩生出閣後各以閱卷呈吳吳所最賞者丁姓丁正心依德安石鴻齊陳聖貞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之日吳使人走探俄而鈔榜未自第六名至和僅有陳聖貞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到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知吳大意一時省下傳為佳話

乾隆五十二年賞筑李尚書世傑督蜀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今皆合抱花軒爛若雲錦人比之召伯甘棠云

往往成都見三異人其一曰曹回子徐西域回鶻人童顏鶴髮頗有道之士住禮拜寺冬夏不設簾席以小石子堆一炕夜則兀坐日則閑遊街市出言元奧人莫能曉

饋以食有受有不受其一曰徐瘋子語音類秦人疥癬滿身行乞於市夜則棲身東洞子門途見所棄死貓鼠則攜回燒之供養病者向索藥徐隨手拾土石與之服無不立愈其一曰笑和尚終日不言人惟一味憨笑喜吸煙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

利衷故人爭與之轉有因卻居寶光寺寺僧忌其嬉遊進其飯或未明即念及舉笑和尚就在鄰有張裁縫者訝其非常人俟其出遊必關之一日笑和尚忽謂張曰爾寒暑無間候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懶不耐為人師有徐瘋者道行高堪為爾師我當送爾王彼即偕往適徐就火火死處飲白醪道見之奇笑和尚曰爾不耐為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言訖大笑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氣更甚笑和尚與徐皆赤足露頂將及三鼓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奇煖而香後徐張與笑和尚同日不見惟貴回子至今尚存

長白那蘭長海人為鎮安將軍以恩蔭宜得官引疾不赴補愛易水之雷發築室居之自號雷路居士吟詠不輟嘗襲裘帛所親悉見其貧不能辦即解裘與之歸中途見其書與欲買之又解其衣以贖焉由是得寒疾伏枕者數年李眉山嘗贈詩云二月輕寒擁鹿皮人間獨有馬卿癡夜來霜底無烟火自詠梅花絕調詩可想見其

人矣
奉天子紫亭宗瑛為襄勤公之孫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至御史性簡淡不趨榮利所在掃地焚香似畫左司之為人詩筆沖淡亦酷似左司著有來鶴堂集
胡恪靖公寶瑛世居徽州父官松江府教授遂家馬安公之夕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恭庵 聖駕南巡至會稽 御祭王文成 命公齎金軸請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
恪靖公未遇時赴禮部試有友人託其代齎文書投部者為奴子誤事致愆期其人不得與試公知之曰吾輩吾友不得入閣吾安忍獨試遂不入閣學考校中書歷官巡撫

熙朝新語卷十二終

青 吳郡徐錫齡厚脚

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壽。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次日。命畫工啟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行璉。恒親王崇志。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尚書託庸。戶部尚書素爾。刑部尚書楊廷璋。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都統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敏。甘都。副都統伊松阿。薩哈岱。李生輝。富僧阿。色瑞。奏致仕九老。刑部尚書銜錢陳羣。內大臣福祿。禮部尚書陳惠華。兵部侍郎彭啟豐。禮部侍郎銜那。一桂。副都御史呂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詹事陳善。國子監司業銜王世恭。此。國家。崇禎之曠典。亦山靈未有之奇蹟也。

乾隆十三年九月。上御集鳳軒。侍衛於大西門。樓板射。上親發二十矢。中十九矢。有集鳳軒紀事詩勒石。齊。召南大西門觀。御射恭紀詩云。瞻曦初日照西山。百尺樓閣紫翠間。御苑經寒欣草淺。秋風漢武值農閒。虎熊的藪君臣壯。鴻鵠堪分左右班。何幸此時叨侍從。大弓親親。至尊學。侍臣如堵並呼萬。巧力分明不可同。容節中和。天子射。弛張高下。聖人弓。曹開作賦誇。寶更說。題詞數六能。何似。

我 皇能百中。閱監製相教重工。御園十種蒲桃。一伏地公領孫。二伏地黑蒲桃。三伏地瑪瑙蒲桃。四哈密公領孫。五項項蒲桃。六哈密綠蒲桃。七哈密紅蒲桃。八哈密黑蒲桃。九哈密白蒲桃。十馬乳蒲桃。翰苑諸臣時蒙。恩賜於紀詩甚多。不及備錄。康熙中。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功典。歷法典。庶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蓬喬典。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文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閭閻典。藝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經籍典。學行典。文學典。字學典。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政典。刑典。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共六千一百九部。計書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年久銅字殘缺。過半。乾隆三十八年。易以木字。印四庫書。應刊本。賜名聚珍。有。御製詩。

乾隆三十八年。奉。旨特開四庫全書館。翰林院為辦理處。武英殿為繕寫處。自殿板館書外。詔徵天下遺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著存明代永樂大典。殘缺幾半。命詞臣分類纂出。整書八十五種。散片二百八十四種。分存書存目二項。纂輯提要。以該一書。大旨。按序。輪。進。書之佳者。皆蒙。御製題詞。以冠。簡。首。其四。

部條目與前代稍異。經部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樂。曰。孝經。曰。四書。曰。總經解。曰。小學。易類別下。筮。卜。筮。卜。術。術。數。禮類別。歷代儀注。入。史部。故事。樂類別。宮調。絲。竹。講。小學。類別。八法。俱入。子部。藝術。史部十五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詔令。奏議。曰。別史。曰。雜史。曰。傳記。曰。史錄。曰。載記。曰。故實。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雜史類別。瑣錄。碎錄。入。子部。小說。雜家。子部十四類。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農家。曰。醫家。曰。天文。算法。曰。術數。曰。藝術。曰。詩錄。曰。雜家。曰。類書。曰。小說。曰。釋家。曰。道家。集部五類。曰。楚詞。曰。別集。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曲。其編錄。敘。次。遵。奉。諭旨。經。首。易。述。史。首。史。記。首。老。子。集。依。時。代。而。聖。祖。世。宗。皇。上。御。製。集。冠。於。本。朝。集。首。每。庫。繕。寫。四。分。做。浙。江。范。氏。天一閣。式。建。文。淵。文。源。文。津。文。澗。四。閣。貯。之。並。有。御。製。記。又。擇。其。精。贗。為。善。書。計。全。書。三。之。一。繕。寫。二。分。一。藏。大。內。一。藏。圓。明。園。凡。編。錄。十。三。年。竣。事。四。庫。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評。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輯。簡。明。目。錄。以。便。稽。覽。底。本。仍。貯。翰。林。院。內。此。古。今。未。有。之。大。觀。也。

乾隆甲子。御製育院詩。有。從。今。不。薄。請。書。人。言。孔。孟。言。大。是。難。之。句。一。時。士。林。傳。誦。為。之。感。泣。張。南。華。鵬。神。和。詩。云。添。得。青。袍。多。少。淚。百。年。雨。露。萬。年。心。益。紀。實。也。

乾隆二年。命易益國子監。大成殿屋瓦。改用黃瓦。乾隆三十年。欽頒禮器。彝尊雷一紋。一子爵一內言。占一原侯。龍一盟。五。雷。紋。飾。一。召。仲。魚。一。素。洗。一。樣。首。器。一。皆。周。時。法。物。命。陳。設。殿。庭。

乾隆五十年。建。璧。雍。宮。於。國。子。監。集。賢。門。內。宮。四。面。出。向。周。以。環。池。有。橋。四。前。有。碑。亭。二。是。年。二。月。上。下。高。宗。親。行。釋。奠。臨。雍。講。學。舉。行。盛典。有。御。製。國。學。新建辟雍園水工成碑記。御製上下釋奠後臨新是辟雍講學詩四首。御製三老五更說皆勸石。諸臣皆有。聖王臨雍禮成恭紀詩。

乾隆九年。詔編。內。廷。藏。書。為。天。祿。琳。瑯。乾隆四十年。重。為。補。錄。以。經。史。子。集。為。綱。以。宋。金。元。明。刊。版。朝。代。為。次。其。一。書。而。載。數。本。用。遂。初。堂。書。目。例。詳。其。類。跋。姓。名。收。藏。印。記。兼。用。鐵。網。珊。瑚。例。至。各。冠。御。題。評。甲。乙。則。自。來。冊。府。儲。藏。未。閱。斯。成。矣。襲。封。簡。親。王。德。沛。貝。子。福。存。之。子。應。襲。封。鎮。國。將軍。讓。與。從。子。而。己。託。疾。入。山。請。書。世。宗。朝。召。見。問。所。欲。曰。願。得。側。身。孔。廟。分。時。脈。之。儲。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高。宗。在。極。還。湖。廣。總。督。調。任。江。南。尋。內。推。尚。書。襲。封。簡。親。王。常。詣。成。均。講。文。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助。教。河。間。王。仲。穎。之。說。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一節聖經畢矣其本亂以下教語乃重申之以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之義王成法... 撰謝賢王之虛己好樂從可想見矣

崑山朱以載厚章天資超絕五宮並用嘗於度閣手錄孝子傳而令二人左右隅坐各操紙筆口授令書成駢體序文一成長律已而各書竟合傳體觀詩又俱工所錄孝子傳精楷無一訛字真奇才也著有多師集

丹徒余文折京工詩植品沈歸忠宗伯與訂車笠交柏鄉魏念足觀察愛其詩欲令往見文折曰往役也以此詩為薦非禮也卒不住以布衣終著有江干詩鈔

元和蔣震收曾榮有至性父子宜病肢體卷曲中夜含淚拊膺跪中庭額天求代風露所侵得濕氣病又迎醫至數百里外觸炎暑犯霜雪如是者數載竟以廢疾卒士林以其少年死者咸惋惜焉

錢唐詩生徐爾熾之配汪氏年二十二歸於徐事舅姑以孝聞甫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雖經者再絕氣中斷將自剄小婢矚知之以告舅姑亟救之時汪已昏四五日矣舅姑諭以宗祀為重乃泣受命閱五月道嗣維康生及長躬親課讀維康有聲庠序娶婦藍氏七年甫有娠而維康遠疾藍氏禱於神請以身代別臂肉以和藥卒因效

藍絕粒欲死姑從容諭之曰余延未亡之命以至於今為遺嗣故也汝歸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復有娠若男也則徐氏血食又綿延矣語未竟婦皆哭失聲踰三月而生子承恩家益茂藍氏姑訓子衣食膏火之費盡給於十指間因積勞成疾汪六十歲卒守節四十四年藍五十八歲卒守節三十年承恩既成立自於有司請旌如例旌人至今稱徐氏兩世遺腹不絕如線實有天妻傳曰明德之德必有達人吾知其嗣之必昌矣

會稽吳鑑南瑛徵士權存之子也少負詩名力學不倦乾隆庚辰成進士榜下授主事改官四川重慶府通判狗木果木之難篋中有書珠山房集令人懷之脫出曰我死弗令此詩知其同年友畢制府沅為序而刻之

汜水縣東南四十里有山名曰五雲高絕千尋形勢巖峻與三峯閣若東西相峙中忽聳起閣一邑旺氣上有古清涼觀泚水入土或讀書其中每見白雲入戶因名五雲觀有浮屠九級不知建自何代明宣德中有雷姓者利其礎毀之以為觀中階基其中得石徑尺泚曰雷必破土人神之奇者乾隆庚辰未挑曾雷河雷探得石從石跡出不遠不涸宛轉層崖怪石間亦水之奇者乾隆庚辰未挑曾雷河雷探得

始纂入縣志

打箭鑪在成都西南九百二十里相傳蜀漢諸葛武侯南征遣偏將郭連造箭於此山脊有郭連廟極著靈應土人敬奉維慶天文分野并鬼之城為中華之極西四城之極東天時多寒少暑層巒峻嶺峭壁懸崖中隔魚通河形勢險峻本朝添設軍機處分駐藏城專司差務兼理五台糧運明正土司甲克木參同駐於此轄十二錫莊約東新附土司乾隆丙午 敕建惠遠廟於城西山麓金碧輝映光照山谷番民所居碉樓亦極宏壯鑲定橋在飛越嶺西南六詔孔達橋跨兩山間瀘水經其下不施梁柱踏鐵鍊為橋每鍊重二千四百觔長二十四丈有奇闊六丈以九鍊為橋身四鍊為護欄欄穿小鍊如卍字形每鋪薄板以濟行人每板離尺許滿則為狂風鼓

箭兩崖埋鐵柱四橫木以縮鐵鍊每柱鑄鍊柱助重每柱重四萬八千觔天全州有王姓者世業錫能懸鑪於鍊鼓鑄施錘名曰飛火遇有損壞輒召令與修他姓不能辦也

巴塘沃野千里水泉環繞日麗風和豁人心目物產類中土西行十里有河曰竹巴龍即金沙江之上游北通孔宣土司南與滇之麗江接壤有土司二以轄番衆前明授以宣撫司秩秩二品長曰阿什諾副曰阿什滾曾隨嘉勇公福源征林炎文屢立戰功乾隆丙午臺灣平論功入奏 賜奇勇巴圖魯名號以寵榮之臨陣用馬鎗能及遠二百步內擊人無不中者技如猿猴所向披靡夷民懾服暇則遊漢官大費至塞宴飲度曲尚恂儒雅不類夷產

西藏古曰烏斯藏即唐古忒前藏名曰布達拉距京師萬里乃坤維極遠之地天文入井三十度四時觀北斗極見其年南極出地十六度唐高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其國王始封為海西郡玉康熙五十九年平定西藏 敕封康濟龍為貝勒阿爾布為貝子隆布龍為公順飛龍以軍功晉進 恩命封至郡王領藏事子孫世襲焉乾隆十五年謀逆伏誅藏王之爵遂除 高宗以其地 賜達賴喇嘛管轄以後藏屬班禪額爾德尼佛管轄國人酷信佛法自改封後頗稱寧謐班禪住扎什倫布距前藏一千餘里乾隆四十五年入覲 高宗純皇帝賜四體字玉冊玉印五十九年仍還扎什倫布駐錫其地與廓爾喀接壤故貿易多西洋貨物行使銀錢每枚重一錢五分面鑄乾隆藏寶四字五十八年奏准在藏設局鼓鑄 賜名寶藏局由四川總督派員往置其事

督派員往置其事

督派員往置其事

乾隆四十一年奉 敕撰勝朝御節諸臣錄十二卷凡三十六百餘人分專論通論
祠祀三等。人各錄其事蹟為傳。仰見 聖人之心。大公至正。視天下之善如一。不以
異代而歧視也。

乾隆四十三年奉 敕撰西清研譜二十四卷。凡陶之屬六卷。石之屬十五卷。共研
二百。為圖四百六十有四。附錄三卷。則今松花紫金駝紅綠仿製澄泥諸品。共研
四十有一。為圖百有八。每研皆正背二圖。亦間及側面。凡 御題及諸家銘識。一一
鈎摹精好。皆有研譜以來無如此之全備。

乾隆丁未。庶常散館。欽定賦題太液池人字柳賦。以題為韻。謹按人字柳在太液
池。乾隆間。風吹一枝著地。本株傾欲倒。命以折枝撐拄。既而成活。與本株作人
字形。因以名之。有 御製賦并詩伏讀 御製句云。借問人稱誰。依稀彭澤先。空
可想見此柳之風致矣。

陶南村較耕錄。載玉酒壺。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
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圓圍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敕置廣寒殿。由元
迄明。至 本朝。垂四百年。此壺委棄人間久矣。乾隆十年。重進於 朝。奉 敕。建石

御製新語

卷十三

五

亭於承光殿之南。以貯之。御製玉甕歌。鑄於甕內。內廷翰林恭和詩甚多。秀水
鄭春松虎文詩云。天啟聖瑞。玉甕出惟聖。克受昭馨。歌臣愚未親。法宮寶。伏讀 睿
藻。心為萃。甕廣三尺。容五石。隨形四凸。浮圓荷。刻畫類鑄鼎象物。長風蹴踏萬里波。
腥涎怪霧走蛟螭。呻呖眩騰。屬意陽冰不。治陰火。聞怪變。滅沒吞江河。伊誰刺劑
運鬼斧。或巨靈。掌吳剛柯。吾思此玉甕。在瑤。境。然萬古。滅。滅。百靈。孕。合。胚。大。極。潤
及草木。輝。巖。阿。厚。為。聖。役。剖。鑿。出。宛。轉。人。世。葉。白。窠。那。知。德。薄。不。能。有。供。玩。耳。目。羞
姍。姍。如。延。津。幼。四。水。鼎。神。物。終。化。理。不。訖。於。時。恭。承 陛下聖。萬方獻瑞。聲。倚。那。人
無遺賢。物。鮮。華。希。世。寶。肯。終。煙。蘿。能。龍。氣。光。燭。夜。乃。逆。而。得。歸。隨。獲。轉。 敕。內。府
輸。朽。骨。千。金。易。致。駟。馬。駢。陳。之。廣。殿。重。圓。訓。真。如。金。甌。無。傾。顛。能。翔。鳳。翥。於。天。唱
四十八人。鳴。相。和。嗚。呼。隱。見。會。有。過。委。棄。道。院。歲。已。久。多。賴。賢。腹。泥。泥。足。學。士。愚。弔
資。吟。哦。搗。搗。偶。及。先。萬。國。經。天。不。掩。同。義。娥。甄。幽。扶。隱。寄。深。慨。誰。其。會。者。空。摩。挲。其
物。且。貴。沈。沈。奇。士。努力 感。世。無。蹤。此。詩。奉 勅。錫。勒。石。厚。楹。柱。按。新。詩。與。新。詩。注
是。存。以。後。致。數。五。其。本。如。故。長。白。祥。約。圖。龍。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常。詩。送。客。船

伴楓葉。暮春人指杏花樓。都下感傳。戲呼之曰祥酒窠。

滿洲烈婦希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永貴之媳。舅外郎伊萬阿之室也。夫病劇。股
以療。不驗。共以死從。因女弱無依。恐姑舅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月。賊七言律詩
二章。見志。自縊。死。錄其詩。奉 上。閱之。特予。禮。遣。稿。多有。可。採。錄。尚。書。保。送。入
熙。朝。雅。頌。集。中。凡。二十。首。其。列。婦。數。二。首。為。大。學。士。舒。文。襄。子。婦。棟。鄂。氏。作。益。自
傳。同。志。也。

長洲黃協周林。事親至孝。母病。禱於北斗。願以身代。積四十九日。方假。忽聞異香。
幡。幢。蔽。空。下。中。擁。神。人。如。世。所。肖。斗。母。狀。呼。其。名。曰。爾。誠。孝。奈。爾。母。數。盡。何。黃。博。額
哀。求。神。曰。憐。爾。孝。心。當。延。爾。母。數。旬。壽。爾。已。而。果。然。

長洲林煜奇。善鍾少孤。嗜學。年十八。補諸生。乾隆戊子。舉於鄉。性。慎。族。人有。親。死
不能。故。者。與。之。錢。為。其。棺。木。同。年。生。死。道。宏。妻。貧。且。病。貸。金。周。之。交。友。以。急。告。者。傾
囊。與。之。不。足。則。出。所。藏。卷。軸。使。質。錢。為。用。久。而。不。歸。亦。未。嘗。往。索。也。與。人。同。行。人。指
所。識。妓。門。曰。吾。故。人。家。也。堂。之。人。見。粉。黛。者。覺。其。德。輒。引。去。或。招。飲。於。舟。酒。半。時。妓
至。則。解。以。衣。登。岸。脫。歸。其。任。鄙。潔。如此。後。諸。得。教。諭。年。三。十九。卒。長。子。行。湖。致

御製新語

卷十三

六

行力學。如其父。而得一於。遂。嬰。瘵。疾。以。卒。年。僅。二十六。天。之。所以。待。端。人。者。顧。若。是
耶。按。林。君。次。子。行。原。遂。於。古。文。章。然。可。傳。何。湖。之。子。與。林。少。年。英。氣。令。俱。
為。邑。中。名。諸。生。其。所。成。就。正。未。可。量。然。則。彼。答。所。處。或。在。此。不。在。彼。耳。
吳。縣。顧。童。子。年。九。歲。適。母。病。且。殆。祭。不。效。童。子。從。鄰。家。賃。雞。髮。刀。歸。止。戶。外。執。火
煮。湯。持。刀。割。肌。肉。投。釜。中。會。母。呼。湯。傾。盞。中。以。進。母。飲。之。病。良。已。童。子。袖。間。血。流。漉
出。恬。然。無。所。苦。母。病。起。童。子。創。亦。合。上海。曹。御。史。鴻。書。為。之。記。
趙。雲。松。翼。茶。第。時。其。戚。張。某。為。女。鬼。所。祟。醫。藥。罔。效。趙。住。省。之。坐。其。榻。上。張。悅。悅。聞
小。語。曰。趙。探。花。至。矣。姑。避。之。及。趙。出。某。如。按。張。家。苦。求。趙。獲。被。宿。其。處。旬。日。頗。安。趙
歸。某。葉。大。作。而。張。竟。不。起。趙。登。乾隆。辛。巳。一。甲。三。名。官。至。途。西。道。
吳。縣。諸。生。陳。和。叔。童。中。少。通。教。長。於。史。學。深。究。刑。代。治。亂。往。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
務。發。為。文。磊。落。不。可。控。制。乾隆。丙。辰。應。博。學。鴻。詞。科。廷。試。未。取。各。游。燕。楚。齊。魯。採。閱
浙。閩。時。高。宗。純。皇。帝。登。極。之。初。中。外。大。臣。仰。承 聖。意。延。致。天下。豪。傑。虛。衷。諮。訪
和。叔。故。善。海。寧。陳。相。國。因。上。書。論。用。人。理。財。治。兵。三。大。事。其。條。用。人。之。日。有。十。曰。分
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名。節。曰。辨。邪。正。曰。加。俸。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嚴。名。節。曰
儉。食。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折。制。曰。權。錢。幣。曰。典。西。北。水。利。曰。輕

任權曰誠謂泉曰定監政條治兵之目有六曰謹學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車
器曰簡帥臣曰加月餉相國題其言令 詔求骨鯁賢朴之士相國欲舉之和叔解
已而倦游歸墅下惟著書成宋史策一百七十卷又者新唐書刊誤 國朝法考
殿閣部院年表皆無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貧不能付梓年五十九卒不能治喪
具親友以金購妻張固節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遂游居以葬其虞氏之風
歟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

乾隆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朕時巡至杭州 禹陵在望綸惟平成之德萬
世永賴 皇祖聖祖仁皇帝曾親祀焉爰東渡浙江涉會稽式遠 皇祖舊典躬薦
馨於宇下厥有妣氏子姓世居陵側應世子八品官奉祀該督撫擇具有品行者一
人充之以昭崇德報功之至意欽此欽遵由閣部移咨督撫行據司府縣結報詳題
請將妣恒甸世襲八品官奉祀等因到部具題奉 旨准行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昨至浙江省城禮部未奏請遣祭已故
大學士徐本詢其故則以未入賢良祠例不致祭為對徐本應奉 兩朝宣力多年
勤慎懋著即如前者過常州時已故巡撫潘思聰禮部尚書奏請徐本視潘思聰為
何如耶朕巡幸所經郡縣名臣舊輔皆即致祭乃國家念舊酬功之典該部自當慎
重辦理何得膠柱鼓瑟乃爾徐本著入本省賢良祠並著該部奏請遣官致祭欽此
仰見 國家眷念舊臣有加無已之至意凡在臣工宜如何感激奮興耶

一對進詩賦之吳楷顧于觀姜梅元王世球于冕臣各 賞緞一疋大荷包一對其
餘王新銘等十五人各 賞大荷包一對原任太僕寺卿張映辰編修梁啟心各
賞緞一疋貂皮二張續進詩賦之魏近思等二十名各 賞緞一疋荷包一對嚴長
明等五十二名各 賞荷包一對二十二年 聖駕南巡進獻詩賦書畫人員進一
冊者 賞緞一疋進二冊者 賞緞二疋其進 萬壽生生圖之羅學旦進蘇詩補
註之查開各 賞緞四疋二十七年 聖駕南巡進獻詩冊之胡紹鼎李宗哀王誠
吳燦英各 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進獻黃山圖之員外郎許陰材進獻龍井
見聞錄之舉人汪孟錫各 賞緞二疋進獻黃冊之監生朱方瑞童生呂師說言世
承各 賞緞一疋進獻唐詩之李清韻 賞緞二疋三十年 聖駕南巡進獻詩賦
之湯世昌等三十人各 賞緞一疋承辦金山墨刻之程堂姚思康各 賞緞二疋
江廣遠 賞貂皮四張大小荷包各一對以上俱見 南巡盛典後自庚子至甲辰
鑾輅經臨行慶苑惠不勝殫述

乾隆二十七年李鶴峯因培督學江蘇按試淮郡方唱名時地忽震而風大作驟門
外旗竿被風刮入雲中不知所往時河湖盛漲水與高家堰平西風加勁淮橋危在

項利河皆以下各宮。面色如土。若恐怖。問於東風。天低若蓋。見有黑龍在雲中。修尾下垂。湖水上吸。一炊許。邏兵來報。消水三尺。眾心大定。與試話生。散聲雷動。石煉。縣教諭沈公目擊其事。

紀文達公的。中乾隆丁卯順天解元。二場表題。擬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達臣。分日。賜宴瀛臺。賦詩聯句。賞花釣魚。賜齋有差。羣臣謝表。紀作高華典貴。進呈御覽。其詞曰。伏以。皇慈露洽。雅叶夫酒。繼笙簧。聖澤天浮。德契夫廉。歐陽。秋深桂苑。斐蕭沾濃露之華。日麗繪堂。葵萼依太陽之照。集公姓公族。以武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榮。冰銜動色。權權八。真同海客之遊。廣樂九成。似返鈞天之夢。屏藩不虞。縉組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世道。并平。若大和於有家。朝廷清暇。數愷樂以無疆。鼓吹休明。必有詠歌之作。潤色鴻業。爰申燕樂之文。故象協鳳。誌卷阿之雅會。與傳魚。留鑄。邑之遺風。鹿鳴以下。共六詩。君歌。臣答。白華而後。為一什。誼美。思明天王。燕則諸侯。司儀。風儀。其職。守。止歌。備而大師。若禮經。亦著為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徵。及後世。乃別名。曲。宴。柏。祭。臺。上。藩。封。以。迄。於。即。官。前。宮。中。宰。執。兼。隨。以。學。士。五。王。共。宴。花。臺。樓。頭。三。等。分。許。曲。江。亭。畔。成。亨。之。

卷十四

會。二王同太子俱從。麗正之筵。兩相暨。禮官咸在。情契荆枝之句。與慶移樂。詩吟花蕊之天。樂遊置酒。莫不燕行於暇。後用以祝頌。夫太平。然而大陵享神。歸藏既訖。洞庭張樂。壯夏尤奇。泠水新詞。不入西山之錄。瑤池舊事。浪傳汲冢之書。雖有其文。蓋無足道。至於宴奇。帝。黃。獨。絳。於。以。解。嘲。說。兒。評。詩。宋。之。問。關。其。警。句。研。光。帽。小。汝。陽。旋。舞。以。餐。飛。白。書。成。常。侍。登。林。而。之。字。每。嫌。輕。薄。宜。曰。風。流。未。有。沐。浴。深。仁。醉。以。酒。而。飽。以。德。昭。宣。盛典。禮。同。節。而。樂。同。和。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虹。壁。當。陽。龍。圖。啟。運。澤。洽。四。表。薰。風。八。舞。帝。之。琴。德。紀。八。荒。瑞。露。浮。高。辛。之。漿。雲。生。牖。松。生。棟。無。為。宰。萬。化。之。原。樂。為。御。卷。為。車。有。道。識。一。人。之。慶。固。已。民。康。物。阜。不。殊。華。胥。之。遠。遠。又。通。安。似。以。春。臺。之。樂。九。年。耕。而。三。年。食。世。登。合。哺。鼓。腹。之。天。十。日。雨。而。五。日。風。人。識。位。育。中。和。之。化。史。官。載。筆。於。玉。器。頗。登。大。有。之。書。天。顏。有。喜。於。瑤。階。爰。下。推。恩。之。典。用。相。交。於。上。下。務。兼。備。夫。情。文。乃。移。法。駕。之。清。風。焚。香。麗。酒。舉。樂。趨。陔。之。高。會。鼓。瑟。吹。笙。乘。泰。運。者。百。二。年。再。行。聯。禮。過。中。秋。者。十。二。日。先。及。慈。親。或。慶。行。於。茲。斯。或。派。分。於。麟。趾。文。昭。武。穆。蓋。周。家。子。姓。之。班。東。平。河。間。皆。漢。室。宗。盟。之。望。昔。年。故。事。曾。裁。相。葉。以。分。圭。此。際。遺。遠。更。叶。樓。華。以。待。宴。未。央。二。十。萬。之。賜。方。此。未。

多。唐皇十六子之榮。覺其尚隆。迨乎異日。遂及羣臣。若望後之仙。尚餘兩葉。問重陽之瑞。尚隔十朝。則有精。獨。依。垣。列。三。臺。以。拱。極。卿。士。惟。月。分。九。道。以。從。星。錦。鸞。集。紫。閣。之。英。龍。峯。日。曉。觸。殿。映。栢。臺。之。纈。烏。著。霜。寒。官。司。暨。梅。俱。陪。嘉。會。班。聯。槐。棘。咸。預。清。行。藏。盡。清。華。鮮。之。未。容。啟。事。人。兼。風。憲。李。栢。筠。亦。得。從。遊。儀。肅。冠。裳。列。分。左右。時。乃。仙。車。九。降。來。五。色。雲。中。五。個。雙。雙。隨。過。百。花。橋。上。參。差。貝。殿。疑。浮。弱。水。之。三。千。隱。見。珠。樓。似。見。崑。崙。之。十二。滄。洲。晚。氣。化。為。宮。闈。之。形。闌。闌。秋。風。吹。入。金。銀。之。樹。舟。浮。太。液。驚。黃。鶴。以。翻。飛。帳。放。昆明。凌。石。鯨。而。問。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銀。潢。塞。秋。水。之。芙蓉。域。開。香。國。翠。芳。曲。徑。惹。花。氣。於。露。中。垂。釣。清。波。起。潛。鱗。於。荷。下。檀。林。瑤。草。似。開。金。谷。之。郁。粉。桂。餌。翠。綸。喜。看。銀。盤。之。撒。刺。大。官。賜。膳。圖。雲。刻。雷。之。萬。光。祿。傳。餐。漬。桂。釀。花。之。酒。青。龍。布。席。白。虎。執。壺。四。渙。作。杯。五。載。為。豆。琳。琅。法。曲。舜。韶。奏。而。鳳。凰。儀。澤。穆。元。音。軒。樂。張。而。鳥。獸。駭。紅。牙。碧。管。飛。逸。韻。以。干。雲。羽。衣。霓。裳。雙。仙。遊。之。八月。莫。不。神。飛。色。舞。共。酌。太。和。咸。覺。心。曠。神怡。同。餐。元。氣。遂。乃。集。杖。馬。呼。應。劉。歌。詠。清。平。掄。揚。感。美。天。章。首。煥。落。一。串。之。驪。珠。御。筆。高。標。扛。百。斛。之。龍。鼎。萬。天。浩。唱。不。推。養。纜。以。前。靈。雲。奧。詞。漫。道。楊。黃。而。後。因。之。句。成。七。字。仿。漢。事。以。聯。吟。八。賦。五。言。

卷十四

分唐詩而探韻。宮鳴商應。俱協和聲。璧合璋分。細裁麗製。歌叶八伯。盈廷依紉。縵之華。頌出九如。聯袂上岡。陵之祝。當此。賜言。以拜手。彌增嘉慰。於。宸。衷。篤。綺。七。翼。抽。仙。絲。於。香。草。繁。枝。十。色。分。妙。製。於。桃。花。織。天。女。之。金。梭。名。高。蜀。郡。研。吳。都。之。銀。梭。價。歷。膠。東。玉。井。波。寒。濯。瓜。桃。於。懸。圃。銀。缸。渡。遠。分。蓮。藕。於。華。山。帶。去。歸。鞍。香。拂。青。絲。之。籠。傳。來。中。使。光。搖。赤。玉。之。盤。皆。得。攜。出。人間。罕。識。求。從。天。上。西。苑。賜。遊。之。佳。話。曾。何。足。云。北。門。侍。宴。之。恩。榮。無。能。過。此。笑。貞。觀。豐。年。之。慶。庭。啟。兩。辰。陋。開。元。奉。禮。之。登。樽。移。瑞。午。千秋。聯。禮。萬。古。奇。逢。洵。哉。遊。豫。之。風。允。矣。泰。交。之。象。臣。等。才。同。構。構。器。謝。棟。梁。深。有。愧。於。投。天。賦。未。堪。以。擲。地。濫。列。金。章。之。寵。叨。分。玉。局。之。班。容。白。筆。而。莫。效。涓。埃。停。黃。門。而。多。慚。獻。卷。六。蓋。雙。鳳。知。點。窠。之。難。工。九。凡。五。筵。屬。遺。道。之。有。乘。得。與。鹿。華。之。會。彌。增。兔。藻。之。思。伏。願。化。洽。卸。隆。治。起。皇。古。無。遠。而。乃。可以。逸。常。於。夫。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其。安。每。傷。夫。一。日。二。日。撫。池。臺。之。勝。聚。則。思。靈。園。之。子。來。對。魚。鳥。之。親。人。則。思。奴。王。之。威。若。觀。九。族。之。燕。笑。則。思。自。親。睦。以。至。平。章。顧。千。官。之。肅。雍。則。思。正。朝。廷。以。及。拜。國。賈。花。而。念。貢。花。之。非。禮。勿。信。具。小。忠。垂。餌。而。知。食。餌。之。不。惜。務。察。其。大。偽。供。求。芳。餌。莫。忘。東。作。之。耕。人。捧。出。霜。絲。當。履。西。江。之。沈。女。樂。語。韶。虞。致。成。

宇曰生同。雍正丙午丁未聯捷榜下。選山西聞喜縣調興縣。感早申請開卷手續。不待報即令民赴會。員民賴以安。乾隆丙辰薦舉。應召試。不售。尋奉旨。蒙修經史。出知隰州。卓薦。世順德府。調保定府。恭逢聖駕巡幸。及秋。獨大蘭諾大典。屢荷召。比奏對悉稱。在任八年。卓薦。者再。終以未得入詞館為憾。兩子紹曾。顯曾。皆齊館選。而意終不樂。亦見文人結習未忘也。

山陰胡雅威。天壽。兩中副榜。乾隆丙辰薦舉。召試。因持服未與。次年補試。又以汚卷見遺。居京師。館任宗伯蘭枝第。晨夕商榷。讀書。未嘗缺一利以干公卿。公卿慕其名者。欲一見而不可得。每廣座作文。落紙輒數千言。見者嗟服。駢體文得唐燕許二公之遺。會一統志成。嘗進御。即文端張文和兩相國。屬齊檢討。召南作表。齊推雅。文端欲招之。卒不至。其任氣不肯下人如是。

桐城張文和。公。七十壽辰。高宗賜對聯云。潯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陳文恭公。賜對聯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是老書生。錢塘梁文莊公。乞假養親。賜詩云。翻祝還朝晚。卿家慶更深。天語之肫擊如此。知明良之契合深矣。

吳縣陶節。即符之妾李氏。年二十四而寡。撫所生子。望濱。甫彌月。教養成人。為之授室。媳陳氏有娠。六月而望濱又歿。時陳氏年甫十七。痛不欲生。勉從姑命。以待生男。延宗祀也。已而舉一女。孀姑與傷。奪媳心。亟請於族黨。公議以猶子結澧為嗣。又十年而李氏卒。計守節二十九。陳氏命結澧循例請。旌。建坊。墓。建。綵。櫺。魏。工。費不貲。與質。質。瑀。殆。盡。親。族。賢。之。乾。隆。十。子。陳。氏。年。四。十。一。歲。西。和。不。成。於。火。延。熱。將及臥室。舉家徙避。陳氏守伯姬之戒。端坐不出。時西風大作。火勢忽迴。風返轉。闔門得免於厄。天之厚待苦節。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結澧之子亮采。已有登庠序。陳氏猶及見六孫之成名。食報正未有艾耳。

長洲符重光。女。有至性。父病瘵。日久。女隨生母。晨夕侍會。天。暑。蚊。集。嘍。偏。體。婢。媼。輩。欲。揮。之。女。不。可。曰。蚊。得。一。飽。便。絕。他。害。甯。使。吾。辱。母。令。再。啜。吾。親。也。婢。媼。為。之。泣。下。其。感。人。如。此。女。年。十。四。字。同。里。陳。珥。未。娶。而。夫。女。誓。不。再。字。父。母。不。忍。奪。其。志。遂歸於陳。持服如制。立嗣娶媳。而嗣子又歿。乃與孀媳撫遺腹孫廷楨。以養。以教。守節三十餘年而卒。廷楨呈請詳題。得旌典焉。按兩世苦節。撫遺腹成立。此貞節中所罕。願世之為貞節者。慎。慎。清。俗。而。勉。今。名。也。

蘇州女子。三則。今。徐。節。母。之。子。承。恩。已。著。旌。志。集。中。所。載。如。錢。塘。徐。吳。陸。陶。及。各。願。世。之。為。貞。節。者。慎。慎。清。俗。而。勉。今。名。也。

卷十四 六

程香巖。陸。貴。中。乾。隆。己。卯。舉。人。授。四。川。大。竹。令。有。政。聲。公。餘。以。詩。畫。自。娛。翻。翻。一。書。生。絕。不。料。其。有。幹。濟。才。也。金。川。用。兵。上。官。察。其。能。委。辦。南。路。科。多。此。程。以。其。子。烈。隨。行。西。軍。失。守。賊。勢。方。張。漸。及。科。多。程。下。令。籍。隸。役。兵。夫。盡。力。死。守。數。月。賊。不。得。逞。點。者。教。以。火。攻。賊。乃。積。薪。縱。火。既。熾。程。身。先。出。戰。手。及。二。賊。遂。遇。害。其。子。亦。不。屈。死。事。聞。贈。道。銜。祭。葬。陸。香。如。例。若。程。君。父。子。可。謂。忠。孝。萃。於。一。門。矣。

蘇州女子。三則。今。徐。節。母。之。子。承。恩。已。著。旌。志。集。中。所。載。如。錢。塘。徐。吳。陸。陶。及。各。願。世。之。為。貞。節。者。慎。慎。清。俗。而。勉。今。名。也。

卷十四 七

熙朝新語卷十四終

清 吳郡徐錫齡厚卿拜

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壽萬宏開。篤生人瑞。各宜首奏。報者。五世同堂。親見七代八代者。屢見如沙。然未有如長洲蔣氏之盛者。乾隆丙寅春。內閣中書應焯之祖。文源。年九十。配張氏。年八十。翰林院編修元益之祖。文灑。年八十。配顧氏。年八十八。俱五世同堂。親見八代。應焯元益同日給假回籍。祝壽海內榮。時徐兩峯士林為巡撫。製聯稱祝三登甲登科。五代兒孫繞膝難兄難弟。九旬夫婦齊眉。洵為

熙朝盛事。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有詔。以戊申鄉試。已酉會試。為正科。已酉鄉試。庚戌會試。為恩科。已酉典江南試。春。胡閣學高望副考官。志遠。士公明。中。向例於萬壽節。稽各房考官。首先呈薦之卷。取中一名。名曰。恩。然。間有二三場。庶幾或事。故不到。不能入彀者。是科。金山令奉天子。滄承。監圖房中。首薦一。主司。亟加。報。賞。即時。批。札。及。填。榜。折。閱。彌。封。姓。名。乃。知。是。卷。為。元。和。王。壽。俱。主。司。監。臨。及。監。試。廉。官。輩。無。不。額。手。稱。慶。聖。天子。壽。考。考。人。髦。士。嘉。名。適。符。瑞。應。也。

長洲錢宮。餘。中。諱。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編。修。時。湯。文。正。公。為。江。蘇。巡。撫。贈。以。題。額。曰。金。壁。疑。瞻。乾隆。己亥。宮。聲。元。孫。榮。以。第。一。人。舉。於。鄉。辛。丑。公。車。上。時。夢。五色。雲。自。空。飛。下。中。有。蒼。龍。直。前。蟠。舞。因。以。左。手。持。龍。角。右。手。取。筆。以。書。金。壁。疑。瞻。四字。於。龍。頭。上。龍。即。騰。空。去。尋。中。會。狀。自。前。明。正。統。商。文。毅。公。輟。後。三。百。三。十六。年。來。一。人。自。唐。元。和。張。公。又。新。至。是。九。百。七。十六。年。中。第。八。人。也。高。宗。純。皇帝。御。製。三。元。詩。賜。之。有。王。曾。如。可。繼。遂。獨。我。心。存。之。句。草。茅。新。進。而。簡。在。帝。心。如。此。豈。非。厚。幸。與。

乾隆甲辰。余。在。四川。成都。府。城。隍。廟。見。一。道士。青。履。如。鶴。髮。半。白。問。其。年。曰。不。知。也。因。言。今。歲。聖。駕。南。巡。惜。未。得。瞻。仰。天。顏。余。異。其。言。因。問。吾。師。曾。至。江。浙。否。道士。傳。述。聖。祖。六。幸。江。浙。諸。慶。典。並。沿途。景。亭。名。勝。所。在。歷。歷。如。繪。非。躬。逢。其。盛。者。不。能。道。治。二。百。歲。人。也。崇。化。屯。屬。之。利。耳。為。大。金。川。要。道。蛟。蛟。樓。約。長。三。里。山。巖。如。削。石。壁。崢。嶸。俯。俯。作。欲。墮。狀。下。視。大江。蒼。茫。無。際。濤。聲。雷。動。往。來。者。捫。摩。附。石。轉。側。俱。儼。勢。與。俱。傾。倚。一。瞷。眩。顛。踉。無。底。王。師。平。定。喝。拉。依。循。巖。築。石。為。欄。行人。過。此。咸。誦。阿。丈。成。公。之。

福貝子康安。後。追。封。郡。王。大學。士。傳。忠。勇。公。次。子。年。十九。以。頭。等。侍。衛。統。兵。遣。定。西。溫。將軍。福。征。大。金。川。叛。酋。沙。羅。奔。進。駐。龍。登。嶺。木。果。木。兵。漢。貝。子。以。眾。寡。不。敵。且。戰。且。退。行。至。到。耳。羅。沙。羅。奔。家人。恐。懼。妻。之。而。逃。重。慶。管。營。兵。王。貴。見。貝。子。呻吟。草。中。奔。其。狀。貌。負。而。疾。馳。七。十。里。抵。沃。什。站。適。阿。文。成。公。自。西。路。撤。兵。至。沃。一。面。飭。令。隨。營。大。醫。診。視。立。遣。將。備。以。安。輿。送。入。關。五。十。年。貝。子。即。制。全。蜀。閱。兵。至。渝。德。及。王。貴。到。耳。羅。之。功。立。諭。鎮。將。查。訪。時。王。貴。辭。糧。已。久。才。然。一。身。補。履。為。業。以。自。給。貝。子。既。憫。其。意。又。感。其。勞。欲。官。千。夫。長。以。酬。之。王。因。年。老。力。衰。貝。子。知。其。性。純。勉。為。置。十。金。之。產。俾。得。辭。飽。終。其。身。蜀。人。咸。稱。王。之。淳。樸。而。多。貝。子。之。勇。於。報。德。也。

乾隆辛未四月。聖駕南巡。至。山東。撫。臣。準。奏。稱。山東。之。沂。州。府。舊。為。鄆。郡。地。嗣。號。臨。沂。本。朝。因。之。曰。沂。州。奉。陞。為。郡。考。之。通。志。該。地。為。漢。臣。諸。葛。亮。及。晉。臣。王。祥。王。覽。唐。臣。顏。果。卿。顏。真。卿。故。里。是以。城。內。舊。有。景。賢。祠。為。合。祀。亮。與。祥。覽。及。果。卿。真。卿。等。五。臣。之。所。及。忠。孝。祠。專。祀。亮。祥。於。內。今。各。祠。宇。雖。皆。年。久。埋。圮。而。志。乘。載。之。里。民。思。之。並。有。諸。葛。城。孝。感。河。諸。遺。蹟。存。焉。此。五。臣。者。如。諸。葛。亮。之。鞠躬。盡。瘁。殫。忠。漢。室。

偉業豐功。史冊炳然。至。如。王。祥。之。純。孝。格。天。王。覽。之。友。于。感。母。洵。皆。至。性。出。於。醇。為。非。僅。為。一。代。名。臣。已。也。若。夫。顏。之。卿。顏。真。卿。之。節。烈。萃。於。一。門。孤。忠。標。於。千。古。尤。為。正。氣。凜。然。是。亮。等。不。獨。學。術。事。功。彪。炳。載。籍。且。其。忠。孝。友。悌。實。為。千。古。人。倫。坊。表。今。事。遠。年。湮。各。蹟。難。沈。標。然。然。里。民。之。懷。想。芳。徽。猶。昭。昭。可。考。茲。當。我。皇。上。翠。華。巡。狩。津。修。慶。典。否。仰。應。天。恩。將。此。五。臣。或。賜。匾。額。或。賜。詩。章。一。經。聖。主。褒。嘉。則。五。臣。之。忠。孝。亮。節。既。得。上。隨。主。蔭。天。章。永。垂。不。朽。而。聖。主。表。忠。教。孝。之。化。益。覺。光。昭。萬。禩。矣。奏。上。蒙。賜。七。言。詩。一。首。曠。典。也。

浙江蕭山張氏觀。五。采。五。兒。俱。以。資。入。為。郎。出。宦。山東。福。惠。乾隆。丁未。歲。其。家。後。園。荒。地。上。忽。出。大。竹。兩。竿。枝。葉。凌。霄。詭。為。奇。事。是。年。秋。觀。五。權。東。昌。府。知。府。宋。五。撰。汀。州。府。知。府。乾隆。辛。丑。十。月。蕭。山。陸。敬。軒。為。永。城。尉。署。中。舊。有。柳。樹。一。株。年。久。半。枯。命。工。伐。之。錫。板。見。天然。畫。一。幅。如。淡。墨。寫。成。左。右。峯。石。峻。削。懸。崖。上。有。松。一。株。老。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下。有。一。隻。扶。杖。立。高。冠。長。袖。眉。眉。宛。然。左。手。納。袖。中。著。帶。前。右。脚。前。行。露。其。左。脚。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雖。妙。手。寫。生。不。是。過。也。造物。之。巧。真。有。不。

可思議者

舉秋帆沉為陝西巡撫時曾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拜之曰
窮居此山中已及千年近有僧人以大銅鐘掛吾左臂吾甚苦之乞為解釋明日入
寺果見鐘一口挂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鐘別置他所

秋帆先生生平於古人中嚴服膺蘇文忠公每於十二月十九日輒為文忠作生日
會聰明人陳老蓮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
率幕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拜罷張宴設樂即席賦詩秋帆首唱和者積至千餘
家當時傳為盛事

浙江金華吳紫廷鳳來乾隆庚辰進士任廣西象州知州境內有山山上有龍潭早
時祈雨甚靈吳不信嘗帶從役數十人入山禱雨初見潭水甚清一無雜介俄頃忽
見有紅白魚數頭出沒其間從者羅拜曰龍神見矣吳不信引弓射之一魚血淋漓
帶箭去水惶懼不知所為吳大言曰果係龍神當現真相吾始信耳言未畢四山
黑作雲霧對面不辨人潭水決起數丈龍頭仰浮水面其狀如牛雙角有鬚兩眼若
漆而所射之魚仍帶箭游泳於龍之左右若侍從然吳始信服再拜謝過未幾大雨
如注

程邑亭在江西九江府海陽江畔題詠甚多乾隆間唐鶴寄英司權九江置館筆於
亭上嘗客能詩者輒令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
無虛日坐是窮累廢產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為建白太傅祠肖唐
公像於傍至今尚存

江陰李芥軒松隱居不仕與其配薛素儀更唱迭和自前明趙凡夫陸卿子之風一
日夫婦對酌偶以瓜子仁排作數行芥軒云細刺瓜仁排雁陣素儀應聲云輕移杯
底印連環一時傳為佳話

歙縣程道平坦少習制舉書不售去而學實生平敬惜字紙每行街市輒注目四顧
恐有字紙棄地也人為瘞程樂此不疲信惜字舍居人拾剔砌爐焚之灰則附容
舟載至江而沈之如是者五十年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歿後旬日示夢于其子曰我
前身乃文帝坐白驢也風根不昧惜字一生今往浙江託生為士人早振科第食
其報矣此乾隆五十九年事

常州孫氏祖塋在府城西門外十里乾隆間塋上忽生連理木二本上合為一枝幹

拳曲人所罕見至丁未科裔孫星行中進士第二人由翰林累官至山東督糧道曾
作記刻石墓間

乾隆己丑殿試進呈十卷中吳縣潘榕昇亦舊名列第七以得信遲誤保和殿
御試不到改為內閣中書一日劉文正公指潘笑謂同列曰此天子呼來不上船
者

吳縣潘芝軒世慙生於乾隆己丑十二月誕生前一夕其祖貢湖贈公夢一玉麒麟
自空降於庭贈公取置掌中宛轉化為嬰兒比長天安聰穎器宇端凝中癸丑進士
第一人歷踐清華年四十官至尚書

乾隆癸酉太倉王生赴省試有同鄉友三人託預定寓屋恐臨期倉猝也王因為之
稅屋三楹而已下榻於其傍屋內越數日王卧病恍惚見呂祖入門手持香圓三枚
王起迎之呂祖搖首微笑曰到口乃可吞耳王不解所謂翌日三人來王亦病瘳場
事畢三人皆捷一解元吳濬一第八名吳一桂一十一名吳鏗也

長洲蔣氏族最繁行其先世光祿公可竹墓在婁門外墳墓橋五年合族會祭於舟
次肆筵設奠觀者如堵乾隆壬辰二月屆會祭之期黎明有一白鶴舞於筵前旋繞者
數匝

再四圍喜戲結隊相隨逾時始散是年少司馬元益膺 聖恩一品封誥四世俱仙
節補服閱二年奉 命典浙江鄉試撤閣後得 旨給假回籍省墓里人崇之

蔣參謀祠在虎邱祀明天津兵備參議孫煥贈兵部右侍郎之遠配馬乾隆乙酉
高宗南巡至虎邱見參議祠前斗標林立上曰這是那一家時扈 蹕大臣以山
東學政蔣元益家祠對上曰原來是念書人家勝國名臣重選 溫諭尤為異數
迄今里人尚呼為旗杆場云

蔣侯國贈公德第在郡城福濟觀西門首節坊為贈公嗣母戚太夫人建自康熙
初至今經樞輓於左右屢遭回祿坊獨保全乾隆五十年間鄰近大火太夫人元孫
總陳氏亦節婦也居第內後樓望見火勢方熾一星冠羽衣人凌空指揮若得獲此
坊也者因得無恙陳氏夜夢太夫人語曰上帝嘉我生前節節故臨災之際神明庇
佑今吳縣節考祠中有木主首列者即太夫人也後裔成進士者十二人登賢者者
三十餘人其餘報如此

高郵州廡東有狀元墩祀文昌神前有一楹俗呼曰白特甚著靈顯王文肅安國
夏筠壯之芳夏體谷之善三公為諸生時會文於此文肅嘗夜入文昌祠前故有

迫其妻計無所出將自縊以償是以悲其公惻然欲解囊以濟意孺人中過太息不止孺人先亦詢知始末亦以力竭故容不敢請公會其意以告孺人慨然如數代償全其骨肉焉次早車過西城舊石坊下聞空中云該死者至矣又有人云昨以積善免且有一子登第語甫畢石坊崩去車尾僅尺許既歸孺人以車中所聞語告公曰一念感天君或者其有後乎勸之置妾不可未幾孺人信水復至居然生子即南川也遂近聞而異之南川幼聰穎年十七成進士出軍百里二老人就養住所俱享大年積善之報也

江北張某為人經紀收債於江寧歲暮將歸黎明肩行李出城門未啟立市簷以待倦甚以盂金之布搭坐身下方閉目城遽啟志搖身上布搭僅肩行李趨出行里許始覺急返覓舊所已各肆俱張人如雲集而布搭不知去向矣於此愁眉觀望徘徊不已老者詢故以告告選張入曰今早啟門得有遺物相識相符否張曰為東人物者兩大封其小封則已物也錠數分量各若干老者驗係原物即還之張感泣慮以己金奉老者笑曰吾果愛財頃則不言矣君何不諒也張不敢強因拜謝各道姓名而別張抵江待渡而風大作渡舟多覆溺人無算張惻然曰吾所攜之金失而後得吾命亦屬再生矣悉出己金買救生者擗舟住救立拯數十人皆感謝彼此通姓

此中有一少年江寧人往江北貿易回家度歲即還金老者之子也張異而告以故聞者莫不歎息後二氏結婚相馬可見濟人即自濟也

元和施季子澄性至孝父病目眇以舌銜之二十日盡去日復明母病痢五月不止割臂肉和藥以進病立起母思食梨時尚未有忽來一老嫗遺之澄上有三兒伯早卒仲叔常客遊澄奉父母索通于東窗一夕夢黃衣老人曰爾父病亟澄驚起即刻束裝歸至江口陰雲四合將有大風舟人相戒無渡澄涕泣叩頭老翁哀其誠渡之中流舡幾覆忽聞空中語云謹護施孝子厥後其孫文燦舉於鄉請旌如制

歛縣洪桐生棧乾隆庚子恭應南巡台試飲賜舉人後中庚戌科進士散館授職編修嘉慶元年正月太上皇帝披覽禮成慶臣上表稱賀翰苑諸臣各進詩賦詞章俱蒙 睿賞 頌賚有差桐生獨出機杼敬撰 萬全全額頌進呈洋洋萬餘言導揚 威軌無一庸泛語 聖心嘉悅拜蟒袍文綺之 賜是年冬簡授山東沂州府知府先是桐生之兄名棧名榜者俱以 召試選 恩 歷官至知府後先接踵若合符節亦見文人之遭際之隆也

嘉慶九年八月奉 上諭朕兄成親王自幼精專書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博涉諸家兼工合體數十年來臨池無間近日朝臣文士之工書者罕出其右早應奉勅貞張俾廣流傳而王撫謙自矜不肯遞付鈎鈎昨命軍機大臣傳旨諭令將平日所書各種自行選擇刻石始據王具摺陳謝遵旨於回京後竟工摹刻著照所請以昭晉勳名願其卷帙王即繕朕此旨勒冠簡端以當製序本日王所奏之摺亦著另書一通附刊於後以誌一時朝墨欣賞之盛欽此王遵 旨泐石壽世鑿林寶貴珍若

熙朝新語 卷十六

球琳洵 熙朝盛事也 錢唐錢谷台槐冠遊屏屢因場屋嘗祈夢于忠肅祠夢忠肅示一紙大書十六字曰尚早尚早來不湊巧若問功名緣衣人小醒而不樂謂中期尚遠也然緣衣白不解所謂嘉慶甲子潘芝軒司農典浙江試聲名始領卷年已六旬謁見座主詢及入學年歲具以實對潘拱手致敬曰前輩前輩是年家大人入學某尚未生也因悟夢兆之巧此事與劉子壯夢出朱之粥房中相似

嘉慶辛酉鄞縣天后宮紫燈花成開類牽牛有小鳥翔鳴其間丹喙金距文彩備體形似鳳而小羣鳥隨之不可勝數居人以得見為祥不能比歲然也石門顧麟五述嘉慶乙丑三月蘭州徐刺史鼎泰極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疾使者將赴成都問何時回去曰過年看龍燈方回後徐回省適見瘟疫流行憶及所夢告之過齊令府縣曉諭民間以五月朔大張燈火如元宵故事自錦江門以達鹽市口金鼓震地燈火燭天花炮煙火徹夜不絕各官復捐俸延僧道設壇誦經如是者五日時疫遂平宜厲鬼亦可以術給之耶或曰是良有司病瘵在抱足以感嘉祥而消疹氣也

播州老瀛山之白瀛觀志稱老君修煉於此山門前石梯百餘級水經石室中宗涼
可勝崖上錫梯步鳴琴四大字筆力蒼勁山門之右瀑布千尺從崖瀉下彷彿廬山
面目觀之南而峯夾峙處以石橋若飛虹下臨絕壑名曰飛仙橋橋南石筍一
株峻削直上石下一洞內供大士像題曰臥雲枕月石筍稍南有王井焉或以白石
覆以松檜相傳飲此者多壽譽播崖石几石椅狀皆極奇遠望之如懸峭壁間崖路
一綫狹狹而上山上異景頗多不能殫述其最奇者莫如香碑削壁萬仞崖際忽吐
一石如古形大似三間屋圍以石柵香碑嵌石壁上字類古篆文模糊不甚可辨遊
人以絹拭之搗歸其香經月不散從玉井左轉以鐵鍊承木架浮梁以達香碑余於
甲子春過播州遊白瀛觀見一老道士類百餘歲人操秦音喜者高脚木屐其行甚
捷問其年笑而不答或曰明李遊流寇時即居此國初時尚與鄉先生賦詩贈答
年來益與世俗相遠觀中住持即其徒孫年亦九旬矣蓋道士皆飲玉井泉者故多
壽云

卅州火井播產鹽而之柴草電戶全賴井火以前教邑類螢火以猪尿胞吸其氣能
攜之遠方用大鐵刺一孔以火熱之即燃光大如豆終夜不滅余過卅州時嘗觀試之

卷十六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鯢化而為鵬其翼若垂天之雲以為莊叟寓言未
必實有是物也後閱南淮縣志載國初時有大魚過海口其高如山蠕蠕而行過
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嘉慶甲子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濱海處一日忽有大鳥
從空飛過兩翼垂天畫為之映城內外人觀者億萬咸恐懼羅拜逾時始不見豈即
莊子所謂鯢鵬耶

嘉慶丙子十月江蘇海州海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三十六丈自背
脊至腹高七丈有餘居民咸憐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較諸南淮縣志所載渺乎
小矣

嘉慶丁巳南康謝嶺山故昆為浙江布政使闕署中園屋得永平磚八塊大喜以為
魯惠時物遂名此室曰八磚書航賦詩紀之一時和者百餘人或以為明永平殿
所造非晉碑也方伯曰區區及磚何足深究嘗見登古家每得一物斷斷聚訟甚至
穿鑿附會何不如方伯之見趣也

無錫唐孝女素少至性慕北宮女之為人居惠山之麓嘗畫以養父母至老不
字士大夫重其人往往函金購尺幘視若奇珍嘉慶初邑紳請於有司詳題得 旌

典聞今尚健在年近七十矣

長洲張孝女壽姑居滄澗關有殊色尤精女工髫年喪母其父為之擇婿喜狹邪
遊染惡瘴瀕無人理舅姑不得已央原娼選指女父本寡人心痛喜蓋關都下膏艱
女久爭欲聘之千金可立致也女持不可曰兒一人寧字兩姓耶父曰吾小家何所
忌女曰家有大小禮無大小也兒願終身事父十指足以供甘旨矣父憫而從之後
父病奉侍四十餘日目盡腫夜積天願以身代到臂肉以進病良已閱三年父又病
奉侍顛覆如昔仍到肉以進愈匝月而殞女出衣飾盡謝之以治喪與既歸自沈
於宅後元家湖時六月感暑殮之日面色如生異香噴溢聞里咸為歎息嘉慶甲戌
得 旌如制

嘉慶甲戌春潞河白洗馬館督學安徽壽士吳秋舫湖訪知青陽徐孝子事聞於使
者使者曰表微勵俗余之責也按試日詢諸生皆曰信遠表其虛曰至性感人并為
之備其略云孝子姓徐氏名守仁世業農孝子四歲而孤未嘗請壽事母孝晨昏視
問悉如禮為人備得值則市酒肉歸奉母母呼孝子共食輒以持齋謝蓋不忍分其
甘也母年七十六而終孝子哀慕若孺子既葬孝子露處墓側號泣十餘日蛇虺附

體不顧也鄉人憐而為之廬且飲食之孝子乃並奉其父木主以居有弗問者繼緒
外悉不覺既免喪或勸之歸孝子曰必俟母過八十壽而後歸於是守墓凡四十有
二月歸時則鬚髮垂一尺許矣使者聞而歎曰吾人自束髮受書少而負笈長而服
官大抵奉親之日少而違親之日多及抱恨終天又或蒙於塵累求如孝子之盡禮
者終不可得乃致父母有富貴子不如有貧賤子可勝痛哉

卷十六

崑山徐孝子者其名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為邑諸生故誼不善治生家貧
蕩然生依亦敬盡孝子年十三學未竟即為縣胥鈔簿得值以奉父母父故嗜酒每
飯無三爵不能舉箸孝子力不給實於肆久之不能償恐市僧之怒也日過肆中
學柳敬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說聲色俱備市人悅之竟不問酒值已而遂伴狂歌
唱藉此易酒肉甘旨幸無闕父歿母病孝子又苦目盲不能作書居然抱絃索彈音
詞以為敬業矣是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隍廟於城東之羅漢橋
即葉文敏家半園園故址也孝子每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報告歸理留之則
泣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母食已飽而後復來率以為常或
詢其家也則偽為聾狀悲笑而凸蓋以操術既卑不欲汚先人門閥也其母死孝子

詢其家也則偽為聾狀悲笑而凸蓋以操術既卑不欲汚先人門閥也其母死孝子

世之不振而廢者。

嘉慶庚申。恩科。浙江解元崔德麟。嘉興人。江南解元崔錫華。荆溪人。係近族分居。占籍兩省。同時領解。首次年辛酉正科。江南解元崔瞻。即錫華一家。同族兩科三解元。古所未有。

山東諸城劉心芳尚書祖母太夫人。前相國文正公之繼配。文清公之母也。嘉慶辛未。尚書督學江南。迎養太夫人於江陰使署。值太夫人九十誕辰。文清公恭奉。恩命。前赴江南為母介壽。天章炳耀。錫予使署。朝野榮之。公卿大夫各有綴辭。聯句贈行。記其一聯云。帝祝期頤。舉朝祝頤。頤合三代之門生。亦共祝期頤。八座恩榮。昭海內。夫為宰相。哲嗣為宰相。備六官之文孫。又將為宰相。九旬福曜。蔭江南一時傳誦。古今所罕有也。

嘉慶丁巳。忻州崔西山映辰。令山東蘭山時署。中有老民池姓者。擔水夫也。相傳自康熙間受雇供役。其時年已四旬。坐平無所嗜好。亦未有室家。所得傭值。輒分給其妻。偶人感脫之。歷任縣令。亦知其愚且勤。令督率諸夫儼然頭指氣使。不徒恃力作。

失。乾隆三十年。年逾九十。猶例宜遊粟帛之。賜令飲為之。其地堅辭曰。小人薄福。相天特予之壽。幸矣。一旦謬膺。恩錫。恐折將來壽算。蓋少留之以終未盡之年乎。令疑其言。事遂寢。至是。西山為之詳請。題送家。賞六品頂帶。時年一百二十六歲。余在蘭山。親見其人。體樞而神清。聲啾啾如嬰兒。隆冬常科首。汗氣蒸蒸上臉。庶幾其能葆真者。

四川松茂河水湍急。力如動弩。不宜舟楫。乃施石柱於兩岸。繩巨其中。上繫木箠。其名曰橦。欲渡者以繩自縛於橦。兩手緣索而進。即至彼岸。復自解之。嘉慶甲子。蜀人張遠。嘗言其曾祖某。弱冠時。過此河。縛南竟輒解。身已離橦。眩眩欲墮。恍惚中似有人為之維繫。又從而推挽之者。因得渡。後生八子二十孫。及見曾孫十一人。而殁壽八十有九。訪云。大難不死。必有其福。不其然乎。

嘉慶庚午四月。高郵州西門外。臨湖石隈。傾圮。河帥委員修築。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督工役往來於隄上。日將暮矣。忽見湖中城市顯現。林木繁茂。斷岸一帶。小橋巨之。橋旁有斥鴳列柵。拒馬威儀。橋上有人持破傘。作迎風急走勢。而柳陰之下。二蟻。就蟻於其間。其時落日沉山。暮霞四起。適富湖中城門隱處。金碧萬道。沿隄水紋如。

卷十六

四

與夕陽相數。光怪陸離。不可名狀。城中炊烟縷縷。人影憧憧。傑閣嵯峨。浮園高。鐘聲如在耳也。晚風乍起。而所謂城市林木橋亭。斥鴳漸淡。漸遠。然已數刻矣。嘗聞山東登州萊州有海市。四川青城錦城有山市。今高郵更有湖市。亦奇觀也。

長洲辨竹浦封翁。以厚德推重鄉里。督課子姪。期望甚殷。嘉慶戊午八月初八日。封翁長子雲。署名泰。赴秋闈。封翁詣闕。帝廟祈籤。得四句云。萬人畫裡逞英豪。使欲飛騰霄漢高。爭奈承流風未便。青燈黃卷且勤勞。是科雲。畫中第四名。首句之驗。已已。披南宮入徽省。次句之驗。中間三篇春闈。一取勝錄。三回句之驗。雲甚。座師為萬和國侍郎。名承風。姓名悉見於籤。尤奇。

嘉慶戊辰七月望日。蔣竹浦封翁。詣闕帝廟祈籤。首句。羨君兄弟好名聲。末句。魏魏科甲兩同登。是科鄉試。封翁仲子琴。史名慶。均與堂弟。真汀名慶。同榜。闈六年。甲戌會試。琴。史又與堂兄建堂。名元。封同榜。甲戌。殿試前。封翁詣呂祖廟祈籤。有衣冠身。越御爐香之句。琴。史果館選。又琴。史公車至都。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有彼此懷疑不相信之句。果以提塘報條錯誤。家中遲報十日。又琴。史祈籤。有堂堂伊樂未。渠央之句。時封翁母陳太夫人尚在堂。親見兩孫聯登館閣。一時稱為盛事。

封翁宅在郡城西花橋巷之東。巷西有張氏旗杆。年久潰爛。倒地。嘉慶癸酉秋大雨。橫潦盈尺。旗杆順流。浮抵蔣氏門首而止。明年。琴。史入翰林。蓋已為之兆矣。嶺西監。善繪事。年一百四十四歲。猶能畫大幅人物。嘉慶初。恩賜六品頂帶。壬申年。致唐。唐侍講同書。傳其所畫壽星一幅。為之題識。泐石。時琴。史年九十矣。國琛人瑞。此之謂與。

吳縣城西有桃花塢。方志稱為宋樞密章宗別業。唐解元宣。集居於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天啟時。楊瑞孝大滯。改為準提庵。國初。宋中丞。孫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數十年來。行就潰廢。嘉慶六年。善化。唐觀。察仲冕。知吳縣。事。因拓庵東別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橫塘王家村。封植而題識焉。并賦七律八首。一時和者如雲。不可勝記。記其原唱云。綺羅絃管總成塵。一種才華閱世新。縱酒地為流酒地。看花人是種花人。可憐謝客無遺宅。何必通仙有後身。燕麥充餐。葵菜別畫。絲絛依舊占方春。第一風流自愛名。狂狂獨得聖之清。奏書不逐嚴夫子。搥鼓真同補正平。半偈。禪空。遊小樓。請畫尚花明。饒他文酒求餘韻。三百年來識此生。吾宗。衛後。數尤奇。

卷十七

五

寧洛惠深曠代知司馬青衫同流淚高書紅杏題詞... 人歸故鄉祠千古... 五十步分機采路... 若箇眠雲處... 鎮谷與芳園... 壞亂雲平... 菱花重重飛... 延客賞石湖... 教責履望西陵

新進士擇禍後... 頭動則於一甲... 此大典莫不美... 不致掀鬚笑... 蘇州府城東... 科成進士... 蘇州府城... 內何姓... 名麟之妻... 厚齋之子... 何勉廷... 相繼三次... 旌世所罕有

蘇州府城東... 科成進士... 蘇州府城... 內何姓... 名麟之妻... 厚齋之子... 何勉廷... 相繼三次... 旌世所罕有

淮安太守趙公名... 色不願推... 行三日矣... 趙大笑... 千文命... 乾隆甲辰... 芳園以賀... 曾彥曾... 枝先發... 家風春來... 元和俞冠... 遊洋宮亦... 照朝人瑞也

照朝新語卷十六終



淞南夢影錄

清 晚香留夢室編



淞南夢影錄

淞南夢影錄提要

此為黃協塤著協塤字式權晚香留夢室主其別字也書中所載大氏滬濱俗尚泊北里中事他若名園勝蹟海內眩人厲公名作閩秀新詞洵亦載及原序謂權輿於海陬治遊錄殆不誣也

序

夢有影乎曰有以夢視夢則固無影不以夢視夢何得無影以夢為非夢則因拘而有影以非夢為夢則因悟而有影是皆心之所造焉而已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夢中之影也見杯中弓影而疑為蛇因而致疾後以指示而始釋然足影中之夢也二者相因而生非見道者不能言其故也申左夢晚生黃君式權撰淞南夢影錄一書以非夢為夢以無影為影權輿於海陬治遊錄而其事其文則不覺日新月異蓋夢迹不同即影響各別大而風俗變遷時事更易小而花叢標異鳥語鳴奇無情不移有境皆幻一一詳記而備錄之以為夢則其事皆信而有徵也以為非夢則其情又若迷離恍惚也以為為夢影而已矣夢晚生之言曰天地一夢境也事物一夢幻也然見以為夢境夢幻則猶泥視乎夢而驚夢夢之笑柄出焉盧生一枕富貴烟雲南柯一守功名囊壤必如是以言夢仍囿於夢中也今不為痴人之說而為周兩之問空之又空元之又元庶幾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乎今夫避實擊虛者兵家之妙用也化板為活者文人之妙境也夢晚生以玲瓏之心運空靈之腕成此空空色色之奇觀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軸當其無有車之用可謂極文章之能

事已書既成問序於余因不辭命鄙為贅數言夢晚生之書生花之夢也余之贅言曇花之影也序云云哉

光緒九年太歲在閏逢涒灘皋月下澣古越高昌寒食生拜手

湖南夢影錄題詞

吳縣管秋初斯版

紫陌紅樓滿眼新繁華如夢復如塵憑君一管生花筆繪出春江萬象春
尋芳慣逐佳人車抹月批風興最勝此是海邦新記載莫嘆南部繪烟花

南浦黃仙秉樞

海濱一片地浩劫幾曾經塗土化碧燐粘烟草青樓臺闕異境船集窮漁共胡
昇平運籌憂雲效靈

磊落黃山谷清才迥不群看化開鉅眼攝漢富奇文客裏青衫淡毫端若曆分挑燈
閒展卷風調最思君

江寧黃瘦竹文翰

吾家有客工文藻胸羅二酉才淵浩馳騁騁騁二十年珠璣合著名山稿為道餘閑
撰此編庶教過眼等雲烟爾爾見見多奇異冶舊倡倭倍可憐避兵憶我春江走
日春江猶撲岸一自紅羊浩劫過春江變作繁華數勝地從前著述每聞父老話
滄桑即今馬水車龍地會是青燐白骨場帆檣浦內如林立香柏柏嶺峰蟻集言塵

題詞

蛟宮層層米煙波渺渺重洋涉金碧輝煌比五都樓臺麟次接雲衢木雞火齊來荒
城異獸珍禽至遙遙漫天密布縱橫線不藉飛鴻鴻流電彈指能傳萬里書關山雖
阻如謀面試馬方卸聚一隅衣香著影遍平蕪銀紗障面西方美錦繡翻泥碧眼胡
六街處處平如砥馬健車輕行若駛更道濃陰映綠絛香塵滾滾紛羅綺繡幕珠簾
盡上鉤花枝嬌柳柳枝柔劇憐喧鬧韻首者只解歡娛不解愁情天悠海朝還羨憐
僕一曲芳君願梨園北里擅新腔粉黛南都誇艷過繁星萬點徹宵明到此軍如不
夜城隔院總聽歌舞歌比鄰又起管絃聲迷金醉紙開芳醪約舌龍踏書幾偏莫笑
何曾修萬錢萬錢一勝猶嫌賤納涼古寺共揚鑿十里長堤柳舞腰自謂風流豪傑
客看花側帽與偏錢靜安寺云遊十餘里有泰西花園游
如戰皆來馬車徒多有懶枝者
芙蓉香煖真堪戀雕畫畫
棟光華絢無數紅缸照並頭依依情話能忘倦最是時逢夕照斜不因問字也停車
愁消李白千鐘酒渴解盧仝七椀茶彼妹更有來東土聞袖寬裳妝束古言語嘔啞
情亦濃留兒強效吳音吐野鴛飛處總成行逐浪隨波鎮日忙翠笑漫將西子擬可
知丰韻遊徐娘銷金有產無其石世界烟花推領袖極極應知必有哀留心世道誰
能救幾人陸海歎沉淪幾輩腰纏化作塵為語五陵游冶子莫教誤墮入迷津遠道

勞君索題首展讀挑燈佐斗酒筆墨雖因遊戲成海內傳之名不朽我慚管堯不生
花故紙空鑽只自嗟扯雜俎言賦長句可嫌美玉若疵瑕

上海黃靜園樹仁

西園裙履圖新繪南部烟花記舊傳何似吾家黃叔度獨搜奇蹟到瀟垓
判白批紅綺思新春江花月總成春一編便是群化影何必公麟再寫真

江都女校書杜琢雲玉如

燕晚營初景物新一編網得滄江春如絲妙緒如椽筆雜事何妨續秘年
蠻姬穿袖態如雲花下相逢綺思紛從此江湖稱薄倖不因仍說杜司熟司事

題詞

二

流地少水畫船蕭鼓諸勝概付缺如然春秋佳日錦繡玉勒馳驅康莊亦足以賞心
娛目向惟泰西鉅賈得以聘龍媒擁翠蓋馳逐於紅塵紫陌間近則失業僕夫多賃
以載客香樓中人晚妝初罷過市招搖電掣雲奔莫可喻其迅速為之誦王澤生詩
曰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滄上臺羞不亦可見一斑哉

向嘗讀杜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之句以為嶺南十八娘定當別
有風味惜措大窮酸不能與楊太真分瓊漿一滴耳自海禁開後輪船往來幾于飛
行絕迹荔枝之來自天南者玉潤珠圓尚覺鮮紅可愛霞膏乍咽沁入心脾南村諸
楊北村處果足壓倒一切彼滄之水蜜桃洞庭之盧橘楊梅烏足與美於前哉

東洋茶社者彼中之行樂地也昔年惟三盛樓一家遠在白大橋北諾履少年之喜
評花事者祇偶一至焉近則英法二租界幾於無地不有蓬臺仙子讀下塵寰六寸
膚圓不加束縛而銖衣霞舉仙袂風翻亦覺別號韻致費洋蚊一二角使之滄若若
調哀箏口瓊鞋杯無所不可苟不吝佛面錢二尊則廣中大庭不難銷魂真個正不
如南夢影錄

必屈戌穿胸防露眼秘平私投試風懷也近聞領事官品川君意欲禁止煮鴨焚琴
真意中事未知有情人能作珠璣之護否
滄地西南隅地近荒僻多野桃花暮春時節亂紅如雨新綠成烟時有小家碧玉約
伴踏青折花臨水衣香鬢影掩映生姿周昉畫圖中恐亦無此妍麗彼擁艷妓坐飛
車日馳逐於紅塵十丈中者安能領畧此一段風景哉

滄北彈丸蕞爾之地而富麗繁華甲於天下不特舞榭歌樓戲園酒肆爭奇鬥勝生
面獨開即一茶室也而傑閣三層明燈萬盞椅必細木梳必檀室一日之市可得數
百金一店之本不下一二萬彼少年裙履之流方且連襪倚囊趨之若鶩而有心世
道者未免深切杞憂矣

梨園之盛甲於天下纏頭一曲最足消魂昔年負重名者如小桂壽邱阿增劉鳳林
小十三旦葛子香陸小芬萬蓋燈之類六七年中都雲散風流莫可問其踪跡即偶
有存者而老去徐娘風流頓減病來霞玉情緒都非未免有情夫亦不堪回首矣後
起之秀竟班中有周鳳林之挑簾裁衣吳蘭仙之湖船驚夢京班中有款桂喜之梅
龍驛月月紅之貴妃醉酒想九霄之三上驕王翠喜之十八扯嬰宏旦之紅鸞荷花

飛劍擊亦足娛目騁懷何必尋翠翠之餘香味餘桃之芳酒始足銷魂瀉魄哉
公司輪船往往借用地名會詢之西人以為並無取義不過欲其易於辨認耳如漢
陽重慶南京北京臺灣難離上海安慶之類就泥地各洋行而論已屈指不勝屈最
奇者昔十餘年前英公司有一船專走長江名曰孔夫子後駛至湖北為霹靂擊沉
租界中無業游民層聚不遂遇事生風俗謂之拆稿亦謂之流氓詩中其中各分黨
類天津黨最兇橫動輒持械鬥殺閩粵黨次之湖南黨則別無長技但事剪辮掉包
及偷竊輪船搭客行李而已近又有泰西無賴攢聚虹口外國客寓中強賒硬買持
棒毆人華人皆畏之如虎安得中外官有犯必懲不使橫行市上亦整頓地方之要
務也

日本安若老山居徐福之仙鄉擅鄭度之絕技寓滬日久筆墨遂多所作墨梅及山
水小幅淡遠疏秀略似吳小仙筆意字學懷素問題小詩亦頗楚楚有致蓋亦彼中
之翹然特出者也
上海風俗之壞不壞於妓館林立而獨壞於煙間臺基之屬蓋妓館至少須洋蚊一
頭始能訂交若衣衫藍縷即不得其門而入故惟綠綵翩翩揮金如土者方能蕩心
惑志至花烟間一開而肩挑負販者之腰纏幾矣吸烟一盒不過百文捉胸捺肚無
所不可若捨番佛一尊即能驚駭顛倒營見東洋事矣捉襟肘見而足如飛盡一日
之力得青蚊二三百片除房飯數十文之外俱銷耗於此鄉愚民初至滄地偶爾借
津亦無不囊囊盡其為言豈有涯哉臺基者倚門淫姬擇幽僻處所賃小樓一二
楹陳設略備狎游子弟意有所屬而苦難如願者必以重金託其撮合雖綉閣嬌娃
瑤閣淑質一經煽惑往往失足其中至有為父母所責或不禮於其夫而懸梁服毒
者所望良有司秦鏡高懸一掃先狐之穴則伏案書生所旦夕禱記者也

滄上大家女子大半能通文義綠窗書靜繡倦拈毫佳話流傳不數謝家柳絮若今
之補籬山人其最著者也山人幼學詩於張遜亭明經落落大方一洗脂粉之習及
并後誤字無賴子以致馬齒漸增鴛盟未諧紅顏薄命其亦同落魄青衫歟詩不多
見記其古意集唐云東風動地吹花發謝家池館花籠月燭影搖紅映玉鈎紅錦帳
中歌白雪珠環花門剪裁謝庭風韻婕好才蕊珠宮裏神仙謫落花一片天上來
花裏嬌鶯百般語紅粉邀君在何處大都相似更娉婷光陰負我難相遺玉鈎簾下
影沉沉愛詠閒詩愛聽琴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惆悵值雲陰墨紫高張照珠翠

影沉沉愛詠閒詩愛聽琴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惆悵值雲陰墨紫高張照珠翠

我心靈入秋水春風吹洛天上聲三尺屏風隔千里暖雲如粉草如茵曉日離梁燕
語頻低恐輕梭難作匹看花自感一枝春浪淘沙小令云風雨夜溼溼不顧花殘曉
來猶是重春寒芳草天涯憑吊影極目危欄幾處去初還又是春闌多情偏覺別離
難縹緲綠紅終惹淚無奈悲歡同時有慧娟女史者係秀水陳曼壽明經之嬌公子
曼壽僑寓吳淞女史依其兄僑居滬上春秋佳日每以詩畫陶情友人錄示其早春
游豫園云名園風景最堪誇女伴偕游逸興賒只惜春來無幾日小梅猶未著疎花
庭心瑩石勢玲瓏窄徑崎嶇有路通行到最高亭上望萬家樓閣夕陽中送姑母之
楚云烟樹微茫夜色寒中車馳送到江干來宵孤負團圓樂月楚水吳山兩地看謝任
伯年先生畫樓經閣云客館吟哦父作師繡餘每趁夕陽時一時清興無多讓兄習
分書好諫詩韻學親傳歲幾經丹青此日肖摹形自傳詠絮才疎甚浪把虛名播謝
庭清麗縮羊令人愛不忍釋嘗謂女子詩祇以性靈為貴必欲摹仿三唐兩宋甚而
求之漢魏以上此老學究迂腐之談烏足以品評閨秀慧娟諸詩眼前情景信手拈
來自有一種清俊之氣若補羅山人則落落大方大有不求異人而人莫能及之概
求之名下諸吟壇尚難多得况女史哉

滬上法租界在洋涇浜南英租界在洋涇浜北人烟稠密街市喧鬧向時法界街道
俱用磚屑填成一經天雨泥濘異常近亦做照英式易以碎石康莊大道無虞泥濘
沾濡矣計熱鬧之處法以大馬路為最英以棋盤街四馬路大馬路為最五二三諸
馬路街道稍狹窄店舖亦不甚輝煌六馬路雖去年新建然舖戶寥寥大半係小
客寓清烟館之類美界在吳淞江北俱係粵商及日本人住宅其氣象非特遠遜英
界即較之法界亦難免相形見絀焉

所謂東洋戲者大抵即中國之變戲法也前年曾一演於吉祥街去冬在華貴茶園
再演其戲有硬功軟功之分初以粗鐵線數丈橫繫於戲臺東西柱上一人左執扇
右持蓋跌行其上初尚按步徐行繼而翹一足作鷓鴣舞兩手握綫翻筋斗忽疾馳
向前故作傾跌狀橫臥鐵線上後將兩足倒掛反身下垂而口中嗚嗚唱變曲仍能
應弦合節閱時始徐徐而下又一美女艷妝倩服高坐方桌上手持小木匣一遍示
看客中空無所有忽探手而入取出五色紙條多至數百丈又取出玩物數十事最
後有白鶴一頭奮飛而去乃仍將紙條玩物逐漸放入一轉瞬又空無所有矣有一
小女子兩臂垂肩年可十二三持聚頭扇緩步而出偶拾得破紙一幅以手撕碎隨

撕隨扇俱化五色小蝶飛舞滿臺既而將手一招諸蝶俱集衣上仍化為紙此
之謂軟功大約即華戲中文戲也又一老人肩竹梯一高懸二丈許扶小女蛇行而
上此立梯項弓身倒垂甚然一登梯級俱欲獨留一竿仍植肩上新時觀者俱目
眩神痴恐其顛墜而女仍悠游自在無些微怖容又一人指紙為小橋置臺上咒之
忽如虹腰巨天高大無比一女躡棠木履徐步而登隨即翩然下來而橋仍化為紙
矣又一中年婦以當臺兩足向上承一桶旋轉如風戲房中擊鼓為節桶之高下疾
徐無不與鼓聲相應桶愈轉則愈加多末後累至十餘桶依然便捷輕利此之謂硬
功大約即華劇中武戲也其他巧妙尚屬書不勝書雖同一技術而遠勝中國之賣
解者矣

無業流民及梨園子弟之失業者糾土娼數輩薄施脂粉裝束登壇蕩蕩淫聲不堪
聽名曰花鼓戲向年新北門外吉祥街一帶不下十數家自業顧之觀察罕我邑
此戲行禁止有犯必懲其風始息比年虹口及西門外幽僻之處時或一演苟為捕
房訪聞無不即時逮案方整鴛鴦之勝於雁行狂之突而若輩遂不敢明目張胆
寓滬西商每歲春秋二季有跑馬之戲開隙地於大馬路西首周圍十餘里圍以欄
干填以砂土細草羊線一望無際至日玉勒齊卸錦韉一色海螺響起駿足如飛自
三四馬至十餘馬不等或跑半圈或跑全圈以至之先後定勝負每次必跑三日跑
畢又有跳兵跳花其架諸戲觀者幾如恒河沙數而教坊中姊妹又無不高架馬車
遊隙而至遊客之似曾相識者耳鬢廝磨亦所勿禁誠冶游之勝事也
西人專航海遠遊巨浪洪濤幾若司空見慣滬江無波濤窟惟于春夏之交在蘇州
河賽船為樂其船用八人打槳輕捷如飛船上旌旆飛揚戈矛閃爍波濤雲詭得意
奪標其有不善駕駛者衣履盡濕無如泛濫小孤岸上人皆拍手嘲笑其即古水嬉
之遺意歟

外國境在三馬路直街西人之客死滬上者叢葬於此綠樹陰濃不見天日雖曰義
塚亦一清淨世界也西例飾終之禮俱從簡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鉛為者既葬即平
其土不封不樹惟立一小石碣書其生平事蹟而已無名氏有詩曰叢樹陰森外國
墳旅居應自憐離塵東來竟不歸西土墓斷鄉關萬里雲
臺上張旗薄布幔內燃地火燈映出各種技巧西人名曰影戲滬上曾演數次嘗詢
諸友人之往觀者云初時海濶天空波濤洶湧有輪船一艘飛駛而下暮被狂風吹

人一遇少年子弟之可欺者。多方引誘。猷媚殷勤。或邀入青樓。或誘來酒館。住還既
稔。漸不知鳥之難學。魚之上餌。然後脅其賭博。通貫達旦。買至數千金。或數百金。則
逼勒勒索。反顧若不相識。務使其稱貸以償。然後已。即有控諸公堂。經問官嚴行懲
戒。而若輩伎倆。既精。性情尤狡。變端百出。終不能絕其根株云。

西人於滬上設保險行。數家凡輪船房產及動用什物衣服首飾之類。俱可託保。歲
取保費約百中之一。設遇不測。無不照值賠償。聞西人之出外經商者。亦可託醫生
保險。或十年或二十年。倘在保限內病故。則醫必視保價之大小。償銀。惟倘有疾病
不能延他醫。於治耳。

兩絲風片。畫靜簾垂。遊二三知己。集滬上俗語。為對以消閒。如廣東店對新北門。五
聖廟對八仙橋。一洞天對三角地。紫米街對黃歇浦。打狗橋對放牛局。萬壽燈對千
里鏡。華洋同知對經家。並授雙紗手中對五加皮酒。誠占六壬課對新併百子圖。華
洋書信館對英法巡捕房之類。鉤心鬥角。妙合自然。援筆紀之。亦足備遺興之一助
云。

湖南影錄

卷一

七

所謂小押店者。俱是閩粵人所開。租界中多至數百家。以十日為一期。取利三分。押
至一月。則利且九分矣。盤剝窮民。為害無極。較之西客放印子錢。殆有甚焉。然店中
所收半皆贓物。一遇案發。公堂往吊。本利例不追還。往往得不償失。近奉左侯相諭
一律押開。然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陽奉陰違。在所難免。世有除民害者乎。予蓋拭目
俟之。

茶館之軒敞宏大。莫有過於蘭苑第一樓者。洋房三層。四面皆玻璃。青天白日。如
坐水晶宮。真覺一空際。計上中二層。可容千餘人。別有邃室數楹。為呼吸烟霞之
地下層。則為彈子房。初開時。聲名藉藉。遠方之初至滬地者。無不趨之若鶩。近則包
探捕役。娘姨。以及偷雞剪綹之類。錯出其間。而裙屐少年。反舍此而趨集於華
眾會矣。

靜安寺。在城西西北十餘里。相傳建自吳大帝赤烏年。數百年來。古刹也。寺旁多隙地。
西人賃以雜蒔花木。曲者直之。弱者扶之。倏復經營。不遺餘力。昔時寺已圯壞。經王
持僧集資重建。大雄殿。金碧輝煌。過其門者。瞻寶像之莊嚴。仰琳宮之璀璨。無不歡
喜讚嘆。隨意佈施。入夏以來。游人尤眾。一至陽鳥西匿。寶月東升。團扇輕衫。結隊而
至。或攜仙眷。或挾雅姪。繡履雕輪。絡繹道路。甚至茶樓斗轉。露冷宵深。而松聲竹韻。

之中。猶有遺釵墜珥。忍果香。淫畔。消夏灣頭。韻事流傳。未必有此熱鬧也。不亦道者
之清談。避暑之勝境哉。

申園。在靜安寺側。畫棟珠簾。朝飛暮卷。其樓閣之宏敞。陳設之精良。莫有過於此者。
治遊既倦。驅雲而登。倚欄。嗚呼。苦茗清風。颯至俗慮俱消。時或隔座花枝。向人招展。
釵聲。鈿影。剪髮。簾中。每為。誦元。相。醉。開。花。氣。睡。聞。管。之。句。低。何。不。能。去。云。樓。下。設。彈
子。枱。數。張。月。圓。小。滄。之餘。亦可。輸。贏。互。角。兼。備。西。國。酒。菜。羊。羹。牛。膾。雅。善。調。惟。大
餐。則。須。預。先。關。照。倉。卒。中。恐。難。為。主。人。翁。耳。

失業工人。及游手好閒之類。一言不合。輒。聚。茶。肆。中。引。類。呼。朋。紛。爭。不。息。甚至。擲
碎。碗。毀。壞。門。窗。流。血。滿。面。扭。至。捕。房。者。謂。之。吃。講。茶。後。奉。憲。諭。禁。止。犯。則。科。罰。店
主。然。私。街。小。弄。不。免。陽。奉。陰。違。近。且。有。攤。至。烟。室。易。講。茶。為。講。烟。者。益。覺。肆。無。忌。憚
矣。

風。滿。雨。晦。之。天。一。榻。橫。陳。烟。霞。呼。吸。亦。覺。人。生。樂。事。租。界。中。大。小。烟。館。數。以。千。計。其
著名者。南。誠。信。以。高。敞。騰。雲。閣。以。清。雅。勝。入。其中者。但。覺。畫。棟。雕。窗。色。色。華。麗。吳
必。雲。石。椅。必。文。楠。庭。庭。中。外。之。芳。菲。室。列。名。人。之。書。畫。別。開。生。面。雅。近。風。流。香。青。蛟
二。百。頭。即。可。留。半。日。惜。無。阿。美。蓉。癖。者。未。能。片。時。消。受。耳。

向。例。上。中。下。三。元。節。邑。神。出。會。賑。孤。道。行。城。廂。內。外。是。役。也。旗。幟。之。鮮。明。執。事。之。整
肅。固。不。待。言。而。小。家。碧玉。俠。巷。嬌。娃。艷。服。靚。妝。銀。鑰。如。鎖。坐。無。頂。小。轎。游。行。其。間。謂
之。女。犯。既。可。媚。神。亦。能。炫。豪。誠。一。舉。而。兩。得。焉。後。經。前。邑。尊。葉。顧。之。觀察。出。示。嚴。禁。
此。風。遂。絕。

京。師。梨。園。子。弟。年。長。色。衰。門。前。冷落。不。得。已。束。裝。至。津。門。徐。娘。老。去。重。整。笙。歌。雖。道
出。污。泥。至。此。終。不。能。潔。身。自。好。矣。俗。語。謂。之。下。天。津。彼。中。人。則。深。以。為。恥。自。滬。上。京
戲。盛行。而。優。伶。之。失。業者。皆。航。海。南。來。近。年。如。陸。小。芬。真。十三。旦。之。類。大。抵。馬。戲。既
增。蛾。眉。已。改。而。滬。人。士。之。厭。故。喜。新。者。猶。復。譽。不。絕。口。霓。裳。一曲。擲。纏。頭。者。紛。如。雨
下。是。豈。別。有。勳。人。之。處。歟。何。俗。子。之。喜。食。蛤。蜊。也。

建。造。房。屋。俱。有。匠。頭。包。攬。所。謂。匠。頭。者。居。必。大。廈。出。必。安。車。儼。然。世。家。大。族。而。千。百
匠。人。俱。歸。其。統。屬。馬。顧。其中。亦。各。分。門。類。造。華。人。屋。宇。者。謂。之。本。帮。造。洋。房。者。謂。之
紅。帮。判。若。鴻。溝。不。能。逾。越。倘。以。紅。帮。而。兜。攬。中。國。生。意。本。帮。必。羣。起。攻。之。反。是。亦。不
肯。相。下。甚至。蜂。擁。攔。阻。視。如。仇。敵。以。致。涉。訟。公。堂。亦。一。惡。習。也。

治游子弟。喜以極賦贈所。惟以芳名。書以錦箋。懸之妝閣。亦覺幽雅絕倫。而於匾額。猶闕如焉。有胡實玉者。名重一時。某君題其室曰。艷絕塵寰。然粉俗脂庸。未必名稱其實。惟昔年金校書十金家。姊妹花三枝。並皆佳妙。西江喬太守。贈以惟金三品匾額。引用成語。妙合自然。正不必入迷香海。題詩照春屏。而佳話流傳。自足增十倍矣。

金君梅溪。好善士也。叔放牛局於小南門外。鄉間老特不能任犁鋤者。皆可借與局中。腐林之屬。無不具備。俾得了此殘生。不致宛轉於屠刀之下。其有病者。延牛醫治之。愈後仍準贖回耕作。近見巡捕之殺狗也。又建狗棚數十間。請於捕頭。凡所獲無主之狗。俱送至棚中。不數日間。猶猶者以千百計。保全物命。德莫大焉。彼好為詩論者。猶以賤人貴畜。譏之不亦薄於責已。而厚於責人哉。

西人有跳躍之戲。每年必舉行一二次。張布幔於法捕房石臺上。如行帳然。戲必以夜。燃地火燈千百盞。密若繁星。燦如白晝。所謂戲者。不過窄袖短衣。互相搏擊。擊擊之距離。躍三兩。曲踊三兩而已。蓋西人於游戲之中。仍寓振作之意。昔年子弟。藉此以舒筋力。並非漫效銅鞮舞也。

孫文玉歌妓也。潤臉羞花。圓姿替月。雖二十八宿。已數到井鬼柳星。而望之如初日芙蓉。鮮妍可愛。四明楊某。一見傾心。出千金作在東之請。祇以吼起獅王。酸風撲鼻。揮之門外。悵悵何之。不得已。掠鬢掃眉。再作下車馮婦。時錦瑟華年。已傷老大。而門前車馬。猶是駢闐。一曲登場。四座屏息。非後起。簾花所能接武也。

上海之有車。始於同治初年。初惟江北人。推獨輪小車。沿途攬載貨物。兼可坐人。嗣於辛未壬申間。有英人某。購東洋車數十乘。在租界中載客往來。而江北車。遂無人肯坐。馬車者。始惟歐洲。鉅賈。得以用之。中人之可賃以游行。迄今不及十數。從前尚有脚踏車。雖行路如飛。而草軟沙平。尚虞傾跌。一遇瓦礫在途。則不能行走。

矣。近因不便。其製遠。嗟乎。祇一車也。而一剎那間。已屢經更易。我不知大於車者。更復何如也。回首滄桑。異其有極。

光緒己卯六月。前米利堅總統格蘭脫。偕其夫人來游滬上。格君以海國之雄才。登寶邦之寶位。政聲卓著。中外同欽。凡部下臣民。無不望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至是禮禮。唯戾止。縱覽物華。英法美三租界中。家家懸綠戶。燒燈玉漏。無復金吾不禁。自小東門外至裏虹口。光明照耀。恍游不夜城中。各洋行門首。以自來火鐵幹。均成番字。譯其義為祝頌格君之意。英工部局。則出水龍會。以誌慶幸。蛇蟠天矯。萬沫齊飛。西國樂工。更絃管。銜鳴。合賦萬年之樂。誠通商以來第一勝會也。如是者。凡三日。夜中外游人以億萬計。若蟻聚若蜂屯。幾有揮汗成雨。吐氣成雲之概。雖有通班捕役。分路梭巡。而白撞小竊。錯出其間。半老徐娘。小家碧玉。遺鈿墜釵。書不勝書。甚至遺失子女。沿途鳴鑼。終不免樂極生悲耳。

租界烟館。向以雜妓供奔走。名曰女堂。館少年子弟。輸錢百餘文。使之調吟片。絃方巾。品足評頭。略不避忌。自周小大。犯業後。大吏決意禁止。三尺高懸。妖狐遁跡。近有所謂打野雞者。抹粉塗脂。奇形怪狀。花街柳陌。扶婢間行。往往借一榻之烟霞。訂三

所謂打野雞者。抹粉塗脂。奇形怪狀。花街柳陌。扶婢間行。往往借一榻之烟霞。訂三

更之雲雨。客意既屬。則遙指紅樓是妾家。不難尋蹤而至。較女堂官之惡習。殆有其
馬為人上者。奈何竟充耳不聞哉。

流北。奈昔年以麗水臺為第一。即今之真教春也。高閣臨流。軒窗四敞。青樓環繞。
笑語可通。故某寓公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倚過閣千任品題之句。曾幾何時。而世界
滄桑頓更。局面近惟四馬路之洪園華眾會。閣苑第一樓。皆座樓。履為斷。最為繁
盛。而向之珠簾雨捲。畫棟雲飛。人面桃花。隔簾掩映者。至此已家家無人矣。感極必
衰。大抵如是。不可即小以喻大哉。

車利尼者。美利堅人。專演馬戲。去夏曾於外虹口擇隙地演之。戲臺之式。與中國迥
異。客座環四面。中留一圓池。鋪以砂土。其平如砥。先是二西人立騎馬背。駛行池中。
身一躍則馬已互換。繼而一人躍登騎馬者之頂。登六人。高與屋齊。而馬
不停蹄。人不顛。又二人拉一白布。橫置臺上。馬由布下馳過。人則躍從布上。連躍
數次。累黍不差。又數十人各擎竹圈。如栲栳。大人馬俱從圈中鑽過。如織錦之梭。輕
靈無匹。時眾人方齊聲喝采。忽一女子怒馬突出。口啣卅餘磅之銅砲。舉機一發。石
破天驚。而砲仍不墜。其盛力真不可以數計矣。一人以帕埋土中。臺一馬至附耳與

淞南夢影錄 卷三

語。馬即以前足掘土。啣帕而出。又一人引二馬於池中。其馬善解人意。命之坐則坐。
命之立則立。命之鳴則鳴。末後四人拉一大鐵籠。籠畜二虎。一黃一黑。黑者尤猛。
大聲怒吼。聲震林木。有長生者。能入籠中。使演諸劇。虎皆帖耳垂頭。略不奮怒。待演
畢。而漏下三商。遊人漸散矣。是戲共演月餘。每夜觀者約二三千人。青樓妙妓。前部
離伶。錦障銀綺。絡繹不絕。雷轟電掣之餘。嗷嗷聲聲。忽爾轉從花外。亦覺耳目一新。
大家眷屬。亦間有肩輿而至者。真有萬人空巷。門新妝之概。此外尚有袋鼠人熊之
屬。不能演劇。惟備人賞玩而已。據云。此種戲術。滬上已演過數次。惟車利尼班最為
出色云。

彈詞有俞調馬調之分。俞調係嘉道間俞秀山所創也。宛轉抑揚。如小兒女綠窗私
語。嗚嗚可聽。馬調則率直無餘韻。咸同間馬如飛所創也。近日曲中。競尚小調。如勞
破玉九連環十送郎。四季相思七十二心之類。喉作轉。如狎雨鶯。香風花軟。頗
足蕩人心志。大曲則必喚為師。撤笛。惟綺筵用之。尋常客至。不肯輕啟朱唇也。
泰西藥房。向惟老德記科發大英醫院三家。去年又開屈臣藥房。杏林橋井。極意鋪
張。甚至後來居上。大抵中國藥物。以草木為宗。西藥則專取材於金石。故每服止一

二厘。無不立時見效。萬一藥不對症。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又有仁濟醫院。同仁醫
院。為西人施醫之處。其治病也。往往以刀針易藥。石癰疽瘰癧之屬。不難若手。成春
惟虛怯內症。未敢輕於嘗試耳。

表雲仙以評話鳴滬。上花底。雜鶯。黃清。炎雨。梁間語。燕剪弱。損風。與女弟月仙同居。
固盈盈一對。評話也。某大令聽鼓。蘇。應官。數載。偶奉書檄。勾留海上。自公之暇。適
歷花叢。一見心傾。遂盟劉臂。差畢。拊搗數千金。為小星之請。姬亦自幸。青蓮火裏。撲
手有人。從此有主花枝。不至飄茵墜溷矣。詎大令需次既久。避債臺高。欲歸則行李
蕭條。欲住則風塵侘傺。呼天莫訴。乞米無由。潦倒經年。遽悲鶴化。雲仙無以為生。幾
欲效綠珠之殉。後為匪人煽惑。復染烟花。易名鄭素琴。一時楊柳樓臺。不少聽鸞雅
客。琵琶門巷。爭迎走馬王孫。而大令之三尺桐棺。尚留滯於塵臺鹿苑間也。嗟乎。姬
亦瑤臺薄命花。耳不惹擇木良禽。早欣得所。唱隨之樂。不且令姊妹中。艷羨不遠哉。
滬上優伶。向俱來自蘇臺。同治初年。徽人開滿庭芳於南靖遠街。都人士。皆聚集
幾如。摩娑附。而吳下舊伶。浙省長星。落落矣。嗣後京戲。其行。燕臺。羅。舉。滿。春。而
徽班。遂無人問鼎。現如寶善街之金桂園。六馬路之宜春園。天仙園。四馬路之滿春

淞南夢影錄 卷二

園。俱推此中巨擘。上燈時。候車馬紛來。鬢影衣香。丁歌甲舞。如入眾香國。裏令人目
不暇賞。迨至銅龍將盡。玉光漸低。而青樓之嫵。嫵來。遲者。猶復蘭麝。迷綺羅。雲集
誠不夜之芳城。銷金之鉅窟也。此外又有山西班。結興。班。廣東。班。時。開。時。歇。論。者。等
諸。自。會。以。下。而。選。勝。名。流。聽。歌。雅。俗。未。免。掉。頭。不。顧。矣。
戲館之接客者。謂之案目。案目。將。日。夜。之。戲。印。就。小。紅。箋。分。送。看。客。謂。之
戲單。客。招。妓。同。觀。謂。之。叫。局。妓。應。召。而。至。謂。之。出。局。新。年。及。令。節。妓。請。客。觀。戲。連。設
兩。几。以。高。脚。玻璃。盆。滿。盛。花。果。謂。之。花。菓。子。祇。一。戲。館。而。一。日。一。夜。費。至。數。千。金。推
之。馬。車。東。洋。車。小。車。煙。館。酒。館。妓。館。茶。館。書。館。無。益。之。資。誠。不。可。以。數。計。據。云。就。租
界。一。隅。而。論。日。需。瓜。子。四。十。石。蠟。燭。五。六。百。斤。地。火。燈。洋。油。燈。不。在。其。內。烟。館。燈。油。
一。日。且。二。三。十。翼。習。俗。豪。奢。至。於。此。極。即。使。鄧。氏。山。高。郭。家。穴。鉅。數。年。揮。霍。未。有。不
一。敗。塗。地。者。把。人。之。憂。烏。能。已。已。
有患肢體麻木及鬱結不舒者。西人能以電氣治之。法以皮帶長數尺者。中置機軸
兩手各握一端。一人就軸搖動。則電氣貫通百脈。而精神頓爽矣。最奇者。數人攜手
並立。而以兩人分握兩端。則電即週流於數人之身。名曰千人震。滬上西國藥房。俱

有出售

租界中往來孔道西人俱以地名之曰浙江路湖南路河南路湖北路南京路九江路福州路北京路廣東路廣西路漢口路天津路四川路雲南路國明園路泗涇路

廈門路揚子路五花八門莫可辨認蓋最爾彈丸而十八省輿圖已備於此矣我友吳門祝曉桐身材短少而風雅好古善琴工書畫精鐵筆家本泰富以輕財

好客譽其資三尺侏儒幾至飢同臣明薄游滬上略無所遇不得已擁鼻比為童子師然勝概豪情仍不稍減今年二月約同調諸君集靜安寺側中園為茶會綠綺徐

調朱絲細撥箏琵琶俗耳一洗而空時與會者共八人而謂梧女士亦以掃眉之暇鼓梅花三弄焉噫滄地之俗極矣富商巨賈坐飛車擁麗妓肥魚大肉恣意流連即偶

有略解文詞者亦不過閒暇無事偶吟唐詩一絕之流安得如聽桐者數人為之振興風雅也夫

梁溪瘦紅館主人鄧君似周今之風流教主也具安仁之風貌作滄濱之春游酒畔呼燈屢入軟紅之夢花邊竟句輕旋退綠之丸鴻爪所留驚覺鏡碎予最賞其憶舊

四律云愛惜韶華愛惜身湘絃彈徹感前因籠中鸚鵡呼我洞口桃花慣誤人簾

幕迷離偏隔夢機羅柔膩尚留塵萬紗孤負三更月并有姪娟影可觀碧蕭一曲憶

前游楓葉蕭蕭素秋錦瑟至今空怨鳳銀燭常恐拜拜下宵雲影關幽夢車過

雷聲碾別愁燕子不知人去盡雙雙猶上小紅樓綠窗斷夜三更彈碎相思舊錦

第蝴蝶撲撲殘紅袖影鵲鳴啼斷碧雲聲萍花身世柳慵我柳絮生涯我悵卿回首前情多是夢玉釵恩重記分明約畧纖容問鏡鑿鏡寂寞風寒梨花落有夢隨雲去

中別開生面者歟

鬼神之事儒者不談然而荒塚斜陽煙紫紫玉秋墳細雨鬼唱鮑如古來小說家言亦覺歷歷如繪則事之所必無者安見非情之所或有乎浙西某君僑居北醉月

坐化之暇每喜與仙唱酬一日有女仙墮書辭太平一闕云風來露涼雲歸月忙銀河界破秋光墜飛星過棗佳陰半窗藤陰半牀回頭悄悄檀郎是情長夢長

叩姓氏則此已寂然不動矣是豈家落才人修文地下尚不忘綺語之結習耶抑有情女子抑鬱而亡終不能情絲斬斷耶我安得攀飛鸞而問之

擇巨室設長木臺長丈許闊半之覆以哆呢而高其邊礙象牙為圓子如鴨卵大者四枚撥以木棒兩相撞擊以角輸贏謂之打彈子初惟富滬西人藉以消遣猶中國

之圍棋馬吊也自一品香設彈子房繼之者有洪園華眾會開苑第一樓諸家好事之徒無不耶耶學步青樓妙伎亦間一至焉又有大彈子者舖長木為檯縱約六七

丈檯盡處立小檯十枚一人遙立以彈投之能盡將木檯擊倒即可奪彩斯真游冶之外篇消閒之別調也

巡捕房創自咸豐初年初惟雇用西人後以工食太鉅兼用華人近則華人多而西

人少矣晝夜分班梭巡市上雖疾風猛雨毒熱嚴寒無不植立街心不稍懈怠其有

往來車馬及負販之徒偶一違背章程立即代為指示倘不遵約來即可解送公堂

故華人之充是役者不無恃勢凌人赤棒威宣鄉愚膽破甚至牆脚小遺遽遭毒打者大抵巡捕一役即中國地保公差之類華人未明此例往往受其呵喝實則至微

至賤直為我人所不齒者耳又有包探者專司緝訪租界內事惟不穿號衣故頗難辨認

湖南夢影錄

卷二

四

湖南夢影錄

卷三

五

妓家極帖，半皆執子弟所贈，伏臘弄塵，殊多笑柄，妓亦不知許事，且食蛤蜊，但有贈賂，一律高懸，繡閣憶往時，有友人至，金十全，校書家兒，其懸一聯云：十分如我意，全不怕人聽，友不覺失笑，校書問以故，友直告之，乃急除去，噫，筆墨雅事也，乃以俗中人而拈弄筆墨，宜其為雅人所深笑也，然較之繡口錦心，無人顧問，不得已買文餽口，屢遭按劍之羞者，猶不啻雲泥之判也，嗚呼，噫嘻。

自粵匪克復後，當道諸鉅公，漸知泰西火器之利，乃擇各省衝要之地，設局製造，滬局在城南高昌廟側，地四百餘畝，周以綠垣，局中規模宏敞，器具精良，工匠皆閩粵實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機器者督之，凡鋸木、融鐵、鑄炮、造船，以及鑽鑿、刮磨等事，俱藉蒸氣之力，其局初在虹口，後經丁雨生中丞奏請移至今處，於局側設廣方言館，招華童之聰穎者肄業其中，禮延西儒傳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君，授以西法算學化學，尤學行陣造作諸事，而兼聘中儒教授詩文，歲一考拔其尤者充繙譯，駕馭等任，其事創始於李少荃傅相，而觀成於應敏齋方伯，謀國遠猷，詢萬世所永賴矣。

製造局之外，又有火柴局，在龍華，火前局在陳家橋，其局務各有委員總理，而製作之法，皆延西士指授，蘇省各營軍火皆於此取給焉，其局建於丁雨生中丞，蓋由製造局所推廣云。

冷雨凄風，瘦可憐，落花如主聽啼鴉，棠梨幾樹，珠箔誰弄，金陵許紫烟，此苔溪落如花館主人，衣許紫烟校書作也，校書生同光間，又號幼瓊，以色藝鳴滬上，與浙西惜紅生有嗔臂之好，捉月盟誓，同生死，蓋鸚鵡比翼，不啻怡紅之與瀟湘也，嗣生應京兆試北上，旅食京華，再更寒暑，泊東裝南下，重訪花叢，則玉殞香銷，已無復桃花人面矣，生哭之慟，賦惜玉詞三十首，既又求得遺骸，為埋玉於城西珠蔭閣畔，歲時必酌酒奠祭，至今曲中猶傳為佳話。

滬上方言，有不可解者，稱龜子曰嘉定老先生，稱鴉婦曰父兄娘，稱挑夫曰野雞，稱蜂蝶媒曰拉皮條，稱狎客之偶一至者曰丹陽，各人稱局賭害人者曰牌九，司務稱大言誑人者曰賣野人頭，稱妓家傭曰燒湯，蘇承訖莫可解說，即問之老於洋場者，亦不能縷悉原委也。

溜冰者亦西人行樂之一端也，擇冬日嚴寒之時，空一室，沃水於地，水結復沃如是數次，冰厚盈尺，西人乃穿鐵齒高履，飛行其上，以迅疾為勝，其有足力不兢者，跌仆

於地，傍人皆拍手笑之。

租界中洋人訟事，各歸本國領事訊斷，若華人控洋人，洋人控華人，及華人互訐之案，則由會審官邀同西國副領事公斷，會審者凡二法界在查浦灘大馬路口，英界向在大馬路今春重建，移西數十步，美則附於英馬法委員隨時更易，英則陳寶渠太守任事十餘年，近始改委黃芝生別駕，其中控案，俱係拆梢流氓車夫馬傭拆拼頭討標帳，以及路上小漫，攀折樹枝之類，稍涉重大，則移交上海縣審辦云。

四馬路西，得小樓一椽，樓前綠楊幾樹，搖曳迎風，雖門外紅塵車馳馬驟，而相簾幾几幽雅絕倫，客至此幾忘其為結廬在人境也，住年倉山舊主建詩社於此，名曰楊柳樓臺，一時珠玉紛投，多至千百家，壇坫東南，於斯為盛矣。

海上為通商口岸第一區，花天酒地，比戶笙簫，不數二十四橋，月明如水也，其間白手成家者，固屬不少，而挾厚資，開鉅號，金銀珠玉，視等泥沙，不轉瞬而百結鴉衣呼號風雪中，被街子呵斥者，亦復良多，英界會審委員陳太守福勳，惻然憫之，集資建樓流公所於滬北新開相近，凡夫業貧民窮無依倚者，皆可入此樓，急衣之食之，無不備具，具有願歸鄉里者，則給資送去，從此廣廈萬千，固不僅顏惟寒士矣。

滬上逆旅多，藏置名花，四方商賈相載而來者，苟有所昵，則泔水因緣，往往固於膠漆，固不但如陶穀之郵亭一夜眠也，有銀寶者，居法界大馬路，神清如雲，貌麗於花，既擅筆墨，亦耽詞翰，燈邊相見，贈以四詩，卿如絮果圓成，莫使蛾眉後，華僕已蘭因，勸破那紫鴻瓜，向留讀者以樊川之薄倖疑之，則謀矣，詩曰：慶向中江戴酒過花粗，柳俗奈情何，誰知一角相，簾底別有佳人字，墨娥花枝照眼，月當頭，青福應從夙世脩，何事酒闌銀燭畔，四絃如雨寫閒愁，漫將潑墨天塗，獨古庸輕旋翠袖，我有合歡團扇在，可容妙格做簪花，後約湖州總不渝，莫將故態笑狂奴，黃金作屋終嫌俗，紙閣蘆簾貯得無。

咸豐初年，英人建大橋于吳淞江上，高三丈許，長三十餘丈，橋堦有人看守，過者必輸青錢二片，車轎倍之，人皆苦其煩苛，然亦無可奈何，此間係由英界至美界必由之路，自朝至暮，行人如織，日可得錢十餘千，二十年來，獲利無算，而橋主亦屢易矣，迨同治癸酉年，此橋經工部局買歸，既又別建三橋，過客概不收錢，從此夕陽影裏，徐度虹腰，無事榆錢，慨擲，而道途負載之流，大頌西董之德，惠不置云。

英領事署，每當春夏之交，舉行賽花會，羅海邦之奇卉，助滬濱之清游，萬紫千紅，花

花滿眼每會定期二日午後任人游玩惟游者必輸番面錢一枚泰西士女聯袂倚
裳如雲而至華人春屬偶一過馬花間又設西樂一部評紅品綠之餘聽此三疊竟
芳澤竟體耳
滬上妓數也申江浪暖丁字簾深有夢寄香無花不艷蓋幾乎二分明月隨騎鶴
之仙游十里春風盡聽鸞之雅伴矣吳興霧裏看花客江湖載酒過開花叢借彼美
之風流定我人之月旦編成花榜各具品題有走馬看花客者謂其評隔未公妍媸
或混于是重加別白大肆雌黃以唇鎗舌劍之長助判綠紅之與斯亦大殺風景
者也後得古越鏡中花史以一詞解紛其憾始釋詞曰霧裏看花花總好走馬看花
花亦迎人笑處處尋花花未了評花恐惹花枝惱我欲問花花不曉花謝花開花
落空啼鳥聞到荼蘼花信香休將花事繫懷抱

淞南夢影錄

卷二

淞南夢影錄卷二終

淞南夢影錄卷三

清 晚香留夢室主編

小桂壽者天仙郡中名旦也昨凝秋水臉暈朝霞翠笑皆工誠諧間作善演紅鸞樓
雙釘記小上瑣諸劇靴拖貼地倩影娉婷舞態歌聲老技師自謂不及誠如白香山
所謂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者也每演劇輒與丑脚小金生俱虛風假
扇不啻擗官之與文官以故羨之者多妬之者亦復不少獨我及夢復生心賞不置謂
其娘娜纏綿無微不至偶一傾聽令人意消辛已冬桂壽病故埋香之日金生一動
幾絕嗣是屏跡錄垣不復登場演唱人有招之者輒託故告辭未幾亦鬱鬱以死噫
假假真真可否夢醒蝴蝶生生死死終教翼比鴛鴦世有多情如金生者乎海曲鹹
生敬熱心香以拜

淞南夢影錄

卷三

云腰細裙寬面障紗飛塵影裏駕輕車誰憐絕域多情女能看江南二月花風調絕
佳予酷愛請之
汪韻梧蘇臺人幼時從松雪後人學琴鈞挑點躍頗合古音湘中剪秋吟卷素識減
筆字花間顧曲一見心傾每遇月夕風晨貌鼎輕燃蚌微細撥冷冷互奏不啻鐘期
之遇子牙也向居吳城山門巷枇杷門靜翡翠簾深拂面花枝牆頭微露游客至此
咸謂此中有人壬午春移居滬上雖春江花月重建香巢而碧玉年華已數過鴛鴦
卅六矣時或風清雨晦綺思難降惟以一曲佳桐自寫飄零之意而茫茫塵海知己
無人駿骨徒存空望懸金以市今春吾友聽桐逸史設琴會於申園會者數人大半
卽鄂學步獨韻梧琴平沙落雁湘江怨二關輕撫慢抹宛轉抑揚聽者耳為之傾意
為之奪嗣是稍稍聞於時然究以半老徐娘無復門盤車馬惟一二文人韻士或尚
尋踪而至耳嗟乎僕本恨人等是隨風之絮柳須自惜莫成望園之花紅粉青移往
往下稍難問此筆誌之不禁自慨生平已

揚月樓者幼為某相國侍史相國歿後隸春臺部中為老生歌喉嘹亮嚮過行雲而
技藝之精嫻科譚之諧妙尤為獨出冠時丹桂園主人聘之公港未及一年芳譽大

嗚呼一登樓青樓中趨之若鶩。幾如衛洗馬平安令人看鏡。願月樓荒淫。梁鸞惡跡良多。終年冬以聚眾械鬥。為大吏訪拿。方幸殊。廣高。未致花權。明年又以誘聚某姓女。被人告發。定以城旦之罪。後雖遇赦。避免。而玉損香蕙。無復昔時意緒矣。丙子丁丑。重米。滬上。開鶴鳴。戲園。嗣以詠歌聲多。舍之他去。迄今不知所終。

懸筆鼓為的。畫以綵色。障以軟簾。距鼓一步外。橫放長桌。一桌上置尺許小弓。箭及手巾。洋糖等物。客至。輪番面錢。一小枚。給箭二十枚。使之對鼓而射。中紅心者。例得贈物。其中應使之人。類皆扶桑妙妓。約往來既稔。雖捉肚捺胸。亦所弗禁。彼中人名曰勸進元。近四馬路洪園。亦有此戲。滬北子弟。俱以前館目之。

游手好閒之輩。略習西國語言。結伴伺浦灘上。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滬地者。即導之游覽。并代購食用等物。欺其價值未諳。大可從中漁利。甚有數百文之物。竟報價至一二元者。西人性情。抗直不之疑也。若輩惟三十六人。偶多一人。必着相。毆扭滬人。鄙而賤之。呼為露天通事。

酒館烹調。每以專味為貴。如紅燒魚翅。紅燒海參。炸八鴨舌之類。前段直流。概屏勿用。且諸君。腦滿腸肥。故必腥濃糜飲。其中著名者。津館則以慶興為最。蘇館則以聚豐園為最。復新園來自白。亦足首屈一指。泰和館為浦東人所開。菜東南北京。任絕精。大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概。寧館論者。諸自檣以下。然鴻運益慶。二樓亦復庭盈車馬。座滿輝煌。比來青游子弟。喜食華法大菜。而杏花樓同香樓一品香。一家春。申園等諸香館。又復崛起。下若萬錢。豈讓何曾獨侈哉。

鴛鴦廳。在城內梅家弄附近。昔之枇杷門巷。花月作場也。近則草蔓烟荒。無復珠簾畫棟矣。常借三友人。踏青至此。口占一絕云。歌衫舞扇劇荒涼。一角空存牡蠣牆。誰向夕陽流水畔。蓋將亭子覆鴛鴦。蓋有慨乎言之也。

稗官野史。專記滬上風俗者。不下數家。而要以王紫詮廣文。改之海陬。治游錄為最。永既去之芳情。摹已陳之艷蹟。皆於袖底韻事。爭傳。翡翠屏前。小名並錄。其于紅巾之擾亂。番舶之縱橫。往往低回。三致意。固不僅紀花月之新聞。補水天之閒話也。近

日。蕭相館侍者所編。春江小志。差足媲美。他若袁翔甫太令之海上吟。則專采韻語。朱子美茂才之詞媛姓氏錄。則第敘青樓梨棗。未謀難傳久遠。至滬上艷譜。滬上評花錄。治游必覽。廣滬上竹枝詞等書。皆係書骨。藉以牟利。凌躐踏駁。頗不足觀。置之弗論可也。

湘南夢影錄 卷三

滬北熱鬧之區。向以寶善街為巨擘。近則銷金之錫。尤在四馬路一帶。每當夕陽西逝。怒馬東來。有女如雲。招搖過市。迨至門外。墜鞭擡頭。握手。留足。燭滅。鄉澤微聞。宋廣平。鐵石心腸。亦應為梅花顛倒矣。我輩為人作嫁。修羊所入。餬口為先。何至蕩心惑志。彼五陵年少。走馬章臺。揮霍數年。未有一敗塗地者。青年子弟。尚慎。宋時。官人俱喜。富蟻蜂。蜂頭。叩。哀響。動人。然未聞有藉以自輸贏者。至賈似道始與諸妾。踞地。鬪。蟻。蟻。若有促織。經行於世。荒淫。悞國。史冊。譏之。近時。滬上。游。俱好為此。戲。甚至。孤注一擲。動計百千。青樓中。受之尤。擊。戲。金。盆。子。調。諧。彌。周。有。未。遠。卿者。每年。必。蓄。數。十。頭。紅。牙。青。項。品。類。各。分。暇。時。設。席。邀。姊。妹。行。並。二。三。佳。客。團。聚。結。寮。雌。雄。互。角。履。寫。交。錯。耳。鬢。厮。磨。騰。昇。獨。據。歡。情。傾。洽。何。物。可。憐。虫。得。銷。受。美。人。愛。護。宜。其。奮。翼。張。牙。願。向。粧。臺。効。力。也。

華人之嗜阿芙蓉也。銷鑠精神。廢時失事。人皆知禍害。而染之者。卒難戒絕。若西人之患。則不在烟而在酒。往往杏花村近。蟻。綠。香。浮。濡。首。不。知。沿。途。滋。事。甚。有。工作。之人。日。得。數。百。錄。衣。食。且。不。暇。顧。而。梨。花。春。煖。鳥。喚。提。盞。竹。葉。香。濃。人。思。翠。樓。腰。間。妖。血。有。半。供。紅。友。之。需。者。耶。蘇。教。中。某。西。士。惘。然。憫。之。因。就。南。京。路。西。首。設。一。戒。酒。會。

凡願戒之人。咸得入會。會中音樂。間作。果。饌。並。陳。打。彈。跳。球。無。所。不。可。惟。不。許。魁。秀。才。及。青。州。從。事。輩。雜。坐。其。間。其。立。法。可。謂。善。善。矣。苟。有。志。戒。烟。者。做。而。效。之。亦。何。患。鵠。面。鳩。形。之。輩。不。能。撥。雲。霧。而。靚。青。天。哉。

壓鬢之花。向俱來自蘇常。自天津店盛開。而飯色數香。無不以京式為貴。釵。鳳。蟻。屢。娘。娘。盈。盈。物。以。銅。絲。綰。以。線。縷。日。新。月。異。花。樣。無。窮。近。亦。有。燒。料。者。則。泰。西。人。為。之。也。美人頭上。頗不寂寞。何必茉莉珠蘭。始足助晚粧之用哉。

戊寅夏日子。戲撰梨園影譜。以西廂。詠。句。品。北。地。名。花。紅。豆。枝。頭。相。思。易。種。白。桃。花。下。韻。事。爭。傳。不。謂。三。五。年。中。風。流。雲。散。舊。時。麴。部。零。落。無。存。如。小。桂。香。則。化。去。矣。小。十。三。旦。則。脫。籍。矣。萬。蓋。燈。王。翠。喜。則。他。往。矣。邱。阿。增。雖。在。滬。上。而。憔悴。風。姿。迥。非。昔。比。有。情。人。於。此。輒。喚。奈何。安得絳雪丹。還常使紅顏不老哉。

三三亦名珊珊。東瀛名校書也。壬午秋。航海。來。滬。滄。艷。職。初。幾。芳。名。錦。噪。時。珊。珊。髮。纓。度。額。瓜。字。未。分。璧。語。侏。僕。伊。嬰。可。愛。三。河。年。少。之。評。異。域。花。者。莫。不。色。授。魂。輸。纓。頭。爭。擲。而。三。三。視。之。漠。然。獨。與。城。北。公。為。莫。逆。交。暇。輒。焚。香。煮。茗。相。對。忘。言。三。三。性。前。傲。調。筆。度。曲。不。甚。留。心。獨。與。文。字。有。嗜。痴。之。癖。屢。求。城。北。公。講。解。綠。窗。書。靜。閣。字。

作客悲王。風雨聯床憶子由。亂世頑民輕門殺。清時司牧寄安危。閨里共欣兵氣靜。江山始歎霸才難。但出為塵終下策。能肩曼惠始真才。慶時感事。推近浣花間。有效三十六體者。皆係少年筆墨。如無憑無據。蛇醫。疑喜。疑嘆。語大生。無可樂何。辭死情尚難忘。况受恩。相。涼。月。移。花。影。團。扇。西。風。却。畫。羅。等。句。置。之。靈。分。集。中。幾。於。莫。辨。楮。葉。先。生。嘗。疑。印。章。云。天。南。遊。鬼。北。逸。民。歐。西。經。師。日。東。詩。祖。為。落。胸。襟。亦。可。概。見。矣。

衣籠徹夜香黃透。故意鉤人立上風。哀香亭太守句也。邇來滄上盛行香水。蘭分。蕙。龍。細。灑。輕。裾。酒。尾。茶。闌。偶。一。偎。倚。雖。郭。君。繡。被。當。亦。無。此。溫。香。至。於。枕。函。風。過。未。利。分。清。沁。入。心。脾。尤。覺。消。魂。欲。絕。彼。胡。龍。山。張。漢。師。諸。家。昔。之。博。廣。成。慶。自。誇。宮。製。者。至。此。真。腔。乎。在。後。矣。

錢塘袁翔甫大令祖志。風雅好事。寓滬有年。嘗即自見耳聞之事。賦成竹枝詞百餘首。纖悉無遺。文言道俗。手民甫竟。幾於無翼而飛。近於蘇林。售主。見其洋場感事詩數首。寫景描情。足補前詩所未及。附錄於左。聊備屢談。詩曰。雲髻新編。腦後拖時新衣服。剪紗羅。傾瓶香水。渾身酒。風送芳香撲鼻過。刺花短襪。穿鞋。褲。腳。重。黑。

綴鏡裝束。雙跌嬌。俏甚。行來絕似女兒粧。鑽石深。嵌約指空。黑油才。柄扇。搖風。個人贈物。分明在。排。鮫。綉。銷。出。袖。中。一段。洋。煙。掉。口。斜。墨。晶。銀。鏡。避。塵。沙。同。游。欲。博。如。花。笑。親。手。拉。羅。坐。馬。車。京。都。式。樣。學。偏。難。學。到。天。津。意。亦。安。大。袖。寬。袍。搖。復。擺。旁。人。不。贊。自。家。春。今。朝。難。得。擺。雙。爐。請。客。尤。難。個。個。來。月。滿。花。芳。春。不。賤。便。傾。家。產。也。心。開。迷。香。終。日。醉。昏。昏。團。團。得。新。衣。盡。錫。痕。猶。自。津。津。向。人。說。昨。宵。光。景。最。銷。魂。諸。道。呼。逐。集。門。前。一。避。居。然。計。萬。金。任。爾。滿。階。搜。索。逸。已。如。黃。鶴。渺。雲。烟。

玻璃來自外洋。云以沙泥及黑鉛煎煉而成。其煉之甕。隔屏風。開。覺。放。大。光。明。一。塵。不。染。比。之。文。紗。海。月。實。有。天。壤。之。殊。西。人。某。見。銷。售。日。廣。大。可。從。中。牟。利。因。於。浦。東。設。廠。製。造。並。糾。集。股。分。以。為。永。遠。之。圖。將。來。製。成。出。售。較。歐。洲。運。至。者。價。值。更。可。從。廉。且。五。色。相。宜。尤。覺。新。奇。可。愛。彼。隨。國。商。藍。天。一。角。豈。得。專。美。於。前。哉。

中國自與泰西交接後。新書破除成見。利賴並興。而其開礦一事。尤覺經營慘淡。餘力不遑。上海如順德銅礦。三山銀礦。曰土河銀礦。荊門煤礦。開平煤礦。城煤礦。之類。俱做西人公司之例。開局集股。每股或一百兩。或五十兩。其有開採獲利者。股價驟為之漲。否則日漸短絀。漸至無人受領。近有三馬路開設平準公司。專理股票。

交易諸事。然市儈居奇。任情壟斷。故買者吝者。皆不免折閱良多云。西人有俱就火上烤。熟牛羊雞鴨之類。非酸辣即腥羶。蓋風尚不同。故嗜好亦異。馬。近。日。所。開。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店。其。裝。飾。之。華。麗。伺。應。之。周。到。幾。欲。駕。蘇。錦。津。館。而。上。之。飲。膳。則。有。做。茶。小。食。大。餐。諸。名。色。裙。屐。少年。往往異味爭嘗。津津樂道。余則掩鼻不遑矣。

前人詩云。蜂重抱香歸。又云。蝶去尋花作醉鄉。蓋浪蝶狂蜂。往往以花為性命。未聞花而返能食蜂蝶者。乃觀公家花園之阿倫大肯柯斯。此則異矣。是花來自泰西。能食動物。其辨微賦。有飛蟲鑽入。即漸漸收束而死。若半日無蟲。則紅芳瘦損。便覺憔悴。可憐矣。據格致家言。此花為介部之屬。以植物而具生物之性者。夫乃嘆天壤之大。無奇不有。彼俗子之眼。如豆者。不將詫為海外荒唐談。

滬北老旗昌。粵都人士之花月樓。臺綺羅庭院也。青燈吹火。兩足如霞。試之者或不遺餘力。然間有佳者。水眼山眉。潔白無比。惜格磔鉤。難覓巫山重譯耳。其中釵鈿衣服。迥爾不同。然亦不失為大方舉止。有某太史者。以木天之清望。作滬濱之春遊。與粵妓邂逅於枇杷花下。紅偎翠倚。形影不離。時而油壁同乘。時而畫閣斜倚。同心繫就。真不數比翼鸞。矣。詞以催歸符。火速登程。臨別依依。贈以四絕。錄之。間端亦珠海中風流佳話也。詩曰。欲罷清菊醉歸。畫船紅燭殘。輝坐雲入夜。濃如許。漫向勞人夢裏飛。良宵風月快清談。十里波光色蔚藍。座倚離雙。朝暫解。反教人笑。寶兒慈。玉笛風聲。落梅珠。江錦繡。枉成堆。垂簷人唱黃河遠。絕絕旗亭第二回。鬢髻湖州看水樓。三生杜牧本情痴。他年領郡來宜早。莫待成陰子滿枝。

公家花園。在白大橋南岸。奇花異卉。大都來自歐洲。紫蛇紅媽。名色各異。不特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入其中者。但覺細草如茵。落花成陣。半綿慈翠。一望無垠。每值禮拜之期。西人多挈眷來游。或携手縱觀。或倚欄細數。夕陽西逝。緩緩而歸。亦熱鬧場中。一片清涼世界也。惟門禁甚嚴。故華人鮮有問津者。

月卿校書。貌不逾中人。而頗解文墨。性格狷介。遇大腹賈。輒白眼視之。惟一二素心人。讀畫說詩。終日不倦。與梁溪瘦鶴詞人。善茶開酒。尾相對忘形。雖閨房之事。甚於畫眉。而詳及於亂。月卿善閱紅樓夢傳奇。每當寶鼎香濃。繡簾風細。倚窗展卷。眠食俱忘。讀至葬花聽曲諸則。往往默坐無言。淚如霰集。亦多情女子也。

梅炎。滬夏之時。火熾威揚。水斂力弱。我輩浮瓜雪藕。持滌煩襟。而西人則喜服荷蘭。

水霞一嘆沁入心脾誠洪爐中一服清涼散也據西醫云此水能滌邪穢多服之
可已暑病然氣極香烈易耗真元恐虛弱人終不甚相宜耳

西人於朋友聚集之處謂之總會。滬上法總會在大馬路。英則在四馬路。東首每
值安息之期。怒馬高車如雲而至。簪裾冠蓋座上常盈。或打彈子以消閒。或拉風琴
而奏曲。或杯邀紅友。別尋酒國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間之句。以至圍棋蹴鞠。跳
躍高歌。任意嬉娛。毫不拘檢。惟華人之寓滬上者。雖意興飛揚。終不能開津而至云
小伶王翠喜。諱大觀。樂部如綺。芳齡恰合。蘭干之數。翩翩顧影。別具風流。洗馬玉
貌。羊車無欲。令人看殺。迨蝦蟇低捲。裝束登場。則又瓊樓娉婷。不啻姑射仙人。徐步
玉梅花下。真六才子所謂。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者也。年已暮。予曾于綺筵一見
之。雖靈犀一點。暗逗春情。而獨爾絲絛。究未同功。織就。至秋間。重過歌場。則已入面
桃花。無復舊時鴻印矣。嘗賦翠兒曲。記其事曰。銀箭丁丁。月如畫。畫花簾捲。花呈秀
不信西山開白桃。竟令南國吟紅豆。兒家家住古燕城。翡翠蘭苔翠望清。花市偶然
留艷種。梨園久已占歌名。因愁北地燕支賤。南游携得桃花命。現出驚鴻絕世姿。等
閒便許花前見。鏡中雙照玉天仙。仙雲髻梳成分外妍。八字掃眉眉如柳。雙趺貼地步

生蓮花枝招展。聯袖布千嬌。百媚頻迴。顧修綠丰。裁怨綺春。離紅意緒。迷芳露。九天
九地歌一聲。白雲凝暈。深塵驚。忽地須眉。忽中。無端游戲。亦關情。曾見其漢十聽
歌。屢過風流地。荀部如雲。鮮當意。仙桂曾聞。月府。仙杜蘭。早已風塵。當
一顧便心輸。雖髮初乾。態已殊。祇恨蓬山。花外隔。情絲一縷。但縈紆。看花翻惜。花開
早。驟雨狂風。催易老。欲將此意。訴花枝。多情轉恐。被花惱。登場重唱。定風流。袍粉將
蘭喚。奈何。千種相思。千種恨。吟成。付與雪兒歌。
梁溪瘦鶴詞人。薄游滬上。走馬看花。與葉叟生詞史。最相契合。一日不見。便賦米蕭
之詩。嘗謂胸中。雖有萬斛。牢愁。得詞史一言。即可冰消瓦解。殆一服歡喜丸歟。詞史
略解文墨。綠窗榻管。楚楚可觀。嘗勞薛濤箋。招瘦鶴。往瘦鶴。作函。付傳言鳥。答之曰
日前。毛生稍暇。散步。萬綠陰中。聽枝上杜鵑。一聲聲喚。游子不如歸去。不覺。鄉心頓
觸。意緒無聊。遂於月之初二日。買一葉。蜻蛚。過歸故里。膠連。柱次。職是之由。昨晨三
九甫卸。適青鳥。使以手簡。寄來。藉悉。拜月。雙文。猶念及。君瑞。哥哥。不以。薄倖。郎付之
流水。沈沈。十讀。銘鏤。肝腸。今日。媚兒。稍寬。當至。瑤閣。一叙。記取。碧欄。杆外。鷓鴣。呼人
正。願。生。潛。身。曲。檻。邊。時。也。柳。帶。肯。立。湖。山。低。喚。紅。娘。有。賦。則。幸。甚。矣。書。中。着。墨。不。多。

而誰琴於紅已覺香情可拘詞史何修竟得才人待從耶

三月初一至十五日龍華寺觀塔四月初八日靜安寺觀浴淨是日傾城士女趾錯於途連座依倒拜鞋尖之風花宮隨喜輕迴袖底之鶯誠有如元人所謂香烟人氣兩般兒氣氣得不分明者至春間豫園蘭花會夏間也是園觀荷月榭風廊游入如蟻而團雲小隊雪名妓旋響弓子時亦尋踪而至間有汝南碧玉淡掃修蛾丰韻天然別號幽趣探風月鑿者自當以方眼目之不得置諸牝牡驪黃之列也

本色之水蜜桃洞庭之楊梅盧橋天津之雪梨葡萄酒畔燈唇銀刀細削頗足清詩牌消渴吻近則羊城鮮果由輪船飛運來甲如甘蕉蜜橘香橙木瓜椰子之類清潤芳鮮宛似枝頭初摘刺膚沁涼涼爽異常而尤以舊金山之蘋果為獨出冠時每一枚需錢五六十大文鬆如嚼雪清勝餐花每一登盤管龍筋荔枝俱應退避三舍彼腦滿腸肥之輩方且羊羔美酒自謂豪登鳥足以語於此哉

昔祖冲之造千里船純以機括為之轉運不需篙楫自能奔放直前西人輪船之製大抵取法於此惟舟行純藉蒸氣之力一日斷煤火便覺寸步難行台州董紫珊司馬素精西學謂當別創一法可廢煤而用氣西士皆目笑之弗顧也靈思默運慘淡經

營閱數寒暑遂克告成名曰混沌未幾駛至采石磯觸礁沈沒因略變其制就高昌廟製造局更製一船名曰混初船身長六丈吃水五尺餘一下鐘可行江面四十里惟全係木質造成一遇大海狂濤時虞擊肘耳考輪船之制有英人華特者創于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至一千八百零八年始由美人富當造成其間費數十人之心力千百萬之金貨始能盡善盡美今董君匠心獨運開五大洲未有之奇謂為巧奪天工誰敢議其過當哉

滬北洋貨林立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壬午新秋有客自漢皋回與法人佛拉兒相友善因導之往其家主人出八音琴見示琴式如小木匣縱二尺許橫稍殺故其鑰初時厥聲哩哩大似撞鐘伐鼓既而幽細動人切切可聽恍如月下鄰簫忽春雷百面金石湖淵差疑李三郎羯鼓催花頃刻間群芳齊吐詢其價須佛郎五百枚又有鳥飛一銅質而鏡以金中貯一鳥以牛角碾成不食不鳴無異木雞養到及一琴其機則振翅而翔盤旋於籠之四角四睛振動亦如生少選撥以指即機閉而止據云價值稍廉亦需佛郎二百餘枚噫西人製作之精巧奪造化矣猶惜以有用之心思成無用之玩器奇技淫巧虛耗資財易若效中國之樸實相安可以省費耐

用哉

西人於徐家匯隔河教堂側建博物院一所珍禽奇獸毒蟲巨蛇並蓄兼收不下數千百種或以藥水浸玻璃瓶中使歷久不改顏色或則刺取其皮裝立架上飛鳴啾啾宛轉如生並考其出處別其性情貼說繪圖者成冊映有熟識之人即可入門觀玩近則華眾會主人做而行之羅致異物鎖閉室中入觀者必先輸青蚨五十葉然一鱗半介具體而微終不及徐匯之無奇不有也

昔時少年子弟欲通西國言語必就歐人請業近廿年來中西輯睦幾於四海一家中土商人半諳西語其有就英文館學習者每月祇須修洋二三枚習之半年餘即能應對惟教師亦僅通商實語西邦文字未能窺見藩籬故欲與籍旁通洞明洋務者必就廣方言館肄業尋常洋涇浜話不必率爾效顰也

新城顧竹城大令風雅多情老而彌篤喜崑曲能唱繡戶傳嬌語罕鶴沙幾十載裁花之暇時至滬上尋春說者謂彭澤之閒情非司勳之落魄也與姚侍卿校書善尤愛雅伶周鳳林文酒之燕必招使侑座鳳林吳門人隸天仙樂籍芳齡細數纔過碧玉瓜期宛轉嬌羞大有飛鳥依人之態時十三日方馳聲前部聞滬上人眾口交稱

幾類附履之嬌而大令獨從唱鳳林有記取刺桐花發處閒携玉笛等卿來及分明一握圓靈鏡現出諸天稱意花之句此詩一出聲價益增團扇畫屏傳佳話今秋大令以星候落職鳳林聞之嗚咽不惟與忘履饋誰謂花底靈犀獨少多情種子哉過白大橋半里許遙望有高臺一座上支布蓬若雨傘大可蔽十餘畝者西人演劇處也西劇如中國變戲法滬上凡數至而以瓦納之術為最奇嘗偕友人觀之見臺上障軟墨簾西樂嗚嗚動人傾聽少馬樂止戲士登場手持火鎗一長二尺許管粗若酒杯借看客所佩驗時表擣如塵粉納鎗管中擊機一發擊若巨蓬蓋見所碎表俱掛屏風上略不絲毫損既又將所戴之帽摘下帽中取出風爐一小銅鍋一安置地上忽空中飛下麻雀六七頭捉而殺之擣其毛破其腹放鍋中煮良久香氣蒸騰饒涎欲墮泊開鍋則翩然飛去無一存者既又取紅白綢帕二方縷縷剪碎一抖撒間忽五花八門紅白相間恰無補綴痕遍示座客畢略一披拂已各還本質仍若無縫天衣既又扶一少女出星眼含嬌頗似海棠睡淺以木桿二撐兩腋下使直立當臺有頃去左邊一桿有頃再去右邊一桿抱置空中恰不顛墜時臺下觀者千餘人莫不拍手稱羨忽一人自內出直批戲士頰戲士怒按捺地上蓋以劍鮮血直射頸

已殊矣。戲士故作驚懼狀，將頭置磁盆中，覆以手巾，邀人詳視。有人揭巾，視之則面若紙灰，血腥刺入鼻觀，一吻還頭於頸，喃喃念咒，初時手足微動，少選能起立，繞臺徐步入內，古有頭飛之國，此其遺意歟？時臺鼓已三報，客皆有觀止嘆，乃相與拱手而歸。移燈就寢，迄今事隔七八年，而一追憶，猶如見變幻離奇，驚心動魄也。因搦管而記其略。

禁烟時節，雨絲風片，攔住春曉，城中小家女子，往往靚妝艷服，約比鄰姊妹，薄遊靜安寺，徐家匯龍華一帶。夕陽影裏，緩緩歸來，元人清明上河圖，悉亦無此妍麗。少年子弟，陌上相逢，送盼留情，呵謔亦所弗及，惟遙指紅樓，是妾家終恨弱水三千，迷津莫渡耳。

各省書畫家以技鳴滬上者，不下百餘人，其尤著者，書家如沈共之、小篆徐海、之漢隸吳菊潭、金石之小楷湯煥、伯蘇稼秋、銜鑄生之行押書、畫家如胡公壽、楊南湖之山水、錢吉生任阜長任伯年、張志瀛之人物、張志祥、韋子鈞之花、尉李仙根之傳神、類皆芳譽遠馳，幾穿戶限，屠沽俗子，得其片紙，以為榮，然佳者未必著名，著名者未必定佳，一人贊揚，眾口河附，滬俗無風雅氣，即此可見一斑矣。伯年亦喜寫

照用沒骨法，分點面目，遠視之，亦弄如生，惟自秘其技，非知己者不輕易揮毫，嘗見其圖龍狀，舊隱小像，淡墨淋漓，半采畢露，雖僅有半面緣者，一見即能辨認，亦一奇也。外國酒店，在二洋涇橋北塔及徐家匯靜安寺等處，當墟者皆西域葡萄，每當安息之期，車水馬龍，喧闐門外，梨花覆殿，顏配碧眼之胡，竹葉樽移，香送白衣之使，塵間或拉洋琴，或蹴氣球，履舞仙仙，了不為怪，直至銅龍瀉流，燈火六街，而扶醉歸來，猶是滿身花影，誠海壞之勝事也。其酒有舍利火，克斯白，鹽地皮，酒香餅，諸名目，每瓶自半元起，至五六元不等，昔州從事，聲價過高，故華人之借問牧童者，終鮮向杏村稅駕云。

西國大員之賦，皇華持節，節者星軺，戾止，輒稅駕，飯店中，所謂飯店者，華樓傑閣，高樓大苑，列鼎鳴鐘，無異巨家，閣樓上裝鑿鈴，每有使令，但掣其鈴，即有僕人奔至，蓋由電氣流通，故能如響斯應也。飯間列長桌數十，每桌長可容十人，購時搖鈴為號，膳畢亦然，夜間燈火輝煌，琴瑟城闌不夜，出門則備有馬車，一嗟吐調，即可風馳而去，計滬上飯店，不下十餘處，而以法界之密采里界之禮查為巨擘，至外虹口一帶之水手客寓，西國流氓，廣集其內，卑鄙齷齪，視此真判若雲泥矣。

妓女矢志從良為假母所抑勒者，一經控訴，無不立出火坑，此固賢有司盛德事也。乃法久弊生，竟有糾通無賴子弟，假託從良，潛向公堂投訴，及脫籍後，債臺百級，衣食全無，不數年間，又作下車馮婦，甚有被惡少逼勒，復墜風塵，名為從良，實則風欺弱草，東漂西蕩，苦況難堪，噫，從良本美事也，乃從良而有始無終，豈徒弱小呢子所能料及哉。拔青蓮而出汚泥，是所望於風流教主已。

上海本彈丸黃埔地，而富商大賈雲集，麟從以佻達為風流，以奢豪為能事，金銀氣旺，詩酒情疎，求如昔之月地花天，唱酬風雅者，蓋已可望而不可即矣。錢塘表荆甫大令，嘗有望江南詞三十首，文言道俗，盡相窮形，讀之如向十里洋場，采風問俗，固不第作海天之閒話，甄香國之新聞也。其詞曰：申江好，萬國競來同，海舶幾多，運莫辨地球何處，不相通，人巧奪天工，申江好，勝境說吳淞，曉日暮霞光，燦燦朝朝夕，勢洶洶，過客願留蹤，申江好，小縣作名邦，買賣生涯推第一，風流澤藪，嘆無雙，索傑望風降，申江好，鐵燄最清奇，自昔公輸無此巧，其中靈妙有誰知，從此廢工師，申江好，行樂勇忘歸，處處珠圍翠繞，家家燕瘦又環肥，金盞手猶揮，申江好，莫欺食無魚，鱸尾銀鱗終歲足，雕蚌銀蛤及時儲，鮮美有誰如，申江好，戲館列通衢，集秀靚腔。

來茂苑名優丹桂，為京都畫畫及供歡娛，申江好，妓室等瓊閣，舊好新知，冷熱長三么二判高低，身價也難齊，申江好，最異是新街，夜火雲丁門，戶密春風容易，鳳鸞語大半產，泰淮申江好，高駕馬車來，浪子閒游朝幾度，人家道興日多回，迷途似奔雷，申江好，慶富不憂貧，庫積雄財驚頓失，街樓乞丐忽更新，同是一般人，申江好，妓女着紅裳，邑廟燒香，拖幅幅，新年出局看紛紛，貴賤不能分，申江好，最好廟花園，堂列點春兼萃，秀人來，蟻聚更蜂屯，茶話玉泉軒，申江好，風雪不知寒，煤火通紅燒屋角，烟因高聲出，簷端坐臥十分安，申江好，南北兩雄關，百貨金錢徵似海，萬邦稅餉積如山，財賦重區，寬申江好，巧絕火輪船，轉磨製同燈，走馬登程疾似箭，離弦萬里往來便，申江好，書館姓名標，屏却簾眉重，巾幗只談絃索，不至蕭蕭暮又朝，申江好，酒肆備佳者，昔日膏梁，於飲啖，而今市井，解烹炮，是處有良庖，申江好，水蜜著名桃黃歌，浦西生最好，黃泥牆畔，品尤高，紅量認粗毛，申江好，滄海不揚波，局欲招商具利津，船兼轉漕未嫌多，齊唱太平歌，申江好，貿易重絲茶，湖客章身，身炫耀，徽商侈口逞豪華，強半自誇，申江好，馬路說洋場，萬戶千門，皆孔道，四通八達，盡康莊，示我球周行，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轉銅龍，誇不夜，花開鏡樹，照深更，比月更澄清，申

浦水將泥沙汰淨。貫注于各處水管中。水管亦用鐵鑄。大可徑尺。自靜安寺起至小東門止。遍地埋設。一氣流通。又于沿街每十數步。豎一吸水鐵桶。高四尺許。下面與水管聯結。頂上置一小機括。用時將機括括開。水自激射而上。其經理之局。法界在二洋。淫橋南首。萬安里。英界即在水塔之側。居民需水者。可飭水夫送去。不論遠近。每擔錢十文。激濁揚清。人皆稱便。今春海關道邵小村。觀察擬師其意于城內設清。水廠。後感于某紳之言。其議遂息。有識者感惜之。

西人之凱案也。堂上設長桌一。西員向外正坐。兩造各選紳商陪審。列坐問官之旁。案情俱由訟師伸訴。原被告儘可不置一詞。訟畢。訟師援例相駁。駁至毫髮無遺。問官即可定案。西律無笞杖徒流之罪。或罰鍰。或監禁。各隨罰之輕重。以為衡。即操刀殺人。亦不過監禁數年。罰作苦工而已。其訟師須精通律例。由國家給與文憑。始准應人之聘。不如中國。痞棍稍識之。無便欲舞弄刀筆也。

捕房例禁。已詳載滬游雜記中。無容多贅。茲特記其新添數條。一馬車不准五人同坐。二東洋車夫不得違首垢面。污穢不堪。三戲館至一點鐘。不准再演。四各署差役提牌。未經領事簽名。不得在租界中拘人。五東洋車破壞者。不准在租界中載人。六

警署中不得將染病將死之客。拋擲路旁。大抵西人所刻意經營者。皆頂屑之事。至於賭館娼寮。花烟館。花鼓戲。折打架。娼媒毒鴉等類。廣施陷阱。無惡不為。西人反不甚措意。急所可緩。緩所當急。宜其為華人所竊笑也。

日本女子類皆膚如凝脂。髮如凝漆。幼時雙髻垂肩。惡癖可愛。大有安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之意。長則雲髻高梳。飾以珊瑚。或犀角簪。腰圍長帶。闊尺許。長至丈外。倒捲而垂其餘。若極負然。唇塗泥金。以為美觀。向例已嫁則難其眉。生子後將蓋涅黑。近則故見漸融。閨閣中。亦不必盡遵舊俗矣。當滬東人。俱在大橋一帶。其有作賣笑。生涯者。但輪番奴兩輩。即不難洞入迷香云。

陳玉卿校書。綠楊城畔人也。幼失怙恃。為惡奴所賣。遂隸平康籍。轉徙至申。江初不甚聞於時。一日龍漱舊隱。借鑒仙史訪艷至此。見其秀骨珊珊。輕盈蘊藉。談詩剪燭。吐屬風流。而眉黛間時露怨色。詢之。知係大家閨秀。落籍後。遭孀母所毒。幾乎柳斫花摧。既又出其所作小詩相質。有莫道紅顏多薄命。阿儂身世是桃花之句。龍狀惻然。憫之。贈以七古一篇。綠楊時在申報館司筆札。亦為賦詩提唱。玉卿感其意。呈詩申謝。并作小啓云。玉前身詩婢。今日情魔。銅鉢知心。錦囊學步。二分圓月。偶牽少

婦之愁。一曲焦桐。遂入中郎之聽。贈平詞而宛轉。登申報以檢校。乃有南園詩。王西崑詞。客玉臺製詞。金縷傳情。好語紛來。彩鳳靈犀之句。多情生完。揉酥滿粉之才。峽雨巫雲。飄揚字裏。曉風殘月。點染行間。琴心未必相挑。壺口因之俱缺。蛾眉低首。允宜薰之佛前。鴈序新聲。大好歌來。扇底所恨。風塵陌質。難留韻事於三生。還期花月春江。競按新詞於九譜。詩曰。筆畫蛾眉不入時。倒拈針刺。別紅絲。等閒妨。覺風和。小遍繡。賸壇七字詩。蕭聲吹月。李青蓮。千種風情。柳七。田喚起。紅樓諸姊妹。大家含笑拜詞仙。一日。綠聲訪玉卿。見其粧閣。秋臨戲曰。鳳凰亦棲于枳棘。耶。則應之曰。若此身。有似鸞。之困。樊籠。耳。鳳凰豈所敢當哉。其吐屬。敏妙如此。後為沙叱利。暴去。迄今不知所終。紅顏薄命。信然。

東年淫。極擇大馬路。西幽僻之處。賃陋室二三椽。貯樂。又四五輩。專接無賴游僧。名曰龍宮。凡龍服。恍惚欲嘗甘露味者。賄以重金。始可得門而入。春風一度了。却塵緣。彼中人暗號。謂之游龍宮。至於髮種種之流。祇可坐冷山門。前與布袋和尚。所混。十叩柴扉。九不開。斷不能效子公染指也。

廣肇山莊。在新開之南。粵中人會館也。每年七八月之間。彼都人士。競集資為盂蘭盆會。香燭鉅帛。務極豪華。一會之費。動至萬金。至期不特百粵衣冠。座中畢集。即吳娃楚艷。亦莫不香車寶馬。絡繹而來。鬚影釵光。檢亂於夕陽影裏。門外必雇西捕彈壓。否則打架扛幫。隨時而有。殊無謂也。

瘦鶴詞人。看花滬濱。每以青樓為安樂窩。粉墨登場。往往棄而不顧。獨傾心於金桂。部吳蘭仙時。或紅簾月皎。黛閣秋深。携手並肩。了無避忌。甚至郭君。繡被香染芙蓉。彌子。餘桃。甘回。藍頰。人以品花寶鑑。中田春。航嘲之。夷然弗顧也。於未秋詞人。輯春江花史。備紀風月繁華。獨蘭仙。不錄入。予戲占一絕調之云。過從滄海網珊瑚。紫炷紅媽。細篆。獨有幽蘭在空谷。秋風。雀草。泣遺珠。不知詞人見之。亦有感于中否也。日本岸君。吟香。旅居滬上。垂十餘年。家富藏書。尤精醫理。設藥肆於四馬路口。頗曰樂善堂。乞刀圭者。屢恒滿戶外。更出其慧思。製為銅版袖珍書。細若牛毛。明於屏扇。盈尺之書。可縮成方寸。一二本。殆人巧而奪天工者歟。甲申春。予在致園先生處。一見之。恂恂儒雅。不愧前輩風流。與之談詩。頗有見到處。亦彼國中翹然負異者也。願芝香校書。竹西亭呼人也。能擅綠臺。久馳芳譽。品花者。輒比之杜宛蘭。王月貞。諸人。戊寅已卯間。吳苑有烟花之禁。打鴨驚鴛。毀粧風暴。遂移艷幟於滬北尚仁里時

綠葉陰成非復華年碧玉而秋波一轉猶復媚態動人予讀文之概輒借夢天憶情
生訪之銀燈映影細許離愁却怨花飛我嗟萍泊江湖老大各有憂懷既而轉相
絃歌勝破三一湖如如慕哀感動人白香山江上過裴迪以書亦無此悽惋因贈
以二絕句云雲和斜抱試登瑤指上餘音欲絕梁塵裏生防絃快檢暗拋星眼擲周
郎柳德從傳喚奈何華年似水各蹉跎憑君莫更歌商調但訴傷心淚已多時予方
秋闈報罷隨筆無聊故第二首中不覺有慨乎言之也

癸未冬歲北軒商設為套園之戲其法闢一空房橫列長桌一桌上罩以布單羅陳
鐘表玩器及手巾香皂之類每物之旁暨尺許微畫外五六尺許繞以木闌有人
在闌內手持銅圈出售每圈須青蚨十翼好事者信得其圈立闌外遙擲之能套在
籤上者酬以籤旁所置之物旬日之間獲利無算於是爭相做戲多至數十家後經
中外官會同禁止遂各閉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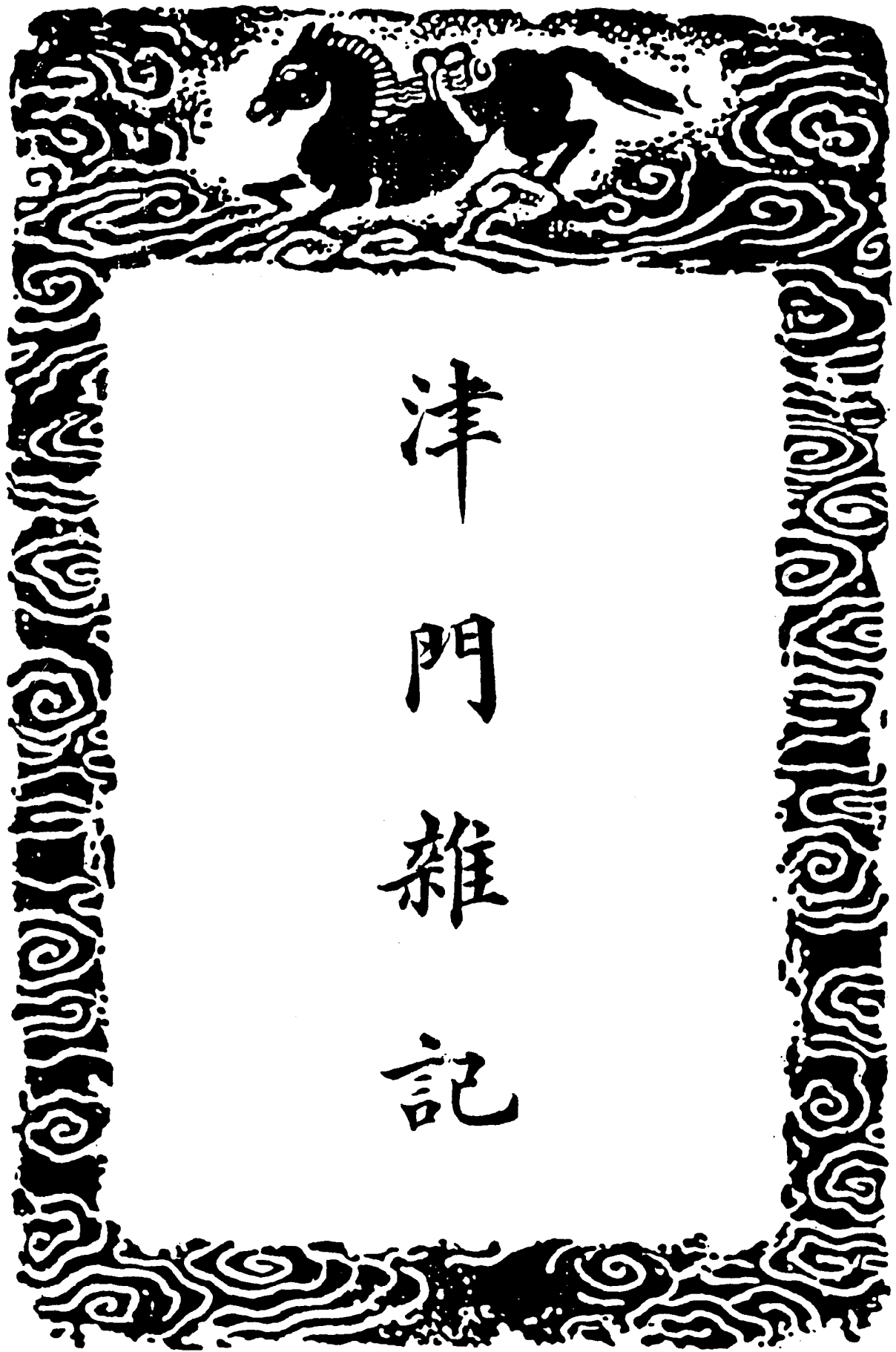
杏花樓設於癸未仲冬在四馬路闌苑第一樓對面肆主係珠江產金碧樓臺窮極
奢靡初時祇設番菜款客嗣因座上寥寥無人顧問遂兼設清茗每碗收錢五十六
文然終不及第一樓之熱鬧緣第一樓欲與爭勝遂加上第四層危樓遊宴過此喜
具高敞軒昂可志遠眺且芙蓉香煖菓可一榻橫陳故裙履翩翩咸樂舍彼就此云

南夢影錄

卷四

十

南夢影錄卷四終



津門雜記

清張燾輯



津門雜記

津門雜記提要

津門密邇京師五方雜處地狹人稠素稱繁侈俗尤澆漓清錢塘張赤山先生本其耳目聞見身所經歷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其中探奇訪舊問俗采風撫下里之歌謠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卧遊洵乎史乘之外篇也

弁言

古人之采輯不遺於下里謳吟風俗之轉移必驗諸隨時觀感各友張君赤山以客居讀之餘留心津門民物三十年滄桑之變興替之殊目親身經不憚煩瑣旁搜遠紹援古證今雅俗並登編輯成帙將一方之風俗人情事蹟原委列卷中附錄文人詞翰俾閱者醒心豁目其用意之苦不止功寓勸懲更補前修邑乘之所不足迨欲以此卷挽回地運人心也津門密邇京師久沐熙朝雅化休養生息二百餘年人雜五方素稱繁侈俗易流瀉而災患疊經雖不乏好義急公之舉自中外交涉後雲屯星聚踵事增華格局又一大變統攝蓋爾威極堪虞科第連錄培成匪易幸生斯土者士固窮知自愛婦女中尚節烈者為最多故兵燹頻仍尚未遽踐躪蒼蒼者似不無區別於其間當道者起而振之或因或創死流俗以性情之正教養厚則風氣淳庶幾家裕戶饒同樂太平景象當以此卷開其端也豈不巍歟

津門羅浮華隱

津門雜記

弁言

叙

自昔志與史合陳壽志三國志即史也後世州有志縣有志而府又合州縣以為志
誠以志也者記事載言凡以備故實資考鏡也顧志或百餘年一修或數十年一修
歲殊世易文獻無徵往往傳揚異詞真偽混淆請書論世之君子常惜之於是志之
外世又有記各雜記之作以近今論之津門雜記亦其一也張子赤山世諱武林幼
寓津郡博學多才工書善繪知岐黃識洋字誦讀之餘每每留心時事凡耳目見聞
身所經歷事有可記悉登諸簡牘久成帙名之曰津門雜記舉以示子兼索序言展
而讀之見其所記踵故增新闕疑徵信凡城邑河渠衙署祠廟以及海防軍政國俗
民風數十年之興廢因革自鉅及纖燦然明備雖據實直書不加軒輊而因文見義
善者句深然以思頑者自悚然以懼所謂論世即寫極世之意者也各津素稱輿輔
要地領帶六城中外萃聚花樣日新嘗欲筆記竊恐聞見未周貽譏大雅因而中止
今讀此編博考典藉參以見聞彰遠昭來有徵而信使讀之者不下堂而周知四境
吾知斯編一出自必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將必有爭先睹為快者是瀟毫而為之序
光緒甲申秋杪津門如孩老人書於虛白草堂

津門雜記

叙

自序

僕籍隸虎林生居燕市幼年隨侍滄寓津沽迄今將卅載矣嘗考津門為 畿輔喉
襟之地人雜五方繁華倉侈習俗使然昔年漕運鹽務賦時生急勃異常熱鬧迨
後屢經災歉市面蕭條不無減色惟逢歲時今節尚不致十分冷落較之於昔亦
大有懸殊也乃自西洋通款各國來津貿易者既夥議准於距城五里之紫竹林地
方設立關稅建造房屋中外互市華洋錯處輪輻樞連別開生面為北洋通商要地
由是益臻繁盛煥然改觀各省宦商寄京者四方人士來遊者接踵而至咸喜留連
以瞻風景余以課餘之暇仿都門紀畧滬游雜記留心採訪輯成一書聊備考證其
風俗人物有裨於志書者有採諸新報者僅就現在見聞所及隨筆錄之事雖紀實
語不求工並附錄今昔題咏為章梅資潤色更名曰津門雜記不過拾人牙慧以供
談柄耳至於世風人事瞬息滄桑知難詳盡尚待大雅增修以匡不逮則幸甚矣謹
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重陽節燕市聞人張素書於紫竹林寓齋

津門雜記

自序

題後

雅俗兼該致不同。激揚書法異雕蟲。小儒莫但誇談藝。盛世文章備采融。

津門從善擇三甫單

閱書畫家一則有作

筆墨因緣感一時。傳人無限畫書詩。最宜風雨挑燈候。開卷從頭半故知。

津門為畿輔咽喉之地。五方雜處。地狹人稠。富麗繁華。埒於燕市。東唐張亦山先生作客於七十二沽。歷有年所。見聞既夥。紀載斯成。近撰津門雜記一編。鏤板行世。並託申昌書畫堂代銷。暇時取而讀之。覺其中探奇訪舊。問俗采風。據下里之歌。錄名人之撰著。可資掌故。足當臥遊。洵乎史乘之外篇。治游之寶錄也。為書數語。以廣流傳。

光緒十一年乙酉端陽後二日申報館主人識

津門雜記

題後

津門雜記目錄

卷上

考卷 形勝

交界 城池

河渠 海口

七十二沽說 濠糶

各衙門行館住址 書院

稅關 新設兵營

會館 浮橋

古樓 倉庫

鹽坨 古蹟

專祠 龍亭聖廟

各廟宇 清真寺

烈女墓 芥園

豔雪樓 天津劉冠紀畧

附天津縣謝公諫 歲時風俗

婚喪 喪禮

出大殯 鄉甲局

水會 義學

迎春 扶犁

卷中 採訪局

各善舉 灑掃會

與祭會 官書局

燈牌會 施種牛痘局

備濟社 呂宦

廣仁堂 近科甲第

附碑記詩文 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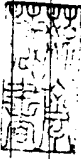
書畫家

津門雜記

目錄

機器局	水師學堂
挖河船	電報
輪船招商局	開平礦務局
時令	塔節
煙花盒子	天后宮
皇會論	四月廟會
峯窩	金頂妙峯山
孟蘭會	登高擲斗
巡更下夜	年年在此
祭竈過年	姑娘子
混星子	有門坎
化緣	仙家搬運
冰牀凌鞋	妓館
小班	下處
津門雜記	目錄
卷下	二
戲園	雜耍館子
唱落子	天津論
花廠	雪彌勒
戲詩	錢帖
食品	厲壇寺
減當利	打印子
津門雜味	新修官道
官道條例	脚驢東洋車
高麗館	外國租界
租界例禁	駐津各國領事官
洋行	租界工部局巡捕
施醫養病院	郵政局
北洋水師辦公處	天主教堂

醫養病院	耶穌教堂
婦嬰醫館	西曆
禮拜	外國節期
賽跑馬	灑水車
衣兜煙捲	外國花園
外國墳地	廣東神
盆湯	叫賣
客棧	脚行
中外國異俗	附勸戒鴉片煙詩
由津出口貨物	稅則水脚附畧
輪船搭客價目	
津門雜記	目錄
三	



考卷

天津肇端立衛所元以前無可考元時稱直沽前明始置為衛按明志天津衛在靜海縣之小直沽

國朝雍正三年由衛升州九年改州為縣設府置防營名文物之盛甲於冀北附郭三百村

形勝

津地為九河下游合眾流匯歸三岔河皆由直沽入海天津一城三面臨河大海在其東南三角旋繞其西北為河海之要衝畿南之屏蔽也

天津在北京東南二百四十里地當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車南運數百萬之漕悉道經於此舟楫之所聚商賈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雜處皇華使者之所銜命以出賢士大夫之所報命而還者亦必由於是實水陸之通衢為畿輔之門戶冠蓋

津門雜記 卷上 相望輪蹄若織羅大都會莫能過焉

附詩 豐南巨鎮此稱雄都會居然大國風百貨應運通前北萬家粒食仰關東市聲若沸魚蝦賤人影如雲巷陌通記得銷金錫子裏感衰事勢古今同

初到津門 滌衛交流入海平丁沽風物久聞名京南花月無雙地前北繁華第一城柳外樓臺明雨後水邊魚鱗逐潮輕分明幅吳江盡我欲移家過此生

交界 天津一縣東西長九十里南北寬七十里東至海一百十里東南同西至靜海縣界三十五里南至靜海界三十五里西南同北至順天府武清縣界三十五里西北至武清界五十里東北至寧河縣界七十里

城池 城垣於前明永樂二年建築周圍九里二分共得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六尺計東西長五百零四丈南北長三百二十四丈垣高二丈東至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衛河

河渠

城東北二百步為白河衛河之尾閘交流匯入於海河名曰三岔河口白河即北運河其源來自遼東連入密雲縣石塘嶺關由牛郎山而東兩岸皆白沙不生青草故名見通又名潞河由天津舟行北上曲折至通州計水程三百五十里由通州晉京陸程四十里

衛河即南運河人呼御河古名清河由天津湖流而上向南經山東通河南衛輝府再過黃河由江蘇越揚子江至浙江杭州為止蜿蜒四千餘里

北運河分派有東河即蘆台河由費家大橋錦衣衛橋陳家溝東去入塌河淀一名大河淀距城四十里北運河藉以蓄洩者也上無來源下通潮沙東南有小河入七里海

白河分派均在城北數里有下西河即子牙河由虹橋通冀州深州廣平府磁州等處又有上西河即大清河由西沽通三角淀連保定府

津門雜記 卷上 海口 大沽海口距城百二十里河流入海處也兩岸壁陡一域中機土人謂之海門又曰欄港按潮沙所至北抵楊村南抵程官屯西北至王慶坨二百餘里皆淡水也蓋鹹潮抵海門而止無益入者若天設之以限內外斯亦奇矣

七十二沽說 天津有七十二沽之名實只二十一沽曰丁字沽西沽東沽東沽今名官道三义沽小直沽大直沽費家沽邢家沽鹹水沽葛沽唐沽羊頭沽桃源沽盤沽四里沽鄧善沽救家沽東泥沽中泥沽西泥沽大沽此念一沽從西沿河名也餘則在寶坻寧河兩縣境內

濠溝 咸豐九年統兵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在津築建濠溝深溝高壘距城三里至五六里不等營門凡十一圍長共三十六里人稱輪子同治七年拾匪北竄數南各州縣多遭蹂躪而津郡賴以安堵

寇警 曾經風鶴上元辰入夏勿勿寇至真馳遠統來千里馬擄虛誰護四鄉人魏隊隊整

前浙江藩司沈兆雲雲

城邦國都為儲藏機靈火藥... 前入

來從雅潔去山東... 各衙門行館住址

從督學院衙門即奇院... 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街門至同治九年... 往來交涉事件即向保定節署度處

津海關道衙門在東門外... 新鈔兩關東海防兵備道辦理各國通商交涉事件

長蘆運司衙門在鼓樓東大街... 天津河間兵備道衙門在東門內大街路北

天津府衙門在北門內儀門西大街... 清軍府衙門在鼓樓西大街人稱二府衙門

天津縣衙門在鼓樓東舊倉廩基址... 府縣學官住東門內府縣文廟旁人稱文學

總兵衙門在鼓樓西大街人稱鎮台衙門... 左營遊擊公署右營守備公署城守營都關府均在西門內迤北神機庫內地

河營守備公署在東門內迤南李家大院... 鹽務分司各員均係公館

總理營務處在東門內軍械所在南門內水月巷... 大沽副將公署在城東南百里新城即大沽協台

大沽營遊擊都司海防同知均駐大沽... 大沽營中軍守備署在城東南七十里葛沽

鹽關廳在東浮橋迤南為鹽船過關免碼之處... 督糧廳在河北鈔關東督催南運糧船

浙江糧道行館浙江海運公局在東門外南軒街... 書院

問津書院在古樓南大街堂院山長二位分官齋兩課每月考生童二次膏獎膏項... 由運庫支發年終報部乾隆十七年邑紳查為義捐地其創建有虛公見前碑記可

三取書院原在三岔河口南岸今移於東浮橋之東乾隆二十年盧州同知王又樸... 捐修地基建立每歲東修膏獎皆由蘆商捐資支給嘉慶六年重加修葺今同節運

庫支發生童課與問津同額數稍次... 補仁書院在城西北文昌宮每月二次課生童文藝山長由本籍延請膏獎膏費有

捐化生息銀兩至官課銀一項由道府分府知縣四衙門輪流備辦道光十年邑... 紳侯肇泰舉人梅成棟創建

會文書院在城內義倉前係舉人考課之處光緒初年由署運司祝公壇倡議始... 實任運司如公山酌定由運庫每歲支領京錢二千兩以為經費歷任津海道並運

司天津通捐資除修造工程外餘錢六千兩發典六釐行息為士子每月膏火之用... 無山長通城現任官輪流月課皆捐廉備獎歷任司道施存書卷甚富經理書院及

義舉董董為邑紳董君每歲立新水三百六十金由運庫支發... 稅關

天津鈔關在北門外河北浮橋旁人稱大關征收水陸出入貨物稅銀每年秋令來... 往商販雲集出入貨物為數更多俗謂之秋頭子

天津海關在城東南關口河沿征收由海入河貨物稅銀... 工部關在三岔河口徵收木料等稅

新海關在城東南紫竹林河岸專司火輪夾板洋船進出貨物稅課各有定章並兼... 西國人為稅務司時給疏廉協同稽查

附詩... 津關高設在河干一到河冰收稅艱只盼新秋風色好洋船廣到百憂寬

又... 鈔關橋上人如整商船打鼓馬頭偷漏不慈長官怒關吏來鈔關開權算弄威福

城望壬子楊光儀吟... 津門楊光儀吟

...

...

...

...

...

...

...

雜坐半與長長長歸去飛塵埃歸去對妻琴妻琴天相和珊瑚枝大燭珠白今日故船何所得

新設兵營

大沽海口兩岸舊有礮台峙立威鎮海門鞏固無比真有一夫當關萬人莫能入之勢而又有兵船往來巡哨自制軍駐節天津隨設護衛營及練軍前後左右中五營又有親兵水師營親兵開花營親兵馬隊其駐紮處則在三岔河口河東費家大橋河北窩窪大悲院大直沽機器東局左右西門外教軍廠及新城大沽小站馬場軍糧城等處俱有營盤屯駐重兵以資鎮攝其鎗礮隊間有習德國法英國法泰標演認真不遺餘力陣法嚴肅步伍整齊真如銅牆鐵壁不啻如火如荼軍容之盛可云備矣

練軍即洋鎗隊每營五百名人稱一亮子設總統一員翼長一員帶管官一幫帶官二正副令官二帶隊官十分帶官二十薪水以及兵餉分別行坐支發所用器械俱是新式後膛者

會館

津門雜記 卷上

五

山西會館有二在河東雜種店街者為西客煙行聚鎮之所一在鍋店街凡山西鹽當雜貨等商館內各有公所棟宇巍煥局面堂皇內祀關聖帝君無僧道住持該館存項甚鉅皆本省人捐納

閩粵會館在北門外針市街係該省官商捐造館內專祀天后聖母無僧道住持浴呼洋會館

嶺南樓湖幫公所均在針市街

江西會館在估衣街萬壽宮內

紹興會館在城內鄉福

山東濟寧會館在北門外西崇福巷

當行公所北門外迤東

邵武公所北門外迤東

懷慶會館在北關外迤東

吳楚公所在河北大王廟旁

廬陽公所在城內曬米廠丁公祠

浮橋

天津城外浮橋原有四座近年因有營盤又就北河添設一座名曰新浮橋餘則謂東浮橋在東門外北浮橋又名大關浮橋在北門外院浮橋在督院旁西沽浮橋在城北五里

古樓

樓居城中央高三層四面穿心通四大街磚穴最古上懸大鐘晨昏各撞一百八柁城門早晚啟閉以鐘鳴為準歷有年所聲聞十餘里可預卜晴晦風雨東面鐘聲聞于天頗雅切北面有本城名士梅小樹實題聯云高鼓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柁早晚鐘聲句甚奇警樓上供大仙像居人因保護一城頗著靈感朔望香火最盛

附詩

朱根仙史唐尊恒之九

古樓高聳在城中南北東西四路通一月兩回香火盛此間供奉是仙翁

倉庫

津門雜記 卷上

六

倉庫在城北十八里名曰北倉計四十八座每座五間共二百四十間為屯糧之所有大史官駐守又城東南五里梁家園近年添建倉庫一處計三座每座長十二間寬三間共一百零八間以備海運存糧名為海運官棧

運庫在鹽道署內鹽商納課之銀歲約四十餘萬存貯其中以備解部及支發各種公項

縣庫是收存徵收地丁銀按天津實在地畝共計八千五百餘頃歲徵銀九千六百餘兩運解藩庫例應四千三百餘兩其餘留庫備發本邑祭祀俸金工役區坊零費之需

鹽坨

天津產鹽甚富上裕餉需下應民食直隸兩省一百八十餘州縣皆賴之鹽由海灘運津堆積之地在河東名曰鹽坨鹽包業業如山呼曰鹽馬地佔數里一望無際河東幾甲號鹽坨堆積官鹽近更多贏得綱商佳子弟花天月地會消磨唐述九堆鹽坨河流東去無停流地無青草不種麻與木家家聚梁肉奴子曳絳羅笑指王山高我道旁一更淚盈把曾是當年驚鹽者楊自吟

津門之地本斥鹵第一生涯惟曬買鹽坨堆積崇如山逆使後人不知艱祇道鹽坨

終可憐雙瞳何必識丁字學人衣食較豪華稍異無柳等泥沙一朝化去成烏有公私交迫真債載風不憂人人孰親親朋避之守吏守吁嗟乎自古有餘則為患安用坵鹽堆如山君不見東家散財濟窮翁至今人稱善善人又不見西家居奇珍獨子孫曾無立錫地吁嗟乎堆鹽坵堆幾多終不可恃奈若何

古蹟

天津衛舊有巡漕御史駐此至今猶有戶部街儀門口倉門口護餉關帝廟等名目尚在

城東南七十里地名軍糧城相傳為元朝海運屯糧之所

掛甲寺在城東南十二里古名慶國寺相傳唐尉遲公凱兵過此掛甲於寺

鹹水法在城東南五十里該處左近舊有蚌殼滿地深澗無涯至今不朽想昔日之海灘即在此無疑也

城內鄉祠相傳有異人偽居一日辭去曰後樓墨污幸見詠出門不知所往僧徒視之東西粉壁平書進德修業四大字下遺墨盆又竹竿紫微墨汁淋漓餘無他物壁高尋丈不知其何以書也筆法秀勁結構謹嚴如筆更龍東署乾隆十一年四月

津門雜記

卷上

七

五月西署晉安胡御機書圖活光湖另具一格至今已歷百餘年墨色如新墨漫無恙亦一古蹟也

行宮舊跡距城六里在海河東岸皇船塢舊跡在紫竹林北海河西岸今俱廢思源莊一畝圍開津園家水樓在城東五里錦衣衛橋為遠聞堂張氏別墅款接名流漁游鰲味之所今亦廢地不及備載

費宮人故畧在東城內今名費家衙門明季閩逆之弟李虎曾被宮人刺死天津名人進市宮人詩最感謹錄其一於左

明費宮人故里歌

嘉慶庚申梅成棟 謝君

析津之水東南流逆之則剛順之柔淳濬正氣生女子能為君王執國仇龍登天虎犯闕御溝流水流成血萬朵宮花碎碧苔一枝勁草凌紅雪明家善士三百春殺賊乃出費宮人大才小用滄桑變此恨蛾眉總未伸蘭紅綻綠陰風慘刺虎不獲遺虎嘯想見金釵下手時射虎將軍無此膽吁嗟乎青史模糊耒真人言故里在瀟瀟門楣想像今何在委巷猶標姓氏新地以人傳名不朽斷非出自悠悠口銀瓶留井將毋同石碣流芳真有偶吁嗟乎地不必羣山萬壑赴荆門宅不必浣紗溪近岸

柱美人白首終黃土宮女丹心有烈魂廟祀千秋久自說詩人藪筆者分茲至今奇氣鍾難竭奕世猶傳履鳳媿

專祠

謝公祠在西門外水豐屯鹽市口咸豐三年與謝公同時赴難之蒙古都統佟公

並祀於祠顏曰雙忠祠邑紳張公文奉旨入祠亦附於內又天津縣城隍廟

建謝公祠一處供木像香火不絕乃縣役私奉者

僧忠親王祠在西門外大道北

曾文正公祠在河北大王廟旁

丁道祠在城內曬米廠

名宦祠鄉賢祠忠義祠節孝祠俱附祀於文廟旁由地方官春秋致祭

怡賢王昔年興修水利懲者勳勞祠在河北金家窩舊址尚在久未重修

忠忠祠在開口下溜米廠大街高光緒元年漕運委員由海道北上遭風流歿於王

事奉旨建祠以慰幽魂

龍亭聖廟

萬壽亭在北門內迤東又名龍亭內供當今皇帝萬歲牌位歲時朝賀慶祝萬壽及宣講聖諭廣訓皆在此行禮

卷上

八

府縣文廟即聖廟在東門內大街又名文學有牌坊二座顏曰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春秋二祭在二八月上丁日禮文志遵古制

各廟宇

城內東南隅 草廠庵 水月庵 藥王廟 行宮廟 彌勒庵 韋馱廟 關帝廟

城內西北隅 城隍廟 觀音寺 三皇廟 准提庵 三聖庵 白衣庵 武學

城內西南隅 小雙廟 大神廟 達摩庵 湧泉大寺

城內東北隅 三義廟 朝陽觀 護餉關帝廟 甕城關帝廟 財神殿 鄉祠 無量庵

白衣庵 福德祠 奎星閣

東門外	天后宮 玉皇閣 崇仁宮 太虛觀 白衣庵 東嶽天齊廟
西門外	關帝廟 九天廟 慈惠寺 呂祖堂 如意巷 雙忠廟 古皇巷 稽古寺
崇福巷	龍王廟 西大藥王廟 永明寺 黃姑子巷 河神廟 花神廟
育德巷	韋馱廟 玉清觀 板橋寺 火神廟 紅衣寺 白衣寺 海會寺
雲霞觀	大覺巷 福壽宮 維摩巷
南門外	大悲巷 慈航院 念佛巷 怡佑祠 風神廟 弘仁寺 <small>王即龍</small> 寶林巷
福德林	蘆莊關帝廟 元會巷 開口西關帝廟 三官廟 帝君廟
樂王廟	海光寺 五聖廟 娘娘廟 紫竹林 延壽巷 準提巷
北門外	奉山藥王廟 八塔廟 厲壇寺
龍王廟	茶棚巷 泰山巷 清淨巷 老君堂 火神廟 天安寺 文昌宮
津門雜記	卷上
海潮巷	南關 北關
河北	先登寺 獅子林 水月巷 白衣巷 大悲院 望海寺 崇禧觀 香林院
甘露寺	仁天寺 樂王廟 昆盧室 三官廟 大王廟 北極寺 火神廟
祇樹園	玉皇廟 直指巷 龍泉寺 白衣大寺 三太爺廟
河東	三官廟 大佛寺 文殊巷 火神廟 小聖廟 祖師廟 觀音過街閣
鹽坨關帝廟	娘娘廟 元帝廟 太山行宮廟 水梯關帝廟 準提巷
西方巷	地藏巷 白衣巷 三元廟 小雙廟 大藥王廟
津城內外	真君野居道士約二百餘眾和尚共三百餘眾尼僧共三十餘眾本邑僧官住持西大藥王廟道官住持天后宮內管東不法僧道云
清直寺	回教清真寺謂之禮拜寺共四座一在小夥巷一在西門外迤北一在金家窩一在穆家道教中人約有六千餘戶云

烈女墓
墓在西門外俗呼烈女墳原為陳氏諸氏丁氏四烈婦之墓嗣有奇節奇烈者皆葬於其側樹碑建祠曰節烈祠以垂不朽

附詩
墓前石碣一行分憑巾城西烈女墳雪虐風饕松柏樹敢將蔓草比羅襪
崔 旭念堂

芥園
芥園又名水西莊在城西三里去康熙解元查運城心裁別墅其間樓臺之勝花木竹石之幽為津門園亭之冠昔日如朱竹垞拜尊朱導江岷之輩官館於此至吳敬人祭酒張船山太守諸輩過津時亦曾在此遊賞今則遺蹟全無惟見荒烟蔓草碧水東流夕陽無語滿目淒涼矣

水西莊上水禽啼水西莊下水拍隄詩客酒家零落盡渡頭楊柳尚依依念堂

附詩
雪散樓在城西御河之北即水西莊對面 國初詩人佟鏞字蔗村妻趙氏字艷雲
工詩樓因以名列下遺蹟蕩然無存人猶呼為佟家樓云
梅成棟 樹君

附詩
水西莊外綠波出欲訪佟家買棹行春草已無高士宅畫樓猶證美人名琴盒鏡匣空陳殘礎荒榛動遠情一樹海棠花落盡迴風舞雪撲流鶯
陳 珍 亞閣

又
雪散黃金盡空傳七字詩野花如有恨滿地落愁思
吳惠元

天津勤冠紀畧
咸豐三年粵逆北犯運使楊公需為防禦計捐廉倡率製造抬槍五百桿招募壯勇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蘆團嗣奉 旨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前任湖南郴州知州吳士俊前任良鄉縣教諭汪鈺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寶常等公約廩生王鑄與閩邑紳民鋪戶立義隊局二十八處每局募勇五六十名按期訓練自春徂秋屢奉 廷命命知縣嚴漸近防守愈嚴八月朔夜風雨大作城西北芥園河隄決口天津道張公起鵬督率官弁堵築河神悅現再築再決芥園隄高與城齊津邑地勢東回於西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夜間紅燈隱約奔流隨之於是靜海滄州一帶猶望汪洋

漢歧途皆為水漲僅餘大道津城西南亦無眾皆驚九月二十六日戌刻瞥見城東關口迤西之高室中隱隱似木筏停泊諸親若有人潛伏急報義民局聞其鳴鑼立聚千餘人而後倏不見時探報冠已置至靜海縣屬之譚官屯鹽政公文諒傳令二十七日黎明聞邵文武齊赴教場屆期官紳兵勇咸集將出探眾曰誰帶隊者邑侯謝公子澄奮然曰我何如眾踴躍曰聽命公即去長袍持槍上馬民要進之曰公民之父快不可殺身我等願為前趨行至城西小園前途無耗遂暫休息先是邑人費獻堂慶氣恐賊於水淺處急渡城北八里宜興堡之雁戶善於水中用佛郎機技藝精熟百發百中宜扼要設伏以備不虞梁君實常等皆以為然乃招集之是日甫暮齊即令慶堂率任伏於得勝口之東南而礮臺浮橋濼溝亦均於是日畢工適邑紳張錦文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不期而合赴小園操演維時寇已席眾於距城五十里之良王莊各村而我眾不知也二十八日已刻突有老人報信云寇已在城西貴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隨登礮臺望寇果蜂擁而來邑侯謝公率眾迎勦運使楊公親率盧團堵截邑人鼓勇持械相助即童稚亦制挺以隨賊首召小丸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為關山王手捷黃旗左右指揮奮迅刺疾鋒銳

津門雜記

卷上

十一

其我軍以火鎗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翻空鎗甫住則隨煙而進有大活老卒詫曰是賊狡滑非巧取不可乃以兩鎗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猶及哭而前至伏處呼流且誘以利號鐘一鳴雁戶鎗排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為水雷遂大潰是役也斃賊約五百餘而我兵勇無一傷者自逆匪犯順以來縱橫數省至此而凶鋒始大挫焉時援軍未到賊眾我寡不敢跟追賊先遁於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聞賊敗後德甚沿路枕藉僵屍者云倘有追兵一鼓而殲矣惜哉十月七日督兵大臣勝係始由深州至津旋赴獨流剿賊邑侯謝公隨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公聞副都統佟公繼被圍帶勇馳救身受重傷赴水而亡越日有陣亡役余鵬龍者負公尸而出而如生次年正月十日賊乘大雪回竄山東往平縣屬之馮官屯欽差參贊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率長圍困之生擒偽丞相林鳳祥解京伏誅焉附編 咸豐癸丑秋津邑劉冠庭獲勝其間天人感召良非偶然然年八月朔夜風雨大作城西芥園河陡陡決天津道張公起駕再築再決夜有紅燈隱隱引水南趨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一片汪洋倏成巨浸後乃知雖十萬兵力不及此蓋津邑無險可守數十圍練何以禦七萬之強寇九月二十六日戌刻南窪之木筏二十八日

已刻來營之老人報信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此其中殆有天焉邑自春開奉 旨飭地方官會同在籍前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奏辦團練邑紳張錦文捐資助經費並上守禦各策於鹽政公文諒公善之遂發令前一枚令錦文照辦錦文悉心佈置獨力捐練鋪勇三千餘名自春徂秋雖寇警漸逼而迄無確耗錦文於九月十三日募勇士劉姓春出境偵探二十六日回報始知賊竄入滄境是夜聞傳逆匪已到人心大震錦文晝夜入購署謂邑侯謝公子澄曰寇近矣計將安出公曰妙手空空奈何錦文曰已備辦矣隨以票錢四十串交公為募勇費錦文以賊勢鴟張非有以遏其銳氣不可二十七日黎明募夫萬餘於小稍直口挑挖長濬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堆累成礮臺又將預造礮盤六座設於礮臺錦文以位不能轉移俱即日工藏復入署見謝公商議備謝公曰昨夜賊犯喧嘩恐生變何以處之錦文曰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請罪公以為然請於各憲鹽政公文諒曰誰作保者錦文挺身任之亦有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之奔聚者千餘人遂飭其率赴教場聽用適錦文隊引運銀二萬餘兩至錦文盡數易錢分寫四百文一紙帖票為發付勇糧等用二十八日寅刻同城官齊集教場正擬差探突有老人來營曰賊距十餘里矣隨登礮臺瞻望瞥見賊蜂擁而來奮迅刺疾至濬而沮邑侯謝公子澄率勇迎剿津鎮特公克慎親燃大礮運使楊公常督率盧團拾槍一齊轟擊我眾繼之而邑人之助戰者復數萬人遂敢賊於稍直口先是邑人費慶堂獻策以城南如澤國不能營宜伏排槍防賊偷渡排槍者以佛郎機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村民用以弋鳧者也呼為各官皆以為然倉卒募齊即令慶堂率任設伏是日賊果分股東竄至伏處呼渡雁戶伴應推舟而前距賊數武號鐘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噉返奔遂大潰錦文見我軍大獲全勝恐兵勇飢疲火速回城將預備之餼餅數千飭差送大營城中住戶效之亦爭送馬謂之得勝餅是役也宜漢垂佑眾志成城官民紳董戮力同仇錦文捐資數萬運以智謀乃克奏膚功而事機湊合不可思議說者謂倘逆匪先一日竄津戰守之具未備有不可問者矣天耶人耶迨後六年庚申海口不靖錦文於事勢危急之際權宜維持力顧大局幾為瀾言斐語所中傷錦文不為動而卒無恙戍辰拾匪之機復與閩邑官紳力籌防禦選天之福盡其人事均得化險為平里人感錦文保衛功前後贈匾凡數十方從經大吏入告 溫詔優賞給一品封典 欽頒尚義可風四字匾額以光其閭子汝霖因

津門雜記

卷上

十二

在事出力由道員賞加二品頂戴孫鴻壽 恩賜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人咸以宸
春優隆詭稱異數不知錦文繁采擇患自軍興以來閩邑倚為長城豐功偉烈難婦
孺亦樂道之其人傑矣哉夫天道遠不可知而當時之人事有不容沒者附記篇末
以為好義急公者勸

城西芥園決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須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
可咸以為異次夜堤潰即所指處也西南有廟曰雲霞觀正決口之下游乃水至觀
後忽分東西流繞至觀前復合流南趨以至滄州之捷地彌望汪洋惟大道僅存匪
因水阻東窺迂緩故稍直口得以預備

邑生王某者在城西十三里姜家井訓蒙九月廿八日已刻忽一人闖入塾中貌智
白而溫雅曰汝弗懼其連具食詢以此村何名距城幾里也兵若干城已勝出否正
探問間突有匪報曰頭陣敗繼報曰二陣敗俄頃又報曰開山王陣亡其人拍案而
起匆遽出門西窺有識者曰此即逆首李開芳云

天津鎮協各兵歷年調外防堵存城無幾九月二十八日之捷僅賴運署拾鎗五百
及所練義民舖勇數千人而已

津門雜記

卷上

十三

十一月廿三日邑侯謝公陣亡時有縣役余鵬龍曹平五等四人甘心親隨一步不
離同時殉難及邑侯尸身入城比戶男婦老幼無不痛哭如喪考妣路祭接排有三
千筵按癸丑歲髮逆窺擾津門剿禦之功其最著者官則雲舫謝公子進也奉旨
追贈布政使銜照銜議卹世襲雲騎尉職並於天津及四川原籍建立專祠紳則秀
岩張公錦文迄今人艷稱之亦人願聞之二公駭然已載入府志焉

天津縣謝忠愍公哀詞並序

津楊慎恭撰六

嗚呼津邑賴公而存而公卒不免死於戰天耶人耶嗚呼哀哉魯冠流毒郡邑破其
害者指不勝屈或不戰自潰或戰而不支天討雖嚴賊勢亦熾未易盡殲之也而
且嘯聚巧窺執捷伺機其敢於直趨天津蓋徐知津鎮之現兵無多矣津民固多
勇敢而團練未久招募未齊紀律難施似同烏合期其投誠如松關之健也愛愛其
難公文吏也披赤心明大義身先士卒以死自天津民原皆不頑梗慷慨成義莫不
以一當百稍直口一戰賊鋒挫賊勢蹙國威壯民心安內外數百萬戶靡不忭舞
欣幸慶縣尊之免我於鋒鏑且靡不祝公以遐福也而公今竟罹於鋒鏑之慘嗚
呼哀哉天道無乃茫昧乎賊之敗而逃也諸上憲以守城之責止公之追繼而大師

至繼而朝命降公遂不返顧矣賊據獨流築木柵不易攻不可議公屢衝其壘
皆捷賊固甚畏公茲之敗也非敗也人事多差嗚呼哀哉公之禦賊也在季秋下
旬之八日公之致命也在仲冬下旬之二日兩月之間勞悴辛苦不問可知況兼赤
手措辦拮据萬難士卒尚有時而逸有甘公則極其勞極其苦心血更不知消
耗幾許即不至戰而死亦必由勞苦而病且必沉痾沉痾終亦難醫也嗚呼哀哉
公本一寒儒官十年仍然故我而公毫不介意也惟知報國惟知保民肩人所難
不欺素志即使生而獲報崇隆之際亦必披棘環途泣數行下矧今死於行陣耶嗚
呼哀哉方今大兵四合妖氛計日可淨將見歌凱者賀勝者飲至者哀歎者解嚴者
安堵者紛紛焉皆樂境也而公竟何往乎特思之賤公果死而有知乎史官能詳
以記乎否乎然婦孺亦誌而傳之夫何庸屢悉以述乎而利之當與害之當除患之
當防又皆待公經綸於成功之後者也今復何所望乎公之莅任於天津也凡二年
不侵事不立威似因循似文弱也人皆忽之臨大事乃見奇節嗚呼哀哉節則奇矣
死何太慘乎爰綴哀詞參諸銘誌

賊飛來公不驚文而武民皆兵賊滔天志騰凌驕勝之據棧棧功如此公不矜公之
志安民生賊不殄心不平獨一隊廢賊營賊屢捷功將成猝遭變命難謂公係境歎
聲騰公捐軀聖鑒萬萬古焉共聲

津門雜記

卷上

十四

化洽津門使斯民有勇知衣家學無慚晉太傅
魂歸蜀版似此日鞠躬盡瘁祠堂宜近武鄉侯

又

天津梅寶璐小樹

赤手挫槍槍勦閭閻頓失瞻依沾水生寒凝血液
丹心光炬炬知靈更不忘捍衛蜀山含憤返忠魂

天津縣謝忠愍公誄并序

蘇縣牛元慎云階

維咸豐三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晉贈通奉大夫天津令成都謝公卒於軍嗚呼哀
哉初粵西之地奸民不靖眾難烏合勢窮張天師降諒固不難於殄滅而蜂蟻
有毒驟失小利百姓流亡塗炭半天下武昌之地險不可遏金陵之城堅不可恃若
夫裨將偏師之隨首覆軍者蓋以十數而剖符專城好青拖紫之司夫其守者相望
於境癸丑秋九月下旬匪徒突至喘毛而起人馬縱橫絡繹數十里獲旗蔽天日射

狼蛇如擒擒捕於道路之間沾上之民有死心焉况彼時營伍之中頗年做識去者十九存者十一重以莖爾孤城久即形臨時補苴亦屬徒勞至弱城危郡人愈駭公乃召集眾庶三日之內眾志成城裂裳為旂脫去為兵以不教之民當官戰之眾率無懼之子禦倉猝之兵而賊鋒雖勇而愈勇十倍千戈如林礮石如雨形殊四射白矢亂飛眾寡不敵步馬相懸孰勝孰負不待知者而明矣然能斬將奪旗殄其梟帥致賊紛紛氣絕望風而奔津郡內外數十百萬之生靈皆安在者實生於我公一人之手也迨其後醜類受擒退守會川王旅駢關雲也嚴其大將專征於關外小醜遠隔于境中若公者職非武臣身居邑宰似可守此一隅無事任干予冒矢石追逐于疆場鋒鏑間矣爾乃矢公忠之念消吟賦之心慨然率所募丁壯自成一隊身經三十餘戰高熱鴻烈炳馬與日月爭光兩月之間衣不解帶食不兼葭理瘡盈掬鞍馬膠身時值嚴冬天氣粟列積雪沒腰堅冰在膝雖健兒勁卒有不勝其墮指裂膚之苦者書生病覺其何以堪而公殊自若也其肝膽意氣古所稱忠臣義士不在茲乎而孰意彼蒼華事竟有不可知者日者賊眾出巢渡河北向經署大將軍命所部將官迎擊賊勢大潰使欲引還行抵河干見所造浮梁已為官軍焚燬歸路津門雜記 卷上 十五

斷絕遂乃沿途求走公突公營而公以六百餘人與之擊搏斯時也河流有聲日薄無色天地為之震動風雲為之變遷刀矛之聲鏗鏘滿耳自凌晨以至薄暮屍骸枕野互有折亡竟以援救無人眾皆枵腹小挫於頃刻之間公猶奮不顧身有進無退賊人抗拒判以長戈身無完膚血流至足而公失馬矣猶且張空拳冒白刃手斃數賊而後已焉何其忠勇果毅視死如歸竟若是也豈不壯哉嗚呼津郡之民死而公生之津郡之民生而公死之宜其耕夫耒耜婦下機致勞而之深龍市之蒸城府頌然街巷巷哭一時有何怙何恃之思也悲夫悲夫昔者司馬叔持手劍父讐死而無悔漢明帝命班固為之誄聞中侯馬歿於汧河而潘岳亦誄之焉若是乎忠孝義烈之流慷慨立節而死者雖解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策而贈之受公生我之恩春敢闢其文哉乃作誄曰嗚呼謝公其德如天生有自來死有固然靈靈醜虜西侵我邊危如累卵急若倒懸惟公仗義秉魁是疆民賴以保城賴以全運氣既佳雅節愈堅忠義克奮英武畢宣昂然七尺身為國捐軀披箕尾歸於星躔者比肩婦孺掩泣則曰知賢名榮山岳氣塞天淵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明明天子嘉乃功為登之廟室祀之豆

遂司勳碩與世相延忠魂有知慰於九泉

謝公祠迎神曲

津門楊光儀香吟

杜鵑啼兮蜀道長棧橋照夜分海天蒼旌旗黯兮鼓聲死大星落兮組衣流水平日兮血碧風吹古雲兮雲黃廟貌兮河上祀事兮孔明兮撞鐘兮伐鼓兮登兮升香我隍我城兮瀟瀟我稼我穡兮穰穰神之來兮我嘉津之人兮樂康東望蓬壺兮海漫漫南指箕尾兮夜將闌神歸兮何所靈旂兮連蟻佩長劍兮御虎符射天狼兮帶星弧孤忠毀魄兮難還長風兮前驅蕭光兮若霧車馬兮有無念我故侯兮心煩結春茲土兮其少留神欲少留兮不得晴光兮雲衢

右送神曲

祠堂聯

津門梅實瑛小謝

破敵扶危肥水舊勳同一轍
鞠躬盡瘁錦官崇祀並千秋

歲時風俗

天津無沃壤秋田民多以賈趨利人雜五方俗尚奢華禮教日與科第傑武富者多好倡為善義行其實者就死不悔勇於赴難而不屈習使然也更有歲時俗禮小節多端畧記於下

立春

正月元旦味爽長幼皆起盛衣冠設香燭拜天地先祖父母以次而同食角子取更

新交子之親親友誼門互拜數日交相宴會名曰請春酒

元日至初五日不以生米為炊謂之忌破瓦

上元日曰燈節通衢張燈結綵燃放花炬遍地歌舞食湯團曰元宵諸寺觀作天官會

二十五日羅友於地作圓形名曰打團中置米穀少許曰填倉預卜豐歉

二月初二日以百蟲皆蠶謂之龍抬頭以穀糠引錢龍至家是日食餅煎糕糝並祀土地神

三月初三日文士祀文昌帝君於城內廟中人以所檢字紙是日送入廟中焚化之

又謝公祠賽會

清明日男婦各上墳陳祭品焚紙錢增土於塚上曰添墳哭新鬼尤恻

二十三日天后誕辰預演百會曰皇會備極熱鬧

四月初八兩日府縣城隍神出巡賽會散

初八日為佛誕辰以葷豆餉行人曰結緣是日斷屠

二十八日藥王誕辰各廟作會

五月端午有龍船戲比戶貼符門符插蒲艾食角黍飲雄黃酒繫兒以綵線曰衣命線又採百草為膏

十三日相傳為關公磨刀赴會之期是日必雨諺云大旱不過五月十三

夏至日以東風為水徵曰夏至東風極泰于水裏撒

榴月俗謂毒五月凡允傷人命各案每於此月層見叠出須先事預防之

六月六日曝曬書帙衣服等件鈴鐺開作照經會

初伏日食麩飲綠豆湯是日雨為旱兆曰初伏沆末伏沆

十三日曰分龍兵有勤龍懶龍之分是日雨為久雨之兆不雨為久晴之兆

二十日至二十八日為諸神誕期連日必雨居人謂之連陰天

七月七日女子以花針浮水面現其影曰乞巧

立秋日以雨為秋澆之兆俗呼秋灑不雨為秋晴之兆俗呼秋吊

立秋之時食瓜曰咬秋可免腹痛

中元節祀祖先作盂蘭會放荷燈燒法船

八月朔日雨為旱兆諺云八月初一下一陣旱到末年五月盡 初三日祀雷神

中秋節陳月餅瓜果拜月曰圓月

二十七日至聖孔子誕辰學校中人士敬致祭於文廟奠獻如禮

九月九日重陽節食糕登高作北斗會

十七日祀財神最盛

十月初一日祀祖先作五色紙衣焚之曰送寒衣紙名蠟花紙

二十五日曰皮襪生日俗云是日晴則一冬凍是日陰則一冬溫

十一月冬至日結消寒團食餛飩

十二月初八日作佛會清晨有施豆者先於夜間跪佛前每捨一豆念佛一聲曰結緣豆又以米豆粟稟雜者之曰臘八粥兼餉行人

是月多嫁娶如古仲春會男女俗云趁亂歲

二十三日常祭謂之神昇天

除夕接龍祭祀祀祖先拜尊親曰辭歲夜飲不寐曰守歲爆竹聲通宵不絕

婚娶

津俗婚嫁不拘六禮但以通媒為定男家備飾數事為定禮換帖娶之前一日女家昇送粧奩至期娶親儀仗有明角燈串燈旗鑼傘扇文武執事街牌鼓樂等類又有公雞涼席宮燈雙明燭如臂名曰子孫燈彩與八抬高如塔鑲金為花作益斯行慶麟趾呈祥諸夫貧富禮同親迎者少女則冠簪入門設弓箭拜天地飲合巹盃名曰交盃盃三日謁家廟拜舅姑伯叔以次謂之分大小婦家三日內多饋禮

唐芝九尊恒竹枝詞云婚喪總是大排衙不論紳民士庶家宰相官衙狀元第教人未看眼先花

喪禮

民間親將殯擇吉方停道遙牀置親於上殯後請陰陽生擇時或殯俗傳三日魂靈上陰府望鄉臺孝眷均痛哭於靈下是日送路五日成服首七誦經紳士家行家祭

津開平殯期發引前一日行祖奠禮焚燒紙綉紼親友送挽靈幛對聯甚夥

津門雜記 卷上 十七

出大殯

津郡每遇喪事輒高搭柵門豎牌樓開喪受吊雖在平民其氣象居然大家每七

延請僧道禮懺誦經尤重出殯之舉窮奢極侈過分起禮且隆而重之曰大殯前用

鑿駕半副黃亭兩座次則官衙執事百餘對開道鑼清道旗副喪儀依序而行然後

墟亭香亭影亭雲亭彩幡傘蓋朝服鮮花僧道行香魂輪魂幡銘旌等事送殯親友

相間徐行一路長吹細樂香盤提爐對馬旂槍不下數百人最後引路神童玻璃鑪

金高槓棺罩以數十人昇之而行其後則送喪車輪多至十數乘其帷幙旗幟之質

備執事夫役之工食一切費用恒有糜千金者殷富之戶尚不足深悔其左支右絀

東挪西移者亦難以屈指計謂不如是不足為宗族交遊光寵惟出殯既如此豪華

落葬宜如何鄭重乃誇外觀之有權味入土之為安親朋執紼送喪自郊而返大都

則棺槨委之路隅津人名之曰坵遂以為畢乃公事求其馬籠早封牛眼預卜者十

不一觀往往坵上金字某祖某妣赫赫如新而棺木已為風霜剝蝕狐鑽窟觸目

悽然皆當年出大殯者也

王韞徽 漢音

不論商賈與平民每遇昏喪百事隨諸鼓喧鬧車馬盛衣冠職事一持軒

觀送葬有感

嘉慶庚申梅成棟 別居 津門

誰家鼓吹出城西翠樓紅旌上大隈柵內形骸千古夢路旁兒女數行啼親朋相送
臨歧返翁仲無言落日低華屋山邱彈指事人生未有不黃泥
又津俗凡遇幼穉謂不宜棺殮並不得附葬祖塋祇以蓋墊包縛兒體投之中流或
置之曠野蓋墊者津人覆釜之物以蓋為編成形式八角意謂兒魂得此即不辨東
西轉世託生不復前來泗我任飽魚鱸大豕之醜而不之顧忍心害理此亦習俗之
最可怪者

鄉甲局

天津民風好鬪趨向不端光緒戊寅歲吳中王樸臣明府炳燮率是邑政刊 聖諭
廣訓直解 聖諭廣訓十六條附律例易解 又奉考成法修訂鄉甲約一書約規二
十則在卷觀祠宇設局宣講伏持正教以期潛移默化使人心風俗一歸於正法良
意美願得為治之要也嗣因相沿日久紳董習為故事議生奉若具文復蒙 督憲
出示曉諭飭令認真整頓照常辦理務使閭津軍民諸色人等恭聽宣講身體力行

津門雜記

卷上

十九

改過遷善馬 憲示照錄

太子少保著直隸總督兩廣總督部堂張 為出示曉諭事照得為政首重訓民善
俗莫先典教津郡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民多驚悍動輒鬪爭俗尚浮華鮮知節儉尤
非教化不可光緒四年原任天津縣王令炳燮議舉舉行鄉甲宣講 聖諭廣訓業
經 李閣部堂批飭照辦委員戴令華漢會縣率同紳耆認真經理在案恭查
聖諭廣訓係本 世祖章皇帝欽頒六諭 聖祖仁皇帝行之為十六條 世宗憲
皇帝又尋釋其義推行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皆考親政長講信修睦重
農務和惜財節用戒訟息爭之要道所以崇正黜邪化民成俗不使踰閑蕩檢作奸
犯科意旨深遠凡讀書明理之士固應敬謹熟讀深思其兵民各項人等尤當恭聽
宣講俾可改過遷善昨據委員戴令會同張丞恩爵稟稱近來講者頗少懇切之心
聽者難動信從之念殊為非是現飭員紳認真整頓或賴推誠勸誘仍於寺院寬曠
房屋照前設立四十五處按期宣講各行出示曉諭此後務各實力奉行講者無視
為具文聽者宜加意體會庶人心一歸於正而不陷於邪囂厚浮薄之風化為而仁
厚敦龐之俗本署督部堂有厚望焉特示

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示

恭錄郵報

李鴻章片 再據天津府紳士四品銜吏部主事李世珍聯名呈稱原任天津河間
兵備道劉東琳潔己愛民政平訟理光緒二年直皖亢旱竭誠祈禱捐廉助賑施衣
施藥全活饑民無算津郡創設清濟道廣仁堂勸勉紳董實力奉行扶正黜邪不避
嫌怨原任天津縣知縣王炳燮講求理學文教事興崇儉慈奮風俗立覺荒蕪批河
諸政必躬必親舉辦鄉甲禁禁錮奸奸勸善規惡津邑強悍之風為之戢戢採訪節
建立善堂凡有義舉不辭勞瘁以上二員清正廉明聞閭至今感戴呈請附祀前督
臣曾國藩專祠前來臣查劉東琳王炳燮皆由進士出身品學端詳既有風力在任
數年地方政事綱舉目張無時無事不以休養生息持名教為己任茲已先後病
歿臣接見紳耆道及該員等善政遺愛莫不同聲感佩歷久不渝無愧循良之選茲
據合詞呈請相應懇懇 天恩准將前任天津兵備道劉東琳前任天津縣知縣王
炳燮附祀前大學士直隸督臣曾國藩天津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而
彰治行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奏 光緒九年九月奉

津門雜記

卷上

二十

會者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水會

津郡人煙稠密店舖毗連有時不戒於火為害甚烈一經燎原亦有乘機搶奪者本
城各紳商舊有捐立水會四十多局置造救火各樣器具詳立章程遇警鳴鑼傳遞
名曰串鑼各局頃刻奔集撲救並不私分吟域分疆劃界無論晝夜弗辭勞苦救火
人名伍善半屬買戴貿易之人身穿號衣揮惠禦災爭先恐後情願急公分文不取
災場附近之家多因未及延燒以點心數百助相助者火既熄乃緩其鑼名曰倒鑼
按道里遠近分次序而散一方糧之常例於每年春秋兩季捐致呈供演戲祀亦
帝真君設席酬勞伍善名曰擺會餘項公存會首經管以備救災時燒燭茶水零費
支使會中定章意美法良然而在會伍善間有少年喜事之流常因救災擁擠不相
避讓往往與別會角勝以關礙從事此亦美中不足可供人指摘者

- 會名附 天安 衛安 郡安 衛善 聚善 普濟 清安 逢源 上善
- 聚善 靜安 壽安 聚善 天澤 永善 普安 天泉 公善 永安
- 保安 從善 同安 湧泉 澤濟 同善 天一 勝濟 湧濟 沼濟

廣濟 丙安 助水各局 勝水五局 鹽坨六局 每會俱有百局分局。

附詩 結社同防回祿災。登時撲滅騰殘灰。鐘聲幾道如軍令。什伍爭先奮勇來。

又 祝融何處忽為災。百道鐘聲遠送來。富室最宜多積善。點心滿盃酒盈盃。

義學 天津義學向不多見。即有之。亦如晨星落落。貧家子弟。大半以賣糖豆為生。日賺數十文。或沿途爬草拾柴。以供炊爨。無以讀書為當務之急者。近自鄉約盛行。啟謹宣講。聖諭廣訓。津人始以不識字為愧。當道因勢利導。各捐廉俸。設立義學。城廂內外。共有三十餘處。由長蘆運司設者九處。經帶由鹽務中善措。中各軍。由網總主持。而聘請塾師。尤其專責也。由津海關道設者十三處。由府設者兩處。由縣設者四處。定例一館教育寒賤子弟十六人。塾中書紙筆墨茶水。及塾師修脯。冬日爐火。夏日涼棚。一切支銷。皆由公項撥給。又津海關道設有正副稽查義學委員。月給薪水。核其功課。法至善也。近由天津道借海關道兩觀察。又加設義學四所。名之曰正本。務本。教本。立本。蓋以小子為成人之本。詩書為風化之本。其塾中章程。凡富厚及小。

津門雜記 卷上 二十一

康之家子弟。概不收教。委係寒無。無論遠近。儘可送塾。觀察給各童四季衣服。俾隨時更換。又日給麵十二兩。以充口腹。月之朔望。又躬詣各塾。面加考試。與以獎賞。洵可謂恩周重孺者矣。其外。並有看版文藝之總塾。曰會文。崇文。崇正。崇敬等名。曰河北趙紳士。河東李紳士。皆就該處立有義學。數所。又大關總辦設立者五處。一切費用。由大關自備云。

清真寺義學二處。均在城西。為回教中人捐助。設立者。訓迪本教。教告子弟。現係亦善。

迎春 立春前一日。曰迎春。是日辰刻。地方官自府縣以下。皆衣朝服。乘煤轎。全幅儀仗。鼓樂前導。恭詣東門外天后宮。致祭。古神春牛。祭畢。將春牛昇至府署。俟明日設筵。應律之時。照例行打春之禮。觀者甚眾。

扶犁 春耕盛典。每歲清明節後。亥日舉行。在紫竹林北。上園之先農壇。一名天壇。有司官自道府以次。咸集朝服。致祭。文武西三跪九叩。祭畢。即卸冠裳。作農裝。從容舉止。按例而行。扶犁。舉耨。凡數推。數遍。播種而回。此重農禮也。是時黃童白叟。環而觀者。以千百計。羣希豐年。多稼大有。頻高閭閻之樂。利無窮焉。

津門雜記卷上終

津門雜記卷中 清 錢塘張壽赤山氏輯

各善舉 北方民貧地瘠。災歎頻仍。窮民無告者。往往凍餓以死。填於溝壑。殊可憫也。

附詩 清農步街市。見有流氓在。橫樓行。示菜色。面龐改。肥人料已瘠。長人似亦瘦。有婦抱幼兒。草標乞人。負垂泣。告路旁。聽之語。可駭。家住文安縣。被淹無稻。饑逃荒。赴關東。數口小車。載窮兒。莫投生。免被奸徒拐。當此饑饉年。流離沉苦海。

又 哀鴻歲暮滿城邊。衣粥還憂賜不全。話到年年又大水。北倉穀盡也徒然。

又 水患年來多難民。紛紛蒙袂聚三津。捐金為粥延殘命。四廠分沾五萬人。

津郡素稱善地。人情急公好義。官紳所立善堂。不勝枚舉。凡賑恤窮黎。無微不至。惟廣 皇仁。而功德莫大焉。

津門雜記 卷中 一

育黎堂即養病堂。在西門外。收養老年男婦及病廢殘疾等。人道憲經管。有官莊子。出產發給需項。

育嬰堂俗稱娃娃堂。在東門外。收養貧苦無依幼孩。堂中乳媪醫藥全備。運司經管。需項由運庫發給。

施德廠延生社在西關外。散給三冬無食窮民。每人日給饌一個。計重一觔。百日為度。其貧戶姓名里居。由鄉約查報。每歲約有三四萬口。需項出於官商捐助。

東延生社在河東元帝廟東。前通商大臣崇公。厚以西關一社。不能善。概復立一社。於洋藥釐捐項下。歲撥銀約二三千兩。為施德之用。有碑紀事。

粥廠每遇荒年開辦。賑濟外來災民。由籌賑局辦理。活人無算。

施放棉衣每歲嚴冬。放給無衣窮民。需項由運庫發銀置辦。

恤廢會專養寒苦孀居。月給口糧。由洋藥捐項。按每箱收銀一錢五分。解呈關道照發。並有鹽務捐項。

救生會預備船隻。專救溺水之人。東北各浮橋均有此會。東善樂捐。

施捨棺木。東善士備送。埋均有助力者。

掩骨會在西門外有義地數畝葬埋其地貧民每年春秋並著人各處拾取成墓露骨骸以土掩埋

寄生所 清修院 存育所 收養殘廢周濟困旅皆紳士備立

施送各色丸散膏丹津城內外各善士家往往備送

施送善書如陰陽大感應篇覺世經各種善書俱有善士捐資印送分文不取

敬惜字紙社曰崇文曰廣善曰德文曰拾遺每社分地段散給各家童子一個以備尋常收放不時取取焚灰送入海中並收買破書字紙按助給錢各有定章有捐項生息充公

恤產保嬰局在西門外凡極貧之家新生子女無力撫養准其報名聽候查驗如果係赤貧月內給津錢一千文小米二斗後每月給錢五百小米一斗三月為止冬今並給棉衣一套初由善士創辦現移歸廣仁堂經理

採訪局 天津紳士復照蘇州府新定章程設立採訪闈即七州縣忠孝節義總局稟由道憲丁請於 督辦相李於同治十年八月開局將天津闈即七屬詳為採訪造具男女

姓名事實清冊取具親族隣里切實甘結稟由府學官移縣轉詳 學兩憲彙題入奏按每年四八兩月分為起造報放候部議奉 旨旌表建坊入祠所有經費前

津海道黎捐款生息支應至今七屬已請 旌者四五十人實屬更便廣 皇仁而闈幽光以此為最今局在會文書院

與祭會 文廟至聖先師每年春秋兩丁除官項照例備辦祭品外闈學人等按月出資添備大小燈絲隨班執事與祭以崇祀典

灑掃會 文廟朔望行香除官長照例展謁外闈學人等立會出資製香值月每朔望前派廟丁灑掃殿宇值月者親焚香燭於各神位前以昭誠敬應用鎖鑰掃帚帚子簸箕等器均廟丁置買由帳支銷

燈牌會 天津院府考試文章每過試期積習擁擠前後名次頗難聽點者易於誤名同人特立燈牌每五十一牌預於點名之先齊集場前建有棚數間設有板凳茶水靜

候按牌送入棘門聽點既不錯誤且可避風雨且能免費而入較為體統用項由學校中人等公出

官書局 總理海防支應總局奉 諭旨督憲札飭籌備成本購運南省官書來直原價發售以惠士林現據開津書院設局發售已將各省官書局書籍一律運齊安插並於局內懸掛總書目傳書章程又留存刊就總書目一本所有價值照南省十足制錢劃一不二定於二月初九日開售士子欲買購到本局查閱書目照章付錢取書無誤其各府州縣尚未由地方官運書發售者各士子亦可轉託親友赴津購買 光緒八年二月告示

備濟社 津郡設立備濟社籌集公捐凡天津濱河山東奉天江浙海船販貨來津者無論所裝何物均按該船裝糧數目合計每清斛一石捐銀五釐交備濟社紳董司事經理業已奏明立案以作濟貧之用實為備善舉總局設於河東關上孫家衛備為光緒二年二月李紳士建立集船捐紳捐共成斯舉捐款發典生息本銀不動所得息銀按以三成濟貧七成備荒地方縱有緊要公事概不得動用此款專為濟貧備荒之需均經呈明各大憲在案並呈明此次捐輸為久遠計樂捐者不妨從豐日後無論何事動捐不得援此項銀數為例亦在案倘有好事善仁台樂為補助望交備濟社總局應付收條為證

施種牛痘局 保赤堂牛痘公局在城內鼓樓南為華紳士創立經費由鹽商捐助每年春月引種至夏月天氣炎熱暫行停止其種法美善百無一失凡求種者但到局掛號給以票據預定時即至期風雨不改持票為憑揭兒按號種痘並與以痘後宜忌章程一紙分文不取全活幼童無算此誠係赤者之一片婆心也

廣仁堂 堂係南中善士捐資設立收養孤貧婦女撫教流落幼童所以存名節而普生成德莫大焉其住址章程詳於 尚相奏疏恭錄於左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伯臣李鴻章跪 奏為津郡創設廣仁堂收恤婦孺分別教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養已著成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婦孺

往往無以自存情甚可憫必須創設善堂兼籌教養則於光緒四年旱災後據南省
勸賑紳士前署陝西藩司王承基候選道鄭官應王事經元善等集捐洋錢一萬元
經臣商屬前督辦河間賑務今太僕寺卿吳大澂候選知府李金鏞先於津郡東門
外南斜街暫設廣仁堂收養天津河間兩府屬遺棄子女貧苦幼婦一面倡勸捐資
多多益善飭道員嚴宣懷等當同紳董籌經久之策嗣因經費集有成數遂於西門
外太平莊卜地建堂共蓋屋二百八十餘間將南斜街原收婦孺歸併大平莊於堂
中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男孩初收則為滌疥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
蒙養所設義塾整齊擇聰俊者延師課誦三曰力田所於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
木棉稻黍菜蔬擇粗笨者雇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藤織席
刻字印畫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
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爲之擇配六曰戒煙所廣延良醫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俾
吸煙者有自新之路庶煙禁不致徒設各所均派誠實司事專管其敬節所係婦女
終日扁額以慎關防飯食等項悉由轉補出入公舉年高有德之節婦在內管束矣
守節年例相符由在堂紳董出結移縣轉請 旌表現計開辦三年屋宇一律竣工

津門雜記

卷中

四

章程亦皆安定耕讀紡織成效昭然而戒煙除癮亦有二千餘人實於風俗人心
大有裨助嗣後應責成紳董遵照定章實心經理以垂永久溯查道光年間保定省
城創設全節堂其時只收養婦女五十名今津郡廣仁堂堂額七百五十名之多各
所收養窮民亦衆歲需經費用生息之款無幾誠恐未能持久除督官紳隨時設
法募捐接濟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設廣仁堂經順天府尹奏奉 諭旨每年
賞給米三百石欽遵在案津郡創設廣仁堂實爲北省賑撫善後一大義舉與京城
善堂情事相同相應奏明 勅部立案並復案備懇 天恩准自本年每半年賞給
南米三百石於江蘇海運撥項下在津就近撥領以廣 皇仁是否有當理合恭
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八年四月奉 旨著照所
請該部知道欽此

名宦

王大猷湖南舉人道光十七年由獻縣知縣調任天津公正勤明案無留積長於聽
斷折獄如神無論若何疑難立即剖晰肺肝洞見兩造無不悅服士庶獻曰青天
匾額人咸稱爲王青天後獲通州知州未任歸至今津邑故老談及猶津津樂道不

表

石贊清貴州進士咸豐年時任天津府知府居官嚴毅化險爲平真可謂中流砥柱
好惡同民者矣已請旨入祀名宦祠
丁壽昌任天津道性至孝持平秉正明敏勤能儉聲遠著凡有裨於民者悉心區畫
務使各得安全同治十年大水百姓顛連設法撫卹膏惠均沾人咸感戴十三年在
任丁外艱闈郡士庶紳商遠鄉農民以及各色人等不約而同往平於墓恭送德政
傘計三百餘柄足徵道憲平素愛民其感應之效如有此者
天津河間兵備道丁樂山觀察壽昌政績去思碑記代紳耆士 周作

梅寶璐小樹

從來名哲挺生一旦出而應世爲霖雨爲舟楫爲師保干城必先老其才於危疑震
撼之交然後置此身於艱鉅紛擾之會以實心行實政恩周羣命功冠一時宜其感
召人心神吾共戴此非常之運豈固由山川靈秀之所鍾而要非厚德深仁積累久
者必不能間出焉以顯揚於日下我津地瀕海濱爲京師門戶九河天塹三輔津梁
人雜五方繁劇甲於天下咸豐三年粵匪海境八九十年疊罹寇氛同治七年捻

津門雜記

卷中

五

逆北犯中外紛擾雖未全遭蹂躪而十年十一二等年雨劫水災互相加厲民皆
析谷益澆滿非有濟世之賢回天之力未易奏效而成功也恭惟我 大公祖籍隸
皖廬合肥學深養遠時值粵匪擾攘大江南北蒿目時艱不獲已奉親命棄講從
軍十數年內屢著奇勳同治九年前直督曾保薦觀察大河兩節並任伊始諸
詢地理民情以興利除弊爲急務維時津人士練達老成均已凋謝一二有志
者避于進之嫌不便輕謁率請故一方利弊未易周知我公智珠在握心鏡當頭半
載餘清勤自天親履艱虞更值督辦相率駐節沽上察看輿情相洽以我公爲能隨
時突發竭力宣勞地人心立形整飭恒以上慰 宸廑下孚民隱爲念其抱負爲
何如也所最難忘者十年夏秋間雷雨侵淋河水暴漲城隍漫溢村墟填成澤國公
急分派舟楫各處接濟爲之區別不使一人失所隨請巨帑施賑生與衣食死與棺
木病與扶持纖細無弗周備當洪波駭浪奔騰之際萬民哭號震天我公匹馬孤身
屹立水次不分陰晴晝夜當體滄足親督危工寢食弗遑往來梭織於隄上者數閱
月濟民艱如己事轉浩劫爲康衢全活不下百餘萬衆尤恐隄工不固連年接續補
築綿亘三百餘里加高培厚保障無虞此禦災捍患厥功最著廣河防之尤者若他如

正風谷勸農桑盡士林蘭貞烈恤窮黎慎刑訟率僚屬開水利運海運俗餉海屬清
廉哉強暴五年間創立廢興良安善化教深養厚俗易歲登無非為民造福我津民
均以性命依之矣詎料我公以外艱卸任萬民震悼如失所倚仰輟舉輟稅留無計
謹將任任五年諸政繕逐條臚列以志去思嗟乎使天不生非常之人誰則能任非
常之事以公之不憚勞不玩事不畏難重大能容智大不器力大能任功大不矜誠
如我皇上以才大心細寵錫綸音足徵養方承訓設筆從戎時疆渠魁孑影決勝
於烽煙慘淡中者其偉績豐功已不可及也我兩郡人民何福而得遇我公一旦去
此凡有血氣者能不泣涕頌禱以冀再蒞斯疆永依覆幬也乎頃曰皖廬之間天生
哲人奮志投簪克奏殊勳伊傅之志范韓之倫溺汎猶已舟楫瀛津扶危捍患造福
無垠賊強除暴克厥頌仰教養兼惠澤彌綸挽回地運仰洽天心夙夜匪懈終始
清勤萬民頂感生佛神君巍歎功德永勳貞珉

道署大堂聯額

瀾挽天河

簡命駐三津感頻年捍患禦災創者立廢者興教者深養者厚廢食弗違純以救民

津門雜記

卷中

六

盡臣職
使君統兩郡聽億姓歌功誦德良已安碩已化劫已轉歲已登賢勞備至力能造福
契天心

直隸臬司前天津道丁樂山方伯壽昌詩言

梅賈璐小樹

大星碩儀三輔失瞻功昭史冊望重范鍾靈鍾肥水秀行皖山殊尤間出學粹品端
家傳今德時際多艱率縵役筆執銳披堅快梓養奮奮破烽烟成功唾手決策登壇
名騰日下跡起行聞天河駐蹕動慎居官心存風化教本淵源士林沐澤科第增妍
重庇廣廈力挽狂瀾鴻嘯頌恩餘誠全職營標樂宇澤慶良田誠登俗易堅固堵安
興利除弊前幕勤奸苛吏奉法僚屬砥廉恩周惻隱慈及廢殘風行草偃陰普棠運
至勞萬民畏三年不期奉諭祖道攀轅去思焉極政績碑鐫趨瞻服闋任任海關
慈雲重隸尚樂民歡職司權年交步頃難統一載政果開藩迢遞上谷約即忽遷
津河沽水驚波皇澤容光必照福履高懸柏臺霜霽鐵面冰寒民寬背背白臣願原丹
作舟作楫維屏維藩不施不伐無黨無偏全戮表率十府旬宣封折指頌頌禱心虔
別重軍國大計萬全長城保障存赤嶺巖陡聞驚遊震悼何堪哲人萎矣天道茫茫

風淒日慘雷動轟傳悲增增憾激問恩街再造實政難湮無漸衰彰可對帝天
溫和在抱艱鉅敢憐才大心細曾荷天言臚陳遺烈謀成淚漣躬盡瘁亮節能完
一朝千古絕後空前嗚呼噫嘻神其鑒焉

天津士庶共製輓聯

兩度駐津門息鼓賦慰瀟瀟懷前奮力瘁心勞手挽天河回浩劫
雲時超宦海失瞻依頃保障痛此際魂歸羽化悲填里巷哭完人
君之心贊國之屏藩仰對帝天俯臨蒼赤
儒曰全歸粹曰圓寂名垂竹帛氣化星辰
九重倚異五夜辛勞廿載奏膚功不負大名垂宇宙
上谷津梁全畿表率一朝驚羽化長留遺烈壯山河

祠堂聯

有難必拯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轉活劫為康衢保障三津真父母
比儒能恕比釋能慈比道能激濟民艱如己事動勞兩郡頌神君

近科甲第

津門雜記

卷中

七

查道光三年癸未科賜進士及第五名即郝善劉鏗王用賓梁寶常張映暉 崔念
堂旭詩云天津科第好文風二百年來運大通癸未春闈尤鼎盛五人一榜捷南宮
光緒九年癸未春闈復舊者亦五名即嚴修齊學瀛曹寓瀛徐謙李銓 康辰進
士二名沈士鏡高凌霄 丁丑進士五名王恩桂孔傳勳十朋清趙世曾李士珍
甲戌傳臚華金壽
乙亥解元張彭齡丙子解元高炳辰壬午解元黃耀奎順天鄉試津門得舉孝廉者
每科不下二十名科甲聯翩亦云盛矣

附詩

唐尊恒

書畫家

析津文運數昔日新即翰墨生涯亦各擅其長邇來書畫家者若眾北方風氣最
以收潤資為不雅而求教者踵相接每苦酬應甚煩間有不得不破格擬立仿帖酌
收潤筆者亦局面一變各從所願不掩其長之意云爾謹將藝苑魁楚附記於左並
妄綴末語用備米擇焉

孟繡行疏梓 畫花鳥山水人物 筆墨蒼秀。悉依古法。

張和庵兆祥 畫花卉翎毛 著色清妍備極工緻。兼通西洋照像法。

辛陸爾樾 畫花卉翎毛 揮灑縱橫。天然生動。

梅韻生振瀛 畫蘭竹山水。善篆隸行楷。尤喜畫金魚。書法精工。詩畫三絕。

趙子仙全 畫山水人物。尤精鍊筆。派宗南北。書味盎然。

金龍節遠濟 俱工畫山水。善承家學。意蘊可觀。

梅環洲承瀛 畫士女人物。寫真。神腴骨秀。迥異凡工。

劉小亭陳 畫山水工鍊筆。南宗嫡派。詩更清奇。

張若村樾蔭 畫蘭竹木石。淡蕩秀逸。書生本色。

徐小雲鴻儀 畫花卉禽獸。落筆豪放。潑蒼生機。

穆楚帆情 畫花卉翎毛。草蟲。師追正叔。別具風神。

馬景韓家桐 畫山水花鳥。仿古亂真。其筆可想。

王鑄九鼎平 畫花鳥蟲魚。規行矩步。體韻精妍。

趙茂洲鍾雲 畫山水。石峭林枯。滄然雪意。

樂硯卿徵緯 工篆隸行楷。兼鍊筆。畫山水花鳥。

劉子琴廷彬 畫花鳥。工行楷法。晉宗元卓。稱巨擘。

孟志青中翰繼壇 尹澄甫孝廉。于澤九學博克勤。揮灑清字。省泉。皆擅蘭竹。臨池寄興。高致絕倫。

善書者。外鏡波瑞。張柳堂。紹緒。陳潤璋。毓瑛。梅子。駿。元。捷。嚴。香。孫。振。諸公。俱精八法。揮毫落紙。氣足神完。又陳紹。卿。恩。培。下。靜。波。富。清。善。學。篆。書。尤。長。道。逸。

藝術

津邑各工藝。及醫卜星相各術。近日無多出類拔萃者。惟城西張姓。名長林。字明山。以捏塑世其家。向所捏作戲齣人物。各班角色。形象逼真。早已遠近馳名。西洋人曾以重價購之。置諸博物院中。供人玩賞。而為人作小照。尤其長技也。只須與人對面。坐談博土。於手不動。聲色瞬息而成。面孔徑寸。不徒形神畢肖。且栩栩如生。鬚眉欲動。觀者莫不歎絕。

附詩 從 善 擇 三

絕頂聰明妙手誇。擅長一技足名家。風流老子婆心盛。黃土得人效女媧。

機器局

機器局即製造局。一在城南三里海光寺。工匠六七百人。以機器製造洋槍礮等物。兼製小火輪船。每日卯正上工。酉初停息。由氣機管放氣。為號響。聲達間數里。一局在城東八里大直沽。東北八梅東局。地廣數百畝。屋宇機器全備。規模宏大。井有條工作者約二千八百人。費不止千金。專製火藥及各種軍械。均有道員總理其事。並有洋匠及閩廣江浙人為之監製云。

水雷水師電報各學堂。併附於東機器局。肆考究洋學。道憲出示。有飲食教誨。皆取給於公家。事業動名。望復來之。繼起云云。將見為國儲材。自必日新月盛。當有用之不竭者矣。

附詩 唐 尊 恒 芝 九

水雷電報成功後。洋務於今最擅場。若有能文佳子弟。及時送入水師堂。

水師學堂

水師學堂設在機器局之旁。堂堂宏敞整齊。不下一百餘椽。樓臺掩映。花木參差。藏修遊息之所。無一不備。另有觀星臺一座。以備學習天文者登高測望。可謂別開生面矣。其章程詳見於 爵相告示內。謹錄如左。

欽差署理通商大臣曾辦北洋海防事宜。太子太傅。前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李。為招考軍器營本大臣。前因北洋兵船陸續增置。駕駛管輪兩項。需才甚亟。光緒六年七月。奏設天津水師學堂。培植北地人材。以供器使在案。茲距開館一年。有奇。學生造詣漸有端倪。惟額數未滿。投考者。或資質平庸。或年紀過大。終少出色之材。細揣情由。似由贍銀稍薄。未足招徠。今本大臣將該堂原定章程。學生月給贍銀一兩。改為月給四兩。俾一經入選。入口有資。庶寒畯之家。咸知感奮。從前閩省水師學生。半皆世家子弟。學成之後。皆任各輪船將領。洵保二三品官階。並有加勇號者。此間學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當從優。奏獎破格。錄用。合行示諭。並將章程。擬要開列。為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無論直隸本籍。及外省寄居。良家子弟。年在十六七歲以內。姿質聰穎。能作論文。或小講。半篇。情願投考者。開明年歲。籍貫三代。自赴水師學堂報名。由該堂總辦。隨到隨考。秉公錄取。爾等須知。今日之學生。即他年之將佐。優予之餼。原思。庶得美材。大張吾軍。是本深期。繼起。勿仍。

觀望其各會與持示

計開

一學生選定後取其本人家屬甘結及紳士保結方准入堂試習
 一學生入堂試習只與伙食三個月後分別去留留者月給膳銀四兩
 一學生在堂以五年為期於甘結內聲明未滿五年不得自行告退及請假完竣亦不得應童子試致妨本業
 一駕駛學生專習管駕輪船管輪學生專習管理輪機在堂應授功課畢後均上練習船歷練
 一駕駛學生在堂每七日中兩日習漢文歸漢文教習課道每日傍晚由洋文教習帶赴學堂外訓演外國水師操法
 一學生每年春夏冬三季派員小考秋季本大臣親臨閱核考列前茅者獎賞有差其歷次優等者遞加獎銀並賞功牌衣料
 一駕駛學生每月十五日放假一日管輪學生每月外國首次禮拜日放假一日准各生父兄來堂看視端午中秋各放假三日年節放假十五日父母及承重之喪准假十五日葬假六日其祖父母及伯叔兄弟之喪概不給假
 一學生患病在堂醫治藥費由堂發給痊愈後准給假回家光緒八年九月十九日示

挖河船
 濟河機器其狀如舟大亦如之名曰挖河船以鐵為之底有機器上有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噸置之岸上旋轉最靈較人工費省而工速誠講求水利不可少之器也己於光緒初年在機器局造成試用名曰直隸挖河船講濟大清河由城北西沽起現已開濬至獨流鎮後河計百餘里矣頗著成效

電報

天津電報設立於光緒四年小試其端由大沽運達津城不過計程百餘里復於光緒六年經 李爵相奏准推廣電報天津總局在東門內路南即開津行館舊址又呼楊家花園設陸路線桿達通州運保定沿運河而南下通臨清濟寧清江江寧鎮江蘇州上海再達閩粵各處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傳消息轉輪萬里所以通軍報而利商民異常便捷此誠開闢來之創舉也

附詩

廉讓居士

中國古今重地輿勢分設各郡縣海外偏多縮地方大半往來如擊電大臣謀畫標務算軍民通報稱利便洋師聘自丹國來製造此技素獨據從此千里爭片無須尺幅費筆硯雁帛魚書應共妒聲氣相通快勝箭枝節節環四海地角天涯連一線

古潤招隱山人

消息通靈異等閒巧憑電線露機轉不須山海嫌修阻千里音書一瞬還

輪船招商局

招商津局在紫竹林南同治十一年間創立總局設於上海仿西國之制由眾商集資彙辦故名招商置備輪船多隻載客載貨南北往來以便商民販運並可裝糧載兵俗 國便民兩有裨益

附詩

報單新到火輪船晝夜能行路幾千多少官商來往便快如飛鳥過雲天

開平礦務局

卷中

開平在津城東北二百餘里其地多山近濰州永平山產煤鐵甚富自光緒初年招股設局本銀一百餘萬仿洋法以機器開採煤礦所出煤助極為精美可與洋煤並駕齊驅價值又廉銷路又廣況章程頗善機器甚精現在日可出煤五百餘噸六十噸將來更富日新月盛取之不盡用之不絕是實中國之利也目下已開新河一途徑達天津又建鐵路一條由礦直接河頭規模大廓氣象一新運煤之火輪車終鑿於途該處曠地荒蕪現已成為大市落矣

- 章程附呈 督辦 總辦 幫辦 公事房 銀錢房 外帳房 材料房 庫房
- 考工處 鑄譯處 撫醫所 雜務處 監工 班頭 秤手 機司
- 洋匠司事 煤井正副總管 生鐵廠正副總管 熟鐵廠正副總管 機器房總管 煤井管工鐵匠 鍋爐機器匠
- 開平煤河起建十橋均由督辦督辦呈報察酌定每隔十里建築一座稟由 李傅相錫以嘉名附近居民皆歡喜無量 第一橋名利涉在蘆台至寧河大道二曰通

津在斐莊子。三曰濟。聚在大田莊。四曰拱辰。在趙雞鋪莊。五曰味唐。在唐坊子。六曰履泰。在泰來號。七曰望豐。在傅子莊。八曰匯通。在胥各莊。九曰阜民。在王家河。十曰慶成。在唐山煤井南。

附詩

唐尊恒 芝元

權利頻年起礦工。銀煤全鐵又鉛銅。阿誰能把石頭識。還要西人注綠瞳。

時令

天津氣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絕少。二三月間。猶寒氣不減。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體著重綿。明日手則揮扇。其立見。涼如此。且有乾風吹揚塵土。其勢甚狂。幾幾乎無日無之。人目盡腫。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勢稍大。又防冲决。濕蒸炎熱。異常。中秋節後。人猶袒背以行。無幾日。又行冬令。朔風驟起。木葉盡脫。便覺寒威徹骨。溪水結冰矣。居人非卧暖炕。燥爐不足以過冬。

清明日大風

梅成棟 樹君

百花寒未吐。孤負此清明。窗黑風將至。雲黃雨不成。衣綿又著春。墓掃難行薄酒。

陳家祭

卷中

十二

楊光儀 香

又

東風料峭互陰晴。春草池塘生未生。營燕無聲人意懶。圍爐煮酒過清明。

苦熱

前人

飲水如探湯。倚壁如負曝。舉足地如熱。脫巾髮如沐。羽扇寧無風。氣熱益煩渴。脫帽不生涼。少飲汗盈掬。富門坐小犬。古語喘而伏。災日可一窗。疑焚柴蕪束。

苦寒

前人

地爐不暖孤裘薄。環對妻孥坐深閣。筆僮試寫苦寒詩。硯瓦當窗冰凍拆。風吹短晷懸冷光。丹鳥琴箱海底藏。布衾如鐵耐清夜。有客橋頭凌曉霜。

燈節

津地俗尚奢華。元旦至元宵。城廂內外。華燈出售者。密如繁星。十色五光。鑲金錯采。居家舖戶。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張燈五日。銀花火樹。如遊不夜之城。鑼鼓喧天。共慶昇平之樂。沿途除路燈外。又張掛壁燈。人物寫生。竟有出自名手。春並有騷人。編懸燈謎。倩人摹射。以遣雅興。遊人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服給。或品畫工。或猜文虎。到處流連。誠樂事也。更有婦女出門踏春。紅顏綠鬢。三五成羣。俗謂之走百病。且滿

街燃放花炮者。尤難屈指數云。

附詩

時新寶炬映紗籠。比戶同遊約舊朋。萬巷兒童呼賞月。滿城樓閣盡懸燈。花開火樹三千本地湧。龍山十二層。今夕人天同不夜。晴雲未掩一輪冰。

煙火盒子

城內東南隅。地段荒僻。人家寥落。舊城有草廠巷。其中供奉大士像。二月十九日。俗傳為觀音誕辰。居人向於是日。釀錢施放盒子。盒子者。津人之謂煙火也。屆期白晝演戲。上燈後。陸續燃放花筒。即點盒子。花樣有太師圖。八仙上壽。海屋添壽。魚龍變化。對聯寶塔。蓮燈火扇。牌坊。襄陽城。草船借箭。又有葡萄架。高糧地。四面斗等。類各色飛潛動植。人物樓臺。隱現空中。錦簇花團。陸離閃爍。遠近來觀者。無不嘖嘖稱妙。車馬馳。冠。近因擁擠傷人性命。故奉禁停放矣。

天后宮

三月二十三日。俗傳為天后誕辰。天津係渤海之區。崇奉天后。較他處尤虔。東門外有廟宇一所。金碧輝煌。樓臺掩映。即天后宮。俗稱娘娘宮。廟前一帶。即以宮南宮北呼之。向例此廟於十五日。啟門。善男信女。絡繹而來。神誕之前。每日賽會。光怪陸離。百戲雲集。謂之皇會。香船之起。廟燒香者。不遠數百里。而來由御河起。沿至北河海河。帆檣林立。如芥園灣。子茶店口。院門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泊船之處。幾於無隙。可尋。河面黃旗飛舞。空中俱寫天后進香字樣。紅顏白鬢。迷漫於途。數日之內。廟旁各舖店所賣貨物。亦利市三倍云。

卷中

十三

又

三月村莊農事忙。忙中一事更難忘。攜兒偕伴舟車載。好向娘娘廟進香。

附詩

王韞徽 淡香

鳴鈺考鼓建旗。舞尋檣。擲盞或交。摸魚龍。曼衍百戲。陳更奏。關元大。酬曲笙。簫笛笛絃。琵琶。靡音雜。逐聽者。諱老幼。負販。競馳逐。忙於津門十萬家。向夕燈會。如匹練。燭天照地。目為眩。香煙結處。擁福。神儀從。綉綉。紛圍。堆扇。白晝出巡。夜進宮。獻花。齊跪。歡兒童。慈容。愉悅。默不語。警彼。造化。忘神功。別有香船。泊河。游。攜男。挈女。求聖母。焚香。那惜。典。與。環。願。賜。平安。保。童。童。賢。我。聞。聖。母。真。海。疆。載。在。祀。典。銘。旗。常。初。封。天。妃。嗣。稱。后。自。明。迄今。恒。隆。康。津。門。近。海。魚。鹽。利。商。船。糧。艘。應。時。至。維。神。拯。濟。免。淪。胥。策。動。不。

又

沈存圃 明經 峻

鳴鈺考鼓建旗。舞尋檣。擲盞或交。摸魚龍。曼衍百戲。陳更奏。關元大。酬曲笙。簫笛笛絃。琵琶。靡音雜。逐聽者。諱老幼。負販。競馳逐。忙於津門十萬家。向夕燈會。如匹練。燭天照地。目為眩。香煙結處。擁福。神儀從。綉綉。紛圍。堆扇。白晝出巡。夜進宮。獻花。齊跪。歡兒童。慈容。愉悅。默不語。警彼。造化。忘神功。別有香船。泊河。游。攜男。挈女。求聖母。焚香。那惜。典。與。環。願。賜。平安。保。童。童。賢。我。聞。聖。母。真。海。疆。載。在。祀。典。銘。旗。常。初。封。天。妃。嗣。稱。后。自。明。迄今。恒。隆。康。津。門。近。海。魚。鹽。利。商。船。糧。艘。應。時。至。維。神。拯。濟。免。淪。胥。策。動。不。

朽宜正位在香案與曹娥皆因救父元靡他雖云純孝未遠孰若仁愛照山河
復有靜波橋小聖立廟瀛壖禮記敬未聞報賽舉國狂始信離虛蘭性命伊余扶杖
隨奔波飲喜是作迎神歌康衢擊壤知帝力關里猶記鄉人難

皇會論

中興人楊一龍無任

因秦氏安時移歲時春光明媚晴陽天只聽得鑼鼓聲喧又見那兒童歡喜婦女爭
妍卻原來是皇會重興第二年月未逢三早將會演有一等遊手好閒家家去欲口
稱善事手拿知單有錢無錢強派上臉圖了熱鬧賺了喫穿這勝事直辦到三月間
跨鼓聲喧中攜雜觀看會來到街前喚了早飯換了衣衫行走間先問門福買賣
齊聲喊喧雜有萬千亂嚷嚷早聽見水橋梅蘇丸一羣村媪站街前河沿上早來了
香人船手持竹竿身穿布衫靠定關干人人等把樓閣看急忙忙莫容緩來復往不
憚煩數行黃旗在會前上寫著梯殿逞精明靈強幹薄底靴亦穿武備院史套褲簇
新月白緞腰巾兒長帽梁兒短青洋綢袍把齊袖挽無事呢揚揚得意有事可磕
了個頭山好和夕出了些汗通欄禮閣是新添今年會勝似去年節節高之人船道
花落不耐看候候行亦有有限指項空委實可厭稍可的是侯家後拾不開秧歌高路

津門雜記

卷中

十四

數見不鮮惟有那溜米廠高踏人人稱讚不論男女不論貧富爭把青蛇看貌似婢
娟名勝梨園是何時結了喜歡緣他面龐兒俏意思兒甜一架嬌凝墨牡丹掩映在
紅綠綉舞花本自戲中傳四海昇平見一斑說甚麼長亭嬌娜繡燈籠有一等結
綵鋪也假充官宦廊外派下跟班會一到將閒人趕散點心包拿在眼前有幾個
老斗圍著小且詢饑渴問寒暄殷勤體貼不怕心煩叫管家時把茶兒換到晚來下
了個名慶館堂翩翩美少年有那些良家子弟難其間好叫我難分辨風動簾角時
來偷眼靜悄悄不敢言細留神遮遮掩掩側耳聽聽響聲花外轉你亦看我亦看
簾外簾中隔不遠碧玲瓏不是萬重山野花時齊偏爭妍兩廊下穿紅掛綠抱女攜
男脂粉膩笑語喧嘩兒兒兒插著這自覺得好看不知是憎厭未語人前先腆臉一
見人把頭遮羞容滿面都是些濃眉大眼高擁髻晚粧樓上杏花殘風過處應怯
衣單夜兒兒影兒暗氣感親那不解紋細又不足輕雲薄霧惟有些人氣香煙半掩
香扉半捲簾出頭露面不怕春寒又見燈火高懸清煙四散寶塔仍是章家辦花瓶
會到底鏡口岸店打頂馬的數周家露臉衣帽新鮮頂戴齊全人物體面勝似當年
王尋田還有管事的雙雙對對穿的是大鑲大沿小馬夫溫唇善面跟班的光華臉

且似粉團茶挑子亮光淨潔玻璃片耳邊金鼓震連天會兒多記不全法鼓遺算
大園小園一到茶棚敲的更熟練翻來復去離不了七二么三夜色漫漫行人纒纒
一更之後眾會蟬聯一夥子清音大樂聲悠遠兩當子河南雅樂喧喧後跟一行道士
調笙管西洋德照前後光懸少不了老鸛齡在和平音響前不知不覺已過了四駕
華法鼓聲猶近鶴齡音不遠提燈傘扇來到跟前手執請駕羊角燈說駕到小輩後
罷一個個俱都氣靜神安有那女眷拈香拜前一種情思無兩般無非是求子育
男靈時時夜闌人散懶與拜罷各回還香消粉滅漏盡更殘好似神仙歸洞天難消
遣怎留戀夜深門掩梨花院繁華都在眼中收記不清珠簾掩映笑答面

四月廟會

四月廟會最夥初六初八日天津府縣城隍廟賽會自朔日起至初十日香火紛繁
而燈棚之盛歷有年所尤為大觀各所分段搭造席棚或三或五兩兩相聯燈綠陳
設備極華麗文玩字畫鼎彝尊鼎相映生輝俱係大家所藏者皆能借用壯觀兩廟
戲臺純用燈籠晚間請有十番會同在縣廟戲臺上奏古樂數曲隨有崑曲相倡
和皆舊家讀書人也府廟後樓單棚亦有戲臺一座於正會之次日有祝壽會演戲

津門雜記

卷中

十五

一天為神祝壽燈綠尤精妙戲臺上有梅君寶路題聯云善報惡報循環果報早報
晚報如何不報名場利場無非戲場上場下場都在當場願勸懲使他處挪移不
得又寢殿題聯云惟神則明無漸余影夫微之顯不爽毫釐凡出會正日熱鬧排場
不亞皇會下午隨駕有裝扮各色鬼形者或身高大餘或身矮三尺面貌猙獰搖頭
擺手奇形怪狀不一而足令人可怖並有書役皂隸文武儀仗旂鑼傘蓋斧鉞金瓜
寶扇提燈對馬執事蟒袍獸補按轡徐行爐鼎鑼鈸旂纓線鼓吹音樂清韻悠揚
又有因病立願者是日身扮罪囚衣以赭衣繫以縲縲名曰紅犯亦復不少俱隨城
隍神出巡於西郊救孤遊人格外紛沓

峯窩

藥王誕辰自四月二十日起各廟賽會二十四五日為河北河東二十六日為楊柳
青二十七日為城西二十八日為城南土橋其香火最盛者則距城三十餘里之峯
山亦有因親病立願者披髮赤足以紅布裹腰右手執香左手攜磚匍匐翻之一步
一叩直望廟而拜名曰拜香

峯山廟在城南三十里俗稱峯窩供奉藥王頗著靈應相傳聖誕係四月二十八日

廟門於二十一日預歲至二十八日始開其間香客最多遊人最夥者係二十五六日肩摩踵擊擁擠異常凡天津廟場皆百貨畢集而峯山廟則羅列求售香農具居多饒有古風沿路茶棚數座以便憩息乃廟宇則頹敗不堪尚待修葺惟中有一聯曰澤加於民庶幾無疾疫援之以手如見其肺肝集四書句頗覺渾成

金頂妙峯山

妙峯山頂距京師西北八十里去天津計三百餘里有廟宇供天仙聖母靈顯式憑香火極盛每年於四月開廟朔起望止此半月中道上行人如蟻車如流水馬如龍猶未足以喻也廟在山頂故名金頂妙峯山進香者曰朝頂天津士人信之者為赴之者衆按此山寺所奉實為碧霞元君昔人有游山二絕云十里城南綠滿川春風春柳自年年名園幾廢靈祠在孤負看花霰雨天都人士女競喧奔花市關珊廟市黎已見田田好祈藋風流憶趙王孫

孟蘭會

每年中元令節眾善備例延致僧道建醮設壇賑濟孤魂燒法船放荷燈鏡鼓喧闐

津門雜記

卷中

十六

旗樓觀都或謂之水陸道場或謂之孟蘭勝會津城內外不一其處近來以紫竹林之梁家園為最按該處舊有善塚一區顏曰閩粵山莊俗呼洋墳墳地因閩廣之作客津沽者人多每到七月既望莫不恐後爭先醮資作會高搭蓬棚長有數百步懸列燈彩無算高低不一照如朗日又有巧匠製成戲數齣人物如生掛向壇前延僧設醮放鏡口拋施食物鑼鼓喧天鼓帛偏地歷年用款不止千金鼓動遊人不下萬計車船輻輳流水遊龍傾城士女空巷來觀熙熙攘攘幾於聯袂成帷揮汗如雨至夜晚則月白風清新涼正爽兼之香花鼓樂悅目怡情遊人之興仍復不減也

附啟 敬啟者閩粵山莊孟蘭勝會詠吉七月十六日開壇建醮築園演戲結緣張燈擬三晝而連宵越四日而歲事凡我同人務祈踴躍捐金多題並善但有未經贊助者請至公所添註專銜庶幾神人共慶福有攸歸矣 閩粵孟蘭會值事 謹啟

觀孟蘭會感賦

白門程仲承開繼

金錢買得紙飛惠及幽魂亦善機早識重泉多鬼飯那知大地有民饑九京未敢歸虛幻一體尤當為憐祈但祝梁心移此念解盡莫吝萬千揮

登高撥斗

重陽節以東門外王皇閣為登高處士女咸集城內水月菴禮北斗撥香高丈餘焚之愿晝夜氤氳韻郁芳騰數里按聚香作斗江浙間於中秋用以供月天津則重九用之亦風俗之不齊也

巡更下夜

天津冬令向來派有員弁督率三營及練軍於十月初一日起分段守夜據械檢巡必俟天明然後回營歇息人謂之下夜保甲各局亦分段添設民更每段橫插一旗上寫更燈守夜盤查匪類字樣此外並有地保支更每月向居戶徵費使人應接不暇案民更夜擊大鑼地保則擊柝兼擊小鑼喧聲相應連且不休雖則宵小潛蹤然未免擾人清夢耳

年年在此

東門外官南宮北及估衣街一帶萬商雲集百貨羅陳雖道旁隙地亦為小本經營者擺攤交易每當臘月初間店鋪門前隙地均貼有紅簽上寫年年在此四字為賣年貨者佔先地步沿途一望遍處皆是亦有因佔地相爭者所謂年貨即香燭紙鏢

津門雜記

卷中

十七

鞭炮門鏡歲朝清供各品

津俗每到臘月二十三日晚間家家送竈神昇天備年糕餠糖餅供之祝曰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此後便易桃符無論大小人家均貼春聯門神及錢紙等類並購彩畫數張糊於屋壁五色絢爛點綴新春亦不可破之俗也

祭竈

津門王敬照 進品

爆竹聲中笑語譁今宵祀竈備家家一年一奏人間事天網如何尚有差

過年

唐尊恆之九

大家小戶貼門聯一色猩紅分外妍字跡滿街人不掃為除舊對過新年

姑娘子

天津女巫自稱頂神能看香頭治人疾病人稱曰姑娘子鄉愚無識遇有疾病多召之來彼即炷香於爐喃喃作語俄而謂所頂之神下降或稱白老太太或號黃少奶奶或謂胡草姑姑所立名號大抵婦女居多磁石引鐵故婦人易被惑感小家眷

屬恒信之其治病之法或給藥丸或施聖水病愈則竟自居功不愈則謗為命盡所
索香資樂費頗饒所稱之白即是刺蟻黃即是黃龜一名黃鼠即胡即狐狸更有蛇
一者津人合之稱五大家即胡黃白柳灰是也此戶供虛惟虛言之殊堪捧腹

混星子

天津上棍之多甲於各省有等市井無賴游民同居夥食堪為竊賊自謂混星子
名混星子皆不異死之徒把持行市擾害商民結黨成羣藉端肇衅按津地關
謂之打草芥每呼朋引類集指臂之助入亦樂與効勞請之充光棍甚至執持刀械
火器恣意逞兇為害閭閻莫此為甚如被拿到案極能耐刑數百苦楚氣不少吐口
不求饒面不更色不如是則謂之摘頭其兇悍如此幸蒙前大憲奉准嚴定條例
全獲訊明後照章重請就地正法自辛未年以來曾將錫匪羅中義馮春華魏洛光
後處決又將張慶和丁樂然站斃立籠若輩知所敬畏而此風因之稍戢然積習由
來已久正未易且夕除根若非時用重典恐難永絕後患也

津門雜記

卷中

十八

徒輩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罵者自罵全體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喘喘
罵不絕口於是羣嘆曰好漢好漢以童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自以歸開局者
自此月有規例矣是豈所謂北方之強者與

憲示錄

天津河間分巡兵備道裕 為嚴拿匪棍以靖地方事照得津郡地處海濱為水陸
衝途華洋雜處民俗逞強尚氣易滋事端查有無賴錫匪結夥羣居包攬賭博把持
街市動輒糾眾械鬥持械尋毆殺傷人命其或挾嫌拆房放火倚眾搶掠擾害商民
情勢兇悍專仇報復儼如對敵即被獲案尤復不畏強懲刑忌痛布圖誇耀匪黨
以資衣食殊屬惡不畏法曾經前督憲核察情形 奏定典刑暨下前道詳奉
督憲李中明定例凡錫匪聚眾械鬥滋事拿獲到案即照土匪例訊明就地正法查
拿時如敢持械拒捕照律格殺勿論出示嚴禁並經先後拿究懲辦該匪等頗知畏
懼敢跡潛藏近因年久故習復萌其風漸熾如從前之聚眾持械逞兇滋鬧之案層
見叠出殊堪痛恨本道蒞任以來時有見聞本應盡數嚴拿按例懲辦不遺餘類以
期除惡務盡而安善民唯念該匪等愚悍無知家染惡習身蹈法網不自知覺若概

子刑誅究屬不教而殺除將著名匪棍開單移行各局營縣分飭勇役按名查訪外
合行申明舊例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津民人等知悉爾等各有身家勿恃血氣之勇
倚眾恃強一朝逞忿罪干大辟遂致父母妻子永無依賴爾時俯首就戮追悔莫及
何如安分營生勉為善良知過改悔以圖自新自此次出示以後如再執迷不悟怙
惡不悛則是自罹法網一經告發或被拿獲定即照例究辦決不寬貸勿貽後悔本
道愛民如子疾惡似仇法在必行勿謂言之不預也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示
裕觀察長在任寬猛相濟仁義兼施愛民如子熱費苦心曾刊發混星子悔過歌今
其請首熱誓改前非其歌言近旨遠以期革面革心知悔知懼足能化其頑梗而
立挽頹風併錄於下

混星子到官衙多蒙教訓混星子從今後改過自新細思量從前事許多頑梗一椿
椿一件件自己開心想當初父母恩一言難盡受盡了平和苦養育成下原指望為
善良可以上進原指望承祖業可以守成原指望孝父母報答養育原指望保妻子
買賣營生誰知我喪天良全不務正交了些壞朋友狗黨狐羣有的是團匪底不安
本分有的是挑鮮假託良民倚仗着眾潑皮一呼百應吃唱賭佔市口說詐錢文

津門雜記

卷中

十九

有時即在街頭持刀弄棍打羣架立鍋伙一味橫行打傷人生和死全然不論只顧
得不義財按股均分公道是結黨羽無人敢問却原來鍋伙會律問斬刑縱然開逃
法網一時僥倖終有日被訪拿提到公庭披枷鎖上鑊鑊五刑受盡千般苦萬般罪
難赦難推有的說能忍刑變成光棍那知道饒受罪好漢不成沒奈何亦只得從實
供認纔知道錯走路後悔難名亦曾見作混星立斃杖徒亦曾見作混星發配邊城
亦曾見作混星站籠喪命亦曾見作混星身首兩分連累了父和母一家誠因連累
了妻和子孤苦零丁這都是無混是收線結果千人唾罵人罵辱沒家門自古來有
血性忠孝為本那有個作匪類誇耀鄉鄰世界上謀衣食豈無門遷何苦來富混星
身犯典刑這都是染惡習被人誘引這纔知念歌詞感動良心從今後發誓離回頭
猛省不為非不作歹不作混星倘若不悔過天誅地滅惡官速救我去作良民

有門坎

在禮者又名白衣道教原異端之流也且隸山東奉省皆有之惟天津尤盛入教之
人身上皆帶有白色衣飾夏則綽綽綽帶冬則軟領腰巾如有服者然此在禮之名
所由起也教中設立大公所首領主之尊之曰大爺亦曰老師甫其次曰首座曰陪

座曰引師曰催總亦分設小公所以會其徒每歲必聚會數次即四月初八九月初九等日所謂大齋者於堂中憑桌而食狼餐虎嚼狀頗豪其徒以碗盛食伺於背後食者一器盡盡背後之人即覆而益之不畢謝止然後著後多許再請聞有盡數十碗者且有食後默坐數晝夜不便不溺者教中規矩有秘訣非入教不能傳授惟禁烟酒甚嚴犯則為叛教擯絕之遇賓朋集飲酒之處入教者公然以在禮告或言有門坎親友亦無謂之者蓋習見故也其人多修偉壯盛諒因嗜食兼人之故耳此外尚有五祖教太上門教紅衣門教天地門教並代人驅邪療疾又有大成教一名無為教亦名密密教因地方官禁止暴嚴入教之人不肯對人說知

化緣

語云強求惡化原係奸僧俗人不察偏好佈施遂使若輩奇形怪狀層出不窮天津數年前有僧作備燃指募化嗣有河東大佛寺僧自斷其手相率效尤更有腕下插刀者以香燃臂者祖坐街頭經卷木魚南無終日又常有行脚僧披髮束褲作頭陀狀背黃布募錢或手拖鐵鍊長約丈餘或頰貫鐵釘長約尺許踟躕而行有一鄉愚托鉢敲鑼為之前導每到大街小巷婦孺摩而觀佈施不少殆亦自尋苦惱何異

皮肉生涯

仙家搬運

北方妖異多於繁盛有所謂大山者即胡黃白柳灰也居人供奉惟恐不謹有與仙緣者仙即來福人謂之作仙家買賣一切商賈則利市三倍莊農則富有千倉且有銀錢無故自來倉庫難雜不盡恃有一仙而席豐履厚者然緣盡則散散必取償或家出敗子或時遇飛災且憑空搬運必至毫末無遺然後已俗云富貴無三輩悖入悖出理或然與

冰林凌鞋

冰林又名托林俗呼冰排子其形如林可容三四人高僅半尺餘上鋪草蓆底嵌鐵條取其滑而利行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撐之馳驅甚速每到天寒水凍冰排盛行往來密如梭織四通八達攸往咸宜撐排者例備皮杖一襲無容則自衣禦寒有客則奉茶鋪墊隨地值坐其價甚廉如去一二十里之遙所費不過京錢數十文而已貧民食力於風天雪地中如此

又有所謂跑凌鞋者履下包以滑鐵遊行冰上為戲兩足如飛緩疾自然縱橫如意

不致傾跌寓津洋人亦樂為之藉以舒暢氣血甚妙

冰床

駛於走馬小於船滑滑歌中亦足豪上下不交人自冷風波一息枕方高但憑堅腹消行險暑藉橫肱寫勞勞直似遊仙塵境裏瓊壺咫尺忽周遭

節錄楊香吟光儀冰泛歌等閒渾欲隨飛仙不帆不櫓飄飄然一牀穩坐擬春船衝風短榻不知寒千頃萬頃迴出夕陽外但見飛鴻滅處漠天光圓

跑凌鞋

往來冰上走如風鞋底鋼條製造工跌倒人前成一笑頭南脚北手西東

妓館

天津女間自稱曰店北門外侯家後一帶為妓館叢集之處其廳鴉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住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者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價亦稍遜人地多半不潔春風幾度最易染毒每當客到男僕相迎讓客歸坐即高挑簾櫳大呼見客隨見花枝招展燕瘦環肥珊珊而來者幾目不暇給矣或選中某妓開煙盤打茶圍名曰坐過收夜度資之一半也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走者謂

之打棟燈

每晚遊人甚夥東出西進彼此來管伍中人居多人稱大褲腳間有以打棟燈為事者且款待稍疎即大肆咆哮又有各項索陋規者按圖索驥應接頗形不暇因時見爭吵等事此外又有大小房錢之別小房錢以給房東大房錢則給諸無賴即俗所謂混星子如遇花叢荆棘與醋海風波者一告混星子則擦掌磨拳前來報復儼然以護花鈴自居也溫柔鄉時為用武之地訪讎者其慎諸

等而下者則在西城外入稱西關及紫竹林租界外之地亦有土娼數處所居多矮屋泥垣迎風待月則皆半老徐娘地獄變相頗難令人寓目也

粵妓寄居紫竹林者衣飾簪珥迥異北地胭脂俗稱曰廣東娼或伴洋人或接廣客就中亦絕少出色者

附詩

楚館秦樓勢利場金多金盡見炎涼殷勤情意皆虛假穢氣重來奈具瘡 吳詹一染最為礙妻子相傳盡受戕漫說宿娼無罪過這般薄罰已難當

小班

橋子班一名小班亦妓女之流亞也堂名在侯家後舊離姬數人玉貌綺年頗能度

曲所唱名曰樞調鶯歌燕舞傾倒一時誠堪引八入勝也

竹枝詞

唐尊恒之九

小班橋子著芳名別有優伶骨格輕若使論才兼論價拙於滬上貴於京

下處

優伶美其名曰相公即像姑之訛音言其男而像女也向居侯家後其寓所曰下處主人曰老板多半亦禁園子弟出身積有餘資遂蓄雅伶自立堂名教之歌舞或唱老生或作花旦後來之翹楚焉本色之生涯凡張謇請客有以清宴不歡者必書小紅紙傳喚歌童來侑觴曰叫局童應命赴局謂之趕條子來則執壺勸酒情致纏綿大有草袖殷勤捧玉鐘之概或梅軒或高歌談笑語差強人意令人如飲濃醪醉不自覺按京都狎儂不過徵歌侑酒逢場作戲無傷風雅彼此尚知自愛不必實事求是而天津私坊品格較低供人狎暱任所欲為後庭一曲真箇魂銷其命薄無奈如此

叫局 拳廉省識主和寬偏酌富筵酒一巡斟到即行杯更滿兒情濃似玉壺春

轉局 梅戰腔疑百轉驚西足唱罷意將行只因轉局難終局無限傷心落著戲

津門雜記

卷中

二十一

津門雜記卷中終

津門雜記卷下

清 錢塘張壽赤山氏輯

戲園

天津戲園有四一名慶芳園在東城外後子所術一名金聲園在城內鼓樓北一名協盛園在北門外侯家後西首一名豐勝園在北門外大關橋口迤西所有戲班向係輪流有京二齣有梆子腔生旦淨丑色藝俱佳鏡歌妙舞響遏行云動人觀聽每日賓朋滿座嘗有雜伶三五成羣周旋座客秋波流媚粉膩衣香旁觀者不覺延頸舉踵月光灼灼昔人有咏官座云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概可想矣惟座後看白戲者人數雖塞環繞如六曲屏山揮之不去致足厭也各班角色聚散靡恒不能備載

小伶上座

賦艷詞人

輕移玉趾步翩翩數語寒暄對客前一握柔荑無限喜好花相映各爭妍
裝煙 莫負殷勤美意度纖纖親送幾筒煙笑他老大生涯賤慣向人旁脅兩肩

雜耍館子

津門雜記

卷下

津門茶肆每於歲底新正添設雜耍招徠生意其名目有絃子書大鼓書京子第八角鼓相聲時新小曲等類茶錢不過三五文小住為佳亦足以消閒遣興但時新小曲有如藍橋會十朵化新五更妓女自熟媽母好糊塗等牌名皆淫褻粗鄙之詞留枕窺簾鋪排任口斷雲零雨攀擬盡情未免少年情實已開血氣未定者易於移惑耳更有兩人合唱者作為一男一女彼即自居中幘不特淫聲入耳絕類妖豔抑且眼角含情一如蕩婦誠樸者為之頗厚輕病者為之神馳其引逗子義嘗有不可勝言者

唱落子

北方之唱蓮花落者謂之落子即如南方之化鼓戲也條妙齡女子登場度曲雖於妓女外別樹一幟然名異實同究屬流娼媧說則誨淫詞則多矣一日兩次開演不下十人粉白黛綠體態妖嬈各術所長動人觀聽彼自命風流者爭先快靚趨之如鶩擊節歎賞互相傳述每有笙客點曲爭擲纏頭是亦大傷風化前經當道出示禁止稍知敏跡乃邇來復有作者改名為太平歌詞云

附詩

盈盈嬌小女彈詞。別有風流絕世姿。事令人憫悵。基下場容易上場遲。
茶寮酒肆紛紛題。逐隊呼朋東復西。知否嚴閣燈影下。嬌兒和淚伴嬌妻。

天津論

舉八場一竟無性

天津衛好地方。繁華熱鬧勝兩江。河路碼頭買賣廣。看風光。人疑是廣積銀兩那知
道內裏空虛無寶在。項不種田。不築廠。赤手空拳即可把錢相。第一是走鹽商。走
久接地方。一派網總更氣象。水晶頂。海龍套。大輪玻璃窗兒亮。跑如飛蝗。把運司衙
門上。店役八九個。圍隨在轎旁。黑羔馬。掛是家常。他的來頭可想。賣的鹽任意鋪張
賠累了。還須借幣帳。其次種字號。買手最吉祥。年深也把船來養。一年四蹄錦州牛
壯。荒年一載大沽光。一隻可賺三隻糧。錢來的。凍職捐的。狂。藍頂朝珠皆可想。又次
開糧店。洋貨雜貨行。認客投主。有帖應行。拿用也殼加一帳。穩是當鋪。久長。此外
別行。總是大利廣。一種風氣不可當。鋪子一荒。即請光棍來較帳。敬治彩。三。成
五成較。安當。分年分月還上。至於講聲勢。書辦可當。經承到了手。諸事任主張。不但
告狀。趨踰閩人。人景仰。三年五年報滿。議叙候選。吏目堂。再為當衛後。也見重於
鄉。一得班頭。開賀收銀幾百兩。執發執票。氣吐眉揚。差帳煩好朋友來講。不用費周

津門雜記

卷下

二

張片時得銀多少。兩又有不作衙門者。老君老悅各霸一方。四海九如各稱一黨。似
虎如狼。或立鬪雞。或開鷓鴣場。混星子。無二鬼也。跟着學走。小帽歪衣。襟袖提
眉橫目。慌裏慌張。這道說你這一回不殼板。過節兒全不講。那個說甚麼事。我全不
聽。過堂腔有人犯了他。邊界聚夥成羣。來打使鐵尺斧把竿子。烏鎗趕上房。開水磚
頭往下淌。那願生。死存亡。打倒了。撞着去驗傷。鐵鎖哪啣。套在為首的脖子上。帶到
當堂。打靴底。磚何妨。打板子。說不解。幾百竹條。打不出一聲響。從此把名揚。寶局
上來送錢。各行陋規。皆有量。打虎撲。坐地分贓。茶館酒肆。任意為王。窩子。小。班。誰
敢抵擋。這等熱鬧場。即有冤孽。秧子來挨。你請我在天興館。我還席在環佩堂。大
喫大喝。大唱。尋一個冷不防。設下灌鉛散子。場。開首下堆。後來大掠。現錢輸光。下欠
若干。立字樣。加一八扣。以為尋常。一月不到。即換票。一張。滾利。春算。日久。自然。銀
錢。廣。也。捐。項。也。講。衣。袋。也。蓋。高。樓。瓦。房。也。把。文。話。講。發。財。發。在。秧。子。身。上。秧。子。借。他
的人。物。遊。到。處。有。觀。望。可以。信。馬。由。韉。大。呢。袍。褂。狐。裘。煌。煌。京。靴。衛。帽。得意。揚。揚。說
術。話。帶。京。腔。猴。猴。為。肩。開。游。蕩。跟。班。俱。是。俊。兒。郎。這。個。說。我的。鼻。煙。壺。價。兒。大。那。個
說。我的。搬。指。價。兒。昂。說。着。來。到。竹。竿。巷。上。林。齋。內。佔。定。上。房。高。聲。叫。跑。堂。乾。果。品

配八樣。紹興酒。開煙膏。有要妙。雞片。有要溜。蟹膏。有要泡。肚。燒。腸。野。計。敬。米。十。幾。樣。
還。嫌。寂。寞。不。歡。暢。把。相。公。寶。玉。小。紅。叫。來。同。歡。賞。進。門。請。安。坐。在。旁。給。奉。大。聲。及。不
住的。灌。酒。湯。漸。漸。入。醉。癡。喫。完了。把。帳。搶。到。櫃。上。亂。嚷。嚷。誰。賭。呢。就。寫。誰。的。帳。出。門
來。滿。面。紅。光。一。口。棋。柳。東。倒。西。歪。在。街。上。慢。又。把。侯。家。後。上。進。入。雙。翠。堂。點。煙。燈。躺
在。炕。女。班。先。唱。兩。個。曲。後。問。爺。點。甚。麼。樣。有。點。普。救。寺。有。點。盼。才。郎。有。點。八。月。十。五
敬。月。光。誰。點。曲。朝。着。誰。唱。眉。來。眼。去。弄。巧。腔。呼。好。不。住的。喫。錢。票。費。幾。張。聽。罷。曲。出
房。滿。口。唱。二。黃。燒。入。殺。雞。散。場。再。到。煙。花。柳。巷。會。一。會。新。來。的。姑。娘。一。人。挑。一。個。各
自。入。各。房。顛。倒。鳳。對。鴛。鴦。夜。情。意。難。講。不。知。不。覺。東。方。亮。家。人。來。回。話。東。帖。拿
幾。張。今。日。某。人。開。賀。明。日。某。廟。開。光。邊。局。是。老。祥。請。會。是。老。慶。終。日。無。事。忙。幫。操。着
賭。隨。着。逛。前。騙。是。尋。常。化。到。空。囊。不。得。不。借。問。王。帳。還。不。上。要。還。幾。年。節。下。更。難。據
更。帳。的。一。行。一。行。估。衣。舖。來。開。靴。帽。舖。來。嚷。不。乾。不。淨。破。米。糟。糠。裝。不。聽。見。內。裏。藏
那。知。帳。主。工。夫。長。自。然。撞。得。上。板。袍。擔。帶。舞。馬。長。鎗。拉。着。喊。究。去。告。狀。審。一。堂。押。在
班。房。吩咐。雙。產。去。還。帳。向。執。親。友。盡。冰。涼。又有。誰。來。採。望。這。是。要。人。兒。的。下。場。原。是
由。自。取。不。必。代。悲。傷。最。可。悲。是。教。書。匠。命。苦。作。何。商。既。不。肯。調。詞。架。說。又。不。會。說。地

津門雜記

卷下

三

說。房。更。不。能。爭。行。奪。市。把。光。棍。創。只。好。把。館。商。量。大。館。六。十。金。小。館。三。十。兩。不。殼。喫
飯。只。可。喫。糠。半。飢。半。飽。度。時。光。家。有。三。担。糧。不。作。孩。兒。王。如。轟。進。羅。網。如。驢。在。磨。房
偶。然。有。點。事。人。說。工。不。長。學。生。不。用。心。就。與。先。生。來。算。帳。幾。個。銅。錢。事。一。年。一。更。章
一。交。冬。至。把。心。慌。定。了。館。方。纔。坦。坦。蕩。蕩。如。何。是。長。方。如。何。是。長。方。

花。廠
津。沽。極。目。無。寸。山。絕。少。遊。覽。之。地。惟。城。西。四。五。里。村。名。芥。園。小。園。大。覺。庵。等。處。人。多
藝。花。為。業。所。開。花。廠。甚。夥。千。紅。萬。紫。燦。若。朝。霞。聊。可。供。人。玩。賞。花。農。於。每。日。清。晨。擔
花。售。於。市。人。爭。購。之。

大。覺。庵。看。芍。藥
猶。憶。媽。紅。映。晚。霞。東。風。惟。悴。曼。殊。家。此。化。怪。底。名。姿。尾。不。過。春。時。不。見。花
柴。門。西。對。水。西。壯。牆。內。花。枝。明。夕。陽。花。本。無。心。風。解。意。向。人。吹。得。十。分。香。

賣。花
玫瑰。入。市。春。花。盡。芍。藥。罌。瓶。夏。景。來。又。是。一。年。容易。過。櫻。桃。紅。映。掌。中。盃。
晚。香。最。愛。玉。為。肌。秋。色。先。看。蠟。繡。枝。此。香。玉。北。地。最。多。清。曉。小。窗。人。乍。起。隔。牆。喚

賣花兒 五七言

風流子女喜相逢且鬢髮交語濃袖手旁觀真羨翁生修到賣花傭

雪彌勒

津門往年每遇大雪有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像依肩垂目笑能可掬偏袒踞坐大腹膨脹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

敲詩

敲詩即以紙條約四五寸長者摘錄時下新刻詩句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用信套龍插即在詩句之旁添擬大意相通者四字並紙尾原字則為五方攤方紙於案劃為五度以便押錢射中者每一文賭三文其五字中大抵極不通者即其所隱之字也向惟考試時為多輸贏亦甚微細今則到處皆是圍繞爭射者頗不乏人託名風雅實則賭博也

錢帖

天津市面盛行錢帖彼往此來無非一紙流通除股實錢舖以外俱謂之外行帖諸

卷下

四

多滯礙難行更有等名換錢局者資本無多全靠出帖以資周轉既無以償便以閉門美謝客謂之流錢舖坑人財帛累萬盈千相習成風殊為可惡所以市道常有戒心不敢久藏錢袋如取現錢又攪和小錢無算每串有數十之多民間吃虧甚重前經 憲示每開一舖必看股實錢舖五家聯保法良意美無奈商定多時未見議償不過徒託諸空言耳

食品

津沽出產海物俱全味美而價廉春月最著者有蚬蛸河豚海蟹等類秋令蛤蜊肥美甲天下冬今則銀魚馳名遠近黃芽白菜嫩於春筍雞雞鹿胎野味可養而青柳白蝦四季不絕鮮腴無比至於棗栗桃杏梨果而葡萄各品亦以此產者為佳燈火樓臺一望開放懷那惜倒金盞朝來飽噉西施舌不負津門鼓棹來故人多感促南樓破味鹹書樓指論二月河豚八月蟹兩般也合住津門西期注說津門三月便持整海蟻盤與德慶轉輪又看秋福熟重陽時節好題糕

崔 旭 金堂

凍豆腐 嫩乳溫柔不耐寒凝霜凍塊入朝發切來巧露蜂窠密煮出單同羊肚看做骨玲瓏

堪下疏嚼冰滋味恰登盤黃雀白飯先生饌正好冬廚飽冷官

鐵雀銀魚

唐尊恒 五九

樹上彈來多鐵雀冰中釣出是銀魚佳肴都在封河後聞說他鄉總不如

各色酒

前人

茵陳玫瑰五加皮酒性都從藥性移還是高糧滋味厚與宵斟的最相宜

麥羅葡萄酒黃芽白菜

前人

市上葡萄僅寸長題名馬乳豈尋常大頭白菜論勳費一二文錢價不昂

孩兒梨小皮何白

前人

孩兒梨小皮何白美女頰香面盡紅更喜街頭多菓子帶砂炒到十分鬆

廣埋寺

光緒三年直省旱荒各縣災民赴津者眾遂設粥廠於東南城角婦幼若干聚集於此所居是席棚草壁席地而臥鋪草盈尺突於十二月初四日辰刻失火時西北風大作其勢可想煙燄漫天不辨門戶倏時間燒死約計千人黑皮白骨慘不忍言復有佳頭爛額身受重傷者不計其數為從來未有之災也當經營地置埋後就該廠地基建造廟宇曰廣埋按時誦經超度陰靈後殿有 冠九都轉手撰楹帖云振錫演五蘭願火宅孤魂味甘靈慈証寶發覺塗金翻貝誓持水輪一字轉黑暗地為光明天並識曰光緒六年庚辰七月撥天津善賑餘款千金就丁丑被焚燒粥場地營屬壇及地藏殿附祀九百以黎黎粟主嗟乎流金燦石忍讀大招之詞法雨香雲幸際給孤之會伏願爛人焦土頓成依佛道場開火裏金蓮給與中慧粟米饜頭末無限酸辛歸來歸來魂其託此長蘆鹽運使司鹽運使曼殊赫舍里如山敬撰

減當利

天津縣屬城鄉典當凡四十餘家每年冬有減利之則由藩司出示惠及貧民平時利息繙布衣服金銀首飾每兩二分羽紗呢呢皮貨每兩三分十兩以上則仍二分若銅錫器皿無論十兩內外概係三分年例於仲冬十六日起至年底為止原利三分者讓作二分原利二分者讓作一分五釐在典商所損無多而貧民大為方便一連臘月則爛其盈門櫃上夥計已有應接不暇之勢櫃外人聲鼎沸亂如紛紛從日出起直至日昃迄無寧聲至歲底數日人數尤多事情尤煩大除夕城鄉當舖一律向不閉關紛紜一夜竟有守候終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數始稀其中大都轉利者居多因

一逾此口利息如故矣。

打印子

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還。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則肉贖。亦權濟目前之急。天津民貧地瘠。有無緩急。非此更無法設。且其有貧民日中所入。僅數餅口。而謀食之外。不暇謀衣。是以春秋秋綿。兩季交襟。俱借印子錢製造。如借錢十千。或八千。則分一百日清還。每日還錢一百。或一百二十文不等。如遇陰雨。翌日補足。春借則秋已還。清秋借則春已掃。數春秋兩季。周而復始。無之則民不稱便。是雖利錢不菲。然寒皇歸。子母雙清。負販小民。尚覺難而易舉云。

津門雜詠

往日 鑿與曾此臨津東勝地柳成林宮門深閉花千樹應抱春風望幸心 崔旭

咏津門

滿眼繁華看近波肩輿塞路走如梭沈檀珠翠來聞海化鳥樓臺繞衛河商賈競趨臨英利優伶紛逐酒狂歌笙簧聒得遊人醉未省津關暮氣多 崔旭

大悲院

大悲院幾重修朱記初碑可尚留欲向鑿蓬尋故跡蘆花野水四圍秋 蔣詩秋吟

又

大悲院在北門外河北宮鑿蓬樓一層幾度登樓抬頭望開窗但見滿河燈 康克衡遠夫

咏芥園

琵琶池上起龍臺曲曲迴廊近水開每到紫藤花發處游人都問芥園來 楊光儀

又

西沽桑落酒南郭梨花洲芥子園荒後蓮坡跡在不空廊頽夕照流水送行舟 汪沆

城西花廠

重紅複翠接村畦比屋都居花太醫劇愛小園蜂蝶鬧監與日日掛偏隄 梅成棟

大覺庵看芍藥

花國遙臨水東風撲面香千畦封暖翠一逕斜陽蝶密紅圍寺鶯啼綠過牆村僧解迎客半日足徜徉 崔旭

又

大覺庵前野徑斜千畦錦繡燦朝霞遊人漫說豐臺好百畝先開芍藥花 沈峻

棹歌

家家戶戶對蓬窗白鷺飛來照影雙楊柳桃花三十畝畧師都慣唱南腔 楊光儀

又

桃花水暖長魚飽曉市浮萍宿霧消大沽打漿小沽賣業蒲帆逐晚潮 楊映昶米人

竹枝詞

海國波濤接會真起風番船正揚舠東沽水合西沽水楊柳青邊楊柳青 臨水人家傍岸居門前秋水映芙蓉臨流結得千絲網網得雙雙比目魚 鷓鴣子小於滌取得鮮回盡入城青鯽白蝦充饌好登盤須選女兒螳 泥活處

生計惟憑舊釣車

魚網籠網羊魚更臨葦岸烹回網便噴西施乳不如回網魚不 人以得之味 鮑美冠水陸

海邦七十二沽

傳販賣魚蝦不論錢一自年來水荒後頓教價值倍於前 亦少 而貴 魚蝦有時

今歲真逢大有年

蝗蟲飛過海東邊不愁魚貴惟就蟹一個團圓僅一錢 糜蕪楊柳綠依依橋蕪橋為立又飛賺得南人鄉思緩白魚紫蟹四時肥 康克衡

酒旗風影向人斜

意猶存點點霞醉裏不知村樹盡尚逢牧豎問桃柘 楊柳青 崔旭

滿釜魚羹氣味腥

小船偶傍樹陰停儂炊香飯即沽酒兩岸春風楊柳青 織蒲女嫁弄船男裙子深紅襖淺藍小輪一來船載過即家河北要河南 崔旭

清脆鈴聲箇箇圓

臨安舊俗說當年近來鑿愛胡蘆好斜日微風放鴿天 楊光儀

未許輕寒到被池

沉沉薰幕夢醒遲鈴聲清脆晨曦上恰是人家放鴿時 唐尊恒芝凡

竹枝詞

繁華要算估衣街宮北宮南市亦佳東北門邊都是水晴天也合看釘鞋 水波渾濁是城河意得行人掩鼻過更有矢遺滿街路須防鞋上踏來多

街道寬平店舖齊洋場新開竹林西紅樓十丈因風起不是驢蹄使馬蹄

鷓鴣啼時騎輪馬猶是南邊兒利情游手也知閒不得驚鷹雀在滿街行

火燒餅名已熟肉還生都仗抽籤賭筒贏可笑朦朧初睡起呼盧喝雉靠窗聲

鷓子風第高低冬便放冰杖米往夜無停客中莫忘舊羅帳煤火黃灰木易醒

廣仁堂設廣施仁教德澤津河兩府人近日官場興水利怡賢王位請來新

議和詔降九重天為定生靈要保全請看析津人第一張家門口匾新懸

詩家 津門名勝足詩家沽上題襟事已賒前策風流搖落後獨留清韻在梅花

畫史 墨竹昔稱吳念湖雅村健筆近時無訪奇文工山水迥與尋常畫史殊

竹枝詞 生涯海國足勾留十里魚鹽美利恰好是船山詩句切二分煙月小揚州

九河天斬近漁陽三輔津梁著水鄉海船糧艘風浪穩齊朝天後進神香

水西莊地連坡老藍雪樓空憶舊村提倡宗風誰再振梅花社冷愴吟魂

津門雜記 卷下 天津府城內有先師廟天下名流講學之淵道元年開

先君子樹公立梅花詩社於水西莊一時高士詩人唱酬最盛

環城三分水漕河漕節花繁不斷誰信貞魂街茲土屢經浩劫未成庚

丁字沽邊柳萬條青青一帶鎖紅橋帆檣借東風力消息全憑子午潮

桃花寺外桃花口楊柳村邊楊柳青七十二沽水潤半飛晴絮半飄洋

念年風鶴嘆頻驚水旱交侵逼一城億萬人蒙生路仄既開夷館更屯兵

保障危城抵萬軍今歲功德口碑存長隆近街生民命能創能因仗使君

關恨風強最可嘆相延無計挽狂瀾雖然挺險終稱順不畏嚴刑畏好官

夷樓高枕海河漕第連年謝國華不重文風重文運榜花香鎮外洋花

粧米花銷重兩餐南頭北脚效時艱家家過學蘇州背不避旁人後面看

書者束手已堪嘆銅臭揚眉氣鼓囊安得西江一掬水洗他風俗尚繁華

上元觀燈有感 人海喧闐駕海鷲上燈時候到通宵笙歌逐隊春雷響粉黛傾城夜月嬌不惜金錢

輸鬼窟妾將寶炬燭神霄紫華自昔相沿博浩劫如山尚未銷

懷天津舊遊 記曹孤艇送殘秋潞水盈盈繞郭流十里魚鹽新澤國二分煙月小揚州衣冠誰醒

警華夢江海通通汗漫遊欲指三山揮手去只愁風力引飛舟

新修官道 津城外自院浮橋而下直接紫竹林為衝途要道先曹地甚逼仄未能一律平坦於

壬午歲經當道諸公立工程局築修馬路一通其法先將舊泥鋤鬆中間鋪墊磚石

厚約尺餘令小工以鐵鏈擊碎上加土沙一層用千勁鐵轆以數十人牽挽碾實中

高外低形同龜背兩旁則砌石成渠以便卸水如租界官道式樣相同早已成事入

立捐款名曰碼頭捐年中收銀數萬兩用備歲修並設夫役逐段灑掃又由工程局

出示著鄉民備車船每日載污穢糞土傾於下流恐人阻止並發給諭帖一張小折

一面益以印記為據道路砥平潔潔行人稱便咸感周行之惠我也

補天煉石呈專稟碎石修途計亦良策而登三萬株沙鋪一遭碾輪忙

今歲又擬興修城內街道及城外單街估不街竹竿巷針市街等處所有通衢俱作

石路並將郡城內外溝渠一律疏濬現經天津縣 陳邑尊以開辦之初係用人之

津門雜記 卷下 際因念管押匪賊人犯眾多一室羣居穢氣重蒸易致疾病擬令在押人犯充役隨

時挑擔勞其筋骨以勵其愧奮之心每日飯食錢文按照雇價減半發給分別取具

舖保身穿號衣且派役看管不使脫逃及在工次滋事如能安心挑修日後准其保

釋如此則各有自新之路不致廢棄終身而工程得以速成經費亦可得節洵一舉

而數善咸備焉已稟奉 督憲批准出示遵行矣

官道條例 城外官道修成曾於百丈內外分作一段派兵役二名身穿號衣分班看守晝夜輪

流每六點鐘上段十二點鐘換班由工程局特派候補千總督率不准兵役偷閒坐

臥睡離職守並設打掃夫二名隨時灑掃以期潔淨應用器具由局給領官道行人

眾多難免是非遇有口角爭鬪該兵立即阻攔如勸阻不聽即將爭鬪之人扭送來

局以便送究如地面寬展之處設有擺攤賣貨不碍官道准其設攤在官溝以內不

准擺攤看街兵役如有隱縱勒索情弊查出立即責革並將該攤逐去(併完德云)

脚驗東洋車 自官道工竣人屢康強趕脚驗者及拉東洋車者尤稱利便兩項約以數百計尚陸

續增添有加無已人以價廉隨地僱坐每乘一客而若輩不分次序儘先搶奪爭攪之聲聞然莫辨趨脚者執鞭飛跑追隨隨後拉車者促促如轅下駒汗流浹背東來西往馳走如風是雖食力為生頗不容易然尤須瞻前顧後倘於行人稍不仔細致有衝撞之虞焉

高麗館

朝鮮公館建於開口下風神廟旁不獨朝貢往來藉停車馬又因朝鮮現與各國換約通商必須商務委員常川住此遇有與各國交涉重大事件可與中朝官憲會商籌辦云

外國租界

天津開設通商口岸始於咸豐十年庚申之秋准其西洋諸國水租地基建屋貿易自紫竹林前至東北沿河一帶為法國租界房舍尚未蓋齊紫竹林南自招商局碼頭以下地名杏花村之處為美國租界居中之地為英國租界東以河為至西以海大道為至街通寬平洋房齊整路旁樹木葱鬱成林行人蟻集蜂屯貨物如山堆疊車驢馬牛晝夜不休電線聯成蛛網路燈列若繁星製其得法清雅可觀亦儼如一

卷下

十

租界例禁

禁煙館 禁娼妓 禁乞丐 禁聚賭 禁酒賭 禁路上傾積灰土污水 禁道旁便溺 禁攀折樹枝 禁捉拿樹鳥 禁驢馬車輛隨意停放 禁騎馬在途飛跑

駐津各國領事官

英國領事官 俄國領事官 法國領事官 美國領事官 日本國領事官 奧國領事官 即奧司馬加 和蘭國領事官 英國代理 丹國領事官 俄國代理 滿國領事官 法國代理 比國領事官 即比利時代理 記洋行代理

附詩

我我公廟歷河干。絕少威儀似漢官。樓閣不殊商賈宅。獨標旂幟插雲端。

洋行

英商 怡和洋行 仁記洋行 寶順洋行

廣隆洋行 新泰興洋行 新義生洋行

匯昌洋行 馬記洋行 滙豐銀行

大英藥房 高林洋行 飛龍洋行

老德記藥房 新沙遜洋行 屈臣藥房

阜通洋行 阜昌洋行 益利洋行

順豐洋行 即廣寶業 恒順洋行 貴平洋行

裕順和洋行 亨達利洋行 康寶號表八音琴英器風

法商 啟昌洋行 而表顯徽號等各色洋貨

美商 豐昌洋行 世昌洋行 世昌機器行

德商 信達洋行 德昌洋行 森裕洋行 表此物 利順德洋行

增茂洋行 康寶業物如 信利洋行

租界洋房 醫生住房 大昌和客寓 打球房 天主堂

工部局 養病院 講書堂 戒酒樓

崇德堂 紫竹林前公地 新開稅務司 電信文報處

會訊公廨 津海新聞 大清郵政局 北洋水師營務處

開平礦務局 平泉州銅礦局

租界工部局巡捕

工部局亦曰巡捕房以分派巡捕平治道途是其專責也看街巡捕衣有左右圓圈內有中西號碼使人易識手持木棍晝夜看守分段巡查風雨無阻每六點換班遇有小竊及爭鬪等事立即扭送捕房以憑究辦總捕頭為洋人其等級在衣袖上有金線三環四環者人因以三道四道呼之其平治道途僅用夫役甚夥每日掃除街邊灰土瓦礫用大車載於曠野傾倒之夜既則照路燈以照人行立法皆甚巡查賊匪宵小潛踪人得高枕安居清理街邊無穢氣薰蒸不致傳染疾病為甚甚大何樂如之

半車瓦礫半車灰裝罷南頭又北來。此例最佳誠可法。平平王道淨塵埃。施醫養病院

新建養病院記竊以四禁瘡痍惟醫方克達微六氣感人勿藥焉能有益此周禮所以有醫師之設月令所以垂醫藥之文也津郡素稱善地育嬰有堂恤貧有會惠民善政無不備舉獨於施醫一事闕如家商蘭守憲李 推民胞物與之懷行濟世惠人之政俯念民瘼爰思拯援乃延英醫馬君君復濟假館 曾公祠施醫務求診之人絡繹不絕或投以丹丸或與之針砭痼疾則起以重機瘳亮則施以劑殺痼疾盡起微腫全除凡局內之經費皆 中堂之仁施萬姓謳歌四民感戴而 中堂仁惠之心有加無已念沉疴之孱弱赴局維艱憫宿疾之防危就醫宜速乃復 命於紫竹林醫寓之旁捐建養病院一所每年經費悉出 中堂恩施蘭郡 官紳亦各解囊資助於是量地布基鳩工構宇經始於己卯九月落成於庚辰季秋大厦宏開登座廣於衽席喜門廣闊起疾病以刀圭將見三津蒼赤共樂春堂四境黎元咸登壽域是皆 爵閣督憲之殊恩 樂善諸公之盛德也爰勒文石以垂永久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是為記 龍飛光緒六年庚辰秋九月數旦敬立

又記 新院工竣於光緒庚辰之九月至十一月朔開院禮是日 李爵相親臨中西宮憲咸至中國自 運憲 海關道憲而下四十餘位西國自各國領事稅司津門雜記 卷下 十一

而下三十餘位馬君援泰西例上 爵相德政頌英俄諸領事亦皆領 爵相之德而 爵相虛己不伐跡功崇善主賓酬酢極為勸洽洵有中外一家之概焉爰勒於石以誌盛舉

斯院在紫竹林後海大道旁其中掛號房司帳房診脈發藥之房剖症房養病房無不畢具另有學習醫理之塾在院肄業顏曰醫學館其房屋之軒敞規模之整齊藥品之精良器具之美盡可稱完備矣兼施種牛痘戒除煙癮廳前有楹對一聯為合肥相國手書其文曰為良相為良醫祇此痼疾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

郵政局

華洋書信館於光緒四年設立今改為撥郵達信局由海關稅務司經理開設在紫竹林新海關旁專寄送京師半莊芝罘上海等南北各口岸來往信件及內地各處亦可代交妥寄信局投送不悞每信一封計重四錢以內無論遠近概收銀三分合大錢四十八文再重者信資遞加若寄外洋之信務須將信票粘在信後向其信票有各種每一箇有值銀一分三分五分者每種以二十五箇為一張可預向本局買

用在冬季封河後輪舟不便行駛即由陸路用馬馳遞例價照加安速而無遲悞亦裕 國便民之道也

北洋水師辦公處

北洋水師營務處建於紫竹林法國公廟旁於癸未五月落成衙署宏深堂簾軒敞又有洋房兩所謀閣亭嶺美輪美奐殊堪外觀名之曰迎賓館以備各西官過津總督為授餐適館之區屋中一應器具華麗整潔皆選購西國精良之品使人取攜如意可謂於柔遠之遠無微不至矣

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傳自法國傳道師稱曰神父一作神甫紫竹林租界有天主堂一座氣象壯觀前曾在三岔河口建修教堂樓高三層於庚午年五月因起事經土人焚燬後改為法國聖地蓋天主教堂傳入內地年代已久信奉者眾良莠不齊禮拜調經亦虛演故素因屢招物議也 謹錄庚午六月 曾中堂奏疏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侯臣曾國藩兵部左侍郎通商大臣臣崇厚跪 奏為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國藩於六月初九日靜海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明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挖藥與武蘭珍案尚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案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德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奉養並無破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誣語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與遞送宗數百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誣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津門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據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拐婦女厥後各處案雖結總未將據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瞳亦無其事蓋教孩壞廟樣生祀藥野看鬼兇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天

主教本係勤人為善 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 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 豈能容於
康熙之世 卽仁慈堂之設 其初亦意與育嬰堂 濟院 畧同 專以收卹窮民為主 每
年所需銀兩甚鉅 彼以仁慈為名 而反受殘酷之誣 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洋民
所以積疑生憤者 則亦有故 蓋見外國之堂 終年局閉 過於秘密 疑能測底 教
堂仁慈堂皆有地 寔係從他處募工 修造者 臣等親履被燒堂址 細加查勘 其為地
窖 不遠隔去湖瀝 度置煤炭 非有他用 而津民未盡目擊 但聞地窖深處 各幼孩幽
閉其中 又中國人民 有至仁慈堂治病者 往往被留 不令復出 仁慈堂收留無依子
女 雖乞丐窮民 及疾病將死者 亦皆收入 又堂中院落既多 或念經 或讀書 或傭工
或醫病 分類而處 有子在前院 而女在後院 女在仁慈堂 而子在河樓 教堂往往經
年不一 相見 加以本年四五月間 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 適於是時 堂中死人過多
由是浮言大起 本自熱鬧 各處撤文 揭帖之言 信以為據 而又積疑於中 各懷恚恨
迨至拐匪牽涉教堂 而眾怒已不可遏 迨至府縣赴堂查詢 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
而眾怒尤不可遏 是以萬口譁嘩 同時並舉 猝成巨變 其浮置固屬可惡 而其積疑
則非一朝一夕之故 矣今既查明 根原 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 通飭各省 俾知

津門雜記

卷下

十四

從前撤文揭帖 所稱教民挖眼剖心 戕害生民之說 盡屬虛誣 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
一以雪洋人之冤 一以解士民之惑 並請將津人致毀之端 宣云一二 天津風氣剛
勁 人多好義 其僅止隨聲附和者 尚不失為義忿所激 自當一切置之不問 其行兇
首要各犯 及乘機搶奪之徒 自當捕拿嚴懲 以儆將來 在中國戕官斃命 尚當按名
撤抵 況傷害外國人命 幾開邊衅 刁風尤不可長 記名果司丁壽昌 現著天津道缺
卽以緝兇事件 委之該署 遵督同府縣 辦理當可勝任 至武蘭珍 犯供既已 牽涉教
堂 經臣崇厚 飭令地方官 赴堂查驗 實為解釋 廢起 見近日江南 亦有教堂 遂揚
之謠 亦卽如此 辦理 其後豐大業之死 教堂公館之焚 變起倉猝 非復人力 所能禁
止 惟地方釀成如此 巨案 究係官府 不能化導 於平時 不能預防 於先 事現已將道
府縣三員 均行撤任 聽候查辦 由臣國藩 派員 署理 其殺斃人口 現經 確查 姓名 寄
數 惟仁慈堂 尚有女屍 五具 未經 尋獲 其餘 均妥為 棺殮 交英國 領事官 李蔚 海收
存 俄國 之人 已由 俄國 領事官 孔氣 驗明 掩埋 謹開 列清單 恭呈 御覽 法國 公使
羅淑 亞業 經到 津議 及賠修 教堂 事宜 臣等 擬卽 派員 經理 餘俟 有端 續行 陳
奏 其 候 覽 俄國 之人 命 候 毀 英 美 兩國 之 講 堂 亦 俟 議 結 另行 具 奏 所有 查明 大

概情形 謹恭摺先行 會 奏 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 訓示 謹 奏

醫養病院

醫養病院 亦曰仁慈堂 現在紫竹林 前為法國 教堂 建司其事者 為法國 童貞女
數名 每日 施醫 診藥 病重者 取保 住院 就診 男婦 有別 衣食 鋪蓋 院中 皆備 樣樣 精
潔 早晚 侍奉 湯藥 飲食 等事 周到 之極 謝儀 絲毫 不取 可謂 不愧 仁慈 二字

耶穌教堂

英美 二國 所傳 之 遜 為 耶穌 教 其中 禮節 與 天主 教 迥 別 傳教 者 稱 曰 牧師 聚會 之
所 曰 禮拜 堂 又 曰 講書 堂 津 城 內 外 計 有 七八 處 每日 開門 誦道 勸人 其 教 之 大旨
以 昭事 上帝 為 宗 本 以 遠善 改過 為 入 門 以 忠孝 慈愛 為 工夫 以 贖罪 救靈 為 切要
一切 戒訓 規條 尚 合 情理 欲 使 人人 為 善 諸 廢 俱 與 有 維 持 風化 左右 諸 術 救 正 時
弊 之心 焉 今 信 奉 之 人 尚 屬 不 多 緣 人 信 教 與 否 各 隨 己 見 概 不 勉 強 而 牧 師 輩 皆
彬彬 儒 雅 抑 抑 謙 謙 廣 有 見 聞 善 於 言 論 識 見 甚 精 心 思 最 細 如 講 究 理 學 格 致 諸
書 多 半 出 自 傳 教 者 精 益 求 精 有 裨 實 用 凡 利 人 之 舉 莫 不 樂 為 之 而 人 世 之 毀 譽
所 不 計 也

津門雜記

卷下

十五

又 英 法 美 國 各 教 堂 立 有 義 學 數 處 本地 子弟 就 傳 者 不 乏 其人 課 讀 四 書 五 經 並
隨 同 聽 道 云

附詩

楊春芳

梯山航海不辭勞 西來道路遙欲化 同風歸至善 發騰振聵志原高

婦嬰醫館

婦嬰醫館 亦建於海大道旁 由美國 士商 捐建 復承 李爵 相 捐助 過 奉 院 中 司 其事
者 為 美國 閩 秀 某 醫士 每日 施醫 診藥 婦 幼 雲 集 病 重 者 任 院 就 診 無 論 新 舊 內 外
各 病 無 不 應 手 而 愈 矣 爵 相 夫 人 贈 匾 一 方 額 曰 婦 孺 仙 藥 四 字 該 館 規 模 亦 并
井 有 條 秩 然 不 紊 遠 近 皆 感 戴 之 滿 日 瘡 痍 行 將 登 仁 壽 之 域 矣

西歷

西歷 無 閏 故 以 三十 日 為 月 小 三十一 日 為 月 大 核 之 三百 有 六 旬 又 六 日 仍 與 中
歷 無 異 每 歲 元 旦 總 在 中 華 冬 至 後 十 日 也 東 洋 日 本 國 正 朔 亦 同 惟 俄 國 則 較 晚
十二 天

禮拜

七日一禮拜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歷虛昂星房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藝業商停留。西人或赴堂禮拜或攜眷開遊。八六日操作必精神倦怠。以此日遊日騁。懷以均勞逸。是養生之法。殆亦七日未復之理也。

外國節期

外國清明節在四月有次禮拜之五日相傳為耶穌教主受難之期。又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中華冬至後三日為耶穌降生之期。寓津西人皆停辦公事。海關亦封關。一日七月初四日為美國華盛頓立國之期。七月十四日為法國立國之期。是其領事公廨開讀當時記載之書。或奏西樂。或放花炮。懸燈掛旗。跳舞唱歌。笙絃織腰相與為樂。以記勝事。望之絢爛異常。殊足娛目。以上皆西歷日期也。如遇中朝元旦冬至。萬壽各令節。外國船隻亦照例高懸五色彩旗。以申慶賀。而敦和好之誼云。

賽跑馬

紫竹林下。有村名梁家園。環村有圍牆。名曰牆子。其外即係西人跑馬場。一片郊原。寥廓無際。每年春秋佳日。寓津西人必循常例各賽跑馬一次。每次三日。午起酉止。津門雜記 卷下 十六

或三四騎。或六七騎。並齊奔驅。風馳電掣。中立標竿。以馬至先後分勝負。第三日增以跳欄。跳等技。捷足先登者得彩。其西人咸拍手落帽。歡呼相賀。是日也。人聲譁然。蹄聲隆隆。各園之祈祝。觀者各極之樂。嗚嗚然。跑馬棚邊。不啻如火如茶。矣。傾城士女。聯袂而往。觀者或駕香車。或乘寶馬。或暖轎。停留。或小車獨駕。衣香鬢影。盡態極妍。白粉青衫。左顧右盼。聽奏從軍之樂。暢觀出獵之圖。較之錢塘看潮。萬人空巷。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焉。此數日。各洋行皆杜門謝客。海關亦封關。停辦公事云。

湖州吳蓋三詩

千金爭使馬群空。風入蹄輕迥不同。八駿馳馳分勝負。三乘上下定凡庸。遠巡半屬揚鞭響。踴躍全憑捷足功。奪得錦標飽喜色。歸途笑語夕陽紅。

青浦姚茂才歌

天公特放三日晴。驅馬出城馬陣成。馬群千百縱復橫。黃驃紫驃非一名。馬車壓陣。繞繞鳴。六轡在手塵不驚。一騎突出霜蹄輕。十騎奔馳紛逐逐。以人習馬馬習手。馬慣騎人眼不生。短衣穩坐猶猿精。長鬣濃垂氣喘喘。一鞭頃刻十里程。風馳雨驟送。

且迥宛如樹上跳。語語。又如煙外流黃鶯。忽若雷閃激大星。忽若水面行雷響。長竿奔過。駿足傳。馬立四野皆無聲。徐行緩轡細柳營。伯樂於此覩全形。我朝尚文久息兵。西人安分不變。回思天驥下神京。共樂承平四海清。

灑水車

灑水車。惟官道用之。外國租界車上。駕方木櫃。可儲水數十擔。櫃後橫鐵管。一過。繫細孔。其管上通水櫃內。設樞柁。用時以索繫開。水即從管孔噴出。勢如驟雨。驅馬疾行。約可灑半里許。按北地風高土燥。鎮日驢蹄馬蹄。大車小車。往來如織。塵沙隨風而起。非此不足以撲滅也。

飛沙漠漠日炎炎。白粉還防汗雨霑。車過忽成清淨界。看他灑過水廉纖。李燕香

輪轆轉轉馬駢駢。不使紅塵十丈飛。灑出廉纖如細雨。踏青緩步去還歸。山人

兜兜煙捲

紫竹林通商埠頭。粵人處此者頗多。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在先。類多效泰西所為。嘗以紙捲煙葉。啣於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裝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則津人習染。衣襟無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舖所製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

馬夫輩。英話呼曰。百。率多短衫窄袴。頭戴小草帽。口啣煙捲。其時辰表鍊。特掛胸前。顧影自憐。惟恐不自。殊難索解。可博一樂。

衣兜

衣兜裏面作方兜。舉手探囊。逐件揆。包括一身多少事。取攜甚便勿旁求。前

煙捲

寸餘紙捲裹香煙。指夾欣賞吸味鮮。倘使延燒將近口。舌焦唇破火連牽。

外國花園

園於庚辰歲。構於海大道之西。地廣百數十畝。路逕曲折。遍栽花木。小橋流水。綠樹濃陰。規模各異。每當夕陽欲下。西人挈眷攜童。徘徊其間。為消遣之地。而華人散步閒遊。亦概不禁阻云。

外國墳地

海大道西有地數畝。環以矮牆。中植樹木。為外國墓地。旅觀難歸者。即於此覓葬焉。各立碑碣。以記姓氏。

附詩 李燕香

雖酒杯酒到業熱強弱同埋綠草畦。萬里人三尺塚旅魂歸否大洋西。

廣東神

粵人供奉神位。在桌台下。曰福德土地神。又於門旁作神龕。書貼曰某某神。早晚炷香祀之。比戶皆然。亦風俗之各異也。

宗室下神位

不從高處藏尊神。地下行仙自在身。疑是清修嫌世擾。故藏案下避凡人。

大門旁神桌

神仙專傍此門中。佛號新書紙貼紅。半燭兩枝香一炷。耳邊慣聽往來風。

盆一湯

津城浴室計有數十家。皆稱盆池。兩便池。塘則終日熱水。洗浴者。日約一二百人。類多肩挑背負之輩。價不過銅錢七文。每日雖云換水。一池熱氣難堪。人皆掩鼻。而盆湯亦有名無實。近惟紫竹林之新園盆湯。可推巨擘。房間雅潔。陳設華艷。內分三等。曰客盆。曰官盆。曰官雅盆。尤為清潔。盆是西洋式。湯如蘭蕙香。煙茶。膜皂。無不精良。梳髮剔脚。無不如意。彈冠振衣之人。別有神清氣爽之概焉。另外兼有清茶座。茗

津門雜記

卷下

十八

碗小。叙幽雅宜人。堂為孫主人創設。主人通洋語。並能操吳音。慷慨好友。酬應周全。每日高朋滿座。大江南北仕宦商旅。到此不須與鄉思之感也。

叫賣

拍賣亦曰叫賣。凡華洋傢什貨物。俱可拍賣。先期粘貼告白。定於何日幾點鐘。是日先懸旗於門。屆時拍賣者為洋人。高立臺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價。彼此增價爭買。直至無人再加。拍賣者。以小木槌拍案一聲為定。即以價高者得貨。俗名賣叫貨。

客棧

天津為水陸通衢。舊有客店。在西關外及河北一帶。約有數十家。自通商後。紫竹林則添設輪船客棧十餘家。粵人開者居多。房屋寬大。整潔兩餐俱備。字號則有大昌。同昌。中和。永和。春元。佛照。樓等。每有輪船到埠。各棧友紛紛登舟。接客照應。行李引領。到棧並包攬馬車。寫船票。及貨物報稅等事。此外又有山東客棧。如人和。協和。信合。四合等字號。專接登萊青東三省輪旅。棧寓云。

初登海船到天津。土語模糊聽不真。紫竹林邊多客館。名聲利鎖兩般人。

脚行

天津扛抬報謂之脚行。向係分門別戶。把持街頭。每以爭奪生意。搗動則揮拳持械。兩不相下。謂之爭行市。已經地方官憲為分清界址。釐定章程。不得攪越爭執。而今凡有搬運貨物。挑抬行李。者當按地段。召僱。視道里遠近。言定脚力。若干。然遇異鄉孤客。亦慮有多方需索之習。未免欺生耳。又有推貨小車。任重可載千觔。橫街直撞。絡繹於途。尤屬強橫可惡。

中外國異俗

津地華洋雜處。互相交接。茲將中外國習俗不同之處。略記之。中國人梳辮。以剃髮為修容。西國人以頭上髮短為美。只剃面而已。中國飲水沐浴。俱用熱水。而西國則俱用冷水。中國人讀書寫字。自右至左。西人讀書寫字。自左至右。中國羅盤曰定南。針。西人曰指北針。中國人以指甲長為飾。西人以指甲短為修飾。中國人見親友。以戴帽為有禮。西人見客。以脫帽為有禮。中國人尚左。西國人尚右。中國人於肆筵設席。每先茶而後飯。西人則先飯而後茶。中國人鞋頭高而跟淺。西國鞋跟暨而頭低。中國人以紅為吉。色以白色作表服。西人以黑色作表服。以白色為吉服。中國茶碗有蓋。在西國茶碗有蓋。在中國人娶妻。一從父母之命。聘定之餘。美惡不能更改。西國人娶妻。專行自己之志。聽其自擇。兩情無不和睦。中國人當迎娶之日。新人涕淚交流。西人當迎娶之期。新人欣喜交集。中國人以男為重。養育教誨。男先乎女。西國人子女並重。養育教誨。女與男同。中國人請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視女如僕。西國人請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語。待女如男。中國人生女。悉知終身艱於行步。西國人生女。無此習。一生隨意。適遇中國人。謂意會。藏諸心內。西國言。意思。於腦中。此外尚有多端。不勝枚舉。大抵中西習俗。懸絕者。居多。往來交際。亦不可不知也。

津門雜記

卷下

十九

附勸戒煙詩

婉勸休嘗鴉片煙。不惟無益費金錢。吸時可笑迷雙眼。癮到堪嗟嘆。兩扇。貌若鴉形。神易耗。毒如鴉。頂毒難延。人問煙火君休食。莫誤青春美少年。

勸戒鴉片煙詩

當年底事設迷津。失足堪憐。了此身。無病健軀。偏惹病。傷神。毒物要留神。只緣暫服。療微疾。誰料長餐。作廢人。藥圃盡中。要果。子。問。天生此。究何因。

游戲無妨。癮已纏。通宵風月。不論錢。如何都作。林中客。豈得。長為。夢裏仙。弱足。遲遲。

報鶴步屏漸漸登高扇韶華一榻清虛畫如豆孤燈伴枕邊
心如月被雲遮眼似離魂不識家滿榻煙香空好夢床富貴是虛花懶唾水畫
思長臥榻始良宵走狹邪日日難離茶飯缺於饑飯渴求茶
太息浮生夢一場醒來尚未熟費梁人問那有還魂第地下難尋續命湯如鬼現形
慚面目行尸走肉病膏肓贈君不必長生藥此即千金肘後方

勸戒煙毒為兒

半覺子

苦勸要君知意回頭切莫遞喫煙一事如尋死難續宋支難延後嗣這般報應皆由
此快思惡聽吾苦勸不改行何時
蕩產又傾家當兒女棄今媽朝朝伴臥煙燈下眼已如痴心又如麻知交那有真情
話實嗟呀執迷不悟猶自樂堪誇

終日夢昏昏賣妻子駙弟駙親鄰朋友私談論白晝惺惺黑夜精神同盜賊真堪
恨陷人坑齊梁子弟難進正經門
明是借精神該六十只卅春都嫁入了迷魂陣無益於人有損於身短肩縮項真堪
晒破衣巾形骸消瘦自與鬼為鄰

何以太糊塗躍人世實冥途分明就是陰曹府名利難圖祖德全污一家骨肉何能
顧悔當初應酬兩口竟把終身誤
此累竟長拖新即當受折磨有湯有水猶還可滋潤無多污穢為富女人也吸尤堪
惡自投羅網常敗壞欲恨欲如何

文雅好名頭消白晝入青樓吞霞吐霧心先遜小土溫柔大土滾稠輕挑一葉誰能
殺不憂愁五更待漏枕席尚滿留
喫大說噴雲賣黑土棄黃金如花家產全消盡耗却光陰滅却人情和他約會時難
定為何因如斯形景還不急回心

此輩沒人憐應來時心似箭垂頭喪氣真靈驗真涕連連淚痕涓涓聰明人也糊塗
竟被冤索若能轉念五地即神仙

休怪我嘴叨聽我說實在高望人改過回頭早煙具如刀煙館如牢急須細想抽身
必要求饒除非戒了苦勸肯辭勞

勸戒鴉片煙歌

無名氏

何物名鴉片流毒編字盡每看吸食者往往多減壽明知毒似砒胡乃人紛就世皆

易犯者只緣迷花柳假彼作纏綿藉此開情實所以受應深黑夜當清晝嗟爾佳子
弟詩書懶研究嘆爾商賈人從此懶貿易父倡子偏隨相將承家業不思營本業全
仗家富厚雖云祖業殘家財似厄漏轉眼幾年來漸把田園售盡情自甘饑寒猶
在後到頭不自知何以保老幼敬廢遠決踐捉襟更見肘此際對親友罔顧形且丑
使身並敗產人棄天不佑况且國與家兩法不寬宥譬之萬文瀾一溺何堪執勸爾
佳子弟立志嚴自守賭場莫去探楚館莫去走內連父母訓外交擇良友執玉捧盃
同勿使奸徒誘終日苦埋頭書裏黃金有勸爾吸煙人及早宜回首此身父母身莫
把幼勞負勸爾悔悟人關心莫沾口彼岸既云登戒之如防寇各將本業勤勤能
致富由來數十年可鑿前車勸世上人勿謂吾言誅

由津出口貨物

古玩 銅磁器 駝羊毛 馬褂 牛驢 馬皮 牛羊骨角 各色皮貨 蠶
繭 亂絲頭 棉花 土布 土酒 靴鞋 草帽 絨毯 毡帽 羽扇
椒 參 藥材 金針 紅棗 桃杏仁 花生 瓜子 大頭菜等類

稅則水脚附舉

出進口貨物稅則大概估價百兩者徵稅銀在五兩之內出進口各納半稅惟洋藥
每百兩徵稅三十兩貨物出口水脚價銀各輪船公司自有定章大約按照估價值
算每千兩者收水脚銀在五兩六兩之間外計玉石古玩等物照估價值每千兩收水
脚銀十二兩五錢 駝馬每隻水脚二十兩 洋土每箱水脚三兩 壽材每具水
脚十五兩 靈柩二十兩

輪船搭客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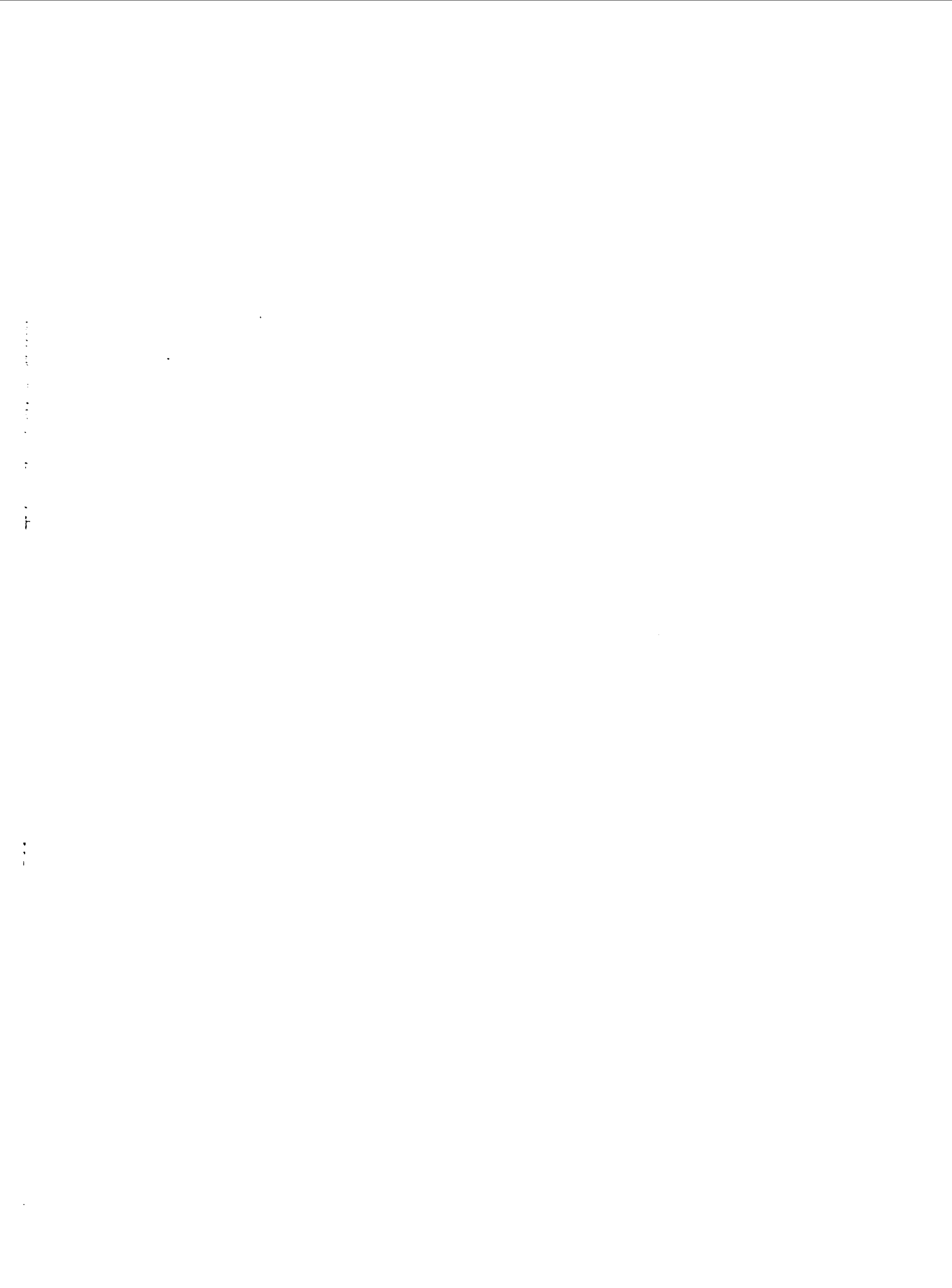
如各貨物代裝轉口船去九江漢口福州廈門汕頭香港粵省等處按估價值算
水脚貨照例價另加每千兩水脚銀七兩五錢如代裝轉口船去鎮江甯波另加
水脚銀五兩土酒水脚每擔加一兩

輪船搭客價目
由天津至煙臺官船每位銀二十兩如搭帶銀一兩如收銀三
至上海官船每位三十兩如收銀一兩如收銀三
由天津至煙臺大船每位三兩二錢五分
至上海大船每位十兩零八錢
如在船面房位由津至煙臺每位收銀六兩至上海每位收銀十三兩五錢
如帶孩童一名十二歲以內者收價減半三歲以內者不收



貓

苑



清 黃漢輯



貓

苑

貓苑提要

貓於故書不多見或散見於子史羣籍而未
有專書清黃君鶴樓特纂貓苑一書蓋仿昔人
虎蒼蟹譜螿蟀經之例廣用搜羅博採古今
貓事而成書分種類形相毛色靈異名物故事
品藻七門條分縷析典故詩文各以類從雖同
游戲之作亦未始非博雅之一助也

序一

永嘉黃君鶴樓所纂貓苑成出以示余余見其蒐輯今古靈異域史志圖冊及社俗時論博採兼收筆華萬若日不足甚至摘取余詩中斷句以附益之因歎曰君之用心苦矣君以東甌詩人薄遊江右入粵罕有知者常就吾邑潘少城明府之購課其公子余為吾邑殘明殉節林丹九先生作傳君見之為致其鄉舉年代出處寫書於余次子璿元以質所疑璿元誠書至潮余說曰是博雅君子也因亟言於吳雲帆太守太守亦雅重之延至郡齋主書記方璿元誠書至潮通鍾君慶帥卸平鎮管都司事回黃岡鍾君個僕志即士也權吾邑戎政號令嚴明禁暴止姦邑人甚德之與君善為余言君言動物形狀如繪鐘君後殉難鏡之難余聞之與君相對欷歔夫今日之戎政不可問矣貪如狼狼如羊鴛不用命其臨陣也縮如蝟其敗走也竄如蛇安得如君所云有猛者命之為將有德者予之以官不至如鬼而憎之妖而怯之精而畏之而獨異焉者余因君摘取余詩語為憶平且漫成作奴慵狗敢就高卧鼠恣貓應愧素餐士子入日作七種菜供人日饌千倉粟向鼠年輪與君纂貓苑之意將毋同併序以質之

苑

序

咸豐三年歲在癸丑花朝前五日鎮平宗弟創作於潮州松莊舍并書

聖人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徒務於博雅也蓋以物雖微其功用著於世則不以物而忽之此爾雅蟲魚一疏之所以博也禮部特性一篇曰迎貓夫貓曰迎非重貓也重其食田鼠也陸佃曰鼠害苗貓捕鼠故字從苗然則貓之功非大有益於人者耶吾友黃君鶴樓博雅君子也多讀書留心典故雖自以不獲用世展志為憾而其濟人利物之念時時不忘性好山水壯歲即橐筆走四方無事則從事於鉛槧無間寒暑蓋樂此不疲也嘗著甌乘補一書雖裨官野史之流而援古證今補前人所未備足為採風之一助以其所存者大耳今夏以所新纂貓苑寄示蓋博採古今貓事而成其書分種類形相毛色靈異名物故事品藻為七條分縷析鉅細兼載嗜何其博也雖云所纂為小品而獨能標新立異宜乎表子鶴參軍見其書稱為妙趣橫生無義不備其傳必矣貓於經書不多見詩稱有貓有虎亦僅爾爾或散見於子史而亦未有專書豈以其微而置之耶然則君之此書足以補前人之缺漏而使後之人知貓之有功於世非特為博雅之助也而君之存心利物不以小而見其大耶爰書數語以歸之時

咸豐二年壬子季秋月同里五仙弟張應庚書於連平官解

夫貓之生也同一獸也繫人事而結世緣視他獸有獨異者何歟蓋古有迎其神者以有靈也呼為仙者以有清修也蓄之於佛者以有覺慧也或以其猛則命之曰將或以其德則予之以官或以其有威制則推之為王凡此皆貓之異數也他或鬼而憎之妖而怯之精而畏之抑亦貓之靈異不羣有以招致之然而妖由人興於貓乎何尤且有呼之為姑呼之為兄呼之為奴又皆憐之喜之至也若夫担己之稱不更以其柔媚而可愛乎至於公之婆之兒之此又世俗所常稱更不足為貓異獨異其靈性乖覺氣機靈捷治鼠之餘非屋角高鳴即花陰閒卧銜蟬撲蝶幽戲堪娛哺子狎群天機自適且於世無重墜之累於事無牽率之快於物殖有守護之益於家人有依戀不捨之情功績趣深安得不令人愛之重之耶以故穿柳裏鹽聘迎不旬銅鈴金鎖雅飾可觀食有鮮魚眠有暖毯士夫示妙恻之寵閨人有懷袖之憐而其享受所加較之群獸為何如耶然則貓之繫結人事世緣若有至親切而不可離釋者方有若斯之嘉遇此貓之所以視群獸有獨異焉者嗚呼血肉之微亦陰陽偏勝之氣所鍾宜乎補碑物用締契名賢貽光毛族多矣庸非貓之榮幸乎哉人莫不有好友獨愛吾貓蓋愛具有神之靈也有仙之清修也有佛之覺慧也蓋愛具有將之猛也

有官之德也有王之威制也且愛其無鬼無妖無精之可憎可怯可畏之實而有為鬼為妖為精之虛名也且愛其有姑有兄有奴有担己之可憐可喜可媚之名而無為姑為兄為奴為担己之實相也抑又愛其能為公為婆為兒之名實相副也此余貓苑之所由作也咸豐壬子長至日甌濱逸客黃漢自序

凡例

一貓事本無專書古今典故僅散見於羣籍今仿昔人成書望諸野史之例
廣用蒐羅輯成茲集無論事之鉅細雅俗凡有關於貓者皆一一錄之以裕見
聞

一茲輯無異為貓作全傳頭緒紛繁叙次最易紊亂今分門為七曰種類曰形相
曰毛色曰靈異曰名物曰故事曰品彙凡所收典故詩文各以類從閱者易於
醒目

醒目

一各門中貓事大抵出於經史子集及叢書說部若或有所引證辨論皆另列按
語於本條之左

一貓事凡載羣籍考皆頂格直書於本條下註明見其書其本無書所載而出於
前筆筆記故舊傳聞人雖作古其所遺或小簡或尺牘或片識並合於本條下
註明見有來歷亦頂格直書

一凡現今交遊諸公有所論列並另有詩文集可採者皆隨其事於各門中低二
格書之示有區別

編

凡例

一諸交遊因于有茲纂或代徵故實或代借書藉大有襄助之益至為釐訂而鑿定
採輯而商榷尤足起于固陋厥功皆不可泯如湖州太守錢唐吳公雲帆內翰

林侍詔鎮平黃公香鐵劉連平刺史同里張公孟仙應廣東潘參軍新建集
君子鶴知嵯山陰胡君笛灣東約番禺孝廉丁君仲文上舍朱君竹河

名暨桐城姚翁百徵齡慶山陰陶翁容軒汝鎮毘陵張君槐亭錫山華君潤
庭滋德壽州余君監卿士錫及陶文伯文也文伯為容軒翁哲嗣英年好學

博涉羣書於是輯尤為多助若夫江浦巡尹同里陳君寅東則專任校勘
者也此外凡說一事獻一義則其姓氏亦不可遺已於各門本條上冠列台岑

夙契同俾有徵

一是編引用書目繁雜茲不另為標列惟兩窗雜錄係玉碧泉先生所纂先生名
朝清字震哲永嘉人耆年碩德為粉榆引重其書紀載事物有裨考鏡余於

進士鄭星舟明府署中見之今得採列諸條尚係昔日抄存者為故老留手澤
於什一未始非斯文之幸

一古今書籍何限人世事物無窮凡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殆亦非少室滿胎

識知所難免更俟博雅君子與夫同志者續之焉可

一全書刪剝將或續有所獲故事不能按門增入擬列之補遺附於卷末免有遺
珠之憾仍俟續有卷帙再行付梓

一是輯因作客餘閒採錄以成兩閱暑寒不過以誣訂為事深愧瑣瑣筆札無裨
世用然而結習所在樂此不疲昔人云鄙用者書情道此他鄉日夫固非予之
本志也識者諒之

黃漢識

編

凡例

二



種類

夫獸類其繁乎。貓固獸中之一類也。然其種之雜出。又甚不同。以之尚論。必因厥類。而推暨其種。非特資辨證。則亦多識夫鳥獸之名之一助也。輯種類。

鼠書田而貓捕之。故字從田。增

貓有田字二音。其名自呼。本

貓狂狸之屬也。增

貓本狸屬。故名狸奴。增

漢按說文。狸。狸。廣雅作狸。狸。

貓之為獸。其性屬火。故善升喜戲。畏雨惡濕。又善驚。皆火性也。與虎同屬於寅。或謂

貓屬丁火。故尤靈於夜。增

吳雲帆太守曰。六壬大全載。白虎畫王虎豹。夜王貓狸。騰蛇天空。則主貓狸之怪。又占脫物。看類。木植梓橙。貓視寅。見大六壬尋源。漢按。貓虎氣類同。詩云。

有貓有虎。故連類及之。或說類善戴虎屬寅得丙。貓屬卯得丁。故虎巢純陽之氣。而貓則陰陽兼有也。於義亦通。

漢又按。古者貓狸並稱。韓非子將狸致鼠。將水致蠅。必不可得。又使鷄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壯子手溝之。以狸膏塗頭。故蘭勝人注。鷄與狸膏。又說宛。使驥驥捕鼠。不如百錢之狸。又鹽鐵論。鼠窮狸。凡此皆是也。抱朴子。寅日山中稱令

長者。狸也是。貓為狸類。與虎同屬於寅。諸義悉合。

家貓為貓。野貓為狸。亦有數種。大小似狐。毛雜黃黑。有斑如貓。圓頭大尾者。為貓

狸。善竊鷄鴨。通

漢按俗謂。開口者為貓。尖嘴者為狸。

一種靈貓。生南海山谷。壯如狸。自為牝牡。陰香如麝。本

黃香鐵待詔曰。靈貓。見筆慶志。即山海經所謂類也。自為牝牡。又名不求人。狀

如貓。而力甚猛。其性殊野。夏森園視察。據摩慶府。時。市得其一。以山海經有食

之不妬之說。命危人烹之。以進其夫人。不欲食。乃送。官房佐餐。余時諫其公子。讓

食之。其味似貓肉。

食之。其味似貓肉。

一種香貓。如狸。出大理府。又如金錢豹。此即楚辭所謂文狸。王逸稱為神狸。丹鉛

星禽真形圖。心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狸乎。本

香狸有四肢。其能自為牝牡。西

漢按。楚辭之神狸。與星禽圖之神狸。名實似乎不同。蓋一指獸言。一指星精言。其

自為牝牡之說。則與本草所謂靈貓。山海經所謂類者。皆一物也。至於黑丹。亦

產香狸。文似土豹。囊溺皆香。如麝。見劉郁西域記。此則與陸氏八紘譯史所載。既

入多國之山狸。其形似麝。膺有肉囊。香滿其中者。似又非類中之同類。爾。惟皆稱

狸。不稱貓。而丹鉛錄。乃云。香貓。即神狸。其必有所據也。

一種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貼伏不敢出。增

漢按。閩記。牛尾狸。一名玉面狸。亦善捕鼠。而沐孟仙刺史。應。曰。神狸。玉面狸。皆

言狸。而實非貓也。雖有野貓。為狸之稱。但野貓形近於貓。不過家與野之分耳。狸

則長身似大。大有不同。蓋狐之屬。

漢按。狸與貓。古稱不一。但能捕鼠。即貓之屬也。如淮南子云。狐目狸。鼠去其穴。

又文選註。引蒼頡篇。似似貓。博羅出河西。廣雅曰。狸。於也。今余友朱元。崇先生所集

學選質疑。以謂。狸。非。狸。之。於。此。從。夫。據。此。數。說。則。獸。能。捕。鼠。者。

非。獨。貓。也。况。心。月。狐。一。說。是。貓。與。狸。皆。狐。之。屬。故。並。能。注。鼠。古。人。貓。狸。並。稱。當。必

以此。或。云。貓。雖。靈。物。獨。不。列。於。二十八宿。是。誠。未。見。星。之。真。形。圖。耳。考。管。輟。輯。要。

二十八宿。打。陣。破。陣。法。云。女。土。蝠。直。日。是。鼠。精。戰。陣。則。用。青。衣。青。旗。並。單。網。及。貓

兒。打。入。他。陣。可。破。此。蓋。以。狐。之。類。神。制。鼠。之。化。炁。也。然。則。貓。何。嘗。不。列。於。二十八

宿。耶。要。之。貓。也。狸。也。玉。面。狸。也。種。雖。不。同。而。其。類。無。不。同。也。

一種名蒙鼠。類貓而大。高足而結尾。捕鼠捷於貓。海

漢按。廣東通志作椽。有黑白黃狸四色。產暹羅者最良。安南亦產蒙鼠。見八紘

譯史。考爾雅作家。狸狀如狸而小。紫黑色。九真曰。南出之。而集韻。乃云

狸。即蒙鼠也。蒙鼠。色。捷。於。捕。鼠。李。雨。村。粵。東。筆。記。云。海。語。以。船。估。挾。至。廣。常。貓。見

而。近。之。蒙。家。每。以。十。金。易。一。今。粵。人。所。稱。洋。貓。大。抵。即。蒙。鼠。也。然。而。廣。虹。升。微。以

蒙。貴。非。貓。今。稱。貓。為。蒙。貴。者。誤。見。天。香。樓。偶。傳。

黃香鐵待詔云。陵水志載。有海鼠重百斤。然猶鼠。遇。椽。當。其。目。而。斃。漢。又。按

乙酉滿國。其鼠大如貓。見八紘譯史。

一種流貓蓋似虎而茂毛者。爾雅稱爲虎。毛。

漢按說謂會作戲。音核。玉篇云。貓也。考爾雅後。廣如流貓。食虎貌。

一種海狸產登州島上。貓頭而魚尾。登州府志

漢前在山東見一貓。頭扁而尾歧。蓋方蹄。廣文云。此產皮島中。名島貓。或呼破貓。其狀極似登州海狸也。

一種三足貓。人家得此。主富樂。故云。貓公三足。主富樂。相書

山陰諸錄。山曰。雷白縣水東。鎮浙人楊姓。畜一貓而三足。後一足短。軟不具其形。其眼一黃一白。俗呼日月眼。甚瘦小。聲亦細。鼠聞聲輒避。見狗即登其背。齧其耳。狗亦畏之。

一種野貓。花貓。宋安陸州嘗以充貢。李時珍謂即虎狸。九節狸。本草

漢按。格物論。九節狸。全眼長尾。黑質白草。尾文九節。本草集解。謂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狸。第此既有野貓。花貓之稱。自是貓屬。則與蘭記所稱牛尾狸。亦名玉面狸者。同。能祛鼠。似不得概指爲狐狸也。

又考李雨村粵東筆記。南越。狸。文多錦錢。此與虎狸之尾。錢文相間者。差同。

胡笛灣知。離。東。物。云。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爲牛尾狸。亦曰玉面狸。專上樹木。食百菓。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梅堯臣宣州詩。沙水馬蹄。驚雪。天。牛尾狸。漢按。梁紹士。秋。雨。廡。隨。筆。云。蒸。玉。面。狸。以。蜜。使。不。交。膏。

又云。楊萬里。偶。生。得。牛。尾。狸。獻。諸。丞。相。益。公。倚。以。長。句。云。山。童。相。傳。皂。衣。郎。字。曰。李。狸。氏。奇。章。又。詩。云。狐。公。韻。勝。水。玉。肌。字。則。未。聞。號。李。狸。

又云。蘇子瞻。牛尾狸詩。首如狸。尾如牛。琴條捷。峻如猿。猴。摘。袖。爲。眾。衆。爲。儀。

一種四耳貓。出四川。簡州。神於捕鼠。本州歲以充方物。西川志

張孟仙。刺。史。云。四。耳。者。耳。中。有。耳。也。州。官。每。歲。以。之。貢。送。貢。府。所。費。猶。償。不。少。

華潤。庭。云。昔。李。松。雲。中。丞。之。女。公。子。愛。貓。中。丞。子。成。都。時。州。官。嘗。送。佳。貓。數。十。頭。並。製。小。林。檝。及。繡。錦。帷。帳。以。獻。孫。平。叔。制。軍。有。女。孫。亦。愛。貓。督。閩。浙。時。臺。灣。守。令。所。獻。亦。多。美。貓。山。人

萊子。臨。參。軍。補。云。以。林。榻。繡。錦。帷。帳。處。貓。此。古。今。創。拾。張。大。夫。之。綠。紗。帳。不。得。尚。美。於。前。矣。

卷二

三

漢。陸。游。有。綠。紗。帳。矣。不。考。後。世。復。有。繡。錦。帷。帳。之。乎。也。第。貓。多。異。處。冬。自。余。嘗。製。繡。錦。帷。帳。之。免。使。眾。窺。投。牀。不。猶。愈。於。紗。繡。錦。者。耶。

一種獅貓。形如獅子。考。此。字。

張孟仙曰。獅貓。產西洋。諸。島。毛。長。身。大。不。善。捕。鼠。一。種。如。兔。眼。紅。耳。長。尾。短。如。刷。身。高。體。肥。雖。馴。而。本。近。粵。中。有。一。種。無。尾。貓。亦。來。外。洋。最。善。捕。鼠。他。處。絕。少。見。之。可。謂。絕。品。不。得。概。以。洋。貓。而。薄。之。也。

張心田。州。云。獅。貓。眼。有。一。金。一。銀。者。余。外。祖。胡。公。光。林。守。鎮。江。嘗。畜。雌。雄。一。對。眼。色。皆。同。余。少。住。署。中。親。見。之。漢。按。金。銀。眼。又。名。陰。陽。眼。

漢。按。獅。貓。歷。朝。官。禁。相。家。多。畜。之。咸。豐。元。年。五。月。太。監。白。三。喜。使。姪。白。大。進。宮。取。獅。貓。另。因。他。事。願。奉。奏。謝。見。邸。報。

一種飛貓。印。第。亞。其。貓。有。肉。翅。能。飛。外。記。

漢。按。李。元。矯。靴。亦。載。此。惟。不。指。明。西。洋。何。國。考。八。紘。譯。史。并。彙。雅。天。竺。國。及。五。印。度。貓。皆。有。肉。翅。能。飛。其。即。此。歟。

一種紫貓。產西北口。視常貓爲大。毛亦較長。而色紫。土人以其皮爲裘。貨於國中。王。朝。

漢。按。今。京。師。戲。稱。紫。貓。爲。翰。林。貂。蓋。翰。林。例。穿。貂。無。力。致。者。皆。代。以。紫。貓。故。有。是。稱。頗。雅。馴。也。

一種歧尾貓。產南澳。其尾。形。若。如。意。頭。呼。爲。麒麟。尾。亦。呼。如。意。尾。捕。鼠。極。捷。

海陽。陸。章。氏。文。云。南。澳。地。如。虎。形。產。貓。捷。捷。惟。忌。見。海。水。謂。能。變。性。攜。帶。內。渡。者。必。藏。閉。船。艙。方。免。此。患。

山陰。丁。南。園。士。云。海。陽。縣。豐。裕。倉。有。貓。麒麟。尾。善。於。治。鼠。一。倉。賴。焉。

潮陽。縣。文。照。堂。自。道。師。有。小。貓。一。隻。尾。梢。屈。如。麒麟。尾。純。黑。色。惟。喉。間。一。點。白。毛。如。豆。腹。下。一。片。白。毛。如。小。鏡。雖。相。貓。經。未。有。載。名。可。稱。珠。腹。鏡。也。洪。自。

山陰。孫。亦。文。文。云。山。陰。西。灣。人。家。有。一。白。貓。尾。分。九。梢。梢。有。肉。格。皆。極。細。而。各。梢。之。毛。耗。耗。然。如。獅。子。尾。人。呼。爲。九。尾。貓。

毛。犀。即。象。也。善。知。吉。凶。人。呼。爲。貓。格。交。廣。人。謂。之。猪。神。林。錫。

首。香。鐵。待。詔。云。崖。州。有。一。種。貓。蛇。其。聲。如。貓。見。瓊。州。志。

胡。笛。灣。知。離。云。仙。峰。出。休。與。山。形。如。貓。愛。化。香。聞。有。異。香。雖。遠。必。至。食。而。後。返。見。

卷上

四

女紅錄志

漢按山海經有獸如狸白首曰天狗食蛇其音如貓又魯漢斯國奇獸名草上飛大如貓而玳瑁斑百獸見之皆伏尤悔極外國竹枝詞玳瑁斑草上飛見龍威秘書

又亞兒心域國物產有亞爾加里亞其獸如貓尾後流汁黑人附於籠中以刀割其乾汁以為奇香又亞魯小國有飛虎大不過如貓有肉翅飛不能遠並見八絃譯史

又蟒蛇聲甚怪似貓非貓又有鳥貓首似鶴鳴曰深掘深掘並見亦雅以上皆非貓而有貓之形聲名狀者其於貓誠為非類而類也故附茲篇末以備異覽

形相何物無形何物無相形相既具優劣從分况貓之優劣繫於形相間者尤摯故因言種類而繼及之取材者可從而類推焉類形相

貓之相有十二要皆出相貓經茲備錄之
頭面貴圓經云面長鵝種純
耳貴小貴薄經云耳薄毛覆不畏寒又云耳小頭圓尾又尖胸腔無旋值千錢
漢按李元端純云貓性畏寒而不畏暑花鏡云貓初生者以疏膏納猪腸內煮熱拌飯與飼父不畏寒亦不覺暑

眼貴金銀色忌黑痕入眼忌淚濕經云金眼夜明燈又云眼常帶淚惹星又云鳥龍入眼懶如蛇
漢按神相全編人相得貓眼主近貴遠富又按烏龍入眼之貓未必皆懶余嘗嘗之勤技補甚惟患遺忘蓋惡紋犯忌故耳

鼻貴平直宜乾忌鉤及高隆經云面長鼻梁鉤鷄鴨一網收又云鼻梁高鼻斷雞種一畫橫生面上頭尾欹斜兼嘴亮無食鷄食鴨如風

鬚貴硬不宜黑白兼色經云鬚勁虎威多又云貓兒黑白鬚廁屎滿神爐
腰貴短經云腰長會過家
後脚貴高經云尾小後脚高金得最威家
爪貴藏又貴油爪經云爪露能翻瓦又云油爪滑生光

卷上

五

陶文伯炳文云貓行地有爪痕者名油爪此為上品

尾貴長細大尾即貴短又貴常擺經云尾長節短多伶俐又云尾大懶如蛇又云生立尾常擺雖睡鼠亦亡
漢按貓以尾掉風截而短之則不能掉矣威狀大損今越人養貓故截短其尾殊失本真

遂安余文竹曰續博物志云虎渡河豎尾為帆則貓之以尾掉風一語亦自有其聲貴嗚夫嗚嗚之謂也經云眼帶金光身要短面要虎威聲要嗚
漢按諺云好貓不做聲非謂無聲若一做聲則猛烈異常甚有使鼠聞聲驚遁者此喊之足貴也

貓口貴有坎九坎為上七坎次之經云上齶生九坎週年斷鼠聲七坎捉三季坎少養不成
桐城姚百徵先生於廣云貓坎分陰陽雄貓則九七五奇數也九為上七次之五為下雌貓則八六四偶數也八為上六次之四為下但四坎者絕少故雌者每佳而雄者多劣皆五坎也此說發前人所未言蓋從格致中來者足以補相貓經之闕

睡要蟠而圓臍頭而掉尾經云身屈神圓一槍自護
漢按貓相具此十二要之外又有所謂五長名蛇相貓亦良蓋頭尾身足耳無一不長若五者俱短名五充能鎮三五家見相貓經
王明亭少尹寶珠初射平遠時寓中多鼠於民家索得一貓捕之鼠患一靖貓甚靈馴德舊雖養於公寓時近故主旋遷住衙署仍不忘原寓及故主之家常復過歷蓋三處往來鼠耗皆絕所謂佳貓之能鎮三五家者洵不誣已

又按粵人驗貓法惟捉耳而四脚與尾隨即縮上者為優否則庸劣相連張世齋以文謂擲貓於牆壁貓之四爪能緊握牆壁而不脫者為最上品之貓此又一驗法也

毛色貓之有毛色猶人之有榮華悅澤者龜舉慎悴者委靡此固定理然而美惡以而貴賤判否亦於是寓焉夫有形相斯有毛色二者固相為表裏也輯毛色

貓之毛色以純黃為上純白次之純黑又次之其純裡色亦有佳者皆貴乎色之純

法也

法也

卷上

六

也。鼠色以烏雲蓋雪為上。玳瑁斑犬之右。狸而鼠斯為下矣。相編

漢按純黃為金絲。宜母貓。純黑為鐵色。宜公貓。然黃者多壯。黑者多化。故粵人云。金絲難得母。鐵色難得公。

凡純色無論黃白黑。皆名四時好。相編

姚百微云。家伯山。宋之宰揭陽。日於船中購得一貓。潔白如雪。毛長寸許。粵人稱為孝貓。著之不祥。後伯山升同知。及知府。此貓俱在。無所謂不祥也。漢按孝貓一字甚新。純白貓。既人呼為雪貓。

金絲褐色者尤佳。故云金絲褐色最威豪。相編

漢按褐黃黑相兼。色褐而帶金絲者。名金絲褐。誠所罕見。

楚州射陽。貓有褐色者。靈武。貓有紅叱橙。及青。馳色者。西陽雜俎

一種三色貓。蓋兼黃白黑。又名玳瑁斑。相編

烏雲蓋雪。必身皆黑。而肚腹蹄爪皆白者。方是。若僅止四蹄白者。名踏雪尋梅。其純黃白爪者同。相編

純白而尾獨黑者。名雪裡拖槍。最吉。故云黑尾之貓。通身白。人家畜之。產家傑。通身

黑而尾尖一點白者。名垂珠。相編

純白而尾獨純黑。額上一團黑色。此名掛印拖槍。又名印星。貓人家得此。王貴。故云白額過腰。通到尾。正中一點是圓星。相編

巨鹿令黃公。虎有印星。貓一對。常令人喜悅。惟不善捕鼠。然有此貓。則若中鼠耗。肅清官事亦順吉。是即貴之驗。虎圖名炳。鎮平人道。虎圖。由劉榜通。

陶文伯云。余家畜一白貓。其尾獨黑。背上一團黑色。額上則無。是可稱負印拖槍也。肥大重可七八觔。性靈而馴。每縛置案側。偶肆叫跳。以竹梢鞭之。並知趨避。或俛首帖伏。其常時雖以杖鞭之。略無法色。

純烏白尾者。亦稱。名銀槍拖鐵瓶。相編

黃香鐵待詔云。清異錄載。唐履花公主。自艸角養二貓。雌雄各一。白者名啣花朵。而烏者惟白尾而已。公主呼為麝香輪。已。

漢按。表異錄亦載。此其一黑而白尾者。為銀槍拖鐵瓶。呼為鼠命。已。其一白而

嘴邊有銜花紋。呼為街蟬。奴。與清異錄所載稍異。

通身白而有黃點者。名縮虎。身黑而有白點者。名梅花豹。又名金錢梅花。背身白肚

者。名金波。眼珠若過身白而尾獨黃者。名金管。神銀瓶。相編

請錄山。陽江縣太平墟。客寓有一純白貓。而尾獨黃。俗呼金索。掛銀瓶。重十餘斤。捕鼠甚良。謂得此貓。家業日盛。

通身或黑或白。背上一點黃毛。名將軍掛印。相編

身上有花四足及尾。又俱化。謂之纏得過。亦佳。奇畜

貓有爛紋。主威猛。有壽紋。則如八字。或如八卦。或如重弓。重山。無此紋。則懶闊無事。相編

漢按。獼猴者。頂下橫紋也。主貓有威。猶虎之有乙也。

純色。貓帶虎紋者。惟黃及狸。若紫色者。絕少。紫色而帶虎紋。更為貴品。相編

吳雲似太守書。畜一貓。純紫色。光彩奪目。長而肥。大重可十餘觔。自是佳種。張治

貓有旋毛。主凶折。故云胸有旋毛。貓命不長。左旋犯狗。右旋水傷。通身有旋。凶折多

毛生尿屋。尿滿屋。非佳貓也。相編

漢按。玲瓏子云。貓能掩屎。靈潔可喜。故好潔之貓。無不靈也。

貓眼定時。甚驗。蓋云。子午卯酉。一條線。寅申巳亥。棗核形。辰戌丑未。圓如鏡。一作寅申巳亥。圓如鏡。辰戌丑未。如棗核。餘同。皆見通書。

漢按。酉陽雜俎。僅云。貓眼。且暮圓。至于豎成一線。又按。初生貓。血氣未足。瞬息無常。以之定時。仍屬無驗。

南番白湖山。有番人畜一貓。後死。埋於山中。久之。貓見夢。曰。我活矣。不信。可掘觀之。及掘之。惟得二睛。堅滑如珠。驗十二時無誤。相編

漢按。一種寶石。中含水痕一線。搖之似欲動者。橫斜皆可。視名為貓兒眼。

黃香鐵待詔云。真臘國。主指辰上。皆嵌貓兒眼睛石。

漢又按。八絃譯史。默德。那即古回祖國。產貓睛。大小按時。據此。則是活寶石也。

又錫蘭國。海山上。有寶石。貓睛。碧者名瑟瑟。紅者名辣鞞。而八絃譯史。又載。伯西爾

國人。少之時。髮頤及下唇。作孔。以貓睛。夜光。諸寶石。嵌之。為美。又真臘國王。手足

皆戴金鑲。嵌以貓睛。是非僅指辰上嵌之而已。

秦淮。聞見錄。飾有瑤釵。寶珥。火晉。貓睛。蓋述妓人華飾也。

貓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蓋陰類也。西陽

貓於黑暗中。逆循其毛。能出火星者為異。並不生蚤。同上

貓洗面過耳。王有賓客至。同上

漢按既訪。貓洗面。日有次度者。謂隨潮水長洽。

貓與虎同。皆能畫地卜食。

胡留灣知。此即埤雅所載。今俗謂之卜鼠是也。

凡寅月子日子時。硃書詢此符。貼於竈上。勿令人見。可以辟鼠。王璠堂

刻木為貓。用黃鼠狼尿。調五色畫之。鼠見則避。廣門

椿樹葉。冬青葉。綠瓜葉。曝乾。每四季。焚於堂中。鼠自避去。此名金貓辟鼠法。壽世

漢按。醜俗。每歲立春之時。燃樟葉爆竹於門堂。與室諸處。名為煙春。口號云。煙春。煙春。貓兒眼。光。煙春。老鼠眼。眼。眼。眼。鼠目之瞎也。有應者。終年鼠患為稀。

漢按。吳小亭家。藏王宅。所畫烏貓圖。自題十六字云。日危宿危。熾爾殺機。烏圓。炯炯鼠草何知。其首句。咸不解所謂。余按家香鐵待詔。重午畫鍾馗詩云。畫貓日。主金危危。則知危日。值危宿。畫貓有靈。必兼金日者。全為白虎之神。忘庵句。蓋本

乎此。然則假貓之靈。以辟鼠。其術亦多矣哉。

北貓無牡交。但以竹帚掃背數次。則孕。又一法。用木斗覆貓於竈前。以帚擊斗。祝灶神而求之。亦有胎。本單

黃香鐵待詔云。山東河北人。謂北貓為女貓。隋書獨孤陀傳。貓女向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見顧亭林日知錄。

貓孕兩月而生。本單

漢按。貓成胎有三月而產。名奇富。四月而產。名偶富。養至一紀為上壽。八年為中壽。四年為下壽。一二年者為夭。浙中以單胎者為貴。雙胎者賤。一胎四子名擡輪。

貓賤而無用。若四子斃其一。則所存者亦佳。名為返貴。見王朝清雨窗雜錄。

華潤庭云。貓胎以少為貴。故有一龍二虎之說。又云。貓以臘產為佳。初夏者名早。蠶蠶亦善。秋季次之。夏為劣。以其不耐寒。冬必向火。名煖竈貓。

漢按。貓煖火皮痒。疏黃納猪腸中。煮熟。餵之。愈。見致富奇書。

陶文伯云。貓懷胎血氣不足者。往往亦成小產。是人獸有同然者。

鈕華亭少尹。存云。虎一生不再交。以虎陽有逆刺也。其痛楚在初。貓一歲僅再

卷上

九

交以貓陽有順刺也。其痛楚在終。餘畜之陽無刺。無所痛楚。故其交無度。

漢按。此說故老相傳。其近理。足為格致之助。大抵貓之交。常於春秋二季。其頭交時。則牝牡相呼。聲遠必尋聲而至。俗謂之斗春。

張鶴齋云。凡貓交。必春貓遇春貓。冬貓遇冬貓。始交。夏秋之貓亦然。否則雖強之。不合也。此說未經人通。想亦氣類相求故耳。

貓初生。見實肖人。而自食其子。日知

漢按。貓產子。目未睜者。子肖人。見之則食子。或曰。生於子日。見子肖人。則食子。與黃氏之說異。

貓食屎。上司食腹中。旬食腹下。旬食足。與虎同。陰類之相符如此。時元

漢按。一說。食旬各有所先。月初先頭。月中先腹。月尾先腿脚。食有餘者。小者五月也。

澤潤庭云。貓食鼠。分三旬。亦有捕鼠無其絕。不一食者。其種之最良。獸。

又曰。貓食鼠。或於衣物茵席之上。勿驚驅之。聽其食畢。自無痕跡。若逼視之。則血汚狼藉矣。或謂當食時視之。則面軟。以後不復能蓄鼠。

常州張槐亭云。貓一名家虎。鼠一名家鹿。貓之食鼠。尚矣。惟是豺獠獸時。不知

鹿在其中否也。

北人謂貓過揚子江金山。則不捕鼠。慮者。剪紙貓投水中。則不忌。西陽

漢按。湖鑿類函云。昔韓克贊嘗於女官帶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

豐順丁雨生茂才。日。云。物各有所喜。如詩傳。鳥喜風。犬喜雪。豕喜雨。而貓獨喜月。故月夜常登屋背。蓋與鼠同性也。

貓喜與蛇戲。或謂此水火相因之義。以貓屬陰火。而騰蛇水畜而火屬也。王朝清

漢按。貓升喜自戲其尾。故北人有貓兒戲尾巴之說。

山陰張台園。曰。貓與蛇。俗稱龍虎。當見貓蛇。關於屋脊。蛇咬穿瓦。墜下。遊適屋下。人遇之。以錫彈為兩段。上段飛去。已而結成團。吞肉肥大如碟。一日。斷蛇者。置於床。蛇穿其帳。欲下。當之。因肉肥。拾獲。貓適見之。登床。猛噉。其人驚。醒。見蛇懼而避之。幸未遭噬。人謂蛇知報冤。貓知衛主。

貓解婦人。故好之者多。貓固孤類也。彭左海

漢按。越俗謂貓為妓女所愛。故善媚。其說未免附會。

鼠齒。貓占王臣。害君。韓愈

卷上

十

漢按唐宏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捕得鼠反噬之見五行志考開元占經京房曰象鼠逐狸為有傷臣代其王忠為亂天祥亡又曰臣試其君大臣亡又曰鼠無故逐狸狗是謂反常臣試其君

凡夢虎斑貓為陽陰之象入室者吉自內外鼠不祥去而復來者得人

凡夢獅貓為豐亨又安之象主門下人有勇而好義者或果得佳貓以應

凡夢貓鼠同眠下必有犯上者若當此時生小貓則為方物

凡夢厚貓相觸主暮夜有戎之兆於己無患若夢家貓被他家貓咬傷下人有災

凡夢貓捕鼠主得財須防子媳災姓積者最忌主有事南實不返之兆

凡夢貓吞蝴蝶恐有陰私鬼害正人

凡夢貓吞活魚主成家立業手下得人右至山東更主復利

漢按夢林元解一書為葛稚川原本邵康節續輯至明陳士元增補成書至數十卷之多刻於明季而國朝四庫全書未嘗收入起自周官宗夫長柳引經證文觸類旁通半解靈璧於人深旨洵有裨於世教書也漢得此書母以占夢恐有應驗俗傳編為虎豹言虎事自始兩篇

漢按虎凡肖貓獨耳小頸粗不同然宋何昇師嘗謂貓似虎獨耳大眼黃不同世俗又稱貓為虎師

貓肉治瘰癧涎治瘰癧胎治反胃又牙同人牙猪犬牙蝦研蜜水服治痘瘡倒靨

漢按本草貓肉不佳不入食品故用之者稀或謂貓肉食之發癩縮膀胱婦人室經小兒敗症又聞小兒常食鼠肉可以稀痘則貓肉敗症可知本草又云正月勿食貓肉能傷人此與禮內則食狸去正脊為不利人其義相合益見食貓肉之有損也

黃香鐵待詔云余鄉人多喜食貓肉謂可療治痔疾

陶文伯云貓肉食者甚少惟鐵匠喜食之以其性寒可洩積熱

張瞻亭參軍德和云羅定州人皆喜食貓肉與嘉應州人喜食犬肉同豈其別有滋味耶

黑貓頭骨灰治心下蕞癢及痰喘走馬牙疳

黑貓頭骨灰治對口毒瘡

妖魅鬼為祟病人不肯言以鹿角屑搗末水服方寸匕即言實也

華陀治尸注有貓骨散又貓肝治瘧及勞瘵殺蟲

人病歌哭不自由臘月死貓頭燒灰水服自愈

人被鼠咬傷貓毛燒存性入麝香少許香油調敷

漢按此方趙氏係用貓頭骨煨灰又云貓毛燒灰膏和治鬼紙頭瘡

蛇蝮入耳貓尿滴治之以薑蒜擦貓牙真則尿自出又貓尿治蠟葉又和桃仁治小兒瘡

貓照鏡者能認形發聲若貓則否

久晴貓忽非時飲水主天將雨

貓能飲酒故李純甫有貓飲酒詩

漢按貓飲酒余嘗試之果爾但不可驟飲以杯須蘸抹其嘴貓緣有滋味則不驚逸然十餘進後輒覺醺醺如也今之貓又能食烟陳西東進月曰有張小消者為浙中縣尉僑寓温州有貓數頭慣登烟榻小消常含烟噴之貓皆能以鼻迎嚙久之

形狀如醉每見開燈較求飲具則去於是人皆謂張小消貓亦有烟癖聞者莫不笑然則貓於烟酒乃有兼嗜焉亦可笑也

馬鞭堅韌以擊貓則隨手折裂

貓死不埋於土懸於樹上

貓死瘞於園可以引竹

獨孤陀外祖母高氏事貓鬼以子日之夜祭之子鼠也貓鬼每殺人取財物皆歸祀者家鬼將降其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拽然陀後敗免死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為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郡邑破誅者數十餘家蜀王秀皆坐之

燕真人丹成鶴犬俱昇獨貓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

嘉興將稻香先生曰有黃黑石酷肖貓形家香鐵待詔題之為洞仙哥洵屬雅切

司徒馬遜家貓生子同日其一母死有二子其一母走而右散為街置其棧並孔之

相乳

左軍使嚴遵美聞臣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踞旁有一貓一犬貓忽謂大曰

軍容改常矣。癩發也。犬曰。莫管他。俄而再定。自驚自笑。且其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此言

蜀王壁臣唐道蒙家。所畜貓會大雨。戲檐下。稍稍而長。俄而前足及檐。忽雷大至。化為龍而去。此言

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遇苗介立。吟詩曰。為無食肉主。思深日晏。蟠蛇卧錦衾。且學智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駭貓也。此言

漢按。唐進士王洙。東陽夜怪錄云。彭城秀才成自虛。字致本。元和九年十一月九日。到渭陽縣。是夜風雪。投宿僧寺。與僧及數人。因雪談詩。病僧智高。為病索駝也。

前河陰轉運巡官左院衛曹長。名廬倚馬者為驢也。又有敬去文者。為狗也。有名銳金姓美者。為鷄也。有桃林客。輕車將軍朱中正者。為牛也。胃臧。即刺蝟也。

又議苗介立云。養茲為人。具有小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惟其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苗介立曰。予聞伯比之胃下。得姓於楚。自皇如分族。則祀典配享。若於禮經者也。

蘇子由曾試黃白之法。既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游。叱之不見。丹終不成。說鈴

漢按。許道有幻術。為人燒丹。每至四十九日。將成。必有大逐。貓觸其爐。破見宋張君房乘異記。余謂兩丹之壞。各有所由。惟同出於貓。亦異矣。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於貓。同時擊門。呼其貓。貓輒舍匙出洞。若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貓終不應之。此亦足異也。此言

金華貓。畜之三年後。每於中宵。踣踞屋上。伸口對月。吸其精華。久而成怪。每出鬼人。逢婦則變美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於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來。宿夜以青水覆被上。進明視之。若有毛。則潛約獵徒。牽數犬。至家捕貓。又其肉以食病者。自飽。若男病而獲雄。女病而獲雌。則不治矣。府庠張廣。又有女年十八。為怪所侵。髮盡落。後捕雄貓治之。疾始瘳。此言

靖江張氏泥溝中。時有黑氣如蛇。上冲天地。晦冥有綠眼人乘黑。淫其婢。因廣訪符術道士治之。不驗。乃夫求張天師。放見黑雲四起。道士喜曰。此妖已為雷誅矣。張歸家視之。屋角震死一貓。大如驢。此言

郭太安人家畜一貓。甚靈。婢見捷之。貓畏婢。殆甚。一日有饋梨。廣婢收。既而數

之。少六枚。主人疑婢偷食。鞭答之。俄從窻下仄倉中覓得。則六枚。各有貓爪痕。知為貓所偷。報婢之怨。婢忿欲置貓死地。郭太安人曰。貓既曉報怨。自有靈異。苟置之死。寬必增劇。恐復為祟。婢乃悅。自是輒不再撻貓。而貓亦不復畏婢矣。此言

某公子為筆帖式。愛貓。常畜十餘隻。一日。夫人呼婢不應。忽窻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出視。寂無人。惟一狸。如鼠。窻上。回視公子。有笑容。駭告眾人。同視。戲問。適聞喚人者。其汝耶。貓曰。眾乃大譁。以為不祥。謀棄之。此言

永野亭前門。言一親戚家。貓忽有作人言者。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若此貓。則未有能言者。因再縛。壯貓撻之。果亦作人言。未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同上

護軍參軍舒某善謳。一日。戶外忽有廣歌。清妙合拍。潛出窺伺。則貓也。舒驚呼其友同觀。並投以石。其貓一躍而逝。同上

漢按。貓作人言。初見於嚴遵美一節。筆帖式貓代為喚人。無甚不祥。若永黃門所述。壯貓能言。此則為異。耳。然不當言者而為言。則其被撻被棄也亦宜。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莫如此。大抵皆寓言爾。至於貓學謳歌。則不

當。雖知讀賦。誠為別開生面。詩指香田云。陽春縣修衙署。剛築牆。一日。其匠未飯。有貓來竊食。其飯升。匠人憤極。就捉得此貓。活築牆腹。以死工。後衙內人皆不安。下人小口。率多病亡。因就巫家占之。云此貓鬼為祟。在某方牆內。於是折牆。果得死貓。遂用巫者言。真以香飯。遂葬荒野。自是一署泰然。此道光十六年。事余在縣親見之。

又云。湖南有貓山。相傳昔有貓成精。族類甚繁。其子孫皆若知事。凡貓死。悉自焚。此山其塚。鬱鬱然。不可計數。山出竹。名貓竹。甚豐美。其無貓處。則無之。貓竹之名。本此作毛。皆非也。

漢按。瘞死貓於竹地。竹自感生。并能遠引竹至。據此。則本草載之不誣也。并游百金方。有貓竹。車器亦不作毛。

余蓋卿云。嘉慶十六年。河南白蓮教匪林清。煽亂。燒燬巨數。是時中州人家。有貓生狗。鷄。當出貓之異。

孫赤文云。道光丙午夏秋間。浙中抗紹甯台一帶。傳有兇祟。稱為三脚貓者。每傍晚。有腥風一陣。輒覺有物入人家室。以魁人。舉國皇然。於是各家懸鐘。鉦於室。每

之。少六枚。主人疑婢偷食。鞭答之。俄從窻下仄倉中覓得。則六枚。各有貓爪痕。知為貓所偷。報婢之怨。婢忿欲置貓死地。郭太安人曰。貓既曉報怨。自有靈異。苟置之死。寬必增劇。恐復為祟。婢乃悅。自是輒不再撻貓。而貓亦不復畏婢矣。此言

又按周禮農雜說云。貓忌鹹而東海之貓。飲不離鹽。貓畏寒而西藏之貓。卧不離冰。由其習慣成自然。今貓見波濤而驚。誠慣於陸。不慣於水也。

悅豫甫云。湖南益陽縣多鼠。而不善貓。咸謂書中有鼠王。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官。故非特不善貓。且日給官糧飼之。道光癸卯。雲南進士王君森林。今斯邑。遂余皆往。余居之院。甚宏敞。草木翁鬱。每至午後。鼠自牆隙中出。或戲或蹴。不可勝計。習見之。而不以為怪也。一日。有大貓由屋簷下。伺而捕其巨者。相持許久。鼠力屈而斃。自此貓利其有獲。而日至焉。乃積旬而鼠無一出者。後竟寂然。噫。貓性雖靈。其奈鼠之黠何。然余在署三年。衣物從未破。鼠或知奉養之恩。不敢毀傷。且人無機械。物亦安之爾。

漢按。有此一德。積善以除。不可謂非貓之功也。但不知鼠耗寂然之後。其日給官糧。可以免否。諺云。鐘鼓供老鼠。買靜求安。是亦時世之一變。可嘆也夫。

鎮平黃仲方文學。元。呼州。則雞來見說文。呼盧盧。則狗來見演繁露。此聲氣應求也。貓則呼苗苗。即來作汁。亦來白。玳瑁淵靜語。所謂唇音汁。可以致貓聲類鼠也。此乃物類相感也。見程頤通俗編。

卷上

老上

十七

仲方又云。俗謂貓為虎舅。虎虎百為。惟不教之上。此見陸剴南詩集。自注。梁紹壬秋雨。靈隨筆引之。不載出處。蓋未之考耳。漢按。秋雨。靈此節。已採入茲篇。今家仲方。為指明出處。以見此等俗語。其來已久。益信而有徵也。

仲方又云。游覽志餘。載抗俗言。人舉止倉皇。為鼠張貓勢。以鼠見貓。即鼠。貓勢於是益張耳。此語可對狐假虎威。

胡苗灣。字平叔。東。博學而工韻語。有貓詩云。名本從苗得。功推用世深。疑狐林貌相。防鼠恤傷心。書靜埋頭睡。宵寒擁鼻吟。驗時睛一線。中有定盤針。又蜡典崇官。禮程材。隨相經。皮毛憑駭。雜眼界。總晶葵。忌刻原根性。純陰此化形。莫徒欺鼠輩。相食等。矚。脛。皆名。高。可。喜。次。為。語。含。譏。戲。宜。有。激。而。云。然。耶。平。叔。山。陰。人。以。知。鹹。需。次。粵。之。潮。州。漢。記。

詠物詩。貴有寓意。否則亦須觸致。陶文伯。文。貓詩云。為護山房。幾架書。殷勤。下。飼。狸。奴。春。深。看。取。尋。陰。地。欲。寫。消。寒。八。九。圖。天。生。風。采。虎。紋。斑。洞。裏。丹。曾。煉。九。還。莫。訝。不。隨。鶴。去。去。要。留。仙。骨。住。人。間。聞。鼠。耗。漸。消。亡。運。用。靈。感。妙。有。方。鍛。獄。終。歸。無。淨。處。當。年。應。已。笑。張。湯。膏。新。語。創。韻。致。自。佳。弟。潔。甫。士。康。亦。有。絕。云。春。

風一軸牡丹圖。誰把精神繪雪姑。為問穴中諸鼠輩。年來曾已化鴛鴦。編藉風流。一結猶有奇味。漢記。

貓一捕鼠小獸。何書之。開載治療甚多。但貓善搜穴。捕鼠。故凡病屬鼠類。有在幽僻。鬼怪之處。而無所難入者。無不藉此以為主治。其言。編本。

張謇謂。貓性。與。陰。險。機。竊。地。支。故。其。目。夜。視。精。明。而。隨。時。收。放。善。跳。躍。而。嗜。腥。生。上。漢。按。機。竊。地。支。四字。不可。解。恐。係。謬。誤。求。無。善。本。質。正。姑。錄。以。俟。考。

實木貓。鼠。耗。原。註。如。初。支。臨。寅。木。吉。神。主。其。家。有。好。貓。能。捕。鼠。增。正。宗。新。漢。按。一。說。虎。與。貓。俱。屬。寅。肖。據。此。似。可。憑。信。

相傳人家生子。初落地。開聲時。有貓喊其側。主其子靈。警。非。凡。僅。止。有。貓。在。側。而。不。喚。主。其。子。貌。陋。却。有。威。按。靈。學。之。說。尚。近。理。貌。陋。之。義。殊。所。未。解。回。顧。總。論。編。

漢按。朱。聯。之。詠。醜。子。云。相。逢。常。欲。叨。惜。厭。莫。是。初。生。悞。有。貓。鼠。人。生。子。常。有。小。勿。象。貓。失。養。則。成。野。貓。野。貓。不。死。久。而。能。成。精。怪。元。大。父。解。

丁南生云。惠潮道署多野貓。夜深輒出。雙目有光。熠熠。望之如螢火。蓋係失王之。卷上

卷上

十八

貓吸月飲露。久漸成精。故上下牆屋。矯捷如飛。夏月。海鷲。求時。能上樹捕食。園中。所蓄。孔雀。曾被。嗜。斃。自此。野。貓。輒。不。復。來。或。謂。孔。雀。血。最。毒。貓。始。飲。此。或。致。成。生。嗜。擇。肥。而。啜。竟。以。自。斃。焉。哉。

鄭縣周緩。齊。厚。云。貓。能。拜。月。成。妖。故。俗。云。貓。喜。月。但。鄭。人。養。貓。一。見。拜。月。即。故。之。恐。其。成。妖。魔。人。其。魔。人。無。殊。狐。精。蓋。誰。者。能。化。男。誰。者。能。化。女。

又云。雄。貓。化。男。亦。能。魔。男。雌。貓。化。女。亦。能。魔。女。蓋。不。在。於。交。合。而。在。於。吸。精。犯。之。者。通。名。邪。病。十。有。九。死。鄭。人。有。婦。婦。一。日。忽。然。自。言。自。笑。系。婦。異。常。已。而。形。神。肌。肉。頓。時。消。削。詰。之。則。云。遇。貓。妖。吸。精。一。時。神。志。昏。迷。精。氣。被。吸。遂。成。廢。殆。有。不。可。支。

漢按。狐。妖。吸。精。用。桐。油。塗。其。陰。狐。來。用。舌。舔。吸。無。不。大。嘔。而。去。遂。不。再。來。惟。宜。秘。密。方。驗。見。其。氏。善。世。係。元。余。謂。用。此。以。治。貓。妖。其。效。必。同。

丁南生云。安南有貓。將。年。廟。其。神。貓。首。人。身。甚。著。靈。異。中。國。人。往。者。必。祈。請。其。休。咎。或。云。貓。即。毛。子。之。訛。前。明。毛。尚。書。曾。平。安。南。故。有。此。願。果。爾。是。又。伍。紫。梅。桂。十。姨。之。故。輒。妄。可。博。一。噱。惜。馮。陳。升。三。登。榜。述。

人被貓咬傷。海河葉為末塗之愈。又方用虎骨虎毛燒末塗之。詳文東醫醫雜

大補賴智堂。云貓咬傷。重者不治。亦能死。道光癸卯。海陽令史公家人李姓。

羅姓。初住寓中。因捉鄰貓。兩人手指俱被貓咬傷。初視為平常。乃越二十餘日。

李姓者。忽發寒熱。臂腕旁起一小核。欲痛異常。雖知貓毒。但無人識治。數日不肯。

人事。聲如貓叫。而羅姓者。過四十餘日。臂腕亦起一小核。新見氣喘。不思飲。

食。越五六日。亦斃。甲辰年。潮嘉道署家人鄭三。被貓咬傷。中指過二十餘日。毒發。

臂腕亦起核。按之疼痛。以目觀李羅之禍。不勝惶懼。訪余醫治。因思貓之傷人。致。

死。古今醫書鮮載治法。當自出臆見。酌製二方治之。逾月遂愈。其方用既有效。不。

敢自私請附刊。傳公諸同好。

原用水藥方。十二味。名普救敗毒湯。

防風 白芷 鬱金 梨 木籠子 去油 穿山甲 炒 川山豆根 以上各 淨銀

花 山慈菴 生乳香 川貝 杏仁 去皮 大 以上各一 蘇薄荷 三分 水煎 半

飢服。口渴加花粉一錢。

原用丸藥方。八味。名護心丸。

真琥珀 綠豆粉 各八分 黃蠟 製乳香 各一錢 水飛硃砂 上雄黃 精

生白礬 各六分 生甘草 五分

先用好蜂蜜三錢。同黃蠟煮溶。將餘藥七味。共研細末。入之攪勻。取起。丸如綠豆。

大。另用硃砂為和。每服一錢五分。用滾水送下。每日夜先服湯藥。後服丸藥。各一。

二次。忌五辛魚肉煎炒及發物。

外用好薄荷油少許。由上臂塗至下臂。至傷處止。其傷口不可塗。留出毒氣。仍戒。

惱怒房勞。

漢按賴智堂精於岐黃。有手到病除之妙。觀其所製右二方。極其精思。宜乎用有。

效驗。且家貓馴熟。鮮有咬人。其因傷致死。則更鮮聞。非如樹犬。比故皆視為尋常。

而古今醫書。因亦無載治法。宜知天下之大。無事不有。李羅二姓人之禍。殆其類。

著者焉。今智堂願傳其方。並為刊入。俾廣見聞。蓋亦不無小補也。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為童子時。嘗繫鼠於途。有道人過之。故甫為戲。遂命拾。

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貓至。貓欲取鼠。亦不能入。貓。

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師錄申甫傳。

汪九平 漢按申甫。即明李劉公。給金正布。所厲以勸。冠而收亡者。又按俗有取租緣織。

成圖。網用以罩鼠。四方上下。面面皆鼠。鼠入其中。冲突觸繫。終不能出。名為八陣。

圖。亦名天羅地網。

嘉應黃仁孝。廉仲。安。云州民。張七。精於相貓。嘗蓄雌貓數頭。每生小貓。人爭買。

之。皆不惜錢。知其種佳也。恒言黑貓須青眼。黃貓須赤眼。花白貓須白眼。若眼底。

老裂有水紋者。威嚴必重。蓋其神定耳。又言貓舌。頸骨。若寬至三指者。捕鼠不倦。

而且長壽。其眼有青光。爪有腥氣。尤為良獸。

董仁又云。張七嘗攜一雌貓來售。索價頗昂。云此非凡種。乃蛇父而生者。因詳述。

其目擊蛇父之由。並指貓身花紋。與常貓亦微有別驗。之不誣。

漢按據此說。則張暄亭。參軍所云。貓與蛇交。一節。似可信也。

董仁又云。年前余得一貓。金銀眼者。花紋雜出。貌雖惡。而性馴。善於捕鼠。進門未。

幾。鼠遂絕跡。因呼之曰。班奴。惜養未半年。遽死焉。蓋因久縛故耳。佳貓多懼其逸。

與其縛。而損其筋骨。何如用大籠籠之耶。

嘉應鍾子貞。才。云州人。有梁某。嘗得一貓。頭大於身。狀甚奇。怪。眼有光芒。與凡。

貓迥異。初莫辨其優劣。厥後不惟善捕鼠。而王家亦漸小康。珍愛而勿與人。有過。

客見之。餌以重價。始售之。梁因問貓之所以佳處。客曰。此貓自入門後。君家必事。

事如意。蓋此貓古心有筆紋故耳。其紋向外者主貴。向內者主富。今予得此。可無。

憂貧。啟口驗之。果然。梁悔之不及。

漢按筆紋。貓實所罕聞。且能富貴人。真獸中之寶也。惜乎不可多得。

貓性不等。有雄桀不馴者。有和柔善媚者。有散逸喜走者。有依守不離者。大抵雄貓。

未聞及大貓。初至。難於籠絃。故蓄貓必以小。必以雌也。妙果寺僧悟。嘗謂貓之。

喃喃依戀。不離座者。為兜率貓。又為歸佛貓。漢記

既中謂人性暴戾。白貓性視輕性命。曰貓命。故常有這貓性不好。及這條貓命之。

諺也。漢記

山陰董二樹。善畫墨貓。凡畫於端午午時者。皆可辟鼠。然不輕畫也。余及張韻泉。

凱家。藏有一幅。嘗謂懸此鼠耗果。請。漢記

張韻泉云。人得貓相。主六品貴。見相書。

又云貓眼極澄澈故水之澄澈者謂之貓眼泉堪與家言凡墳墓之前有此注泉
陰王清壽論泉山

長沙姜午橋九魚云道光乙酉劉陽馬家中一貧家貓產四子一焦其足滿月長

其三而焦足者獨存形色俱劣亦不捕鼠常登屋捕瓦雀咬之時或縮頸池邊與

蛙蝶相戲弄王家嫌其癡懶一日攜至縣通典庫某見之駭曰此焦脚虎也試升

之屋橋三足俱申惟焦足爪定久不動旋擲諸牆間亦如之市以錢二十給其人

喜甚先是典庫固多貓亦多鼠自此舉貓皆廢十餘年不聞鼠聲人服其相類似

得諸北壯驥黃外矣此故友李海門為余言之海門劉邑庠生名鼎三

漢按焦脚虎三字新而且奇

錢塘吳鴻江官德云余甥女姚蘭姑畜一貓虎斑色全銀眼無尾產雌貓一黑質

白章亦無尾今四年矣行相應卧相狎時為母貓舐毛咬每飯必蹲俟母食而

後食母貓偶怒以爪則却受不敢前或出不歸則遍往呼尋人或悞違母貓則聞

聲奮赴若將救然甥女事母孝咸以為孝感云

漢按此與將丹林都憲之貓同為孝感所致可謂無獨有偶漢江一

鴻江又云姑蘇虎丘多要貨舖有以紙匣一塑泥貓於蓋塑泥鼠於中匣開則貓

退鼠出合則貓前鼠匿若捕若避各有機心其人巧有如此者兒童爭購之名貓

捉老鼠

姜午橋云貓為驚獸可對勞蠹一名勞蠹

漢按昔余友姚推扶先生浮橋云鶴為傲鳥魚為驚鱗又云貓靈鴨情魚愕鶴脫

蟻勞鳩拙驚忙蟹躁蛙怒蝶癡鵝慢犬恭狐疑鵲信驢乖蛛巧所述頗繁因記憶

所及附識備覽雜扶慶元康

朱亦霞上舍城云凡端午日取楓癩刻為貓枕可辟鼠粟可辟邪惡

漢按王蘭泉有貓枕誌今失傳昔周稿農先生嘗云蘭泉令臺灣謀士以貓枕為

賦題用貓與者蓋家象然

丁仲文未云貓死一出則後之為詩賦者皆可取材於此矣補助藝林功非淺鮮

貓苑卷上終

貓苑卷下

名物

清 永嘉黃漢編樓輯

夫名也物也有宇宙來則官頭之於無存之於有雖萬類之雜出萬事之叢生蓋

無物無名無名無物形影者於一旦魂魄留於百世資談噱而供掃墨又非猶能

為然也茲為則專為貓者考證焉輕名物

貓名烏圖清古又名狸奴清又美其名曰玉面狸清曰銜蟬清又優其名曰鼠

將清其嬌其名曰雲姑清曰女奴清奇其名曰白老清曰兒清曰兒清曰兒清

漢按以烏圖為貓相沿久矣考王忘卷題畫貓詩烏圖炯炯則似專指貓眼而云

然也

胡留灣云清異錄載武宗為穎王時即園畜禽獸之可人者以備十玩繪十玩圖

鼠將貓

唐張博好貓皆價值數金有七佳貓皆有命名一東守二白鳳三紫英四怯憤五錦

帶六雲圖七萬貫清

貓乃小獸之猛者初中國無之釋氏因鼠鬻佛經唐三藏譯師從西方天竺國攜歸

不受中國之氣清

漢按此說玉屑載之且謂貓乃西方遺種夫開闢之初禽獸即與萬類雜生故五

經早有貓字何待後世釋氏取西域之遺種耶此周謬談不謂爾雅翼乃亦引用

其說

養鳥不如養貓蓋貓有四勝護衣書有功一閉散置之自便去來不勞提把二餓飼

僅魚一味無煩蛋米蟲脯供應三冬牀暖足宜於老人非比鳥遺嚴寒則凍殛矣四

第世俗嫌其竊食多捉走之然不養則已養不失適雖實不稱清

漢按陸放翁詩狸奴擾煖夜相親張無盡詩更有久表共足濕則煖老一說亦自

有本韓名錫昨青田人嘉慶間以進士進籍官至觀察

納貓法用斗或桶或以布袋至家討者一根和貓威桶中搗回路邊溝坑須填石以

過使不過家從吉方歸取貓拜堂清及犬畢將箸橫插於土堆上令不在家撒屎仍

使上床睡使不走往清

漢按顧人納貓用單代者量貓尾同其長短插草於其堆上祝之勿在家撒屎餘

與通書大略相同。

納貓日。宜甲子乙丑丙午庚午壬子庚子。大月德生。丙忌飛廉受死。驚走歸忌。等。全上。

漢板。凡大月初五十七廿九小月初八二十。為驚走日。其飛廉諸煞。特憲書俱明。豈可穠茲不復贅錄。

閩貓日。淨。仙村。

番禺丁仲文孝廉。云公貓必闕殺其雄氣。化則為赤。日見肥善。時俗又有半闕。貓只去內背一透。其雄氣未盡消。二更竟剛柔得中。

漢板通書載淨貓宜伏斷日。忌刀砧血刃。飛廉受死。血支等煞。凡闕貓須於屋外。貓負痛自奔回屋內。否則必外逸。從此視內室如畏途矣。闕時又須將貓頭納入。捲草之口。則畢縱之。則從後口奔去。庶免被驚傷手。亦法之良也。

古人乞貓。必用聘。黃山谷詩。買魚穿柳聘。既俗聘貓。則用鹽醃。不知何所取義。然陸放翁詩。裹鹽迎得小狸奴。其用鹽為聘。由來舊矣。丁蘭石。

黃香鐵待詔云。潮人聘貓。以糖一包。余從馮默齋教授。以茶二包為聘。紹興人聘。

魏周字麻。此今有。余向陶翁容軒家聘貓。蓋用黃芝麻。大棗。豆芽。諸物。清自。字麻。換細之。張孟仙刺史云。吳音。請鹽為緣。故婚嫁以鹽與頭髮為聘。言有緣法。俗例相沿。雖。士大夫亦復因之。今聘貓用鹽。蓋亦取有緣之意。此說近理。錄以存證。又云。貓既。用聘。亦可言嫁。因憶年前余客江西官常中。有以嫁貓二字為題徵詩。林子晉明。府。嘗索余賦之。此本俗事。當用俗語。湊拍一篇。附錄博笑。天生物類。知幾許。人家。養貓如養女。出高便費。何媪心。撫護長成。期捕鼠。九坎長尾。更獨胎。團雲飛雪。毛。色開。唔唔作威。良足愛。相攸漸見有人來。一旦裹鹽聘娶。阿媪欲辭。苦未得。抱。持不捨。割愛難。痛惜。只爭淚沾臆。柳圍銅鈴。錦衣兜兜。先期細意。裝點。周。相送出門。再三囑。善為。喂養。毋多。尤。聘人。唯唯。為。貓。計。但願。勤能。事。有。濟。氣。耗。消。今。當。策。勸。

眠。毯。食。魚。應。罔。替。

南康郡博上。官。麻。山。從。原。評。云。題。甚。新。雅。有。高。意。可。以。仿。事。目。之。

錢唐詩。傳。由。卷。有。至。性。雲。雲。和。尚。開。去。金。象。師。往。問。父。母。未。生。前。話。雲。公。以。手。掩。面。

擊。開。眼。曰。貓。師。於。是。遂。醒。悟。此。所。

漢。按。以。手。掩。面。分。指。擊。開。口。眼。而。喝。曰。貓。今。甌。俗。尚。有。以。此。戲。幼。孩。也。初。不。知。是。

何命意。今據由卷此節。豈真有禪理寓之耶。由卷。國初人。若有影卷集選。張孟仙曰。楚人以手奉物。誘小兒。開之。則曰。貌。按。貌。獸也。性善。過。故曰。貌。言其已。適去耳。雲。雲。和。尚。之。稱。其。果。貌。獸。如。禽。空。虛。之。義。則。貌。是。也。說。見。俗。語。解。仲。芳。云。此。吳。俗。以。空。奉。小。兒。曰。貌。見。談。集。

閩。浙。山。中。種。香。菘。者。多。取。貓。糞。挖。去。雙。眼。縱。叫。遍。山。以。警。鼠。耗。貓。既。瞎。而。得。食。即。無。所。他。之。晝。夜。惟。有。瞎。叫。而已。晉。朝。清。雨。

漢。按。此。祛。鼠。之。法。雖。善。未。免。惡。毒。亦。貓。之。不。幸。也。甌。人。以。味。不。懂。事。而。喜。斗。其。揮。斥。者。識。之。為。香。菘。山。貓。兒。瞎。叫。

貓。不。食。蝦。蟻。狗。不。食。蛙。小。貓。食。鱈。則。壯。食。猪。肝。則。肥。多。食。肉。湯。則。壞。腸。廣。門。貓。食。海。荷。則。醉。俾。雅。

胡。笛。灣。知。醜。云。貓。以。薄。荷。為。酒。故。葉。清。遠。貓。圖。贊。云。醉。薄。荷。撲。蟻。蟻。主人。家。余。氣。何。

貓。食。黃。魚。則。癩。日。札。清。卷。下。三。

漢。按。吳。越。多。黃。花。魚。鮮。不。以。其。餘。飼。貓。未。聞。有。生。癩。者。或。謂。此。指。黃。鱸。魚。以。其。得。渾。泥。之。氣。貓。食。必。病。今。余。文。竹。云。寓。中。有。佳。貓。昨。因。食。黃。花。魚。生。癩。而。死。是。日。札。之。說。又。尚。可。信。有。謂。江。浙。黃。花。魚。俱。經。水。過。不。比。粵。魚。氣。味。發。揚。而。有。毒。也。是。亦。近。理。其。所。謂。黃。花。魚。者。湖。南。所。產。於。湖。南。也。

貓。捕。雀。蝶。蛙。蟬。而。食。者。非。狂。則。野。生。死。及。蛆。物。性。張。孟。仙。云。貓。食。野。物。則。性。戾。而。不。馴。食。鹽。物。則。毛。脫。而。癩。陶。文。伯。云。貓。喜。捕。雀。每。伏。處。瓦。坳。伺。雀。躍。而。前。即。突。起。撲。之。百。不。失。一。又。喜。與。鳥。齟。齬。

丁。仲。文。嘗。分。貓。為。三。等。並。立。美。名。如。純。黃。者。曰。金。絲。虎。曰。金。錢。曰。大。滴。金。純。白。者。曰。尺。玉。曰。宵。飛。純。黑。者。曰。烏。雲。豹。曰。嘯。鐵。花。斑。者。曰。吼。彩。豹。曰。深。地。錦。曰。躍。飛。曰。草。上。霜。曰。雪。地。金。錢。其。狸。最。者。則。有。雪。地。麻。笋。斑。黃。粉。麻。青。諸。名。

鄭。汝。疇。承。嘉。人。擬。撰。貓。格。以。官。名。別。之。如。小。山。君。鳴。玉。侯。錦。帶。君。燕。衣。打。軍。騎。塵。郎。金。眼。都。尉。至。於。雪。髦。仙。官。丹。霞。子。軒。燈。佛。玉。佛。奴。諸。稱。則。以。仙。佛。名。之。史。流。韻。致。

何。命。意。今。據。由。卷。此。節。豈。真。有。禪。理。寓。之。耶。由。卷。國。初。人。若。有。影。卷。集。選。張。孟。仙。曰。楚。人。以。手。奉。物。誘。小。兒。開。之。則。曰。貌。按。貌。獸。也。性。善。過。故。曰。貌。言。其。已。適。去。耳。雲。雲。和。尚。之。稱。其。果。貌。獸。如。禽。空。虛。之。義。則。貌。是。也。說。見。俗。語。解。仲。芳。云。此。吳。俗。以。空。奉。小。兒。曰。貌。見。談。集。

漢按貓之別稱。在古有極雅者。相傳唐貞休。有貓名梵虎。宋林靈素。有貓名吼金。蘇金正希。有貓名鐵號。于敏中。有貓名冲霧豹。或云。吳世璠敗後。有三貓。為軍校所得。頭有懸牌。一日錦衣娘。一日銀睡姑。一日嘯岩烟。皆佳種也。然余今昔交遊。如陳鏡帆。廣文。有貓曰天目貓。周穉農。令河南時。有貓曰一錠墨。淳安周典庭。太學。有貓曰紫團花。泰順董晉廷。有貓名乾紅獅。是與遠安朱小阮之鴛鴦貓。蕭山沈心泉之寸寸金。先後頗類焉。

貓犬病。烏藥一味。磨水灌之。即愈。花鏡

小貓叫不絕聲。陳皮研末。塗鼻端。即止。古今

貓被人踏傷。綠木煎湯灌之。可療。花鏡

貓癩。用蜈蚣焙乾。研末與食。數次即愈。又法。桃葉搗爛。返擦其毛。少頃洗去。又搽自愈。治狗癩亦可。行厨

貓生。桃葉與棟樹根。搗爛。煎湯。洗。洗。洗。皆死。樟腦末擦之。亦可。行厨

木貓。俗呼鼠。陳定宇。有木貓賦。通俗

漢按。陳賦云。惟木貓之為器。分。非有取於象形。設機械以得鼠。分。借貓公而為名。云云。

竹籠。
黃香鐵待詔云。武林舊事載。小經紀有竹籠兒。當是竹器。用以擒鼠者。又有貓當。貓魚。賣貓兒。改貓兒。貓當。當是貓所履處者。今京師隆冬。所着皮鞋。亦名貓兒當。又常禎初年。宮眷每繡歌頭於鞋上。呼為貓頭鞋。識者謂貓。花也。兵象也。見崇禎宮詞。

鐵籠。船旋也。貓或作鐵。列姑

漢按。船旋。粵人呼為鐵。蓋扭亦貓類也。

又按。另鐵籠三事。已類列上卷靈異門。

金籠。
臨安尹鑄以償秦檜女獅貓。詳見後故事門。

火籠。既中田野人家。冬日悉持土為器。開口納火。其背宮。背上多挖小孔。以升火氣。名曰火籠。男婦老少各以禦寒。五朝清雨

泥籠。

陳望陵云。杭州人每於五月朔。半山看競渡。必向娘娘廟市泥貓。而誰不知何所取義。貓為泥塑。塗以彩色。大小不等。

吳杏林云。養蠶人家。多買以護鼠。

紙籠。
張湘生。或音云。堅。錄集有紙籠詩。

漢按。器物以貓命名者。又有貓枕。楊誠齋詩。貓枕桃笙苦竹牀。

禽之屬。有名貓頭鳥者。即鴉也。鴉或作烏。一名鴉。巴蜀

潮州有鳥。呼聲如貓。人呼為貓頭鳥。與浙中所謂逐魂稱貓頭鳥者。其聲不同。或謂此即鴉也。漢目

獸之屬。有名水貓。即獺也。李元

蟲之屬。有名東貓。生東樹上。東熟則食之。林目

蔬之屬。有貓頭筍。黃山又有狸頭瓜。郭志

漢按。黃香鐵待詔詩。貓頭鴨脚堪留客。又按。筍又名綿貓。見陸璣詩疏。

又按。蘇東坡謝惠貓兒頭。詩云。長沙一日煨鞭。鴉鷄。州前人未知。走送煩君助湯餅。貓頭笑兀想穿鼻。

又按。黃香竹譜云。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竹豚。

蔬之屬。有狸豆。本草。狸豆一名狸沙。

藥之屬。有斑貓。本草

又狗骨。一名貓兒刺。以其象形也。全上。

漢按。鳥之類。亦有稱斑貓者。山海經。北巖之山。有鳥名鶯鷗。一名斑貓。又沙雞。黑身赤頭。似斑貓。亦見陸璣詩疏。

草之屬。有名貓毛。出鎮平縣。清白華草

黃香鐵待詔。鄉園詩。草。拾貓毛。詩集

外夷有國。名合貓里。船人語云。若要富。須尋貓里務。尤梅菴外國竹枝詞。網巾。上蕩漁舟。亦有山田十斛。收。要富須尋貓里務。貧兒何用執鞭。龍威

漢按。地名以貓稱者。呂宋國小島。有名貓。此家香鐵待詔。播州有怪人洞。名木貓。見元史郭昂傳。欽州入安南路。有貓兒港。見詞翰法程。桂林府北門外。有貓兒門。見廣西通志。杭州城內有貓兒橋。見杭州府志。廣東大埔縣有貓兒渡。見

以及貓哥弟之外。即既俗。清明貓犬戴柳圈。皆屬連類所及。又俗諺。六月六。貓狗浴。家香鐵。消夏詩。家家貓狗浴。從窺。又無名氏碩鼠傳云。今是獲不犬不貓。又數九歌。六九五十四。貓狗尋陰地。至於五代盧延讓應舉詩。識貓臨鼠穴。饒犬賦。魚砧。見賞主司。遂獲登第。人謂得貓犬之力。此則尤其顯焉者也。

華潤庭云。貓雖不列於六畜。然性馴良者。能解人意。所以得人愛護者。亦物性有以致之耳。

余好食魚。客有譏之云。聞君紀載貓典。可知馮驩為貓之後身乎。問何以見之。曰。於其彈鈹見之。余曰。然。余固馮驩之後身也。其知焉否。相與啞然。白。

故事。人物相因緣。則事端生焉。歷劫不磨。遂成掌故。貓之繫於人事亦多矣。語云。前事不忘。君子取鑑於古。異聞足錄。學者結繩於今。吾故用是孜孜焉。輯故事。

孔子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曾子嚮也。夫子之音。清激以和。今也更為幽沈之聲。何感。至斯乎。入而問焉。孔子曰。嚮見貓方捕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孔叢

連山張大夫博。好養貓。家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常以綠紗為帷。聚貓於內。以為戲。或謂博是貓精。物部

武后有貓。使習與鸚鵡並處。示百官。傳觀未遍。貓搏鸚鵡食之。后大怒。唐書

武后殺王皇后及蕭良妣。蕭善曰。願武為鼠。我為貓。生生世世扼其喉。后乃詔六宮。毋畜貓。唐書

貓別名天子妃。見鶴林玉露。蓋蕭妃被殺。臨死有我願為貓。武為鼠之語。故有是稱。梁昭士秋

盧樞為建州刺史。嘗望月中庭。見七八白衣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須臾。突入階中。遂不見。後數日。罷歸家。有貓名曰老。於堂西階地下。獲鼠七八頭。神異錄

元和初。上都惡少李和子。常獲狗及貓食之。一日。過紫衣吏二人。追之。謂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遂入旗亭。以酒酬鬼。求為方便。二鬼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假三年命。和子遂歸貨衣。具裝楮焚之。見二鬼挈其錢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

蓋人間三日也。文獻通考

薛季昶夢貓伏堂。帳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者爪牙也。伏門限者。闔外

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果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斬野。貞元時。范陽盧瑒家錢塘。有一婦人。不知何來。直詣其婢小金所。自言姓朱。時來去。一日天寒。小金無火。婦人至。怒踏其火。即滅。並以手批小金。後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尖嘴捲尾。紋斑如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復批之。云。是野狸。婦人泣。裝寬子濟。好詭譎。為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即是兒貓。若不是兒貓。即不是兒貓。請大笑。判云。兒貓不識主。傍我投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遂納其貓。兩家皆吻之。開元傳

稽神錄。建康有賣醋人某。蓄一貓。甚俊健。辛亥歲六月。貓死。不忍棄。置之座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河。既入水。貓活。某自下水救之。遂溺死。而貓登岸。走金烏。舖吏獲之。縛置舖中。出白官司。將以其貓為證。既還。則已斷其索。蓋壁而去矣。竟不復見。賦記

聞奇錄。進士歸。暑月。與一小兒兒於廳中。忽有一大貓。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貓偶中枕。而驚。孩子應時作貓聲。數日而殞。廣太平

平陵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蚊蝶。土人往往見之。西陽

龍朔元年。涪城鼠貓同處。鼠象。竊海。貓職捕。及與同處。廢職容奸。新唐書五行志

隴右節度使朱泚。於軍士趨貴家。得貓鼠同乳。不相害。籠而獻之。宰相常袞。率羣臣賀。崔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因獻鼠。泚不納。唐書

漢按。崔祐甫。鼠鼠。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乎。何異法吏不觸邪。雖吏不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會吏。戒諸邊城。

母失徵。巡。貓能致功。鼠不為害。

聞奇錄。李昭。蝦當。應進士。試之。先主司晝寢。見一卷在枕前。乃昭。蝦名。今送還。架上。復。有一大鼠。啣。蝦。卷。送。枕。前。如此。再三。來。春。蝦。遂。獲。及。第。因。詢。之。乃。知。其。家。三世。不。養。貓。蓋。鼠。報。也。太平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其世以不殺。故家未嘗畜貓。所以有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如。甚。喜。狀。家人。驚。異。告。於。李。氏。親。友。乃。空。其。堂。縱。觀。之。人。去。盡。堂。忽。推。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如此。而。况。人。

平。至室

永州有人。以生年值子鼠為子神。因受鼠不畜貓。倉廩屢虧。悉以恣鼠不問。由是室無完器。拋無完衣。柳宗元

李義府柔而害物。人稱李貓。唐書

華潤庭云。李貓。獨府作人貓。

李迥秀所居。大乳隣。中示以為孝感。旌其門。六祖

余在重載。見揭小榜曰。虞大博宅。失一貓。色白。名雪姑。清異

江南李俊。主子岐王。方六歲。戲佛前。有大琉璃瓶。為貓所觸。劇然墜地。因驚得病而死。詔徐鉉為誌。其弟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故實頗記否。鉉疏二十事。第

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是金大能記憶。明旦入言。夜來復得數事。鉉思

居士李龜。求道雪竇山中。哇疏自供。有問。魏曰。日進何味。答曰。鍊鵝一美。醉貓三瓶。清異

郭忠恕。達人無貴賤。但口稱貓。蘇東坡

漢按。陸游詩。偶爾作官羞問馬。頽然對客但稱貓。汪純翁詩。呼我不妨須應馬。達

卷下

十

人何敢遽稱貓。見葛翼甫夢航雜說。故翁又有影貓。上菊初黃之句。時亦呼貓。如忽見今采。並得詩。

王至。妨行梅詩。嫌嫩人手懶稱貓。見錄雪堂詩集。

龔見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家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治之。有一貓。掛墟側。家人指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拱

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驚。數日。二人提音並至。時至家

錄東坡奏疏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

而捕雞。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玉琳

慶元中。鄒陽民家。有一貓。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哺。文獻

秦檜小女。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凡獅貓。悉捕至。而皆非

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後獲人祈懇。乃已。老卒

漢按。西湖志。餘作秦檜女孫。封崇國夫人。其亡去獅貓。後尹曹冰。因嬖人以金

貓賂。乃已。

宋有盧仙姑者。持貓而問蔡京曰。誠之否。此童悖也。意蓋諷京。端溪

萬壽寺有形師者。善誦。嘗對客。貓居其旁。形曰。雖有五德。此貓亦有之。見鼠不捕。仁

也。鼠奪其食而讓之。養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冬必入窠。信也。客為絕倒。謂屋新設。口按。蔡元。北地。列國志。引。

道州拘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指月錄

佛法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貓捕鼠。貓捕鼠。睜開兩眼。四脚撐撐。只要擊

得鼠。到口始得。縱有雞犬在旁。俱不顧顧。秦禪亦復如是。若纔有別念。非但鼠不能

得。兼走却貓兒。釋宗直。指石

宋紹興中。全椒寺僧。養貓犬各一。甚靈。僕過劫盜被殺。犬能隨嗥咬衣。卒使盜獲。伏

法。寺僧死。貓為守屍數日。不為鼠境。續太平

大德十年。杭州路陳言有等。結父官府。遇公事。無問大小。悉投奔囑。託閻郎。俗號貓

兒頭。元典

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經陝西莊浪驛。或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請試之。乃以鐵籠

罩。納於空室。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死籠外。云此貓所在。雖數里之外。鼠皆來伏

死。蓋貓中之王也。續已。編北

漢按。葉觀海。蓋諱未刻。乾隆五十八年。琉球國進貢。有象黃貓一頭。云貓之所

在。三十里外無鼠。據此。則視景泰貓。其神異處。豈啻倍蓰。張孟仙云。溫郡顏姓

有貓。神於祛鼠。凡鼠在屋上。貓一呼。則鼠輒落地。其家甚賈。人乞不與。後竟

被竊失去。

姚百徵云。近潘少城。明府。由鎮平。攜至普甯一貓。所謂烏雲蓋雪者也。鼠行梁間。

能於平地騰躍而得之。亦貓之矯捷罕睹者。

湘潭張博濟云。戚家畜一貓。數年不見。其捕一鼠。而鼠耗亦絕。一日。修葺住房。其

貓所常伏卧之地。板下。死鼠數百。然後知此貓之善於降鼠。是即華潤庭所云。貓

之捕鼠。能聚鼠為上也。

前朝大內。貓狗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貓為老翁。宋牧仲。詩

明萬曆時。御前最重貓。其為上所憐愛。及后妃各宮所畜者。加至。官事職銜。且其稱

謂更奇。北者曰某丁頭。壯者曰某小廝。若已驕者。則呼為某老翁。至進而有名封。直

謂之某管事。但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貂輩。緣以貌。然得無似高齊之

那君儀同耶。又貓性喜跳。宮中聖廟。初誕。未長成者。間遇其相違而爭。相誘而嘍。性

往。驚播成疾。其乳母又不欲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入昔見

內臣家所畜貓其高大者過於尋常家犬而犬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袖中呼之即自出能如人意聲甚雄般般如豹黃香鐵待詔云明憲宗好貓貓兒房所飼十五成羣壯者人稱某小廝牝者稱了頭或加職銜稱某老翁比中官例開賞見陳恪天啟宮詞注其詩云紅廟無塵白畫長了頭日侍君王了頭即指此

昔檀默齋嘗謂袁淑冊封驢為廬山公為大蘭王此二畜蠢穢不堪何克當此若貓犬有功於世反無名號殊為闕典因戲封貓為清耗尉犬為宵警尉甚有韻致此張訊渡先生述於余者王朝清而

漢按貓犬之封予嘗述之於王蔭齋明府以為貓可稱都尉然猶不足以盡其長因加以書城防禦使兼尚衣監太倉中即將世襲萬戶侯因替尤為允當於是屬漢代擬諸文韻人韻事不可不記也王蔭齋名曾樾直隸名孝廉道光丁未權江西長寧縣篆時漢在其幕中公餘閑話戲談及此明年陰齋奉諱北旋予亦南還今有貓苑之編搜羅中則代擬之語稿尚存附錄於此用以博笑承恩閣誰為出類之材除害閭閻本重非常之績蓋剛亦不吐厲而能溫既夕惕之弗忘自曰

卷下

十三

升之允叶咨爾貓公系分麟族獨擅雄姿技奉駒場久推靈捷聰耳目而無有或爽明幹可嘉棄皮毛而不食其餘廉隅亦飭矧夫阻彼倚門狂吠備言劄犬之當烹憎其奪路橫傷極謂貪狼之可殺用是賢登蓋者可期耗類永清是故爪牙哥任虎威早樹於王家搏擊宣勞鼠竊全消於民戶功而不伐賞則宜優可特封為清耗都尉書城防禦使兼尚衣監太倉中即將世襲萬戶侯因替於戲高而不危飛騰常超彼梁棟守而弗失出入肯越乎藩籬卓者貞恒悉捐逸豫書城永固可長遼一字之褒衣庫無傷豈枉有三號之辱况已杜清德崇不待議事倉足腐紅奚虞肆劫考績更書夫驚化策勲靡亦於麟稱允宜賜錫重禮食增鮮膾誕敷育命勉爾初心毋蹈屯膏膺茲異數

臨安此內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令外人聞見或被竊去絕吾命矣我老無子此與吾子無異也日由申言不已鄰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竟一見不可得一日忽搜索出門妻急抱回其貓乾紅色尾足毛髮盡然見者無不駭異孫三歸責妻漫罵妻至已而浸淫於內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餼孫成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回僅許一見既見益不忍釋竟以錢

三百千取去孫流淚復棄其妻盡日嗟悵內侍得貓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漸淡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徙居矣蓋用梁馬法積日為偽前之告戒垂怒悉委計也補遺

宏治元年潮陽縣舉人蕭增家牝犬乳貓夜則同宿一如其子時增兄弟七人友愛故有此微人以為和氣所感潮州府志

萬歷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迨末佳貓輒被咬食迨異國貢獅貓毛白如雪把投鼠屋聞其能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遂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眾咸謂貓怯既而鼠跳躍漸躡地少休貓即疾下爪掬頂毛口齧首領輒轉半持間貓聲嗚嗚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矣然後知貓之過非怯也待其情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復用此智耳

鹽城令張雲在任養一貓甚喜及行取御史帶之同行至一察院素多鬼魅人不入雲必進宿夜二鼓有白衣人向張求宿被貓一口咬死視之乃一白鼠怪遂絕

陸墓一民負官租空室出遊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於閩門徽鋪徽客頗愛玩之

卷下

十三

已年餘民過其地人叢雜中貓忽躍入其懷為鋪中見奪之而去貓輒悲鳴顧視不已民夜卧舟中聞板上有聲視之貓也口銜一絞帳內有銀五兩餘民貧得銀大喜明晨見有賣魚者買魚飼之飼不已貓遂傷腹死民哀而埋之

陳笙陔云杭州城內金某素貧其家所養貓一日忽啣龍鳳釵一對來明珠滿眼價值千餘緡以作本質遺家道日盛十餘年間竟成巨富其老母愛惜此貓無殊珍寶另建一樓及牀帳居之凡有鴉貓求售必如值收買積數百頭餼養婢僕亦數人貓有死者皆塚而瘞之至今不衰此乾隆季年間事杭人蓋無不知之者

嘉慶乙卯台州太平縣船戶丁姓泊舟沙頭因貓失水下沙救之脚踏一物檢之則一小木匣有銀百餘兩而貓竟淹斃焉

漢按貓獻金寶使主人發家雖貓之義亦由主人有德以應之但陸墓之貓享報未久輒以傷食而亡以視金姓貓福祿相去何如然而兩家之報德酬庸可謂不遺餘力若船戶之貓真不幸矣

畢怡安小姨子愛貓一日席上行酒令傳花以貓呼登飲酒為度每巡至怡安貓必叫怡安不勝酒釀疑甚察之則知小姨子故戲弄之凡花傳至怡安輒指貓一指

使叫云

金陵閩右子。鴻慶光。不勝通氣。決意自盡。一日市酒。有與妻示。決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踴躍。其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其時有李侍。從苗。攜一。由。年久。常伏。嘗一。酷愛之。厭食。必共。其時里中。傳有。夜。子之。迷。惑。小。兒。得。驚。痾。之。疾。遂。近。惶。惶。一。日。有。坐。姑。云。能。治。之。乃製。桃。弓。柳。箭。繫。以。長。絲。伺。夜。星。子。來。騎。過。輒。射。馬。綠。隴。箭。去。道。人。跡。之。正。落。某。侍。郎家。忽。婢。子。報。老。苗。背。上。中。箭。視。之。已。憤。然。而。所。畜。之。貓。尚。伏。跨。下。然。後。知。老。苗。婆挾。術。為。祟。而。常。以。貓。為。坐。騎。也。夜。侍。郎。子。不。

江甯王御史父某。有老妾。年七十餘。蓄十三貓。愛如兒子。各有乳名。呼之即至。乾隆已酉。老奶奶亡。十三貓繞棺哀鳴。餓以魚。流淚不食。餓三日。竟同死。子。不。沂州多虎。陝人焦奇。寓於沂。素神勇。入山遇虎。執手格斃之。有斂其勇。設筵款之。焦乃述其生平。縛虎狀。意氣自豪。倏一貓。登筵攫食。主人曰。鄰家。豈。畜。可。厭。乃。爾。無。何。貓。又。來。焦。奮。拳。擊。之。有。核。盡。傾。碎。而。貓。已。躍。伏。窗。隅。焦。怒。逐。擊。之。窗。棖。亦。裂。貓。一。躍。登。屋。角。目。眈。眈。視。焦。焦。愈。怒。張。臂。作。擒。縛。狀。而。貓。嗥。然。一。聲。過。鄰。牆。而。去。主人撫掌。

卷下

十四

笑。焦大慙而退。夫能縛虎而不能縛貓。豈真大敵勇。小敵怯哉。諸。錄。一家有巨鼠為害。諸貓皆為所斃。後西買持一貓至。索五十金。包可除鼠。因買置倉中。鼠至。貓匿身於穀。僅露其首。鼠過其前。初若不見者。俟鼠稍倦。乃突出銜之。互相持。日許。鼠竟斃焉。貓亦力盡而死。稱鼠重三十觔。新。齊。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灌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不煩搽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雞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叻叻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閩。報。記。天門蔣丹林都憲。京寓有子母貓。依几席前。每日必俟母貓先食畢。而後食。家信。中因偶及之。時都憲為奉天府丞。其母尚在。都憲常殷慕念。人以為孝感所致。都憲乃感嘆。作貓侍母食歌二章。一時瀋陽同寅。皆誦其事。林。自。記。年。譜。卷。十。邵泰和學士。有愛貓之癖。每宴客。召貓與孫側坐。賜孫肉一片。必賜貓一片。督學河南。按臨高邱。失一貓。嚴檄督縣捕尋。令苦其煩。則以印文覆之。有云。遣役接民戶。搜。查。悉。貓。無。獲。輒。圖。漢。按。古。今。名。賢。有。貓。癖。者。多。矣。若。昔。之。張。大。夫。今。之。邵。學。士。之。好。貓。則。尤。酷。爾。近。

年玉環。應某司馬。有八貓。皆純白色。號八白。常用紫竹桶。眼櫃籠之。分四層。每層居一。貓行動不分遠近。必携以從。此亦可謂酷於好矣。

劉少堂云。姚伯弟。劉憲元之。養一黑貓。形相如虎。甚愛之。且親為繪於軸。余於公京邸中見之。覺神氣如生。副憲固精於繪事也。

陶大伯云。畫家有九九消寒圖。豹影。紀。談。載。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

又云。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牆上壁。如飛也。見七修類稿。

又云。元新官出京。有應。盛。饗。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貓。兒。頭。見。七。修。類。稿。此。即。今。之。所。謂。帶。肚。者。也。

劉月農巡尹云。山東臨清州產貓。形色。豐。美。可。珍。惟。耽。慵。逸。不。能。捕。鼠。故。彼。中。人。以。男。子。虛。有。其。表。而。無。才。能。者。呼。之。為。臨。清。貓。

合肥。龔。芝。麓。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負。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玩。珍。重。之。意。論。於。掌。珠。飼。以。精。養。嘉。魚。過。饜。而。飽。夫。人。視。恆。累。日。至於。穀。騰。宗。伯。

卷下

十五

持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經。玉。錄。江西宗仁縣沈公。側室。嘗。養。貓。數十。隻。各。色。咸。備。繫。以。小。鈴。索。貓。聚。戲。則。琅。琅。有。聲。每日。有。貓。料。一。分。開。銷。沈。公。嘉。慶。拔。貢。名。崇。

劉庚卿先生。華。吳。云。俞。青。士。之。母。好。貓。常。畜。百。餘。隻。雇。一。老。嫗。專。事。餵。養。閨。房。之內。枕。邊。几。上。鏡。臺。衣。桁。之。間。無。處。非。貓。也。青。士。暨。其。尊。公。之。暮。景。官。養。每。歲。為。貓。料。所。銷。誠。不。少。也。

吳雲帆太守云。高太夫人。徐。穎。樓。先生。正。室。小。樓。觀。察。之。母。也。為。浙。中。閨。秀。頗。好。貓。嘗。搜。貓。典。著。有。街。蟬。小。錄。行。於。世。夫。人。名。穎。樓。字。秀。芬。奇。錄。

漢。按。貓。之。胎。愛。於。閨。閣。者。有。如。此。以。視。前。篇。所。載。李。中。丞。孫。閨。督。兩。閨。媛。之。所。好。尤。為。奇。僻。然。終。不。若。高。太。夫。人。之。好。且。為。著。書。以。傳。斯。真。清。雅。惜。此。街。蟬。小。錄。一時。覽。購。弗。獲。無。從。採。厥。緒。餘。光。我。酒。樽。鼠。子。然。云。夫。人。有。以。貓。為。子。孫。名。中。安。夫。人。族。弟。

品藻

蠢動雜生之中。有一物能得名賢。嘆賞。詞人。題詠。則其為生也。榮。矣。然。非。有。德。性。異。能。豈。易。致。哉。古。今。來。品。題。文。藻。旁。及。於。貓。者。匪。少。蓋。貓。固。有。德。性。異。能。也。有。修。

異能。豈易致哉。古今來品題文藻。旁及於貓者匪少。蓋貓固有德性異能也。有修。

獲此烏得為貓業輯品藻

詩經有貓有虎

莊子獨不見夫貓性乎卑身而伏以俟迷者原注也東西跳梁不避高下淵鑿

又騏驎驕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狔技也

尹文子使牛捕鼠不如狸狔之捷

史記東方朔傳騏驎驕飛兔驕駘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不如跛貓

淮南子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或於大事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八絃譯史高昌國不朝貢唐使人責之國王曰鷹飛於天雉竄於蒿貓游於室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哉

漢按此與朝野僉載所云縛虎與貓終無脫日其境界舒結不同迥然矣

說苑使騏驎捕鼠不如百錢之狸

唐崔日用臺中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誦信足跳梁上壁竄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齧

帶報韓二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貓兒相報賣

卷下

漢按詩序崔為御史中丞賜紫未得佩魚嘗因宴撰詞云中宗即以金魚賜馬

黃香鐵侍詔云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有餓貓臨鼠穴饒犬舐魚砧

句為成中令洎見賞又有栗爆燒燒破貓跳觸鼎翻之句為王先王建所賞嘗謂

人曰生平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

漢按唐人詠貓詩甚少胡知醒笛灣云路德延小兒詩貓子綠絲牽又元稹江邊

詩停滯魚招擬空倉鼠敵貓此又盧延讓貓詩之嚆矢也

黃山谷謝周元之送貓詩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簞未免魚餐薄四

壁常令鼠穴空

漢按陸放翁云先君嘗讀山谷貓詩而嘆其妙

龐大經貓詩陋室偏遺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笑謂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

時

飲無盡貓詩白玉狻猊綺錦茵寫經河上淨明軒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

豈出沒任從倉內鼠鑽窺窺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為冬裘共足溫

林希遠戲號眼驕貓詩道汝含煙背負名甘眠晝夜寂無聲不曾捕鼠只看鼠豈是

麒麟託生

金國李純甫貓飲酒詩枯腸痛飲如犀首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謬空食肉何如

天隱且槽邱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卧護也應消得醉鄉

侯

委巷叢談古人詠貓絕句甚多而用意各別黃山谷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

窺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啣蟬喻小人得志莫用君子之意劉

子亨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

涉訛刺劉潛夫云古人養客之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輩

索頭書語稍含蓄而實責亦露陸務觀云裏盤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

家貧囊動薄寒無種坐食無魚底平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惟劉伯溫云碧眼烏圓

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蕩漾吹花影一任人間鼠化鴛真豁達合宏法禁不

施而奸宄自化信乎王佐才也全詩

林通貓詩纖鉤時得小溪魚飽卧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愁尸素在吾廬

漢按全浙詩話引屠隆珂雪齋外集以此詩為史彌遠題黃全畫幀具畫則山丹

卷下

下卧一貓也子初錄而請之輒覺口吻不類蓋史權相也何有鼠嫌貧不到之語

屬之和靖則情神逼肖且史亦才士何用盜詩以見古今題畫之作多不足恃而

鉛槧家誠不可以不考也

蔡天啟乞貓詩厨廩空虛鼠亦飢終宵敲齒近燈帷腐儒生計惟黃卷乞取銜蟬與

護持

王良臣題畫貓云三生白老與烏圓又現吳生小筆前乞與王家讓鼠禍莫教虛費

買魚錢

柳實題睡貓圖云花陰閣卧小於兔堂上禮輸錦繡鋪放下珠簾春不管隔龍鸞

喚狸奴

元好問題醉貓圖云屋邊癡坐費工夫倒脫橫眠却自如料得先師曾細看牡丹花

下日斜初又飲罷蘇蘇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山了四脚捺天却任

渠

張思廉作縛虎行白門弔呂布詩捋虎脰截虎爪眼視虎如貓四詩

李璿以二貓送友人詩錄一銜蟬毛色白勝酥搗絮堆綿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

從今休嘆食無魚

文徵明乙簡詩珍重從君乞小婢女郎先已婢羅袖白綠夜榻思高枕瑞雲山齋護

舊書遺腰且將蠶裏窮策動空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瞢眠二月餘

張幼嫺貓詩春卷空動費夜呼性慵余深主人何猶然焚穴防寒早日送跳梁成殺

多食少魚腥春悶悶眠殘花影雪暗暗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偷詩物似梭

按隨園詩話武林女士王樵影嫺貓詩云山齋空素小狸奴性懶應懶守傲處深

夜持齋聲寂寂寒天燭灺睡遠遠花陰滿地閑追蝶溪水當門食有魚類是鼠嫌

貧不至不然誰護五車書

姚之駟詠貓五言排律云舊讀迎貓禮無教忽百錢似人愁白老重爾號為圖愛豈

蕭妃化名喚義府傳戲羣藏綠帳分列坐青檀張目俄如綠垂頭恐裂靴苦啣狂見

食互孔見能賢修職辭仁者為威故赫然狸奴方欲戰鼠輩敢同眠空國元依佛天

埋已喚仙花陰無飽卧奇語聘街蟬

袁子才謝尹望山相國贈白貓詩狸奴真箇賤官若得羣姬置膝看鼠避早知來

處貴魚香頗覺進門歡果然絳帳溫存久不比幽蘭付侍難

舊年書札報平安

王笠舫衍梅貓鬼詩云隋文下詔搜盡毒獨孤陀誅母高族助鬼為虐徐阿尼如養

烏鬼家祭之修仙不隨燕真去成精却伴張擇婦又貓鬼圖詩紙灰團作蝴蝶戲樂

汁紙作魚腥吞

漢按空舫山陰人道光年以進士令廣西有綠雪堂集

端木鶴田目明詩云玉面狸兒妖似妹

宋聯芝貓贊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王之爪牙有貓有虎

漢按朱烽字煉之溫之水嘉場人本名聯芝有學有行浮沉鄉里而終若有甌中

紀俗諺道光辛卯年卒蓋眇一日而能視者也

宋聯芝甌中清明記俗詩女貓男犬職稱名雜養教易長成團頸一般新柳綠今

朝佳節正清明

袁子鶴參軍云古今詠貓詩頗多貓之畏寒貪睡尤為詩人作口實如張無盡之

更為冬表共足濕又高瓶日永長相對劉仲尹之大氣稍寒喜不出搜輸分坐與

猶卧日初高國朝女史袁宜之之札書常被懶貓眠等句確為狸奴寫照若盧

延讓之譏貓鼠穴則寫其神情也蘇玉局之亡貓鼠益豐則寫其功用也魯星

村之貓捧落花戲則寫其韻致也至於劉克莊之詠貓捕燕云犬彩如彪胆智飛

畫堂巧伺燕兒微是又有感而云然耶

陶潔甫云楊光昌句云桃花林裏飛雲母柳樹陰中睡雪姑是亦睡貓之一證先

昌國朝湖南人著有插花窗集

余蓋卿云吾鄉史半樓有貓起被餘溫之句時人呼為史貓史謂李林甫以柔害

物故不理人口今若此母乃不雅馴乎余解之曰雀鴛鴦鄭鷓鴣尚矣然不又有

梅河豚乎河豚猶可奚有於貓史乃悅

余舊有詠貓一絕或謂此為懷才之士不能棄暗投明設說具知余哉詩云驅除

鼠耗平生志何必卑言養養恩大用不能成虎變空撐牙爪向黃昏

漢按近日相傳一儒士詠貓句云好魚性與大賢同是則硬拉貓入道學矣良堪

捧腹

何夢瑤貓詞調寄南浦金鎖倦桃笙向闌干起聽秋蟲寄語楊子可曾過空誇說蕭

寺錦衾吟苦蠶眠二月裏盟曾記新迎汝孤負街蟬名字好只解朵頭鸚鵡分明

檀箇麒麟問今日何多逢人呼汝莫更觸琉璃西來久往事不堪重數恐誰好手繪

來雙線花陰午休道金睛消不得可也闌如虓虎

吳石華調寄雪獅兒詠貓有序發條翰有雪獅兒詠貓詞竹垞樊榭殺人並和之引

微故書各不相襲後有作者難為繼矣余則全用白描亦擊虛之一法也歎詞曰江

若吳監曉得狸奴嬌慵不勝正牡丹花影醉餘午倦茶廉架底睡穩春嬌淺碧房欄

褪紅時候燕燕歸來還誤驚伸腰懶過水晶簾外一兩三聲休教劃損苔青只說

在牆陰自在行更圓睛閃閃疑看蜘蛛迴廊悄悄戲撲蜻蜓蹴果鏡開無魚價訴死

蟬聲過過一生新寒夜伴薰籠斜倚生到天明

明胡侍駕貓文曰家有白雄雞者久之矣乃者棲於樹顛而橫遭貓嗚乃呼貓俾前

而罵之曰汝貓汝無他職職於捕鼠以茲大婚古也迎汝不鼠之攝白職不舉而

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也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

承處或據戶樞或緣榻湯几或噉罽毼或覆盆乳積或踏圖號書汝於是時僕伺

須臾即不踰房閤而汝之腹以飲人之言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嗚嗚噫

雖不鼠輩之克珍。而聲之所懼。鮮不縮且連矣。而敢不汝聞。而宵焉其祖。吾不意
鏡高乘處。越垣歷屋。緣鈴超枝。攀柯推考。而勞苦於一難之鼠。鼠為人害。汝則保之
難具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難也。難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
於今。而難之禍。吾知免夫。湖山
揚鞭畜貓。故亭叟之家。善於鼠暴。乃略於捕野者。俾求狸之子。公貌於家畜。數日
而獲諸。忤適得駭。飾齒以棲。給鱗以茹。撫育之如字。諸子其獲生捕。飛舉無不捷。鼠
攝而珍影。

毛序始猶彈鼠文。臣猶言。臣以貴皇之同姓。為尊悼之後身。蒙被私恩。獲居茶近。野
睡卧榻之側。獨肯見容。高踞華屋之巔。初不為怪。甚且引登席上。授置臺中。食必分
肥。生或加膝。搏擊能言之鳥。竟免詆訶。盤旋亂將覆之卷。輒承嘉悅。凡諸異數。越
越同儕。臣何敢辭。口舌之勞。致有負爪牙之任。故常效張湯之礮。不欲以義府之柔
務。俾公麼之黨。類盡除。方保公家之器。物無損。豈彼自務五技。託持兩端。噴噴者不
厭。燒說馬且。或聽。臣請暴其鬼域之狀。絕此侏儒之聲。謹按搜粟都尉。東掠刺使
嚴封同穴。侯鼠子。本係小醜之尤。冒稱諸蟲之老。於長支雖居首。在物類為最微。賦

形既消沮。不顯。稟性復狡。猶莫比。光天化日之下。暫爾潛踪。暗室屋漏之中。公然逞
惡。營窟八以藏匿。時為免脫之謀。畏首尾而伏行。更甚狗偷之態。漫云有體。誰謂無
牙。速訟遂已穿。鑿鑿何曾忘。甚至傷犛牛之角。不顧小郊。學城狐之奸。遠思恐
社。糞污江。密實助黃門之謔言。齒嚙馬。幸賴蒼舒之善解。尤可耻者。從乞兒以遊
戲。都而巧取金錢。見士人而拱揖庭。故為妖妄。或渡河而踐尾。奚堪侶江渚之魚
蝦。至墜地而屠傷。誰能及淮南之難。犬縱教幻化。誰復責為其肝。相彼禽餐。何可恃
滿其腹。惡難悉數。罪不容誅。非斷以老吏之獄辭。曷曷夫若輩之族。屢是使食苗食
黍。終致嘆於魏風。而在廁在倉。但與嗟於秦相也。伏惟符斯甘口。燭其熱心。勅付臣
緝。追捕如律。庶皇甫擊楊。辱之首。謹責無逃。齋妃扼武嬰之喉。報施不爽。臣愚。并干
冒威嚴。仰候指揮。制曰。爾緝名。雖不列地。支種。曾傳來天竺。念爾祖崇祀於八蜡。既
與虎而同。迨乃嗣孫。葛鼠於三危。嘗以獅而為號。惟茲鼠耗。巨耐。鳩。孰曰。苗。頑。止
資。鷓。逐。而昨。暫。出。彼。即。肆。立。窺。覷。翻。床。任。疾。呼。而。不。止。噓。書。遺。失。欲。安。寢。而。無。從。爾
無。忌。器。不。投。定。須。聞。聲。即。捕。尚。防。抱。頭。而。鼠。勿。容。泣。血。以。思。用。假。便。宜。恪。共。常。職。

松陵宋長。猶。有。貓。說。借。食。貓。以。喻。墨。吏。亦有。激。之。言。說。曰。余。家。多。鼠。患。藏。書。母
祇。能。隨。家。有。貓。乞。得。之。形。魁。然。大。爪。牙。甚。銳。始。至。羣。鼠。屏。息。穴。中。私。喜。鼠。患。自。此
弭。矣。迨。月。餘。患。復。作。然。夜。昨。唯。有。聲。余。怪。而。視。之。則。貓。與。鼠。比。同。履。處。若。偕。和。就。調
其。故。貓。性。貪。嗜。飽。魚。腥。中。厨。所。反。見。必。竊。食。鼠。覺。其。然。凡。貓。之。所。嗜。鼠。必。預。備。以。道
之。貓。而。德。之。遂。一。任。所。為。鼠。始。以。形。之。大。也。畏。貓。既。以。所。嗜。實。鼠。終。則。押。貓。秦。貓
利。有。貓。其。出。而。為。患。也。益。無。忌。余。乃。嘆。曰。甚。哉。貪。之。毒。也。使。貓。無。所。竊。鼠。其。敢。嘗。之
耶。貓。既。先。鼠。為。竊。其。能。茶。鼠。之。羣。竊。取。畜。貓。本。以。捕。鼠。而。今。反。以。導。鼠。且。視。之。為。一
是。鼠。魁。也。曷。若。去。鼠。魁。而。羣。鼠。之。患。猶。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鎖。其。項。繫。其。足。數。而。博
之。沉。之。於。交。衢。之。澗。全。上

黃之駭討貓。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異情。貌託仁慈。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
之守矩。花陰畫。不管翻盆竹。董宵。由他。聚。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魔母之宮。
疊背登。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僥倖登場。無聲無臭。優柔
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反中磨牙之毒。聞羅怕。掃盡威風。大將法。喪其
紀律。甘自唾面。實為縱惡之尤。誰生屬。盡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

蔡州驛子之軍。佐以牛。加之馬。索。則同於執。重則等於鞭。羊。懸諸。首。羊。頭。
留作前車之鑑。縛向麒麟。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免脫。
鐸曰。昔。萬壽寺。形師。以見鼠。不捕。為仁。羣。謂其。詭。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
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為。要。乃。食。君。之。祿。沽。己。之。名。養。邑。之。奸。為。名。之。害。如。佛。奴。者。佛
門。之。所。必。有。王。法。之。所。必。誅。者。矣。諸。拜
善。貓。記。云。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
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破。馬。易。不。與。以。愛。妻。換。不。與。以。千
金。購。不。與。臨。之。盜。破。其。窠。不。與。因。攜。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富。家。亦。愛。其。貓。百。計。求
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
富。人。覺。而。同。貓。宵。過。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墜。河。叫。呼。跳
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泯。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
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
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遠。之。青。蛇。袁
家。兒。之。大。梅。犬。楚。重。瞳。之。烏。雞。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鴆。酒。何。其。靈。呼。枝。不。得。拘

者也。然而時聞君子有太息聲。官朝諸解

虛胡史曰。為麟使人瞻仰。為貓使人取用。若麒麟者。適足令人齒冷。况又有橫行乎。所謂天地衰氣使然。例生敗類。似或不誣。烏得不為太息。

漢按。右二篇與山谷舊說。皆是因小見大之文。又按富貴不淫。稱之大夫。若富貴而以致君澤民為念。國爾忘家。非止富貴不淫而已。直可以聖賢稱之也。然有此作用。方可謂為不負天地。不負君父。及不負所學。若而人者。豈不令薄海人民。辨香千載也乎。

頃者得無名氏寶貓說。頗有機趣。亦因小見大之文。足以諷世。亟為補入。俾廣見聞。其詞曰。

里有得貓於都會者。體偉而毛澤。頸繫鈴。尾拖綠。步武從容。見者咸悅之。以為必善捕鼠也。故食鮮眠暖。優以待之。且呼之為寶貓。詎養數月。鼠患依然。又數月則愈熾焉。始則以其慵於捕。徐察之。竟無能捕。其家舊有貓。不甚肥澤。捕鼠頗勤。呼為樸子。逸去幾半載。主人於是復求而獲之。已而鼠患遂息。且見樸子。漸與寶貓狎。一鳴一躍。若有所獻納。而寶貓絕不之顧。且時作威狀拒之。樸子旋退去。索然

卷下

二四

自處。主人因而私察寶貓。常高踞屋脊。非撲蝶則捕蠅。或雌雄相逐。逐有餌以魚與肉。則伏而大嚼。既餐。既耐睡焉。主人為之喟然長歎。乃戲繫大鼠十數環。擲其臥窩。羣相排拒。啾啾寶貓見之。大驚而逸。遂不知所之。樸子曰。無技能而享高厚。貪野食而耽恣淫。置主人事於不顧。有獻納而不知受。甚至見羣大鼠而驚逸。若斯寶貓。固不復知有羞耻事。然不審於食影中。或稍有愧於心。否。嗚呼。鼠患熾至於不可救。大抵皆寶貓誤之耳。吾願蓄貓者。宜樸子是求。家道受益非淺。其都會來者。雖體偉毛澤。繫鈴拖綠。豈皆為可寶哉。既悞。慎勿為再誤也。

漢按。三復斯篇。則觸景傷懷。不覺欲痛哭流涕。或曰。才拙而志誠。於事或有補救之功。若樸子者。庶乎近焉。

相傳一巨貓。驕而怯。一日忽得死鼠於盎中。自鳴且躍。若自謂其能。忽有大鼠羣然過其前。則巨貓遂伏而不敢動。是亦寶貓之一流歟。紅神

漢按。願諺有云。瞎貓撞着死鼠。意外之遇。然有一世為瞎貓。而不過死鼠者。則茲巨貓猶為多幸。呵呵。

黃憲仁孝廉云。昔有人饋先君洋貓一頭。重十餘觔。狀極雄偉。人咸羨為駿物。始

則鼠亦猶知欲逃。豈知此貓性貪而懶。日則竊飲瓶中酒。夜則醺醺然。鼠欺其無能。擾亂尤甚。眾皆惡之。呼為怪畜。時余叔適得一貓。三足者。其後一足僅有上腿。而無下。每呼食。則跳躍難前。審其狀。似斷不能捕鼠。但鼠聞其聲。莫不遠逸。數諸洋貓外。強中乾。賢不肖為何如。余以晉卻克。唐裴叔度。相傳皆跛一足。其建功立業。何嘗不赫赫耶。蓋人不可以貌相。余謂歐亦然。洋貓

漢按。近傳一官。惟耽餽藥。不視事。人皆呼為醉貓。或以為誌。則曰。我尚廉無患也。殊不知權已旁落。下人為弄威福。其害尤甚於自作孽也。自古故重廉明。若昏而不明。雖廉何補。

卷下

二五

貓苑卷下終



堅

觚

集

上

清褚稼軒著



堅觚集

堅觚集提要

是集上自古今人物之蹟下迄里巷瑣屑之辭兼收博採宏纖畢舉十集之外繼以續集廣集補集秘集餘集而於朱明之遺事滿清之軼聞尤為搜羅賅備足補正史所未及非徒以解頤益智適意陶情已也

堅觚首集序

語云中流失船一觚千金夫觚腰舟也佩服之以濟川涉險保無顛覆沒溺之患世
界有四大地水火風水居其一濺滿昭化厚氣感澤其為德甚大然而至變亦莫水
若發源崑崙分游九流趨為四海支派百川一有壅滯因而潰決則驚波沸瀝望沫
揚奔巖立雷駭泛溢昏墊害被無極自古及今其能住返游泳於中無入而不自得
者雖三代聖人指亦不多屈也上溯堯讓舜禪而後老子出函谷奉伯逃荆蠻到冠
御風漆園道遙迦葉拈花達摩折葦呂祖朗吟而飛長房挈壺而隱范少伯之五湖
張子房從赤松是皆挾腰舟以行其道者至若尼山宣聖任止久速惟其時進退存
亡不失正欲居舍思浮海臨川歎逝不膠不洎獨得佩觚之義流行化導於千秋萬
世者也稼軒褚先生鈎索古今諸說部不下千百家心織筆耕積歲書成名以堅觚
旨深說其表綱常節義道德理學則須彌香水洪波巨濤中流砥柱也若探奇誌怪
抉異闡幽則崔塘鮑嶺噴瀑懸崖也其花間綺麗晚關情又如錦江風暖浴水波
恬也以談諧醒世熱喝冷吟是嚴灘呂梁迅流激盪雲漢電濟也至於巴飲里誘燕
唱漁謳兼收並採豈河海不擇細流耶余將拍浮其中然堰飲燕測徒興望洋之歎

堅觚首集

序

猛思世浮世也人浮人也少陵云乾坤日夜浮不浮何以旋轉流動運行不息乎因
閱廣輿圖益信斯言之不謬天河之水從星宿海出海形如觚固知天地亦佩服此
堅觚得以為古常存而不敝何況行生其間者哉觚之為用大矣廣矣請以是質正
於稼翁翁曰子說得吾髓當弁之卷首通家小弟李炳暉卷氏撰

堅瓠集總序

余自辛未歲歸里留寓海濱茶分取無編年諸先生稼軒攜履過訪相見惟晚余亦時往過從稼軒意氣豪邁跌宕酒酣安石之絲竹孔文舉之壺觴致足樂也年少時與諸名士較勝文壇譽日益起既乃有子雲之悔益肆志於前代之載二酉四庫之藏靡不博覽而究心焉為詩古文辭類足以度越流俗迨復三始而閉以其暇搜錄秦漢以迄故明歷代軼事并訪諸故老之舊聞摘其佳言佳話之尤者次為一編命之曰堅瓠集余伏而讀之恍乎見所未見又別有意故可風不獨以清遠見奇也昔龍門氏博綜載籍又窮極河嶽之觀發揮制作成諸史之冠劉宋臨川王義慶採輯典千一代微言旁及漢魏談論雋永可味者集為世說今稼軒所著其信古傳述之功則龍門也而詞旨雅馴成一家言則兼有臨川之長矣因稼軒之持以示余而并以序屬之余也為聊綴數語如此

堅瓠首集

總序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faint text.

堅瓠首集卷之一目錄

Table with 2 columns listing titles and authors. Titles include: 燈謎詩, 漁父圖, 朝黑枝, 十八學士圖, 長吳兩令錄科, 廣文謔詞, 月洲善詩, 秦孝兩巡按, 金陵女子, 十二事詩, 拜年, 關百草, 李後主書扇, 揚威侯勅, 菊花詩, 譙呂文煥, 鷓鴣仙, 阮石詠妓, 吳門風俗, 重九詞, 洗兒詩, 雜鳴詩, 白紙詩, 菊枕, 枕易, 謠言, 七件俱無. Authors include: 琉璃河館壁詩, 鶴鶴妃, 烏江廟, 題昭君圖, 咏手, 棋落水, 藥名詩詞, 明世宗, 遺溺, 染指尖, 千秋, 踢毬, 韋郎郎, 釋老侮孔子圖, 僧衣, 廿四詞, 武陵難女, 水晶宮, 平江妓, 尹真謠, 吳履齋詞, 賈秋壑詩, 蘆花被, 紙帳, 元道山林, 嘲老人娶少婦, 風花雪月.

叢書集成三編第七十三冊

33 B

賀生第三子詞

惡角索韻

美人足

賀生第四子

織手

曹西士詞

堅臥首集

卷一目錄

二

堅臥首集卷之二目錄

又文山弟子

懶農詞

回回偈

郭馮相類

瞿存齋詩

回回敬孔聖

銷金鍋

村掃道傍便溺

咏妓

應履平

十二辰詩

勉甥

鵬則

鼻碧窗詩

巧對

夢草圖

送靈詩

祝壽

碑詞

水仙子詞

王西樓詞

賀婢生子啟

海剛峯

五十李三

宗人入學

乜對

一對滅死

嘲新貴

驛丞登第

江東太守

詩止飛稅

寄夫詩

李西涯

雅世隆

李程龍過

石羊鳴

朱靜庵

改琵琶曲

讎奉使

劉侍郎詭詞

堅臥首集

卷二目錄

一

假詩投刺	夏公大度
姚少師	劉伯川識鑿
駝峯熊掌	咏桃
烏啄蝗歌	雁詩賜第
書生夜巡	孔門七十二賢
小試冒籍	水香勸盃
賀喪妻	洗馬
周德華	春歸
道河亭詩	青桐詞
崔唐臣	神童詩
鼎亮中詩	種芝麻
盛允高	諷觀龍渡
袁伯修	

豎帆首集 卷二目錄

豎帆首集卷之三目錄	題紙寫
呂仲實詩	為隱花藏
水雲鄉	綢緞世情
滄山孤	桃學士
孝儉草	鄭元和行乞圖
會稽女子	鐺鼓詩
白仁甫詞	鹽文正
簞下曲	阿唐唐
代少年書	郭清狂
陽明前身	宸濠妻犯
卓吾侍者	甘矮梅
教東谷	盜竊書
詩贈盜	倭房公
黃金對聯	
晚蓮	辛未狀元鏡
題何吉陽軸	曾偶然
埋香感德	劉覆廟
朱嘉	常州守瑞
蘇豹題洛書	侶鍾強珍
陸陳誦語	毛邊的對
沈陳姓對	分茶
十七字詩	改蘇詩
黃雪棧	揚復詩
販鹽	量田
錢蜜灘	縮脚詩
成語賦說	又名
楊夫人詩祖山谷	隱天千地支
卯恨	陸馬

豎帆首集 卷三目錄

唐安寺樓

錯寫琵琶

五色賦

麗江王知府

南內宮人

五色詩

汪太公歸婢

吳節厚德

聖賢首集

卷三目錄

二

聖賢首集卷之四目錄

除夕元旦詞

點酥根

摸枝獨僧

劉婆惜

冠楊對

催妝詞

卓稼翁詞

大小孤山

崔氏酒壚

續詩賜第

狀元詞誤

退紅

四禽言詩

秦會之

杜荀鶴

鄭畋

御溝柳

馬孟詩

判子詩

乚詩題蕉

人影詩詞

秋胡

魏野

黃鶯

張太子

蜀僧漁翁詩

詞詠歐陽文忠

醬油豆腐乾

咏械

東窗事犯

唐雲叟

王劉對

揚州瓊花

五角六張

當廳面試

李翰批詔

沈詹事妾

有教無類賦

錄事

賈秋登

韓平原

咏雲譚賈似道

長安舉子

周孔醒醉

三天

乚詩改紅白

元末僧詩

題驛亭詩

陳全詞

楊璞

生公

題詩紙鷲

保椒塔

詩詠范文正

聖賢首集

卷四目錄

一

鷓鴣

金將平南詩

四雪

書規

弓子兒

朝娶重婚婦

酒旗

繁知一

四兩

巖樓草堂

裴晉公贈馬

鄭憲題詩

舟島詩

詩機夏劉周

堅瓠首集

卷四目錄

二

堅瓠首集卷之一

清長洲石農楮人復學稼纂輯

燈謎詩

遂安毛鶴舫先生際賦燈謎詩十二首每首隱四人俱在一部書內經生共讀春

清奪昏八搜發漢主取當老參禪留作韻事講附釋於下未識然否聖瑞圖云美玉

無瑕釋瑞同白圭岐豐佳氣慶雲中月有從天座下麟蟲長龍子兩道祥光一色紅

升未太平樂云虎狼歸來已罷兵華夷開梁無禁任遠征并行九重天子稱仁聖王

吳獸趨胡負筆行東王曾圖云節在陽和萬紫蘇紫春降藩歸化放前驅玉明北

門鎖偷推良佐司絕域從今按版圖約稽朝一家低卷云滿院春榮暑氣收吳秋

乃翁局敗少機謀子公論君家季父還猶豫子叔為語兒童且退休子美金蘭會云綠

柳陰中點綠紅楊未良材勝任棟方隆杞梁少年意氣真堪詔子任一諾何妨編竹

通然文高隱云垂楊枝上漏春光池柳歸去來辭獨擅長晉文聖主南山容霧隱王

約素絲白馬為難忙昭別家慶云舊識傳家有雋才伏良長男濟困散家財山此史

傳連暮添丁好安于疑是鏡燈改姓來彭史宮詞云春日問花解語桃應良緣啟

堅瓠首集

卷一

一

就轉橫波此東隣相對憐嬌小西子爭比椒房絕飽何留之山行云吞克西岳接

西京華周天際冥鴻物外清飛康莫道路遙頻顧僕百里夜平負荷數勞生解不朝

村字究云身長九尺皓鬚眉高史俯首常如持滿時我區村整全燕無約即曉任

兒携幼浴清池孫子推宮怨云夜永雞鳴滿不成景且官家沉醉百無憂王城眉一

色誰相讓周叔南院元輝相對幽謝字老農云中男驥擯出前村世中須避南山百

歌尊陽凡更與諸兒相共語吉子年來函落復生根易牙

琉璃河館壁詩

順治初有長沙女子王素音題良鄉琉璃河館壁詩并序妾生長江南推願莫北射

狼當遙強從飛帳偷生鳥風同居何會將軍負腹悲難自遺事已如斯因夜夢之迷

離寄朝吟之良怨嗟乎高樓墜紅粉固自斷石棠院內之珠已首權青窺當普作凡

尤帳中之嬌天下好事君子其有見而憐于手許虞侯可作沙此利終須斷頭陷胸

竟為客重生紅綃妓不難街垣破盤是所願也敢薄世上少奇兒竊望圖之應有伏

心憐弱質愁中得夢失長途女伴相携聽鷓鴣却是數聲吹去角醒來依舊酒家旗

○朝來馬上淚沾巾薄命輕如一縷虛青塚莫生殊域恨明妃猶足為和親○多慈

多麼欲問天此身已判入黃泉可憐魂魄無歸處應向枝頭化杜鵑和者甚眾蒼苔
叔父次韻云云楚山行盡總征途誰向黃陵唱鷓鴣烟火不禁愁日暮江鄉遠憶
煮離胡○紅淚模糊白練巾封侯夫婿滿頭塵弓刀隊裏羊羔味祇共愁愁筆墨親
○新城王阮亭士正贈之以詞調寄減字木蘭花離愁滿眼日落長沙秋色趣相竹
湘花腸斷南雲是妾家 掩啼空暝魂化杜鵑無氣力柳思難裁楚女樓空楚雁來

漁父圖
管仲桓題漁父圖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
歸去休趙子昂和云渺蕩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鱖魚
不上釣

鵲橋記
秦少游有所麗色黑黃山谷戲以詩云誰饋百勞鵲地按朱房時黑兒詩云愁如
鵲橋關樂似鵲橋喜會詩祖之夫丹唇皓腕佳人本色乃晉惠之南風劉敏之補括
都以五質爭折孤扶板掖豈所謂承恩不在貌也

嘲黑枝
唐崔崖嘲枝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知行算似烟因耳似鏡獨把象牙梳掠鬢瓦
為頂上月初生端得詩憂心如病乃拜迎道左戰慄祈衣淚改絕句粉飾之云覓得
驂鸞被續執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無雙價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居豪大賈
競臻其戶或謔之曰李家娘子繞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明末名
技李三以姿容詞曲擅名而色甚黑善一廣陵富貴亦以黑著郭九封調黃鶯兒朝
之曰木墨李三振黑旋風兄妹行張飛昔日同簪帽繞別霸王又接周倉鍾旭也在
門前聞尉遲督溫將軍責債勾搭了寔君王○又嘲黑掃詩云黑有幾般黑惟君黑
得全熟藕為雙鬢燒梨作兩拳淚流如墨瀟故底似密烟夜眠漆椽上秋水共長天

烏江廟
烏江有項羽廟頗靈異舟楫往來必焚紙錢祭享否則獲咎有一狂士應舟前過風
濤果作士怒返舟登廟題一絕於壁曰君不君兮臣不臣嗟兮空自作威靈平分天
下曹操以一陌金錢值幾文題畢舟行竟無他故邀祀之惠因而遂息後有滑稽者
代項王答詩云楚不楚兮漢不漢于今立廟江之畔平分天下雖嫌火一陌紙錢必
要算

十八學士圖
一人以十八學士卷獻袁貴甚賞之許以百金及閱畫中人止得十七却還之其人
持卷泣於途遇白玉蟾問以故玉蟾舉筆題其上曰壹閣呼喚倚碧空登瀛學士久
遺踪丹青想出忠良手不畫當年許敬宗詩字皆佳仍復百金

題昭君圖
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成樓空黃金買取龍泉劍寄與
君王斬畫工又崑山鄭文康送下第生詩有王牆本是傾城色皮惜黃金自恨身之
句

長吳兩令錄科
崇禎間長洲令唐九經吳縣令牛若麟錄科唐取陸某牛取章某為案官兩人皆有
才學而家世不清白好事者作詩曰掉邊是鹿鹿邊獐俱是田中白大郎堪笑唐牛
兩知縣却從眼下取文章

咏手
卓木子蕪士人咏手詩云一唾功名在目前豈期搏虎奮空拳文章誤我終投筆志
氣凌雲雲執鞭滄海釣鯨定有日碧霄舉鳳着他年扶持社稷心中事要與君王解
倒懸

廣文詭詞
雪濤集載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龍官家居賴門徒舉火乃自作清江引詭詞曰夜
半三更睡不着懂得我心焦燥跣的一聲儘力子較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跳斷窮
斷了春藩中貴聞之轉問於王王喜召見賜之百金

棋落水
一人談王陽明幼時好棋母日規之不止遂將棋拋於水陽明因作詩云象棋終日
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兵卒墮河皆不救將軍溺水一齊休馬行十里隨波去象
入三川逐浪遊砲響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卧龍愁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善聲色沈石田始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無有月洲遂題茶邊蝴蝶
圖云桃花結子菜生苔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陳亞好用樂名為詩知祥符縣觀故多子託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規知刑
介托借尋常無款時全端但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十家及沒五家成五加他如風雨
前湖近前湖軒窗半夏涼半夏棋為臘寒呵子下呵子衣襟春暖縮砂絨縮少咏白
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雖入老君當日合為頭高頭贈乙雨自曝借云不雨若今過
半夏足應晒作胡羞色最膾炙人口亞言樂名於詩無不可用而幹運曲折使各中
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子沉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憂利到處遠延胡索
人此可贈游謁措大○雲閣周冰行雅廉有調寄夏初臨閣怨云竹葉低斟相思無
限車前細問歸期織女牽牛天河水界東西比如寄生天上勝孤身獨活空聞人言
郎去合歡不速半夏當歸徘徊鬱金堂北玳瑁林西香消龍麝窗節文庫蓋本拈
來湘囊故紙留題五味慵調懶喉病沒樂難醫從谷待為頭變為枯柳生棟

奉季兩巡按

順治庚寅辛卯間泰公世植巡按江南多所除別有鐵面之稱繼之者李成此女靜
無為惟日飲醇而已人目之曰糟團有改在護人面桃花句粘於牆云去年今日此
門中鐵面糟團兩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

聖朝首集

卷一

四

明世宗

明世宗自號天河釣叟命羣臣賦詩李又定公春芳應制詩云虹竿百尺倚橫流獨
泛仙槎犯斗牛尤拱眾星為玉鏡象垂新月作銀鈎撇開烟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億
萬秋相過玉皇如有問綠綸今屬大明收獨為稱旨

金陵女子

金陵一女新寡丰姿麗冶性敏善詩謫章貴人以厚資娶歸其臥室傍臨樓鄰士以
簪刺破窗紗投以詩云金管刺破碧紗窗勾引春風一線長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
花瓣上東牆女得詩大怒亦作詩表以瓦礫擲之云夫翅弄鸞以因難偶隨孤鶴到
江西春風桃李空嗟怨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居蓬島竟無郎休問武陵磯金鈴
掛在花根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遺詔

有新婦夜道其翁者一人為詩嘲之曰丹青不用自成龍夢裏胡蝶出春香暫伯有
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相從非關雲雨玉山濕若決江河大地通從昨忽驚郎喚醒
方知身在水晶宮○聞見危言云有人娶婦堂堂父拜時江禮之上忽然道遂送

還母家終無問及此女者然貌美而端從無道弱病一士聞之娶以為婦聯捷兩傍
二十餘年官至大學士封一品夫人萬曆初年舉大楷禮例用夫婦原配全而無側
室者為主婚乃召此婦與大禮在宮之夕小道時宮婢進七寶珊瑚器恍惚昔年
拜堂遺物彷彿見此器也

十二事詩

士子十二人送侍郎楊察赴召祭賦詩云十二天之數今宵坐客盈位如星占野人
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連吟嘯管清他年為舜牧叶力濟蒼生

染指尖

名物通載染指尖詩云金風花開血色鮮佳人染得指尖丹彈箏亂落桃花片把酒
輕浮玳瑁拂鏡天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逐春山有時漫托香腮想疑是胭脂點玉
顏○雲間紫硯孫孫源亦有醉蓬萊詞云步桐陰苔似鳳子舒英殷痕狼藉玉盃盛
來向銀盆碎碎浸滿元龜似敲素練釀出胭脂液點點輕瀉纖纖頰珊瑚盞亦
日子琵琶夜深絃索流水聲中小紅飛積莫笑粧濕勝綠眉黃額臘粉偷勻香腮斜
托花斤魚鱗逆臂上守宮袖邊甜唾一般憐惜

聖朝首集

卷一

五

拜年

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簡有稱呼康熙中則易紅單書某人拜賀素無往還道路
不揖者而單亦及之夫是可惜猶記文衡山一絕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
敝處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

秋千

買索秋千也見涅槃經傳經今之軟索見三國志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
入中國今無齊之間清明前後比戲盛行文苑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漢武帝
後展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語轉為秋千字諺傳為鞦韆揚升卷詞品有秋千
兩幟旗句明董道周春情詩云雅佩明璫鏡可憐春風漸短畫樓前十秋戲罷鶯同
坐百草贏來柳共眠差堪正誤

鬪百草

鬪百草見隋煬帝曲名荆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鬪百草之
戲唐鄭谷詩云何如鬪百草賭取鳳凰奴宋王安石詩云春深庭院閉蒼苔花影無
人自上階共向園中尋百草歸來花下賭金錢

踢毬

越名踏毬。始於軒后軍中練武之劇。感弱而戲。見霍去病傳。註云。穿城踏毬。盛于唐。三郎沉醉打毬回。可見其制以革為圓囊。實以毛髮。後則鼓之以氣。歸氏子弟朝皮。日休云。八片皮。砌作毬。大中。煒了水中。插一包。閉氣如常。在慈。踢毬。奉年未休。中。山詩。詰。戴柳。三。復。撞。是。技。述。曰。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踉。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圍。毬。偶。進。出。柳。挾。取。之。因。懷。所。冀。戴。毬。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越。起。復。于。背。後。橫。頭。問。公。奇。之。延。於。門。下。又。太平。清。話。載。明。初。彭。氏。雲。秀。以。女。清。芬。挾。是。技。遊。江。湖。人。叩。之。謂。有。解。一。十。有。六。詹。同。文。贈。以。衣。弄。行。

李後主書扇

江南李後主常于黃羅扇上書賜宮人。慶奴詩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

牽郎郎

兒童扯衣裙相戲唱曰。牽郎郎。拽弟弟。踏碎瓦兒不着地。初意兒童相戲之詞。後見詢翁錄。知為祝生男也。牽者即郎。拽者弟弟。多男子也。踏碎瓦兒。復之以弄璋。扯衣裙。復之以衣衾。不着地。揆之以寢牀。無非男也。古人雖兒童相戲。亦有至理。

楊威侯勅

怡養雜錄載。宋景定四年三月八日。皇帝勅曰。國以民為本。民實比于干城。民以食為天。食尤重於金玉。是以後復教之稼穡。周人畫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聖相承。迄茲葉葉。朕嗣滿。基風及。揚若。邇年以來。飛蝗犯禁。漸食嘉禾。育肝懷憂。無以為也。祭元恣怒。末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損。賴爾神力。掃蕩無餘。上感其恩。下懷其惠。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鈞。今特勅封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爾其向撫庶民。食一方。故勅。

釋老侮孔子圖

宋理宗朝巨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釋迦中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伴江子遠古心。首之子遠立成曰。釋迦跌坐。老聃傍晚。惟吾夫子。絕倒在地。明張釋卷。和初登氣。施狀元宗銘。舞出釋老侮孔子圖。條卷口占云。釋老猖狂侮大儒。書生為爾發長吁。不知過宋圍匡日。還似于今畫裏無。拂須揮舞復何人。故說能無愧此身。名教萬年齊日月。須知魯國一儒真。

菊花詩

青耳集載黃巢五歲時。父翁吟菊花詩。翁思未就。巢信口吟云。堪與百花為總領。自然天賜緒衣黃。人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今再賦一篇。巢應聲曰。颯風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翁大異之。清暇錄又載。巢下第作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金甲。二詩已見跋危之意。豈不為神器之大盜耶。七修類事載。明高皇亦有菊花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似亦祖巢之意。巢之反果在于秋。而明兵敗士誠。充大都皆在八月。但滿城戴金甲。不過擾亂一番。而穿就黃金甲。豈非黃袍加身之象。此所以為巢之敗。而高皇之成也。

僧衣

僧舊者黑。和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不黃。後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過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此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衣。白。○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必為元是黑。衣服當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澄墨。本來面目見蒼蒼。

譏呂文煥

呂文煥遊海陽。琵琶高。龍麟洲見之。文煥令賦詩。麟洲朗吟曰。老大峨眉別所為。忍將離怨寫哀絃。夜深正好看秋却。却把琵琶過別船。文煥見之大怒。蓋譏其負米而降元也。

念四詞

能改齋漫錄。載政和間一士遊枝。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春。六隻彈四向。正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畫樓台又還重倚。兩日不和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拼三三。清齋。望承同。驚。被。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又。耳。談。戴。成。化。中。南。京。院。校。柳。南。金。才。色。絕。倫。與。華。容。舉。子。蔡。氏。牧。交。厚。送。氏。牧。會。試。詩。云。淮。浦。清。清。淮。水。渾。安。排。樓。閣。送。君。行。明年二月。鶯花發。若聽傳。爐安倚門。又自賦小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干倚。遍步重移。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星張翼輪。時。南。金。年。二十。四。故詞皆寓意。是年遂卒。竟成語讖。

鷓鴣仙

賈秋聲詩

賈秋聲甲戌寒食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
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論死

白紙詩

屋下放言載士郭暉遠寓京國奇妻音問誤封白紙妻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牕下
啟緘封尺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

蘆花被

賈齋名雲石以樂府得名同時有徐某號甜齋亦擅詞曲時號甜樂府齋齋
見漁父織蘆花被欲以納易之漁父曰不必細願得一詩因作詩云採得蘆花不浣
塵翠葦腳復藉為茵西風刮夢秋無險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
讓古今氣青綾莫為鴛鴦被欸乃聲中別有春詩成漁父以被贈之丘彥能繪為圖
貢奉兩妾子立輩皆有詩

菊枕

蕭晉卿潛以菊為枕賦詩云東籬米米數枝霜包裏西風入夢涼半夜歸心三徑遠
卷一

八詩聯

一囊秋水四屏香牀頭不覺黃金鏡底難教白髮如幾度醉來消不得臥收清氣

紙帳

五代李觀象為周行逢節度使因行逢嚴酷恐及禍乃寢紙帳卧紙被名物通載紙
帳詩云清懸四面刺溪霖高卧梅花月半牀篋篋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覺
朱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閑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

枕易

天台黃庚試枕易詩古鼎烟銷倦點朱倚然高卧夜寒初四簷寂寂半牀香兩鬢蕭
蕭一卷書日月異心知代謝陰陽回首驗盈虛起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廬
考官李侍郎應祈極賞之

元道山林

元道山有妹為女冠文而艷張平章富樛欲娶之使人囑道山道山辭以可否在妹
張甚自往覘其所向至則方自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元代應聲曰補
天手段暫時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奇語新來變雙子移巢別處覓離梁張泠然而出

語言

至正丁丑民間說言米童男女自中原至江南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吳僧相于
庭為詩戲之曰一封并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垣牆不
嫁人又有集句曰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
是綠陰陰慶成辰有私閨人者張朝從大江南渡假傳奉旨選宮女浙直一路不問
良賤富貴一語成婚與從價相無從推借亦如至元故事有人改子庭詩云抵關內
使來為真何必三五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垣牆要嫁人又說言并選裏楊
伴送入京於是攝居者無老少皆從人又有人為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
錯到頭堪笑一班真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

嘲老人娶少婦

浙中有年六十三娶十六歲女為繼室老人嘲之曰二八佳人七九開恰相何故不
相賞紅銷帳裏求歡處一朶梨花壓海棠陳后山詩話亦載絕句云僕他門戶傍他
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取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王雅宜七十娶妻許高
陽嘲之曰七十做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加却泥不
卷一

上梁空頰神女意為兩傍高唐

七件俱無

元周德清號挺齋有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茶似薑
芝油如甘露未若丹砂醫瘦兒恰纔羞嫩鹽瓶兒又告消之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
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桂攀花明餘桃王德章嘗口占云茶米油鹽醬醋茶七
般多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聒噪後園踏雪看梅花

風花雪月

揚升庵有風花雪月詩自一字至七字以題為韻訪於白香山即宋人所謂一七今
也滄浪詩話云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姚文初先生劄其體
以示沈匡屋老伯匡屋答之并屬于和焉○風偃草飄蓬過竹院拂蘭蕙柳搖綠絲花
徑飛紅青缸殘燭碧幌微涼涼透漆園篇中字鏡蘭臺賦東雄無影迴隨仙客
有情還與故人同○花摘錦鋪霞遊蝶隊聚蜂銜珠璣姹女寶香宮桂風前香掩冉
月底影交加綠水名園幾簇青樓大道千家謝傳金屏成坐笑陳朝瓊樹不須誇
雪敲明澄澈飛玉塵布瓊屑蒼雲春同若風晚別深山棋徑封遠水漁舟絕南枝忽

散花開。北戶俄驚竹折。萬樹有花春不紅。九天無月夜長白。○月霜凝冰潔。三五圓
二八缺。玉作乾坤銀為宮。闕如鏡復如鉤。似環仍似缺。蘭閣少掃添愁。偷塞征人怨
別漢家。今夕影娥池。移金波。秋未開。研○風氣散力雄。靜生動。虛中透。虞歌解舞
列御行。空陳詩。米列國。說卦與為宮。四大無形無色。萬象自西自東。明月照涼。皆伴
侶。馬牛向背不相同。○花上真天絕。紅白富貴家。飽陽時。至園林。景陰。金谷明光
錦。晴峰午放衙。後主宮中。奪綠。江郎筆底。如霞。優曇佛國時。時現。鹿女青蓮步步珠
○雪。冰纖玉屑。柳絮飛。形飄散。天文散花。粉霜層疊。登州擒賊。夜。藍關東馬。列。詞賦
陽春。同調。忠。良。胡。漢。苦。嘆。最。愛。十。山。笑。白。地。寒。梅。早。結。同心。訣。○月。晶。宮。貝。闕。摩。夜
光。焰。燭。髮。素。俄。臨。鏡。瑤。臺。過。揭。刀。頭。白。玉。池。露。下。凌。波。橫。無。雙。靈。魄。循。環。三。五。前。後
出。沒。樓。指。一。輪。團。扇。影。賞。心。金。斗。何。時。歇。○風。有。信。無。踪。窗。几。上。次。寒。中。御。冷。行
列。破。浪。乘。宗。不。平。鳴。洞。谷。無。意。入。簾。櫳。二十四番花信。一十五國詩詞。結夏每思華
陽館。操琴習習來長松。○花。繁。卉。奇。葩。催。開。鼓。點。落。船。妝。濃。燕。掠。房。餽。蜂。蟻。林。間
散。香。雨。木。上。拍。紅。霞。去。歲。韶。華。地。拋。今。春。新。好。橫。斜。洛。陽。桃。魏。名。仙。種。蘭。譜。傳。傳。處
士。家。藏。春。雪。撒。飛。屑。方。成。珪。圓。成。玦。賦。袖。秘。思。嗚。樹。奇。節。馬。疾。銀。盃。顛。輪。碾。長。練

登。一曲陽春。暮和自亞寒。谷生熟。老人舊日曾年少。手捧瓊瑤幾處秋。○月。如。依
可。三五盈。三五滅。天上高寒。秋中皎潔。鏡懸象。銀燭爛宮闕。樓首幾間青天
沈。飲。任。生。白。髮。蕩。蕩。明。河。洗。我。心。題。詩。起。舞。影。疎。疎。○風。氣。暢。景。融。起。青。蘋。吼。花
蕪。葉。翻。見。白。燭。影。搖。紅。且。暮。分。南。北。○秋。實。春。華。羽。綠。施。獨。鼓。過。牧。童。遙。指。源
曾。逢。孟。婆。若。肯。行。方。便。紅。紫。從。教。唱。○秋。實。春。華。羽。綠。施。獨。鼓。過。牧。童。遙。指。源
又。傳。語。點。額。粉。粧。艷。飛。蓬。綴。坐。賒。玉。樹。重。重。行。列。金。蓮。步。步。交。加。洛。陽。紅。紫。人。爭。羨
吾。愛。求。難。處。士。家。○雪。陰。疑。寒。結。銀。樹。花。五。瓊。屑。河。陰。亦。真。廣。延。青。列。寒。犬。吠。空。庭
凍。狐。迷。舊。穴。崎。嶇。詩。客。添。思。破。虜。孤。臣。堪。嘔。○四。十。餘。日。見。後。漢。書。飄。飄。六。出。天。公。賜
點。綴。書。窗。讀。不。輟。○月。望。盈。缺。五。作。宮。銀。為。窟。畫。閣。夜。吟。征。車。曉。發。曉。滿。桂。初。圓
輪。虧。光。半。沒。漁。舟。帆。影。橫。斜。牛。背。笛。聲。疎。越。登。樓。老。子。興。無。窮。遊。飲。深。五。排。百。罰。醉
賀生第三子詞

金進士王特起子正之善小詞常製喜遊驚詞賀人生第三子曰古今三絕惟鄭圃
三漢漢家三傑三俊才名三儒文學更有三君清節半似一門三秀三子三孫奇特
人總道壽蜀郡三蘇河東三薛慶恆况正是三月風光正好傾三百子並三賢孫

齊三火。俱為三餘事。大既三冬足用。名即三元高揭。親俱慶有寵加三節。禮曆三
接。意意鄭國三良。當改宋室三元。後三元改位亦三台高列為也。

賀生第四子

三山林宇大修。撰得第四男。李西涯用舊韻賀之云。莫謂三山道路賤。人間仙果不
論。阮英前會客。犀錢醉裏題詩。蟻炬斜。三鳳。豈須誇薛氏。八龍。今已半。首。家。他。時
細說。龍羅。夢。夜。榻。流。連。到。幾。茶。

是角索的

一人生子。虎質之中。有能詩者。來以是角索字為韻。求詩。皆非吉語也。其人賦曰。昨
夜天庭雷雨急。蛟龍併斷黃金索。六丁六甲無處尋。却在君家獻頭角。主人大喜。

織手

雪。清。集。數。沈。房。博。少。曉。調。鄰。女。執。其。手。為。女。父。所。訟。縣。令。問。曰。汝。能。詩。否。答。曰。能。遂
命。題。女。毛。序。博。即。吟。云。曾。向。花。裏。揀。俏。梳。兒。如。春。笋。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擗。鬢。寶。鏡
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披。羅。袖。暗。聞。時。綠。牕。獨。換。絲。桐。操。無。限。春。愁。下。指
處。今。見。詩。大。賞。勤。父。以。女。歸。之。次。年。序。博。遂。登。科。

美人足

真定梁香嚴。清標有公。園春詞。詠美人足云。錦東溫香。羅履暖玉。行來欲似。偏簾。懶
小。步。風。吹。倒。穩。池。塘。淡。擘。省。點。輕。纒。芳。徑。無。聲。纖。塵。不。動。蕩。漾。湘。裙。月。一。澗。秋。十。龍
將。跟。兒。慢。攪。交。倚。郎。肩。登。樓。更。怕。春。寒。好。愛。惜。相。便。把。握。間。想。嬌。態。欲。睡。重。纏。纏
帶。蒙。騰。未。起。半。落。紅。蓮。笋。指。留。痕。凌。波。助。態。款。款。低。回。密。意。傳。描。新。樣。似。寒。梅。瘦。影
掩。映。窗。前。華。亭。黃。蒼。木。俞。亦。有。畫。堂。春。詞。去。鳳。頭。低。露。畫。裙。邊。繡。鞋。三。寸。花。鮮。凌。波
何。幸。遇。嫵。媚。解。解。生。蓮。陸。殺。夜。來。狂。甚。溫。香。一。捻。堪。憐。玉。趾。褪。盡。軟。行。纏。被。底。燈
前。

曹西士詞

原熙士子冬。在德州旅店中。見壁上。一詞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悵
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兩。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吾。去。博。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
靴。安排。你。在。靴。兒。裏。更。送。個。弓。鞋。鞋。夜。間。伴。你。不知。為。何。人。所。作。後。讀。願。元。慶。慶。眼
偶。識。知。為。曹。東。獻。赴。省。陸。行。良。苦。自。慰。具。足。而。作。按。東。獻。名。馬。字。西。士。宋。嘉。熙。時。人
詞名紅窗迥。

堅瓠首集卷之二

清長洲石農諸人積學稼穡輯

文文山弟子

文文山弟也。仕宋為惠州知州。宋亡降元。有識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又報耕錄載：至元間，文山有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而卒。士子作詩悼之。聞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為絕唱。然考文山次子佛生，環生皆被執道，死惟長子道生奔僑州。次年八月復亡家，屬皆盡。遺命以學字望為後。七修類書亦載文山寄壁詩有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之句。為教授者或其人與。

五顯碧窗詩

轟碧窗道士哀被擔掃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固姑，胡婦謔名。

憫農詞

康熙丙寅冬，於棧壁上一見一詞云：春驅黃犢負耘烈，日肌膚暴元陽。爭水如珠玉，逐鳥防雞收復多勞碌。送到倉場嫌水殺，節掃狼狽淋淋失解。誰知農苦藏心腹，希發慈悲。這兒兒孫福，調寄一斛珠使度。佃戶者見之，亦當憫然。請云：少收幾粒多收幾年。凡為業主宜書此詞於租簿之首。

巧對

有三女而通於一人者，色美而才，事發到官。出一對云：三女為姦，二女皆從，長女起一。女對云：五人張傘，四人全仗，大人遮官，薄懲之。又無錫人作平湖令，有才名而道，簋不飭，地方將劫之，憐其才，出一聯云：平湖湖水平，湖木聲所欲，今對云：無錫錫山山無錫，空得其名，得以免劫。又一生以湖銀市物相爭，適郡守過，問知出對云：使假銀買真貨，弄假成真，生應聲云：過先徒見吉星，逢先化吉，守即釋之。三對皆得之，猝辨，有折衷剖辯之意。天賦資淫之才，所謂人皆欲殺，我意獨憐者也。

回回偈

克山堂外紀載：柳舍春明州女子也，患病禱於延慶寺而愈，躬往謝。一少年過，觀柳氏姿，以其姓作回回偈，誦於神前曰：江南柳樹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

上刀難禁，留待春深。僧意女莫喻，而柳開之志甚歸。告於父時，方谷珍據明州，父因訟於谷珍。谷珍拘僧至，詢其姓名，對曰：姓三名月華。谷珍乃召匠作大竹籠，狀若猪籠，將納僧以沈諸江。且語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東流。吟曰：江南竹巧匠作籠，能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曰：死則死耳，容再一言。谷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照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眉頭。空自照東流，谷珍知其以名為答，笑而宥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焉。聞中今古錄以此為谷珍文事云。谷珍內附後，此女配黔國公之子，在雲南宣德間，浙人任雲南者，以鄉里故，得見之。

夢草圖

唐六如畫夢草圖，題詩云：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沙塵淺草中。一夢熟時驕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按：輕紅，崔氏青衣，崔與柳生厚，死猶冥合，輕紅從焉。又曹惠得木偶，夜而見夢，自稱輕素。

郭馮相類

郭汾陽與馮道亦有相類者。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年俱八十餘，卒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望像於朝，事亦同。有人題馮女廟云：身既事十主，文亦配九龍，可供一笑。

送靈詩

羅隱送靈詩云：一盞清茶一縷烟，靈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當今之選非錢不行，自唐已然。豈獨今日。王季重有無不可買，諺上好黃錢，重生買起到狀元，絕大元寶，重生買起到閣老，即此可以觀時矣。

羅存齋詩

明初羅存齋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語胸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

祝壽

還帶記嘉慶沈練塘所作，以壽楊一清者也。曲中有管掌天曹，公為地主等語。楊大喜之。又資溪陶集分教揚州，畫葡萄一幅，題詩云：萬斛驪珠帶雨鮮，摘來浸酒薦春筵。枝頭刺有千千顆，一顆期公壽一年。楊亦大喜。

回回敬孔聖

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屍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其言曰：僧言佛。

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聖真會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碑詞

洛陽大內掘得一碑有詞名後庭宴十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垂眉
褪不勝春髮花知我消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情江曲
高樹綠依迷一庭紅撲殺

銷金鍋

西湖之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遊人仕女盡訪笙歌日費萬金目為銷金鍋元上鏡
熊進德作竹枝詞云銷金鍋邊瑤瑤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
到剪春羅明仁和張子興亦有詩云誰為鴻蒙鑿此波清金門外即瑤池平沙水
月三千頃直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
銷盡黃金總不知

水仙子詞

張明善作水仙子讚時云錦唇苦眼早三公裸袖檀香手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
總來總是吟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飛
熊

村婦道傍便溺

王成寧越善詞曲嘗於行師時見村婦便溺道傍因作塞鴻秋曲云綠楊深鎖誰家
院見一女橋邊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東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
滿地珍珠濺不想橋兒外馬兒上人燕見一作陳金詞

王西樓詞

王西樓喜愜不形於色家嘗走失雞西樓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淡泊雞兒不見
童子休傷家家都有閉鍋蓋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
椒到者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且睡到日頭高

咏枝

弘治間吳橋令王繼免官家居以詞曲自樂有妓為人傷即墮下有青痕戲作沉醉
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酒莫不是畫眉時張故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
翠鈿妝莫不是靖娥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時墜下馬
賀梓生子啟

陸伯麟有婢育子陸象翁以戲之曰犯廉前禁辜竄下盟玉難種於藍田珠將還
於合浦移夜半驚鷓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詩書禮樂
之深與得油鹽醬醋之香

應履平

明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者吏部試論文優而貌不揚不得到上乃題詩部門曰為官
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袋裝得硬綢綢不書姓名吏呈
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

海剛峯

海剛峯瑞為應天巡撫登春臺圍照為兵備意主博擊委強因而刁風四起有投匿
名狀者曰告狀人柳死告為勢吞血座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
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遂又賄求婁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提出惡
凡柳下惡捉某種某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微田三百餘畝有契
無契宗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蟻蟻激切上告海公見
狀頓悔前事訟案少解

十二辰詩

免山堂載成化丙午嘉興平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為詩云勸君莫歌相鼠
詩勸君莫歌飯牛詞騎虎之勢不得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過因淺水龍蛇
鱗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猶作供奉官關雎亦是五百兒
吁嗟獾犬下陸走牧猪奴戲令人嘔次年憲廟升遐

王十李三

正統己未廷試榜出華亭錢原博做宋人王十李三之詩自誦曰舉頭暫且覷張
大神脚踏能踏小孩或以為近於容易之曰頭上小孩幾踏過舉頭又見大張來蓋
會試崑山張敬之得第二海第三廷試第二甲張節之和第一海第二而穆則和之
母兄也

池甥

明錢所初習舉子業從張節之遊其外祖吳恩卷詩作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
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後登正統乙丑進士任知
府

宗人八學

湯幢小品數明朝宗室日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得應試。為秀才。趨者甚眾。士子為詩嘲曰。願將紗帽換儒巾。解帶繫結。搗搗身。老翁博得相公叫。狼恨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氣類同。繫結脫帶掛玲瓏。根根原抱老爺膝。喜得天潢有相公。聞者絕倒。

錫則

張莊簡執政歸田。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書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教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規不拍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此對

唐伯虎名此仙。今對雪消獅子瘦。此即書云。月滿兒肥。又今對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此又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特刑部郎中黃明亦令仙對羊脂白玉天。此云。當出丁家巷。因天口中。黃明日住試之。此一耕者鋤土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鱉血膏泥土耳。眾始信其仙。

一對滿乳

駒空元記。載韓襄毅。進按江南。方勒死獄。忽誦曰。白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因冒此請對。韓曰。能對。貸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韓稱善。果為滅死。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雲。雲騰致雨。更順。但見日意。於因為當耳。

陳五父詩

弘治間。海寧陳五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怠者五年。遂能詩。題畫似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

嘲新貴

中州野錄。載平彭綬之。福守泰州。以直道忤部使者歸。適友人新登第。綬之具酌邀之。以微雨。屢速不至。乃遣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浮塵。何事癡兒太認真。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陰雪化是何人。時傳誦之。

九月桃花

聞高廷堅。今番禺。日鎮守府。紅桃九月盛。聞三司諸公。皆有吟咏。索題於高。高題

詩云。九月當聲。振海涯。絳桃開遍五侯家。殷勤報與寒梅道。莫逐東風浪放花。

驛丞登第

百可漫志。載成化間。張驛丞。某山東鄉試中式。督學畢。贈之詩曰。一官恥不與清流。退食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留彩鳳。鹽車未必困驄東。潘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富萬里步瀛洲。考登科錄。成化戊戌。進士。譚溥。四川瀘州人。係山東。後驛驛丞。登第。詩有西蜀句。為溥無疑。百可為張驛丞。誤。前正統辛酉。豐城鄭溫。以松陵驛丞。南畿中式。登士。登科錄及吳江志可証。

詩贈教授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教授。翰林某題白頭翁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津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空白。看取春花雨後殘。

江東太守

綠雲齋雜言。載江東某太守。文雅政聲。頗得時譽。遣夫攜金胎劉瑾。求速轉梅於紫姑仙。仙降筆曰。幾樹棠陰。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當遣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色直入而瑾果太守。以鑿刺落職。

朱原庶

明江州朱原庶。有詩名。父亡時。二弟俱幼。原庶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一日原庶召仙。即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庶得詩。皇恐召二弟。分其贖。勉之。後俱登科。

詩止飛稅

樂平值大造稅冊。彭綬之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綬之知之。延司書飲。戲吟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綬之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何忍為此。乃為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司書感其意。飛稅乃止。

張翼德廟

刑州張翼德廟。題咏甚多。當塗楊觀作。人頗傳誦。其後四句云。山勢西迴終莫業。江聲東去尚存吳。營星不隕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特有恩致。

寄夫詩

成化中。奉新女子。蕭鳳質。因夫游學郡城。屬小疾。為詩以寄。有云。聞不安。恨東西相

陽妻職有所不能盡徒涕泣懷念而已小詩慰勉欲把相思遠寄君恐教牽動讀書
心開花野羊休閑念食取茶心向紫宸人問居筆記載一士居太學其妻寄鞋襪并
詩云綾襪弓鞋別樣折股勸寄與讀書人行折鞋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誤惹塵可謂
相勸以正者矣

孝宗對語

明孝宗體弱不佳即誦詩曰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
心生原是病生時嘗因重九出一對曰今朝重九九重入過一重陽未有能對者

李西涯

李西涯東陽柄政無致世亂揚州陸滄浪以詩譏之曰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
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以鷓鴣聲道行不得也哥子規聲
道不如歸去湘江者西涯故鄉也西涯卒不能捨輕薄者畫一醜惡老樞騎牛吹笛
題曰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涯西涯自題一絕云楊妃血灑馬荒坡出塞昭君怨恨
多怎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免山堂謂此詩沈石田題禿樞牧牛圖未知
孰是

詩譏左端

成化中程信參贊南都左端安平時為守備燕程設席中為已坐而以程位其下信
戲為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僕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應屋上秋
林安見詩遂分賓主

雍世隆

雍世隆秦州鹽池見寇丁貧而饒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咏
曰各道商賈運無塊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十男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後
以忤劉瑾致仕

陳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詩不入法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匡山大忠祠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
旌旗作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為左袵皆劉寇志復中原有謝
公人眾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以為深知音律者又白沙外傳中儘有好句
如仲尼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各道衰又一春花鳥為章臺萬里雲霄羽翼孤又出
牆老竹青千箇滿春臨白一雙又竹徑旁通沽酒市桃花亂點釣魚船此等句何

常不佳

李程龍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字景皇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菓六歲時程敏政以神童同受
英宗召見過宮門不能度上曰書生脚短李曰天子門高時御儀有蟹上曰螃蟹一
身甲冑程曰鳳凰過體文章李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又曰鵬翅高飛壓風雲于萬里
程曰蒼頭獨占依日月於九霄李曰龍顏瑞拱位天地之兩間上悅他日一個軍
相一箇翰林命皆屢於翰院

雨帝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上小兒為土龍祈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
我土地成塵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龍又有復辟之舉謂雨帝者與
弟也城隍土地謂耶王有此土地也雨再來還土地謂駕旋而復辟也

石羊鳴

西樵野記載徐武功有負論金齒過一寺見老僧治果若遠避武功訝而問之僧曰
吾寺有石羊每異人至則鳴宋時一鳴錄相至昨夕復鳴而公道至故治菓若以進

于謙妾王振兒

兵部侍郎項文耀媚附于蕭愨公每朝待漏必附于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
時自為于謙妻故國雜記載戶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詣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
祐曰王侍郎何故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絕倒

朱靜卷

成化間海寧朱靜卷教諭周汝航濟之妻能詩其咏明妃曰玉容憔悴向胡天為惜
黃金恨少不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畫夢中聲吟虛振云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
東風入漢雜詞氣烈錢家史曰劉長卿謂李季蘭為女中詩豪余於靜卷亦云

金部

吏部曰鈐部嘉靖末創立掣籤之法則改為籤部可矣伍卷卷林居漫錄載一詩云
冢卿無計定官衙枯竹枯來却有靈若使要津關節到依然好缺作人情

改琵琶曲

崇禎壬午南蠻榜籤物議沸騰有苦廟又四六精工哄傳一時又改琵琶記二曲繡
帶兒云費金錢穩取國甘旨又落得誇兒耀妻終不見范舟寒賤有一個應舉及第

須知功名富貴與錢若與不求而主營生是把文章擲取天須整我我秀才不富的情果太師引云身將老。假場有幾。得志正當今日。終不然為着滿把牙。却落後一領荷衣。真癡。此番榮貴雖可擬。怕錢少買不得榮貴秋闈裏。紛紛的多是富儒。堪笑那沒家私的也去求試。順治丁酉。方猶錢開宗與試江南。首題為貧而無詭。榜發後。亦有黃營兒云。命意在題中。賤貧兒。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未透。琢磨欠功。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多財子。貧貨殖是家風。又詩云。孔方主試。副錢神。題義先分富與貧。定價七千方。立契。經房十五不論文。金陵自古成金穴。白下從今款白丁。最訝丁酉兼壬子。博得財星始發身。

壁詩四絕

教東谷英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壁上四絕句。意甚警策。或曰梅翁詩也。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人。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一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一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三雀啄復四顧。燕覆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四

識奉使

農田餘話。載至正乙酉。遣廷臣為諸道點陟使。察官吏。賑貧之廢善民。禮高年。奉遣者。惟以欲取民財為事。民大失望。作詞曰。九重丹詔頒恩惠。萬兩黃金奉使回。又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吳敏德詩

吳文恪由醫士薦舉。任至副都御史。其按貴州還。有司以黃金百兩餽公。公追送至慶州。公不發封。反之。題詩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

劉侍郎謔詞

滁州劉廉夫。清少為州學生。當丁祭畢。見諸生爭取祭物。乃戲為彈文曰。天將曉。祭祀了。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肉的你。我。我。爭錢的你。我。我。小顏淵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這夥餓鬼。近日有做其意。咏武生云。也戴銀雀帽。也穿粉底兒。也要看欄衫。也去謁孔廟。顏淵喟然歎。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嶮駭非同調。子路好勇者。怒目高聲叫。我若行三軍。着他劍草料。

楊文貞咏梅

宣正間。三場皆東樞輔。清榮由進士。士奇以薦舉致相。一日會席間。以松竹梅為題。分賦一詩。文敏又定題。各書賜進士。某文貞知其詩已。乃奮筆題梅詩曰。竹若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二公笑而謝之。

假詩投刺

胡文穆與楊文貞善。約致政歸舟。往來廣病篤。文貞猶在朝。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厲。今日中厲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兒。天教名姓正相向。廣得詩慚憤而卒。按宋陳實劾朱文公人請之曰。樞周大聖。猶遣謗伊洛。名賢亦被讒。堪笑古今兩陳實。如何專把聖賢非。前詩蓋祖此。

夏公大度

夏忠靖。因吉寬中大度。有賜硯。僕以冬月。火水損。破論而釋之。又驛夫偶焚公。隻機亦笑而不問。嘗咏蟻。首云。非龍非虎亦非龍。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風霜古。點點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

姚少師

姚少師。領劄往蜀。雲臺觀。懸鐘。至。暫駐寒山寺。偶在松下散飯。曳履獨行。會吳邑曹二尹。鳴道來。少師行扣故尹。怒執而答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人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曹恐伏地請罪。少師作詩曰。出使南來坐畫船。裝裝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二尹。二十皮鞭了宿緣。

劉伯川識鑿

春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潔。以故人子。往候之。因留款。雪霽酒酣。命各賦詩。言志。孟潔云。十年勤苦事難宣。有志青雲白玉堂。會侍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笑曰。陳子十年勤苦。僅博紅樓一看。當為風流進士。楊子雖寒。富大用。後孟潔以永樂丙戌登第。以庶常從。東里以薦舉。至少師。如伯川言。

蛇峯能掌

呂震與解結。誤食中美味。呂曰。蛇峯珍美。恨未之識。解云。僕嘗食之。呂如其語。他日從先。祿得死。象蹄。語解曰。昨有蛇峯之賜。宜共饗焉。解至。大嚼。呂戲以詩曰。翰林

有個解脫哥。光祿何嘗穿路。不是呂生來說。如何得這般多。相與大笑而別。
○江綠蘿雪海集。一師命能掌亦我所欲也。題其徒文中云。朝而餐。朝此能掌也。
夕而殮。夕此能掌也。先生笑曰。老夫從不曾得能掌。嘗新。你却把作小菜吃。為之絕
倒。

詠桃
古權雜錄。戴吳康齋詠桃詩。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遊夜未深。幾許
小桃入放。兩三夜。有香與點也。氣象。

烏啄蝗歌

康熙壬子夏。吳中大旱。飛蝗蔽天。竹粟殆盡。蝗亦有為。鴉所食者。余家庭。中椿樹
有烏。朝暮飛鳴。甚可憎。斯後。喜其捕蝗。中有一無尾者。攪喉尤多。胡潮翁喜而
作歌曰。昔人曾稱鴉種。今日喜見鴉捕蝗。吳氏徵翰。因來久。况復連遭。旱。缺。田
未插。許田未壅。惟科已比。五分糧。仰屋躊躇。莫措手。忽聞蝗來。西北。老人昔年。被
災。談虎色變。如虎傷。無樣可食。且集樹。繩繩。振振。滋。嗚。惶。圍。竹。岸。蘆。到。即。登。黃。不
三。使。徵。學。祥。浙。中。消。弭。賴。刺。吏。吾。蘇。漫。漫。無。短。長。烏。啞。啞。高。下。翔。會。迅。攫。啄。如。鷹。
擊。數。首。集。卷。二

雁詩賜第

宋王奇字漢謀。籍人。家貧。補。小。吏。令。題。雁。詩。一。聯。於。壁。曰。隻。隻。銜。蘆。背。曉。曉。書。題。
驚。鷺。立。寒。塘。奇。密。饋。之。曰。晚。來。魚。掉。驚。飛。去。書。破。通。天。字。一。行。令。見。而。詢。之。大。數。實。使
遊。學。都。下。真。宗。得。其。詩。召。見。立。賜。及。第。時。稱。天。子。門。生。

書生夜巡

范周字無外。方臘之亂。州民團結。巡邏。雖士流不克。周率諸生。冠帶。夜行。題詩燈籠。
云。自古。輕。儒。莫。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守。將。衛。
之。亟。為。罷。去。

孔門七十二賢

北齊石動。謫。國。學。問。博。士。曰。孔。門。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冠。幾。人。未。冠。博。士。曰。經。
傳。無。大。動。前。曰。先。生。請。書。宜。合。不。服。冠。者。三。十。八。人。未。冠。者。四。十。二。人。博。士。曰。後。河。工。

解之動。前曰。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合之得七十
二人也。眾皆大笑。○一說。又問。三千弟子。後來作何結果。答曰。二千五百人為。五
百人為。概。

小試百籍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慎其不容。大書。通。衙。云。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
往。而。不。三。黜。

水香勸盃

毛。戴。畏。內。欲。出。則。謁。假。於。細。君。細。君。滴。水。於。地。水。不。乾。當。歸。若。去。遠。則。概。香。指。至。某
所。以。為。限。一。日。因。疑。聚。方。三。行。酒。危。色。欲。適。承。客。覺。之。詳。曰。危。君。恐。砌。水。隱。影。香。印
過。界。耶。吾。華。人。撰。新。句。一。聯。奉。酒。一。盃。無。得。早。歸。不。罰。眾。以。為。善。一。人。捧。觴。吟。曰。解
粟。香。三。令。能。連。水。五。申。通。危。飲。盃。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燕。成。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納
爾。爾。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命。繫。遠。巡。水。時。查。法。定。香。危。連。飲
六。七。三。統。吐。嘔。淋。滿。既。上。馬。羣。操。請。使。人。曰。夫。人。若。怪。歸。遠。但。道。被。水。香。勸。酒。留。住。

賀喪

解。給。常。弟。友。人。喪。妻。八。門。曰。恭。喜。禮。曰。四。德。俱。為。七。出。威。備。嗚。呼。哀。哉。大。吉。大。祥。蓋
學。士。夫。人。亦。悍。也。

洗馬

劉。定。之。遊。洗。馬。朝。過。少。司。馬。王。偉。王。戲。之。曰。六。僕。馬。多。洗。馬。須。一。洗。之。劉。笑。曰。何
止。六。僕。諸。司。馬。不。潔。我。亦。當。洗。○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為。何。官。也。坐。而。抗。棹。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
無。足。數。也。俄。一。御。史。至。則。公。門。人。跪。而。起。丞。恐。百。態。乞。憐。公。卒。不。較。

周德華

周。德。華。劉。揆。春。女。也。春。時。喜。踏。青。郊。外。見。楊。柳。垂。垂。則。採。其。枝。結。為。同心。隨。流。水。故
之。每。放。一。枝。則。歌。云。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
風。是。剪。刀。萬。首。絕。句。作。賀。知。章。詩。

春歸

孟淑卿有春歸詩云。浴盡雲鬟水拍浪。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道河亭詩

穆陵道河亭上。有題詩云。數雨初晴綠漲滿。落花流水共沉浮。東風莫掃榆錢去。為買殘春更少留。

青桐詞

春來士女踏青郊。外有以錯刀畫詞青桐樹上云。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長成。同何事殷勤頻借問。安家止住杏花東。

崔唐臣

若齊隨筆云。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益家。崔遂罷舉。後二公在官。偶乘馬借出。從津岸。見一人停舟坐蓬窗下。乃崔也。至。高詢其別後况味。曰。初檢箇中。有錢百貫。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河。勝以半販雜貨。取息以自給。雖云汎槳飄蓬。差愈應舉。官時也。二公遂與同歸。崔不可。則問官居坊曲所在。則去。明日二公出外。歸見崔留一刺。再訪之。舟已行矣。歸復問其刺。未幅有詩一絕云。集賢

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幸有膏庭購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二公為之憮然。

神童詩

神童詩一舉登科日句。乃宋陳林贈主後氏登科詩。時韓魏公亦贈詩云。青雲一第人皆有。白髮雙親世所無。時又有兄弟同榜者。有客贈詩曰。綠衣膝下成行舞。丹桂庭前並幹生。

孟夷中詩

孟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鬻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我願若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夷中守坦之。咸通十二年。進士。為華陰尉。此詩最有深意。學唐伯傳。誤以二月無絲。五月無穀為解。不知二月將事於蠶。五月正力於農。而賦稅急征。不得不稱貸於有力者。及絲穀既登。則估息以償。是未絲而賣。未穀而糶矣。以解害志。豈說詩者乎。

種芝麻

訪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吃。相傳芝麻必夫婦同下種。獨種無可得之。長老無妻者也。猶憶唐詩云。蓬髮判似世所稀。布裙猶是塚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公是歸時

祇不歸

感允高

正統中。吳中感允高。初為御史。有聲。故以奏事被謫。廣西古田典史。未幾陞四川。羅山知縣。皆有山水之感。為詩曰。性懶才疏。官亦拙。天寒處處有青山。鈴司頗信為知己。一度遷移一度閒。有怨而不怨之意。

詠觀說渡

鄧陽高舉任御史。罷歸謝絕人事。一日。將小舟至城下。值御守飲月波樓。觀說渡。舉棹。羅真坐舟中。守怒。遂至今。且供狀。舉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宣條。文震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為高侍御。漸而罷宴。

永伯修

何雲齋隨筆云。載凡伯修。家道為諸生時。夢身連懸一牙牌。上書洗馬二字。後書顏回二字。年二十七。舉南宮第一。官翰林。至三十二。頗疑恨。明年以官磨告歸。生朝作一枝花帶折枝。令小曲。以自壽云。秋風高掛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鰓飽喫南平飯。笑先生歸。或晚。明朝已是三。雕虫呵懶拈家管。野鹿呵難辨。馬班。險騎呵且春。

龜年。妹柳成園。修竹園。甚慶。道非道夢中的老。說怎麼空非空。紙上的覆雲。只消過了尋常甲子。萬萬千。又八年。官至掌坊。卒於京。按伯修於詞曲。流當家。又有付阿誰。揚柳。壁。如何處。桃花人面之句。

堅嶽首集卷二終

清 長洲石梁諸人復學錄卷解

呂仲實詩

秋耕錄載元中書左丞呂仲實 未遇時 晨炊不繼 將襦而袍 質米於人 室氏有 難色 因作詩云 典却青衫供早粥 老妻何必更踟躇 瓶中有醋堪澆菜 囊底無錢莫 買魚 不飲妄為些子事 只因曾讀教行書 嚴霜烈日皆經過 次第春風到草廬 後果 登第水東日記 又載仲實寄內詩云 自從上馬苦思卿 一箇窮家兩手擎 少未無柴 休懊惱 大男小女好看承 恩深夫婦情何極 道合君臣義更明 早晚太平歸計遂 孟兵飲話雜情真切語不減 元白

題秋禽

宋侯元功 少游場屋年三十一始得鄉貢 人以其年長 忽不加敬 輕薄者蓋其形 於紙窗上引線放之 元功見而大笑 作臨江仙詞曰 未過行藏誰肯信 如今方表名 踏無端 良匠畫形 容當風輕借力 一舉入高空 才得吹嘘身漸穩 疑逐赴蟾宮 雨 餘時候夕陽紅 幾人平地上 看我碧霄中 後一舉登第 徽宗時為宰執 諡文穆

水雲鄉

鄉山掌錄云 宋有人江行得童女二人 自稱兄妹 兄稱捕魚 妹稱織紉 居歲餘 欲犯 之 輒解年幼 一日女子題詩 襦問云 覓得如花女 朝朝依繡牀 百花潭不愛 只是繡 鴛鴦 其兄曰 依人為難 不如且去 復題詩於壁曰 終日繡鴛鴦 懶把蛾眉掃 且歸水 雲鄉 百年可借老 因化為雙鴛飛去

蕩山孤

張確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 攜手吟云 碧水色堪染 白蓮香正濃 分飛俱有恨 此 別幾時逢 編隨玲瓏玉 花藏縹緲客 何當假雙翼 聲影暫相從 確逐之化為翡翠飛去

永州澹山巖

永州澹山巖 巖有胡狐 凡貴客至 則鳴 郭志完 浩將至 而狐輒鳴 寺僧出 邀志完 怪 之 借以狐鳴 對志完作詩曰 我入幽巖亦偶然 初無消息與人傳 胡狐戲學仙仙似 客 一夜夜鳴報老禪

獼猴世情

程伯淳 遊山僧云 安元歲 來獼猴滿野 伯淳戲題一絕云 聞說獼猴最世情 相

車來使滿山 迎報贏到此 何曾見 始覺毛蟲亦世情 今之世情 遍地皆毛蟲矣

普儉草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 取所居之地 青草一株 置於大段丹旃之前 名曰普儉草 蓋使子孫知勤儉之節 至正開大司農 達不花公作宮詞 其一云 墨河萬里 金沙漫 世祖深思 創業難 却望闕干 護青草 丹旃留與子孫看

桃學士

元學士姚燧 字希聲 致政家居 年八十餘 夏日沐浴 侍婢在側 因私語 婢前拜曰 主 公年老 賤妾倘有娠 家人必見 疑顯賜 賜學士 捉其圍 壯題詩曰 八十年來 遇此 春 此春 遇後 更無春 縱然 不得 扶持 力 也 作墳 前拜 掃 人 學士 卒後 此婢 果 生下 家 人 疑 其 外 通 婢 出 詩 遂 解 開 雲 閣 陸 平 泉 事 亦 類 此

會稽女子

崇禎 癸酉 新嘉 驛 壁 有 會稽 女子 題 詩 并 序 云 予 生 長 會稽 幼 工 書 史 年 方 及 笄 據 與 燕 客 具 林 下 之 風 致 事 員 腹 之 將 軍 加 以 河 東 獅 子 日 吼 數 聲 今 早 薄 言 往 想 遂 彼 之 愁 幾 塗 亂 辱 等 奴 婢 氣 填 胸 臆 幾 不 能 起 嗟 乎 紅 顏 薄 命 死 何 足 惜 但 恐 淫 沒 無 關 直 與 草 木 同 腐 故 悲 死 須 臾 以 淚 和 墨 題 詩 於 壁 倘 轉 軒 君 子 過 此 讀 之 悲 予 生 之 不 辰 則 余 死 且 不 朽 矣 詩 云 杏 紅 衫 子 半 家 塵 一 盞 殘 燈 伴 此 身 恰 似 梨 花 經 雨 後 可 憐 零 落 不 成 春 終 日 如 同 虎 豹 遊 含 情 默 坐 恨 悠 悠 老 天 生 妾 非 無 意 留 與 風 流 作 話 頭 萬 種 憂 愁 訴 與 誰 對 人 強 笑 背 人 悲 此 詩 莫 作 尋 常 看 一 句 詩 成 十 淚 垂 馮 猶 龍 和 詩 云 十 秋 紅 粉 盡 成 塵 詩 句 猶 留 夢 裏 身 恰 似 太 真 香 積 在 行 人 指 點 萬 萬 春 已 嫁 從 夫 怨 何 誰 換 花 換 馬 亦 何 悲 恐 將 無 限 閨 中 苦 博 取 詩 名 壁 上 塵

鄭元和行乞圖

元趙仲穆 文敏公之子 善書畫 曾見其所畫鄭元和行乞圖 自戴方巾 而以破絹 裹其外 右手執簡板 左持一盃 一罐 碎於地 雖衣衫 破爛 而人物 丰姿 正自飄逸 不 羣 上有 詩 云 鄭子 曾 誇 蓋 世 才 風 塵 一 隨 甚 張 飛 歌 殘 世 上 蓮 花 落 誤 却 天 邊 桂 子 開 霜 雪 有 情 飄 瓦 離 雨 雲 無 夢 到 陽 臺 試 看 身 上 十 千 結 盡 是 恩 情 博 得 來

白仁甫詞

元白仁甫 勸酒 寄 生 草 詞 云 長 醉 後 方 何 礙 不 醉 時 有 甚 思 醜 醜 兩 箇 功 名 字 皓

千古興亡事。難理萬入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說盡詞。是又有沉醉東風漁父詞。云。菰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別頭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

鐘鼓詩

至正間上下以墨為政。風紀之司。職污狼藉。時送迎廉訪官。則用二聲鼓一聲鐘。起解強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鐘。輕薄者為詩。云。解脫一全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鐘。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又有醉太平詞一闕。云。堂堂大元。姦佞專權。河變鈔揭。根源惹紅巾。官法濫刑罰。重黎民。人哭人鈔。賣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浪聲惡。哀哉可憐。

董下曲

廬陵張光弼。呈作董下曲。皆咏故元國俗。一云。守內番僧日念。御厨酒肉按時供。組鈴扇鼓諸天樂。知在龍宮第幾重。似憐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前言胡僧亂宮闈。後言亂民間。釣軒俗云。釣。僧房下釣。而置偏女受戒於中也。

諷文正

劉瑾欲中傷楊廷儀。一清李西涯力救乃免。及西涯為馬揚越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諷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諷公。西涯頓首稱謝。平後得諷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鐘詩以刺之。云。文正從來諷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伶人說短長。

代少年書

萬曆丁酉。公安袁小修。中道客金陵。新安一少年游大學。押一妓情好甚篤。遂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凡主家政。甚嚴正。遺書以責之。必欲遣去。不則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年憂懼。不能措辭。答因謂小修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我兄亦知讀書。願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以感動之。吾事濟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為草數紙。使此人不出。惟當效珠單之報。小修為作一書。淋漓數千言。雋氣可喜。達之於兄。後月餘。晤少年。欣然曰。我兄有字至云。與弟未別數時。筆下便已如此。既有讀書之志。即携新婦歸。余不以一音。蓋平生也。欲束裝偕歸。因置酒為小修壽。令振捧觴。為歌一曲。友人笑謂小修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子得此人。歌一曲。勝相如千金多矣。明晨送

之江干。揮淚而別。其書曰。信未得領嚴教。感激慚慙。不可勝言。自先人歿後。得吾兄提攜。以有今日。某雖不才。沾雨露之潤。借朱藍之益。亦既有年。雖有童心。粗知名教。若夫逸野外之鶯鶯。忘堂上之鴻雁。聽花間之曲。背霜條之亮。即死不為也。但一時迷昧。忽如夢。今事定情牽。有不能頓道者。為斯人去年自離陽昌酒。蟻即永居竹橋。孤寓不意入室之柳葉。遂成結子之桃花。懷恨已經四朔。念鳥衣之派。不蓄青箱之望。尚肯與弟。弟皆願嗣。息得得一兒。然嘗有托。如莫愁之產。何侯胡婢之生。適集亦為幸事。且近日維揚間。有以紅粉。扶掖孕者。雲上客者。凡所目擊。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蓮花。真土產芝蘭。此其未能頓道者一也。斯人雖在烟花。志堅松柏。勉離舊業。得過阿母。彼重失錢。樹恨切肌骨。大罵分袂。恩斷情絕。設令再入故棧。願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車之日。即畢命之時。昔嚴武與妓俱亡。追者繼至。付之琴絃。後作崇不止。我雖不故。由我而死。恐倩女相逐。止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為厲鬼。此其未能頓道者二也。斯人自入門。改去細蟬。謝下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縞衣素巾。晨起操作。言不出戶。若不勞身。死似良人。免相掃道。且夜動刀尺。以伴膏火。相勉伊吾。以致雲雷。此其未能頓道者三也。郎中所藏。雖無長物。尚有博山舊爐。雀尾遠鼎。砂翠

斑斕之器

斑斕之器。才玉輝映之章。畫則小手將軍。書則海岳外史。皆今之收藏。司其管鑰。設為德不終。將燕鶯化為鶻鷂。恐付之祖龍。盡成灰燼。則先代所遺。皆為烏有。此其未能頓道者四也。自吾兄嚴命一到。斯人即泣曰。微弟小。亦知獲子。海兒。妻難。烟花下賤。幸已有身。設欲逐我。俟分悅之日。為若家存此一脈。然後自覓白練。永赴黃泉。弟聞之。亦自傷心。夫即欲處之。亦須少緩。今蘭玉幾何。豈鴉麻也哉。而弁髦乎。此其未能頓道者五也。處此五不能頓道之勢。則弟之宜道。而不即道也。亦略有可原矣。至兄責弟以罪。罪何處。無生平讀古人書。見夫桃根。桃葉。同登子敬之舟。阿田河錢。共列狝豺之帳。白太傅之小蠻。樊素。蘇學士之朝雲。指花集中。珠不自譚。談信古人風流。治習。未能頓除。尤而效顰。此其罪一也。歲月如流。未必吾與開口。而笑。穿行幾時。一席多矣。妾同安石之癖。千金散盡。寧甘太白之貧。遂使班嗣之賜書。僅存注。賈之遺。金漸。此其罪二也。古人又云。文有仗景。生情。托物寄興。麗人。煥燦。遠山。眉墨。千古一道。弟每遇枯坐。文思不屬。微聞香澤。倚馬為言。出鬼入神。驚天動地。兩儀發耀。于行中。列星迸落。於紙上。此其罪三也。江左烟月。警臺。六朝金粉。舊地。謝家。調馬之蹤。尚餘芳華。王氏鼓箜之曲。似有又波。土風俗習。偶而相沿。此其罪四也。近日

詩贈盜

吳中老儒沈文卿家貧以授徒為生一夕寒不成寐忽見穿窬至其家見物無所得
文卿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聊以小詩奉贈口占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
負勞心走一遭架上古詩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含笑而去

盜稿書

有人借即仁寶詩林廣記榜嚴經其家為盜入因犬吠而所竊無幾明日仁寶訪之
其人曰并子之書失去矣仁寶作一詩云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却把
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黃金對聯

丘南鎮岳由亞卿左邊藩參數厚遺江陵嘗以黃金製對聯餽之云日月並明萬國
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是亦大諫之名欲相公時蒙記憶之意江
陵喜將標權之未幾敗岳遂罷歸

倭房公

萬曆中御史房寰督學南畿以簡著諸生改河房公為倭房公以譏之云汝水事督
學一文運厄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廢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咨
沈禍八官牆起錢神樓開財星閣滿載裝回狼吞虎噬且逞威勢張牙露角眈眈焉
逐逐焉垂涎吐瀉真有似乎精魂失落慣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味若河虹日
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倭馬發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
變詐不齊百金補履鎮江李孫斗珠入洋無錫周泰親家契友為過財人明燭榮焚
開文場也兵快獲機倘揆檢也題目着贖防曳白也鈐印橫斜暗記號也出案俱驚
謂顛倒也熟察詳聽嗚不知其所私也孔方先容雖權亦折十日所視而莫辨焉有
不可聞者遺真為年此倭房之行藏類市井之經營不畏天地之精英故於隔年預
托親人渡水涉山訪生儒之富者而膏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才銷磔怨氣遺遺道路
聞之莫不歎息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才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余何取財
盡錫錙素士如沈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為失色之庸夫積學之儒霎時同薄命之掃
文業首職私多於監生之粟粒家書包舉浮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過於直隸之
城郭子弟坐胎出於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皆鄙賤而怨怒倭房之心方甚駭固
誇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

卷三

七

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正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為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
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使野史而
強於國史也

晚達

霍林玉露載紹興中黃公度榜探花陳敏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有三
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官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
十三又青暇錄謂詹義登科後解朝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新人問
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志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辛未狀元謎

隆慶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詩謎於燈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
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靈藥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
掛冠歸本來面目君知否眾皆不解惟蘇州劉璣一見能識之乃辛未狀元四字璣
亦是科榜眼及第

題何吉陽軸

卷三

八

何吉陽處與黃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某青衫東謁門者不即為通因
散步堂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云椒山已死虹塘
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章始知公度却能在卷門者投之拂衣而去吉
陽得詩自慚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曾偶然

秦如曾狀元臨歲承舉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議論蜂出見曾
簡默因共舉書中疑義問之避謝不知竊笑曰夫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
之既而眾皆下第曾獨首榜乃奇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赴得浙江船世間
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埋蟲感德

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于城外劉貢
父後至追之不及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埋
蟲偏感德又陸車時過江東

劉龍圖

一敘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頭王叔能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道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棟大鏡

未盡

淳祐開車幸景靈。太學宗學武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云萬幸景靈宮諸生蓋類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議其寬廣厚祿也○張士誠有養士之譽凡不得志於時者爭趨附之美官坐極富貴赫赫有為北樂府讀之云兒羅羅兒紫扎搖頭戴方簷帽穿領袖袖生齒四人輸入是張吳王米蟲兒到了

常州守誌

馬次日抄云常州守吳惠巧於取贖而糾察郡吏使無所得時人語曰太守摸魚六房晒繼愚者葉泰有廉操而律下不嚴更嘗得行其詐時又語曰外郎作鮓太守搜言勞而無獲也○近來會吏多與六房通氣攬事語曰六房結網如縣摸魚

鼻豹鄭洽書

永嘉鼻豹三山鄭洽書為筆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生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中中式者豹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卷鄭應聲曰筆

亭百性當災皆因業豹人咸以為抄對

侶鍾強珍

都憲侶鍾與通政強珍同席強執壺勸曰要飲四鍾侶應聲曰你莫要強斟

陸陳詭語

陸文量參政折藩與陳啟東戲見其喜戲之曰陳教授數至頭髮無計可施啟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髯何須如此陸大賞款笑曰兩儀藏木山中這孩子也會對

毛邊的对

嘉靖間御史毛汝璣自溫公宴時承差斟酒大溢毛曰承差差矣乎邊廷實時為副使應聲曰副使之也相與大笑四子上下各異音天然的对

沈陳姓對

路安沈約翰少純敏頭冠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出時風雨暴作遇陳方伯兄弟於

分茶

明初某解元登第後偕伴至妓館投知其才名欲試之乃滿茶止兩碗倉皇謝過即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之渴某即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諸書因解子皆作解春南事

十七字詩

正德中有無賴子行作十七字詩觸目成咏時天旱太守祈雨未應作詩嘲之曰太守出榜而萬民皆喜悅昨及推窗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曰汝善作十七字詩耶試再吟之佳則釋爾即以別號西坡命題其人應聲曰古人號東坡今人號西坡若將兩人較差多太守大怒責之十八其人又吟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太守生以誹謗律發配鄆陽其母舅送之相持而泣泣止曰吾又有詩矣發配在鄆陽見舅如見恨兩人齊下決三行蓋舅乃眇一目者也

改蘇詩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有吏之者曰無事此遊戲一日似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滿猶龍反其詩曰多事此勞擾一日如一刻便活九十九湊不上一日

黃雪樵

明無錫黃公林善方脉而能誦書咏雪樵云六花平地捲成絨不待雲斤月斧作萬古太陰深合處一團元氣未開頭金盃忽送來瑞氣銀索難將掛綠樓只恐明朝易消歇長江滾滾逐東流人稱為黃雪樵

楊復詩

南京大理少卿長興楊復在京甚貧家畜一豕日命童子互武胡搗採洋菜而食矣思庵時檢都察院章以其容通體事拒之楊戲作小詩送之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

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洋洋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販鹽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貴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量田

理宗朝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時人嘲之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成化初邢

後曰把取鼓將以為名也。六書正詁云：後人借把字為樂器，別作琵琶，然使今人寫琵琶為把，亦必成笑話矣。

五色詩

唐雜俗之有四色詩。白雲壺中冰柏結，盤上露初圓。何意瑤池雪，欲奪鶴毛鮮。青雲道士牛已至，仙家鳥亦來。骨為神不朽，眼向故人開。亦云：勞筋遺渣內，汗馬火折脚。平生血誠盡，不獨左輪殷。黑云已見池魚墨，誰言笑不艱。漆身恩未報，船隻貧難。又青雲路關天，尤遠春還月。道臨草履河，畔也魂結路。邊陰未映若，王先探骨子。襟經明如可，拾自有致雲心。○裕之獨不咏黃，戲為補之云：中央推正色，惟子獨無。詩翁裁陶令，宅傍滿石軍。池萬畝木全，熟千山葉欲離。色絲稱麗句，彌望盡茅茨。一舉子為槐，候青燈伴歲華。但須飯一熟，定見桂開花。日射天門榜，時宣玉殿麻。書中自有屋，楮蓋引前車。庚千秋闈兒，姓輩復見刑。書以慰之。○原疑十歲咏白詩，有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收。惜餘句不傳。

五色賦

唐寇約謝觀同在崔喬孫門下，以詞藻相尚。約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

卷三

十三

梁王之如雪滿摩山，夜登庚亮之樓。月明千里，約唯唯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何不作亦賦約未搜思，即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服。○揚升庵與友宴集，偶談及此一客效之作，黑賦云：孫臏術救之際，半夜失路，連摩高壁以來，九年閉目。升庵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陳開之，迎張孔髮似鴉翎。○蔣春爾賦云：驪驪成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作陣，風靈柩府之旁。洗硯而墨池，車迴車而松林暮。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華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兩派春流。衝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一客入賦赤云：免時十日並出，鑠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升庵謂月明千里，得白之神。火血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賦赤曰：孫綽賦天台，高城雲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徐會，賦黃曰：靈灼之款木，棠秋老洞庭。淵明之嘔落英，霜清彭澤。一客因又賦紫云：書生拾來，慢云是輕易。如芥真人地，去且看其長練。若霞又賦紫云：仙人度關之日，瑞氣和烟。聖主登極之時，祥雲若蓋。筆洞山人賦綠云：茂叔窗前，點綴瀟灑。光霽之景，磨子階下。通增陋室，紫華之觀。山人又賦碧云：山色可憐，覺人間別有天地之奇。桃花堪憶，天上豈真南嶽之秘。

汪太公歸婢

耳談吾里汪太公為青於時，夫愛婢，視者謂在戈陳家。戈陳者，陳友諒之舊介，瑞昌與國間，負險善關，為通逃數，不奉三尺。久與公以訟於司憲，司憲曰：小過，今以隸任必為卑端，不可。公曰：願得婢文，自任不煩，隸司憲與之。於是集奴為兵卒，假武弁，操船，冠服黃蓋，將往。稱是新都，都監此者，入謁諸豪長，諸豪長郊迎，金幣交饋，宴款周旋，設肆殿，四筵，驚動送舟，而諸豪長報謁，留款舟中，使人奉金，金鼓喧震，且宴且飲，若為玩月，沿流勸酬，極醉，度行既遠，罷酒出，示之曰：婢小奴，汪秀才且具奉大足，上可以屬我，我何敢搪突，故邀公至此，當煩對簿，耳。諸豪長大懼，求策於公公曰：今但飛騎歸，將婢至事，可立解，婢既至，公將其人，鬚笑曰：我即汪秀才，誰為都護，以愛婢故，為此伎倆，然得從公等，游宴，莫非夙緣，諸豪長亦皆大處，相交，解贈始去，報命司憲，司憲亦甚才也。

麗江土知府

麗江土知府水姓，其俗子稍長，即置酒請父，讓位，父為期，展轉大約五六年，三置酒，例不得過，父劇飲，服毒而死，子即襲位。

卷三

十四

吳節厚德

天順中，眉州吳節守岳州，有盜亡命，婦坐繫，當處節命於戶外，設葦箔，賊使婦視之，而婦竟以產死，復命殮殮之，後江中盜起，勢甚猖獗，詔命節討之，官兵頗銳，不意敗陷賊中，忽一人大呼曰：仁人，也不可辱，問之，乃產婦之夫也，親挽公登岸，得免，後官至御史大夫。

望溪首集卷三終

清 長洲石農稽人搜學稼纂輯

除夕元旦詞

乾淳歲時記載揚子齊除夕一枝春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鬧夜起千門蕭鼓流蘇帳
 煥翠飛騰香霽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
 他歲窮日暮從閑愁念減劉郎風度房蘇解了迤邐柳折梅梅宮壺未曉早驛馬舖
 軍盈路還入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入宋胡浩然除夕送入我門來詞云茶曼安扉
 靈龜掛戶神催到竹轟雷動念流光四序式週回須知今歲今宵盡似頻覺明年明
 月催向今夕是處迎春送臘羅綺待開今古偏同此夜賢愚共添一歲貴賤仍借
 五祝遊鈴山海固難推石室豪華錢鏗壽更潘岳儀容子建才仗東風齊着力一齊
 吹送入我門來七修類稿載沈明德除夕元旦蝶戀花二詞道盡中人以上之家
 風俗除夕云鑼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關門掛起新簾子炮仗滿街驚耗鬼松柴燒在
 高盆裏寫就神荼并鬱壘細馬送神多着同與航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
 喜元旦云接得靈神天未曉爆竹喧喧須要開門早新裱鐘馗先掛了太紅春帖銷
 全好爐燒蒼木香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燒得紙錢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醬油豆腐乾

醬油豆腐乾

順治初隣近有業屠者之女色黑而搗風韻動人以醬油豆腐乾目之與隣家
 一贅婿情好無間人又作黃鶯兒曰愛你素中珍紫雲容白玉身溫柔細膩端方正
 聲香可入聞味動心清谷美酒常相飲恨只恨相逢布袋包住了卿卿

點酥娘

蘇東坡謫黃州時王定國遷置嶺南後俱召還東坡掌翰院一日定國置酒與坡飲
 出龍人點酥娘侑尊點酥素善談笑捷應對坡曰嶺南風物可然不佳點酥曰此
 身安處是家鄉坡深歎其語為賦定風波一闕贈之曰堪羨人間琢玉郎故教天賦
 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逐雪飛交海起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笑中猶帶玉梅
 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身安處是家鄉點酥因此詞名噪京師

咏城

昔一女有詩才因覓見郡守守聞其名將城示之指城為題命作一詞佳則宥女
 賦黃鶯兒云城命木星臨案時問上下分松杉栽就為圓鏡文頭忘生畫眉不成賦

晴兒臉不見弓鞋影為多情風流入守持贈與佳人一作詞：大梅當即釋之

携妓謁僧

蘇東坡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詣大通禪師仲殊見之有温色坡乃作南柯
 子詞使妓歌曰師唱誰家曲宗門是阿誰僧人檀板與鉗推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給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懶勒下生蓮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師聞之踵韻和
 云解解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推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
 何知眼共眉蟠桃因甚結花邊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山谷見而賞之

東窗事犯

夷堅志載秦檜為詔逮岳武穆父子下棘寺獄遣不係高鐵鍊未服一日檜於東窗
 窗下畫以密謀檜妻王氏曰擒虎身放虎難武穆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棄市金人酌
 酒相賀曰莫子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忽得暴疾見一人瞋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
 我已訴於天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快快以死未幾子瑋亦亡方士伏
 章見瑋荷鐵枷因問太師何在瑋泣曰在鄴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不係高
 俱荷鐵枷囚鐵籠中備受諸苦檜方士曰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犯矣後有考官歸

自刑湖墓死旅舍復甦曰適有陰間斷秦檜事檜與高爭辯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

報矣但不戴押衙何立事江湖雜記載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託言
 識檜檜問其居止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該何正
 物色立至一官殿見僧坐法事立問侍者答曰地藏王決秦檜岳岳飛事須與數年
 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七修類稿又載元
 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杭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袁衣仙
 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大約與世所傳相似詩有引云秦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
 南第一茶樓輪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今歸告夫人東窗事犯矣復命後
 即書官學道現骨今蘇州五妙觀袁衣仙是也據此諸說則當時實有是事非止假
 說為武穆雪冤也

劉婆惜

名妓劉婆惜通文墨滑稽善舞時貴多重之時全善庵撥墨字于仁為贛州監郡公
 餘即與士夫酣飲賦詩帽上嘗喜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歸進謁全時有朋滿座頭
 戴青梅一枝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今生名樹之求未及對劉飲社進

曰。容妾措詞乎。全曰。可。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為你心酸。留意兒難棄捨。全大稱賞。納為側室。復與興。子仁北。劉克守婦道而終。

唐雲更寄在山秦尊師云。老鶴玄猿共採芝。有時長嘯獨遊移。翠蛾紅粉憐傾倒。殺盡世人人不知。

冠楊對 冠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眾未有對。會揚大年至。問之。應聲曰。眼中人是西前人。一座稱善。

王劉對 王荆公一日謂劉賁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賁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催妝詞 宋探花王昂榜下擇婿。婦家索催妝詞。昂作好事近云。喜氣滿門閨。尤動綺羅香。陌行到紫微花下。悟身非。凡容不須脂粉污。天與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

幸喜春色 揚州瓊花 天下止一本。士大夫愛畫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宗國。莫有絕句。而曰。名標無雙氣色雄。恐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找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卓犖翁詞 三山阜田子稼。舊賦詞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鑿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把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成。代豪傑多休。

五角六張 懶身子錄云。開元中。有人獻俳文。子明。其略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明皇也。五角六張。謂月之逢五日。遇角宿。逢六日。遇張宿。此二日。遇兩宿。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亦不過三四日耳。

大小孤山

送朝錄云。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瑤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蘭夫詩云。山稱孤獨字。廟瑤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當廳面試 宋馬光祖知京日。有士子。蘇人室女。事覺到官。光祖以踰牆樓處。子令賦詩。士人援筆曰。花柳平生儘風流。一段愁腸猶未休。處子有心樓謝砌。應憐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橋羞不負春樓約。安知淡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半生。花柳儂。好个樓郎室女。為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音賦。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樓人是馬公。即于公堂。合查撤黃堂。與從。送歸私室。

崔氏酒壚 五代時。有張逸人。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自足。駘者愈眾。

李翰批詔 李翰及弟子。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疑入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而去。留詩於榻曰。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整休首集。

續詩賜第 宋徽宗幸來夫人閣。偶灑翰於扇。曰。蓮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天恩稍倦。顧內侍曰。汝有能令之答。令續之。乃厲聲曰。大學某生。既宣入內侍。恭讀宸勅。生乞取旨。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於扇。生續曰。人間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未奏名。徑便造。處。賜以第焉。

沈詹事妾 宋沈詹事持。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賤。鈞州。沈方佳。一。妾。携以俱行。處。第。凡七年。既歸。呼其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以。比。張。忠。定。公。沈。會。稽。潘。方。仲。短。為。安。吉。尉。賦。詩。云。昔年單騎向鈞州。見得歌。根。其。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撻。道。士。猶。懷。度。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狀元詞誤 宜齋野乘。謂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豈無意義。疑是錯謬。當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換。義理方適合云。五百名中第一仙。等閒

褚記室戴顓似道當國。樞密又及翁有百字。今咏雪以譏之。云：沒已沒鼻。宴時開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井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吳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道是祥瑞。却是一作鴉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夜東風。三千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錢塘道。事謂陳賦一作。以譏似通詞名念奴嬌。

題馬嵬坡。皆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淚碧怨。令人傷感。雖調古詞。清無此意。鄭畋為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此真輔國之句。

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刺口過。見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竟舉子忙。唐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精點筆中黃。勾引蟬聲噪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御溝柳。宋吳宗咏御溝柳。今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恨投陽學舞人。和者甚眾。此詩為最。

周孔醒醉。後漢周澤為太常。好清修。一日卧病齋宮。妻問問所苦。澤以為千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頴明晚政事。判決無應。眾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宋洪邁常效程子山作酒樓。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大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罵孟詩。宋李太白觀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太伯家。雖亦一士。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云。元康捐指未可知。孟阿深信亦還疑。在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又云。河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難。當時尚。有周天子。何必紛紛說魏甄。太伯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孟。孟亦無

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送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談佛。大伯覽之。笑曰。公文米甚奇。但前次酒被公飲盡。後極索。莫。今次不敢相留。此酒當留以自遣也。聞者大笑。

三天。掃人再熱。已非美事。有嫁二夫。其夫復死。又再熱。士人以一絕嘲之。云。辭靈羹飯。焚金錢。笑出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三天門下會神仙。

判子詩

北京宣武門外歸義寺。士大夫送行之地。嘉靖中。刑部郎中蘇志真。饒客至寺。壁間有李鎮所畫判子圖。乃脫靴為盃。令一鬼執而斟之。一鬼於判後。竊飲。蘇戲題詩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裏就毒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郡城外更如何。時光祿少卿高東谷與蘇善。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為解之。高次日告於蘇。蘇告以歸義之故。相笑而去。夜復夢綠衣曰。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拉蘇至歸義。蘇復題云。蟠桃頻餉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事。日。如電照幽冥。是夕。高復夢綠衣來謝云。

此詩改紅白

有人召孔仙。請作梅花詩。仙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人云。安紅梅。仙又書云。着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又一人召此題。難冠花。孔即書云。難冠本是胭脂染。人曰。要白者。孔又書云。洗却胭脂似雪枝。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此仙題蕉

有人召仙。以芭蕉一葉置袖中。請仙賦之。仙即書云。袖裏深藏一葉蕉。如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瀟瀟一二聲。

元末僧詩

七修類書載元僧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潤。未必粘塵就此埋。又殘年節禮送紛。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階下雪。始終不見草鞋痕。

人影詩詞

明夏忠靖公原言有人影詩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

聖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願身須
要待時明。雖贈笑一時。然未免有粘皮帶骨之謂。詞學登踐。載揚推雲人影詞。尤佳
只道空花。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團畫黃金在
雞鳴。昭君。漢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真真難喚醒。三年抽繭。織得榴裙。甚非
個鏡。交翼。鸞天。一片飛花來去。并刀快剪。暗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手帶春醺

昔有人題驛亭詩云。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
間死不醒。

秋胡

魯人秋胡。娶妻羅氏。數五日而官於陳。三年而後歸。見路傍有女子採桑。少而美。秋
胡下車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吾有黃金百鎰。願期與子相將。婦拒
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婦出。即採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而死。宋錢員詩云。郎思紫
薄。妾冰清。郎有黃金妾不應。假使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

陳全詞

卷四

九

陳全避金陵術術。多所題咏。一日與妓何環仙飲。見雄雞交雌者。技請咏之。全云。汝
靈禽。非春獸。風流事。誰不有。只好背地偷情。那許當場弄醜。若是依律問罪。應該省
杖徒流。更加一等強。論殺來與我下酒。又題睡鞋云。新紅睡鞋三寸正。不着他偏乾
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薄。又見一妓浴罷單裙行走。全即咏
曰。溫泉起來忙。籠體帶濕裙。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俏東風。有心兒
輕揭起。自愁集作曹秀娥詞。○全嘗病瘧。惱恨不勝。乃製叨叨令。以自寫云。冷來時
冷的在冰凌上。卧。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生。疼時節疼得天靈破。顛時節顛得才關
控。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悶殺人。也麼哥。真的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魏野

宋處士魏野。隱居不仕。嘗自詠云。有名聞富貴。無事敬神仙。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
烟。真宗屢詔不起。謂使者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上
嘉其高。遂不復召。

楊璞
宋真宗末。封待隱者楊璞。因問脚臨。任有人贈詩否。對曰。有。臣妻一絕云。更休落

晚耽美酒。莫遣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為之大笑。

黃鸞

廣陵枝黃鸞。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士子托宿。營以其極穠。拒之士乃題二絕於
屏而去。樓榭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難皮媿。今日紅顏花貌人。又
花開花落兩相觀。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倩誰看。鶯。懶悟即
日東髮為道士。

生公

梁異僧生於虎丘。說法聚石為徒。天花亂落。扣雨。頑石俱為點頭。一夜聞鬼嘯不
絕。生公云。爾何不為人。去長嘯何為。明晨見石上大書一絕云。做鬼今經五百秋。也
無歡樂也無愁。生公教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

張太子

浮梁有昭烈廟。祀唐張巡。傍設像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山東王斌為浮梁令。子英卜
秋試神降。此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雖失佳人無一全。欲斷金釵又不就。貴人頭上請
君看。蓋寓王英高中四字也。捷後方悟。又士人得異羊。來問其各神作詩曰。蘇武當
年膽氣雄。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雁來紅云。

題詩紙薦

宋齊丘無子。晚年得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優人李家明言能止之。
乃作紙薦題詩曰。欲與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
復何辜。以尹廷範之族吳氏。齊丘為謀也。東風殺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乃
止。

蜀僧漁翁詩

草木子載。實似道當國時。一日游湖上。有蜀僧徘徊其側。賣問汝何。對曰。詩僧實
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賞。以天子為韻。僧應聲曰。籃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
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富。又恐明朝是雨天。實大器之。

保做塔

湧幢小品云。杭州有保做塔。因錢忠懿王做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春尊
天子也。後誤為保叔。至有保叔緣何不保夫。叔情何厚。丈夫乘縱。饒一派西湖水。難
洗今朝塔塔污之詩。今古流傳。誰為抗之婦人。酒此奇冤也。即仁賢云。咸平中。僧永

係化緣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虛雲錄以為係所塔不知何據

詞証歐陽文忠

王經默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為此降官而錢世昭私誌又述公自作之詞云
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驚梅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開抱
琵琶尋堂上蘇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考甥女依公時方七歲公
豈便有此心且詞前一玩乃與僧咏柳舍春回偶相似郎仁寶亦云此詞後一拍
全似他人咏公者決非公所作或錢世昭因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詆之如落第士
子作醉蓬萊以嘲公也

詩証范文正

西溪叢語載范文正公守鄱陽喜樂籍一幼穉未幾召還作詩寄復政云慶朔室前
花自裁為彩宮去未嘗開年憶着成離恨只托東風管領來後以胭脂寄之題詩
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贈汝好顏色文子排元發云文正決無此
事且詩亦鄙俚當時妬媚者為之西溪不察而遂筆之也蓋小人之謗君子必汚以
財利淫色如李贊皇門徒之傾牛奇章至代為周奉行納何況詩詞哉

鵝樓

元張司合忘其名富而好禮氣揚鐵崖往迎之鐵崖以其不知書弗應張乃延鮑尚
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以枝芙蓉奉酒酒名金盤露鐵崖題句云芙蓉掌上金
盤露枝應聲曰楊柳樓頭鐵崖蓋鐵崖入號鐵崖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伎能
文其主可知矣相得甚歡後鐵崖辭去張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鵝樓鐵崖素愛鵝不
能却隨訪顧河瑛召阿瑛之鄰人貧乏者分給之

紫知一

紫知一蜀之巫山人贈白樂天詩云忠州刺史公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為報
高唐神女道連排雲雨候清解樂天見之邀紫生同舟且曰巫山有王無競沈佺期
皇甫冉李端四詩竟不肯作樂天之服善無我如此

金將平南詞

齊東野語載金將紀石烈子仁破宋劉之昂上平南詞云雲錦搖燈臂振舊盟乘時
洞庭彭越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浪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 舜山川
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先五州扶氣關山已平金馬風行何用一沈沈有人傳喜日

邊都護先逸揚升卷作元將似誤

四兩

宋陳善與林邦翰論詩及四兩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
不如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陳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
桃花亂落如紅雨似簾葡萄王荆公以為總不如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蘭提花那
翰撫掌曰吾于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四雪

即仁寶謂李太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洗蒼苔蘇東坡之海棠泥污
胭脂雪楊廷秀之雪花四出剪綉霓是皆以花為雪而雪且四色予草堂庭中植此
數花故以四雪取名後見獨孤及之渭城桃李千樹雪覆龜家之若得千株便雪宮
是花雪又未可以四為限也

巖樓草堂

有客過陳眉公巖樓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樓遊眉公拈古句答曰得聞多事外知
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雲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害曰硯田無惡歲酒
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有客來相訪適名是伏羲○有客問眉公山中何景最奇
眉公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鶴守菜遠猿收

書規

聖教集成呈教諸君子願筆推見之曰好事還多事索取應填門余曰古人有云只
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况大不盈掌難以覆碗安用此巾箱中物為也己果索者日
至索頭告罷戲括壁曰每集三千錢紙張刷印錢諸公欲觀者請解杖頭錢此語稍
闕於人尚有未諒者為人搜取向我求償迫促甚於適負何所取辦以供人之娛玩
復口占以告曰堅執雖小集難難刷印竟送詞誠費力採藻亦索思持物當相贈
或書或畫或中看空言或見解從君笑語吞老拙已安之肯袁石公有屬疏王疏庵
有英律余即以此為書規敢告同人柳破墜囊用資笑柄度彼此各發歡喜心不致
我攢眉而已亦缺望也

裴晉公贈馬

全唐詩話白樂天求馬於裴晉公裴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心求逸足吾還留意
在名姝引妾換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亦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

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弓手兒

汪聖錫應本玉山縣方手兒喻子材將為尉管授諸子樂有兵言汪兵子可學喻呼視之狀貌奇偉出對試之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汪應聲曰龍爪擊開白白雲喻大驚異曰他日必為偉器遂留授之學且以女字之紹興五年年十八魁天下後為吏部尚書口為御書監時食罷會茶一同舍就枕不起或戲曰宰予晝寢於子與何殊聖錫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合坐稱善。

鄭憲題詩

明長樂鄭憲未第時館於大姓家東家之親以作官自京還主召飲鄭與馬定位首官鄭次之將登席官虛讓鄭鄭毅然就之官頗愠酒數巡官指壁間畫曰先生高不請各賦一絕鄭即題揚太真圖曰龍顏回首顧紅顏醉臥東風上馬難不是侍兒扶不起只因恩愛重如山圖乃太真醉臥於地二宦扶之不勝明皇顧笑之狀故詩云然汝題朱買臣採樵讀書詩曰一担荆薪一束書且行且讀樂何如担頭自有經綸策堪笑糟糠妾婦思又題韓淮陰乞食漂母詩曰乞丐當時事本虛英雄未遇古誰

聖教首集

卷四

十三

無臨題恨般丹青手不畫登壇拜將圖一座稱善官乃愧服。

嘲娶重婚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口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云掛起招牌一聲唱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豪門買款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當差。

舜禹詩

元祐中大官有始於中未老已涉漆浦之嫌及夜深女家索催教詩備者張仲青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笑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酒旗

韓非子云家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唐約謂之帘或謂之望子水許傳有無三不過望語宋寶華酒譜有帘賦誓白云無小無大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詩法夏劉周

宋淮南閻師夏貴年七十九降於元而家僅洪福時知鎮巢悉力捍禦費引元兵至

城下好語誘福伏兵執之福請南向死以明不肯國後四年貴卒有人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弟墓者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貴不特偷生且負慚於福矣堯山堂載劉三吾賜自盡後高皇帝取三吾畫像題其上曰此老已八十何不七十九白骨埋青山千古名不朽又載周伯琦見高皇帝問年若干對曰七十五矣因贈詩云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葬青山萬古名不朽三詩不應相同至此。

聖教首集

卷四

十四

聖教首集卷四終

堅瓠二集序

堅瓠集二刻告成以示秤翁秤翁雖曰此非稼軒意也稼軒為學士也推書為卷自擬南面百城鉢心史乘購求如不及博聞醜記不啻溫公之每事必誥出處子雲之潘淵皆看筆札同輩咸畏之余家貧不能得書性懶又弗耐抄錄記誦一二輒便遺忘忽忽有所憶口不得道以質稼軒嘖成誦不來隻字洵可繼行秘書矣而古今人事是非得失歷歷在臆聞幽微皆人所未發又所稱皮裏陽秋也平日所纂輯每百頁為一編字必端楷卷帙且數十皆有闕正學足以羽翼名教秘未弄梓稼軒意若有待焉者堅瓠所載不過閒情刺觀或前披危辭或近標別韻目存神賞聊付管城後先所得何止八卷因狗雞林之請不惜好事之目以是知非稼軒意也然幽人遊子於月戶芸窗車聲帆影間袖出一編用資談柄不誠下酒物哉宜乎洛陽為之紙貴不脛而走天下也細微必錄感觸最真談笑之間大道斯寓是編也詩世醒世之用半焉夫子言之矣吾豈飽瓜也哉為能擊而不食稼軒其深自信也夫康熙辛未清和朔秤翁彭榕序

堅瓠二集

序

堅瓠二集卷之一目錄

寒拾問答	楚中二督學	咏洩氣	詩嘲廣文	俗語歌後	買鹽吃醋	玉堂爭鬧	抱佛脚	嘲方于魯	歐公詩戲	吏對	燕熟顏回	黃曆給事	訓別字	祝石林	同東集	詩規性急	懼內有理	歐陽酒令	三天事	破瓜無元	楊南茶浴	諸理齋詩	觀卦	論卦	蟹卦	圖膏火蟹
各省地諺	陳全滑稽	費州	耳聾詩	清客門對	對句	嘲醫	用舊句	舊律易字	唐解元詩	火迫節侯	印章	東坡慕樂天	文笑	俗識	劣詩	題鳩鵲圖	解大紳	麻胡	歇後詩	張趙兩相	王婆醋林	盤門詩伯	吝卦	壽卦	內黃侯	蟹詩

堅瓠二集

卷一目錄

芙蓉詞

賦詩得釋

華清宮詩

詩家喻愁

詩咏溺婦

朱文公詞

水上打一棒

落霞

角枝垂螺

石獨山單

題松

堅瓠二集

卷一目錄

二

堅瓠二集卷之二目錄

初日詩

婦城

牽牛織女

鵲橋仙詞

石尤風

鼓轉六更

水底月詩

馮當世詩

韓魏公

求閒

偷閒

蜂丈人

翠几木片

王吉婦

文若詩

異僧

驛童對

弔張士誠詩

雪詞

彭友信

大明一統

劉誠意題著

安亭萬二

僧讓牧

象簡龍衣

中秋不見月

飲子

賦新月

結璘

織女祠

孟婆

夜半鐘

王探花判

陸放翁詞

呂文穆

張元

處州散

歐陽伯樂

此翁又出

擊門鐘

布袋和尚

童謠

般若菴僧

黃蔡葉

老頭兒

滿江紅

大明皇帝

兄弟應兆

倒騎驢

峴山徐九

趙雙硯

鐵尚書女

完顏亮詞

銀豆謠

堅瓠二集

卷二目錄

一

九仙夢對
徐白雲
老僧干謁
史彌遠詞
程鄭二生

陽論
名帖字大
十里荷花
小僧詩胆

聖朝二集

卷二目錄

二

聖朝二集卷之三目錄

李空同對	張真德對
靖節克夫	蘇東坡判
岳武穆詞	瓊囊書詞
趕蝶	獨韻詞
八音詩	三黜詩詞
九九誇語	字弄
韓朝集	草堂蛛網
題鶉鴒	題詩勸酒
學更試詩	曹操疑塚
折剽寇子	拋碎黃鶴樓
昔昔盃	逸詩詞
題牧牛圖詩	不禮故人
高季迪題詩	鮑雪
岳武穆遺詩	瓜田李下
覆水不收	蒙汗藥
苜蓿烽	學生啟
平泉庄	白髮紅顏
墓詩	池底鋪錦
山歌	風雨向三娘
信天翁	無定河
改名	陳眉公詞
行香子	錢塘懷古
詩示闡津	曲子相公
辛幼安詞	勸世歌
詩贈盜	駕虎傷人
頭腦酒	捉逐賊
即當曲	尼悟道

聖朝二集

卷三目錄

一

雙峰長成三言第 七十三

500

題詩傳波

岳家泉詩

秤翁戲具詩

和咏戲具

畫馬食禾

鏤臂

咏戲具

堅林二集

卷三目錄

二

堅林二集卷之四目錄

箕仙詩句

梅杖

楊妃菊

吳門上元

地仙丹

櫻桃一實

鄧文龍

歌詞侑酒

刺夏貴

嘲翟姓

喫死飯

版腸

猪無糟

嘲近視

皇甫氏

題驛丞像

嘲禿指

偷狗賦

鋸匠詩

採蟾酥

商文毅對

智公得路

張江陵對句

僧杖相識

丘文莊對句

詩規鐵崖

一錢覓酒

蕭杖

羊羹

繡養娘

聶碧窗

梅開一花

童子能詩

代松

鬼門關

杜氏婦

杜善甫

武廟微行

淡酒

趙胡蘆

王少卿

婢僕詩

四十翁

京雜語

打秋堂

龍宮海藏

金陵十六樓

阿丑

譚張江陵

譚教授

以姓為聯

龍聽以角

巾詩

裁縫冠帶

堅林二集

卷四目錄

一

錯彌遠

韓侂胄

頭場題

鼻頭

五大夫

齊已詩

鏡殿

虎歌

庶吉士

五經題

善天文

僧臘

吳祀范蠡不當

洞庭漁人

題詩僧巷

劉菊莊

堅瓠二集卷之一

寒拾問答

清 長州石農諸人復學稼齋輯

寒山問曰。有人打我罵我辱我欺我嚇我凌虐我。以極不堪待我。如何處他。拾得答曰。只是避他。耐他。忍他。敬他。畏他。讓他一味。由他。不要理他。你且看他。味拾得數語。非特唾面自乾。直與山鬼之伎。倘有隙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同意。至末後你且看他一語。不止牢騷憤激。而天道好還之意。默寓其中。可不戒哉。

各省地諺

各省皆有地諺。莫知所始。如魯輔曰。響馬。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勝。河南曰。驢。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欬。江西曰。臘雞。元時江南亦號臘雞。福建曰。癩。四川曰。龍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務。各以諺相嘲。成化中。司馬陝西楊鼎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瘦豹。以楊多贅。而年少。楊即曰。癩子三年不似人。又河南焦芳過李西涯邸。見屠臘乾魚戲曰。曠日斜穿學士頭。西涯曰。秋風正灌先生耳。以諺有秋風灌驢耳句也。廖鳴吾道南戲倫白山曰。人心不足蛇吞象。倫曰。天理難忘。獺吞魚。又蜀舉子張士儼與廣士某善。每見輒曰。妾蛇。妾蛇。某應聲曰。碩鼠碩鼠。又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答以響馬。能空冀北。登又嚴萬生日。江西士紳致賀。萬長身聳立。諸紳俯身趨謁。高中玄旁脫而笑。高問故。中玄曰。偶思韓昌黎詩。大難昂然來。小難踈而待。是以失笑耳。眾亦闐堂大笑。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其中為垂髻。應試吳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曰。昔日我冠已。儼然今朝小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一作省吾代之。所援亦多弱冠。桃源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髮。入試。考居四等。及登卷。省吾以四等人。多不欲盡加朴責。如其蓋長者而責少者。此生以無鬚被責。人嘲之曰。昨日割鬚為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儒巾紗帽不相宜。有鬚無鬚皆不好。

陳全滑稽

明金陵陳全。負俊才。性好烟槍。持數千金遊燕。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為中貴所執。將昇巡城。全曰。小人是陳全。祈公見鏡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陳全。

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

咏洩氣

三山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驚詩自命。或戲吟咏洩氣詩。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

賣閒

承天寺僧曰岫閒。刻賣閒詩。素和憲副李如穀。先生以詩誦之曰。老禿何人敢說閒。八句行脚古來傳。磨礪碓米僧家事。施烏漆香度日緣。閒自己偷誰敢賣。賣于天。隨定追還。痴呆可賣閒。難寬免。令神鎗不汝憐。

詩嘲廣文

萬歷中。王廣文號竹月。年過鬚鬢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詩嘲之曰。竹月號三無。無恥。無益。無恥。無然而無有。無耳。則亦無有乎。翁偶御史蒞府。各縣屬候見於官署中。談及斯詩。以為笑話。及入謁。一令忽視竹月於班行中。不覺失笑。御史疑令慢。已詰之。令因以實對。并舉前詩。御史亦大笑。

耳聾詩

弘治初。抗庠沈明德。嗜酒能文。工於書畫。董事吳原明。因沈納卷取閱之。與之語。且重聽命賦耳聾詩。限談字。因草書耳聾二字於牌。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為打字。亟奔去。更喻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聾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蟬一任鳴方歇。六蟻從教鬧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手倦清談。後以首授安慶訓導。嘗濟諧史。一人以易語賦耳聾。云飛在天。見在田。兀有悔確早。

俗語歇後

吳中黃生相揪唇。人呼為小黃。氣喘讀書某寺中。一日寺僧進麵。因熱傷手。忒地黃作歇後語。詰之曰。光頭滑。光頭滾。光頭練。光頭勒。謂麵蓋換忒也。僧亦應聲戲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破八。蓋隱小黃氣喘四字。黃亦絕倒。

清客門對

一清客書門對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有人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禮。眼前有十二孫。六箇未經出痘。見者絕倒。

買鹽吃醋

萬歷中。湖廣張孝廉某。好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歸。鎖閉其門。用杖擊孝廉。腰哀求得脫。告屠兒於官。稱往某家買鹽。被毆。縣令已悉前情。乃置一器於狀尾云。張孝廉買鹽。自備執其手。李屠兒吃醋。以杖叩其脛。

對句

真南趙某。仕楚中為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役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糊燈。龍火星照命思之未得。至歲暮見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拍案大呼。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大氣當踰老人認其怒己。叩首乞哀。守語其故厚賞而止。

玉堂爭鬧

景泰間。修續通鑑綱目。督促翰苑各舉所知。於是丁參議。程等皆被召。最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私寓。經宿物故。章主事。諷病。劉治中。實老。劉宣化。議之曰。昔人云。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時丁程與宋尚寶。憤尚氣。失色。忿言。館中陳緝熙。雜作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解散。外郎無禮更停揚。不知班馬韓蘇輩。曾為修書鬧幾場。

嘲醫

世譏庸醫者甚多。近見諧史一條云。一醫治一肥漢而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為我撞極至墓所。醫人率妻子共撞。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為事累連妻。長子云。可奈尸肥撞不動。次子云。如今只揀瘦人醫。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謂之抱佛脚。不解其故。後見中山詩話。王荆公嗜諧。詰一日論沙門。遂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語。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王大笑。則抱佛脚之說相傳已久。而未知所本。及見宋張子正。世南宦游紀聞云。雲南之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髮為僧。以贖前罪。即謂之諺云。開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用舊句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族人訟於官。浼金編修。為解釋。臨審時。金以他事見令。伴問此婦何事。今日。丈夫身死未終七。嫁與對門王貴。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干。春色惱人眠不得。含笑而從末減。

嘲方千魯

藏人方于魯以造墨起家多應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於左時已四月矣方急為製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江南以作詩嘲之曰愛故蘭州靴鞋裁寄來春後趨裁縫寒回死等桃花雪熱透生憎柳絮風忽地出神尋細脚有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變着紙衣便不同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讎友人用舊律為字請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願春來爭榜各紛然網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日落主重眼閉一夜歸朋友吳燈前人生有打頭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歐公詩戲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劉郎原父得詩不悅一日歐公與王拱辰同在會門原父戲曰有一學究訓徒徒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徒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汝當讀作媿毋得再誤明日從觀之兒弄此飯後方來先生怒其來遲欲責徒曰還并媿者從眾

唐解元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不遂譴僧令答僧三十復加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偶過其所戲題其上曰官差皂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肯賒銀更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見而詢之知為唐解元笑而釋之○又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兒隸家以紙筆求書伯虎遂畫海嶼數十題其上云海物何曾數著吾也隨盤盤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直待時時敲空響飛卷漫筆作雙鶴鳴作

史對

秦與今胡瑛離一門下坐堂時見一吏挑之與偶語令怒欲治之吏云某是小人秦弟叔家嘗耳今送對曰表弟非表兄長二汝能對免責吏曰入人是丈母文天今嘉其善對天而釋之

史迎鄒侯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目之曰火迫鄒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咏三顧頻頻兩朝開濟之句屏風便面一書此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盡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堪作對

燕熟顏回

代醉編宋陳輝好為敦朴之狀時謂燕熟顏回燕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言事有痛哭太息語執政惡而斥之輝時翰林學士曰文仲狂蹤真杜園賈誼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燕熟顏回

印章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上寵有桂廷珪者為達門客乃私鑄印章曰錦衣西席後有甘霖為洗馬江朝宗塔棠亦有翰苑東林印章一時傳賞可為的對

黃應給事

林居漫錄王丞初入諫垣例當建白乃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黃應每圖止給里長一本而圖民徒觀焉以省國用同時某御史倣其意請少印青由每圖止給里長一張而圖民併列焉以節冗費都人為之語曰黃應給事青由御史宋紹興趙需名驚鴨諫議見昨非春日暴成化中胡汝寧號蝦蟇給事烏臺青銅何代無駭

東坡慕樂天

洪谷齋隨筆東坡慕樂天因為號按南賓志東坡西城皆白文公故跡樂漢柄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漂不磨人得於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為才多可證

訓別字

春日與友踏青郊外聞一茶師訓播義武註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持誤訓特友急叩館門連呼先生蒙師驚問故友曰鼓子搖鼓柄好搖蒙師大慚相與一笑而別標記有一師姓潘訓只今惟有鷓鴣飛鷓鴣誤訓作庶人謂之潘庶歸以其兄號庶原也

父笑

一童戲誦滿堂也應中云此一滿堂也俄而拱把俄而合抱俄而參天蓋狀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滿堂滿天地間矣又先生訓初學以記誦借用之法其徒記書術之政兄弟也文謂魯之政即魯之政可也謂術之政即魯之政可也後作獨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借用此調見者噴飯曾見一士作莫我知也夫為

三疊法云我非鳳也。人以我為德來之鳳。莫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為喪家之狗。莫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為貌似之虎。莫虎知也。夫嗟乎。好奇而不顧其安。若此。諱載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嫌其欠簡健。他日作魯人獵較。二句破云。魯俗。顧聖人雷。又嫌其曠且晦。須不長不短。點切題。面字。眼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一士作二女。果題中二股。立柱云。竟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魯人也。又聞今交九尺二句破云。約莫一文長。只好死吃飯。聞者絕倒。

祝石林

給事祝石林。曾為黃陂博士。入郡。遇黃岡令劉星。同心易之。而噴其扼。直曰。吾鄉士人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題破云。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為祝曰。吾鄉亦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處無可奈何之地。遇絕不相干之人。同官。絕倒。明年祝登第。劉以考察去位。

俗識

譚概。宋太學。各齋除夕。設祭品。用棗子。荔枝。棗花。取早離了之識。南都鄉試前一日。居亭主人必煮蹄為餉。取熟題之意。又無錫呼中。字如釋音。凡大試。親友則贈筆。及定勝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筆定糕粽。又宗師歲考前一日。禱於關聖者。必置筆與錠。等子於神前。取必定一等之意。其祝文云。伏願睡睡。瞻高。犯規矩。而不捉糊塗。學道。凡文章。而亂圍。更為可笑。○吾蘇近有一笑話。因尼文章。附錄之。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一令。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湖。變子。魚。淋。嘴。每助。賣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沈萬三。打殺子。人。我要。詐。斷。渠。卷。渠。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低。試。官。射。瞎。子。瞎。眼。睛。拿。我。這。樣。尼。文。章。團。滿。子。考。第。一。名。一。時。傳。以。為。笑。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吳信法海。好作惡詩。萃成戲劇。從事為序。云。師。難。習。西。方。之。教。願。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聲。音。唐。小。杜。既。為。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劣詩

東谷贊言。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東。酣。訪。隣。曲。隱。為。見。庭。中。月。色。如。畫。梅。花。或。聞。乃。朗。吟。宋。人。詩。曰。窗。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恐其作詩。唐突梅花也。狂生怒其嘲已。肆詬而去。明日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為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發在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詩規性急

駒陰元記。定海太守。沃洋性。編急。官路。解合者。王襄敏。勉為詩規之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行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自辱。僕洗眼看。洋終不能用。晚年家居。猶許奏大臣。過失。坐成。榆林。後有遺。

題鳩鵲圖

雪濤語。楚中一顯者。常苦。鳩。不。睡。聞。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來。謁。值。其。內。閉。顯者。欲。借。端。亂。其。聽。指。所。懸。鳩。鵲。圖。請。詞。客。賦。之。客。因。題。曰。鳩。一。聲。分。鶴。一。聲。鳩。呼。風。兩。鶴。呼。晴。若。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相。與。大。笑。內。聞。之。亦。解。

懼內有理

或論三綱之義。夫為妻綱。五行之道。陽伸陰詘。則夫宜無有畏於妻者。祝程美曰。太平廣記。王經。天門子云。凡男命皆起於寅。寅純木之精也。女命皆起於申。申純金之精也。未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女道主水。木有不畏水者也。况陽能發育主生。陰能收斂主殺。未有不樂生而畏死者也。此懼內之理。鮮有知者。

解大紳

解縉嘗從永樂遊。內施上登橋。問縉當作何語。對曰。此謂一步高一。步及下橋。又問之。對曰。此謂後邊又高。似前邊上大。悅。一日上謂縉曰。卿知宮中夜來有喜事。可作一詩。縉乃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龍。上。是。女。兒。縉。即。曰。化。作。婦。娥。下。九。重。上。又。曰。已。死。矣。應。曰。料。是。世。間。留。不。住。上。笑。曰。已。投。之。水。矣。應。曰。翻。身。跳。入。水。晶。宮。上。本。欲。詭。言。以。困。之。既。得。詩。深。歎。其。敏。

歐陽酒令

歐陽公席間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商人。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已上罪亦做了。○七修類書。郎仁寶與羣士會飲。行令。以犯盜事為對。一曰。發塚可。

于周急莫惜其貨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于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各其財。不吝其身。于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吝。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雖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于酒食。弗克克。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或于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于酒食。誠大誤也。雖弗克。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內。吝于教子。弗叶。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內。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終无所成也。

論卦

元扶風馬文璧。見人多華而不實。因作論卦曰。論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于正言。論或庶幾也。終凶。論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論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論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論。又誰咎也。九二。象曰。九二之吉。以新眾聽也。六三。來其論。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論。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誦。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帝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徵。不差也。終歲帝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林誦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林誦眾怒。殺之何過也。論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

壽卦

桃燈集。異嘉靖間。維揚富室。下菊亭隱。而壽者也。其祝辭。連極布壁。周卜村撰壽卦。以壽之卦曰。壽元亨。元永貞。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壽頤動以豫靜。而有恆。故壽。壽元亨。天下通也。元永貞。無咎。信相承也。君子吉。慶元窮也。小人否。不克終也。天地壽。故四時行而萬物亨。聖人壽。則王道成而天下平。壽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引年。壽。君子以積躬累仁。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初。一。壽于躬。酒食貞吉。无咎。元。象曰。酒食无譽。樂以正也。次。二。壽于室。小有慶。其樂行。行吉。悔亡。象曰。其樂行。行。室家慶也。次。三。壽于庭。以其玄。吉。朋至斯乎。小人勿用。象曰。玄。交以德也。小人勿用。其儀。次。四。壽于宗。不于其門。于其野。有攸往。无不利。象曰。于野之壽。道大光也。利有攸往。民所宗也。次。五。壽于王國。錫汝保極。受茲介福。八荒攸同。元吉。象曰。壽于王國。

以尊同也。錫汝保極。乃化中也。介福元吉。其寵隆也。次。上壽。奕世无疆。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奕世无疆。何永壽也。吉无不利。自天佑之也。

蟹卦

予性嗜蟹。擬卦蟹。以補傳。蟹蟹譜之遺。因作蟹卦曰。蟹亨。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蟹解也。順以克剛。而柔故解也。利涉大川。終无尤也。至于八月有凶。其道窮也。象曰。蟹澤上于地。君子以飲食宴樂。初。六。用馮。需于沙。出自穴。盈缶。象曰。需于沙。宜乎地也。盈缶。乃大得也。九。二。蟹用牡。大壯。朋至斯乎。一。獲為笑。勿恤。永吉。象曰。朋至斯乎。道大光也。六。三。外剛內柔。包荒。不遐遺。刺之。无咎。象曰。刺之。无咎。應乎天也。九。四。備物致用。君子有蟹。不迷之吝。三。人來。食之。終吉。象曰。君子有蟹。志善也。食之。終吉。不素飽也。六。五。月幾望。利西南。不利東北。象曰。幾望。有接。乘天時也。不利東北。察地脉也。上。六。觀我朵頤。齊咨涕洟。君子吉。小人否。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君子吉。尚賓也。小人否。尚口乃窮也。

內黃侯

內黃侯。蟹也。詩人王履。戴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蟹實內黃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踟躕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清。其。錄。蟹曰。合。黃。侯。

圓膏尖釜

山家清供。蟹生于江者黃而腹生于湖者紺而馨。生于溪者蒼而清。又曰。圓。臍。膏。六。臍。蟹。秋。風。高。圓。者。最。請。舉。手。不。必。刀。羹。以。高。尤。可。餐。因。舉。山。谷。詩。曰。一。腹。金。相。玉。質。兩。整。明。月。秋。江。所。謂。詩。中。之。蟹。也。

蟹詩

墨莊漫錄。兜陵士人常景。為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異。秋老難逃一背紅。蓋。朱。鮪。父子。惜其全詩不載。又有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之。句。

芙蓉詞

宋高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善。薩。蟹。蘇。隄。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鮑。妝。三。露。吐。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官。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誤。為。高。季。迪。詞。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前。道。後。鏡。芳。雁。來。時。節。寒。沁。羅。裳。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菱。實。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莫。苑。池。荒。奈。月。朦。朧。人。香。杏。水。茫。茫。論。其。優。劣。後。來。居。上。

水上打一棒

七修類纂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點民兵有生員之亦在點中生員住於府公不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猶言無用也府公聞而不察疑其言語與同詢之生員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賦詩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運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翠岸鸞鷺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釣守大宵遂除其役

賦詩得釋

弘治間餘杭貢士符樸未第時舟行過上豪之灘亂其髮被留問為秀亦請作詩樸口占云儂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鄉來撐船稚子難無識總是豪濼忒佔勝笑而釋之又汝水有放生池官禁採捕有士子垂釣於中為選者所獲送之有司詢知士人試以詩釣者口占曰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攜蓑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不是漁人下釣時禮而釋之

落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文因學記聞以為本庚

卷一

十二

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語丹鉛錄又引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與春雲等潤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鎖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蒼勃語本此何啻青出于藍雲霞說代醉編皆以落霞為飛蟻野鴨也鴨欲食飛蛾而相逐故曰齊飛若雲霞又何云飛即仁實以飛蛾為候前解可矣其云落霞乃鳥也曾於內臣處見之形如蒼差大過體雜羽飛則文采可觀未知孰是

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精練奇麗進出李義山杜牧之上而散見於唐音及品藻漁隱叢書長安古志各載其一楊升庵備錄於丹鉛錄中門橫金鎖闌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淺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一銀河漾漾月輝輝樓殿星邊織女橫玉斗雲天如水滿空霜露不曾飛二障掩金雞舊榻橫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三草遞回燈絕鳴鑿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角枝垂螺

丹鉛錄張子野詞垂螺更額走上紅欄初遊拍委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

名月白風清長倚碧茵裏又紅窗碧玉新名舊猶館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垂螺雙螺蓋當時角枝未破瓜時額飾

詩家喻愁

詩人有以山水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湏洞不可擬趙嘏云夕陽樓上重臺未抵春愁一倍多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淡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候蓋以三者比愁之多尤為新奇與中有比意味更甚

石獨山單

八關志莆田鳳凰山有廣化寺宋翁點讀書寺中夜醉擊鐘一人出呵之點亦轉詰其人應曰能屬對吾語汝乃云折破磊文三石獨點曰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頷之曰正郎言訖不見後點官至正郎石獨山單皆關中化名也

詩咏溺婦

東谷贅言松溪戴璠督學南畿偶憐舟楫之盤門見少艾溺死水濱命縣官掩之命諸生賦挽詩蔡佃方的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烟綠暗香魂香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大稱賞對教官惜之曰此生詩有音響而無氣骨吾恐及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何果死

卷一

十三

題松

東谷贅言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伐之處士研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履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誤他雲外鶴歸來縣尹讀詩悵然遂止其伐

朱文公詞

滿江紅詞狀樓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鐘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願傳為朱文公作翁詩舉以問公曰乃一僧作僧亦號晦庵云文公有水調歌頭當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嘯千古恨難收何似鴟鴞子散髮弄扁舟鴟鴞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

魚鉤春盡五湖烟浪秋天一夜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堅瓠二集卷之二

清 長洲石農諸人復學稼齋輯

初日詩

宋藝祖微時見客咏初日詩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刺刺出光刺刺未出光刺刺出光刺刺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羣星與殘月蓋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已兆於詩後國史潤色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雲曉到天心萬國明使覺卑弱

賦新月

后山詩話宋盧多遜當直藝祖命賦新月限用些子兒詩曰太液池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錦繡萬花谷載後二句云誰家鏡匣參差蓋露出榜邊些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直亦賦新月限敲精交韻詩曰紫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鏡初磨出玉匣參差蓋不交似做多遜之意不知二詩皆祖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禹偁詩桐江詩話作曹希範作七修類稿郎仁寶與王義中玩新月語及二詩義中賦一詩曰風外空傳杵聲雲邊微見桂枝梢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清新俊逸不減前詩

嫦娥

吹劍錄月與日並明人所故事詞人以嫦娥之說吟咏極其衰頹至云一二初三四娥眉天上彎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按嫦娥奔月事見歸藏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許慎注曰嫦娥拜妻也避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然嫦娥之說不經學齋佔傳謂即常儀占月之誤周官註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鳳洲詩云不信瑤孤推九日却留明月隱嫦娥足破其說然昔有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宮向其說亦非始於鳳洲矣

結璘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上吾道鬱儀結璘善相保註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據此則奔月者不止一嫦娥矣是月為通逃數也袁郊詩云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姁又月中有仙人宋無忌研月柱者為吳剛或為吳質又登真隱訣曰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為最結璘奔月文為次蓋鬱儀者羲和也結璘者嫦娥也據此則結璘乃嫦娥別名也

牽牛織女

堅瓠二集 卷一 十四

堅瓠二集卷一終

述異記天河之東有美女。天帝女孫也。織杼勞役。織成雲霧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帝憐之。嫁與河西牽牛。自後竟廢。織杼勞歸。河東使一年一度與牽牛相會。淮南子曰。烏鵲填橋而渡。織女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渡河之說。非世俗之見也。○荆楚歲時記。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破驅在營。室又云。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說其聲為黃姑。古樂府。東飛百勞。西飛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黃姑織女星。相去不盈尺。劉琰詩。百勞東飛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李後主又誤以黃姑為織女。有迨迨牽牛星。否在河之陽。紫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句按史記。牽牛為犕。其北河鼓。代醉編。謂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非牽牛七夕良會。使河鼓冒此虛名。能無遺憾。

織女祠

中兵紀聞。崑山縣東地名黃姑。傳牽牛織女降此地。織女以金匱劃河水。水湧溢。牽牛不得渡。因名為百沸河。鄉人立祠祀之。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夫多避地東岡。范生題詩祠壁曰。商庭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獨存織女焉。

卷二

二

鵲橋仙詞

齊東野語。宋慶之寓永嘉。時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善五言。每以八蒸為詠。一士致仙扣試。事忽亂動。大書文章。伯隆慶之怪焉。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即以八蒸為韻。忽連此大書。鵲橋仙一闋云。寶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鳴吧尤雲。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綵幔。月明銀蟾。馥郁香噴金鸞。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綵滄海。東載此詞。為宋徽宗附札。作。未知孰是。

孟婆

古稱風神為孟婆。將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忌禁他孟婆。合忌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按北齊李翰。騎驢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女遊于江。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其帝女。故稱孟婆。丹鉛總錄。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野人相傳為孟婆發怒。

石尤風

石尤風。詩人多用之。不見其義。宋孝武丁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陳子昂入峽阻風云。故鄉今日反。散會坐應同。幸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

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一作。留盧泰卿詩。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置石。鄆江湖。紀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婿好甚。馬尤為商。遠行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歎曰。凡有商旅遠行者。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選石尤風。密書。吾為石尤。喚取尤郎歸。須放吾船行。十四字。投水中。風即止。又紫竹軒雜錄。石尤江中。盡名。此蟲出必有惡風雨。故曰石尤風。

夜半鐘

唐張籍宿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謂。繼此詩。句則佳矣。奈夜半非鳴鐘時。或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或云。惟承天寺。至半夜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庚溪詩話云。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寺鐘皆鳴。復觀于鶴詩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還聽巖山半夜鐘。白香山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曰。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隔水悠悠午夜鐘。則詩人皆言之。不獨繼也。他處亦皆半夜鳴鐘。

卷二

三

鼓轉六更

不獨姑蘇也。南史。戴齊丘仲子。少好讀書。以中宵鐘鳴為限。則夜半鐘其來久矣。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鄴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藝祖以建隆庚申受禪。問國祚修短。於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蓋庚更同音也。藝祖命官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即轉六更。謂之蝦蟆更。嚴鼓鳴鐘。禁門方開。百官隨入。終宋之世。皆然。楊誠齋有天上歸來。有六更。汪水雲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而宋亡。謂非五更頭乎。元延祐九年庚申。而順帝生。順帝實宋少帝趙顯子。明兵入燕。都遁去。時呼庚申君。劉尚賓庚申帝大事記。可見明高皇帝方號順帝云。然則藝祖命轉六更。亦與數符矣。開元遺事云。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疑是設言耳。

王探花判

醒睡編。探花王剛中。為御史。出巡福建。尤溪張松茂。與鄰女金媚。蘭私通。被獲。到官。王見媚前。蛛網懸。指謂張曰。汝能賦。此免罪。張即曰。只因賦性太艱狂。遊遍花叢。香裏香。今日慢投羅網裏。脫身還指探花郎。王又指竹。屢命金賦之。遂吟曰。綠筠穿

破條條直紅線相連眼眼奇。只為如花成片段。遂令失節致參差。王稱賞見二人供狀俱未議婚。即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判作夫妻永託老。不勞鑽穴隙相窺。目為王方便云。

水底月詩

曾於友人處見破書中有水底月詩云。皎潔明蟾夜。氣寒清光上下兩團圓。瑤池王母呈冰鏡。水底神人獻玉盤。一任浪掀流不去。幾回龍戲欲吞難。叮嚀醉客休來捉。會候詩人弱素瀾。惜作者姓名不傳。

陸放翁詞

陸務觀初娶唐氏于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復於其姑。因出之。改適同郡宗子常。春日出游。相遇於沈氏園亭。唐以語趙遣致酒肴。放翁悵然為賦。釵頭鳳詞題園壁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難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氏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未幾唐怏怏而卒。聞者為之愴然。

馮當世詩

馮當世京兆第時。客餘杭縣。為官通所拘。計者無出題詩所寓寺壁云。韓信極邊項羽窮。手提長劍唱秋風。呼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一骨魁范某見之。為白令。乃寬假。令疑骨受賂游說。官曰。馮秀才甚貧。安所得物賂某。昨見其所留詩。知他日必貴。今索其詩觀之。即笑而釋其罪。後京果三元及第。

呂文穆

呂家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睦。並家正出之。頗淪躓者。與溫仲舒諱書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有按畫寒爐一夜灰之句。及家正登第。乃迎二親同堂。其室奉養之。妻自姓宋。傳奇謀以母姓為妻姓。破密緣。此附會也。惟嗟瓜亭在府城南。家正微時拾遺瓜于此。後作相建亭。示不忘也。○堯山堂外紀。家正朝罷歸衙。偶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夫人因舉撥灰詩諷之。乃已。又隨事諷諷。題臨吻云。獸頭原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擗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韓魏公

韓魏公琦。鎮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報曰。大叔方睡。不即與過。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閒臥碧幃。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

曰。吾久欲見此生。竟有東林之選。○又士人膺作公書。謁蔡君諒。於心疑之。然士頗豪邁。蔡與三千緡。作書並果。拋遣四年。送於公。士因謁公。以其故。請罪。公曰。君謀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復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敢於為我書。又能動君諫之意。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張元

宋慶曆間。華州進士張元。累舉不第。落魄不得志。自氣個僕。嘗游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畧西鄙。意元詠雪。有戰退玉龍三百萬。敗殘鱗甲滿天飛之句。其咏鷹詩。有心待朔月中兒。更向白雲頭上飛之句。欲謁范韓二帥。恥自屈。乃刻詩石上。使人披之。而自笑其後。二公聞而召見。躊躇未用。元乃間走西夏。結連囊囊。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大為邊患。後秦檜為相。一士假其書。謁揚州守。守嘗其偽。以白金五百金。鐵原書管押其同檜見之。即補以官。復厚贈之。或問其故。檜曰。有胆敢假檜書者。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南走胡。北走越。為禍不淺。觀檜此舉。加於韓范一等矣。

求閒

行營雜錄。有一士甚貧。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所欲士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道遠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欲富貴。則可。是清樂天所斬。惜百倍於功名爵祿。而世之聞人。反勞擾以求多事。不亦愚哉。故曰。不是聞人閒不得。聞人不是等閒人。

處閒散

張士誠據平江。明兵圍之。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居權要者。不如處閒散之樂。王元載亦誦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與唐詩相類。

偷閒

張伯起諱輅。天下有大盜而距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呂黃盜人國。可謂能盜其竟。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宜若可免禍。而亦有報蓋名者。造物所忌。不可以大位厚賞盜之也。計世間惟一閑字可盜。語云。偷閒偷即盜之謂也。盜此庶幾無禍。○有貴人遊僧舍。酒酣。誦唐人詩曰。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僧聞之而笑。貴人問僧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忙了三日。

歐陽伯樂

齊堅志宋吉州士子赴省書前牌云雁暖魁選歐陽伯樂有人作詩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羊頭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蜂丈人

雪海集明高皇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生處翁言年月日時皆與高皇同高皇曰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高皇曰然則何以自給曰吾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皆有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相合之符又問爾於蜂歲割蜜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每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到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為卒歲計我以春夏所割蜜易錢常米粟量入為出以糊其口而蜂有餘蜜存以不飽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多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高皇歎曰民猶蜂也上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以為養民者法

此翁又出

劉氏鴻書高皇在御好微行以察人情之背向常以夜出暫止逆梳梳石眠草詩上中夜有二人起共語高皇潛聽之人在庭中一人在室內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踞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快耶高皇聞而異之即以手足異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踞石耳高皇聞之不覺汗決于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嬰兒木片

七修類稿高皇常微行過一藍生同飲於酒家問其鄉里生曰四川重慶人高皇曰千里為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高皇大喜又舉嬰兒木片命賦詩生吟曰寸木原從各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定向人間治不平高皇數賞探探酒家而去明日召生入謂之曰汝欲登臺端乎命為按察使

擊門確

龍興記高皇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雖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以擊宮門而入高皇問之曰睡不安思上奏春平甫奏俄報太倉火速命駕往救誠意止之請先遣

一內使充乘輿往往則旋整車中矣高皇驚問曰乾象有變特來奏聞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明晨西班中果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鎗欲放之則鎗已死蓋以鎗為號起伏兵也

王吉婦

龍興記高皇戰偶失利夜行宿於妓館明發語姓名題於壁間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為土之一皆不解後生子聞上登極因錄以聞遂命工部造府封子為玉其婦不召也蓋言王吉婦得子為王也

布袋和尚

洪武政尚嚴猛天下股慄一日遊一寺令止從者入內悄無一人見壁間畫一布袋和尚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以諷也亟索其人不得

文若詩

雙槐歲抄仁祖先家泗州盱眙有第一山元人文若題詩其上曰泮水東流過舊京恢圖妙算入皇明暫揭諸將停歸騎來看中原第一城詩作於元而皇明之句已與國號相符矣

童話

至正乙酉淮楚間童謠曰富漢莫起樓富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王國高皇於丁未年即吳王位即羊兒年也

異僧

洪武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眾曰擊磬實詩登絕詩成高皇因指難甲為題僧即吟云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僧已先知聖主而假詩以為之兆也

般若庵詩

洪武戰江南日投太平府般若庵欲借一宿僧異其狀擬問里姓名因題詩于壁曰戰退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主只管叨叨問姓名後僧恐人見去其詩登極後遣人視詩在否眾僧惶恐有僧補一詩便返以無對命鑰僧至將殺之僧曰御詩後吾師有詩在焉問何詩僧誦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恐惹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高皇喜寺僧皆免究

驛童對

洪武定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高皇曰能對乎曰能高皇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應聲曰萬年天子坐龍廷高皇大悅賜其役而官之

黃蔡葉

張士誠據吳時其弟士信為相專用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澗不識大計輕薄者因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嘍吳元年丁未秋大將軍徐達破蘇州三人皆伏誅創其腸而懸之至成枯腊

弔張士誠詩

杜東原現耕餘錄有弔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臺走鹿塵脾脫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雨年年寒食節麥孟誰上太妃墳此蓋當時有感於士誠者但不載誰作近聞堯山堂此詩乃天台王澤作

老頭兒

洪武微行聞一老嫗呼上為老頭兒高皇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行沉吟不已時太傅他往夫人震怒再拜曰得非妾夫負罪耶高皇曰非也嫂母恐今召五城兵馬司總兵至曰張九四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朕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為老頭兒遂保其里一空而徙吳民居之

雪詞

張明善元之遺老能以詼諧誦人張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偶雪夜張宴邀明善咏雪明善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士德大慚

滿江紅

洪武居滄陽時欲圍集慶與徐達開行至江口欲買舟以規江南虛實值歲除呼舟人無應者有夫婦老人載一小舟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難酒其黍為食明晨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相助大將軍八面威風高皇聞此言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並封其舟而朱之以故江中渡船謂之滿江紅云

彭友信

彭友信友人歲貢至京一日高皇微行偏相值忽見虹霓口占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驚與出萬里長空駕綵橋高皇異之相約明晨會於竹橋同早朝翌晨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高皇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為北平布政司

大明皇帝

開居筆記京師佛刹曰多寶高皇遊幸見幢幡上畫書多寶如來高皇曰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左右寂然無答翰林學士江懷素請對詩之對曰國號大明更無大大明皇帝高皇稱善遂陞吏部尚書以彰其才

大明一統

劉三吾侍高皇微行入市小飲無物下酒高皇獨吟曰小村店三杯兩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高皇稱其才明日召至欲官之店主以元人辭不受仕

兄弟應兆

明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語曰七竅比于心如是數次翌早言夢兄弟不殊未詳其美時五月就渡生儒出遊惟二生篤志不出高皇微行至號舍聞書聲大喜見案上有稿一截因出對曰一彎西子臂兄弟齊聲對曰七竅比于心高皇稱賞命銜部以御史授之

劉誠意題著

雪鴻集劉誠意初見高皇與坐賜食問曰先生能詩乎對曰吟詩係生事也高皇因舉斑竹著為題誠意應聲曰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洒淚痕斑高皇攢眉曰秀才氣味誠意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總屬田侯一借問高皇大悅

倒騎驢

蜀中一耆儒題張果老倒騎驢圖詩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喻世甚切

安亭第士

客座新聞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有人自京師回二問何所見聞人曰皇帝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

擁破二款曰兆已見矣。不去誰將及以其質付於僕買舟載妻子凡湖湘而去不一
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二獲令終

峴山徐九

烏衣佳話載峴山徐富九居積其親一日乘馬往州見道上一蚯蚓甚長色如血富
九心怪之因馬驟不能久視猶回首望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候之
問而知其金簪也因款曰精舍愛如此見而不我傳而歸於婦人我時去矣我福
連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之者一身子然如貧者越三月高皇知其高愛遣使
籍其家則蕩然一空因獲免得以天年終

僧謙牧

僧謙牧居小有山道行著聞高皇作詩召之曰奇詩山中老老牛何勞苦若戀東洲
南方有片閒田地鞭打繩牽不轉頭謙牧不赴答詩云老牛力盡已多年頂破蹄穿
只愛眠草豆中糧草足主人何用苦加鞭高皇見詩歎賞不復強仕

趙雙碗

臨海趙某為中貴題畫幅圖云春禾成綠葉已無甚雲撥亂粉痕梅香中蕊綺羅如
布爭得王孫見此圖高皇見之詰問以趙某對和召知養慶庭有慶慶及歸嘆曰昔
趙清獻持一磁今吾倍之遂持二碗歸人稱趙雙碗

象簡龍衣

高廟實天建丈即任燕楚諸王時叔父欲不拜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
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敬叔祖之情皆王從之特傳泰有敬沃之才七條類是云此
乃宋太祖宴社舊言於福室言無人之空者之詞壽言太祖母諱微云前使展君臣
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中骨肉之情龍衣拂地骨肉二字何不易於寫尤矣

鐵尚書文

鐵家雙云遊國諸書所載鐵氏二女詩謂司馬說二女入教坊賦詩於廣開宮
詩蘭傳故出嫁士人徐考長女詩乃五人范鳳鳴言期題若徒作詩兒從士論國
新文義時社用嘉慶有次無詩題曰五題則非鐵氏作明矣定文詩亦可不為不倫
為按立齋詩錄云鐵于壬午十月十七日通書于福安於河池所編又仲名年八
十三祖母陸某言鐵一女四歲於教坊鐵二女但詩為好事者偽作二女亦偽
傳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中秋開宴賞月月為雲掩台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闕云嫦娥面今夜
圓下雲簾不看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大喜同縉賦復
令賦長短句中有吾欲新除蟾蜍五兔坐今天宇絕纖塵等句過夜半月復明月上
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

完顏亮詞

完顏亮濟南王和尚能誦完顏亮小詞其咏雪照君怨云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
小雪山色捲簾看者香鑪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
秋不見月鶴橋仙曰持杯不飲倍歌不唱瞥見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
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悵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靈此夜看炬織羅
誰其後萬凶威可掬

歡子

蘇杭呼癡人為懂子或又書歡字二字考王篇無歡懂二字獨歡字音來韻會云病
也痴凡痴騷字皆作騷海篇慳狀二字作狀同騷字小兒語云歡狀歡雨落走進
屋裏來又漢繁露辨字嚴夫守江陵作楚樂事記有頌云我是蘇州蓋本歡與命
祝喜歡相材近來彷彿知人事兩落還歸屋裏來別知辨語亦有來處

銀豆謠

晏公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銀酒地今宮人宦侍爭拾以供嬉笑編修楊中陳
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羅良工類類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
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洒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常敲擊瓦中宮跪
拾多盈袖金瑤半壁羅衣綉織得天顏一笑惟拜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日六宮中
翠絳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親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豆薄如葉并刀剪碎
夏丹匣也遺銀豆酒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簷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
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羅權勢益作庫中塵明王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血窮民願將
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此詩卓有古意使諸臣高歡輩能以此語上達宸聰
必有感動移銀豆之權而為漢整之憫亦未可知又雙槐歲鈔景泰初經廷議集命
中官備金錢于地令諸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歡年老俯仰不優恒莫能得一講官
拾以遺之畏押大臣耗費國帑至此

九仙夢對

西麓野記南安傳黃門凱使外國道經九仙祠謂夢以驗使事夢中子歌曰昔草流沙六六灣凱不解所以賦識之比至館燕殊陳飲酒至王請曰黃河浪浪一昨三曲願天使對之凱令夢中語詞兼絕即曰首望流沙六六灣黃河浪浪一昨三河九曲而夷城有流沙三十六灣彼自謂知我筆之賦而不知悉彼疆界之詳用是悚慄

陽鑄

中洲野錄樂平趙尹考滿選任士夫皆趨迎之獨彭福投以荏云彭陽繞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疎禮即好從楊書彭陽驛作人官莫喻程念齋程見之笑曰較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字子與事也按說地子與爲筆父筆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與曰車驅之車驅之楊書所謂陽驛者至矣陽驛名不約而朱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唐文粹密子與陽驛云豈意陽驛化而爲駝

徐自雲

祐山雜說祐山檢古人在句云開鋤明月種梅花帳無可對書晴甲辰自太倉入觀

借僧及坐吏部席舍中

以前旬索對對者數人皆平平最後張洪雲云護持疎廉選燕子清麗懶雅可愛因得之家園應柱後徐七橋見之云簡鋤明月字意本虛設揀疎廉似太著實因對曰設掃白雲看鳥跡則起脫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祐山名汝河平湖人

名帖字大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時王偉爲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難於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書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值錢偉尋陞兵部侍郎有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口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書高二字肅千秋子今一紙糊塗帳滿眼松煙不識羞取相傳爲笑

老僧干謁

鄱陽程文憲少與伊監齋徐朝信讀書于南天寺後程益仕鎮江僧持朝信所撰提緣疏并監齋書請程勉贈之程謝病歸監齋任維揚之興化僧亦往謁之程寄一絕云南天和尚雲頭遠泛維揚一葉舟帶去湖州抄化疏也應添却監齋熱不二年

朝信官東安僧又欲往程寄詩云東安官舍冷如冰杖錫秋風興欲乘疏是先生親筆撰不須慙惱恨山僧僧因病足不果行無何寺不成於火程又作詩云紉字緇官盡掃除如何同祿妬浮圖不知跋足見頭子救得提緣疏也無聞者絕倒

十里荷花

鶴林玉露孫何帥錢塘柳者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夜管弄晴羨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烟霞真日圍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慕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謠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舟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鮑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我胡快劍是清龍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盞竟忘烟柳汗宮愁

史彌遠詞

建炎中金人追高宗至舟山登岸所道隆觀柱柱忽流血金人畏而遁去高宗得免史彌遠題詞觀中曰試凭闌干春欲暮桃花點點胭脂破故鄉凝望水雲邊數堆青玉鬢千頃碧琉璃我本清都散客蓬萊未是幽奇明朝歸去鶴齋飛三山未縹緲海運到天池

小僧詩阻

史彌遠欲占育王寺地作壇眾僧俯首莫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能止之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嘗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壇不知主何意使兒童遍地傳講史意遂息明靈靴欲營寺基爲宅况縣令逐僧僧去題於壁曰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伯老僧房渭厓見之塊而止所謂我有筆如刀其二僧之謂與

程鄭二生

湧幢小品湖湘程鄭二生同窗友也程先登第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程遍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免人告乞數金作回路費程亦不與狼狽而歸後鄭亦登第除直隸幹程適以事調復鹿丞又被人告賂鄭前來按劾程乃連迎啟售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留程宴鄭私囑僕人具言前事僕人因扮二虎一虎銜

一羊自食秀一虎踞地視之作欲食狀虎怒吼衛羊而去少頃鐵虎獲一鹿則虎復來欲分食之爭不與一山神出判之曰昔日衛羊威隔不探撤今朝復鹿敢來求縱然擲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知刺已遂解印而歸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幕韓

李空同對

李空同督學江右一生偶有名夢陽者唱名時空同曰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曰爾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對佳則釋汝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亦無忌空同稱善置之前列

張翼德對

張翼德顯應蜀中人所尊奉專降童以報禍福一日降童一生以句對曰人是人神是神人豈能為神也遲久不答生曰何不對童曰我本武夫不諳文理適到海中求蘇老泉先生代對值彼奕奕卷但云爾為爾我為我爾烏能說我哉一時傳為絕對

靖節免夫

壯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免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

蘇東坡判

靈隱寺僧了然慧妓李秀奴刺字臂上云但願生從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後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怒一擊而斃時東坡治郡業其事判以踏沙行詞曰遠筒先奴修行忒熟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德玉樓人羈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即押市曹處斬

岳武穆詞

岳武穆精忠天植恢復中原之志屢見於詞翰其滿江紅詞曰怒髮冲冠凭闌處滿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文徵明嘗和其詞曰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結果是功成身死可憐事去言難曉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愜中原感豈不念徽欽辱但徽欽既死此身何屬干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達其欲讀史者但知扼腕宋高切為秦檜衡山此詞始發其隱即起高宗於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質之恐亦無詞以對

瓊囊書詞

買愁集。項書詞云。翻若鸞。鴻來洛浦。風流正進。陳王凌波。羅襪步生香。不言惟有笑。多媚總無妝。回首高城人。不見一川烟樹。微茫最難言。處最難忘。

趕蝶

傳奇中有清江引歌云。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雙肩靠粉牆。春草彈珠淚。喚梅香。趕他去。別處去。飛又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麈。伴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拍將花片兒打。

獨韻詞

卓珂月作獨韻詞云。娘問為何不去。爹問為何不去。背地問。檀郎難道今朝真去。郎去即去。打疊離魂隨去。又今日問。郎來麼。明日問。郎來麼。向晚問。還頻有個夢兒來麼。癡麼癡麼。好夢可知真麼。

八音詩

百可漫志。閩林清遊元不仕。變姓名隱居山寺。會府公某檢冊至。見清詰問。知其能詩。即以冊號八音命之。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茅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飽覽晚收散樂園。土花春長讀書臺。華陰一點浮雲處。木筆題

卷三

詩酒數杯。府公驚羨與之為友。政暇輒攜酒過飲。唱和移日。備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材碩德。惜未見之。清不覺有處。府公曰。子殆林清耶。清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盡醉而罷。明日即避去。府公再往訪之。無從物色矣。永樂會元誌其孫也。

三駢詩詞

鶴林玉露。李南金自號三駢水雪翁。有良家女流落可欺。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為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泥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淒婉頑性。不減古作者。尤工於詩。有江頭吟曰。兒時感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飈盡征袍單。側立荒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落花發。若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園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板烟。壯士未握邊頭。斃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嘔。

九九諺語

冬至後九九氣候。田家諺云。一九二氣相道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雞頭吹。感寒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窮漢街頭舞。六九五十四。蒼蠅屎。塵秋七九六十三。布袖擔頭擔。一作兩八九七十二。猶狗眠。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仙里塵。說夏至後亦有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路爭向。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階前鳴。促織。一作秋家打豹。隱紀。談作二俱范石湖語。

舞字

樂府雜錄。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壺各一叢。每過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知舞字由來久矣。

韓朝集

明長洲韓朝集名達祐。大宗伯世能子。嘗學佛航普陀山。早起見海天紅光。飄遠絕。腥酒。融炬。腰結。履洞庭。西山之巔。最僻處。嗣著髮復剪髮。如是者再。後學道天台山。薄惡石梁樹葉。蒙。山鳥飛鳴。怡然自謂有得也。而塵情未斷。雖復頭陀行。徑猶狹。

卷三

公子貴介。容遇一樵夫。負薪過石梁。故相顧。朝集遽鳴之。樵者口占一絕云。有道之士君不識。滿口婆娑度日時。聞鳥聲云。山禽喚汝不如歸。歸來依舊韓朝集。聽罷知非常人。急躡從之。杳不可近矣。後卒蓄髮。以任子仕杭州。飲食男女如初。

草堂蛛網

明馮陽魯振之。薛在翰林時。館師試草堂蛛網題詩云。草堂蛛網掛虛塵。幾度推窗似隔簾。破向虛處猶長。長補當明月。正織纖。燕知巧。避潭無。蝶為狂。飛或破。粘昨夜。蚊蚊不安枕。願教疎。疎處更重添。振之詩皆壯整。此獨秀爽可誦。

題鶴鶴

宋高宗好養鶴。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鶴鶴飛騰遠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雁。沙漢能傳二帝書。高宗見詩。即召見。命補以官。

題詩勸酒

鶴林玉露。王梅溪十州守泉日。會七邑軍。出一絕勸酒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軍于湘江亭。勉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

此邦素號唐朝。我輩當如漢史。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教作十分春。諸軍皆感。二詩有萬物一體意。為民牧者宜書於座右。期無負九重愛民之意。

學史試詩

安仁湯實初為學。邑令沈汝曾試諸生。學論徐元稹預焉。一日沈集試。縣吏徐命寶同試。沈命賦燭花詩。寶作絕句云。淚滴銀燭雨。光搖綺席春。一朝無要路。普照四方人。沈驚異。疑其假手。命和一重。寶即吟曰。心憂皆因火。夜開不待春。自慚今寂寞。長律詩書人。沈大稱賞。遂皆擢。寶後官縣尉。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報耕錄宋俞應行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高村以為此詩之合。誠不知老瞞之骨。豈真瘞七十二塚間。奸雄欺人。詩家又隨其雲霧。恐老瞞之鬼。抑揄矣。觀元人起董谷之罪。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後有反其意者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得真旨矣。又鶴林玉露。漳河疑塚。北人歲為增封。范石

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香酋為增土。世間隨事有知音。

折剽寇字

祐山雜說。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平湖。官兵失利。五月復至。湯參將克領兵格戰。邑人凶。祐山因折二字作口號曰。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敏茂年十五。曰得之矣。剽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提斬倭三十級。

搥碎黃鶴樓

李太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其後禪僧用此事作偈云。一奉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旁一游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太白事。設蘇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真。宋初有偽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之。解學士弔太白詩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真是優伶打諢之語。太白一何不幸耶。

音昔盜

隋曲有疎勒盜。薛道衡有音昔盜。唐曲有突厥盜。阿蘭盜。列子音昔夢為君。音即夜也。盜即曲之別名。梁樂府有夜夜曲。或云音昔。隋宮美人名。又關中人謂好為盜。故施肩吾詩云。願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盜。又有烏盜。江購難志。始教坊人家市盜。得一曲譜於紙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盜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有山歌。駝耳烏盜。角村酒。柔情玉練。槌之句。

送詩詞

丹鉛總錄。升庵見劍門關絕壁上。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餐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紫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錄之。又於臨潼驪山之溫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縹緲。瑤環漸浴酒。醉海棠。睡瓊。芙蓉生媚。荔子漿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香。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鈿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剝刻矣。

題牧牛圖詩

宋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為人豪雋。自號雲蓬。今畫工肖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鄙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煖。日和風不嘗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之也。後作帥臣。卒貶衡陽。又明蘇人劉完庵。為僉事。將致政。有憲司索題牧牛圖。完庵題曰。牧子騎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感愧。掛冠而去。

不禮故人

弘治間。浙江一方伯。未第時。與某生交好甚篤。及仕江西。生遠遊之。初見款款之外。送館于石亭寺山房。畧無粉念。生題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題畢即去。方伯得詩大慚。遣人追之。不返。

高季迪題詩

送軒吳紀臨川饒介之在吳。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命題倪雲林竹木圖。且以木線曲為韻。季迪即吟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滿湘綠。踰垣為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厚禮之。因勸之。任季迪笑而不答。時年纔十六。又

二年。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仲建出蘆雁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
秋花枝。好鳥飛來羽。翻垂沙澗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擇
日以女妻焉。

艷雪

韋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無艷雪。孤抱瑩玄冰。極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
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燕樂行云。艷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
屢用艷雪字。或問楊升庵。雪可言艷乎。升庵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
之飄揚。雪自固有艷也。然雪之艷。非韋不能道。如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
非子美不能道也。外此則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

岳武穆遺詩

池州府志載岳武穆遺詩二章。皆精忠錄所未收者。題齊山翠微亭云。經年塵土滿
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題池口樂光亭云。愛此
倚闌干。誰同寓目開。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鳥樹蕭蕭外。征帆杳霭間。予雖江上
老。心羨白雲閒。又丹鉛錄有湖南僧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不減唐人。

聖教二集

卷三

六

瓜田李下

人知瓜田李下之句。不知全詞。左克明載之古樂府。亦曰古詞。又不載誰作。七修載
其詞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
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云
是陳思王作。而編子建集者。又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脈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慕容超傳。並云覆水不收。李太白詩。水覆難再收。又
覆水再收豈滿杯。劉夢得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白語。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
事產。馬求去。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杯。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
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應收。未嘗臣傳奇。潑水事借此。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膝麻。死。復有樂解活。或以為妄。齊東野語亦載草烏
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為末。置人飲
食中。即醉。疑即優鉢羅花是也。琴平雜志。載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土人採之。磨酒

飲。人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據諸書所
載。則蒙汗藥非妄。但獅山掌錄。又載押不盧能起死回生。故阿瞞主哀段功詩。有雲
片波鱗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豈押不盧有二種。同名而異用者耶。抑本一種。而
記者有誤耶。

首宿烽

丹鉛總錄岑參詩。首宿烽邊連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皆紀塞上之地也。唐三藏西
域志。塞上無驛亭。又無山嶺。止以烽火為識。玉門關外有五烽。首宿烽其一也。葫蘆
河上狹下廣。洞波甚急。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域之襟喉也。

學生啟

李易安贊人學生啟。無干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繁臂而繁足。實難弟而
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註曰。任文二子。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形
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別。以鍊繩一繫臂。一繫足。見文粹拾遺。按西京雜記。殷王
祖甲乙產二子。曰日。曰良。卯日生。良。巳日生。良。以卯巳兩日對干未二時。更妙。稽音
平泉庄。

聖教二集

卷三

七

抒情錄李朱庭平泉庄佳景可愛。洛中士人說於江。遠題詩曰。平泉風景好。高賦
水色烟花滿。目前剛欲平。他不平事。至今惆悵。嶺南還。江道楊相宅。有詩云。倚伏從
來事。不遇無何平地起。青霄。雙到青霄。却平地。門對古槐空寂寥。

白髮紅顏

杜少陵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一作紅。尹武云。愁髮含霜白。衰顏寄酒紅。鄭谷
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香山云。鬢為愁先白。顏因醉後紅。又霜侵殘髮無多
黑。酒伴衰顏只暫紅。陳後山詩。髮短愁催白。顏衰酒映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者。

暮詩

唾玉集蘇州褒信縣有一道人。工甚。常鏡人。先自為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
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鏡人處且鏡人。

池底鋪錦

開城錄唐文宗論德宗奢靡。禁中老官人云。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王建宮詞云。魚
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難頭積漸多。

山歌

水東日記吳人耕作或舟行之勞多極歌以自遣名唱山歌頗合宮徵兼可警勸如
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多少漂零在外頭。與唐裴父
秦長門怨。一種峨眉明月下。南宮歌吹北宮愁。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千家月。無處不
歌。幾處愁。合歡又南山頭上鴉鴉鳴。見說親爺娶晚妻。命娶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女
好孤悽。○水滸傳有一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
子王孫把扇搖。與杜荀鶴雪詩。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同意。

風雨向三娘

萬曆中。桃源李騰麓。可著少負美才。好吟咏。邑中有某婦者。私於庫士何池東。何死
又私李平野。平野方伯源野子。別築一室居之。不啻金屋阿嬌。騰麓乃題一絕云。聞
君高築土碑房。好把桃符四面張。只恐池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里人見其儒
服出遊。故詩云然。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浪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俯墜者拾取之。明蘭廷瑞
詩云。荷錢持帶落江空。咬鯉含鰾淺草中。波上魚鷹貪不飽。何曾餓死信天翁。廷瑞

滇南楊林人。富有感而作。○謝氏詩源。人遠隨客意。鳥聽信天翁。

無定河

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按
無定河。在今青洲縣東六十里。南入黃河。一名奢延水。又名銀水。輿地記。唐立銀州。
東北有無定河。即固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故更名。唐陳祐詩云。無定
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無定河。可對
不到寺。峨眉山有不到寺。以險阻得名。

改名

宋郊改名庠後。移書黃清臣稱同年。黃戲云。清臣於宋郊。第第六人。登第。備閱小錄
無庠者。不知何人。吏還具以告。庠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
舊。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陳眉公詞

陳眉公有清平樂詞云。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箇新牛黃犢。開
來也。教兒曾讀書。不為功名種竹。澆花。讓世。家。開。戶。先。生。又。有。初。夏。減。字。浣。溪。沙。

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聽蛙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掛魚。天。指。吾。廬。何。處。是。
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窗修竹裏。讀書聲。

行香子

湖海搜奇。有行香子詞。惜不載。誰作詞云。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粼粼。莊砌階。階。軒
窗。隨意。小巧。規模。也。清。幽。也。瀟。瀟。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如。撫。關。干。臨。水。觀。魚。風
花。雪。月。贏得。工夫。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聞。沈。瀛。洲。金。谷。理。樓。算。不。如。茅。屋。清。幽。
野。竹。鋪。地。莫。也。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薦。客。至。須。留。更。無。茶。無。辱。無。憂。
退。閒。一。步。着。甚。來。由。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錢塘懷古

鞞耕錄載。傳按察者。忘其名。嘗作錢塘懷古詞。調寄鴨頭綠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
隱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裏。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
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
土。花。臺。碧。輦。路。悄。詞。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
然。天。淡。夕。陽。閒。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

詩示蘭津

范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某。卒。助以俸錢送歸。作詩示蘭津吏曰。十口相依。泛巨川。
來時。煖。熱。去。時。寒。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曲子相公

和凝少時好為曲子。香奩集其所著詞也。布於汴洛。及在政府。契丹稱為曲子相公。
疑患之。專人收拾焚毀。不暇。遂嫁其名於韓偓。自為游藝集云。予有香奩金集。不
行於世。實自譯其名也。明夏文憲言善詞曲。時號曲子相公。

辛幼安詞

鶴林玉露。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
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眉珠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
意。殊。怨。使。在。漢。唐。時。索。不。肯。福。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不。加。罪。可。謂。德。已。又
有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

單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任。想當年飲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憐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笑憑誰問。廉頗老矣。高能飯不。此詞尤為壯可喜。惜集中不載。

勸世歌

徽州唐景少自才名。自許甚高。已而蹉跎不第。亦復脫離。後年近知命。方魁天下。不自所志。嘗作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憂。中秋過了。月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及時忙把金尊倒。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可憐寒食無人掃。此歌淺而雅。明而不俗。暢于眾志。通于眾耳。令人疾讀一過。名利心可以灰燼。

詩贈孟

唐李涉贈孟詩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可謂婉而切。劉伯溫咏梁山泊分賦詩曰。穴元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

卷三

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祖此。又宋閩賊廖恩降後。官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過犯。時以為笑。元海寇鄭廣。既受招安。使主福之。延祥兵官為郡僚。所輕方坐。論詩廣故作詩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又丹鉛錄雲。南洱海接官廳。與打劫灣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對曰。打劫灣中打劫。尤為可笑。

駕虎傷人

祐山雜說嘉靖中。平湖農人陸大。朴野勤儉。忽有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拷掠追索。陸不勝苦。登所有與之。猶不足。則費田房為贖。遂告於監司。行縣追問。陸素口訥。不能對。謀于業主趙漸齋。趙贈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竟虎傷人。何時得向黃龍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洩。候質對時。有不如意。即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捕盜兵追贖發戍矣。

頭腦酒

湧幢小品。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置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也。老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瑞州教宗伯銑與吳宗伯山

為相家吳初度。教具衣冠過鵲之。性豪飲大嚼。及門已苦飢矣。吳戲出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欲教對就方具酒。教曰。宋朝最愛頭腦酒。相與大夫共飲極歡。

捉迷藏

兒童以紉扎眼。相撲捉謂之紫盲。致虛閣雜俎。唐明皇與玉真。於月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宮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於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更勝也。謂之捉迷藏。過庭錄載。題扇上小兒迷藏詩云。誰剪輕絢巧織絲。春深庭院作兒嬉。路郎有意嘲輕脫。只有迷藏不入詩。今小兒以手蒙眼。名按盲官。即其遺意。

郎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紅錦綉盛河北。紫金盃酌壽王妃。弄成脫腕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按明皇自蜀還。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幃緯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幃緯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笑且媿之。

尼悟道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白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龍頭雲。歸來笑撻梅花嗅。春在杖頭已十分。

題詩得渡

漳州周巨物以歌詩著名。元和中。徒步應舉。至錢塘。乏餼船之資。久不得渡。乃題詩公館云。南里茫茫天。暫過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上無錢過。又阻西陵兩夜潮。那牧見之。乃罪津吏。津人及第。自巨物始。

畫馬食禾

八閩志。晉江有玉驂峯。下有畫馬石。餘杭羅隱乞食山下。人侮之。隱乃畫一馬於石。每夜出食人禾。追之。則馬復入石。人乃禮焉。隱乃畫格繫馬。夜遂不出。今其跡瞭然。俗傳隱有異術。出語成讖。黃滔贈隱詩。三徵不起。時賢謀九轉。終成道者言。光啟中。錢鏐辟為錢塘令。隱懼而受命。因宴獻口號曰。一箇籬衡留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後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卒。

岳家泉詩

岳家泉。正詠陳橋兵變。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又黃袍不是尋常物。誰

信軍中偶得之使無祖問之恐亦無詞以對

錄奇

酉陽雜俎長安貧兒鐸臂詩云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夫路尋知
己行盡關山無一人鐸臂即所謂割青唐宋間惡少競刺其身恐為不法又蜀市人
趙高背鐸毘沙門天王吏欲杖其背見天王輒止為橫坊市李夷簡橋而杖之命打
天王蓋則已經旬日高袒衣歷門叫呼乞修理天王功德錢段成武門下驛路神通
皆亦利天王像每朔望具乳糜焚香祀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又葛清劉白香
山詩段成武與陳至呼觀之凡割三十餘首體無完膚如不是夜中偏愛則有一
人持杯臨酌蓋之類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

秤翁戲具詩

彭秤翁名彭字谷臣大參點平先生之子負命不偶時作扁章以自遣得風人遺
意其咏兒戲具詩贈友人云今銀于左咏跋弗倒云虎丘游客泛歸棹僂僂僂僂索
兩袖囊時式正宜添假面官方聊與着紅袍隨人敲弄形如醉鎮日脚踏體更勞款
息物情偏好真俄然跌倒笑聲高咏支矧跳虎云山君為名梯為寶映動兒曹刺畫

雜體道機

粗體道機機逢彼怒果然廢尾亦余呼一朝可變思文炳四顧無人且負曠世上畫
來多類狗這回跳躍豈還無味紙葉云無多骨格幸輕身結束來風體製新但見飛
揚於得勢豈知操縱只由人凌霄行道昂頭過落地旁觀拍掌痕線索有時全沒用
溝中敗紙不堪論咏唱燈燈云拱揖茫茫暮夜勤儼然強項學斯文媚人豈惜花生
臉人世須拿線作春會記紙糊推開老但能火戰即將軍而今兵市情千變一聽兒
童自裏熟答稼軒咏棉花羊云山店屠羊排比立儼然燕市兩移情難供郎主應時
喫浸學初平叱石成笑我補牢身作牧看他挾纜氣如生世間豈少耐彈者明劉吉
糊糊以其頭角峰嶸正自榮咏紙糊猫云從來象物惟心造假真真貌得無移履
止堪容敗紙嘉名久已信經姚花陰慶案應須外骨鯁當前不任呼愛爾也能驚廢
說及深伴我讀韓錄

咏戲具

平不新正兩雪又作悶坐室中問與孫輩嬉戲見其所陳戲具堪然可觀聊咏二三
兼和秤翁以資一噱咏嘉定竹田雞云田父居居在水湄水湄之大賢嘗引腹且臆
之貼味真精神僧菜白出翻成便句宋人句奉身豈能忘喜笑聲消孰與辨

公私最憐掌握供驅使大異公孫并底時咏火漆朱魚云通草為層表作鱗良工製
就錦魚新曾聞如燬傷頗重豈識潛淵是漆身彈缺客卿空有款焚銀學士自無倫
揚譽漫為漁人羨任爾垂竿不上輪咏泥兔云玉衡星耀久儲精明視今非口吐生
目赤似分芝草色體玄疑吸墨池英不營三窟甘株守安得千毫助管城難向月中
還博學任他頗大也無驚咏無錫紙糊猫云鳥圓異種許誰知粉墨傳神意有餘共
信顏名能捕鼠也知忘食可無向義同乳子交歡日唐崔祐甫家靜似鏡人對局初
二季當年應魏鶴魏鶴轉轉轉李腹中吟城已全除咏棉花羊云曾聞西海田中
種茲見柔毛果化生草食何妨將草綴棉羊恰喜待棉成輸邊自昔嘗先牧寒士於
今那得養不觸末須燒尾會午橋粧點藉花茵咏紙雞或用泥木不一其質心巧裁
成稱五德粉糊廢紙一番新尚懷孟德空餘肋似用別說竟失是飲啄俱忘運索關
羽毛粗具便堪珍木牛竹馬應同傳奇詩兒曹次第陳一羽毛豐滿費經營難風姿
容土木成恬似守雌徵素養誰難兼伏塊交情秦關過客誇啼曝齊地遺民誤養生
几上昂然如鶴立鶴立之樹大兒童不惜掌中擎答秤翁跳虎云時時跳躍逞微軀
四足羈縻勢已孤正覺爪牙無布墨不妨文采更糝糊裝成皮質難家馬本乏威風

和咏戲具

且將燒若解神君多異政一回陞伏未為憑咏跋弗倒二律云僂僂紛紛列畫欄老
人寓目亦盤桓粧成戲項誇時樣頃易冠裳駭俗看終日如跌同衲子一生搖擺類
朝官為人在昔非容易卓立於今正自難一惟君賦性自諧詭粉飾形容紙作胎纏
若綠衣難學仆乍增面具便稱魁媚人只合團團轉勸酒翻宜得得來莫道嬰兒嬉
戲物紙糊閣老列三台成化中有紙糊閣老咏唱燈二律云新年燈火日紛紛唱燈名
稱自昔聞未肯折腰誇縣令澤教空腹負將軍熱腸應自慚多事花臉從今獨出羣
余蓋魚龍為伴侶孩兒會上策功勳一燈火元宵識歲堂勤勤拱揖悅兒童賦形自
昔推強項愛態羊今尚直躬豈為選官全體熱補兒強非關飲酒舉身紅宵來還藉
扶持力長保功名慰老翁

咏戲具

甲戌新正朱望子先生咏紙鴉及泥牛鹿諸戲具詩見後賦物尚形風華典雅不減
梅村先生之詠物幻也肥身長項宛然成舒雁堪加舊雅名換字山陰宜道士寄龍
陽羨可書生毛乾似已眠沙暖掌潤如曾撥水清縱使橋廉嫌鴉鴉鴉鴉不教學
為聞聲紙鴉斑龍名裝就杜康應足角皮毛點染周看竟能成濯濯聽時偏只

欠吻吻安非秦夫方爭逐閒似吳荒得縱遊閒有描成蒼白色疑經歲月已千秋泥
鹿鳥捷道出肖偏奇牝牡無分狀總宜潤澤耳真同濕濕崢嶸角亦類營營疊難近
水推愁渴餉不求弱那畏餓罕相見來原不問恰如無喘順天時元牛犀然浮映水
中苦圍圍惟難鼓頰頰欲得長鮮殊染色未妨久浸漆為胎偶當撫掌驚軍混縱使
投竿引不來尤羨嚴寒無所畏由他凍合日烘開火添煖羊白絮造偏精真覺無情
肖有情元放神通身可變初平奇幻石能成低頭豎角如將觸張口垂鬚振欲鳴却
笑兒童陳几案弄時常似學蘇卿柳花竹根簾擬巧能通刻作蝦蟆製獨工痲瘋身
剛隨節密彭亨腹恰就心空鎮書無力因非玉注水難容奈異銅描向粧臺臨寶鏡
影還疑蝕廣寒宮竹蛙裝遠狸奴點綴勞好將形色辨分毫粘膠貼就金銀眼藤筆
描成黑白毛使懶莫知因縮爪雌雄難別為藏尻無情安望多靈異須藉芳留却鼠
乃東以有却鼠嘴距毛衣巧飾精翰音形狀竟如生看來兒有俱全德聽去殊無不
惡聲置向開窗談未得養雞如木關難成羣兒戲弄非求婿天寶坊中似有名唐
小兒長戲斷不裝成渺小驅漫將猛獸首形模倣時研耳如馴伏動處張威似
嘯嘯收入籠中歸洞穴浮來水上渡江湖兒曾玩弄宜於翔馮婦猶應遜吾徒跳虎

堅鉢二集

卷三

十四

造成明脉烟雙眸缺口長鬚事事周射木似堪同命中故事三月十三為木守株疑
可待重投大違欲擊牽來索履見思難臂上羈珍重洞房常作供長生如在月宮留
泥无紙竹相資頃刻成飛騰如鳥羨身輕戾天早簾詩同詠削木公輸技並精筆響
空中風正急燈懸雲際火偏明升高但惜難為主收放由人看雨晴紙美紙燈兒戲
上元遊彷彿人情可與傷萬事勞觀惟袖手一生自用不同頭熱中那恥虛文醜空
腹誰懷寡學羞倚仗他人牽線索失時伎倆盡皆休體態莊顏更弄嬌不分妍
醜盡輕佻飲斜似醉還翹舉旋轉如狂更動搖虛假一腔文士腹痴肥半截美人腰
雖然時尚供嬉戲太盛還疑是世妖賦學稼咏泥牛云重見春回歲一更兒童日
駕土牛迎粘膠團就身多骨若初粉粉描成色尚驕諸葛木裝發發錄田單火
戰亦縱橫輪他台土能凝立劇伏無勞置福衡泥鹿云丸泥為鹿角崢嶸蒼白皮毛
狗彘成几案姓常竝立臺端屢不聞鳴無腸誰注洞天酒有腹難吞曠野華仕
爾仙翁能作脯道家以鹿犀還幸得全生紙鶴云長頸高冠性似癡冶金斷不昔聞
之行波紙名粉掌紅霞點例理紙膠翎白雪姿置表何從行在見聚書難達內庭
知蔡州夜半徒勞擊為報鶴犀不飲池

堅鉢二集卷二終

清 長洲石農人獲樂齋

箕仙詩句

七修類稿金陵士某古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
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漫殺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原已併支一木
豈期長脚快蒼生某請書名則二人乃陳搏與飛也偶同過此用書數語某又問公
秦檜亦托生否入書云自是忠也一死好忠死後各留名好忠總在斯六斷焉有來
生與後支周吉甫牌金陵瑣事亦載某詩仙降書是岳武穆因問將軍恨秦檜否
仙書詩一首中聯云出師未捷班師急相國反為敵國謀酷似武穆口語惜其詩不全

蕭杖

綱言長餘姚徐菊坡有蕭杖詩鑿空霜筠入手輕知音未遇伴閑行刻鳩賜老聲
還嗟隨風升山力可憑弄月松根因柱石倚風花底為和生何當扶上雲霄路吹徹
釣天合九成

梅杖

山房隨筆元學士問子靜復後廉訪浙西有梅杖詩云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
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比並鳩藤若奈何聲破寒窗霜滿戶影隨詩瘦月橫波只
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羊裘

辛稼軒帥浙東時朱晦庵張南軒任倉憲劉改之欲見稼軒不納二公云某日公燕
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喧嘩稼軒問故門者
以告稼軒怒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時方進羊腰臂
美稼軒命賦之改之寒甚乞厄酒酒罷乞韻飲酒手顛餘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
即吟曰披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閭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稼
軒大喜命其嘗此羹終席而去○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僚佐登多景樓劉改之
微衣曳履而前稼軒令賦雲以難字為韻改之即吟曰功名有分平吳易會殿無交
訪戴難自比莫逆云

楊妃菊

汾州李春山頭瑞平中朱湛盧復之使北展觀八陵引李與王仲偕南李後任西倅

與正倅陳三峽松龍宴僚友于多景樓賞楊妃菊令諸妓各持紙筆侍官賦詩李
後至酒一行即起吟曰命委馬荒坡畔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
三郎知不知辭最清切或至閣幸

繡養娘

西山張倅芸窗有繡養娘者命蒼頭遞一羅帕與館人劉啟之重偶遺之於地芸窗
見而責劉即遣去劉作詩謝張云夜深搥鼓醉紅裙半世侯門熟穩窺自是東鄰窺
宋玉非關司馬挑文君蒼頭誤送香羅帕黃古翻成貝錦文章賴老成持定力一帆
安穩過溪雲

吳門上元

元吳僧本真號月湖半齋賦吳門上元云村翁看了上元歸正是西樓月落時譽道
官衙好燈火不知渾點爾膏脂微聞於郡守吳退菴遂命住虎丘寺

聶碧窗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窗嘗為龍翔宮書記北朝故至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
燕雲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四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
心歸正立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沾襟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來者見必拜碧窗題
其上云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君非虜河北山東總舊臣
地仙丹

梅開一花

永嘉余德隆宗文與聶碧窗奕余屢北有貴地仙丹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給聶曰某
有僕能奕欲試數着不敢聶使對科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云可憐道士
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櫻桃一實

廬梅坡庭梅開一花咏詩云昨夜花神有底忙先期踏白入南邦冷將雙眼窺春破
肯把孤心受雪降樊弟得兄呼最長竹君取友嗟無雙仍前月夜窗前看一在枝頭
一在窗

童子能詩

將漫堂與客燕坐見庭中櫻桃惟一實共以為笑勿有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
燒丹道士樂爐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嚴威喜之
童子能詩

吉州羅西林集刊近詩一士貴詩及門一童橫卧閣閣喚重良久乃起曰將見汝主人求刊詩童曰請先與我一觀我以為可則為公遠士怪之曰汝欲觀我詩必能吟請賦一絕當示汝童請題士曰但以汝道來睡起接首意為之童即吟曰夜夢清響上碧虛不知身世是華胥起來搔首渾無事啼鳥一聲春雨餘士駭服同入見西林取其詩曰不逐春風桃李妍秋風收拾短籬邊如何枝上金無數不與淵明當酒錢士出而疑之後知童乃羅之子也

鄧文龍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試童子百人取其一二鄧文龍年八歲類出諸童之右太守方巨山岳欲祝為子父謂之曰汝子所鍾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輩文龍父子亦與焉席上諸公祇服綈子文龍以綠袍居末座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矢檣文龍曰先生夫衣學生落托眾為一笑酒酣巨山戲謂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聲曰頭白髮烏似老鴉又令賦君子竹賦曰滿酒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軒運似竹一日可無君眾異之後易名元龍十五領鄉薦登第

伐松

靈隱寺僧元龍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遣人伐松淮海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來又穆陵在御園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靈竺下伐松供屋材淮海亦作詩曰不為我松種伏斧祇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會移將去留與西湖作畫屏詩微於上遂命勿伐又山中有寺基久圯勢家窺其地營壘淮海亦有詩刺之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頽道傍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豪家見之亦不復取

歌詞備酒

戶曹之與太守有私一士子知其事戶曹任滿將行守招其夫婦飲士子作祝英臺近付妓歌以備酒把琵琶臨別語把酒淚如沈似倦春時登年去何意牡丹恰則開團茶釵扇勾便下得一帆千里好無頭復恐明日行呵如何憐得你一葉船兒休要更沉醉後來梅子青時楊花飛絮側耳聽喜鵲聲裏守與婦俱隨淚其夫不悟

鬼門關

程惠又詠鬼門關詩盤盤重險歷三途慘慘陰靈怖萬夫青海戰魂來守鎮黃塵行

客過張詠西風古道悲羸馬落日荒山嘯老狐年少文人今白首小昌休苦笑戲飲惠父北人

刺夏貴

有刺夏金吾詩云節樓高築與雲平通國誰能有此榮一語淮西聞養老三更江上便抽兵不因費國謀先定何事勤王詔不行縱有虎符高一丈到頭難免賊臣名人謂北兵既至許貴淮西一遣與之養老故我兵不戰然實似道退師數十萬第一鼓而潰貴雖勇健亦何為哉

杜氏婦

元杜氏婦作北征詩云江淮幼女別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默默一身離故國區區千里送征夫情枯蕭管吹羌笛懶學羅裙舞越歌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等詩詞多有戲題驛亭以為美談者

嘲翟姓

陳雲屋嘲翟姓云失足如何踞無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為權亦難行時翟某館於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

杜善甫

元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時有掌兵官遠戍於外其妻宴客鼓吹終夕杜作詩云高燒銀燭照雲臺沸耳聲歌徹夜闌不念征西人萬里玉關霜重鐵衣寒聞之快快見山房隨筆

喫死飯

吳俗治喪之家備投計音弔客不盡相識挨身陪賓者備極醜態謂之喫死飯又曰喫死飯蓋聞人死即往兜攬經理其事思得一飽也數年前有孔姓者面目尤屬可憐借誕辰名色傳單徵分有無名氏作詩四章贈之云晝日茫茫事迭遷播頭擺尾可憐生家風誤認長平家狗不遇當年讀去聲諸語恰中餘惜忘之或有吉事則又色服趨躄自謂喜蟲稱呼亦妙

武廟戲行

明武廟戲行過一婦人汲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俺宮殿野花偏艷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風塵可喜

版腸

宋學士通洛或挽留之不從乃以步囊藏去他所公作詩云寒驢擊斷紫絲鞭却
去南城起草場繞過洛陽尋不見西風一牌版腸香河南人嘗賦曰版腸故云

淡酒

雲間酒淡有人作行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瓶後滑辣
光養教君雲時飲雲時醉雲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莫三飴君還不信
把秤來稱有一飴酒一飴水一飴瓶又醒睡編有詩云數升糯米沒性量飯熟全家
大小嘗着意滿傾三斛水先頭打起一壺漿冷吞却似金生麗款款渾如周發商昨
夜強野三五盞幾平瀉破肚中腸

猪無稽

王婆釀酒為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數百壺不酬值要與較一日
道士謂婆曰子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為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
償耳遂去婆持井所出泉應沽者比夙釀更佳得錢數萬踰三年道士忽至婆深謝
之道士問曰酒好否婆曰酒甚好只猪無稽耳道士笑題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
第一高井水做酒費還道猪無稽題訖而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

趙胡蘆

趙胡蘆志秀州趙公衡天資滑稽善與人款曲無所不狎侮因寡髮人目之為趙胡蘆
時有作小詞以誑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枝依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籬幾
回水上乳捺不翻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點苦腦作巴一時傳誦見之者無不
絕倒

嘲近視

笑林嘲近視詩云笑君兩眼式希奇子立身邊問是誰屋漏日光拿蛋子月移花影
恰染枝因看壁畫磨穿鼻為鏡書厨夾住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了嘴唇皮

王少卿

馮應王少卿善宣玉音洪亮抑揚殊聲觀聽而所讀多吃誤其貌美鬚而禿項朝士
遂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礙宣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口積多有問京師新
事者或誦此詩其人遠曰此必王少卿也

皇甫氏

真靖中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峯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甫先生老

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識者笑曰此言公也蓋上列皇老
烏龜四字公悟而去之

婢僕詩

北夢瑣言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因出一奇作婢僕詩五十首行
於公卿間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覺報道那家娘子且留教住
待梳頭又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嚙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奉常閒物要些些
餘皆中婢僕之語決句京師感傳是年登第與挑杖虛鞋事雖不同用奇則一

題縣丞像

四明豐南萬坊性滑稽里中致仕驛丞某繪像具帶求贊詩豐題其像曰才全德備
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倚駁羅之弊本善以為譽之太過
識者笑曰則其為人亦成解矣又李汝令遠吏向豐索藥方豐乃書云大櫃子
去了仁無花果多手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糶歸以至今令竟之笑曰豐公
嘲爾吏請其故今示之曰以上四語請一夥滑稽耳

四十箱

廢殿歐陽重巡撫雲南以不給軍糧奪職歸每過館驛必題詩壁上辭皆怨望時年
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氏書二絕於詩後云怨詞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
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又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想齊
名就充老世間安有四句翁

嘲充指

元關漢卿作醉扶歸嘲充指云十指如枯筴和袖揀金尊搗殺銀毫字不真搔痒天
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幼時曾聞便句云十指為蜂蟻當先鹿充有時
爬背同般難辨此名蓋牙軋物終難別理盡琴琴不成曲

京雜誦

唐伯虎遊僧舍見雌雞請果為供僧曰公能作誦當不斬也援筆書曰頭上無冠不
報四時之晚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
與窮人食喜言又食人竟免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先割去本根大教先取波羅香
水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苦蘆慧刀割去心腸污穢吐香水源源化為露凝湯滾滾成
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露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難得死所無憾

矣乃烹以侑酒

偷狗賦

宋滕達道詩書潛山僧舍僧有大象之僧訴於縣縣命作偷狗賦其誓曰云撒梵宮之皮吹充絳帳之晨羞圖飯引來雞悍續貂之尾奈絢章去驚回顧免之頭今欺實

打秋堂

才太守寬謫換院一主事亦米謁以通開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磨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俗以干人為打秋風米元章帖作秋堂○雪濤詩史一客憤打抽豐所遇郡縣官輒以說詞動之一日謁宜興令又談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惠境內羣虎亦皆遠徙言未畢復稟昨夜有虎傷人今日客曰公說虎皆遠徙此言何自而來客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了就要去底令大笑而贈之

銘匠詩

趙東山里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因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恐難脫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銘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云一條黑路兩人忙

整張二系

卷四

七

旁晚相看髮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過時光二人知誤已相與感歎罷去

龍宮海藏

正德中某御史按浙觀風以龍宮海藏命題試士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請之曰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度錢塘

採蟾酥

太醫院有採蟾酥差時儀從甚都某判院欲以炫耀其友枉道過馬友作詩嘲之曰白馬紅纓出禁城喧天金鼓吹兜旋穿林過林多豪氣拿住蝦蟆壞眼瞎時人傳以為笑

金陵十六樓

藝林學山水樂中晏辰之金陵暮夕詩有花月春江十四樓句蓋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賦謳歌鼓腹輕烟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樓于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飲酒也胡元瑞云十四樓語足為詩料金陵瑣事云金陵本十六樓載十四樓而遺南市北市二樓今諸樓盡廢獨南市樓尚存鹿邑李叔

通泰號仙游洪武中進士博學知天文嘗飲天監遂入欽天監籍有集句詩二卷

中有咏金陵十六樓詩南市樓云納納乾坤大南樓縱目初規模三代遠風物六朝餘者售何人在登臨適自娛皇恩遠近莫共酒杯疎北市樓云危樓高百尺極目亂紅粧樂飲過三節遊觀納八荒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集賢樓云迢迢出半空畫列地圖雄魚水千年慶車書萬國同長歌盡落妙舞向春風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樂民樓云江城如畫裏迢遞起朱樓白日催人老青尊喜客留百年從萬事一醉解千愁帝德堯同大洪恩被九州謳歌樓云西北高樓好開宜雨後過憑闌紅日早回首白雲多廣德停簫鼓深紅淨綺羅千金不計意醉坐合笙歌鼓腹樓云翼翼四簷外居人有萬家盤空齋屢屢舞破日初斜小酌知誰共新詩取自誇聖圖天廣大爛醉慰年華清江樓云涵虛混太清時轉道靈湖雁雙雙起漁舟個個輕世情何遠近人事省將遊說笑逢耆老終身願太平石城樓云翠袖拂塵埃煩襟出九垓清光依日月逸興走風雷鴻雁幾時到江湖萬里開文音成錦繡臨咏日盤迴來賓樓云地擁金陵勢烟花象外幽九天開秘祉八極念懷柔造化鍾神秀乾坤屬遠猷音皇拱拱治不待治書求重譯樓云使節猶頻入登臨

整張二系

卷四

八

氣尚雄江山留勝跡天地荷成功千羽三苗格車書萬里同聖朝多雨露樽俎日相從澹烟樓云久坐惜芳塵鶯花不棄貧關心悲地隔有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愁白髮新登臨聊極目紫陌萬家春輕粉樓云郎樓開縱目風度錦屏歸玉腕擅紅袖瓊危泛綠醅參差凌倒影迢遞絕浮埃今日狂歌新詩且細裁鶴鳴樓云翠捲憑闌外樓高不倦登抑揚如有新樓切可堪聽白日移歌袖青天掃畫屏古來形勝處重到憶曾經醉仙樓云自得逍遙趣乾坤獨倚樓天籠平野迥江入大荒流待乘人間事來為物外遊蓬萊自有路雲雨夢悠悠梅妍樓云天地開華國招選屢有期風烟歸遠興鐘鼓樂清時對酒惜餘景達人誦舊詩平生無限意莫信笛中吹翠柳樓云白情岸江皋開庭近鳥巢交疎清眼少歌罷彩雲消落日明孤塔青山見六朝平生愛高興回首興治滔

商文毅對

天順復辟後益重文星與儒臣講誦書義偶入翰林院見柯潛因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句可對潛一時思索未就英廟曰可與同官對來上退潛出遇商文毅對于午門外問柯出何對潛曰因皇上出句未對耳商曰何句潛舉前對商曰可對流連

荒亡為諸侯慶明日潛奏之上稱實

阿丑

成化中汪直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旋加黜奪時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赴殿似燒葱之語陳誠王越蹈塌尤其中官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之風汪直之逐與有力焉一日于上前作醉人醜酒一人曰巡城御史至醜罵如故自侍郎至尚書內閣醜如故又曰駕至其醜尤甚最後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起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天下之人但知有汪太監安敢不懼上領之丑復作直持雙劍趨階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平日惟仗此兩劍耳問劍何名曰陳誠王越也又震澤紀聞丑云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丑曰內有陳誠外有王越豈非兩月乎由是直等竄斥殆盡

智公得路

林居漫錄朝廷關一清要官政府問誰可任者或以公論對政府曰公論如今無用或以古道對政府曰古道如今亦難行或以糊塗對政府踴躍曰糊塗如今却去得最後有力者舉智巧政府喜曰爾舉是也其為我雅知之是常折腰豈辱惟我願指氣使而莫予違者也遂以屬銓司列啟事中命下之日富貴利達之士彈冠相慶曰智公得路吾輩行且同升矣

講張江陵

金陵瑣事張江陵柄國銓東科道官不敢揚眉吐舌畧陳異己之論時因編語語云科道缺官文選郎中請於張江陵張謂科道官最難得其人即如孔門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文選曰德行如顏回何如張曰回也於吾言無所不說下則字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曰子夏入閭聖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曰求也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政事如子路但恐其好勇耳張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儘可用也儘可用也文選唯唯而退因舉不說者

張江陵對句

顧東橋瑣語張江陵僅十餘歲應童子試東橋曰童子能屬對乎因曰雛鶴學飛萬里風雲從此始張即曰潛龍奮起九天雷雨及時來東橋大喜解腰間金帶贈之曰他日貴過我也

幾教授

弘治末泉州府學某教授南海人頗立崖岸一日設宴于明倫堂撤演西廂雜劇翌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撤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自愧故態頓去

僧妓相識

蘇東坡與僧佛印妓琴操每相往來飲酒慶和一日佛印往蘇家見琴操卧于紗厨因戲曰碧紗帳裏睡佳人烟籠芍藥琴操即對曰青草地邊沈和尚水浸葫蘆佛印大笑曰和尚得對娘子實出望外

以姓為聯

惠安歐知縣與泉學趙教諭某飲酒和縣將教諭姓氏為聯云趙先生飲酒一走便消教諭亦將知縣姓答云歐大尹徵糧合區全欠

丘文莊對句

丘瓊山幼從師於里宦之家塾聰敏有聲官兒頗不好紙筆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丘肄業中堂時天雨坐席當瓦穴漏滴丘肩丘乃換彼兒席居於漏所以己席居彼之地宦兒具告其師師曰能對對者即為理直因曰點雨滴肩頭丘應聲曰片雲生足下師稱善宦兒愧不能對天告其父父怒召丘試以對曰孰謂犬能欺得虎丘即對曰焉知魚不化為龍宦兒駭知其非常人好語慰歸

龍聽以角

宋魯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曰蟬以腹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從角聽無乃不足於耳歟

詩規鐵崖

楊鐵崖母夢金鈞人懷而生在勝國時以史筆自命晚年避地松江之泖湖謝伯里家畜四女名單枝柳枝杏枝皆善音樂來書船恣意所之有故人寓詩規之曰桃葉楊枝與杏花吹簫鼓瑟奏琵琶可憐一代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鐵崖見詩稍自愛後暮大年讀其詩集有詩云文章五采鳳皇雛酒債詩囊膽氣粗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鈞夢遠天星墜鐵崖聞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此詩善能用事而飲其實惜其集中不載

巾詩

七修類事正德中京都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至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價廉

易州仁寶作詩誌之云忽出街衢不耐看。今時人物古衣冠。望塵走俗人心厭。況又庸人戴一般。其友孫體時一日戴巾訪郎恐郎諷。望中預構一絕。郎見而笑。孫曰子亦有詩。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馬不生踪。二人相對而笑。

一鏡見酒

金陵陳子文。號倉屋。家貧嗜酒。一日囊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倉屋先生。屢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笑我多顛倒。不瘳饑腸瘴渴腸。

裁縫冠帶

有業縫衣者。以賄得楚冠帶。顧賣山嘲之曰。近來仕路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蕩破。分明兩個剪刀獲。

鑽鑽遠

史丞相鑽遠用事。選者改官。多出其門。一日制閣設宴。優人扮顏回。予予問曰。汝改乎。曰。回也不改。因問汝何獨改。予曰。鑽遠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但鑽之鑽堅。耳予曰。汝鑽差矣。何不鑽。鑽遠。

庶吉士

萬歷中。有以賄改庶吉士者。院中作寓言譏之曰。昔孔子為館選。庶師齊宣王。魏東金萬。因晉筆而就試。馬卷呈孔子曰。王庶幾改。宰我食稻衣錦。私餉舊教。新穀若干。試日。情游夏代筆。予直畫履而已。已而送卷。孔子曰。於予與。改顏淵善言。傳行乃曰。鑽之鑽堅。不若既竭吾才。吾見其進也。試畢。問卷。孔子以如愚置之。曰。回也不改。他日。回請故曰。汝策。馭馭卷。出奇百里之命足矣。何復望華選乎。回因痛哭而死。

韓侂胄

韓侂胄恃扶日之功。兄弟專權。凡事自作威福。除皆不由內會。內宴。優人王公瑾曰。今日選人。如客人賣傘。不油裏面。優人又為日者。選人問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理宗亦為啟齒。

五經題

弘治中。程學士致政。主試為給事。華泉等所劾。謂以題私。嘗唐寅徐經等。值公宴。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值千金。一人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優人曰。程學士家名為五更啼。題也。

頭方題

萬歷丙午。將檢討。給事主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題中式。主試於鎖闈日。得罪。杭郡公。郡公銜之。微棘後。宴主試。預令優人刺之。其日演劇。叙記無從。發極至承局。寄書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關白內款矣。成又問。局曰。貢方物矣。成曰。何物。曰。一豬。成曰。豬何奇而貢之。曰。絕大成曰。驢大乎。曰。不止牛大乎。曰。不止象大乎。又曰。不止成曰。大無過於此矣。局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體。只豬頭。豬腦。豬蹄。你道易價若干。成曰。多少。局曰。只頭。場題亦費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局曰。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將蕭聞之。頗亦不歡而罷。

善天文

張循王。天性善貨。鍾伶為術人。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則見星。不見人矣。如無渾天儀。可用一銅錢代之。今窺帝。曰。此帝星也。窺幕。曰。相星。韓世忠曰。將星至。循王則曰。不見星。眾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但見張王在。鏡眼裏。坐滿座大笑。○按張循王家多銀。每千兩鑄一球。目為沒奈何。

鼻頭

吳下稱奴為鼻頭。嘉靖中。王氏僕吳一。即富而志。以貨得官。嘗來四人。輜赴趙家席。孝廉張伯起惡之。時有蘭白之警。伯起乃遽謂吳曰。近聞邸報。蘭白已就擒矣。吳欣欣然。問伯起曰。蘭白原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圍。截其頭。亦重數千。勦碎之。而後能舉也。吳曰。那有此事。伯起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吳知其誑。已不終席而去。

僧臘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詩云。僧臘階前樹是也。又言戒臘者。內典云。西方結夏。時以蠟為人。其輕重相等。解夏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不差。則為定念。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戒臘。非年歲之臘也。

五大夫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唐陸宣公。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義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新。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惟雲谷雜記引如曹承賜爵七大夫。連五大夫為證最為明白。

吳已之蓋不當

吳江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為三高或彈蠡云臣怨友其人丘明所取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鄙君為鳥喙自己曰鳴夷變姓名為陶朱遂錐乃於都市乃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況當此無邊勝地之上豈應著不共戴天之仇其視菰菜蓴羹傲處名爵筆林茶灶短棹江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聊戲釣雪耶可笑吳癡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劉清軒之見識固深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黃東浦之賜請尤醜所合被其位況其軀別識高尚充其祀庶于費之流風益凜三江之夜月增明元謝應芳上書饒介之亦欲黜范蠡而以秦伯為主配以仲雍季札張陸二公列之從祀其論甚善惜饒未之行也

齊已詩

僧齊已聽琴詩云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是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如聽琴絕句正宰相詩也

洞庭漁人

卓彦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彦恭問有魚否漁人曰無魚有詩乃鼓柁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答而去

鏡殿

藝林伐山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劉仁軌入奏事帝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合劇去武后不悅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簪釵漾涼波胡應麟云六郎謂昌宗明空即璽字耳但鏡殿隋煬帝所造述標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璽用事中外謂之二聖仁軌蓋假此以誑之也

題詩僧庵

昔有人題詩山頂僧庵曰高山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龍半間半夜龍飛行而去歸來翻笑老僧閒明桃源陳明遠題詩漳江寺曰吟過三千洞來眠四大牀白雲鐘鼓外翻笑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輕妙有味不妨倒案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獲三虎今獻於鎮守鎮守以美言獎之以為善政所致而今實會慶時俞鳴玉舟善謔作詩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劉菊莊

杭劉士亨泰號菊莊善詩七修類稿載其二絕句語亦警拔咏秋鶯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蓋識不知止者又咏秋茹云傍葉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露邊當時無知己意

琴瑟二集

卷四

十四

琴瑟二集卷四終

堅瓠三集序

稼軒先生多聞博學能紹美乎其前人故知稼軒者以後進好事儒者稱之于聞而然之及觀所編堅瓠集凡其親記所及古今人軼事與語言文字之可資談柄者悉載焉而勸戒之意即寓於中使讀者或時解頤撫掌或時駭目驚心乃益信此真儒者好事之所為也夫人而非儒者惟恐其好事而儒者則惟恐其不好事蓋為仕為學皆儒者事不得仕則終於學而已苟非好事安能於學無遺事乎乃先生則曰吾非好事也吾幸值太平無一事之時聊借閒筆墨以銷此閒日故書成而取義於物之無用如堅瓠者以名其篇嗚呼儒者之書豈無用之書儒者豈無用之人雖學優不仕疑於飽餐然儒者自命即不見用于世要當立言以垂不朽稼軒者述甚富有績聖賢辭輔錄及鼎甲考若干卷秘未授梓此區區小篇猶未耳且如瓠之為物至老而堅始適於用今稼軒窮且益堅必且老當益壯是正世所寶為碩果者也瓠云乎哉請以斯言質諸知稼軒者

同學子卷毛宗崗序始氏漫題

堅瓠三集

序

堅瓠三集卷之一目錄

戒石銘	土產
鷓鴣蚯蚓	嗟評
太平皇帝	愛妾換馬
爰易帶	紅葉題詩
陶穀詞	婦人朱粉
警異	上頭
月事	纏足
金釵十二	細腰
林	禪袴
空定慧箴	刀筆辨
畫作粧奩	弄瓦詩
典淮郡謝啟	卓沃詩
陸世明	顧成章俚語詩
枷詩	穢韻雪偈
尼嫁士人	詩嘲朝臣
龍華會	井珠
七字吟	歲朝詞
上巡按詩	觀燈對
奇對	人中龍
驚妓越席	調夏嚴諺語
避仙夢	速死托生
割股放生	嫁婦休妻
婦人詩詞	和靖七世孫
詠月	判妓
半邊月	和靖墓
感慨詩	歛蓮船
城隍橋上畫	改神童詩

堅瓠三集

卷一目錄

十三並
盜水供狀
嘲執政

如夢
刺觀競渡
五經笥

陸龜三集

卷一日錄

二

後集卷之三 第七十三册

陸龜三集卷之二目錄

忍字箴

文章九命

藥渣

襄萬頃

嘲李楊二相

姦盜以詩免

五藏能文

水雪蛆

遊春黃胖

詠王介州園

嘲背衙傳奉

錢鶴灘

爆字裏詩

咏紙梅花

殿分宜幼穎

噴嚏

竹夫人

真西山生祠

弄猴馬

老婆牙

弄常百姓

單子問家世詞

巫山雲雨

失金釵

舊舞衣

閨羅見缺

陸龜三集

卷二目錄

一

到京探事

臘梨賦

蒸猪頭

楊仲舉

三聲

續衣詩

戰袍金鎖

咏松石

多少箴

馮千秋

夢微

悼內詩

作詩寄子

問老天官

桑寄生傳

蜂蟻詩

藥名尺牘

押婚

陳謝文朝

麻齊直籠補

邵康節

常省元題契

魏野詩呈王寇

張公喫酒李公醉

月夜招鄰僧閒話

數穀穀

酬朝

使宅魚

全經賦詩
詩僧靈夢堂
散婦重婚
涼傘詩

浪花詩
悼陸全卿詩
蘭節婦

聖朝三集

卷三目錄

二

聖朝三集卷之三目錄

老蛇皮	猪鬃鬃
用琵琶語	售宅賦別
改題六如畫扇	東坡戲妹
題黃鶴樓	對語
祝詞	前輩風致
化贊疏	贊氣頌
恒言	拾遺品題
周秀才	荔字
七夕古今無假	挽陳文詩
詩有感發	狂客索酒
醉客賦詩	題漢高祖廟
宿柳張睢陽傳	摩爺夫人
題昭君圖	夫婦互羨
延和閣	豆腐
獨眼龍	白縣尹題壁
屈原曾子	顏子告狀
閔子騫辭費	麟判
顧令却錢	戲吳主事
嫁女題石牛	唐祝暮緣
桃石相嘲	梅花下火文
十二辰詩	蔥湯麥飯
玉皇繡環	刑大白詩字
詩社	剪刀詩
熨斗詩	釣鱉客
千字文題	拙字
題扇非客	汪海雲
朱斗兒	硬如鐵

聖朝三集

卷三目錄

一

戴石屏
水利
沈宜謙
造樓觀塔燈

武廟幸徐霖第
險韻詩
衣巾生員
玉腕黑臂

堅瓠三集

卷三目錄

二

堅瓠三集卷之四目錄

茶瓶湯候	戲嘲茶馬
飛吟亭詩	牛詩
美人指甲	紫姑咏手
蘇繡鞋	老態詩
衡山圖記	惠利夫人
東坡中	集唐嘲續娶
天竺觀音	左國璣
虞伯生詞	妓出家
詞刺伯顏	咏替者
帥才相量	詩疑呂仙
淨浴詞	弔伯顏詩
王昭儀	徐君實妻
尼覺清詩	胡御史張少傅
橫衣	食葷
鄧氏詩	玄免
海外全書	弔四狀元詩
胡王咏女史	史公謹
品梅	佛龕舞紙詩
儲靜夫對	朝雲
題卧雪圖	張仙
趙墓屐臺	弔唐荆川
神仙粥	霍洞
和尚針	張三影
吳伯通	馬湘蘭
寶翁翁	老儒被辱
孫鳳洲詩	打夾帳
楊清劉濁	孔咏蟹齋

堅瓠三集

卷四目錄

一

卸金堂之箴

尹蓬頭

河滿子

葡萄園

胡澹庵

蝦助詩

龜蟹

聖教三集

卷四目錄

二

聖教三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纂輯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頌令箴於州邑。其文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
惠無政府。三異道在乙絲。駭難為理。留積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
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宵衣。固不踰時。爾俾爾祿。民膏
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恩。至宋太宗。擇取爾俾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
刻銘。唐明皇則命立於甬道。面鐫公生明三字。以為守令警戒。歐陽集古錄云。戒
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青耳集云。秦陵哲宗。嘗戒石銘。賜郡國。陳眉公作宋太祖
立即仁寶七修云。元元中。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土產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或以饋人。明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
有相思。其遺石屏。時留刻南中。德政碑句。河南土產。麻菴線香。官遊者每取為餽。于
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麻菴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
朝天去。免得闖關話短長。夫世之巧宦。不無并土地括去者。些些土產。二公猶以為
不可。則廉貪相去。其霄天淵。留刻德政。清風兩袖。近惟江南。巡撫潘屠湯公。斌足以
當之。

鳴鴉蚯蚓

水南翰記成化中。南京國子監有鴉鳴。祭酒周洪讓令監生能捕者。放假三日。人目
為鳴鴉。公其後劉俊為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同時南京院妓吳娟
舉止輕挑。人呼為蝴蝶兒。時以為對。

笑評

臨川傳平叔。占術弱冠能文。風氣道上。嘗戲為笑評。不減晉人排調。錄之以資雅噱。
評曰。涂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克奇如武后
宣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雅嗜。不惜他人流血。李至竟如無當之管。萬石難盈。劉武
叔如初習蒼鷹。一任奮擊。周子會如飢馬競。蹄齒不馴。又如席間開犬。直令四坐
縮足。涂伯子如勇羊趨。頭額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

求取可厭周開如輝危懼恒慮慮後又如怯卒無綫收骨而已乎蓋卿如千里馬駿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為墟又如措大噉蔗欲滓成粉席獨可如腹膈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函谷○人謂健啖者腹中有肉膈見吳身

太平皇帝

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于太山自號太平皇帝父同為太上皇兄休為征東將軍恭為征西將軍恭德討擒之人謂之曰何為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始曰太上皇家塵在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始曰皇后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哉

愛妾換馬

唐酒徒鮑生多著聲妓開成初以學蘭小情隨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章生下第東歸駿馬孔阜向越水聞鮑置酒頃之二雙鬟把胡琴方響而至坐鮑生之右撥絳琴金鑿亮漢谷酒酣乃停杯命燭閱馬于軒檻前鮑撫掌大悅章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道四絃更衣感而命捧酒勸章生歌一曲云白雲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願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

紅葉題詩

鮑生信有短烟絲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章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正頻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眾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章以手當星使交馳之踧踖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閣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指妾換馬之筵乎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壯如持盃望月請賦其事命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毫以標之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章而來先彩頓生於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堪望新恩堪非吾偶也德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鬚髮浮流紅燭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與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較羣之足為貴哉買笑之思既盡有類馬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芭蕉盡章生發篋取紅箋跪獻廡下二公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若是駭問其名則謝莊江淹也言訖不見事見唐陳翰異聞錄及才鬼記但古樂府已有半箇文愛妾換馬蘇註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又誠齋雜記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

駿馬愛之馬名曰鶻其主所珍也彰曰彰有美妾相換惟若所擇馬馬王因指一鞍遂換之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管絃文苑英華有陳標詩曰粉閣香銷華殿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嫌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承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踏泣長斯兩意同七修作張祐詩又鴻書蘇子瞻讀黃州將運使餞之子瞻命婢春娘勸酒將問春娘去否子瞻曰欲還父母家將曰公行必須馬乞以馬易春娘可乎子瞻諾之將題詩云不惜霜毛兩雪蹄等閒分付贈蛾眉雖無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子瞻答詩曰春娘別去太匆匆無限離情此夜中只為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亦賦一絕云為人莫作婦人身苦樂無端總屬人今日始知人賤畜君前碎首又何嗔遂下階觸槐而死三詩本紀不載

妾易帝

南唐近事宰相嚴絳多歌妓給事中唐錫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娘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姬解帶較負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散數巡唐形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闕而別嚴悵然道之

紅葉題詩

本事詩顧况在洛開遊苑中水上得大梧一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亦題一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帝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得葉上一詩以示况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次第行後况聖宮人韓氏成婚後於况書篋得前葉驚曰此妾所題也向日妾亦於水中得一葉况索觀之即况所題者時人相訝其異云又雲漢及諶明皇時貴妃寵盛春號諸姨往來禁中宮人怨恠有題紅葉隨流水流出者詩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枕一作流人為願况所得况亦題詩即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內官得詩因遣聖聰遣出宮人韓鳳兒等甚多○山堂肆考唐僖宗時詩人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囑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一葉置溝上流有深宮葉上題紅怨付與清流欲寄誰句為宮女韓翠蘋所拾後祐為丞相韓泳館客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聞翠蘋有才學又同姓作伐妓祐成禮後翠蘋始言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示泳聞之復為祐開宴叙賓相慶戲語祐曰二人今日可謝媒矣翠蘋又咏一絕云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得成鸞鳳

履足謂始於已古今事物考謂已極精也惟猶未變足以昂裏之宮中效其說甚詳墨莊錄云婦人之履足起於近世前此書傳皆無所載六朝詞人之體狀美人容色之姣好妝飾之華麗無一言及履足者韓偓香奩集有咏麻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級細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皆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首娥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令首娥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被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裡月長新因宵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楊升庵謂起於六朝引樂府雙行纏詞云新羅繡行履足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張山云史記有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則古已有之曾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韞生塵香履履有鳳頭重屐分稍之制唐詩有便脫雲靴出翠帷句李義山詩云浣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杜牧之云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挾幾侵魚子鱗影纓長憂鳳皇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托錦鞋唐人又有慢移弓底繡羅鞋之句則纏足非始於五代明矣○七林詠美人足飾云文綦絳綵繪羅履羅履足履足履

金釵十二
唐人詩多用金釵十二如白香山酬牛思黯詩釵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十二行或言六釵耳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也又南史載齊周盤龍伐魏有功高帝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教云餉周公阿杜此事甚佳罕有用者

細腰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為節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腰多細腰一事而載三王何祖孫所好之同耶抑記者之誤耶

林婦人腸服也此約詩類上蒲桃纏腰中合歡結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林楚宮腰廣德詩婦家寶林被龍被謝但詩細風吹寶林輕露濕紅紗意俗所謂林胸也崔約言今詠林謂之腰綵引左傳相服戲于朝近身衣也腰綵疑即暖腰之類○段成式云見說自能裁相肚不知誰更着情頭詠相肚今之裏肚也

禪袴
釋即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為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為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樂府所云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是也今男女皆服之矣

空定慧箴
明弘治己酉順天鄉試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以涉禪語或仿鄒五歇後體以自餽曰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真可除君不見今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天子犯了鄙夫問於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塗君不見今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人債事一人國可必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今之所禁雖有智當年孟子犯了德術智

刀筆辨
萬花金谷長洲錫工馬士龍與錢塘傭書人郭天民同集吳叔華家為長而郭幼郭不之識與學生馬曰小子敢我仇耶我聞刀筆吏抑刀在前乎筆在前乎郭曰老兒敢欺我耶我有筆如刀抑筆在前乎刀在前乎且汝非我筆能奏刀乎馬語塞竟諫

畫作粧奩
某喜丹青有女及笄不置一物作寒葉齊眉圖一幅題一詩携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只見圖象畫金屋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畫與別人家

弄瓦詩
無錫鄒光大連年生女俱召翟永齡飲翟作詩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大令正原來是瓦窰

典淮郡謝啟
宋文本心典淮郡景物蕭條謝實似道啟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第一飯

搭船之錢稍子辱之今宿於舟尾沃以詩自悼曰搭船誰敢道心酸稍尾中間一斗
寬縮頭睡時如風宿座身坐處似龍蟠九天雨下渾身濕五夜風生透體寒最是有
錢真個好官艙裏面樂盤桓將登岸稍子故意開之竟跌水邊眾笑之沃又吟詩曰
一到江邊船便開天公為我洗塵埃時人莫笑衣衫溼乍向龍門跳出來入試畢及
揭榜以香秋中亞魁春榜登進士第被職雲貴過巫江舟子已早避矣乃拘其母禁
之十日不出復執其妻次早投見沃乃斷之曰禁母十日拘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
結髮之情何厚任辱儒生今違孝道用申法律以警將來遂杖而釋之

陸世明

長洲陸世明後才藻思聲稱藉甚舉於鄉赴南宮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為商令
納稅陸即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
聞道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又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
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三尺水絃夜深彈破青天窺意中人春只
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嬌城心照訴與他知道

顧成章律語詩

常熟顧成章善戲謔能以俚句為詩嘗咏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
會盡糟日日釐糟要八刀折散一雙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雞淘除皮且亦論顆數換
糞油還逐滴撥口有喜神無用處大家都把火來燒又咏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
塵糟拖破鞋囉乖像甚細娘家手中托飯沿街吃背上一獸兒著壁捱隔戶借鹽嘗討
碑對門兒火弗擔柴除灰換糞沒離當扯住油瓶撮撮誦此等皆吳音撮合者可謂
曲盡

柳詩

陸廚之子因不避邑長被責而加之賦音叔為詩曰陸廚今歲苦多端頭向青松不
裏鏡日出乍看橙少脚夜行不怕井無欄家鬆細雨衣難溼料峭東風頭不寒更有
一般堪歎處入時容易出時難

棧韻雪偈

雲棲四面皆山積雪之後真銀色世界也有禪者謂蓮池師曰今居積土求淨邦還
許出機語求淨偈否師可之因出韻云狗魂非酒紐師隨出偈云萬山無人縱腐狗
頑石高依盡逃颯慘遍若痕白似檀壓翻蒲葉青如韭寒膏時煮竹爐茶潔體不陪

金帳酒水晶城外一聲柳玉關頭地開銀紐偏舉禪家大悅

尼嫁士人

駒陰元記既州有尼嫁士人張生鄉人戴宗吉為詩貽之曰短髮蓬鬆綠未勻袈裟
脫却看紅裙于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稱快

詩朝朝臣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任也恃迎復功陞伯爵虎而翼矣恣意凌人錦衣衛指揮
達果與都御史寇深每事裁抑之天順年已七月二日遂反幸逢官馬亮聞警告恭
順侯失瑾瑾告懷寧伯孫鏞進本連上得不啟門五鼓欽已橫殺于街舉火攻門朝
臣都避走遂寇二公首被殺後李開老皆被執頻擬以刃尋釋之索尚書王翱甚急
王在一室窮迫無措主事朱文氣長大有力遂負王逸去始得免比天明孫鏞會兵
戰于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侯亦戰死京師時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頭狂寇速諸公
死亦當學士叩頭如吠犬附李尚書鎖項似羶羊萬安屈膝稱三叔恭順當胸
戰一場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後嗣權文範於要津時呼為馱官人

龍華會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生辰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香水而復以花鬘鏡
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錢財有高舉和尚偈曰吟聲未絕便稱尊
攪得三千海岳昏惡水一年沉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井珠

輟耕錄云人欲娶妻而不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之挑雪填井男婚
女嫁財禮登具種種不可開謂之投河奔井又云奴僕初來時曰走盤珠言不檢自
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檢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檢亦不動此雖俗談
實切事情

七字吟

順治丁酉南場鄉戲吾鄉有楊姓者獲信因其頭歪人遂作七字吟以嘲之曰側吹
笛笛隔壁思量弗出頭裏撲跳氣團團欄船立弗直我是梁山阮小七

戲朝詞

吾鄉熊元明先生諱東鑑戲作戲朝詞意驚兒曰定辭冰五樣頭環鴨蛋樂煮非蔬
香白春鷄來漆糟魚少頭瓜薑沒油團爐火嫩生泔酒餓吼吼接連數碗個個踏陽

上巡按詩

正德中。浙江有神童。年八歲。聰慧能詩。上巡按詩云。幾欲烏臺見上官。心驚膽戰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煖。一道風霜六月寒。俯仰天星冲北斗。喜看明月照冰盤。已知海上金鰲見。願賜書生一釣竿。

觀燈對

永樂中。溧陽彭印山。六歲以神童徵至京師。上御奉天門外觀燈。召彭出對曰。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應聲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上大奇之。賜予甚厚。

奇對

陸浚明。幼善屬對。一日同陸象孫會客。兩客對其飲酒。客曰。圍碁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應。架即曰。坐滿觀書。五更五經。又一客曰。彈琴賦詩。七絃七言。

人中龍

吾郡蔣熹。年十一。為府學生。遇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某見。二雀飛集三清殿。命熹云。三清殿上。棲雙雀。畫應聲曰。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歎曰。他日人中龍也。

驚妓起席

蔡君謨。招陳烈。李觀。飲於望海亭。以歌妓侑酒。方舉板。一相。烈驚怖。起席。攀木踰垣而去。觀作詩嘲之。有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之句。烈聞而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宿延。詎釋氏為妖。胡指血。軻為非聖。按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諒覽牒大笑。

詼夏服諺語

夏桂洲。嚴介溪。為方柄用時。互相傾軋。京師有諺曰。夏桂洲不知休。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嚴介溪不知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先後十餘年。二人相繼覆敗。一符其言。又傳貴溪臨刑時。大雨如注。西市水深三尺。應雨淋頭之諺。○湯體小品。載貴漢八字。壬寅丁未丙寅壬辰。少時。有江西星士王玉章。推其運批云。如今運是一書生。位至三公。決不轉。莫道老來無結果。君王還贈一車斤。

遊仙夢

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官妓。公諱之。會僧廬。公柱道潛窺。妓踰墻去。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則老僧房。驚回一覺揚州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連死托生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王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日。又王嘗死。張安國拔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夫人有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朝曰。程師孟生求連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割股放生

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為壽。先祿卿輩。申籠貯雀。鵠指芻開籠。每一雀一餉。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帥之妻。病瘵。侯割股以獻。者時朝之曰。侯為夫人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嫁婦休妻

德游錄。王荆公子雲。為太常太祝。有心疾。娶龐氏。未嘗相接。獨居小樓。焚香禮佛。荆公憐而嫁之。時工部員外侯叔獻。荆公門人也。再娶魏氏。而悍。侯死。荆公恐其虐前妻之子。妻而出歸母家。京師諺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婦人詩詞

卷一

七修類稿

信道中有杭州金麗卿詩云。家住錢塘山水園。梅邊柳外識林翁。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暑途。又寶祐間。有余淑柔。題浪淘沙于臨川驛壁云。雨溜一林。下風鈴。滴滴了。釀成一紙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邊雁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下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一作。菊滿寒城。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自稱和靖七世孫。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姜石帚作詩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雀種。并梅種。定是瓜皮搭李皮。今之通議。亦可謂瓜皮搭李皮矣。

咏月

萬花金谷。載張家咏月詩。亦有致欲除美酒。邀明月。又恐隣家索酒錢。歸與妻兒料酌定。閉門推出月邊天。

判妓

東坡攝著錢塘。有妓號九尾狐者。一日下狀解籍。坡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援例求落籍。坡判云。教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莫北。

之聲所請不允聞者大笑。

半邊月

建文帝初生。頂顛頗偏。高皇視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母慮其不克。或以詩對試之。一夕與懿文同侍高皇側。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不得圓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云。誰將玉指甲。拍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皇覽之不悅。未幾懿文薨。建文帝又出亡。皆應其語。又一日與文皇同在禁中觀獵。馬疾馳而過。高皇出句曰。風吹馬尾十條綠。建文云。雨打羊毛一片毳。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語雖俱工。而氣象則讓文皇矣。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西湖之孤山。以梅為妻。以雀為子。朝廷錫以東籬。古今高其梅。詩清高。莫比。後官遊于杭者。或享或女。死多葬其地。故粟粟於林墓之前。後有士人題詩云。太乙官前處士家。于今換作宮人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照命耶。

感慨詩

劉後村詩云。割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醫者摸盤者。也有盲人問點鍼。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感歎不遺。

紙蓮船

宸濠曾賞元宵。用紙造蓮船一隻。頭設二獅子。口俱啣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清。至尾則各偏遊。各街間有曉其意者。召米一士見之云。甚有意。召去問之。對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竿清不金。濛喜留買。買元寶一個。蓋江西有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城隍牆上畫

洪武間。金陵有人畫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髮髻其髻。一斷橋甲士與民各左右。立而待渡。揭於城隍廟牆上。高皇聞之。敕教坊司參究其事。以奏云。僧頂冠有官無。法道士十冠。官多法亂。軍民立橋邊。過不得。自後法網稍寬。蓋以滑稽而諫者。

改神童詩

順治中。吾鄉一孝廉性落拓。不檢。為諸無賴事。一日與僧爭一嬰。竟不勝。遂縛僧歸。鎖木墩上。為僧所誣。以叛通。以木墩及串戲。蟬衣為証。追捕至家。僧猶在室。負墩

至。下石者罪不可逭。時有改神童詩者曰。一舉墩頭日。雙僧未老時。蟬衣歸庫裏。瑞的為男兒。身列賢臺。不知自好。以至此極書之。以示戒焉。

十三並

姚三並。本姓下。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下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下得之。即托故辭歸。恰杏翁作詩咏其事。有一點真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下不受詩。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謀及曾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科第不絕云。

如夢

葉祖負篤譽。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因詠一聯云。醉來煮漆屏風上。草寫塵金月。餘詩。後以多語去官。獨西湖二三僧相善。為之祖餞。僧曰。世事如夢而已。葉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盜水供狀

有頑民因天旱。盜決人水灌田。為王者執。供狀曰。右某。因天時亢。律呂調。切慮木面宇宙。洪運。偷集田。金生。屢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果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

刺觀競渡

弘治末。楊一清八歲時。自滇過巴陵。癩而癩。有岳二州。甚器之。薦於太守。同觀競渡。守陋其狀。撫其額。嘆曰。若哉。若哉。令賦詩。一清賦云。若哉。若哉。若哉。若哉。天。先皇。夏。駕。未。踰年。江山草木。猶含淚。太守江邊看渡船。守見之。甚媿。龍飲時。孝廟上賓。未幾。故云。

詩嘲執政

宋邱道源。天聖中進士。往往譏諷朝政。嘗嘲執政云。樞密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請上罪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古有。耶。諫。哭。市。語言。諧。諷。為。足。為。罪。

五經笥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嘗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堅執三集卷一終

清 長洲石叢諸人投學稼奉輯

忍字箴

陳白沙憲章忍字箴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遠眾怒之加唯忍為是當怒火熾以忍水制之又忍愈忍愈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乃其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緇川楊洪道亦著六忍一曰忍觸二曰忍辱三曰忍惡四曰忍怒五曰忍怨六曰忍欲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之間則所遇皆安而悔尤俱矣

文章九命

三鳳洲有文章九命一貧困二嫌忌三玷缺四假寒五流竄六刑辱七天折八無終九無後各有引証鳳洲于丙寅歲以瘡瘍臥床者逾半載幾殆殷都過而戲曰當加十命蓋謂惡疾也因引伯牛長卿等以足之

藥渣

明吾郡陸天池多博學能文精於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時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初數十少年藥之帝如言後數日宮人皆顏舒體胖拜帝曰賜藥疾愈謹謝恩諸少年俯伏于後枯瘠踰躡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

表萬頃

表萬頃不無仕進以為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屢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檐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嘲李楊二相

正德中有為詩嘲李西涯東陽楊廷庵一清二相者云堪歎淮翁與遂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說謫奸邪大畧同考試賣題渥怎怒選官受賄遂難會皇天莫道無陰報個個教他絕後宗卷議之口亦可畏哉

姦盜以詩免

弘正間蘇州月舟一作和尚犯姦長洲知縣某聞其能詩以鶴為題月舟援筆曰素身潔白頂圓珠曾伴仙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驚鴻竟却我偷魚縣令閱詩釋之又一婦以夫犯盜牛事上縣令詩云洗面盆為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豈

會李牛縣尹見詩亦免其罪

五歲能文

翰林崔采鳳桐子五歲其聰慧善屬對時有送桃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許即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棄其內者一日謂父曰以炕為題作一破父故效其體為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有所以烘乎人者曰眠烘二字不雅我為父說改作卧字煖字

水雪蛆

江都雜志云峨嵋雪蛆大治內熱戒菴漫筆載曹方湖為御史刷卷四川言萬山深雪中出雪蛆連軍士於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亦不易得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味甘如蜜其冷如水名曰水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遊春黃胖

白懶龍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相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傳為朝士俞某所作又怡顏錄載韓侂胄冬日遊西湖宴南園有獻遊春黃胖者命族子院判賦詩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事一而詩稍異所記亦不同戒庵漫筆載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梳丁屬夏賦詩曰舞拂珠復弄又連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

咏王奔州園

太倉王鳳洲世貞奔州園成有題詩于壁以諷者曰丈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劫地歡峻嶺悲高仰深池痛九泉無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鳳洲乃翁思質性因嚴嵩之怨死于西市故云此詩崑山王逢年作

嘲寶街傳奉

常熟錢謙當尚書守石城傑在位時以皆得職銜求石城贈章石城援筆大書曰朱時尚看儒生歸去俄來使者車唾手功名如此易白頭才子動長吁蘇州某公亦有作云年少功名二十收他年何礙不公侯釣臺昨夜因君舞舞破衰衣舞未休嘉靖初下詔裁革傳奉中書舍人時有集杜詩朝之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涕淚滿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亂氣滿眼香近侍只今難浪迹青春伴好還解三年

徐淵子舍人善諧謔。少詹與妻有違言。妻家居茶寮。如齋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不歸。妻求徐解之。徐許諾。見妻老妻才者。買一籃餚。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蜘蛛蟬與烏蝶。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無奈。待他何。如何放得他。丁大笑而歸。

尋常百姓

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有陳輔者。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介甫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也。湖陰大笑。

單子問家世詞

蘇東坡送子由使契丹詩。末句云。單子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功顯勸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曰。單子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寇。迨底兒。謂功顯之父元龍。曾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瑞張去為之子。安世以問門。宣贊為副使。或改其語曰。便是中朝一漢兒。蓋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聞者為漢兒也。後知問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是塩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為販鮓巨賈也。

正山雲雨

裴慶餘嘗同李北門遊船。舟師誤以篙水潑侍女衣上。李恚。裴解以詩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小澱羅裙濕。知道正山雲雨歸。北門笑而釋之。

失金釵

歐陽文忠公任河南時。茶一妓時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集宴後園。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目視公。責妓云。何來遲也。妓曰。中著往涼堂。睡著覺而失金釵。猶未見。梅曰。若得歐陽一詞。當償釵。文忠即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關千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晶雙枕。芳有。隨釵橫。坐客大笑。命妓滿酌。勸歐陽。令公厚償釵。

舊舞衣

嚴績乞韓熙載換父神道碑。珍贈外。輒一姬為潤筆。文成。但叙諸系品秩。莫贈之。典。績封還。求其改。熙載竟以原贈吐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熙載笑不為動。

閩羅見缺

衡州王中甫。介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轎。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感氣而誦於介甫。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志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閩羅。介甫笑曰。閩羅見缺。請速赴任。

到京探事

任谷富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而蒲輪未降。乃躬詣京。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訝鶴書邊。身到京中探事官。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臘梨賦

鄭桐庵數教先生。吾猶及載。嘉定友人某作臘梨賦。亦有思致。可資談笑。賦曰。葫蘆之質。油灰之色。盈頭以擺錫。為裝燈籠。以梅花為式。織城輕軟。如千七之初生。紫氣光盈。若點卵之乍。其騷也。與蘭子同稱。其乘也。與鴛鷹比。德官衙。每自附於總兵。排行慣託名於五十。聽海鶴。欲吐豈無得意之秋。蝴蝶亂釘。正其被窘之刻。殺雞當自笑。其刀鈍。油竟可賒。以塗額。紛紛雪下。似花片之輕翻。焰焰紅浮。若鬼火之騰。出何須對鏡。以臨粧。不過盥洗而禮畢。亂曰。晝夜頭光復。面滑做夫妻。今不結髮。

蒸豬頭

益園調米。煙權割瘡。未愈時。先痛無。悲夫人間百病。俱可醫。切莫生來滴漉搭。幼時曾聞臘梨歌。云似梅花不香。似雪花不潔。似琉璃挂不得。塵堂上似油灰賣不得。修船匠娘。謂何我底頭。好似蒸黃楊梯。

楊仲舉

郁履行。蘇浪編。王中令嘗入一村寺。王僧大醉。箕踞。王需蔬食。僧曰。有肉無蔬。餓蒸豬頭甚美。王曰。止能飯酒食耶。僧曰。能詩。即令吟。蒸豚。僧立就。云。背長毛短。凌合。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蒸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盃。紅白。軟真堪。玉筋拋。莫把。瓊瓊。根來比。比。檀根自合。喫藤條。王大喜。與號紫衣。

三聲

陸象山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泣或笑。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

遠聞紡績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碎罵聲也
惡也飲酒喧嘩聲也狂也街巷笑談聲也謔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
聆大聲於夜靜聽難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續衣詩

開元中頌邊軍織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
眠。戰袍親手作，知落阿誰邊。著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
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一宮人自言萬死玄
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玄散堂詩話：
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時佳者。近謝幼脩一首最工，不啻青出於藍也。詩曰：
懶向粧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俱心痛，素線穿時恨共長。霜戶敢辭
織手冷，菱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恠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床。為一時傳誦。

戰袍金鎖

唐德宗出袍十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并詩云：玉燭製袍後，
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闈王將上奏，上以官人賜得鎖者，後帝幸

蜀馬直前後捍禦

咏松石

秦時松封五大夫，李誠之咏云：半依崑崙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
緊，秦時曾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亦封石盤固侯。王介甫咏云：草沒苔侵骨節
周，僕息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以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經名
寵，不免藏彈，何士人而甘為權門鷹犬乎。

多少箴

多少箴甚有理致，不知何人所作。其詞云：少飲酒多，多飲酒少。如菜少食肉，少開口多
閉口。多積頭少洗滌，少積履多獨履。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
便宜勿再任好事，不如無。

馮千秋

聞見絕言馮千秋，浙中名士。崇禎乙亥，拔貢，願以詩文擅名家。素託困無子，實妻
維揚得小青，可謂佳人才子。兩相過會，後以妻之。如置之別業，似亦處之得當。不意
小青才高而年歿，時人詩傳傳奇，歌咏皆數，遂使人人有一小青在其意中，或以為

小青無其人，寓言情字耳。而吳石渠炳之瘳始，美朱介人京，為之風流院易千秋為
馮二官人，馮致虛直等之池，同顏麻子之流，以千秋之木，因小青而反，漫不亦冤哉。

夢徵

金陵鄞沙村河為秀才時，夢中得一絕句云：城裏青山城外樓，夜深明月五更頭。何
時了却心頭事，重把青蛾換酒籌。後登嘉靖甲辰進士，授岳州府推官，到郡見城裏
青山城外樓閣，宛然夢中詩句景象，私心鬱鬱，未幾卒於任。

悼內詩

子蕭慈公悼夫人童氏詩十一首中一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
廣未能解漢玉，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帶通宵雨，花謝雕闌著地風。欲覓音容在
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又崑山張節之和天順間官浙江憲副，寵妾新亡，作詩悼之
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
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紅。二作皆膾炙於世，
後作尤勝。

作詩寄子

宋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者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
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季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
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告歸養。洪武中錢塘吳德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
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遙，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
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鐘情淚，幾度沾衣獨淚然。敬夫卒而德
始以丁憂還家，夫却命十里驛身官輟，猶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今有捨妻白之親
而遠遊千里，使其親倚廬涉此日窮心折者，則前詩可念也。

閩老天官

桐下閒談載嘉靖時，設朝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被召來遊世廟，因出對云：閩老
心高高似閩，二臣惶悚伏地，不能對。世廟好言慰之云：朕為代對，天官膽大，天如天
。

桑寄生傳

常執蕭觀瀾，瀾字鳳儀，因同邑有桑某，所行不謹，作桑寄生傳以譏之。取藥名成天
足稱工巧，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
凡。雖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現異龍骨而虎睛，齊刀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

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將軍日合難古侍左右思幸無比薦其友周升杜仲馬執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差之亦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即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桂枝於道澤也然願好佛與天竺黃道人密陀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惡其異端弗之信用木賊反自號成靈仙與辛夷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折其毒之上大喜賜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對曰不遇半夏遂歸師往來海馬攻賊大敗百舍流血餘數萬令士卒負大黃發亦歸賊不能當遂走解于鐵蒺藜或踐滑石而墮忘道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卷以與誘此不可留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為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錢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斤以真珠買紅娘子為妾紅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絕愛之以為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珎項鍊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瘦謂曰卿大腹頓減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欲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達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

故紙題詩以寄之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鶯膠續斷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澤蘭憔悴落葉滿地黃清淚隨消粉面凝塵閣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委答之曰免絲曾附文羅枝分手車前又幾時羞折黃花管唇唇將黃棠掃蛾眉丁香讓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去願學雙石燕庭高頭白竟何過一作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滿地黃清淚隨消粉面凝塵閣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委若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何用見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於上召之使還然生既溺於欲又不能防風寒所侵遂以破布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曬焦白頭翁也上疏乞骸骨王不留行諭之曰吾業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賜神曲麴酒百斛以早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史君子曰秦氏出於秦大夫子秦生蓋秦白皮之後也亦有名蝶蛸者亦其遠族生少孤慈僅知母而不識父年能以才見於時非所謂却林之桂枝沅江之菰甲也與其後耽於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於熊膽美之如琅玕而不知毒甚於烏蛇也迷而不悟卒以傷生惜哉

從容疾藥刺若細辛節刺芥芒同大戰鋒獨活急當歸草果苦生運續斷蜈蚣破故紙同香白芷從今防已更防蜂且

藥名尺牘

吳妓唐愛雲哥所歡周心恒書云橫榻一去已過半夏更不當歸耶盼望天南星大腹皮思冬麻參誰使君子效寄生草縱繞他校使故園芍藥花無玉耶妾盼不見白芷毒如不盡黃連苦古詩云豈惹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結雨中愁奈何奈何心恒答曰紅娘子一別桂枝香已凋謝矣幾思荷花茂欲歸紫苑奈常山路遠滑石難行况今不賊竊發已戟森森豈不遠志乎姑待從容耳卿勿使急性子罵我曰蒼耳子狠心哉不至白頭翁而亡則不佞回解時自有金銀花相贈也

押娼

謝希孟好押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朝夕與賤娼居獨不愧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恥他日復為娼建勳焉檮象山又以為言謝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謝即朗誦首句云自選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忽起歸娼娼追送江游涕泣戀戀希孟

級然書一詞與之云雙燕浪花平失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者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陳謝文朝

陳伯益面黑而梳多髯寫真掛壁上謝希孟見之戲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說其不仁侵擾于旁而己於是乎伯益之面所存無幾希孟復改名焉字古氏伯益亦其名曰以餅担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唱將來伯益又寫一真衣皂道服禪僧鞋希孟贊曰禪鞋俗人鬚髮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見者絕倒

麻茶直龍補

王荆公百家詩選載唐李涉題字秀才樓枕詩云風流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惡花今日顛狂若莫愛趁愁得醉眼麻味令人欲睡眼將合睫而健細者曰麻味即此二字又物之擁腫者俗曰直龍上房補詩作龍統章安居梅碩詩話記鄭安曉丞相末貴時賦冬瓜詩云剪剪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又唐人張打油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龍龜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邵康節

邵康節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衆廣會。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雨。大風有五樂。謂樂生中國樂為男子樂為士人樂見太平樂聞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喜人喜見好景喜見美物喜見善事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為壽幸豐年為樂國幸清閒為福德幸安康為福乃有三感謂年老不感為一感安而不樂為二感閒而不清為三感

常省元題要

趙高首其家與常省元之園相近。趙百計謀之。省元立與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穢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閒人。蘭亭柳事今非舊。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尚書漸歸其券。

魏野詩呈王寇

宋王旦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亦松遊。且袖此詩求逸。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準得詩不悅。後二年。敗雷州。遂題前詩於廳朝夕吟。

張公吃酒李公醉

郭景初夜出為醉人所誣。官召景初詰其狀。景初歎曰。謬云張公吃酒李公醉。官即命作賦。景初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酒。乃李公之醉。為清河文。方諱孟盟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醜酌之愆。官笑而釋之。

月夜招鄰僧閑話

拈字錄許義方妻劉氏。端潔自許。義方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亦與鄰里親戚。姬家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足未嘗履閨。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遣情。且義方欣然。索詩稿觀之。開卷第一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殺穀殺

華原金崔恩海口吃與表弟杜延業。通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弟能遣兒作雞鳴。但有所問。兄須即答。旁人訝之。與杜杜將殺一把。以示崔。崔曰。此是何物。崔曰。殺穀。殺旁人大笑。輸物與延業。

酬朝

唐方千。瘦而唇缺。好侮人。嘗與王簿李同酌。李自有爵千作一令曰。措大吃酒點。措將軍。喚酒點。措。見門外着籍。未見眼中安障。李即答曰。措大吃酒點。措下人吃酒點。措。只見手臂着籍。未見口唇開。措。又陳亞善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絕是惡。陳即復曰。蔡君謨無口。便成表。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為人侮。可為輕躁之戒。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被角。

使宅魚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勸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端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之。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須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錫其例。

全鯉賦詩

弘治中。衛州鄆德明。月夜泊舟太湖。山下吟詩二絕云。一湖煙水綠如羅。蘋藻涼風起。白波何處扁舟歸。去急滿蓬殘雨夕。陽多浦口風回拍浪沙。天涯行客正思家。歸舟疑是洪都晚。孤雁依飛帶落霞。俄聞漢上笑語聲。見一美女。德明趨岸揖而問之。女曰。妾生長於斯。今當良夕。偶爾游行。德明曰。舟中無客。肯過訪否。女即携手同行。對酌蓮窗下。女以浪花為題。請聯一律。德明曰。不欲天邊帶露裁。只恐風信幾番催。女曰。一枝鏡見遠。遙動萬朵飛。驚頃刻開。德明曰。盆浦秋容和雨亂。鏡湖春色逐人來。女曰。分明一幅西川錦。安得良工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已而就寢。比明女忽披襟投水中。視之一全鯉。悠然而逝。

浪花詩

夸堅志曹道冲。售詩於京都。隨所命題。即就群不逞。彼苦之。乃求浪花絕句。且以紅字為韻。曹謝不能。且語之曰。荷坡王輔道。學士能之。群不逞曰。彼在館閣。吾儕小人。豈容輒詰曹曰。試貴佳紙筆。任拜而求之。於是相率修謁。下拜有請。王欣然。授筆書一絕云。一江秋水沒寒空。漁笛無端弄晚風。萬里波心誰折得。夕陽影裏碎殘紅。讀者致服。

詩僧曹學堂

陸厥山詩話。國初。詩人劉玉無。唐處敬業。一日見舟游集曹娥祠。餘姚詩僧遊。曹堂附舟。他往。散衣空船。尾浪不識。曹堂以其貌寢易之。已而分韻賦詩。殊不之顧。

學堂不覺技癩乃請公問有落韻毋各見施容曰若能詩以蕉子與之俄
頃詩成學堂以浙音讀之曰平明飲罷促高標一作揀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
百里到曹娥溪十分湖曰賦作晴雲楊花落一作綠弄晚風蒲葦搖西北陰沉
天欲雨卧聽連上學色蒼蒼此體宜浙音且戲之容詞之知為夢堂眾皆謝

悼陸全卿詩

吳人博家宰陸全卿字坐家濠詩曰子規聲更夕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
成韓信縛鱸魚空待李膺歸功名到此分成就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
楊花燕子任爭飛或謂唐伯虎作又傳全卿受賄復濠濠護衛濠敗吳人口號曰五
紋九分六錢陸全卿做到天官弟首行父子濠濠三千兩合家老少上京城

婦散重婚

吳士姜子奇娶婦三載值淮張拔吳明兵臨城下子奇挾妻出避僧煙閣因失其妻
為領官兵携歸京師子奇流落四方者數年行乞至京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
酒饌米糲急使之去子奇不敢仰視翌日復乞於此婦呼與語又為王女所見白母
令人追之檢其囊中有金釵一隻書一封因告其夫夫視之則律詩一首云夫留吳

越妾江東

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妾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曾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
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淚妾身唯此難相逐把姓名通一作官兵見詩
憐之即遣還仍給錢米以資其歸

蘭節婦

輒耕錄陳友諒部將鄧平章陷江西諸郡豐城汪某以千金賂鄧之帥某求免劉戮
帥聞其妻蘭氏色美反獄其家獨生蘭及四歲嬰將納之婦曰帥貴人也妾事之無
恨但吾夫初喪請持一月服乃為帥婦未晚帥從之移兵他郡命二姬守之越數日
蘭係二姬熟睡乃先起嬰嚙指血書壁曰淫滑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
豈忍從他姓烈婦何曾嫁兩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
處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異有列縣聞之陳陳罪帥而為蘭立廟

涼傘詩

蘇州一僧能詩頗技給善謔嘗過太守失遮守命賦涼傘詩僧賦云眾骨指來一
柄收黃羅銀頂履諸侯當時捧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頭守聞之色觀

堅奴三集卷之二

堅奴三集卷之三

清長洲石農樵人瘦學稼暴輯

老蛇皮

王介甫安石乃進賢饒氏之甥饒志讀書累歲以介甫庸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貨亦
欲求售非介甫尊舉進士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
賢饒八萬如今行貨正當時

豬鬃關

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無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謔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品題即
為不雅號曰豬鬃關呂惠卿察訪京東氣質清瘦語言之際喜以隻手指畫社人呼
為說法猴猴又湊為七字曰說法猴猴為察訪久不能對一日邵篋因上殿氣泄出
知東岳邵高鼻捷髮社人名為湊氣獅子乃作對曰湊氣獅子作知州

用琵琶語

明華亭徐司空達齋陟文貞公陪弟也初官都下南歸張江陵為文貞門生與諸公
具酒餞之臨別而達齋解甚乃拊江陵背曰去時還有張老來相送來時不知張老
死和存江陵街之顧小川為徐文貞婿詢松守方某適有客問此位生何人方云
當朝宰相為岳父又云王元美為郎時適有宴會而嚴世蕃與馬侯久方至眾問來何
處世蕃云偶患傷風耳元美笑云參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東大笑亦有為元美咋舌
者○金給諫士希本西域人科中戲曰賢哉回也失偶再娶又相賀曰這回好個風
流婿四事皆用琵琶記語調謔一時機鋒到口難禁未免貽輕詆之譏

售宅賦別

有人賣宅將行賦詩志別云只為青蚨不濟身故塵業已屬東鄰可憐今夜猶為玉
鏡到明朝便作客燕雀有情還舊窠大貓隨我不知貧慙慙付門前柳他日經過
陌路人李戒庵云不知何人所作先君屢為兒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備遺

改題六如畫扇

唐六如為一狎客畫扇作水墨桃杏二枝欲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為狂生書詩
於上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武墨淋漓一掃詩盡畫時楊三川儀在側方弱冠以水
洗滌新墨詩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子削改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
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這嬌容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賞碧烟籠

六如甚加款寬

東坡戲妹

父丈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即答云欲叩齒才無見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東坡多鬚

題黃鶴樓

願東橋橋換楚三司請遊黃鶴樓先磨一石飲後乞公留詩東橋在與中已得雲荒赤壁周瑜壘江繞青山夏禹祠一聯遂拔筆書石上云黃鶴仙人身姓誰空傳雀類

對語

永樂中夏忠靖公偕給事周大有蘇松治水一日同宿天寧寺給事早知廨行甚急夏戲曰披衣報履而行急事周應聲曰葉甲曳兵而走嘗輸嘗輸嘗見陳剛中

祝詞

鶴林玉露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昭四世本文之誠巨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官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克父齊真千載萬子湯孫史一家讀

前輩風致

楊東里士為相且知陳司業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於途分贈黃封一壺侑以詩云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木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

化贖疏

沈石田有化贖疏子卷中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有趙鳴玉兌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其

類風頌

三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見風自介甫稱頌其鬚上願之而笑介甫不自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不可輕妄願頌一言

恒言

張岳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編魚鯉魚危人誤不實謂張云倉皇失措又負腰捫一虱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云大率類此文貞亦解頰○清客以齒斃虱有

拾遺品題

唐拾遺魏光乘性談諧好品題朝士兵部尚書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趕趕蛇鶴鶴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為龐鼠貓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樵母猿紫

士目員外郎魏怡為祈雨婆羅門目李全文為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餽水
蝦蟆餘不能盡述由此貶新州新興縣尉○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張元一目為
失職方相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望遠元一目為望柳路駝元一亦服
粗脚短項縮眼跌吉頊目為逆流蝦蟆

周秀才

文酒清話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請客忽風雨交作宋温戲曰踰陽為疾已成災
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

加字

世人說周自謂博洽談事則議論斐然或指其謬屢違其說以文之與諺謂之假在
行朱復釋云一蒙師在館中偶與客小飲食加字其徒忽問曰加字如何為師愕然
未語一客曰草字頭着加字師認為家字親然曰要曉得加字原出在易經非我求
童蒙下童蒙求我答曰非此家字師復認為佳字恍然曰是已春秋不云乎鄭國
多盜取人于荏加符之澤答曰亦非也草頭下一勾一撇着口字師將指畫作勺口
字噴然曰忘之矣禮記開卷即云臨財毋苟視下得臨難毋苟免客曰草頭下一勾

卷三

卷三

四

一概不是這樣寓師又疑思復認為刀口字因厲聲曰汝讀詩經如何不曉得詩經
上有茗之華乎客曰又誤矣只是草頭下一箇力字一箇口字耳師猛然想作立
字據首瞻且顧其徒而言曰可見凡人不特五經當熟即二典亦須博通我每晨持誦
金剛經見有這箇加字所云須善下提於意云何佛告須菩提至藥量懺則云南無
諸字善隨摩訶薩相與闍天笑曾見蘇漢編數尚書趙從善之子希蒼官紹興日鹿
人請判食單欲食燒餅簡支加字支曰草頭下着加字即援筆書書字時人笑曰燒家
則知以家作加亦不始此西席也○又硯田詩笑蒙師夏月偏思食加因吟云時新加
子滿園間不與先生當一餐其徒歸述於母遂朝夕以為為供先生又苦之續云誰料
一加到底呼加容易運加難此句俗語用之恰當是皆可助算開揀捧腹也

七夕古今無假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時相古村問堂吏云七夕不
作假有何典故史云七夕古今無假查柳宗元七夕二郎神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
價也時相唯唯

抗陳文詩

羅一峰倫以疏論李文達賢情誦亦翔未踰年又遠死而當時為文達書策者
士陳文也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殮歌聲東路人歡填門各
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
為道羅倫已復官

詩有感發

昨非庵日纂有聞巧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貧
歡不許暫停杯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數日糧者有矣一晏足供窮人幾歲食者
有矣念及此何忍浪費又寇萊公好歌以綾帛賞歌者侍兒情桃為詩呈公曰一曲
聲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風動衣單手
屢呵幽窗刺刺度寒機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奴奴一曲歌字字慳切引而伸之不
特惜物兼可約已施貧矣

狂客索酒

玄亭閒話狂客過豪家索酒適見有饋魚蟹者未出客曰孟嘗門下焉得無魚更謂
蟹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送出將母命答曰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為

學士當空

醉客賦詩

康熙中德興張德象字德章有場失利就太學補試與二友夜詣市訪卜因入肆沽
酒對月清飲俄有容落拓造前曰能與一杯否張見其已醉取杯滿斟置几上戲之
曰觀君又姿貌不凡能賦一詩然後盡此乎客諾之且請韻張欲因以險韻笑曰只
用右字客即高吟一絕云行盡蓬萊弱水源今朝忍酒過完餘與來莫問酒中聖且
把金盃和月吞舉杯一吸而盡眾方驚歎述之已無見矣

題漢高祖廟

張文定安道末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
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弟又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誰准
陰反接英彭旂更欲多求猛士為甚有意思

臆糊張睢陽傳

有以張睢陽傳糊臆者一士見之題一絕云坐守睢陽當約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
今青史雖零落猶障忠風一面寒

摩翁夫人

齊堅志王仲言有女為父母所憐愛而所以惱其父者非一人目為摩翁夫人淳熙中仲言為滁州來安令一少年恃其兄兄以之至傷訴于縣仲言詰其故忽拊案大笑更卒皆莫能測至又乃云三十年尋一對今日始得之呼兄前語之曰汝可謂豈弟君子可與摩翁夫人作對兄打弟於法收罪亦輕自今不得復爾即遣出豈首性北俗稱毆打為愷故云

題昭君圖

唐王獻題昭君圖云莫怨官人畫醜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明江陰一士子亦題其圖云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家塵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工應是漢忠臣二詩俱有意致成庵漫筆云士子名時成化時人忘其姓

夫妻之美

宋曹侍郎詠妻屬碩人始嫁曹秀才與夫離異乃更通詠以秦檜嬖黨驟擢顯官元夕張燈曹秀才携母來觀見屬服用稍屬侍尊嚴數謂其母曰渠合在此中居

卷三

卷三

六

享吾家宜能留後檜詠賦新州而白屬同一子歸喪二子不肖蕩產至不能給朝脯傲居觀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顧老婢曰我當時能安此豈有今日因泣數行下二十年間夫更相悔美若此方詠感時感屬承附獨碩人之兄屬德斯不然詠百端骨治德斯卒不虛及檜建進致詩於詠啟封乃樹倒猢猻散賦一篇洎詠賦新州又以詩贈行云斷尾雄鷄不畏犧憑依檜復何疑八千里路新烟瘴歸骨中原有幾時莫謂風塵中無曠識也

延和閣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縠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香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傳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人為詩語

豆腐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朱文公詩曰種豆苗種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元江陰孫司業大雅嫌豆腐之名不雅改名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仙

築高堂入老雙童願鴻賓枕中間吳方營營社味數度見珣現作美傳世人令我憶蓬萊如掌厥意悲此物乃呈才戎菽采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罌大釜氣浮浮小眼湯回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噴青鹽化液洩絳蠟竄烟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為人乳聖所製萬錢同一飽斯言匪排諷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靚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堪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

獨眼龍

吳中小集有便宜行事之令較奉高下最後者為老儒使之行酒有行酒者方病目一睛紅赤眾以紅字為韻賦詩惟劉元聲最勝詩云贏得人稱獨眼龍怪來青白總非同憐他滿座能行酒也算當場一點紅

白縣尹題壁

元嘉與白縣尹某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開遊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勾惹道人和勝見亟求去之然已成傳矣

卷三

卷三

七

屈原曾子

鴻書有士人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字汝之不學明矣何所逃罪耶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俗皆呼如字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始使君嘗研究否守憚而釋之

顏子告狀

明正德辛未禮闈校士以德行顏淵一節為題試錄刊破云以聖門之四科而係以聖門之十哲下第之士於是指瑕尋隙爭相排訕忽一日通政受狀發行庶府過一紙閱錄大笑其詞曰告狀人顏淵年三十二歲係春秋時魯國人父顏路師仲尼地位超一閭僅名亞聖吾道見卓爾限於如愚六籍有微千載不易後世廟廷之議深係名教之倫一代頌行盟定山河之帶礪諸子侍坐分齊冠履之森嚴從遊固有七

十三千位號則分四配十哲四配列顏曾而下四子十哲居由賜以後十人配以編聖而名哲乃隣賢而著廟議所在優劣自明宣期聖代求賢禮闈試士初場取義題命四科開榜程文破列十哲如淵庸陋素並曾思宗今主司降同求我昔不損於孔席何得罪於明儒一時遇難亦相從四配除名真難忍伏乞轉行儀部洗我文又配哲不批網常是賴有此具告通政即封禮部堂司俸米見之且笑且怒無可誰何一時傳播都下詳誌

閔子齋辭費

王季重惡任 詭庵文飯有閔子齋辭費啟云罷命驚臨感心感切但大國治必當擇人在下士陳乃方可就列費為何地奔伏公山宇屬何官責深民社而預素不讀書惠更子羔之上樂從風浴狂九曾點之前既之求才又非由果若使操刀必割定當鳴鼓而攻况損自幼衣寒骨謝溫飽之福平生食舊肩輿改作之煩願共顏貧常往來於陋巷時調再疾待診視於孔門獲遂其私不知所報倘蒙嚴譴亦必奔逃或且起及巢由則亦何難屠殺敢附懇懇之使以抒委曲之忱圓便一言方將百拜

鴉判

卷三

文飯烟友陳仲公惠朱魚數頭皆瓊內丹乙之片豈喬木清漪容與安樂快甚我亦魚也偶爾黑誑長頭生突至吸盡日斜羈羈憾之公將如常不見朱儀之烟龍王立於沼偶鷺善行之縱橫急詰園下方知野鶴此一鶴者人謂敗軍自標獨立包藏有禍何稱清道明心對客無能傳說亂不舞五畝之宅只供蛤螺螺結之餐八口之家難繼柏梁蔬果之賦久當削跡瘞以焦山祇為尋聲還其曉月豈其長情弟悵學闈有加關入清流托狂想於沐浴衡穿葉葉害錦尾於臨官口甚蘇張覆金印如取寄嗚同勾踐吞文種以無餘惟切仇池痛深兩穴情當即行東瀛罪且不止禁籠但念向未帶牌孤山失弄棹之教今謀援鐵樵風無遺箭之寬為我拔一毛且需摩頂之劍以杖叩其脰勿嬰斷脰之悲咭咭垂思翹翅暫去還願出身毋貽隱刺

顧令却錢

吾郡顧瀾居臨頓里素性介潔不苟取子穿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為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顧賦詩却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紫唇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

感吳王事

弘治中刑部主事德清吳從岷江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正選通政聲音要洪大起身不要背下至選日吳果努力高聲又橫走下御街孝廟為之解顏揚郎中茂仁作一對語之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

嫁女題石牛

正德中江西夫郭某有女善詩詞一日嫁女過湖阻風於安仁鋪時都憲王守仁亦阻風於此閒中以石牛為題作一絕云安仁鋪內倚關干遠望孤牛俯在山下句搜求終不快意問其處有文人才子能續者賞之郭女聞之即續云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園荒盡至今閒時震濛驛處百姓逃田園多至荒蕪者故詩及之守仁見詩大喜仍命作石牛律詩云怪石雀鬼號石牛江邊獨立幾千秋風吹通體無毛動雨洗渾身有汗流嫩草平抽難下嘴長鞭仍打不回頭至今鼻上無繩束天地為欄夜不收守仁稱賞命備綵幣送過湖完觀○挑燈集異亦載石牛山詩云一奉怪石老山巔頭角崢嶸幾百年毛長索岩因夜雨身藏青草夕陽天通宵望月何時喘鎮日看雲自在眠惱殺牧童鞭不起數聲長笛思凄然

唐祝卷緣

卷三

唐子畏祝布哲浪遊維揚極聲妓之樂皆用之絕兩公戲謂鹽使有課稅甚饒乃偽作玄妙觀券緣道士詣臺造請鹽使者大怒吃之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為游食與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枝山文衡山梁鳳折節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審威隨命賦牛眠石詩兩公立就一律云嗟峨怪石倚雲間唐拋擲于今定幾年祝若蘇作毛因雨長唐藤蘿葉葉任風牽祝從來不食漢邊草唐自古難耕隴上田祝怪殺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倚夕陽烟祝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為兩公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蘇州玄妙觀祀甚明公倘能捐俸募之名且不朽御史即檄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得檄遂躍投檄二邑更修剎往謁二尹詐為道士關說得金二尹如其數付之乃悉召諸妓女及所與遊者暢飲月餘而金悉盡吳日鹽使者蒞吳蕭儀謁觀見廟貌傾圮故責任持持茫茫無對召長吳二令責之令答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布哲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願即與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恹然心知兩公惜其才名不問也

桃石相嘲

石敢當仰視桃符而苦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桃符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石敢當怒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一樣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雖戲言可發深省

梅花下火文

報耕錄周申父之潮寒夜擁爐煖火見瓶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木開商枝春斷不歸來這回不入梨雲夢却抱芳心作死灰春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香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使離有化之根夫何水冰相凌遠近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冰魂剪紙命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鈞鼈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毘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嗚咽然不遂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十二辰詩

倪維綏縮眉談錄餘宋黃山谷有二十八宿支干詩宋文公乃云讀十二辰詩卷援

卷三

卷三

十

其餘作此聊奉一笑曰夜閉空單噤噤晚駕麻牛耕廢園時方虎圍聽夢舊業兔園嗟莽園君看龍卧三冬頭角不與此爭雄敗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酌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鷄鷄鳴嗚嗚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葱湯麥飯

朱晦庵訪婿沈不遇其女出葱湯麥飯留之意謂簡裝不安晦庵題詩曰葱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養飢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玉皇繡環

金陵瑣事守備太監劉珣會餐異常造玉皇閣延方士煉丹一方士有瘦銀法現有玉繡環價值百緡詭言丹成以謝玉皇遂以法取去時作詩嘲之云堆金積玉已知山又向仙門學鍊丹巧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繡環

刑太白詩字

一富翁慕好客之名而不甚設酒食一日諸詞人雜坐久之惟具水浸藕兩盆而已諸人舉手而盡一客因誦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之句云太白此詩若刑去四字便合今日雅會矣一客問宜去何四字答云客到但知留盤中惟有水泉

皆大笑

詩社

有一人目不識丁好選人結詩社其飲食甚菲而又愆期人作詩嘲之有紐穿腸肚詩難就破喉嚨酒不來之句道其實也然詩社不猶愈于鬪鷄呼盧之場乎似未可過謂也

剪刀詩

升庵詩話補遺云李古康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露深院響餘傳春畫籠小樓工罷夕陽斜古康之直節清聲而詩嫵媚如此

雙斗詩

駭覽錄鉗鬥也俗名雙斗明瞿宗吉有詩云有柄何曾把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衫玉釧金篦分火近牙牀衣成還寄征夫去印願何時復覓

釣鯿客

唐張祐詩李純自謂釣鯿客李怒曰既解釣鯿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釣曰以日月為釣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鮒默然厚贈之宋王履光有才不達亦號釣鯿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懷漢為餌

卷三

卷三

十

千字文題

明韓襄毅雅巡撫江西下車觀風絕檢頗嚴吉水諸生相與謂曰撫軍不過千字文秀才安得名邦觀海耶韓聞之即以千字文出題策題問餘成感論律呂調陽其宿學僅得完篇初學及膚淺錯誤者送學道嚴責自此諸生悉遵約束○南陽李文達公嘗先任浙中學使微行至餘姚有兩生對奕因曰宗師至高奕乎兩生曰我何書不讀豈憚試宗師能作百人名題自試我乎及談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李曰千字文且不能記百人名亦不肖何謂讀書知汝輩今科無一舉人在內餘姚科舉極多是科果無一人得雋者

批字

李郁一作為荆南從事有親識自京寄書字體殊忌李戲答以詩曰華城千里寄荆

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使致用力却教義處狂發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致留
傳漢子孫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放老言其字堪作符籙也聞之者無不絕
倒

題扇拒客

金陵林奴兒號秋香成化年間妓風流姿色冠於一時兼善丹青法清潤從良後
有甚如欲求一見因畫柳枝於扇題詩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
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汪海雲

休寧汪海雲號海雲善畫山水人物出入於畫文達吳小仙曾至南京誤附賊舟但徐
江神約夜間劃一太守舟欲汪備載汪不逆其意自陳善畫願稍取扇以示無物人
各畫一扇贈之及飲酒用鼻吸飲又為戲事以娛之賊自不覺沈醉遂誤其事次
日因捨舟從陸常自負作畫不用杯飲酒不用口云

朱斗兒

金陵妓朱斗兒號素娥與陳魯南所聯詩有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堤之句人多誦
之送所歡於江干題絕句云揚子江頭送玉陌離愁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
再向江頭種幾行又托所歡買東膠其人以書問又寸斗兒答之云既許紅綾束何
須問短長纖腰君抱過寸尺自思量風陽劉豎琴曾訪斗兒斗兒不出劉投一絕云
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種諸天碧雲縹緲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斗兒欣然
見之

硬如鐵

佛印建方丈成乞東坡頗頽東坡未暇佛印自題曰參禪謁東坡一日見之戲續云
硬如鐵佛印接云誰得知東坡笑云徒弟說魯直在坐絕倒

戴石屏

元戴石屏居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
作歸計妻問其故苦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死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戲以詞
云惜多才情薄命無計可留汝採碎花菱思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千絲萬縷抵
不位一分愁緒投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若若重來不相心處把杯酒流奴墳土
石屏既別妻遂赴水死

武廟幸徐霖第

金陵徐子仁家詩才筆陣丹青樂府獨擅一時好遊狹斜婚家皆崇奉之又衡山贈
之詩有樂府新傳桃葉渡綠毫邁邁薛濤箋之句武廟南巡以布衣召對三受其第
曾釣魚於快園池中失足落水御衣盡濕易衣復釣得一金魚宦官高價爭買之因
有宸章堂浴龍池其實也乃命召禁直霖作詩紀之云久嗣幽風學老農聖恩忽
漫起疎慵身離陸海三十里日觀天門十二重封禪無詩何獻納清平有調盡遺
臨流久洗果由耳也許來聽長樂鏡除夕應制百韻立成在帝左右從容顧問游從
竟日夕可謂不世之奇遇解官不拜拂衣遂初冥鴻高舉文人徒慕又歷二十餘年
竟以隱終

水利

吳為澤國湖蕩水瀉編竹設節可導魚蟹養夫之利惟有勢力者可得之西湖亦然
近見杭人謠曰十里湖光十里色編色都是富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
見色

險韻詩

劉玉倩在南京讀書時携酒遊沈惟中里其戚仲文時奉同遊清涼亭上環翠閣
觀壁間諸詩玉倩因以伴狂張鐵冠為韻苦仲文仲文先筆書壁上曰三人閣下共
徜徉此日風流壓楚狂讀書不數鄭監稅任俠那誇許少張風生虎向谷旁吼霧盡
約豈田中穢從來陸雲最文頑休笑形貌多羸冠詩成二人吐舌相視押韻雖是但
失拈耳

沈宜謀

吾郡沈碩字宜謀號龍江流寓南京學畫三年不下樓工於臨摹一女嫁楊伯海亦
甚寫生工折枝花黃姬水題其否花云燕飛修閣簾櫳靜扇扇新題春思長妙繪一
經仙媛手海棠生艷復生香伯海嘗誦枯木一聯云有枝撐曉月無葉響秋風句頗
清致惜不載為誰作

衣巾生員

金陵楊秀才微字惟五博學能詩上元尹以苦役復其父尹微任許之尹以衣巾生
員為題令其作詩蓋輕之也微援筆成詩尹見其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龍事已
非之句遂免其役

分俱恨深。素情半露。出沒風前。烟縷。如何似一鈎新月。淺碧籠。那清漢。可
負。其體調以咏眉目。曰。巧鬪。環。纖。凝。媚。明。未。收。似。江。亭。晚。玩。送。山。拂。翠。宮。
簾。暮。掩。新。月。橫。鈎。掃。黛。嫌。深。添。鉛。粉。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幾。多。無。力。翻。做。
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看。得。人。間。多。少。愁。記。魚。箋。織。就。背。人。偷。做。雁。細。膠。膠。併。運。輕。
揉。有。喜。先。占。長。雙。難。效。柳。葉。輕。黃。金。在。不。變。夫。鏡。試。臨。鸞。一。展。依。舊。風。流。漆。山。填。
賦。鳳。稍。俊。美。天。然。俊。生。記。隔。花。簾。兒。疎。星。烟。烟。倚。闌。凝。注。止。水。盈。盈。端。正。窺。簾。夢。騰。
並。枕。睥。睨。檀。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媽。媽。一。笑。客。意。將。成。因。酣。曾。被。鶯。鶯。強。臨。鏡。按。抄。
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嫌。羅。密。其。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開。弄。幾。度。致。致。
頻。送。情。難。忘。處。是。鏡。銷。溫。透。別。淚。雙。零。

紫姑詠手

脣。堅。志。吉。州。一。士。遠。紫。姑。神。作。詩。道。某。女。在。側。因。請。詠。手。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
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做。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窗。闌。
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桃。花。稀。一。作。機。為。憶。相。思。放。却。鈿。信。筆。而。成。頗。有。雅。致。

蘇繡鞋

蘇。繡。鞋。字。東。衡。號。雪。溪。道。人。浙。之。海。昌。人。景。泰。天。順。中。以。詩。文。遊。江。湖。蘇。繡。鞋。詩。得。名。人。
目。為。蘇。繡。鞋。詩。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看。來。便。却。可。人。情。半。響。羅。襪。凌。波。小。兩。瓣。金。蓮。落。
地。輕。南。陌。路。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掃。花。偏。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越。晚。晴。蘇。正。字。
東。槓。號。雲。其。同。胞。昆。仲。也。懸。筭。瑣。探。云。鄒。御。史。亮。作。三。琴。詩。謂。蘇。平。湯。允。績。劉。溥。

老態詩

蕭。山。魏。又。靖。醜。正。統。初。為。司。訓。雖。然。若。不。勝。衣。一。日。席。間。袁。柳。庄。相。之。曰。公。異。日。必
至。極。品。家。皆。掩。口。自。亦。以。衰。為。謂。已。後。以。教。導。有。功。陞。少。卿。至。吏。部。尚。書。性。好。吟。咏。
不。以。五。拙。為。詬。有。老。態。詩。新。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跪。耳。聾。眼。暗。牙。根。蛀。
硬。軟。腰。疼。真。淚。多。賊。毒。頭。風。時。又。興。痔。瘡。疝。氣。不。能。和。更。兼。酒。積。微。微。發。三。歲。孩。童。
長。若。何。詩。錄。便。鄙。曲。盡。老。態。至。九。十。有。八。而。卒。後。見。雜。錄。載。趙。松。雪。老。態。一。詩。甚。佳。
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能。眼。雪。生。繁。扶。衰。每。藉。過。眉。枝。食。肉。先。尋。剔。齒。戴。石。臂。拘。穿。
巾。不。裏。中。腸。慘。淡。常。流。移。牀。獨。坐。南。窗。下。畏。冷。思。親。愛。日。篤。

衡山圖記

文。衡。山。生。年。與。靈。均。同。因。取。唯。庚。寅。吾。以。降。句。為。圖。畫。有。一。守。自。北。方。來。聞。知。衡。山。

善。畫。因。問。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以。唐。伯。虎。對。又。問。伯。虎。何。名。曰。唐
寅。守。即。躍。起。曰。文。先。生。屈。已。尊。人。如。此。人。問。何。故。曰。吾。見。文。先。生。圖。畫。曰。唯。唐。寅。吾
以。降。聞。者。噴。飯。

惠利夫人

八。閩。志。華。七。娘。五。代。人。從。夫。征。討。夫。沒。于。明。溪。鄉。七。娘。即。居。明。溪。死。後。合。葬。于。驛。左。
一。夕。客。做。館。驛。中。夜。聞。吟。詩。甚。悲。連。旦。客。語。隔。并。書。其。詞。壁。間。鄉。人。構。室。墓。前。祀。之。
禮。祀。響。應。寇。至。鄉。人。懇。禱。即。殄。渠。魁。瑞。平。間。調。寨。兵。戎。建。康。告。行。時。聞。廟。中。鉦。鼓。喧。
騰。迨。兵。退。言。是。日。與。敵。會。戰。有。神。兵。陰。助。克。之。於。是。上。聞。賜。廟。額。顯。應。封。惠。利。夫。人。
文。文。山。題。詩。曰。百。萬。猴。猴。掃。大。羊。家。山。萬。里。受。封。疆。男。兒。若。不。平。強。寇。死。媿。明。溪。聖。
七。娘。

東坡中

明。蘇。郡。守。胡。可。采。繼。宗。與。客。登。虎。邱。見。戴。角。巾。者。三。人。往。來。自。如。可。泉。召。而。問。之。答
曰。生。員。以。異。冠。命。題。各。試。一。破。皆。塞。責。應。命。因。問。其。所。冠。者。何。冠。答。曰。東。坡。巾。可。泉
曰。若。等。既。知。為。東。坡。巾。然。東。坡。何。為。用。此。巾。三。人。相。顧。無。以。對。客。從。旁。解。釋。遣。之。客
亦。不。解。請。其。故。可。泉。曰。昔。東。坡。被。論。坐。圖。園。中。所。戴。首。服。則。常。服。不。可。也。公。服。不。可
也。乃。製。此。巾。以。自。別。後。人。遂。名。曰。東。坡。巾。是。乃。東。坡。之。巾。耳。今。但。慕。其。名。而。不。究
其。義。道。為。可。笑。

集唐嘲續髮

有。老。夫。娶。少。婦。暮。年。而。須。管。子。寧。先。生。集。句。嘲。之。一。朵。梨。花。壓。海。棠。有。時。顛。倒。着。
衣。裳。風。塵。任。再。音。書。絕。天。上。人。間。兩。渺。茫。一。朵。梨。花。壓。海。棠。羅。裳。直。看。繡。鴛。鴦。人。
生。富。貴。須。回。首。魏。國。山。河。半。夕。陽。織。織。初。月。上。鴉。黃。一。朵。梨。花。壓。海。棠。舊。梳。未。容。
春。夢。斷。為。郎。憔悴。却。羞。郎。潘。安。惆。悵。滿。頭。霜。一。朵。梨。花。壓。海。棠。去。日。漸。多。來。日。少。
離。人。到。此。倍。堪。傷。似。說。春。風。夢。一場。江。流。曲。似。九。迴。腸。却。將。此。日。思。前。日。一。朵。梨。
花。壓。海。棠。萬。轉。千。迴。懶。下。牀。丁。丁。澗。水。夜。何。如。驚。回。一。枕。遊。仙。夢。一。朵。梨。花。壓。海。
棠。余。亦。效。擊。戲。代。少。婦。道。思。云。一。朵。梨。花。壓。海。棠。白。頭。翁。入。少。年。場。主。人。非。病。常。
高。臥。醉。倒。簷。前。白。玉。牀。一。朵。梨。花。壓。海。棠。雲。窗。思。貼。弱。肌。紅。誰。知。白。髮。龍。鍾。者。雲。
雨。巫。山。枉。斷。腸。數。年。塵。面。再。新。妝。一。朵。梨。花。壓。海。棠。半。夜。燈。前。思。舊。事。滿。腮。明。月。
滿。簾。霜。此。日。思。君。恨。更。長。空。餘。涕。淚。兩。三。行。夜。深。忽。夢。少。年。事。一。朵。梨。花。壓。海。棠。

天竺觀音

宋女宗將大早有詔迎天竺觀音此明慶寺前傳與作詩云云穀米頭供奉張傳宣
望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室中天竺觀音却下山越温叔輝由是免相

左國幾

開封舉人左國幾字空同之號左有一妹嫁某茶不稱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
逃左作詩嘲之云桃葉歌殘事可傷空池葉葉與鴛鴦閉門連目春容減仍對無益
老孟光

虞伯生詞

元柯政仲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鑿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虞邵庵集賦
風入松長短句奇之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人不勝簪履回腕直金鑿熈東風軟花
裏倚睡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試朝衫御溝冰判水接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
帳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追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贈吳一時

妓出家

能改齋漫錄唐陽邵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畫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

風燭難留世

便是池邊不染身。目葉欲謝迷錦字。聲初落誤染塵從今艷色歸空
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作陳彭年詩誤入後耕錄李當當元教坊名妓安藝
超出流華忽翻然有悟遂著道士服。設吉甫天福贈之以詩曰歌舞到今第一流洗
妝拭面今日別青樓便隨南岳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蕭鳳綺窗雲
散鏡收却嫌和絕海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詞刺伯顏

太師伯顏權權賊殺士類山東憲史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二曲以風之太書
揭於午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僧舍居數年伯
顏敗方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草都不
由風城春做玉又長門柳絲千萬縷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棄折復棄折苦無多
舊時枝葉又名清江引

咏警者

草木子元亞御史春日與警者並馬出遊晉陽因贈以詩云就鞍和袖繪絲鞭也逐
王孫出晉陽人笑但聞誇景物風來應解識定黃馬蹄響處無方為警古調時有綠

楊休道不知春色好

帥才相量

元伯顏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喜春來詞伯顏云金魚玉帶羅欄扣。兒蓋朱幡
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云金裝寶劍藏龍口玉帶
紅絨挂虎頭綠楊影裏驟驕驕得志秋名滿鳳凰樓帥才相量各言其志

詩疑呂仙

虞伯生集幼年過蕪門酒樓題詩于壁書連十八其詩曰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
八極隘寰區烈吹白雪妖邪滅袖拂春風枯稿蘇氣集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
姝如今一去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時疑為呂洞賓所作爭傳誦之○又元白雲
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偶出騰玉霄訪之不值因題詩於壁曰西風短褐吹
黃埃何不從我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名白雲見之疑
呂仙所題朝野輻輳龍脊山積後知玉霄所題白雲厚略之戒以勿洩

淨浴詞

蘇東坡有淨浴如夢令詞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指背人盡日勞君

揮肘

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目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
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本為人間一切

弔伯顏詩

輟耕錄後至元間太師秦王伯顏專權盡收會惡無比敗嶺南道江西至隆興卒作
輟耕錄寄棺驛舍有人題于壁曰百千萬定猶嫌少採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
智不將些子到黃泉又草木子亦載弔伯顏一詩云人臣位極更封王欲逞聰明亂
舊章一元有誰為孝子九泉無面見先皇輔秦應已如商鞅辭漢終難反子房虎視
南人同草芥大教遺吳在南荒蓋嘗出令北人毆打南人不許還報

王昭儀

宋宮人王昭儀名惠清字冲華丙子北行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
時顏色曾記春風雨露玉樓一作金闕名播椒蘭一作椒妃后裏歡承笑語一作連君
王側忽一朝一作擊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恨何堪
對河山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上塵宮車晚碾關山月願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中原士人多誦之昭儀後為女道士

徐君實妻

岳州徐君實妻某氏被擄至杭王者數欲犯之終以巧計脫蓋某有令妾王者不欲
遠逼之也一旦得聞焚香再拜題滿庭芳詞一闋于壁投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
江南人物尚道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鈞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
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容
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尼摩清詩

湛甘泉與潤屋折毀庵觀淫祠豹衛營中一庵亦在殿中有尼摩清題詩於壁
云慌忙收拾舊裝裝檢點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肩挑明月繞天涯可憐松
頂新巢鶴却負難違舊種花分付天貓隨我去休教流落俗人家免山堂作方獻夫
賜告里居規僧房以益宅僧作是詩

胡御史張少傳

嘉靖壬辰北直學院胡明善待士慘刻序序甚怨以私取房山所築石為碑事發擬
侵盜園林樹不以石窠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卯至是已三見

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傳事致致仕或為句以紀其事云石取西山胡明善碑從
地起星行東井張少傳自天來又曰彗星掃除無駐足石碑壓倒不翻身

楮衾

江西徐大山尹處州龍泉縣有一僧獻一楮衾并上以詩曰寒泉瀉出剡溪藤白勝
秋霜冷若冰願比一廉清似水梅花紙帳伴孤燈大山見之甚喜因與之宴令一婢
隔壁而歌僧聞其曲韻悠揚因窺之乃一老婢天顰滿面醜不可狀因復作一詩云
隔壁時聞一曲歌渾疑七寶帳中花瞥然一見翻成恨元出盧仝處士家

食草

松陽詩人程渠南滑稽士也與僧覺隱傳道元同齋食覺隱請渠南賦草詩應
聲作一絕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祇宜豆腐與蔬蔬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
脚僧覺隱聞之亦噴飯

鄧氏詩

明宜山鄧氏能詩嫁同邑吳某以罪被逐赴省鄧寄以衣而侑以一絕云欲寄寒衣
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試淚逐逐東風洒去途又題畫菊云良工妙

手倦安排筆底移來紙上裁葉綠花黃長自媚等閒不許蝶蜂來

玄兒

治世正音戴曾子榮應制玄兒詩云月華呈彩毓珍奇兩度西來貢玉池八竅盡
合者靈瀛一身渾是黑雲垂吐生定是從玄圃酒飲多應向墨池頭首天堦欣快觀
宛同神禹賜主時後見集賢集玄兒詩云傳聞三穴久儲精日味玄霜異質成八竅
總合蒼露濕一身斜軀黑雲輕行來青瑣應難見立向瑤階却盡驚自是太平多瑞
物願隨毛穎千城前詩蓋應制之時倉卒而賦集中所載不惟點竄章句而原韻
亦更前入云詩不厭改有是夫

海外全書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命方士徐福入海求仙福將童男女各三千人盡移寶
玩書冊至海島止王不歸始皇三十二年始下焚書之令則徐福所携之書皆未焚
以前之全冊也五經應是孔子手定之書史記應有子長未見之事得觀此等全冊
則漢儒諸家之說皆魏諸人之說可以証之漢成帝時燒書唐太宗明高皇帝重賞
購書何不搜求其地乎海島亦是人間非如天上難至嘉靖間有人建言宜乘琉球

日本封王之便從東南諸外國求徐福所携書其言不行乃古今一大缺陷事也

甲四狀元詩

輟耕錄載平江驛有甲四狀元詩曰四榜狀元達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
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東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
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至正戊子科三元時為湖廣憲兼善泰不花字時
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李輔字時為江州路總管
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
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愈不足道也

胡王詠女史

明初海寧胡虛白奎號斗南能詩七修類善載其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云春寒卯
酒睡初醒笑倚東牕白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題綠珠墜樓云花
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狂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後正統間錢
塘王蘭野致道亦以詩鳴於時嘗題楊妃云禁苑春嬌兒驕母命危夜斜山路險
不似在宮時題綠珠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遠身為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

判皆得風人餘意。○虛白有雙孔。詩云：洗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翠太分明。有聲
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
聽。吹落梅花雪滿城。詠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蒂渾無半寸深。偏為太陽遮水面。
不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度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教人無計
下釣。尾格律雖異。亦親切有處。

史公謹

太倉史公謹。能詩工繪事。贈吳羽士有松下剪雲縫鶴髮。花間滴露寫龍經之句。
金陵瑣事。載其詩甚多。弱冠從軍漢陽。洪武末有薦其才。授應天府推官。未幾左遷
相陰縣丞。遂流寓金陵。自號吳門野樵。長於寒林雪景。自題其畫曰：雨餘山色翠如
苔。樹杪寒烟濕未開。童子無端掃紅葉。隔林知有故人來。

品梅

楊用修王元美品梅花詩。皆取杜少陵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李義
山玉麟寂寂飛斜月。素手停停待夕陽。此論一出。却令淡烟疎影之句。頓爾減色。
金陵黃吏部百卿甲有句云：野客佩寒星欲墜。佳人釵暖日初融。焦弱侯有句云：花

卷四

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一似義山。一似少陵。

佛龕雜賦詩

金陵感仲文時春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弊紙。上書一律云：研池滿座落花香。墨透
纖毫染漢章。靜卧衲衣雲似水。高懸紙帳月如霜。杯浮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
驚。幸對爐烟生。終日煮茶清話得。倘後書友人。禱像呈雪。庭法師座前。清覽洪武
辛亥暮春。書於清隱小軒。金陵瑣事云：偵字本中。惜不知何許人。

儲靜夫對

儲靜夫。理弱冠游席。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句曰：賭錢喫酒養嬰娘。三者備矣。儲應聲
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學官謝之。成化癸卯舉解元。甲辰會試亦第一。

朝雲

東坡侍妾朝雲。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贈云：雲霧迷春態。英英媚曉光。不應容易
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裏玉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暫歸去。斷人腸。空使蘭
臺公子賦高唐。東坡見而賞之。

題卧雪圖

金陵金元善。號松居。精于醫。旁及繪事。曾寫袁安卧雪圖。見元玉。疏題云：一片堅
貞天地知。甘貧豈但雪中飢。平生恥作干人態。縱使晴天也不留。元玉亦善畫梅。有
逃禪老人筆意。其煮茶詩。有細浪捲風生。蟹眼怒濤翻。月起龍腥之句。

張仙

世所傳張仙像。乃蜀王孟昶撰彈圖也。昶美于姿。喜獵。善彈。乾德三年。蜀亡。花葉天
人隨聲入。昶後心嘗憶昶。因自畫昶像。以祀。藝祖見而問之。答曰：此我蜀中張仙神
也。時昶作詞。祀之。令人有子。歷言其成仙後之神異。故宮中多奉以祈求。傳於民間。
郎仁寶云：張仙名遠。五代時遊青城山。得道者。蘇老泉曾夢之。撰二彈。以為誕子
之兆。老泉奉之。果得軼轍。有贊見集中。人但知花葉假托。不知真有張仙也。

趙墓嚴臺

宋趙清獻公墓。在衢州城東。有題詩于地之驛曰：千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
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滙。有過臺而咏者
曰：君為利名隱。我為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乘扁舟而過清獻之墓。知為
利名而夜過釣臺。二人尚德之心深矣。

卷四

弔唐荆川

唐荆川。閩之罷官後。家居者。頗自持。因越甬江。文事以達合嚴介漢。遂得復職。
陞淮揚巡撫。殊失初心。鄉人以詩弔之曰：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旄。子美
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讓。策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
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越中王龍溪送行詩云：與君廿載卧雲林。忽報徵書思不禁。
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黃鳥求朋意獨深。默默囊琴
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

神仙粥

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痛骨疼。并四時疫氣流行等症。初得病兩三日。服此
即解。用糯米半合。生薑五大片。河水二碗。於沙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殼大蔥白五
七個。煮至米熟。再加醋小半盞。入內和勻。乘熱吃粥。或只吃粥湯。即於無風處睡。
以出汗為度。此以糯米補養為君。薑蔥散毒為臣。一補一散。而又以酸醋飲之。甚有
妙理。屢用屢驗。非常發表之劑可比也。

霍洞

昨非庵日纂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霜翁兒亦體悲無寒圍中幼婦飢欲忍飢取麻燈下繅一身勿暇私自悔嗚機札札明窗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欄欄兒作襖明朝官吏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值歲飽洞見太守騎從出游作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盡有鹿枕席道旁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守聞其詩為之罷游

和尚對

永樂時尚書某題詩于寺一僧和之後尚書至寺詰究曰我不即加汝罪但出一對能對起之云和尚尚書說因詩言寺僧不能對候解縉入朝求救縉曰候我回朝代對云上將上將軍位以位立人和尚回對尚書已知其必解學士句也

張三影

吳興張先字子野天聖八年進士善詩詞人謂之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子野謂人曰我張三影也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詞有簾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后山詩話載其集高齋詩話以子野詩句有三影者最佳改後二影為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人目之為張三影○又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

吳伯通

年八十五猶蓄髮姚東坡作詩曰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驚驚在公子歸來無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誤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七修云全篇俱用張姓故事詩人謂張君瑞與崔鶯鶯事漢成帝嘗微行過陽阿主作樂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與蓋帝微行嘗與張放便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又曰燕燕張祐妻竟山堂云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下謂張蒼安昌謂張禹但江南刺史註係劉禹錫然全篇皆用張姓事不應此句獨用劉事或坡公用隱僻事未之詳考耳○同時又有張子野亦名先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文忠公誌其墓

馬湘蘭

明西蜀吳伯通為浙省學道取士專看工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取者甚少乃草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發吳吳出題龍龜龍龜生馬論題乃一深出來文難措而論又性逸終場者少大為吳所辱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吾相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龍龜龜深出來

金陵名妓馬守真字湘蘭以豪俠得名能詩有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之句有生監舉人請見拒之後中甲榜授留都禮部主事適有訟湘蘭者王革命拘之眾為居間不聽既來見怒曰人言馬湘蘭徒虛名耳湘蘭應曰惟其有昔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王革笑而釋之吳中王百穀稱登生日湘蘭造吳捧觴詩酒唱和窮仙水之勝而返湘蘭死後衣挽成帙百穀有詩十二首走金陵莫之或謂張賓王榜曰聞君作湘蘭祭文甚佳張曰我乃仿亦壁賦作者其人使誦之張但舉一語云此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聞者絕倒

寶翁翁

西堂記聞云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黑鬚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驢此詩頗為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媚人洛人呼為寶翁翁會官塞上一夕傳敵犯邊師雄倉惶震恐衣皮裘兩重伏土窟中秦人呼土窟為土空有人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寶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

老儒被辱

戒庵漫筆東橋徐氏世教禮讓後裔衰薄有老儒邵夢嚴者亦被其陵竄邑人作詩言之曰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於今一變齊押闖場中多智伯陽春調裏少鐘期指指不是徐行日仇餉澤非並拜時八十年來函丈老月明無可一枝棲

豫風洲詩

長沙有朝士某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有執友書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於扇以餽之詩云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一作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見詩大慚即輟鼓吹

打夾帳

凡交易事居間者索私贈謂之後手又名打夾帳馬仲良之賤習游野闖出羨餘市因以贖學宮其價稍厚又捐俸築靈岩山採石一時居間者皆乘之要利或作語嘲之曰子路與申根同坐子路譏根曰林也怒馬得剛根遂曰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大怒怒之天子夫子曰罪在根用牌書打申根字送子思此子良長明認字不真驚曰誰人打甲帳

楊清劉濁

成化中汝寧楊太守甚清附汝陽劉知縣甚貪太守夜半微行至一草舍有老嫗夜繙呼其女曰寒甚命取瓶中酒酒將盡文曰此一杯是楊太守也復斟一杯曰此是劉太守也蓋酒初傾則清者在前復則濁矣聞者賦詩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杯○諺云有人問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此咏蟹淵
郡有選紫姑神者一士請咏蟹淵此即書云一富春意自溫純巧奪天工物象靈抽吐絲綸三萬又纏綿家國十千齡始終有跡機雲錦瑞結無窮補衣針保障繭絲君自識天花亂墜迴元

邵金堂四箴

張侗初爾云吾家邵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謹積陰功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黨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澆而長求福者濶而短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不當為此生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選津貴驚濤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為一身用財不當為一家

傷財濟宗

傷財濟宗當廣求修救飢荒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官施救歌舞者誦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益傷財者滿而溢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不當為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孥此惜身也養身者番而大惜身者瘦而細

胡澹庵

宋胡澹庵致政海外十年北歸日飲于湘潭胡氏園喜侍姬黎倩題詩一絕贈之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酒乃知情怨移人賢者不免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以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一醉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怨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尹蓮頭

尹蓮頭名從龍華州人嘗有宋理宗時度牒弘正間至金陵成國朱公供養之甚虔能出陽神分身數處赴齋朱公問尹曰我欲一見洞賓呂祖可乎尹曰可于朔日出水西門外劉公廟拈香當約洞賓來一會及拈香寂寂無所見乃責尹以說謊尹曰公曾見路上一道人醉枕酒瓶而睡者乎公曰有之尹曰道人枕瓶兩口相對分

明呂字也公自不悟那敢說謊後遠人四路見之皆云纔去未遠耳一貴人聞女弱病形容俱變名醫莫効母愈憐愛之選尹視之曰有癆瘵尚可醫貴人請用何藥曰藥力不能治只消與我同宿一夜便好也貴人大怒不許後見女殊無生理母又涕泣言之貴人許可尹令飲糊一室不得留錢大一孔設一榻不用帳令女去其相不用手摩足心極熱如火抵文陰戶東西而睡謂女云候中有蟲出可急叫救女不能合眼而尹鼻息如雷天將明女報毒從口中飛出尹起四顧見之不見曰從何處鑽去定要害一人也蓋乳母不放心因開一孔窺之癆蟲已入其腹矣父母視之女顏色已變尹笑而去後數月女方擇壻而乳母已死矣又一經紀家娶婦後尹偶至見婦急走上前抱咬其頸方咬兩口被勇姑隔開尹且歎息曰可恨只咬斷兩股尚有一股未斷奈何皆不解為何說後夫婦反目遂自縊三股繩僅有一股未斷遂死方服其先見云府殿見尹仙跡太靈恐惑亂人心押使歸華州監押軍人云每押發皆有常例安家今你料無銀錢妻子何以過活尹曰汝家所需不過柴米有何難辦乎與你兩符一貼灶上一貼米桶用時自足也復果然及華州歸要用柴米俱不能得矣

蝦助詩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即海蜇其形一片如輪菌無目凡行蝦必附之故云蝦助元薩天錫作詩云層浪滿未綴蝦行水母合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腕天風寒結紫雲膠霞衣褪色脂流滑瑣縷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滄溟

河滿子
宋盛度以久任泣于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傲度泣亦自龍圖學士為樞密蕭定基為殿中侍御亦泣上前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定基曰知之時有龍曰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目淚君前聞者笑之

龜蟹
高文虎作西河放生池記有烏獸魚蟹咸若本夏事誤引為商太學諸生為謹詞晒其誤陳晦行草制以辨下禹用昆命元龜字倪侍郎駁之陳疏辨古今命相多用此語東遂據臺端倪罷去時朝云舍人舊錯商周蟹御史新爭舜禹龜時傳以為笑

葡萄園
福州陳利勳遊古樞君謨居農圃由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長

福州陳利勳遊古樞君謨居農圃由烈往弔之將至境語門人曰詩云凡民有長

葡葡教之令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鞞偕二十諸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
說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用李春伯親畫葡葡圖爭相傳玩

聖孤四集序

錄軒緒先生以聖孤名其書且不敢自比於莊叟五石之瓠以示其無用然人徒知
有用之為用而不知無用之為用極之而大易所謂潛龍勿用道家所謂外其身而
身存者由此推焉耳先生負傷才歷落不偶無志用世遂覃思撰述而於有明一代
纂輯特備至 昭代六十餘年耳目所及尤不遺餘力焉大旨主於維風教示勸懲
博物洽聞闡幽探蹟下逮閭巷歌謠閭閻懷思之細無不取之秘笈先後問世其所
錄初集即以余燈謎詩列之卷首方自慚雕蟲小技有年大雅後相晤吳門傾蓋定
交隨出全集屬序予以碌碌未遑報命今春復相遇於武林把辭談心者累日因即
草數言以應嗟乎天下之無用孰有過於余者乎少年浮沈宦海垂老無成比來有
志名山之業而厄言靡當徒為覆瓿之籍是所謂擊

心相

風水

托故移屬

吳氏女

吃語詩

野史戲詩

李西涯失朝

樂山淨瓶

去員癡茶

錢真留

美人八詠

春情詞

張小舍

堅齋四集

驢山碑字

烏衣飯

徐天貞論僕

嘲肥娃

詩丐

神對

劍池石扉

凡仙題詞

妻妾爭寵

古琴化女

鈕扣詩

巧面掌痕

償金獲報

和益詩

宅相

白黑莖

改戒石銘

紅反

四喜添字

賈逵按懋惡

遊樂

詩呈家宰

打得好

黃花女兒

秋日宮詞

殿帥救火

曾純甫詞

勝廣鄭融

太冬烘

華容令

金佛還寺

櫻米

老妓題詩

鬼詩

陸馬傷足

抱琴訪友

東坡詞

題路程圖

承發房詩

狸嘯雞

遊客酬練

水燈

劉長生石像

慈第娘

紅線

揚州

三粒說

長孫歐陽桐朝

徐雪翻

堅瓠四集卷之三目錄

蓬山不遠

練人杆双

木中詩

赤壁詩

岩老好睡

秀才甲天下

貴人十反

花十友

援引士類

岳王墓

鶴鷗止妬

葉瓊章校記

兒繼

黃楊

賦清庵

紅木樺

市名

僧還俗

梁令批詞

呂徽之

盤食葉成字

五言九百俚

勸學詞

除夕遺俗

先儒成語

先生提舉

鄭玄婢

大諫同名

遊嵩頂

桑犬等詩

稿卜

搭題

賦訣

子美無詩

花客

神淚

詩鬼

路龍

嗜飲

金帶圍

女香草

和象恭詩

怕考判

石散當

長洲酷令

詩諷僧

拆嘉清字

原恭

雙廟詞

三字詩

賀通判

廣文明謔

陸伯揚

王三六四

堅瓠四集

卷三目錄

一

錢馬相朝

兒回來

寄衣僧詩

雉子仁四箴

疏寒虫

禽言

鐘馗示夢

堅瓠四集

卷三目錄

二

整齋四集卷之四目錄

嘉禾行	題書樹
行樂歌	鄭所南
焚香坑	七賢過關圖
退園	旗亭小飲
桃暗亭明	趙子昂
落葉	五嶽山人
唐六如	壽卿
半夜雞	終南別業
垢仙	錢振之無題詩
夜雨詞	安南國人
神童詩	侍婢續詩
周文襄賑饑	吟詩高士
歲交黃鶯兒	王雨舟宮詞
應制詞	上糖多令
索寵姬	張芸叟
王仲澤	寄文恪詩
依樣葫蘆	提學來口號
咏田字	批奪山牘
玉簫宮詞	白抗月題壁
張壁娘	絕糧無袴
網巾	譏袁柳庄
譏趙師畢	題祠堂
曾丞相謔	夢攝酒樓
雪和尚	題絕陽像
李陸相戲	犯夜賦詩
祝沈對	成化對
古人對	四時四方對

卷四目錄

整齋四集

卷四目錄

典史對	楊一清對
何燕泉	劉招山詞
心字香	一子三教
日影詩	

心相

約父集。夫處厚。心相有三十六善。與們。新話所載。互有不同。披其異者。附見於下。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八也。能改過。九也。不逐惡。貪欲。十也。聞事不驚。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十三也。夜卧不使睡。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無作奸作惡。十六也。無不談。十七也。不譚閻閻事。十八也。作事周回。十九也。不忘人恩。二十也。有大量。二十一也。揚善掩惡。二十二也。急難中濟人。二十三也。不助強欺弱。二十四也。不忘故舊。二十五也。為事與眾用之。二十六也。知人詐偽。二十七也。不誇。二十八也。得人。物事。漸婉。二十九也。語有度。三十也。雷人語。次不先起。三十一也。喜言善事。三十二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三也。不面計人。三十四也。省約惜福。三十五也。知人飢渴。三十六也。不念舊惡。三十七也。常思退步。三十八也。不爭。三十九也。不。四十也。全者福。今終不全。福。福。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宅相

戒庵漫筆。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嶽。宇。離。墻。四也。六。不。入。門。五也。無。後。僕。六也。每。開。紛。婦。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道。十三也。皇。帝。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室。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必。稟。命。於。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關。人。謀。短。二十三也。家。僕。無。鮮。不。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無。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啼。哭。二十九也。婚。娶。不。差。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王。人。有。先。致。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謀。三十六也。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列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訣也。

風水

宋倪思又云。任地好不如肚腸好。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不見我。我見富貴人家。城。狂。狂。拜。拜。時。本。貪。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前。輩。口。占。云。你。也。看。我。也。看。自。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力。裹。在。中。間。不。須。錢。買。無。人。見。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為。觀。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問。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

白黑豆

性理古人澄治思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

托故移扁

太倉陸文量。容少。美。丰。儀。天。順。中。應。試。金。陵。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署。文。量。始。以。疾。與。期。後。夜。女。退。文。量。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桐。如。蓬。明。托。故。遂。去。是。秋。領。鄉。薦。

改成石銘

韻語。履。鏡。宋。宗。書。成。石。銘。示。中。令。後。食。酷。如。故。有。輕。薄。子。附。豆。之。曰。爾。等。爾。難。履。難。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總。提。使。看。上。天。難。欺。且。待。臨。時。

吳氏女

采湖州吳氏女。美。慧。能。詩。坐。春。翠。嶽。時。王。龜。齡。為。守。命。以。冬。未。雪。消。春。日。且。至。為。題。作。長。相。思。念。女。援。筆。立。就。曰。烟。霏。霽。雪。白。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影。橫。斜。安。在。我。從。教。塵。骨。倦。飽。誇。賞。嘆。而。釋。之。

紅友

宜林。玉。露。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遠。北。歸。與。單。秀。才。開。步。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餽。曰。此。紅。友。也。彼。曰。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鷄。饅。頭。不。如。黃。鴨。青。菜。未。飯。續。無。識。不。如。芒。鞋。蓬。杖。醉。琴。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吃語詩

文海。披。沙。東。坡。有。吃。語。詩。云。故。居。知。開。陽。錦。官。柑。果。薑。桂。交。刑。管。弄。孤。甘。掛。汲。古。鏡。倪。觀。數。獨。鈞。金。字。已。歸。耕。稼。供。業。粒。公。貴。鈴。盤。高。中。冠。史。改。句。格。各。寒。吃。姑。固。收。檢。

為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號安縣。為錦衣軍。有禁。延父老。誣銀鼓吹。振羅山。谷
自昔釣游之所。盡蒙以錦繡。至樹石。或有封官爵者。舊賢。亦錄錦籍之一。傳
溫九十餘。猶登。相迎於道。鐸下。車。拜。其。呼。其。小。字。曰。錢。漢。留。善。法。長。成。
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漢。此。婦。留。之。遂。字。為。牛。酒。大。補。以。飲。鄉。人。
別。張。尚。錦。為。廣。賦。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尊。百。歲。已。上。玉。尊。時。黃。髮。飲。玉。者。
十。餘。人。錦。起。執。爵。唱。還。鄉。曲。以。娛。賓。曰。三。郎。還。鄉。分。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
適。上。列。旌。旗。碧。天。明。今。愛。日。輝。父。老。遠。近。相。隨。家。鄉。春。分。會。時。稱。半。牛。光。起。天。無。
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不。晚。其。義。錢。亦。覺。其。歡。意。不。甚。決。冷。再。酌。酒。高。唱。山。歌。以。見。
意。詞。曰。爾。輩。見。像。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予。常。在。我。像。心。子。裡。歌。闌。合。聲。摩。背。呼。笑。
振。席。而。別。

黃花女兒

去士曰。此仙。著曰。黃花女兒。問其氏族。曰。金闈王氏。生時。與黃生歡好。一生愛極黃
花。人呼黃花女兒。問。即。是。天。遊。那。曰。年。十。五。而。殞。黃。生。安。在。曰。何。懼。亡。矣。今。與。同。
寢。處。若。人。間。仇。讎。也。眾。乞。詩。遂。題。數。語。云。忘。不。了。對。梳。雙。梅。忘。不。了。佳。期。月。下。偷。忘。
不。了。柳。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網。絲。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多。病。心。
情。懶。下。樓。風。流。蕩。藉。字。有。餘。香。

美人八詠

陳克明有美人八詠。春夢云。梨花雲。遠。錦。香。高。蝴蝶。春。秋。秋。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
夢。初。驚。一。半。兒。春。迷。一。半。兒。醒。春。困。云。鎖。窗。人。靜。日。初。睡。寶。鼎。香。消。火。尚。溫。斜。倚。繡。
牀。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醒。春。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撒。花。枝。比。較。
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鶯。語。離。聲。怕。見。
楊。花。撲。繡。簾。沾。起。繡。針。連。倒。挂。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欲。春。醉。云。海棠。紅。暈。潤。
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交。盃。一。半。兒。欲。春。嬌。云。綠。
窗。時。有。唾。草。粘。銀。甲。頻。將。綠。線。縛。繡。到。風。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兒。滿。詳。一。半。兒。兒。
春。夜。云。柳。綿。撲。撲。晚。風。輕。花。影。橫。窗。淡。月。明。翠。被。蘭。香。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溫。和。
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描。欲。寫。寫。殘。三。四。邊。翠。叨。叨。一。
半。兒。連。真。一。半。兒。草。

秋日宮詞

張小山秋日宮詞云。花邊。月。靜。妝。樓。葉。底。簷。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開。御。舟。可。憐。秋。
一。半。兒。美。蓉。一。半。兒。柳。冰。梅。云。枝。橫。翠。竹。春。寒。生。花。淡。妙。窗。殘。月。明。人。倚。畫。樓。羞。管。
聲。慳。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

春情詞

關漢卿春情詞云。雲鬟。霧鬢。勝。堆。鴉。雲。露。金。蓮。濕。路。紗。不。比。等。閒。牆。外。花。為。你。俏。冤。
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兒。愛。碧。紗。牕。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為。了。箇。負。心。回。轉。身。
難。是。話。兒。喚。一。半。兒。推。辭。一。半。兒。兒。

殿帥揀火

臨安志。宋。臨。安。紹。定。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火。彌。遠。府。獨。全。殿。帥。馮。時。力。
為。撲。護。耳。洪。彞。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廡。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則。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張小舍

張小舍居維亭。世為公家。弭。盜。吳。誘。有。天。弗。怕。地。弗。怕。只。怕。維。亭。張。小。舍。之。語。撰。
張。小。舍。名。浩。字。彥。眉。號。南。坡。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有。負。撰。張。處。士。墓。誌。石。田。之。
之。也。

曾純甫詞

宋。南。坡。後。汴。京。繁。華。鞠。為。煙。草。曾。純。甫。奉。使。過。汴。賦。金。人。捧。盃。盤。詞。云。記。神。京。繁。華。
地。舊。遊。踪。正。御。溝。春。水。浴。浴。平。康。巷。陌。燭。鞍。金。勒。躍。青。鞵。醉。衣。沽。酒。醉。解。管。柳。綠。花。
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俱。寒。煙。滿。目。飛。蓬。離。榭。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
寒。鴉。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驪山碑字

驪山下。道。遠。別。業。蓋。韋。嗣。所。述。中。宗。嘗。幸。之。賦。詩。勒。石。在。焉。一。夕。忽。失。碑。字。換。墨。題。
云。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冷。烟。衰。草。前。朝。官。闕。長。安。道。上。行。客。休。傷。
石。深。利。切。改。變。容。顏。消。磨。今。古。隴。頭。殘。月。

滕屠鄭帖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屠屠。鄭帖。二公性豪邁。不病其言。毅夫為相。偶。
送客出郊外。過朱亥塚。俗謂之屠兒塚。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貴。文。負。國。豈。勝。言。
恐。君。莫。笑。夷。門。客。却。是。屠。兒。解。報。恩。

烏龜飯

語林蘇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問。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碟鹽。一碟生蘿蔔。一碟飯。貢父大笑。久之。作。以筒招坡吃。烏龜飯。不復有憶。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蘿蔔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為烏龜。按著食之幾盡而去。後數日。東坡亦召貢父食。烏龜飯。貢父雖知其。但不知所設何物。及往。談論過午。並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言。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蘿蔔謂井乾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設飯。撤箸乃去。

太冬烘

鄭侍郎董主文術。疑顏標是魯公之後。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之。標曰。寒道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按冬烘是不了了之語。蜀人多稱之。○避暑錄話。崇寧末。安國同為郎。成都詹某為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為上章。擊之。各云。據按某官。人材闕。臨事冬烘。以某蜀人也。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戰手躍於眾。曰。吾不辭。遂冬烘。為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

徐文貞論僕

徐文貞。性歸里。通海剛峰。春春。按其事。鄉人多登門。為。文貞論僕云。慎勿報復。譬之犬。為人。人亦嗚犬耶。口占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華谷令

郝執弱冠為華谷令。善善。作詩曰。華谷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王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各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世緣今世苦。華谷知縣是區區。

朝肥建

吳明卿。子。皆肥而。才。善。往。伯玉。道。辭。贈言。伯玉知其好。設。乃口占云。奉由。未有。後。身。如。泥。面。如。金。喘。月。一。雙。肥。水。糠。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運。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消。於。兄。乃。答。伯。玉。曰。小。姪。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別。伯。玉。應。聲。曰。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應。知。長。短。無。君。分。不。必。爭。長。短。脚。跟。

金佛送寺

汴報國寺有金佛三尊。蓋宋真宗所鑄。後開封府主某入寺。至後殿。見門局。鑄說。僧所私在內。合開。見佛像。光。閃。燦。問。知。金。身。越。數。月。喚。僧。借。一。尊。到。街。求。嗣。僧。不。與。府。主。怒。更。陶。某。獻。計。假。僧。之。門。徒。請。僧。借。至。半。途。一。人。邀。入。內。奉。茶。有。象。拿。下。知。是。婦。婦。家。送。府。下。獄。陶。說。之。私。將。金。佛。一。尊。暗。送。釋。僧。于。佛。前。斷。小。指。焚。香。拜。祝。誓。而。死。府。主。後。將。佛。漆。身。送。回。家。果。得。一。男。乳。名。佛。生。左。手。無。小。指。滿。月。府。主。飲。酒。間。一。笑。而。死。後。男。長。成。聰。慧。家。遭。火。焚。一。貧。如。洗。佛。生。遂。出家。扛。擔。漆。佛。沿。門。募。化。亦。不。知。其。為。金。也。後。至。汴。寺。僧。夢。佛。還。鄉。次。日。佛。生。控。佛。進。寺。僧。見。像。語。其。故。佛。生。見。與。二。尊。相。同。遂。終。止。寺。中。

詩丐

湧幢小品。詩丐者。樂安人。李姓名興。生年六十七。患風癱。遂。口。指。眼。鳴。手。攣。欲。食。則。仆。於。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盡。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時。望。未。第。時。遇。丐。命。令。獻。詩。丐。首。肯。須。史。成。句。云。鵬。鷲。直。神。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為。霖。手。莫。違。蒼。生。望。八。荒。成。化。甲。辰。時。望。成。進。士。欲。使。養。丐。於。官。辭。以。老。母。在。時。望。禮。而。辱。遣。之。為。述。其。事。○弘。光。末。南。京。失。守。一。丐。題。詩。武。定。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天。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單。田。院。乞。丐。蓋。存。命。一條。投。秦。淮。河。而。死。食。樓。偷。生。有。媿。此。丐。多。矣。

樓米

吳江一士。扶。比。有。神。至。泉。未。問。而。笑。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曰。汝。生。能。解。謎。否。問。且。笑。曰。能。做。文。章。何。况。於。謎。曰。有。二。字。作。一。謎。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字。兒。伏。處。五。混。池。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字。眾。皆。不。解。乃。曰。我。輩。只。會。之。字。何。暇。及。謎。曰。爾。說。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為。首。者。近。考。數。如。此。於。是。眾。咸。拜。問。謎。是。何。字。曰。云。乃。樓。米。二。字。也。

神對

湧幢小品。劉。珙。少。時。弱。夢。于。大。乾。惠。應。祠。金。牌。上。有。曲。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登。第。諸。諸。王。宮。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答。以。屬。對。時。月。照。廳。隙。上。曰。可。令。斜。懸。物。明。月。諸。王。方。思。索。間。珙。遽。以。曲。卷。勒。回。風。上。曰。此。神。話。也。

老妓題詩

太平興國寺牡丹盛開冠蓋駢集僧舍有老妓題詩寺壁曰角心東風看幾
開喚滿城人殘枝刺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見者稱羨遂復車馬盈門

劍池石鼎

虎丘劍池云是閻闍理玉處一潭清冷深不可測宋紹定戊戌子忽就獲中有石鼎遊
人見鼎上二絕云望月登樓海氣能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携去日暮先教
鎖寺門 劍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闌干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

鬼詩

祝永清遊湖湘間泊舟沙際夜聞哀吟明日見沙上大書一律云長鯨吹浪海天昏
兄弟同時吊屈平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冤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
尚倚門最是五更悽絕處一輪明月照雙魂

亂仙題詞

唐詩舉子不第恥歸故里做居寺剎謂之過鬼有人請亂仙飛筆題詞曰淒涼天氣
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冷香檝秋影瘦恨古畫眉難就重
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後書過夏子題此蓋金臺所恨玉樓貴志者也

墜馬傷足

李西渡渡鄒半江其墜馬傷足云十年雙足嫩詞境我亦憐君墜後傷歷塊敢誇十
里駿乘船翻笑四明狂扶顛老僕空隨路學个痴兒漫倚堂應是崔家亭下驂獨奉
秋雨向寒塘

妻妾爭寵

有妻妾爭寵者夫不能調和乃獨眠一空命婢伴宿中夜吟詩云兩隻船兒獨自撐
一篙不到使相爭下釣未續婢怨歎飛夫遂得句云了罷歎氣因何故野渡無人舟
自橫

抱琴訪友

雪庵和尚題抱琴訪友圖云三尺焦桐七線琴迢迢遠訪知音題木果一道人過
足云不知誰是知音者彈破乾坤萬古心

古琴化女

蘇東坡宿靈隱山房夜聞窗外有女子歌云音音音你真真心真負心真負倫到如今
記得當初低低唱淺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拋我在古橋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

流水何處尋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東坡推窗即之見女子冉冉沒于橋下明日掘取
得古琴一張

東坡詞

蘇東坡述憶有行香子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對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
勞神似陳中餉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能且陶陶樂取天與不如歸去
作箇閒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細扣詩

解大紳見女人衣上用數重細扣作詩葉之曰一幅紋綃剪素羅美人體態勝姝娥
春心若肯半開鎖細扣何須用許多

題路程圖

紹興間西湖白塔橋印黃朝京路經或題詩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
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巧面掌痕

成化間湖州凌漢章針術神靈擅名吳淞曾於市中見一丐形軀長大貌兇惡頰上
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可從之既去漢章問於市人市人曰此丐姓馮父某為司務
官因早朝失履笏板怒而掌其面仆地死後妻有媼一見忽見前吏入門徑入
其室遂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心知之始能言即有報仇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為
事雖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不得已逃避他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蕩盡家
業至為丐漢章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魂丐面而今見掌痕掌語世間
君子遠莫教結怨種冤根

承發房詩

碧里雜存余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曰骨格今年與衣裳昔日誦讀書須努力
寫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似賴爾得相須不知何人作亦無
題詳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子之詩也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辨

償金復報

宋劉思越鄉授徒歲暮歸道逢孕婦攜兒欲赴水詢之知為債所迫因傾囊中七金
與之歸而妻詢之亦無慚色寫酒定蝦為贖因口占云蝦小紅爐火酒熟布裙帶
回關門見婦題云門將金鎖鎖簾掛玉鈎鈎居數日有以吉壤告者曰金鈎掛玉簾

形也。應以拜母。道生文簡。始文安。○明進賢舒翁以館投教途中投水城。拔家無
米採苦菜食之。夜間聞神語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果生方正德丁丑魁天下。

狸嘯雜

碧壁雜存。吳康齋與。以司成之子家貧。締給禦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而怡然終
身。嘗有詩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節後功。家畜一雞司晨。為狸所嗜。作詩焚
於土穀神祠曰。吾家住碧壁山。養得雞雛作鳳看。却被野狸來啖去。恨無良犬可
追。遂甜林樹下。毛猶濕。苦竹蕈頭血未乾。本欲將情訴上帝。題詩先告社公壇。後一
夕雷雨。天明人見狸震死壇前。

和盜詩

湖怪小品。春和鄧學詩。性至孝。元末。母子為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且孝。哀之。與酒
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當此干戈際。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
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水。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鄧和曰。鐵馬從西來。滿
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脚如解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感公恩。如天。未知能
報否。盜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後以為為教職者。終。嗟。此盜有人心。可令應舉。或加

納授官。定為循良之吏。

遊客酬酢

唐末徐寅博學能文。善詩賦。謁朱全忠。談及其謀。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
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之。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
千金漢將。慮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讀至此。大喜。令軍士誦之。
教一字酬一錢。贖縮五百餘疋。全忠嘗自言。嘗准陰侯授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

水燈

俗傳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謂之照冥。張伯雨集句云。
共泛蘭舟燈火闌。不知風露濕青衫。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樓頭宜掛墨。爛若金蓮
分夜炬。空于雲母隔秋屏。却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明劉邦彥亦有詩云。
金蓮萬朵深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難窟宅。影搖鴻雁亂汀洲。流波未必
通銀浦。越月偏憐近綠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

揚州

隋唐以後之揚州。秦漢以前之邯鄲。皆大賈走集。坐歌粉黛繁華之地。古語云。騎鶴

上揚州以騎鶴為神仙事。而揚州又人間佳麗地也。前人詩云。一上維揚路。覺野
塘烟柳認隋朝。美人南國生猶麗。芳草東風怨未消。唐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
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
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澄平日。猶自笙歌徹夜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明月在揚州。杜牧寄揚州韓判官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劉長生石像

萊州有神仙洞。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卧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
有太守劉某。見石像而有發疾。因命工削平。後劉而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故創
處常有水出。陳尚書洪謨詩曰。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為謀。仙家憤說能屍
解。一石緣何念不休。

三點說

崇正甲戌會元乃金壇李竹君。時又于子而。不第。自刻遺墨。贊以題解。并摘元
卷中死語。欲揭之。禮部主司聞之大恐。謀於呂匪庵。一先生以任禮部郎磨勘。乃
其職也。匪庵曰。深陽陳百史尚未出都。速將百金。撰其文。刻元稿。傳送此事。可解。

主司如言。刺成于子見之心。服急毀前文。其害乃寢。竹君嘗著三點說。魯之季。三家
擅命。以士師為小牙吏。非其親。睡不授受。是職者皆奴隸。使也。每三家飛片。然則盟
手擊頂。若奉尺一之君。今於上曰。臣誰敢不奉詔者。時士師有肉無骨之請。強
鋤弱。怨聲塞路。遂孔子搯相。特簡柳下惠為士師。其初視事也。即榜語於門。曰。舍狐
狸。問豺狼。或曰。此專為三家發也。於是三家黨羽。皆屏息不敢咳嗽。曰。畏柳士師而
一時辟點小民。又微窺士師風。旨專候權門。短長為巷談。三家所之。名同黨。謀之野
曰。柳士師為我害。奈何。有彈者。吾子之金。公伯寮。陽春。論矣。欣然以彈文獻。問何為。
詞則指袒楊。程為詞。謂士師民望也。蔡官箴而押。比放誕。是教侮也。孟點之魯君。
猶豫。三家執奏。於是惠一黜。則有為辯者曰。惠肅以居官。和以容眾。何害。三家曰。一
黜而懼。未可知也。姑復之。惠執法如故。三家復集。同類謀之。朝曰。柳士師仍為吾害。
奈何。有彈者。吾進之。官叔孫武叔。頭指氣使。躍然以彈文進。問何為。詞則執伊弟。並
為詞。謂士師所以戡盜也。弟于禁。而兄居嗣。要。是。其也。必黜之。魯君狐疑。三家
固爭。於是惠二黜。則又有為辯者曰。兄兄弟。弟不相。及何害。三家曰。再黜而悔。未
可知也。姑復之。惠執法如初。三家悍焉。謂柳士師終為予毒也。已。夫坐以袒楊。殊

程薄怨耳。幸以盜跖駕禍耳。莫若以賤昧隱罪。使自辨與代辨俱窮。時家臣陽貨致
字獻計曰。請以坐懷一事為幸。其彈文出諸袖中。則云。夫士師將以禁奸也。乃以暮
夜偕奔之女。而居然坐懷。毋乃淫而莫須有乎。且安知非有約而後以不亂自文也。
聞是女先以許夫。因坐懷事。雖婚喪其為士師。也不舉。然之何如。斯時也。三家以重
怨積怒。持說甚堅。而蔽賢。蔽賢之藏。天仲。獲從旁執奏。於是魯君。絕地下。令曰。柳
下惠。淫夫也。永不復用。噫。此一事也。其說甚夜。其人女子。使自辨代辨。俱以事屬賤
昧。終難措喙。三黜後。禁錮終身矣。

蔡筆娘

考堅志。南城陳不祿。先道自桂林罷官歸。適洞底。夢綠衣童。言是洞中龍女奉命告
君。勿食葷。非及。後三年。當有所遇。及期。六月。如高州。道經藍田。宿于藍橋驛。夢向
童子執節而來曰。仙子侯君。遂導以行。峻崖峭壁。童以節扣石壁。聞鏗然響。鑽聲入
內。棟宇華煥。金壁絢赫。進抵中堂。見一女方拜。姿態嫵媚。隱几寫書。顧客至。喜延對
席。談說如雲。陳乘間調之曰。獨居閑宇。笑曰。神聖無間。既而蓋酒同飲。人間方醅。豈
陳但覺清涼如深秋。因言吾本蔡筆娘小名。次心幼時善養筆。母更

聖奴四集

卷一

十三

子曰。筆娘。君仙材也。得與君遇。幸矣。因出白玉牌投之。請曰。君既游物外。不可無紀
陳。操成十絕句。曰。玉貌青童洞裏回。洞中仙子有書催。書詞問我何多事。何不踰雲
早早來。一長恐凡材不合仙。吾逢神女執因緣。雲中隱隱開金鎖。路入麻仙小有天。
二海石榴花映綺。窈窕芙蓉亞銀塘。青雲不舞倉皇臥。滿院春風白日光。三沉沉
香霧映房櫺。窈窕芙蓉亞銀塘。青雲不舞倉皇臥。滿院春風白日光。四老聃西逝即
浮屠。吳怪官聞貝葉書。長鳴楊妃仙格勢。却教鸚鵡念真如。五常怪樂天長恨詞。釵
鈿寄語大傷悲。于今始信蓬萊上。也憶人間有問時。六得到仙都白玉堂。氣血香澤
滿衣裳。非龍非虜非沉水。疑是諸天異國香。七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與精神。
假鏡不許長年位。猶勝人間不遇人。八瓊漿飲罷日西沉。醉思觀游抵萬金。塵寰滿
憶那。位得鳳蕭。休作別離。幾。玉水本流三島上。蟠桃生在五雲間。若非去處那真
實。劉阮昏迷錯往還。十寫畢。復飲。致洽。終。當。下。及。龍。女。命。侍。兒。以。蕭。度。驪。鳳。之。曲。
曲終而寤。

長孫歐陽相潮

全唐詩話長孫無忌。朝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山成。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

畫此一編。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疑。淺。福。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
曰。詢。殊。不。畏。皇。后。耶。

紅線

全唐詩話。紅線。涪州。節度。薛。嵩。善。琴。善。彈。阮。咸。琴。手。紋。隱。起。如。紅。線。因。以。名。之。一。日
紅。線。解。去。冷。朝。陽。為。詩。曰。採。菱。歌。怨。木。蘭。舟。近。客。魂。銷。百。尺。樓。遠。似。洛。妃。乘。霧。去。瑤
天。無。際。水。東。流。

徐雪翻

明妓徐雪翻。字小飛。松陵人。姿色明艷。神情閒雅。好讀書。工詩畫。張天如。清見而悅
之。翻亦深相許。舟中。即席。廣。翻。得。湘。字。韵。云。風。起。青。萍。各。有。香。一。帆。閒。放。古。橫。塘。
薄。伊。薄。質。執。為。雲。翰。得。王。孫。卓。亦。秀。五。字。未。安。漸。擬。謝。雙。眉。欲。畫。好。憑。誰。思。怨
從。茲。始。蕭。瑟。江。妃。泣。楚。湘。其。云。好。憑。誰。蓋。意。也。小。語。低。吟。顧。張。微。笑。嫣然。欲。絕。天
如。通。咏。漢。書。翻。和。韵。曰。東。西。為。卷。讀。黃。昏。閉。閣。偏。多。知。已。存。縱。抱。長。門。千。載。怨。難。酬。
金。屋。一。朝。思。風。前。欲。舉。曾。勞。念。死。後。聞。呼。亦。近。魂。獨。恨。才。名。如。司。馬。白。頭。輕。薄。不堪
論。其。故。妙。若。此。時。天。如。游。新。安。與。訂。于。歸。之。約。旋。時。相。叩。翻。通。逆。之。西。湖。交。臂。相

聖奴四集

卷一

十四

夫。朕。別。喻。年。竟。為。松。陵。富。人。所。娶。

聖奴四集卷一終

清 長洲石農樵人獲學稼齋輯

風雪談經

晁氏客語元祐間呂原明侍講大雪不能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強記師承道古尤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前身和尚

梅溪王十朋祖母之兄嚴開黎字伯威博學能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浙間亡後托夢於十朋之祖手集忠花為球字祖而遺之曰考祖君家今即求此久矣是年十朋生幼從學嚴嚴曰昔嚴開黎眉濃黑而垂自深而神凝此子眉目似之他日必能文也後十朋果以文名世嘗作天台石梁詩曰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座前身應寫石橋碑

守歲詞

深雪偶談蘇沂叔泳久客江湖老懷歸客中作守歲詞曰一盤消夜江南果吃粟看書只消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勞苦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僧鏡出山來使帶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

蛙謎

廬陵官下記唐曹者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蛙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坐立也坐行也坐者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著亦作一謎曰一物坐也卧也卧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解者曰我謎在得你謎客大慚

得窮鬼力

鶴林王露齊景公有馬十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戴錢五十萬求書名其問子雲以富為仁義正如園鹿欄牛不肯妄殺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觀韓退之逐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應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殺人手段

宗景論禪云譬如人戴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

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曹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昭陵夫人詩

紫微雜記飛白馬戲之學問精確當作昭陵夫人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否吳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弄昭陵

巴家富

嚴下放言李學卿長女適巴長卿巴氏貧甚處之恬然其妹適富家鄰氏嘗笑之長女作詩云誰道巴家富家富一節節巴家十倍節池中羅水馬階下列蝸牛燕麥儲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曉富新月掛銀鈎

題太白墓

蓬軒吳記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馬往來詩人題詠不絕有客詩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梓大斧

鐵架渡贊

文海披沙靈巖有鐵架卷一與形質奇古有監司為贊數語錫字其上識者多為山靈嘆又竹坡詩話載萊岐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者一監司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古準今其揆一也

謝氏婦

陸詒孫說聽湖謝氏松江右室也明初被籍沒坐誅婦某有殊色給配象如婦始如曰侍我祭亡夫乃從爾如信之婦攜一物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如自攜參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似清風滿帝都遂伏劍死

孟淑卿

蓬軒吳記孟淑卿女字淑卿色美能詩嘗過慧庵訪尼德書其字曰絳絳堪園小小亭竹林深處畫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其集多條間之詠不足取也說聽載淑卿詠楊妃前云霓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莫怪安容太姒治半線卯酒半盞脂詠美人觀蓮圖云綠槐蟬靜日偏長懶點金爐百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房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拘堤暮暮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啻人愁只管啼

詩嘲楊文貞

廢後楊文貞士奇為相母鄉人有貢入曾監候選久不授官者。題文貞開仕路。文貞不允遂致違特取因作詩云。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報了賢良方正。蓋文貞傳是科致顯也。水東日記云。翰林尹鳳岐好作詩諷切時事。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簡太學年五十以上者。悉放歸。尹作是詩以激之云。

閩談

石田雜記陳啓東。袁詒學。常作詩述閩人常政。云。響音鳩古語胡塗。兩落番將禍斷。唯信捷批原是為。忘知詐講。人稱却云。証長公仔。既南瓜賣。李劉。屋也。也。門書老酒。法昨聽鄰家。寫新婦。聲聲明自喚。狸如。共。吳人云。故。實也。閩人閉之亦為絕倒。

沈石田對

沈石田嘗與吳原博。定與陳啓東。同席。啓東強石田酒。石田不勝杯酌。啓東云。如辭飲。須對句可準。時解元。賀思。字其榮。首席。啓東云。恩作解元。禮合賀其榮也。次座為

堅執四集

卷二

五

陳進士家字嘉謨。石田應聲曰。家發進士。職當陳嘉謨。為之哄堂。

左布政對

成化十七年。浙藩左大參贊入覲。出京時。夢一人出對云。參政布政。為黎庶之福星。左問其姓。此答曰。某蘇州賀恩。前科解元也。左隨對云。解元會元。鍾山靈之秀。蘇。尋訪賀其榮。一觀其容。儼如夢中所見云。

築長城

金罍子何燕泉謂杞植字梁。春秋時齊人。去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長城。去杞都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今四海枯。築長城。今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負婦啼鳥。鳥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雖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濰州瑯琊臺入海。而齊紀以為齊宣王所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築。未知孰是。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杞梁妻哭而崩者。疑即齊所築之長城。泗河相傳。世遂以為秦

之長城。詩家不考所出。又未審杞梁何時何地人。死於何事。遂以梁為死於秦長城之役。即今遼東前屯衛中所芝麻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為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同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迥遠。逾失其本真者也。

夢作靴銘

蘇東坡倅杭時。夢仁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隻。命為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針積寸累。天步一。所臨雲。蒸霞。起。畢。連。御。上。極。款。其。敏。仗。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漸。漸。風。縮。六。銖。縱。縱。雲。輕。植。五。含。風。廣。殿。微。聞。環。珮。聲。

冤家

董航紀談詞人多用冤家。不知何所出。閩炳花記謂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其。心。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繫。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消。魂。悲。泣。良。友。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所。謂。冤。家。者。四。也。情。新。舊。善。惡。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把。恨。成。疾。迄。與。俱。逝。所。謂。冤。家。者。六。也。○畫。樓。鐘。鏡。州。彭。汝。礪。妻。孟。氏。照。屏。中。復。始。宋。養。明。宋。氏。有。妾。彭。女。順。不。暇。典。九。江。病。革。索。筆。書。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後。不。打。這。鼓。投。拿。而。逝。○全。文。通。息。濟。云。克。不。發。不。成。春。處。可。見。六。親。皆。冤。家。聚。會。今。俗。有。歡。喜。冤。家。小。說。始。則。兩。情。眷。戀。終。或。至。於。仇。殺。真。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也。疾。讀。一。過。可。當。終。海。晨。鐘。

堅執四集

卷二

六

偵冤家

亦。業。偶。記。俗。呼。黃。豬。耳。為。偵。冤。家。不。知。何。所。取。意。里。巷。至。今。傳。之。一。日。予。同。一。二。友。至。虎。丘。遊。行。久。之。思。飲。甚。切。然。所。攜。杖。頭。僅。百。文。因。思。猪。耳。債。輕。可。口。令。僮。買。之。佐。酒。久。不。至。一。友。忽。唱。時。曲。云。偵。冤。家。何。事。還。不。到。眾。大。噱。

溧母圖詩

抗城一士家。壁掛溧母圖。上有二絕云。千金報德未為奇。阿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快快樂誅。一飯常懷報德深。歸來不負贖千金。豈知溧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二詩皆有深意。

地理

竟山堂朱韋齋。松庵居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挖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箇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海處。果為大傳。文公為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一文紅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因問國人。始之曰。此一文紅也。倭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欄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太守以其不識於遠人。杖而遣之。

占米

閩滿明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林。俗謂之糯米。爾雅註。林謂粘米也。說文。林。稷之粘者也。本草。園經。丹黍粘者為粘。今人謂糯米曰占米。或從粘字省。文耳。鴻書云。占米。稻成。實早。而粒稍細。聞見危言。謂占米之名。始於宋真宗祥符五年。江淮水田不登。關占城國稻。早耐旱。遣使以珍寶求其種。得萬斛。散於民間。故名占米。今又謂之元米。未知何故。

聖公揮屏

卷二

七

詩非女子所宜

聖公揮屏。是陸士子李若。一女子年方十六。頗能詩。苦有佳句。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按塵埃。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人。今日不彈心已亂。此心元不由人。雖有韻致。大非女子所宜。

措大

資暇錄。世稱士流為措大。言其峭。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僅然。然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故又謂之酸子。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野之郊。以鹽。負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酸狀。而號之。新野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又云。有措。大者。其濟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措大。愚謂四說皆非。措大。宜作措。言其能措。措。大事也。因酸子。故以為措大耳。

妓笑貧士

郡閣雅言。崔公佐。妓名。日晏。貧。有一客。由屢不。衣破。肘見突。延而入。崔喜。其。來。令下牙簪。引滿。數觥。神。色。自。若。妓。頗。其。監。其。因。大。嘆。各。賦。詩。云。破。額。慳。頭。衫。也。穿。

御書錄

使君猶許對華筵。今朝字倚文章。字。遮。莫。肯。城。笑。揭。天。雀。今。掩。口。無。嘆。賢。士。侯。請。錄。前。世。錢。天。未。有。卓。者。孝。化。中。太。宗。始。以。辰。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崇。奉。太。親。御。書。錄。蓋。蒙。故。事。也。王。元。之。為。偶。調。商。於。有。詩。云。滿。官。無。俸。突。無。烟。唯。揮。琴。書。畫。日。眠。還。有。一。般。勝。趣。空。中。懶。貯。御。書。錢。

分詩止娶

陸。詒。孫。說。聽。嘉。興。女。子。朱。靜。處。父。亦。士。人。為。教。諭。周。汝。航。濟。之。妻。能。詩。多。佳。句。入。執。某。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圖。再。娶。前。開。閣。之。意。青。衣。過。靜。處。江。所。其。情。靜。處。曰。吾。能。止。之。因。題。一。絕。於。扇。今。人。持。視。久。執。云。一。夜。西。風。滿。地。霜。粗。粗。麻。布。勝。無。處。春。來。若。親。桃。花。面。莫。負。寒。梅。舊。日。春。久。執。見。詩。感。其。意。不。復。再。娶。

罷要詞

元。人。有。叨。叨。令。帶。風。入。松。詞。云。罷。罷。要。要。夜。夜。世。界。儘。寬。大。五。斗。米。折。不。得。討。澤。腰。一。碗。飯。受。不。得。誰。陰。陰。種。幾。欲。平。瓜。下。幾。文。君。平。卦。快。活。心。坎。上。無。索。掛。耳。邊。兩。沒。嘴。難。世。上。人。勞。勞。堪。誇。你。看。那。秦。代。長。城。替。別。人。打。漢。朝。陵。沒。被。偷。兒。扒。魏。時。銅。

卷二

八

崔公揮屏

崔。公。揮。於。今。沒。片。所。哈。哈。名。利。場。最。兇。搭。班。定。遠。王。門。關。枉。白。了。青。絲。髮。馬。新。恩。銅。柱。標。標。不。得。明。珠。價。哈。哈。更。有。一。般。堪。誇。動。不。動。說。甚。麼。玉。堂。金。馬。虛。費。了。文。園。筆。札。只。恐。怕。酒。死。了。漢。相。如。空。落。下。文。君。再。要。罷。罷。要。要。到。頭。來。都。是。假。憑。你。事。業。伊。周。文。章。實。少。不。得。比。如。山。下。僧。歸。去。也。身。不。關。陶。唐。虞。夏。參。不。想。爭。王。定。霸。各。際。的。竹。籬。茅。舍。忙。手。的。琴。棋。書。畫。忘。機。的。鷓。鴒。兔。鴨。適。口。的。淡。飯。粗。茶。樞。外。舊。薇。高。架。庭。前。蘭。蕙。初。卸。儂。也。不。聲。不。響。肯。把。話。光。虛。謝。開。時。節。從。負。郭。田。某。麻。葛。葛。數。枝。甲。冷。哈。哈。箇。兒。在。牛。角。上。掛。酒。熟。兒。在。漁。竿。上。插。詩。囊。兒。在。籃。背。上。跨。眼。底。事。拋。却。了。萬。萬。千。千。杯。中。物。直。飲。到。七。七。八。八。醉。中。日。月。真。無。價。哈。哈。要。罷。罷。罷。罷。罷。罷。在。十。里。松。陰。下。一。任。黃。鸝。罵。

舟人請仙

連。軒。吳。記。有。客。行。貨。金。陵。舟。人。見。客。孤。身。夜。投。各。而。取。其。所。有。遂。言。棄。舟。不。換。過。年。生。一。子。甫。弱。冠。湯。費。家。業。父。或。訓。戒。反。被。毆。擊。鄰。有。術。士。名。仙。甚。驗。舟。人。狂。拜。其。修。改。仙。附。此。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着。錢。女。兒。便。是。搭。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換。快。懼。而。退。不。數。日。憂。悔。而。死。

都侯高仙

賈氏談錄李都侯好仙雖為輔相頗有靈異之事吳人顧況師事都侯得服氣之法能終日不食西遊長安都侯一見如故相識遂待以殊禮及都侯卒况感其知遇作海鷗咏以寄懷大為權貴所嫉貶饒州司戶詩曰萬里飛來為客鳥雷聲震丹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鴉鴉奈爾何

紫姑咏筆

齊東野語黃紫姑咏筆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煉笑圓狂僧堪笑堆成塚豪客曾聞掃似椽窗下玉蟾注夜凡几問雲爾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聞居筆記解學士亦有咏筆詩云紫竹纖毫綠紫成如龍似虎伴書生酒來玉碗池中飽飽向花箋紙上行寫本告王臣字樣題書人廟鬼神驚雖非不足龍紫劍曾與君王定太平

黃鶴樓詩

畏陵閣筆宋唐安海景仁仙南渡四賢相之一也其詩傳其句鶴樓詩云長江巨浪拍天浮城郭參差萬景收漢水北吞雲漢人蜀江西帶瀾流角聲吹滅千家月帆影中分兩岸秋黃鶴樓高人不見卻隨鸚鵡過汀州

咏殘荷

陳湖張沈心吟博學能詩康熙丙辰廣德州學傳沈詒九魯成彙集詞客出花草畫冊拈幅題咏沈心拈得殘荷檢視畫冊乃荷葉黃落之狀沈心即席口占云水冷屋梁氣已涼荷衣秋老不聞香采蓮人散歌聲寂明月遠來照野塘一座稱羨

王越詩

石田雜記戚家伯王越在大同見邊事漸生臨禍未測情懷不擇乃作詩云來去來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綠酒有情留客醉黃花無主為誰開忠君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畫作灰時有和之者云那有伊周事業來心隨郭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陳過一場富貴似花開於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天下以為誅心之鐵鏡也

水仙子詞

耳說蘇州張伯高龍官歸作水仙子詞云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瀟雨聲染庭宇家草庭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柳絮窗栢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

燒香童子煎茶解人頤作楊南峰詞

清江引

明宗海翁登春詩有天趣兼善小詞作清江引詞云糯米酒兒鮮魚鮓蓮喜生薑珠秋天不肯明只把難兒罵時童兒點燈來下下安晚年信口漸入香山

答春使對

祝枝山擬說弘治中一作春使入朝以一偶語請館伴對曰朝無相運無將玉帛作銀相將典客不能對李西涯教以對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春使愧服

白水添

八閩志白水添屬上杭縣舊有題白水添頭白屋白雞啼白晝未有對者明湖陽林大欽修撰過此問土得黃泥壠因對曰黃泥壠口黃家黃犬吠黃翁

黃巢詩

黃巢既逃祝髮為僧名道僊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後住雲峯人稱雲峯禪師開寶中卒年八十餘揮塵錄載其詩云三十年前山上飛鏡衣著畫着僧和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樓看洛陽廣退錄云此乃元微之贈智度師詩或易聯聚合二為一

賦善仗事

元集可考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揮揮石榴園下捨生處獨自開行獨白歸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開關千望洛陽

狗情榜詩

明朝小史天順初會試考官多出權貴所薦及揭曉錄文謬謬去取狗情榜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紛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選誤更荒唐薛瑄性理難也拍錢濟春秋沒主張吳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無顧子配祭如何有太玉告子冒名當罪周公係井亦非常聞者賢即其憤慨總兵令廷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詩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論題起克己復禮為仁去顧子孟題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備言之

破蚊陣露布

楊升庵戲作破蚊陣露布云非烟女將行燭姬兵收奉宗室式遵閻令破蚊陣於乙夜收驚投於冥界不憚宵征即陳露布惟唯蠅化之孽元非貞蟲之羣似鴨似鷄久貽害於羊羣歲矣如虎如豹曾端慮於覺社湖名淮津血國三千晚崇德萬幾方柳絮安寧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借擬芙蓉之色青系于子敢偷郁郁佳名投實于草據據閣閣安地授仙遊之步相相難成妬天苑之思使便美用如花趙女娥或掠亂錦寄似柳張郎挫精係約直靈殿投開抵隊乘時幸啜王肌而戲花貌猶作嬌嘶刻香骨而露芳肌未償好志率其不逞曾繁有德冠蓋蜂蟻曾樂之經恐漏罪浮蛙蠅待旦之術已窮風檣誅於金神不登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賊殺箕帚微能躬糾魚貫手勤閭闔蠶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須與噴負山之何力格殺少選諒遊臺之豈還俾文人怡神內枕無展轉及側之虞借女君合樹結神子宮叶熊龍蛇魁之兆好音社遠薰風送折竹蜀勝捷書夜奏清查同地聞敢後

易序章表詞

易序章以優為前廉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之云柔淚修書寄序章金却前

卷二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廊忘却回廊功名成就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下牀虛度韶光瘦損容光思量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又作長相思詞云朝有時暮有時潮水猶知日兩回人生長別難來有時去有時燕子猶知社後歸若行無盡期

茶京恩寵

碧湖雜記宣政間保和殿西廡有玉真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極閣也妃姓劉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徽宗為長生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每祀妃像妃方殿而覺有酒容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賦詩殿壁云瓊瑤錯落塞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思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命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宗慶補成齋京即題曰保和殿麗秋暉思許塵凡到繡闥云云須臾命宗人軒但見妃像京詩又云玉真軒內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月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麗妃出見京初酬至再日暮而退君門九重乃令人臣縱步窺飲於其間當時之恩幸可知遂至釀成靖康之禍可為萬世君臣之戒○京有保和殿延福宮幽宴二記紀其事也

天子請客

王政公珪在翰苑時中秋月色清美上召八人對飲夜漏三鼓今左右宮嫔各取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林以金鑲水晶碗珊瑚筆拾玉管筆於公前公略不停綴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曰豈可虛年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簪公憤頭冠不盡者悉納公袖月將西沉命撤金蓮燭今內侍扶掖歸院都下咸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嫔求詩確奏才思短酒再行而左右不愧云這箇學士何須鍾冕

女狀元

王溪編事五代王蜀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斌繞下獄以詩上蜀相周厚曰偶離幽隱任臨邛行止堅貞比潤松何事政清如水鏡伴他野鶴向深籠厚覽詩召見稱鄉貢進士應對詳敏即命釋之後復獻教薦攝府司戶參軍明敏多才胥吏畏服厚欲妻以女崇斌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滸一作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務承拋擲鏡畫城扇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娶作男兒厚見詩大驚問其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恃怙與老姥同居元未從人厚益仰其貞潔放之罷歸臨邛之舊隱後莫知所終焉丹銘總錄作厚嫁之傳亦有女狀元春桃記即崇斌也

評韓夫

陸式齋評韓夫詩云綠柳堤前雁鷺行挽舟終日送官忙舟中若載清官去儘受辛勤也不妨此詩有關世道宜者宜三復之○李濂溪先生集亦有詩云舟行閱綠夫來往紛如織先後忽相踰落苦咸自力交臂一已過面目何曾識如雲信風馳似鳥飛空急但願向前行步步無踪跡歸家各穩坐遠近忘所歷若人能了此一生參學畢

顛不刺

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內庫高皇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為寶此見金陵瑣事○西廡記者以顛不刺為美好之稱不知何所據

孫汝權

南窗閑筆云錢玉蓮宋名妓從孫汝權某寺殿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

喜接○聽而增說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
初失浩八罪。乃汝權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姪怨兩人刺背。遂作荆叙。記以玉
蓮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明丘文莊公之少也。其父為求配
於上官黎氏。黎謂之曰。是兒豈吾快婿耶。不許。公作鍾情麗集。言黎女失身。黎幸
輟。廣人呼狗音。他日黎得之。以百金贖書坊。刻而刊。其本已遍傳矣。

琵琶記辨

大圓索隱云。元高東嘉則。與王四友善。四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
時相不華氏。東嘉挽救不得。作琵琶記以諷之。而托名蔡邕者。以王四少時嘗為人
傭采也。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數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化家居牛渚也。記
以琵琶名者。以其中有四王字也。張大公者。東嘉蓋自屬也。又考其細錄云。明高皇
見琵琶記。慮知為王四而作。遂執四真之法。○說郭戴唐人小說。唐有蔡節度。微
時與牛相國偕。孺之子繁。同學遊。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字蔡。蔡
已有妻趙矣。力解不得。既而牛能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東嘉慮其事。而作此書。
但則誠以元人而演唐事。何不直舉其人。而故托之伯喈。以污峨賢者耶。按伯喈

卷二

十三

父名棧字伯直。有清白行。謚貞定公。見後漢書註。易名從簡何意。

西施

西施一名夷光。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說五子昔人文辭載西施事。其說
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墨子云。越破吳。沉西施於江。似當時已死矣。宋之
門詩。一朝運舊都。執板尋若耶。鳥鷺入松網。魚畏沉荷花。似復運舊都矣。越絕書云。
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運鴟夷。則西子甘
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詩。誰遣姑蘇有麋鹿。史濟夫子得西施。又以蠡稱西施。而隨
蠡者非其本心也。高李地詩。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是蠡另有一段苦
心耳。○丹鉛總錄。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遂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
以鯀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語。死西施有力。馬胥死。威以鴟夷。今沉西施
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之。遂以子胥鴟夷
為范蠡之鴟夷。乃後人於疑網。

着勝着肚

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錯一字落第。適厚序博與杜如晦共坐。略訴不行。略曰。少

小。自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令人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博令嘲戲。
前裴略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容。國士。皮外何須。
生節。身。博。喜。曰。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略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
關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博曰。此意着博。略曰。非但着博。亦乃着
肚。博如晦俱大笑。即與以官。

卷二

十四

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錯一字落第。適厚序博與杜如晦共坐。略訴不行。略曰。少

聖教四集卷二終

蓬山不遠

宋仁宗朝宋子京相如成都帶修刑唐書。垂廉燃二椽燭。俸婢火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修唐史也。子京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塞帷者曰。小宋也。子京因賦鵲橋天一曲。落句云。別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及宋詞。相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

大諫同名

宋史載韓侂胄有愛姬。小過被謫。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僮。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室。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為松壽所市。大怒。松壽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去外郡。某亦亦恐。恐許君願。故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日除松壽太府寺丞。遂監察御史。踰進右諫議大夫。猶快不快。更市一美人。名曰松壽。獻之。侂胄問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彼名常達。約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隸人軒

裴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為人所刺。隸人王義軒及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走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傳。奇。稱度為御史。請代准蔡。許宰相李逢吉。逢吉夜遣人刺之。裴僕裴狂。乃效陳嬰代公。死不知何不用王義事。

遊嵩頂

五海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登頂七十四次。後王輔道與其孫之稱。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溫。夜坐嵩峯頂上頭。笑對松楸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木中詩

浙川縣志。金人伐宋時。伐香嚴寺木。造飛龍木。中有文成詩云。栽松植柏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嚴千載樹。等閒零落歲寒枝。時傳以為奇異。

采火等詩

千忠肅公題采云。一年一度伐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是女守如

赤壁詩

烏衣佳話。杜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軸。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底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極。夢斷蕭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鷓鴣滿烟蕪。一時人皆傳誦。謂之杜赤壁。又虛齋曾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有意味。吳抱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揚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誦。數行石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鴉

屠居錄。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鴉。以米果食之。以五色縷繫于鴉頭。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凶。其占甚多。大畧云。鴉于東。與女紅。鴉于西。喜事。鴉于南。利桑蠶。鴉于北。織作息甚。又元旦。梳頭。先以梳理其毛羽。祝曰。願我婦女。鬢髮彭彭。長髮。唯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髮為鴉髻。今俗誤為了髻。

岩老好睡

百斛明珠。向岳。若老好睡。眾人食罷。下碁。若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若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令破陳搏。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永叔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世換。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搭題

順治庚寅。郡守王光晉府試時。同知石映星。攝長邑事。與之同試。出題首題。乃雅也。

可使南面仲弓問于桑伯子命書牌吳駘王見不寫註字曰這許多何不寫石曰
只要上下大字王曰只要大字何不寫一行石曰此是搭題王曰石老翁考童生
竟出蠻子家題目罷了何必出搭題眾聞之絕倒於是次題出至於治國家

秀才甲天下

見聞搜玉太學生相聚各言土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一秀才甲天下矣
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河水曰東海
曰黃河之水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又屬河之委矣又秀才誰也曰孔子曰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之弟子也相與一笑是稱文譚

睡訣

鴻書化竹幽憩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陳將如容見不覓仁方覓睡方
西山祭季通有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睡後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其語本千金
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盆足能息心自瞑目此睡訣也

貴人十反

經銀堂貴人十反夜當眠而飲宴早當起而醉臥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違各東條

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雇教登徒樂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
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畫花用不貴金銀而貴銅鐵

于美無詩

天中記少陵居蜀數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一及鄭谷曰浣花溪上堪
惆悵于美無情為發揚是已迨宋世賦海棠者甚多往往用此為實事如石延年云
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木工錢易云于美無情甚都官者意頻乎定云不沾工部風騷
力猶冰勾芒造化權王荆公作梅花詩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蘇東坡
贈妓李琪詩恰是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題亦點此意又涼景陽一絕末句云
多謝許昌傳雅稚蜀都曾未識詩人為不道破而不解其無詩之由蓋于美父名開
母名海棠故其吟咏無附字而不賦海棠固深有意宋人未之考耳

花十友

萬花台曾瑞伯花十友調笑云云芳友者蘭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臘梅也殊友者
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摩蘭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巖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
友者醜醜也仍有玉友來奉佳賓謂酒也

花客

花譜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艷客蓮為艷客木樨為嚴客
海棠為蜀客珊瑚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蘭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醉醜為
冰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
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嚴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材客鼓子花為田客棠
棣為俗客曼陀為心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

援引士類

青瑣詩話丞相呂夷簡一日有儒者張球獻詩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籬
空母因低語告兒道全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甚悅因以俸錢百緡遺之又為引導
貴官門館得依棲之又韓魏公鎮真定時有門客彭知方為酒使踰垣宿妓室門吏
報公公不究為種竹詩曰殷勤洗濯加培壅莫遣狂枝亂出牆彭見詩魏甚乃和公
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一柯公特以百緡遺一指使呼吏報都下市一
女妓贈之二公之援引士類如此

神淚

谷堅志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傑不羈因過烏江謁項王廟被酒害醉才
狂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
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慮其獲罪強
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歎不能自釋祝東燭檢視神像亦垂淚未已

岳王墓

岳王墓在西陵橋之右墓上松柏枝皆南向墓前有分屍槽自根以上劈分為兩至
稍全其生中格以木以示之解軒槽也正統間郡倖馬偉為之指揮李隆治鐵為槽
及妻王氏方侯高三形皆亦身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巡道范冰又益鑄張俊像其四
馬遊人拜墓後必以瓦礫敲柳之成弱其頭而撫摩王氏兩乳至精光可鑒忠奸味
於一時榮辱分於千載如此李卓吾曰宜鑄施全在旁作持刀殺槽狀更快

詩鬼

常序溫少不羈落魄京師偶開步見一宅樓上有女子觀戲服侍閒凝佇而歌彥
温屢見之稍玩乃踰垣而入見門戶四闢寂無人迹遂登其西樓但見積塵滿几上
有一幅紙字墨尚新題一詞曰禁鼓初傳時下打盧過清風明月夜眼如魚目幾時

乾心似酒旗終日掛。銀漢低垂星斗斜。院宇空蒙燈燭却。西樓滿酒有誰知。獨自上
來獨自下。看溫出問其辭。皆云此屋多事。無人敢居。將百餘年矣。房溫愛其詞調。乃
名之曰倚西樓云。

鶴鷓止妬

文苑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為却后所拘。憤恚將成疾。左右識其情者
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鶴鷓為胎。可以止妬。梁武從之。却后之後。妬始減半。帝
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為羞。以偏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
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詔羣人廣捕
之。適崇佛戒殺。遂止。

跨竈

子過其父俗為跨灶。解者紛紛。王朗雜議云。家人有嚴君馬。并竈之謂也。吳崇質人
生子曰。奇語王。渾防跨竈。阿戎清賞。祇須史。跨竈之說。竟無定論。及讀海客日談云。
邊徽中相馬者。言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灶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地。則
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謂之跨竈門。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及
前人之意。以擬父子。於義為協。

葉瓊章投記

吳江葉氏瓊章。月府侍書女也。卒後。從泐大師授記師。曰。既願皈依。必須審戒。我當
一一番汝仙子。身三惡業。曾犯殺否。對曰。曾呼小玉除花。風雷遠。輕沈蝶衣。曾犯
盜否。對云。不知新練。誰家樹。惟底清。蕭何處。聲。曾犯淫否。對云。晚鏡偷窺。眉曲。春
裙新。繡鳥。雙。口四。惡。業。曾妄言否。對云。自謂生前。歡喜地。說云。今世。辨才。大。曾綺
語否。對曰。團香製。就夫人。字。鑲雪。裁成。幼婦。詩。曾兩舌否。對云。對月。意添。愁喜。句。拈
詩。評出。短長。瑞。曾惡口否。對云。生怕。兼。開。讚。燕。子。為。悔。花。謝。鳥。東。風。意。三。惡。業。曾犯
貪否。對云。經營。細。帙。成。十。軸。半。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嘔。否。對云。惟。他。道。盡。敲。棍。薄。
彼。雀。殿。撲。玉。釵。曾犯。妬否。對云。拋。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泐。大師。遂。授。記。

嗜飲

夸門廣牘云。嗜飲者。無早晚。無寒暑。舉國。醉。亦如之。閉。固。醉。忙。亦如之。有。核。有。無。
醉。體。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貨。賒。何。一。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病。貪。不。悔。俗。
號。親。蓋。病。偏。搗。本草。細。檢。索。問。只。無。此。一。種。藥。

兒纏

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點。泄瀉。羸瘦。俗謂之記。按兩雅。翼言。伯勞能療
纏病。纏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症。淮南鴻烈解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纏
子得食。肥而不澤。益情在腹中之子。故於所乳之乳。情不相與。往來。所以病而不澤。
此即纏病。

金帶圍

後山談薔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牡丹中紅瓣而黃腰者。號金帶圍。
無種。有時而開。則城中富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發四枝。公自富其一。選客具樂。以
當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為伴。王荆公以名士為屬。皆在選。猶聞其一。花已欲。公
私念。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博。一作升之。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明日
遂開宴。折花插賞。後四人皆為首相。

黃楊

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
為稅。不裂。為杭。不積垢。黃楊一年只長一寸。遇閏年退一寸。宋人閏月。表梧桐之
堅。四集。卷三。六。

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予反其意云。敢期綠草逢春雨。惟冀黃楊長閏年。

女香草

女香草。其繁。隨婦女佩之。則香聞數里。男子佩之。則臭。昔海上有丈夫。拾得此香。煉
其具。棄之。有女子拾去。其人跡之。香甚。欲奪之。女子疾走。其人逐之。不及。乃止。故曰。
欲知女子強。轉具得成香。呂覽有海上逐吳之夫。疑即此事。

賦清卷

楮記室。有求飲清卷。崔欽甫至。欽不之識。俾賦清卷。欽甫故為拙句云。為問清卷何
以清。眾大笑。及賦。霜天明月照蓬瀛。眾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
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求詢知
為欽。欽謝。延之上坐。

和象恭詩

明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英。因命曾子榮賦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
機決死生。十里封疆。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荏弱。逼楚城。
典盡封符。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棋枰。一作。枰。瑣。綴。鏡。戴仁廟和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知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似勝曹詩

紅木樨
謝無逸詠木樨花詩曰白雪凝酥點嫩黃千武陵曰夜探黃雪作秋光楊誠齋曰雪花四出剪鵝黃皆言白蕊黃香小爾雅有丹桂語脫戴家高宗時象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宗圖之扇面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岩桂影圓香深露雪照林丹應隨玉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七修云錢塘學中有大紅木樨四明詩亦有紅木樨詩中載詩云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霞承雨露丹心一點為君開是詩竟山堂作明高宗詩未知孰是而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尤為異事

怕考判
督學將到棚殿已具有三秀才蘇樂謀燕之運復驗確學使者發縣王誌庵也任判理具申一炬未成三生有幸欲有謀而幾就不待教而可誅萬一延燒罪將何贖須史乞緩心實堪憐問考印以命終火攻乃出眾各還初服恰遂驚魂

市名
市井之區交易之地其名各省不同南方謂之牙行牙本作互以交互為義互字似牙因訛為牙牙音似衙又說為衙昌黎廣州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是也北方謂之集謂百貨集於此也聲轉亦謂之積西蜀謂之疾豈疾即集之誤耶或言欲其交易之疾速也嶺南謂之虛柳子厚詩青巷夏監歸峒客綠荷包飯送虛人王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虛黃山谷云荷葉裏蓋同趁虛義或取夫市朝滿而夕虛也一曰虛而徑實而歸也或謂古虛墟字通用又有謂之亥者南昌有常州亥則因亥日為市元微之謫通州白香山詩云當年離下多逢亥亥日沙頭始會魚後人有東向行云亥日饒蝦蟹實年足虎狼長籍云江村亥日常為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表到市之句南中諸會謂之場每以丑卯酉日為市故曰牛場火場雞場云

石敢當
人家門戶當巷陌橋梁之衝則立小石將軍或植石碑鵝字曰石敢當以厭禳之不知起於何時按石敢當見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曰衛鄭周禮皆有石氏其後因以命敢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此其名始於西漢五代史戴剋知遠為晉神衛高祖與剋

王議事知遠違勇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以虞變敢與左右格鬪而死今立門首以為保障似取五代之石敢其曰當者或為惟石敢之勇可當其衝也否或因急就章之石敢當也劉元卿賢奕陳眉公擊碎錄俱以石敢當為五代時人則誤矣

長洲酷令
康熙初長洲縣令彭口賦性貪酷設立紙枷半臂使欠糧者衣而荷之有損則加責罰滑稽者改清明祭掃一詩粘于縣牆云長邑低區多瘠田經催糧長役紛紛紙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紅杜鵑日落生員敲榜上時無院不調治素稱之役歸皂隸關門前人生有產須當費一粒何曾到口邊百姓怨恨為韓探軍口所劫糶樓

詩諷僧
江右轟大年教授於杭時有二僧爭住一院轟招二僧飲酒贈以詩云蕭蕭落日下荒基古殿凄凉白塔低然予不知身是客秋風猶憶舊巢泥二僧慚愧讓院不爭

梁令批詞
長洲令梁月臺廷佳賢父母也其治吾邑鋤強有力催科有法惜為嘉定命案錮板調任曾見其批詞粘縣牆云夫妻反目常事兩隣首告生事捕衙申報多事本縣不准省事而予錄之猶未免為好事也

元呂巖之安貧樂道隱居逃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闕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滕字吟苦弗就呂不覺大笑語其故呂曰我意欲舉滕王蛟蛟事耳眾始歎服以滕滕二字請呂足之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龍噴枯藤驚鷗聲亂功收蛟蛟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呂字新呼隨筆書云萬里關河凍欲合運如天地尚山三橋邊蘆子詩何惡帳底羔羊酒正酣竹安長身寒邪

索。松短髮老瞿童。不如來此擣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書畢即去。問其姓字。亦不答。眾驚訝曰。當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親。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追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值呂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其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拆嘉靖字

徐文貞附拆冰嘉靖二字云。士本朝堂一丈夫。口稱萬壽與三呼。一橫直豆乾坤大。兩豎斜飛社稷扶。加官加祿加爵位。立綱立紀立皇圖。主人幸有千秋歲。明月當天照五湖。

蟹食葉成字

解人頗有咏蟹食葉成字詩云。綠雲稠疊滿籃筐。繡口紛紛爭咬忙。近聽餘聲追筆陣。細看刺跡詔書香。絲絲木吐先施巧。稻葉無心每見長。馬跡科文人說。嘗幾曾問字向蟹房。

原慕

慕有三。圍棋博物志曰。免作以放丹朱于曰。不有博奕者乎。而皮日休原奕。則辯明始於戰國。象慕則於太平御覽。為周武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其字又有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慕。幽怪錄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掘地得金象局。並子。故唐以後方顯。又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下燕。則騎象慕。是以象為慕勢。而分陣相。象慕之名。戰國時已有之。彈慕始於劉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戲之。其制象備於柳子厚序。慕今不傳。所傳者。前之二種。雖一藝之微。皆有妙存其間。若其趣者。終日不能完一二局。所謂虎穴待子人皆驚。靜算江山千里近之妙。他如東坡荆公。性非不敏。亦不能造其極。東坡有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之語。遂齋閑覽云。荆公慕將敗。則隨手飲之。當作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盒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演繁露云。今慕方十九道。合枰為慕子三百六十一枚。按李善註韋昭博奕論。枯慕三百引。即即浮盤經曰。慕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格。白黑慕子各一百五十枚為證。

五貫九百俸

星宮擇序。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詩合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

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木。厭憎機僮僕。未能兒飢。乘賄與賄。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請索覓甚。貧。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以為養廉。賜之本不復五貫九百俸矣。

雙廟詞

宋文文山題張巡許遠雙廟沁園春詞云。為了死者。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綱常。罵賊睚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翁歎云。亡好。轟轟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好雄過此。仔細思量。

勸學詞

餘姚謝文正。遺有勸學詞云。聞得入試。不得意。怒髮衝冠。欲成疾。餘姚雖有好良醫。相顧終朝不能治。我昔曾經書一場。傳得千金不易方。因便抄錄寄同志。倘有得效。無相忘。洙泗魯論。齊梁鄒孟子。曾參大學。章孔伋中庸。理加上本。經只六味。更添子史十七。經龍虎石硯。香麻油。休教烟墨湖州筆。懶在明燈淨几中。煎熬晝夜莫停。

三字詩

先山堂有劉伯溫思美人三字詩曰。雨欲來。風蕭蕭。披桂枝。拂波。紫英。傾。鮮葉飄。揚烟埃。雁招搖。激房帷。發綺綺。中髮。膚。惜寂寥。思美人。隔青宵。水渺茫。山。雲中。鳥。何。偷。偷。欲。寄。書。天。路。遠。東。逝。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掩。瑤。琴。闌。玉。蕭。魂。裏。衷。心。搖。搖。望。明。月。歌。且。謠。柳。道。遙。永。令。宵。

除夕遺俗

漢時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烟燭燭。炮音聒耳。家庭舉宴。長幼咸集。謂之合家歡。終夜不睡。謂之守歲。燃燈室中。謂之照虛耗。是日各家封井。不復汲水。至正月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罷市。往來遠飲。不問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光緒門戶。男子衣帽。婦女釵環之屬。更造一新。亦遺俗也。家書書札。有心園春詞云。歲臘云除。暗數居諸。都為去塵。天。逃。債。債。債。傭工休息。且敬勞。皆作閒人。

木屑丸丹。松新煥火。養菜堆盤。五平。圍爐坐。喜分攜。感酒。樂在天倫。一癡。采賣却。誰曾訝。如願何須。欲喚。頻更。圖形。驅魅。旌旗。示武。通靈。祀龜。錫。拒。迎。新。尚。竹。雷。轟。瓶。梅。凍。解。待。滿。千。門。萬。戶。春。蒼。龍。駕。使。明。年。明。日。已。報。東。巡。

賀通判

有以知縣轉管糧通判者。一即中作詩賀之云。最妙無如轉判。通州官門報氣。何確。班聯。喜得。先。推。府。尊。重。何。須。羨。老。同。丞。簿。晚。生。今。已。矣。故。官。侍。教。且。從。谷。更。有。一。般。堪。羨。處。下。倉。攢。典。列。西。東。後。即。中。亦。謫。濟。南。州。判。先。通。判。者。官。德。州。其。屬。吏。也。方。到。任。時。僚。屬。滿。堂。即。書。此。詩。持。勉。賀。之。及。言。其。故。無。不。絕。倒。

先儒成語

陸通明世居洞庭。有吳其容於山。往來頗狎。一日陸內人臨尋。吳訊曰。曾弄璋未。陸曰。昨暮生一女。已溺之矣。吳嘲其諱曰。先生極明。此事欠通了。陸訝之。吳曰。豈不聞。溺愛者不明耶。

廣文嘲語

解頤日抄。廣文先生之實。自古記之。近日士風日趨於薄。有某學先生。老人餽之肉。乃盛給也。先生朝之曰。秀才送禮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充舜其猶。又有以銅錄為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禮。不過五分。啟封視之。充舜與人。或作破云。教官之責門人也。言必稱充舜馬。

先生提舉

浙江花提舉。與鄞縣學官。頗某。交。往。後。花。陞。僉。事。提。舉。至。期。以。舊。識。戲。出。對。云。雞。卵。與。鴨。卵。同。第。雞。卵。先生。鴨。卵。先生。頗。應。聲。曰。馬。兒。與。驢。兒。並。走。馬。兒。蹄。舉。驢。兒。蹄。舉。潘。漭。浪。遇。追。一。客。扣。姓。字。客。曰。姓。陸。字。伯。陽。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待。而。稱。馬。六。伯。羊。值。甚。的。聞。者。大。笑。

鄭玄婢

鄭玄家。奴婢。皆。諳。書。藝。一。婢。拽。跪。泥。中。一。婢。問。曰。胡。為。子。泥。中。答。曰。薄。言。任。想。遂。彼。之。怨。

王三六四

王三名。觀。恃。才。放。誕。陸。子。履。行。四。性。慎。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直。方。少。之。然。二。人。

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生覆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錢馬相嘲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喜馳騁。同學錢同愛戲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即答曰。錢同愛。愛銅錢。擊擊為利。

號寒虫

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翼即五靈脂。當盛夏時。文采絢爛。常自鳴曰。風。風。不如我。至深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斂。遂自鳴曰。得。過。且。過。意。世。人。中。無。所。守。者。不。甘。澹。泊。鄉。里。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便。忘。得。意。滿。及。遇。敗。挫。遠。若。喪。家。之。狗。搖。尾。乞。憐。視。號。寒。虫。何。異。哉。白。香。山。有。詩。曰。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為。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斯。知。錄。作。張。東。海。詞。誤。

兒回來

汴洛深山中。多異鳥。其聲多類人言。一鳥名兒回來。鳴曰。兒回來。娘。家。炒。麻。誰。知。來。土。人。以。為。昔。有。繼。母。偏。愛。己。子。以。生。麻。子。授。之。以。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囑。之。曰。植。麻。生。者。得。歸。家。二。子。不。知。也。幼。子。嗜。食。熟。麻。子。遂。彼。此。相。易。由。是。其。子。誤。植。熟。麻。子。不。得。歸。母。思。之。至。死。化。為。此。鳥。呼。其。子。曰。兒。回。來。兒。回。來。好。事。者。記。之。以。警。世。亦。如。提。葫。蘆。脫。布。袴。之。類。

禽言

閩鄉蒲湖有三禽言詩云。快快揀米清明殺。雨天氣和田中水。滿木好揀。轉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揀米。子歸子歸。胡不歸。田園既蕪。屋成灰。遲遲吾行。當訴誰。王門把瑟。不如把竿吹。鬚髮改。筋力衰。不歸不歸。更何為。提葫蘆。沽美酒。三百青銅何處有。桃花落盡。杏花殘。十分春色。今無九縱。遇採樵人。勸馬空回首。况又多年。失盡光一斗。憑誰為。藏久。忍聽。提壺。休飲酒。殊。策。策。可。誦。元。虛。版。郭。光。薦。刺。號。中。藥。宋。亡。以。義。行。嘗。賦。鷓。鴒。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駭。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江。浦。張。瑄。嘗。作。五。禽。言。詩。亦。有。意。義。行。不。得。哥。哥。君。意。自。不。定。妾。心。靡。有。他。黃。花。九。折。坂。山。水。險。惡。多。山。險。不。容。憐。水。險。每。覆。波。君。心。類。比。妾。奈。何。行。不。得。哥。哥。子。歸。子。歸。高。堂。日。將。暮。故。篋。開。彩。衣。子。不。歸。待。何。時。親。歸。子。不。歸。欲。春。悔。何。可。追。姑。惡。姑。惡。新。婦。何。曾。自。認。錯。人。家。有。姑。無。

此惡。姑生女作人婦。姑不惡。婦則樂。提胡盧。提胡盧。不慈無酒。口廣無錢。法。但得有錢。即沽酒。權貴門前。懶趨走。君不見。薛翁了却官家租。沽酒反樂。一事無。喚起喚起。黑甜不及黃妳美。五更莫恨雞聲。日出高人睡方足。人千季。不色雞雞。起來問安。先盥洗。○林馬公卿亦有四禽言詩。詞亦可玩。呱呱。百鳥相隨。婦與夫。嗟我天陰。便逐去。誰怨天晴。盡日呼。布穀布穀。春風和。春雨足。此時不種。那得熟。嗟我獨催。桃李亦成。八風八火。八山。看火。當恐火來燒。我。燕雀爾何。憑棟。焚不知禍。瘦兒瘦兒。我自鑿。當怨誰。天長地遠。兒不歸。啼聲日夜。無休期。吻中流。血羽毛。摧。人間後母不見之。

寄衣備詩

輾耕錄。河庭禁正甫。人客都門。其妻劉氏。因寄寒衣。備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即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舊。柰不知肥瘦近如何。

鍾馗示夢

開元中。明皇講武。觀山草華之宮。因病疾作。晝夢一小鬼。衣絳帽。靴一足。履一

足。腰懸一橫擔。一笏扇。盜太真繡香囊。及上玉函。繞殿奔戲。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中。盜人物。如戲耗者。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箠一大鬼。頂烏帽。衣藍袍。繫角帶。著朝靴。徑捉小鬼。先剝其目。然後劈而啖之。上問之。奏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第。蓋歸故里。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以葬。感恩。願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瘡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奉旨。恍若有觀。立筆成圖。上視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賜以百金。

雜子仁四歲

萬曆中。三原雜子仁。彈上以酒色財氣。自盡。神廟大怒。幾罹不測。召元輔申瑤。泉母事分辦。瑤來曲解。得以免禍。復轉大理寺評事。進酒色財氣四箴。酒箴曰。酒為地鏡。所不礙。心志內暗。威儀外缺。神高疏狄。發詔典隆。昏師却杯。糟丘成風。進樂陛下。醜醜勿崇。色箴曰。飽彼妖冶。飲食在側。放寵納侮。爭妍悞國。成湯不遇。享有遊。喜。漢成寵。性享平。不久。進樂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鑽鑽。錙銖不剩。公帑稱贏。私家塵。武散鹿臺。八百歸心。墮場剝利。大命難。進樂陛下。貨賂勿侵。氣箴曰。逞

彼忿怒。恣性任情。去尚操切。政戾太平。大舜溫恭。加以致祥。秦皇暴戾。辜怒孔彰。進樂陛下。舊怨勿藏。

聖林四集

卷三

十四

聖林四集卷三終

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有風流過一書。皆青樓中遊戲。語惜不傳。○桐下听然。華學士鴻山。景賦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料頭向之極罵。既而書袂舉。就作欲吸之狀。輒擲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春解元子。喜甚。蕭衣冠。遇馮子。畏料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觥。因大笑。極微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備書。覆配秋香之語。袁中郎為之記。小說傳奇。遂成佳話。又子畏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見可中亭。有貴人分韻賦詩。乃衣藍縷如乞兒。倚柱而聽。數刻未落一韻。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視而哂。貴人怒曰。乞何為者。豈能詩耶。對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須臾數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晚騎。幾番春雨。灑征衫之句。擲筆索酒。酣飲而去。貴人驚異。以為遇仙。對人誌稱之。後知之。慚。卒有林蘭之謔。

真壽卿

臨川真壽卿大年。工詩詞。書畫。率更承旨兩家。以為薦授長洲仁和教官。一日。重瞳此。一日。身長紫鬚。博通經史。秋闈考文。四省文聘。咸以病辭。景泰中。徵修通鑑綱目。

表四

五

未入館。病卒。翰林諸公。惜不獲一見。時重。大章在坐。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諱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眾為愕。益轟。姓三耳。而壽卿少一目也。其醉後。跌起。口占。有老我不勝金谷罰。傍人應笑玉山頽之句。有詞曰。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華纖纖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懶為秋娘賦。又粉淚濕。顰眉。只恐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着。眉黛合。翠黛為河誰。但悔從前錯。又花壓。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春腸下。翠樓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看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半夜雞

唐人以半夜雞鳴為不祥。來鵬晚雞詩云。點點巖城罷鼓聲。數聲相續出寒樓。不嫌驚破紗袍夢。却怕為奴半夜啼。但寒雞半夜則啼。今止以黃昏及雞啼為不祥。

終南別業

白石刺談。長安雅世隆。別業去終南。不一舍。甚有幽致。有尋訪留題壁間者云。中丞別業。登秦川。非郭非村。小洞天。樹底好山。當屋上。源頭活水。過門前。吟邊風月。詩三百。靜裏乾坤。壽八千。只恐春雷天外震。等閒驚起老龍眠。未幾有詔起復。亦詩識。

也

垢仙

垢仙姓吳。吾蘇市人也。生於萬曆甲申。三十以前。踪跡未定。每行市中。羣兒踴之。呼為狗仙。已始赤身矣。人與之食。有享有不享。與錢亦然。享者受者。其家必有吉祥善事。先依朱姓。後依王姓。席地跣足。晝夜擁爐。酷者無汗。踏坐無蚊。體不冰而無振。氣髮成結。而無蠟。臘月浴冰中。夏日熾炭逼身。遠近觀者絡繹不絕。兩耳中通。左右洞曠。日則絨。夜則笑語。鄰人云。虛室若有往來者。不飲酒而茹葷。半幅圍腰。以蔽下體。人欲以新者易之。弗領也。虞山顧宦。非上。夢人語曰。郡中顧家橋有異人。宜問其行藏。交公禮。此行如意。否則且無脂轄也。顧訪之。見其蓬首垢面。改為垢仙。贈之不受。叩之不答。顧脉脉去。人遂罹瑞禍。又有浙宦。攜二子。偕一客來訪。各以百錢為壽。仙低徊不視。強之僅取其子者各二十一枚。餘皆峻却。官與客快而去。後則向人索錢矣。人皆曰。仙亦改其素乎。或曰。此風會使然。彼不過游戲三昧耳。較之衣冠中。白晝暮夜。攫取無厭者。不仙凡哉。而仙意不可。雖與之終不受也。順治乙酉正月廿九日度世。年六十有二。金閭里人沈奇。員名鍾者。為信之一日。夢仙造其

表四

六

家曰。吾今任醒而心動。越一日。趨視。端坐尸解。顏色如生。覺口中有香氣。相驚。奇員不欲壞其真身。捐貲買水銀。合殮置甕坐之。倡率建庵。以奉仙靈。今像在婁門內老君堂中。益仙泥跡人間。一旦厥五濁惡世。蟬蛻而去。宜因時移世換。頓起塵累。凡緣乎。若奇員者。可謂契合者也。

錢振之無題詩

錢振之尚。有無題詩云。碧雲飛處隔蓬萊。香徑烟銷種綠苔。夢裏關山何日到。書中鴻雁幾時來。團香和就相思淚。碾玉難成百艷胎。自是人間惆悵事。劉郎辛苦憶天台。自來消息兩茫然。重損離情斷柳條。秋雁書空還有淚。春鶯綠盡不禁眠。已無梧葉題長恨。空折梅花報可憐。一夢揚州成底事。挑燈誰語舊因緣。悠悠魚雁別經時。瘦盡江郎瘦裡絲。天上有星臨薄命。人間無藥治相思。空餘舊恨歌桃葉。誰識新詞唱柳枝。十二峯前多少事。倩風吹與玉人知。獨立東風空自嗚。依依暗數昔年華。雲鬟有恨愁為石。草草無歡不耐花。燕子自尋王謝宅。馬蹄曾識茂陵家。蒼茫望斷歸來路。一寸心中萬里塵。凡材何計合姻緣。誤入三山小有天。賦就西廂飛白鳳。夢來神女劇藍田。看花和淚思長好。對月傷心說再圓。情緒近來言不待。夜

深獨自禮金仙。浪說傲情不可尊。星橋折處雲深窺。影斷驚分鏡。賦枕香消
玉簫卷。一尺難挨回首路。千金莫買漏廉心。何年再展雙翔翼。飛上紅樓倚碧琴。
浮滙聚散豈為期。零落花魂倦眼低。枕上三更銷夢雨。燈前一折買愁詩。難將白雪
調蘇小。何用黃金鑄牧之。二十四番風信急。離梁春暗結塵絲。震王曾伴楚江雲。
花使無端惜離羣。鸞鳳篋中喚小玉。鴛鴦塚上哭雙文。淚絲堪織流黃綺。雁字誰書
白練裙。王策登樓渾是病。暮烟何處問相君。揚斷在微待月身。淚流清血自帶巾。
嬌多嗔愛情難測。憶久悲歡夢似真。蕭更何年憐月姊。裝即鎮日醉冰人。惘然愁思
渾無賴。一任桃花流水春。臨鏡朝來不欲看。情禪何日出邯鄲。西陵歌斷鶯花小
南國香消佩帶寒。好夢迷天皆薄倖。侯門如海只悲酸。兼葭莫問長干路。江上烟生
白露團。歌舞教成十載恩。今朝誰識舊王孫。五湖自載吳宮月。三峽空歸蜀帝魂。
芳姿遠逐人事改。孤雲明滅此心存。晚來染得相思字。半是芸香半淚痕。

夜雨詞

徐甜齋旅寄江湖十年不歸寄作夜雨詞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
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春未收。款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萬里憂。都到心
頭甜齋與賈酸齋同時齊名世號酸甜樂府。

安南國入

桐下听燕萬曆辛亥。温州盤石街。復得各船二隻。凡一百二十人。稱是安南國。守環
日黑。被髮衣。拾無幅。言語支離不通。而文字不異中國。相見以握手為敬。吹若葉
作聲。有青韻。編竹為舟。膠以木葉。舟如紙。可掬。其序立似有尊卑。魁然而紅。是處
者皆長也。初見人。惟痛哭。既而引見上官。庭下偶答他囚。相與惶駭。股栗。官發置各
僧寺。十人為一。以兵守之。未幾。飢困。水土不服。數日。後有死者。首長為詩云。微軀飄
泊。茫茫無家。只為蠅頭一念。差若昔日。已曾銷北關。今朝為指南車。幸得自信歸鄉園。
骸骨誰憐。沒草沙。寄語妻兒休問卜。年年滴淚向中華。上官見詩。稍憐之。為給康餼。
後因遣使封王。遂送歸其國。

神童詩

宋郭孫汪洙字德滋。九歲善詩賦。牧鵝營。見鵝。字類。心竊歎之。題曰。鵝回。夜夜
觀星。天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御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
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去。先

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為汪神童詩。後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
大學士。諡文莊。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大學士。

侍婢續詩

宋趙葵嘗避著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透。綠蔭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
海水煎。微蓬菜鳥身。眠七尺白蝦蟇。頭枕一枝紅瑪瑙。詩未成。葵即睡去。侍婢續云
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周文襄賦

景泰五年。遣周文襄。賦職。周進本作二詩。致朝士云。蕭蕭匹馬過長安。滿目饑民
不可看。十里路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艘。大街骸骨將朽。鴉啄。粘。血未乾。寄
語當朝諸宰輔。鐵人聞着也心酸。艱難百姓實堪悲。大小人民總受飢。五日不燒
三日火。一家聞閉几家籬。隻鴉。抵。換。三升穀。斗米能求八歲兒。更有兩般堪處地
無芳草。樹無皮。不減流民。讀之酸鼻。

吟詩高士

景泰中。吳郡大飢。有人題詩三清殿壁。自縊云。我年七十遇三荒。惟有今年荒得荒。
我今吊死三清殿。知道來年荒不荒。至今觀中大藥。必首為吟詩高士云。

歲次黃鶯兒

錢古民自號林屋道人。乙卯丙辰歲。父有黃鶯兒詞云。除夜雨。蕭蕭掩雙扉。數聲
山。銷野。殺。羊。盤。抄。把。銀。燭。高。燒。把。金。尊。滿。澆。愁。慙。忙。禮。毛。雞。遠。祝。來。朝。硯。田。豐。稔。大
有。勝。今。宵。爆。竹。響。連。宵。慶。豐。年。賀。歲。朝。桃。符。新。換。千。門。曉。玉。綴。梅。稍。金。舒。柳。條。宜
春。接。福。炮。前。報。石。灰。搗。平安。吉。慶。添。箇。大。元。寶。

王兩舟宮詞

夷白齋詩話。吳興王兩舟。濟人物。高逸。奉養。雅潔。刻畫詩詞。其所著有宮詞一卷。水
南詞一卷。各應集。鐵老吟餘。其宮詞尤極。稽。可。善。姑。舉。一。二。染。指。可知。鼎中之味。其
其詞云。駕幸長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如飛。上房供奉忙多少。才試龍床布地衣。
昨夜閨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蒂感金盒。密賜昭儀盡不知。錦標奪
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

應制詞

宋有翰林直內宦。應制作宮城新字詞。黃金殿裏。燭影雙龍。勸得官家真個醉。進

酒猶呼萬歲錦首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後遂挂
彈章以詞臣應制作押語不得入政府景德中早秋宴拱辰殿酒酣宮人按舞命中
使詣翰林索新詞見疎初授館職立進喜還當曰霞散綺月沈鉤簾捲未央樓夜深
河漢截天滿宮殿鎖清秋塔塔塔金盞盞底隨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
涼州上大喜木幾擢用榮辱有命信夫

上糖多令

山堂肆考宋史彌遠嘗作牛閑亭每治事畢即入亭中打坐有任人上糖多令詞大
稱其意其詞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籬山軒竟倚來
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索麗姬

蔡元長南遷中路有旨取其麗姬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贈別云為愛
桃花三樹年年歲歲卷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無復尊前念老翁

張芸叟

熙寧初王荆公以經義取士元祐後用詩賦紹聖初復罷之政和中華令士庶傳習
整外四集 卷四 九

詩賦者杖一百張云叟詩曰少年辛苦拾遺魚晚歲離和壯夫自是諸生
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闌手杜方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
中吟櫂白髮髭

王仲澤

宋王仲澤以才選行人與金議和比再至揚州有題詩驛亭議其和事不成云來往
二年無一事青山也應笑行人仲澤亦為詩解嘲云二年奔走道途間知被青山笑
往還只向江南南岸老行人因更笑青山

寄文恪詩

沈啟南居相城水鄉年八十餘病將危相國王文恪公請告歸次日即遣僮書往
候石田賦寄一絕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
情問病翁字墨條淡遂為絕筆

依林胡處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妻因宣言穀宣力實多藝祖曰翰林草制皆前人所
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云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

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提學來口號

桑民憐悅口號云提學來十字街頭無秀才提學去滿城羣芳皆沉醉青樓花映東
坡中紅燈夜照西廂記又教靜之云槐花黃舉子忙閒時做下忙時用管甚槐花黃
不黃

咏田字

沈啟南咏田字云昔日田為富字足今日田為累字頭拖下脚時成甲直申出頭
來不自由田安心上長思想田在心中慮不休當初只望田為福誰料田多憂憂愁
康熙初吳中田產皆應其言

批奪山牘

韻語晨鐘黃岩有顯者奪民山民訟之時高材為令批其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
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我問山不語奈
山何若無山下紫雲綠料得爭山人更多

玉蕭宮詞

雙槐歲批曜仙宮詞云忽聞天外玉蕭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春一色不知
何處月偏明王司綠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聲
玉蕭迎亮月明中時賢妃權氏朝鮮人善吹玉蕭永樂八年侍上北征還立臨城苑
謚恭獻

白抗月題壁

吳門女子白抗月題任丘旅店壁云妾白抗月號蓮舫家住牛塘幼失雙親寄養他
姓姿容甚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閣中願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
彈琴之相對百恨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詩哩咽余爰題之驛亭人各憐之黃土可
耳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淒淡雙蛾眉鵲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
黃木工機上織生小股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重莫背誰面壁康熙丙辰三
月廿日商丘家收仲華北上過此批燈細讀感慨係之因集括原詩為調笑令用始
好事云面壁淚痕濕想見含羞燈下立風鬟雨鬢吳宮隔紫香消堪惜明妃遠嫁
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康熙戊辰宋公為江蘇藩憲有惠政陞任江西巡撫

張壁眼

張壁眼

張壁娘閩縣良家女也歸某半載而夫卒。光麗艷逸。秋美絕倫。少年慕而挑之者。無不見。獨愛林于真之才而越禮焉。所居樓上。又有複閣。使侍婢引于真。匿複閣中。往來甚秘。于真移家臨清。就父公。蓋壁娘懷想寄詩。黃浦船子。早消鴛鴦。佛僧水帳。九華。裙纒。腰束。素到。金鬢。盡臂。纏紗。林前。弱態。眼新。柳。枕。上。迴。鑿。鑿。落花。不信。登。牆。人。似。玉。斷。腸。望。盼。宋。東。家。子。真。覽。詩。淹。留。未。歸。壁。娘。感。想。而。歎。于。真。聞。之。有。感。舊。詩。云。梅。花。愁。亂。奈。愁。何。夢。裏。未。樓。掩。淚。過。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益。壁。娘。好。音。尤。善。吹。簫。嘗。潛。詣。于。真。烏。石。山。房。倚。梅。花。吹。簫。故。于。真。詩。記。其。事。

絕糧無袴

表典諸遇一日過金沙劉孺孝劉為言絕糧狀因口占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余舊年貧無袴。亦有口說云。西風吹雨餐素索。這隻大腿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袴人家着。坐中多貧士。為之大笑。

網巾

貴池劉與夫名廷鑾。有十二素書。其咏網巾云。結髮前過十七春。憑茲弱冠說成人。蓬頭軍鼓加元冕。棋服曾看映角巾。萬法羽衣稱統。一。大網儒者者經綸。截流希解彌天網。截作烟波一釣繩。

議表柳庄

寧波曹孝廉某題詩。議相士表柳庄曰。英雄老眼識英雄。我正懷疑欲問公。九尺曹交湯九尺。重瞳項羽。重瞳項羽。重瞳項羽。形容何乃一相似。功業如何兩不同。須向此中明造化。莫將容易問窮通。

識趙師筆

宋太學生以詩識趙師筆云。堪笑明庭驚鷲。甘作村莊犬雞。一日水山失勢湯。剗鑿。麥刀剗。及佬肯收。或又贈之曰。侍郎自號東橋。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屋深藏。

題祠堂

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趙師墨師浙東。使門吏陳詞。乞增已像。兩司伯從之。朱萬年題詩於祠堂曰。師筆使眾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郭王。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曾屈相謔

崇禎甲戌科。屈伸曾亨應二人。各以其姓。舉古人相謔。曾曰。屈到屈原。都為他屈天。屈地。屈口。曾點曾西。好似你曾祖曾孫。

夢攜酒樓

陳彥修有姬。一夕夢少年攜上酒樓。酣飲。少年執板歌。以侑酒。覺猶記云。人生開口笑。難逢富貴榮華總。是空。惟有隋堤千樹柳。淘淘依舊水流東。

雪和尚

永樂中。京師大雪。軍士於午門外。將雪團一和尚。解縉見之。題詩曰。此僧從未入娘胎。昨日天宮降下來。暫借午門投一宿。明朝日出往天台。

題純陽像

說聽。王文恪公濟之年十二能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文恪援筆書云。扇作帆。令知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十里。終到蓬萊第一洲。其大志已見矣。

李陸相戲

陸式齋。在成化時。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李西涯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易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犯夜賦詩

宣德中。有浪遊黃州者。以犯夜為太守究。因上詩曰。舟泊蘆花淺水渚。故人邀我飲金危。因歌亦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曉。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遊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問其姓氏。終不答。守禮而釋之。是必建文中行遊諸臣也。

祝沈對

祝枝山同沈石田出行。見尼姑收糶。自挑。祝云。師姑田裏挑禾上。和尚沈云。美女堂前抱繡裁。

成化對

成化初。登極。一士考選中書。上命對云。日又明月。又明。大明一統。士應聲云。華也化。李也化。成化萬年。上悅。

古人對

陳洽八歲時。與父同行。見兩舟一遲一速。父因命對云。兩船並行。稽遲不如帆。

快典會洽即云八音齊奏。苗清久青難比。蕭和蕭和。

四時四方對

有才士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久未有對者。後請凡仙。以此問之。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

典史對

有兩吏員候選典史。欲南者得北。欲北者得南。因相爭。文選命對曰。吏典爭南北。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典史對云。相公要東西。東夸之人也。西夸之人也。問者絕倒。

楊一清對

楊遂庵十二歲中舉。至京國公尚書。同設席。遂飲尚書國公。齊進酒。兩盃因曰。手執兩盃文武酒。飲文武手。楊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

何燕泉

何燕泉五歲幼時。同父秉涼。父命對曰。蛙鼓營燈。蚯蚓笛。荒堂夜夜元宵。即對曰。鶯鶯拍鷓鴣。調香陌年。年上巳。

對招山詞

劉招山作禁絕腰詞云。山兒轟轟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風兒更没人情。月兒明。所合湊送人行。眼兒酸。淚兒傾。燈兒更冷。清清。遣遣雁兒。又沒前極。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

心字香

詩樓有一剪梅詞云。一片春愁帶酒。沈江上舟楫。樓上帘招。秋娘各與春娘。嬌風又飄飄。雨又瀟瀟。何日雲帆卸浦橋。銀字篆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按心字香外國以花釀為作心字。焚之。

一子三教

陳湖宋野村陸天翼。解并幼聰穎。其父以資。欲送為僧。母欲送為道士。天翼志欲為儒。有人出句試之曰。一子難兼三教。儒釋道。盡言爾志。天翼即曰。七篇能中五教。解會狀必得其名。遂潛心肄業。後入吳縣學。有聲庠序。

日影詩

耳說戴黃巖王仁甫。古直遊京師。視鄉人於刑獄。被逐。並以置穢。甘侵辱。緘口不言。

獨泰三烈日中。不與眾囚伍。刑曹主事李廷美。其之檢其衣帽。侍柯學士答贈詩。因曰。爾能詩乎。使賦日影。須史詩成。曰。曠曠散陽輝。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見妖魅屏。瓦雀成駒馳。金烏異蟬冷。長夜照圓扉。冤棄正延頸。廷美見其詩。歎之。歸。按出獄。更羣而笑。古直名由此顯。其詩亦可誦。較之曹景宗。競病句。陳思王。箕豆詩。不啻過之。

堅孤四集卷四終

卷四

十四